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四八・史部・史評類

史通削繁四卷 〔清〕紀 昀撰 …… 一
文史通義九卷 〔清〕章學誠撰 …… 一三五
宋忠肅陳了齋四明尊堯集十一卷 〔宋〕陳 瓘撰 …… 三四七
致堂讀史管見三十卷（卷一至卷十四） 〔宋〕胡 寅撰 …… 四〇九

史通削繁四卷

道光十三年冬
槧於兩廣節署

粵東省城翰墨園藏板

謹按唐書劉知幾傳知幾撰史通內外四十九篇徐堅嘆爲凡史官宜置座右而宋祁史臣總論謂其工訶古人蓋子元天性峭直言詞激峻作者吹毛而索瘢讀者舉一而廢百甚矣持平之難也河間紀文達公爲昭代通儒嘗取是書逐加評騭披其菁華芟其蕪蔓爲史通削繁四卷由是精嚴平正足爲史家之圭臬矣余從公之孫香林觀察（樹馨）鈔得此本移節兩廣付吳石華學博（蘭修）校刻之舊用三色筆取者朱冗漫者紫紕繆者綠今止錄朱筆餘竝刪去浦二田原注詮釋支贅者屬石華汰而存之庶讀者展卷瞭然亦一快也道光十有三年歲在癸巳長至後三日涿州盧坤序

史通削繁序

史之有例其必與史俱興矣沮誦以來荒遠莫考簡策記載之法惟散見於左氏書說者以爲周公之典也馬班而降體益變文益繁例亦益舛其間得失是非遂遞相掎摭而不已劉子元激於時論發憤著書於是乎史通作焉夫春秋之義以例而隱先儒論之詳矣前有千古後有萬年事變靡窮紀載異致乃一一設例以限之不已隘乎然聖人之筆削如化工之肖物執方隅之見以窺之日愈穿鑿而愈晦蝕文士之紀錄則如匠氏之制器無規矩準繩以絜之淫巧偭錯勢將百出而不止故說經不可有例而撰史不可無例劉氏之書誠載筆之圭臬也顧其自信太勇而其立言又好盡故其抉摘精當之處足使龍門失步蘭臺變色而偏駁太甚支蔓弗翦者亦往往有之使後人病其蕪穢罕能卒業併其微言精義亦不甚傳則不善用長之過也註其書者凡數家互有短長浦氏本最爲後出雖輕改舊文是其所短而詮釋頗爲明備偶以暇日即其本細加評閱以授兒輩所取者記以朱筆其紕繆者以綠筆點之其冗漫者又別以紫筆點之除二色筆所點外排比其文尚皆相屬因鈔爲一帙命曰史通削繁核其菁華亦大畧備於是矣昔郭象註莊子書甚多刪節凡嚴君平道德指歸論所引而今本不載者皆象所芟棄者也例出先民匪我作古博雅君子諒不駭之乾隆壬辰人日河間紀昀書

史通削繁目錄

卷一（內篇）

六家
二體
載言（刪）
本紀
世家
列傳
表歷（刪）
書志

論贊
序例
題目
斷限
編次
稱謂
採撰
載文（全）
補注（全）
因習
邑里（全）

卷二

言語
浮詞
敘事
品藻（全）
直書（全）
曲筆（全）
鑒識（全）
探賾

模擬
書事
人物
覈才（全）
序傳
煩省（全）
雜述（全）
辨職
自敘
體統（亡）

紕繆　七
弛張　七
卷三　外篇
史官
正史
疑古　刪
惑經
申左
點煩　刪
雜說上　（春秋　史記　諸漢史）

卷四

雜說中　（諸晉史　宋略　北齊諸史　周書　隋書）
雜說下　（諸史　別傳　雜識）
漢書五行志錯誤　（第一科　第二科　第三科　第四科）
五行志雜駮
暗惑
忤時

史通削繁目錄終

王肅之說先見王充論衡但上所言作上所爲

此卽春秋常事不書之義

史通削繁卷一　（浦起龍注刪）

內篇

六家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恆厥體。權而爲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畧陳其義列之於後。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爲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璇璣鈐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尚書也。推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又有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卽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恆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迄乎漢魏。無能繼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爲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

足爲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魏尚書凡爲二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劭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爲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準尚書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若此故事雖脫畧而觀者不以爲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翦截今文摸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舒元所撰漢魏等書不行於代也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語臨川世說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案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獻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厤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志晦其文爲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

（此處有脫句脫字尋其文義當於語無可述下脫一句言觸而不載之意若此上脫半句言其體例若此故事雖云云）

（今本墨子無此句蓋逸篇之文墨子又有言著云、宋春秋齊春秋皆見明鬼下篇子元未引）

而其書獨行又案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爲本紀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爲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者傳也所以傳示來世案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沒經傳不作於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爲春秋後傳其書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三十卷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爲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爲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爲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

（春秋本以錯舉四時而名其不編年而稱春秋者則以褒貶之義別乎春秋耳）

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畧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爲的準焉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丘明旣爲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別爲春秋外傳國語合爲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曁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爲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故卽簡以爲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爲之策謀因謂之戰國策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書未爲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爲一錄號爲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爲十卷今行於世者唯後語存焉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爲九州春秋州爲一篇合爲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自魏都許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爲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於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跡錯糅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人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爲名迄乎東京著書猶稱漢記至梁武帝又勅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爲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爲異者唯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爲一科故以科錄爲號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其君臣流例紀傳羣分皆以類相從各附於本國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故以書表每論家國

此殆近乎類書尤爲猥雜[illegible]

南北史體例[illegible]淸故科錄通[illegible]不傳而此書今在

史記卷帙無多其[illegible]不

至此乃尤甚美談齊耳

馬遷可稱漢武爲今上子元安得稱之陳壽附魏之例嘗以貴人矣

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爲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採雜言。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況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遽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深誡也。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篇。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於王莽。爲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爲漢書。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爲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準子長。但不爲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漢以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唯東觀曰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尙書記周事。終秦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紀年不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爲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於是考茲六家。商榷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而朴散淳銷。時移勢異。尙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

尙書百篇（漢書藝文志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孔安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而下歷伯魚子思子上子家子京子高子愼及鮒凡八世鮒弟子襄生忠忠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漢書藝文志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孔安國悉得其書獻之尙書孔序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璇璣鈐（後漢書方術傳樊英善河洛七緯章懷注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燿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汎厤樞含神務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决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苞文燿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識圖潛潭巴說題辭也）王肅（魏志王朗傳朗子肅字子雍中領軍散騎常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尙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按郭本引南齊奔魏之王肅誤又按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樂書引樂記通典引大傳並存王肅注而集說以爲元魏人誤也在元魏者字恭懿不以經學名然則誤已在宋時矣而王謂不以經學名亦非恭懿長於三禮北史與劉石經同傳常相辯論往來也）又有周書（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困學紀聞隋唐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竹書在晉咸寧五年而太史公鄭康成許叔重馬融皆引其文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時書亦未出也亦以周書爲據束晳傳及左傳正義引王隱晉書所載竹書之目亦無周書然則繫於汲冢誤矣今按史通亦多引其書皆不冠以汲冢隋唐志之誤信矣）孔衍漢魏尙書（晉書儒林傳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中興初補中書郎出爲廣陵郡凡所撰述百餘萬言唐書藝文志孔衍漢尙書十卷後漢尙書六卷後魏尙書十四卷按後魏字衍文）王劭隋書（隋書王劭傳劭字君懋授著作郎遷祕書少監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勑又採迂怪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爲其題目）家語（王肅注後序孔子家語者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

集錄之兆公武讀書志凡四十四篇劉向按錄止二十七篇王肅得此於孔猛家）臨川世說（宋書宗室傳臨川王道規無子以長沙景王子義慶爲嗣高似孫緯略義慶采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爲世說新語）汲冢瑣語（隋書經籍志古文瑣語四卷汲冢書）羊舌肸（外傳晉語悼公問德義司馬侯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嚮使傅太子彪）百國春秋（北平黃氏補注公羊傳疏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則墨子言百國春秋當即是書也）周禮舊法（杜預左傳集解序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制下以明將來之法）晏虞呂陸亦謂春秋（史記管晏列傳贊吾讀晏子春秋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孔叢執節篇春秋經名晏子書亦曰春秋貴賤不嫌同名也史記虞卿說趙孝成王爲趙上卿卒去趙不得意乃著書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曰虞氏春秋漢書藝文志虞

氏春秋十五篇高誘呂覽序呂不韋者陽翟富賈爲秦相國集儒書者其所聞爲十二紀八覽六論名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後漢書班彪傳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紀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史記陸賈傳索隱賈撰記項氏與漢高初起及惠文間事）受經作傳（杜預集解序左邱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樂資（晉書無傳隋書經籍志春秋後傳三十一卷晉著作郎樂資撰按資晉時人在荀悅後而章內先舉樂資者資書按左迄秦事在漢紀前不以人次也又按左傳之周貞王史記作定王左疏雜引存疑）荀悅（後漢書荀淑傳淑孫悅字仲豫獻帝時官祕書監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爲漢紀三十卷辭約事詳其序曰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焉王史篇又有法）張璠（國史無傳隋書經籍志後漢紀三十卷張璠撰袁宏後漢紀自序暇日撥會漢紀謝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沈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

奏劾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多不次敘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之事差詳故後探而益之）孫盛（隋書經籍志魏氏春秋三十卷晉陽秋三十卷並孫盛撰盛字安國又見論贊直書二篇）干寶（晉書干寶傳寶字令升祖統吳奮武將軍寶以才器召爲著作郎領國史著晉紀自宣迄愍凡二十卷直而能婉）徐賈（其人其書俱無考按隋唐二志於干寶晉紀之後裴子野宋略之前有徐廣晉紀四十五卷與此處列名之次正同而所列編年門類亦合然則賈字即廣字之譌也宋書徐廣傳廣字野民員外散騎領著作）裴子野（梁書裴子野傳子野字幾原曾祖松之續修何承天宋史未成子野更撰爲宋略二十卷敘事評論多善）吳均（梁書文學傳吳均字叔祥文體清拔好事者或斅之謂爲吳均體除奉朝請撰齊春秋三十卷按正史篇謂其書稱梁帝爲齊明佐命帝惡其實詔燔之然其私本竟行）何之元（陳書文學傳之元銳精著述以爲梁氏肇自武皇終於敬帝其興亡盛衰之跡足以垂鑒戒定褒貶究七十五年行事草創爲三十卷號曰梁典）王劭（唐書藝文編年類王劭北

齊志十七卷）內傳外傳（韋昭國語序昔孔子修舊史以垂法左邱明因聖言以據意可謂博物善作者也其雅思未盡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迄魯悼智伯之誅以爲國語其文不止於經故號曰外傳又云切不自料復爲之解參之以五經撿之以內傳）賈逵注（後漢書賈逵傳逵字景伯九世祖誼逵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注左氏傳三十篇國語二十一篇也）王肅注（三國時人見前按魏志本傳於諸經解後又有三傳國語爾雅諸注隋書經籍志春秋外傳章句一卷王肅撰）虞翻注（三國吳志虞翻傳翻字仲翔孫權以爲騎都尉徙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韋曜注（吳志韋曜傳曜字宏嗣爲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孫皓即位封高陵亭侯注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梁文總目昭參引鄭衆賈逵虞翻唐固合五家爲注自發正者三百七事按唐固注國語見吳志闞澤傳或作唐因非）戰國策（劉向原敘所校中戰國策書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得三十三篇中書本號或曰國

（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修書或曰長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策謀宜爲戰國策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隋書經籍志劉向錄者三十二卷高誘撰注者二十二卷）孔衍後語（唐書藝文志孔衍春秋時國語十卷又春秋後國語十卷按史通云今行世者唯後語存是知新唐志特因傳史原文非皆有其書也）九州春秋（隋書經籍志九州春秋十卷司馬彪撰直齋書錄解題彪記漢末州部之亂司冀徐兗青荊揚涼益幽凡盜賊僭叛皆紀之晉書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子官祕書郎）採訪家人（按句又見採撰及正史篇言巴西譙周以太史遷書周秦以上或采家人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云云或改人爲乘者非）通史（梁書吳均傳均免職尋召撰通史起三皇迄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畢列傳未就卒武帝紀太清二年通史成躬製贊序凡六百卷天情睿敏下筆成章）科錄（北史魏宗室傳常山王遵曾孫附雅好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名爲科錄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下迄於晉凡十四代表上之按本文誤以撰人爲濟陰王元暉業郭延年辯之謂暉業所撰乃辨宗錄非科錄也史通既誤王伯厚玉海再誤云）南北史（舊唐書李延壽傳延壽貞觀中補崇賢館學士嘗刪補宋齊梁陳及魏齊周隋八代史謂之南北史凡一百八十卷讀書志延壽父大師嘗謂宋齊迄周隋分隔南北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欲改正爲編年未就而卒延壽究悉舊事更依馬遷體總敘八代北二百四十年南百七十年爲二史）班彪班固（後漢書班彪傳彪斷采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漢書敘傳彪字叔皮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即位於冀州天下雲擾著王命論有子曰固固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官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太初已後闕而不錄故探篹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爲紀表志傳凡百篇按敍傳不及父彪續史事）東觀漢記（陳振孫書錄解題東觀漢記漢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撰初班固作顯宗朝嘗撰世祖本紀功臣列傳載紀二十八篇至永初

中珍騊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其後盧植蔡邕馬日磾等皆嘗補續）三國曰志（晉書陳壽傳壽字承祚仕蜀爲觀閣令史及蜀平司空張華愛其才舉爲孝廉除著作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紀年不述魏亡（杜預左傳後序余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紀年最爲分了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

二體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以下迄於周。是爲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略。求諸備體。固以闕如。既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蓋荀悅張璠。丘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夫春秋者。繫日月而爲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爲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儁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爲短也。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爲長也。若乃同爲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相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荊軻並編。此其所以爲短也。考茲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干寶著書。乃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案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蓋三分得其一耳。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向使丘明世爲史官。皆倣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鄭子眞。後漢之郭林宗。黃叔度。晁錯董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斯並德冠人倫。名馳海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或以文煩事博。難爲次序。皆略而不書。斯則可也。必情有所悋。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併列於十二紀中。將恐碎瑣多蕪。闡單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觀。綱紀有別。荀悅厭其迂闊。又依左氏成書。翦截班史。篇才三十。歷代襃之。有踰本傳。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紀。宋書有徐沈。而分爲裴略。各有其美。並行於世。異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荀悅張璠（見六家編年體）（晉）華嶠（晉書華表傳表子嶠字叔駿元康初爲內臺中書散騎著作門下撰集晉典統之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爲臺郎典官制事得徧觀秘籍遂就其緒爲紀典傳譜凡九十七卷改名漢後書文質事實有遺闕之規）絳縣老（左傳襄公三十年晉

（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吏走問之朝師曠曰七十三年矣趙孟召之而謝過焉曰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與之田使爲君復陶）**杞梁妻**（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殖載甲宿於莒郊莒子親鼓之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杜注杞梁卽杞殖）**柳惠**（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杜注柳下惠也按惠見左傳有此明文今云不彰不顯與顏子並說是史通疎處）**賈誼屈原**（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原楚懷王時人誼漢文帝時人）**曹沫荊軻**（史記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沫魯莊公時人軻衞人游燕在燕王喜時按曹沫左氏穀梁並作曹劌）**前後嚴鄭**（漢書王貢龔鮑傳敘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不詘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各因勢導之以善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揚雄著書稱此二人）**後漢郭黃**（後漢書郭太傳太字林宗家世貧賤遊於洛陽見河南尹李膺後歸鄉里與膺同舟而濟衆賓以爲神仙焉舉有道不應黃憲傳憲字叔度父爲牛醫潁川荀淑遇憲於逆旅與語移日既而至袁閬所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邪太守王龔不能屈郭林宗少過袁閬不宿從憲累日方還或問之林宗曰奉高之器譬之汎濫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按林宗此語本傳亦載故史通二人合舉）**晁董對策**（漢書晁錯傳錯爲人陗直刻深孝文時拜太子家令號爲智囊後詔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之以明國體通人事能直言三道之要對策惟錯爲高第董仲舒傳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凡三問仲舒三對天子以爲江都相）**向永上書**（漢書楚元王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元帝初爲宗正外戚許史放縱宦官宏恭石顯弄權乃上封事諫成帝卽位顯等服辜更生更名向召拜中郎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時上無

繼嗣政由王氏上封事極諫天子召見歎息以爲中壘校尉谷永傳永字子雲博學經書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後爲刺史奏事京師時有黑龍見天子問所欲言永對切諫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王虞**（晉書王隱傳隱字處叔父銓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元帝召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數訪於隱所聞漸廣虞預傳預字叔甯唐書藝文志王隱晉書八十九卷虞預晉書五十八卷）**干紀**（卽干寶晉紀見六家）**徐沈**（徐爰傳見正史篇沈宋書解題宋書本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所撰至徐爰勒爲一史起義熙迄大明自永光以來闕而不補梁書沈約傳約字休文吳興人高祖勛業旣就約嘗扣其端曰今不可以淳風期萬物攀龍附鳳者莫不云明公其人也高祖受禪爲尚書僕射卒諡曰隱著宋書百卷其目詳正史篇）**裴略**（卽裴子野宋略見六家）

此爲魏書晉書作俑子元駁之甚偉然有追敘源流者又不以此論

士衡晉之臣子又當別論懿師昭實開晉業又微與孫和不同

本紀

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然遷之以天子爲本紀諸侯爲世家斯誠讜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案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襄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襄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襄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況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卽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蓋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概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宏嗣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書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園虛謚間厠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爲魚貫又紀者既以編年爲主唯敍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全爲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爲詳焉

后稷至西伯（按史記周本紀后稷以下曰不窋曰鞠曰公劉曰慶節曰皇僕曰差弗曰毀隃曰公非曰高圉曰亞圉曰公叔祖類曰古公亶父曰公季曰西伯凡十五世文幅甚簡附按羅氏路史云夏十七世商三十世蓋四十七世而後有周文下此敘止十五世疎脫甚矣）伯翳至莊襄（按史記秦本紀伯翳本作大費與禹平水土傳至非子當周孝王時始封爲附庸邑之秦至襄公平王封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於是始國至繆公開地千里遂霸西戎至孝公天子致伯子惠文始稱王以至莊襄通爲紀一卷編始皇紀之前）陸機晉紀（晉書陸機傳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父抗大康末與弟雲俱入洛成都王穎勞謙下士機委身焉宦人孟玖譖機於穎遂遇害所著文章二百餘篇按傳不言作晉紀而隋唐二志鄭馬二通並有陸機晉紀四卷並入編年門今史通云歷紀三祖直敘其事以爲不合本紀之體得毋機書之以紀名原是若袁漢紀之紀而非本紀之紀姑識以存疑三祖謂所追尊宣帝懿景帝師文帝昭也）宏嗣吳史（宏嗣韋曜字即韋昭也見大家吳志韋曜傳孫皓即位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如是者非一皓積嫌憤遂誅曜按今吳志孫和傳在五子之列殆因曜之作歟）伯起魏書（北史魏收傳收字伯起小字佛助與溫子昇[illegible]三才齊天保元年除中書令兼著[illegible]史魏書本紀恭宗景穆皇帝諱晃[illegible]薨於東宮即柩謚曰景穆高宗即[illegible]史臣曰恭宗明德令聞夙世殂夭[illegible]此紀紀太武紀下是借紀也當附太武紀末不合分篇）戾園[illegible]產子史皇孫皇孫生帝平謚事起[illegible]武帝五子傳宣帝初即位詔曰故[illegible]

（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請諡曰戾置奉邑二百家湖閿鄉邪里聚爲戾園後又益戾園滿三百家）魏著作（北史魏季景傳季景子澹字彥深以仕齊殿中郎中書舍人入周遷著作郎帝以魏收所撰後魏書褒貶失實詔澹別成魏史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按澹本字彥淵唐諱爲深）李安平（唐書李百藥傳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之七歲能屬文號奇童貞觀元年拜中書舍人封安平縣男所撰齊史行於世）巨細畢書（舊法如彥淵帝紀載沙苑之捷百藥帝紀述淮南之敗是也）

黃星固曰載記之名當矣

世家

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爲世家。案世家之爲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如陳勝起自羣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爲稱。豈當然乎。自茲以降。年將四百。及魏有中夏。而揚益不賓。終亦受屈中朝。見稱僞主。爲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通帝王。傍之以傳。則下同臣妾。梁主敕撰通史。定爲吳蜀世家。持彼僭君。比諸列國。去太去甚。其得折中之規乎。次有子顯齊書。北編魏虜。牛宏周史南記蕭詧。考其傳體。宜曰世家。但近古著書。通無此稱。用使馬遷之目。湮沒不行。班固之名。相傳靡易者矣。

子顯編魏虜（梁書蕭子恪傳子恪弟子顯字景陽啓撰齊史書成表奏之齊書列傳第三十八題爲魏虜）牛宏周史（隋書牛宏傳宏字里仁開皇初授祕書監拜禮部尚書勅修撰五禮勒成百卷有文集十三卷按宏撰周史本傳缺書隋書經籍志周史十八卷未成牛宏撰亦見正史篇）蕭詧（周書蕭詧傳詧字理孫梁武帝之孫昭明太子之第三子昭明卒武帝舍詧兄弟而立簡文大同元年除持節都督雍梁隨諸軍事詧以襄陽梁武創基之所志存綏養侯景作亂梁元帝時鎮江陵詧與構隙恐乃稱藩於魏江陵平太祖立詧爲梁主資以江陵一州之地詧遂稱帝於其國在位八載薨又命其太子巋嗣位巋字仁遠有文學善撫御在位二十三載薨又命其太子琮嗣位琮字溫文倜儻善弓馬二年隋後入朝廢梁國自詧初卽位至是歲三十有三年矣）

列傳

二語尤當

有此二例方無複濕之弊

精論不刊

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畧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宜傳而以本紀為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夫五帝之與夏殷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羿似黃帝之蚩尤譬諸閏位容可列紀方之駢拇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嗤夫紀傳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案范曄漢書記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為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又傳之為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為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都廢其同於古者唯有附出而已尋附出之為義攀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顓臾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廁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為小蓋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畧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召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於今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聞死無異蹟用使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班史傳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朽為難蓋為此也

后羿（見書五子之歌又見左傳襄四年哀元年）蚩尤（史記五帝紀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於是軒轅乃集用干戈以征不享而蚩尤最為暴索隱蚩尤蓋諸侯號也）范后妃紀（范曄後漢書以皇后紀列帝紀之後其敘曰考列行跡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於篇親屬別事各依列傳）陳志孫劉（陳壽吳志權曰吳主傳改元五曰黃武黃龍嘉禾赤烏太元亮休皓曰三嗣主傳亮改元三曰建興五鳳太平休改元曰永安皓改元八元興甘露寶鼎建衡鳳皇天册天璽天紀蜀志先主曰先主傳傳畧曰魏武帝稱尊號改元黃初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議郎陽泉侯劉豹等上言宜卽帝位以纂二祖謹上尊號卽皇帝位於成都武擔山之南為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元牡昭告皇天后土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操子丕載其酋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為社稷隳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率土式望在備一人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建元章武後主傳改元四建興延熙景耀炎興按二國主傳皆不用魏年實紀體也）徐耳勝廣（史記漢書並兩

（人合一傳）四皓列王陽之首（漢書王吉等傳傳首敘云漢興有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山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呂氏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安車迎而致之四人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待之太子得以為重遂用自安王吉傳吉字子陽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毛義在劉平之上（後漢書劉平等傳傳首敘云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迺為親屈也劉平傳平字公子本名曠顯宗後改為平）紀季入齊（左傳昭公三年經紀季以酅入於齊杜注酅紀邑季以邑入齊為附庸先祀不廢按史通與魯附庸顓臾並舉皆以喻傳之附出者）召平紀信（漢書召平附見蕭何傳紀信附見項籍傳）沮授（後漢書袁紹傳紹領冀州牧引沮授為別駕授進曰將軍忠義奮發威陵河朔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其功不難興平二年車駕為李傕等所追沮授曰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臨諸侯稸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紹不從紹攻許沮授為操軍所執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曰國家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速死為福乃誅之章懷注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陳容（魏志臧洪傳洪領東郡袁紹興兵殺之洪邑人陳容少為書生親慕洪隨洪為東郡丞見洪當死謂紹曰將軍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爾為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古今迥殊亦有不同然宜以不同者歸之雜志

書志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効禮經○且紀傳之外○有所不盡○隻字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蔡邕曰意○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名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義一也○於其編目○則有前曰平準○後云食貨○古號河渠○今稱溝洫○析郊祀為宗廟○分禮樂為威儀○懸象出於天文○郡國生於地理○如斯變革○不可勝計○或名非而物是○或小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恥於仍舊○必尋原討本○其歸一揆也○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百官輿服○謝拾孟堅之遺○王隱後來○加以瑞異○魏收晚進○宏以釋老○斯則自我作故○出乎胸臆○求諸歷代○不過一二者焉○大抵志之為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張部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今略陳其義○列於下云○

夫兩曜百星○麗於元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恆○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限○覩其乖越者矣○降及

此言有理故明史竟用此例

有晉迄於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蒼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歸不知紀極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竊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爲志而論天象也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裨竈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郃之所候至如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坼晉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澒色著青蒼丹曦素魄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其間唯有袁山松沈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舊例凡所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賢於班馬遠矣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編爲藝文志續漢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頻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讎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習兹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於宋生得之矣夫災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

此尤破的之論

休咎故諸侯相赴有異不爲災見於春秋其事非一洎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璧傳於鄭客遠應始皇臥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桂樹黃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蜚蜮蝝螽震食崩坼隕霜雨雹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迂闊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舛候螟蟊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禭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昊穹垂譴厥罰安在兆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盡書而經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其所畧蓋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而人失其事何得苟有變而必知其兆者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之作亂在彼成年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楚嚴作霸荊國始僭稱王高宗諒陰亳都實生桑穀晉悼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魯僖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庶斯皆不憑章句直取胸懷或以前爲後以虛爲實移的就箭曲取相諧掩耳盜鐘自云無覺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者邪又品藻羣流題目庶類謂莒爲大國菽爲強草鶖著青色負蠜非中國之虫鸜鵒爲夷狄之鳥如斯詭妄不可殫

此九病之

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為志不亦惑乎且每有敘一災推一怪董京之說前後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遂乃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準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哉然則天道遼遠禆竈焉知日蝕不常文伯所對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祚於黃龍董養徵晉亂於蒼鳥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有中語無虛發苟誌之竹帛其誰曰不然若乃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虛說成此游詞多見其老生常談徒煩翰墨者矣嗚呼世之作者其鑒之哉談何容易駟不及舌無為強著一

書受嗤千載也

平準（史記）食貨（漢書改）河渠（史記）溝洫（漢書改）郊祀（漢書）宗廟（後漢書篇名非總類）禮樂（漢書）威儀（隋志作禮儀）懸象（魏書作天象）天文（漢書）郡國（後漢書）地理（漢書）五行藝文（史記八書無此）百官輿服（班有百官無輿服）王隱瑞異（隱書無考新晉書刪去）魏收釋老（魏書）禕竈（左傳昭公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鄭禆竈曰宋衞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十八年夏宋衞陳鄭皆火禆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遂不與亦不復火）梓慎（左傳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衞陳鄭乎）京房（漢書京房傳房字君明治易事焦延壽贛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以孝廉為郎）李郃（後漢書方術傳李郃字孟節南鄭人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分遣使者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驚相視曰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熒惑退舍（呂氏春秋季夏紀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於相公曰相所與治國家也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必死誰以我為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其徙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年二十一矣熒惑果徙三舍）中台告坼（晉書張華傳華字茂先惠帝即位為太子少傅初趙王倫諂事賈后求錄尚書事華執不可由是致怨華少子韙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曰天道元遠惟修德以應之耳及倫將廢賈后華遂被收）星集潁川（世說德行篇陳太邱詣荀朗陵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旣至荀亦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注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月犯少微（世說棲逸注續晉陽秋曰會稽謝敷入太平山中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時戴逵先敷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嘲之曰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晉書天文志少微四星在太微東一名處士星）五車（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宋孝王（北史宋隱傳族裔世景從孫孝王為北平王文學非毀朝士撰朝士別錄二十卷會周武滅齊改為關東風俗傳更廣見聞成三十卷）江璧（漢書五行志中上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持璧與客曰為我遺滈池君今年祖龍死忽不見鄭客奉璧即始皇二十八年過江所湛璧也）柳植（荀悅漢紀昭帝元鳳三年上林苑中枯柳斷而自起復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己當立符節令眭宏上書言當有匹庶興坐妖言誅及宣帝起民間立以宏子為郎按宣帝初名病已）門樞白髮（漢書五行志下上哀帝建平四年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仟佰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視門樞下當有白髮杜鄴曰外

家丁傅並侍帷幄指象以覺聖朝一日此異乃上太后莽之應**桂樹黃雀**成帝時謠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郭茂倩注桂赤色漢家象王莽自謂黃也見五行志**王札子**原注春秋成公元年二月無冰董仲舒以爲其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經札子殺毛伯事在宣十五年非成公時○在志中下又見五行雜駁**夏徵舒**原注春秋昭公九年陳災董仲舒以爲楚嚴王爲陳討夏徵舒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故致火災案楚嚴王之滅陳在宣十一年如昭九年所滅者乃楚靈王時且莊王卒恭王立恭王卒康王立康王卒郟敖立郟敖卒靈王立相去凡五世○在志之上亦見五行雜駁**楚嚴作霸**原注春秋桓公三年日有食之既京房易傳以爲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案自武王始僭號歷文武穆三王始至於嚴然則楚之稱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霸又魯桓薨後世歷嚴閔釐文宣凡五君而楚嚴作霸安有桓三年日食而應之邪○在志下下亦見五行雜駁**高宗諒陰**原注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共生劉向以爲殷道衰高宗承弊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而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案太戊崩其後嗣有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凡歷五世始至武丁即高宗是也桑穀自太戊時生非高宗事高宗又本不都於亳○在志中下書序曰舊作尚書脫序字今照志改**晉悼臨國**原注董仲舒以爲成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四大夫欲殺厲公後莫敢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案春秋成公十二月丁巳朔日食非是六月○在志下下亦見五行雜駁但此一占志作昭公注作成公誤在注而晉厲事本在成世不在昭世說實在班至案中所糾只糾月舛不糾占舛則更因誤入誤矣在雜駁篇非許之**魯僖末年**原注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向以爲是時公子遂專權三桓始世官向又曰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又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爲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案此事乃文公末世不是釐公時也遂即東門襄仲亦文公太子即惡也

○在志中下**負蠜**原注春秋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爲蜚負蠜也劉向以爲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爲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案負蠜中國所生不獨出南越○在志中下**鸜鵒**原注春秋昭公二十五年鸜鵒來巢劉向以爲夷狄之禽案鸜鵒中國皆有唯不踰濟水耳事見周官○在志中下**董京**原注桓公三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前宋殺君易許田劉歆以爲晉曲沃莊伯殺晉侯京房以爲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也**向歆**原注嚴公七年夜中星隕如雨劉向以爲夜中者即中國也劉歆以爲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劉向又以爲蜮生南越劉歆以爲盛暑蜮所生非自越來也○按劉向又以之上當有嚴公十七年秋有蜮八字**文伯**左傳昭公七年夏四月日有食之士文伯曰魯衞惡之衞大魯小其大咎其衞君乎魯將上卿八月衞襄公卒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曰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同始異終何可常也**趙達**吳志趙達傳達河南人渡江治九宮一算之術此術微妙頭乘尾除常笑諸星氣風術者曰當迴算帷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單颺**後漢書方術傳單颺字武宣善明天官算術熹平末黃龍見譙橋玄問何祥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董養**晉書隱逸傳董養字仲道到洛下楊后廢因游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何爲乎人理滅大亂作矣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盟狄泉地也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其終

此篇持論極精核

論贊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旣而班固曰贊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譔劉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總歸論贊焉夫論者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搉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强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成史持論尤宜闊畧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此皆私徇筆端苟衒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爲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文省可知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石建之浣衣君子非之楊王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文省可知者也及後來贊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爲再列馬遷自序傳後歷寫諸篇各敘其意旣而班固變爲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尋述贊爲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使少理寡者則張之令大名實多爽詳畧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也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齊史大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爲黷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以議夫簡要者矣

謝承（吳志妃嬪傳吳主權謝夫人弟也隋書經籍志後漢書一百三十卷無帝紀吳武陵太守謝承撰）揚雄（揚雄法言其目云撰學行撰吾子撰修身撰問道撰問神撰問明撰寡見撰五百撰先知撰重黎撰淵騫撰君子撰孝至按撰自第一至第十三其上皆有四言序然非論贊體也華陽國志則以撰曰爲論贊揚雄當作常璩）劉昞（北史劉延明傳延明燉煌人涼武昭王徵爲儒林祭酒著三史畧記八十四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按延明昞字也北史諱唐諱名以字行）袁宏（撰後漢紀詳見正史篇）列其所號（晉書皇甫謐傳謐字士安安定人沈靜寡慾自號元晏先生撰帝王世紀年曆高士逸士列女等傳元晏春秋並重於世摯虞其門人也葛洪傳洪字稚川句容人從祖元得仙號葛仙

（公洪悉得其法干寶薦洪領著作洪固辭求爲句漏令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所著神仙良吏集異等傳金匱肘後方篇章富於班馬）唐修晉書皆詞人（舊唐書房元齡傳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碎事競爲綺豔）浣衣（漢書萬石傳建老白首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厠牏身自澣洒贊曰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爲垢汙君子譏之）裸葬（漢書楊王孫傳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反吾眞必無易吾意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

例見瘢結之言

序例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敘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敘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降逮史漢以記事爲宗至於表志雜傳亦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追華嶠後漢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義養親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爲始也嶠言辭簡質敘致溫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歟爰洎范曄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衒文彩後來所作他皆若斯於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者以爲恥愧故上自晉宋下及陳隋每書必序課成其數蓋爲史之道以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爲者濫觴肇迹容或可觀累屋重架無乃太甚譬夫方朔始爲客難續以賓戲解嘲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辯音辭雖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厭聞老生之恒說也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準昔夫子修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顯其區域科條一辨彪炳可觀降及戰國迄乎有晉年逾五百史不乏才雖其體屢變而斯文終絕唯令升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

例。勅成晉紀。鄧孫已下。遂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爲盛。
若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爲名。其實例也。
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符。案皇朝晉書例云。凡天子廟
號。唯書於卷末。依檢孝武崩後。竟不言廟曰烈宗。又案
百藥齊書例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依檢如高
慎斛律光之徒。多所仍舊。謂之仲密明月。此並非言之
難。行之難也。至於題目失據。褒貶多違。斯並散在諸篇。
此可得而略矣

劉平（見列傳篇）江革（後漢書江革傳革字次翁臨淄人客下邳裸跣行傭以供母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建初中拜諫議大夫）貢禹（後漢書貢禹傳禹字少翁琅琊人以明經潔行著聞徵爲博士

後爲御史大夫數言得失按劉江傳篇敘注云以上並作嶠之詞）夫子修經凡例（左傳成公十四年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杜預序爲例之情有五是也）不言烈宗（晉書孝武紀太元二十年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潛怒向夕帝醉遂暴崩按紀末缺書廟號通鑑題烈宗孝武皇帝）仲密明月（仲密高慎字明月斛律光字按百藥齊書高慎附見兄高乾傳中斛律光在其父斛律金傳後二人皆無以字行之文傳內亦不書字其書字處間於他傳有之無甚不準例之病史通似誤）

批駁明快

指釋允愜

題目

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書。檮
杌志乘。自漢已下。其流漸繁。大抵史名。多以書記紀略
爲主。後生祖述。各從所好。沿革相因。循環遞習。蓋區域
有限。莫踰於此焉。至孫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漢魏尚
書。陳壽王劭曰志。何之元劉璠曰典。此又好奇厭俗。習
舊捐新。雖得稽古之宜。未達從時之義。榷而論之。其編
年月者謂之紀。列紀傳者謂之書。取順於時。斯爲最也。
夫名以定體。爲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魚豢姚察。
著魏梁二史。巨細畢載。蕪累甚多。而俱牓之以略。考名

責實。奚其爽歟。若乃史傳雜編。區分類聚。隨事立號。諒
無恆規。如馬遷撰皇后傳。而以外戚命章。案外戚憑皇
后以得名。猶宗室得天子而顯稱。若編皇后而曰外戚
傳。則書天子而曰宗室紀。可乎。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爲
目。尋其所載也。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今則
安在。子長史記。別爲八書。孟堅既以漢爲書。不可更標
書號。改書爲志。義在互文。而何氏中興。易志爲記。此則
貴於革舊。未見其能。取新夫戰爭方殷。雄雌未決。則有
不奉正朔。自相君長。必國史爲傳。宜別立科條。至如陳
項諸雄。寄編漢籍。董袁羣賊。附列魏志。既同臣子之例。

此尙無大關係但冗雜可厭耳後漢志細目尤煩皆可刪削

古書大抵如是坊刻村書

則多取便檢閱者遂紛襍而今乃尙之

孰辨彼此之殊唯東觀以平林下江諸人列爲載記顧後來作者莫之遵効逮新晉始以十六國主持載記表名可謂擇善而行巧於師古者矣觀夫舊史列傳題卷靡恆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字煩者唯書姓氏若毋將蓋陳衞諸葛傳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傳是也如此標格足爲詳審至范曄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草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竊以周易六爻義存象內春秋萬國事具傳中讀者研尋篇終自曉何必開帙解帶便令昭然滿目也自茲以降多師蔚宗魏收因之則又甚矣其有魏世鄰國編於魏史者於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職官至如江東帝主則云僭晉司馬叡島夷劉裕河西酋長則云私署涼州牧張寔私署涼王李暠此皆篇中所具又於卷首具列蓋法令滋章古人所愼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謂滋章之甚者乎苟忘彼大體好茲小數難與議夫婉而成章一字以爲褒貶者矣

魚豢（外篇正史篇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畧事止明帝唐書藝文志魚豢魏畧五十卷按三國魏志無傳）姚察（陳書姚察傳察字伯審有至性頗著作撰梁陳史未畢功隋開皇時遷內史舍人虞世基

索本且進上有所闕者臨亡之時以體例誡約子思廉博訪續撰[illegible]史無梁略之名而劉氏云爾定是宗稱初名）

外戚名章（按史記之立外戚世家其中所載實皆后妃氏諱及其事蹟至如魏其武安之屬反別立傳不以外戚名篇最爲非體班史因之易名外戚列傳置在臣傳之後尤爲失之文亦應加并糾班失之語）

平林下江（後漢書劉元傳王莽末新市人王匡王鳳爲渠帥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從之藏於綠林中地皇三年大疫分散常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匡鳳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北入南陽號新市兵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衆號平林兵以應之

凡此議論皆[illegible]可按正閏修[illegible]六法備取之

斷限

夫書之立約其來尙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爲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丘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爲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理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勢當然非爲濫軼也過此已往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於司馬氏案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唯留漢日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宜若是膠柱調瑟不亦謬歟但固之踳駁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迷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苞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十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爲歎息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之所交網羅之所及者蓋唯二袁劉呂而已若進鴆行弑燃臍就戮總關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董卓猶秦之趙高昔車令之誅既不列於漢史何太師之釁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唯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自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氏羌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眞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北吞諸僞比於羣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耶又張李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挍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橫加編載夫尙書者七經之冠冕百代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修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里志首全寫禹貢一篇降爲後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牀上施牀徒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唯錄章名如地理爲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若夷狄本系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槃瓠高句麗以鱉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鬭徙居諸如此說求之歷代何書

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爲史之體若於斯苟濫引它事豐其部帙以此稱博異乎吾黨所聞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善哉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唯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之許也

傳首董卓（按魏志本傳居臣傳之首所敘事實無一語與魏武相及直至傕汜道承附傳之末始有太祖乃迎天子都許之文是卓傳於魏本有處也宜史通訾之）臧陶劉孫（魏志臧洪傳洪字子源廣陵人太守張超請洪爲功曹董卓圖危社稷洪說超糾合義兵辭義慷慨洪爲東郡太守太祖圍張超於雍丘洪徒跣從袁紹請兵救超紹不聽超滅洪怨紹紹興兵圍之生執洪殺之陶謙傳謙字恭祖丹陽人爲徐州刺史刑政失和太祖征謙以糧少引軍還謙病死公孫瓚傳瓚字伯珪遼西人除遼東屬國長史遷涿令遼西烏丸丘力居等叛瓚不能禦朝議以宗正劉虞爲幽州牧丘力居等遣譯自歸瓚害虞有功稍相恨望天子遣段訓增虞邑督六州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斬虞虞從事鮮于輔等欲報瓚袁紹又遣兵與輔合擊瓚瓚軍數敗乃爲塹十重築京爲樓其上紹悉軍圍之瓚自殺）沈錄金行（梁書沈約傳著晉書百一十卷隋書經籍志注梁有鄭忠晉書七卷沈約晉書一百一十一卷庾銑東晉新書七卷亦亡晉書五行志自者金行馬者國姓文選陸士衡宣猷堂詩云黃暉既渝素靈承祜善注魏土德曰黃晉金行曰素程猗說行圖曰金者晉之行也）魏刊水運（魏謂魏收魏書律厤志以守魏運水德所上九家共成一厤元起壬子律起黃鍾壬子北方水之正位實符魏德）典午（蜀志譙周傳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謂司馬也）按年論地（沖子命紀晉惠帝之十一年流

人李特[illegible]）淳維（[illegible]）槃瓠（[illegible]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東南走道遇大水魚鼈並浮成橋得渡至紇升骨城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爲氏隋書高麗傳文略同）馬闕（[illegible]慕容氏渾與廆二部馬鬬相傷廆怒[illegible]在馬而怒及人邪乖別甚易今當去汝萬里之外其文亦見宋書至唐獨晉書復採用之）

此論最允

此論亦允

此自春秋之義其詞甚正

編次

昔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爲遠近年世爲前後用使閱之者雁行魚貫皎然可尋至馬遷始錯綜成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於其間則有統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紫以之混淆冠履於焉顛倒蓋可得而言者矣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唯人而已矣至於龜筴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筴所記全爲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孟堅每一姓有傳多附出餘親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它部故博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爲二錄至如元王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案其行事所載甚寡而能獨載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啓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疎家國又別適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荆代並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京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又自古王室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逃責尙曰周王君未繫頸且云秦國況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覩求之正朔不亦厚誣蓋逐兎爭捷瞻烏靡定羣雄僭盜爲我驅除是以史

二語直入漢之亡其又在[illegible]氏不正先後失倫

傳所分眞僞有別陳勝項籍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是僞朝遂乃不遵恆例但鵬鷃一也何大小之異哉觀梁唐二朝撰齊隋兩史東昏猶在而遽列和年煬帝未終而已編恭紀原其意旨豈不以和爲梁主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永元而尊中興顯義寧而隱大業苟欲取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庶叶權道播之千載寧爲格言若乃先黃老而後六經後外戚而先夷狄老子與韓非並列賈誼將荀卿同編孫宏傳讚宜居武宣紀末宗廟迭毀枉入元成傳終如斯舛謬不可勝紀今畧其尤甚者耳故不復一一而詳之

逃責（帝王世紀赧王雖天子爲諸侯所役逼負責於民無以得歸乃上臺避之故周人名曰逃責臺）

永元（東昏元）中興（和帝元）義寧（恭帝元）大業（煬帝元）先黃老後六經（史記）後外戚先夷狄（漢書）老子韓非同傳（史記）賈誼荀或同編（魏志）孫宏傳讚（按漢書公孫宏傳讚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羣士嚮慕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因力舉公孫董兒等二十七人又云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下復歷舉蕭梁丘夏侯等二十四人一讚之中盛稱二世人才故曰宜居武宣紀末）元成傳終（漢書韋賢傳本始三年代蔡義爲承相子元成字少翁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封侯故國榮當世焉按本傳旣畢歷遞諸郡國所立太祖太宗世宗等廟罷毀詔議其文皆列侯中二千石博士等共議例當收）

載禮志中故曰枉入元成傳終又按新唐書韋縚傳羅列一時朝士祭器喪服等議正仿元成傳法也

此亦公論於帝魏帝蜀之外又自爲一義

此論尤公深中世人黨同伐異之病

稱謂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況復列之篇籍傳之不朽者耶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雖勝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卽爲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也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絜短魏實居多二方之於上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並霸逮作者之書事也乃沒吳蜀號謚呼權備姓名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惡勸善

其義安歸續以金行版蕩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羣盜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定其得失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謚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趙猶人君加以主號杞用夷禮貶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又位乃人臣跡參王者如周之亶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追尊建名比諸天子可也必若當塗所出宦官攜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無異匹夫應書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至如元氏起於邊朔其君乃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

正論

襍文原所不拘史氏則不可苟

十八君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襲其虛號生則謂之帝死則謂之崩何異沐猴而冠腐鼠稱璞者矣夫歷觀自古稱謂不同緣情而作本無定準至若諸侯無論者戰國已上謂之今王天子見黜者漢魏已後謂之少帝周衰有共和之相楚弒有郟敖之主趙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黥布豪傑則平林新市寇賊則黃巾赤眉園綺友朋共云四皓奮建父子都稱萬石凡此諸名皆出當代史臣編錄無復張弛蓋取叶隨時不藉稽古及後來作者頗慕斯流亦時採新名列成篇題若王晉之十士寒儁沈宋之二凶索虜卽其事也唯魏收遠不師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無所憲章其撰魏書也乃以平陽王爲出帝司馬氏爲僭晉桓劉已下通曰島夷夫以諂齊則輕抑關右黨魏則深誣江外愛憎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語必不經名惟駭物雖復刊諸竹帛終罕傳於諷誦也抑又聞之帝王受命歷數相承雖舊君已沒而致敬無改豈可等之凡庶便書之以名者乎近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滿劉莊之類是也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澤之類是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述之敘聖卿也而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季孟也至曰隗王得士習談漢主則謂昭烈爲

元德裴引魏家則目文帝爲曹丕夫以淫亂之臣忽隱其諱正朔之后反呼其名意好奇而輒爲文逐韻而便作用捨之道其例無恆但近代爲史通多此失上才猶且若是而況中庸者乎今畧舉一隅以存標格云爾

秦繆楚莊（原注蜀昭烈主可比秦繆公吳大帝可比楚莊王）呼權備姓名（原注謂魚豢孫盛等）蕭方等（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按二志誤削等字辯詳雜說中篇）趙君主號（中子會記周顯王之季韓燕皆稱王趙武靈獨不肯令人謂己曰君赧王時趙武靈胡服招騎射尊廢其太子章而傳位少子自號主父）杞爽子爵（事在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注見惑經篇）當塗（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當塗魏不害以捕淮陽反者侯後漢書袁術傳讖書言代漢者當塗高又獻帝時李雲言許昌氣見於當塗高象魏者兩闕也當塗而高者魏魏當代漢）宦官攜養（袁紹討曹操檄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父嵩乞匄攜養輸貨權門盜竊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令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共和（史記周本紀厲王出犇於彘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正義共音巨用反漢書人物表共伯和師古注共國名也伯爵也和共伯之名也共音恭按是說本之竹書紀年）郟敖（左傳昭公元年楚公子圍將聘於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弒之葬王於郟謂之郟敖杜預注郟敖楚子麋）王晉（王隱晉書）十士寒儁（按文與二凶索虜對舉亦列傳中之篇名也王隱晉書已亡無可考證）沈宋（沈約宋書）平陽王（魏書出帝紀出帝諱修封平陽王齊獻武奉王即帝位三年帝爲斛斯椿等讒佞間阻貳於齊託討蕭衍盛暑徵發天下咸惡之七月遂出於長安十二月爲宇文黑獺所害周書文帝紀魏孝武帝將圖齊神武詔太祖爲大都督深杖太祖七月丁未遂從洛陽率輕騎入關太祖奉迎謁見東陽驛按以孝武爲出帝魏收謂之云爾）班述（班史名皆爲述）聖卿（董賢）季孟（隗囂

元德（原注習氏漢晉春秋以蜀爲正統其編目敘事皆謂蜀先主爲昭烈皇帝至於論中語則呼爲元德）遂龍便作（原注班固哀紀述曰宛孌董公惟亮天功隗囂公孫述傳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按公功吏士皆遂顛也）

此篇存論最嚴正頗中文士愛奇之病

史記亦多採異說如秦本紀自鳥若楮之類殆如戲劇矣但大段雅馴可

採撰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闕其來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蓋珍裘以衆腋成溫廣厦以羣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握槧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採摭羣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觀夫丘明受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也馬遷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畧之辭此並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但中世作者其流日煩雖國有冊書殺青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寸有所長實廣聞見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啓石伊產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漢姮娥竊藥以犇月如斯踳駁不可殫論固難以汙南董之片簡霑班華之寸札而嵇康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元晏帝王紀多採六經圖讖引書之誤其萌於此矣至范曄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慙良直而王喬鳧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前史

苦字出史記高祖紀欲苦之又苦營道王曰生平不識士衡不知何忽見苦即是此意以污蠛訓之意是而語未明

切中晉書之病

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承其詭妄重以加諸遂云馬叡出於牛金劉駿上淫路氏可謂助桀爲虐幸人之災尋其生絕胤嗣死遭剖斲蓋亦陰過之所致也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皇朝新撰晉史多採以爲書夫以于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持爲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徧略務多爲美聚博爲功雖取說於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夫郡國之記譜牒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其氏族至如江東五儁始自會稽典錄潁川八龍出於荀氏家傳而修晉漢史者皆徵彼虛譽定爲實錄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又訛言難信傳聞多失至如曾參殺人不疑盜嫂翟義不死諸葛猶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衆口儻無明白其誰曰然故蜀相薨於渭濱晉書稱嘔血而死魏君崩於馬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沈炯罵書河北以爲王偉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邵夫同說一事而分爲兩家蓋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非無定況古今路阻視聽壤隔而談者或以前爲後或以有爲無涇渭一亂莫之能辨而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憑國史

州詭流俗及其記事也則有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時堯有八眉夔唯一足烏白馬角救燕丹而免禍犬吠雞鳴逐劉安以高蹈此之乖濫往往有旃故作者惡道聽塗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觀夫子長之撰史記也殷周已往採彼家人安國之述陽秋也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夫以芻蕘鄙說刊爲竹帛正言而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嗚呼逝者不作冥漠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

殺青（後漢書吳祐傳父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註以火炙簡令汗去其青易書復不蠹爲謂之殺青亦曰汗簡）

禹生啟石（路史餘論夏后氏生而母化爲石說見世紀蓋原禹母獲月精石呑之而生禹也淮南修務云禹生於石而今登封廟有一石號啟母石漢元封元年武帝幸緱氏制曰朕至中岳見啟母石云化石啓生地在嵩北）

伊産空桑（列子天瑞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呂覽本味有侁氏女得嬰兒於空桑察其所以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神告曰臼若水出而東走明日視臼出水東走十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

海客（博物志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此人乘槎而去至一處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後至蜀問嚴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也）

姮娥（後漢書天文志注張衡靈憲曰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曰翩翩歸妹獨將西行毋驚毋恐後其大昌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

王喬（後漢書方術傳王喬顯宗時爲葉令每月朔望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密令太史伺望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舉羅張之但得一雙鳧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左慈（後漢書方術傳左慈字元放少有神道曹操欲收殺之慈

（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後又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入走羊羣操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欲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卽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馬叡（原注王邵曰沈約晉書造奇說云瑯琊國姓牛者與夏侯妃私通生中宗因遠敘宣帝以毒酒殺牛金符證其狀收承此言乃云司馬叡晉將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叡爲金子計其年全不相干眾前史尚如此誤況後史編錄者邪）劉駿（原注沈約宋書曰孝武於路太后處寢息時人多有異議魏書因云駿烝其母路氏醜辭播於甌越也）非聖不悅（漢書揚雄傳雄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按語本法言）干鄧（干寶鄧粲）王虞（王隱虞預）皇覽（魏志劉邵傳邵字孔才黃初中爲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舊注魏畧云常侍王象受詔撰皇覽藏於秘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卷）偏略（梁書文學傳何思澄字元靜天監十五年舉學士入華林撰徧畧徐勉舉思澄等五人應選又劉杳傳徐勉舉杳及顧協等五人撰徧畧又鍾嶸傳弟嶼亦預按諸傳錯舉止及四人其一人無考南史劉峻傳梁安成王給其書籍使撰類苑一百二十卷帝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畧以高之舊注徧畧七百卷）五儁（晉書薛兼傳兼字令長丹陽人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爲五儁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八龍（後漢書荀淑傳淑字季和潁川人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旉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潁陰令苑康改其里曰高陽里）曾參殺人（戰國策秦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母織自若有頃又告尚織自若頃之又告母懼投杼而走）不疑盜嫂（漢書直不疑傳人或毀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翟義不死（漢書翟方進傳少子義字文仲爲東郡守王莽居攝義移檄討莽軍破而亡後漢書王昌傳昌一名郎莽纂位郎詐稱成帝子檄州郡曰天命佐漢使東郡太守翟義擁兵征討郎以百姓思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諸葛猶存（蜀志魏延傳亮出北谷口病延密與楊儀姜維作身死之後退軍節度亮適卒

秘不發喪亮傳注楊儀等整軍而出宣王追焉姜維令反旗鳴鼓宣王退不敢逼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嘔血（蜀志諸葛亮傳注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恚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臣松之以爲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畧豈爲仲達嘔血乎）馬圈（魏書高祖紀蕭寶卷遣太尉陳顯達寇荊州攻陷馬圈戍車駕南伐至馬圈破之帝疾甚北次穀塘崩於行宮按今蕭子顯齊書無中矢之文寶卷齊廢帝東昏諱也）沈炯爲書（按陳書沈炯傳炯武康人梁侯景之難王僧辯購得炯羽檄軍書皆出於炯梁書侯景傳景圍守宮闕抗表言陛下食臣汝潁絕好河北檄詈高澄南史賊臣傳王偉爲行臺郎高澄以書招景偉爲景報書澄問誰作左右稱是偉文據此則炯爲僧辯檄乃檄侯景非檄河北也梁武詈澄是受意於景決不假手於偉也至北人之稱偉文本是偉作非炯作也史通似誤）魏收草檄（按北史魏收傳侯景叛入梁文襄令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周書獨孤信傳東魏侯景之南奔也魏收爲檄梁文矯稱無關西之憂欲以威梁也北史邢邵傳邵字子才人稱北間第一才子鉅鹿魏收年事在後稱邢魏焉歷考魏齊周諸史其言草檄及收邵並稱處大畧如此皆無收檄邢作出自關西人語之文史通或別有据邪）師曠軒轅並世（列子湯問焦螟集於蚊睫師曠俯耳弗聞其聲推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砉然開之若雷霆齊民要術師曠占曰黃帝問曰吾欲占藥善一心可知否對曰歲欲雨雨草先生藕欲旱旱草先生蒺藜欲荒荒草先生蓬欲病病草先生艾史記黃帝少典之子名軒轅）公明方朔同時（公明魏管輅字其語未詳）堯八眉（淮南修務訓堯眉八采高誘注堯母慶都出觀於河有赤龍負圖而至奄然陰雲堯生居有八采之色尚書大傳堯八眉舜四瞳子）夔一足（王訓校韓子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無他異獨通於聲堯曰夔而一足矣使爲樂正非一足也脫此事所見非一呂氏春秋風俗通皆有之）烏白馬角（語見史記刺客傳贊博物志燕丹質於秦欲歸秦王謬言曰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而歎烏頭白俯而嗟馬亦

（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犬吠鷄鳴（葛洪神仙傳漢淮南王劉安者高帝之孫也好儒學方術有八公詣門皆鬚眉皓白門吏白王八公皆變爲童子王迎焼百和香八童子復爲老人授王丹經藥成雷被伍被共誣安謀反八公謂安曰可以去矣安登山白日昇天人傳去時餘藥器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鷄鳴天上犬吠雲中也）

其言明切深中文弊

古人之文原不苟作

持論甚正史漢所錄諸賦

實非史體不得以馬班之故曲爲之詞

載文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爲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乎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爲諂屈平宋玉爲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爲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爲宗譬如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爲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讜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奬有長姦詐而前後史漢皆書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譌謬雷同推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何者昔大道爲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

此又不一概而論亦有不妨兼存者

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於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此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爲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斲冰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元黃。列宅建都。若鷦鷯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古者國有詔命。皆人主所爲。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爲督鑄錢掾。見

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勑。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敘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唯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勳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蓋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諸斗筲下才。罪不容責。夫同爲一

八字確當

劍閣銘嫉邪賦俱可以不

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恆。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汚隆。作者形言。本無定準。故觀猗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覩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人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吞併六合。福不盈眥。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爲準的。此所謂一概也。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爲璧。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爲餅。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

傳之於後。則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恆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剏自起居。成於國史。連章疏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歷選衆作。求其穢累。王沈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干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罔盡機要。唯王邵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損華摭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況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劍閣。諸葛表

主以出師。王昶書字以教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爲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以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之爲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貞實。亦可使夫彫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爲載削者。可不務乎。

綺縠鄭衛（注訓故漢宣帝曰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兩都（後漢書班固傳建初中京師修宮室而關中耆老猶望西顧固感前世文辭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以折西賓之論）廣成（後漢書馬融傳融字季長鄧太后臨朝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馬融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上廣成頌以諷諫注廣成苑名）劉備吾儔（魏志武紀注山陽公載記曰曹公船艦爲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死者甚衆既而出謂諸將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高歡不死（北齊書文宣紀周文帝率衆出陝城分騎北渡至建州帝親戎出周文帝聞帝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退師）移都（蜀志關羽傳羽攻曹仁於樊威震華夏曹公議徙都許以避其銳）斷冰（北史齊文宣紀周人常懼齊兵西渡恆以冬月中河椎冰）智昏菽麥（背魏檄吳文孫權小子未辨菽麥按語本左氏謂晉悼公兄劉則借曹之請吳以例請蜀也所按識昧元黃定是字文請高語末說其文侯補）第五倫（後漢書第五倫傳倫字伯魚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龐萌（後漢書劉永傳龐萌爲人遜順甚見信愛帝皆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拜平狄

將軍擊董憲而萌反帝大怒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猗與（商頌首篇詩小序那祀成湯也）魚藻（詩小序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起居（荀悅申鑒先帝故事有起居注動靜之節必書焉書錄解題起居注自漢明德皇后始漢魏以來因之）諷諫（漢書韋賢傳賢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傅傅及孫王戊荒淫不遵法孟作詩諷諫）嫉邪（後漢書文苑傳趙壹字元叔作刺世疾邪賦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執其手延至上坐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吾請爲諸君分坐）過秦（按漢書賈誼傳不載過秦論於陳勝項籍傳贊取史記褚少孫所述之文錄之止三篇之一）王命（漢書敘傳彪遭王莽敗光武卽位於冀州時隗囂據隴輯英俊囂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抑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彪愍狂狡之不息迺著王命論以救時難）張華箴（晉書張華傳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諷按今晉書本傳不載文選注引曹嘉之晉紀爲徵蓋曹紀載之也）張載銘（文選注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爲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鐫石記焉按載字孟陽銘見晉書本傳）諸葛表（按蜀志建興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卽此表也又六年表注漢晉春秋曰亮聞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云云於是有散關之役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王昶誡（魏志王昶傳昶字文舒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元沖深字道沖遂書戒之曰欲使汝曹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劉谷晁李（劉向谷永晁錯並見二體篇後漢書李固傳固字子堅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晁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固對云云）荀伯子（宋書荀伯子傳伯子官御史中丞莅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外內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訶毀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山巨源（晉書山濤傳濤字巨源武帝受禪爲吏部尚書前後選舉並得其才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此篇乃史家之細務宜退在諸篇之後在此處敍次不倫

班志已有自注

此條亦是自注宜在裴陸等一條之前

裴注未可苛抑其中有兩說並存無彼證可以刊定者亦有不得不細爲駁詰者

補注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爲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進此二名其歸一揆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摯虞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風土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叙事存於細書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羣遂乃掇衆史之異辭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亦有躬爲史臣手自刊補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叙除煩則意有所恡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爲子注若蕭大圜淮海亂離志羊衒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劭齊志之類是也權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

爲異說有昏耳目難爲披覽竊惟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爲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潔以登薦持此爲工多見其無識也孝標善於攻繆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魚辨窮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賾彪嶠綱羅班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自茲已降其失逾甚若蕭羊之瑣雜王宋之鄙碎言殊揀金事比雞肋異體同病焉可勝言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記錄無限規檢不存難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載之楷則凡諸作者可不詳之至若鄭元王肅述五經而各異何休馬融論三傳而競爽欲加商搉其流實繁斯則義涉儒家言非史氏今並不書於此焉

韓戴服鄭（漢書儒林傳韓嬰燕人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又后倉曲臺記授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德號大戴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後漢書儒林傳服虔字子愼滎陽人作春秋左傳解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鄭元傳元字康成高密人所注易書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尙書大傳又著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凡百餘萬言鄭興父子傳興字少贛開封人少學公羊尤明左氏周官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子衆字仲師從父受左氏春秋作難記條例兼通易傳爲大司農作春秋刪十九篇）

裴李應晉（裴駰史記集解敘注索隱曰駰字龍駒宋兵曹參軍正義曰駰採經史及衆書）

（之目而注史記顏師古漢書注敍例李斐不詳所出李奇南陽人應劭後漢太山太守晉灼河南人晉尚書郎）摯虞三輔（後漢書趙岐傳岐字邠卿拜太常著三輔決錄晉書摯虞傳虞字仲洽官太子舍人撰族姓昭穆十卷按三輔決錄注未聞）陳壽季漢（蜀志楊戲傳戲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於蜀書其贊而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周處風土（晉書周處傳處字子隱陽羨人以身殉國贈平西將軍著默語及風土記并撰集吳書隋書經籍志風土記三卷）常璩華陽（自大防華陽國志序志常璩作華陽國志自先漢至晉初踰四百歲士女可書者四百人晉書常璩傳璩字道將散騎常侍按周常二書注皆無攷）松之三國（宋書裴松之傳松之字世期中書侍郎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表竊惟繢事以眾色成文蜜蜂以兼採爲味臣寔頑乏顧懸二物按世期史通作少期北平本云避唐諱也）陸澄（南齊書陸澄傳澄字彥深隋書經籍志漢書注一卷齊金紫光祿大夫陸澄撰）劉昭劉彤（南史文學傳劉昭字宣卿臨川王記室初昭伯父彤集眾家晉書注干寶晉紀爲四十卷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漢書世稱博悉百八十卷）孝標世說（世說見六家梁書文學傳劉峻字孝標荊州戶曹參軍高祖招文學之士峻不能隨眾沈浮故不任用綺累孝標注此書引援漢魏諸史如晉氏一代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於正史之外）蕭大圜（周書蕭大圜傳大圜字仁顯梁簡文帝子客長安世宗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圜預焉隋書經籍志淮海亂離志四卷蕭世怡撰敘侯景之亂按新舊唐志並作蕭大圜撰世怡豈即其人歟本傳缺錄其書而志亦不言有注）羊衒之（郡齋讀書志洛陽伽藍記三卷元魏羊衒之撰按其自序云余才非著述多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並不言記內有注）何休（後漢書儒林傳何休字邵公任城人精研六經作春秋公羊解詁）馬融（後漢書馬融傳拜議郎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易詩三禮尚書融爲梁冀草奏李固頗爲正直所羞）

此是小節然指出亦是不合古禮法

因習

蓋聞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故傳稱因俗。易貴隨時。況史書者。記事之言耳。夫事有貿遷。而言無變革。此所謂膠柱而調瑟。刻船以求劍也。古者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故左氏傳稱楚鄧曼曰。王薨於行。國之福也。又鄭子產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弔。卽其證也。案夫子修春秋。實用斯義。而諸國皆卒。魯獨稱薨者。此畧外別內之旨也。馬遷史記。西伯已下。與諸列國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稱。此豈畧外別內邪。何貶薨而書卒也。蓋著魯史者。不謂其邦爲魯國。撰周書者。不呼其上曰周王。如史記者。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多爲漢王。斯亦未爲累也。班氏旣分裂史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爲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款者。以歸漢爲文。肇自班書。首爲此失。迄於仲豫。仍踵厥非。積習相傳。曾無先覺者矣。又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案遷之言今。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卽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漢書又云嚴君平旣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

之習馬其非既如彼謚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何法盛中興書劉隗錄稱其議獄事具刑法志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旣而臧氏晉書梁朝通史於大連之傳並有斯言志亦無文傳仍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元晏也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疾彼羣雄稱爲僭盜故阮氏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苻姚等書別擬一名題爲僞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爲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經籍志者其流別羣書還依阮錄案國之有僞其來尚矣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詧爲附庸之主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夫王室將崩霸圖云搆必有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若乃韋耿謀誅曹武欽誕問罪馬文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瑾蘭摧於孝靖之末王謙尉迥玉折於宇文之季而李刊齊史顏述隋篇時無偪畏事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謂數君爲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施凡爲史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斯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劉隗（晉書劉隗傳隗字大連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從事中郎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按今晉書議獄事收入本傳竄去具刑法志一語不襲臧書通史之誤矣）

田范裴段（隋書經籍志趙書十卷一曰二石集僞燕太傅田融撰燕書二十卷僞燕尚書范亨撰秦記十卷宋殿中將軍裴景仁撰涼記十卷僞涼著作郎段龜龍撰）

劉石苻姚（前趙起劉淵後趙起石勒前秦起苻堅後秦起姚弋仲按田范何錯舉十六國書劉石句錯舉十六國姚總統之詞也並詳外篇正史篇）

江表（晉書虞溥傳溥字允源鄱陽內史撰江表傳）

後梁（唐書蔡允恭傳允恭仕隋爲起居舍人著後梁春秋十卷按後梁蕭詧也見世家篇）

韋耿（後漢書獻帝紀建安二十三年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起兵誅曹操不克夷三族魏志武帝紀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必與嚴匡討斬之）

欽誕（魏志毌丘儉傳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與儉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舉兵反大將軍統兵討破之欽亡入吳吳以欽爲鎮北將軍又諸葛誕傳誕字公休景王東征使誕督軍向壽春欽之破也誕累見夷滅懼不自安遂反吳人與文欽來應之大將軍司馬文王討之欽與誕有隙誕殺欽大將軍乃自臨圍擊斬誕誕麾下不降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

荀濟元瑾（齊書文襄紀尚書祠部郎中元瑾與梁降人荀濟及淮南王宣洪等謀害文襄事發伏誅又荀濟傳濟字子通及見執楊愔謂曰遲暮何爲然濟曰此此氣耳）

王謙尉迥（隋書高祖紀相州總管尉遲迥自以重臣宿將志不能平遂舉兵東夏高祖命韋孝寬討破迥傳首闕下初迥之亂也上柱國王謙爲益州總管見幼主在位政由高祖遂起巴蜀之衆以匡復爲辭進屯劍閣陷始州命梁睿討平之按周書王謙字勑萬尉遲迥字溥居羅又按師古敍謙迥事在本傳殊得體但於他臣如高熲王述李德林梁士彥等傳每及此二人皆書賊背逆曰王謙作亂曰尉遲迥反不一而足宜史通摘之）

子元此論非偉而唐書猶稱籍望何也豈舊史已沿其籍無可徵者故姑從舊耳

繫虛二句當在欲使二句之上

邑里

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詳逮太史公始革茲體凡有列傳先述本居至於國有弛張鄉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案夏侯孝若撰東方朔贊云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夫以身沒之後地名改易猶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知身生之前故宜詳錄者矣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洛陽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吳越之鄉州編冀豫欲使南北不亂淄澠可分得乎繫虛名於本土者雖百

代無易既而天長地久文軌大同州郡則廢置無恒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爲人立傳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號施之於今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質因地而化故生於荆者言皆成楚居於晉者齒便從黃涉魏而東已經七葉歷江而北非唯一世而猶以本國爲是此鄉爲非是則孔父里於昌平陰氏家於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爲齊宋之人非闕魯鄧之士求諸自古其義無聞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競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若仲遠之尋鄭元先云汝南應劭文舉之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僞至於碑頌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爲己邑若乃稱袁則飾之陳郡言杜則系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鉅鹿在諸史傳多與同風此乃尋流俗之常談忘著書之舊體矣又近世有班秩不著者始以州壤自標若楚國龔遂漁陽趙壹是也至於名位既隆則不從此列若蕭何鄧禹賈詡董仲舒是也觀周隋二史每述王庾諸事高楊數公必云瑯琊王褒新野庾信宏農楊素渤海高熲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而可知也凡此諸失皆由積習相傳浸以成俗迷而不返蓋語曰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夫以千載遵行持爲故事而一朝糾

正必驚愚俗此莊生所謂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音君子詳其得失者焉

江左僑立（晉書地理志晉都河南仍魏名爲司州元帝渡江僑置於徐非本所也後於尋陽僑立宏農郡於武陵僑立河東郡兗州則僑置於京口後改廣陵郡爲南兗州又僑置青州又分立陳留郡山陽郡豫州則僑立於襄陽又於襄陽分立京兆扶風河南廣平等郡至志徐荆揚三州則凡附冀青幷雍京兗豫諸州邑名錯寄其中多不勝錄）

地取舊號（原注近代史爲王氏傳云琅邪臨沂人爲李氏傳曰隴西成紀人之類是也非惟王李二族久離本居亦自當時無此郡縣皆是晉魏已前舊名號又注時修國史予被敕撰李義琰傳琰家於魏州昌樂已經三代因云義琰魏州昌樂人也監修者大笑以爲深乖史體遂依李氏舊望改爲隴西成紀人既言不見從故有此說）

居晉齒黃（嵇康養生論虱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按文

（然皆注疏齊頭並有義證而商黃獨無蓋當時已莫詳矣史通直用康語也）昌平（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索隱家語曰宋微子之後宋襄公至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姓孔氏至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爲魯人）陰氏（通鑑光武紀帝在宛納新野陰氏之女麗華胡三省注風俗通云管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其後氏焉氏族大全修管仲七世孫也後漢書陰識傳秦漢之際始家新野漢書地理志新野鄧屬南陽郡）應劭（後漢書鄭元傳袁紹要元大會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孔融（後漢書揚彪傳曹操奏狀彪孔融往見操曰揚公四世清德公令橫殺孔融魯國男子便當拂衣而去孔融傳融字文舉）虛引他邦冒爲己邑（原注今有姓邴者姓宏者以犯國諱皆改爲李氏如書其邑里必曰隴西趙郡夫以假姓猶且如斯則眞姓者斷可知矣又今西域胡人多有姓明及卑者如加五等爵或稱平原公或號東平子爲明氏出於平原卑氏出於東平故也夫邊夷雜種尙竊美名則諸夏士流固無慙德也）

在諸史傳多與同風（原注如隋史牛宏傳云安定鶉觚人也本姓尞氏至它篇所引皆謂之隴西牛宏唐史謝偃傳云本姓庶汗氏續謂陳郡謝偃並其類也）龔遂（漢書龔遂傳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趙壹（後漢書趙壹傳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按遂非楚國而曰楚國壹非漁陽而曰漁陽標所望也）王庾高楊（後周書王褒字子淵琅琊臨沂人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隋書高熲字昭元渤海蓨人揚素字處道宏農華陰人按史通本節引諸鄧貫董漢世稱其人皆不舉地望而近時王庾高揚必以郡稱文滋煩重矣故曰豈曰省文）

史通削繁卷一終　　嘉應庠生陳士荃校

弄丸乃轉丸之訛浦氏以爲兼用宜僚事謬也

史通削繁卷二

言語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皐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是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楊干○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爲宗○利

口者以寓言爲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橫○范睢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尙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是以歷選載言○布諸方册○自漢已下○無足觀焉○尋夫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由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鶉賁鸜鵒○童豎之謠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皤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况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識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

[illegible]大學圖書館藏

此亦有爲之言若爲七子發覆也然宋人以語錄著書究乖文章之體而帝京景物畧載元碑以爲嬉焉此中固有持平之道未可一概拘之

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槩者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甿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効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邱明者則偏摸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僞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眞僞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唯王宋著書敘元高時事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

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嫫姆多媸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損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是則董狐南史舉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德傳張著隋後畧凡所撰今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而書其難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蓋江芉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楊康曰老奴

老奴寧馨二語今亦覺其雅矣子元之說不其然乎

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脣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爲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爲魯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卽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長久風俗無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蓋善爲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麤咸被其化工爲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於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眞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呂相絕秦（左傳成公十三年）子產獻捷（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臧孫諫君納鼎（左傳桓公二年）魏絳對戮楊干（左傳襄公三年）弄丸飛鉗（文心雕龍論說篇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尹知章鬼谷序蘇秦張儀受捭闔之術又受轉丸胠篋二章按弄丸兼用莊子市南宜僚事鬼谷子有飛箝篇箝鉗通）鶉奔（左傳僖公五年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鸜鵒（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往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山木（左傳隱公十一年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輔車（左傳僖公五年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皤腹（左傳文公四年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於思於思棄甲復來）原田（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聽與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混沌（莊子天地篇子貢南遊於楚過漢陰見一丈人

方將爲圃畦鑿隧而人非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橰爲圃者作色而笑曰吾聞之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羞而不爲也子貢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按渾混通）**裴譏孫盛**（魏志武帝紀注孫盛魏氏春秋云荅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臣松之以爲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爲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按裴松之字世期唐諱世作少）**王宋著書**（王劭齊志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枉飾虛名都捐實事**（原注如周太祖實名黑獺魏本索頭故當時有童謠曰狐非狐貉非貉焦梨狗子嚙斷索又曰獾獾頭團欒河中狗子破爾菀又西帝下詔罵齊神武數其罪二十諸如此事雖可棄遺而周史以爲其事非雅畧而不載賴君懋編錄故得權閒於後其事不傳於北齊因而埋沒者蓋亦多矣）**張太素**（唐書張公謹傳子太素龍朔中東臺舍人兼修國史著書百餘篇通志畧太素著北齊書二十卷隋書三十二卷隋後畧十卷燉煌張氏家傳二十卷又見史官建置篇）**郎餘令**（唐書儒學傳郎餘令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爲王友元軌每日郎家二賢皆人府不意培塿而松柏爲林餘令以梁元帝有孝德傳更撰後傳數十篇改著作佐郎）**江芊罵商臣**（左傳文公元年）**漢王怒酈生**（史記留侯世家）**單固楊康**（魏志王陵傳注魏畧曰山楊單固字恭夏有器實兗州刺史令狐愚辟爲別駕與從事楊康並爲腹心後愚與王陵通謀康固皆知其計康至洛陽露其事太傅東取固問曰卿知其事邪令狐反乎固故云無有康與固對相詰乃罵康曰老庸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顯汝當活邪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亦并斬臨刑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何面目行地下也）**樂廣衞玠**（晉書樂廣傳廣字彥輔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天下言風流者王樂稱首焉衞玠傳玠字叔寶風神秀異妻父即樂廣也時謂婦公冰清女壻玉潤按二傳俱無寧馨兒語其語今見王衍傳衍總角造山濤濤嗟歎月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史通似誤）

此[illegible]

張本字出杜氏左傳註終言亦杜氏註文

浮詞

昔尼父裁經義在襃貶明如日月持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博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禀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愼歟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愜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疏錯綜逾密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異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同非惟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而輕事塵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尤多如魏書稱登國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攜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於此案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儷蠻夷抑惟秦晉而鳥官創置豈關郯子之言髦頭而偶奚假奉春之策奢言無限何其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庾信贈其詩曰虢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陳周宏正來聘在館贈韋敻詩曰德星猶未動眞車詎肯來其爲信宏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爲實錄則其所襃貶非止一人

此一段非論高士傳乃借以言加減之不可輕易如前篇之引原涉剿襲耳二因誤以為正文故疑其贅誤矣

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資數句而方浹案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於趙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各為二叟立傳全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論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探揣古意而廣足新言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淚下閨中長歎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說蓋鳧脛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前哲豈容易哉昔夫子斷唐虞以下迄於周剪截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嗟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繞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

三說各異（原注李百藥齊書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靈竊恐未挹高論至收傳論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但志存實錄好抵陰私於爾朱暢傳又云收受暢財賄故為榮傳多減其惡是謂三說各異按北齊書暢雙名文暢受金語在其弟文畧傳文亦不同）

二理不同（原注令狐德棻周書元偉傳稱文帝不害諸元則云太祖天縱寬仁性罕猜忌於本紀論又云潛宮制勝闈城孥戮茹茹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權道而用乖於德教是謂二理不同按本注句複字脫多不成語今據周書改正）

首鼠（史記灌夫傳武安侯召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

登國名官（魏書官氏志天賜元年欲法古純質每於制定官號皆擬遠古雲鳥之義諸曹走使謂之鳧鴨取飛之迅疾以何察為候官謂之白鷺取其延頸遠望自餘之諸官義皆類此按登國道武初元興以概後也少皡事見書志篇）

道武結婚（魏書崔元伯傳太祖曾引元伯講漢書至婁敬說漢祖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歎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釐降於賓附之國）

髦頭（晉書天文志昴七星天之耳也又為髦頭胡星也魏書天象志皇始元年六月有星彗於髦頭是秋太祖啓冀方之地）

奉春之策（漢書劉敬傳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奉春君冒頓數苦北邊劉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賂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

元行恭（周書元偉傳偉字猷道為使主報聘於齊是秋高祖親戎東討偉為齊所執齊平偉方見釋偉性好虛靜政事之暇未嘗棄書初自鄴還也庾信贈其詩云云按猷道史通作行恭豈牛宏本然耶）

周宏正（周書韋夐傳夐字敬遠志尚夷簡所居之宅枕帶林泉明帝號之曰逍遙公陳遣其尚書周宏正求聘造夐後請夐至賓館宏正贈詩云云）

絳父（即絳縣老見二體篇）

楚老（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世謂之楚兩龔王莽既篡國遣使者奉璽書即拜勝不復開口飲食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虖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詠三良（文選曹子建三良詩覽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

歌秋婦（宋書顏延之傳延之字延年獨酌郊野當其得意旁若無人按秋胡詩有歲暮臨空房句所謂閨嘆也秋胡事詳後品藻篇）

鳧脛（莊子騈拇篇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一本無要字簡而能要乃非苟簡無要字則語意不完

論省以事會文省爲評度書之文[illegible]自一理要之窮清之功不可沒也讀者其以下之無徵乃知之矣不必過爲高論動引公穀稱引如洪容齋云云也

敘事

夫敘事之體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覼縷今輒區分類聚定爲三篇列之於下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爲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爲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恒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況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蓋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於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爲驪姬所譖自縊而死班史稱紀信爲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左傳紀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篳輅藍縷以啓山林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又

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傳之與紀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如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爲敏夫以鈍者稱敏則明賢達所嗤此爲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爲省文也其有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郤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類逆必事加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爲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爲煩字也然則省句爲易省字爲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盡餘膚字皆重複史之煩蕪職由於此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釣而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罝而獲之由於一目夫敘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閑說必取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

既執上似脫魚鳥二字

此卽陸機序言居要劉勰寸樞轉關寸轄制輪之說

崑岡先生以一筌一目不可以得魚鳥譏之未免吹求[illegible]遺之稱四體妍媸無關妙處覺蕪不易兩體而[illegible]點二目歎

詩文高遠大抵無句可摘上衡家甚集裂之說終是

魏晉以下法門題晦云云卽彥和隱秀之旨

古文皆當作如是觀斥苦當作非斥

子元識氣頗粗難得此深細之言

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罝釣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斯枝盡去而塵垢都捐華逝而實存滓去而瀋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元之又元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夫飾言者爲文編文者爲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瑯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極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爲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

昔古文義務郤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闊略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爲之者方覺其難固非雕蟲小技所能斥苦其說也既而丘明受經師範尼父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爲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衞國忘亡其欵曲而言人事也則有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覩一事

儷體不免隸事散文則塗飾字句最爲醜態苟非作者率不免俗夫俗語之爲俗人所易曉而雅言之爲俗人多不知子元此論可謂切中膏肓

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爲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爲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爲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爲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處道受責於少期子昇取譏於君懋非不幸也蓋作者言雖簡略理皆要害故能疎而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

功也若才乏儁穎思多昏滯費詞既甚敘事纔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貿遷之價也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推揚而其理自見矣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媲賢愚草木以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洎乎中代其體稍殊或擬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衞而作者猶謂帝家爲王室公輔爲王臣盤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誓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假托古詞翻異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降及近古彌見其甚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呼爲

此論允極

此種塗飾尤可厭二田以爲未允何也

嘉隆七子好用古官名古地名惜其不見此書

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詞南董顯書之義也如魏收代史吳均齊錄或牢籠一世或苞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宏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牢均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爲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於簡册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譬諸昔人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冲見幸爲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讜矣而盧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

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辨而非當者矣昔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剏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轄子長所書魯始爲髽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笄伯支遠徵於內則即其事也案裴景仁秦記稱符堅方食撫盤而詬王劭齊志述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鸞撰以新史重規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爲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令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至如翼犍道武

唐人方諸葛亮之類又從此濫觴也

其言深切而著明可以砭俗

原諱黑獺周文本名而伯起革以他語德棻闕而不載蓋厖降蒯聵字之媸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舊皆列以三史傳諸五經未聞後進談講別加刊定況齊丘之犢彰於載讖河邊之狗著於謠詠明如日月難爲蓋藏此而不書何以示後亦有氏姓本複減省從單或去万紐而留于或止存狄而除厙求諸自古罕聞茲例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爲務必藉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

不成反類於鶩者也

覼縷（覼本作覼通作羅左思吳都賦嗟難得而覼縷晉書傳成疏臣前所以不羅縷者莫因結奏得從私願也金壺字考次序也）成雷（漢書中山靖王傳眾煦漂山聚蟁成靁注蟁古蚊字）折軸（國策張儀說魏積羽沈舟羣輕折軸眾口鑠金）篳輅藍縷（左傳宣公十二年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訓之以篳輅藍縷以啟山林按是欒書語非士會語二人皆稱武子所以誤也）兼而畢書（原注近史紀傳欲言人居哀毀擗則先云至性純孝欲言人盡夜觀書則先云篤志好學欲言人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欲言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速此則既進才行又彰事下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驪姬曰世子已祀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墳以脯與犬犬斃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乎爲君又禮記云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

（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此則既書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代諸史人有行事美惡皆已具其紀傳中續以讚論重述前事此則才行事跡紀傳已書讚論又載也按此注舊本多謬今照傳記改正）經史通多此類（原注公梁禮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迄於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獲免者十無一二（原注唯左丘明裴子野王劭無此也）魯人以為敏（原注魯人謂鈍人也禮記中已有注解左傳文公十五年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魯人以為敏杜注無故揚其祖惡是不敏魯人以為敏君子不與也按禮疏魯人魯鈍之人）公羊稱郤克眇（穀梁傳成公元年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同時而聘於齊云云公羊傳成公二年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眇者迓眇者按史通所引是穀梁非公羊傳寫誤也）口中無齒（漢書張蒼傳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按句上無年老字又按本傳全錄史記史記有老字無年字豈唐初寫本漢書有此二字邪）輪扁（莊子天道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伊摯（史記殷本紀伊尹名阿衡索隱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亦曰伊摯呂覽本味伊尹說湯以至味曰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按輪扁二句本文心雕龍神思篇）晉盜奔秦（左傳宣公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邢遷如歸（左傳閔公二年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於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犀革（左傳莊公十二年宋萬弒閔公於蒙澤奔陳宋人請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醢之）挾纊（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高祖亡蕭何（史記淮陰侯傳）漢兵敗績（史記項羽本紀）不知牝牡（王訓故鄒子董仲舒勤學三年不窺園乘馬不知牝牡按史記漢書止有不窺園句）一可張雀羅（漢書汲鄭傳兩人中廢賓客益落先是下邽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填門及

廢門外可張爵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處道（晉書王沈傳沈字處道典著作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按本文句下原注云魏書鄧哀王傳曰容貌姿美有殊於衆故特見寵異裴松之曰一類之言而分以為三亦敘屬之一病也此本引裴松之言王沈書語或妄意裴是注三國者遂改處道為承祚并改注內魏書為魏志而又脫去有殊於衆兩言使一類分三句無著文義全失矣今是正之）子昇（原注王劭齊志曰時議恨邢子才不得掌興魏之書悵快溫子昇亦若此而撰永安記率是支言魏書文苑傳溫子昇字鵬舉永熙中散騎常侍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有顏延之謝靈運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吐沈含任宋游道集其文筆為三十五卷）魏收代史（元魏初國號代）來獻百牢（魏書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輿駕南伐劉義隆使獻百牢貢其方物按用左傳哀公七年夏公會吳於鄫吳來徵百牢語故議之）朝會萬國（按魏書太宗神瑞二年春正月賜附國大渠帥朝歲首者給帛金罽有差而文乃言高齊事考齊書無元日會萬國明文當是臣僚賀表中語惜吳均齊錄不可得見也）諸葛挑戰（魏志注晉陽秋曰諸葛亮寇於郿據渭水南亮挑戰遺高祖巾幗欲以激怒冀獲曹咎之利史記項羽紀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咎自剄）慕容沖（晉書載記符堅滅燕慕容沖姊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戰國魏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得為王拂枕席）邢邵喪子（北齊書邢邵傳邵字子才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恕疾便憂之顏色憔顇及卒[illegible]）王琳得人心（北齊書王琳傳琳字子珩[illegible]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illegible]

（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歔欷流涕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按李將軍廣事具史記）漢初立樽（漢書高帝紀八年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櫝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注應劭曰櫝小棺也郭評史通作轉轉車軸也又考史記無此事當以云漢初立樽孟堅所書）魯始爲髽（左傳襄公四年邾莒伐鄫臧紇救鄫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杜注髽麻髮合結也喪多不能備因服檀弓鄭注去纚而紒曰髽纚黑繒紒音計按左傳合男女言檀弓以爲婦人弔也）作河橋（晉書杜預傳預字元凱杜陵人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男子笄（魏書劉芳傳芳字伯文彭城人北徙通直常侍王肅之來奔也宴於華林肅語次曰古者婦人有笄男子則無喪服男子冠而婦人笄芳曰冠尊故奪其笄稱也非男子無笄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縰笄總男子有笄明矣肅以爲然時人號爲劉石經按伯文北史作伯支）易盤以案（按裴之秦記崔之十六國書皆無攷晉載記苻堅討姚萇萇軍渴有死者俄而降雨萇營三尺營外寸餘而已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案怒曰天何故降澤賊營）變幘爲冠（北齊書万俟普傳子洛字受洛干戰有功高祖親扶上馬洛干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按北史同郃志無考）翼鞬（魏書昭帝紀昭成帝諱什翼鞬）黑獺（周書文帝紀文帝宇文氏諱泰字黑獺按二史皆不諱）字媸名鄙（舊注尨降八凱中一人蒯聵衛莊公名剃衆傳亦有尨人蒯聵重耳晉文公名黑臀晉成公名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三而畀之孫故名曰黑臀）齊工之犢（原注杜臺卿齊記載識云首牛入西谷逆犢上齊工）河邊之狗（原注王劭齊志載謠云雜雜頭闡隱河巾侚子破爾朱）姓復從卬（通鑑釋例魏之羣臣出代北者皆複姓考文遷洛改爲單姓史患其煩皆從後姓按北朝諸史亦非盡改其省改之文於魏書官氏志其列之）去万紐紹于（周書盧辯傳辯仕魏爲驃騎開府周文歎異之賜姓爲紐于氏惟斤須碑結銜作万紐于球魏書官）

（氏志勿忸于氏後改爲于氏通志氏族畧勿忸于疑與万紐於同按勿忸無據疑魏志誤也又易万作萬北史儒林樊深傳姓亦然則又傳寫之誤）存狄除庫（舊作存扶除厚按官氏志無厚扶氏但有乞扶氏改爲扶氏則以除厚應爲除乞矣然乞之與厚聲形俱別不應謬傳乃爾再考本志有庫狄氏後改爲狄氏厙與厚狄與扶形俱相近或當是也又北齊臣加厙狄迴洛厙狄盛之屬多广頭去點尤與厚字頭同廣韻厙始夜切姓苑有之）

知此則無疑於屈賈矣

品藻

蓋聞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比翼若乃商臣冒頓南蠻北狄萬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年漢日千載之隔也而世之稱悖逆則云商冒論忠順則曰伊霍者何哉蓋厥跡相符則雖隔越爲偶奚必差肩接武方稱連類者乎史氏自遷固作傳始以品彙相從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鮮求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紹無聞二錄豈非韓老俱稱述者書有子名袁董並曰英雄生當漢末用此爲斷麄得其倫亦有厥類衆夥宜爲流別而不

此論最允整節錄之二冊

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案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意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奚不類於其敘哉若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於他子難爲等衰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求諸折中厥理無聞又楚王過鄧三甥請殺之鄧侯不許卒亡鄧國今定鄧侯入下愚之上夫寧人負我爲善獲戾持此致尤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其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自當高立標格寘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

人表之謬尚不止此此偶拈出數條耳

以爲罪過何耶

庸下流而已哉又其敘晉文之臣佐也舟之僑爲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爲下其述燕丹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荆軻亞之秦舞陽居末斯並是非瞀亂善惡紛拏或珍瓴甂而賤璠璵或策駑駘而捨騏驥以茲爲監欲誰欺乎又江充息夫躬讒諂惑上使禍延儲后毒及忠良論其姦凶過於石顯遠矣而固敘之不列佞幸楊王孫祼葬悖禮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無他事而與朱雲同列冠之傳首不其穢歟若乃旁求別錄側窺雜傳諸如此謬其累實多案劉向列女傳載魯之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

古冶殉節異於曹娥此乃兇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爲伍有乖其實者焉又嵇康高士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瑗獨不見書蓋以二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正如董仲舒揚子雲亦鑽仰四科馳驅六籍漸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風與此何殊而並可甄錄夫回瑗可棄而楊董獲升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者也爰及近代史臣所書求其乖失亦往往而有借如陽瓚効節邊城捐軀死敵當有宋之代抑劉卜之徒歟而沈氏竟不別加標牓唯寄編於索虜篇內紀僧珍砥節礪行終始無瑕而蕭氏乃與羣小

隋史列女傳首載蘭陵公主亦一大瑕子元未糾無此篇但撰一劉向所作詩婦議之刺劇矣

混書、都以恩幸為目。王頍文章不足。武藝。居多躬諂惑藩。首階逆亂。撰隋史者。如不能與梟感並列。即宜附出楊諒傳中。輒與詞人共編。吉士為伍。凡斯纂錄。豈其類乎、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則受誤於龐萌。曹公則見欺於張邈。事列在方書。惟善與惡。昭然可見、不假許郭之深鑒。裴王之妙察、而作者傳諸簡牘。不能使善惡區分。故曰誰之過歟。史官之責也。夫能申藻鏡。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敘。則懲惡勸善。永肅將來。激濁揚清、鬱為不朽者矣、

商臣冒頓（商臣楚成王太子王後欲立少子職商臣以宮甲圍王王縊遂自立見左傳文元年冒頓匈奴頭曼太子頭曼愛後閼氏子欲立之冒頓射殺頭曼自立事見史記匈奴傳按此二逆連舉見宋明帝詔）伊尹霍光（漢書霍光傳光字子孟位大司馬大將軍昭帝崩亡嗣承皇太后詔迎昌邑王賀賀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田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即白太后詔歸賀昌邑立孝宣皇帝晉書景帝紀伊尹放太甲以甯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三科九等（漢書古今人表敘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因茲以列九等之序）先伯牛（原注伯牛仲弓並在第二等曾參冉有並在第三等）鄧侯（原注鄧侯在第七等）三甥（原注三甥皆在第六等）晉文臣佐（原注舟之僑在第三等陽處父在第四等士會在第五等）燕丹賓客（原注高漸離在第四等荊軻在第五等秦舞陽在第六等按事詳史記刺客傳）江充息夫躬（舊注江充幸於武帝造巫蠱殺太子息夫躬幸於哀帝上變告東平王雲造詐誣之策按漢書二人與蒯通伍被同傳）石顯（漢書佞幸傳石顯少坐法腐刑元帝委以政事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楊王孫（漢書楊王孫傳楊王孫者孝武時人學黃老之術病且終令其子贏葬為布囊盛尸入地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秋胡妻（列女傳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納之五日去而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不顧秋胡子遂去至家母喚婦至乃向採桑者也婦曰子束髮辭親五年乃還當馳驟疾至今乃悅路傍婦人而下子之裝是亡母也不孝好色淫佚不義妾不忍見遂去投河而死）古冶（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彊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饋之二桃公孫接田開彊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挈領而死）曹娥（後漢書列女傳孝女曹娥上虞人父盱為巫祝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旬有七日投江死縣長度尚為立碑（注）會稽典錄曰度尚弟子邯鄲淳作碑文後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識二五不知十（梁書劉峻傳峻著辯命論曰言而非命有六蔽焉靡顏膩理哆噅顣頞形之異也朝秀辰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此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蓋用越世家語）陽瓚（宋書索虜傳永初三年虜悉力攻滑臺城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為虜所殺）劉卜（原注劉謂劉康祖卜謂卜天與宋書劉康祖傳太祖大舉北伐康祖軍出許洛會庫仁眞相及於尉氏大戰一日一夜矢中頸死虜傳康祖首示彭城面如生又元凶傳元凶劭文帝長子元嘉三十年劭齋帥張超之手行弒逆劭進至合殿中閤太祖左細仗主卜天與攻劭於東堂見殺）紀僧珍（南齊書恩倖傳紀僧眞少隨蕭思話及其子惠開惠開罷益州不得志僧眞事之愈謹惠開曰我子弟異才政是諱耳僧眞憶其言乃請事太祖太祖領新亭賊突入東

門僧真與左右拒戰賊退除南臺御史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後真作珍詼諧謂道成也**王頍**隋書文學傳王頍字景文通經曉兵法有縱横之志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諒潛有異志文帝崩舉兵反多頍計也楊素至蒿澤頍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於是自殺**梟感**附注隋世皆以楊元感爲梟感**楊諒**隋書庶人諒傳高祖幼子漢王諒字德章出爲并州總管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有異圖既反王頍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宜長驅京都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及楊素襲蒿澤諒欲還師頍諫不從窮蹙降除名爲民絕屬籍**麗萌**見載文篇**張邈**魏志張邈傳邈字孟卓太祖袁紹皆與邈友紹既爲盟主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曰孟卓親友也邈畏太祖終爲紹擊己心不自安太祖將陳宮等共謀叛說邈曰此亦縱横之一時也邈從之遂以其衆迎呂布據濮陽二年自爲其下所殺評曰昔光武謬於龐萌近魏祖亦蔽於張邈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許郭**後漢書郭太傳太字林宗太原人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許劭字子將汝南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裴王**晉書裴秀傳秀從弟楷字叔則明悟有識量少與王戎齊名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又王戎字濬仲神彩秀徹裴楷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

披沙二句出鍾嶸詩品

直書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鈎。反封侯。故寧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況史之爲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載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夫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爲法受惡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弒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厲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獲兩全足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錄之難遇耳然則歷考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眞僞相亂而披沙揀金有時獲寶案金行在歷史氏尤多當宣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陸機虞預

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達之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如雪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王劭齊志其敘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案於時河朔王公箕裘未隕鄴城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歟蓋烈士徇名壯夫重氣寧爲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强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於今稱之與夫王沈魏書假回邪以竊位董統燕史持諂媚以偷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董狐（左傳宣公二年晉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書崔弒（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公以說於晉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述漢非（後漢書蔡邕傳王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謗書流於後世章懷注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著史記但是漢家不善之事皆爲謗也非獨指武帝之身也）韋昭仗正（見本紀篇）崔浩犯諱（魏書崔浩傳浩字伯淵清河人博覽經史元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爵東郡公拜太常卿神䴥二年詔撰國書北史本傳著作令史閔湛郄標詔事浩請立石銘載國史以彰直筆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忿毒構浩於帝帝怒誅浩）張儼嘿記（張儼見載文篇隋書經籍志嘿記三卷吳大鴻臚張儼撰）遼東本（晉書孫盛傳盛撰晉陽秋詞直而理正桓溫見之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此史行關君門戶事諸子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大元中孝武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行）金行（見斷限篇）見屈武侯（蜀志諸葛亮傳亮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其年卒於軍松之注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儀結陣而去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取傷成濟（魏志高貴鄉公紀注漢晉春秋曰帝召王經等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當自出討之經曰宿衛空闕兵甲寡弱禍殆不測帝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決矣賈充逆戰帝自用劍太子舍人成濟問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爲今日濟即前刺帝刃出於背○魏氏春秋曰帝自將冗從僕射李昭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出討）抽戈犯蹕（按抽戈犯蹕乃干寶晉紀語非出習書此句上疑脫干令升亦斥以六字）董統燕史（本書正史篇後燕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三十卷按是書隋唐二志皆不載緣其後范亨等合諸燕史并成

一書而董書遂逸也范亨書二志載之）

曲筆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疏既辨等差有別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畧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已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謝用舍由乎臆說威福行乎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爲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己讎若王沈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事已彰則今無所取其有往賢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畧廣異聞用標先覺案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讎避難綠林名爲豪傑安有貴爲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自東觀或明皇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僞錄者矣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案黃氣見於秭歸羣烏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而書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恆而他善必稱己惡不諱逮乎近古無聞至公國自稱爲我長家相謂爲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桑乾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鄴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緗素難爲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邪夫史之曲筆誣書不過一二語其罪負爲失已多而魏收雜以寓言殆將過半固以倉頡已降罕見其流而李氏齊書稱爲實錄者何也蓋以重規亡考未達伯起以公輔相加字出大名事同元歎既無德不報故虛美相酬然必謂昭公知禮吾不信也語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如王劭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揚稱其有慚正直夫不彰其罪而輕肆其誅此所謂兵起無名難爲制勝者尋此論之作蓋由君懋書法不隱取咎當時或有假手史臣以復私門之恥不然何惡直醜正盜憎主人之甚乎蓋霜雪交下始見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驗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丘齊興而有劉秉袁粲周

此亦臣子之大誼

此論亦持平

此亦近情近理之言

秦人事見羊衒之洛陽伽藍記蜀老事見魏書毛修之傳浦氏以爲無考非也

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諸史皆貞觀年中羣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僞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爲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實昔秦人不死驗苻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蓋史之爲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宋書多妄蕭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令史臣得愛憎由己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媿於私室欲求實錄不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

虞預相凌（晉書王隱傳大興初令隱撰晉史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盜寫之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隱竟以謗免歸）休文釋紛（南史裴子野傳子野曾祖松之齊永明末沈約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爲宋畧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沈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王沈濫述（晉書王沈傳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沈告之沈馳白帝不忠於主甚爲衆論所非按沈所撰魏書已逸述甄事無考郭評沈不忠於魏故甄后之貶濫述其事彰曹醜也）陸機虛張（陸機有晉三祖紀見本紀篇按晉書宣帝紀魏太和五年及青龍二年懿凡兩拒蜀丞相亮）受金借米（班生受金陳壽求米見史官建置篇困學紀聞受金事未詳予考陳壽傳有謂丁廙子覓千斛米丁不與竟不立傳之說但有或云二字或之者疑之也恐亦未可盡信）伯升之怨（後漢書齊武王演傳演字伯升光武長兄也王莽篡漢兵革並起伯升部畧賓客自稱柱天都部聖公即位拜伯升大司徒及伯升拔宛光武破王尋王邑兄弟威名益盛更始君臣謀誅伯升害之）明皇所定（後漢書東平王蒼傳顯宗永平十五年行幸東平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按顯宗明帝廟號）馬后攸刊（後漢書皇后紀顯宗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也肅宗即位尊之曰皇太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后宮之家）蜀無史職（蜀志後主傳評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黃氣見秭歸（蜀志先主傳章武二年先主軍秭歸於猇亭駐營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羣烏墮江水（蜀志後主傳注漢晉春秋曰江陽有烏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有景星出（蜀志後主傳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無宰相氣（蜀志費禕傳延熙十四年還成都望氣者曰都邑無宰相氣）父辱受髡（晉書陳壽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壽爲父立傳謂亮將畧非長無應敵之才議者以此少之）李稱實錄（見浮詞篇原注）公輔大名（北史李百藥傳父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卿識度必至公輔吾以此字卿王訓故左傳云魏大名也故云〔按大名何見左傳閔公元年）元歎（吳志顧雍傳雍字元歎蔡伯喈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注）江表傳曰伯喈謂曰卿必成名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也以吳錄曰言爲伯喈所歎故以爲字焉）惡直醜正（語見左傳昭公二十八年）盜憎主人（家語觀周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亦見左傳成公十五年）董承耿紀（蜀志先主傳先主同曹公還許時獻帝以車騎將軍董承辭受帝衣帶詔當誅曹公先主遂與承等同謀魏武帝紀備

之末求出陰與董承等謀反聚兵屯沛五年承等謀洩伏誅按耿紀攻許燒營見因習篇又魏武帝紀注三輔決錄曰紀字季行為丞相掾又獻帝春秋曰收紀等將斬之紀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生意竟為羣兒所誤耳）諸葛毋丘（諸葛誕見因習篇晉書景帝紀正元二年魏鎮東大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作亂矯太后令移檄郡國為壇盟於西門之外師眾六萬渡淮而西帝征之儉閭欽收宵遁安風津都尉追斬之魏志誕儉傳誕字公休儉字仲恭儉都督揚州反收見夷滅誕不自安朝廷微知徵誕為司空誕愈恐遂反按王應麟曰儉誕等千載有生氣矣故鄭漁仲有晉史黨晉之言）劉秉袁粲（宋書袁粲傳粲字景倩與齊王劉秉平決萬機順帝即位詔移石頭時齊王功高天命有歸粲密有異圖劉秉宋代宗室與粲相結謀克日矯太后令使攻齊王事洩齊王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僧靜挺身暗往粲子最覺有異入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斬之父子俱殞其後並誅秉秉事在宗室傳）王謙尉迴（見因習篇）

此自遷書之確然要所論乃指其大段文體言非摘一二事也

鑒識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恆準。而鑒無定識。欲求銓覈得中。其唯千載一遇乎。況史傳為文。淵浩廣博。學者苟不能探賾索隱。致遠鉤深。烏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惡。觀左氏之書。為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丘明躬為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並生。論才則同恥。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加以二傳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賣餅太官。誠智士之明鑒也。逮史漢繼作。踵武相承。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然此二書。雖互有修短。遞聞得失。而太抵同風。可為連類。張晏云。遷沒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所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案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阨。遂匿空而出。宣尼既殂。門人推奉有若。其言之鄙。又甚於茲。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軌思商推漢史。雅重班才。惟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后。案宏非劉氏。而竊

此亦正論孔氏卓卓信含異氣亦文帝語註失引

唐人皆不知古文孔傳之僞故子元亦云隋唐考據之學古疎今密亦如是麻然

養漢宮時天下無主呂宗稱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雞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爲孺子史刊攝政之年厲王流彘厤紀共和之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濬發於巧心反受嗤於拙目也劉祥撰宋書序錄歷說諸家晉史其畧云法盛中興荒莊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夫史之敘事也當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舉之含異等公幹之有逸如子雲之含章類長卿之飛藻此乃綺揚繡合雕章縟彩欲稱實錄其可得乎以此詆訶知其妄施彈射矣夫人廢興時也窮達命也而書之爲用亦復如是蓋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晉年踰五百其書隱沒不行於世既而梅氏寫獻杜侯訓釋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若乃老經撰於周日莊子成於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値嵇阮而方貴若斯流者可勝紀哉故曰廢興時也窮達命也適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論衡之未遇伯喈太元之不逢平子逝將煙燼火滅泥沈雨絕安有歿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

三王獲申（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注說見魯連子）五霸見詆（漢書董仲舒傳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左氏不列學官（隋書經籍志左氏漢初出張蒼家本無傳者文帝時賈誼爲訓詁其後劉歆欲立於學諸儒莫應建武中韓歆陳元訟之乃以李封爲左氏博士封卒遂罷至晉時杜預爲集解盛行而公羊穀梁浸微）膏肓墨守（後漢書儒林傳何休字邵公任城人也太傅陳蕃辟之以參政事作公羊解詁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元傳元隱修經業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賣餅太官（魏略嚴翰善公羊春秋時鍾繇好左氏謂左氏爲大官厨公羊爲賣餅家數與翰會辨析長短）王充著書（原注王充謂彪文義浹備紀事詳贍觀者以爲甲以太史公爲乙也後漢書王充傳充字仲任師事班彪著論衡八十五篇注袁山松曰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恆秘玩以爲談助）張輔持論（原注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稱司馬遷班固之才優劣多以班爲勝余以爲史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遷必矣晉書張輔傳輔字世偉御史中丞論班固司馬遷云云）褚先生補（史記裴注漢書音義曰十篇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後亡景紀武紀漢興將相年表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靳蒯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日者龜策言辭鄙陋非遷本意）劉軌思（北齊書儒林傳劉軌思說詩甚精故其鄉曲多爲詩者仕齊國子博士按傳不載論史之文）野雞（史記封禪書野雞夜雊注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世家有傳（按句必有誤當云各有世家）劉祥（南齊書劉祥傳祥字顯徵性韻剛疎宋世解褐撰宋書譏斥禪代上銜而不問後徙廣州按後周亦有劉祥字休徽以字行劉璠子也繕定梁典與此無涉郭本誤引王本刊正）徐廣（見六家徐賈注）文舉（後漢書孔融傳融字文舉魯國人爲北海相）公幹（魏志王粲傳東平劉楨字公幹魏文帝典論今之文人[illegible]幹有逸氣但未遒耳[illegible]）子雲（漢書揚雄傳雄字子雲[illegible]好深湛之思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宏麗[illegible]常擬之以爲式）長卿（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字長卿[illegible]奏賦天子大悅

（飄飄有淩雲氣遊天地之間）梅氏寫獻（隋書經籍志孔安國以古文開其篇第成五十八篇晉世秘府所存永嘉之亂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多二十八篇於是始列國學）杜侯訓釋（杜預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已見前按本傳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厤備成一家之學）老莊遺值（漢書揚雄傳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後世好之者以爲過於五經自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晉書嵇阮傳嵇康好老莊著養生論阮籍著達莊論按漢初言黃老者先有膠西蓋公晉世元風尤甚起於何王流於向郭而史通第舉文景嵇阮爲言約辭也）太元遂平子（張衡與崔子玉書乃者披讀太元經知子雲極陰陽之數心貫與五經擬元四百歲其興乎按平子張衡字）

探賾

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爲謬也不亦甚乎隋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爲格言案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爲國好奢忍害賢良疎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輩秦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是則以魏爲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僞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疎魏而親蜀也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亡是者耶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魏爲僞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耳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茲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爲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齊冏失德豪士於焉作賦賈后無道女史由其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率爾而就也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以權濟物議取誠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

定邪正明順逆即以寓好惡所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也道覺論非無見予元之意亦然爲僞氏言辭本非正調劉氏改之以諷當時故有此辨

乎求之人情理不當爾自二京板蕩五胡稱制崔鴻鳩諸僞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案於時中原之主海內橫流逖彼東南更爲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議安得以僞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吳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固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羣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耶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爲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

不取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爲魏史傳列島夷不欲使中國著書推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紓魏羞且東晉之書宋齊之史考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僞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混書斯則四分有三事歸江外非唯肥瘠非類衆寡不均兼以東南國史皆須紀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爲編次者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於是考衆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懷枉申探賾或妄加向背輒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末學習其狂狷成其詿誤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爲口實唯智者不惑無所疑焉

李稱陳壽（隋書李德林傳論齊書起元事其中云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爲漢賊寧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賊后逼主（後漢書伏后紀自帝都許宿衛兵侍莫非曹氏黨姻操入見帝不任其憤因幸垂恩相捨操失色後乃逼帝廢后以尚書令華歆勒兵入宮收后歆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鑿齒當桓執政（晉書習鑿齒傳是時桓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之於三國之時以魏爲纂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興按其詳已見論贊篇但此皆今晉書所有今子元以爲見道鸞書而雜說篇又有新有不取背千孫樹之說則亦非盡不用也）瞻烏（後漢書郭太傳陳蕃竇武爲閹人害太哭於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逐鹿（史記淮陰侯傳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豪士賦（晉書陸機傳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陸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女史箴（見載文篇）崔鴻十六家（魏書崔鴻傳鴻字彥鸞孝昌初給事黃門侍郎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見劉石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國書未有統一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又詳正史篇）崔氏祖宦（魏書崔鴻傳首云伯父光名孝伯字長仁東清河人祖曠從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劉義隆爲樂陵太守父靈延劉駿龍驤將軍長廣太守觀此鴻之世仕江左國有明文而史通云委質慕容傳無其語意祖曠從渡時名在仕籍傳或闕書何宦也崔氏清河世望故在諸燕境中子元之言必非無徵）

摸擬

夫述者相効自古而然況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蓋摸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爲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爲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爲帝王目宰輔爲丞相而譙周撰古史考思欲擯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内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之年月則周王之月如曹馬受命躬爲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頒厤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某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

入微之論

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世之述者銳志於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而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也其所以爲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元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爲匹夫栖皇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蓋左氏爲書敘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薨於車如干寶晉紀敘愍帝歿於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江湛爲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正明

此眞巧於奪胎

之體也至如敘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擧舟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絮血滿袖夫不言奮槊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絮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効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摸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有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摸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摸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

鑑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眞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嗚呼自子長以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譙周古史考（蜀志譙周傳周字允南位亞九列不與政事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百餘篇）

周王之月（原注考竹書紀年始達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爲解釋也按杜注云言周以別夏殷也誤解始此愚嘗論之春秋繫正於王者別魯於天子非別周於夏令也是侯國之史法也史通先得我心）

彭生乘公公薨於車（左傳桓公十八年）

江湛（南史江夷傳夷子湛字徽深領博士轉吏部尚書家甚貧無兼衣餘食魏太武至瓜步以湛兼領軍魏遣使求婚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並謂宜許湛謂許之無益劭怒曰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排排之殆於傾倒及劭之入弒湛直上省據窓受害意色不撓按宋書徽深作徽淵魏太武作索虜）

徐湛（按江湛傳及徐湛之傳俱無同受排仆之文二字疑衍）

上軍下軍爭舟（見左傳宣公十二年亂以刃斷指亂字上恐脫攖字）

絮血滿袖（北齊書帝紀介朱兆等同會鄴挾洹水而軍神武乃於韓陵爲圓陣合戰大敗之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岡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袖）

葉公好龍（莊子逸篇子張見魯哀公不禮而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屋室雕文盡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

一[illegible]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illegible] 版反外

書事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于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綱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敘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舍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

應禍福萌兆則書之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但自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後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又傅元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尋班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痏夫雖自卜者審而自見爲難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上智猶其若此而況庸庸者哉抑又聞之怪力亂神

兩條皆切中史病

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卵而商生啓龍漦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璧於秦皇圯橋授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范曄博採衆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廩君槃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

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謔小辯嗤鄙異聞雖爲有識所譏頗爲無知所說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吏以膳痂齡石戲舅而傷贅其事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爲雅言苟使讀之者爲之解頤聞之者爲之撫掌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癉惡者也大抵近代史筆敘事爲煩權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皇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麕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

闕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瑞彌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爲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眞僞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臣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愼來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恆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若乃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以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爲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爲楚將石建之後廉謹相承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而乃敘其名位一二無遺此實家牒非關國史其煩

卽春秋非卿不書之義

四也於是考茲四事以觀今古足驗積習忘返流宕不歸乖作者之規模違哲人之準的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亦有言或可記功或可書而紀闕其文傳亡其事者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傳或五羖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則知當時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商周春秋檮杌之記其所缺略者多矣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疏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傳元貶班（晉書傳元傳元字休奕御史中丞遷大僕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

（爲區例名爲傳子爲內外中篇）呑燕卵（鄭康成商頌譜有娀氏之女名簡狄呑鳦卵而生契殷本紀簡狄爲帝嚳次妃爾雅釋鳥燕燕鳦）啓龍漦（外傳鄭語宣王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夏之衰褎神化爲三龍王請其漦載之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發之漦流於庭童妾遭之而孕育而棄之鬻弧服者取之以逸於褒是爲褒后周本紀亦載之）厲壞門（左傳成公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鬼謀社（左傳哀公七年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旦而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伯陽自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說之因訪政事有寵使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八年宋滅曹）江使返璧（見書志篇）圯橋授書（事在史記留侯世家裴注徐廣曰圯橋也圯音怡李奇云上下邳人謂橋爲圯按圯橋二字連用似誤然其後雜記中有廬江目橋爲圯之文知其非失考也特隨俗通用耳）

王喬左慈（見採撰篇）廩君（後漢書南蠻傳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未有君長乃共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爲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廩君死魄魂世爲白虎）槃瓠（見斷限篇）語林笑林（隋書經籍志語林十卷晉裴啓撰笑林三卷漢邯鄲淳撰）世說俗說（世說劉臨川所撰見六家隋書經籍志俗說三卷沈約撰）驅蠅（魏志梁習傳注魏略云王思性急常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思恚怒自起驅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踏壞之）持螯（晉書畢卓傳卓字茂世嘗謂人曰得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嗜痂（宋書劉穆之傳穆之之孫邕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瘡痂落牀上取食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瘡痂常以給膳）傷贅（南史朱齡石傳齡石字伯兒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臥聽事翦紙方寸帖著舅枕以刀子懸擲之削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齡

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舅眠密割之即死按傷贅即割瘤也）嘉禾（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之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周公旣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秦得若雉（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也常以夜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號曰陳寶按雄雞漢書郊祀志作雄雉）麟獲如麏（公羊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呼韓入侍（漢書宣帝紀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上自甘泉宿池陽宮蠻夷君長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肅慎來庭（史記孔子世家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晉書文帝紀肅慎來獻石砮貂皮等天子命歸於大將軍府[illegible]魏志陳留王紀景元三年肅慎遣使重譯入貢[illegible]晉武帝紀咸寧五年肅慎

來獻楛矢石砮）異乎春秋之義（原注若漢書載楚王囂等來朝宋書載檀道濟等來朝之類是也）項籍世爲楚將（史記項羽本紀）石建廉謹相承（史記萬石君傳）八元才子（見後篇元凱注）五羖大夫（史記商君列傳）

此論最正

人物　一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稱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觀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毁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廷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裴幾原刪略宋史時稱簡要至如張禕陰受君命戕賊零陵乃守道不移飲鴆而絶雖古之鉏麑義烈何以加諸鮑昭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於漢代褒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褒奬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書名竹帛者蓋唯記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以來四百餘年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甚懼焉卽其義也至如四凶列於尚書三叛見於春秋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干紀亂常存滅興亡所繫旣有關時政故不可闕書但近史所刊有異於是至如不才之子羣小之徒或陰情醜行或素餐尸祿其惡不足以曝揚其罪不足以懲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爲錄不其穢乎抑又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筲之才何足算也若漢傳之有傅寬靳歙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虞丘進魏史之王憲若斯數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羣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闕之不足爲少書之唯益其累而史臣皆責其譜狀徵其爵里課虛成有裁爲列傳不亦煩乎夫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筆削之士其愼之哉

秦嘉妻徐（玉臺新詠秦嘉贈婦詩序云嘉爲上郡掾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爾淑荅詩畧云妾身兮不令感疾兮來歸曠廢兮侍覲情敬兮有違君今兮奉命遠適兮京師悠悠兮離別夢想兮容輝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藝文類聚淑復嘉書云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姬有誰榮之歎素琴明鑑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寶釵不列幽明錄淑晝臥流涕嫂問之曰適見嘉自說往津亭鄉病亡一客資書還日中當到郟家大驚若至事如夢）董祀妻蔡（後漢書列女傳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興平中天下喪亂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張禕（晉書忠義傳張禕吳郡人少有操行恭帝踐祚劉裕以禕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甖付禕密令鴆帝禕旣受命歎曰鴆君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按宋書則於其子暢傳見之易代之史體自應爾可無闕如之譏）鉏麑（左傳宣公二年）鮑昭（宋書臨川王傳義慶爲宗室之表招聚文學之士東海鮑照等引爲佐使照字明遠文辭贍逸爲河清頌序甚工世祖好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當世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按唐人避武后諱曌多作鮑昭）三叛（左傳昭公三十一年齊豹爲衛司寇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所以懲肆而去貪也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其善志也）傅靳（漢書樊酈夏侯

（楚傳斯周同傳按傳斯恐當作傳周蓋上人中敘功惟傳竟周繼事最少也）許慈（蜀志許慈傳慈字仁篤又有胡潛字公興並爲博士典掌舊文更相克伐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撻其矜己妬彼至於此）虞丘進（宋書虞丘進傳進累戰有功封望蔡縣男除宋臺令書史臣曰諸將起自豎夫心一乎主百死而不顧遂饗封侯之報）王憲（魏書王憲傳憲字顯則北海劇人歸誠太祖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進爵劇縣侯卒年八十九按北史憲作[illegible]）

論甚峻正自唐以後以纂修國史者蓋繼周削宋八之力亦行子元寫潛之力亦自不少

此亦公論晉書是其顯證矣

甘古之言公明之議敘折儒淺不可廣史部以東坡之二五散文亦有云宋外此學非宋家所作詩文亦

覈才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歷觀古之作者○若蔡邕○劉峻○徐陵○劉炫之徒○各自謂長於著書○達於史體○然觀侏儒一節○而他事可知○案伯喈於朔方上書○謂宜廣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於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掎摭○但當鋤而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蕪累○述史如此○將非練達者歟○孝標持論談理○誠爲絕倫○而自敘一篇○過爲煩碎○山栖一志○直論文章○諒難以偶迹遷固○比肩陳范者也○孝穆在齊○有志梁史○及還江左○書竟不成○嗟乎○以○徐公文體○而施諸史傳○亦猶灞上兒戲○異乎真將軍○幸而量力不爲○可謂自卜者審矣○光伯以洪儒碩學○而迍邅不遇○觀其銳情自敘○欲以垂示將來○而言皆淺俗○理無要害○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爲者乎○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閑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何○是以畧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修史傳○其爲式也○羅含

大略可睹而前[illegible]體在集中作大體一論已大乖史體矣

謝客宛爲謳頌之文蕭繹江淹直成銘贊之序溫子昇尤工複語盧思道雅好麗詞江總猖獗以沈迷庾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乖濫踳駮一至於斯而況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備表裏無咎蓋亦難矣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識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爲能當時莫之敢侮假令其間有術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黨遂乃哺糟歠醨俯同妄作披褐懷玉無由自陳此管仲所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也昔傅元有云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嗟乎拘時之患其來尚矣斯則自古所歎豈獨當今者哉

晉令（隋書經籍志晉令四十卷晉書職官志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侏儒一節（吳志潘濬傳注武陵部從事樊伷叛外白差萬人往討濬曰五千兵足可擒伷伷實無才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朔方上書（後漢書蔡邕傳邕字伯喈拜郎中校書東觀對災咎譏刺寵臣下獄減死徙朔方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注自陳曰臣自在布衣常以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光武以來唯記紀傳無續志者故太傅胡廣略以所有舊事與臣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分別首目并書章左唯陛下留神）自敘山棲（劉峻見補注篇又梁書文學傳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棲志其文甚美又嘗爲自序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駮直論文章何義不可曉恐有譌字）孝穆在齊（陳書徐陵傳陵字孝穆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會齊受禪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及齊送貞陽侯爲梁嗣乃遣陵隨還陳天嘉年領大著作駮在齊有志梁史之語本傳本集皆不見）光伯自敘（隋書儒林傳劉炫字光伯納言楊達舉炫博學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歸河間於時盜賊蠭起敎授不行乃自爲贊曰通人自敘風徽余啟御均先達徒以日迫桑榆門徒雨散殆及餘喘薄言胸臆云云）兩

都（兩都賦班固撰見載文篇）八詠（八詠沈約撰隱侯本集一登臺望秋月二會圃臨春風三歲暮愍衰草四霜來悲落桐五夕行聞夜鶴六晨征聽曉鴻七解珮去朝市八被褐守山東蘇詩王注沈約爲東陽太守作八詠寫於樓上）羅含（晉書文苑傳羅含字君章嘗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自此藻思出新太守謝尚稱曰湘中琳瑯於城西小洲上立茅居布衣蔬食宴如也徵正員郎轉廷尉致仕門施行馬）謝客（南史庾肩吾傳簡文書曰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謝宏微傳客兒靈運小字異苑靈運生於會稽其家以子孫難得送於錢唐杜明師養之十五方還故曰客兒）蕭繹（蕭繹即梁元帝梁書本紀初封湘東王頗有高名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爲布衣之交著作多行於世）江淹（梁書江淹傳淹字文通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時人謂之才盡所著述百餘篇并齊史十志）溫子昇（見敘事篇）盧思道（北史盧元傳元之孫思道才學兼著齊天保中魏史成思道多所非毀周平齊追赴長安終散騎侍郎參內史事集三十卷）江總（陳書江總傳總字總持家

（傳曷非晝夜尋讀文傳於淫豔後主之世總當權宰日與主遊後庭共陳暄孔範等十餘人謂之狎客）庾信（北史文苑傳庾信字子山父肩吾為梁中庶子徐摛為右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為抄撰學士父子東宮出入恩莫與比隆文並綺豔世號徐庾體焉元帝閒位聘於西魏屬大軍南伐遂留長安累遷開府儀同三司）踳駁（莊子下篇惠施多方其道舛駁按踳舛也本訓色雜或作駢駁）沮誦失路（升菴外集倉頡沮誦共造文字今世知有倉頡不知有沮誦按沮誦失路借言古筆不行也又詳史官篇）靈均當軸（按史記屈賈傳但言屈原名平不言別有名字所謂正則靈均蓋離騷自寓靈均當軸借言以詞人當史局也）傳元有言（傳元見書事篇其言卽所撰論三史故事評斷得失中語也作傳穀者非是）陳宗（後漢書班固傳題宗召固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共成世祖本紀困學紀聞論衡云陳平仲紀光武功德頗可觀見未詳平仲何人按閻徵君若璩據班固傳推知是陳宗字）尹敏（袁宏後漢紀南陽人尹敏字幼季才學深通上言讖書多近語俗辭上非之官止長陵令與班彪善）杜撫馬嚴（後漢書馬援傳援兄子嚴字威卿明德皇后旣立嚴慮致譏嫌徙北地皇后敕使移居洛陽顯宗召見嚴進對閑雅詔留仁壽闥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劉珍（後漢書文苑傳劉珍字秋孫永初中鄧太后詔珍與劉騊駼馬融校定東觀百家又詔與騊駼作建武以來名臣傳）朱穆（後漢書朱暉傳暉子穆字公叔拜尚書所著論奏二十篇及卒蔡邕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諡為文忠先生按傳中不及朱穆續史事）盧植（後漢書盧植傳植字子幹拜議郎與馬日磾蔡邕楊彪韓說等補續漢紀）楊彪（後漢書楊震傳震曾孫彪字文先熹平中公車徵拜議郎注華嶠書曰與日磾植邕等著作東觀）

（持此義以辨百家諸牒有）

序傳○

蓋作者自敘○其流出於中古乎○案屈原離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敘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爲傳○然其所敘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至馬遷○又徵三閭之故事○放文園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楊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敘之篇○實煩於代○雖屬辭有異○而茲體無易○然自敘之爲義也○苟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卽爲實錄○而相如自序○乃記其客遊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爲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爲州閭所鄙○而已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敘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爲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夫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歷觀揚雄已降○其自序也○始以誇尚爲宗○至魏文帝傅元陶梅葛洪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何則○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前聖○謙以自牧者歟○又近古人倫○喜稱閥閱○其華門寒族○百代無隔○而騂角挺生○

[illegible]色者多矣
故余謂姓氏
書皆可焚也

[illegible]徐疑是殷
[illegible]之訛[illegible]
子之姓自[illegible]
爲殷人事以
聲近而[illegible]
[illegible]是[illegible]
[illegible]
子[illegible]
[illegible]
近而爲實[illegible]
存以俟考

一朝暴貴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鐸並爲曹氏之初淳維李陵俱稱拓拔之始河內馬祖遷彪之說不同吳興沈先約炯之言有異斯皆不因真律無假寧楹直據經史自成矛盾則知揚姓之寓西蜀班門之雄朔野或胄纂伯僑或家傳熊繹恐自我作故失之彌遠者矣蓋諂祭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他親人斯悖德凡爲敘傳宜詳此理不知則闕亦何傷乎

離騷陳氏族（屈平離騷經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相如自敘爲傳（按漢書司馬相如傳無自敘明文證之後史知其言固有本隋書劉炫傳自爲贊曰通儒司馬相如揚子雲馬

季長鄭康成等皆自敘風徽傳芳來葉云云蓋子元之前古人已言之矣）竊妻（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遊梁歸臨邛令王吉爲具召之時卓王孫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遂與馳歸成都）論衡自紀（論衡自紀篇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國因家焉以農桑爲業世祖勇任氣怨讎衆多祖父汎擔載就安錢唐縣生子二蒙誦誦即充父與豪家丁伯等結怨徙處上虞）學子名母（戰國魏策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母曰名我何也其子曰堯舜名天地名母賢不過堯舜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母曰子於學盡行之乎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三千之罪（孝經五刑篇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揚雄自敘（漢書揚雄傳注晉灼曰詩大夫無揚侯師古曰雄之自敘譜牒猶揚侯蓋乖謬也據此可見雄傳皆自敘之文其說必有所受也）魏文帝（典論自序歷述平董卓脫張繡及論射擊劍彈碁之事皆著於篇）傅元（元字休奕見書事篇作傅子三篇其自敘未見）陶梅（當作梅陶世說

方正注梅頤弟陶字叔真王敦咨議參軍晉書祖逖兄約同傳陶曰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曰善褒惡貶佳法也王隱在坐曰尚書三載考績何得月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按陶生許劭之鄉好議論自敘之作或是其人）葛洪（抱朴子自敘余抄掇衆書撮其精要或曰玉屑盈東不如全璧答曰泳員流者採珠而捐蚌登荊山者拾玉而弃石余猶摘孔翠之藻羽脫犀象之角牙矣其自序世系晉書本傳畧採之）儀父振鐸（大戴帝繫篇顓頊元孫陸終娶鬼方氏產六子其五曰安是爲曹姓曹姓者邾氏也通志氏族畧武王封安之苗裔邾挾爲附庸下至儀父始見於經按邾儀父乃曹之後非曹之先也劉言稽借史記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既克殷紂封振鐸於曹）始均李陵（魏書序紀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托謂后爲跋故以爲氏其裔始均入仕堯世命爲田祖爰歷二代始均之裔不交南夏積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諱毛立威振北方宋書索虜傳索頭虜姓托跋其先李陵後也按舊本始均作淳維淳維是匈奴遠祖與拓跋無涉拓通作托託）河內馬祖（按史記太史公

自序及晉書帝紀同以漢初河內司馬卬爲祖史通謂彪說不同是司馬彪九州春秋敘司馬別有所祖也[illegible]）吳興沈先（[illegible]）真律（[illegible]）寧楹（[illegible]）伯僑（[illegible]）家傳熊繹（[illegible]）敬他（孝經聖治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推尋蘊致持論平允子元駁得此閎通之論

甚字舊作非字是

通人之論

昭襄二字倒書

煩省

昔荀卿有云遠略近詳則知史之詳略不均其爲辨者久矣及干令升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又張世偉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爲得史公爲次孟堅爲甚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爲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來逾煩其失彌甚者矣余以爲近史蕪累誠則有諸亦猶古今不同勢使之

然也輒求其本意略而論之何者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見知於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通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而稱曾史所書實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啓東南地僻界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宣成以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數年而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載不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此丘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爲簡約者哉及漢氏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無思不服會計之吏歲奏於闕廷輶軒之使月馳於郡國作者居府於

推闡分明

京兆徵事於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也降及東京作者彌衆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族代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爲別錄家牒宗譜各成私傳於是筆削所採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所以又廣於前漢也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是以謝承尤悉江左京洛事缺於三吳陳壽偏委蜀中巴梁語詳於二國如宋齊受命梁陳握紀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夫地之偏小年之窘迫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耆舊可詢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減於

大邦也夫論史之煩省者但當要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略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且必謂丘明爲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夢於天壓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甲此而畢書豈得謂之省耶且必謂漢書爲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柏谷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僕恬罷而移關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耶由斯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從可知矣又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羲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俱爲大聖行事若一其

興廢不類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施於春秋則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窮篡夏少康中興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滅句踐霸世施於東晉則桓元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爲秦開蜀施於三國則鄧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備如彼後之所書其審如此若使同後來於往世限一槩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詬其疏遺尤其率略者矣而議者苟嗤沈蕭之所記事倍於孫習華謝之所編語煩於班馬不亦謬乎故曰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其斯之謂也

年淺近者撰錄多備（原注杜預釋例云文公已上六公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已下亦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畧同而日數加倍此亦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也是則傳者注書已先覺之矣）令昇（干寶字見二體篇）世偉（張輔字見鑒識篇）介葛（左傳僖公二十九年）天墜（左傳昭公四年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私而宿焉適齊娶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傴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吾子長矣見之則所夢也號之曰牛曰唯遂使爲豎有寵卒亂其室）拔旆（左傳宣公十二年邲之戰晉師奔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棄甲（見言語篇）乞漿栢父（郭注上微行嘗夜至柏谷舍於逆旅因從乞漿主人翁曰無漿正有溺耳且疑上爲姦盜欲攻之主人嫗睹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翁不聽嫗飲翁酒縛之乃殺雞爲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召嫗賜金千斤按漢武故事）獻計天山（漢書高帝紀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計得出注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遺閼氏云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地非能有也於是開一角得出鄭氏曰計鄙陋故秘）長沙戲舞（漢書景十三王傳長沙定王發母微故王卑溼貧國注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楊僕移關（漢書孝武紀元鼎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宏農縣注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爲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闊於是徙關三百里）城濮鄢陵（城濮事在左傳僖公二十八年鄢陵事在成公十六年所謂春秋晉楚三大戰之二也）有窮少康（左傳襄公四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又哀公元年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歸有仍生

少康焉澆求之奔有虞虞思妻之二姚而邑諸綸能布其德以收夏眾使女艾諜澆復禹之績祀夏配天）王莽光武（二漢終始傳紀載之凡數卷）桓元宋祖（晉書之叛臣及諸葛長民何無忌等傳宋書之武帝紀及劉道規等傳並載其事亦數卷）爲秦開蜀（戰國秦策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起兵伐蜀遂定蜀史記畧同）鄧艾鍾會（魏志鄧艾字士載鍾會字士季太傅繇少子也司馬文王以蜀將姜維屢擾邊陲大舉圖蜀景元四年秋下詔使鄧艾統諸軍三萬餘人詣甘松沓中綴維會統十萬眾分從斜谷駱口入移檄蜀將吏士民云云敘魏志蜀志及晉書文帝紀其事耳）（載夾載不一刪）

此爲詳核而精審

雜述

在昔三墳五典。春秋檮杌。卽上代帝王之書。中古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爲格言。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由來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騖。推而爲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紀。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畧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

春秋。樂資山陽載記。王韶晉安陸紀。姚最梁昭後畧。此之謂偏紀者也。普天率土。人物宏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爲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己傳。此之謂小錄者也。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瑣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巵言。猶賢於己。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玠松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汝潁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編而記之。若圈稱陳留耆舊。周斐汝南先賢。陳壽益部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高門華胄。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歷。此之謂家史者也。賢士貞女。類聚區分。雖百行殊途。而同歸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爲之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采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陰陽爲炭。造化爲工。流形賦象。於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志怪。干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

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宏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帝王桑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恒厥所。苟能書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大抵偏紀小錄之書。皆記卽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爲實錄。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永播來葉。徒爲後生作者削藁之資焉。逸事者。皆前史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爲益實多。及妄者爲之。則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眞僞不別。是非相亂。如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辭。用驚

愚俗此其爲弊之甚者也瑣言者多載當時辨對流俗嘲謔俾夫樞機者藉爲舌端談話者將爲口實及蔽者爲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自牀笫莫不升之紀錄用爲雅言固以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流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審劉昞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室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墮則其錄猶存苟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別傳者不出胸臆非由機杼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之流則深所嘉尚至於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材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氣可以益壽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可矣及謬者爲之則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求諸宏益其義無取地里書者若朱贛所採浹於九州闞駰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爲樂土家自以爲名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爲故實鄙哉都邑簿者如宮闕陵廟街廛郭邑辨其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爲之

惟神仙之道三句近鄙

志著之弊自古已然

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論檟楝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爲能遂使學者觀之瞀亂而難紀也於是考茲十品徵彼百家則史之雜名其流盡於此矣至於其間得失紛糅善惡相兼既難爲覶縷故粗陳梗槩且同自鄶無足譏焉又案子之將史本爲二說然如呂氏淮南元晏抱朴凡此諸子多以敘事爲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也但以名目有異不復編於此科蓋語曰衆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述多矣雖復門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蕞殘固難以接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滿篋良有旨哉然則芻蕘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

王屑滿篋王充論衡之文

神農本草（〔宋艾晟本草序〕神農舊經止於三卷藥數百種梁陶隱居因而倍之唐書于志寧傳帝問本草別錄對曰班固惟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陀竄記其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附經爲說故宏景合而錄之）夏禹山經（胡渭禹貢錐指山海

（經十三篇劉歆以爲出於唐虞之際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然其閒可疑者多顏之推曰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諸暨後人所羼也尤袤曰此先秦之書非禹伯翳作二說允當）世本辨姓（漢書藝文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系謚名號）楚漢春秋（見六家篇）山陽載記（隋書經籍志山陽載記十卷樂資撰按山陽公謂漢獻帝禪後降封）晉安帝紀（宋書王韶之傳韶之字休泰私撰晉安帝陽秋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敘事按晉安帝紀即陽秋也舊作安陸誤又按北史有王韶乃隋之武臣此以屬對省之字耳）梁昭後略（隋書經籍志梁後略十卷姚最撰按隋志無昭字新舊唐志並有）竹林名士（隋書經籍志竹林七賢論二卷晉太子中庶子戴逵撰按唐志亦作七賢論）漢末英雄（隋書經籍志漢末英雄記王粲撰殘缺）蕭世誠懷舊志（隋書經籍志懷舊志九卷元帝撰按世誠元帝字也諱繹見敘才篇）盧子行知己傳（隋書經籍志知己傳一卷盧思道撰按子行思道字也）汲冢紀年（按紀年見六家皆簡編科斗文字郡齋讀書志云所得凡八千五百一十四字詔和嶠等以隸字寫之）西京雜記（新舊唐書藝文志西京雜記二卷葛洪撰按困學紀聞謂是吳均及蕭賁依托）瑣語（隋書經籍志瑣語一卷梁金紫光祿大夫顧協撰）拾遺（隋書經籍志宋拾遺十卷梁少府卿謝綽撰）語林（見書事篇）語錄（通志宋齊語錄十卷孔思尚撰）談藪（直齋書錄解題談藪北齊秘書省正字北平陽玠松撰事綜南北八朝隋開皇中所述）陳留耆舊（隋書經籍志陳留耆舊傳二卷漢議郎圈稱撰）汝南先賢（隋書經籍志汝南先賢傳五卷魏周斐撰按舊唐志作裴）益部耆舊（隋書經籍志益部耆舊傳十四卷陳壽撰）會稽典錄（隋書經籍志會稽典錄二十四卷虞預撰）揚雄家諜（見序傳篇）殷敬世傳（唐書藝文志殷氏家傳三卷殷敬撰）孫氏譜記（唐書藝文志孫氏譜記十五卷無撰人名）陸宗系厤（唐書藝文志吳郡陸氏宗系譜陸景獻撰）劉向列女（曾鞏列女

傳序劉向所序凡八篇隋志及崇文總目皆稱十五篇嘉祐中蘇頌定其書復爲八篇）梁鴻逸民（後漢書梁鴻傳仰慕前世高士爲四皓以下二十四人作頌按鴻所撰即此別無逸民傳）趙采忠臣（按隋唐志忠臣傳但有梁元帝撰趙采無考）徐廣孝子（新舊唐書藝文志孝子傳三卷徐廣撰）志怪（隋書經籍志志怪二卷祖台之撰新舊唐志作四卷晉書祖台之傳台之字元辰官侍中光祿大夫）搜神（隋書經籍志搜神記十卷干寶撰）幽明（隋書經籍志幽明錄二十卷劉義慶撰）異苑（隋書經籍志異苑十卷宋給事劉敬叔撰）荊州記（隋書經籍志荊州記宋臨川王侍郎盛宏之撰）華陽國志（見補注篇）三秦（按三秦記後漢書李膺傳章懷注引之以證登龍門語其書宜未亡而史志皆闕卷帙無考）湘中（文獻通考經籍湘中山水記三卷晉耒陽羅含君章撰范陽盧採注其書頗及隋唐以後事則後人附益也）關中（隋書經籍志關中記一卷潘岳撰按宋中興書目云葛洪撰）洛陽記（隋書經籍志洛陽記一卷陸機撰）三輔黃圖（漢人撰）建康宮殿（無考）洞冥（漢郭憲洞冥記序武帝明俊特達之士東方朔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使冥迹之奧昭然顯著今籍舊史不藏者撰洞冥記四卷按子橫憲字也）王子年拾遺（梁蕭綺拾遺記序拾遺記者晉隴西王嘉字子年撰皆殘缺文起羲炎事訖西晉辭趣過誕推理陳迹蓋絕世而宏博矣）劉昞（撰燉煌實錄二十卷涼書十卷三史略記八十四卷詳論贊篇）朱贊（按隋志地理書陸澄合山海經已來一百六十家並多零失見存四十二家又任昉考其所列見存書皆無朱贊撰九州書名豈在零失中耶）闕駰（北史闕駰傳燉煌人字元陰樂安王丕引爲從事中郎撰十州志唐書藝文志十州志十卷

自唐以後此何不能改矣在領局者謂

制得宜任用有道猶可救弊之大半也

壽諸史書至尚未確經脫於後補之時錯

辨職

夫設官分職佇績課能欲使上無虛授下無虛受其難矣哉昔漢文帝幸諸將營而目周亞夫爲眞將軍嗟乎必於史職求眞斯乃特爲難遇者矣史之爲務厥途有三焉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鬱爲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並闕復何爲者哉昔魯叟之修春秋也不藉三桓之勢漢臣之著史記也無假七貴之權而近古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案晉起居注載康帝詔盛稱著述任重理藉親賢遂以武陵王領祕書監尋武陵才非河獻識異淮南而輒以彼藩翰董斯邦籍求諸稱職無聞焉爾既而齊撰禮書和士開總知唐修本草徐世績監統夫使辟陽長信指撝馬鄭之前周勃張飛壓桐雷之右斯亦怪矣大抵監史爲難斯乃尤之尤者若使直若南史才若馬遷精勤不懈若揚子雲諳識故事若應仲遠兼斯具美督彼羣才使夫載言記事藉爲模楷搦管操觚歸其儀的斯則可矣但今之從政則不然故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當官卒歲竟無刊述而人莫之省也或輒不自揆輕弄筆端而人莫之見也由斯而

言彼史曹者崇扃峻宇深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養拙可以藏愚繡衣直指所不能繩強項申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餐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凡有國有家者何事於斯職哉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又語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觀歷代之置史臣有同嬉戲而竟不廢其職者蓋存夫愛禮惜彼典刑者乎昔丘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草志也創於私室然則古來賢儁立言垂後何必身居廨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

眞將軍（史記絳侯世家亞夫軍細柳上自勞軍先驅至不得入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上至壁門士吏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乃按轡徐行成禮而去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也）史佚（佚書作逸洛誥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孔傳王爲冊書使史逸告伯禽封命之書）倚相（左傳昭公十二年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外傳楚語王孫圉曰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晉起居注（隋書經籍志自晉泰始起至晉元熙凡二十部又晉起居注三百一十七卷宋北徐州主簿劉道會撰）武陵王（晉書元四王傳武陵王晞字道叔康帝建元初領秘書監晞無學術而有武幹爲桓溫所忌）河獻淮南（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孝景皇帝子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之儒多從之遊又淮南厲王傳淮南王安好書作內外書及中篇）禮書士開總知（北齊書恩倖傳和士開解悟捷疾世祖性好握槊士開善此戲因此親狎世祖踐祚加開府後主深委仗之又）

（先得幸於胡太后封淮陽王又魏收傳後主即位收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修五禮事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本草世勣監統**（舊唐書李勣傳勣曹州人本姓徐名世勣以犯太宗諱單名勣高賜姓李氏封英國公又呂才傳右監門長史蘇敬言陶宏景本草多外謬詔中書令許敬宗與才及李淳風并諸名醫增損舊本仍令司空李勣總監定之并圖合成五十四卷）**辟陽長信**（荀悅漢紀從辟陽侯審食其為右丞相初呂后獲於楚食其以舍人侍得幸及為丞相不典治監宮中事通鑑秦紀文信侯以舍人嫪毐為宦者進太后太后幸之封為長信侯）**周勃張飛**（史記絳侯世家絳侯周勃者沛人也為材官引彊高祖初起勃以中涓從攻戰木彊不好文學惠帝時以列侯為太尉蜀志張飛傳飛字益德涿人也先主長阪之走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敵無敢近者所過戰克封西鄉侯諡桓侯按益德華陽國志作翼德）**桐雷**（傳注荒史黃帝主醫藥之臣有岐伯雷公俞跗巫彭桐君凡五人岐伯雷公作內經桐君能處方嘗）**應仲遠**（應劭字仲遠見自敘篇）**史曹地處禁中**（舊唐書職官志歷代史官隸秘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始移史局於禁中在門下省北宰相監修國史遂成故事及大明宮成置於門下省南館門東西有棗樹七十四根至開元二十五年又移中書省北以舊尚藥局充館地）**語云雖無老成**（後漢書孔融傳融性好士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成書家庭**（後漢書班固傳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有人上告固私改國史者郡上其書顯宗甚奇之）**著志私室**（晉書陳壽傳壽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既卒范頵上表曰陳壽作志明乎得失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

自敘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竊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於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厤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槩。亦粗知之矣。但於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閑。獲遂本願。旅游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為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為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加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為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

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爲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及年以過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不是過也。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義興薛謙光。河南元行沖。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榷揚。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昔仲尼以睿聖明哲。天縱多能。覩史籍之繁文。懼覽者之不一。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以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迄於周。其文不刊。爲後王法。自茲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訖於姚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驚末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歎息。遲回者久之。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爲史臣。再入東觀。每惟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惟紀錄。至於紀傳及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會奉詔預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勅撰則天大

此段全摹莊子天地篇

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沈。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爲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鬱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蓋仲尼既歿。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務爲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茲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牆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劭風俗通生焉。五常異稟。百行殊執。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劭人物志生焉。夫開國承家。立身行事。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銓綜。故陸景典語生焉。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昧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掎摭。故劉勰文心生焉。若史通之爲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爲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

焉有諷刺焉。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謂也。揚雄少爲范逡劉歆所重。及聞其撰太元經。則嘲以恐蓋醬瓿。而桓譚以爲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陸績。果以爲絶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元。今之君山。卽徐朱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儻使平子不出。公紀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煙燼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予所以撫卷漣洏。淚盡而繼之以血也。

東海徐堅（舊唐書徐堅傳徐堅少好學遍覽經史王方慶善三禮之學常就質疑又賞其文章典實楊再思曰此鳳閣舍人樣開元十三年改麗正書院爲集賢院以堅爲學士副張說知院事堅多識典故前後修撰格式氏族及國史凡七入書府）牙期（列子湯問篇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曲每奏子期輒窮其趣伯牙歎曰善哉善哉吾於何逃聲哉）管鮑（列子力命篇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管仲嘗歎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永城朱敬則（舊唐書朱敬則傳敬則字少連長安三年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張易之昌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等十八人形象號爲高士圖每引敬則固辭不就其高潔守正如此與三從兄同居四十餘年財產無異）沛國劉允濟（舊唐書劉允濟傳允濟少孤事母甚謹弱冠除著作佐郎嘗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爲魯後春秋長安中兼修國史）義興薛謙光（舊唐書薛登傳登本名謙光博涉文史每談論前代故事必廣引證驗有如目擊與徐堅劉子元齊名善友景雲中拜御史大夫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遂奏之反爲所構出開元中轉太子賓客以與太子同名勑賜名登卒年七十三）河南元行沖（舊唐書元行冲傳行冲博學多通狄仁傑甚重之性不阿順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猶蓄聚以自資也脯腊膎胰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病疾門下賓客堪充旨味者多願以小人備一藥物拜太常少卿行冲以本族出於後魏而未有編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詳文簡爲學者所稱祕書監馬懷素卒詔行冲代其職表請通撰古今書目爲羣書四錄拔行冲嘗著論辯晉元帝出小吏牛金之誣以昭成帝名犍繼晉受命應牛繼馬後之讖）陳留吳兢（唐書吳兢傳兢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比魏元忠朱敬則薦兢才堪論撰詔修國史天寶初卒年八十兢敍事簡核號良史初與劉子元撰定武后實錄敍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激厲苦切故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爲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爲卽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元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說屢蘄改辭曰徇

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壽春裴懷古（舊唐書良吏傳懷古爲監察御史聖厤中閻知微充使往突厥懷古監其軍至虜廷默啜立知微南面可汗將授懷古僞職懷古不從將殺之抗辭曰寧守忠以就死不毀節以求生請就斬所乃禁錮隨軍後竄歸終幽州都督按所舉知友七人唯懷古不參史局故未及之）觀史籍（至）訖於周（皆孔安國尚書序原文）三爲史臣（原注則天朝爲著作佐郎轉左史今上初卽位又除著作長安中以本官兼修國史會遷中書舍人暫罷其任神龍元年又以本官兼修國史迄今不之改今之史館卽古之東觀也）法言（見論贊篇）論衡（見序傳篇）風俗通（後漢書應奉傳子劭字仲遠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人物志（魏志劉劭傳劭字孔才黃初中尚書郎作皇覽作新律篇著律略論作都官考課條作說略若樂論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典語（隋書經籍志典語十卷典語別二卷亦吳中夏督陸景撰亡新舊唐書藝文志陸景典訓十卷按是書隋志云亡唐志乃有十卷而知幾又見之則亡者

（當僞別二在也或作語或作訓未知孰是）文心（南史文學傳劉勰字彥和梁天監中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畧云予齒在逾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論之既成沈約取讀謂深得文理常陳之几案）撰太元經（漢書揚雄傳哀帝時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元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雄好古而樂道用心於内不求於外時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鉅鹿侯芭嘗從雄居受其太元法言劉歆亦觀之謂雄曰空自苦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桓譚曰必傳顧譚不及見也）

史通削繁卷二終

嘉應廩生陳士芬校

史官正史二篇敘述整贍子元史筆畧見一斑

一本若字上有猶字不可刪

352436

史通削繁卷三

外篇

史官

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案周官禮記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曲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太史令也斯則史官之作肇自黃帝備於周室名目既多職務咸異至於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求其位號一同王者至於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譽高周楚晉則伯黶司籍魯則丘明受經此並歷代史臣之可得言者降及戰國史氏無廢蓋趙鞅晉之一大夫爾猶有直臣書過操簡筆於門下田文齊之一公子爾每坐對賓客侍史記於屏風至若秦趙二主澠池交會各命其御史書某年某月鼓瑟鼓缶此則春秋君舉必書之義也然則官雖無闕而書尚有遺故史臣等差莫辨其序案呂氏春秋曰夏太史終古見桀惑亂載其圖法出奔如商太史向摯見

紂迷亂、載其圖法出奔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亦以其圖法歸周。又春秋晉齊太史書趙崔之弒、鄭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晉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諸史之任、太史其最優乎。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章。此則自夏迄秦、斯職無改者矣。漢興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爲之。漢法、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敘事如春秋。及談卒、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尋自古太史之職、雖以著述爲宗、而兼掌厤象日月陰陽管數。司馬遷既歿、

後之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並以別職來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颺、王立、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當王莽代漢、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跡言行。蓋効古者動則左史書之、此其義也。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爲蘭臺令史、詔撰光武本紀及諸列傳載記。又楊子山爲郡上計吏、獻所作哀牢傳、爲帝所異、徵詣蘭臺。斯則蘭臺之職、蓋當時著述之所也。自章和已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記者、相繼在乎其中、而都爲著作、竟無它稱。當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職隸中書。其官卽周之左史也。晉元康初、又職隸祕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齊已來、以佐名施於作下。舊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資以草傳、如正佐有失、則祕監職思其憂。其有才堪撰述、學綜文史、雖居他官、或兼領著作。亦有雖爲祕書監、而仍領著作郎者。若中朝之華嶠、陳壽、陸機、束皙、江左之王隱、虞預、干寶、孫盛、宋之徐爰、蘇寶生、梁之沈約、裴子野、斯並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選也。而齊梁二代、又置修史學士、陳氏因循、無所變革。若劉陟、謝昊、顧野王、許善心之類是也。至若偏隅僭國、夷狄僞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案蜀志

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郤正爲祕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辭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諸葛乎。別有曲筆篇言之詳矣。吳歸命侯時、有左右二國史之職、薛瑩爲其左、華覈爲其右。又周處自左國史遷東觀令。以斯考察、則其班秩可知。僞漢嘉平初、公師彧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撰其國君臣紀傳。前凉張駿時、劉慶遷儒林郎中常侍、在東苑撰其國書。蜀李與西凉二朝、記事委之門下。南凉主烏孤初定霸基、欲造國紀、以其參軍郭韶爲國紀祭酒、使撰錄時事。自餘僞主、多置著作官、若前趙之和苞、後燕

之董統是也元魏初稱制即有史臣雜取他官不恆厥職故如崔浩高閭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號其後始於秘書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三史者不過一二而已普泰以來三史稍替別置修史局其職有六人當代都之時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詢國俗兼取工於翻譯者來直史曹及洛京之末朝議又以爲國史當專任代人不宜歸之漢士於是以谷纂山偉更主文籍凡經二十餘年其事闕而不載高齊及周迄於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統領者謂之監修國史自領則近循魏代遠效江南參雜其間變通而已唯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爲上士佐郎爲下士名諡雖易而班秩不殊如魏收之擅名河朔柳虬之獨步關右王劭魏澹展効於開皇之朝諸葛穎劉炫宣功於大業之世亦各一時也暨皇家之建國也乃別置史館通籍禁門西京則與鸞渚爲鄰東都則與鳳池相接得廁其流者實一時之美事至咸亨年以職司多濫高宗喟然而稱曰朕甚憎焉乃命所司曲加推擇如有居其職而闕其才者皆不得預於修撰由是史臣拜職多取外司著作一曹殆成虛設凡有筆削畢歸於餘館始自武德迄乎長壽其間若李仁實以直辭見憚敬播以敘事推工許敬宗之矯妄牛鳳及之狂惑此其善惡尤著者也又案晉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錄諸言行勳伐舊載史籍者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讌會則在御左右記錄帝言及賓客酬對後別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餘官兼掌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閑於述著者修之納言監領其事煬帝以爲古有內史外史今既有著作宜立起居遂置起居舍人二員職隸中書省如庾自直崔濬祖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職時謂得人皇家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員職與舍人同每天子臨軒侍立於玉階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則逼階延首而聽之退而編錄以爲起居注龍朔中改名左史右史今上即位仍從國初之號焉高祖太宗時有令狐德棻呂才蕭鈞褚遂良上官儀高宗則天時有李安期顧胤高智周張太素凌季友斯並當時得名朝廷所屬者也夫起居注者編次甲子之書至於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隨事記錄言惟詳審凡欲撰帝紀者皆稱之以成功即今爲載筆之別曹立言之貳職故略述其事附於斯篇又案詩邶風靜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夫彤管者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內之與外其任皆同故晉獻惑亂驪姬夜泣牀第之私

房中之事。不得掩焉。楚昭王讌遊。蔡姬對以其願。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夫宴私而有書事之冊。蓋受命者即女史之流乎。至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宮中。求其職司。未聞位號。隋世王劭上疏。請依古法復置女史之班。具錄內儀。付於外省。文帝不許。遂不施行。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廢置如此。夫仲尼修春秋。公羊高作傳。漢魏之陸賈魚豢。晉宋之張璠范曄。雖身非史職。而私撰國書。若斯人者。有異於是。故不復詳而錄之。夫爲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儁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必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至於漢魏已降。則可得而言。然多竊虛號。有聲無實。而近代趨競之士。尤喜居於史職。昔魏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倉頡沮誦（說文原敘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初造書契後漢書獻帝紀沮儁注風俗通曰沮姓也黃帝史官沮誦之後衞恒四體書勢科斗古文勢序云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覩鳥跡以興思也其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孔甲尹逸（[illegible]歸實集云孔甲黃帝主書史之臣執青纂記[illegible]動惟賓又史記云武王立於社南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按逸通佚疑即史佚今以二人屬夏殷豈別有據邪）伯黶司籍（見左傳昭公十五年）趙鞅直臣（說苑昔周舍事趙簡子立於門三日簡子問之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月有效歲有得也簡子說）田文侍史（史記孟嘗君傳諸嘗君待客坐語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澠池會（史記廉藺列傳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酒酣請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奉盆缻秦王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終古向摯（呂覽先識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愈甚乃出奔如商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晉太史屠黍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高誘解晉出公之太史也）博學章（漢書藝文志小學家倉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武帝又置（至）行文書而已（並太史公自序如淳注之文按如淳據衞宏漢儀注云云臣瓚非之以爲百官表無太史公有太史令索隱因之以爲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云公也而所作實遷之詞衞宏稱位丞相上謬也正義又非之曰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也諸說相非不定錄以備考）兼掌麻象（按史記太史公自序談爲太史公曰余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報任安書文史星麻近乎卜祝之閒後漢書百官志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時星麻注漢官曰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分治麻龜廬宅日時易筮典醮雨醫等事）褚先生（史記孝武本紀注索隱曰褚顗家傳云少孫宣帝時爲博士事大儒王式故號爲先生續太史公書）劉向（漢書藝文志孝武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至成帝時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又劉向傳採取詩書所載賢貞及孽嬖者序次爲列女傳及採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馮商（漢書藝文志馮商續太史公七篇韋昭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高）

（師古曰七畧云商與孟柳俱待詔頌序列傳未卒）揚雄（漢書蓺文志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明教化者也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元法言云云按揚雄知史務又見正史篇但如志傳所稱皆不言知史務未詳何據）張衡（後漢書張衡傳衡字平子安帝徵拜郎中再遷太史令遂研覈陰陽作渾天儀著靈憲筭罔論）單颺（後漢書方術傳單颺舉孝廉稍遷太史令餘見書志篇）王立（未詳）高堂隆（魏志高堂隆傳隆字升平魯高堂生後也明帝即位爲給事中遷侍中領太史令法魏畧曰太史推步爲太和麻帝以隆學問優深天文又精詔與尚書郎楊偉太史待詔駱祿參共推校）柱下五史（漢書王莽傳居攝元年莽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左史書之（按何下當有言則右史書之六字今缺）蘭臺令史（漢書百官表御史大夫秦官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後漢書百官志蘭臺令史六百石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書）楊子山（後漢書楊終傳終字子山成都人年十三爲郡小吏顯宗徵詣蘭臺拜校書郎王充論衡佚文篇子山爲上計吏見三府作哀牢傳不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後漢書地理志哀牢永平中置故牢王國按今爲雲南永昌府）秘書著作（晉書職官志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儒著作東觀尚未名官魏明帝太和中始有其官及晉惠帝元康二年詔曰著作舊屬中書而秘書既典文籍今以中書著作爲秘書著作於是改隸秘書省其大與佐一人八人悉同本文）佐名施於作下（原注改佐著作郎爲著作佐郎）束晳（晉書束晳傳晳字廣微漢疏廣後也王莽末去疏之足改姓焉少遊國學張華召晳爲掾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遷博士著作如故）蘇寶生（正史篇孝建初勑南臺侍御史蘇寶山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山被誅云云按寶生爲作寶山正史篇舊本如此今刪正有注）劉陟（隋書經籍志齊紀十卷劉陟撰按舊唐書蓺文志作齊書八卷唐書蓺文志作十三卷）謝吳（隋書經籍志梁書四十九卷梁中書郎謝吳撰本一百卷隋唐書蓺文志作三十四卷）顧野王（陳書顧野王傳野王字希馮吳人後主在東宮

除太子率更令尋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撰通史畧要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許善心（陳書文學傳許亨字亨道領大著作子善心早知名北史文苑傳善心字務本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補撰史學士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其序傳末述著作之意曰自入京邑隨見補葺畧成七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皆善心補闕）王崇許蓋（按陳壽蜀志及裴注皆無考劉氏云志稱何邪或謂壽又撰蜀古志備載之然言古則不及三國時人明矣惟常璩華陽國志有述作王崇名見卷末官爲蜀守而不言會補東觀至掌儀許蓋亦無其人也存以俟考）郤正爲秘書（蜀志郤正傳正字令先弱冠能屬文入爲秘書吏轉令史遷郎至令又孟光傳後進文士秘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蜀不置史官（蜀志後主傳評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爲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歸命侯（吳志後主皓降晉詔賜號歸命侯）薛左華右（吳志薛綜傳綜子瑩字道言爲秘府中書郎孫皓初領少傅以事徙廣州右國史華覈疏留之皓召瑩還爲左國史又華覈傳覈字永先武進人孫皓即位後入東觀令領右國史）周處左史（晉書周處傳處仕吳爲東觀左丞）嘉平（劉聰年號）公師彧（見晉書載記劉淵聰二傳止書太中大夫無領左史撰記傳之文）劉慶（按晉書張軌傳軌孫駿時載有從事劉慶諫討辛晏語不及東苑撰史之事[illegible]掾集閣內外事付索綏著涼春秋亦不及劉慶云）蜀李西涼（按蜀李者國號成後改稱漢正史篇云常璩撰漢書十卷後入晉秘閣改爲蜀李書故此云蜀李也晉書載記蜀李雄興學校置史官錄畧西[illegible]）南涼郭韶（[illegible]）和苞（[illegible]）董統（[illegible]）元魏史臣（[illegible]

年罷外蘭臺御史總屬內省其太和中百官著令秘書監作從第二品中）崔浩高閭（崔浩見直
書篇魏書高閭傳閭字閻士早孤文才偉本名驢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乃改為閭而字之徵拜中書侍
郎領東徐州刺史以功進爵為侯加昭武將軍為中書令委以機密軍國書檄詔令高允之述稱為二高）
普泰（前廢帝元或號作普泰）谷纂（魏書谷渾傳渾昌黎人曾孫纂字叢紹領侍御史稍遷著
作郎又監國史不能有所緝綴郎注以綦儁易谷纂儁字樹讀其先代人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與山偉
合傳）山偉（〔魏書山偉傳〕偉字仲才其先代人領著作初尒朱兆之入洛官守奔散國史典書高法顯
諮理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為功訴求爵賞遂封東阿伯）上士下士（隋書百官志周太祖方隅
粗定改創章程遠師周之建職其所制班序內命上士三命下士一命法內命謂王朝之臣）名諡
雖易（諡當作號）柳虬（周書柳虬傳虬字仲蟠不事容飾馮翊王元季海徵為行臺郎中掌文翰
因使見太祖被留虬上疏言古者立史官非但書事所以為監誡也漢魏以還密為記注無益當時縱能

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伏請諸記事者當
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事遂施行秘書雖領著作不參史事自虬為丞始
令監掌焉）魏澹（見本紀篇魏著作注）諸葛潁（〔隋書文學傳〕潁字漢建康人煬帝即位遷著作
郎帝嘗贈潁詩曰實錄資平允傳芳導後昆其見待遇如此撰鑾駕北巡幸江都道里洛陽古今記等）
劉炫（見覈才篇注隋書儒林傳炫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又與諸術者修天文律曆兼於內史省
考定羣言內史令李德林甚禮之炫嘗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省心牛宏甚善其言）史館通
籍禁門（見內篇辨職篇）鸞渚鳳池（即謂鸞臺鳳閣〔唐書百官志〕龍朔二年改門下省
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太后光宅元年改門下為鸞臺中書為鳳閣神龍初復舊按兩省之名起魏晉間
門下則黃門給諫遺補等官屬之杜詩曉出左掖門此中書則主書通事舍人等官屬之開元中又號紫
微省兩省並近禁門故亦通謂之北省內則尚書省也又按文兼兩京古武后臨朝在東京也程大昌雍

錄多誤）高宗重史職（〔原注〕詔曰修撰國史義存典實自非操履忠正識量該通才學有聞
難堪斯任如聞近日以來但居此職即知修撰非唯編緝訛舛亦恐淺漏史事自今宜遣史司精簡堪修
史人灼然為衆所推者錄名進內自餘雖居史職不得輒閱見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國史等之事）李
仁實（舊唐書令狐德棻傳自武德以後有鄧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實前後修撰國史為當時所稱
仁實頓郎人官左史〔正史篇〕仁實續撰于志寧許敬宗李義府等傳載言記事見推直筆）敬播（唐書
儒學傳敬播蒲州人貞觀初進士時顏師古孔穎達撰次隋史詔播詣秘書內省參纂再遷著作佐郎兼
修國史又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大抵凡例皆播所發也房元齡嘗稱播陳壽之流）許敬宗（舊唐
書許敬宗傳敬宗善心子貞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龍朔中拜太子少傅自掌知國史記事阿曲虛美
隱惡高祖太宗兩朝實錄其敬播所修者多詳直敬宗以己愛憎曲事刪改論者尤之）牛鳳及（
新舊唐書俱無專傳〔王訓故〕牛鳳及長壽中撰唐書自武德終宏道為百有十卷〔按〕此書唐藝文志不錄）

庾自直（隋書文學傳庾自直大業初授著作郎性恭慎不妄交遊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崔
濬祖（唐書姚思廉傳附隋煬帝時詔與起居舍人崔濬祖修區宇圖志）虞世南（唐書虞世
南傳世南字伯施餘姚人隋大業中累官秘書郎煬帝疾其峭正弗甚用）蔡允恭（唐書文苑傳蔡
允恭仕隋起居舍人煬帝遣敎宮人允恭恥之數稱疾授內史舍人使入宮因辭按隋書虞綽傳云綽與
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常居禁中文翰待詔恩盼隆洽）郎左舍人右（唐書百官志唐之官
制大抵皆沿隋故門下省之屬起居郎二人從六品上掌錄天子起居法度後復置起居舍人二人從六
品上掌錄加記事之制天子居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退而書之若仗在紫宸內閣則
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令狐德棻（唐書令狐德棻傳德
棻博貫文史武德初為起居舍人遷秘書丞進言近代無正史梁齊陳周隋書修撰之原自德棻發之）
呂才（唐書呂才傳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諧與用名直宏文館常病陰陽

家書多僞惡世益拘畏命才刪落煩訛撥可用者才於持論儒而不俚（按本傳闕書起居官）**蕭鈞**（唐書蕭瑀傳）瑀從子鈞永徽中累遷諫議大夫宏文館學士左武侯屬盧文操盜庫財高宗以當自盜罪死鈞曰恐天下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帝曰直諫議也（按亦闕書起居官）**褚遂良**（唐書褚遂良傳）遂良字登善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工隸楷帝曰卿記起居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上官儀**（唐書上官儀傳）儀字游韶陝州人貞觀初擢進士第授宏文館直學士遷秘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藁轉起居郎高宗時武后得志深惡儀許敬宗構儀大逆死自褚遂良等元老屠覆獨儀納忠自是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李安期**（唐書李百藥傳）百藥七歲能屬文子安期亦七歲屬文父貶桂州遇盜將加刃安期泣請代盜釋之貞觀初為符璽郎高宗即位遷中書舍人尋同東西臺三品自德林至安期三世掌制誥**顧胤**（唐書令狐德棻傳附）

胤吳人父覽隋秘書學士胤永徽中起居郎兼修國史以撰太宗實錄勞加朝散大夫宏文館學士論次國史終司文郎**高智周**（唐書高智周傳）智周晉陵人第進士擢秘書郎宏文館直學士三遷蘭臺大夫儀鳳初進同中書門下三品是時崔知溫等修國史智周監蒞致仕卒年八十二**張太素**（見言語篇）**凌季友**（唐書無傳）**皆稱之以成功**（稱字恐是籍字之譌王本作因）**彤管**（毛傳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鄭箋彤管筆赤管也）**驪姬夜泣**（外傳晉語優施教驪[illegible]夜半而泣謂公曰君盡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又[illegible]君盡老而授之政彼得所索乃可釋君公曰不可我將圖之）**蔡姬許從**（劉向列女傳楚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乃顧二姬曰樂乎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蔡姬曰婢子之身乃比于妃嬪固願生同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魏帝有言**（魏志文帝紀注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伏生名勝漢史不載始見於晉書伏滔傳注家據此為說也

正論

正史

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春秋傳載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禮記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言。則墳典文義。三五史策。至於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爰及後古。其書不傳。惟唐虞已降。可得言者。然自堯而往。聖賢猶述。求其一二。髣髴存焉。而後來諸子。廣造奇說。其語不經。其書非聖。故馬遷有言。神農已前。吾不知矣。班固亦曰。顓頊之事。未可明也。斯則墳典所記。無得而稱者焉。案堯舜相承。已見墳典。周監二代。各有書籍。至

孔子討論其義。刪爲尚書。始自唐堯。下終秦穆。其言百篇。而各爲之序。屬秦爲不道。坑儒禁學。孔子之末孫曰惠。壁藏其書。漢室龍興。旁求儒雅。聞故秦博士伏勝能傳其業。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受焉。時伏生年且百歲。言不可曉。口授其書。纔二十九篇。自是傳其學者。有歐陽氏。大小夏侯。宣帝時。復有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行之於世。其篇所載年月。不與序相符合。又與左傳國語孟子所引泰誓不同。故漢魏諸儒。咸疑其繆。古文尚書者。卽孔惠之所藏。科斗之文字也。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始得之於壁中。博士孔安國

以校伏生所誦增多二十五篇更以隸古字寫之編為四十六卷司馬遷屢訪其事故多有古說安國又受詔為之訓傳值武帝末巫蠱事起經籍道息不獲奏上藏諸私家劉向取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脫誤甚衆至於後漢孔氏之本遂絕其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尚書而大與古文孔傳相類或肅私見其本而獨秘之乎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始以孔傳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肅之堯典從愼徽以下分為舜典以續之自是歐陽大小夏侯家等學馬融鄭玄王肅諸注廢而古文孔傳獨行列於學官永為世

範齊建武中吳興人姚方興采馬王之義以造孔傳舜典云於大航購得詣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為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入北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故今人所習尚書舜典元出於姚氏者焉當周室微弱諸侯力爭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乃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自隱及哀十二公行事經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失其眞故論本事而為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當世君臣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

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於世漢興董仲舒公孫宏並治公羊其傳習者有嚴顏二家之學宣帝即位聞衛太子私好穀梁乃召名儒蔡千秋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因置博士平帝初立左氏逮於後漢儒者數廷毀之會博士李封卒遂不復補逮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請重立於學官至魏晉其書漸行而二傳亦廢今所用左氏本即杜預所注者又當春秋之世諸侯國自有史故孔子求衆家史記而得百二十國書如楚之書鄭之志魯之春秋魏之紀年此其可得言者左丘明旣配

經立傳又撰諸異同號曰外傳國語二十一篇斯蓋採書志等文非唯魯之史記而已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乎秦末號曰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後七雄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太中大夫陸賈紀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馬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麟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都謂之史記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言藏諸名山副在京師以

侯後聖君子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
焉而十篇未成有錄而已元成之間褚先生更補其闕
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等傳辭多鄙陋非遷本
意也晉散騎常侍巴西譙周以遷書周秦已上或采家
人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
典以糺其繆今則與史記並行於代焉史記所書年止
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
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
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
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爲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

又雄歆褒美僞新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者也於是
採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
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
十年綜其行事上下通洽爲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其事
未畢會有上書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京兆收繫悉
斂家書封上固弟超詣闕自陳明帝引見言固續父所
作不敢改易舊書帝意乃解即出固徵詣校書受詔卒
業經二十餘載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固後坐竇氏事卒
於洛陽獄書頗散亂莫能綜理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
文奉詔校敘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受讀其

八表及天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續所作
而古今人表尤不類本書始自漢末迄乎陳世爲其注
解者凡二十五家至於專門受業遂與五經相亞初漢
獻帝以固書文煩難省乃詔侍中荀悅依左氏傳體刪
爲漢紀三十篇命秘書給紙筆經五六年乃就其言簡
要亦與紀傳並行在漢中興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
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作世祖本紀并撰功
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自是
以來春秋考紀亦以煥炳而忠臣義士莫之撰勒於是
又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尤雜作紀表

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訖乎永初事業垂
竟而珍尤繼卒復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
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至元
嘉元年復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
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
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又與議郎延篤
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衆蔡倫等傳凡
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
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
作朝會車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

會董卓作亂。大駕西遷。史臣廢棄。舊文散佚。及在許都。楊彪頗好注記。至於名賢君子。自永初已下闕續。魏黃初中。唯著先賢表。故漢記殘缺。至晉無成。泰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元光武。終於孝獻。錄世十二。編年二百。通綜上下。旁引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記。爲漢後書。帝紀十二。皇后紀二。典十。列傳七十。譜三。總九十七篇。其十典竟不成而卒。自斯已往。作者相繼。爲編年者四族。創紀傳者五家。推其所長。華氏居最。而遭晉室東徙。三惟一存。至宋宣城太守范曄。乃廣集學徒。窮

覽舊籍。刪煩補略。作後漢書。凡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爲百篇。會曄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先是晉東陽太守袁宏。抄撮漢氏後書。依荀悅體。著後漢紀三十篇。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魏史。黃初太和中。始命尚書衛覬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又命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監王沈。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元等。復共撰定。其後王沈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爲時諱。殊非實錄。吳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勑韋曜周昭薛

瑩梁廣並毄。訪求往事。相與記述。並作之中。曜瑩爲首。當歸命侯時。曜廣先亡。曜瑩徙黜。史官久闕。書遂無聞。覈表請召曜瑩。續成前史。其後曜獨終其書。定爲五十五卷。至晉受命。海內大同。著作陳壽。乃集三國史。撰爲國志。凡六十五篇。夏侯湛時亦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草而罷。及壽卒。梁州大中正范頵表言。國志明乎得失。辭多勸誡。有益風化。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就家寫其書。先是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其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錄。異聞錯出。其流最多。宋文帝以國志載事傷於簡略。乃命中書

郎裴松之。兼採衆書。補注其闕。由是世言三國志者。以裴注爲本焉。晉史。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佐著作郎束晳。又撰十志。會中朝喪亂。其書不存。先是歷陽令陳郡王銓。有著述才。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子隱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事跡。多所詳究。過江爲著作郎。受詔撰晉史。爲其同僚虞預所訴。坐事免官。家貧無資。書未遂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鎮。亮給其紙筆。由是獲成。凡爲晉書八十九卷。咸康六年。始詣闕奏上。隱雖好述作。而辭拙才鈍。其書編次有序者。皆銓所修。章句混漫者。必隱所作。時尚書郎領國

史于寶亦撰晉紀。自宣迄愍。七帝五十二年。凡二十二卷。其書簡畧。直而能婉。甚爲當時所稱。晉江左史自鄧粲孫盛檀道鸞王韶之已下。相次繼作。遠則偏記兩帝。近則唯敘八朝。至宋湘東太守何法盛始撰晉中興書。勒成一家。首尾該備。齊隱士東莞臧榮緒、又集東西二史。合成一書。皇家貞觀中。有詔以前後晉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乃勑史官。更加纂錄、採正典與雜說數十餘部。兼引僞史十六國書。爲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并敘例目錄。合爲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宋史、元嘉中。著作

郎何承天。草創紀傳。自此以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補承天殘缺。後又命裴松之續成國史。松之尋卒。史佐孫冲之。表求別自創立。爲一家之言。孝建初。又勑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六年。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孫山蘇所述。勒爲一書。其藏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自造。而序事多虛。難以取信。自永光已後。至禪讓十餘年中。闕而不載。至齊著作郎沈約更補綴所遺。製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乎昇明三年。爲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卷。名曰宋書。永明末。其書既行。河東裴子野更

删爲宋畧二十卷。沈約見而歎曰。吾所不逮也。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畧爲上。沈書次之。齊史。江淹始受詔著述。以爲史之所難。無出於志。故先著十志以見其才。沈約復著齊紀二十篇。梁天監中。太尉錄事蕭子顯啓撰齊史書成表奏之。詔付秘閣。起昇明之年。盡永元之代。爲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時奉朝請吳均。亦表請撰齊史。乞給起居注并羣臣行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流俗。聞見既多。可自搜訪也。均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帝爲齊明佐命。帝惡其實。詔燔之。然其私本竟能與蕭氏所撰竝傳於後。梁史。武帝時。沈

約與給事中周興嗣。步兵校尉鮑行卿。秘書監謝昊。相承撰錄。已有百篇。值承聖淪沒。並從焚蕩。廬江何之元。沛國劉璠。以所聞見。究其始末。合撰梁典三十篇。而紀傳之書。未有其作。陳祠部郎中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但既當朝務。兼知國史。至於陳亡。其書不就。陳史。初有吳郡顧野王。北地傅縡。各爲撰史學士。其武文二帝紀。即顧傅所修。太建初。中書郎陸瓊。續撰諸篇。事傷煩雜。姚察就加删改。粗有條貫。及江東不守。持以入關。隋文帝嘗索梁陳事跡。察具以所成每篇續奏。而依違荏苒。竟未絕筆。皇家貞觀初。其子思廉爲著作郎。奉詔撰

成二史於是憑其舊葉加以新錄彌歷九載方始畢功定爲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六卷今並行世焉十六國史前趙劉聰時領左國史公師彧撰高祖本紀及功臣傳二十人甚得良史之體凌修譖其訕謗先帝聰怒而誅之劉曜時平輿子和苞撰漢趙記十篇事止當年不終曜滅後趙石勒命其臣徐光宗歷傅暢鄭愔等撰上黨國記起居注趙書其後又令王蘭陳宴程陰徐機等相次撰述至石虎並令刊削使勒功業不傳其後燕太傅長史田融宋尚書庫部郎郭仲產北中郎參軍王度追撰二石事集爲鄴都記趙記等書前燕有起居注杜

輔全錄以爲燕紀後燕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著本紀并佐命功臣王公列傳合三十卷慕容垂稱其敘事富贍足成一家之書但褒述過美有慙董史之直其後申秀范亨各取前後二燕合成一史南燕有趙郡王景暉嘗事德超撰二主起居注超亡仕於馮氏官至中書令仍撰南燕錄六卷蜀初號曰成後改稱漢李勢散騎常侍常璩撰漢書十卷後入晉秘閣改爲蜀李書璩又撰華陽國志具載李氏興滅前涼張駿十五年命其西曹邊瀏集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綏作涼國春秋五十卷又張重華護軍參軍劉慶在東苑專修國史二十餘年著涼記十二卷建康太守索暉從事中郎劉昞又各著涼書前秦史官初有趙淵車敬梁熙韋譚相繼著述苻堅嘗取而觀之見苟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滅其本後著作郎董誼追錄舊語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關曾訪秦國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問諸仇池並無所獲先是秦秘書郎趙整參撰國史值秦滅隱於商洛山著書不輟有馮翊車頻助其經費整卒翰乃啟頻纂成其書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罷定爲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倫河東裴景仁又正其訛僻刪爲秦紀十一篇後秦扶風馬僧虔河東衛隆景並著秦史及姚氏

之滅殘缺者多泓從弟和都仕魏爲左民尚書又追撰秦紀十卷夏天水趙思羣北地張淵於真興承光之世並受命著其國書及統萬之亡多見焚燒西涼與西秦其史或當代所書或他邦所錄段龜龍記呂氏宗欽記沮渠氏失名記禿髮氏韓顯宗記馮氏唯有三者可知其餘不詳誰作魏世黃門侍郎崔鴻乃考覈衆家辨其同異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書曰錄主紀曰傳都謂之十六國春秋鴻始以景明之初求諸國逸史逮正始元年鳩集稍備而猶闕蜀事不果成書推求十有五年始於江東購獲乃增其篇目勒爲一百二卷鴻歿後

永安中其子縉爲奏上請藏諸秘閣由是僞史宣布大行於時元魏史道武時始令鄧淵著國記唯有十卷而條例未成暨乎明元廢而不述神䴥二年又詔集諸文士崔浩浩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黄輔等撰國書爲三十卷又特命浩總監史任務從實錄復以中書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竝參著作續成前史書敘述國事無隱所惡而刊石寫之以示行路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自是遂廢史官至文成帝和平元年始復其職而以高允典著作修國記允年已九十手目俱衰時有校書郎劉模長於緝綴乃令執筆而口占授之如是者五六歲所成篇卷模有力焉初國記自鄧崔以下皆相承作編年體至孝文太和十一年詔秘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始分爲紀傳異科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既而崔光王遵業補續下訖孝明之世溫子昇復修孝莊紀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魏史官私所撰盡於斯矣齊天保二年勅秘書監魏收博採舊聞勒成一史又命刁柔辛元植房延祐睦仲讓裴昂之高孝幹等助其編次收所取史官惟相凌忽故刁辛諸子竝乏史才唯以髣髴學流憑附得進於是大徵百家譜狀斟酌以成魏書上自道武下終孝靖紀傳與志凡百三十卷收謂齊氏於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厚誣江左性憎勝己喜念舊惡甲門盛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沒其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書成始奏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討論前後列訴者百有餘人時尚書令楊遵彥一代貴臣勢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是以深被黨援諸訟史者皆獲重罰或有斃於獄中羣怨謗聲不息孝昭世勅收更加研審然後宣布於外武成嘗訪諸羣臣猶云不實又令治改其所變易甚多由是世薄其書號爲穢史至隋開皇勅著作郎魏澹與顔之推辛德源更撰魏書矯正收失澹以西魏爲眞東魏爲僞故文恭列紀孝靖稱傳合紀傳論例總九十二篇煬帝以澹書猶未能善又勅左僕射楊素別撰學士潘徽褚亮歐陽詢等佐之會素薨而止今世稱魏史者猶以收本爲主焉高齊史天統初太常少卿祖孝徵述獻武起居名曰黄初傳天錄時中書侍郎陸元規常從文宣征討著皇帝實錄唯記行師不載它事自武平後史官陽休之杜臺卿祖崇儒崔子發等相繼注記逮於齊滅隋秘書監王劭內史令李德林竝少仕鄴中多識故事王乃憑述起居注廣以異聞造編年書號曰齊志十有六卷李在齊預修國史創紀傳書二十七卷至開皇初奏

詔續撰增多齊史三十八篇以上送官藏之秘府皇家貞觀初勅其子中書舍人百藥仍其舊錄雜採它書演爲五十卷今之言齊史者唯王李二家云宇文周史大統年有秘書丞柳虬兼領著作直辭正色事有可稱至隋開皇中秘書監牛宏追撰周紀十有八篇畧敘紀綱仍皆抵忤皇家貞觀初勅秘書丞令狐德棻秘書郎岑文本共加修緝定爲周書五十卷隋史當開皇仁壽時王劭爲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其篇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煬帝世唯有王胄等所修大業起居注及江都之禍仍多散逸皇家貞觀初勅中書侍郎顏師古給

事具以上四字當是子註

事中孔穎達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與新撰周書並行於時初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並未有書乃命學士分修事具於上仍使秘書監魏徵總知其務凡有讚論徵多預焉始以貞觀三年創造至十八年方就合爲五代紀傳并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書成下於史閣唯有十志斷爲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撰其先撰史人唯令狐德棻重預其事太宗崩後刊勒始成其篇第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爲五代史志惟大唐之受命也義寧武德間工部尚書溫大雅首撰創

業起居注三篇自是司空房元齡給事中許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次立編年體號爲實錄迄乎三帝世有其書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粗成三十卷至顯慶元年太尉長孫無忌與于志寧令狐德棻著作郎劉胤之楊仁卿起居郎顧胤等因其舊作綴以後事復爲五十卷雖云繁雜時有可觀龍朔中敬宗又以太子少師總統史任更增前作混成百卷如高宗本紀及永徽名臣四夷等傳多是其所造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終敬宗所作紀傳或曲希時旨或猥飾私憾凡有毀譽多非實錄必方諸魏伯起亦猶張衡之蔡邕焉其後左史李仁實續

撰于志寧許敬宗李義府等傳載言記事見推直筆惜其短歲功業未終至長壽中春官侍郎牛鳳及又斷自武德終於宏道撰爲唐書百有十卷鳳及以喑聾不才而輒議一代大典凡所撰錄皆素責私家行狀而世人敘事罕能自遠或言皆比興全類詠歌或語多鄙樸實同文案而總入編次了無釐革其有出自胸臆申其機杼發言則嗤鄙怪誕敘事則參差倒錯故閱其篇第豈謂可觀披其章句不識所以所而悉收姚許諸本欲使其書獨行由是皇家舊事殘缺殆盡長安中余與正諫大夫朱敬則司封郎中徐堅左拾遺吳兢奉詔更撰唐

書勒成八十卷。神龍元年。又與堅兢等重修則天實錄編為三十卷。夫舊史之壞。其亂如繩。錯綜艱難。朞月方畢。雖言無可擇。事多遺恨。庶將來削藁。猶有憑焉。大抵自古史臣撰錄。其梗概如此、蓋屬詞比事。以月繫年、為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盡於斯矣。自餘偏記小說。則不暇具而論之。

神農已前（史記貨殖傳老子曰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至老死不相往來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吾不知已）顓頊之事（漢書司馬遷傳贊曰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百篇之序（書經傳說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孔疏此序知孔子作者以緯文而知也撿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明居咸有一德立政無逸不序所由同

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等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孔惠壁藏（漢書藝文志注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藏尚書於夫子舊堂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按隋書經籍志又不同云孔子末孫惠藏之史通同隋志）隸古字寫（孔序作隸古定閻若璩按隸古定是一行科斗書一行真書孔頴達所謂就古文體從隸定之存古為可慕隸文為可識也按隸即今之真書）伏生歐陽夏侯（漢書儒林傳伏生濟南人也治尚書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授歐陽生子世傳至曾孫高高孫地餘由是有歐陽氏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有大小夏侯之學注伏生名勝）河內女子（隋書經籍志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漢魏諸儒（原注謂馬融鄭元王肅也）歷遷屢訪（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得之安國為諫大夫司馬遷從安國問義故遷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諸儒謂之逸書（原注謂馬融鄭元杜預也）王肅（見六家）梅賾（見鑒識篇）劉炫（按炫字光伯除大學博士見覈才篇此云學士謂隋書劉炫傳自為狀云禮詩尚書公羊左傳孔鄭王何等注雖義有精粗惟堪講授著有尚書等經術議百餘卷）丘明恐失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失其真因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公羊（何休公羊序疏戴宏序云子夏傳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母子都著於竹帛隋書經籍志子都授嬴公嬴公授孟卿孟卿授眭孟眭孟授嚴彭祖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穀梁（范寗穀梁序疏穀梁子名淑字元始一曰赤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傳孫卿孫卿傳申公申公傳蔡千秋漢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為郎）鄒夾（漢書藝文志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又春秋述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董公孫治公羊（董仲舒見二體篇史記公孫宏傳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漢書儒林傳

胡母生子都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年老歸教於齊公孫宏亦頗受焉又瑕邱江公受穀梁於魯申公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宏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蔡蕭議穀梁（漢書儒林傳沛蔡千秋字少君蕭望之傳望之字長倩又儒林傳戾太子受公羊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以問韋賢夏侯勝皆言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擢為諫大夫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積十餘歲皆明習通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同議三十餘事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李封（後漢書儒林傳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韓歆欲為左氏立博士未决陳元上書訟遂以魏郡李封為博士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衆議因不復補）鄭興父子（後漢書鄭興傳興字少贛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積精深思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使撰條例章句訓詁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子衆字仲師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作春秋難記條例建初六年代鄧

（虎爲大司農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杜預注（見惑經篇）百二十國書（見六家有國春秋注）厥協五句（太史公自序原文）外孫楊惲（漢書楊敞傳敞子惲字子幼以忠任爲郎補常侍騎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爲春秋以材能稱）十篇未成等句（史記太史公自序裴注及漢書顏注所引張晏語並同張守節正義引晏語龜策日者等傳句下有其龜策日者五字）譙周六句（譙周見模擬篇其六句之文見晉書司馬彪傳家人諸子彪傳作俗語百家而史通兩見其語皆作家人當是王臧輩舊本之文譙周原句如此也）太初（武帝年號）劉向等十五人（此十五人並在班史未作之前今按向歆揚雄自有傳馮商見漢書藝文志史岑見本集人物篇晉馮段肅見後漢書班固傳馮衍自有傳餘七人未詳）雄歆美新（文選劇秦美新揚子雲撰漢書王莽傳少阿羲和劉歆與博士諸儒曰攝皇帝制禮作樂茂成天功發得周禮以明因監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漢書楚元王傳王莽篡位歆爲國師）坐竇氏事（後漢書班

固傳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與參議及憲敗固坐免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干其車騎兢恚不敢發心銜之至是捕繫固死獄中）曹大家（後漢書列女傳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兄固著漢書未竟和帝詔昭踵成）馬續所作（後漢書馬援傳援兄子嚴嚴七子唯續融知名續字季則博觀羣集九章算術王訓故順帝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馬融從班昭受讀後詔融兄續繼昭成之）注解二十五家（顏師古漢書序例諸家注釋雖見氏名至於爵里頗或難知傳無所作具列如左按爵里文煩今但以氏名列之荀悅服虔應劭並後漢人伏儼劉德鄭氏李奇皆不著代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如淳孟康並魏人張晏項昭皆不著代韋昭吳人晉灼劉寶郭璞蔡謨並晉人臣瓚崔浩後魏人以上師古所述止三十二人今師古亦止二十三人其二人不可詳矣又揚臣瓚不著姓宋景文筆記以爲於階而水經注音引及之乃薛瓚也見李衍雜記跋）荀悅漢紀（見六家又荀本序撮敘表志總爲帝紀通比其事例繫年

月大略粗舉此爲三十卷數十餘萬言省約易習無妨本書有便於用此皆云爾）春秋考紀（綜書後傳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師古注春秋考紀謂帝紀也彪固本傳章懷注謂帝紀考覈時事具四時以立言如春秋之經也諸帝紀通有此稱史通蓋用成語也舊本正本皆譌脫失考）劉珍李尤（劉珍見覈才篇後漢書文苑傳李尤字伯仁和帝時召詣東觀拜蘭臺令史安帝時爲諫議大夫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按珍尤二人同傳同事郭本誤作李充充在獨行傳無預史職注乃引傳爲從不考之甚）伏無忌黃景（後漢書伏湛傳湛封不其侯傳爵至元孫無忌桓帝元嘉中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孝穆崇二皇（孝穆下字傳寫譌脫當作獻穆孝崇二皇后）邊韶（後漢書文苑傳邊韶字孝先桓帝時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崔寔（後漢書崔駰傳駰孫寔字子眞一名台字元始才美能高召拜議郎與邊韶延篤著作東觀）朱穆（見覈才篇）曹壽（舊注字世叔即娶班彪女昭者也）雜作后傳（後漢書皇后紀獻穆曹皇后諱節魏公曹

操之中女也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孝崇匽皇后諱明蠡吾侯媵妾生桓帝和平元年就博陵尊爲皇后順烈梁后諱妠大將軍商之女永建以德進不敢有專固之心安思閻皇后元初元年入掖庭二年立爲皇后延光四年帝崩臨朝[illegible]后稱紀始自華嶠而范曄因之其先本稱傳也）崔篆（按今范書儒林傳不載崔篆）延篤（後漢書延篤傳篤字叔堅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順帝功臣及蔡倫傳（按今范書孫程鄭衆蔡倫並在宦者傳惟郭願不載蔡倫傳用樹膚麻頭始造爲紙者）馬蔡楊盧（後漢書袁術傳注決錄注曰馬日磾字翁叔融之族子與楊彪盧植蔡邕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蔡邕楊彪盧植並見覈才篇諸人著作各互見邕傳注彪與日磾植邕著作東觀補後植與日磾邕彪補續漢紀邕傳董卓被誅王允收邕日磾馳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所坐無名乎允不聽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著作國之

（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死獄中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秘書丞司馬彪（至）續漢書（所與晉書司馬彪傳同文按彪字紹統高陽王穆之長子也泰始中爲秘書郎轉丞）散騎常侍（至）九十七篇（與晉書華嶠傳所次篇目同嶠見二體篇又據本傳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爲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爲典以有堯典故也而改名漢紀爲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咸以嶠有實錄之風藏之秘府）范曄（宋書范曄傳曄字蔚宗彭城王義康冠軍參軍遷尚書郎左遷宣城太守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後以狂悖誅獄中與甥姪書自序曰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此中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云云）十志未成（直齋書錄解題志三十卷司馬彪撰梁劉昭補注雖本書未嘗有志也乃借舊志注以補之其後紀傳孤行而志不顯至本朝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始建議合之而不著其爲彪書也今攷章懷注所引稱續漢志者文與今志同信其爲彪書不疑該唐時范史其補志本與紀傳合行見編次篇又范紀注載宋書謝儼傳云十志託儼搜撰曄敗悉蠟以覆車今闕容齋四筆亦云及之異說備攷）後漢紀（晉書文苑傳袁宏字彥伯父勗臨汝令謝尚鎮牛渚引宏參其軍事語見點煩篇後出爲東陽郡撰後漢紀三十卷隋唐志編年類先有張璠撰者前於在傳家見之宏因採摭璠紀爲之也宏紀自序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丘明之作廣大悉備史遷剖判建立班固源流因籍荀悅經綸足爲嘉史令因前代遺事畢舉義敘所論未史區區注疏而已）衞覬（魏志衞覬傳覬字伯儒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受詔典著作又爲魏官儀）繆襲（魏志劉劭傳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敘注文章志曰襲字熙伯辟御史大夫）韋誕（魏志劉劭傳附光祿大夫京兆韋誕注文章敘錄曰誕字仲將善屬辭章）應璩（魏志王粲傳附應璩官至侍中注文章敘錄曰璩字休璉善書記齊王即位典著作）王沈（見敘事篇晉書王沈傳沈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阮籍（晉書阮籍傳籍

字嗣宗爲步兵校尉又王沈傳沈與阮籍共撰魏書）孫該（魏志劉劭傳附陳郡太守任城孫該注文章敘錄曰該字公達年二十爲郎中著魏書）傅元（晉書傅元傳魏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又見書事篇按繆施或即魏志之繆襲俟考）吳大帝（至）召瑩續史（按大段皆華覈疏文見吳志薛瑩傳其中韋曜薛華三人見史官篇丁孚項峻周昭梁廣四人見覈疏吳志皆無傳）曜終其書（按曜終其書史無明文據裴松之注有稱韋曜吳書者可知終之者曜矣）著作陳（至）寫其書（與陳壽傳同文陳壽見六家）夏侯湛（晉書夏侯湛傳湛字孝若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除散騎常侍著論三十餘篇別爲一家之言）異聞錯出（按裴松之注所引漢晉閒書凡百餘種其載魏事者有魚豢魏略孫盛魏氏春秋王沈魏書陰澹魏紀荀勛文章敘錄曹瞞傳魏武故事褒賞令漢魏春秋典論魏末傳魏名臣奏魏世譜等其錄蜀事者有王隱蜀記譙周蜀本記陳壽益都耆舊傳又雜記常璩華陽國志郭沖五事張儼默記等其錄吳事者有張勃吳錄胡沖吳歷韋曜吳書虞溥江表傳環氏吳紀會稽典錄等其統錄者有司馬彪續漢書九州春秋謝承後漢書張璠袁宏後漢紀華嶠漢後書孔衍漢魏尚書習鑿齒漢晉春秋獻帝春秋獻帝紀獻帝起居注山陽公載記漢末名士錄先賢行狀英雄記等皆所述異辭故言異聞錯出）陸機束皙（陸機撰晉紀見隋唐志其書已見本紀篇束皙見史官篇撰帝紀十志）王銓隱虞預（並見二體及曲筆篇）私錄晉事（見二體篇王虞注）干寶晉紀（見六家按干寶足編年體自新晉書行而其書遂廢也）鄧粲（晉書鄧粲傳粲長沙人以高潔著名著元明紀十篇按元明謂晉中興初中宗元帝肅宗明帝）孫盛（晉書孫盛傳盛字安國太原人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善言名理補長沙太守遷秘書監著魏氏春秋晉陽秋）檀道鸞（南史文學檀超傳超叔父道鸞字萬安國子博士永嘉太守撰續晉陽秋）王韶之（宋書王韶之傳韶之父偉之有志尚泰元隆安時事小大悉錄韶之因此私撰晉安帝陽秋既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

（後事訖義熙九年按又見雜述篇）遠兩帝近八朝（按東晉凡十一帝起元明迄安恭鄧粲止撰元明紀是遠兩帝也其後王韶之續至安帝之義熙而恭帝不入紀是近八朝也）何法盛（宋書無傳隋書經籍志晉中興書七十八卷起東晉宋湘東太守何法盛撰）臧榮緒（齊書高逸傳臧榮緒東莞莒人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為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南徐州太祖為揚州徵為主簿不到）貞觀纂錄（按唐書房元齡傳貞觀十八年元齡與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請許敬宗來濟陸元仕劉子翼令狐德棻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為主參考詳洽然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碎事競為綺豔李淳風修天文律厤五行三志最可觀太宗自著宣武二帝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曰御撰凡一百三十卷通志畧古者修書成於一家至唐始用衆手晉隋二書是也）晉史十八家（按隋經籍唐藝文志正史部凡八家其撰人則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蕭子雲蕭子顯也編年部凡十一家其撰人則陸機干寶曹嘉之習鑿齒鄧粲孫盛劉謙之王韶之徐廣檀道鸞郭季產也據志蓋十九家豈緣習氏書獨主漢斥魏以為異議遂廢不用歟又按雜說篇有曹干孫檀皆不之取之語是就既修後言此云十八家則兼舉之是就勅修之始雜取羣書言）何承天（宋書何承天傳五歲失父母徐博學幼漸義訓儒史該覽除著作佐郎撰國史）山謙之（見徐爰傳）裴松之（見補注篇傳領國子博士續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孫沖之（見臧質傳晉秘書監盛曾孫也又見鄧琬傳以附逆敗誅不及撰史事）蘇寶生（見徐爰傳又見王僧達傳云蘇寶者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坐知高闍反不啓聞誅按高闍者與沙門釋曇相誑為亂者也）徐爰（宋書恩倖傳爰本名瑗字長玉歷治吏勞遷左丞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世祖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承之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專為一家之書爰便僻善事人長於傳命故委寄尤重前見二體篇）臧魯王諸傳（在宋書列傳第三十四三十五諸人皆稱兵為亂者）沈約（見二

體篇）裴子野（見六家）江淹十志（梁書江淹傳淹字文通起家南齊州從事建元初為建安王記室參掌詔冊并典國史鄭樵通志序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不能為也按隋志江淹齊紀十三卷亡南史本傳云與司徒左長史檀超共為條例為王儉所駁所撰十三稿竟無成序即指此也其傳末云齊史十志行於世）沈約齊紀（見二體篇又梁書沈約所著齊紀三十卷）蕭子顯啓撰齊史（啓撰諸句見梁書蕭子顯傳按沈紀蕭書各自為史舊本脫去梁天監中太尉錄事蕭子顯啓撰齊史入句遂與沈約混為一書而本文二十篇之下綴有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凡十六字不可通矣茲特補正）吳均齊春秋（見六家）沈約（梁書沈約傳著高祖紀十四卷）周興嗣（梁書文學傳興嗣字思纂為員外散騎郎佐撰國史遷給事中撰史如故唐書藝文志周興嗣梁皇帝實錄五卷）鮑行卿（梁書無傳唐書藝文志鮑行卿乘輿飛龍記二卷）謝吳（梁書無傳見史官篇）何之元劉璠合撰梁典（按陳書何之元周書劉璠二傳各言撰梁典三十卷隋唐二志亦皆分載二典而史通以為二人合撰則梁典祇是一書耳足正二志之岐出）顧野王（見正史篇唐書藝文志顧野王陳書三卷）傅綷（陳書傅綷傳綷字宜事北地人梁太清末攜母南奔俄丁母憂在兵亂之中居喪禮哀毀骨立世祖召為撰史學士唐書藝文志傅綷陳書三卷）陸瓊續撰（陳書陸瓊傳瓊字伯玉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為少領大著作隋書經籍志陳書四十二卷訖宣帝陳吏部尚書陸瓊撰）姚察（見題目篇）思廉（唐書姚思廉傳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授秦王府文學王即位改著作郎宏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吳顧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綜括為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按謝吳隋志作謝吳）十六國史（按史通所記諸家雖短卷當時已多刊落無從莫引然細尋節中諸所幻勸恰與隋唐二志歷歷相符隋志前趙則漢記十卷唐志作十四卷和苞撰後趙與趙書十卷唐志作二十卷僞燕太傅長史田融撰又二石傳二卷二石僞事二

卷唐志作六卷晉北中郎參軍王度撰前燕則燕書二十卷記慕容儁事僞燕尚書范亨撰南燕則南燕錄六卷記慕容德事僞燕中書郎王景暉撰蜀成則唐志有漢之書十卷蜀李書九卷華陽國志十三卷並常璩撰前涼則隋志有涼書十卷燉煌實錄十卷唐志作二十卷並劉景撰唐諱昞劉景即劉昞也前秦則秦記十一卷宋殿中將軍裴景仁撰杜惠明注後秦則秦記十卷記姚萇事魏左民尚書姚和都撰夏則隋唐二志皆無書西涼西秦二志亦無書後涼則二志皆有涼記十卷記呂光事僞涼著作佐郎段龜龍撰北涼則二志皆有涼書十卷注云沮渠國史不著撰人據本文及史當即是宗欽南涼則二志皆有托跋涼錄十卷撰人缺今作失名北燕則二志皆有燕志十卷記馮跋事並云魏侍中高閭撰而魏書韓顯宗傳有撰馮志十卷之文與本文合恐即與高閭合作已上十六國史史通人書俱缺者惟夏與西涼西秦也而二志亦此三國無書共係雖有失名互證皆合

崔鴻十六國春秋

見探賾篇魏書崔鴻傳子子元永安中奏其父書曰臣亡考鴻任屬記言刊著趙燕秦夏涼蜀等遺載爲之贊

序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兒十六國名爲春秋一百二卷今緝爲一本敢以仰呈儻或淺陋不回睿賞乞藏秘閣以廣異家

附錄

按崔氏不著採錄書名難據以爲正證要其語決非無本史通所列人氏與於史事者四十二人不與史事者一人今就崔書有者附見之又有別見諸史及本集他篇者亦拈出之前趙公師彧善相人劉淵深相崇敬後官太中大夫爲劉聰所誅和苞劉曜時諫營壽陵封平輿子二人史官篇亦見後趙徐光字季武頓丘人石勒記室參軍遷中書令領秘書監傅暢字世道北地人爲大將軍右司馬諳識朝儀勒器之作晉諸公敘讚二十卷公卿故事九卷南燕王景暉苻秦太史令高魯之甥也魯遷暉隨獻玉璽於慕容德留仕德著南燕錄六卷蜀成常璩亦作撰居錄與補注等篇所記略同前涼索綏字士艾燉煌人幼舉孝廉又舉秀才爲儒林祭酒張駿命集閣内外事付綏著涼春秋五十卷劉昞層錄與累煩篇畧同前秦李威字伯就苟太后之姑子也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後苻堅見其事將罪著作郎車

敘等已死乃出趙整字文業一名正年十八爲苻著作郎性度敏達信佛法遁迹商洛山專精經律後秦姚和都仕至左民尚書撰晉紀十卷記姚萇時事赫連夏趙逸字思華天水人仕姚興爲勃勃所虜拜著作郎張淵不知何處人自云嘗仕苻堅堅敗仕姚興及子泓滅入夏爲太史令北涼宗欽字景若金城人博綜群言仕沮渠蒙遜爲中書郎撰涼記十卷已上名見崔本者凡十五人又別見者范亨見魏書崔浩傳吉翰宋書有傳馮翊池陽人裴景仁見南史及世說注韓顯宗見魏書韓麒麟子也字茂親又微見本集者董統見直書篇劉慶見史官篇徐閣考

鄧淵國記

魏書鄧淵傳淵字彥海太祖定中原擢爲著作郎詔淵撰國記淵造十餘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

崔浩等撰國書

事見直書篇魏書崔浩傳初太祖詔尚書郎鄧淵著國記未成逮於太宗廢而不述神䴥二年詔集諸文人撰錄浩及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黃輔等共參著作敘成國書三十卷按鄧穎即鄧淵子

中書郎高允至**模有力焉**

事詳魏書高允傳及儒林張偉傳劉模即附允傳中本文

皆撮取傳語也再按允傳浩之被收也允直中書省時恭宗爲太子召允留宿宮日命允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恭宗曰高允自在臣宮雖與浩同事制由於浩世祖召允曰國書皆崔浩作否允對曰臣與浩同作臣多於浩世祖大怒恭宗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允曰臣謬參著作今已分死不敢虛妄殿下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世祖曰直哉臨死不移貞臣也宜宥之按允字伯恭年九十八

李崔始爲紀傳

魏書李彪傳彪字道固參著作事自成帝以來浩允編年序錄爲春秋之體彪始奏從遷固之體創爲紀傳表志之目焉魏書崔光傳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高祖賜名拜中書博士帶著作郎與秘書丞李彪參撰國書按光即鴻父也

宣武時至**號爲穢史**

北問所屬引諸人以北齊書魏收傳對證之事許成共郡繹字鴻賓中書侍郎尚書土遜業著作佐郎淵子見見敘事篇陬業魏備險上析成終孫門人魏書有傳刁柔國子博士辛元植司空司馬房延祐通直常侍睦仲讓不詳官秩裴昂之國子博士高孝幹尚書郎

（六人皆無傳楊遵彥楊愔字北齊書楊愔傳尚太原長公主尚書右僕射封開封王）辨宗室錄（魏書宗室傳濟陰王暉業涉子史有志節齊文襄嘗問之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在晉陽也無所交通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辨宗室錄四十卷）魏澹（見本紀篇隋書魏澹傳太祖以魏收書褒貶失實平繪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爲十二紀七十八傳別爲史論及例一卷并目錄合九十二卷書甚簡略大矯收繪之失上覽而善之）顏之推（北齊書顏之推傳之推字介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甚見禮重按顏介共撰魏書之文本傳不載）辛德源（隋書辛德源傳德源字孝基高祖受禪隱於林慮山秘書監牛宏以德源才學奏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楊素別撰（隋書楊素傳素字處道高祖受禪加上柱國封越國公大業元年改封楚公有集十卷別撰事見下）潘褚歐陽（隋書文學傳潘徽字伯彥吳人煬帝嗣位詔徽與太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褚亮字希明歐陽詢字信本唐書有傳）

祖孝徵（祖珽字也北齊書祖珽傳後主拜珽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按黃初傳天錄是珽所創也居實錄書名以比魏文受禪媚獻武也或說從傳字歲句讀作去聲迷改錄爲祿疑是年號時實無此元也）陸元規（見祖珽傳）陽休之（北齊書陽休之傳休之字子烈齊受禪除散騎常侍修起居注天統初爲光祿卿監國史）杜臺卿（見隋書李德林傳舊注字少山齊中書侍郎）祖德儒（舊注珽族弟也武平末通直常侍）崔子發（隋書經籍志齊紀三十卷紀後齊事崔子發撰）王劭（王劭齊書即六家所引按十六卷唐書藝文志作十七卷）李德林（見採撰篇）齊志十六卷（原注其序云二十卷今傳於世者唯十六卷焉）百藥（見本紀篇李安平注）柳虯（見史官篇周書柳虯傳大統十四年除秘書丞領著作）牛宏（見世家篇）令狐德棻（見史官篇又見下篇五代紀傳注下）岑文本（舊唐書岑文本傳文本字景仁擢拜中書舍人時中書侍郎顏師古免溫彥博奏請復用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憂也於是以文本爲

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又先與令狐德棻撰周史其史論多出於文本至十年史成）王劭書（王劭隋書即六家所引與齊志體例殊科）王胄（隋書文學傳王胄字承基大業初爲著作佐郎唐書藝文志有開皇起居無大業起居散逸故也）顏師古（舊唐書顏籀傳籀字師古齊黃門郎之推孫也少傳家業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遷中書舍人令狐德棻傳高祖詔中書舍人顏師古修隋史）孔穎達（舊唐書孔穎達傳穎達字仲遠尤明左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算曆解屬文太宗即位除國子司業遷太子右庶子仍兼司業與魏徵撰成隋史）貞觀三年創造（原注唯姚思廉貞觀二年起功多於諸史一年）五代紀傳（舊唐書令狐德棻傳德棻言於高祖曰近代都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更十數年後恐湮沒如臣愚見並請修之高祖然其奏詔曰自有魏南徙乘機撫運周隋禪代梁氏稱邪齊遷龜鼎陳建皇宗立言著績無乏於時而簡牘未編炎涼已積朕握圖馭宇方立典謨有慚撰次實資良直云云詔下數年竟不能就

貞觀三年太宗敕德棻與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藥修齊史姚思廉修梁陳史魏徵修隋史與房元齡總監德棻又奏引崔仁師佐修周史德棻仍總知類會魏徵傳徵字元成初令狐德棻等撰諸史徵受詔總加撰定隋書序論皆徵所作按隋書本顏孔合撰與十七節并下條注會看乃全又按宋齊北魏三書前代已成故唐修止於五）五代史記（史通列同修四人新舊書可證今者李淳風傳則云除太史丞與撰五代史其天文律曆五行志皆淳風作李延壽傳則云補崇賢館學士受詔同敬播修五代史志而于志寧傳但云預修禮修史等功賞賜不言所修何史至章安二則無傳當用史通語證補之有舊書錄并題隋志高宗時始成上總梁陳齊周之事號五代志）創業起居注（舊唐書溫大雅傳大雅字彥弘武德元年歷黃門侍郎撰創業起居注三卷按新唐書志紀高祖起義至受隋禪用師符讖受命與則兆）房元齡（舊唐書房元齡傳房喬字元齡在秦府中常典管記貞觀二年代長孫無忌爲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許敬宗（見史官篇）敬播（見史官篇舊唐書敬播傳與許敬宗撰高

（祖太宗實錄自創業至貞觀十四年為二十卷後又撰太宗實錄從貞觀十五年至二十三年為二十卷）姚長孫等撰紀傳（姚思廉新舊本傳不書撰國史長孫無忌于志寧令狐德棻三人傳止云監修國史唐書文苑劉胤之傳永徽中累轉著作郎與令狐德棻著作楊仁卿等撰成國史封陽城縣男其從孫即知幾也楊仁卿無傳顧胤傳以撰武德貞觀兩朝國史八十卷成加朝散大夫按新舊二書凡書國史或統言或專以紀傳言或竟闕書史通此等處可當史補）猶張衡之蔡邕（商芸小說張衡死日蔡邕母始孕二人才貌相類人云邕是張衡後身按史通是語蓋反辭以況也後漢靈帝嘗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奇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語意正相似）李仁實（見史官篇）牛鳳及（見史官篇）朱敬則徐堅吳兢（三人並見自敘篇按此云撰唐書八十卷則天實錄三十卷可補知幾本傳缺按崇文總目吳兢撰唐史自創業迄開元凡一百一十卷韋因其本更加筆削云云正與八十三十之數相合但云一百十卷不分紀傳編年又專屬之吳兢皆當以此文正之）

亦善立言

理有未達二句語極分明凡所指陳皆求其說而不得者耳

未論二字亦分明

惑經

昔孔宣父以大聖之德應運而生生人已來未之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門人鑽仰不及請益無倦然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酬對頗亦互聞得失何者覩仲由之不悅則矢天厭以自明答言偃之弦歌則稱戲言以釋難斯則聖人設教其理含宏或援誓以表心或稱非以受屈豈與夫庸儒末學文過飾非使夫問者緘辭杜口懷疑不展若斯而已哉嗟夫古今世殊師授路隔恨不得親膺灑掃陪五尺之童躬奉德音撫四科之友而徒以研尋蠹簡穿鑿遺文菁華久謝糟粕為偶遂使理有未達無由質疑是用握卷躊躇揮毫悱憤儻梁木斯壞魂而有靈敢効接輿之歌輒同林放之問但孔氏之立言行事刪詩贊易其義既廣難以具論今惟摭其史文評之於後案夫子所修之史是曰春秋竊詳春秋之義其所未論者有十二何者趙孟以無辭伐國貶號為人杞伯以夷禮來朝降爵稱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先書楚長晉盟譏無信而後列此則人倫臧否在我筆端直道而行夫何所讓奚為齊鄭及楚國有弒君各以疾赴遂皆書卒夫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凡在含識皆知恥懼苟欺而可免則誰不願然且官為正卿反不

爲人君者四字當以舊作賢人君子爲是蓋此條本論爲國者諱也

討賊地居冢嫡藥不親嘗遂皆被以惡名播諸來葉必以彼三逆方茲二弑躬爲梟獍則漏網遺名跡涉瓜李乃凝脂顯錄嫉惡之情豈其若是其所未諭一也蓋明鏡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嬙之面或有疵瑕而寢其鑒也虛空之傳響也清濁必聞不以綿駒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執簡宜類於斯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爲實錄觀夫子修春秋也多爲賢者諱狄實滅衞因桓恥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斯則情兼向背志懷彼我苟書法其如是也豈不使爲人君者靡憚憲章雖玷白圭無慚良史也乎

其所未諭三也諸國臣子非卿不書必以地來奔則雖賤亦志斯豈非國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耶如陽虎盜入於讙擁陽關而外叛傳具其事經獨無聞何哉且弓玉中亡猶獲顯記城邑失守反不沾書略大存小理乖懲勸其所未諭五也案諸侯世嫡嗣業居喪既未成君不避其諱此春秋之例也何爲般野之歿皆以名書而惡視之殂直云子卒其所未諭六也夫臣子所書君父是黨雖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魯之隱桓戕弒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夭酷斯則邦之孔醜諱之可也如公送晉葬公與吳盟爲齊所止爲邾所敗盟而不至

會而後期並諱而不書豈非煩碎之甚且案汲冢竹書晉春秋及紀年之載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唯魯春秋之記其國也則不然何者國家事無大小苟涉嫌疑動稱恥諱厚誣來世奚獨多乎其所未諭八也案昭十二年齊納北燕伯于陽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夫如是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僻習其訛謬凡所編次不加刊改者矣何爲其間則一褒一貶時有弛張或沿或革曾無定體其所未諭九也又書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讀者求一家之廢

興則前後相會討一人之出入則始末可尋如定六年書鄭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書許男與楚圍蔡夫許既滅矣君執家亡能重列諸侯舉兵圍國者何哉蓋其間行事必當有說經既不書傳又闕載鈌略如此尋繹難知其所未諭十也案晉自魯閔公已前未通於上國至僖二年滅下陽已降漸見於春秋蓋始命行人自達於魯也而瑣語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斯則聞事必書無假相赴者也蓋當時國史它皆倣此至於夫子所修也則不然凡書異國皆取來告苟有所告雖小必書如無其告雖大必闕故宋飛六鷁小事也以

有告而晉之。晉滅三邦。大事也。以無告而闕之。用使巨細不均。繁省失中。比夫諸國史記。奚事獨爲疎濶。尋茲例之作也。蓋因周禮舊法。魯策成文。夫子旣撰不刊之書。爲後王之則。豈可仍其過失。而不中規矩者乎。其所未論十一也。蓋君子以博文多識爲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爲貴。而春秋記它國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所言。多非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君弒而不以弒稱。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應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聞。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說而書。遂使眞僞莫分。是非相亂。其所未論十二也。凡所未論。其類尤多。靜言思之。莫究所以。豈夫子之精數仍。不得其門者歟。將其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者歟。如其與奪。請謝不敏。

杞伯降稱子（春秋僖公二十七年杞子來朝左傳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稱子）虞班晉上（春秋僖公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左傳先書虞賄故也旣虞非倡兵之首而先書之惡貪賄也）楚長晉盟（春秋襄公二十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於宋左傳將盟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是棄所以合諸侯也子木曰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盟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注蓋孔子追正之）齊鄭楚弒以疾赴（春秋哀公十年齊侯陽生卒注以疾赴故不書弒襄公七年鄭伯髡頑卒於鄵注實爲子駟所弒以瘧疾赴故不書弒昭公元年楚子麇卒注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弒）反不討賊（春秋宣公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皋左傳晉侯飲趙盾酒公嗾夫獒焉鬭且出遂自亡也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疆而復太史書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藥不親嘗（春秋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左傳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凝脂（舊唐書崔仁師傳凝脂猶密秋荼尚煩按蓋謂刑峻）齊乞楚比（春秋哀公六年齊陽生入於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左傳陳乞與大夫以甲入於公宮公戰於莊敗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立之悼公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使朱毛告於陳子因君不可以二僖子不對而泣公使毛遷孺子於駘殺諸野幕之下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弒其君虔於乾谿左傳楚子次於乾谿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盟於鄧以入楚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公子棄疾爲司馬使觀從從師於乾谿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縊於芋尹申亥氏注楚比劫立陳乞流涕皆疑於免罪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弒主按悼公卽陽生安孺子卽荼比卽子干黑肱卽子皙棄疾卽蔡公）邯鄲圍池魚及（莊子胠篋有魯酒句郭注楚宣王朝諸侯魯後至酒薄宣王欲辱之不辭而行王怒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畏楚救楚以魯爲事梁得圍邯鄲清波雜志張無盡一表有魯酒城門二句上句出莊子下句不知所出廣韻以池仲魚爲人姓名白樂天詩火發城門魚水裏救火竭池魚失水不上姓名說）邾之閽者（春秋定公三年邾子穿卒左傳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於牀廢於爐炭爛遂卒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注旋小便廢墜也）滅衛不書（春秋閔公二年狄入衛穀梁范注不言滅而言入者春秋爲賢者諱齊桓不能攘夷狄故爲之諱）召王稱狩（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於河陽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云云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注隱其召君之闕欲明晉之功德）爲人君者（此四字或作賢人君子或作夫君子皆誤）以地來則志（春秋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公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左傳賤而書名重地故也以土地

（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入讙無聞弓玉獲記（春秋定公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左傳陽虎欲去三桓成都車曰癸巳至公斂處父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氏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於讙陽關以叛注叛不書略家臣）般野以名書（春秋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左傳孟任生子般焉公薨於路寢子般即位次於黨氏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注先君未葬不稱爵不書殺諱之也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卒左傳公薨於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癸巳卒毀也注哀毀以致滅性也）惡視云子卒（春秋文公十八年子卒左傳公薨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詳編次篇）隱桓戕弒（春秋隱公十一年公薨注實弒書薨又不地者史策所諱也桓公十八年公會齊侯於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薨於齊左傳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注經不言戕諱之也戕例在宣公十八年邾人戕鄫子於鄫傳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昭哀放逐（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伐季平子季氏反兵逐公徒公出奔經書公孫於齊次於陽州注諱奔故曰孫若自遜讓而去位者哀公二十七年傳公患三桓之侈也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因孫於邾乃遂如越按哀之出非逐也且在經後惑經不惑無經者蓋牽組屬對之病）姜氏淫奔（春秋莊公元年夫人孫於齊注內諱奔謂之孫）子般夭酷（卽子般卒）送晉葬（春秋成公十年晉侯獳卒公如晉左傳公如晉晉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注諱不書晉葬也）與吳盟（見前）為齊止（春秋僖公十六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於淮又十七年公至自會左傳淮之會齊人止公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注恥見執故託會以告廟）為邾敗（春秋僖公二十二年及邾人戰於升陘左傳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注深恥之不言公又不言師敗績）盟不至（春秋文公十五年諸侯盟於扈左傳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注不書謂不國別序諸侯）會後期（春秋文公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

於扈左傳公後至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注不書所會謂不具列公侯及諸大夫）伯于陽公子陽生（春秋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又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公羊傳伯于陽者何云云注闕三字問之孔子案史記知公誤為伯子誤為于陽在生刊滅闕按公羊自剏為例謂犯父命出者奔其國如哀公二年晉納衛世子蒯聵於戚而不言衛是也款非犯父命不當言于陽又謂小國出入不兩書如僖公二十五年楚納頓子於頓其出奔不書是也北燕小國不當兩書遂以伯于陽三字為說而創為說曰史不可革可謂聽說者矣而託之孔子之語夫豈其然劉敞云公羊謂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寶書百二十國書悉如是殘缺乎）其聞行事不書（郭誦春秋二十國年表定公六年鄭滅許以斯歸元公成立是則斯雖執許亡也哀公元年許圍蔡之許男元公成也子元失考春秋哀闕劉摘非遐年表之文當取以補經傳不必駁劉）未通於上國（上當作宗）晉滅三邦（左傳閔公元年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注三國皆姬姓）不以敗告（左傳隱公十一年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illegible]）不以弑告（[illegible]）宜名不名（[illegible]）應氏不氏（[illegible]）[illegible]春崩（[illegible]）夏閏秋葬冬赴（[illegible]）

申左

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於學。至成帝世。劉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學官。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譏兩傳者。亦非一族。互相攻擊各用朋黨。哤聒紛競。是非莫分。夫解難者以理爲本。如理有所闕。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於後。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案春秋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於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又案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其時於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爲太史。博總羣書。至於檮杌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覩。其傳廣包它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論語子曰。左丘明恥之。某亦恥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託。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聞見。其長三也。如穀梁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產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與親見者爭先乎。其短一也。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於諸侯。閔馬父嘉其辨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言。形於翰墨。立名不朽。播於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錄晁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輩削孟堅雌黃所構者哉。觀二傳所載。有異於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文皆瑣碎。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史官之簡書。此傳流俗之口說。故使隆促各異。豐儉不同。其短二也。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徵近代則循環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行也。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胸臆。夫自我作故。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案二傳雖以釋經爲主。其缺漏不可殫論。如經云楚子麇卒。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及公穀作傳。重述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於闕下。雋不疑曰。昔衛蒯聵得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

（才字未安疑不是才一邊事）

（產字舊作史字亦通二田）

（以史爲書之名不以爲官名故改之留浦氏本頗周密惟輕改是其一病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閔馬父嘉其辨說集其二字二田疑是加之之訛加訛嘉近之其字不悞）

而不納春秋是之遂命執以屬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學案雋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爲也何則父子爭國梟獍爲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爲賢是違夫子之教失聖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儒者苟譏左氏作傳多敘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三國之賊弑隱桓昭哀四君之篡逐其外則承告如彼其內則隱諱如此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知然設使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兀成聾瞽者矣且當秦漢之世左氏

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云屠岸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魯侯禦宋得儁乘丘而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楚晉相遇唯在邲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於兩棠子罕相國宋睦於晉而云晉將伐宋覘哭於陽門魯師滅項晉止僖公而云項實桓滅春秋爲賢者諱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諸侯失政大夫皆執國權其記時也蓋秦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爲荆平夫人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葬馬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公之年扁鵲醫療虢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欒書仕於周子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顏直言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觀晉靈作臺累棊申誡或以先爲後或以後爲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行而其失自顯語其宏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學者猶未之悟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然自丘明之後迄於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寢廢至晉太康年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故束晳云若使此書出於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於是摯虞束晳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顗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釋干寶藉爲師範由是世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故孔

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於是授春秋於丘明授孝經於曾子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旨有刺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眞意故因孔氏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夫學者苟能徵此二說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眞僞者矣何必觀汲冢而後信者乎從此而言則三傳之優劣見矣

哤聒（文選魏都賦讙譁鼎沸則哤聒宇宙李[illegible]注管子曰雜處則其言哤說文曰聒讙語也）司

鐸火（左傳哀公三年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按御書下宜補入子服景伯命宰人出禮書十字文義方足今脫）

第447冊　續修四庫全書　史　3

授經之託（後漢書陳元傳議立左氏疏曰丘明至賢親受孔子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周內史（左傳桓公二年取郜大鼎於宋納於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云云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閔馬父（左傳昭公二十二年王子朝作亂又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使告於諸侯云云閔馬父聞子朝之文辭曰文辭以行禮也無禮文辭何為按閔馬父嘉其辨說嘉其疑是加之二字之訛）文典而美語博而奧（原注如僖伯諫君觀魚富辰諫王納狄王孫勞楚而論九鼎季札觀樂而談國風其所援引皆據禮經之類是也）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原注如郯子聘魯言少昊以鳥名官季孫行父稱舜舉八元八凱魏絳答晉悼公引虞人之箴子革諷楚靈王誦祈招之詩其事明白非是厚誣之類是也）徵近代則循環可覆（原注如呂相絕秦述兩國世隙聲子班荊稱楚材晉用晉士渥濁諫殺荀林父說文公敗楚於城濮有憂色子服景伯諫吳云楚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祝佗稱踐土盟晉重耳魯申蔡甲午之

類是也）自我作故（外傳魯語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原注言君所作則為故事按此故字所本集中此語屢見有作古者傳譌也）公羊依違（左傳昭公元年經楚子麇卒傳楚公子圍聞王有疾入問疾縊而弒之葬王於郟謂之郟敖公穀經楚子卷卒但無傳不見弒殺之文故曰依違也二傳注卷音權在傳作麇）成方遂（漢書雋不疑傳不疑字曼倩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雜識視京兆尹不疑此收縛曰昔蒯聵云云廷尉驗治竟得姦詐本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卜謂曰子狀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即詐自稱坐要斬）傳引公羊（公羊傳哀公二年輒者曷為者也蒯聵之子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兩其義與夫子不為必也正名相違反）其言河漢（莊子逍遙遊吾聞言於接輿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晉鄭屠岸（此言國未

失霸不應有權臣搆攻事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戰於邲敗績歸請死士貞子曰林父社稷之衛也其敗何損晉侯使復其位杜注言晉景所以不失霸按是歲晉景公三年也史記趙世家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不請而擅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滅其族朔妻成公姊走公宮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不得程嬰公孫杵臼謀匿趙孤）獲儁馬驚（此言戰方獲儁不應有馬驚敗績事也左傳莊公十年齊師宋師次於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又十二年凡師得儁曰克穀梁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遂死之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遇邲兩棠（此就邲戰一事而言見書地多訛也遇邲即前宣公十二年晉楚戰事杜注邲鄭地按今開封府鄭州東有地名邲城是賈誼新書先醒篇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宋鄭無道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王曰非利之也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人按地或有兩名者但晉鄭在北乃反云南失之遠矣）睦晉覘哭（此據弭兵

修睦之文見規伐非情也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文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將或弭之必許之按是時宋子罕為司城禮檀弓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民悅殆不可伐也）滅項為諱（此則魯滅齊滅之異其文左傳僖公十六年會於淮又十七年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公羊傳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再盟失政（此則繼霸失政之岐其說左傳襄公三年夏盟於長樗又單頃公及諸侯盟於雞澤陳成公使袁僑如會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按時晉悼方繼霸為盟主穀梁傳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秦穆刑平（此言一前一後年不相及左傳僖公十三年晉乞糴於秦又十五年晉侯與秦伯戰於韓原文公三年秦伯伐

（晉遂霸西戎用孟明也按秦穆見春秋魯僖文之交列女傳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而王時吳人郢王亡吳盡妻其后宮伯嬴持刃曰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放士庶人宮割妾以死守欲為樂而妾死何益吳王慚遂退令按秦女即楚平為太子建取而自取者市夫秦穆時逾百年矣）韓魏　楚莊（此言一後一前事不相及按左傳盡魯悼之四年其文云知伯貪而愎韓魏反而喪之是先事究言之文史記滑稽傳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楚莊王有所愛馬死欲以大夫禮葬之優孟曰薄請以人君禮葬之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裴駰注楚莊之時未有韓魏趙三國）列子鄭穆（此言列生於尼父後稱鄭穆年非也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注魯襄公二十二年至今七十三也列子天瑞篇孔子見榮啟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又有仲尼名篇蓋其書稱孔子者非一劉向諸子略所校列子定著八篇皆殺青書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按左傳穆公有疾刈蘭而卒在宣公三年又五十五年始有孔子豈書稱孔子者反在前乎）虢公簡子（此言虢亡於趙簡前活太子事妄也左傳僖公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春秋諸國興廢說虞虢紀不錄俱早亡史記扁鵲傳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門血脈治也居二日半簡子寤其後過虢虢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虢君聞之出曰幸而來之扁鵲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太子蘇按趙簡子趙鞅也春秋定哀之間人於時虢亡久矣）欒書晉文（此言本國後世之臣誤移前世也左傳成公四年晉欒書將中軍又六年欒書救鄭侵蔡楚援蔡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注武子欒書按在晉景年劉向新序雜事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於農夫老古老古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君放不歸人將君之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武子曰獵得獸乎曰得善言曰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還載老古與俱歸按文公景公之子）荀息晉獻（此言本國前代之臣誤移後代也左傳僖公九年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及公卒里克殺奚齊於次又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文選西征賦注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之臺孫息上書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棋加九

雞子其上公曰危哉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即壞九層之臺按孫息即荀息避宣帝諱改孫也又按今本說苑無此條[illegible]）汲冢書（[illegible]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取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皙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劉歆作五原守（漢書楚元王傳[illegible]）王接（[illegible]）荀顗（[illegible]汲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為中經按荀顗傳中無汲冢書語顗疑當作勗）志在春秋四句（何休公羊傳序昔者孔子有云吾志

（在春秋行在孝經疏案孝經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云云又疏孝經說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困學紀聞中庸鄭注云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泥於緯書其說疏矣）

雜說上

春秋

案春秋之書弒也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如齊之簡公未聞失德陳恆擅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年書齊人弒其君壬於舒州斯則賢君見抑而賊臣是黨求諸舊例理獨有違但此是絕筆獲麟之後弟子追書其事豈由以索續組不類將聖之能者乎何其乖刺之甚也案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衞入鄭入許即其義也至柏舉之役子常之敗庚辰吳入獨書以郢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惟取國名不稱都號何爲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於他例一何乖踳尋二傳所載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獨爲謬歟

稱君稱臣（春秋宣公四年左傳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注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弒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爲不義改殺稱弒辟其惡名取有漸也）齊人弒（春秋哀公十四年續經六月齊人弒其君壬於舒州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子我欲盡逐陳氏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遂入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子我歸陳氏追之殺諸郭關庚辰陳恆執公於舒州甲午陳恆弒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三按子我即闞止）釋經曰入（左傳襄公十三年經夏取邿傳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注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入陳衞鄭許（左傳宣公十一年楚子入陳閔公二年狄人入衞隱公十年宋人衞人入鄭隱公十一年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吳入

書郢（定公四年左氏經庚辰吳入郢傳吳從楚師及清發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並見國都（國謂楚都謂郢）二傳云入楚（定公四年公羊經庚辰吳入楚傳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穀梁經庚辰吳入楚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

史記

史記鄧通傳云文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詔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以下他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則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其本書以爲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案論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官重加編勒祇覺煩費如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錄實杜異聞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斯著述未覩厥義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衆不可以一介標末持爲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闕如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

正論不刊

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案呂氏之修撰也廣招俊客比跡春陵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爲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多舉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爲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蓋晉之獲也由夷吾之愎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魯之逐也由稠父之違子家然則敗晉於韓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銘其說厥弧箕服彰於宣厲之年徵褒與禰顯自文武之世惡名早著天孽難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湯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則亡國之君他皆倣此安得於魏無譏者哉夫國之將亡也若斯則其將興也亦然蓋媯後之爲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與京畢氏之爲大夫也其占曰萬名其後必大姬宗之在水滸也鸑鷟鳴於岐山劉姓之在中陽也蛟龍降於豐澤斯皆瑞表

於先而禍居其後向若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終能坐登大寶自致宸極矣乎必如史公之議也則亦當以其命有必至理無可辭不復嗟其智能頌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誡不其惑乎自茲以後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魚豢魏畧議虞世南帝王論或敘遼東公孫之敗或述江左陳氏之亡其理並以命而言可謂與子長同病者也

文帝崩景帝立（史記佞幸鄧通傳文帝嘗病癰鄧通嘗爲帝唶吮之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唶癰唶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嘗爲帝唶吮之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按此事連覩太子己心怨之文則知文帝崩三字可省）不取本書（原注謂管子晏子也）列於學官（北平評作史記時論語未嘗行於講肆列於學官按漢書藝文志古論語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其總論云漢興有齊魯之學是則漢初師承講授固在壞宅發壁之前矣即以孔子世家驗之所採畧具而如傳首伯夷篇亦屢述之可見其不絕於時也再按唐書薛放云漢時論語首列學官更當有據也）孔子翹關（列子說符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集韻招祁堯切音翹舉也）貨殖（按史記貨殖列傳卷在六十九次當末篇亦意所蓋僻也譌本范蠡居首子贛第二漢書因之）不韋（見六家篇）春陵（謂春申信陵也班固西都賦節慕原嘗名亞春陵）虞卿（見六家篇）敗晉於韓（左傳僖公八年晉侯敗葬共太子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也將以晉畀秦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焉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伐有罪矣敝於韓又十三年晉薦饑秦輸粟於晉十四年秦饑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弗聽十五年秦伯伐晉晉侯卜右慶鄭吉弗使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

是求又何逃焉）亡秦者胡（史記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裴注鄭康成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爲人名反備北胡）檿弧箕服（周宣王時童謠國語文也見書事篇蓋述褒姒禍周事史記本紀亦載之其文畧同）徵褰與襦（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書所見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諸見言語篇九月公伐季氏平子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之自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君必悔之弗聽孟氏遂伐公徒公孫於齊次於陽州國文武之世史記作文成之世賈逵注魯文公成公也但二公非接世[illegible]）嬀後莫京（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陳[illegible]）畢萬必大（[illegible]）

始[illegible]蛟龍[illegible]魏畧議[illegible]帝王論[illegible]

諸漢史

自漢已降。作者多門。雖新書已行。而舊錄仍在。必校其事、可得而言。案劉氏初興。書唯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專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出不由戶。未之聞也。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非唯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班氏一準太史。曾無弛張。靜言思之。深所未了。司馬遷之敘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歷。事無巨細。莫不備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者。豈墨生所謂大忘者乎。而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所以致守株之說也。如固之爲遷傳也。其初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其序曰云云。

至於事終。則言其自敘如此。著述之體。不當如是耶。馬卿爲自敘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爲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奪。尋固於馬揚傳末。皆云遷雄之自敘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韋元成父賢德業稍多。漢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韋相之篇。則不以韋賢冠首。並其失也。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歿。時入中興。而輒引與前書共編者、蓋序傳之恆例者耳。荀悅既刪略班史。勒成漢紀。而彪論王命。列在末篇。夫以規諷隗囂。翼戴光武。

然以東都之事。擬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則賓戲幽通、亦宜同載者矣。

由徑由戶（列子說符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徑字作路字解）

酈生初謁（按史記酈生傳初敘沛公略地陳留郊及酈生先屬沛公騎士語次敘沛公召生入謁踞牀洗足生長揖激沛公語次敘沛公罵生竪儒生責沛公倨見長者語次乃敘沛公輟洗攝衣延坐事至卷末朱建附傳之後復取陸賈所敘酈生入謁事并裁之與前文迴別同事異詞則於一卷中見之）

歌鴻鵠（史記留侯世家上欲易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太子請以爲客從入朝上乃大驚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横絕四海横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尙安所施容齋三筆陸賈書當時事多與史不合師古厭辯之楚漢春秋今不復見按末條辯語闕）

大忘（墨生前已有此語鬻子文王問於鬻子敢問人有大忘乎）

馬卿自敘（可取隋劉炫語參之見序傳篇）

文園（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從上還過宜春宮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其辭云云拜爲孝文園令）

蘇建（漢書蘇建傳建杜陵人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云云傳止八十三字故曰行事甚寡）

韋賢（按韋賢舊誤作韋孟漢書韋賢傳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賢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尙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云云宣帝即位以賢與謀議安宗廟賜關內侯食邑云云傳凡一百七十八字故曰德業稍多至其述孟之文止是傳前原世系之體附見非行不過二十字而已安得云稱多乎孟字之誤無疑矣又按唐本漢書當是以元成名篇故劉氏云不以韋賢冠首也）

彪論列末篇（荀悅漢紀第三十卷之末云王莽既敗天下雲擾隗囂據隴擁衆收集英雄班彪在焉彪即成帝婕妤之弟之稚子也囂問彪曰往者周亡天下分裂縱橫之事復起於今日乎將乘運迭興在一人也願先生論之論曰云云蓋因想人君論劉氏而書漢家事與疏矣彪感其）

（論又閔禍患之不息乃著王命論以救時難）賓戲幽通（按漢書敘傳敘父彪載王命論固自敘載答賓戲幽通賦二篇此二篇荀紀不收故借詰之）

史通削繁卷三終

嘉應廩生陳上荃校

致字原作故字不誤梁武方撰通史故以其不經而截之小說耳

進字一作應字是

552437

史通削繁卷四

雜說中

諸晉史

臧氏晉書稱苻堅之竊號也。雖疆宇狹於石虎。至於人物則過之。案後石之時。張據瓜涼。李專巴蜀。自遼而左。人屬慕容。涉漢而南。地歸司馬。逮於苻氏。則兼而有之。禹貢九州。實得其八。而言地劣於趙。是何言歟。夫學未該博。鑒非詳正。凡所脩撰。多聚異聞。其爲踳駮。難以覺悟。案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即葉公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爲葉令。嘗飛鳧入朝。及干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通而收流俗怪說。又劉敬叔異苑。稱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其言不經。故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爲正言。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令升之書。唐徵晉語。近憑方等之錄。編簡一定。膠漆不移。故令俗之學者。說鳧履登朝。則云漢書舊記。談蛇劍穿屋。必曰晉典明文。遮彼虛詞。成茲實錄。語曰。三人成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乎。近者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敘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注釋。摘其瑕疵。僞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

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楊王孫布囊盛尸裸身而葬伊籍對吳以一拜一起未足爲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書蜀志爲其立傳前哲致譏言之詳矣然楊能反經合義足矯奢葬之僭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篇第猶有可取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伶畢卓傳其敘事也直載其嗜酒沈湎悖禮亂德若斯而已爲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

後石（原注田融趙史謂勒爲前石石虎爲後石也）涼蜀遼漢符氏兼之（前涼錄張天錫十三年苻堅遣苟萇來伐天錫拒戰赤岸爲秦所敗而縛降秦涼亡又前秦錄甘露十二年涼州平以梁熙持節鎮姑臧按此苻氏之兼瓜涼也而後石時則張重華據之蜀錄李特起兵至勢降晉晉書載記苻堅以王猛爲中書令風化大行仇池氏楊世以地降於堅是歲有赤星見於西南於占明年當平蜀堅命秦梁密嚴兵備晉梁州刺史楊亮退守磬險堅遣王統朱彤寇蜀毛當徐成率步騎入自劍閣楊安進據梓潼當遂陷益州於是邛莋夜郎等皆歸之堅以安爲益州牧鎮成都按此苻氏之兼巴蜀也而石氏則未能有蜀前燕錄慕容廆世居遼左廆子皝遷都龍城號新宮曰和龍皝子儁取鄴自薊遷鄴儁子暐十一年秦來伐拔鄴城徙暐并諸鮮卑四萬戶於長安前秦錄堅入鄴宮閱其圖籍凡郡百五十七縣千五百七十九以王猛爲冀州牧鎮鄴按此苻氏之兼遼左也而石虎時慕容方興虎嘗兵挫遼西棄甲而道晉書載記堅遣其尙書令丕率慕容暐等寇襄陽揚安將樊鄧之衆爲前鋒石越出魯陽關慕容垂姚萇出南鄉苟池王顯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師次沔北遣池越當屯江陵太元四年苻丕陷襄陽堅以其中壘梁成都督荊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按此苻氏之兼漢南也而石氏雖果寇襄陽卒不得志）殷芸小說（梁書殷芸傳芸字灌蔬不妄交遊博洽羣書隋書經籍志小說十卷梁武帝勅司徒左長史殷芸撰直齋書錄解題邯鄲書目云或題劉餗撰非也此書首題秦漢魏晉宋諸帝注云殷芸撰非劉餗明矣故其敘事止宋初蓋於諸史傳記中抄集或稱商芸者宣祖廟未祧時避諱也按劉餗即知幾子也徵之此條或題之非更不待辯矣）蕭方等（困學紀聞蕭方等撰三十國春秋以晉爲主附列劉淵以下二十九國迄於晉元興三年引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刪等字按梁書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貞惠世子方諸字智相世祖第二子也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世祖第四子也方乃弟弟二名之其字也世祖謂元帝唐書藝文志亦誤刪等字又按隋書經籍志作蕭萬等則又訛方爲万再誤方爲萬也）宋求漢事（原注謂范曄後漢書）唐徵晉語（謂皇家撰晉書）市虎（韓非內儲說龐恭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不信二人言王不信三人言王信之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三人言而成市虎願王察之）楊王孫（見出處篇）伊籍（三國蜀志伊籍傳籍字機伯隨先主入益州遣使於吳孫權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劉伶（晉書劉伶傳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與阮籍嵇康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illegible]妻從之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不可聽飲酒御肉隗然復醉）畢卓（晉書畢卓傳卓字茂世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

宋畧

裴幾原刪畧宋史定爲二十篇芟煩撮要實有其力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如文帝除徐傅官詔顏延年元后哀冊文顏峻討二凶檄孝武擬李夫人賦裴松之上注國志表孔熙先罪許曜詞凡此諸文是尤不宜載者何

則羨亮威權震主。負芒猜忌。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旣而罪名其列、刑書是正。則先所降詔。本非實錄。而乃先後雙載。坐令矛盾兩傷。夫國之不造。史有哀冊。自晉宋已還。多載於起居注。詞皆虛飾。義不足觀。必以畧言之。故宜去也。昔漢王數項。袁公檄曹。若不具錄其文。難以暴揚其過、至於二凶為惡。不言可知。無俟檄數。始明罪狀。必刊諸國史。豈益異同。孝武作賦悼亡。鍾心內寵。情在兒女。語非軍國。松之所論若、其事甚末。乖復文理非工。熙先構逆懷奸。矯言欺衆。且所為藁草。本未宜行。斯並同在編次。不加銓擇。豈非蕪濫者邪。近代國史。通多此累有同自鄶。無足致譏。若裴氏者。取作之中。所可與言史者。故偏舉其事。以申掎摭云。

除徐傅官詔（宋書徐羨之傳字宗文高祖踐阼進號將軍加散騎常侍封南昌縣公少帝失德羨之等廢之遷於吳郡遂加害太祖即位進司徒改封南平郡公又傅亮傳字季友宋國初建從還壽陽高祖有受禪意亮悟旨曰臣暫宜還都至都卽徵高祖入輔至於受命進尚書僕射中書令少帝廢亮至江陵迎太祖既至太祖問少帝薨廢本末悲號鳴咽亮於是布腹心於到彥之等深自結納太祖登祚加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進爵始興郡公閟太祖即文帝也其二人除官詔沈書不載元嘉三年二人皆受誅）

元后哀冊（宋書后妃傳文帝袁皇后諱齊嬀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生子劭上待后恩禮甚篤後潘淑妃愛傾後宮后因稱疾不復見上元嘉十七年疾篤上執手流涕因引被覆面崩上甚悼痛詔前永嘉太守顏延之為哀策文甚麗云云按延之字延年）

討二凶檄（宋書二凶本傳元凶劭文帝長子也有女巫嚴道育自言通靈劭交東陽公主白上託言善蠶召入劭與始興王濬敬事之號曰天師遂為巫蠱上知驚惋須檢覈廢劭賜濬死以語濬母潘淑妃妃以告濬濬報劭劭詐上部入宮行弒世祖及南譙王義宣隨王誕舉義兵撫京邑云云又顏竣傳父光祿大夫延之竣為世祖撫軍主簿世祖鎮潯陽遷記室參軍世祖入討任總內外并造檄其南史延之為劭光祿大夫劭以檄文示延之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何以知之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為陛下）

擬李夫人賦（宋書孝武十四王傳始平王子鸞母殷淑儀寵子鸞愛冠諸子淑儀薨追進貴妃諡曰宣上痛愛不已擬漢李夫人賦曰朕以亡事棄日閱覽前王詞苑見李夫人賦悽其有懷亦以嗟咏久之因感而會焉云云）

注國志表（見補注篇）

罪許曜詞（宋書范曄傳孔熙先有縱横才志父默之下廷尉彭城王義康保持之得免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効素善天文云太祖必以非道晏駕江州應出天子以為義康當之有法靜尼出入義康家熙先善診脈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衞殿省嘗病熙先為合湯一劑耀疾即損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因告逆謀耀許為內應熙先使曄作義康與徐湛之書宣示同黨湛之具上凡所連及並伏誅按罪許詞沈書亦不載又按裴表畧不可得見而以全史較之所收浮文反簡於裴故史通云附）

○北齊諸史

或問曰。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為是乎。為非乎。對曰。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自漢已降。風俗屢遷。求諸史籍、差視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諸朋友。或尊官之稱。屬諸君父。曲相崇敬。標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以僕夫舍長。亦有荊楚訓多為夥。廬江目橋為圯。南呼北

（知古二句出論衡謝短篇　一物二句出陶宏景傳）

人曰傖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箇。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知甿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尤媸。而彥鸞伯起。務存隱諱。重規德棻。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蓋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恥。是則時無遠近。事無巨細。必籍多聞。以成博識。如今之所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尋其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則了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錄。其爲宏益多矣。足以開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幾面牆於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譏誚者哉。皇家修五代史。館中墜藁仍存。皆因彼舊事。定爲新史。觀其朱墨所圖。鉛黃所拂。猶有可識者。或以實爲虛。以非爲是。其北齊國史。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故時日不接。而隔越相偶。使讀者瞀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嗟乎。因斯而言。則自古著書。未能精讞。書成絕筆。而遽捐舊章。遂令玉石同燼。眞僞難尋者。不其痛哉。

處士王孫（後漢書禰衡傳衡爲江夏太守黃祖作書記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正得祖意）

（楚辭招隱士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漢書韓信傳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注蘇林曰王孫如言公子也）僕夫舍長（按僕夫疑當作役夫左傳文公元年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楚太子商臣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史記扁鵲傳扁鵲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注守客館之司故云舍長也）多爲夥（史記陳涉世家涉既王故人入見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橋爲圯（史記留侯世家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注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南呼北傖（晉書周玘傳殺我者諸傖子宋書索虜傳傖人謂換易爲博世說雅量褚公乘估客船投錢唐亭住時縣令當送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令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一傖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按所指皆北人也）西謂東虜（史記高祖紀項羽伏弩射中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又婁敬傳敬諫伐匈奴上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後漢書光武擊尤來大槍反爲所敗笑曰幾爲虜嗤北史僭燕傳關中謠曰太歲南行當復虜西人呼徒河爲白虜按所指皆東人也）渠們底箇（郭注漢書云渠有其人乎集韻們莫奔切今填詞家言儂們我們郭注隋唐嘉話崔湜爲中書令張嘉貞爲舍人湜輕之常呼爲張底揚子法言箇枚也儀禮三个注今俗名枚曰個左傳昭公三年二惠競爽又弱一个焉南史王鎮之傳若遣一个有以相存按渠們底箇並可兩字連說渠們猶言他們底箇猶言那箇）乃若君卿（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曰若纂乃考服鄭注若乃猶汝也按乃亦作迺漢書張良傳豎儒幾敗迺公事唐韻古音古人讀若爲汝史記云吾翁即若翁漢書云吾翁即汝翁可據也東坡墨君堂記凡人相與稱謂貴之則公賢之則君稱會敵體相卿倚唐以來下已則稱卿按隋前已然晉庾峻傳峻子敳王衍不與敳交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爲爾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必籍多聞（籍與藉通）中州名漢（北齊書胡后傳受漢老嫗斟酌崔季舒傳漢兒文官連名總署按古來盛慴邊胡惟漢最久遂襲以爲華稱）關右稱羌（師曠禽經張華杜宇注曰鼈靈鑿巫山蜀人住江南羌住江北號曰西州北史儒林傳李業興師事徐遵明鮮于靈

（收曰李生久逐羌所士何所得也又北史周尉遲迥集洛陽齊將段韶曰西羌闚逼脊背之病拔二傳言羌正指闕右言）臣奴（宋書魯爽傳魏主謂南藏爽與弟秀從渡河謀歸南請曰奴與南有讎云云下自釋云纍下於其主稱奴猶稱臣也）母姊（姊本作姊北齊書文宣皇后李氏武成踐祚逼淫有娠太原王至闕不得見愠曰兒豈不知耶姊姊腹大故不見）主上大家（蔡邕獨斷天子親近侍從稱爲大家北齊書神武紀何故彌大家又恩倖傳大家正作樂）師人兒郎（爾雅釋言師人也郭注謂人衆左傳師人多寒舊唐書封常清傳高仙芝呼謂所召募兵曰我於京中召兒郎輩得少許物裝束未能足）朱墨所圖（圖與塗通）武定（魏書孝武既入關齊神武迎淸河王亶世子立之是爲東魏孝靖帝天平四年改元武定）河清（北齊書武成帝紀改元河清）

周書○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眞迹甚寡○客氣尤煩○尋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準尚書○太祖勅朝廷他文○悉準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虬之徒○從風而靡○案綽文雖去彼淫麗○存茲典實○而陷於矯枉過正之失○乖夫適俗隨時之義○苟記言若是○則其謬逾多○爰及牛宏○彌尙儒雅○卽其舊事○因而勒成○務累淸言○罕逢佳句○而令狐不能別求他述○用廣異聞○唯憑本書○重加潤色○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者焉○

客氣（左傳定公八年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又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出師奔冉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陽虎曰盡客氣也）蘇綽詞令（周書蘇綽傳綽字令綽歷官大行臺左丞自有晉之季文體浮華周文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依尚書體爲大誥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援今取其書覈之頗有類王莽傳者後閱王應麟語亦云蘇綽大誥近於莽矣）柳虬（見史官篇）牛宏（見世家篇）唯憑本書重加潤色（原注按宇文氏事多見於王劭齊志隋書及蔡允恭後梁春秋其王褒庾信等事又多見於蕭韶太清記蕭大圜淮海亂離志裴政太清實錄杜臺卿齊記而令狐德棻了不兼採以廣其書蓋以其中有鄙言故致遺畧）

隋書

案隋史議王君懋撰齊隋二史○敘錄煩碎○至如劉臻還宅○訪子方知○王劭思書○爲奴所侮○此而畢載○爲失更多○可謂尤而効之○罪又甚焉者矣○

劉臻還宅（隋書劉臻傳臻字宣摯位儀同三司臻性多忘有劉訥亦仕儀同臻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謂臻還家于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尙未悟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曰此是大人家顧盼久之方悟）王劭思書（隋書王劭傳劭篤好經史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廚人廚人以白劭劭依前閉目何而獲之其專固如此）

持論微有固意隷子元但王褒貶不論文章故也論其一家之學則所論可存若論意旨於行墨之外則更有說焉黃氏浦氏之評皆持平之論也

雜說下

諸史

夫盛服飾者。以珠翠爲先。工繢事者。以丹青爲主。至若錯綜乖所。分布失宜。則紕繆雖多。巧妙不足者矣。觀班氏公孫宏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寂蔑無覩。持論如是。其義靡聞。必矜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微有改易。列於百官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又沈侯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音律。此正可爲翰林之補亡。流別之總說耳。如次諸史傳。實爲乖越。陸士衡有云。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信矣哉。

昔劉勰有云。自卿淵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向雄已後。頗引書以助文。然近史所載。亦多如是。故雖有王平所識。僅通十字。霍光無學。不知一經。而述其言語。必稱典誥。蓋由才乏天然。故事資虛飾者矣。案宋書稱武帝入關。以鎮惡不伐。遠方馮異。於渭濱遊覽。追思太公。夫以宋祖無學。愚智所委。安能援引古事。以酬荅羣臣者乎。更有甚於此者。覩周齊二國。俱出陰山。而牛宏王劭。並掌策書。其載齊言也。則淺俗如彼。其載周言也。則文雅若此。夫如是何哉。非兩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之異故也。世稱近史編語。唯周多美辭。夫以博採古文。而聚成今說。是則俗之所傳。有雞九錫。酒孝經。房中志。醉鄉記。或師範五經。或規模三史。雖文皆雅正。而事悉虛無。豈可便謂南董之才。宜居班馬之職也。自梁室云季。雕蟲道長。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語儷辭。盛行於俗。始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載言。亦同於此。假有辨如酈生。吃若周昌。子羽修飾而言。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書。必求實錄。多見其妄矣。夫晉宋已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間牋疏款曲。詔策頻煩。雖事皆僞跡。言並飾讓。猶能備其威儀。陳其文物。俾禮容可識。朝野具瞻。逮於近古。我則不暇。至如梁武之

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或文出荊州。假稱宣德之令。或書成幷部。虛云孝靖之敕。凡此文誥。本不施行。必也載之起居。編之國史。豈所謂撮其機要。翦截浮辭者哉。但二蕭陳隋諸史。通多此失。唯王劭所撰齊志。獨無是焉。

公孫宏傳贊（見編次篇按彼言宜居武宣紀末此言宜列公卿表後兩論皆通）謝靈運傳論（其畧曰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屈宋導於前賈馬振於後王劉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建安曹氏緯文被質自漢至魏文體三變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降及元康潘陸特秀自建武暨於義熙仲文革孫許之風叔源變太原之氣爰逮宋代靈運興會標舉延年體裁明密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妙達此旨始可言文）翰林補亡二句（原注李充撰翰林論虞摯撰文章流別集）卿淵二句（本文心雕龍才畧篇）僅通十字（蜀志王平傳平字子

（功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已援作書皆有意耳）霍光無學（漢書霍光傳贊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鎮惡方馮異（南史王鎮惡傳鎮惡猛之孫也宋武帝北伐以鎮惡領前鋒及昭長安於灞上迎武帝帝勞之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帝曰卿欲學馮異耶後漢書馮異傳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渭濱思太公（南史宋武帝紀帝至渭濱歎曰此地寧復有呂望耶鄭鮮之曰明公以旰日待士豈患海內無人）宋祖無學（宋書鄭鮮之傳帝少事軍旅不涉經學時或談論進難帝時有慙恧南史裴昭明傳昭明罷郡無宅帝曰我不讀書不知古人雖可比之）雞九錫等（王訓故袁淑俳諧記有雞九錫文皇甫松者酒孝經房中志王續著醉鄉記困學紀聞雞九錫封後稀山子）平頭上尾對語儷辭（原注何元之梁典稱議納侯景高祖曰文叔得尹遵之降而隗囂滅安世用羊祜之言而孫晧平夫漢晉之君事殊儕盜梁主必不捨其諡號呼以字名此由須對語儷辭故也又按姚最梁後略

稱高祖曰得既在我失亦在予不及子孫知復何恨夫變我稱予互文成句求諸人語甚必不然此由避平頭上尾故也又蕭韶太清記曰溫子昇永安故事言尓朱世隆之毀沒述業也怨痛之擇上徽天閣散苦之極下傷人理此皆語非節要而徒積字成文並由趣聲對之為悲也或俳從流靡或語須偶對此之為等其流甚多南史陸厥傳厥好為文章沈約謝朓王融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世呼為永明體詩苑類格沈約云詩病有八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唯上尾鶴膝最忌）辯如酈叟（漢書酈食其傳贊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並成大業酈生自擢監門待主然後出）吃若周昌（史記周昌傳高帝欲廢太子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即欲易太子然臣期期不奉詔）文出荆州（南史梁武帝紀齊南康王即帝位於江陵遂廢東昏為涪陵王以帝加征東并鎮石頭王珍國斬東昏二年正月進帝為梁公備九錫二月進爵為王三

月丙辰齊帝下詔禪位四月辛酉宣德皇后令曰西詔至憲章前代敬禪神器於梁明可臨軒授璽紱）書成并部（通鑑渤海高德政善圖讖勸高洋受禪洋還晉陽令左右陳山提齎事條并密書與楊愔山提至鄴愔即召太常卿邢劭等撰儀注秘書監魏收草九錫禪讓勸進諸文洋至鄴孝靖禪位於齊）

別傳

劉向列女傳云夏姬再為夫人三為王后夫為夫人則難以驗也為王后則斷可知矣案其時諸國稱王唯楚而已如巫臣諫莊將納姬氏不言曾入楚宮則其為后當在周室蓋周德雖衰猶稱兼禮豈可族稱姬氏而妻厥同姓者乎又以女子一身而作嬪三代求諸人事理

必不然尋夫春秋之後國稱王者有七蓋由向誤以夏姬之生當夫戰國之世稱三為王后者謂歷嬪七國諸王按以年代殊為乖刺至於他篇茲例尤眾故論楚也則昭王與秦穆同時言齊也則晏嬰居宋景之後今粗舉一二其流可知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通其言可謂明鑑者矣及自造洪範五行及新序說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構偽辭夫傳聞失真書事失實蓋事有不獲已人所不能免也至於故為異說以惑後來則過之尤甚者矣案蘇秦答燕易王稱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藥酒妾佯僵而覆

之又甘茂謂蘇代云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無以買燭而子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此並戰國之時遊說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興及向之著書也乃用蘇氏之說爲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烏有持爲指實何其妄哉至如伯奇化鳥對吉甫以哀鳴宿瘤隱形于齊王而作后此則不附於物理者矣復有懷嬴失節目爲貞女劉安覆族定以登仙立言如是豈顧丘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揚雄法言不依仲尼之筆非書也自序又云不讀非聖之書然其撰甘泉賦則云鞭宓妃云云劉勰文心已譏之矣然則文章小道

無足致嗤觀其蜀王本紀稱杜魄化而爲鵑荆屍變而爲鼈其言如是何其鄙哉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僞立客主假相訓答至於屈原離騷辭稱遇漁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於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敘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爲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必如是則馬卿遊梁枚乘譖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觀於巖畔撰漢魏史者亦宜編爲實錄矣嵇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爲實錄斯已謬矣況此二漁父

杜元凱撰列女記此條當連上浦氏未及改正

者較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併之爲一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所言雙擒蚌鷸伍胥所遇渡水蘆中斯並漁父善事亦可同歸一錄何止揄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若斯而已也莊周著書以寓言爲主嵇康述高士傳多引其虛辭至若神有混沌編諸首錄苟以此爲實則其流甚多至如鼃鼈競長蚿蛇相憐鷽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錄齊諧記並可引爲眞事矣夫識理如此何爲而薄周孔哉杜元凱撰列女記博採經籍前史顯錄古老明言而事有可疑猶闕而不載斯豈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者乎君

子哉若人也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爲假稱陵作也遷史缺而不載良有以焉編於李集中斯爲謬矣

夏姬（左傳成公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君其圖之王乃止）

昭王秦穆同時（昭王當云平王即申左篇秦穆女爲荆平夫人事兩引俱誤作昭王彼篇已刊正）

晏嬰居宋景後（列女傳齊傷槐衍之女名婧景公有所愛槐令曰傷槐者刑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且加罪焉婧懼乃造晏嬰之門曰昔者宋景公時大旱卜以人祀景公曰必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今殺婧之父鄰國皆謂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郭評宋景公頭曼在齊景公杵臼後三十餘年）

世傳失實（風俗通正失成帝問文帝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劉向曰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世間言文帝祭代東門期日再中集上書囊爲

（帷栗一朴一錢凡此皆從人妾傳言過其實）進藥酒（戰國燕策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私者憂之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列女傳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仕於周其妻淫於鄰人其下文畧與策同）分餘光（史記甘茂傳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子可分我餘光云云列女傳齊女徐吾者東海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會燭夜織徐吾燭數不屬李吾曰請無與夜也徐吾曰云云）伯奇化鳥（陳思王令禽惡鳥論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見鳥鳴聲皦然吉甫動心曰伯勞乎乃其音尤切吉甫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於蓋按史通所糾乃謂劉向書也而今本說苑新序皆不見斯事曾鞏二書序云新序三十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存者五篇又閒得者十有三篇然則所糾皆在七篇歟）宿瘤隱形（郭注宿瘤無隱形事列女傳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也項有大瘤故號宿瘤閔王出遊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曰奇女也遂以爲后黃本補注新序云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自詣宣王曰竊嘗喜隱王曰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是隱形乃無鹽事非宿瘤也按事亦見列女傳又謂女號鍾離春無鹽乃其邑名）懷嬴（郭注懷嬴秦穆公女也初事晉懷公圉後事晉文公重耳故曰失節按列女傳不及妻晉文事）劉安（按漢書淮南王安謀反被誅而以爲仙去者葛洪神仙傳有之亦不見劉向書）鞭宓妃（王訓故揚雄羽獵賦云鞭洛水之宓妃兮餉屈原與彭胥劉勰文心雕龍夸飾篇云子雲挍獵鞭宓妃以餉屈原變彼洛神既非罔兩而虛用濫形不其踈乎）杜魄荆屍（王訓故揚雄蜀王本紀云荆人鼈令死屍化隨江水上至成都見蜀王杜宇杜宇立以爲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鼈令以其國禪之又說文成都記云望帝死其魄化爲鳥名曰杜鵑路史餘論雋水名也亦作覽縣在牂祠故知殘以子雲之說爲妄）漁父（王逸注序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漁父避俗時遇屈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神女（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

一婦人去而辭曰且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楚襄王使王賦高唐之事又作神女賦）馬卿好色（相如美人賦相如遊梁梁王悅之鄒陽譖之曰相如服色妖麗遊王後宮王察之乎王問相如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臣氣服於內心正於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按枚鄒互異有誤）曹植至洛（曹植洛神賦余從京城言歸東藩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視一麗人於巖之畔）宓妃（黃補注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宓羲氏之女也死洛水爲洛神）二漁父（莊子漁父孔子遊於緇帷之林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楚辭漁父篇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擒蚌（戰國燕策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趙王曰臣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兩明日不兩即有死蚌蚌亦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不肯相捨漁者并擒之天祿識餘兩謂闕日或改兩作雨非愚謂作雨者不惟失義且失韻）渡蘆中（吳越春秋伍員奔吳至江漁父渡之有饑色曰爲子取餉子胥乃潛身深葦之中有頃父來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子胥出應食畢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與何用姓字爲）混沌（莊子應帝王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混沌儵與忽時相遇於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按與言語稍各意）其流甚多（莊子秋水埳井之鼃謂東海之鼈曰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右膝已縶於是鼃聞之規規然自失也又蚿憐蛇蛇憐風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又鷃鳩見逍遙遊）薄周孔（嵇康絕交書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女記（[illegible]隋書經籍志女記十卷杜預撰在雜傳類）

子雲參聖語見論衡超奇篇

此論最允

雜識

夫書名竹帛物情所競雖聖人無私而君子亦黨蓋易之作也本非紀事之流而孔子繫辭輒盛述顏子稱其殆庶雖言則無媿事非虛美亦由視子猶父門人日親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編錄者矣既而揚雄寂寞師心典誥至於童烏稚子蜀漢諸賢太元法言恣加褒賞雖內舉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夫以宣尼叡哲子雲參聖在於著述不能忘私則自中庸以降抑可知矣如謝承漢書偏黨吳越魏收代史盛誇胡塞復焉足怪哉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勸誡但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已非謂絲毫必錄瑣細無遺者也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其所記也喜論人帷薄不修言貌鄙事訐以爲直吾無取焉夫載筆立言名流今古如馬遷史記能成一家揚雄太元可傳千載此則其事尤大記之於傳可也至于近代則不然其有雕蟲末伎短才小說或爲集不過數卷或著書纔至一篇莫不一一列名編諸傳末事同七畧巨細必書斯亦煩之甚者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若漢代青翟劉舍位登丞相而班史無錄姜詩趙壹身止計吏而謝書

祀字一作嗣字是

有傳卽其例也今之修史者則不然其有才德闕如而位宦通顯史臣載筆必爲立傳其所記也止具其生前歷官歿後贈諡若斯而已矣雖其間伸以狀跡粗陳一二么麽恒事曾何足觀始自伯起魏書迄乎皇家五史通多此體流蕩忘歸史漢之風忽焉不祀者矣

童烏（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元文注童烏子雲之子也）

蜀漢諸賢（原注謂嚴李鄭司馬之徒法言問明篇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吾珍莊也居難爲也捘莊卽注之所謂嚴卽嚴君平也淵騫篇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問神篇谷口鄭子眞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按谷口漢中地與所云蜀漢恰合舊作柳不知何人雄書亦無定謂君子篇必也儒乎文麗用寡長卿也）

子雲參聖（本陸績述元見自敘篇）

或爲集不過數卷（原注如陳書陰鏗傳云有集五卷其類是也）

著書纔至一篇（原注如梁書孝元紀云撰同姓名人錄一卷其類是也）

列名傳末（原注如梁書孝元紀云撰研神記陳書姚察傳云撰西征記辨茗酪記後魏書劉芳傳云撰周官音禮記音齊書祖鴻勛傳云撰晉祠記凡此書或一卷兩卷而已自餘人有文集或四卷或五卷者不可勝記故不具列之）

青翟劉舍（漢書申屠嘉傳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强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皆齪齪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姜詩（按後漢廣漢人姜詩事母至孝永平三年察孝廉拜中郎除江陽令其事范書具詩妻龐氏傳中史通不徵范而徵謝蓋謝書則詩自有傳也）

趙壹（范書亦有傳見載文篇）

漢書五行志錯誤

班氏著志。牴牾者多。在於五行。蕪累尤甚今輒條其錯繆。定為四科。一曰引書失宜。二曰敘事乖理。三曰釋災多濫。四曰古學不精。又於四科之中。疏為雜目。類聚區分。編之如后。

第一科

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二曰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三曰屢舉春秋。言無定體。四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其志敘言之不從也。先稱史記周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又稱宣公六年。鄭公孫曼

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案宣公六年。自左傳所載也。夫上論單襄。則持史記以標首。下列曼滿。則遺左氏而無言。遂令讀者疑此宣公。亦出史記。而不云魯后。莫定何邪。是非難悟。進退無準。此所謂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也。志云。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於周。案成公者。卽魯侯也。班氏凡說魯之某公。皆以春秋為冠。何則。春秋者。魯史之號。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君。今引史記居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捨魯名。膠柱不移。守株何甚。此所謂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也。案班書為志。本以漢為主。在於漢時。直記其帝號諡耳。至於它代。則云某書某國君。此其大例也。至如敘火不炎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次敘稼穡不成。直云嚴公二十八年而已。夫以火稼之間。別書漢莽之事。年代已隔。去魯尤疏。洎乎改說異端。仍取春秋為始。而於嚴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使漢帝魯公。同歸一揆。必為永例。理亦可容。在諸異科。事又不爾。求之畫一。其例無恆。此所謂屢舉春秋言無定體也。案本志敘漢已前事。多略其書名。至於服妖章。初云晉獻公使太子率師。佩之金玦。續云鄭子臧好為聚鷸之冠。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為首。夫一言可悉。而再列其名。省則都捐。繁則太甚。此所謂書名去取所記不

同也。

單襄告魯（史記魯世家周單襄公與晉卻錡卻犫卻至濟國佐語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三卻其當之虖）曼滿語（左傳宣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會於周（本志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於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告公曰晉將有亂魯侯問天道人故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殆必禍者也按此會史記周簡王紀及魯周二世家皆不載左氏成公十六年經傳亦不書其文乃在外傳周語下卷然亦不言成公十六年但曰柯陵之會云云是則史記成公以下十三字乃班志自撰之文本當云國語而誤書史記也又按柯陵之盟在成公十七年杜注柯陵鄭西地亦非會於周也）火嫁之間（本志前言火失其性有眾共文曰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已下既述火事至漢平帝末高祖原廟災明年莽居攝而止其下災端言稼稱不成乃舉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之文中

罰隔越其多其前春秋二字管不及此也）嚴公（原注嚴公卽莊公也漢避明帝諱改曰嚴）珮金玦（左傳閔公二年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後四年申生縊）聚鷸冠（左傳僖公二十四年鄭子臧好聚鷸冠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

第二科

敘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曰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二曰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它述四曰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標舉年號詳略無準志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旣除喪而燕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終焉今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與喪賓燕樂憂甚矣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將安用之案其後七年王室終如羊舌所說此卽其效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也志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女齊語智伯曰齊高子容宋司徒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則將以力斃九月高子出奔北燕所載至此更無他說案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陳而班氏採諸本傳直寫片言閱彼全書唯徵半事遂介學者疑丘明之說有是有非女齊之言或得或失此所謂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也志云成帝於鴻嘉永始之載好爲微行置私田於民間谷永諫曰諸侯夢得田占爲失國而況王者蓄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已下弗云成帝悛與不悛谷永言效與不效諫詞雖具諸事闕如此所謂直引時談竟無它述者也其述庶徵之極寒也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隨載劉向之占次云公羊經曰大雨雹續書董生之解案公羊所說與上奚殊而再列其辭俱云大雨雹而已又此科始言大雪與雹繼言殞霜殺草起自春秋訖乎漢代其事旣盡仍重敘雹災分散相離斷絕無趣夫同是一類而限成二條首尾紛拏而章句錯糅此所謂科條不整尋繹難知者也夫人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錄須存凡例案斯志之記異也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次言地節河平具述宣成二帝武稱元鼎每歲皆書哀曰建平同年必錄此所謂標舉年號詳略無準者也

三年之喪二（左傳昭公十五年六月王太子壽卒秋八月王穆后崩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注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顧炎武日知錄禮爲長子三年妻喪雖期年而傳曰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之志也是亦有三年之義）鴻嘉永始（荀悅漢紀成帝鴻嘉二年行幸雲陽大司馬晉上言陛下卽位十五年繼嗣不立而日夜出遊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是時谷永亦上疏諫按成帝十三年改元鴻嘉十七年改元永始）釐公（原注卽僖公）大雨雹（今志作雪疑唐初本作雹）劉占董解（志釐公十年大雨雹劉向以爲陰氣盛也公羊經大雨雹董仲舒以爲有所漸脅注陰氣脅也按劉向所舉蓋左經也左無傳）始言繼言（志劉歆以爲大

（雨雪及未當雪而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草皆常寒之罰桓公八年十月雪劉董皆有占按此一段在釐公十年左雪公羊雹仲舒占之前又昭公四年及文帝四景帝中六武帝元狩元元鼎二三元帝建昭二四陽朔四等年夾志雪又定公元釐公三及武帝元光四元帝永光元等年夾志霜又釐公二十九昭公三及武帝元封三宣帝地節四等年復志雹按此三段並在釐十年志文之後）具述宣成（原注宣帝地節四年成帝河平二年其祀年號如此）每歲皆年（原注始云元鼎二年積云元鼎三年按三年宜除元鼎之號也）同年必錄（原注始云哀帝建平三年復云哀帝建平三年案同是一年宜云是歲而已不當重言其年也）

第三科

釋災多濫者。其流有八。一曰商榷前世。全違故實。二曰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三曰敷演多端。準的無主。四曰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五曰但伸解釋。不顯符應。六曰考覈雖讜。義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寢嘿無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胸懷。志云。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是歲韓魏趙篡晉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爲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案周當戰國之世。微弱尤甚。故君疑竊斧。臺名逃債。正比夫泗上諸侯。附庸小國者耳。至如三晉跋扈。欲爲諸侯。雖假王命。實由己出。譬夫近代莽稱安漢。匪平帝之至誠。卓號太師。豈獻皇之本願。而作者苟責威烈。以妄施爵賞。坐貽妖孽。豈得謂人之情僞。盡知之者乎。此所謂商榷前世。全違故

此亦一說也温公論理子元論勢論理者爲萬世之大防論勢者諒一時之情事或嚴或恕義可兩存

實也。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戚而大蒐於比蒲。又曰。定公十二年九月大雩。先是公自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圍鄆。案大蒐於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圍鄆。定之六年也。其二役去雩皆非一載。夫以國家恒事。而坐延災眚。歲月既遙。而方聞響應。斯豈非烏有成說。扣寂爲辭者哉。此所謂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也。志云。嚴公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嚴母姜與兄齊侯淫。共殺桓公。嚴釋父讎。復娶齊女。未入而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也。又云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爲時魯宋比年有乘丠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案此說有三失焉。何者。嚴公十年十一年。公敗宋師於乘丠及鄑。夫以制勝克敵。策勳命賞。而反愁怨貽災。邪其失一也。且先是數年。嚴遭大水。按其時月。殊在戰前。而云與宋交兵。故二國大水。其失二也。況於七年之內。已釋水災。始以齊女爲辭。終以宋師爲應。前後靡定。向背何依。其失三也。夫以一災示眚。而三說競興。此所謂敷演多端。準的無主也。其釋厥咎舒。厥罰恒燠。以爲其政弛慢。失在舒緩。故罰之以燠。冬而亡冰。尋其解春秋之無冰也。皆主內失黎庶。外失諸侯。不事誅賞。不明善惡。蠻

夷猾夏天子不能討大夫擅權邦君不敢制若斯而已矣次至武帝元狩六年冬亡冰而云先是遣衞霍二將軍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歸而大行慶賞上又閔悔勤勞遣使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與乏困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爲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於是天下咸喜案漢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後寬也如此豈是有懦弱淩遲之失而無刑罰戡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冰示災便謂與昔人同罪矛盾自己始末相違豈其甚邪此所謂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也志云孝昭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眭孟以爲當有庶人爲

天子者京房易傳云太山之石顛而下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於山同姓爲天下雄案此當是孝宣皇帝卽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閻坐登宸極所謂庶人受命者也以曾孫血屬上纂皇統所謂同姓雄者也昌邑見廢謫居遠方所謂人君虜者也班書載此徵祥雖具有剖析而求諸後應曾不縷陳敘事之宜豈其若是此所謂但申解釋不顯符應也當春秋之時諸國賢俊多矣如沙鹿其壞梁山云崩鵒退蜚於宋都龍交鬬於鄭水或伯宗子產具述其非妖或卜偃史過盛言其必應蓋於時有識君子以爲美談故左氏書之不刊貽厥來裔旣而古今路阻聞見壞隔至漢代儒者董仲舒劉向之徒始別構異聞輔申它說以茲後學陵彼先賢蓋今諺所謂季與厥昆爭知嫂諱者也而班志尙捨長用短捐舊習新苟出異同自矜魁博多見其無識者矣此所謂不循經典自任胸懷也

竊斧逃債（漢書諸侯王表敘論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分爲二周有逃債之臺被竊斧之言注服虔曰周赧王負責主伯責急乃逃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師古曰鈇鉞王者以爲威也周衰政令不行雖有鈇鉞無所用之是私竊隱藏之耳陳書高祖紀九錫詔云竊鈇逃債容身之地無所）

莽稱安漢（漢書王莽傳莽諷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羣臣盛稱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功宜賜號安漢公）

卓號太師（後漢書董卓傳卓徒都長安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持節拜卓

爲太師位諸侯王上）

二國俱水（原注謂七年魯大水今年宋大水也）

眭孟（漢書眭宏傳宏字孟從嬴公受春秋爲議郎孝昭元鳳三年泰山萊蕪山南有大石自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石乃陰類下民之象泰山乃王者易姓告代之處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霍光惡之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閭徵孟子爲郎）

沙鹿壞（左傳僖公十四年秋八月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杜注沙鹿山名）

梁山崩（左傳成公五年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重絳人也問焉曰國主山川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如此而已伯宗以告而從之）

鵒退飛（左傳僖公十六年六鵒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於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此云史過傳作叔興）

龍交鬬（左傳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禁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董劉別構異聞（志沙麓崩

（穀梁曰林屬於山曰麓沙其名也劉向以爲背叛散亂之象齊桓霸道將廢公羊以爲沙麓河上邑也董仲舒說畧同又梁山崩穀梁曰廱河三日不流晉君率臣哭之乃流劉向以爲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喪亡象也董說畧同又六鶂退蜚過宋都劉歆以爲風發它所至宋而高鶂高蜚而逢之則退象宋襄與彊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之數云又龍鬬於鄭洧渕劉向以爲近龍孽也鄭以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彊吳鄭當其衝子產任政鄭卒無患能以爭知嫂德消變之效也拔龍之占後又見雜駁篇原注今諺曰弟與兄爭嫂諱字以其名鄙故稱文飾之）

第四科

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二曰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三曰屢舉舊事不知所出志云庶徵之恒風劉向以爲春秋無其應劉歆以爲釐十六年

左氏傳釋六鶂退飛是也案舊史稱劉向學穀梁歆學左氏既祖習各異而聞見不同信矣而周木斯拔鄭車僨濟風之爲害備於尚書春秋向則畧而不言歆則知而不傳又詳言衆怪歷敘羣妖述雨氂爲災而不錄趙毛生地書異鳥相育而不載宋雀生鸇斯皆見小忘大舉輕畧重蓋學有不同識無通鑒故也且當炎漢之代厥異尤奇若景帝承平赤風如血于公在職亢陽爲旱惟紀與傳各具其詳在於志中獨無其說者何哉此所謂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也案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災眚賢哲占候皆出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幽厲下終魯之定哀而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豈非忘本徇末逐近棄遠者乎此所謂屢舉舊事不知所出也所定多目凡二十種但其失既衆不可殫論故每目之中或畧舉一事庶觸類而長他皆可知又案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惡勸善以戒將來至如春秋已還漢代而往其間日蝕地震石隕山崩雨雹雨魚大旱大水犬豕爲禍桃李冬花多直敘其災而不言其應此乃魯史之春秋漢書之帝紀耳何用復編之於此志哉昔班叔皮云司馬遷敘相如則舉其郡縣著其字蕭曹陳平之屬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

縣而不郡蓋有所未暇也若孟堅此志錯繆殊多豈亦刊削未周者邪不然何脫畧之甚也亦有穿鑿成文強生異義如蜮之爲惑麋之爲迷隕五石者齊五子之徵潰七山者漢七國之象叔服會葬郕伯來奔亢陽所以成妖鄭易許田魯謀萊國食苗所以爲禍諸如此比其類宏多徒有解釋無足觀採知音君子幸爲詳焉

木拔（見金縢）車僨（左傳隱公三年冬庚戌鄭伯之車僨於濟杜注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

歆知而不傳（恐當作博）雨氂（志中上天漢元年天雨白毛三年八月天雨白氂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趙毛生地（風俗通皇霸趙王遷信秦反間殺李牧遂爲所滅先此童謠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上生毛謠亦見史記趙世家）鳥相育（志中下成

（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爵哺食至大俱飛京房易傳曰燕生爵諸侯銷一日生非其類子不嗣世）宋雀生鸇（〔訓故〕賈誼新書曰宋康王時有雀生鸇于城之陬占曰吉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康王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射天笞地滅社稷齊侯伐之王逃于郭侯之館而死〔按〕即宋王偃也）赤風如血（漢書孝武紀建元四年夏有風赤如血此云景帝誤）亢陽爲旱（漢書于定國傳父于公爲郡決曹東海太守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儻在是乎於是太守祭孝婦冢表其墓天立大雨）敘災不言應（〔原注〕載春秋時蝕三十六而二不言其應漢時日蝕五十三而四十不言其應又惠帝二年武帝征和二年宣帝本始四年元帝永光三年綏和二年皆地震隕不凡十四總不言其應又高后二年武都山崩成帝河平二年楚國雨雹大如斧蜚鳥死成帝鴻嘉四年雨魚于信都孝景之時大旱者二昭成二代大雨水三河平元年長安有如人狀被甲持兵以弩擊之皆狗也又鴻嘉中狗與豕交惠帝五年桃李花棗實皆不言其應也）蜮爲

惑（〔志下上〕嚴公十八年秋有蜮劉向以爲蜮生南越越地男女同川浴亂氣所生故名之曰蜮蜮猶惑也）麋爲迷（〔志中上〕嚴公十七年冬多麋劉向以爲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爲言迷也盖牝獸之淫者也）五石五子（〔志下下〕釐公十六年正月隕石于宋五劉歆以爲正月日在星紀厭在元枵元枵齊分野也石山物齊大嶽後五石象齊威卒而五公子作亂）七山七國（〔志下上〕文帝元年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大發水潰出劉向以爲水沴土天戒勿盛齊楚之君後十六年帝分齊地立悼惠王庶子六人皆爲王至景帝三年齊楚七國起兵漢皆破之漢七國衆山潰咸被其害〔按〕文言潰七山者七國之山皆水潰也）叔服郕伯（〔志中上〕文公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天子使叔服會葬〔按〕事詳雜駮篇條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曹杞滕來朝郕伯來葬秦使來聘城諸及鄆二年之間五國趨之內城二邑炕陽失衆）易田謀萊（〔志下上〕隱公八年九月螟時鄭伯以邴將易許田有貪利心京房易傳曰貪厥災蟲蟲食根又中下桓公五年螽劉向以爲介蟲之孽易邑與

役宣公六年螽劉向以爲宣比再如齊謀伐萊）

此條已見書志篇而其文未詳故此仍並存

五行志雜駁

魯文公二年不雨。班氏以爲自文卽位。天子使叔服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故致亢陽之禍。案周之東遷。日以微弱。故鄭取溫麥。射王中肩。楚絕苞茅。觀兵問鼎。事同列國。變雅爲風。如魯者。方大邦不足。比小國有餘。安有暫降衰周使臣。遽以驕矜自恃。坐招厥罰。亢陽爲怪。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天高聽卑。豈其若是也。春秋釐公十二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爲是時莒滅杞。案釐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曷爲城杞。滅之。孰滅之。蓋徐莒也。如中壘所釋。當以公羊爲本耳。然則公羊所說。不如左氏之詳。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公時。杞尙在云。春秋文公元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爲後晉滅江。案本經書文四年。楚人滅江。今云晉滅。其說無取。且江居南裔。與楚爲鄰。晉處北方。去江殊遠。稱晉所滅。其理難通。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堤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伊戾。讒太子痤而殺之。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華合比奔衞。劉向以爲時則有火災赤眚之明應也。案災祥之作。將應後來。事跡之彰。用符前兆。如華元奔晉。在成十

五年參諸棄堤。實難符會。又合比奔衞。在昭六年。而與元奔俱云先是。惟前與後。事並相違者焉。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鼷鼠食郊牛角。襄公十五年。日有蝕之。董仲舒劉向皆以爲自此前後。晉爲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後爲湨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又襄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劉向以爲是歲三月。大夫盟於湨梁。而五月地震矣。又其二十八年春無冰。班固以爲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案春秋諸國權臣。可得言者。如三桓六卿田氏而已。如雞澤之會。湨梁之盟。其臣豈有若向之所說者邪。然而穀梁謂大夫不臣。諸侯失政。譏其無禮自擅。在茲一舉而已。非是如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相承世官。遂移國柄。若斯之失也。若董劉之徒。不窺左氏。直憑二傳。遂廣爲它說。多肆奓言。仍云君若綴旒。臣將日甚。何其妄也。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爲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東方者。軫角亢也。或曰。角亢大國之象。爲齊晉也。其後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案星孛之後二年。春秋之經盡矣。又十一年。左氏之傳盡矣。自傳盡後八十二年。齊康公爲田和所滅。又七年。晉靜公爲韓魏趙所滅。上

去星孛之歲皆出百餘年辰象所纏氛祲所指若相感應何太疏闊者哉且當春秋既終之後左傳未盡之前其間衛弒君越滅吳魯逐越賊臣逆子破家亡國多矣此正得東方之象大國之徵何故捨而不述遠求他代者乎又范與中行早從殄滅智入戰國繼踵云亡輒與三晉連名總以六卿為目殊為謬也尋斯失所起可以意測何者二傳所引事終西狩獲麟左氏所書語連趙襄滅智漢代學者唯讀二傳不觀左氏故事有不周言多脫略且春秋之後戰國之時史官闕書年祀難記而學者遂疑築齊分晉時與魯史相鄰故輕引災祥用相

符會白圭之玷何其甚歟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鼷鼠食郊牛角劉向以其後三家逐魯昭公卒死於外之象案乾侯之出事由季氏孟叔二孫本所不預況昭子以納君不遂發憤而卒論其義烈道貫幽明定為忠臣猶且無愧編諸逆黨何乃厚誣夫以罪由一家而兼云二族以此題目何其濫歟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鬬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以為近龍孽也鄭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吳鄭當其衝不能修德將鬬三國以自危亡是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患此能以

德銷災之道也案昭之十九年晉楚連盟干戈不作吳雖強暴未擾諸華鄭無外虞非子產之力也又吳為遠國僻在江干必略中原當以楚宋為始鄭居河潁地匪夷庚謂當要衝殊為乖角求諸地理不其爽歟春秋昭公十五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為時宿在畢晉國象也又云日比再蝕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案自昭十五年迄於獲麟之歲其間日蝕復有九焉事列本經披文立驗安得云再蝕而已又在春秋之後也且觀班志編此九蝕其八皆載董生所占復不得言董以事後春秋故不存編錄再思其語三覆所由斯蓋孟堅之

誤非仲舒之罪也春秋昭公九年陳火劉向以為先是陳侯之弟招殺陳太子偃師楚因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案楚縣中國以為邑者多矣如邑有宜見於經者豈可不以楚為名者哉蓋當斯時陳雖暫亡尋復舊國故仍取陳號不假楚名獨不見鄭裨竈之說乎裨竈之說斯災也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此其效也自斯而後若顓頊之墟宛丘之地如有應書於國史者豈可復謂之陳乎

會葬賜命命成（本志師古法會葬僖公賜命賜呂命圭為瑞信也合成大夫公孫敖會之戚衛地）變雅為風（蔡雍鄭蓄闕王之亂宗周滅平王東遷攻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其詩不能）

[illegible]焉歸杞信往（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晉侯[illegible]馬女叔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叔侯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何必瘠魯以肥杞注夫人杞女也）伊戾讒（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無寵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野享之伊戾從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信有焉太子縊）華元奔晉（左傳成公十五年華元曰吾為右師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敢賴寵乎乃出奔晉）合比奔衛（左傳昭公六年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公逐華合比合比奔衛）雞澤之會（左傳襄公三年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杜注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匹敵之宜）溴梁之盟（左傳襄公十六年晉平公即位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于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政由甯氏二句（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衛獻公自夷求復國使子鮮與甯喜相要之言也）二傳為說（襄公三年穀梁會雞澤下卽注中云云又十六年會溴梁下卽注中又曰云云又公羊會溴梁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君若贅旒然）參言（字書參言衛夸言也庶陳贊傳參言無驗）衛弑君（左傳哀公十七年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石圃因匠氏攻公公踰于北方而墜折股公入于戎州謂己氏曰活我我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將焉往遂弑之）越滅吳（左傳哀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越滅吳請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使魯遜越（在哀公二十七年語見惑經篇）昭子發憤（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季氏逐昭公叔孫昭子自闞歸平子稽顙曰若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十月辛酉昭子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鄭居河潁（外傳鄭語桓公為司徒問

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君若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夷庚（左傳成公十八年塞夷庚注吳晉往來之要道疏夷平地也詩序云由庚以庚為道也束晳補亡詩蕩蕩夷庚物則由之）九蝕八占（按本志志日蝕自昭十五年之後于昭又有十七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三十一凡五蝕于定則有五年十二十五凡三蝕下至哀十四之蝕而春秋盡總九蝕也董之占惟哀十四無占總八占也）陳火（左傳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杜注經注天火曰災陳既為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繫於所災故以所在為名）招殺偃師（左傳昭公八年經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哀公有廢疾招殺偃師而立留哀公縊于徵師赴于楚楚滅陳按滅陳事見上）

謂爲匿空爲字似別穿一穴伏匿於有而出不言神

怪也子元此論似闊然其言則甚偉

暗惑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眞僞莫分。邪正靡別。昔人有以髮繞炙誤其國君者。有置毒於胙。誣其太子者。夫髮經炎炭。必致焚灼。毒味經時。無復殺害。而行之者僞成其事。受之者信以爲然。故使見咎一時。取怨千載。夫史傳敘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難憑。欺誣可見。如古來學者。莫覺其非。盍往往有焉。今聊舉一二。加以駁難。列之如左。史記本紀曰。瞽叟使舜穿井。爲匿空旁出。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乃止舜宮。難曰。夫杳冥不測。變化無恆。兵革所不能傷。網羅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質爲羊。劉根竄形入壁。是也。時無可移。禍有必至。雖大聖所不能免。若姬伯拘於羑里。孔父阨於陳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幻化。是爲聖人。豈知聖人智周萬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與夫方內之士。有何異哉。如史記云。重華入於井中。匿空出去。此則其意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非姬伯孔父之徒。苟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道矣。且案太史公云。黃帝堯舜軼事。時時見於他說。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爲本紀書首。若如向之所述。豈可謂之雅邪。又史記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

成子。難曰。夫人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謚。此之不實。明然可知。又案左氏傳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諸如此說。其例皆同。然而事由過誤。易爲筆削。若田氏世家之論成子也。乃結以韻語。纂成歌詞。欲加刊正。無可釐革。故獨舉其失。以爲標冠云。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既歿。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商瞿年長無子。母爲取室。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嘿然無應。弟子起曰。有子避此。非子之坐也。難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宰言游學。師商可方。回賜非類。此並聖人品藻。優劣已詳。門徒商榷。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四科。譽無偕於十哲。逮尼父既歿。方取爲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喪明致罰。投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詐相策奉。此乃童兒相戲。非復長老所爲。觀孟軻著書。首陳此說。馬遷裁史。仍習其言。得自委巷。曾無先覺。悲夫。又史記漢書皆曰。上自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

此駁無答

朔允之論

侯曰。陛下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讐怨。此屬長誅。故相聚謀反爾。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爲侯。難曰。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爲。見無禮於君。如鷹鸇之逐鳥雀。案子房之少也。傾家結客。爲韓報讐。此則忠義素彰。名節甚著。其事漢也。何爲屬羣小聚謀。將犯其君。遂嘿然杜口。俟問方對。倘若高祖不問。竟欲無言者邪。且將而必誅。罪在不測。如諸將屯聚。圖爲禍亂。密言臺上。猶懼覺知。羣議沙中。何無避忌。爲國之道。必不如

斯。然則張良慮反側不安。雍齒以嫌疑受爵。蓋當時實有其事也。如復道之望。坐沙而語。是說者敷演。妄益其端耳。又東觀漢記曰。赤眉降後。積甲與熊耳山齊云云。難曰。案盆子既亡。棄甲誠衆。必與山比峻。則未之有也。昔大誓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國曰。盖言之甚也。如積甲與熊耳山齊者。抑亦血流漂杵之徒歟。又魏志注。語林曰。匈奴遣使人來朝。太祖令崔琰在座。而已握刀侍立。既而使人問匈奴使者曰。曹公何如。對曰。曹公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殺使者云云。難曰。昔孟陽臥牀。詐稱齊后。紀信乘纛。矯號漢王。或主遷屯蒙。或朝罹兵革。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如崔琰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慎其舉措。況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處臣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僉矚也。又漢代之於匈奴其爲綏撫勤矣。雖復賂以金帛。結以親姻。猶恐虺毒不悛。狼心易擾。如輒殺其使者。不顯罪名。復何以懷四夷於外。蕃建五利於中國。且曹公必以所爲過失。懼招物議。故誅彼行人。將以杜茲謗口。而言同綸綍。聲遍寰區。欲蓋而彰。止益其辱。雖愚暗之主。猶所不爲。況英略之君。豈其若是。夫芻蕘鄙說。閭巷讕言。凡如此書。通無擊

難。而裴引語林斯事。編入魏史注中。持彼虛詞。亂茲實錄。蓋曹公多詐。好立詭謀。流俗相欺。遂爲此說。故特申掎摭。辯其疑誤者焉。又魏世諸小書皆云。文鴦侍講殿瓦皆飛云云。難曰。案漢書云。項王叱咤。慴伏千人。然則呼聲之極大者。不過使人披靡而已。尋文鴦武勇。遠慙項籍。況侍君側。固當屏氣徐言。安能檐瓦皆飛。有踰武安鳴鼓。且瓦既飄隕。則人必震驚。而魏帝與其羣臣焉得躊然無害也。又晉陽秋曰。胡質爲荆州刺史。子威自京都省之。見父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爲路糧。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難曰

此自深文然天下實有此一種人

古人謂方牧爲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千石故也名以定體貴實甚焉設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苟居此職終不患於貧餒者如胡威之別其父也一縑之財猶且發問則千石之俸其費安施料以牙籌推以食箸察其厚薄知不然矣或曰觀諸史所載玆流非一必以多爲證則足可無疑然人自有身安弊縕口甘麤糲而多藏鏹帛無所散用者故公孫宏位至三公而臥布被食脫粟飯汲黯所謂齊人多詐者是也安知胡威之徒其儉亦皆如此而史臣不詳厥理直謂淸白當然繆矣哉又新晉書阮籍傳曰籍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

留與決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葬食一蒸豘飲二斗酒然後臨穴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復吐血數斗毀瘠骨立殆致滅性雖曰夫人才雖下愚識雖不肖始亡天屬必致其哀但有苴絰未幾悲荒遽輟如謂本無戚容則未之有也況嗣宗當聖善將歿閔凶所鍾合門惶恐舉族悲咤居里巷者猶停舂相之音在鄰伍者尙申匍匐之救而爲其子者方對局求決舉杯酣暢但當此際曾無感惻則心同木石志如梟獍者安有既臨泉穴始知摧慟者乎求諸人情事必不爾又孝子之喪親也朝夕孺慕鹽酪不嘗斯可至於癯瘠矣如甘

持論公允切中事情

旨在念則觔肉內寬醉飽自得則肌膚外博況乎溺情耽酒不改平素雖復時一嘔慟豈能柴毀骨立乎蓋彼阮生者不修名教居喪過失而說者遂言其無禮如彼又以其志操本異才識甚高而談者遂言其至性如此惟毀及譽皆無取焉又新晉書王祥傳曰祥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年垂耳順覽勸之乃應召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年八十五太始五年薨雖曰祥爲徐州別駕寇盜充斥固是漢建安中徐州未淸時事耳有

魏受命凡四十五年上去徐州寇賊充斥下至晉太始五年當六十年已上矣祥於建安中年垂耳順更加六十載至晉太始五年薨則當年一百二十歲矣而史云年八十五薨者何也如必以終時實年八十五則爲徐州別駕止可年二十五六矣其未從官已前安得復有三十餘年乎必謂祥爲別駕在建安後則徐州淸晏何得云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乎求其前後無一符會也凡所駁難具列如右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識惟愚滯或採彼流言不加銓擇或傳諸繆說即從編次用使眞僞混淆是非參錯語曰信書不如無書蓋

爲此也夫書彼竹帛事非容易凡爲國史可不慎諸

髮繞炙（王訓故韓非子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夫而譖之宰夫頓首再拜曰奉熾鑪炭火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也堂下得微有嫉臣者乎公乃召堂下而譖之果然）毒胙（左傳僖公四年晉太子申生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置之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杜注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匿空旁出（史記虞本紀注正義曰言舜潛匿穿空旁從他井而出也括地志云舜井在媯州懷戎縣西外城其西又有一井背舊傳云並舜井也舜自中出按此等皆出傳會）左慈易質（見採撰篇）劉根竄形（後漢書方術傳劉根隱嵩山諸好事者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收執詣郡根曰吾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祈曰促召之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皆反縛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田常成子（史記田齊世家陳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爲田氏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予民以大斗由是田氏得齊眾心宗族益彊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齊簡公立田常脩釐子之政齊人歌之云云常卒諡爲成子按史綴後句尤露破綻）陳桓有寵（語見左傳隱公四年）高祖雖子（語見史記高祖紀）西河取疑（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鄭注言有師而不偁師也疏使西河疑與夫子相似皇氏言疑子夏是夫子之身非也）雍齒（史記留侯世家雍齒與我故數嘗辱我我欲殺之爲功多故不忍又封爲什方侯注括地志云益州什邡縣）知無不爲（左傳僖公九年晉荀息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也）鷹鸇之逐（左傳文公十八年季文子出莒僕之語）將而必誅（公羊傳莊公三十二年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赤眉盆子（後漢書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王莽遣廉丹王匡擊之崇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將兵西求劉氏共尊立之遂立盆子爲帝自號建始元年入長安城更始來降赤眉貪財物出大掠時三輔飢引而東歸光武要其還路赤眉驚震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女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肉袒降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崔季珪（魏志崔琰傳琰字季珪清河人爲東西曹掾屬遷中尉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按語林事亦見世說容止篇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云云匈奴使曰牀頭捉刀人乃英雄也）孟陽臥牀（左傳莊公八年齊侯田于貝邱墜車反徒人費遇賊於門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紀信乘纛（史記項羽本紀漢王食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曰漢王降楚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從西門出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文鴦（按文鴦有二一在魏高貴鄉公時即文欽子一在西晉末遼西鮮卑段務勿塵子匹磾弟也文乃指魏時者通鑑高貴正元二年鴦夜襲司馬師營甘露三年降於司馬昭晉書景帝紀鴦勇冠三軍景帝目有瘤割之鴦來攻驚而目出即其人也小書侍講事無考）武安鳴鼓（史記廉藺傳秦伐韓軍於閼與王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秦軍軍武安西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胡質並子威（晉書良吏傳胡威字伯武父質以忠清著稱仕魏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爲荊州也云云與晉陽秋略同威歷徐州刺史入朝武帝語平生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介若黔敖（檀弓齊大餓黔敖爲食於路有餓者貿貿然來黔敖曰嗟來食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按介當屬餓者文似誤恐當作黔婁法言重黎篇或問賢曰顏淵黔婁皇甫謐高士傳黔婁死妻以康爲謐曾子曰先生食不充虛衣不蓋形何樂而爲康妻曰昔君嘗賜粟三千鍾先生辭不受甘天下之淡味求仁而得仁謚爲康不亦宜乎亦見列女傳）史識非一（原注引張昊二事按後漢書張堪傳堪在蜀公孫述破珍

（貧足富十世而抵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晉書良吏傳吳隱之將嫁女謝石知其貧素令助廚帳使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旅）布被脫粟（漢書公孫宏傳汲黯曰宏位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又宏身食一肉脫粟飯西京雜記宏故人高賀告人曰公孫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宏聞之歎曰寧逢惡賓勿逢故人）阮籍（見史官篇按晉書阮籍傳殆致滅性之下云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喭畢便去或問曰籍既不哭君何為禮楷曰阮籍方外之士我俗中之人時人歎為兩得其謂此一段語乖誕尤甚）舂相（檀弓鄰有喪舂不相史記商君傳趙良曰五羖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大王（祥晉書王祥傳祥字休徵琅琊臨沂人繼母朱氏不慈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敬母嘗欲生魚冰凍忽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黃雀數十入其幙鄉里稱為孝感焉漢末遭亂云云）沂除寇賊（建安初年則有呂布袁術之亂是在魏之初起至高貴鄉公時則有毌丘儉文欽諸葛誕等據淮陽檄討司馬氏事是在魏之末造按祥傳為徐州別駕在呂袁等事後從討毌丘儉是為司隸校尉時非為別駕時）

僱是媼字用史記文也予元書之臣子決不敢斥道王母乎一本作媼非

漢幼聞詩禮云云[illegible]接求退曰不應今節

忤時

孝和皇帝時韋武弄權母媼預政士有附麗之者起家而紿朱紫予以無所傅會取擯當時會天子還京師朝廷願從者衆予求番次在大駕後發日因逗留不去守司東都杜門却掃凡經三載或有譖予躬為史臣不書國事而取樂丘園私自著述者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史筆于時小人道長綱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遂與監修國史蕭至忠等諸官書求退曰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耽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稱微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習闡其舊中朝江左王陸干孫紀其歷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張宋齊應錄悼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刊其雜記休文所缺荀綽裁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賾彼泉藪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為書盛言矜其贊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然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衆功

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白可期而汗靑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爲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官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況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深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齰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棲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劭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時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古無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勿怡須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職某傳某志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旣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或云史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切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所以比者布懷知己歷抵羣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爾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旣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已本職

第七十冊　續修四庫全書　史　10　版正文

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明公足下哀而許之至忠得書大悲。無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許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湜鄭愔等。皆惡聞其短。共嫉之。俄而蕭宗等相次伏誅。然後獲免於難。

蕭至忠（唐書蕭至忠傳至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韋后黨出太平公主用事附納乃還復為中書令主謀逆至忠遁入南山捕誅之至忠外方直而內無守因武三思得中丞附安樂主為宰相舊唐書代韋巨源為侍中仍依舊修史按巨源傳云至忠仍舊監修國史則此云修史即謂監修也）素王素臣（家語齊大史子餘歎美孔子曰天其素王之乎按又見莊子董子對策賈鄭序論又杜預左傳序說者謂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答曰異乎余所聞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非通論也）葛洪雜記（晉書葛洪傳洪著述不輟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荀綽拾遺（按隋書經籍志宋拾遺十卷梁少府謝綽撰書事篇亦云謝拾沈遺此處作荀綽誤）東觀羣儒（詳漢書家及正史篇）伯度譏其不實（華陽國志李法字伯度桓帝時為侍中數表宦官太盛椒房太重史官記事無實錄之才虛相褒述必為後笑）公理以為可焚（後漢書仲長統傳統字公理博涉書記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恆發憤歎息著論名昌言凡三十四篇又作詩見志曰百家雜碎請用從火）王劭見譏（爾陸紀閒文粹云王劭在齊見弊貴族宗王留之為晉史彼王瑜貨雜王廢作亂而子宏廢子華書貴紹之懼為所隋深附結徐傳等嘗從次梓按作典書亦作王闕然觀史通於敘事曲筆等篇及雜說中北齊隋史等節屢言王劭直書犯時是從木文作劭亦合）楊介公（唐書楊再思傳再思為人佞而智張昌宗坐事武后問昌宗於國有功乎再思言昌宗為陛下合丹御而愈此為有功戴令言賦兩腳狐譏之中宗立遷中書令監修國史）宗尚書（唐書宗楚客傳楚客字叔敖武后從姊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韋后安樂公主親信之與紀處訥為黨世號宗紀及敗誅楚客曰於權利營諷陳延禧陳符命以媚帝曰陛下承母禪周唐一統而幾本傳楚客亦領監修）

史通削繁卷四終

嘉應廩生陳士荃校

一第十七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0 版反內

章氏遺書卷第一　文史通義內篇一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易教上

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詩書禮樂春秋則既聞命矣易以道陰陽願聞所以爲政典而與史同科之義焉曰聞諸夫子之言矣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知來藏往吉凶與民同患其道蓋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其教蓋出政教典章之先矣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各有其象與數各殊其變與占不相襲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傳所謂庖羲神農與黃帝堯舜是也（歸藏本庖羲連山本神農周易本黃帝）由所本而觀之不特三王不相襲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蓋聖人首出御世作新視聽神道設教以彌綸乎禮樂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後世託之詭異妖祥讖緯術數以愚天下也夫子曰我觀夏道杞不足徵吾得夏時焉我觀殷道宋不足徵吾得坤乾焉夫夏時夏正書也坤乾易類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獻無所徵矣而坤乾乃與夏正之書同爲觀於夏商之所得則其所以厚民生與利民用者蓋與治憲明時同爲一代之法憲而非聖人一己之心思離事物而特著一書以謂明道也夫懸象設教與治憲授時天道也禮樂詩書與刑政教令人事也天與人參王者治世之大權也韓宣子之聘魯也觀書於太史氏得見易象春秋以爲周禮在魯夫春秋乃周公之舊典謂周禮之在魯可也易象亦稱周禮其爲政教典章切於民用而非一己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舊制則又明矣夫子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顧氏炎武嘗謂連山歸藏不名爲易太卜所謂三易因周易而牽連得名今觀八卦起於伏羲連山作於夏后而夫子乃謂易興於中古作易之人獨指文王則連山歸藏不名爲易又其徵矣或曰文王拘幽未嘗得位行道豈得謂之作易以垂政典歟曰八卦爲三易所同文王自就八卦而繫之辭商道之衰文王與民同其憂患故反覆於處憂患之道而要於无咎非創制也武周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一代之典教非文王初意所計及也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創制立法以前民用因見周易之於道法美善無可復加懼其久而失傳故作彖象文言諸傳以申其義蘊所謂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能理勢固有所不可也後儒擬易則亦妄而不思之甚矣彼其所謂理與數者有以出周易之外邪無以出之而惟變其象數法式以示與古不相襲焉此王者宰制天下作新耳目殆如漢制所謂色黃數五事與改正朔而易服色

者爲一例也揚雄不知而作則以九九八十一者變其八八六十四矣後代大儒多稱許之則以其數通於治憲而蓍揲合其吉凶也夫數乃古今所共凡明於憲學者皆可推尋豈必太元而始合哉蓍揲合其吉凶則又陰陽自然之至理誠之所至探籌鑽瓦皆可以知吉凶何必支離其文艱深其字然後可以知吉凶乎元包妄託歸藏不足言也司馬潛虛又以五五更其九九不免賢者之多事矣故六經不可擬也先儒所論僅謂畏先聖而當知嚴憚耳此指揚氏法言王氏中說誠爲中其弊矣若夫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迹而非託於空言故以夫子之聖猶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擬聖之嫌抑且蹈於僭竊王章之罪也可不慎歟

易教中

孔仲達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先儒之釋易義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得其說而進推之易爲王者改制之鉅典事與治憲明時相表裏其義昭然若揭矣許叔重釋易文曰蜥易守宮象形祕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鄭氏注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朱子以謂易有交易變易之義是皆因文生解各就一端而言非當日所以命易之旨也三易之名雖始於周官而連山歸藏可并名易易不可附連山歸藏而稱爲三連三歸者誠以易之爲義實該羲農以來不相沿襲之法數也易之初見於文字則帝典之平在朔易也孔傳謂歲改易而周人即取以名揲卦之書則王者改制更新之大義顯而可知矣大傳曰生生之謂易韓康伯謂陰陽轉易以成化生此即朱子交易變易之義所由出也三易之文雖不傳今觀周官太卜有其法左氏記占有其辭則連山歸藏皆有交易變易之義是羲農以來易之名雖未立而易之意已行乎其中矣上古淳質文字無多固有具其實而未著其名者後人因以定其名則徹前後而皆以是爲主義焉一若其名之向著者此亦其一端也欽明之爲敬也允塞之爲誠也憲象之爲憲也（憲象之憲作推步解非憲書之名）皆先具其實而後著之名也易革象曰澤中有火君子以治憲明時其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憲自黃帝以來代爲更變而夫子乃爲取象於澤火且以天地改時湯武革命爲革之卦義則易之隨時廢興道豈有異乎易始羲農而備於成周憲始黃帝而遞變於後世上古詳天道而中古以下詳人事之大端也然卦氣之說雖創於漢儒而卦序卦位則已具函其終始則疑大撓未造甲子以前羲農即以卦畫爲憲象所謂天人合於一也大傳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

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黃帝未作干支之前所創造也觀於羲和分命則象法文宜其道無所不備皆用以爲授人時也是知上古聖人開天創制立法以治天下作易之與造憲同出一源未可強分孰先孰後故易曰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書曰平秩敬授作訛成易皆一理也夫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學易者所以學周禮也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爲周禮在魯夫子學易而志春秋所謂學周禮也夫子語顏淵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斟酌百王損益四代爲萬世之圭臬也憲象遞

變而夫子獨取於夏時筮占不同而夫子獨取於周易此三代以後至今循行而不廢者也然三代以後憲顯而易微憲存於官守而易流於師傳故儒者敢於擬易而不敢造憲也憲之薄蝕盈虧有象可驗而易之吉凶悔吝無迹可拘是以憲官不能守襲於私智而易師各自爲說不勝紛紛也故學易者不可以不知天（觀此益知太元元包潛虛之屬乃是萬無可作之理其故總緣不知爲王制也）

易教下

易之象也詩之興也變化而不可方物矣禮之官也春秋之例也謹嚴而不可假借矣夫子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君子之於六藝一以貫之斯可矣物相雜而爲之文事得比而有其類知事物名義之雜出而比處也非文不足以達之非類不足以通之六藝之文可以一言盡也夫象歟興歟例歟官歟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其辭可謂文矣其理則不過曰通於類也故學者之要貴乎知類

象之所包廣矣非徒易而已六藝莫不兼之蓋道體之將形而未顯者也雎鳩之於好逑樛木之於貞淑甚而熊蛇之於男女象之通於詩也五行之徵五事箕畢之驗雨風甚而傅巖之入夢賚象之通於書也古官之紀雲鳥周官之法天地四時以至龍翟章衣熊虎志射象之通於禮也歌協陰陽舞分文武以至磬念封疆鼓思

將帥象之通於樂也筆削不廢災異左氏遂廣妖祥象之通於春秋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萬事萬物當其自靜而動形迹未彰而象見矣故道不可見人求道而恍若有見者皆其象也

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營搆之象天地自然之象說卦爲天爲圜諸條約略足以盡之人心營搆之象睽車之載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無不可也然而心虛用靈人累於天地之間不能不受陰陽之消息心之營搆則情之變易爲之也情之變易感於人世之接搆而乘於陰陽倚伏爲之也是則人心營搆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

易象雖包六藝與詩之比興尤爲表裏夫詩之流別盛於戰國人文所謂長於諷喻不學詩則無以言也（詳詩教篇）然戰國之文深於比興卽其深於取象者也莊列之寓言也則觸蠻可以立國蕉鹿可以聽訟離騷之抒憤也則帝閽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縱橫馳說之士飛箝捭闔之流徙蛇引虎之營謀桃梗土偶之問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議然而指迷從道固有其功飾奸售欺亦受其毒故人心營構之象有吉有凶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範天下也

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則以本原所出皆不外於周官之典守其支離而不合道者師失官守末流之學各以私意恣其說爾非於先王之道全無所得而自樹一家之學也至於佛氏之學來自西域毋論彼非世官典守之遺且亦生於中國言語不通沒於中國文字未達也然其所言與其文字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殆較諸子百家爲尤盛反覆審之而知其本原出於易教也蓋其所謂心性理道名目有殊推其義指初不異於聖人之言其異於聖人者惟舍事物而別見有所謂道爾至於丈六金身莊嚴色相以至天堂清明地獄陰慘天女散花夜叉披髮種種詭幻非人所見儒者斥之爲妄不知彼以象教不啻易之龍血元黃張弧載鬼是以閻摩變相皆卽人心營構之象而言非彼造作誑誣以惑世也至於末流失傳鑿而實之夫婦之愚偶見形於形憑於聲者而附會出之遂謂光天之下別有境焉儒者又不察其本末攘臂以爭憤若不共戴天而不知非其實也令彼所學與夫文字之所指擬但切入於人倫之所日用卽聖人之道也以象爲教非無本也

易象通於詩之比興易辭通於春秋之例嚴天澤之分則二多譽四多懼焉謹治亂之際則陽君子陰小人也杜微漸之端姤一陰而已惕女壯臨二陽而卽慮八月焉愼名器之假五戒陰柔三多危惕焉至於四德尊元而無異稱亨有小亨利貞有小利貞貞有貞吉貞凶吉有元吉悔有悔亡咎有无咎一字出入謹嚴甚於春秋蓋聖人於天人之際以謂甚可畏也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協天道其義例之見於文辭聖人有戒心焉

書教上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五帝僅有二而三皇無聞焉左氏所謂三墳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卽是其書否也以三王之誓誥貢範諸篇推測三皇諸帝之義例則上古簡質結繩未遠文字肇興書取足以達微隱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無成法不得如後史之方圓求備拘於一定之名義者也夫子

敘而述之取其疏通知遠足以垂教矣世儒不達以謂史家之初祖實在尙書因取後代一成之史法紛紛擬書者皆妄也

三代以上之爲史與三代以下之爲史其同異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夫記注無成法則取材也難撰述有定名則成書也易成書易則文勝質矣取材難則僞亂眞矣僞亂眞而文勝質史學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閒世一出補偏救弊憊且不支非後人學識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尙書之教絕其勢不得不然也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纖析矣然法具於官而官守

其書觀於六卿聯事之義而知古人之於典籍不憚繁複周悉以爲記注之備也卽如六典之文繁委如是太宰掌之小宰副之司會司書太史又爲各掌其貳則六典之文蓋五倍其副貳而存之於掌故焉其他篇籍亦當稱是是則一官失其守一典出於水火之不虞他司皆得藉徵於副策斯非記注之成法詳於後世歟漢至元成之閒典籍可謂備矣然劉氏七略雖溯六典之流別亦已不能具其官而律令藏於法曹章程存於故府朝儀守於太常者不聞石渠天祿別儲副貳以備校司之討論可謂無成法矣漢治最爲近古而荒略如此又何怪乎後世之文章典故雜亂而無序也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言王化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法廢而書亡書亡而後春秋作則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識春秋之體也何謂周官之法廢而書亡哉蓋官禮制密而後記注有成法記注有成法而後撰述可以無定名以謂纖悉委備有司具有成書而吾特舉其重且大者筆而著之以示帝王經世之大略而典謨訓誥貢範官刑之屬詳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爲一定之例焉斯尙書之所以經世也至官禮廢而注記不足備其全春秋比事以屬辭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與夫百國之寶書以備其事之始末其勢有然也馬班以下演左氏而

益暢其支焉所謂記注無成法而撰述不能不有定名也故曰王者迹息而詩亡見春秋之用周官法廢而書亡見春秋之體也

記曰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其職不見於周官其書不傳於後世殆禮家之衍文歟後儒不察而以尙書分屬記言春秋分屬記事則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傳而空存其事目則左氏所記之言不啻千萬矣尙書典謨之篇記事而言亦具焉訓誥之篇記言而事亦見焉古人事見於言言以爲事未嘗分事言爲二物也劉知幾以二典貢範諸篇之錯出轉譏尙書義例之不純毋乃因後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實事乎記曰疏通知遠書教

也豈曰記言之謂哉

六藝並立樂亡而入於詩禮書亡而入於春秋皆天時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而宰孔之命齊侯王子虎之命晉侯皆訓誥之文也而左氏附傳以翼經夫子不與文侯之命同著於編則書入春秋之明證也馬遷紹法春秋而刪潤典謨以入紀傳班固承遷有作而禹貢取冠地理洪範特志五行而書與春秋不得不合爲一矣後儒不察又謂紀傳法尙書而編年法春秋是與左言右事之強分流別又何以異哉

書教中

書無定體故易失其傳亦惟書無定體故託之者眾周末文勝官禮失其職守而百家之學多爭託於三皇五帝之書矣藝植託於神農兵法醫經託於黃帝好事之徒傳爲三墳之逸書而五典之別傳矣不知書固出於依託旨亦不盡無所師承官禮政舉而人存世氏師傳之掌故耳惟三五之留遺多存於周官之職守則外史所掌之書必其籍之別具亦如六典各存其副之制也左氏之所謂三墳五典或其概而名之或又別爲一說未可知也必欲確指如何爲三皇之墳如何爲五帝之典則鑿矣

逸周書七十一篇多官禮之別記與春秋之外篇殆治尙書者雜取以備經書之旁證耳劉班以謂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則似逸篇初與典謨訓誥同爲一書而孔子爲之刪彼存此耳毋論其書文氣不類醕駁互見卽如職方時訓諸解明用經記之文太子晉解明取春秋時事其爲外篇別記不待繁言而决矣而其中實有典言寶訓識爲先王誓誥之遺者亦未必非百篇之逸旨而不可遽爲刪略之餘也夫子曰信而好古先王典誥衰周猶有存者而夫子刪之豈得爲好古哉惟書無定體故春秋官禮之別記外篇皆得從而附合之亦可明書教之流別矣

書無定體故附之者雜後人妄擬書以定體故守之也拘古人無空言安有記言之專書哉漢儒愎信玉藻記文而以尙書爲記言之專書焉於是後人削趾以適屨轉取事文之合者削其事而輯錄其文以爲尙書之續焉若孔氏漢魏尙書王氏續書之類皆是也無其實而但貌古人之形似譬如畫餠餌之不可以充饑況尙書本不止於記言則孔衍王通之所擬併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劉知幾嘗患史策記事之中忽間長篇文筆欲取君上詔誥臣工奏章別爲一類編次紀傳史中略如書志之各爲篇目是劉亦知尙書折而入春秋矣然事言必分爲二則有事言相貫質與文宣之際如別自爲篇則不便省覽如仍然合載則爲例不純是以劉氏雖有是說後人訖莫之行也至如論事章疏本同口奏辨

難書牘不異面論次於紀傳之中事言無所分析後史恪遵成法可也乃若揚馬之辭賦原非政言嚴徐之上書亦同獻頌鄒陽枚乘之縱橫杜欽谷永之附會本無關於典要馬班取表國華例之則文采滅如存之則紀傳猥濫斯亦無怪劉君之欲議更張也

杜氏通典爲卷二百而禮典乃八門之一已占百卷蓋其書本官禮之遺宜其於禮事加詳也然敘典章制度不異諸史之文而禮文疑似或事變參差博士經生折中詳議或取裁而徑行或中格而未用入於正文則繁複難勝削而去之則事理未備杜氏並爲採輯其文附著禮門之後凡二十餘卷可謂窮天地之際而通古今之變者矣史遷之書蓋於秦紀之後存錄秦史原文惜其義例未廣後人亦不復踵行斯並記言記事之窮別有變通之法後之君子所宜參取者也

濫觴流爲江河事始簡而終鉅也東京以還文勝篇富史臣不能概見於紀傳則彙次爲文苑之篇文人行業無多但著官階貫系略如文選人名之注試牓履歷之書本爲麗藻篇名轉覺風華消索則知一代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盡也蕭統文選以還爲之者衆今之尤表表者姚氏之唐文粹呂氏之宋文鑑蘇氏之元文類並欲包括全代與史相輔此則轉有似乎言事分書其實諸選乃是春華正史其秋實爾（史與文選各有言與事故僅可分華與實不可分言與事）四部既分集林大暢文人當誥則內制外制之集自爲編矣宰相論思言官白簡卿曹各言職事閫外料敵善謀陸贄奏議之篇蘇軾進呈之策又各著於集矣萃合則有名臣經濟策府議林連編累牘可勝數乎大抵前人著錄不外別集總集二條蓋以一人文字觀也其實應隸史部追源當系尚書但訓誥乃尚書之一端不得如漢人之直以記言之史目尚書耳

名臣章奏隸於尚書以擬訓誥人所易知撰輯章奏之人宜知訓誥之記言必敘其事以備所言之本末故尚書無一空言有言必措諸事也後之輯章奏者但取議論曉暢情辭慨切以爲章奏之佳也不備其事之始末雖有佳章將何所用文人尚華之習見不可語於經史也班氏董賈二傳則以春秋之學爲尚書也（即尚書折入春秋之證也）其敘賈董生平行事無意求詳前後寂寥數言不過爲政事諸疏天人三策備始末爾（賈董未必無事可敘班氏重在疏策不妨略去一切但錄其言前後略綴數語備本末耳不似後人作傳必盡生平斤斤求備）噫觀史裁者必知此意而始可與言尚書春秋之學各有其至當不似後世類鈔徵事但知方圓求備而已也

書教下

易曰筮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閒嘗竊取其義以概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

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爲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爲圓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謂無不備矣然諸史皆掌記注而未嘗有撰述之官（祝史命告未嘗非撰述然無撰史之人如尚書誓誥自出史職至於帝典諸篇並無應撰之官）則傳世行遠之業不可拘於職司必待其人而後行非聖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極致不足以與此此尚書之所以無定法也

尚書春秋皆聖人之典也尚書無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書之支裔折入春秋而書無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

無定法者難繼此人之所知也然圓神方智自有載籍以還二者不偏廢也不能究六藝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遺意者也史氏繼春秋而有作莫如馬班馬則近於圓而神班則近於方以智也

尚書一變而爲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左氏一變而爲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而爲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爲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爲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

遷書紀表書傳本左氏而略示區分不甚拘拘於題目也伯夷列傳乃七十篇之序例非專爲伯夷傳也屈賈列傳所以惡絳灌之讒其敘屈之文非爲屈氏表忠乃弔賈之賦也倉公錄其醫案貨殖兼書物產龜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爲一人具始末也張耳陳餘因此可以見彼耳孟子荀卿總括遊士著書耳名姓標題往往不拘義例僅取名篇譬如關雎鹿鳴所指乃在嘉賓淑女而或且譏其位置不倫（如孟子與三鄒子）或又摘其重複失檢（如子貢已在弟子傳又見於貨殖）不知古人著書

之旨而轉以後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變通亦知遷書體圓而用神猶有尚書之遺者乎

遷史不可爲定法固書因遷之體而爲一成之義例遂爲後世不祧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謹守繩墨待其人而後行勢之不得不然也然而固書本撰述而非記注則於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圓且神者以爲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傳世行遠也後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於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於記注撰述兩無所似而古人著書之宗旨不可復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猶拘守成法以謂其書固祖馬而宗班也而史學之失傳也久矣

憲法久則必差推步後而愈密前人所以論司天也而史學亦復類此尚書變而爲春秋則因事命篇不爲常例者得從比事屬辭爲稍密矣左國變而爲紀傳則年經事緯不能旁通者得從類別區分爲益密矣紀傳行之千有餘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飲饑食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裁可以傳世行遠之具而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不敢稍變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可删以云方智則冗複疏舛難爲典據以云圓神則蕪濫浩瀚不可誦識蓋族史但知求全於紀表志傳之成規而書爲體例所拘但欲方圓求備不知紀傳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書之初意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紀傳實爲三代以後之良法而演習既久先王之大經大法轉爲末世拘守之紀傳所蒙曷可不思所以變通之道歟

左氏編年不能曲分類例史漢紀表傳志所以濟類例之窮也族史轉爲類例所拘以致書繁而事晦亦猶訓詁注疏所以釋經俗師反溺訓詁注疏而晦經旨也夫經爲解晦當求無解之初史爲例拘當求無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書未入春秋之初意歟

神奇化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解莊書者以謂天地自有變化人則從而奇腐云耳事屢變而復初文飾窮而反質天下自然之理也尚書圓而神其於史也可謂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於馬班蓋自劉知幾以還莫不以謂書教中絕史官不得衍其緒矣又自隋經籍志著錄以紀傳爲正史編年爲古史歷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紀傳而乙編年則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悅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爲旁庶矣司馬通鑑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按本末之爲體也因事命篇不爲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眞尚書之遺也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與此書亦不盡合於所稱故歷代著錄諸家次其書於雜史自屬纂錄之家便觀覽耳但卽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書有作者甚淺而觀者甚深此類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爲神奇本一理耳

夫史爲記事之書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爲常例所拘而後能起訖自如無一言之或遺而或溢也此尚書之所以神明變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傳已不免於以文狥例理勢不得不然也以上古神聖之制作而責於晚近之史官豈不懸絕歟不知經不可學而能意固可師而倣也且尚書固有不可盡學者也卽紀事本末不過纂錄小書亦不盡

取以爲史法而特以義有所近不得以辭害意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質之中則師尙書之意而以遷史義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紀傳之極弊非好爲更張也

紀傳雖創於史遷然亦有所受也觀於太古年紀夏殷春秋竹書紀年則本紀編年之例自文字以來卽有之矣尙書爲史文之別具加用左氏之例而合於編年卽傳也以尙書之義爲春秋之傳則左氏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尙書之義爲遷史之傳則八書三十世家不必分類皆可倣左氏而統名曰傳或考典章制作或敘人事終始或究一人之行（卽列傳本體）或合同類之事或錄一時之言（訓誥之類）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緯本紀則較之左氏翼經可無局於年月後先之累較之遷史之分列可無歧出互見之煩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簡而義益加精豈非文質之適宜古今之中道歟至於人名事類合於本末之中難於稽檢則別編爲表以經緯之天象地形輿服儀器非可本末該之且亦難以文字著者別繪爲圖以表明之蓋通尙書春秋之本原而拯馬史班書之流弊其道莫過於此至於創立新裁疏別條目較古今之述作定一書之規模別具圓通之篇此不具言

邵氏晉涵云紀傳史裁參仿袁樞是貌同心異以之上接尙書家言是貌異心同是篇所推於六藝爲支子於史學爲大宗於前史爲中流砥柱於後學爲蠶叢開山

詩教上

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戰國之文奇衺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知文體備於戰國而始可與論後世之文知諸家本於六藝而後可與論戰國之文知戰國多出於詩教而後可與論六藝之文可與論六藝之文而後可與離文而見道可與離文而見道而後可與奉道而折諸家之文也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曰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諸子之爲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衍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楊墨尹文之言

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叙論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爲六典之遺也

戰國之文旣源於六藝又謂多出於詩教何謂也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爲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

而善諷也九流之學承官曲於六典雖或原於書易春秋其質多本於禮教爲其體之有所該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以文其質也古之文質合於一至戰國而各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橫之辭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何謂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爲蛇龍之菹也（詳見文集篇）後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卽諸子書也）而文集有論辨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備於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製焉學者不知而溯摯虞所裒之流別（摯虞有文章流別傳）甚且以蕭梁文選舉爲辭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別之義矣

今卽文選諸體以徵戰國之賅備（摯虞流別孔逭文苑今俱不傳故據文選）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上林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同釣也客難解嘲屈原之漁父卜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韓非儲說比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前人已有言及之者）而或以爲始於傅毅之徒（傅元之言）非其質矣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歷舉輕煖肥甘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啟也而或以爲創之枚乘忘其祖矣鄒陽辨謗於

梁王江淹陳辭於建平蘇秦之自解忠信而獲罪也過秦王命六代辨亡諸論抑揚往復詩人諷諭之旨孟荀所以稱述先王儆時君也（屈原上稱帝嚳中述湯武下道齊桓亦是）淮南賓客梁苑辭人原嘗申陵之盛舉也東方司馬侍從於西京徐陳應劉徵逐於鄴下談天雕龍之奇觀也遇有升沉時有得失畸才彙於末世利祿萃其性靈廊廟山林江湖魏闕曠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從文人情深於詩騷古今一也

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其言信而有徵矣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何謂也曰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

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矣是故聖王書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爲一人之著述者也（詳見外篇較讐略著錄先明大道論）道不行而師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賢堯舜也然而予欲無言無行不與六藝存周公之舊典夫子未嘗著述也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訓至孟子而其文然後閎肆焉著述至戰國而始專之明驗也（論語記曾子之沒吳起嘗師曾子則曾子沒於戰國初年而論語成於戰國之時明矣）春秋之時管子嘗有書矣（鬻子晏子後人所託）然載一時之典章政教則猶周公之有官禮也記管子之言行則習管氏法者所綴輯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謂管仲之書不當稱桓公之諡閻氏若璩又謂後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並無私自著書之事皆是後人綴輯詳諸子篇）兵家之有太公陰符醫家之有黃帝素問農家之神農野老先儒以爲後人僞撰而依託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則亦有所未盡也蓋末數小技造端皆始於聖人苟無微言要旨之授受則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時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傳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嘗得見其書也至戰國而官守師傳之道廢通其學者述舊聞而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無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戰國之人而述黃農之說是以先儒辨之文辭而斷其僞託也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與孔子所述六藝舊典皆非著述一類其說已見於前）實非有所僞託也然則著述始專於戰國蓋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爲文辭而文辭不能不生其好尚後人無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於文辭焉然猶自命爲著述是以戰國爲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於戰國也

詩教下

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後六藝惟詩教爲至廣也敢問文章之用莫盛於詩乎曰豈特三代以後爲然哉三代以前詩教未嘗不廣也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古無私門之著述未嘗無達衷之言語也惟託於聲音而不著於文字故秦人禁詩書書闕有間而詩篇無有散失也後世竹帛之功勝於口耳而古人聲音之傳勝於文字則古今時異而理勢亦殊也自古聖王以禮樂治天下三代文質出於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於官守禮之質也情志和於聲詩樂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諸子以術鳴故專門治術皆爲官禮之變也情志蕩而處士以橫議故百家馳說皆爲聲詩之變也（名法兵農陰陽之類主實用者謂之專門治術其初各有職掌故歸於官而爲禮之變也談天雕龍堅白異同之類主虛理者謂之百家馳說其言不過達其情志故歸於詩而爲樂之變也）戰國之文章先王禮樂之變也（六藝爲官禮之遺其說亦詳外篇較讐略中著錄先明大道論）然而獨謂詩教廣於戰國者專門之業少而縱橫騰說之言多後世專門子術之書絕（僞體子書不足言也）而文集繁雖有醇駁高下之不同其究

不過自抒其情志故曰後世之文體皆備於戰國而詩教於斯可謂極廣也學者誠能博覽後世之文集而想見先王禮樂之初焉庶幾有立而能言（學問有主即是立不盡如朱子所云肌膚筋骸之束而已也）可以與聞學詩學禮之訓矣

學者惟拘聲韻之爲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詩教是以後世文集繁而紛紜承用之文相與沿其體而莫由知其統要也至於聲韻之文古人不盡通於詩而後世承用詩賦之屬亦不盡出六義之教也其故亦備於戰國是故明於戰國升降之體勢而後禮樂之分可以明六藝之教可以別七略九流諸子百家之言可以導源而濬流兩漢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塍別官曲術業聲詩辭說口耳竹帛之遷變可坐而定矣

演疇皇極訓誥之韻者也所以便諷誦志不忘也六象贊言爻繫之韻者也所以通卜筮闡幽元也六藝非可皆通於詩也而韻言不廢則諧音協律不得專爲詩教也傳記如左國著說如老莊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遽協豈必合詩教之比興哉焦貢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經部韻言之不涉於詩也黃庭經之七言參同契之斷字子術韻言之不涉於詩也後世雜藝百家誦拾名數率用五言七字演爲歌訣咸以取便記誦皆無當於詩人之義也而文指存乎咏歎取義近於比興多或滔滔

萬言少或寥寥片語不必諧韻和聲而識者雅賞其爲風騷遺範也故善論文者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班氏固曰賦者古詩之流劉氏勰曰六藝附庸蔚爲大國蓋長言咏歎之一變而無韻之文可通於詩者亦於是而益廣也屈氏二十五篇劉班著錄以爲屈原賦也漁父之辭未嘗諧韻而入於賦則文體承用之流別不可不知其漸也文之敷張而揚厲者皆賦之變體不特附庸之爲大國抑亦陳完之後離去宛邱故都而大啟疆宇於東海之濱也後世百家雜藝亦用賦體爲拾誦（寶氏述書賦吳氏事類賦醫家藥性賦星卜命相術業賦之類）蓋與歌訣同出六藝之外矣然而賦家者流猶有諸子之遺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後世詩賦之流拘於文而無其質茫然不可辨其流別也是以劉班詩賦一略區分五類而屈原陸賈荀卿定爲三家之學也（說詳外篇較讐略中漢志詩賦論）馬班二史於相如揚雄諸家之著賦俱詳載於列傳自劉知幾以還從而抵排非笑者蓋不勝其紛紛矣要皆不爲知言也蓋爲後世文苑之權輿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實蹟以視范史而下標文苑而止敘文人行略者爲遠勝也然而漢廷之賦實非苟作長篇錄入於全傳足見其人之極思殆與賈疏董策爲用不同而同主於以文傳人也是則

賦家者流縱橫之派別而兼諸子之餘風此其所以異於後世辭章之士也故論文於戰國而下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論文拘形貌之弊至後世文集而極矣蓋編次者之無識亦緣不知古人之流別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論文也集文雖始於建安（魏文撰徐陳應劉文爲一集此文集之始摯虞流別集猶其後也）而實盛於齊梁之際古學之不可復蓋至齊梁而後蕩然矣（摯虞流別集乃是後人集前人人自爲集自齊之王文憲集始而昭明文選又爲總集之盛矣）范陳晉宋諸史所載文人列傳總其撰著必云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未嘗云文集若干卷則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强以類分可知也孫武之書蓋有八十二篇矣（說詳外篇較讎略中漢志兵書論）而闔閭以謂子之十三篇吾既得而見是始計以下十三篇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韓非之書今存五十五篇矣而秦王見其五蠹孤憤恨不得與同時是五蠹孤憤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呂氏春秋自序以爲良人問十二紀是八覽六論未嘗入序次也董氏清明玉杯竹林之篇班固與繁露並紀其篇名是當日諸篇未入繁露之書也夫諸子專家之書指無旁及而篇次猶不可强繩以類例況文集所裒體製非一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指之所出而欲强以篇題形貌相拘哉

賦先於詩騷別於賦賦有問答發端悞爲賦序前人之議文選猶其顯然者也若夫封禪美新典引皆頌也稱符命以頌功德而別類其體爲符命則王子淵以聖主得賢臣而頌嘉會亦當別類其體爲主臣矣班固次韻乃漢書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紀第一述陳項傳第一者所以自序撰書之本意史遷有作於先故已退居於述爾今於史論之外別出一體爲史述贊則遷書自序所謂作五帝紀第一作伯夷傳第一者又當別出一體爲史作贊矣漢武詔策賢良卽策問也今以出於帝制遂於策問之外別名曰詔然則制策之對當離諸策而別名爲表矣賈誼過秦蓋賈子之篇目也（今傳賈氏新書首列過秦上下二篇此爲後人輯定不足爲據漢志賈誼五十八篇又賦七篇此外別無論著則過秦乃賈子篇目明矣）因陸機辨亡之論規倣過秦遂援左思著論準過秦之說而標體爲論矣（左思著論之說須活看不可泥）魏文典論蓋猶桓子新論王充論衡之以論名書耳論文其篇目也今與六代辨亡諸篇同次於論然則昭明自序所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其例不收諸子篇次者豈以有取斯文卽可裁篇題論而改子爲集乎七林之文皆設問也今以枚生發問有七而遂標爲七則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標爲九乎難蜀父老亦設問也今以篇題爲難而別爲難體則客難當與同編而解嘲當別爲嘲體賓戲當別爲戲體矣文選者辭章之圭臬集部之準繩而淆亂蕪穢不可殫詰則古人流別作者意

指流覽諸集孰是深窺而有得者乎集人之文尚未得其意指而自裒所著為文集者何紛紛耶若夫總集別集之類例編輯撰次之得失今古詳略之攸宜錄選評鈔之當否別有專篇討論不盡述也

禮教

經禮之學開端先辨經曲經曲之義未明是出入不由戶也而學者往往昧之

中庸篇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劉向以三百為官禮所謂經也三千為儀禮所謂曲也其說蓋得之矣鄭康成乃以三百為儀禮三千為禮文無論三千三百名數難以強索且大禮與天地同節惟建官立典經緯天人庶足稱禮之實容儀度數不過一官之長何足當之古人所謂儀也非禮也

經曲之說朱子從鄭而不從劉然注論語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則禮之不僅於威儀也亦可見矣蓋非盡人官物曲之精微豈足以稱天理節文之義孔子曰吾學周禮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為周禮在魯禮之所包廣矣官典其大綱也

或曰周公作官禮乎答曰周公何能作也鑒於夏殷而折衷於時之所宜蓋有不得不然者也夏殷之鑒唐虞唐虞之鑒羲農黃帝亦若是也亦各有其不得不然者也故曰道之大源出於天也孔子曰吾學周禮學於天

也非僅尊周制而私周公也

帝典之命羲和咨九官蓋六典之權輿然必別有籍矣而禮特九官之一耳而在周官則三禮又五禮之一也前後詳略不同如此可以想鑒夏鑒殷之所自矣

漢藝文志官儀二禮與禮家諸記合為一種後世三禮所由名也其實諸記多為儀禮而傳周官者非專門之學卽無成書名為三禮實二禮也二禮同傳而儒者拘於威儀之說遂異經禮三百而歸之儀禮反若官典為禮家之贅疣而先王制作之原與道出於天之義微矣

今之三禮乃官儀二禮合小戴記耳此乃學校所須其實當合大戴為四禮也正以內外四傳（三傳加周語）猶可想見春秋之意而禮之不盡官儀二經也學者所當知也

近人致功於三禮約有五端溯源流也明類例也綜名數也考同異也搜遺逸也此皆學者應有之事不可廢也然以此為極則而不求古人之大體以自廣其心此宋人所譏為玩物喪志不得謂宋人之苛也

諸城王君森文積學士也治三禮多年視世之所謂五端致力無不及也而有見於五端之不足以盡此禮也以書來商其進步意謂六藝莫精覈於禮而莫變動於易今質於禮而求通於易可乎噫王君用心如此可畏敬也雖然未敢決也

君子學以致其道道者自然而已見為卑者擴而高之

見爲淺者鑿而深之見爲小者恢而大之皆不可爲道也王君果有見於禮之必進於易歟精思奧義發前人之未發可也苟疑其然而未見其必然則姑存其說以待他日參驗可耳有心求之擴高鑿深之弊出矣

以官禮之制言之三法掌於周官太卜是易本春官之典守故韓子見易象而以爲周禮在魯也（說詳易教篇）若求禮於易則大傳所云天尊地卑十數語約略足以盡之先儒演爲易例則如陰陽剛柔貴賤時位得失貞吝之類一如春秋發凡大抵易之抑陰扶陽與春秋之防微杜漸皆以經禮爲折中也

易曰知以藏往神以知來夫名物制度繁文縟節考訂精詳記誦博洽此藏往之學也好學敏求心知其意神明變化開發前蘊此知來之學也可以藏往而不可以知來治禮之盡於五端也推其所治之禮而折中後世之制度斷以今之所宜則經濟人倫皆從此出其爲知來功莫大也學者不得具全求其資之近而力能勉者斯可矣

宋制試士多重策論故宋人所備策括諸書多有可觀其最佳者幾如著述若章氏考索馬氏通考之類皆有補於後學然終不免爲策括者以其無心得而但知比類以求備也故藏往之學欲其博知來之學欲其精眞能知來者所操甚約而所及者甚廣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神而明之存於其人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人皆戛戛我獨有餘不可强也

禮家講求於纂輯比類大抵於六典五儀之原多未詳析總緣悮識以儀爲禮耳夫制度屬官而容儀屬曲禮也然容儀自是專門而制度兼該萬有舍六典而拘五儀恐五儀之難包括也雖六典所包甚廣不妨闕所不知而五儀終不可以爲經禮之全綜典之書自宜識體要也

近日金匱秦尚書蕙田纂輯五禮通考既以五儀爲綱而於天文地理官制三門顯然關制度者皆强歸之於嘉禮蓋以朝覲會同於五儀爲嘉禮耳遂以天文地理

官制謂出朝典也不知一代章程何條不出朝典雖司馬軍政司寇比讞亦朝典也皆稱嘉禮可乎夫天文春官保章氏職也地理夏官職方氏職也官制天官太宰氏職也三百六十之官體大物博學者不能悉究不務求備也但於典故官守不可昧所自也

史家書志之原本於官禮史記天官平準等書猶以官職名篇惜他篇未盡然也班氏不知此意改爲天文食貨告朔廢而並去餼羊矣嗣是而後書志棼於亂麻皆數典而忘其祖焉然班氏雖失遷意而其志藝文也猶沿向歆七略之舊於羣書部目之後必條別其淵源出於古者某官之掌猶不忘周官之舊法也夫一朝制度

經緯天人莫不具於載籍守於官司故建官制典決非私意可以創造歷代必有沿革厥初必有淵源溯而上之可見先王不得已而制作之心初非勉强所謂道之大源出於天也文字不隸於官守制度不原於載籍是謂無本之學夫子所謂不知而作是也噫吾見不知而作者蓋紛紛矣

或問天下之書皆官禮則經分爲六略分爲七子別九流術標七種何不悉統於官禮乎史家書志但合職官禮儀爲一志可矣何必更分天文地理禮樂兵刑諸篇目答曰類別區分正所謂禮也且如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太史亦掌邦之六典宗伯亦掌邦之六典同一掌邦

之六典而各有職事之輕重詳略乃見一本萬殊而萬殊一本之妙也史家書志自當以一代人官爲綱領矣而官守所隸巨細無遺勢難盡著則擇其要者若天文地理禮樂兵刑略如八書十志例而特申官守所繫以表淵源而文則舉其梗概務使典雅可誦而於名物器數無須屑屑求詳聽其自具於專門掌故之書始可爲得官禮之意而明於古人之大體者也後史昧淵源而詳名數典雅不如班馬之可誦實用不如掌故之詳明秦人所謂驢非驢馬非馬是爲驘也

或曰掌故專書與人官綱領其詳略之例可得聞歟答曰六經其鼻祖也易爲周禮見於太卜之官三易之名八卦之數占揲之法見於周禮所謂人官之綱領也然三易自有專書則掌故也豈能盡述乎書亦周禮也見於外史之官三皇五帝之名見於周官所謂人官之綱領也百篇自有專書則掌故也豈能盡述乎詩亦周禮也見於太史之官風雅頌之爲經賦興比之爲緯見於周官所謂人官之綱領也三百篇自有專書則掌故也豈能盡述乎史志皆可例推故史志存其綱領而掌故別具其詳後史自宜師法其意庶不至於繁猥失當矣至區區書志雜次記傳年表之中勢不能爲杜佑之通典王溥之會要連牀充棟至於不可勝也是可以悟修辭之圭臬著書之大體也

經解上

六經不言經三傳不言傳猶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經而有傳對人而有我是經傳人我之名起於勢之不得已而非其質本爾也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爲治爲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布政教而齊法度也未有以文字爲一家私言者也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經綸之言綱紀世宙之謂也鄭氏注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經之命名所由昉乎然猶經緯經紀云爾未嘗明指詩書六藝爲經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於東周有德無位懼先聖王法積道備至於成周無以續且繼者而至

於淪失也於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獨與其徒相與申而明之此六藝之所以雖失官守而猶賴有師教也然夫子之時猶不名經也逮夫子既歿微言絶而大義將乖於是弟子門人各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者或取簡畢或授口耳錄其文而起義左氏春秋子夏喪服諸篇皆名爲傳而前代逸文不出於六藝者稱述皆謂之傳如孟子所對湯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則因傳而有經之名猶之因子而立父之號矣至於官師既分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立說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盡出於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藝而奉以爲經則又不獨對傳爲名也荀子曰夫學始於誦經終於習禮莊子曰孔子言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曰繙十二經以見老子荀莊皆出子夏門人而所言如是六經之名起於孔門弟子亦明矣然所指專言六經則以先王政教典章綱維天下故經解疏別六經以爲入國可知其教也論語述夫子之言行爾雅爲羣經之訓詁孝經則又再傳門人之所述與緇衣坊表諸記相爲出入者爾劉向班固之徒序類有九而稱藝爲六則固以三者爲傳而附之於經所謂離經之傳不與附經之傳相次也當時諸子著書往往自分經傳如撰輯管子者之分別經言墨子亦有經篇韓非則有儲說經傳蓋亦因時立義自以其說相經緯爾非有所擬而僭其名也經固尊稱其義亦取綜要非如後世之嚴也聖如夫子而不必爲經諸子有經以貫其傳其義各有攸當也後世著錄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盡關於綱紀於是取先聖之微言與羣經之羽翼皆稱爲經如論語孟子孝經與夫大小戴記之別於禮左氏公穀之別於春秋皆題爲經乃有九經十經十三十四諸經以爲專部蓋尊經而并及經之支裔也而儒者著書始嚴經名不敢觸犯則尊聖教而慎避嫌名蓋猶三代以後非人主不得稱我爲朕也然則今之所謂經其強半皆古人之所謂傳也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爲文字以傳後世也

經解中

事有實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嘗離事而著理後儒以聖師言行爲世法則亦命其書爲經此事理之當然也然而以意尊之則可以意僭之矣蓋自官師之分也官有政賤者必不敢強干之以有據也師有教不肖者輒敢紛紛以自命以無據也孟子時以楊墨爲異端矣楊氏無書墨翟之書初不名經（雖有經篇經說未名全書爲經）而莊子乃云苦獲鄧陵之屬皆誦墨經則其徒自相崇奉而稱經矣東漢秦景之使天竺四十二章皆不名經（佛經皆中國繙譯竺書無經字）其後華言譯受附會

稱經則亦文飾之辭矣老子二篇劉班著錄初不稱經隋志乃依阮錄稱老子經意者阮錄出於梁世梁武崇尚異教則佛老皆列經科其所倣也而加以道德眞經與莊子之加以南華眞經列子之加以冲虛眞經則開元之元教設科附飾文致又其後而益甚者也韓退之曰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則名教既殊又何妨於經其所經非吾所謂經乎若夫國家制度本爲經制李悝法經後世律令之所權輿唐人以律設科明祖頒示大誥師儒講習以爲功令是卽易取經綸之意國家訓典臣民尊奉爲經義不背於古也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地界言經取經紀之意也是以地理之書多以經名

漢志有山海經隋志乃有水經後代州郡地理多稱圖經義皆本於經界書亦自存掌故不與著述同科其於六藝之文固無嫌也至於術數諸家均出聖門制作周公經理垂典皆守人官物曲而不失其傳及其官司失守而道散品亡則有習其說者相與講貫而授受亦猶孔門傳習之出於不得已也然而口耳之學不能歷久而不差則著於竹帛以授之其人（說詳詩教上篇）亦其理也是以至戰國而羲農黃帝之書一時雜出焉其書皆稱古聖如天文之甘石星經方技之靈素難經其類實繁則猶匠祭魯般兵祭蚩尤不必著書者之果爲聖人而習是術者奉爲依歸則亦不得不尊以爲經言者也又如漢志以後雜出春秋戰國時書若師曠禽經伯樂相馬之經其類亦繁不過好事之徒因其人而附合或略知其法者託古人以鳴高亦猶儒者之傳梅氏尚書與子夏之詩大序也他若陸氏茶經張氏棋經酒則有甘露經貨則有相貝經是乃以文爲諧戲本無當於著錄之收譬猶毛穎可以爲傳蟹之可以爲志琴之可以爲史荔枝牡丹之可以爲譜耳此皆若有若無不足議也蓋卽數者論之異教之經如六國之各王其國不知周天子也而春秋名分人具知之彼亦不能竊而據也制度之經時王之法一道同風不必皆以經名而禮時爲大既爲當代臣民固當率由而不越卽服膺六藝亦出遵

王制之一端也術藝之經則各有其徒相與守之固無虞其越畔也至諧戲而亦以經名此趙佗之所謂妄竊帝號聊以自娛不妨諧戲置之六經之道如日中天豈以是爲病哉

經解下

異學稱經以抗六藝愚也儒者僭經以擬六藝妄也六經初不爲尊稱義取經綸爲世法耳六藝皆周公之政典故立爲經夫子之聖非遜周公而論語諸篇不稱經者以其非政典也後儒因所尊而尊之分部隸經以爲傳固翼經者耳佛老之書本爲一家之言非有綱紀政事其徒欲尊其教自以一家之言尊之過於六經無不

可也强加經名以相擬何異優伶效楚相哉亦其愚也揚雄劉歆儒之通經者也揚雄法言蓋云時人有問用法應之抑亦可矣乃云象論語者抑何謬邪雖然此猶一家之言其病小也其大可異者作太元以準易人僅知謂僭經爾不知易乃先王政典而非空言雄蓋蹈於僭竊王章之罪弗思甚也（詳易教篇）衛氏之元包司馬之潛虛方且擬元而有作不知元之擬易已非也劉歆爲王莽作大誥其行事之得罪名教固無可說矣即擬尚書亦何至此哉河汾六籍或謂好事者之緣飾王通未必遽如斯妄也誠使果有其事則六經奴婢之誚猶未得其情矣奴婢未嘗不服勞於主人王氏六經服勞於孔

氏者又何在乎東晳之補笙詩皮日休之補九夏白居易之補湯征以爲文人戲謔而不爲虐稱爲擬作抑亦可矣標題曰補則亦何取辭章家言以綴詩書之闕邪至孝經雖名爲經其實傳也儒者重夫子之遺言則附之經部矣馬融誠有志於勸忠自以馬氏之說援經徵傳縱橫反覆極其言之所至可也必標忠經亦已異矣乃至分章十八引風綴雅一一效之何殊張載之擬四愁七林之倣七發哉誠哉非馬氏之書俗儒所依託也宋氏之女孝經鄭氏之女論語以謂女子有才嘉尚其志可也但彼如欲明女教自以其意立說可矣假設班氏惠姬與諸女相問答則是將以書爲訓典而先自託

於子虛亡是之流使人何所適從彼意取其似經傳耳夫經豈可似哉經求其似則譎騙有卦（見輟耕錄）韡始收聲有月令矣（皆諧謔事）若夫屈原抒憤有辭二十五篇劉班著錄概稱之曰屈原賦矣乃王逸作注離騷之篇已有經名王氏釋經爲徑亦不解題爲經者始誰氏也至宋人注屈乃云一本九歌以下有傳字雖不知稱名所始要亦依經而立傳名不當自宋始也夫屈子之賦固以離騷爲重史遷以下至取騷以名其全書今猶是也然諸篇之旨本無分別惟因首篇取重而强分經傳欲同正雅爲經變雅爲傳之例是孟子七篇當分梁惠王經與公孫滕文諸傳矣夫子之作春秋莊生以謂議而不斷

蓋其義寓於其事其文不自爲賞罰也漢魏而下倣春秋者蓋亦多矣其間或得或失更僕不能悉數後之論者至以遷固而下擬之尚書諸家編年擬之春秋不知遷固本紀本爲春秋家學書志表傳殆猶左國內外之與爲終始發明耳諸家陽秋先後雜出或用其名而變其體（十六國春秋之類）或避其名而擬其實（通鑑綱目之類）要皆不知遷固之書本紹春秋之學並非取法尚書者也故明於春秋之義者但當較正遷固以下其文其事之中其義固何如耳若欲萃聚其事以年分編則荀悅袁宏之例具在未嘗不可法也必欲於紀傳編年之外別爲春秋則亦王氏元經之續耳夫異端抗經不足道也儒者服

習六經而不知經之不可以擬則淺之乎爲儒者矣

章氏遺書卷一終

章氏遺書卷第二　　文史通義內篇二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原道上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固諄諄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則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猶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別班分而道著矣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後起者也

人之生也自有其道人不自知故未有形三人居室則必朝暮啟閉其門戶饔飧取給於樵汲既非一身則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謂不得不然之勢也而均平秩序之義出矣又恐交委而互爭焉則必推年之長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長幼尊卑之別形矣至於什伍千百部別班分亦必各長其什伍而積至於千百則人衆而賴於幹濟必推才之傑者理其繁勢紛而須於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作君作師畫野分州井田封建學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聖人智力之所能爲皆其事勢自然漸形漸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於人而理附於氣故可形其形而

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萬物之當然也人可得而見者則其當然而已矣人之初生至於什伍千百以及作君作師分州畫野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鬱而後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後從而救之羲農軒顓之制作初意不過如是爾法積美備至唐虞而盡善焉殷因夏監至成周而無憾焉譬如濫觴積而漸爲江河培塿積而至於山嶽亦其理勢之自然而非堯舜之聖過乎羲軒文武之神勝於禹湯也後聖法前聖非法前聖也法其道之漸形而漸著者也三皇無爲而自化五帝開物而成務三王立制而垂法後人見爲治化不同有如是爾當日聖

人創制祇覺事勢出於不得不然一似暑之必須爲葛寒之必須爲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謂吾必如是而後可以異於前人吾必如是而後可以齊名前聖也此皆一陰一陽往復循環所必至而非可卽是以爲一陰一陽之道也一陰一陽往復循環者猶車輪也聖人創制一似暑葛寒裘猶軌轍也

道有自然聖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無所爲而自然聖人有所見而不得不然也故言聖人體道可也言聖人與道同體不可也聖人有所見故不得不然衆人無所見則不知其然而然孰爲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卽道也非無所見也不可見也不得不然者聖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卽以爲道也聖人求道道無可見卽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聖人所藉以見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陰一陽之迹也學於聖人斯爲賢人學於賢人斯爲君子學於衆人斯爲聖人非衆可學也求道必於一陰一陽之迹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既多而窮變通久之理亦大備周公以天縱生知之聖而適當積古留傳道法大備之時是以經綸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則亦時會使然非周公之聖智能使之然也蓋自古聖人皆學於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遍閱於自古聖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周公固天縱生知之聖矣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時會使然也譬

如春夏秋冬各主一時而冬令告一歲之成亦其時會使然而非冬令勝於三時也故創制顯庸之聖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獨也時會適當然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

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今言集大成者爲周公毋乃悖於孟子之指歟曰集之爲言萃衆之所有而一之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聖人而得天子之位經綸治化一出於道體之適然周公成文武之德適當帝全王備殷因夏監至於無可復加之際故得藉爲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聖之成斯乃所謂集大成也孔子有德無位卽無從得制作之權不得列於一成安有大成

可集乎非孔子之聖遜於周公也時會使然也孟子所謂集大成者乃對伯夷伊尹柳下惠而言之也意謂伯夷尹惠皆古聖人恐學者疑孔子之聖與三子同公孫丑氏嘗有若是其般之問矣故言三子之偏與孔子之全無所取譬譬於作樂之大成也故孔子大成之說可以對三子而不可以謚孔子也以之謚孔子反小孔子矣何也周公集羲軒堯舜以來之大成周公固學於歷聖而集之無歷聖之道法則固無以成其周公也孔子集伯夷尹惠之大成孔子固未嘗學於伯夷尹惠且無伯夷尹惠之行事豈將無以成其孔子乎夫孟子之言各有所當而已矣豈可以文害意乎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今人皆嗤黨人不知孔子矣抑知孔子果成何名乎以謂天縱生知之聖不可言思擬議而爲一定之名也於是援天與神以爲聖不可知而已矣斯其所見何以異於黨人乎天地之大可以一言盡孔子之大亦天地也獨不可以一言盡乎或問何以一言盡孔子則曰學周公而已矣周公之外別無所學乎曰非有學而孔子有所不至周公既集羣聖之成則周公之外更無所謂學也周公集羣聖之大成孔子學而盡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體矣祖述堯舜周公之志也憲章文武周公之業也一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再則曰甚矣吾衰不復夢見周公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哀公問政則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或問仲尼焉學子貢以爲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述而不作周公之舊典也好古敏求周公之遺籍也黨人生同時而不知乃謂無所成名亦非全無所見矣後人觀載籍而不知夫子之所學是不如黨人所見也而猶嗤黨人爲不知奚翅百步之笑五十步乎故自古聖人其聖雖同而其所以爲聖不必盡同時會使然也惟孔子與周公俱生法積道備至於無可復加之後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盡其道以明其教符節吻合如出於一人不復更有毫末異同之致也然則欲尊孔子者安在援天與神

而爲恍惚難憑之說哉

或曰孔子既與周公同道矣周公集大成而孔子獨非大成歟曰孔子之大成亦非孟子僅對夷齊尹惠之謂也又不同於周公之集也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竊取其義以擬周孔周公其玉振之大成孔子其金聲之大成歟周公集羲軒堯舜以來之道法而於前聖所傳損益盡其美善玉振之收於其後者也孔子盡周公之道法不得行而明其教後世縱有聖人不能出其範圍金聲之宣於前者也蓋君師分而治教不能合於一氣數之出於天者也周公集治統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極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聖人故欲如

是以求異於前人此道法之出於天者也故隋唐以前學校並祀周孔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蓋言制作之爲聖而立教之爲師故孟子曰周公仲尼之道一也然則周公孔子以時會而立統宗之極聖人固藉時會歟宰我以爲夫子賢於堯舜子貢以爲生民未有如夫子有若以夫子較古聖人則謂出類拔萃三子得毋阿所好歟曰朱子之言盡之矣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也然而治見實事教則垂空言矣立言必折衷夫子大賢而下其言不能不有所偏矣宰我子貢有若孟子竝引其言以謂知足知聖矣子貢之言固無弊而宰我賢於堯舜且曰遠使非朱子疏別爲事功則無是理也夫

尊夫子者莫若切近人情雖固體於道之不得不然而已爲生民之所未有矣蓋周公集成之功在前王而夫子明教之功在萬世也若歧視周孔而優劣之則妄矣故欲知道者在知周孔之所以爲周孔

原道中

韓退之曰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夫說長者道之所由明而說長者亦卽道之所由晦也夫子盡周公之道而明其教於萬世夫子未嘗自爲說也表章六籍存周公之舊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所謂明先王之道以導之也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謙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無可作也有德無位卽無制作之權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謂無徵不信也教之爲事羲軒以來蓋已有之觀易大傳之所稱述則知聖人卽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嘗於敷政出治之外別有所謂教法也虞廷之教則有專官矣司徒之所敬敷典樂之所咨命以至學校之設通於四代司成師保之職詳於周官然旣列於有司則肄業存於掌故其所習者修齊治平之道而所師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無二官師合一豈有空言以存其私說哉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將私爲儒者之宗師則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極未可以謂立儒道之極也儒

者賢士不遇明良之盛不得位而大行於是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出於勢之無可如何爾人道所當爲者廣矣大矣豈當身皆無所遇而必出於守先待後不復涉於人世哉學易原於羲畫不必同其卉服野處也觀書始於虞典不必同其呼旻號泣也以爲所處之境各有不同也然則學夫子者豈曰屏棄事功預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後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謂六經載道之書也而不知六經皆器也易之爲書所以開物成務掌於春官太卜則固有官守而列於掌故矣書在外史

詩領太師禮自宗伯樂有司成春秋各有國史三代以前詩書六藝未嘗不以教人非如後世尊奉六經別爲儒學一門而專稱爲載道之書者蓋以學者所習不出官司典守國家政教而其爲用亦不出於人倫日用之常是以但見其爲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嘗別見所載之道也夫子述六經以訓後世亦謂先聖先王之道不可見六經即其器之可見者也後人不見先王當據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見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與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爲說以致離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則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則政教典章人倫日用之外更無別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語詩書而云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夫秦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耳至云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則亦道器合一而官師治教未嘗分歧爲二之至理也其後治學既分不能合一天也官司守一時之掌故經師傳授之章句亦事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然而歷代相傳不廢儒業爲其所守先王之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爲是特載道之書耳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離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

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道之所由隱也夫見亦謂之則固賢於日用不知矣然而不知道而道存見謂道而道亡大道之隱也不隱於庸愚而隱於賢智之倫者紛紛有見也蓋官師治教合而天下聰明範於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無越思官師治教分而聰明才智不入於範圍則一陰一陽入於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見爲固然亦勢也夫禮司樂職各守專官雖有離婁之明師曠之聰不能不赴範而就律也今云官守失傳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則人人皆自以爲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藝以存周公之舊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諸子紛紛則已言道矣莊生譬之爲耳目口鼻司馬談別之爲六家劉向區之爲九流皆自以爲至極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由君子觀之皆仁智之見而謂之而非道之果若是易也夫道因器而顯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謂道者而道始因人而異其名矣仁見謂仁智見謂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據而有也自人各謂其道而各行其所謂而道始得爲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許子之道其類皆是也夫道自形於三人居室而大備於周公孔子歷聖未嘗別以道名者蓋猶一門之內不自標其姓氏也至百家雜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不自尊其所出矣一則曰堯舜之道再則曰周公仲尼之道故韓退之謂道與德爲虛位也夫道與德爲虛位者道德之衰也

原道下

人之萃處也因賓而立主之名言之龐出也因非而立是之名自諸子之紛紛言道而爲道病焉儒家者流乃尊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吾道矣道本無吾而人自吾之以謂庶幾別於非道之道也而不知各吾其吾猶三軍之衆可稱我軍對敵國而我之也非臨敵國三軍又各有其我也夫六藝者聖人即器而存道而三家之易四氏之詩攻且習者不勝其入主而出奴也不知古人於六藝被服如衣食人人習之爲固然未嘗專門以名家者也後儒但即一經之隅曲而終身殫竭其精力猶恐不得一當焉是豈古今人不相及哉其勢有然也古者道寓於器官師合一學士所肄非國家之典章即有司

之故事耳目習而無事深求故其得之易也後儒即器求道有師無官事出傳聞而非目見文須訓故而非質言是以得之難也夫六藝並重非可止守一經也經旨閎深非可限於隅曲也而諸儒專攻一經之隅曲必倍古人兼通六藝之功能則去聖久遠於事固無足怪也但既竭其耳目心思之智力則必於中獨見天地之高深因謂天地之大人莫我尚也亦人之情也而不知特爲一經之隅曲未足窺古人之全體也訓詁章句疏解義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則以萃聚之力補遥溯之功或可庶幾耳而經師先已不能無牴牾傳其學者又復各分其門戶不啻儒墨之辨焉則因賓定主而又有主中之賓因非立是而又有是中之非門徑愈歧而大道愈隱矣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文字之用爲治爲察古人未嘗取以爲著述也以文字爲著述起於官師之分職治教之分途也夫子曰予欲無言欲無言者不能不有所言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後世載筆之士作爲文章將以信今而傳後其亦尚念欲無言之旨與夫不得已之情庶幾哉言出於我而所以爲言者初非由我也夫道備於六經義蘊之匿於前者章句訓詁足以發明之事變之出於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

以究大道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與功德相準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鬱而後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後從而救之而非徒誇聲音采色以爲一己之名也易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知來陽也藏往陰也一陰一陽道也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溯已往陰也理闡方來陽也其至焉者則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範焉則主適不偏而文乃衷於道矣遷固之史董韓之文庶幾哉有所不得已於言者乎不知其故而但溺文辭其人不足道已即爲高論者以謂文貴明道何取聲情色采以爲愉悅亦非知道之言也夫無爲之治而奏薰風靈臺之功而樂鐘鼓以及彈琴

遇文風雩言志則帝王致治賢聖功修未嘗無悅目娛心之適而謂文章之用必無咏歎抑揚之致哉但溺於文辭之末則害道已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夫子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未嘗表而著之曰此性此天道也故不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曰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也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不明著此性與天道者恐人舍器而求道也夏禮能言殷禮能言皆曰無徵不信則夫子所言必取徵於事物而非徒託空言以爲明道也曾子真積力久則曰一以貫之子貢多學而識則曰一以貫之非真積力久與多

學而識則固無所據爲一之貫也訓詁名物將以求古聖之迹也而侈記誦者如貨殖之市矣撰述文辭欲以闡古聖之心也而溺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異端曲學道其所道而德其所德固不足爲斯道之得失也記誦之學文辭之才不能不以斯道爲宗主而市且弄者之紛紛忘所自也宋儒起而爭之以謂是皆溺於器而不知道也夫溺於器而不知道者亦即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則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夫子教人博學於文而宋儒則曰玩物而喪志曾子教人辭遠鄙倍而宋儒則曰工文則害道夫宋儒之言豈非末流貶藥石哉然藥石所以攻臟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見疾在臟腑遂欲并臟腑而去之將求性天乃薄記誦而厭辭章何以異乎然其析理之精踐履之篤漢唐之儒未之聞也孟子曰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義理不可空言也博學以實之文章以達之三者合於一庶幾哉周孔之道雖遠不啻累譯而通矣顧經師互詆文人相輕而性理諸儒又有朱陸之同異從朱從陸者之交攻而言學問與文章者又逐風氣而不悟莊生所謂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悲夫

邵氏晉涵曰是篇初出傳稿京師同人素愛章氏文者皆不滿意謂蹈宋人語錄習氣不免陳腐取憎與其平日爲文不類至有移書相規誡者余諦

審之謂朱少伯（名錫庚）曰此乃明其通義所著一切創言別論皆出自然無矯強耳語雖渾成意多精湛未可議也

族子廷楓曰叔父通義平日膾炙人口豈盡得其心哉不過清言高論類多新奇可喜或資爲掌中之談助耳不知叔父嘗自恨其名雋過多失古意也是篇題目雖似迂闊而意義實多創闢如云道始三人居室而君師政教皆出乎天賢智學於聖人聖人學於百姓集大成者爲周公而非孔子學者不可妄分周孔學孔子者不當先以垂教萬世爲心孔子之大學周禮一言可以蔽其全體皆乍

聞至奇深思至確通義以前從未經人道過豈得謂陳腐耶諸君當日詆爲陳腐恐是讀得題目太熟未嘗詳察其文字耳

原學上

易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學也者效法之謂也道也者成象之謂也夫子曰下學而上達蓋言學於形下之器而自達於形上之道也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希賢希聖則有其理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聖如何而希天哉蓋天之生人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天德也莫不納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天位也以天德而修天位雖事物未交隱微之地已有適當其可而無過與不及之準焉所謂成象也平日體其象事至物交一如其準以赴之所謂效法也此聖人之希天也此聖人之下學上達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人生稟氣不齊固有不能自知適當其可之準者則先知先覺之人從而指示之所謂教也教也者教人自知適當其可之準非教之舍己而從我也故士希賢賢希聖希其效法於成象而非舍己之固有而希之也然則何以使知適當其可之準歟何以使知成象而效法之歟則必觀於生民以來備天德之純而造天位之極者求其前言往行所以處夫窮變通久者而多識之而後有以自得所謂成象者而善

其效法也故效法者必見於行事詩書誦讀所以求效法之資而非可即爲效法也然古人不以行事爲學而以詩書誦讀爲學者何邪蓋謂不格物而致知則不可以誠意行則如其知而出之也故以誦讀爲學者推教者之所及而言之非謂此外無學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斥以爲佞者蓋以子羔爲宰不若是說非謂學必專於誦讀也專於誦讀而言學世儒之陋也

原學中

古人之學不遺事物蓋亦治教未分官師合一而後爲之較易也司徒敷五教典樂教胄子以及三代之學校皆見於制度彼時從事於學者入而申其佔畢出而即見政教典章之行事是以學皆信而有徵而非空言相爲授受也然而其知易入其行難副則從古已然矣堯之斥共工也則曰靜言庸違夫靜而能言則非不學者也試之於事而有違則與效法於成象者異矣傅說之啟高宗也則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高宗舊學於甘盤久勞於外豈不學者哉未試於事則恐行之而未孚也又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說雖出於古文其言要必有所受也夫求多聞而實之以建事則所謂學古訓者非徒誦說亦可見矣夫治教一而官師未分求知易而實行已難矣何況官師分而學者所肆

皆爲前人陳迹哉夫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夫思亦學者之事也而別思於學若謂思不可以言學者蓋謂必習於事而後可以言學此則夫子誨人知行合一之道也諸子百家之言起於徒思而不學也是以其旨皆有所承稟而不能無敝耳劉歆所謂某家者流其源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家之學其失而爲某事之敝夫某官之掌卽先王之典章法度也流爲某家之學則官守失傳而各以思之所至自爲流別也失爲某事之敝則極思而未習於事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是以三代之隆學出於

一所謂學者皆言人之功力也統言之十年曰幼學是也析言之則十三學樂二十學禮是也國家因人功力之名而名其制度則曰鄉學國學學則三代共之是也未有以學屬乎人而區爲品詣之名者官師分而諸子百家之言起於是學始因人品詣以名矣所謂某甲家之學某乙家之學是也學因人而異名學斯舛矣是非行之過而至於此也出於思之過也故夫子言學思偏廢之弊卽繼之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異端之起皆思之過而不習於事者也

原學下

諸子百家之患起於思而不學世儒之患起於學而不思蓋官師分而學不同於古人也後王以謂儒術不可廢故立博士置弟子而設科取士以爲誦法先王者勸焉蓋其始也以利祿勸儒術而其究也以儒術狥利祿斯固不足言也而儒宗碩師由此輩出則亦不可謂非朝廷風教之所植也夫人之情不能無所歆而動既已爲之則思力致其實而求副乎名中人以上可以勉而企焉者也學校科舉奔走千百才俊豈無什一出於中人以上者哉去古久遠不能學古人之所學則既以誦習儒業卽爲學之究竟矣而攻取之難勢亦倍於古人故於專門攻習儒業者苟果有以自見而非一切庸俗所可幾吾無責焉耳學博者長於考索侈其富於山海

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鶩於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狥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於屬文矜其豔於雲霞豈非道體之發揮而擅於文者終身苦心焦思以搆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義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義理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於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學問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天下不能無風氣風氣不能無循環一陰一陽之道見於氣數者然也所貴君子之學術爲能持世而救偏一陰一陽之道宜於調劑者然也風氣之開也必有所以取學問文辭與義理所以不無偏重畸輕之故也風氣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趨

時而好名狗末而不知本也是故開者雖不免於偏必取其精者爲新氣之迎倣者縱名爲正必襲其僞者爲末流之託此亦自然之勢也而世之言學者不知持風氣而惟知狗風氣且謂非是不足邀譽焉則亦弗思而已矣

博約上

沈楓墀以書問學自愧通人廣座不能與之問答余報之以學在自立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愧也因取譬於貨殖居布帛者不必與知粟菽藏藥餌者不必與聞金珠患已不能自成家耳譬市布而或闕於衣材售藥而或欠於方劑則不可也或曰此即蘇子瞻之教人讀

漢書法也今學者多知之矣余曰言相似而不同失之毫釐則謬以千里矣或問蘇君曰公之博贍亦可學乎蘇君曰可吾嘗讀漢書矣凡數過而盡之如兵農禮樂每過皆作一意求之久之而後貫徹因取譬於市貨意謂貨出無窮而操賈有盡不可不知所擇云爾學者多誦蘇氏之言以爲良法不知此特尋章摘句如近人之纂類策括者爾問者但求博贍固無深意蘇氏答之亦不過經生決科之業今人稍留意於應舉業者多能爲之未可進言於學問也而學者以爲良法則知學者鮮矣夫學必有所專蘇氏之意將以班書爲學歟則終身不能竟其業也豈數過可得而盡乎將以所求之禮樂兵農爲學歟則每類各有高深又豈一過所能盡一類哉就蘇氏之所喻比於操賈求貨則每過作一意求是欲初出市金珠再出市布帛至於米粟藥餌以次類求矣如欲求而盡其類歟雖陶朱猗頓之富莫能給其賈也如約略其賈而每種姑少收之則是一無所成其居積也蘇氏之言進退皆無所據而今學者方奔走蘇氏之不暇則以蘇氏之言以求學問則不足以務舉業則有餘也舉業比戶皆知誦習未有能如蘇氏之所爲者偶一見之則固矯矯流俗之中人亦相與望而畏之而其人因以自命以謂是學問非舉業也而不知其非也蘇氏之學出於縱橫其所長者揣摩世務切實近於有

用而所憑以發揮者乃策論也策對必有條目論鋒必援故實苟非專門夙學必須按冊而稽誠得如蘇氏之所以讀漢書者嘗致力焉則亦可以應猝備求無難事矣韓昌黎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鉤元提要千古以爲美談而韓氏所自爲元要之言不但今不可見抑且當日絕無流傳亦必尋章摘句取備臨文摭拾者耳而人乃欲仿鉤元提要之意而爲撰述是亦以蘇氏類求誤爲學問可例觀也或曰如予所言韓蘇不足法歟曰韓蘇用其功力以爲文辭助爾非以此謂學也

博約中

或曰舉業所以覘人之學問也舉業而與學問科殊末流之失耳苟有所備以俟舉即記之所謂博學強識以待問也寧得不謂之學問歟余曰博學強識儒之所有事也以謂自立之基不在是矣學貴博而能約未有不博而能約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學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謂專家也然亦未有不約而能博者也以言俗儒記誦漫漶至於無極妄求遍物而不知堯舜之知所不能也博學強識自可以待問耳不知約守而祇爲待問設焉則無問者儒將無學乎且問者固將聞吾名而求吾實也名有由立非專門成學不可也故未有不專而可成學者也或曰蘇氏之類求韓氏之鉤元提要皆待問之學也子謂不足以成家矣王伯厚氏搜羅摘抉窮幽極微其於經傳子史名物制數貫串旁騖實能討先儒所未備其所纂輯諸書至今學者資衣被焉豈可以待問之學而忽之哉答曰王伯厚氏蓋因名而求實者也昔人謂韓昌黎因文而見道既見道則超乎文矣王氏因待問而求學既知學則超乎待問矣然王氏諸書謂之纂輯可也謂之著述則不可也謂之學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謂之成家之學術則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於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於學者正坐宗仰王氏而悞執求知之功力以爲學即在是爾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謂學是猶指秫黍以謂酒也夫學有天性焉讀書服古之中有入識最初而終身不可變易者是也學又有至情焉讀書服古之中有欣慨會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從者是也功力有餘而性情不足未可謂學問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謂有美質而未學者也夫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不知孰爲功力孰爲性情斯因學之究竟夫子何以致是則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之俗儒且憾不見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頌而不存七篇之闕目以謂高情勝致互相贊歎充其僻見且似夫子刪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遺逸焉蓋逐於時趨而悞以襞績補苴謂足盡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後世也如生秦火未燬以前典籍具存無事補輯彼將無所用其學矣

博約下

或曰子言學術功力必兼性情爲學之方不立規矩但令學者自認資之所近與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殆即王氏良知之遺意也夫古者教學自數與方名誦詩舞勺各有一定之程不問人之資近與否力能勉否而子乃謂人各有能有所不能不相強也豈古今人有異教與答曰今人爲學不能同於古人非才不相及也勢使然也自官師分而教法不合於一學者各以己之所能私相授受其不同者一也且官師既分則肄習惟資簡

策道不著於器物事不守於職業其不同者二也古學失所師承六書九數古人幼學皆已明習而後世老師宿儒專門名家殫畢生精力求之猶不能盡合於古其不同者三也天時人事今古不可強同非人智力所能爲也然而六經大義昭如日星三代損益可推百世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沉潛者循度數而徐達資之近而力能勉者人人所有則人人可自得也豈可執定格以相強歟王氏致良知之說卽孟子之遺言也良知曰致則固不遺功力矣朱子欲人因所發而遂明孟子所謂察識其端而擴充之胥是道也而世儒言學輒以良知爲諱無亦懲於末流之失而謂宗指果異於古所云乎

或曰孟子所謂擴充固得仁義禮智之全體也子乃欲人自識所長遂以專其門而名其家且戒人之旁騖焉豈所語於通方之道歟答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道欲通方而業須專一其說並行而不悖也聖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然自顏曾賜商所由不能一轍再傳而後荀卿言禮孟子長於詩書或疏或密途徑不同而同歸於道也後儒途徑所由寄則或於義理或於制數或於文辭三者其大較矣三者致其一不能不緩其二理勢然也知其所致爲道之一端而不以所緩之二爲可忽則於斯道不遠矣狥於一偏而謂天下莫能尚則出奴入主交相勝負所謂物而不化者也是以學必求其心得業必貴於專精類必要於擴充道必抵於全量性情喻於憂喜憤樂理勢達於窮變通久博而不雜約而不漏庶幾學術醕固而於守先待後之道如或將見之矣

浙東學術

浙東之學雖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陸氏而通經服古絕不空言德性故不悖於朱子之教至陽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復與朱子牴牾蕺山劉氏本良知而發明愼獨與朱子不合亦不相詆也梨洲黃氏出蕺山劉氏之門而開萬氏弟兄經史之學以至全氏祖望輩尚存其意宗陸而不悖於朱者也惟西河毛氏發明良知之學頗有所得而門戶之見不免攻之太過雖浙東人亦不甚以爲然也

世推顧亭林氏爲　開國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學不知同時有黃梨洲氏出於浙東雖與顧氏並峙而上宗王劉下開二萬較之顧氏源遠而流長矣顧氏宗朱而黃氏宗陸蓋非講學專家各持門戶之見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詆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故浙東浙西道並行而不悖也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習而習也

天人性命之學不可以空言講也故司馬遷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說而爲經世之書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義

理以爲功此朱學之所以見譏於大雅也夫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經世也聖如孔子言爲天鐸猶且不以空言制勝況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於人事者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後人貴經術以其卽三代之史耳近儒談經似於人事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矣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

朱陸異同干戈門戶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荊棘之林也究其所以紛綸則惟騰空言而不切於人事耳知史學之本於春秋知春秋之將以經世則知性命無可空言而講學者必有事事不特無門戶可持亦且無以持門戶矣浙東之學雖源流不異而所遇不同故其見於世者陽明得之爲事功蕺山得之爲節義梨洲得之爲隱逸萬氏兄弟得之爲經術史裁授受雖出於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問學則黃茅白葦極面目雷同不得不殊門戶以爲自見地耳故惟陋儒則爭門戶也

或問事功氣節果可與著述相提並論乎曰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同出於孔子先儒以爲其功莫大於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也（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

朱陸

天人性命之理經傳備矣經傳非一人之言而宗旨未嘗不一者其理著於事物而不託於空言也師儒釋理以示後學惟著之於事物則無門戶之爭矣理譬則水也事物譬則器也器有大小淺深水如量以注之無盈缺也今欲以水注器者姑置其器而論水之挹注盈虛與夫量空測實之理爭辨窮年未有已也而器固已無用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治學分而師儒尊知以行聞自非夫子其勢不能不分也高明沉潛之殊致譬則寒暑晝夜知其意者交相爲功不知其意交相爲厲也宋儒有朱陸千古不可合之同異亦千古不可無之同異也末流無識爭相詬詈與夫勉爲解紛調停兩可皆多事也然謂朱子偏於道問學故爲陸氏之學者攻朱氏之近於支離謂陸氏之偏於尊德性故爲朱氏之學者攻陸氏之流於虛無各以所畸重者爭其門戶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既自承朱氏之授受而攻陸王必且博學多聞通經服古若西山鶴山東發伯厚諸公之勤業然後充其所見當以空言德性爲虛無也今攻陸王之學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無稽之學究則其所攻與其所業相反也問其何爲不學問則曰支離也詰其何

爲守專陋則曰性命也是攻陸王者未嘗得朱之近似卽僞陸王以攻眞陸王也是亦可謂不自度矣

荀子曰辨生於末學朱陸本不同又況後學之嘵嘵乎但門戶既分則欲攻朱者必竊陸王之形似欲攻陸王必竊朱子之形似朱子之形似必繁密而陸王之形似必空靈一定之理也而自來門戶之交攻俱是專己守殘束書不觀而高談性天之流也則自命陸王以攻朱者固僞陸王卽自命朱氏以攻陸王者亦僞陸王不得號爲僞朱也同一門戶而陸王有僞朱無僞者空言易而實學難也黃蔡眞魏皆承朱子而務爲實學則自無暇及於門戶異同之見亦自不致隨於消長盛衰之風氣也是則朱子之流別優於陸王也然而僞陸王之冒於朱學者猶且引以爲同道焉吾恐朱氏之徒叱而不受矣

傳言有美疢亦有藥石焉陸王之攻朱足以相成而不足以相病僞陸王之自謂學朱而奉朱朱學之憂也蓋性命事功學問文章合而爲一朱子之學也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於博文是本末之兼該也諸經解義不能無得失訓詁考訂不能無疎舛是何傷於大體哉且傳其學者如黃蔡眞魏皆通經服古躬行實踐之醇儒其於朱子有所失亦不曲從而附會是亦足以立教矣乃有崇性命而薄事功棄置一切學問文章而守一二章何集注之宗旨因而斥陸譏王憤若不共戴天以謂得朱之傳授是以通貫古今經緯世宙之朱子而爲村陋無聞傲很自是之朱子也且解義不能無得失攷訂不能無疎舛自獲麟絕筆以來未有免爲者也今得陸王之僞而自命學朱者乃曰墨守朱子雖知有毒猶不可不食又曰朱子實兼孔子與顏曾孟子之所長噫其言之是非毋庸辨矣朱子有知憂當何如邪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動心者不求義之所安此千古墨守之權輿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能充之以義理而又不受人之善此墨守之似告子也然而藉人之是非以爲是非不如告子之自得矣

藉人之是非以爲是非如傭力佐鬬知爭勝而不知所以爭也故攻人則不遺餘力而詰其所奉者之得失爲何如則未能悉也故曰明知有毒而不可不服也

末流失其本朱子之流別以爲優於陸王矣然則承朱氏之俎豆必無失者乎曰奚爲而無也今人有薄朱氏之學者卽朱氏之數傳而後起者也其與朱氏爲難學百倍於陸王之末流思更深於朱門之從學充其所極朱子不免先賢之畏後生矣然究其承學實自朱子數傳之後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而世之號爲通人達士者亦幾幾乎褰裳以從矣有識者觀之齊人之飲井相

捽也性命之說易入虛無朱子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於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雖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謂無失也然沿其學者一傳而爲勉齋九峰再傳而爲西山鶴山東發厚齋三傳而爲仁山白雲四傳而爲潛溪義烏五傳而爲寧人百詩則皆服古通經學求其是而非專己守殘空言性命之流也自是以外文則入於辭章學則流於博雅求其宗旨之所在或有不自知者矣生乎今世因聞寧人百詩之風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則通經服古之緒又嗣其音矣無如其人慧過於識而氣蕩乎志反爲朱子詬病焉則亦忘其所自矣夫實學求是與空談性天不同科也考古

易差解經易失如天象之難以一端盡也歷象之學後人必勝前人勢使然也因後人之密而貶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遺法也今承朱氏數傳之後所見出於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遺緒是以後歷而貶羲和也蓋其所見能過前人者慧有餘也抑亦後起之智慮所應爾也不知即是前人遺蘊者識不足也其初意未必遂然其言足以懾一世之通人達士而從其井捽者氣所蕩也其後亦遂居之不疑者志爲氣所動也攻陸王者出僞陸王其學猥陋不足爲陸王病也貶朱者之即出朱學其力深沉不以源流互質言行交推世有好學而無眞識者鮮不從風而靡矣

古人著於竹帛皆其宜於口耳之言也言一成而人之觀者千百其意焉故不免於有向而有背今之黠者則不然以其所長有以動天下之知者矣知其所短不可以欺也則似有不屑焉徒澤之蛇且以小者神君焉其遇可以知而不必且爲知者則略其所長以爲未可與言也而又飾所短以爲無所不能也雷電以神之鬼神以幽之鍵篌以固之標幟以市之於是前無古人而後無來者矣天下知者少而不必且爲知者之多也知者一定不易而不必且爲知者之千變無窮也故以筆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天下由是靡然相從矣夫略所短而取其長遺書具存强半皆當遵從而不廢者

也天下靡然從之何足忌哉不知其口舌遺厲深入似知非知之人心去取古人任偏衷而害於道也語云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其人於朱子蓋已飲水而忘源及筆之於書僅有微辭隱見耳未敢居然斥之也此其所以不見惡於眞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習聞口舌之間肆然排詆而無忌憚以謂是人而有是言則朱子眞不可以不斥也故趨其風者未有不以攻朱爲能事也非有惡於朱也懼其不類於是人即不得爲通人也夫朱子之授人口實强半出於語錄語錄出於弟子門人雜記未必無失初旨也然而大旨實與所著之書相表裏則朱子之著於竹帛即其宜於口耳之言是表

裏如一者古人之學也即以是義責其人亦可知其不如朱子遠矣又何爭於文字語言之末也哉

書朱陸篇後

戴君學問深見古人大體不愧一代鉅儒而心術未醇頗爲近日學者之患故余作朱陸篇正之戴君下世今十餘年同時有横肆駡詈者固不足爲戴君累而尊奉太過至有稱謂孟子後之一人則亦不免爲戴所愚身後恩怨俱平理宜公論出矣而至今無人能定戴氏品者則知德者鮮也凡戴君所學深通訓詁究於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詁名物有合時好以謂戴之

絕詣在此及戴著論性原善諸篇於天人理氣實有發前人所未發者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學者矣戴見時人之識如此遂離奇其說曰余於訓詁聲韻天象地理四者如肩輿之隸也余所明道則乘輿之大人也當世號爲通人僅堪與余輿隸通寒溫耳言雖不爲無因畢竟有傷雅道然猶激於世無眞知己者因不免於已甚耳尚未害於義也其自尊所業以謂學者不究於此無由聞道不知訓詁名物亦一端耳古人學於文辭求於義理不由其說如韓歐程張諸儒竟不許以聞道則亦過矣然此猶自道所見欲人惜己是從於說尚未有欺也其於史學義例古文法度實無所解而久遊江湖恥其有所不知往往强爲解事應人之求又不安於習故妄矜獨斷如修汾州府志乃謂僧僚不可列之人類因取舊志名僧入於古蹟又謂修志貴考沿革其他皆可任意此則識解漸入庸妄然不過自欺尚未有心於欺人也余嘗過戴君於寧波道署居停代州馮君廷丞馮既名家子夙重戴名一時馮氏諸昆從又皆循謹敬學欽戴君言若奉神明戴君則故爲高論出入天淵使人不可測識人詢班馬二史優劣則全襲鄭樵譏班之言以謂己之創見又有請學古文辭者則曰古文可以無學而能余生平不解爲古文辭

後忽欲爲之而不知其道乃取古人之文反覆思之忘寢食者數日一夕忽有所悟翼日取所欲爲文者振筆而書不假思索而成其文即遠出左國史漢之上雖諸馮敬信有素聞此亦頗疑之蓋其意初不過聞大興朱先生輩論爲文辭不可有意求工而實未嘗其甘苦又覺朱先生言平淡無奇遂恢怪出之冀聳人聽而不知妄誕至此則由自欺而至於欺人心已忍矣然未得罪於名教也戴君學術實自朱子道問學而得之故戒人以鑿空言理其說深探本原不可易矣顧以訓詁名義偶有出於朱子所不及者因而醜貶朱子至斥以悖謬詆以妄作且云自戴氏出

而朱子徼倖爲世所宗已五百年其運亦當漸替此則謬妄甚矣戴君筆於書者其於朱子有所異同措辭與顧氏寧人閻氏百詩相似未敢有所譏刺固承朱學之家法也其異於顧閻諸君則於朱子所有微辭亦未敢公然顯非之也而口談之謬乃至此極害義傷教豈淺鮮哉或謂言出於、而無蹤其身既歿書又無大牴牾何爲必欲摘之以傷厚道不知誦戴遺書而興起者尚未有人聽戴口說而加厲者滔滔未已至今徽歙之間自命通經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則不得爲通人而誹聖排賢毫無顧忌流風大可懼也向在維揚曾進其說於沈既堂先生曰戴君立身行己何如朱子至於學問文章互爭不釋姑緩定焉可乎此言似粗而實精似淺而實深也

戴東原云凡人口談傾倒一席身後書傳或反不如期期不能自達之人此說雖不盡然要亦情理所必有者然戴氏既知此理而生平口舌求勝或致憤爭傷雅則知及而仁不能守之爲累歟大約戴氏生平口談約有三種與中朝顯官負重望者則多依違其說間出己意必度其人所可解者略見鋒穎不肯竟其辭也與及門之士則授業解惑實有資益與欽風慕名而未能遽受教者則多爲慌惚無據元之又元使人無可捉摸而疑天疑命終莫能定故其身後縉紳達者咸曰戴君與我同道我嘗正定其某書某文字矣或曰戴君某事質成於我我贊而彼允遵者也而不知戴君當日特以依違其言而其所以自立不在此也及門之士其英絕者往往或過乎戴戴君於其逼近己也轉不甚許可之然戴君固深知其人者也後學向慕而聞其恍惚元渺之言則疑不敢決至今未能定戴爲何如人而信之過者遂有超漢唐宋儒爲孟子後一人之說則皆不爲知戴者也

文德

凡言義理有前人疎而後人加密者不可不致其思也

古人論文惟論文辭而已矣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蘇轍氏出本韓愈氏說而昌論文氣可謂愈推而愈精矣未見有論文德者學者所宜深省也夫子嘗言有德必有言又言修辭立其誠孟子嘗論知言養氣本乎集義韓子亦言仁義之途詩書之源皆言德也今云未見論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內外猶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嘗就文辭之中言其有才有學有識又有文之德也凡爲古文辭者必敬以恕臨文必敬非修德之謂也論古必恕非寬容之謂也敬非修德之謂者氣攝而不縱縱必不能中節也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爲古人設身而處地也嗟乎知德者鮮知臨文之不可無敬恕則知文德矣昔者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

吳蜀習鑿齒爲漢晉春秋正其統矣司馬通鑑仍陳氏之說朱子綱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應陳氏誤於先而司馬再誤於其後而習氏與朱子之識力偏居於優也而古今之譏國志與通鑑者殆於肆口而罵詈則不知起古人於九原肯吾心服否邪陳氏生於西晉司馬生於北宋苟黜曹魏之禪讓將置君父於何地而習與朱子則固江東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爭天統也（此說前人已言）諸賢易地則皆然未必識遜今之學究也是則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身之所處固有榮辱隱顯屈伸憂樂之不齊而言之有所爲而

言者雖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謂況生千古以後乎聖門之論恕也己所不欲勿使於人其道大矣今則第爲文人論古必先設身以是爲文德之恕而已爾韓氏論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喻氣於水言爲浮物柳氏之論文也不敢輕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氣作之昏氣出之夫諸賢論心論氣未即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然文繁而不可殺語變而各有當要其大旨則臨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則心平而氣有所攝自能變化從容以合度也夫史有三長才學識也古文辭而不由史出是飲食不本於稼穡也夫識生於心也才出於氣也學也者凝心以養氣鍊識而成其才者也心虛難恃氣浮易弛主敬者隨時檢攝於心氣之間而謹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夫緝熙敬止聖人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其爲義也廣矣今爲臨文檢其心氣以是爲文德之敬而已爾

文理

偶於良宇案間見史記錄本取觀之乃用五色圈點各爲段落反覆審之不解所謂詢之良宇啞然失笑以謂己亦厭觀之矣其書云出前明歸震川氏五色標識各爲義例不相混亂若者爲全篇結構若者爲逐段精彩若者爲意度波瀾若者爲精神氣魄以例分類便於拳服揣摩號爲古文秘傳前輩言古文者所爲珍重授受

而不輕以示人者也又云此如五祖傳燈靈素受籙由此出者乃是正宗不由此出縱有非常著作釋子所譏爲野狐禪也余幼學於是及遊京師聞見稍廣乃知文章一道初不由此然意其中或有一二之得故不遽棄非珍之也余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尚未亡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遺粗存規矩至嘉靖隆慶之間晦蒙否塞而文幾絕矣歸震川氏生於是時力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鳳洲以爲庸妄謂其創爲僞體秦漢至併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稱使人不辨作何許語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然歸氏之文氣體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則亦不可強索故余嘗書識其

後以爲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從字順不汨沒於流俗而於古人所謂閎中肆外言以聲其心之所得則未之聞爾然亦不得不稱爲彼時之豪傑矣但歸氏之於制藝則猶漢之子長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時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歸氏唐宋八家之選人幾等於五經四子所由來矣惟歸唐之集其論說文字皆以史記爲宗而其所以得力於史記者乃頗怪其不類蓋史記體本蒼質而司馬才大故運之以輕靈今歸唐之所謂疎宕頓挫其中無物遂不免於浮滑而開後人以描摹淺陋之習故疑歸唐諸子得力於史記者特其皮毛而於古人深際未之有見今觀諸君所傳

五色訂本然後知歸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夫立言之要在於有物古人著爲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見初非好爲炳炳烺烺如錦工繡女之矜誇采色已也富貴公子雖醉夢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語疾痛患難之人雖置之絲竹華宴之場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歡笑此聲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婦亦學其悲號屈子自沈汨羅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傎乎至於文字古人未嘗不欲其工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學問爲立言之主猶之志也文章爲明道之具猶之氣也求自得於學問固爲文之根本求無病於文章亦爲學之發揮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辭伊川先生謂工文則害道明道先生謂記誦爲玩物喪志雖爲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則持其志者不必無暴其氣而出辭氣之遠於鄙倍辭之欲求其達孔曾皆爲不聞道矣但文字之佳勝正貴讀者之自得如飲食甘旨衣服輕暖衣且食者之領受各自知之而難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當指膾炙而令其自嘗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輕暖則有是道矣必吐已之所嘗而哺人以授之甘摟人之身而置懷以授之暖則無是理也韓退之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

其元其所謂鉤元提要之書不特後世不可得而聞雖當世籍湜之徒亦未聞其有所見果何物哉蓋亦不過尋章摘句以爲撰文之資助耳此等識記古人當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賦三都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卽書之今觀其賦並無奇思妙想動心駴魄當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謂得卽書者亦必標書誌義先掇古人菁英而後足以供驅遣爾然觀書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故古人論文多言讀書養氣之功博古通經之要親師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則其道矣至於論及文辭工拙則舉隅反三稱情比類如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或偶舉精字善句或品評全篇得失

令觀之者得意文中會心言外其於文辭思過半矣至於不得已而摘記爲書標識爲類是乃一時心之所會未必出於其書之本然比如懷人見月而思月豈必主遠懷久客聽雨而悲雨豈必有愁況然而月下之懷雨中之感豈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懷藏爲祕密或欲嘉惠後學以謂凡對明月與聽霖雨必須用此悲感方可領略則適當良友乍逢及新昏宴爾之人必不信矣是以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至於纂類摘比之書標識評點之冊本爲文之末務不可揭以告人祇可用以自誌父不得而與子師不能以傳弟蓋恐以古人無窮之書而拘於一時有

限之心手也

律詩當知平仄古詩宜知音節顧平仄顯而易知音節隱而難察能熟於古詩當自得之執古詩而定人之音節則音節變化殊非一成之詩所能限也趙伸符氏取古人詩爲聲調譜通人譏之余不能爲趙氏解矣然爲不知音節之人言未嘗不可生其啟悟特不當舉爲天下之式法爾時文當知法度古文亦當知有法度時文法度顯而易言古文法度隱而難喻能熟於古文當自得之執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則文章變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歸震川氏取史記之文五色標識以示義法今之通人如聞其事必竊笑之余不能爲歸氏解也然爲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嘗不可資其領會特不足據爲傳授之祕爾據爲傳授之祕則是郢人寶燕石矣夫書之難以一端盡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詩之音節文之法度君子以謂可不學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縱歌哭之有抑揚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見不事穿鑿過求而偶然瀏覽有會於心筆而誌之以自省識未嘗不可資修辭之助也乃因一已所見而謂天下之人皆當範我之心手焉後人或我從矣起古人而問之乃曰余之所命不在是矣毋乃寃歟

古文公式

古文體制源流初學入門當首辨也蘇子瞻表忠觀碑全錄趙抃奏議文無增損其下卽綴銘詩此乃漢碑常例見於金石諸書者不可勝載卽唐宋八家文中如柳子厚壽州安豐孝門碑亦用其例本不足奇王介甫詑謂是學史記諸侯王年表眞學究之言也李耆卿謂其文學漢書亦全不可解此極是尋常耳目中事諸公何至怪怪奇奇看成骨董且如近日市井鄉閭如有利弊得失公議興禁請官約法立碑垂久其碑卽刻官府文書告諭原文毋庸增損字句亦古法也豈介甫諸人於此等碑刻猶未見耶當日王氏門客之訾摘駁怪更不直一笑矣

以文辭而論趙清獻請修表忠觀原奏未必如蘇氏碑文之古雅史家記事記言因襲成文原有點竄塗改之法蘇氏此碑雖似鈔繕成文實費經營裁製也第文辭可以點竄而制度則必從時此碑篇首臣抃言三字篇末制曰可三字恐非宋時奏議上陳詔旨下達之體而蘇氏意中揣摩秦本紀丞相臣斯昧死言及制曰可等語太熟則不免如劉知幾之所譏貌同而心異也余昔修和州志有乙亥義烈傳專記明末崇禎八年闖賊攻破和州官吏紳民男婦殉難之事用記事本末之例以事爲經以人爲緯詳悉具載而州中是非興起蓋因闖賊怒拒守而屠城被屠者之子孫歸咎於創議守城者

陷害滿城生命又有著論指斥守城者部署非法以致城陷甚至有誣創議守城者縋城欲逃爲賊擒殺並非眞殉難者余搜得鳳陽巡撫朱大典奏報和州失陷官紳殉難情節乃據江防州同申報轉據同在圍城逃脫難民口述親目所見情事官紳忠烈均不可誣余因全錄奏報以爲是篇之序中間文字點竄甚有佳處然篇首必云崇禎九年二月日巡撫鳳陽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朱大典謹奏爲和城陷賊官紳殉難堪憐乞賜旌表以彰義烈事其篇末云奉旨覽奏憫惻該部察例施行此實當時奏陳詔報式也或謂中間奏文既已刪改古雅其前後似可一例潤色余謂奏文辭句並無一定體式故可點竄古雅不得事理前後自是當時公式豈可以秦漢之衣冠繪明人之圖像耶蘇氏表忠觀碑前人不知而相與駭怪自是前人不學之過蘇氏之文本無可議至人相習而不以爲怪其實不可通者惟前後不遵公式之六字耳夫文辭不察義例而惟以古雅爲狥則臣抃言三字何如岳曰於三字更古制曰可三字何如帝曰俞三字更古舍唐虞而法秦漢未見其能好古也

汪鈍翁撰睢州湯烈婦旌門頌序首錄巡按御史奏報本屬常例無可訾亦無足矜也但汪氏不知文用古法而公式必遵時制秦漢奏報之式不可以改今文也篇

首著監察御史臣粹然言此又讀表忠觀碑臣抃言三字太熟而不知蘇氏已非法也近代章奏篇首敘銜無不稱姓亦公式也粹然何姓汪氏豈可因摩古而刪之且近代章奏銜名之下必書謹奏無稱言者一語僅四字而兩違公式不知何以爲古文辭也婦人有名者稱名無名者稱姓曰張曰李可也近代官府文書民間詞狀往往舍姓而空稱曰氏甚至有稱爲該氏者誠屬俚俗不典然令無明文胥吏苟有知識仍稱爲張爲李官所不禁則猶是通融之文法也汪氏於一定不易之公式則故改爲秦漢古欵已是貌同而心異矣至於正俗通行之稱謂則又偏舍正而狥俗何顚倒之甚耶結句

又云臣謹昧死以聞亦非今制汪氏平日以古文辭高自矜詡而庸陋如此何耶汪之序文於臣粹然言句下直起云睢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值明末李自成之亂云云是亦未善當云故明睢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值李自成之亂於辭爲順蓋突起似現在之人下句補出值明末李自成文氣亦近滯也學文者當於此等留意辨之

古文十弊

余論古文辭義例自與知好諸君書凡數十通筆爲論著又有文德文理質性黠陋俗嫌俗忌諸篇亦詳哉其言之矣然多論古人鮮及近世兹見近日作者所有言論與其撰著頗有不安於心因取最淺近者條爲十通思與同志諸君相爲講明若他篇所已及者不復述覽者可互見焉此不足以盡文之隱然一隅三反亦庶幾其近之矣

一曰凡爲古文辭者必先識古人大體而文辭工拙又其次焉不知大體則胸中是非不可以憑其所論次未必俱當事理而事理本無病者彼反見爲不然而補救之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矣有名士投其母氏行述請大興朱先生作誌敘其母之節孝則謂乃祖衰年病廢臥牀溲便無時家無次丁乃母不避穢褻躬親薰濯其事既已美矣又述乃祖於時蹙然不安乃母肅然對曰婦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何嫌何疑嗚呼母行可嘉

而子文不肖甚矣本無芥蔕何有嫌疑節母既明大義定知無是言也此公無故自生嫌疑特添注以斡旋其事方自以謂得體而不知適如冰雪肌膚剜成瘡痏不免愈濯愈痕瘢矣人苟不解文辭如遇此等但須據事直書不可無故妄加雕飾妄加雕飾謂之剜肉爲瘡此文人之通弊也

二曰春秋書內不諱小惡歲寒知松柏之後彫然則欲表松栢之貞必明霜雪之厲理勢之必然也自世多嫌忌將表松栢而又恐霜雪懷慚則觸手皆荆棘矣但大惡諱小惡不諱春秋之書內事自有其權衡也江南舊家輒有宗譜有羣從先世爲子聘某氏女後以道遠家貧力不能婚恐失婚時僞報子殤俾女別聘其女遂不食死不知其子故在是於守貞殉烈兩無所處而女之行事實不愧於貞烈不忍泯也據事直書於翁誠不能無歉然矣第周官媒氏禁嫁殤是女本無死法也曾子問娶女有日而壻父母死使人致命女氏注謂恐失人嘉會之時是古有辭昏之禮也今制壻遠遊三年無聞聽婦告官別嫁是律有遠絕離昏之條也是則某翁詭託子殤比例原情尚不足爲大惡而必須諱也而其族人動色相戒必不容於直書則匿其辭曰書報幼子之殤而女家悞聞以爲壻也夫千萬里外無故報幼子殤而又不道及男女昏期明者知其無是理也則文章病

矣人非聖人安能無失古人敘一人之行事尚不嫌於得失互見也今敘一人之事而欲顧其上下左右前後之人皆無小疵難矣是之謂八面求圓又文人之通弊也

三曰文欲如其事未聞事欲如其文者也嘗見名士爲人撰誌其人蓋有朋友氣誼誌文乃倣韓昌黎之誌柳州也一步一趨惟恐其或失也中間感歎世情反復已覺無病費呻吟矣末敘喪費出於貴人及內親竭勞其事詢之其家則貴人贈賻稍厚非能任喪費也而內親則僅一臨穴而已亦並未任其事也且其子俱長成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必待人爲經理者也詰其何爲失

實至此則曰倣韓誌柳墓終篇有云歸葬費出觀察使裴君行立又舅弟盧遵既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附紀二人文情深厚今誌欲似之耳余嘗舉以語人人多笑之不知臨文摹古遷就重輕又往往似之矣是之謂削趾適屨又文人之通弊也

四曰仁智爲聖夫子不敢自居瑚璉名器子貢安能自定稱人之善尚恐不得其實自作品題豈宜誇耀成風耶嘗見名士爲人作傳自云吾鄉學者鮮知根本惟余與某甲爲功於經術耳所謂某甲固有時名亦未見必長經術也作者乃欲援附爲名高自標榜恧矣又有江湖遊士以詩著名實亦未足副也然有名實遠出其人下者爲人作詩集序述人請序之言曰君與某甲齊名某甲既已弁言君烏得無題品夫齊名本無其說則請者必無是言而自詡齊名藉人炫已顏頰不復知忸怩矣且經援服鄭詩攀李杜猶曰高山景仰若某甲之經某甲之詩本非可恃而猶藉爲名是之謂私署頭銜又文人之通弊也

五曰物以少爲貴人亦宜然也天下皆聖賢孔孟亦弗尊尚矣清言自可破俗然在典午則滔滔皆是也前人譏晉書列傳同於小說正以採掇清言多而少擇也立朝風節強項敢言前史侈爲美談明中葉後門戶朋黨聲氣相激誰非敢言之士觀人於此君子必有辨矣不

得因其強項申威便標風烈理因然也我　憲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規整飭官方懲治貪墨實爲千載一時彼時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風俗貪冒之徒莫不望風革面時勢然也今觀傳誌碑狀之文敘雍正年府州縣官盛稱杜絕餽遺搜除積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於循吏傳矣不知彼時逼於　功令不得不然千萬人之所同不足以爲盛節豈可見奄寺而頌其不好色哉山居而貴薪木涉水而貴魚蝦人知無是理也而稱人者乃獨不然是之謂不達時勢又文人之通弊也

六曰史既成家文存互見有如管晏列傳而勳詳於齊

世家張耳分題而事總於陳餘傳非惟命意有殊抑亦詳略之體所宜然也若夫文集之中單行傳記凡遇牽聯所及更無互著之篇勢必加詳亦其理也但必權其事理足以副乎其人乃不病其繁重爾如唐平淮西韓碑歸功裴度可謂當矣後中讒毀改命於段文昌千古爲之歎惜但文昌徇於李愬愬功本不可沒其失猶未甚也假令當日無名偏裨不關得失之人身後表阡侈陳淮西功績則無是理矣朱先生嘗爲編修蔣君撰誌中敘　國家前後平定準回要略則以蔣君總修方略獨力勤勞書成身死而不得敘功故也然誌文雅健學者慕之後見某中書舍人死有爲作家傳者全襲蔣誌

原文蓋其人嘗任分纂數月於例得列銜名者耳其實於書未寓目也是與無名偏裨居淮西功又何以異而文人喜於摭事幾等軍吏攘功何可訓也是之謂同里銘旌昔有夸夫終身未膺一命好襲頭銜將死遍召所知籌計銘旌題字或徇其意假藉例封待贈修職登仕諸階彼皆掉頭不悅最後有善諧者取其鄉之貴顯大書勳階師保殿閣部院某國某封某公同里某人之柩人傳爲笑故凡無端而影附者謂之同里銘旌不謂文人亦效之也是又文人之通弊也

七曰陳平佐漢志見社肉李斯亡秦兆端厠鼠推微知著固相士之元機搜間傳神亦文家之妙用也但必得其神志所在則如圖畫名家頰上妙於增毫苟徒慕前人文辭之佳强尋猥瑣以求其似則如見桃花而有悟遂取桃花作飯其中豈復有神妙哉又近來學者喜求徵實每見殘碑斷石餘文剩字不關於正義者往往藉以考古制度補史缺遺斯固善矣因是行文貪多務得明知贅餘非要卻爲有益後世推求不憚辭費是不特文無體要抑思居今世而欲備後世考徵正如董澤矢材可勝暨乎夫傳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足矣其或有關考徵要必本質所具即或閒情逸出正爲阿堵傳神不此之務但知市榮求增是之謂畫蛇添足又文人之通弊也

八曰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書之人不必盡能文也敘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記言之文則非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期於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貞烈婦女明詩習禮固有之矣其有未嘗學問或出鄉曲委巷甚至傭嫗鬻婢貞節孝義皆出天性之優是其質雖不愧古人文則難期於儒雅也每見此等傳記述其言辭原本論語孝經出入毛詩內則劉向之傳曹昭之誡不啻自其口出可謂文矣抑思善相夫者何必盡識鹿車鴻案善教子者豈皆熟記畫荻丸熊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致閨修皆如板印與其文而失實何如質以傳眞也由是推之名將

起於卒伍義俠或奮閭閻言辭不必經生記述貴於宛肖而世有作者於斯多不致思是之謂優伶演劇蓋優伶歌曲雖耕氓役隸矢口皆叶宮商是以謂之戲也而記傳之筆從而效之又文人之通弊也

九曰古人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也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旦暮遇之不知其意襲其形貌神弗肖也往余撰和州故給事成性志傳性以建言著稱故采錄其奏議然性少遭亂離全家被害追悼先世每見文辭而猛省之篇尤沉痛可以教孝故於終篇全錄其文其鄉有知名士賞余文曰前載如許奏章若無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鷁首重而舵樓輕矣今此婪尾可謂善謀篇也余戲詰云設成君本無此篇此船終不行耶蓋塾師講授四書文義謂之時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難以空言則往往取譬以示蒙學擬於房室則有所謂間架結構擬於身體則有所謂眉目筋節擬於繪畫則有所謂點睛添毫擬於形家則有所謂來龍結穴隨時取譬習陋成風然為初學示法亦自不得不然無庸責也惟時文結習深錮腸腑進窺一切古書古文皆此時文見解動操塾師啟蒙議論則如用象棋枰布圍棋子必不合矣是之謂井底天文又文人之通弊也

十曰時文可以評選古文經世之業不可以評選也前人業評選之則亦就文論文可耳但評選之人多非深知古文之人夫古人之書今不盡傳其文見於史傳評選之家多從史傳采錄而史傳之例往往刪節原文以就隱括故於文體所具不盡全也評選之家不察其故誤謂原文如是又從而為之辭焉於引端不具而截中徑起者詡謂發軔之離奇於刊削餘文而遽入正傳者詫為篇終之嶄峭於是好奇而寡識者轉相歎賞刻意追摹殆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覓矣有明中葉以來一種不情不理自命為古文者起不知所自來收不知所自往專以此等出人思議誇為奇特於是坦蕩之塗生荊棘矣夫文章變化侔於鬼神斗然而來戛然而止何嘗無此景象何嘗不為奇特但如山之巖峭水之波瀾氣積勢盛發於自然必欲作而致之無是理矣文人好奇易於受惑是之謂誤學邯鄲又文人之通弊也

章氏遺書卷二終

章氏遺書卷第三　文史通義內篇三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辨似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言者心之聲善觀人者觀其所言而已矣人不必皆善而所言未有不託於善也善觀人者察其言善之故而已矣夫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恐其所言不出於意之所謂誠然也夫言不由中如無情之訟辭窮而情易見非君子之所患也學術之患莫患乎同一君子之言同一有爲言之也求其所以爲言者咫尺之間而有霄壤之判焉似之而非也

天下之言本無多也（言有千變萬化宗旨不過數端可盡故曰言本無多）人則萬變不齊者也以萬變不齊之人而發爲無多之言宜其迹異而言則不得不同矣譬如城止四門城內之人千萬出門而有攸往必不止四途而所從出者止四門也然則趨向雖不同而當其發軔不得不同也非有意以相襲也非投東而僞西也勢使然也

樹藝五穀所以爲烝民粒食計也儀狄曰五穀不可不熟也問其何爲而祈熟則曰不熟無以爲酒漿也教民蠶桑所以爲老者衣帛計也蚩尤曰蠶桑不可不植也詰其何爲而欲植則曰不植無以爲旌旗也夫儀狄蚩尤豈不誠然須粟帛哉然而斯民衣食不可得而賴矣

易曰陰陽不測之爲神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此神化神妙之說所由來也夫陰陽不測不離乎陰陽也妙萬物而爲言不離乎萬物也聖不可知不離乎充實光輝也然而曰聖曰神曰妙者使人不滯於迹即所知見以想見所不可知見也學術文章有神妙之境焉末學膚受泥迹以求之其眞知者以謂中有神妙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者也不學無識者窒於心而無所入窮於辨而無所出亦曰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也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伯昏瞀人謂列御寇曰人將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也乃汝不能使人毋汝保也然則不能使人保者下也能使人毋保者上也中則爲人所保矣故天下惟中境易別上出乎中而下不及中恒相似也學問之始未能記誦博涉既深將超記誦故記誦者學問之舟車也人有所適也必資乎舟車至其地則舍舟車矣一步不行者則亦不用舟車矣不用舟車之人乃託舍舟車者爲同調焉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程子見謝上蔡多識經傳便謂玩物喪志畢竟與孔門一貫不似）

理之初見毋論智愚與賢不肖不甚遠也再思之則恍惚而不可恃矣三思之則眩惑而若奪之矣非再三之

力轉不如初也初見立乎其外故神全再三則入乎其中而身已從其旋折也必盡其旋折而後復得初見之至境焉故學問不可以憚煩也然當身從旋折之際神無初見之全必時時憶其初見以爲恍惚眩惑之指南焉庶幾哉有以復其初也吾見今之好學者初非有所見而爲也後亦無所期於至也發憤攻苦以謂吾學可以加人而已矣泛焉不繫之舟雖日馳千里何適於用乎乃曰學問不可以憚煩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辭則所以載之之器也虛車徒飾而主者無聞故溺於文辭者不足與言文也易曰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其指遠其辭文書曰政貴有恆辭尚體要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記曰毋勦說毋雷同則古昔稱先生傳曰辭達而已矣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經傳聖賢之言未嘗不以文爲貴也蓋文固所以載理文不備則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醜人見之者不約而有同然之情又不關於所載之理者卽文之理也故文之至者文辭非其所重爾非無文辭也而陋儒不學猥曰工文則害道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陸士衡曰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蓋言文章之士極其心之所得常恐古人先我而有是言苟果與古人同便爲傷廉愆義雖可愛之甚必割之也韓退之曰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勦襲亦此意也立言之士以意爲宗蓋與辭章家流不同科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宇宙遼擴故籍紛揉安能必其所言古人皆未言邪此無傷者一也人心又有不同如其面焉苟無意而偶同則其委折輕重必有不盡同者人自得而辨之此無傷者二也著書宗旨無多其言則萬千而未有已也偶與古人相同不過一二所不同者足以概其偶同此無傷者三也吾見今之立言者本無所謂宗旨引古人言而申明之申明之旨則皆古人所已具也雖然此則才弱者之所爲人一望而知之終歸覆瓿於事固無傷也乃有黠者易古人之貌而襲其意焉同時之人有創論者申其意而諱所自焉或聞人言其所得未筆於書而遽竊其意以爲己有他日其人自著爲書乃反出其後焉且其私智小慧足以彌縫其隙而更張其端使人瞢然莫辨其底蘊焉自非爲所竊者覿面質之且窮其所未至其欺未易敗也又或同其道者亦嘗究心反覆勘其本末其隱始可攻也然而盜名欺世已非一日之厲矣而當時之人且曰某甲之學不下某氏某甲之業勝某氏焉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萬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矣夫子之言不一端而賢者各得其所長不肖者各誤於所似誨人不倦非瀆蒙

也予欲無言非絕教也好古敏求非務博也一以貫之非遺物也蓋一言而可以無所不包雖夫子之聖亦不能也得其一言不求是而求似賢與不肖存乎其人夫子之所無如何也孟子善學孔子者也夫子言仁知而孟子言仁義夫子爲東周而孟子王齊梁夫子信而好古孟子乃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求孔子者必自孟子也故得其是者不求似也求得似者必非其是者也然而天下之誤於其似者皆曰吾得其是矣

繁稱

嘗讀左氏春秋而苦其書人名字不爲成法也夫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此則稱於禮文之言也非史文述事之例也左氏則隨意雜舉而無義例且名字諡行以外更及官爵封邑焉一篇之中錯出互見苟非註釋相傳有受授至今不復識爲何如人也是以後世史文莫不鑽仰左氏而獨於此事不復相師也

史遷創列傳之體列之爲言排列諸人爲首尾所以標異編年之傳也然而列人名目亦有不齊者或爵（淮陰侯之類）或官（李將軍之類）或直書名雖非左氏之錯出究爲義例不純也或曰遷有微意焉夫據事直書善惡自見春秋之意也必標目以示褒貶何怪沈約魏收諸書直以標題爲戲哉況七十列傳稱官爵者偶一見之餘並直書姓名而又非例之所當貶則史遷創始之初不能無失云爾必從而爲之辭則害於道矣

唐末五代之風詭矣稱人不名不姓多爲諧隱寓言觀者乍覽其文不知何許人也如李曰隴西王標瑯琊雖頗乖忤猶曰著郡望也莊姓則稱漆園牛姓乃稱太牢則訴嘲諧劇不復成文理矣凡斯等類始於駢麗華詞漸於赤牘小說而無識文人乃用之以記事宜乎試牘之文流於茁軋而文章一道入混沌矣

自歐曾諸君擴清唐末五季之詭僻而宋元三數百年文辭雖有高下氣體皆尙清眞斯足尙矣而宋人又自開其纖詭之門者則盡人而有號一號不止而且三數未已也夫上古淳質人止有名而已周道尙文幼名冠字故卑行之於尊者多避名而稱字故曰字以表德至表德不足而加之以號則何說也流及近世風俗日靡始則去名而稱字漸則去字而稱號於是卑行之於所尊不但諱名且諱其字以爲觸犯豈不諂且瀆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稱號諱字其不正不順之尤者乎

號之原起不始於宋也春秋戰國蓋已兆其端矣陶朱鴟夷子皮有所託而逃焉者也鶡冠鬼谷諸子自隱姓名人則因其所服所居而加之號也皆非無故而云然也唐開元崇尙道教則有眞人賜號（南華沖虛之類）法師賜號（葉法師之類）女冠賜號（太眞玉妃之類）僧伽賜號（三藏法師之類三藏在太宗時不始開元令以類舉及之）此則二氏之徒所標榜後乃逮於隱逸（陳摶）

（林逋之類）則播及於士流矣然出朝廷所賜雖非典要猶非本人自號也度當日所以榮寵之意已死者同於謚法未死者同於頭銜蓋以空言相賞而已矣

自號之繁倣於郡望而沿失於末流之已甚者也蓋自六朝門第爭標郡望凡稱名者不用其人所居之本貫而惟以族姓著望冠於題名此劉子元之所以反見笑於史官也沿之既久則以郡望爲當時之文語而已矣既以文語相與鮮新則爭奇弔詭各隨其意自爲標榜故別號之始多從山泉林藪以得名此足徵爲郡望之變而因託於所居之地者然也漸乃易爲堂軒亭苑則因居地之變而反託於所居之室者然也初則因其地而後乃不必有其地者造私臆之山川矣初或有其室而後乃不必有其室者構空中之樓閣矣識者但知人心之尙詭而不知始於郡望之濫觴是以君子惡夫作俑也

峰泉溪橋樓亭軒館亦既繁複而可厭矣乃又有出於諧聲隱語此則宋元人之所未及開而其風實熾於前明至近日也（或取字之同音者爲號或取字形離合者爲號）夫盜賊自爲號者將以惑眾也（赤眉黃巾其類甚多）娼優自爲號者將以媚客也（燕鶯嫺素之類甚多）而士大夫乃反不安其名字而紛紛稱號焉其亦不思而已矣

逃因多改名懼人知也出婢必更名易新主也故屢逃

之囚轉賣之婢其名必多所謂無如何也文人既已架字而立號苟有寓意不得不然一已足矣顧一號不足而至於三且五焉噫可謂不憚煩矣

古人著書往往不標篇名後人較讎即以篇首字句名篇不標書名後世較讎即以其人名書此見古人無意爲標榜也其有篇名書名者皆明白易曉未嘗有意爲弔詭也然而一書兩名先後文質未能一定則皆較讎諸家易名著錄相沿不察遂開歧異初非著書之人自尙新奇爲弔詭也

有本名質而著錄從文者有本名文而著錄從質者有書本全而爲人偏舉者有書本偏而爲人全稱者學者不可不知也本名質而著錄從文者老子本無經名而書尊道德莊子本以人名而書著南華之類是也（漢稱莊子唐則勅尊南華眞經在開元時隋志已有南華之目）本名文而著錄從質者劉安之書本名鴻烈解而漢志但著淮南內外蒯通之書本名雋永而漢志但著蒯通本名之類是也（雋永八十一首見本傳與志不符）書名本全而爲人偏舉者呂氏春秋有十二紀八覽六論而後人或稱呂覽屈原二十五篇離騷特其首篇而後世竟稱騷賦之類是也（劉向名之楚辭後世遂爲專部）書名本偏而爲人全稱者史記爲書策紀載總名而後人專名太史公書孫武八十餘篇有圖有書而後人即十三篇稱爲孫子之類是也此皆較讎著錄之家所當留意（已詳

（較讎通義）雖亦質文升降時會有然而著錄之家不爲別白則其流弊無異別號稱名之弔詭矣

子史之書名實同異誠有流傳而不能免者矣集部之興皆出後人綴集故因人立名以示識別東京訖於初唐無他歧也中葉文人自定文集往往標識集名會昌一品元白長慶之類抑亦支矣然稱舉年代猶之可也或以地名（杜牧樊川集獨孤及毘陵集之類）或以官名（韓偓翰林集）猶有所取至於詼諧嘲弄信意標名如錦囊（李松）忘筌（楊懷玉）拔沙（李咸用）屠龍（熊皦）聾書（沈顏）漫編（元結）紛紛標目而大雅之風不可復作矣

子史之書因其實而立之名蓋有不得已焉耳集則傳

文之散著者也篇什散著則皆因事而發各有標題初無不辨宗旨之患也故集詩集文因其散而類爲一人之書則卽人以名集足以識矣上焉者文雖散而宗旨出於一是固子史專家之遺範也次焉者文墨之佳而萃爲一則亦雕龍技曲之一得也其文與詩既以各具標名則固無庸取其會集之詩文而別名之也人心好異而競爲標題固已侈矣至於一名不足而分輯前後離析篇章或取歷官資格或取遊歷程途富貴則奢張榮顯卑微則醞釀寒酸巧立名目橫分字號遂使一人詩文集名無數標題之錄靡於文辭篇卷不可得而齊著錄不可從而約而問其宗旨核其文筆黃茅白葦毫髮無殊是宜概付丙丁豈可猥塵甲乙者乎（歐蘇諸集已欠簡要猶取文足重也近代文集逐狂更甚則無理取鬧矣）

匡謬

書之有序所以明作書之旨也非以爲觀美也序其篇者所以明一篇之旨也至於篇第相承先後次序古人蓋有取於義例者焉亦有無所取於義例者焉約其書之旨而爲之無所容勉強也周易序卦二篇次序六十四卦相承之義乾坤屯蒙而下承受各有說焉易義雖不盡此此亦易義所自具而非強以相加也吾觀後人之序書則不得其解焉書之本旨初無篇第相仍之義例觀於古人而有慕則亦爲之篇序焉猥塡泛語強結

韻言以爲故作某篇第一故述某篇第二自謂淮南太史班固揚雄何其惑耶夫作之述之誠聞命矣故一故二其說又安在哉且如序卦屯次乾坤必有其義盈天地閒惟萬物屯次乾坤之義也故受之以屯者蓋言不可受以需訟諸卦而必受以屯之故也蒙需以下亦若是焉而已矣此序卦之所以稱次第也後人序篇不過言斯篇之不可不作耳必於甲前乙後強以聯綴爲文豈有不可互易之理如屯蒙之相次乎是則摹易序者不如序詩書之爲得也詩書篇次豈盡無義例哉然必某篇若何而承某篇則無是也六藝垂教其揆一也何必僾於易序而歉於詩書之序乎（趙岐孟子篇序尤爲穿鑿無取）

夫書爲象數而作者其篇章可以象數求也其書初不關乎象數者必求象數以實之則鑿矣易有兩儀四象八八相生其卦六十有四皆出天理之自然也太元九九爲八十一潛虛五五爲二十五擬易之書其數先定而後摛文故其篇章同於兵法之部伍可約而計也司馬遷著百三十篇自謂紹名世而繼春秋信哉三代以後之絕作矣然其自擬則亦有過爲者也本紀十二隱法春秋之十二公也秦紀分割莊襄以前別爲一卷而末終漢武之世爲作今上本紀明欲分占篇幅欲副十二之數也夫子春秋文成法立紀元十二時世適然初非十三已盈十一則歉也漢儒求古多拘於迹識如史遷猶未能免此類是也然亦本紀而已他篇未必皆有意耳而治遷書者之紛紛好附會也則曰十二本紀法十二月也八書法八風十表法十干三十世家法一月三十日七十列傳法七十二候百三十篇法一歲加閏此則支離而難喻者矣就如其說則表法十干紀當法十二支豈帝紀反用地數而王侯用天數乎歲未及三何以象閏七十二候何以缺二循名責實觸處皆矛盾矣然而子史諸家多沿其說或取陰陽奇偶或取五行生成少則併於三五多或配至百十寧使續鳧斷鶴要必象數相符孟氏七篇必依七政屈原九歌難合九章近如鄧氏函史之老陽少陽景岳全書之八方八陣則亦幾何其不爲兒戲耶

古人著書命篇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六藝之文今具可識矣蓋有一定之名與無定之名要皆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一定之名典謨貢範之屬是也（帝典皐陶謨禹貢洪範皆古經定名他如多方多士梓材之類皆非定名）無定之名風詩雅頌之屬是也（皆以章首二字爲名）諸子傳記之書亦有一定之名與無定之名隨文起例不可勝舉其取辨甲乙而無深意則大略相同也（象數之書不在其例）夫子沒而微言絕論語二十篇固六藝之奧區矣然學而爲政諸篇目皆取章首字句標名無他意也孟子七篇或云萬章之徒所記或云孟子自著要亦誦法論語之書也梁惠王與公孫丑之篇名則亦章首字句取以標名豈有他哉說者不求篇內之義理而過求篇外之標題則於義爲鑿也師弟問答自是常事偶居章首而取以名篇何足異哉說者以爲衛靈公與季氏乃當世之諸侯大夫孔子道德爲王者師故取以名篇與公冶雍也諸篇等於弟子之列爾孟子篇名有梁惠王滕文公皆當世之諸侯而與萬章公孫丑篇同列亦此例也此則可謂穿鑿而無理者矣就如其說則論語篇有泰伯古聖賢也堯曰古聖帝也豈亦將推夫子爲堯與泰伯之師乎微子孔子祖也微子名篇豈將以先祖爲弟子乎且諸侯之中如齊桓晉文豈不賢於衛靈（弟子自是據同時者而言則魯哀與齊景亦較衛靈爲賢不應取此也）晏嬰蘧瑗

豈不賢於季氏同在章中何不升爲篇首而顧去彼取此乎孟子之於告子蓋卑之不足道矣乃與公孫萬章躋之同列則無是非之心矣執此義以說書無怪後世著書妄擬古人而不得其意者滔滔未已也

或曰附會篇名强爲標榜蓋漢儒說經求其說而不免太過者也然漢儒所以爲此豈竟全無所見而率然自伸其臆歟余曰此恐周末賤儒已有開其端矣著書之盛莫甚於戰國以著書而取給爲干祿之資蓋亦始於戰國也故屈平之草稿上官欲奪而國策多有爲人上書則文章重而著書開假借之端矣五蠹孤憤之篇秦王見之至恨不與同生則下以是干上亦以是取矣求

取者多則矜榜起而飾僞之風亦開余覽漢藝文志儒家者流則有魏文侯與平原君書讀者不察以謂戰國諸侯公子何以入於儒家不知著書之人自託儒家而述諸侯公子請業質疑因以所問之人名篇居首其書不傳後人誤於標題之名遂謂文侯平原所自著也夫一時逐風會而著書者豈有道德可謂人師而諸侯卿相漫無擇決概爲相從而請業哉必有無其事而託於貴顯之交以欺世者矣國策一書多記當時策士智謀然亦時有奇謀詭計一時未用而著書之士愛不能割假設主臣問難以快其意如蘇子之於薛公及楚太子事其明徵也然則貧賤而託顯貴交言愚陋而附高明爲伍策士誇詐之風又值言辭相矜之際天下風靡久矣而說經者目見當日時事如此遂謂聖賢道德之隆必藉諸侯卿相相與師尊而後有以出一世之上也嗚呼此則囿於風氣之所自也

假設問答以著書於古有之乎曰有從實而虛者莊列寓言稱述堯舜孔顏之問答望而知其爲寓也有從虛而實者屈賦所稱漁父詹尹本無其人而入以屈子所自言是彼無而屈子固有也亦可望而知其爲寓也有從文而假者楚太子與吳客烏有先生與子虛也有從質而假者公穀傳經設爲問難而不著人名是也後世之士摛詞掞藻率多詭託知讀者之不泥迹也考質疑

難必著其名不得其人而以意推之則稱或問恐其以虛搆之言誤後人也近世著述之書余不能無惑矣理之易見者不言可也必欲言之直筆於書其亦可也作者必欲設問則已迂矣必欲設問或託甲乙抑稱或問皆可爲也必著人以實之則何說也且所託者又必取同時相與周旋而少有聲望者也否則不足以標榜也至取其所著而還詰問之其人初不知也不亦誣乎且問答之體問者必淺而答者必深問者有非而答者必是今僞託於問答是常以深且是者自予而以淺且非者予人也不亦薄乎君子之於著述苟足顯其義而折是非之中雖果有其人猶將隱其姓名而存忠厚況本

無是說而强坐於人乎誣人以取名與刼人以求利何以異乎且文有起伏往往假於義有問答是則在於文勢則然初不關於義有伏匿也倘於此而猶須問焉是必愚而至陋者也今乃坐人愚陋而以供己文之起伏焉則是假推官以叶韻也昔有居下僚而吟詩謗上官者上官召之適與某推官者同見上官詰之其人復吟詩以自解而結語云問某推官初不知也惶懼無以自白退而詰其何爲見誣答曰非有他也借君銜以叶韻爾

問難之體必屈問而申答故非義理有至要君子不欲著屈者之姓氏也孟子拒楊墨必取楊墨之說而闢之

則不惟其人而惟其學故引楊墨之言但明楊墨之家學而不必專指楊朱墨翟之人也是其拒之之深欲痛盡其支裔也蓋以彼我不兩立不如是不足以明先王之大道也彼異學之視吾儒何獨不然哉韓非治刑名之說則儒墨皆在所擯矣墨者之言少而儒則詩書六藝皆爲儒者所稱述故其歷詆堯舜文周之行事必藉儒者之言以辨之故諸難之篇多標儒者以爲習射之的焉此則在彼不得不然也君子之所不屑較也然而其文華而辨其意刻而深後世文章之士多好觀之惟其文而不惟其人則亦未始不可參取也王充論衡則效諸難之文而爲之效其文者非由其學也乃亦標儒者而詰難之且其所詰傳記錯雜亦不盡出儒者也强坐儒說而爲詰射之的焉王充與儒何仇乎且其問孔刺孟諸篇之辨難以爲儒說之非也其文有似韓非矣韓非絀儒將以申刑名也王充之意將亦何申乎觀其深斥韓非鹿馬之喻以尊儒且其自敘辨別流俗傳訛欲正人心風俗此則儒者之宗旨也然則王充以儒者而拒儒者乎韓非宗旨固有在矣其文之儁不在能斥儒也王充泥於其文以爲不斥儒則文不儁乎凡人相訴多反其言以訴之情也斥名而訴則反訴者必易其名勢也今王充之斥儒是彼斥反訴而仍用己之名也

質性

前人尚論情文相生由是論家喜論文情不知文性實爲元宰離性言情珠亡櫝在撰質性篇

洪範三德正直協中剛柔互克以劑其過與不及是約天下之心知血氣聰明才力無出於三者之外矣孔子之教弟子不得中行則思狂狷是亦三德之取材也然而鄉愿者流貌似中行而譏狂狷則非三德所能約也孔孟惡之爲德之賊蓋與中行狂狷亂而爲四也乃人心不古而流風下趨不特僞中行者亂三爲四抑且僞狂僞狷者流亦且亂四而爲六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即求狂狷之誠然何可得耶孟子之論知言以爲生心發政害於其事吾蓋於撰述諸家深求其故矣其曼衍爲

書本無立言之旨可弗論矣乃有自命成家按其宗旨不盡無謂而按以三德之實則失其本性而無當於古人之要道所謂似之而非也學者將求大義於古人而不於此致辨焉則始於亂三而六者究且因三僞而亡三德矣嗚呼質性之論豈得已哉

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恆書曰詩言志吾觀立言之君子歌詠之詩人何其紛紛耶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茫然也然而皆曰吾以立言也吾以賦詩也無言而有言無詩而有詩卽其所謂物與志也然而自此紛紛矣

有志之士矜其心作其意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學必本於性天趣必要於仁義稱必歸於詩書功必及於民

物是堯舜而非桀紂尊孔孟而拒楊墨其所言者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求其所以爲言者宗旨茫然也譬如彤弓湛露奏於賓筵聞者以謂肄業及之也或曰宜若無罪焉然而子莫於焉執中鄉愿於焉無刺也惠子曰走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情則異觀斯人之所言其爲走之東歟逐之東歟是未可知也然而自此又紛紛矣

豪傑者出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吾實有志焉物不得其平則鳴也觀其稱名指類或如詩人之比興或如說客之諧隱卽小而喻大弔古而傷時嬉笑甚於裂眦悲歌可以當泣誠有不得已於所言者以謂賢者不得志於時發憤著書以自表見也蓋其旨趣不出於騷也吾讀騷人之言矣紛吾有此內美又重之以修能太史遷曰余讀離騷悲其志又曰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其志潔其行廉皭然泥而不滓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此賈之所以弔屈而遷之所以傳賈也斯皆三代之英也若夫託於騷以自命者求其所以牢騷之故而茫然也嗟窮歎老人富貴而已貧賤也人高第而已擯落也投權要而遭按劍也爭勢利而被傾軋也爲是不得志而思託文章於騷雅以謂古人之志也不知中人而下所謂齊心同所願合意而未伸者也夫科舉擢百十高第必有數千賈誼痛哭以弔湘江江不聞矣吏部敘千百

有位必有盈萬屈原搔首以賦天問天厭之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吾謂牢騷者有屈賈之志則可無屈賈之志則鄙也然而自命爲騷者且紛紛矣

有曠觀者從而解曰是何足以介也吾有所言吾以適吾意也人以吾爲然吾不喜也人不以吾爲然吾不慍也古今之是非不欲其太明也人我之意見不欲其過執也必欲信今垂後又何爲也有言而啟人爭不如無言之爲愈也是其宗旨蓋欲託於莊周之齊物也吾聞莊周之言曰內聖外王之學暗而不明也百家往而不反道術將裂也寓言十九卮言日出然而稠適上遂充

實而不可以已則非無所持而漫爲達觀以略世事也今附莊而稱達者其旨果以言爲無用歟雖其無用之說可不存也卽其無用之說將以垂教歟則販夫皁隸亦未聞其必斬有用也豕腹饕饕羊角戢戢何嘗欲明古今之是非而執人我之意見也哉怯之所以勝勇者力有餘而不用也訥之所以勝辨者智有餘而不競也蛟龍戰於淵而蝮蠖不知其勝負虎豹角於山而狌狸不知其強弱乃不能也非不欲也以不能而託於不欲則夫婦之愚可齊上智也然而遁其中者又紛紛矣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陽變陰合循環而不窮者天地之氣化也人秉中和之氣以生則爲聰明睿智毗陰毗

陽是宜剛克柔克所以貴學問也驕陽沴陰中於氣質學者不能自克而以似是之非爲學問則不如其不學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莊周屈原其著述之狂狷乎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屑不潔之狷也莊周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進取之狂也昔人謂莊屈之書哀樂過人蓋言性不可見而情之奇至如莊屈狂狷之所以不朽也鄉愿者流託中行而言性天剽僞易見不足道也於學見其人而以情著於文庶幾狂狷可與乎然而命騷者鄙命莊者妄狂狷不可見而鄙且妄者紛紛自命也夫情本於性也才率於氣也累於陰陽之閒者不能無盈虛消息之機才情不離乎血氣無學以持之不能不受陰陽之移也陶舞慍戚一身之內環轉無端而不自知苟盡其理雖夫子憤樂相尋不過是也其下焉者各有所至亦各有所通大約樂至沉酣而惜光景必轉生悲而憂患旣深知其無可如何則反爲曠達屈原憂極故有輕舉遠遊餐霞飲瀣之賦莊周樂至故有後人不見天地之純古人大體之悲此亦倚伏之至理也若夫毗於陰者妄自期許感慨橫生賊夫騷者也毗於陽者猖狂無主動稱自然賊夫莊者也然而亦且循環未有已矣

族子廷楓曰論史才史學而不論史德論文情文

心而不論文性前人自有缺義此與史德篇俱足發前人之覆

點陋

取蒲於董澤承考於長楊矜謁者之通著卜肆之應人謂其黠也非黠也陋也名者實之賓狗名而忘實并其所求之名而失之矣質去而文不能獨存也太上忘名知有當務而已不必人之謂我何也其次顧名而思義天下未有苟以爲我樹名之地者因名之所在而思其所以然則知當務而可自勉矣其次畏名而不妄爲盡其所知所能而不強所不知不能黠者覘之有似乎拙也非拙也交相爲功也最下狗名而忘實

取蒲於董澤何謂也言文章者宗左史左史之於文猶六經之刪述也左因百國寶書史因尙書國語及世本國策楚漢春秋諸記載已所爲者十之一刪述所存十之九也君子不以爲非也彼著書之旨本以刪述爲能事所以繼春秋而成一家之言者於是兢兢焉事辭其次焉者也古人不以文辭相矜私史文又不可以憑虛而別搆且其所本者並懸於天壤觀其入於刪述之文辭猶然各有其至焉斯亦陶鎔同於造化矣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傳記之文古人自成一家之書不以入集後人散著以入集文章之變也既爲集中之傳記即非刪述專家之書矣筆所聞見以備後人之刪

述庶幾得當焉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竊見當世之學問文章而不能無動焉度己之才力不足以致之於是有見史家之因襲而黠次其文爲傳記將以淵海其集焉而不知其不然也宣城梅氏之麻算家有其書矣裒錄麻議書盈二卷以爲傳而入文集何爲乎退而省其私未聞其於律算有所解識也丹溪朱氏之醫理人傳其學矣節鈔醫案文累萬言以爲傳而入文集何爲乎進而求其說未聞其於方術有所辨別也班固因洪範之傳而述五行因七略之書而敘藝文班氏未嘗深於災祥精於校讎也而君子以謂班氏之刪述其功有補於馬遷又美班氏之刪述善於因人而不自用也蓋以漢書爲廟堂諸家學術比於大鏞鼖鼓之陳也今爲梅朱作傳者似羨宗廟百官之美富而竊取庭燎反坫以爲蓬戶之飾也雖然亦可謂拙矣經師授受子術專家古人畢生之業也苟可獵取菁華以爲吾文之富有則四庫典籍猶董澤之蒲也又何沾沾於是乎

承考於長楊何謂也善則稱親過則歸己此孝子之行亦文章之體也詩書之所稱述遠矣三代而後史遷班固俱世爲史而談彪之業亦略見於遷固之敘矣後人乃謂固盜父書而遷稱親善由今觀之何必然哉談之緒論僅見六家宗旨至於留滯周南父子執手欷歔以史相授僅著空文無有實跡至若彪著後傳原委具存

而三紀論贊明著彪說見家學之有所授受何得如後人之所言致啟鄭樵誣班氏以盜襲之嫌哉第史遷之敘談既非有意爲略而班固之述彪亦非好爲其詳孝子甚愛其親取其親之行業而筆之於書必肖其親之平日而身之所際不與也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焉其親無所稱述歟闕之可也其親僅有小善歟如其量而錄之不可略而爲漏溢而爲誣可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侈陳己之功績累牘不能自休而曲終奏雅則曰吾先人之教也甚至敷張己之榮遇津津有味其言而賦卒爲亂則曰吾先德之報也夫自敘之文過於揚厲劉知幾猶譏其言志不讓率爾見哂矣況稱

述其親乃爲自詡地乎夫張湯有後史臣爲薦賢者勸也出之安世之口則悖矣伯起世德史臣爲清忠者幸也出之秉賜之書則舛矣昔人謂長楊上林諸賦侈陳遊觀而末寓箴規以謂諷一而勸百斯人之文其殆自詡百而稱親者一歟

矜謁者之通何謂也國史敘詩中明六義葢詩無達言作者之旨非有序說則其所賦不辨何謂也今之詩序以謂傳授失其義則可也謂無待於序不可也書之有序或者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當有篇目歟今之書序意亦經師授受之言倣詩序而爲者歟讀書終篇則事理自見故書雖無序而書義未嘗有妨也且書故有序

矣訓詁之文終篇記言則必書事首簡以見訓詁所由作是記事之書無需序而記言之書本有序也由是觀之序之有無本於文之明晦亦可見矣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樹義之文或出前人所已言也或其是非本易見也其人未嘗不知之而必爲之論著者其中或亦有微意焉或有所託而諷焉或有所感而發焉既不明言其故矣必當序其著論之時世與其所見所聞之大略乃使後人得以參互考質而見所以著論之旨焉是亦書序訓詁之遺也乃觀論著之文論所不必論者十常居七矣其中豈無一二出於有爲之言乎然如風詩之無序何由知其微旨也且使議論而有序則無實之言類於經生帖括者亦可稍汰焉而人多習而不察也至於序事之文古人如其事而出之也乃觀後世文集應人請而爲傳誌則多序其請之之人且詳述其請之之語偶然爲之固無傷也相習成風則是序外之序矣雖然猶之可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序人請乞之辭故爲敷張揚厲以諛己也一則曰吾子道德高深言爲世楷不得吾子爲文死者目不瞑焉再則曰吾子文章學問當代宗師苟得吾子一言後世所徵信焉已則多方辭讓人又搏顙固求凡斯等類皆入文辭於事毫無補益而借人炫己何其厚顏之甚邪且文章不足當此是誣死也請者本無是言是誣生也若謂事

之緣起不可不詳則來請者當由門者通謁刺揭先投入座寒溫包苴後饋亦緣起也曷亦詳而誌之乎而謂一時請文稱譽之辭有異於是乎

著卜肆之應何謂也著作降而爲文集有天運焉有人事焉道德不修學問無以自立根本蹶而枝葉萎此人事之不得不降也世事殊而文質變人世酬酢禮法制度古無今有者皆見於文章故惟深山不出則已矣苟涉乎人世則應求取給文章之用多而文體分分則不能不出於文集其有道德高深學問精粹者卽以文集爲著作所謂因事立言也然已不能不雜酬酢之事與給求之用也若不得爲子史專家語無泛涉也其誤以

酬酢給求之文爲自立而紛紛稱集者蓋又不知其幾矣此則運會有然不盡關於人事也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史學衰而傳記多雜出若東京以降先賢耆舊諸傳拾遺搜神諸記皆是也史學廢而文集入傳記若唐宋以還韓柳誌銘歐曾序述皆是也負史才者不得身當史任以盡其能事亦當搜羅聞見覈其是非自著一書以附傳記之專家至不得已而因人所請撰爲碑銘序述諸體即不得不爲酬酢應給之辭以雜其文指韓柳歐曾之所謂無可如何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度其文采不足以動人學問不足以自立於是思有所託以附不朽之業也則見當世之人物事功

羣相誇詡遂謂可得而藉矣藉之亦似也不知傳記專門之撰述其所識解又不越於韓歐文集也以謂是非碑誌不可也碑誌必出子孫之所求而人之子孫未嘗求之也則虛爲碑誌以入集似乎子孫之求之自謂庶幾韓歐也夫韓歐應人之求而爲之出於不得已故歐陽自命在五代之史而韓氏欲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作唐之一經倘恨託之空言也今以人所不得已而出之者仰窺有餘羨乃至優孟以摩之則是詞科之擬誥非出於絲綸七林之答問不必有是言也將何以徵金石昭來許乎夫舍傳記之直達而效碑誌之旁通取其似韓歐耶則是矉里也取其應人之求爲文望邪則是卜肆也昔者西施病心而矉里之醜婦美而效之富者閉門不出貧者挈妻子而去之賤工賣卜於都市無有過而問者則曰某王孫厚我某貴卿神我術矣

俗嫌

文字涉世之難俗諱多也退之遭李愬之毀（平淮西碑本末略李愬功）歐陽辨師魯之誌從古解人鮮矣往學古文於朱先生先生爲呂舉人誌呂久困不第每夜讀甚苦鄰婦語其夫曰呂生讀書聲高而音節淒悲豈其中有不自得邪其夫告呂呂哭失聲曰夫人知我假主文者能具夫人之聰我豈久不第乎由是每讀則向鄰牆三揖其文深表呂君不遇傷心而當時以謂佻薄無男女嫌則聚

而議之又爲某夫人誌其夫教甥讀書不率撻之流血太夫人護甥而怒不食夫人跪勸進食太夫人怒批其頰夫人怡色有加卒得姑歡其文於慈孝友睦初無所閒而當時以謂婦遭姑撻恥辱須諱又咎甥撻婦俱乖慈愛則削而去之余嘗爲遷安縣修城碑文中敘城久頹廢當時工程更有急者是以大吏勘入緩工今則爲日更久圮壞益甚不容更緩此乃據實而書宜若無嫌而當時閱者以謂碑敘城之宜修不宜更著勘緩工者以形其短初疑其人過慮其後質之當世號知文者則皆爲是說不約而同又嘗爲人撰節婦傳則敘其生際窮困親族無係援者乃能力作自給撫孤成立而其子

則云彼時親族不盡窮困特不我毋子憐耳今若云云恐彼負慚且成嫌隙請但述毋氏之苦毋及親族不援（此等拘泥甚多不可更僕數矣亦間有情形太逼實難據法書者不盡出拘泥也）又爲朱先生撰壽幛題辭云自癸巳罷學政歸門下從遊始爲極盛而同人中有從遊於癸巳前者或憤作色曰必於是後爲盛是我輩不足重乎又爲梁文定較注年譜云公念嫂夫人少寡終身禮敬如毋遇有拂意必委曲以得其歡而或乃曰嫂自應敬今云念其少寡而敬則是防嫂不終其節非眞敬也其他瑣瑣爲人所摘議者不可具論姑撮大略於此亦可見文章涉世誠難言矣夫文章之用內不本於學問外不關於世教已失爲文之質而

或懷挾偏心詆毀人物甚而攻發隱私誣涅清白此則名教中之罪人縱倖免刑誅天譴所必及也至於是非所在文有抑揚比擬之餘例有賓主厚者必云不薄酷者必曰無疵殆如賦詩必諧平仄然後音調措語必用助辭然後辭達今爲酷厚者說惟恐疵薄是疑是文句必去焉哉乎也而詩句須用全仄全平雖周孔復生不能一語稱完善矣嗟乎經世之業不可以爲涉世之文不虞之譽求全之毀從古然矣讀古樂府形容蜀道艱難太行詰屈以謂所向狹隘喻道之窮不知文字一途乃亦崎嶇如是是以深識之士黯默無言自勒名山之業將俟知者發之豈與容悅之流較甘苦哉

鍼名

名者實之賓實至而名歸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君子順自然之理不求必然之事也君子之學知有當務而已矣未知所謂名安有見其爲實哉好名者流狥名而忘實於是見不忘者之爲實爾識者病之乃欲使人後名而先實也雖然猶未忘夫名實之見者也君子無是也君子出處當由名義先王所以覺世牖民不外名教伊古以來未有舍名而可爲治者也何爲好名乃致忘實哉曰義本無名因欲不知義者由於義故曰名義教本無名因欲不知教者率其教故曰名教揭而爲名求實之謂也譬猶人不知食而揭樹藝之名以勸農

人不知衣而揭盆繅之名以勸蠶煖衣飽食者不求農蠶之名也今不問農蠶而但以飽煖相矜耀必有輟耕織而忍饑寒假借糠秕以充飽隱裹敗絮以僞煖斯乃好名之弊矣故名教名義之爲名農蠶也好名者之名飽煖也必欲鶩飽煖之名未有不强忍饑寒者也然謂好名者喪名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昔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實至而名歸名亦未必遽歸也天下之名定於眞知者而羽翼於似有知而實未深知者夫眞知者必先自知天下鮮自知之人故眞能知人者不多也似有知而實未深知者則多矣似有知故可相與爲聲名實未深知故好名者得以售其欺又況智干術馭

竭盡生平之思力而謂此中未得一當哉故好名者往往得一時之名猶好利者未必無一時之利也且好名者固有所利而爲之者也如賈之利市焉賈必出其居積而後能獲利好名者亦必澆漓其實而後能狥一時之名也蓋人心不同如其面故務實者不能盡人而稱善焉好名之人則務揣人情之所向不必出於中之所謂誠然也且好名者必趨一時之風尙也風尙循環如春蘭秋菊之互相變易而不相襲也人生其閒才質所優不必適與之合也好名者則必屈曲以狥之故於心術多不可問也脣亡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此言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也學問之道與人無忮忌而名之所關忮忌有所必至也學問之道與世無矯揉而名之所在矯揉有所必然也故好名者德之賊也若夫眞知者自知之確不求人世之知之矣其於似有知實未深知者不屑同道矣或百世而上得一人焉弔其落落無與儔也未始不待我爲後起之援也或千里而外得一人焉悵其遙遙未接迹也未始不與我爲比鄰之洽也以是而問當世之知則寥寥矣而君子不以爲患焉浮氣息風尙平天下之大豈無眞知者哉至是而好名之伎亦有所窮矣故曰實至而名歸好名者喪名皆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卒之事亦不越於理矣

砭異

古人於學求其是未嘗求異於人也學之至者人望之而不能至乃覺其異耳非其自有所異也夫子曰儉吾從衆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聖人方且求同於人也有時而異於衆聖人之不得已也天下有公是成於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聖人莫能異也賢智之士深求其故而信其然庸愚未嘗有知而亦安於然而負其才者耻與庸愚同其然也則故矯其說以謂不然譬如善割烹者甘旨得人同嗜不知味者未嘗不以謂甘也今耻與不知味者同嗜好則必啜糟棄醴去膾炙而尋藜藿乃可異於庸俗矣語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萬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矣夫子之可以取信又從何人定之哉公是之不容有違也夫子論列古之神聖賢人衆矣伯夷求仁得仁泰伯以天下讓非夫子闡幽表微人則無由知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雖無夫子之稱述人豈有不知者哉以夫子之聖而稱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不聞去取有異於衆也則天下眞無可以求異者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至於聲色臭味天下之耳目口鼻皆相似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然天下歧趨皆由爭理義而是非之心亦從而易焉豈心之同然不如耳目口鼻哉聲色臭味有據而理義無形有據則庸愚皆知率循無形則賢智不免於自用也故求異於人未有不出於自用者也治自用之弊莫如以有據之學實其

無形之理義而後趨不入於歧途也夫內重則外輕實至則名忘凡求異於人者由於內不足也自知不足而又不勝其好名之心斯欲求異以加人而人亦卒莫爲所加也內不足不得不矜於外實不至不得不騖於名又人情之大抵類然也以人情之大抵類然而求異者固亦不免於出此則求異者何嘗異人哉特異於坦蕩之君子爾夫馬毛鬣相同也齕草飲水秣芻飼粟且加之鞍韉而施以銜勒無不相同也或一日而百里或一日而千里從同之中而有獨異者聖賢豪傑所以異於常人也不從衆之所同而先求其異是必詭銜竊轡踶跌嗞齕不可備馳驅之用者也

砭俗

文章家言及於壽屏祭幛幾等市井間架不可入學士之堂矣其實時爲之也涉世不得廢應酬故事而祝嘏陳言哀輓習語亦無從出其性靈而猶於此中斤斤焉計工論拙何以異於夢中之占夢歟夫文所以將其意也意無所以自申而概與從同則古人不別爲辭如冠男之祝醮女之命但舉成文故牘而已矣文勝之習必欲爲辭爲之而豈無所善則遂相與矜心作意相與企慕倣效濫觴流爲江河不復可堙閼矣夫文生於質也始作之者未通乎變故其數易盡沿而襲之者之所以無善步也既承不可遏之江河則當相度宜防資其灌漑通其舟楫乃見神明通久之用焉文章之道凡爲古無而今有者皆當然也稱壽不見於古而敘次生平一用記述之法以爲其人之不朽則史傳竹帛之文也輓祭本出辭章而歷溯行實一用誄諡之意以爲其人之終始則金石刻畫之文也文生於質視其質之如何而施吾文焉亦於世教未爲無補又何市井間架之足疑而學士之所不屑道哉

夫生有壽言而死有祭輓近代亡於禮者之禮也禮從宜使從俗苟不悖乎古人之道君子之所不廢也文章之家卑視壽輓不知神明其法弊固至乎此也其甚焉者存祭輓而恥錄壽言近世文人自定其集不能割愛

而關存者亦必別爲卷軸一似雅鄭之不可同日語也（汪鈍翁以古文自命動輒呵責他人其實有才無識好爲無謂之避忌反自矜爲有識大抵如此）則可謂知一十而昧二五也彼徒見前人文集有哀誄而無壽言以謂哀誄可通於古而祝嘏之辭爲古所無也不知墓誌始於六朝碑文盛於東漢於古未有行也中郎碑刻昌黎誌銘學士盛稱之矣今觀蔡韓二氏之文集其閒無德而稱但存詞致所與周旋而俯仰者有以異於近代之壽言歟寬於取古而刻以繩今君子以爲有耳而無目也必以銘誌之倫實始乎古則祝嘏之文未嘗不始於周官六祝之辭所以祈福祥也以其文士爲之之晚出因而區別其類例豈所語於知時之變者

乎

夫文生於質壽祝哀誄因其人之質而施以文則變化無方後人所闕可以過於前人矣夫因乎人者人萬變而文亦萬變也因乎事者事不變而文亦不變也醮女之辭冠男之頌一用成文故典古人不別爲辭載在傳記蓋亦多矣揖讓之儀文鼓吹之節奏禮樂之所不廢也然而其質不存焉雖有神聖制作無取儀文節奏以爲特著之奇也後人沿其流而不辨其源者則概爲之辭所爲辭費也進士題名之碑必有記焉（明人之弊今則無矣）科舉拜獻之錄必有序焉（此則今尚有之似可請改用一定格式如賀表例）自唐宋以來秋解春集進士登科等於轉漕上計非有特出別裁之事也題名進錄故事行焉雖使李斯刻石（指題名碑）劉向奏書（指進呈錄）豈能於尋常行墨之外別著一辭哉而能者矜焉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謂惑也成室上梁必有文焉婚姻通聘必有啟焉同此堂構同此男女雖使魯般發號高禖紹賓豈能於尋常行墨之外別著一辭哉而能者矜焉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謂惑也而當世文人方且劣彼而優此何哉

國家令典　郊　廟祝版歲舉常事則有定式無更張也推　恩循例羣臣　誥敕官秩相同則有定式無更張也　萬壽慶典嘉辰令節羣臣賀表咸有定式無更張也聖人制作爲之禮經宜質宜文必當其可文因乎

事事萬變而文亦萬變事不變而文亦不變雖周孔制作豈有異哉揖讓之儀文鼓吹之節奏常人之所不能損者神聖之所不能增而文人積習相尋必欲誇多而鬬靡宜乎文集之紛紛矣

禮曰君子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喪禮遠近有別而文質以分所以本於至情也近世文人則有喪親成服之祭文矣葬親堂祭之祭文矣分贈弔客之行述矣傳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煢煢苦塊之中杖而後能起朝夕哭無時尚有人焉能載筆而摛文以著於竹帛何以異於蒼梧人之讓妻華大夫之稱祖歟或曰未必其人之自爲相喪者之代辭也夫文生於質也代爲之辭必其人之可以有是言也鴟鴞既處飄搖不爲睍睆之好音鮒魚故在涸轍不無憤然之作色雖代禽魚立言亦必稱其情也豈曰代爲之辭卽忘孝子之所自處歟

或謂代人屬草有父母者不當爲人述考妣也顏氏著訓蓋謂孝子遠嫌聽無聲而視無形至諄諄也雖然是未明乎代言之體也嫌之大者莫過君臣周公爲成王詔臣庶則不以南面爲嫌嫌之甚者莫過於男女谷永爲元帝報許后卽不以內親爲忌伊古名臣擬爲冊祝制誥則追謚先朝冊后建儲以至訓敕臣下何一不代帝制以立言豈有嫌哉必謂涉世遠嫌不同官守樂府

孤兒之篇豈必素冠之棘人古人寡婦之歎何非鬚眉之男子文人爲子述其親必須孤子而後可然則爲夫述其妻必將閹寺而後可乎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君子弗爲蓋以此哉

章氏遺書卷三終

章氏遺書卷第四　文史通義內篇四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所見

孔子曰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又曰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夫天下蓋有有其語而無其人者矣未有無其語而有其人者也然而世風已降人類不可窮而語有不及造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乃至造語者有時而窮可謂人力侔於造化矣且夫食芻豢者悅其肥甘之味被狐貉者樂其輕暖之適足乎已無待於外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求芻豢者意不在肥甘惟欲人知其

食芻豢求狐貉者意不在輕暖惟欲人知其披狐貉人皆知其食芻豢其悅過於肥甘之味也人皆知其披狐貉其樂過於輕暖之適也乃知不必得芻豢也欲人知其求芻豢勝於得芻豢矣不必得狐貉也欲人知其求狐貉勝於得狐貉矣未聞其語也吾見其人矣

居山饒材木濱海饒魚鹽人之喜其饒也喜其可通所有於人也喜其可以致人之所饒以補己之所乏也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居山以材木自豪而欲人之美其材木不欲人之有其材木也濱海以魚鹽自豪而欲人之美其魚鹽不欲人之有其魚鹽也居山知其乏魚鹽不欲以材木致魚鹽而力詆魚鹽不如材木也濱海

知其乏材木不欲以魚鹽致材木而力詆材木不如魚鹽也未聞其語也吾見其人矣

燕趙擅悲涼慷慨之歌吳越妙宛轉回波之舞燕藝遊吳門而聲增十倍吳伶至燕市而賈重連城非其鄉人情珍其所罕也燕人自雄其歌而欲得吳舞以和其節吳人自媚其舞而欲得燕歌以壯其觀擅其偏物情喜其相濟也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吳人至燕舍其吳勝而強學燕歌以求合於燕燕人至吳舍其燕奇而強學吳舞以求合於吳則是強己所短而非效人所長也吳學燕歌而不工燕人喜其學己而不訐其不工其喜之也過於賞其所善之舞焉燕學吳舞而不似吳人喜

其學己而不訐其不似其喜之也過於賞其所最之歌焉則是但學求同於己而非欲取濟於人也未聞其語也吾見其人矣

一人善射百人決拾一人善琴百人操縵決拾者未必能射而射師善人之決拾不喜人之羿也使決拾者由己而羿焉則惟恐人之不僅羿焉操縵者未必知音而琴工喜人之操縵不喜人之曠也使操縵者由己而曠焉則惟恐人之不僅曠焉決拾者舍射而操縵羿不顧也曠則來斯受之矣操縵者舍音而決拾曠不顧也羿則來斯受之矣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羿欲人之舍其操縵而從己於射因詆音爲不足學也旣舍操縵而從之矣喜其慕羿因恐其竟羿也則曰惜其嘗操縵也不可入羿之神也詢其何以爲神則逕曰不易言也曠旣欲人之舍其決拾而從己於音因詆射爲不足學也旣舍決拾而從之矣喜其慕曠因恐其竟曠也則曰惜其嘗決拾也不可入曠之元也詢其何以爲元則逕曰是難言也未聞其語也吾見其人矣

道者大路行者遊之垣牆門戶一室之司逮其甚也陰鍵陽閉腑鱗腸介宇棘心畦火守金流竅九藏六百病交發大道塊然龜坼瓦裂噫難以哉

言公上

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

也志期於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於天下而所志無不申不必其言之果爲我有也虞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以言語觀人之始也必於試功而庸服則所貴不在言辭也誓誥之體言之成文者也苟足立政而敷治君臣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周公曰王若曰多方誥四國之文也說者以爲周公將王之命不知斯言固本於周公成王允而行之是卽成王之言也蓋聖臣爲賢主立言是謂賢能任聖是亦聖人之治也曾氏鞏曰典謨載堯舜功績併其精微之意而亦載之是豈尋常所及哉當時史臣載筆亦皆聖人之徒也由是觀之賢臣爲聖主述事是謂賢能知聖是亦聖人之言也

文與道爲一貫言與事爲同條猶八音相須而樂和不可分屬一器之良也五味相調而鼎和不可標識一物之甘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已有也

司馬遷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所爲作也是則男女慕悅之辭思君懷友之所託也征夫離婦之怨忠國憂時之所寄也必泥其辭而爲其人之質言則鴟鴞實鳥之哀音何怪鮒魚忿誚於莊周萇楚樂草之無家何怪雎風慨歎於宋玉哉夫詩人之旨溫柔而敦厚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舒其所憤懣而有裨於風教之萬一焉是其所志也因是以爲名則是爭於藝術之工巧古人無是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已有也

夫子曰述而不作六藝皆周公之舊典夫子無所事作也論語則記夫子之言矣不恤其德證義巫醫未嘗明著易文也不忮不求之美季路誦不以富之歎夷齊未嘗言出於詩也允執厥中之述堯言元牡昭告之述湯誓未嘗言出於書也（墨子引湯誓）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詩書初無識別蓋亦述作無殊之旨也（王伯厚常據古書出孔子前者攷證論語所記夫子之言多有所本古書或有僞託不盡可憑要之古人引用成說不甚拘別）夫子之言見於諸家之稱述（諸家不無真僞之參而子思孟子之書所引精粹之言亦多出於論語所不載）而論語未嘗兼收蓋亦詳略互託之旨也夫六藝爲

文字之權輿論語爲聖言之薈粹創新述故未嘗有所庸心蓋取足以明道而立教而聖作明述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已有也

周衰文弊諸子爭鳴蓋在夫子既歿微言絕而大義之已乖也然而諸子思以其學易天下固將以其所謂道者爭天下之莫可加而語言文字未嘗私其所出也先民舊章存錄而不爲識別者幼官弟子之篇月令土方之訓是也（管子地圖淮南地形皆土訓之遺）輯其言行不必盡其身所論述者管仲之述其身死後事韓非之載其李斯駁議是也莊子讓王漁父之篇蘇氏謂之僞託非僞託也爲莊氏之學者所附益爾晏子春秋柳氏以謂墨者之言非以晏子爲墨爲墨學者述晏子事以名其書猶孟子之告子萬章名其篇也呂氏春秋先儒與淮南鴻烈之解同稱蓋謂集衆賓客而爲之不能自命專家斯固然矣然呂氏淮南未嘗以集衆爲諱如後世之掩人所長以爲已有也二家固以裁定之權自命家言故其宗旨未嘗不約於一律（呂氏將爲一代之典要劉安託於道家之支流）斯又出於賓客之所不與也諸子之奮起由於道術既裂而各以聰明才力之所偏每有得於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故將推衍其學術而傳之其徒焉苟足顯其術而立其宗而援述於前與附

衍於後者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自謂竊取其義焉耳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藉爲存義之資也世之譏史遷者責其裁裂尚書左氏國語國策之文以謂割裂而無當（出蘇明允史論）世之譏班固者責其孝武以前之襲遷書以謂盜襲而無恥（出鄭漁仲通志）此則全不通乎文理之論也遷史斷始五帝沿及三代周秦使舍尚書左國豈將爲憑虛亡是之作賦乎必謂左國而下爲遷所自撰則陸賈之楚漢春秋高祖孝文之傳皆遷之所採摭其書後世不傳而徒以所見之尚書左國怪其割裂焉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固書斷自西京一代使孝武以前不用遷史豈將爲經生決科之同題而異文乎必謂孝武以後爲固之自撰則馮商揚雄之紀劉歆賈護之書皆固之所原本其書後人不見而徒以所見之遷史怪其盜襲焉可謂知白出而不知黑入者矣以載言爲翻空歟揚馬詞賦尤空而無實者也馬班不爲文苑傳藉是以存風流文采焉乃述事之大者也以敘事爲徵實歟年表傳目尤實而無文者也屈賈孟荀老莊申韓之標目同姓侯王異姓侯王之分表初無發明而僅存題目褒貶之意默寓其中乃立言之大者也作史貴知其意非同於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則史氏之宗旨也苟足取其義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漢初經師抱殘守缺以其畢生之精力發明前聖之緒言師授淵源等於宗支譜系觀弟子之術業而師承之傳授不啻鳧鵠黑白之不可相淆焉學者不可不盡其心也公穀之於春秋後人以謂假設問答以闡其旨爾不知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後著之竹帛焉非如後人作經義苟欲名家必以著述爲功也商瞿受易於夫子其後五傳而至田何施孟梁邱皆田何之弟子也然自田何而上未嘗有書則三家之易著於藝文皆悉本於田何以上口耳之學也是知古人不著書其言未嘗不傳也治韓詩者不雜齊魯傳伏書者不知孔學諸家章句訓詁有專書矣門人弟子援引稱述雜見傳紀章表者不盡出於所傳之書也而宗旨卒亦不背乎師說則諸儒著述成書之外別有微言緒論口授其徒而學者神明其意推衍變化著於文辭不復辨爲師之所詔與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觀之者亦以其人而定爲其家之學不復辨其孰爲師說孰爲徒說也蓋取足以通其經而傳其學而口耳竹帛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

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言公中

嗚呼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爭於文則言可得而私矣實不充而爭於名則文可得而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則爭心起而道術裂矣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後人之言欲以欺世非心安於欺世也有所私而矜焉不得不如是也古人之言欲以淑人後人之言欲以炫己非古人不欲炫而後人偏欲炫也有所不足與不充焉不得不如是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操術不可不愼也古人立言處其易後人立言處其難何以明之哉古人所欲通者道也不得已而有言譬如喜於中而不得不笑疾被體而不能不呻豈有計於工拙敏鈍而勉强爲之效法哉若夫道之所在學以趨之學之所在類以聚之古人有言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卽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傳之其人能得我說而變通者卽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窮畢生之學問思辨於一定之道而上通千古同道之人以爲之藉下俟千古同道之人以爲之輔其立言也不易然哉惟夫不師之智務爲無實之文則不喜而强爲笑貌無病而故爲呻吟已不勝其勞困矣而況挾恐見破之私意竊據自擅之虛名前無所藉後無所援處勢孤危而不可安也豈不難哉夫外飾之言與中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可知也不欲爭名之言與必欲爭名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通古今前後而相與公之之言與私據獨得必欲己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立言之士將有志於道而從其公而易者歟抑徒競於文而從其私而難者歟公私難易之間必有辨矣嗚呼安得知言之士而與之勉進於道哉

古未有竊人之言以爲己有者伯宗梁山之對旣受無後之誚而且得蔽賢之罪矣古未有竊人之文以爲己有者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旣思欺君而且以譏友矣竊人之美等於竊財之盜老氏言之斷斷如也其弊由於自私其才智而不知歸公於道也向令伯宗薦輦者之賢而用縞素哭祠之成說是卽伯宗興邦之言也功不止於梁山之事也上官大夫善屈平而贊助所爲憲令焉是卽上官造楚之言也功不止於憲令之善也韓琦爲相而歐陽修爲翰林學士或謂韓公無文章韓謂琦相而用修爲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琦嗚呼若韓氏者可謂知古人言公之旨矣

竊人之所言以爲己有者好名爲甚而爭功次之功欺一時而名欺千古也以己之所作僞託古人者好利爲甚而好事次之好事則罪盡於一身好利則效尤而敝風俗矣齊邱竊化書於譚峭郭象竊莊注於向秀君子

以謂儇薄無行矣作者如有知但欲其說顯白於天下而不必明之自我也然而不能不恫心於竊之者蓋穿窬胠篋之智必有竄易更張以就其掩著而因以失其本指也劉炫之連山梅賾之古文尙書應詔人獻將以求祿利也侮聖人之言而竊比河閒河內之蒐討君子以爲罪不勝誅矣夫墳典既亡而作僞者之搜輯補苴（如古文之採輯逸書散見於記傳者幾無遺漏）亦未必無什一之存也然而不能不深惡於作僞者遺篇逸句附於闕文而其義猶存附會成書而其義遂亡也向令易作僞之心力而以採輯補綴爲已功則功豈下於河閒之禮河內之書哉（王伯厚之三家詩考吳草廬之逸禮生於宋元之閒去古浸遠而尚有功於經學六朝古書不甚散亡其爲功較之後人必更易爲力惜乎計不出此反藉以作僞）郭象秋水逵生之解義非無精言名理可以爲向之亞也向令推闡其旨與秀之所注相輔而行觀者亦不辨其孰向孰郭也豈至遽等穿窬之術哉不知言公之旨而欲自私自利以爲功大道隱而心術不可復問矣

學者莫不有志於不朽而抑知不朽固自有道乎言公於世則書有時而亡其學不至遽絕也蓋學成其家而流衍者長觀者考求而能識別也孔氏古文雖亡而史遷問故於安國今遷書具存而孔氏之書未盡亡也韓氏之詩雖亡而許慎治詩兼韓氏今說文具存而韓嬰之詩未盡亡也劉向洪範五行傳與七略別錄雖亡而

班固史學出劉歆（歆之漢記漢書所本）今五行藝文二志具存而劉氏之學未亡也亦有後學託之前修者褚少孫之藉靈於馬遷裴松之之依光於陳壽非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又有道同術近其書不幸亡逸藉同道以存者列子殘闕半述於莊生楊朱書亡多存於韓子蓋莊列同出於道家而楊朱爲我其術自近名法也又有才智自騁未足名家有道獲親幸存斧琢之質者告子杞柳湍水之辨藉孟子而獲傳惠施白馬三足之談因莊生而遂顯雖爲射者之鵠亦見不羈之才非同泯泯也又有瑣細之言初無高論而幸入會心竟垂經訓孺子濯足之歌通於家國時俗苗碩之諺證於身心其喻理者卽淺可深而獲存者無俗非雅也凡若此者非必古人易而後人難也古人巧而後人拙也古人是而後人非也名實之勢殊公私之情異而有意於言與無意於言者不可同日語也故曰無意於文而文存有意於文而文亡

今有細民之訟兩造具辭有司受之必據其辭而賞罰其直枉焉所具之辭豈必鄉曲細民能自撰哉而曲直賞罰不加爲之辭者而加之訟者重其言之之意而言固不必計其所出也墓田隴畝祠廟宗支履勘碑碣不擇鄙野以謂較論曲直舍是莫由得其要焉豈無三代鐘鼎秦漢石刻款識奇古文字雅與爲後世所不可得

者哉取辨其事雖庸而不可廢無當於事雖奇而不足爭也然則後之學者求工於文字之末而欲據爲一己之私者其亦不足與議於道矣

或曰指遠辭文大傳之訓也辭遠鄙背賢達之言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辭之不可以已也今曰求工於文字之末者非也其何以爲立言之則歟曰非此之謂也易曰修辭立其誠誠不必於聖人至誠之極致始足當於修辭之立也學者有事於文辭毋論辭之如何其持之必有其故而初非徒爲文具者皆誠也有其故而修辭以副焉是其求工於是者所以求達其誠也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易以道陰陽詩以道性情也其所以修而爲

奇與葩者則固以謂不如是則不能以顯陰陽之理與性情之發也故曰非求工也無其實而有其文卽六藝之辭猶無所取而況其他哉

文虛器也道實指也文欲其工猶弓矢欲其良也弓矢可以禦寇亦可以爲寇非關弓矢之良與不良也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關文之工與不工也陳琳爲袁紹草檄聲曹操之罪狀辭采未嘗不壯烈也他日見操自比矢之不得不應弦焉使爲曹操檄袁紹其工亦必猶是爾然則徒善文辭而無當於道譬彼舟車之良洵便於乘者矣適燕與粵未可知也

聖人之言賢人述之而或失其指賢人之言常人述之而或失其指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而曰言託於公不必盡出於己者何也蓋謂道同而德合其究終不至於背馳也且賦詩斷章不啻若自其口出而本指有所不拘也引言互辨與其言意或相反而古人並存不廢也前人有言後人援以取重焉是同古人於己也前人有言後人從而擴充焉是以己附古人也仁者見仁知者見知言之從同而異從異而同者殆如秋禽之毛不可徧舉也是以後人述前人而不廢前人之舊也以爲並存於天壤而是非失得自聽知者之別擇乃其所以爲公也君子惡夫盜人之言而遽鏟去其跡以遂掩著之私也若夫前人已失其傳不得已而取裁後人之論述是

乃無可如何譬失祀者得其族屬而主之亦可通其魂魄爾非喻言公之旨不足以知之

言公下

於是泛濫文林迴翔藝苑離形得似弛鞿脫韁上窺作者之指下挹時流之撰口耳之學旣微竹帛之功斯顯窟巢託足遂啟璇雕毛葉御寒終開組纂名言忘於太初流別生於近晚譬彼威沸酌於觴賓斯宴裘以厲津隄防拯於橫流必方舟而濟亂推言公之宗旨得吾道之一貫惟日用而不知鴞炙忘乎飛彈試一攬夫沿流蔚春畦之葱蒨

若乃九重高拱六合同風王言綸綍元氣寰中秉鈞燮

鼎之臣襃謨殿柏珥筆執簡之士承旨宸楓於是西掖揮麻北門視草天風四方淵雷八表敷洋溢之德音述憂勤之懷抱崇文則山韶海濩厲武則泰秣汎驅敷政則雲龍就律恤災則鳩鵠迴胦斯並石室金縢史宬尊藏掌故而縹函緗軸學士觧爲家書左史右史之紀王者無私內制外制之集詞臣非擅雖木天清閟公言自有專官而竹簟茅齋存互何妨於外傳也（制誥之公）

至於右文稽古購典延英鸞臺述史虎觀談經讎籍校幟六天五帝三統九疇之論專家互執禮仇書訟齊言魯故孔壁梁墳之說稱制以平正義定著乎一家晉史約刪以百卷六百年之解詁章疏（五經正義取兩漢六朝專家之說而定於一）十八家之編年紀傳（晉史一十八家）譬彼漳分江合濟伏河橫淮申泗曲汨兮朝宗於谷王翡翠空青蔚藍芝紫水碧砂丹爛兮章施於采絢凡以統車書而一視聽齊鈞律而抑邪濫雖統名乎敕定實舉職於儒臣領袖崇班表進勒名首簡羣工集事一時姓氏俱湮蓋新廟獻功豈計衆匠奔趨而將作用紀明禮成禮何論庖人治俎而尸祝辭陳（館局之公）

爾其三台八座百職庶司節鎮統部郡縣分治羅羣星於秋旻茁百穀於東菑簿書稠匝卷牒紛披文昌武庫禮司樂署之燦爛若輻湊而運軸於車輪甲兵犴訟錢貨農田之條理若棋置而列枰以方罫雁行進藍田之牒準令式而文行牛耳招平原之徒奉故事而諾畫是則命筆爲刀稱書曰隸遣言出自胥徒得失歸乎長吏蓋百官治而萬民察所以易結繩而爲書契昧者徒爭於末流知者乃通其初意（文移之公）

若夫侯王將相岳牧羣公鈴閣啟事戟門治戎稱崇高之富貴具文武之威風則有書記翩翩風流名士幕府賓客文學掾史鷄擊海濱仲連飛書於沙漠鷹揚河朔孔璋馳檄於當塗王粲慷慨而依劉賦傳荆關班固倜儻以從竇銘勒狼居彖毀塗摧死魄感惠連之弔鶯啼花發生魂歸希範之書斯或精誠貫金石之堅忠烈奮風雲之氣輸情則青草春生騰說則黃濤夏沸感幽則山鬼夜啼顯明則海蜃朝霽並能追杳入冥傳心達志變化從人曲屈如意蓋利祿之途既廣則揣摩之功微至中晚文人之集強半捉刀之技既合駁而和鸞豈分途而爭幟（書記之公）

蓋聞富貴願足則慕神仙黃白之術既紬文章之尙斯專度生人之不朽久視弗若名傳既懲愚而顯智遂以後而勝前則有爵擅七貂抑或戶封十萬當退食之委蛇或休沐之閒宴耻汨沒於世榮乃雅羨乎述贊於是西園集雅東閣賓儒列鉛置槧紛壘披朱求藝林之勝事遂合力而弁圖或抱荆山之璞或矜隋侯之珠或寶燕市之石或濫齊門之竽皆懷私而自娟視匠指而奔

趨既取多而用閎譬峙糧而聚槀藉大力以賅存供善學之搜討立功固等乎立言何嘗少謝於專家之獨造也哉（募集之功）

至如詩騷體變樂府登場朱鷺悲翁上邪如張之篇題學士無徵於詮解呼豨瑟二存吾幾令之音拍工師惟記乎鏗鏘則有擬議形容敷陳推表好事者爲之說辭傷心人別有懷抱金羈白馬酒市叙樓年少之樂也關山楊柳行李風煙離別之情也草青禽肥馬驕弓逸遊獵之快也隴水嗚咽塞日昏黃征戍之行也或以感憤而申征夫之怨或以悒鬱而抒去妾之悲或以曠懷而恢遊宴之興或以古意而託豔冶之詞蓋傳者未達其旨遂謂子夜乃女子之號木蘭爲自敘之詩苟不背於六義之比興作者豈欲以名姓而自私（樂府之公）別有辭人點竄略仿史刪（因襲成文或稱加點竄惟史家義例有然詩文集中本無此例閒有同此例者大有神奇臭腐之別不可不辨）鳳困荊墟疾迷陽於南國（莊子改鳳兮歌）鹿鳴萍野誦宵雅於東山（魏武用小雅詩）女蘿薜荔陌上演山鬼之辭綺紵流黃狹斜襲婦豔之故（樂府陌上桑與三婦豔之辭也）梁人改隴頭之歌（增減古辭爲之）韓公刪月蝕之句（刪改盧仝之詩）豈惟義取斷章不異賓筵奏賦（歌古人詩以見己意也）以至河分岡勢乃聯春草青痕（宋詩僧用唐句）積雨空林爰入水田白鷺譬之古方今效神加減於刀圭趙壁漢師變旌旗於節度藝林自有雅裁條舉難窮其數者也苟爲不然效出於尤仿同谷之七歌（宋後詩人頗多）擬河閒之四愁（傳元張載尙且爲之大可駭怪）非由中以出詁如隨聲而助謳直是孩提學語良爲有識所羞者矣（點竄之公）

又有詩人流別懷抱不同變韻言兮裁文體擬古事兮達私衷旨原諸子之寓辭文人沿襲而成風後人不得其所自因疑作僞而相攻蓋傷心故國斯傳塞外之書（李陵答蘇武書自劉知幾以後眾口一辭以爲僞作以理推之僞者何所取乎當是南北朝時有南人羈北而事類李陵不忍明言者擬此書以見志耳）灰志功名乃託河邊之喻（世傳鬼谷子與蘇秦張儀書言河邊之樹處非其地故招翦伐託喻以招二子歸隱疑亦功高自危之人所託言也）讀者以意逆志不異騷人之賦（出之本人其意反淺出之擬作其意甚深同於騷也）其後詞科取士用擬文爲掌故莊嚴則詔誥章表威猛則文檄露布作頌準於王褒著論裁於賈傅茲乃爲矩爲規亦趨亦步庶幾他有心而予忖亦足闡幽微而互著（擬文之公）

又如文人假設變化不拘詩通比興易擬象初莊入巫咸之座屈造詹尹之廬楚太子疾有客來吳烏有子虛之徒爭談於較獵憑虛安處之屬講議於京都解嘲客難賓戲之篇衍其緒餘機元微沖漠之類濬其途此則寓言十九詭說萬殊者也乃其因事著稱緣人生義譬若酒襲杜康之名錢用鄧通之字空槐落火桓溫發歎於仲文之遷（庾信枯樹賦所借用者其實殷仲文遷東陽在桓溫久卒之後）素月流天王粲抽毫於應劉之逝（謝莊月賦所借用者其實王粲卒於應劉之前）斯則善

愁卽爲宋玉豈必楚廷曠達自是劉伶何論晉世善讀古人之書尤貴心知其意愚者介介而爭古人不以爲異也已（假設之公）

及夫經生制舉演義爲文雖源出於訓故實解主於餐新截經書兮命題制變化兮由人長或連篇累章短或片言隻字脫增減兮毫釐卽步移兮影徙爲聖賢兮立言或庸愚兮申志並欲描情摩態設身處地或語全而意半或神到而形未如雲去而尙留如馬躍而未逝縱收俄頃之閒刻畫幾希之際水平劑量何足喻其充周厤算交璣會莫名其微至易奇詩正禮節樂和以至左誇莊肆屈幽史潔之文理無所不包天人性命經濟閎通以及儒紛墨儉名鈲法深之學術無乎不備惟制須於功令而義得於師承嚴民生之三事約智力於規繩守其由之義法申各盡之精能體會爲言會何嫌乎擬聖因心作則豈必縱已說而成名（制義之公）

凡此區分類別鱗次部周天華姸春頹果酣秋極淺深之殊致標左右之分流其歷也幾扐其爭也寇讐其同也交譽其異也互糾其合也沾沾而自喜其違也耿耿而孤憂孰鴻鵠而高舉孰鷃鵲而啁啾孰梧桐於高岡孰茅葦於平洲衆自是而人非喜伐異而黨儕飲齊井而相捽會不知伏泉之在幽由大道而下覽夫羣言矣翅激謞叱吸叫譹宎咬之殊聲而醞釀於鼻口耳枅圈臼洼污之異竅厲風濟而爲虛知所據而有者一土囊之噫嘯能者無所競其名黠者無所事其剽竊者無所恃其辨誇者無所爭其耀識言公之微旨庶自得於道妙（或疑著述不當入辭賦不知著述之體初無避就荀卿有賦篇矣但無實之辭賦自不宜濫著述爾）

說林

道公也學私也君子學以致其道將盡人以達於天也人者何聰明才力分於形氣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於自然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學私

道同而術異者韓非有解老喻老之書列子有楊朱之篇墨者述晏嬰之事作用不同而理有相通者也術同而趨異者子張難子夏之交荀卿非孟子之說張儀破蘇秦之從宗旨不殊而所主互異者也

渥洼之駒可以負百鈞而致千里合兩渥洼之力終不可致二千里言乎絕學孤詣性靈獨至縱有偏闕非人所得而助也兩渥洼駒不可致二千里合兩渥洼之力未始不可負二百鈞而各致千里言乎鴻裁絕業各效所長縱有牴牾非人所得而私據也

文辭非古人所重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固已合衆力而爲辭矣期於盡善不期於矜私也丁敬禮使曹子建潤色其文以謂後世誰知定吾文者是有意於欺世也存其文而兼存與定之善否是使後世讀一人之文而獲兩善之益焉所補豈不大乎

才之長短不可揜而時之今古不可強司馬遷述尚書左國之文孑孑而不足述戰國楚漢之文恢恢而有餘非特限於才抑亦拘於時也惟其並存而無所私故聽人決擇而已不與也

司馬遷襲尚書左國之文非好同也理勢之不得不然也司馬遷點竄尚書左國之文班固點竄司馬遷之文非好異也理勢之不得不然也有事於此詢人端末豈必責其親聞見哉張甲述所聞於李乙豈盜襲哉人心不同如其面也張甲述李乙之言而聲容笑貌不能盡爲李乙豈矯異哉

孔子學周公周公監二代二代本唐虞唐虞法前古故

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蓋嘗觀於山下出泉沙石隱顯流注曲直因微漸著而知江河舟楫之原始也觀於孩提嘔啞有聲無言形揣意求而知文章著述之最初也

有一代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整齊故事與專門家學之義不明（詳釋通答客問）而一代之史鮮有知之者矣州縣方志與列國史記之義不明（詳方志篇）而一國之史鮮有知之者矣譜牒不受史官成法（詳家史篇）而一家之史鮮有知之者矣諸子體例不明文集各私撰著而一人之史鮮有知之者矣

展喜受命於展禽則卻齊之辭謂出展禽可也謂出展喜可也弟子承師說而著書友生因咨訪而立解後人擬古義而敷言不必諱其所出亦自無愧於立言者也

子建好人譏訶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譏訶之言可存也改定之文亦可存也意卓而辭躓者潤丹青於妙筆辭豐而學疏者資卷軸於腹笥要有不朽之實取資無足諱也

陳琳爲曹洪作書上魏太子言破賊之利害此意誠出曹洪明取陳琳之辭收入曹洪之集可也今云欲令陳琳爲書琳頃多事故竭老夫之思又云怪乃輕其家邱謂爲倩人此掩著之醜也不可入曹洪之集矣

譬彼禽鳥志識其身文辭其羽翼也有大鵬千里之身而後可以運垂天之翼鷃雀假鵬鶚之翼勢未舉而先

躓矣況鵬翼乎故修辭不忌夫暫假而貴有載辭之志識與己力之能勝而已矣噫此難與溺文辭之末者言也

諸子一家之宗旨文體峻潔而可參他人之辭文集雜撰之統彙體製兼該而不敢入他人之筆其故何耶蓋非文采辭致不如諸子而志識卓然有其離文字而自立於不朽者不敢望諸子也果有卓然成家之文集雖入他人之代言何傷乎

集之始於流別也後人彙聚前人之作欲以覽其全也亦猶撰次諸子即人以名其書之意也諸子之書載其言并記其事以及他人之言其言者而其人之全可見

也文集萃其文（文章流別集）著其事（文章志）以及他人之論其文者（文章論）故摯虞之流別本與文章志論三書相輔而行也則其人之全亦可見也今無摯氏之三書而編次卓然不朽之文集則關於其人之行事與人之言其言與論其人與文者故當次於其書以備其人之本末也是則一人之史之說也

莊周讓王漁父諸篇辨其為真為贗屈原招魂大招之賦爭其為玉為瑳固矣夫文士之見也

醴泉水之似醴者也天下莫不飲醴而獨恨不得飲醴泉甚矣世之貴夫似是而非者也

著作之體援引古義襲用成文不標所出非為掠美體勢有所不暇及也亦必覩其志識之足以自立而無所藉重於所引之言且所引者並懸天壤而吾不病其重見焉乃可語於著作之事也考證之體一字片言必標所出所出之書或不一二而足則必標最初者（譬如馬班並有用馬而不用班）最初之書既亡則必標所引者（譬如劉向七略既亡而部次見於漢藝文志阮孝緒七錄既亡而闕目見於隋經籍志注則引七略七錄之文必云漢志隋注）乃是慎言其餘之定法也書有並見而不數其初陋矣引用逸書而不標所出（使人觀其所引一似逸書猶存）罔矣以考證之體而妄援著作之義以自文其剽竊之私焉謬矣

文辭猶三軍也志識其將帥也李廣入程不識之軍而旌旗壁壘一新焉固未嘗物物而變事事而更之也知此意者可以襲用成文而不必已出者矣

文辭猶舟車也志識其乘者也輪欲其固帆欲其捷凡用舟車莫不然也東西南北存乎其乘者矣知此義者可以以我用文而不致以文役我者矣

文辭猶品物也志識其工師也橙橘樝梅庖人得之選甘脆以供籩實也醫師取之備藥毒以療疾疢也知此義者可以同文異取同取異用而不滯其迹者矣（古書斷章取義各有所用拘儒不達介介而爭）

文辭猶金石也志識其鑪錘也神奇可化臭腐臭腐可化神奇知此義者可以不執一成之說矣（有所得者即神奇無所得者即臭腐）

文辭猶財貨也志識其良賈也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則賈術通於神明知此義者可以斟酌風尚而立言矣（風尚偏趨貴有識者持之）

文辭猶藥毒也志識其醫工也療寒以熱熱過而厲甚於寒療熱以寒寒過而厲甚於熱良醫當實甚而已有反虛之憂故治偏不激而後無餘患也知此義者可以拯弊而處中矣

轉桔槔之機者必周上下前後而運之上推下挽力所及也正前正後力不及也倍其推則前如墜倍其挽則後如躍倍其力之所及以為不及之地也人之聰明知識必有力所不及者不可不知所倍以為之地也

五味之調八音之奏貴同用也先後背之先後聽之不成味與聲矣郵傳之達刻漏之直貴接續也並馳同止並直同休不成郵與漏矣書有數人共成者歷先後之傳而益精獲同時之助而愈疎也先後無爭心而同時有勝氣也先後可授受而同時難互喻也先後有補救而同時鮮整暇也

人之有能有不能者無論凡庶聖賢有所不免者也以其所能而易其不能則所求者可以無弗得也主義理者拙於辭章能文辭者疎於徵實三者交譏而未有已也義理存乎識辭章存乎才徵實存乎學劉子元所以有三長難兼之論也一人不能兼而咨訪以爲功未見

古人絕業不可復紹也私心據之惟恐名之不自我擅焉則三者不相爲功而且以相病矣

所謂好古者非謂古之必勝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於因革異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魄可以爲今之精華非貴糟魄而直以爲精華也因糟魄之存而可以想見精華之所出也（如類書本無深意古類書尤不如後世類書之詳備然援引古書爲後世所不可得者藉是以存亦可貴寶矣）古之疵病可以爲後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爲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見典型之所在也（如論衡最爲偏駁然所稱說有後世失其傳者未嘗不藉以存）是則學之貴於考徵者將以明其義理爾

出辭氣斯遠鄙悖矣悖者修辭之罪人鄙則何以必遠也不文則不辭辭不足以存而將併所以辭者亦亡也諸子百家悖於理而傳者有之矣未有鄙於辭而傳者也理不悖而鄙於辭力不能勝辭不鄙而悖於理所謂五穀不熟不如荑稗也理重而辭輕天下古今之通義也然而鄙辭不能奪悖理則妍媸好惡之公心亦未嘗不出於理故也

波者水之風風者空之波夢者心之華文者道之私止水無波靜空無風至人無夢至文無私

演口技者能於一時並作人畜水火男婦老稚千萬聲態非眞一口能作千萬態也千萬聲態齊於人耳勢必有所止也取其齊於耳者以爲止故操約而致聲多也

工繪事者能於尺幅並見遠近淺深正側回互千萬形狀非眞尺幅可具千萬狀也千萬形狀齊於人目勢亦有所止也取其齊於目者以爲止故筆簡而著形眾也夫聲色齊於耳目義理齊於人心等也誠得義理之所齊而文辭以是爲止焉可以與言著作矣

天下有可爲其半而不可爲其全者偏枯之藥可以治偏枯倍其偏枯之藥不可以起死人也（此說見呂氏春秋）天下有可爲其全而不可爲其半者樵夫擔薪兩鈞捷步以趨去其半而不能行非力不足勢不便也風尚所趨必有其弊君子立言以救弊歸之中正而已矣懼其不足奪時趨也而矯之或過則是倍用偏枯之藥而思起死

人也僅取救弊而不推明斯道之全量則是擔薪去半而欲恤樵夫之力也

厲風可以拔百圍之木而不可以折徑寸之草錢鎛可以刈蔓野之草而不可以伐拱把之木大言炎炎不計小辨小智察察不究大道

十寸爲尺八尺曰尋度八十尺而可得十尋度八百寸而不可得十尋者積小易差也一夫之力可耕百畝合八夫之力而可耕九百畝者集長易舉也學問之事能集所長而不泥小數善矣

風會所趨庸人亦能勉赴風會所去豪傑有所不能振也漢廷重經術卒史亦能通六書吏民上書訛誤輒舉

劾後世文學之士不習六書之義者多矣（義之俗書見讖韓氏韓氏）（又云爲文宜略識字）豈後世文學之士聰明智力不如漢廷卒史之艮哉風會使然也越人相矜以燕語能爲燕語者必其熟遊都會長於閱歷而口舌又自調利過人者也及至燕則庸奴賤婢稚女髫童皆燕語矣以是矜越語之丈夫豈通論哉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必謂五尺童子其才識過於管仲狐趙諸賢焉夫子之所不許也五穀之與稊稗其貴賤之品有一定矣然而不熟之五穀猶遜有秋之稊稗焉而託一時風會所趨者詡然自矜其途轍以謂吾得寸木實勝彼之岑樓焉其亦可謂不達而已矣（尊漢學尚鄭許今之風尚如此此乃學古非即古學也居然唾棄一切若隱有所恃）王公之僕圉未必貴於士大夫之親介也而是僕圉也出入朱門甲第詡然負異而驕士大夫曰吾門大不知士大夫者固得叱而縶之以請治於王公王公亦必撻而楚之以謝閑家之不飭也學問不求有得而矜所託以爲高王公僕圉之類也

人生不飢則五穀可以不蓺也天下無疾則藥石可以不聚也學問所以經世而文章期於明道非爲人士樹名地也

漢廷治河必使治尚書者尚書豈爲治河設哉學術固期於經世也文史之儒以爲尚書所載經緯天地今祗

用以治河則是道大而我小之也此則後世之士務求賅徧而不切實用之通病也得一言而致用愈於通萬言而無用者矣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以謂非君子之言然則有爲之言不同正義聖人有所不能免也今之泥文辭者不察立言之所謂而遽斷其是非是欲責人才過孔子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他日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同一樊遲同一問仁問知而所言先後各殊則言豈一端而已哉必有所爲而不可以强執也幸而其言出於夫子也出之他人必有先後矛盾之誚矣

春秋譏佞人（公羊傳）夫子嘗曰惡佞口之覆邦家者是佞爲邪僻之名矣或人以爲雍也仁而不佞或人雖甚愚何至惜仁人以不能爲邪僻且古人自謙稱不佞豈以不能邪僻爲謙哉是則佞又聰明才辨之通稱也荀子著性惡以謂聖人爲之化性而起僞僞於六書人爲之正名也荀卿之意蓋言天質不可恃而學問必藉於人爲非謂虛誑欺罔之僞也而世之罪荀卿者以謂誣聖爲欺誑是不察古人之所謂而遽斷其是非也

古者文字無多轉注通用義每相兼諸子著書承用文字各有主義如軍中之令官司之式自爲律例其所立之解不必彼此相通也屈平之靈修莊周之因是韓非之參伍鬼谷之捭闔蘇張之縱衡皆移置他人之書而莫知其所謂者也（佛家之根塵法相法律家之以准皆各及其卽若皆是也）

韓子曰博愛之謂仁宋儒譏之以爲必如周子所言德愛曰仁而後可數百年來莫不奉宋儒爲篤論矣今考周子初無德愛曰仁之說也通書誠幾德篇有曰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皆有說焉周子之意若曰誠者何謂無爲是也幾者何謂善惡是也德者何謂在愛曰仁在宜曰義禮智與信俱在德也德有五者韓子原性之篇已明著矣與周子無殊旨也博愛曰仁卽周子之愛曰仁也合原性而觀之則韓子之說較周子爲尤備也以其出於韓子則刪去原性而摘博愛之爲偏出於周子則割截句讀而以德愛爲至論同一言也不求至是而但因人而異聽不啻公甫之母與妻焉此論古之深患也

李漢序韓氏文曰文者貫道之器其言深有味也宋儒譏之以爲道無不在不當又有一物以貫之然則率性之謂道不當又有一物以率之矣

馮煖問孟嘗君收責反命何市而歸則曰視吾家所寡有者學問經世文章垂訓如醫師之藥石偏枯亦視世之寡有者而已矣以學問文章徇世之所尚是猶既飽而進粱肉既煖而增狐貉也非其所長而强以徇焉是猶方飽粱肉而進以糠秕方擁狐貉而進以裋褐也其有暑資裘而寒資葛者吾見亦罕矣

寶明珠者必集魚目尚美玉者必競碔砆是以身有一影而罔兩居二三也（罔兩乃影旁微影見莊子注）然而魚目碔砆之易售較之明珠美玉爲倍捷也珠玉無心而碔砆有意有意易投也珠玉雖變而碔砆能隨能隨易合也珠玉自用而碔砆聽用聽用易愜也珠玉操三難之勢而無一定之價碔砆乘三易之資而求價也廉碔砆安得不售而珠玉安得不棄乎

鴆之毒也犀可解之瘴之厲也檳榔蘇之有鴆之地必有犀焉瘴厲之鄉必有檳榔天地生物之仁亦消息制化之理有固然也漢儒傳經貴專門專門則淵源不紊

也其弊專已守殘而失之陋劉歆七略論次諸家流別而推官禮之遺焉所以解專陋之瘴厲也唐世修書置館局館局則各效所長也其弊則漫無統紀而失之亂劉知幾史通揚搉古今利病而立法度之準焉所以治散亂之瘴厲也學問文章隨其風尙所趨而瘴厲時作者不可不知檳榔犀角之用也

所慮夫藥者爲其偏於治病病者服之可愈常人服之或反致於病也夫天下無全功聖人無全用五穀至良貴矣食之過乎其節未嘗不可以殺人也是故知養生者百物皆可服知體道者諸家皆可存六經三史學術之淵源也吾見不善治者之瘴厲矣

學問文章聰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識也所貴乎識者非特能持風尙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廢者焉非特能用獨擅之長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長亦有不足以該者焉不得而廢者嚴於去僞（風尙所趨不過一偏惟僞託者并其偏得亦爲所害）而愼於治偏（眞有得者但治其偏足矣）則可以無弊矣不足以該者闕所不知而善推能者無有其人則自明所短而懸以待之（人各有能有不能充類至盡聖人有所不能庸何傷乎今之僞趨逐勢者無足責矣其閒有所得者遇非己之所長則強不知爲知否則大言欺人以謂此外皆不足道夫道大如天彼不見天者何足論己處門內偶然見天而謂門外之天皆不足道有是理乎曾見其人未暇數責）亦可以無欺於世矣夫道公而我獨私之不仁也風尙所趨循環往復不可力勝乃我不能持道之平亦入循環往復之中而思以力勝不智也不仁不智不足以言學也不足言學而囂囂言學者乃紛紛也

知難

爲之難乎哉知之難乎哉夫人之所以謂知者非知其姓與名也亦非知其聲容之與笑貌也讀其書知其言知其所以爲言而已矣讀其書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爲言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能讀其書知其所以爲言矣此知之難也人知易爲卜筮之書矣夫子讀之而知作者有憂患是聖人之知聖人也人知離騷爲詞賦之祖矣司馬遷讀之而悲其志是賢人之知賢人也

夫不具司馬遷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憂而欲知文王之憂則幾乎罔矣然則古之人有其憂與其志不幸不得後之人有能憂其憂志其志而因以湮沒不彰者蓋不少矣劉彥和曰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韓囚馬輕蓋悲同時之知音不足恃也夫李斯之嚴畏韓非孝武之俳優司馬乃知之深處之當而出於勢之不得不然所謂迹似不知而心相知也賈生遠謫長沙其後召對宣室文帝至云久不見生自謂過之見之乃知不及君臣之際可謂遇矣然不知其治安之奏而知其鬼神之對所謂迹似相知而心不知也劉知幾負絕世之學見輕時流及其三

爲史臣再入東觀可謂遇矣然而語史才則千里降追議史事則一言不合所謂迹相知而心不知也夫迹相知者非如賈之知而不用即如劉之用而不信矣心相知者非如馬之狎而見輕即如韓之譏而遭戮矣丈夫求知於世得如韓馬賈劉亦云盛矣然而其得如彼其失如此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遇合之知所以難言也莊子曰天下之治方術者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夫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而皆以己之所治爲不可加是不自知之過也天下鮮自知之人故相知者少也（凡封已護前不服善者皆不甚自知者也）世傳蕭穎士能識李華古戰場文以謂文章有眞賞夫言根於心其不同也如面穎士不能一見而決其爲華而漫云華足以及此是未得謂之眞知也而世之能具蕭氏之識者已萬不得一若夫人之學業固有不止於李華者於世奚賴焉凡受成形者不能無殊致也凡稟血氣者不能無爭心也有殊致則入主出奴黨同伐異之弊出矣有爭心則挾恐見破嫉忌詆毀之端開矣惠子曰奔者東走追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心則異今同業者衆矣豈能皆出於同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同道之知所以難言也歐陽修嘗慨七略四部目存書亡以謂其人之不幸蓋傷文章之不足恃也然自獲麟以來著作之業得如馬遷班固斯爲盛矣遷則藏

之名山而傳之其人固則女弟卒業而馬融伏閣以受其書於今猶日月也然讀史漢之書而察徐廣裴駰服虔應劭諸家之注釋其閒不得遷固之意者十常四五焉以專門之攻習猶未達古人之精微況泛覽所及愛憎由己耶夫不傳者有部目空存之慨其傳者又有推求失旨之病與愛憎不齊之數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身後之知所以難言也人之所以異於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貴者相悅以解也賢者不得達而相與行其志亦將窮而有與樂其道不得生而隆遇合於當時亦將歿而俟知己於後世然而有其理者不必有其事接以迹者不必接以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嗟乎此伯牙之所以絕絃不鼓而卞生之所以抱玉而悲號者也夫鷃鵲啁啾和者多也茅葦黃白靡者衆也鳳高翔於千仞桐孤生於百尋知其寡和無偶而不能屈折以從衆者亦勢也是以君子發憤忘食闇然自修不知老之將至所以求適吾事而已安能以有涯之生而逐無涯之毀譽哉

釋通

易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說者謂君子以文明爲德同人之時能達天下之志也書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說者謂人神不擾各得其序也夫先王懼人有匿志

於是乎以文明出治通明倫類而廣同人之量焉先王懼世有棼治於是乎以人官分職絕不爲通而嚴畔援之防焉自六卿分典五史治書（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學專其師官守其法是絕地天通之義也數會於九書要於六雜物撰德同文共軌是達天下志之義也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漢氏之初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然而治公羊者不議左穀業韓詩者不雜齊魯專門之業斯其盛也自後師法漸衰學者聰明旁溢異論紛起於是深識遠覽之士懼爾雅訓詁之篇不足以盡絕代離辭同實殊號而綴學之徒無由彙其指歸也於是總五經之要辨六藝之文石渠雜議之屬（班固藝文志五經雜議十八篇）始離經而別自爲書則通之爲義所由倣也劉向總校五經編錄三禮其於戴氏諸記標分品目以類相從而義非專一若檀弓禮運諸篇俱題通論則通之定名所由著也（隋志有五經通義八卷注梁有九卷不著撰人唐志有劉向五經通義九卷然唐以前記傳無考）班固承建初之詔作白虎通義（儒林傳稱通義固本傳稱通德論後人去義字稱白虎通非是）應劭愍時流之失作風俗通義蓋章句訓詁末流浸失而經解論議家言起而救之二子爲書是後世標通之權輿也自是依經起義則有集解（杜預左傳范寧穀梁何晏論語）集註（荀爽九家易崔靈恩毛詩孔倫裴松之喪服經傳）異同（許慎五經異義賀瑒五經異同）（許）然否（何休公羊墨守鄭元駁議譙周五經然否論）諸名離經爲書則有六

藝（鄭元論）聖證（王肅論）匡謬（唐顏師古匡謬正俗）兼明（宋邱光庭兼明書）諸目其書雖不標通而體實存通之義經部流別不可不辨也若夫堯舜之典統名夏書（左傳稱虞書爲夏書馬融鄭元王肅三家首篇皆題虞夏書伏生大傳首篇亦題虞夏傳）國語國策不從周記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本名太史公書不名史記也）班固五行地理上溯夏周（地理始禹貢五行合春秋補司馬遷之闕略不必以漢爲斷也）古人一家之言文成法立離合銓配惟理是視固未嘗別爲標題分其部次也梁武帝以遷固而下斷代爲書於是上起三皇下訖梁代撰爲通史一編欲以包羅衆史史籍標通此濫觴也嗣是而後源流漸別總古今之學術而紀傳一規乎史遷鄭樵通志作焉（通志精要在乎義例蓋一家之言諸子之學識而寓於諸史之規矩原不以考據見長也後人議其疎陋非也）統前史之書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禮杜佑通典作焉（通典本劉秩政典）合紀傳之互文（紀傳之文互爲詳略）而編次總括乎荀袁（荀悅漢紀三十卷袁宏後漢紀三十卷皆易紀傳爲編年）司馬光資治通鑑作焉彙公私之述作而銓錄略倣乎孔蕭（孔逭文苑百卷昭明太子蕭統文選三十卷）裴潾太和通選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規（通志是也自隋志以後皆以紀傳一類爲正史）或正編年之的（通鑑）或以典故爲紀綱（通典）或以詞章存文獻（通選）史部之通於斯爲極盛也（大部總選意存掌故者當隸史部與論文家言不一例）至於高氏小史（唐元和中高峻及子迥）姚氏統史（唐姚康復）之屬則擣節繁文自就隱括者也羅氏路史（宋羅泌）鄧氏函史（明鄧元錫）之屬則自具別裁成其家言者也（譙周古史考蘇轍古史馬驌繹史之屬皆採摭經傳之書與通史異范）

氏五代通錄（宋范質以編年體紀梁唐晉漢周事實）熊氏九朝通略（宋熊克合呂夷簡三朝國史王珪兩朝國史李燾洪邁等四朝國史以編年體爲九朝書）標通而限以朝代者也（易姓爲代傳統爲朝）李氏南北史（李延壽）薛歐五代史（薛居正歐陽修俱有五代史）斷代而仍行通法者也（已上二類雖通數代終有限斷非如梁武帝之通史統合古今）其餘紀傳故事之流補輯纂錄之策紛然雜起雖不能一律以綱要皆仿蕭梁通史之義而取便耳目史部流別不可不知也夫師法失傳而人情怯於復古末流浸失而學者囿於見聞訓詁流而爲經解一變而入於子部儒家（應劭風俗通義蔡邕獨斷之類）再變而入於俗儒語錄（程朱語錄記者有未別擇處及至再傳而後浸流浸失故曰俗儒）三變而入於庸師講章（蒙存淺達之類支離蔓衍甚於語錄）不知者習而安焉知者鄙而斥

焉而不知出於經解之通而失其本旨者也載筆彙而有通史一變而流爲史鈔（小史統史之類但節正史並無別裁當入史鈔向來著錄入於通史非是史部有史鈔始於宋史）再變而流爲策士之類括（文獻通考之類雖倣通典而分析次比實爲類書之學書無別識通裁便於對策敷陳之用）三變而流爲兔園之摘比（綱鑑合纂及時務策括之類）不知者習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於史部之通而亡其大原者也且七略流而爲四部類例顯明無復深求古人家法矣然以語錄講章之混合則經不爲經子不成子也策括類摘之淆雜則史不成史集不爲集也四部不能收九流無所別紛紜雜出妄欲附於通裁不可不嚴其辨也夫古人著書即彼陳編就我創制所以成專門之業也後人併省凡目取便檢閱所以入記誦之陋也夫經師但殊章句即自名家（費直之易申培之詩儒林傳言其別無著述訓詁而藝文志有費氏說申公魯詩蓋即口授章句也）史書因襲相沿無妨並見（如史遷本春秋國策諸書漢書本史遷所記及劉歆所著者當時兩書並存不以因襲爲嫌）專門之業別具心裁不嫌貌似也剿襲講義沿習久而本旨已非（明人修大全改先儒成說以就己意）摘比典故原書出而舛訛莫掩記誦之陋漫無家法易爲剽竊也然而專門之精與剽竊之陋其相判也蓋在幾希之間則別擇之不可不慎者也

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複二曰均類例三曰便銓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詳鄰事其長有二一曰具翦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無短長二曰

仍原題三曰忘標目何謂免重複夫鼎革之際人物事實同出並見勝國亡徵新王興瑞即一事也前朝草竊新主前驅即一人也董卓呂布范陳各爲立傳禪位冊詔梁陳並載全文所謂複也通志總合爲書事可互見文無重出不亦善乎何謂均類例夫馬立天官班創地理齊志天文不載推步唐書藝文不敘淵源依古以來參差如是鄭樵著略雖變史志章程自成家法但六書七音原非沿革昆蟲草木何嘗必欲易代相仍乎惟通前後而勒成一家則例由義起自就隱括隋書五代史志（梁陳北齊周隋）終勝沈蕭魏氏之書矣（沈約宋志蕭子顯南齊志魏收魏志皆參差不齊也）何謂便銓配包羅諸史制度相仍惟人物挺生各

隨時世自后妃宗室標題著其朝代至於臣下則約略先後以次相比（南北史以宗室分冠諸臣之上以爲識別歐陽五代史始標別朝代）然子孫附於祖父世家會聚宗支（南北史王謝諸傳不盡以朝代爲斷）一門血脈相承時世盛衰亦可因而見矣郎楚之屈原將漢之賈生同傳周之太史偕韓之公子同科古人正有深意相附而彰義有獨斷末學膚受豈得從而妄議耶何謂平是非夫曲直之中定於易代然晉史終須帝魏而周臣不立韓通雖作者挺生而國嫌宜慎則亦無可如何者也惟事隔數代而衡鑑至公庶幾筆削平允而折衷定矣何謂去牴牾斷代爲書各有裁制詳略去取亦不相妨惟首尾交錯互有出入則牴牾之端從此見矣居攝之事班殊於范二劉始末（劉表劉焉）范異於陳統合爲編庶幾免此何謂詳鄰事僭國載紀四裔外國勢不能與一代同其終始而正朔紀傳斷代爲編則是中朝典故居全而藩國載紀乃參半也惟南北統史則後梁東魏悉其端而五代彙編斯吳越荊潭終其紀也凡此六者所謂便也何謂具翦裁通合諸史豈第括其凡例亦當補其缺略截其浮辭平突填砌乃就一家繩尺若李氏南北二史文省前人事詳往牒故稱良史蓋生乎後代耳目聞見自當有補前人所謂憑藉之資易爲力也何謂立家法陳編具在何貴重事編摩專門之業自具體要若鄭氏通志卓識名理獨見別裁古人不能任其先聲後代不能出其規範雖事實無殊舊錄而辨名正物諸子之意寓於史裁終爲不朽之業矣凡此二者所謂長也何謂無短長纂輯之書略以次比本無增損但易標題則劉知幾所謂學者寧習本書怠窺新錄者矣何謂仍原題諸史異同各爲品目作者不爲更定自就新裁南史有孝義而無列女（詳列女篇）通志稱史記以作時代（通志漢魏諸人皆標漢魏稱時代非稱史書也而史記所載之人亦標史記而不標時代則誤仍原書文也）一隅三反則去取失當者多矣何謂忘題目帝王后妃宗室世家標題朝代其別易見臣下列傳自有與時事相值者見於文詞雖無標別但玩敘次自見朝代至於獨行方伎文苑列女諸篇其人不盡涉於世事一例編次若南史吳逵韓靈敏諸人幾何不至於讀其書不知其世耶凡此三者所謂弊也

說文訓通爲達自此之彼之謂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讀易如無書讀書如無詩爾雅治訓詁小學明六書通之謂也古人離合撰著不言而喻漢人以通爲標目梁世以通入史裁則其體例蓋有截然不可混合者矣杜佑以劉秩政典爲未盡而上達於三五典之所以名通也奈何魏了翁取趙宋一代之掌故亦標其名謂之國朝通典乎既曰國朝畫代爲斷何通之有是亦循名而不思其義者也六卿聯事職官之書亦有通之義也奈何潘迪取有元御史之職守亦名其書謂之憲

臺通紀耶又地理之學自有專門州郡志書當隸外史（詳外篇亳州志議）前明改元代行省爲十三布政使司所隸府州縣衛各有本志使司幅員既廣所在府縣懼其各自爲書未能一轍也於是裒合所部別爲通志通者所以通府州縣衛之各不相通也奈何修通志者取府州縣山川人物分類爲編以府領縣以縣領事實人文摘比分標不相聯合如是爲書則讀者但閱府縣本志可矣又何所取於通哉夫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義例所通則隔代不嫌合撰使司所領不過數十州縣而斤斤分界惟恐越畔爲虞良由識乏通材遂使書同胥史矣

申鄭

子長孟堅氏不作而專門之史學衰陳范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家至唐人開局設監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爲一史而學者誤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於是古人著書之旨晦而不明至於辭章家舒其文采記誦家精其攷核其於史學似乎小有所補而循流忘源不知大體用功愈勤而識解所至亦去古愈遠而愈無所當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采爲文考據爲學也於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爲經緯成一家言者也學者少見多怪不究其發凡起例絕識曠論所以斟酌羣言爲史學要刪而徒摘其援據之疏略裁翦之未定者紛紛攻擊勢若不共戴天古人復起奚足當吹劍之一吷乎若夫二十略中六書七音與昆蟲草木三略所謂以史翼經本非斷代爲書可以遞續不窮者比誠所謂專門絕業漢唐諸儒不可得聞者也創條發例鉅製鴻編即以義類明其家學其勢不能不因一時成書粗就隱括原未嘗與小學專家特爲一書者絜長較短亦未嘗欲後之人守其成說不稍變通夫鄭氏所振在鴻綱而末學吹求則在小節是何異譏韓彭名將不能鄒魯趨蹌繩伏孔鉅儒不善作雕蟲篆刻耶某君之治是書也援據不可謂不精考求不可謂不當以此羽翼通志爲鄭氏功臣可也敘例之中反唇相譏攻擊作者不遺餘力則未悉古人著述之義而不能不牽於習俗猥瑣之見者也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其範圍千古牢籠百家者惟創例發凡卓見絕識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學耳若其事實之失據去取之未當議論之未醇使其生唐宋而後未經古人論定或當日所據石室金匱之藏及世本諜記楚漢春秋之屬不盡亡佚後之溺文辭而泥考據者相與錙銖而校尺寸以繩不知更作如何掊擊也今之議鄭樵者何以異是孔子作春秋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乎爾夫事即後世考據家

之所尙也文卽後世詞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則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自遷固而後史家既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鄭樵稍有志乎求義而綴學之徒嚣然起而爭之然則充其所論卽一切科舉之文詞胥吏之簿籍其明白無疵確實有據轉覺賢於遷固遠矣雖然鄭君亦不能無過焉馬班父子傳業終身史官固無論矣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前後一十九年書局自隨自辟僚屬所與討論又皆一時名流故能裁成絕業爲世宗師鄭君區區一身僻處寒陋獨犯馬班以來所不敢爲者而爲之立論高遠實不副名又不幸而與馬端臨之文獻通考並稱於時而通考之疎陋轉不如是之甚末學膚受本無定識從而抑揚其間妄相擬議遂與比類纂輯之業同年而語而衡短論長岑樓寸木且有不敵之勢焉豈不誣哉

答客問上

癸巳在杭州聞戴徵君震與吳處士穎芳談次痛詆鄭君通志其言絕可怪笑以謂不足深辨置弗論也其後學者頗有訾謷因假某君敘說辨明著述源流自謂習俗浮議頗有摧陷廓清之功然其文上溯馬班下辨通考皆史家要旨不盡爲通志發也而不知者又更端以相詰難因作答客問三篇

客有見章子續通志敘書後者問於章子曰通志之不可輕議則既聞命矣先生之辨也文繁而不可殺其推論所及進退古人多不與世之尙論者同科豈故爲抑揚以佐其辨歟抑先生別有說歟夫學者皆稱二十二史著錄之家皆取馬班而下至於元明而上區爲正史一門矣今先生獨謂唐人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爲一史而學者誤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焉豈晉隋而下不得名爲一史歟觀其表志成規紀傳定體與馬班諸史未始有殊開局設監集衆修書亦時勢使然耳求於其實則一例也今云學者誤承流別敢問晉隋而下其所以與陳范而上截然分部者安在章子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陳范以來律以春秋之旨則不敢謂無失矣然其心裁別識家學具存縱使反唇相議至謂遷書退處士而進奸雄固書排忠節而飾主闕要其離合變化義無旁出自足名家學而符經旨初不盡如後代纂

類之業相與效子莫之執中求鄉愿之無刺侈然自謂超遷軼固也若夫君臣事蹟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綜核前代纂輯比類以存一代之舊物是則所謂整齊故事之業也開局設監集眾修書正當用其義例守其繩墨以待後人之論定則可矣豈所語於專門著作之倫乎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史才不世出而時世變易不可常及時纂輯所聞見而不用標別家學決斷去取爲急務豈特晉隋二史爲然哉班氏以前則有劉向劉歆揚雄賈逵之史記范氏以前則有劉珍李尤蔡邕盧植楊彪之漢記其書何嘗不遵表志之成規不用紀傳之定體然而守先待後之故事與筆削獨斷之專家

其功用足以相資而流別不能相混則斷如也溯而上之百國寶書之於春秋世本國策之於史記其義猶是耳唐後史學絕而著作無專家後人不知春秋之家學而猥以集眾官修之故事乃與馬班陳范諸書並列正史焉於是史文等於科舉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變通矣間有好學深思之士能自得師於古人標一法外之義例著一獨具之心裁而世之羣怪聚罵指目牽引爲言詞譬若猵狙見冠服不與齕決毀裂至於盡絕不止也鄭氏通志之被謗凡以此也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六經皆史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蓋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則典章事實作者之所不敢忽蓋將即器而明道耳其書足以明道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君子不以是爲瑣瑣也道不明而爭於器實不足而競於文其弊與空言制勝華辯傷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也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當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與論作述之旨哉

答客問中

客曰孔子自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夏殷之禮夫子能言然而無徵不信慨於文獻之不足也今先生謂作者有義旨而籩豆器數不爲瑣瑣焉毋乃悖於夫子之教歟馬氏通考之詳備鄭氏通志之

疏舛三尺童子所知也先生獨取其義旨而不責其實用遂欲申鄭而屈馬其說不近於偏耶章子曰天下之言各有攸當經傳之言亦若是而已矣讀古人之書不能會通其旨而徒執其疑似之說以爭勝於一隅則一隅之言不可勝用也天下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六經之於典籍也猶天之有日月也讀書如無詩讀易如無春秋雖聖人之籍不能於一書之中備數家之攻索也易曰不可爲典要而書則偏言辭尚體要焉讀詩不以辭害志而春秋則正以一言定是非焉向令執龍血鬼車之象而徵粤若稽古之文託熊蛇魚旐之夢以紀春王正月之

令則聖人之業荒而治經之旨悖矣若云好古敏求文獻徵信吾不謂往行前言可以滅裂也多聞而有所擇博學而要於約其所取者有以自命而不可概以成說相拘也大道既隱諸子爭鳴皆得先王之一端莊生所得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者也目察秋毫而不能見雷霆耳辨五音而不能窺泰山謂耳目之有能有不能則可矣謂耳聞目見之不足爲雷霆山岳其可乎由漢氏以來學者以其所得託之撰述以自表見者蓋不少矣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猶日晝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歲功則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

畛域則有兩傷之弊故馬班史祖而伏鄭經師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亦並行其道而不相爲背者也使伏鄭共注一經必有牴牾之病使馬班同修一史必有矛盾之嫌以此知專門之學未有不孤行其意雖使同儕爭之而不疑舉世非之而不顧此史遷之所以必欲傳之其人而班固之書所以必待馬融受業於其女弟然後其學始顯也遷書有徐廣裴駰諸家傳其業固書有服虔應劭諸家傳其業專門之學口授心傳不啻經師之有章句矣然則春秋經世之意必有文字之所不可得而詳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準而今之學者凡遇古人獨斷之著述於意有不愜囂然紛起而攻之亦見其好議

論而不求成功矣若夫比次之書則掌故令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於備稽檢而供采擇初無他奇也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爲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爲按據如旨酒之不離乎糟粕嘉禾之不離乎糞土是以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書不可輕議也然獨斷之學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書欲其愚亦猶酒可實尊彝而糟粕不可實尊彝禾可登簠簋而糞土不可登簠簋理至明也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爲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難以萃合而行遠也於是有比次之法不名家學不立識解以之整齊故事而待後人之裁定是則

比次欲愚之效也舉而登諸著作之堂亦自標名爲家學談何容易邪且班固之才可謂至矣然其與陳宗尹敏之徒撰世祖本紀與新市平林諸列傳不能與漢書並立而必以范蔚宗書爲正宗則集衆官修之故事與專門獨斷之史裁不相綴屬又明矣自是以來源流既失鄭樵無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獨斷之學君子於斯有取焉馬貴與無獨斷之學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謂其智既無所取而愚之爲道又有未盡也且其就通典而多分其門類取便翻檢耳因史志而裒集其論議易於折衷耳此乃經生決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獨得之見標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爲鄉愿至於古人

著書之義旨不可得聞也俗學便其類例之易尋喜其論說之平善相與翕然交稱之而不知著作源流之無似此嘔啞啁哳之曲所以屬和萬人也

答客問下

客曰獨斷之學與考索之功則既聞命矣敢問比次之書先生擬之糟粕與糞土何謂邪章子曰斯非貶辭也有璞而後施雕有質而後運斤先後輕重之間其數易明也夫子未刪之詩書未定之易禮春秋皆先王之舊典也然非夫子之論定則不可以傳之學者矣李燾謂左氏將傳春秋先聚諸國史記國別爲語以備內傳之采摭是雖臆度之辭然古人著書未有全無所本者以是知比次之業不可不議也比次之道大約有三有及時撰集以待後人之論定者若劉歆揚雄之史記班固陳宗之漢記是也有有志著述先獵羣書以聚薪標者若王氏玉海司馬長編之類是也有陶冶專家勒成鴻業者若遷錄倉公技術固裁劉向五行之類是也夫及時撰集以待論定則詳略去取精於條理而已先獵羣書以爲薪標則辨同考異愼於覈核而已陶冶專家勒成鴻業則鉤元提要達於大體而已比次之業既有如是之不同作者之旨亦有隨宜之取辨而今之學者以謂天下之道在乎較量名數之異同辨別音訓之當否如斯而已矣是何異觀坐井之天測坳堂之水而遂欲窮六合之運度量四海之波濤以謂可盡哉夫漢帝春秋（年壽也）具於別錄（臣瓚注）伏生文翁之名徵於石刻高祖之作新豐詳於劉記（西京雜記）孝武之好微行著於外傳（漢武故事）而遷固二書未見采錄則比次之繁不妨作者之略也曹丕讓表詳獻帝傳甄后懿行盛稱魏書哀牢之傳徵於計吏（見論衡）先賢之表著於黃初而陳范二史不以入編則比次之私有待作者之公也然而經生習業遂纂典林辭客探毫因收韻藻晚近澆漓之習取便依檢各爲兎園私冊以供陋學之取攜是比次之業雖欲如糟粕糞土冀其化朽腐而出神奇何可得哉夫村書俗學既無良材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一矣所徵故實多非本文而好易字句漓其本質以致學者寧習原書怠窺新錄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二矣比類相從本非著作而彙收故籍不著所出何書一似己所獨得使人無從徵信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三矣傳聞異辭記載別出不能兼收並錄以待作者之決擇而私作聰明自定去取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四矣圖繪之學不入史裁金石之文但徵目錄後人考核徵信無從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五矣專門之書已成鉅編不爲采錄大凡預防亡逸而聽其孤行漸致湮沒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六矣拘牽類例取足成書不於法律之外多方購備以俟作者之辨裁一目之羅得鳥無日則

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七矣凡此多端並是古人未及周詳而後學尤所未悉苟有志於三月聚糧則講習何可不豫而一世之士不知度德量力咸囂囂以作者自命不肯爲筌蹄嚆矢之功程劉歆所謂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者也術業如何得當而著作之道何由得正乎

橫通

通人之名不可以概擬也有專門之精有兼覽之博各有其不可易易則不能爲長各有其不相謀謀則不能爲益然通之爲名蓋取譬於道路四衝八達無不可至謂之通也亦取其心之所識雖有高下偏全大小廣狹之不同而皆可以達於大道故曰通也然亦有不可四衝八達不可達於大道而亦不得不謂之通是謂橫通橫通之與通人同而異近而遠合而離

老賈善於販書舊家富於藏書好事勇於刻書皆博雅名流所與把臂入林者也禮失求野其聞見亦頗有可以補博雅名流所不及者固君子之所必訪也然其人不過琴工碑匠藝業之得接於文雅者耳所接名流既多習聞清言名論而胸無智珠則道聽塗說根底之淺陋亦不難窺周學士長發以此輩人謂之橫通其言奇而確也故君子取其所長而略其所短譬琴工碑匠之足以資用而已矣無如學者陋於聞見接橫通之議論已如疾雷之破山遂使魚目混珠清流無別而其人亦遂囂然自命不自知其通之出於橫也江湖揮麈別開琴工碑匠家風君子所宜慎流別也

徐生善禮容制氏識鏗鏘漢廷討論禮樂雖宿儒耆學有不如徐生制氏者矣議禮樂者豈可不與相接然石渠天祿之議論非徐生制氏所得參也此亦禮樂之橫通者也

橫通之人可少乎不可少也用其所通之橫以佐君子之縱也君子亦不沒其所資之橫也則如徐生之禮容制氏之鏗鏘爲補於禮樂豈少也哉無如彼不自知其橫也君子亦不察識其橫也是禮有玉帛而織婦琢工可參高堂之座樂有鐘鼓而鎔金制革可議河間之記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流別而橫通不可以强附清流斯無惡矣

評婦女之詩文則多假借作橫通之序跋則多稱許一則憐其色一則資其用也設如試院之糊名易書俾略知臭味之人詳晰辨之有不可欺者矣雖然婦女之詩文不過風雲月露其陋易見橫通之序跋則稱許學術一言爲智爲不智君子於斯宜有慎焉

橫通之人無不好名好名者陋於知意者也其所依附必非第一流也有如師曠之聰辨別通於鬼神斯惡之矣故君子之交於橫通也不盡其歡不竭其忠爲有試

之譽留不盡之辭則亦足以相處矣

辛亥修麻城志有呈食貨志稿者內論行市經紀（郎市司評物價者也）乃曰貧人荒年需升斗活八口家與錢不如數睫毛長一尺無顧盼情出百錢爲壽輒强顔作鸕鷀笑此乃聊齋志異小說內譏貪鄙教官者其人竊以責行市經紀則風馬牛矣此公以藏書之富著名也

章氏遺書卷四終

章氏遺書卷第五　文史通義內篇五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史德

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昔者劉氏子元蓋以是說謂足盡其理矣雖然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義則夫子自謂竊取之矣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記誦以爲學也辭采以爲才也擊斷以爲識也非良史之

才學識也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夫劉氏以謂有學無識如愚估操金不解貿化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指不過欲於記誦之間知所決擇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處士而進姦雄排死節而飾主闕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猶文士之識非史識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爲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陰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粹大賢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猶患於心術自非夫子之

春秋不足當也以此責人不亦難乎是亦不然也蓋欲爲良史者當愼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書者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夫是堯舜而非桀紂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習故矣至於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凡欲託文辭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術不可不慮者則以天與人參其端甚微非是區區之明所可恃也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於爲事役也蓋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

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復憑弔生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人麗陰陽之間不能離焉者也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汨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即忤於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氣不立而氣貴於平人之氣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毗於陽矣文非情不得而情貴於正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溺情失則偏毗於陰矣陰陽伏沴之患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爲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愼也夫氣勝而情偏猶曰動於天而參於人也才藝之士則又溺於文辭以爲觀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賴於文也猶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無華樸味之不能無濃淡勢也華樸爭而不能無邪色濃淡爭而不能無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於華樸濃淡之爭也文辭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爲競焉是

舍本而逐末矣以此爲文未有見其至者以此爲史豈可與聞古人大體乎韓氏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仁者情之普義者氣之遂也程子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則以謂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蓋言心術貴於養也史遷百三十篇報任安書所謂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謂紹名世正易傳本詩書禮樂之際其本旨也所云發憤著書不過敘述窮愁而假以爲辭耳後人泥於發憤之說遂謂百三十篇皆爲怨誹所激發王允亦斥其言爲謗書於是後世論文以史遷爲譏謗之能事以微文爲史職之大權或從羨慕而倣效爲

之是直以亂臣賊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筆削不亦悖乎今觀遷所著書如封禪之惑於鬼神平準之算及商販孝武之秕政也後世觀於相如之文桓寬之論何嘗待史遷而後著哉游俠貨殖諸篇不能無所感慨賢者好奇亦洵有之餘皆經緯古今折衷六藝何嘗敢於訕上哉朱子嘗言離騷不甚怨君後人附會有過吾則以謂史遷未敢謗主讀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軻怨誹及於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何著述之可傳乎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懷於三代之英而經緯乎天人之際者也所遇皆窮固不能無感

慨而不學無識者流且謂誹君謗主不妨尊爲文辭之宗焉大義何由得明心術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詩可以興說者以謂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也好善惡惡之心懼其似之而非故貴平日有所養也騷與史皆深於詩者也言婉多風皆不背於名教而梏於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

史釋

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異義乎曰無異義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五史則卿大夫士爲之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內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別之判如霄壤矣然而無異義者則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史守掌故而不知擇猶府守庫藏而不知計也先王以謂太宰制國用司會質歲之成皆有調劑盈虛均平秩序之義非有道德賢能之選不能任也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庫藏者出納不敢自專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討論國計得其遠大若問庫藏之纖悉必曰府也

五史之於文字猶太宰司會之於財貨也典謨訓誥曾氏以謂唐虞三代之盛載筆而紀亦皆聖人之徒其見可謂卓矣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選推論精微史則守其

文誥圖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專然而問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論其道而府史僅守其法人之知識有可使能與不可使能爾非府史所守之外別有先王之道也夫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曾子乃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非曾子之言異於夫子也夫子推其道曾子恐人泥其法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學亦何常師之有入太廟每事問則有司賤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師矣問禮問官豈非學於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詮文不可以空

著三代以前未嘗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嘗以文爲著作而文爲後世不可及者無空言也葢自官師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門之著述於是文章學問乃與官司掌故爲分途而立教者可得離法而言道體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者崇奉六經以謂聖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時各守專官之掌故而非聖人有意作爲文章也

傳曰禮時爲大又曰書同文葢言貴時王之制度也學者但誦先聖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是以文爲鞶帨絺繡之玩而學爲鬬奇射覆之資不復計其實用也故道隱而難知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未必足備國家之用

也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之制度所存亦卽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迹也故無志於學則已君子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爲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鞶帨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於實用也審矣

孟子曰力能舉百鈞而不足舉一羽明足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難其所易而易其所難謂失權度之宜也學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是能勝周官卿士之所難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於五史之義者也

以吏爲師三代之舊法也秦人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而僅以法律爲師耳三代盛時天下之學無不以吏爲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其守官舉職而不墜天工者皆天下之師資也東周以還君師政教不合於一於是人之學術不盡出於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爲師始復古制而人乃狃於所習轉以秦人爲非耳秦之悖於古者多矣猶有合於古者以吏爲師也

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烖及其身者也李斯請禁詩書以謂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

大悖後之君子不可不察也夫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爲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眞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亂民也故夫子惡之若夫殷因夏禮百世可知損益雖曰隨時未有薄堯舜而詆斥禹湯文武周公而可以爲治者李斯請禁詩書君子以謂愚之首也後世之去唐虞三代則更遠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時之治平者未有不於古先聖王之道得其彷佛者也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詩書六藝之所垂而學者昧於知時動矜博古譬如攷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謂可禦饑寒而不須衣食也

史注

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筆削既具復以微言大義口授其徒三傳之作因得各據聞見推闡經蘊於是春秋以明諸子百家既著其說亦有其徒相與守之然後其說顯於天下至於史事則古人以業世其家學者就其家以傳業（孔子問禮必於柱下史）蓋以域中三大非取備於一人之手程功於翰墨之林者也史遷著百三十篇（漢書謂之太史公隋志始曰史記）乃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其後外孫楊惲始布其書班固漢書自固卒後一時學者未能通曉馬融乃伏閣下從其女弟受業然後其學始顯夫馬班之書今人見之悉矣而當日傳之必以其人受讀必有所自者古人專門之學必有法外傳心筆削之功所不及則口授其徒而相與傳習其業以垂永久也遷書自裴駰爲注固書自應劭作解其後爲之注者猶若干家則皆闡其家學者也魏晉以來著作紛紛前無師承後無從學且其爲文也體既濫漫絕無古人筆削謹嚴之義旨復淺近亦無古人隱微難喻之故自可隨其詣力孤行於世耳至於史籍之掌代其有人而古學失傳史存具體惟於文誥案牘之類次月日記注之先後不勝擾擾而文亦繁蕪復沓盡失遷固之舊也是豈盡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無注例其勢不得不日趨於繁富也古人一書而傳者數家後代數人而共成一書夫傳者廣則簡盡微顯之法存作者多則牴牾複沓之弊出循流而日忘其源古學如何得復而史策何從得簡乎是以唐書倍漢宋史倍唐檢閱者不勝其勞傳習之業安得不亡夫同聞而異述者見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別者歷久而失眞也九師之易四氏之詩師儒林立傳授已不勝其紛紛士生三古而後能自得於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徬徨乎兩間孤立無徒而欲抱此區區之學待發揮於子長之外孫孟堅之女弟必不得之數也太史敘例之作其自注之權輿乎明述作之本旨見去取之從來已似恐後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筆以標之所謂不離古文及攷信六藝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嘗不反覆自明也班書年表十篇與地理藝文二志皆自注則又大綱細目之規矩也其陳范二史尙有松之章懷爲之注至席惠明注秦記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則雜史支流猶有子注是六朝史學家法未亡之一驗也自後史權既散（詳三變篇）紀傳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簡略尙存餼羊於一綫而唐宋諸家則茫乎其不知涯涘焉宋范冲修神宗實錄別爲攷異五卷以發明其義是知後無可代之人而自爲之解當與通鑑舉要攷異之屬同爲近代之良法也劉氏史通畫補注之例爲三條其所謂小書人物之三輔決錄華陽士女與所謂史臣自刊之洛陽伽藍關東風俗者雖名爲二品實則一例皆近世議史諸家之不可不亟復者也

惟所謂思廣異聞之松之三國劉昭後漢一條則史家之舊法與索隱正義之流大同而小異者也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編刊定則徵材所取之書不數十年嘗亡失其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規可覆按焉使自注之例得行則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書之大概因以校正藝文著錄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漓風氣日變缺文之義不聞而附會之習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書惟冀塞責私門著述苟飾浮名或剽竊成書或因陋就簡使其術稍黠皆可愚一時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誠得自注以標所去取則聞見之廣狹功力之疏密心術之誠僞灼然可見於開卷之頃而風氣可以漸復於質古是又爲益之尤大者也然則攷之往代家法既如彼揆之後世繫重又如此夫翰墨省於前而功效多於舊孰有加於自注也哉

傳記

傳記之書其流已久蓋與六藝先後雜出古人文無定體經史亦無分科春秋三家之傳各記所聞依經起義雖謂之記可也經禮二戴之記各傳其說附經而行雖謂之傳可也其後支分派別至於近代始以錄人物者區爲之傳敘事蹟者區爲之記蓋亦以集部繁興人自生其分別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經地義之不可移易此類甚多學者生於後世苟無傷於義理從眾可也然如虞預妬記襄陽耆舊記之類敘人何嘗不稱記龜策西域諸傳述事何嘗不稱傳大抵爲典爲經皆是有德有位綱紀人倫之所制作今之六藝是也夫子有德無位則述而不作故論語孝經皆爲傳而非經而易繫亦止稱爲大傳其後悉列爲經諸儒尊夫子之文而使之有以別於後儒之傳記爾周末儒者及於漢初皆知著述之事不可自命經綸蹈於妄作又自以立說當稟聖經以爲宗主遂以所見所聞各筆於書而爲傳記若二禮諸記詩書易春秋諸傳是也蓋皆依經起義其實各自爲書與後世箋注自不同也後世專門學衰集體日盛敘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傳記爲名附於古人傳記專家之義爾明自嘉靖而後論文各分門戶其有好爲高論者輒言傳乃史職身非史官豈可爲人作傳世之無定識而强解事者羣焉和之以謂於古未之前聞夫後世文字於古無有而相率而爲之者集部紛紛大率皆是若傳則本非史家所揃馬班以前早有其文（孟子答苑囿湯武之事皆曰於傳有之彼時並未有紀傳之史豈史官之文乎）今必以爲不居史職不宜爲傳試問傳記有何分別不爲經師又豈宜更爲記耶記無所嫌而傳爲厲禁則是重史而輕經也文章宗旨著述體裁稱爲例義今之作家昧焉而不察者多矣獨於此等無可疑者輒爲無理之拘牽殆如村俚巫嫗妄說陰陽禁忌愚民舉措爲難矣明末之人思而不

學其爲瞀說可勝唾哉今之論文章者乃又學而不思反襲其說以矜有識是爲古所愚也

辨職之言尤爲不明事理如通行傳記盡人可爲自無論經師與史官矣必拘拘於正史列傳而始可爲傳則雖身居史職苟非專撰一史又豈可別自爲私傳耶若但爲應人之請便與撰傳無以異於世人所撰惟他人不居是官例不得爲已居其官即可爲之一似官府文書之須印信者然是將以史官爲胥吏而以應人之傳爲倚官府而舞文之具也說尤不可通矣道聽之徒乃謂此言出大興朱先生不知此乃明末人之矯論持門戶以攻王李者也

朱先生嘗言見生之人不當作傳自是正理但觀於古人則不盡然按三國志龐淯母趙娥爲父報仇殺人注引皇甫烈女傳云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爲其作傳是生存之人古人未嘗不爲立傳李翺撰楊烈婦傳彼時楊尙生存恐古人似此者不乏蓋包舉一生而爲之傳史漢列傳體也隨舉一事而爲之傳左氏傳經體也朱先生言乃專指列傳一體爾

邵念魯與家太詹嘗辨古人之撰私傳曰子獨不聞鄧禹之傳范氏固有本歟按此不特范氏陳壽三國志裴注引東京魏晉諸家私傳相證明者凡數十家即見於隋唐經籍藝文志者如東方朔傳陸先生傳之類亦不一而足事固不待辨也彼挾兔園之冊但見昭明文選唐宋八家鮮入此體遂謂天下之書不復可旁證爾

往者聘撰湖北通志因恃督府深知遂用別識心裁勒爲三家之學人物一門全用正史列傳之例撰述爲篇而隋唐以前史傳昭著無可參互詳略施筆削者則但揭姓名爲人物表（說詳本篇序例）其諸史本傳悉入文徵以備案檢（所謂三家之學文徵以擬文選）其於撰述義例精而當矣時有僉人窮於宦拙求余薦入書局無功冒餐給矣值督府左遷小人涎利搆讒羣刺蜂起當事惑之檄委其人校正余方恃其由余薦也而不虞其背德反噬昧其平昔所服膺者而作譸張以罔上也（別有專篇辨例）乃曰文徵例仿文

選文苑文選文苑本無傳體因舉何蕃李赤毛穎宋清諸傳出於游戲投贈不可入正傳也上官乃亟贊其有學識也而又陰主其說匿不使余知也噫文苑英華有傳五卷蓋七百九十有二至於七百九十有六其中正傳之體公卿則有兵部尙書梁公李峴節鉞則有東川節度盧坦（皆李華撰傳）文學如陳子昂（盧藏用撰傳）節操如李紳（沈亞之撰傳）貞烈如楊婦（李翺）竇女（杜牧）合於史家正傳例者凡十餘篇而謂文苑無正傳體眞喪心矣

宋人編輯文苑類例固有未盡然非僉人所能知也即傳體之所采蓋有排麗如碑誌者（庾信邱乃敷崇傳之類）自述非正體者（陸文學自傳之類）立言有寄託者（王承福傳之類）借名存諷刺

者（宋清傳之類）投贈類序引者（强居士傳之類）俳諧爲游戲者（毛穎傳之類）亦次於諸正傳中不如李漢集韓氏文以何蕃傳入雜著以毛穎傳入雜文義例乃皎然矣

習固

辨論烏乎起起於是非之心也是非之心烏乎起起於嫌介疑似之間也烏乎極極於是堯非桀也世無辨堯桀之是非世無辨天地之高卑也目力盡於秋毫耳力窮乎穴蟻能見泰山不爲明目能聞雷霆不爲聰耳故堯桀者是非之名而非所以辨是非也嫌介疑似未若堯桀之分也推之而無不若堯桀之分起於是非之微而極於辨論之精也故堯桀者辨論所極而是非者隱微之所發端也隱微之刱見辨者矜而寶之矣推之不至乎堯桀無爲貴刱見焉推之既至乎堯桀人亦將與固有之堯桀而安之也故刱得之是非終於無所見是非也堯桀無推者也積古今之是非而安之如堯桀者皆積古今人所刱見之隱微而推極之者也安於推極之是非者不知是非之所在也不知是非之所在者非竟忘是非也以謂固然而不足致吾意焉爾觸乎其類而動乎其思於是有見所謂誠然者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矜而寶之以謂隱微之刱見也推而合之比而同之致乎其極乃即向者安於固然之堯桀也向也不知所以而今知其所以故其所見有以異於向者之所見而其所云實不異於向之所云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刱見皆其平而無足奇者也酤家釀酒而酸大書酒酸減直於門以冀速售也有不知書者入飲其酒而酸以謂主人未之知也既去而遺其物主家追而納之又謂主人之厚己也屛人語曰君家之酒酸矣盍減直而急售主人聞之而啞然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刱見乃告主家之酒酸也堯桀固無庸辨矣然被堯之仁必有幾幾於不能言堯者乃眞是堯之人也遇桀之暴必有幾幾於不能數桀者乃眞非桀之人也千古固然之堯桀猶推始於幾幾不能言與數者而後定堯桀之固然也故眞知是非者不能遽言是非也眞知是堯非桀者其學在是非之先不在是堯非桀也是堯而非桀貴王而賤霸遵周孔而斥異端正程朱而偏陸王吾不謂其不然也習固然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眞知也

士習（原缺）

詩話

詩話之源本於鍾嶸詩品然攷之經傳如云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又云未之思也何遠之有此論詩而及事也又如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此論詩而及辭也事有是非辭有工拙觸類旁通啟發實多江河始於濫觴後世詩話家言雖曰本於鍾嶸要其流別

滋繁不可一端盡矣

詩品之於論詩視文心雕龍之於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爲成書之初祖也文心體大而慮周詩品思深而意遠蓋文心籠罩羣言而詩品深從六藝溯流別也（如云某人之詩其源出於某家之類最爲有本之學其法出於劉向父子）論詩論文而知溯流別則可以探源經籍而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矣此意非後世詩話家流所能喻也（鍾氏所推流別亦有不甚可曉處蓋古書多亡難以取證但已能窺見大意實非論詩家所及）

唐人詩話初本論詩自孟棨本事詩出（亦本詩小序）乃使人知國史敘詩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廣之則詩話而通於史部之傳記矣間或詮釋名物則詩話而通於經部之小學矣（爾雅訓詁類也）或泛述聞見則詩話而通於子部之雜家矣（此二條宋人以後較多）雖書旨不一其端而大略不出論辭論事推作者之志期於詩教有益而已矣

詩品文心專門著述自非學富才優爲之不易故降而爲詩話沿流忘源爲詩話者不復知著作之初意矣猶之訓詁與子史專家（子指上章雜家史指上章傳記）爲之不易故降而爲說部沿流忘源爲說部者不復知專家之初意也詩話說部之末流糾紛而不可犂別學術不明而人心風俗或因之而受其敝矣

宋儒講學躬行實踐不易爲也風氣所趨撰語錄以主奴朱陸則盡人可能也論文攷藝淵源流別不易知也好名之習作詩話以黨伐同異則盡人可能也以不能名家之學（如能名家卽自成著述矣）入趨風好名之習挾人盡可能之筆著惟意所欲之言可憂也可危也

說部流弊至於誣善黨姦詭名託姓前人所論如龍城錄碧雲騢之類蓋亦不可勝數史家所以有別擇稗野之道也事有紀載可以互證而文則惟意之所予奪詩話之不可憑或甚於說部也

前人詩話之弊不過失是非好惡之公今人詩話之弊乃至爲世道人心之害失在是非好惡不過文人相輕之氣習公論久而自定其患未足憂也害在世道人心則將醉天下之聰明才智而網人於禽獸之域也其機甚深其術甚狡而其禍患將有不可勝言者名義君子不可不峻其防而嚴其辨也

小說出於稗官委巷傳聞瑣屑雖古人亦所不廢然俚野多不足憑大約事雜鬼神報兼恩怨洞冥拾遺之篇搜神靈異之部六代以降家自爲書唐人乃有單篇別爲傳奇一類（專書一事始末不復比類爲書）大抵情鍾男女不外離合悲歡紅拂辭楊繡襦報鄭韓李緣通落葉崔張情導琴心以及明珠生還小玉死報凡如此類或附會疑似或竟託子虛雖情態萬殊而大致略似其始不過淫思古意辭客寄懷猶詩家之樂府古豔諸篇也宋元以降則廣爲演義譜爲詞曲遂使瞽史絃誦優伶登場無分雅

俗男女莫不聲色耳目益自稗官見於漢志歷三變而盡失古人之源流矣

小說歌曲傳奇演義之流其敘男女也男必纖佻輕薄而美其名曰才子風流女必冶蕩多情而美其名曰佳人絕世世之男子有小慧而無學識女子解文墨而闇禮教者皆以傳奇之才子佳人爲古之人古之人也今之爲詩話者又卽有小慧而無學識者也有小慧而無學識矣濟以心術之傾邪斯爲小人而無忌憚矣何所不至哉

詩話論詩非論貌也就使論貌所以稱丈夫者或魁梧奇偉或豐碩美髯或丰骨稜峻或英姿颯爽何所不可今則槩未有聞惟於少年弱冠之輩不曰美如好女必曰顧影堪憐不曰玉映冰膚必曰蘭薰蕙質（此亦約略之辭非一定字樣也）不知其意將何爲也甚至盛稱邪說以爲禮制但旌節婦不褒貞男以見美男之不妨作孌斯乃人首畜鳴而毅然筆爲詩話人可戮而書可焚矣（男子爲娼古有禁律其人不學無由知也）

古今婦女之詩比於男子詩篇不過千百中之十一詩話偶有所舉比於論男子詩亦不過千百中之十一蓋論詩多寡必因詩篇之多寡以爲區分理勢之必然者也今乃累軸連編所稱閨閣之詩幾與男子相埒甚至比連毋女姑婦綴合娣姒姊妹殆於家稱王謝戶盡崔盧豈壼內文風自古以來於今爲烈耶君子可欺以其方其然豈其然乎且其敘述閨流强半皆稱容貌非誇國色卽詡天人非贊聯珠卽標合璧遂使觀其書者忘爲評詩之話更成品豔之編自有詩話以來所未見也

婦女內言不出閫外詩話爲之私立名字標榜聲氣爲虛爲實吾不得而知也（詩話何由知人閨閣如是之詳卽此便見傾邪更無論僞飾矣）

丈夫姓字弧矢四方詩話所名豈能終祕其中名德鉅公志其餘事奇才宿望著其精能或有身地寒微表其幽雋一節可取藉端留芳此誠詩話應有事也今乃玉石不分苗莠無別往往詩話識其名姓邂逅偶遇斯人實乃風塵游乞庸奴賤品助語不辨虛實引喻全乖向方臃腫無知贅瘤可厭亦不乏其徒焉此而可邀題品則眞才宿學寧不以同類爲羞乎乃知閨閣稱詩何從按實觀其鏤雕纖曲醞釀尖新雖面目萬殊而情態不異其爲竄易飾僞情狀顯然豈無靜女名姝清思佳什牽於茅黃葦白轉覺惡紫奪朱矣

自衒自媒士女之醜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凡人之足以千古者必有得於古人之所謂誠然而終身憂樂其中不顧舉世之所爲是與非也傾邪之人欲有所取於世則先以標榜聲氣騷激人心又恐人之不爲動也則誘人以好名甚且倡爲邪說至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以好名也夫好名之人矯情飾僞競趨時譽雖禽獸所不

為耳亦猶椎埋胠篋亦禽獸所不為今倡說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以能椎埋胠篋也可乎至於附會經傳肆侮聖言尤喪心而病狂矣（論語君子去仁惡乎成名疾沒世而名不稱皆妄引為好名之證）人之所以應傳名者義類多矣而彼之誘人惟務文學之名不亦小乎即文學之所以應得名者途轍廣矣而彼之所以誘人又不過纖佻輕雋之辭章才子佳人之小說男必張生李十女必宏度幼微將率天下之士女翩翩然化為蛺蝶楊花而後大快於心焉則斯人之所謂名乃名教之罪人也斯人之所謂名亦有識者所深恥也

學者亦知雅俗之別乎雅者正也亦曰常也安其正而守其常賓至而名自歸之斯天下之大雅也好名者流忘己徇人世俗譽之則沾沾以喜世俗非之則戚戚以憂以世俗之予奪為趨避是己之所處方以俗為依歸也且人以好名為雅好利為俗尤非也名者有所利而好之所好不同而其心無異故好名之人其俗甚於好利也誘人好名者其罪浮於教人胠篋也（一有名心即沾俗氣與眾爭趨俗安可醫）

傾邪之人必有所恃挾纖仄便娟之筆為稱功頌德之辭以摩符抵掌之談運宛轉逢迎之術權貴顯要無不逢也聲望鉅公無不媚也筆舌不足導以景物娛遊追隨末足媚以烹庖口味（自記為某貴人品嘗屬下進饌又某貴人屢索其姬妾手調飲饌有謝賞姬人啟事）至乃陪公子於青樓（貴人公子時同句曲）須嬌姿於金屋（貴人愛寵無不詳於筆記）尤稱絕技備極精能貴人公退之餘亦思娛樂優伶是其習見狗馬亦所常調數見不鮮神思倦矣忽見通文墨之優伶解聲歌之犬馬屈曲如意宛約解人能不愛憐幾於得寶加之便佞附如諧隱飾情或託山林（自託山林隱遁之流足迹不離輓轂鈴閣）使人誤認清流因而揖之上坐賜以顏色假以羽毛遂能登高而呼有挾以令舟車所向到處逢迎熒惑聽聞干謁州縣或關說陰訟恣其不肖之圖（乘機漁色）或聚集少年肆為冶蕩之說斯乃人倫之蟊賊名教所必誅昧者不知誇其傳食列城風

聲炫燿是猶羨儀衍之大丈夫而不知其為妾婦所羞也

聲詩三百聖教所存千古名儒不聞異議今乃喪心無忌敢侮聖言邪說倡狂駭人耳目六義甚廣而彼謂雅頌劣於國風風詩甚多而彼謂言情妙於男女凡聖賢典訓無不橫徵曲引以為導欲宣淫之具其罪可勝誅乎自負詩才天下第一 庸妄無知甚矣昔李白論詩貴於清真此乃今古論詩文之準則故至今懸 功令焉清真者學問有得於中而以詩文抒寫其所見無意工辭而盡力於辭者莫及也（毋論詩文皆須學問空言性情畢竟小家）彼方視學問為仇讎而益以胸懷之鄙俗是質已喪而文無可

附矣斤斤爭勝於言語之工是鸚鵡猩猩之效人語也不必展卷而已知其詩無可錄矣

人各有能有不能無能強也鄙俗之懷傾邪之心詩則無其質矣然舍質論文則其輕儁便給之才如效鸚鵡猩猩之語未嘗不足娛人耳目雖非藝林所貴亦堪附下駟以傳名矣彼不自揣妄談學問文章（古文辭頗有才氣而文理全然不通）而其言不類殆於娼家讀烈女傳也學問之途甚廣記誦名數特其一端彼空疏不學而厭漢儒以爲糟粕豈知其言之爲糞土耶經學歷有淵源自非殊慧而益以深功不能成一家學也而彼則謂不能詩者遁爲經學是伏鄭大儒乃是有所遁而爲之鄙且悖矣攷據

者學問之所有事耳學問不一家攷據亦不一家也鄙陋之夫不知學問之有流別見人學問眩於目而莫能指識則槩名之曰攷據家夫攷據豈有家哉學問之有攷據猶詩文之有事實耳今見有如韓柳之文李杜之詩不能定爲何家詩文惟見中有事實即槩名爲事實家可乎學問成家則發揮而爲文辭證實而爲攷據比如人身學問其神智也文辭其肌膚也攷據其骸骨也三者備而後謂之著述著述可隨學問而各自名家別無所謂攷據家與著述家也鄙俗之夫不知著述隨學問以名家輒以私意妄分爲攷據家著述家而又以私心妄議爲著述家終勝於攷據家（彼之所謂攷據不過類書策括所謂著述不過如伊所自撰無根柢之詩文耳其實皆算不得成家）是直見人具體不知其有神智而妄刖人有骸骨家與肌膚家又謂肌膚家之終勝骸骨家也此爲何許語耶詩話論詩全失宗旨然暗於大而猶明於細比於雜藝小道可觀君子猶節取焉至其妄不自忖僭論學問文章直如蜀晴嶺雪奔吠蒼黃（每論學問處輒厭惡如吠所怪）揣籥聞鐘臆言天日比類則置甲而誤聯乙丙摘非則忘衰而纍議功緦勦襲唾餘（稍近理者皆出勦襲淺顯易知）強效不類（學人口氣每失其意）妄雖可惡愚實堪憐俚女村姬臆度昭陽長信畦氓野老紛爭金馬玉堂大似載鬼一車使人噴飯滿案豈天奪其魄乎何爲自狀其醜津津有餘味耶

書坊刻詩話後

蘇子瞻議學校貢舉極言策論之弊不如詩賦其理甚辨而引喻以明文辭華樸不可定人邪正其言有離有合如云文章華靡莫如楊億億爲清忠鯁亮之士通經服古莫如孫復石介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於政事之間乎按蘇氏論楊大年洵如所議然亦不可一概論也即如大年文出義山義山爲人又豈大年可比例乎至孫明復文今已罕見覩宋史本傳其人初無可疵石徂徠集具存其學雖出於孫而矯亢立異不免激於聲名然卓然有以自立亦未可厚非也蘇氏所見有異據所見以證明其言讀者自

可不以辭害耳近有傾邪小人專以纖佻浮薄詩詞倡道末俗造言飾事陷誤少年蠱惑閨壼自知罪不容誅而曲引古說文其姦邪又其不學無識畏見正言讜論不能附會高深自暢其說則竊取前人成言委曲周納以遂其私而不知有識觀之則肺肝如見也蘇氏論楊大年彼則竊之而穿鑿其說又爲曲喻廣證一似人若不爲纖佻浮薄之詞即無由爲正人君子又似人若通經服古即爲風雅罪人斯人喪其天良而惟恐人之不喪天良不知具何肺腑而忍出此也

略易書禮樂春秋而獨重毛詩毛詩之中又抑雅頌而揚國風國風之中又輕國政民俗而專重男女慕悅於男女慕悅之詩又斥詩人風刺之解而主男女自述淫情甚且言宋蘭贈芍有何關係而夫子錄之以駁詩文須有關係之說自來小人倡爲邪說不過附會古人疑似以自便其私未聞光天化日之下敢於進退六經非聖無法而姿爲傾邪淫宕之說至於如是之極者也

其人不學無識視學問如讐仇陽排陰擠往往見於箋札幸其胸無點墨凡語涉學問如夏畦一流談中書堂事開口便成笑端曾略括其槩於他篇此不具論然其膽實內怯其有名已顯著而素有學問名者

亦不敢公然排擊而又心瞀目眩而不能識其爲何如品詣則槩稱之爲攷據博雅每見所稱輒使人胡盧絕倒也葢其中有專門名家取精不騖博者有古文辭家博覽不甚攷者（彼亦妄以古文辭自許然無學問不成古文家也遇眞古文辭自然不識故妄名爲博雅攷據）又有本無學問惟知纂類策括以爲史學攷竄帖括經問以爲經學而騖名者彼皆不能辨識强署攷據博雅藉爲龍蛇之菹焉譬如乞兒衣敝縕而啗殘餘卽其衣食之道矣見人鮮衣美食不能定其爲何如人則槩目之爲富貴人夫鮮衣美食亦有其人所自致者亦有藉人之餘力者亦有叨竊而終非所據者其中豐約崇卑之分相去不可以道里計而爲乞兒者但見其服敝縕殘餘卽莫非富貴中人葢其眼界然也斯人之所謂博雅攷據作如是觀可爾

無知之徒不知學問淵源不同而臆撰爲攷據家不知文章流別不同而臆撰爲著述家其意將以已之纖佻浮薄辭章（此不足成家乃清客密騙家也）私詡爲著述家也故云先有著述而後有經傳有經傳而後有攷據觀先後而知所優絀又云辭章爲作者之聖攷據爲述者之明此如風狂夢囈不値一笑如渠所說孔子述而不作爲劣而孺子之歌苗頑之諺爲優矣卽以先後而論先有結繩而後有書契則今日當以幾畫籌馬

優於著述矣小慧私智不知大體自安於蛙鳴蚓叫君子亦無挍也必欲以牧豎村僮之見妄爭金馬石渠何太不自量也然正是自具胸無墨點之供狀可惡而亦可憐矣

忽然假裝門面如喬坐衙則曰九經如廳堂十七史如寢室詩文集如花園別館云云見之使人喉噦廳堂寢室不知如何取譬以論語升堂入室況之是經學淺境而史乃深境矣經止有五乃是六藝亡樂之定數否則當計部而稱十三經彼謂九經則前人計所去取而定之非經部正數此人不學無識自然不能正其稱謂猶可恕也十七史名乃宋人所言今則正數有二十二史兼存有二十五史乃三尺童子所知彼襲人成言以遮面目而不知今時非宋時也經史之不可判也如道器之必不可分也如以第宅而論則十五經（十三經外加國語大戴禮記） 乃梁柱而正史編年二家乃牆壁戶牖也文集詩集家數甚多取譬不止一端不成家數而但以言語悅人者名爲花園別館可耳斯人心目中不知天地間有學問家數宜其如鸚鵡猩猩之强效人言而終不似也

無知小子妄作雌黃以爲詩話其僭語學問文章一切稱說不倫令人絕纓令人髮指之處不一而足然其不知學問文章人所信也彼於辭章詩賦一途君

子不以爲重可也不知彼於此道亦茫如也蓋辭章未有不宗文選而文選首賦京都爲是學者幾於家絃而戶誦矣今觀彼之論曰古無類書志書字彙（字書亦備多矣何不可以字書一例渾舉而惟知字彙亦陋極矣） 故三都兩京必搜輯羣書廣采風土然後成文洛陽所以紙貴直是家置一本當類書志書字彙用耳故成之亦須十年五年今類書字彙無所不備（亦此人之秘本耳他人未必如此陋） 使左思生於今日必不作此種賦（竟是一字不通人語） 卽作之不過翻摘故紙一二日可成而鈔誦者亦無有也此眞不直一笑觀詩話者亦不知其庸妄無知至於此極也京都諸賦本於國策（陳說六國形勢） 管子呂覽淮南俱有地理風物之篇至班左諸君而益暢其支乃有源流派別之文辭章家之大著作也若如此人所言則古人極意營搆止作得廣事類賦類林新詠兔園冊子而已愚妄何至出此且彼時字書自三蒼急就說文字林韻書如聲類韻集著於梁錄隋志者凡百餘家而云古無字書自山海州郡風土道里圖經志記見於梁錄隋志者亦百餘家而云古無志書自皇覽徧略會林物始以及袖中備遺諸記語麗事對要錄文府之屬鉅細大小見於梁錄隋志者亦數十家而云古無類書此眞是一丁不識一字不通之無知妄人而耳食者震其盛名卽稍識者亦疑其於詩賦詞章當有擅

長之處不知止是傳奇小說之佻薄纖詭伎倆世猶稱其詩才之雋天下豈有不識文選之詩才哉

人皆言其筆墨顚倒是非誣枉黑白大抵經史家學視如不共戴天故竭力排擠所幸稱說無一語通竅識者一見知其猥陋無能惑人至於記敘事實則不知其有無顚倒初未有以覈其情也偶見詩話中記吾鄉童二樹先生以謂論詩少所許可惟傾倒於此人甚至不辭跋涉遠訪不值童病將死猶力疾畫梅寄贈題詩其上未竟而逝生死不忘欲伊作序伊感其意爲定詩十二卷序而行之此則誣罔太甚不可不辨也童君爲吾鄉高士生平和易近人非矜高

少許可者惟見江湖聲氣一流惡其纖佻儇俗絕不與通交往此人素有江湖俗氣故蹤跡最近而聲聞從不相及葢童君論詩尙品此人無品而才亦不高童君目中視此等人若糞土然雖使匍匐納交於童君童君亦必宛轉避之無端乃至死生之際力疾畫梅求伊爲序眞顚倒是非誣枉清白之甚者矣且此人逢迎貴顯結交聲望浪得虛名已數十年童君歷聘諸公亦三十餘年其彼此聞名已非一日童君果肯傾倒此人則數十年中蹤跡又不甚遠何至全無片簡往還直待將死方爲力疾畫梅題詩絕氣結此身後之緣耶以情理推之亦萬無此事也由是觀之則其敘述貴顯鉅公與聲望名宿種種傾佩納交之事亦半屬子虛亡是之言讀者幸勿爲所愚也（童君不尚標榜生平從無求人作序之事）

興妖作怪疑鬼疑神雖有識觀之不直一笑而無根之智亦正勦費苦心不過爲阿堵起見耳抑思清客密騙大抵皆爲阿堵陳眉公李笠翁諸人行業未嘗不可結富貴之歡仰聲勢之庇僞託於清流之末也是人所長略與陳李伯仲而妄不自揣僭言學問文章以愚無識然天下自有具眼不能大爲害也惟造作淫詞邪說蠱惑士女競趨浮薄儇佻務令網人於禽獸之域而後慊於其心嗚呼清客密騙雖近俳優

未嘗爲名教所誅也及其末流之弊乃有斯人是又清客密騙之罪人矣

題隨園詩話

宰衡分陝鎭南州正理經綸次第脩頻笑偶然容媚客一時風氣向俳優

太史清標幹吏稱化爲側媚十分輕方陪公子清流宴又作如姬繡草評

大府清風化列城隨園到處有逢迎但聞州縣經行處陰訟無須法律評

江湖輕薄號斯文前輩風規悞見聞詩佛詩仙渾標榜誰當霹靂淨妖氛

誣枉風騷悞後生猖狂相率賦閒情春風花樹多蜂蝶都是隨園蠱變成

詩伯招搖女社聯爭誇題品勝臚傳不知秉鑑持衡者滿腹妝樓豔異編

葛覃絺綌豈堪師中饋蘋蘩非所知詩社爭名功倍半天然風韻壓鬚眉

生前富貴亦何奇死後文章未可知一事差堪慰生世隨園錄入內家詩

二樹高名老布衣生平和易不規隨忽稱少可多排斥獨許隨園事太奇

冰寒蠅垢不相宜儒局名場共一時絕口無言三十載如何絕筆畫梅詩（詩話謂二樹臨終恨不見隨園畫梅贈之題詩未終落筆而逝）

公卿將相眾名臣盡契隨園恐未眞詩話推敲半無妄大人自合愼歎嚬

堂堂相國仰諸城好惡風裁流品清何以稱文又稱正隨園詩話獨無名

婦學

周官有女祝女史漢制有內起居注婦人之於文字於古蓋有所用之矣婦學之名見於天官內職德言容功所該甚廣非如後世祇以文藝爲學也然易訓正位乎內禮職婦功絲枲春秋傳稱賦事獻功小雅篇言酒食是議則婦人職業亦約略可知矣（男子弧矢女子鞶帨自有分別至於典禮文辭男婦皆所服習蓋后妃夫人內子命婦於賓享喪祭皆有禮文非學不可）婦學之目德容言功鄭注言爲辭令自非嫻於經禮習於文章不足爲學乃知誦詩習禮古之婦學略亞丈夫後世婦女之文雖稍偏於華采要其源流所自宜知有所受也

婦學掌於九嬪教法行乎宮壼內而臣寀外及侯封六典未詳自可例測葛覃師氏著於風詩（侯封婦學）婉娩姆教垂於內則（卿士大夫）歷覽春秋內外諸傳諸侯夫人大夫內子並能稱文道故斐然有章若乃盈滿之祥鄧曼詳推於天道利貞之義穆姜精解於乾元魯穆伯之令妻典言垂訓齊司徒之內主有禮加封士師考終牖下妻有

誄文國殤魂返沙場犛辭郊弔以至泉水毖流委宛賦懷歸之什燕飛上下淒涼送歸媵之詩凡斯經禮典法文采風流與名卿大夫有何殊別然皆因事牽聯偶見載籍非特著也若出後代史必專篇類徵列女則如曹昭蔡琰故事其爲喬皇彪炳當十倍於劉范之書矣是知婦學亦自後世失傳三代之隆並與男子儀文率由故事初不爲矜異也（不學之人以溱洧諸詩爲淫者自述因謂古之孺婦矢口成章勝於後之文人不知萬無此理詳辨其說於後此處未暇論也但婦學則古實有之惟行於卿士大夫而非齊民婦女皆知學耳）

春秋以降官師分職學不守於職司文字流爲著述（古無私門著述說詳校讎通義）丈夫之秀異者咸以性情所近撰述名家

（此指戰國先秦諸子家言以及西京以還經史專門之業）至於降爲辭章亦以才美所優標著文采（此指西漢元成而後及東京而下諸人詩文集）而婦女之奇慧殊能鍾於閒氣亦遂得以文辭偏著而爲今古之所稱則亦時勢使然而已然漢廷儒術之盛班固以謂利祿之途使然蓋功令所崇賢才爭奮士之學業等於農夫治田固其理也婦人文字非其職業閒有擅者出於天性之優非有爭於風氣騖於聲名者也（好名之習起於中晚文人古人雖有好名之病不區區於文藝閒也丈夫而好文名已爲識者所鄙婦女而騖聲名則非陰類矣）唐山房中之歌班姬長信之賦風雅正變（雅指房中風指長信）起於宮闈事關國故史策載之其餘篇什寥寥傳者蓋寡藝文所錄約略可以觀矣若夫樂府流傳聲詩則效木

蘭征戍孔雀乖離以及陌上采桑之篇山下蘼蕪之什四時白紵子夜芳香其聲嘽以緩其節柔以靡則自兩漢古辭（皆無名氏）訖於六朝雜擬並是騷客擬辭思人寄興情雖託於兒女義實本於風人故其辭多駘宕不以男女酬答爲嫌也（如陌上桑羽林郎之類雖以貞潔自許然幽閒女子豈喋喋與狂且爭口舌哉）（出於擬作佳矣）至於閨房篇什閒有所傳其人無論貞淫而措語俱有邊幅文君淫奔人也而白頭止諷相如蔡琰失節婦也而鈔書懇辭十吏其他安常處順及以貞節著者凡有篇章莫不靜如止水穆若清風雖文藻出於天嫺而範思不踰閫外此則婦學雖異於古亦不悖於教化者也

國風男女之辭皆出詩人所擬以漢魏六朝篇什證之更無可疑（古今一理不應古人兒女矢口成章後世學士力追而終不逮也）譬之男優飾靜女以登場終不似閨房之雅素也昧者不知斯理妄謂古人雖兒女子亦能矢口成章因謂婦女宜於風雅是猶見優伶登場演古人事妄疑古人動止必先歌曲也（優伶演古人故事其歌曲之文正如史傳中夾論贊體蓋有意中之言決非出於口者亦有旁觀之見斷不出本人者曲文皆所不避故君子有時涉於自贊宵小有時或至自嘲俾觀者如讀史傳而兼得詠歎之意體應如是不爲嫌也如使眞出君子小人之口無是理矣國風男女之辭與古人擬男女辭正當作如是觀如謂眞出男女之口無論淫者萬無如此自暴卽貞者亦萬無如此自誇也）

昔者班氏漢書未成而卒詔其女弟曹昭躬就東觀踵而成之於是公卿大臣執贄請業（大儒馬融從受漢書句讀）可謂擴

千古之所無矣然專門絕學家有淵源書不盡言非其人卽無所受爾又苻秦初建學校廣置博士經師五經粗備而周官失傳博士上奏太常韋逞之母宋氏家傳周官音義詔卽其家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幃而受業賜宋氏爵號爲宣文君此亦擴千古之所無矣然彼時文獻盛於江左苻氏割據山東遺經絕業幸存世學家女非名公卿所能强與聞也此二母者並是以婦人身行丈夫事蓋傳經述史天人道法所關恐其湮沒失傳世主不得不破格而崇禮非謂才華炫燿驚流俗也卽如靖邊之有譙洗夫人佐命之有平陽柴主亦千古所罕矣一則特開幕府辟署官屬一則羽葆鼓吹虎

賁班劒以爲隋唐之主措置非宜固屬不可必欲天下婦人以是爲法非惟不可亦無是理也

晉人崇尚元風任情作達丈夫則糟粕六藝婦女亦雅尚清言步障解圍之談新婦參軍之戲雖大節未失而名教蕩然論者以十六國分裂生靈塗炭轉咎清談之滅禮教誠探本之論也

王謝大家雖愆禮法然其清言名理會心甚遠既習儒風亦暢元旨方於士學如中行之失流爲狂簡者耳（近於異端非近於娼優也）非僅能調五言七字自詡過於四德三從者也若其綺旎風光寒溫酬答描摹纖曲刻畫形似脂粉增其潤色標榜飾其虛聲晉人雖曰虛誕如其見此挈

妻子而逃矣（王謝大家雖愆禮法然賁讀書知學故意思深遠非如才子佳人一味淺俗好名者比也）

唐宋以還婦才之可見者不過春閨秋怨花草榮凋短什小篇傳其高秀閒有別出著作如宋尚宮之女論語侯鄭氏之女孝經雖才識不免迂陋（欲作女訓不知學曹大家女誡之體）而妄擬聖經等於七林設問子虛烏有而趨向尚近雅正藝林稱述恕其志足嘉爾（此皆古人婦學失傳故有志者所成不過如此）李易安之金石編摩管道昇之書畫精妙後世亦鮮有其儷矣然琳瑯款識惟貧對勘於湖州筆墨精能亦藉觀摩於承旨未聞宰相子婦得偕三舍論文（李易安與趙明誠集金石錄明誠方在太學故云爾）翰林夫人可共九卿揮麈蓋文章雖曰公器而男女實千古大防凜然名義綱常何可誣耶

蓋自唐宋以訖前明國制不廢女樂公卿入直則有尋袖薰鑪官司供張每見紅裙侑酒梧桐金井驛亭有秋感之緣蘭麝天香曲江有春明之誓見於紀載蓋亦詳矣又前朝虐政凡搢紳籍沒波及妻孥以致詩禮大家多淪北里其有妙兼色藝慧擅聲詩都士大夫從而酬唱大抵情緜春草思遠秋楓投贈類於交游殷勤通於燕婉詩情闊達不復嫌疑閨閣之篇鼓鐘闖外其道固當然耳且如聲詩盛於三唐而女子傳篇亦寡今就一代計之篇什最富莫如李冶薛濤魚元機三人其他莫能並焉是知女冠坊妓多文因酬接之繁禮法名門篇

簡自非儀之誡此亦其明徵矣

夫傾城名妓屢接名流酬答詩章其命意也兼具夫妻朋友可謂善藉辭矣而古人思君懷友多託男女殷情若詩人風刺邪淫文代姣狂自述區分三種蹊徑略同品隲韻言不可不知所辨也夫忠臣誼友隱躍存懇摯之誠諷惡嫉邪言外見憂傷之意自序說放廢而詩之得失懸殊本旨不明而辭之工拙迥異（離騷求女爲眞情則語無倫次國風溱洧爲自述亦徑直無味作爲擬託文情自深）故無名男女之詩殆如太極陰陽之理存諸天壤而智者見智仁者自見仁也名妓工詩亦通古義轉以男女慕悅之實託於詩人溫厚之辭故其遺言雅而有則眞而不穢流傳千載得耀簡編

不能以人廢也第立言有體婦異於男比如薤露雖工惟施於挽郎爲稱櫂歌縱妙亦用於舟婦爲宜彼之贈李和張所處應爾艮家閨閣內言且不可聞門外唱酬此言何爲而至耶（自官妓革而閨閣不當有門外唱酬丈夫擬爲男女之辭不可藉以爲例）（古之列女皆然）

夫教坊曲里雖非先王法制實前代故事相沿自非濂洛諸公何妨小德出入故有功臣匡濟之佐忠義氣節之流文章道德之儒高尚隱逸之士往往閒情有寄著於簡編禁網所施亦不甚爲盛德累也第文章可以學古而制度則必從時我　朝禮教精嚴嫌疑愼別三代以還未有如是之肅者也自　宮禁革除女樂官司不設教坊則天下男女之際無有可以假藉者矣其有流娼頓妓漁色售姦並干三尺嚴條決杖不能援贖（職官生監並是行止有虧永不敘用）雖吞舟有漏未必盡罣爰書而君子懷刑豈可自拘司敗每見名流板鐫詩稿未窺全集先閱標題或紀紅粉麗情或著青樓唱和自命風流倜儻以謂古人同然不知生今之世爲今之人苟於禁令未嫺更何論乎文墨周公制禮同姓不昏假令生周之後以謂上古男女無別而瀆亂人倫行同禽獸以謂古人有然可乎（名士詩集先自具枷杖供招雖謂未識字可矣）

夫才須學也學貴識也才而不學是爲小慧小慧無識是爲不才不才小慧之人無所不至以纖佻輕薄爲風雅（雅者正也與惡俗相反習染風氣謂之俗纖佻鄙俚皆俗也鄙俚之俗猶無傷於世道人心纖佻之俗則風雅之罪人也）以造飾標榜爲聲名（好名之人未有不俗者也）炫燿後生猖披士女人心風俗流弊不可勝言矣夫佻達出於子衿古人所有矜標流於巾幗前代所無蓋實不足而爭騖於名已非夫而藉人爲重男子有志皆恥爲之乃至誼絕絲蘿禮殊授受輒以緣情綺靡之作託於斯文氣類之通因而聽甲乙於臚傳求品題於月旦此則釵樓句曲前代往往有之靜女閨姝自有天地以來未聞有是禮也

古之婦學如女史女祝女巫各以職業爲學略如男子之專藝而守官矣至於通方之學要於德言容功德隱難名（必如任姒之聖方稱德之全體）功粗易舉（蠶績之類通乎士庶）至其學之近於文者言容二事爲最重也蓋自家庭內則以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莫不習於禮容至於朝聘喪祭后妃夫人內子命婦皆有職事平日講求不預臨事何以成文漢之經師多以章句言禮尙賴徐生善爲容者蓋以威儀進止非徒誦說所能盡也是婦容之必習於禮後世大儒且有不得聞也（但觀傳載敬姜之言森然禮法豈後世經師大儒所能及）至於婦言主於辭命古者內言不出於閫所謂辭命亦必禮文之所須也孔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善辭命者未有不深於詩（但觀春秋婦人辭命婉而多風）乃知古之婦學必由禮而通詩（非禮不知容非詩不知言）六藝或其兼擅者耳（穆姜論易之類）後世婦學失

傳其秀穎而知文者方自謂女兼士業德色見於面矣不知婦人本自有學學必以禮爲本舍其本業而妄託於詩而詩又非古人之所謂習辭命而善婦言也是則即以學言亦如農夫之舍其田而士失出疆之贄矣何足徵婦學乎嗟乎古之婦學必由禮以通詩今之婦學轉因詩而敗禮禮防決而人心風俗不可復言矣夫固由無行之文人倡邪說以陷之彼眞知婦學者其視無行文人若糞土然（無行文人學本淺陋眞知學者不難窺破）何至爲所惑哉（古之賢女貴有才也前人有云女子無才便是德者非惡才也正謂小有才而不知學乃爲矜飾驁名轉不如村姬田嫗不致貽笑於大方也）飾時髦之中驅爲閨閣之絕塵彼假藉以品題（或譽過其實或

改飾其文）不過憐其色也無行文人其心不可問也嗚呼已方以爲才而炫之人且以爲色而憐之不知其故而趨之愚矣微知其故而亦且趨之愚之愚矣女子佳稱謂之靜女靜則近於學矣今之號才女者何其動耶何擾擾之甚耶噫

婦學篇書後

婦學之篇所以救頹風維世教飭倫紀別人禽蓋有所不得已而爲之非好辨也說者謂解詩與朱子異指達於　功令不知諸經參取古義未始非　功令也蓋以情理言之蚩氓婦豎矢口成章遠出後世文人之上古今不應若是懸殊且兩漢之去春秋近於今日之去兩漢漢人詩文存於今者無不高古渾樸人遂疑漢世人才遠勝後代然觀金石諸編漢人文辭不著竹素而以金石傳後代者其中實多蕪蔓冗闒與近人不能文者未始懸殊可知漢人不盡能文傳者特其尤善者耳三代傳文當亦如是必謂彼時婦豎矢音皆足以垂經訓豈理也哉朱子之解初不過自存一說宜若無大害也而近日不學之徒援據以誘無知士女踰閑蕩檢無復人禽之分則解詩之悞何異悞解金縢而起居攝悞解周禮而啟青苗朱子豈知流禍至於斯極即當日與朱子辨難者亦不知流禍之至斯極也從來詩貴風雅即唐宋詩話論

詩雖至淺近不過較論工拙比擬字句爲古人所不屑道耳彼不學之徒無端標爲風趣之目盡抹邪正貞淫是非得失而使人但求風趣甚至言采蘭贈芍之詩有何關係而夫子錄之以證風趣之說無知士女頓忘廉檢從風波靡是以六經爲導欲宣淫之具則非聖無法矣或曰詩序誠不可盡廢矣顧謂古之氓庶不應能詩則如役者之謠輿人之祝皆出氓庶其辭至今誦之豈傳記之誣歟答曰此當日諺語非復雅言正如先儒所謂殷盤周誥因於土俗歷時久遠轉爲古奧故其辭多奇崛非如風詩和平莊雅出於文學士者亦如典謨之文雖歷久而無難於誦識

也以風詩之和雅與民俗之謠諺絕然不同益知國風男女之辭皆出詩人諷刺而非蚩氓男女所能作也是則風趣之說不待攻而破不待教而誅者也至於古人婦學雖異丈夫然於禮陶樂淑則上自王公后妃下及民間俊秀男女無不相服習也蓋四德之中非禮不能爲容非詩不能爲言詩教故通於樂故關雎化起房中而天下夫婦無不治也三代以後小學廢而儒多師說之歧婦學廢而士少齊家之效師說歧而異端得亂其教自古以爲病矣若夫婦學之廢人謂家政不甚修耳豈知千載而後乃有不學之徒拗爲風趣之說遂使閨閣不安義分慕賤士之趨名其禍烈於洪水猛獸名義君子能無世道憂哉昔歐陽氏病佛教之蔓延則欲修先王之政自固元氣本論所爲作也今不學之徒以邪說蠱惑閨閣亦惟婦學不修故閨閣易爲惑也婦人雖有非儀之誡至於執禮通詩則如日用飲食不可斯須去也或以婦職絲枲中饋文辭非所當先則又過矣夫聰明秀慧天之賦畀初不擇於男女如草木之有英華山川之有珠玉雖聖人未嘗不寶貴也豈可遏抑正當善成之耳故女子生而質樸但使粗明內教不陷過失而已如其秀慧通書必也因其所通申明詩禮淵源進以古人大體班姬韋母何必去人遠哉夫以班姬韋

母爲師其視不學之徒直妄人爾

章氏遺書卷五終

章氏遺書卷第六　文史通義內篇六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文集

集之興也其當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謨官存法令風詩采之閭里敷奏登之廟堂未有人自爲書家存一說者也（劉向校書敘錄諸子百家皆云出於古者某官某氏之掌是古無私門著述之徵也餘詳外篇）自治學分途百家風起周秦諸子之學不勝紛紛識者已病道術之裂矣然專門傳家之業未嘗欲以文名苟足顯其業而可以傳授於其徒（諸子俱有學徒傳授管晏二子書多記其身後事莊子亦記其將死之言韓非存韓篇之終以李斯駁議皆非本人所撰蓋爲其學者各據聞見而附益之爾）則其說亦遂止於是而未嘗有參差龐雜之文也兩漢文章漸富爲著作之始衰然賈生奏議編入新書（賈子書唐集賢書郎始有新書之名）相如詞賦但記篇目（藝文志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次屈原賦二十五篇之後而敘錄總云詩賦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蓋各爲一家言與離騷等）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初未嘗有彙次諸體裒焉而爲文集者也自東京以降訖乎建安黃初之閒文章繁矣然范陳二史（文苑傳始於後漢書）所次文士諸傳識其文筆皆云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隋志云別集之名東京所刱蓋未深攷）自摯虞刱爲文章流別學者便之於是別聚古人之作標爲別集則文集之名實仿於晉代（陳壽定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云諸葛亮故事其篇目載三國志亦子書之體而晉書陳壽傳云定諸葛集壽於目錄標題亦稱諸葛氏集蓋俗誤云）而後世應酬牽率之作決科俳優之文亦汎濫橫裂而爭附別集之名是誠劉略所不能收班志所無可附而所爲之文亦矜情飾貌矛盾參差非復專門名家之語無旁出也夫治學分而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興誠僞之判也聲屢變則屢卑文愈繁則愈亂苟有好學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質因散而求會同之歸則三變而古學可興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喪實二缶猶且以鍾惑況滔滔之靡有底極耶昔者向歆父子之條別其周官之遺法乎聚古今文字而別其家合天下學術而守於官非歷代相傳有定式則西漢之末無由直泝周秦之源也（藝文志有錄無書者亦歸其類則劉向以前必有傳授矣且七略分家亦未有確據當是劉氏失其傳）班志而後紛紛著錄者或合或離不知宗要其書既不盡傳則其部次之得失敘錄之善否亦無從而悉攷也荀勖中經有四部詩賦圖讚與汲冢之書歸丁部王儉七志以詩賦爲文翰志而介於諸子軍書之閒則集部之漸日開而尚未居然列專目也至阮孝緒撰七錄惟技術佛道分三類而經典紀傳子兵文集之四錄已全爲唐人經史子集之權輿是集部著錄實仿於蕭梁而古學源流至此爲一變亦其時勢爲之也嗚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窮而有類書學者貪於簡閱之易而不知實學之衰

狃於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日下豪傑之士從狂瀾既倒之後而欲障百川於東流其不爲舉世所非笑而指目牽引爲言詞何可得耶且名者實之賓也類者例所起也古人有專家之學而後有專門之書有專門之書而後有專門之授受（鄭樵蓋嘗云爾）郎類求書因流溯源部次之法明雖三墳五典可坐而致也自校讎失傳而文集類書之學起一編之中先自不勝其龎雜後之興者何從而窺古人之大體哉夫楚詞屈原一家之書也自七錄初收於集部隋志特表楚詞類因併總集別集爲三類遂爲著錄諸家之成法充其義例則相如之賦蘇李之五言枚生之七發亦當別標一目而爲賦類五言類七發類矣總集別集之稱何足以配之其源之濫實始詞賦不列專家而文人有別集也文心雕龍劉勰專門之書也自集賢書目收爲總集（隋志已然）唐志乃併史通文章龜鑑史漢異義爲一類遂爲鄭略馬考諸子之通規（鄭志以史通入通史類以雕龍入文集類夫漁仲校讎義例最精猶舛誤若此則俗學之傳習已久也）充其義例則魏文典論葛洪史鈔張隲文士傳（典論論文篇如雕龍史鈔如史漢異義文士傳如文章龜鑑類皆相似）亦當混合而入總集矣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典論子類也史鈔文士傳史類也）其例之混實由文集難定專門而似者可亂真也著錄既無源流作者標題遂無定法郎蔚之諸州圖經集則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所收）王方慶寶章集則經部小學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元覺永嘉集則子部釋家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百家雜藝之末流識既庸闇文復鄙俚或鈔撮古人或自明小數本非集類而紛紛稱集者何足勝道（雖曾氏隆平集亦從流俗當改爲傳志乃爲相稱）然則三集既與九流必混學術之迷豈特黎邱有鬼歧路亡羊而已耶

答問

或問前人之文辭可改竄爲己作歟答曰何爲而不可也古者以文爲公器前人之辭如已盡後人述而不必作也賦詩斷章不啻若自其口出也重在所以爲文辭而不重文辭也苟得其意之所以然不必有所改竄而前人文辭與己無異也無其意而求合於文辭則雖字句毫無所犯而陰仿前人之所云君子鄙之曰竊矣或曰陳琳爲曹洪報魏太子諱言陳琳爲辭丁敬禮求曹子建潤色其文則曰後世誰知定吾文者唐韓氏云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竊古人必欲文辭自己擅也豈曰重其意而已哉答曰文人之文與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語也著述必有立於文辭之先者假文辭以達之而已譬如廟堂行禮必用錦紳玉佩彼行禮者不問紳佩之所成著述之文是也錦工玉工未嘗習禮惟藉製錦攻玉以稱功而冒他工所成爲己製則人皆以爲竊矣文人之文是也故以文人之見解而議著述之文辭如以錦工玉工議廟堂之禮典也或曰古人辭命

草刱加以修潤後世詩文亦有一字之師如所重在意而辭非所計譬如廟堂行禮雖不計其紳佩而紳佩儆裂不中制度亦豈可行邪答曰此就文論文別自爲一道也就文論文先師有辭達之訓曾子有鄙倍之戒聖門設科文學言語並存說辭亦貴有善爲者古人文辭未嘗不求工也而特非所論於此疆彼界爭論文必己出以矜私耳自魏晉以還論文亦自有專家矣樂府改舊什之鏗鏘文選裁前人之篇什並主聲情色采非同著述科也會昌制集之序鄭亞削義山之腴元和月蝕之歌韓公摧玉川之怪或存原款以歸其人或改標題以入己集雖論文末技有精焉者所得既深亦不復較量於彼我字句之瑣也或曰昔者樂廣善言而摯虞妙筆樂談摯不能對摯筆樂不能復人各有偏長矣然則有能言而不能文者不妨藉人爲操筆邪答曰潘岳亦爲樂廣撰讓表矣必得廣之辭旨而後次爲名筆史亦未嘗不兩稱之兩漢以下人少兼長優學而或歉於辭善文而或疏於記以至學問之中又有偏擅文辭一道又有專長本可交助爲功而世多交譏互詆是以大道終不可得而見也文辭末也苟去封畛而集專長猶有卓然之不朽而況由學問而進求古人之大體乎然而自古至今無其人焉是無可如何者也或曰誠如子言文章學問可以互託苟有黠者本無所長而謬爲公義以濫竽其中將何以辨之答曰千鈞之鼎兩人舉之不能勝五百鈞者仆且蹶矣李廣入程不識之軍而旗旌壁壘爲之一新才智苟遜於程一軍亂矣富人遠出不持一錢有所需而稱貸人爭與之他人不能者何也惟富於錢而後可以貸人之錢也故文學苟志於公彼無實者不能冒也或曰前人之文不能盡善後人從而點竄以示法亦可爲之歟答曰難言之矣著述改竄前人其意別有所主故無傷也論文改竄前人文心不同亦如人面未可以己所見遽謂勝前人也劉氏史通著點煩之篇矣左馬以降並有塗改人或譏其知史不知文也然劉氏有所爲而爲之得失猶可互見若夫專事論文則宜愼矣今古聰明智慧亦自難窮今人所見未必盡不如古大約無心偶會則收點金之功有意更張必多畫墁之誚葢論文貴乎天機自呈不欲人事爲穿鑿耳或問近世如方苞氏刪改唐宋大家亦有補歟夫方氏不過文人所得本不甚深況又加以私心勝氣非徒無補於文而反開後生小子無忌憚之漸也

小慧私智一知半解未必不可攻古人之闕拾前人之遺此論於學術則可附於不賢識小之例存其說以備後人之采擇可也若論於文辭則無關大義皆可置而不論即人心不同如面不必强齊之意也果於是非得失後人既有所見自不容默矣必也出之如不得已詳

審至再而後爲之如國家之議舊章名臣之策利弊非有顯然什百之相懸寧守舊而毋妄更張矣苟非深知此意而輕議古人是庸妄之尤即未必無尺寸之得而不足償其尋丈之失也方氏删改大家有必不得已者乎有是非得失顯然什百相懸者乎有如國家之議舊章名臣之策利弊寧守舊而毋妄更張之本意者乎在方氏亦不敢自謂然也然則私心勝氣求勝古人此方氏之所以終不至古人也凡能與古爲化者必先於古人繩度尺寸不敢逾越者也蓋非信之專而守之篤則入古不深不深則不能化譬如人於朋友能全管鮑通財之義非嚴一介取與之節者必不能也故學古而不敢曲泥乎古乃服古而謹嚴之至非輕古也方氏不知古人之意而惟徇於文辭且所得於文辭者本不甚深其私智小慧又適足窺見古人之當然而不知其有所不盡然宜其奮筆改竄之易易也

篇卷

易曰艮其輔言有序詩曰出言有章古人之於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於書則有簡策標其起訖是曰篇章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是連策爲篇之證也易大傳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首尾爲篇之證也左氏引詩舉其篇名而次第引之則曰某章云云是篇爲大成而章爲分闋之證也要在文以足言成章有序取其行遠可達而已篇章簡策非所計也後世文字繁多爰有校讐之學而向歆著錄多以篇卷爲計大約篇從竹簡卷從縑素因物定名無他義也而縑素爲書後於竹簡故周秦稱篇入漢始有卷也第彼時竹素並行而名篇必有起訖卷無起訖之稱往往因篇以爲之卷故漢志所著幾篇即爲後世幾卷其大較也然詩經爲篇三百而爲卷不過二十有八尚書禮經亦皆卷少篇多則又知彼時書入縑素亦稱爲篇篇之爲名專主文義起訖而卷則繫乎綴帛短長此無他義蓋取篇之名書古於卷也故異篇可以同卷而分卷不聞用以標起訖也攷班氏五行之志元后之傳篇長卷短則分子卷是篇不可易而卷可分合也嗣是以後訖於隋唐書之計卷者多計篇者少著述諸家所謂一卷往往即古人之所爲一篇則事隨時變人亦出於不自知也惟司馬彪續後漢志八篇之書分卷三十割篇徇卷大變班書子卷之法作俑唐宋史傳失古人之義矣（史漢之書十二本紀七十列傳八書十志之類但舉篇數全書自了然也五行志分子卷五王莽傳分子卷三而篇目仍合爲一總卷之數仍與相符是以篇之起訖爲主不因卷帙繁重而苟分也自司馬彪以八志爲三十卷遂開割篇徇卷之例篇卷混淆而名實亦不正矣歐陽唐志五十其實十三志也年表十五其實止四表也宋史列傳二百五十有五后妃以一爲二宗室以一爲四李綱一人傳分二卷再併道學儒林以至外國蠻夷之同名異卷凡五十餘卷其實不過一百九十餘卷耳）至於其間名小異而實不異者道書稱弓即卷之別名也元人說郛用之蒯通

雋永稱首則章之別名也梁人文選用之此則標新著異名實故無傷也唐宋以來卷軸之書又變而爲紙冊則成書之易較之古人蓋不啻倍蓰已也古人所謂簡帙繁重不可合爲一篇者（分上中下之類）今則再倍其書而不難載之同冊矣故自唐以前分卷甚短六朝及唐人文集所爲十卷今人不過三四卷也自宋以來分卷遂長以古人卷從捲軸勢自不能過長後人紙冊爲書不過存卷之名則隨其意之所至不難鉅冊以載也以紙冊而存縑素爲卷之名亦猶漢人以縑素而存竹簡爲篇之名理本同也然篇既用以計文之起訖矣是終古不可改易雖謂不從竹簡起義可也卷則限於軸之長短而並無一定起訖之例今既不用縑素而用紙冊自當量紙冊之能勝而爲之界其好古而標卷爲名從質而標冊爲名自無不可不當又取卷數與冊本故作參差使人因卷尋篇又復使人挾冊求卷徒滋擾也夫文之繁省起訖不可執定而方策之重今又不行（古人寂寥短篇亦可自爲一書孤行於世蓋方策體重不如後世片紙難爲一書也）則篇自不能孤立必依卷以連編勢也卷非一定而不可易既欲包篇以合之又欲破冊而分之使人多一檢索於離合之外又無關於義例焉不亦擾擾多事乎故著書但當論篇不當計卷（卷不關於文之本數篇則因文計數者也故以篇爲計自不憂其有闕卷以卷爲計不能保其無闕篇也）必欲計卷聽其量冊短長而爲銓配可也不計所載之冊而銖銖分卷以爲題籤著錄之美觀皆是泥古而忘實者也崇文宋志閒有著冊而不詳卷者明代文淵閣目則但計冊而無卷矣是雖著錄之闕典然使卷冊苟無參差何至有此弊也（古人已成之書自不宜强改）

天喻

夫天渾然而無名者也三垣七曜二十八宿一十二次三百六十五度黃道赤道厤家强名之以紀數爾古今以來合之爲文質損益分之爲學業事功文章性命當其始也但有見於當然而爲乎其所不得不爲渾然無定名也其分條別類而名文名質名爲學業事功文章性命而不可合併者皆因偏救弊有所舉而詔示於人不得已而强爲之名定趨向爾後人不察其故而徇於其名以謂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紛紛有入主出奴之勢爲漢學宋學之交譏訓詁辭章之互詆德性學問之紛爭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學業將以經世也如治厤者盡人功以求合於天行而已矣初不自爲意必也其前人所略而後人詳之前人所無而後人刱之前人所習而後人更之譬若月令中星不可同於堯典太初厤法不可同於月令要於適當其宜而可矣周公承文武之後而身爲冢宰故制作禮樂爲一代成憲孔子生於衰世有德無位故述而不作以明先王之大道孟子當處士橫議之時故力距楊墨

以尊孔子之傳述韓子當佛老熾盛之時故推明聖道以正天下之學術程朱當末學忘本之會故辨明性理以挽流俗之人心其事與功皆不相襲而皆以言乎經世也故學業者所以闢風氣也風氣未開學業有以開之風氣既弊學業有以挽之人心風俗不能歷久而無弊猶羲和保章之法不能歷久而不差也因其弊而施補救猶厤家之因其差而議更改也厤法之差非過則不及風氣之弊非偏重則偏輕也重輕過不及之偏非因其極而反之不能得中正之宜也好名之士方且趨風氣而爲學業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

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二十八宿十二次舍以環天

度數盡春秋中國都邑夫中國在大地中東南之一隅耳而周天之星度屬之占驗未嘗不應此殆不可以理推測葢人定之勝於天也且如子平之推人生年月日時皆以六十甲子分配五行生克夫年月與時並不以甲子爲紀古人未嘗有是言也而後人既定其法則亦推衍休咎而無不應豈非人定之勝天乎易曰先天而天弗違葢以此也學問亦有人定勝天之理理分無極太極數分先天後天圖有河圖洛書性分義理氣質聖人之意後賢以意測之遂若聖人不妨如是解也率由其說亦可以希聖亦可以希天豈非人定之勝天乎尊信太過以謂眞得聖人之意固非郎辨駁太過以爲諸儒詬詈亦豈有當哉

師說

韓退之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又曰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又曰巫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而因怪當時之人以相師爲恥而曾巫醫百工之不如韓氏葢爲當時之敝俗而言之也未及師之究竟也記曰民生有三事之如一君親師也此爲傳道言之也授業解惑則有差等矣業有精粗惑亦有大小授且解者之爲師固然矣然與傳道有閒也巫醫百工之相師亦不可以槪視也葢有可易之師與不可易之師其相去也不可同日語矣知師之

說者其知天乎葢人皆聽命於天者也天無聲臭而俾君治之人皆天所生也天不物物而生而親則生之人皆學於天者也天不諄諄而誨而師則教之然則君子而思事天也亦在謹事三者而已矣人失其道則失所以爲人猶無其身則無所以爲生也故父母生而師教與之生東西南北不敢自有其身非情親也理勢不得不然也若夫授業解惑則有差等矣經師授受章句訓詁史學淵源筆削義例皆爲道體所該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竹帛之外別有心傳口耳轉受必明所自不啻宗支譜系不可亂也此則必從其人而後受苟非其

人卽已無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師也學問專家文章經世其中疾徐甘苦可以意喻不可言傳此亦至道所寓必從其人而後受不從其人卽已無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師也苟如是者生則服勤左右無方沒則尸祝俎豆如七十子之於孔子可也至於講習經傳旨無取於別裁斧正文辭義未見其獨立人所共知共能彼偶得而教我從甲不終不妨去而就乙甲不告我乙亦可詢此則不究於道卽可易之師也雖學問文章亦末藝耳其所取法無異梓人之慕琢雕紅女之傳絺繡以爲一日之長拜而禮之隨行偶坐愛敬有加可也必欲嚴昭事之三而等生身之義則責者罔而施者亦不由衷矣巫

醫百工之師固不得比於君子之道然亦有說焉技術之精古人專業名家亦有隱微獨喻得其人而傳非其人而不傳者是亦不可易之師亦當生則服勤而沒則尸祝者也古人飲食必祭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況成我道德術藝而我固無從他受者乎至於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則觀所得爲何如耳所爭在道則技曲藝業之長又何沾沾而較如不如哉嗟夫師道失傳久矣有志之士求之天下不見不可易之師而觀於古今中有怦怦動者不覺䀼然而笑索焉不知涕之何從是亦我之師也不見其人而於我乎隱相授受譬則孤子見亡父於影像雖無人告之夢寐必將有警焉而或者乃謂古人行事不盡可法不必以是爲尸祝也夫禹必祭鯀尊所出也兵祭蚩尤宗刱制也若必選人而宗之周孔乃無遺憾矣人子事其親固有論功德而祧禰以奉大父者邪

假年

客有論學者以謂書籍至後世而繁人壽不能增加於前古是以人才不古若也今所有書如能五百年生學者可無遺憾矣計千年後書必數倍於今則亦當以千年之壽副之或傳以爲名言也余謂此愚不知學之言也必若所言造物雖假之以五千年而猶不達者也學問之於身心猶飢寒之於衣食也不以飽煖慊其終身

而欲假年以窮天下之衣食非愚則罔也傳曰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人之異於物者仁義道德之粹明物察倫之具參天贊地之能非物所得而全耳若夫知覺運動心知血氣之稟於天者與物豈有殊哉夫質大者所用不得小質小者所資不待大物各有極也人亦一物也鯤鵬之壽十億雖千年其猶稺也蟪蛄不知春秋朞月其大耋也人於天地之閒百年爲期之物也心知血氣足以周百年之給欲而不可强致者也夫子十五志學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人道之極也人之學爲聖者但有十倍百倍之功未聞待十倍百倍之年也一得之能一技之

長亦有志學之始與不踰矩之究竟也其不能至於聖也質之所限也非年之所促也顏子三十而天夫子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葢痛其不足盡百年之究竟也又曰後生可畏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不足畏人生固有八十九十至百年者今不待終其天年而於四十五十謂其不足畏者亦約之以百年之生度其心知血氣之用固可意計而得也五十無聞雖使更千百年亦猶是也神仙長生之說誕渺茫矣同類殊能則亦理之所有故列仙洞靈之說或有千百中之十一不盡誣也然而千歲之神仙不聞有能勝於百歲之通儒則假年不足懋學之明徵也禹惜分陰孔子發憤忘食樂

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又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葢懼不足盡百年之能事以謂人力可至者而吾有不至焉則負吾生也蟪蛄縱得鯤鵬之壽其能止於啾啾之鳴也葢年可假而質性不可變是以聖賢愛日力而不能憾百年之期蹙所以謂之盡性也世有童年早慧誦讀兼人之倍蓰而猶不止焉者宜大異於常人矣及其成也較量愚柔百倍之加功不能遽勝也則敏鈍雖殊要皆盡於百年之能事而心知血氣可以理約之明徵也今不知爲已而騖博以炫人天下聞見不可盡而人之好尚不可同以有盡之生而逐無窮之聞見以一人之身而逐無端之好尚堯舜有所不能也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堯舜之仁不徧愛人今以凡猥之資而欲窮堯舜之所不徧且欲假天年於五百焉幸而不可能也如其能之是妖孼而已矣

族子廷楓曰叔父每見學者自言苦無記性書卷過目輒忘因自解其不學叔父輒曰君自不善學耳果其善學記性斷無不足用之理書卷浩如煙海雖聖人猶不能盡古人所以貴博者正謂業必能專而後可與言博耳葢專則成家成家則已立矣宇宙名物有切已者雖錙銖不遺不切已者雖泰山不顧如此用心雖極鈍之資未有不能記也不知專業名家而泛然求聖人之所不能盡此愚

公移山之智而同斗筲之見也此篇葢有爲而發是亦爲誇多鬬靡者下一鍼砭故其辭亦莊亦諧令人自發深省與向來所語學者足相證也

博雜

傳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夫子曰君子博學於文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學之要於博也所以爲知類也張羅求鳥得鳥者不過一目以一目爲羅則鳥不可得也然則羅之多目所以爲一目地也博文以爲約禮之資詳說以爲反約之具博約非二事也有所因而求焉不得不如是也有賤儒者不知學問之爲已而騖博以炫人焉其爲學也泛無所主以謂一物不知儒者

所恥故不可以有擇也其爲考索也不求其理之當而但欲徵引之富以誚非是不足以折人之口也其爲纂述也不顧其說之安而必欲賅而俱存以謂劉歆有言與其過而廢也毋寧過而存之此說良所允也此其爲術蠢愚鈍拙而其爲說亦窒戾不通之至矣然而當世猶有稱之者學術不明而駁雜醜記爲流俗之所驚也夫學無所主而恥一物之不知是欲智過孔子也孔子之大如天之不可極然而其學可以一言盡也孔子所欲學者周公也祖述堯舜周公之志也憲章文武周公之事也一則曰吾學周禮再則曰吾爲東周甚矣吾衰不復夢見周公則表章六籍以存周公之舊典是則夫子生平之學也今賤儒不知天下古今未有無主之學而以無所不涉爲博通是夸父逐日愚公移山之智也且勢有所盡理有所止雖聖人有所不能强也刪書斷自唐虞制禮鑒於殷夏其有不可知則從略也今謬托於好古而曰夫子未刪之春秋存於今日必有可觀商頌十二而戴公得五當孔子時必有篇目可稽或有逸句可采惜夫子未登於籍以爲隱憾此其乖戾謬妄三尺童子皆知唾棄矣而世或賞其志奇好古然則學術不明必爲人心風俗之害賤儒不足以有爲而羣焉不察以相贊歎則流風大可懼也古人之攷索將以有所爲也旁通曲證比事引義所以求折中也今則無所爲而競言攷索古今時異名物異殊觸類而長譬彼董澤之蒲可勝暨乎然世俗之儒學無原本隨所聞見筆而存之以待有心者之取擇若端木氏所謂不賢識其小者亦君子之所取也而賤儒之爲攷索則猶以是爲不足焉援古證今取彼例此不求其是而務窮其類夫求其是則舉一可以反三而窮其類則挂九不免漏一也類卒不可勝窮則文窒理蕪而所言皆作互鄉之譸諸此宜粗識文義者之所羞稱而當世翕然嘉其學則駁雜醜記流俗所驚而無稽之贊歎貽患於學術人心者爲不細也凡人有所取不能無所棄聖賢之與庸愚中正之與邪僻皆同然也今漫然無別而賅欲存之以謂苟出於古不忍有所棄取而妄托於劉歆之過存夫劉氏之所謂過而存者逸禮毛詩左氏傳也苟不求其當而惟古之存則今猶古也上自官府簿書下至人戶版籍市井錢貨注記更千百年而後未始不可備攷索也如欲賅存則一歲所出不知幾千百億歲歲增之岱岳不足聚書滄海不供墨瀋矣天地不足供藏書賤儒卽死安所更得尺寸之隙以藏魂魄哉凡賤儒之所持者理之不可通情之不可近勢之不可行苟有心知血氣者未有不謂妖孽也然而奔走一二有力之口熒惑什百無識之目相與汲汲而稱之孜孜而慕之逐臭飲狂未有已也則風尙所趨而別裁僞體苟有意於斯文不

可不知所擇也

同居

九世同居前人以爲美談洵足尚矣然三代封建井田之制皆以分別爲義至於王者合姓綴食鄉閭守望相助分而未始不合也時勢殊異封建井田必不可行人事不齊同居亦有不可終合之勢與其慕虛名而處實患則莫如師其意而不襲其迹矣家庭離間始於婦女蓋兄弟由合而分夫婦由分而合斯固然已自私自利天眞易漓中人而下往往不免則欲家庭之敦孝友莫如擇人世之易愓而難忘者君子以爲合則不如分也昔有老親訟逆子者官縶其子而不問久之乃欲歸省其親子歸見親孺慕之誠動於顏色其後卒以孝聞或詢其子則曰昔也習見吾親狎而忘之今久不見乃知所生之恩大也夫狎則易忘離則思合人情莫不然也天屬之親苟非至性得毋狎處而忘者乎山川修阻風雨雞鳴亦以人遠始有室邇之思況天屬耶然則一本之誼友昆之愛上者奕世同居不分畛域苟爲不然則當分別區處早爲之所使之閒阻而生契合之思難卽而知易離之感則棠棣輝萼之詩其載詠乎夫師古而得其意固勝乎泥古而被其毒也

感遇

古者官師政教出於一秀民不藝其百畝則餼於庠序

不有恆業（謂學業）必有恆產無曠置也周衰官失道行私習於師儒於是始有失職之士孟子所謂尚志者也（士與公卿大夫皆謂爵秩未有不農不秀之閒可稱尚志者也孟子所言正指爲官失師分方有此等品目）進不得祿享其恆業退不得耕稼其恆產處世孤危所由來也聖賢有志斯世則有際可公養之仕三就三去之道遇合之際蓋難言也夫子將至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孟子去齊時子致矜式之言有客進留行之說相需之殷而相遇之疏則有介紹旁通維持調護時勢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聖賢進也以禮退也以義無所攖於外故自得者全也士無恆產學也祿在其中非畏其耕之餒

勢有不暇及也雖然三月無君則死無廟祭生無宴樂霜露怛心淒涼相弔聖賢豈必遠於人情哉君子固窮枉尺直尋羞同詭御非爭禮節蓋恐不能全其所自得耳古之不遇時者隱居下位後世下位不可以倖致也古之不爲仕者躬耕樂道後世耕地不可以倖求也古人廉退之境後世竭貪倖之術而求之猶不得也故責古之君子但欲其明進退之節不苟慕夫榮利而已責後之君子必具志士溝壑勇士喪元之守而後可聖人處遇固無所謂難易也大賢以下必盡責其喪元溝壑而後可亦人情之難者也商鞅浮嘗以帝道賈生詳對於鬼神或致隱几之倦或逢前席之迎意各有所爲也

然而或有遇不遇者商因孝公之所欲而賈操文帝之所難也韓非致慨於說難曼倩託言於諧隱葢知非學之難而所以申其學者難也然而韓非卒死於說而曼倩倘沓於俳何也一則露鍔而遭忌一則韜鋒而倖全也故君子不難以學術用天下而難於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古今時異勢殊不可不辨也古之學術簡而易問其當否而已矣後之學術曲而難學術雖當猶未能用必有用其學術之學術而其中又有工拙焉身世之遭遇未責其當否先責其工拙學術當而趨避不工見擯於當時工於遇而執持不當見譏於後世溝瞀之患逼於前而工拙之效驅於後嗚呼士之修明學術欲求

寡過而能全其所自得豈不難哉且顯晦時也窮通命也才之生於天者有所獨而學之成於人者有所優一時緩急之用與一代風尚所趨不必適相合者亦勢也劉歆經術而不遇孝武李廣飛將而不遇高皇千古以爲惜矣周人學武而世主尚文改而學文主又重武方少而主好用老既老而主好用少白首泣塗固其宜也若夫下之所具卽爲上之所求相須綦亟而相遇終疏者則又不可勝道也孝文拊髀而思頗牧而魏尚不免於罰作理宗端拱而表程朱而眞魏不免於疏遠則非學術之爲難而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良哉其難也望遠山者高秀可挹入其中而不覺也追往事者哀樂無端處其境而不知也漢武讀相如之賦歎其飄飄淩雲恨不得與同時矣及其旣見相如未聞加於一時侍從諸臣之右也人固有愛其人而不知其學者亦有愛其文而不知其人者唐有牛李之黨惡白居易者緘置白氏之作以謂見則使人生愛恐變初心是於一人之文行殊愛憎也鄭畋之女諷詠羅隱之詩至欲委身事之後見羅隱貌寢因之絕口不道是於一人之才貌分去取也文行殊愛憎自出於黨私才貌分去取則是婦人女子之見也然而世以學術相貴讀古人書常有生不並時之歎脫有遇焉則又牽於黨援異同之見甚而效鄭畋女子之別擇於容貌焉則士之修明學術欲求寡

過而能全其所自得豈不難哉滔于量飲於斗石無鬼論相於狗馬所謂賦關雎而興淑女之思咏鳴鹿而致嘉賓之意也有所託以起興將以淺而入深不特詩人微婉之風實亦世士羔雁之質欲行其學者不得不度時人之所喻以漸入也然而世之觀人者聞關雎而索河洲言鹿鳴而求苹野淑女嘉賓則棄置而弗道也中人之情樂易而畏難喜同而惡異聽其言而不能察其言之所謂者十常八九也有賤丈夫者知其遇合若是之難也則又舍其所長而強其所短力趨風尚不必求愜於心風尚豈盡無所取哉其開之者嘗有所爲而趨之者但襲其僞也夫雅樂不亡於下里而亡於鄭聲鄭

聲工也良苗不壞於蒿萊而壞於莠草莠草似也學術不喪於流俗而喪於僞學僞學巧也天下不知學術未嘗不虛其心以有待也僞學出而天下不復知有自得之眞學焉此孔子之所以惡鄉愿而孟子之所爲深嫉似是而非也然而爲是僞者自謂所以用其學術耳昔者夫子未嘗不獵較而簿正之法卒不廢兆不足行而後去也然則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聖賢不廢也學術不能隨風尚之變則又不必聖賢雖梓匠輪輿亦如是也是以君子假兆以行學而遇與不遇聽乎天昔揚子雲早以雕蟲獲薦而晚年草元寂寞劉知幾先以詞賦知名而後因述史減譽誠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

感賦

庭風颯起檐槭變聲橫雲埽迹秋氣孤清主人夙負不羈懷抱縱橫撫茲節序齋居感生思啟口而儔語欲舉足以何向聆蟋蟀之淒苦送寒鴻之嘹亮於是灑埽一室陳書披圖發憤鼓篋與古爲徒宇宙擴而書生小文事畸而遇合殊天何爲而生才才何爲而見需既及時而或遇乃巧扼而終疏感同聲而異喟何今古之分區假如公子發憤著書負奇悲勵廉直軒赤姦欺諫韓王而不悟顧郊壘兮興思五蠹文成三秦路遠無翼而飛不媒以款慨息雄才之主恨同生而見晚方期願符魚水志愜雲鴻何我敝而子玖厄同棲於兩雄冤沈獄底孤憤誰通至若洛陽少年英標遒上慟哭萬言鈞天震蕩得恭儉之令主慕垂裳兮無爲將摩仁兮漸義佇衡韶兮鳳儀豈期錐屠將相蒼蠅讒巧遠謫長沙傷嗟鵩鳥感鬼神於夜半雖前席而無因秋風高兮湘水闊弔騷客兮誰親若乃居巢絕學欲測獲麟鞭左撻史訶班剃荀鄒鑒秋懸鵠鬼夜哭洞壁析微斷絃入木自擅名家聲飛天祿既而再入蘭省三爲史臣天子前席宰相避塵方欲追作述於東周聳唐德於盛漢直周勃於西清拜張飛於東觀椎鑿方圓輟觚長歎卒貶安州浮沈薄宦及夫眉山奏策深結主知風采佇於延覽文章沁乎心脾子孫宰相他日爲期如何青苗遇厄老檜詩冤托江湖兮浩渺悲玉宇兮高寒至尊輟食太息才難再躓再起恩深命賤慟先皇於夜直撤金蓮乎別殿瘴海浮生躬耕陽羨至於龍川布衣長揖朝堂陳萬世之奇策感風雷於孝皇一鳴驚人群刺蜂起謫一官之虛拘遂拂袖而歸里狂言驚俗再遭滅趾十死絫囚九重知已雖白首而成名重皇言於甲第念榱桷兮先人感鶺鴒兮昆季宿草荒原竟成賚志且夫李廣不侯重瞳失王秋風廉頗落日馮唐此人皆抱非常之略萃百鍊之鋼卒使三軍失道呼騅不逝遠問趙王遲逢漢帝莫不扼腕欷歔飲恨歿世晴草醮煙霜楓秀天人隨落葉世

閱清川望九原之累累埋古恨兮千年況夫俎豆之學文章白壽闃寂當年榮華身後低回蠹簡慟哭螭珉桓君出而元顯蔡帳祕而論珍情隨往屈氣逐來申諒斯須之得喪又何喜而何嗔

雜說

萬物之始吾皆不得而知也或問先有卵乎抑先有時夜乎非時夜弗能伏卵非卵弗能生時夜也然積水生魚則化生亦常理矣非鐵無以爲鑪錘非鑪錘無以攻鐵鑪錘之始豈亦出於化生者歟學問生於神智而神智又出於學問也制度生於聰明而聰明又啟悟於制度者也

神以知來學者之才識是也知以藏往學者之記誦是也才識類火日之外景記誦類金水之內景故才識可以資益於人而記誦能受於人不能授之於人也然記誦可以生才識而才識不能生記誦故金水能受火日之光而火日不能受金水之光也

三代以前學未嘗爲一成之名學校之學制度之名也然本於教學半及學於古訓之學以爲名學皆稱人之功力而非以名人之造詣也子夏之學流而爲莊周豈至子夏而始以所造名學邪才學識雖各有所長而皆當以學副之或疑學與才識並列爲三何又以學統承三者不知並列之爲三者已定之名也統承三者而勉人則功力之謂也

道亦公共之名即人以名其道亦始春秋如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悅周公仲尼之道葢因有他道而始別其名也如曰許子之道墨者以薄爲其道誠如韓子所謂道其所道是也

文非古人所重而言則非一端而已故聖人之言亦有專指文辭而言即稍知學問之人亦有推見其柢蘊者不可以論文爲文士之言而薄之也

學問以知入知學先須知人知人先須自知自知所長易自知所短難自知所短易自知所長之中猶有所短難知長中之短則進學自不容已矣自知既明則不患

不知人矣人各有長有短與人相形見短而不以爲患者恃別有所長也知長中猶有所短而喪然失所恃矣然不學亦不知也學而能知長中之短則幾矣

朋友之交道同德合聲名相埒旁人未能軒輊而已心有獨歉者必其所見有極精微者也

文生於情情又生於文氣動志而志動氣也故有所識解而著文辭辭之所及忽有所觸而轉增識解皆一理之奇也

隔河見伐鼓捶落無聲而響從後報葢一水之隔聲之自來有漸也因知雷發必先之以電非電在雷之先也度必光與聲俱以其積遠而報響於後也是知聰明之

用目之所交捷於耳也使在子夜之交則先見電而聞雷後一日矣使在晦朔之交則相差且一月矣夫耳目之所親接不免參差如是學者求古乃憑耳目所不及者以懸斷之邪

世之能文章者以爲言語之工體撰之妙能狀難言之景顯難達之情擬之化工造物而文章之能事盡矣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擬之萬斛泉源隨地湧出而文章之能事盡矣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擬之雍門鼓瑟成連蹈海而文章之能事盡矣夫知古人之所言而不知古人所不言未可謂之知言也知古人之所蹈而不知古人所不蹈未可謂之知行也三百之

詩具在也文字無所加損也聲音無所歧異也體物之工言情之婉陳義之高未嘗有所改變也然而說詩之旨一有所異則詩之得失霄壤判焉是則文章之難不在其言而在其所以爲言也

琢玉爲器所棄之玉未必不良於所存者也玉人攻去而不惜者以爲瑜而無當不異於瑕也製錦爲衣所割之錦未必不美於所留者也錦工斷棄而不顧者以爲華而無當不異於敝也噫吾觀文學之士不求其當而爭誇於美且富者何紛紛耶熙載賡歌見於虞典詩非不可入書也鴟鴞之詩金縢存目而略其辭典籍互存不必取備於一篇之中也相如詞賦未足當於離騷之經也史遷詳賦而略騷義取弔賈不以屈氏主篇累其正旨也賈生政事之疏傳賈生者宜莫重焉合屈爲篇鵩鳥足悲其志懷沙有同慨焉政事之疏等於屈氏之屬艸未定可也古人之去取古人之心也紛紛爭於文字之末者古人不計也

冬之日短照於地下者長也非是不足以成歲功初月光纖受於輪背者多也非是不足以成氣朔文有不言而勝其言之者說在莊子之述九淵而壺子僅疏三也風目憐心而取解於夔蚿義已足也晉人以四方上下之無窮謂梁不異於蠻觸君知無辨而客可不言以出也易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文有闕逸而不可

以求備者說在周官之攷工其文不可補司空而五官割裂以備六典爲已支也笙詩取備於束皙湯征取備於白居易爲已瀆也繪雪月者無色畫史著色於雲而虛其質素以爲雪月也刻陰款者無質刻工留質於金石而虛其中款以爲文字也不宜有而有者謂之贅贅於事詞而玷於文傖父不知而文士知之贅於篇章而玷於道文士不知惟有道者知之相如無封禪之書則子虛上林詩人諷諫之旨也揚雄無美新之篇則太元官箴六藝羽翼之書也朱子魏國之狀陸游南園之記論者不能無憾焉

羯鼓錄載有善音者客長安邸月下聞羯鼓聲尋聲訪

至則其先人供奉太常者也詢以技甚精能何無尾聲則曰檢舊譜而亡之故月下演聲以求之耳問以調成亦意盡乎曰盡矣曰意盡則止又何求焉曰聲未盡也因拊掌曰可與言矣遂教之借調以畢餘聲其人鼓之而合至於搏顙感泣斯固藝事之神矣文章之道亦有然者文固用以明理或以記事然有時理明事備而文勢闕然乃若有所未盡此非辭意未至辭氣有所受病而不至也求義理與徵考訂者皆薄文辭以爲文取事理明白而已矣他又何求焉而不知辭氣受病觀者鬱而不暢將并所載之事與理而亦病矣周子虛車之說誠探本之言也而抑知敝車撓軸之不可以行則亦一

偏之說爾故曰持其志毋暴其氣曾子曰辭氣遠鄙倍夫子曰辭達春秋傳曰辭之不可已也

文以氣行亦以情至人之於文往往理明事白於爲文之初指亦若可無憾矣而人見之者以謂其理其事不過如是雖不爲文可也此非事理本無可取亦非作者之文不如其事其理文之情未至也今人誤解辭達之旨者以謂文取理明而事白其他又何求焉不知文情未至卽其理其事之情亦未至也譬之爲調笑者同述一言而聞者索然或同述一言而聞者笑不能止得其情也譬之訴悲苦者同敘一事而聞者漠然或同敘一事而聞者涕洟不能自休得其情也昔人謂文之至者以爲不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夫文生於情而文又能生情以謂文人多事乎不知使人由情而恍然於其事其理則辭之於事理必如是而始可稱爲達爾

子建厭薄辭賦欲采史官實錄昌黎鄙棄科舉欲作唐之一經葢諸子風衰苟有志於著述未有不究心於史學者也魏文論建安諸子推徐幹著書成一家言今觀偉長中論義理皆人所可喻文辭亦不出黃初葢效法言申鑒諸家而有作者爾變其書記銘箴頌誄詩賦之規模音節初無不得已而立言宗旨遂謂所著足以成一家言可乎然子建之所願者未遂於前昌黎之欲作者又虛於後亦見成一史者不易易也葢諸子不難其

文而難於宗旨之卓然有其不可滅諸史不難其事而難其有以成一家之言故諸子僅工文辭卽後世文集之濫觴史學惟求事實卽後世類書之緣起古人篇無標題（摘篇首字命篇之類）書無定名（卽其人以名書之類）部無專屬（子史不分諸子立言往往述事史家命意亦兼子風）後世流分派別遂若天經地義之不可兼也非一日之故矣先有名而後有書如何得有立言宗旨哉

章氏遺書卷六終

章氏遺書卷第七

文史通義外篇一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立言有本

史學本於春秋專家著述本於官禮辭章泛應本於風詩天下之文盡於是矣子有雜家雜於衆不雜於己雜而猶成其家者也文有別集集亦雜也雜於體不雜於指集亦不異於諸子也故諸子雜家與文集中之具本旨者皆著述之事立言之選也

史乘而有稗官小說專門著述而有語錄說部辭章泛應而有猥濫文集皆末流之弊也其中豈無可取然如披沙檢金貴於精審否則沿流忘源汨其性而不可入德矣蓋其人本無所得而矜才好名之習足以悞心術也

江都汪容甫工辭章而優於辭命苟善成之則淵源非無所自古者行人之遺流爲縱橫家學其源實出於風詩也引伸比興抑揚往復可以窮文心之極變達難顯之至情用以規諫諷諭興起好善惡惡之心其爲功也大矣無如其人聰明有餘而識力不足（聰明要於至當乃佳凡有餘之聰明必有所不足也）不善盡其天質之良而強言學問恆得其似而不得其是當世翕然稱之則疾之矣蓋得其是者貴自得而難於投衆好之緣（物貴則知自希千載若旦暮之遇也）得其似者掠光影而易於招聲氣之附也

汪氏晚年自定述學內外之篇余閱之而未見然逆知其必無當也蓋其平日談經論史燦然可觀甚有出於名才宿學之所不及而求其宗本茫然未有所歸故曰聰明有餘識不足也散萬殊者爲聰明初學之童出語驚其長老聰明也等而上之至於學充文富而宗本尚未之聞猶聰明也定於一者爲識力其學包羅富有其言千變萬化而所以爲言之故則如詩之三百可以一言蔽也是識力也

今有文章如入萬花之谷學問如窺五都之市可以媿奄陋而箴鄙僿矣問其何以爲言不能答也蓋與荒經

蔑古舍學識而空言一貫者其功雖有難易之殊其於無當則一也舍學識而空言宗本是窶子據空室而指其門闔以爲家也博學能文而不知宗本是荒庫爲人守藏多財而不得主其財也窶子但指門闔內空而外亦不可恃也守藏全非己有譬之多寶無主孰爲之內孰爲之外哉

今觀汪氏之書矣所爲內篇者首解參辰之義天文耶時令耶說文耶（據說文解之）次明三九之說文心耶算術耶攷古耶（言三與九之字義不可泥）其言有得有失其攷有是有非（別有辨論）大約雜舉經傳小學辨別名詁義訓（時尚是趨）初無類例亦無次序苟使全書果有立言之宗恐其孤立而鮮助

也雜引經傳以證其義博采旁搜以暢其旨則此紛然叢出者亦當列於雜篇不但不可爲內亦幷不可謂之外也而況本無著書之旨乎彼謂經傳小學其品尊嚴宜次爲內篇乎嗚呼古人著書各有立言之宗內外分篇葢有經緯非如藝文著錄必甲經傳而乙丙子史也汪氏之書不過說部雜攷之流亦田氏之中駟何以爲內篇哉（古人著書凡內篇必立其言要旨外雜諸篇取與內篇之旨相爲經緯一書只如一篇無泛分內外之例）觀其外篇則序記雜文泛應辭章（代畢制府黃鶴樓記等亦泛入）斯乃與述學標題如風馬牛列爲外篇以擬諸子可爲貌同而心異矣雖然此正汪之所長使不分心於著述固可進於專家之業也內其所外而外其所內識力闇

於內而名心鶩於外也惜哉

或問舍學與文而言宗本與博學能文而不知宗本又有力學攻文尙未有得而强言宗本三者皆無當於立言之道也然其優劣何如也答曰舍學與文而言宗本棄材也然亦無能臧人者也力學攻文未有得而强言宗本葢欲速成者也師友切磋使之遠名而趨實苟知辨僞體而有抑心斯進矣博學能文而不知宗本終身不可入德也葢負其博學能文方自以爲道在是矣愈逞而去道愈遠是以終身不可入德也人必有損也而後可以受益有疑也而後可以徵信有危也而後可以求安博學能文而不知宗本自必不知損不知疑不知危而加以世好者衆（才鋒足以奪人故也）天益其疾矣

述學駁文

周官媒氏仲春會男女余前有說矣今觀汪容甫述學乃謂男子三十不娶女子二十不嫁則奔者不禁所以恥民教民及時嫁娶非教民淫也猶之月令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非教民盜也又云非徒恥之抑又罰之故曰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之令也若有故雖不用令可也內則所謂有故二十三而嫁是也其說甚不安據汪所言經文當云於斯時也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奔者不禁方與積聚馬牛取之不詰

文法一例今不用令句在奔者不禁之下又以若無故字轉其上文則奔者不禁不得預注無故不用令句文義甚明且男女婚姻失時而卽許淫奔雖衰世猶無其法而周官有此法乎先儒謂奔指六禮未備此卽所謂不用令也於此時權許不備六禮其義可通於此時權許淫奔則男過三十女過二十欲恥其父母何時不可許而必待二月乎先王之政昏姻以時不聞淫奔以時也且父母果知恥則男女淫奔恥已定矣非禁與不禁所能損益與積聚牛馬取之不詰可作戒於後者其理迥不相通何政教之足云有故雖不用令可也文指亦不合三年之喪古今通義有故二十三而嫁正是令也

豈可謂不用令而僅免於罰歟如律令親喪丁憂解官法也又無故不許擅離官守亦法也今云無故擅離官守謂之犯法如父母喪雖犯法可也文理尚可通乎然則汪氏所解兩義皆不可通且父子無異財古之教也奔者既不禁矣又罰其父母則是兒女淫奔罰在父母仍是禁矣何不禁之有是以事理推之亦不可通非徒文義之不合也

柏舟之詩先儒所解未一女子未昏夫死守貞或以身殉故不見於經傳中古以後往往有之誠不免於賢知之過故律令不在旌典其有已然者有司上聞則破格旌之於是知　功令爲仁至而義盡也事不出於先王典禮故旌典不立其名目然天性獨至各行心之所是豈必皆爲鶩名則憐其意而破格旌之亦所以樹清風也先儒議其非禮之正可矣謂其義之有乖名教則不可也按柏舟之義雖不可執覩於遷葬嫁殤之禁古者女子未昏守志亦有之矣雖曰禁令古今異宜遷葬今未嘗禁則嫁殤亦不能悉禁矣汪容甫引禮折之至斥之爲愚爲無恥比之爲狂易自謂維世教而不知有傷於名義也且其所引曾子問既納幣有吉日女父母死一節執壻弗取而後嫁之一語以謂問名之後可以改嫁凡四而皆謂之禮則仍鄭注誤解先儒多辨正之汪必據鄭誤說以爲確義矯矣又事止一條而分壻女各有父母爲四亦見其好爲駁雜惟取其說之富而不顧其理之安夫六禮已行三年喪畢而改已定之昏因天理人情所必無者而謂之禮無論鄭注誤解使鄭解不誤則此條當與周公踐阼同爲戴記之駁文豈可爲定論歟卽引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夫子曰壻齊衰往弔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苟無夫妻之義男女可妄弔乎而汪反以爲不成夫婦之證何也又引婦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歸葬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今不胖合强與同穴生稱來婦歿稱先妣可恥孰甚則亦不達於禮意矣遷祖祔姑皆封建宗廟之制廟見必待三月亦古封建廟制後世士大夫不世爵祿五廟三廟之制大宗小宗之法不行神主或奉於寢三月廟見之禮亦廢婦未三月而死亦無歸葬女氏之事古今時異周孔復生亦必不盡强今以服古也卽如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往弔後世亦不甚行若夫死亦如之則未婚之女齊衰往弔於未昏之夫而又別嫁於人天下必大駭怪矣是則先王制禮有必不可易者亦有必不能仍者如井田封建宗法堯舜不能復行於後世昏姻中之末節本不可悉繩之以古義況所引經記之文不必盡得聖人之意者乎若五倫大義夫婦等於君臣此說誠不可易但卽汪氏君臣之義解之其理亦不合也汪云仇牧荀息君亡與亡忠之盛者也其君正命而

終雖近臣尤不死也若齊楚之君薨魯衛之臣號呼而自殺則必爲狂易喪心之人矣此指女未昏而殉夫者也未昏殉夫誠不免過然指爲狂惑喪心汪氏幾喪心矣據其所引禮文推之未昏之女夫死義當齊衰而往弔矣齊楚之君薨魯衛之臣亦有齊衰之義乎據其所引禮文壻父母死女之父母待壻免喪而請壻弗取而後嫁（就汪氏仍鄭說之誤而詰）齊楚之君薨魯衛之臣亦有三年弗仕之義乎以齊衰及三年待取之義同於齊楚魯衛之泛汪氏直本祭足妻云人盡夫也之語而立論也祭足妻言可以折貞女乎夫婦比於君臣是矣昏者爲已仕未昏同未仕也伯夷叔齊未嘗仕商而不食周粟孔子仁之四皓未嘗仕秦而不爲漢出君子高之未昏守志雖非中道意亦近是而已何深責也又引歸太僕曰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此說是矣若鍾建負我人事之變雖身許人亦無罪也至未昏之壻則固父母所許從父母之所許不得謂其自以身許也又曰女未嫁而爲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備壻不親迎比之於奔歸氏之言刻而無理汪氏歎其婉而篤則吾不得而知也六禮不備壻不親迎比之於奔爲其居常也惡其得爲而不爲也若壻已死非其不爲乃不得爲也果如歸氏之說則禮文不特親迎以前倘有同牢合巹諸文在昏禮者皆不可廢者也假如親迎女在途而壻父母死夫

子謂女改服深衣縞總以趨喪是已執婦道於夫家矣其同牢合巹之文醴婦享從者之儀彼喪中將行之乎抑不行也然則亦爲昏不如禮而同名於奔可乎歸氏之說何以異此汪又引歸說曰女子在室惟其父母爲許聘於人而已無與焉純乎女道而已此說亦有是有非安常處順歸說是也假而父母不道或鬻於娼或聘於叛逆賊盜亦將父母是聽乎或已聘之後悔盟而改慕富貴亦從之乎又何以解於不從亂命之說也未昏守貞於義自不合於中庸賢知之過則有之矣汪容甫謂過猶不及是將與淫濫失節一流等例之矣充其所論伯夷與盜跖無分也

禮既納幣有吉日而女父母死一節至壻免喪女父母使人請壻弗取（句）而後嫁之蓋證以魯人朝祥暮歌夫子以謂逾月則其善也之義可以明矣喪期有不敢過二十七月而免喪是也孝子之心嫌於即吉太速故於不爲限制之事嘗有所遲迴以致其意孟獻子禫懸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謂其加人一等由是例之壻免喪女之父母使請禮也壻弗取弗遽取也即比御不入之意夫子逾月其善之旨也而後嫁之仍嫁是壻也不曰壻弗取而後取之推壻不忍遽取之義故從嫁之者起義其實嫁即取耳古人文指往往如此不可泥也若云壻棄盟不取則前此初喪致命已非其婦女家不必

待三年而後嫁也爲不知誰何之人守三年不嫁之義而又再嫁他人其不情無理與未昏守志豈可同日語哉而汪乃是此非彼其胸中是非取舍殆於別具肺腸矣（如鄭氏說則男女之有父母者雖納采問名以後皆不保其必合者也且問名之壻誰無父母爲一壻守三年不嫁之期而又易壻後壻又如遭喪不幸至再至三可使年過三十不得嫁矣何云有故二十三而嫁也）未昏守貞如謂好名則僻鄉陋巷其女未聞前人紀載功令表章之事而亦有感激殉身篤志守節者豈非秉彝之良出於天性是則本人心之所有非矯强而不情人心所有不可謂非禮文之所許也以謂於義無取則儘有撫孤立後昌大其宗繼絕舉廢爲功不小至於孀姑鰥舅年老無依得此而延年永祀又天理人情之所

推允今乃憤若不共戴天吾不知其說也

聖人過猶不及之言爲學者求理失中言之如墨氏泛愛則太過楊氏爲我則不及沈潛剛克高明柔克皆不可於過與不及分優劣且中庸賢知之過與愚不肖之不及亦止言其失中則一非謂賢智與愚不肖同也林放問禮夫子告以與奢寧儉與易寧戚聖人豈以一失中和卽無上中又次之別而襃貶之哉汪中以未昏守志謂過猶不及不知以不及指何如人也其胸次之黑白乃如是耶宜其有墨氏誣孔孟氏誣墨之詭論也

諸子之書多周官之舊典劉班敘九流之所出皆本古之官守是也古者治學未分官師合一故法具於官而官守其書然世氏師傳講習討論則有具於書而不必盡於書者猶今官司掌故習見常行不必轉注傳授繁言曲解其一端也又有精微奧妙可意會而難以文字傳者猶今百司執事隱微利病惟親其事者知之而非文案簿書所具又一端也至於周末治學旣分禮失官廢諸子思以其學用世莫不於人官物曲之中求其道而通之將以其道易天下而非欲以文辭見也故其所著之書則有官守舊文與夫相傳遺意雖不能無失然不可謂全無所受也故諸子之書雖極偏駁而其中實有先王政教之遺惟所存有多寡純駁之不同而其著書之旨則又各以私意爲之蓋不肯自爲一官一曲之

長而皆欲卽其一端以易天下故莊生謂耳目口鼻不能相通是也陋儒習於成說槩闢之爲異端非聖而置不足道世之涉學未深而好爲高論翻成說者則見其中亦有先生政教而因謂其指初不異於聖人如汪中之敘墨子至謂孔墨初不甚異墨子誣孔孟子誣墨等於諸子之相非則亦可謂好誕之至矣孔子未修春秋以前並無諸子著書之事如其有之則夫子必從而討論不容絕不置於口也其人有生孔子前者如管子上溯太公之類皆是後人撰輯非其本人之所自爲墨子生去孔子未遠其書未必出其手著其經言古奧難讀或其所傳古遺之書至入戰國之事則其徒相與附益

汪皆不能犂別而疑其時年亦未達於理矣漢志道家有伊尹太公墨家有尹佚等六家之書皆在墨子以前前人疑爲古書夫春秋以前尙無諸子著書之事而厚誣商周之初有如衰世百家自於官守典章之外特著一書以傳世乎夫子信而好古商周之初有書可傳至於漢世而夫子曾不之知安在夫子之好學耶盖道家有稱太公伊尹之言後人誤爲即太公伊尹之書墨家有稱尹佚之言後人誤爲即尹佚之書藝文敘次先後多有可議余於校讐通議嘗辨之矣而汪中敘六家爲墨氏淵源不其傎乎孫淵如謂墨出夏禮余已於淵如書辨之詳矣夏商典禮其損益者已入周官譬如伊洛

已入河流固無從分其源派其未嘗損益者守在子孫故孔子之於夏殷禮不求之於周官而求於杞宋之文獻也孔子旣曰杞宋文獻不足證矣生孔子後者又能學於夏禮是誣世也而汪乃獨韙其說是則好爲高論而不切事情亦其惑也

述學有釋三九論三爲數之加九爲數之極古人以數之加累爲三極多爲九其字義不可拘執說甚明通（利市三倍九牛一毛此例可推）其次篇欲明古語不可執泥而廣引文法不可執者以見類例則如才人作賦好爲敷張其實不煩如此費也其曰古語不與今同而約以兩例曰曲曰形容以膳不祭肺明其不殺爲曲以豚肩不掩豆明儉爲形容此等皆出史通摹擬雕龍形容諸篇六經三史殆於巧歷不能盡其數也然挾才摛藻作詞賦觀亦資觸類未爲不可若謂此即古語不同於今則確乎其不可矣無論今之文辭不遠於古即俚俗方言可與汪氏所例曲與形容相比例者豈少也哉且如三字不可泥俗語三起三倒又可泥乎九字不可泥俗語十室九空又可泥乎至曲言俗語市語尤多如云六九七十二黃狗想陰地不曰狗畏熱而曰想陰地曲何如也形容亦然眉開十丈天下無一尺之面而有十丈之眉乎然則曲與形容今人之言可成鉅帙安在古語不與今同哉若論古人文辭之妙意會不可言傳者則余嘗欲倣文

心例撰爲專篇其例甚多亦不獨曲與形容兩例已也（大抵汪氏之文聰明有餘眞識不足觸隅皆悟大體茫然）

淮南子洪保辨

淮南子洪保錢塘馮山公先生諱景所著解春集中篇名也先生人品文名高視兩浙即解春集文亦頗有卓然不朽之作然洪保之篇助閻徵君攻僞古文尙書中無所得而全務矜張誇詡類於趨風好名者之所爲不可爲訓豈先生少作而後人編次失刪除邪恐後生小子未能學先生之高致而惟以此類習於浮誇其害非淺今取其關文史者辨而正之期余通義有所發明不得不然非好辨也他則存而不論非余專門不敢强不

知以爲知也

淮南子洪保

古人著書標題命篇隨事爲名初無深意六經諸子莫不然也自讖緯矯誣釋老爭幟於是始有鉤命援神三洞三藏無數鉅名偉號相與眩惑此實不足而求耀於名理勢然也儒者著書平正通達是非得失爭於實而不爭於名何須故作大言駭流俗哉即如淮南子洪保五字矜張誇詡全非儒者氣象且於理亦不合也據云與閻氏合於淮南則當云淮南二子直稱爲淮南子敢問子爲誰

> 洪保者何馮子讀閻子尚書古文疏證而作也儒者之學莫大乎正經而黜僞今文尚書爲晚出古文淆亂其間莫之或正儒者之恥也閻子唱之馮子和之其義大安故曰洪保閻子晉產也馮子吳產也一西一南地之相去幾千里而作合於淮南以卒其業豈非天哉故亦號淮南子云

洪保之名蓋自擬於大禹障川周公兼夷驅獸孔孟以下能繼此者鮮矣如此標名讀者方將拭目以覩孔孟亟生六經再出爲千古開聾瞶矣及披閱其文不過因閻氏古文尚書疏證中有商訂數條未及閻書百分之一且即此數條理多未愜其稍可者亦於閻書無甚損益存錄別簡以誌旁觀之一得尚嫌瑣瑣也大書洪保而自誇與閻共功且盛稱爲儒者莫大之學一似古文之僞自古無人能覺惟閻氏獨發其覆而閻又全賴山公與之倡和否則閻亦不能獨力致也嗚呼宋元以來先儒成說具在閻氏疏證與山公此書亦具在識者參互觀之山公之於僞古文書其辨證之功當居何等山公於閻氏之書其襄助之功當居何等必有知之者矣

> 孔安國止名堯典無舜典自姚方興之二十八字出始析而二之以迄於今不易横隔二十八字於中間試思帝曰欽哉何以驟然而止慎徽五典何以突如其來不可通者固多矣景即遷書五帝紀而論知二十八字之爲僞造其當黜去無疑也何也帝紀於舜飭下二女於媯汭如婦禮堯善之下即云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云云文氣連注如水之流誠所謂雖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斷者便知安國古文堯典止一篇合舜典在其中且無此二十八字明甚矧遷五帝紀尚雜采春秋國語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孟子百家語成文所謂書缺有閒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者是也夫他說尚采之信堯典有此二十八字豈反刪而不錄邪遷明云余幷論次擇其言尤雅者著爲本紀書首如此二十八字出入經史猶謂其不雅耶自塗廩穿井以及思舜鬱陶瑣瑣事跡無不畢載豈有高文典冊又弁舜典之首削而

不鋏獨何心哉知本無此二十八字決也

欽哉之下愼徽五典之上橫隔二十八字文義多不可通閻氏之說已足此又取證遷書五帝紀中述帝典文無此二十八字謂遷於此處不當有所刪削則轉不足以服僞古文矣堯典欽明文思以下一十四字故出伏生今文者也亦非言之不雅者也亦非塗廩穿井之比不爲高文典冊者也然遷史亦略而不載則史文增刪之間不足以折僞古文也明矣

二十八字之僞閻氏之辨盡矣山公猶以爲不足而務欲有以加之於是取證遷史五帝紀文云云山公於是乎不通於文理矣幸今二十八字固僞書耳設古經眞有二十八字如今傳本史遷撰五帝紀屬文至此亦必刪去而無疑也葢在僞書取冠篇首故用重華協帝諸文摩倣欽明文思一十四字皆是包舉內外隱括生平爲全篇綱紀體例當然無足怪也若史遷併二典文合爲一紀則堯紀篇首堯典一十四字猶在可用不用之間尚且刪之此處敘事中間忽入舜典篇首二十八字似贊非贊似敘非敘不倫不類更復成何文理譬如徹二屋材埴合造一屋則有一屋之規模矣勢不能於檐霤之間重施鴟吻宋廇之下再峙岑樓今議匠氏不當缺舊有之鴟吻岑樓豈非傎邪

蘇子由古史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孔子處以爲決非莊子之言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朱子亦言莊子此數篇甚俚此其識見最高明攷據甚精密如舜典二十八字正所謂後人截斷本文攙入者也信孔傳舜典舊有此矣以直至齊蕭鸞時始出而又直至隋開皇初購求始得邪

莊子詆孔子處謂非莊子之言可也謂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此蘇氏亦未深思耳後人雖妄無端作此意欲何爲葢爲莊周之學者所附益爾其人殆爲莊之學而未通乎莊之意但見莊之言多不與孔同趣遂謂可得而詆之耳非僞托也古人爲其學者效其言其於文辭不爭此疆彼界如後世之私據也何僞托之有

然觀書序原有舜典逸書及汨作九共槀飫十一篇皆爲舜事閻子曰此卽後代作史法也史有本紀爲一史之綱維猶書有帝典體以謹嚴爲主故堯典所載皆用人行政大者其他節目如設官居方別生分類則散見汨作諸篇葢卽後代志與傳所從出也

此又閻氏之錯解也以後世紀傳之密擬尚書大經之要略則禹湯文武亦當補作典矣

史遷帝紀予最愛其惟刑之靜哉下詳述四凶獲罪之由一段而曰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云云方是春秋紀事之體自與尚書紀言者不同

尚書春秋文各有體是也截分紀事紀言則仍前人之誤而不察矣然先生既知尚書春秋之文各有體則不當疑帝舜之稱在篇首也

馮子曰甚矣姚方興之二十八字陋且妄而其爲禍實大以深也卽欲橫截二十八字於其中析帝典而二之夫獨無其法乎使此二十八字者攙入四海遏密八音之下月正元日格於文祖之前世卽有明知其非眞夫誰敢議蓋殂落而堯之巽位正其終格於文祖而舜之卽位正其始於是焉攙入二十八字弁舜典之首何不可之有爲其於義無害也曷爲在釐降二女之下愼徽五帝之前而遽曰古帝舜哉或曰

稽古云者以後史追記前史似不嫌稱帝舜不知此正與晚出之湯誓泰誓諸篇於南巢未放太白未懸之前卽稱王曰同一手筆古史臣寧有此等書法邪此卽律以朱子綱目書法亦與君非正統正系則分注細書之及僭帝恆稱主之例相應矣彼但知襲諸篇首爲文謂與帝堯一例不與大禹一例乃合於典而非謨而不知其有乖大義入於僭篡至此極也又案綱目改元例注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卽位改元建興而通鑑於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卽稱建興凡若此類非惟失其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尤大故今正之蓋綱目所書皆春秋之法也而謂孔子删書乃存此等僭亂之文以昭示來學三綱奚以明九法奚以正不特誣舜且誣孔子矣侮聖言非正法惑亂後世爲莽操輩藉口其害非細夫孟子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稱相明其爲臣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言避不敢當君也及朝覲訟獄謳歌皆歸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果若史稱帝舜於攝政之時是篡而已矣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堯在而舜帝其謂之二天子與其不謂之二天子與吾今而知此二十八字也者乃魏晉六朝革命之秋湯稱禪讓而陰行篡奪之護身符也禮絕常典君在卽眞彼將曰虞舜實然嗚呼禍萬世之人

心易兩閒之定位充塞仁義而公行亂賊自此二十八字始矣邪說之害烈於洪水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豈不以此也歟堯老而舜攝也非帝也曰帝舜則非攝也舜既爲天子矣又率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孟子有以斷斯獄矣

人犯劫殺之罪而誣以探囊其人必不服也非劫殺輕而探囊重也爲失其實也故治獄得其實殺之而不怨不得其實笞之而不心折也僞古文之誣世害教如閻氏之所舉已足蔽其辜矣舜典篇首二十八字謂其文理窒礙可也必謂舜未卽位篇首不當稱稽古帝舜因罪其開僭亂之端魏晉六朝之陽禪陰篡皆本乎此則

莫須有之疑獄直欲坐人以反叛矣按曹丕篡漢在延康元年庚子歷三國晉宋至蕭齊建武四年丁丑相去二百二十八年姚方興始言得古本舜典於大航頭書多篇首二十八字其時猶未施行至隋開皇初始行於世則又近百年矣二三百年前之篡逆歸咎於二三百年後之僞書是昨日殺人而明日方造意也且二典之體實與後史本紀一例史漢於高祖未即位前本紀皆稱漢王未王之前則稱沛公未嘗不有等差而篇首則必稱高祖所以正其名而定全篇之主義也且承粤若稽古之文其總統全篇主義較後史本紀篇首尤爲莊嚴鄭重而顧怪其不當稱帝且謂緣此而生篡亂嗚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弒亂禍變不絕書三代以前亦有蚩尤之亂羿浞之篡弒豈盡文字所致哉儒者動擬孟子之拒楊墨比於禹周孔子遂以洪水猛獸一切凶惡歸於文字議論意所不慊之人直作爾汝字義用耳程朱陸王之末流交排互詆人亦莫識眞是非矣若僞古文尚書則如已敗之寇堂堂正正自足剿除正不必深文曲詆轉藉人以口舌翻覺不近情也

前人謂宋人執泥一飯不忘君之說穿鑿以注杜詩杜詩無心之山水花鳥觸處皆成譏切遂開東坡詩獄之禍按文字之禍漢已有之然穿鑿文致不必理解則宋人實甚此言不得爲苛刻也今山公因惡古文之僞不復平心察理而於篇首文法所必應具之帝舜二字無故坐以篡逆首謀而甚其詞於洪水猛獸在山公不過取便位置已功上同禹周耳非甚有深仇疾怨不與共戴者也然二十八字不過造僞實非關篡逆也山公此種苛刻議論足開駕辭砌款挾仇誣告之端所關非細故也

太史公五帝紀於弟放勳立是爲帝堯於是首揭帝堯者三字正其稱也篇中言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者再曰權授舜曰卒授舜一筆不苟末采孟子語而終之曰是爲帝舜於是首揭虞舜者三字不蒙上帝字愼其稱也因歎太史公此等書法卽何異春秋綱目非僞撰二十八字者所能夢見

按史紀堯舜二紀通篇皆無帝字與前三紀異然堯則首句猶稱帝堯舜則首句亦無帝字此正史遷捌例不免疏略之故非有義例可解說也乃僞古文旣受求全之毀史記又蒙此不虞之譽眞有幸有不幸哉

五帝紀每帝首句皆揭帝字惟舜獨無帝字實史遷之疏略山公無端生其歎贊曷卽史遷十二本紀凡例觀之以後紀例之則高祖孝文紀中未卽位時固稱漢王代王而篇首未嘗不稱高祖與孝文皇帝也藉曰後世之例非所論於上古則開端皇黃帝篇首已稱帝矣而中間又敘神農世衰諸侯侵暴軒轅習用干戈則與帝

舜未卽位前何與何以在黃帝則可稱帝而虞舜獨不可乎且紀文之中如黃帝阪泉未勝止稱軒轅阪泉既勝以後乃稱黃帝則舜於未卽位前紀文自當止稱虞舜既卽位後何以直至終篇不見帝舜之稱且堯則篇首稱帝而紀文亦無帝堯之稱蓋史遷删造之初不能如後人之詳密無容深責可耳乃全然不顧古今史法及本書前後義例一味盲誇瞽贊謂非僞古文所夢見正恐造僞古文者有知轉笑先生如夢耳

閻公言十三經經皆有傳傳卽在經之中如十翼傳易三傳傳春秋皆不待言爾雅書詩傳也戴記儀禮傳也儀禮又自有子夏喪服傳孟子卽謂論語之傳也可孝經內有經有傳其無傳者獨周官耳景按金仁山氏曰周官一篇周禮之經也周禮其猶周官之傳與由是觀之周禮非經也傳也恨今文周官不存爲僞古文所淆亂耳

閻氏之言未爲大失惟不當稱十三經當仍以六經分部耳孟子爲論語傳便不可訓論語孝經爾雅皆傳也孟子從論語部而同稱爲傳可矣班固名標六藝而書分九類最爲知所原本蓋有附經之傳有離經之傳論語孝經爾雅蓋離經之傳故別出部次而分類爲九然傳究不可混經故標題仍稱六藝也此則閻氏所未知也若山公引金仁山言而附會周官經六篇爲眞古文

尚書周官篇之傳則沿閻氏之失而更甚矣山公方引朱子之言以周官爲事之綱目諸目之外當別有傳今又以官經爲傳是傳下之傳經上之經支離糾葛將何底止夫文有彼此相參書有詳略互證此古今之常理必以經傳之說銖銖作解則周官內史掌書王命是眞古文尚書周官篇又周官經之傳也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是尚書全經亦周官經之傳也然則充山公之說諸書互相經傳將如兵家六奇八陣互相制勝者歟

太史公商君傳趙良引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蔡澤傳引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先生謂此皆在秦未燔書之前意所引出全書百篇中非也秦燔詩書獨未燔周史記按漢藝文志云周書七十一篇注云周史記乃知周史記亦名周書趙良蔡澤所引蓋皆史記之周書也

自司馬以前史記爲史籍載記之總名猶後世之稱史策爾並無專取一書名爲史記者也故史遷謂史記放失杜預稱春秋爲魯史記無定名也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卽今逸周書也班固自注爲周史記劉向謂孔子所論百篇之餘然則尚書無論百篇內外皆得稱周史記不必云周史記亦名周書又別出史記之周書若截然有兩種也

朱子嘗言周禮中多說事之綱目如屬名讀法其法

不可知司馬職乃陳車徒如戰之陳其陳法亦不可

見景謂此必詳周官傳四篇中今可惜亡矣

山公此論幾於癡絕若如此分別經傳將岱岳聚書滄海量墨盈天地閒莫非周官傳矣且如六藝之易不過太卜所掌三易之一耳詩歸太師書存外史禮樂春秋各有職司他如保章天文職方地理兵農百家巫祝九流何一非周官之傳哉見藝文著錄區區四篇揆情度理豈容如許書策而山公乃知讀法之文車徒之戰必詳於此四篇中豈幸其篇亡而轉藉爲無盡之藏耶卽以周官而論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則全書皆太宰職之傳矣且太史亦掌建邦之六典則雖太宰諸職又太

史職之傳矣司會司書俱掌邦之六典則太宰太史諸職又司會之傳司會又與太宰諸職同爲司書之傳祇一六卿聯事則三百六十之職無不互相經傳矣昔周公以六典致太平今如山公之言官職經傳先已棼如亂麻安在其能治天下哉劉向比肩揚雄接踵不能較此等經傳也

大司樂之九夏乃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須不能具他如六樂九變所爲一變而致羽物再變而致臝物之類亦第言其變而不詳其所以變則樂之有記而無經者時勢使然惟孔子語魯太師樂一章其節奏可想見劉子念臺以爲備四時之氣此則可爲樂經冒子大司樂章未足以當之

樂歌自在經詩非隨樂俱亡九夏之類先儒解亦不一要不以論樂經也樂經自是有節奏而無文辭易以亡耳夫子之言自當敬誦然虛言實事各有當也取語魯太師樂一節輕視大司樂章然則讀伯魚趨庭一節可廢詩禮二經矣夫子生民未有孺婦所知但學者推求正須切於實事否則元之又元聖人不過一神天之通號何益於人世乎有如一咳唾而備四時之氣一旋便而關天下之安一動而可備百王片言而可該萬典宋元以來不少此種推崇夫子亦人情耳聞之果愜於心否

宋人推尊孔孟多不近情蓋不知聖賢之實務以空言相高往往入於飄渺元虛翻覺不近情也動謂夫子賢過堯舜百王曾不足當孔孟之一吷六經亦不敵語孟之片言加年一章可以蔽易無邪一語可以廢詩鐘鼓玉帛可埽禮樂知我罪我可廢春秋武成取二三策可以無書此等見解必至太極歸於無極不容一字留於人間咸陽之焚不如是之甚也或問此亦未見諦證何知宋人必如是耶答曰見於孟子集注之序說也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此言必有所受今觀七篇之書則誠然也而程子乃以仕止久速定孟子之長易詩亡然後春秋作定孟子之長於春秋尹氏因言趙氏

僅謂長於詩書豈知孟子直是空言爭勝不復顧事理矣今尊始作翁如一筯爲樂之經而謂大司樂之經文不足當之其言如出一轍夫尊論說經籍之言而可輕經籍則存藝文一序而百千萬卷可以付一炬也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我非生知好古敏以求之誠恐人以生知天縱之言矯誣失實不憚言之諄諄宋人視古視述視好視求皆蔑如也

假古題以運古事豈惟六朝學士家有此種撰著哉自漢以來已有之按藝文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云近世爲太公術者所增加也文子九篇云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黃帝君臣十篇云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力牧二十二篇云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黃帝泰素二十篇云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大命三十七篇云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景疑大禹謨及五子之歌必多采用之神農二十篇云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伊尹說二十七篇云其語淺薄似依托也景頗疑今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諸晚出古文必多采用之鬻子說十九篇云後世所加師曠六篇云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也務成子十一篇云稱堯問非古語天乙三篇云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景頗疑仲虺之誥及湯誥中必采用黃帝說四十篇云迂誕依託以上凡十三種可見西漢時卽有此等撰著至於如是之多以僞亂眞爲晚出古文嚆矢其源遠矣其流毒長矣區區孔衍之三書王通之百二十篇虞溥之學誥顏延之之庭誥夏侯湛之昆弟誥白居易之補湯征蘇伯衡之周書補亡三篇較之漢藝文志所依託諸書乃其么麽者爾

古人有依附之筆有旁託之言有僞撰之書有雜擬之文攷古之士當分別觀之依附之筆門人弟子爲其學者輾轉附益或得其遺或失其旨或離其宗各抒其所見也旁託之言諸子著書因寄所托標其風旨有所稱引人卽傳爲其人自著如墨者著書稱述晏子人傳爲晏子書儒者著書稱魏文侯人傳爲文侯書是也藝文所著諸子九流劉班注謂似依托者多不出此二種皆非有心於造僞也僞撰之書後世求書懸賞姦人慕賞造僞與上二種不同雜擬之文則始於文人托興寓意其後詞科取士因以命題古人所無斷始於六朝非惟與僞造不同亦與前二種迥不類也山公於古人著述不甚曉析源流故比而同之不知僞古文才高學富遠出山公之上穿穴典籍窮幽極遠劉班明指爲淺陋依托著書彼時亦未必具存卽存亦必不以爲依據已經爲人指斥而猶據之雖愚不至此也至僞五子歌必取於僞禹書僞伊訓太甲必取僞伊尹說是造僞夯者必

須用盜跖之楮墨邪噫以此論古窒滯多矣

閻先生謂元鳥詩既云降而生商下自不得云宅商土芒芒易商爲殷文字宜然嗚呼何其謬也詩三百篇其重句疊字不知凡幾聊舉一二如江有汜章不我以不我以不我與不我與不我過不我過叔于田章巷無居人豈無居人巷無飲酒豈無飲酒巷無服馬豈無服馬汾沮洳章美無度美無度美如英美如英美如玉美如玉園有桃二章皆曰其誰知之其誰知之碩鼠三章則曰適彼樂土樂土樂土適彼樂國樂國樂國適彼樂郊樂郊樂郊鳲鳩四章則曰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儀不忒其儀

不忒正是國人正是國人如此之類未可更僕數然猶曰疊句耳不知古人韻亦重用如行露之首章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重二露字簡兮之卒章曰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重三人字株林之首章曰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重二林二南字然猶曰風也乃小雅大雅亦然六月之卒章曰飲御諸友又曰張仲孝友重二友字小雅大明之六章曰命此文王又曰篤生武王重二王字民勞之二章曰汔可小休又曰以爲王休重二休字板之六章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蕩之首章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皆重二辟字雲漢之三章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重二遺字不惟雅也頌亦然執競卒章曰威儀反反又曰福祿來反賚一章曰敷時繹思又曰於時繹思此可見質有其文雖周猶爾況商道尙質而謂恐其重一商字乃易爲殷有是理乎請卽以商頌徵之那固其首篇也其二章曰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六句三韻疊用聲字奇絕千古蘇軾作潮州韓文公廟碑詩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開章三句疊用雲字愈疊愈古乃有無知小學譏其卒筆妄加塗竄何異蚍蜉撼大樹也

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大叩大鳴小叩小鳴豈惟待問卽辨駁之文何獨不然書有大誤自當詳辨而博議之其小誤失祇須隨文檢正無煩軒然起大波也閻氏謂天命元鳥詩中易商爲殷文字宜然閻氏蓋謂文字承用義同文異臨文變易以化拘攣如中庸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文異意同大誥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休吉同義變文便誦此類甚多不可勝舉閻氏以此推之於義未爲大失惟此等變文謂之文字有然則可必謂宜然反不得不然則幸而殷商二字可以互文設當夏周止有一字將以何字易之辨者但當發明此意不三數言足矣今乃置其本意於不論而反舉詩之重句疊韻以

證閻說之非夫生商與殷十二句商殷互文並不在押韻處又非全句犯重山公泛引毛詩重句疊韻侈其富有何異攻天文者泛引地理書以侈便富邪且此等詩篇童子能誦舉以明例三數條足矣今乃累牘連篇徧引童子所誦習者以誇富有則董澤之蒲可勝暨邪夫錙銖得失故鑿高深以矜論鋒目前經傳連篇鈔撮以誇便腹雖所論甚當君子猶病其淺陋況所論非其質乎

山公文雖成家學似未富其於閻氏之書不能有所損益審矣而閻屢稱之特喜其附和耳不知彼欲藉以爲名則肆論之際更不計閻爲何許人矣如此條所論似

閻氏生平尚不識古詩之有重韻疊句其與目不識丁一流相去有幾

末論蘇氏韓文公廟碑詩首三句疊用三雲字蘇氏本屬無心讀去亦不甚窒口於義自無傷也必謂疊用三雲字爲有心且美其辭曰愈疊愈古轉似不用此三疊字必不可者正如別本唐詩於崔顥題黃鶴樓開首必疊三黃鶴字流俗相與矜奇詫絕乃謂壓倒李白全在此等處者同一庸陋之見

君子之學貴闢風氣而不貴趨風氣也蓋既曰風氣無論所主是非皆已演成流習而諸衆以爲低昂不復有性情之自得矣古文尚書之僞自宋迄今六百餘年先儒歷有指駁已如水落石出至閻氏而專門攻辨不遺餘力攻古文者至此可以無遺憾矣譬如已斃之虎雖奮挺搏之不足爲勇況搏之不以其道前人所已盡之說而務欲有以加之則不免轉授人以罅隙又如追窮寇者反遭背水之回戈而致敗也昔者每怪毛西河氏無端撰尚書古文冤辭恃其才雄學富言之成理究不足以爲公是也亦何樂乎爲之今觀山公諸篇非深文太過則言之不關款要高自矜詡義襲取名而於經學初無所入意當時趨風氣者大率如是毛氏不免有激以至此耳因知古今是非祇欲其平不欲其過自來門戸干戈是非水火非必本質如是皆隨聲附和者之求

加不已而激至於反也古文之案本可置不問矣必欲加功莫如取閻氏書刊其蕪雜剔其不中肯綮與過甚之言抑亦可以爲其次矣蓋閻氏之書深沈博奧用力精堅實能制僞古文之死命雖以毛西河之强辭雄辨不能奪人心之公何須更爲烏獲喝闞方成勇乎惟大醕之中不無小疵附和之徒不知藥石之愛而轉爲美疢之加則反爲全書玷缺而資黨古文者以口舌也陶朱公曰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非特賈術然也天下事凡風氣所趨雖善必有其弊君子經世之學但當相弊而救其偏轉不重初起之是非謂既入風氣而初起之是非已失實也然則洪保諸書不但附贅懸疣直是趨風

第[illegible]冊　續修四庫全書　18　版正內

氣而反爲風氣之罪人矣嗚呼趨風氣者豈特洪保而已哉

論文辨僞

大人君子將以身繫天下之望好惡不可不愼也得一君子而天下未卽蒙其利失一小人而流毒足以禍世矣毒旣被於世矣而君子猶曰取其適吾意耳噫取人而求適其意其弊何所不至哉朱竹君石君兩先生一代人文之望然善善不能惡惡則不免有累夫江湖清客以俳優伎倆逢迎貴顯於義原無大傷如某甲者混廁清流妄言文學附會經傳以聖言爲導慾宣淫之具蠱惑年少敗壞風俗人心眞名教中之蟊賊非僅清客之謂也石庵相公官江寧時欲法誅之可謂知所務矣而竹君先生爲解脫之遂令術逢顯要登高而呼號召無知士女凡可以敗人倫而傷風化者無所不爲竹君先生天性坦易平日固多汰許之病石君先生似近方嚴然亦嘗與此人書問往來余疑問之則云狎客耳何遽不容噫賢者如此況他人乎昔李穆堂書傳鐙錄後以爲士大夫退老林泉好與釋子往還其徒往往借名引重如李習之白樂天蘇子瞻黃山谷等皆表表人倫之望乃被彼家錄爲法嗣亦可恨矣雖衲子無忌憚然亦諸公有以招致之也余謂二先生之狎弄某甲亦猶是也偶於坊間見賣某甲尺牘因取閱之則其書中如評論女色爲人相妾關說陰訟爲妓求情爲要路購古玩爲貴人品食味以及納人賄妾而報先孕復收逃妾而謝珠還種種不堪汙目不堪對人之事津津如道佳勝是其恥心久喪較陳繼儒李漁一流可謂況愈下矣乃彼不自度量是何人物有靦面目僭言學問文章噫學問文章豈爲若輩設乎其閒如夢如囈如瘈如狂一切不可理解情喻之言姑未遑數內有與人一書言杭州見朱侍郎石君蒙其推許謂古文有十弊惟某甲能埽而空之某問其目則曰談論心性似宋人語錄一也俳辭偶語學六朝靡曼二也記序不知體裁傳誌如寫帳簿三也優孟衣冠摹仿秦漢四也謹守八家空套不思自出心裁五也餖飣成語死氣滿紙六也措辭牽易頗類應酬尺牘七也窘於邊幅有文無章如枯木寒鴉淡而無味且受不住一箇大題目八也平弱敷衍襲時文調九也鉤章棘句艱深文其淺陋十也某曰此外尙有三弊侍郎驚問則曰徵書數典瑣屑零星誤以注疏爲古文一也馳騁雜亂自夸氣力甘作麤才二也尙有一弊某不敢言侍郎再三詢之乃云寫說文篆隸教人難識字古而文不古又一弊也侍郎知有所指不覺大笑噫小人而無恥一至此乎石君先生初爲古文嘗就正於其兄平日論文未嘗與竹君先生有歧昔者竹君先生視學安徽幕中有妄人出某甲門下者戛戛自詡

同列無不鄙之其人出某甲爲乃父所撰墓誌矜示於人余時未識某甲行徑一見其文遽生厭惡指摘其文紕繆其人怫然竹君先生解之陰謂余曰流俗習弊已久豈可以吾輩法度繩之則宋氏論文必無許可某甲之說石君先生爲文初不自名惟平日不輕許可亦未嘗執繩尺以裁量時人某甲所述古文十弊之說不知何來大指陰剿李穆堂古文辭禁而增飾以似是之非石君先生斷不出此意者竹君先生嘗舉李穆堂與方望溪爭辨古文義例多右李說石君先生或偶舉李氏辭禁以證時弊未必爲稱詡某甲而設而某甲生平最喜緣飾附會藉人揚己集中大半空中樓閣烏有子虛歷有明證又不特此簡爲然也石君先生不幸失人失言遂爲若輩所污則君子辭色豈可輕易假人奈何不自愛也十弊之說後生易惑余爲詳析辨之小人肺肝何嘗不如揭哉一曰談論心性似宋人語錄其說出於李氏李氏言是而某甲誤會其說則不可通也李氏蓋曰宋人語錄喜用俚俗字句如彼此二字自可用也必曰這箇那的又如何如是二語自可用也必曰怎的恁地故其引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悖矣若宋人之語錄無論理之悖否辭之鄙亦甚矣古文禁用語錄蓋謂此也某甲附會其說以爲談論心性似宋人語錄夫談論心性卽不可爲古文則孔子性近習遠孟子與告子公

都諸辨皆不可爲文而六經强半當刪卻矣且文字苟非犯李氏所指鄙俚字句卽似宋人語錄又何傷乎某甲如鍼之眼止知推八家古文然八家首韓韓之五原何嘗不論心性何嘗不可入語錄乎其不通一也二曰俳辭偶語學六朝靡曼此說亦出李氏李氏言是而某甲誤會其說又不可通也李氏蓋禁四六綺語以謂六朝浮靡之風入於古文令人不辨作何許語如故鄉之稱必曰桑梓兄弟之名易以塤篪凡如此類名義混淆有失清眞之體爾某甲附會其說以爲俳辭偶語不可以爲古文夫苟非庾隱增減有礙稱謂名義則六經之中何多俳辭偶語豈曰俳偶卽靡曼乎余著文史通義有通體長俳以比例者或以體近時文爲譏余謂此人正坐有一成式古文在其胸中怪人不似之耳邵二雲曰胸有奇偏雙單之見者豈可與論古文眞知言哉某甲本不知文而偏又習知文家似是而非之說宜其拾人牙慧而又失所指其不通二也三曰記序不知體裁傳誌如寫帳簿此條直是無謂如不知事小兒强勉作老成語愈顯其不知事也體裁專爲記序帳簿特防傳誌此趙普之上下半部論語分枘守也借曰互文見義則體裁帳簿兩不相應令人何所法戒卽以帳簿而論文法千變萬化惟其是爾固有似帳簿而失體裁者亦有似帳簿而得體裁者且體裁既非一端可盡帳簿亦

非全當諱避不知體裁之弊甚多又非有得有失之帳簿可以一概其言上不黏天下不著地不知意欲云何噫如此伎倆尚欲抵掌論文不知世間有羞恥事矣其不通三也四曰優孟衣冠摩仿秦漢此自明嘉靖後王李歸唐分爭門戶早有此說今則三家村塾蒙師舌爛口臭久矣此猶矜作挒義大可嗤也然李穆堂之辭禁則猶及之蓋以王李摩古併改後世官名地名皆同於古實於事理猶窒至今作者尚多犯此故李氏諄諄戒也某甲不知其所以然但戒摩仿秦漢夫於文理無礙雖仿秦漢何傷不揣本而齊末其不通四也五曰謹守八家空套不自出心裁此說與上條秦漢一例皆爲似是之非文非有得於中發而爲不得已之言皆空套也何論秦漢唐宋某甲即其人也彼方以自出心裁爲訓不知某甲之所謂自出心裁正空套之尤也某甲與人論文大戒文章須有關係又云天下關係前人俱已說盡今人斷不能出古人之外此等議論重見複出是其生心發見原以文章爲敷衍應酬之用矣試問既無關係又不能出古人之外文之質既喪矣又如何能不入空套終其身於空套之中而反以譏人正如酗酒甚者必自辨其飲不醉耳其不通五也六曰餖飣成語死氣滿紙此又上不黏天下不著地無謂之甚者也成語有當用者有不當用者豈可概以餖飣爲戒氣之死生關乎義之充餒非可立爲成格教人爲趨避也凡論文者必有指實然後學者有轍可循從未有矜情客氣矯作官樣堂評而能使人法戒者也聞有名流爲縣觀風課文既集生徒將題品矣適有公事委其衙官攝之衙官初不識字升堂作莊論曰文章無他佳則可佳不佳則不足佳耳此笑令也若此所云其殆不佳則不足佳歟其不通六也七曰措辭率易頗類尺牘應酬此亦本李氏說而失之也蓋彼以謂辭命之與敘述稱謂各有所宜不可牽混耳尺牘亦有義例非取率易爲也某甲誤自以爲率易不知古人臨文並無必當率易之事其不通七也八曰窘於邊幅有文無章如枯木寒鴉淡而無味且當不佳一大題目此條不倫不類無一語連貫無一字明白夫論文者大有淵源細有派別顯有體裁義例微有心術性情未有論邊幅者論及邊幅則已論所不必論矣既曰窘於邊幅又如何謂之有文無章文章二字見於禮注清赤白黑是其本義後代借爲屬辭之稱則省章言文而章義已包未聞章字可別出而與文互相爲有無者既無章矣又安得尚有文乎既有有文無章勢必又有有章無文者矣其義又何如也此四字爲何已不自貫若接上文尤不可通若夫枯木寒鴉乃景光譬況之語可以指定篇章評一文之意境而不可立爲規例以裁量羣文且有文無章如何又似枯木寒

鵶枯木寒鵶畫家以布景物亦非淡而無味已上類數語旣已各不相攝若云不能當大題目其勢尤風馬牛此條措語如摶散沙譬之鵲啾鼠唧在彼雖有意謂難以人意譯之不特不可言通亦且無從議不通也惟時文平弱鉤棘艱深二條則近似矣然出老生常談盡人所知毋庸拾餘唾也十條殆無一言可取至彼所益三言則尤無理也一云徵書數典瑣屑零星誤以注疏爲古文某甲讖詭小才畏人稱道經術如妖狐懼見閃電藏身無地故平日疾此道如仇讐積畏生忌遂思先發制人自以爲黠不知正其愚也夫文亦各有體耳徵書數典豈可爲病漢廷奏議强半皆經術也諸史志傳議禮議刑大經大法廟堂經綸政要皆藉經傳注疏爲豐年也無端坐以瑣屑零星此乃某甲吠日吠雪之言何能傷日雪哉注疏不可爲古文是本草不可入方劑也今之治經學者或不能爲文工於文者或不本於經術某甲所指之文余蓋禱祀以求而不可得者彼乃反爲厲戒眞小人之尤哉一可誅也二云馳騁雜亂自誇氣力甘作麤才此卽某甲之本色也蓋某甲未聞大道而小有才故除卻一切邪說淫辭狂惑喪心文字其自命通人而妄稱著作者或勦襲前人而掩其面貌或矯誣飾僞以張其聲名馳騁雜亂猝難辨詰小人而竊君子器矣然由君子觀之則肺肝如見二可誅也其云寫篆

隸字教人難識字古而文不古此則明識竹君先生蓋先生中年好以篆法行於楷書自是一時癖性原不可訓然亦未嘗有害名義存而不論可矣某甲論字以此爲譏可也論文而譏其作字是品酒而譏及瓶罍辨珠而訾其篋櫝矣然則千古流傳載籍某甲何從而一一攷其當日刀錐摹畫之善否耶此尤小人谿刻不情之明徵也且是時竹君先生下世石君先生君子人也焉有對君子而以谿刻不情之說妄譏其死兄而且誣其弟之隨和者乎其可誅三也雖然小人何尤君子自失愼爾嗚呼石庵相國其有古大臣之風烈歟

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原缺）

史學例議上

史學例議不知何人所撰其說雖甚膚淺聞見亦不免猥陋然持議尙不失先民矩度以朱子綱目謂朱子巾箱自便之書非爲著作而又未成稿其擬之春秋而筆削襃貶乃是尹起莘輩推尊太過之弊尤爲善於解紛惟以司馬遷本紀謂本非編年之體因舉秦紀之類世家項紀之類列傳以見紀傳不過分別君臣尊卑非若春秋經傳之例又云果用春秋經傳之例則不應於本紀云事具某傳此則所見全非太史遷以十二本紀隱法春秋一書之中再三致意余別有專篇討論甚詳茲不具論且本紀又曰春秋考紀班氏因之劉歆著其說

於春秋部次如何不以春秋經傳之例同覩且其所舉秦項之紀及紀文中有事具某傳等語乃是刱始之書法度未能畫一世家列傳標目著例皆有不齊又豈可一一强爲之解乎至於本紀之載詔令自是刱始之書不能畫一體例之故乃謂兩漢詔令温雅又出人主親裁故班馬宜書於紀後代詔書不宜廣收入紀此尤不明義理之言其意將以史家所錄詔令等於蕭統選文何其陋邪如云人主親裁故應入紀則周書八誥之文多出周公之手亦非成王親裁便當刪乎惟是本紀止宜取法春秋若兼載詔令是尚書與春秋合而爲一於例不純不如散著志傳爲合如別有漢魏尚書之類專錄詔誥章疏則自應博收以準古之書體可爾至於歐陽名賢何可輕議但其五代史記實無足矜葢歐陽命意則云筆削折衷春秋而文章規仿司馬其說甚得其似而非其是也葢筆削自當折衷春秋而歐陽所見之春秋乃是村荒學究之春秋講義非左國經緯賈詁杜解之春秋文章自當規仿司馬而歐陽所見之司馬乃是俗師小儒之史記評選而非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之司馬故習經生決科之文者往往推尊新五代史不難祧班而直接史遷何知陳范以其臭味本相近也今某子自命著作而亦爲流俗所惑佩服新五代史何歟但歐陽之病在逐文字而略於事實其有佳處則本紀筆

削深得春秋法度實馬班以來所不能及此其質於尹師魯氏而有得者較之列傳標題之誤法春秋相去遠矣今某子乃反稱其列傳書事能倣本紀書事不免於鬱眞不可解春秋去三傳而但見春王正月之書其鬱更何如耶又紀傳不過分別尊卑並不以紀編年乃浦起龍評史通語其言本不甚確不知某君何以取之

史學例議下

例議緣起篇敘古者史書之所由興以謂古者有史官而無史書歷敘周官五史謂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文書以貳六官小史掌侯國記錄之事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外令御史掌王命贊書是太史小史所掌卽如近世閣部之文書檔案與內外揭帖章奏而內史外史御史所掌卽如科鈔閣鈔與翰林中書所撰誥敕皆非薈萃詮次勒爲史書因歷引玉藻左右史及前代起居注辨論甚詳以實其古有史官而無史書之說至推史官所起則云侯國上於王朝而掌於小史者必綴集成書此後世史有成書之所起也某君之於史事葢嘗究心而所論往往不出前人規範緣所得本不甚深也首篇之論緣起則欲探入深微似有見古人無意文章之旨而不善體會求之太過轉謬於事理矣原其立說非有他義祇爲周官五史不見有如後世修史之分別纂修總裁校閱諸官職名因謂古人無史書也

然五史之文程君旣歷引之矣獨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刪而不引三皇五帝之書非史書歟三皇五帝之書又豈侯國上於王朝者歟其推之於周官又當出於何人所撰歟至五史所掌不過如後世之科鈔檔案揭帖文書此則理之自然抑今古史書豈有外於文書檔案而爲鑿空之文者歟徒曰此等皆是散著未見專官取此轉爲成書故以云云則虞夏商書固無論已試問周書今著於經不得不稱謂當日之史書矣其在周官又出何人所纂輯邪卽尚書諸篇如誓命訓誥之文謂如後世科鈔文揭可也帝典臯謨又豈文誥之比謂非史臣特撰之文可乎又豈周官所領諸史有當任此撰

述者乎且某君辨玉藻篇之左史右史謂周官無左右史名孔氏穎達强分太史爲左內史爲右者謂非又謂當如後代以辭臣充講官輪注起居不必專職蓋亦有所見矣如此則五史所掌安知彙而輯者之必無其人略如後世之爲撰著而不必有專官者邪唐李商隱讀淮西碑詩古今世稱大手筆此事不繫於職司卽此意也雖然某君此篇其言甚舛而意則有甚深者也彼見後代史家以文辭相矜意氣相軋而攻而習之者從而揚其波而熾其燄也不知所爭皆末務耳古人之於文取足適用而已無意成書以示後也此或某君有所見也審如是則當爲古人原心謂古人初非有意可也如何遽曰古人有史而無書乎

史篇別錄例議

編年紀傳同出春秋二家之書各有其利與弊劉知幾論之詳矣古書無多讀者精神易徹故利易見而弊不甚著後史江河日廣攬挹不易周詳利故未能遽領而弊則至於不可勝言是以治書之法不可不熟議也

紀傳之書類例易求而大勢難貫劉知幾謂一事分書或著事詳某傳或標互見某篇不勝繁瑣以爲弊也不知馬班刱例已不能周後史相沿皆其顯而易見者耳倘使通覈全書悉用其例則不至於紀傳互殊前後矛盾如校勘諸家所糾擧者矣劉氏不知其弊正由推例

未廣顧反以爲繁瑣所議未爲中其弊也

春秋經傳不出一人遷史以下皆自以紀傳爲經緯矣傳以詳紀其文別自爲篇可也一篇之中文辭自相委屬其體乃清忽著事詳某傳忽標互見某篇於事雖曰求全於文實爲隔絃前此經傳子史命辭無此例也夫以局中之言俾人循辭以得事忽參局外之語又復使人覈事以參辭勢有未安故劉氏以啟其議爾

史家自注之例或謂始於班氏諸志其實史遷諸表已有子注矣表志中有名數不係屬辭故大書分注其道易行紀傳自以純體屬辭例無自注故歷史紀傳凡事涉互詳皆以旁注之義同入正文習久不察其非無人

敢於糾正則有委巷小說流俗傳奇每於篇之將終必曰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此誠搢紳先生鄙棄弗道者矣而推原所受何非事具某篇之作俑歟

史以紀事者也紀傳之史事同而人隔其篇猶編年之史事同而年異其卷也左氏年次正文忽入詳具某年之句人知無是理也馬班紀傳正文遽曰詳具某人之傳何以異乎然杜氏之治左也於事之先見者注曰爲某年某事張本於事之後出者注曰事見某公某年乃知予注不入正文則屬辭既無扞格而覈事又易周詳斯無憾矣馬班未見杜氏治左之例而爲是不得已後人盍亦知所變通歟

史以紀事者也紀傳紀年區分類別皆期於事有當而已矣今於紀傳之史取其事見某傳互見某篇之類以其紊入正文隔閡屬辭義例因而改爲子注洵足正史例矣而於史之得以稱事而無憾猶未盡也一朝大事不過數端紀傳名篇動逾百十不特傳文互涉抑且表志載記無不牽連逐篇散注不過便人隨事依檢至於大綱要領觀者茫然蓋史至紀傳而義例愈精文章愈富而於事之宗要愈難追求觀者久已患之故於紀傳之史必當標舉事目大書爲綱而於紀表志傳與事連者各於其類附注篇目於下定著別錄一編冠於全書之首俾覽者如振衣之得領張綱之挈綱治紀傳之要義未有加於此也

紀傳之最古者如馬班陳氏各有心裁家學分篇命意不可以常例拘牽如馬之老莊申韓班之霍金元后陳之夏侯諸曹之類春秋微隱難以貌求不有別錄以總其綱則耳目爲微文所蔽而事迹亦隱而不章矣

紀傳之次焉者如晉隋新唐之書雖不出於一手人並效其所長全書不免牴牾分篇各有其篇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者固其道矣不有別錄以總其綱則同異因分手而殊而載筆亦歧而難合矣

紀傳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雜體猥不可究詰或一事而數見或一人而兩傳人至千名卷盈數百不有別錄以總其綱則手目窮於卷帙之繁而篇次亦混而難致矣

夫別錄不特挈紀傳之要而且救紀傳之窮盍史遷掫例非不知紀傳分篇事多散著特其書自成家詳略互見讀者循熟其文未嘗不可因此而識彼也降而晉隋降而宋元史家幾忘書爲紀事而作紀表志傳將以經緯一朝之事而直視爲科舉程式胥吏案牘所謂不得不然之律令而已矣誠得以事爲綱而紀表志傳之與事相貫者各注於別錄則詳略可以互糾而繁複可以檢省載筆之士或可因是而恍然有悟於馬班之家學歟

馬班篇敘之法亡而後史乃於篇首爲目錄劉知幾之譏范史也謂其列傳題目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艸經方然如劉氏所譏則必書盡馬班家學人皆裴應專攻然後約舉篇名首尾可挹則范之繁注誠多事矣否則史傳浩繁端緒難究昔項羽言書足以記姓名言其麤也今書具而求其姓名博雅之儒猶且難竟則別編目錄而加以子注實後史之不得不然者也

人至數千卷盈累百目錄子注可以備尋檢而不能得其要領讀之者知所苦也作史者誠取目錄子注之意而稍從類別區分以爲人物之表焉則列傳之繁不勝取可以從併省者殆過半而猶未已矣（此說別有專篇）表以緯之別錄以經之紀傳之末流浸至於橫溢非是經緯以爲之隄防焉未有以善其後也

紀傳苦於篇分別錄聯而合之分者不終散矣編年苦於年合別錄分而著之合者不終混矣葢枉欲矯而直欲揉歸於相濟而已矣

紀傳之初葢分編年之事實而區之以類者也類則事有適從而尋求便易故相沿不廢而紀傳一體遂超編年而爲史氏之大宗焉今之編年則又合紀傳之類從而齊之以年者也春秋經世編年實史之正體而世以

紀傳爲大宗葢取門類分而學者知所倫別耳既合紀傳爲編年而徇編年者遂忘其倫別何以異於嘗酒而忘黍麴歟

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鄭氏以綸爲論言論撰書禮樂施政事則撰述之事固取經緯相宣以顯其義者也故散者欲其聯而和者欲其節凡以言乎其經綸也杜氏之治左氏春秋也集解隨文以經之釋例別類以綸之春秋經世之旨若杜氏其庶幾乎杜氏生馬班之後而左氏實爲編年之大宗集解之書葢以編年之法治編年釋例之書則以紀傳之意治編年者也後世注通鑑與詮綱目者皆以集解爲宗而不知有釋例之區別比如有經而無綸烏能爲組織哉

杜氏釋例之書今不得其全矣其篇第之可見者乃有世族公子諸篇聯其屬系則諸表之道究其始終則列傳之目也又有地名盟會之篇羅其壤域則書志爲部別以內外則載記所分也杜氏未曾求合於紀傳而攻治既深其意自近於紀傳殆猶縱經不可無橫緯勢自有所必至耳

紀傳神明多得尙書之遺如馬班諸家折衷六藝成一家言往往以意命篇不爲常例後人不達微言或反以爲譏耳必如元氏科錄則流而爲類書之摘比胥吏之簿籍布密殆如算子不得法外之微意矣至如東觀以

後集眾修書則又不可無繩準也是則同一紀傳亦有區分微言爲著書之宗旨類例爲治書之成法固各有其當也

今爲編年而作別錄則如每帝紀年之首著其后妃皇子公主宗室勳戚將相節鎭卿尹臺諫侍從郡縣守令之屬區別其名注其見於某年爲始某年爲終是亦編年之中可尋列傳之規模也其大制作大典禮大刑獄大經營亦可因事定名區分品目注其終始年月是又編年之中可尋書志之矩則也至於兩國聘盟兩國爭戰亦可約舉年月繫事隸名是又於編年之中可尋表歷之大端也如有其事其人不以一帝爲終始者則於

其始見也注其終詳某帝於其終也注其始詳某帝可也其有更歷數朝倣其意而推之可也必以每帝爲篇而不總括全代者春秋分紀十二傳亦從而分爲林氏諸國興廢亦隨代而著錄取其近而易覈義較前人爲長爾

編年之史能徑而不能曲凡人與事之有年可紀有事相觸者雖細如芥子必書其無言可紀與無事相值者雖鉅如泰山不得載也左氏春秋之記夫子且不如鄭僑晉肸之詳其勢然也是故以編年之法治紀傳則有餘以紀傳之例治編年則類例不能無所缺矣儒林列女之篇文苑隱逸之類紀傳之所必具而編年不必皆有其人別錄但當據其有者而著之不能取其無者而補之此則一書自有其義例毋庸強編年以全同於紀傳也

班氏古今人表人皆訴之其實不可厚非（別有專論此不具論）此非班氏所能自爲疑出漢世春秋經師相爲授受意亦劉向世本之屬也班氏多傳劉學故裁取以入史耳史以記事事皆人之所爲則人名乃史學要刪也項羽未見史遷列傳即曰書足以記姓名由是推之古人爲春秋之學者必有名字之書人表殆其遺也自名氏之書不得其傳而史策棼其難治編年紀傳交受其累者也別錄之作豈得已歟

史以記人記事而言辭亦未嘗不詳也編年之史多錄詔誥章奏間及書牘文檄猶必與事相關不重翰藻至於紀傳之史則辭賦雜文浩如煙海別錄區人與事豈於言辭無所取歟是當摘取篇名別爲凡目自成一類殿於諸類之後以見本末兼該之旨也

別錄之名倣於劉向乃是取七略之書部撮其篇目條其得失錄而奏上之書以其別於本書故曰別錄今用其名以治紀傳編年二家之史亦曰別錄非劉氏之旨也蓋諸家之史自有篇卷目錄冠於其首以標其次第今爲提綱挈領次於本書目錄之後別爲一錄使與本書目錄相爲經緯斯謂之別錄云爾蓋與劉氏之書同

名而異用者也

章氏遺書卷七終

章氏遺書卷第八　文史通義外篇二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三史同姓名錄序

遼金元三史人多同名如前人所論元有五伯顏四脫脫金有兩婆盧火三斐室遼有兩蕭韓家奴其類甚多汪上湖韓門綴學嘗論及之且云或謂譯無定字同名者不妨易換同音之字若遼之耶律撻不也與耶律塔不也撻塔異文阿里海牙與阿禮海牙里禮異文可以示別汪氏以謂同者太多勢難盡變是固然矣抑有未也譯取同音本無定字史官以私意改易字形取其易

於分別爾假如撻甲而塔乙里丙而禮丁惟史官得自知之他處紀載仍可彼此互換或一概無分蓋本無一定不易之義例其勢自不能盡人皆心喻也故汪氏之說徒慮太多不能盡變不知縱能盡變其勢亦不行也又云金有兩婆盧火皆太宗時宗室以在後者附前有兩訛可皆內族之護衛又同守河中因合爲一傳兩蒲察六斤一與謀逆一守門不肯從亂並見胡沙虎傳分其所分合其所合金史首創其例似可爲法也按金史創例固未足以立訓而汪氏以爲可法則亦不知古人之大體矣夫窮則必變變必求通而後可垂久凡事莫不然也史家發凡起例當爲後世師法遇此等參差之

事皆爲前代所無而後世之所必不免者尤宜立法以濟其窮豈可以巧術小數穿鑿私智苟免已責而不顧後人之難爲典要哉夫對音繙繹文字無多名字相同觸處多有作史者自應推春秋釋例兼法古人同姓名錄特撰爲同名考將全史所載毋論有傳無傳之人凡有同名詳悉攷別勒爲專篇與國語解並編列傳之後豈不軒目豁心可爲久法又何苦心曲意斤斤於列傳分合之間求識別乎且史家銓配列傳自有精義或以事聯或以道合或以類從或以時次其常例也至於老莊申韓之異操同歸屈原賈生之絕代同錄霍光日磾之敬肆非倫夏侯諸曹之宗戚無辨古人比事屬辭其道通於神明變化是何如絕業也而區區以名字之同强爲分合則亦無異兒童數枚之見矣況人名豈盡限於列傳本紀志表參差雜出即使列傳可分闕紀志者又豈能皆悉歟夫不明於法度而維以小慧苟爲彌縫未有不反失大體者也此余向所撰著文史通義之篇也今見龍莊三史同名之錄蓋先得我心之同然矣龍莊問序於余即以舊稿貽之事理之當然者不容有異說也龍莊是書蓋三易其稿再涉寒暑有苦心矣前人謂元有五伯顏或廣至九伯顏以爲詳矣今龍莊所攷蓋同名伯顏幾二十人視前人所攷不啻倍蓰此則書之精詳不可不著者也嘉慶戊午暮春下浣

史姓韻編序

吾友龍莊先生慉行工文初以名幕成名進士試爲州縣以名宦聞究以直道齟齬投劾歸里著書滿家多孝友蘊積及愷惠緒言其書布粟而不彫繪識者稱之又以其餘力爲史姓韻編及二十四史同姓名錄二書以備讀史者之稽檢蓋君嘗謂居處宜窮經蘊在官宜覽史事然則二書非徒著書餘工抑亦臨政之餘課也君自謂此事殆於古人所云無補費精神者然十許年之功力不忍虛擲俾余序言其端序曰古人讀書精專務大而不遺其細經史囊括甚富大義昭矣其閒名數事物非具數家專門之學分途攻取不足盡其蘊也姓編倣於劉宋姓苑名錄倣於蕭梁孝元人皆知爲比類徵事之書而已不知周官小史掌奠系世而譜牒爲姓氏專司御史掌贊書數從政而仕版爲人民綜要古人大典存其官守所謂制也後代禮亡官失師儒沿其遺意遂爲治經業史專門名家至專家又失其傳而比類徵事之書紛然雜出剽掠近似以爲耳目玩弄之具而古人之家學亡矣昔者諸侯去籍周譜僅存史遷因之以作世家系表而餘文遂不復究世本流傳六朝尚有其書杜預之治左氏春秋所爲世卿公子諸譜多所取質此姓系名錄所以爲經史專門之家學也班氏古今人表爲世詬厲史識如劉知幾乃亦從而非之至今史家

以爲瘡痏嗟夫此正春秋家學流傳非班氏所能私創史遷忽略而班氏特取以補其疎與地志藝文諸篇並爲要典後世於藝文地志之補則爲有功而人表一篇不但不知闕其絕學且隨聲附和而詆毀之宜史家之列傳日出日繁而不可簡料矣蓋史以紀事事出於人人著於傳凡史莫不然也溯古之傳非得人表以爲總彙則於故籍必有偏枯去取之嫌徵今之傳非得人表以爲總彙則於近人必有隨類求全之弊故人表者春秋譜厤之遺而類聚名姓之品目也人表入於史篇則人分類例而列傳不必曲折求備列傳繁文既省則事之端委易究而馬班婉約成章之家學可牽而復也夫史之大忌文繁事晦史家列傳自唐宋諸史繁晦至於不可勝矣使欲文省事明非復人表不可而人表實爲治經業史之要冊而姓編名錄又人表之所從出也故曰專門之學不可同於比類徵事書也余嘗歎史家絕學千載失傳而史籍猥繁殆如昔人之論治河所謂增修故隄勞費無已且不知於何底也其故雖不止列傳一端而列傳實爲尤甚若由汪君之書而思類別人名因以復人表而清列傳也亦廓清蕪蔓之一道歟

藉書園書目敘

藉書園書目者歷城周林汲編修籍錄所藏經史百家之書用隋唐四庫例粗具孔目以備稽檢者也周君嘗患學之不明由於書之不備書之不備由於聚之無方故竭數十年博采旁搜之力棄產營書久而始萃今編目所錄自經部以下凡若干萬卷而舊藏古槧繕鈔希覯之本亦略具焉然周君之志蓋欲構室而藏托之名山又欲强有力者爲之贍其經費立爲紀綱而使學者於以習其業傳鈔者於以流通其書故以藉書名園又感於古人藏書之義著儒藏說一十八篇冠於書首以爲永久法式嗚呼周君於斯可謂勤矣夫古者官府守書道寓於器詩書六藝學者肄於掌故而已及其禮失官廢師儒授受爰有專門名家相與守先待後補苴絕業夫官不侵職師不紊傳其名專而易循其道約而可守是故書易求而學業亦易成也自學問衰而流爲記誦著作衰而競於詞章考徵猥瑣以炫博剽掠文采以爲工其致力倍難於古人觀書倍富於前哲而人才愈下學識亦愈以卑污則專門之業失傳古職之失守而學者無所向方故也閒有好學深思之士能自得師於古人而典亡學絕之後聞見局於隅墟搜討窮於寡陋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而挾村書以守廝掌者遂得以暖姝菌蠹學一先生之言不復深維終始則以書之不備聚之無方弊固至乎此爾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士生三古而後苟欲有志乎官守師傳之

業非有所獨得者固不可以涉獵爲功而未能博稽載籍遍覽羣言亦未有以成其所謂獨得之學而使之毫髮之無憾此周君之所以蒐而聚聚而藏藏而籍錄部次以爲永久之指也近世著錄若天一閣葉竹堂傳是樓述古堂諸家紛紛著簿私門所輯殆與前古藝文相伯仲矣然或以炫博或以稽數其指不過存一時之籍而不復計於永久著一家之藏而不復能推明所以然者廣之於天下其智慮之深淺用心之公私利澤之普狹與周君相去當何如耶雖然羣書既萃學者能自得師尚矣擴四部而通之更爲部次條別申明家學使求其書者可即類以明學由流而溯源庶幾通於大道之

要而有以刊落夫無實之文詞泛濫之記誦則學術當而風俗成矣斯則周君之有志而未逮讀其書者不可不知其義也

爲謝司馬撰楚辭章句序

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讀古人書而求其意蓋難矣哉六藝先王舊典以言建事其道簡易平直人皆可知即曰詩以言志而正風雅頌揄揚功德歌詠盛平亦無隱而不彰之義又何意之難求者哉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與春秋之有升降三代後世之所以分也蓋太師陳詩觀風之職廢而賢者多抱隱憂乃以詩爲忠憤之所寄託不得不微其辭矣太史執簡奉諱之職廢而聖人乃有懼志遂以春秋爲予奪之所寓不得不嚴其辨矣三代以後官師分而學士始以著述爲一家言而著述者又自以謂不當其位則不可以徑遂其辭往往旁申反託側出互見後世詩才史學託文采以傳不朽者胥是道也既不得不託於文采則凡無其質而謬託於斯文者亦理勢所必然是以讀古人書貴能知其意也然春秋而後繼以左國而傳者遂多變雅以後繼以屈辭而知者愈少何哉史體猶直而詩旨更婉也太史公曰余讀離騷悲其志夫讀屈子之文而知悲其志可謂知屈子矣然未明言其志而後人懸揣其意而爲之說者則紛如也蓋求寄託

之志而不得則遂至於太過猶夫習春秋者求褒貶之志而不得則穿鑿而不可通也夫屈子之志以謂忠君愛國傷讒疾時宗臣義不忍去人皆知之而不知屈子抗懷三代之英一篇之中反覆致意其孤懷獨往不復有春秋之世宙也故其行芳志潔太史推與日月爭光而於賈生所陳三代文質終見讒於絳灌者同致弔焉太史所謂悲其志歟至於文字流傳義有主客古人著述道豈拘墟東皇太一不過祀神而或以謂思君橘頌嘉樹不過賦物而或以爲疾惡朱子曰離騷不甚怨君後人往往曲解詢知言哉夫人即清如伯夷未有一咳唾閒即寓懷高餓忠如比干未有一便旋閒亦留意格

君大義不明而銖銖作解此治書者之不如無書也余讀屈子之書向持此論而與詞章之士言之則徒溺於文藻與理義之士言之則又過於膠執竊歎二十五篇之隱久矣及官蘄水得交明經劉君談文講藝雅與余相契合暇日出其伯兄雲翼先生所著屈子章句請余爲序余觀雲翼自序以屈子之志比於小弁之仁以頃襄之忘仇結昏同平王之遣戍申許騷雅同源一言得其梗概可謂讀古人書能知古人之意者矣他若定其二十五篇以從漢志章剖句析不必斤斤求合而自能以意逆志可以一空前人之支離附合與余夙所疑者不啻冰釋而節解也雲翼之於斯文不已深歟雲翼以名孝廉官饒陽知縣有政聲所學具有本末此特其可見之一端耳余故表而出之以俟天下之善知古人意者

唐書糾謬書後

校讐攻辨之書如病之有藥石如官之有糾彈皆爲人所患苦者也然欲起痼疾而儆官邪則良醫直史不憚人之患苦而必有以期於當也疾愈而醫者酬奸摘而彈者賞惟較讐攻辨之書洞析幽渺摧陷廓清非有絕人之姿百倍攻苦之力不能以庶幾也其有功古人而光於後學不特拯一人之疾劾一官之邪而已也而人多不甚悅之則以氣之淩厲義之精嚴不肯稍有假借雖爲前人救偏往往中後人之隱病故悅之者鮮也縱使心服其言亦必口訾其過甚或陰勦其說而陽斥其非甚矣人心之偏而從善服義之公難望之於晚近也吳縝唐書糾謬凡二十卷一曰以無爲有二曰似實而虛三曰書事失實四曰自相違舛五曰年月時世差互六曰官爵姓名謬誤七曰世系鄉里無法八曰尊敬君親不嚴九曰紀表志傳不相符合十曰一事兩見而異同不完十一曰載述脫誤十二曰事狀叢複十三曰宜削而反存十四曰當書而反闕十五曰義例不明十六曰先後失序十七曰編次未當十八曰與奪不常十九曰事有可疑二十曰字書非是觀其貫串全書用心精密誠有功於研唐事者前人比之箴膏肓起廢疾殆將過之無不及也而王氏揮麈錄乃云縝初登第因范景仁而請於文忠願預官屬之末文忠以其年少輕佻去之逮新書成指摘瑕疵爲糾謬一書老爲郡守與五代史纂誤俱并刊行紹興中胡仲賓爲湖州教授復刻於郡庠且爲後序不知縝著書之本意也夫書亦問其理之當否著書者之何所感發豈與刻書作序之意相入哉夫子感獲麟而作春秋後世習春秋者豈復搜討麟之毛角與夫子之如何興感哉晁公武曰縝不能屬文多悞有所詆訶如張九齡傳云武惠妃陷太子瑛事九齡奏之故卒九齡相而太子得不廢縝以謂時九齡已

相而太子竟以廢死以爲新書似實而虛按史文謂終九齡在相位日太子得不廢也豈謂卒以九齡爲相太子終無患乎是說良允然二十篇書隸四百餘事偶因一事失檢而遂謂多有悮詆毋乃刻歟觀其自序與進書之表頗識文章體要史氏鴻裁而竟因一言之失謂其不能屬文何惡之甚邪蓋歐公爲當代文宗史學非所深造學者多喜美疢之護不容一言有所詆訶況於專著一書攻擊不遺餘力者哉至於載筆之任自宜心術端醇績以年少輕佻歐公拒之當矣然主裁史局譬之大匠度材杗桷棟梁毋枉其質負才如績即其苦心精核豈易多得不必能持大體而付以檢討之職責其

覆審之功自能經紀裕如必有出於當日史局諸人之上何歐公訐不出於此耶且其所謂年少輕佻亦恐言議之間英鋒銛鍔有爲歐公所不能禦者而因以年少輕佻目之未必他有所不可也嗟乎秉局修書有如此之才而不用則十五年之擾擾所與趨蹌而從事者概可知矣後人無歐公之學與文而忝居前輩見後生知識高出於己卽思排抑挫折惟恐力之不至挾恐見破之私日甚一日所由來矣其所成就又安敢望唐書哉

皇甫持正文集書後

皇甫湜文集六卷凡三十九篇乾隆辛卯秋假朱笥河先生家藏汲古閣刻本倩族孫道周映抄一冊存之篋笥去今十二年矣湜與李翺俱稱韓門高第世稱學於韓者翺得其正湜得其奇今觀其文句鑱字削筆力生健如挽危弓臂盡力竭而强不可制於中唐人文亦可謂能自拔濯者矣第細按之眞氣不足於學蓋無所得襲於形貌以爲瑰奇不免外强中乾不及李翺氏文遠矣按二人文雖俱學韓李能自立不屑屑隨韓步趨雖才力稍遜而學識足以達之故能神明韓法自闢戶庭皇甫則震於韓氏之奇而不復求其所以致奇之理藉口相如揚雄不知古人初非有意爲奇而韓氏所得尤爲平實不可襲外貌而目爲奇也中唐文字競爲奇碎韓公目擊其弊力挽頹風其所撰著一出之於布帛菽

粟務裨實用不爲矯飾雕鏤徒侈美觀惟其才雄學富有時溢爲奇怪而矯時勵俗務去陳言學者不察輒妄詡爲奇耳湜於韓門所得最爲粗淺而又漸染中唐奇碎之病宜其有是累也史稱湜性卞急使酒裴度修福先寺將求白居易撰碑湜大怒曰何近舍湜而遠徵居易度爲謝過卽請斗酒援筆立成度贈給甚厚又大怒曰吾自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一字三縑何遇我薄耶度如數與之今碑文不見集中而顧況集序不過中唐雕琢常調未見聲價當高出也集中答李生三書喜爭好勝文結氣躁殊少理解始終癖在一奇而究亦不能奇也李生不知何人觀書中所舉問難之

辭雖似主張不定然非無所見者湜不虛心商推而矯折強辯史稱卞急使酒此亦其明徵也如李生初問以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則當對以水之波瀾山之巖峭所積深厚發於外者不知其然而然乃可使後生者知文章之本於所積是亦韓氏仁義之途詩書之源之旨也今乃答以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是欲使人不揣其本但襲炳與鏘者而冀至乎鸞鳳虎豹則固不知鸞鳳虎豹之質矣李生再問有薄屈宋之意而謂一詩一賦非文章又厭薄於浮豔猝病之文而有志於古則當告以場屋之業所以爲出疆之贄不可遽廢屈宋詞賦乃六義之遺不可因

聲韻而鄙之同於場屋文字也若其有之於中而發之於外則場屋文詞亦未嘗不可見其端倪則後進之士可以曉然於志古趨時雖各有道其實兩不相妨但問中之有得否耳今乃摘其一詩一賦之言以謂詩賦非文章耶三百篇可燒矣一之少非文章盤銘是何物耶則是不察李生言意而狡獪於口舌之勝氣豈先達之開示後學哉必以當時應試詩賦如昌黎所稱顏忸怩而心不寧者等於湯銘與三百篇雖三尺童子猶知其不可也無質之辨盈篇累軸豈有窮乎及李生三書摘湜之言奇而無傷於正以謂如易之凡言無咎本皆有咎可見無傷本有傷也此緣湜之論奇不本於內而從外襲故止可云無傷於正李生從而駁之是己授人以隙無可辨矣湜猶不得於言弗求諸心而抗無理之辨以謂易之無咎不一有咎由慎故免又有咎自己招不可咎人生今以凡目之當是讀書未熟此與詰問之旨若風馬牛遁辭之窮亦可見矣若就其言而論則易繫三百八十四爻無咎皆爲一例惟節之六三獨作無所歸咎之解豈可以一而概眾乎孔子大傳曰無咎者善補過也豈不以凡目乎倘使李生更據大傳明文責湜讀書未熟湜又何辭以自解乎李生又以松柏不豔比文章此言可與入道矣蓋浮豔非文所貴而有意爲奇乃是僞體松柏貞其本性故拔出於羣木惟其不爲浮

豔與有意之奇故能凌霜雪而不凋其鬱青不改者所以爲眞豔也不畏歲寒者所以爲眞奇也文能如是兩漢以還不多覯也李生以爲文章不豔不奇故欲取以爲比而不知果能如是乃是眞豔眞奇絕非凡葩眾卉所敢擬也誠得是說引而進之李生必有悟也湜也不足知此而又不能反衷以思乃強辨曰松柏可比節操而不可比文章莊子曰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榮華非草木乎草木既可比文章而獨謂松柏不可比湜殆自處於蒲柳之質故見松柏而不免色懼也且比事稱物理本相通自古未聞有商論文學稱引比喻辨者不即所喻以通其義而強曰某物不可喻某某物僅可喻

某去彼所喻以就己喻庶以救其窒塞不通之窮也且人人皆曰爾之所喻不如我喻則誰能心愜而輾轉狡飾亦復何所底耶李生又曰詩書之文不奇此言離合參半無庸深辨而湜則曰平處多奇處少易文大抵奇也不知湜意將爲易文勝詩書耶抑謂詩書奇處之少勝平處之多耶易比虎豹鸞鳳而詩書不堪比耶詩書奇處少者可比虎豹鸞鳳而平處多者不堪比耶即湜之喻而窮湜之辨則悖義害道不可以殫詰也惜李生者名位卑微且其所得亦未能卓然自樹故不及終抗其辨向令兩持不下取其平於韓子韓子雖甚愛湜恐有不得而終諱者焉吾故辨而正之以戒後之好奇而

不衷於理者使之有以自反且俾爲先達者慎毋恃其通籍偶前遽任偏性大言以欺後學而後進之士亦自慎寶其璞毋輕投於浮誕淺躁更出皇甫以下之先達名流也此本訛字甚多毛氏不知所據何本第四卷論進奉書下註悉照抄本與文苑異不知抄本從何得之也毛氏跋云三十六篇晁公武讀書志云三十八篇今爲篇實三十有九豈傳寫誤耶跋并載語溪詩一篇得於容齋隨筆亦不收入集中編次類例亦多不可曉第一卷爲雜著中有賦及韻文雜體論著合而爲一第四卷爲書其論進奉書乃是奏御之作今編次上李大夫書後答李生三書之前第六卷又爲雜著則碑碣誌銘祭文及雜體韻文漫無區別俱不可解行篋無書姑記於此俟他日考焉

李義山文集書後

李義山文集十卷崑山徐樹穀藝初箋徐炯章仲注無序跋有凡例當是坊本偶鈌也例云箋以考證時事注以博稽典故今觀其本亦可謂詳贍者矣其所云朱長孺本詮釋未備及閩本鈌訛頗少朱本閩本今俱未見義山本爲古文不喜對偶從事令狐楚幕工章奏遂以其道授之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唐藝文志有樊南甲乙集各二十卷更有文賦一卷宋志於甲乙集外又有文集八卷別集二十卷詩集三卷今惟詩集傳世文

集四六俱是掇取諸書所載其佐幕之作與文集別集所收僅可於篇題約略辨之不能得原書梗概也觀義山自序樊南甲集曰四六取六博五格四數六甲之取未足矜序乙集曰此事非平生所尊尙應求備猝不足以爲名是蓋有志古人躬移其業亦可慨也四六之文如宣公奏議會昌一品俱是經緯古今敷張治道豈可以六博小技輕相詆訶者哉義山佐幕止是應求備猝辭命之才其中初無獨立不撓自具經綸之識則其進於古人不爲四六之時亦是陳琳阮瑀儔耳欲如徐幹成一家言不亦難乎辭命之學本於縱橫六朝書記文士猶有得其遺者至四六工而羔雁先資專爲美錦古

一九七〇 冊 續修四庫全書 集 2 版正內

人誦詩專對言婉多風行人之義微矣然自蘇張以還長辭命者類鮮特立之操則詩人六義之教不明而與起善善惡惡之心學者未嘗以身體也徒取其長於風諭以便口給孔子所由惡夫佞矣義山古文今不多見集中所存如元次山集序李長吉小傳白傅墓誌銘其文在孫樵杜牧間紀事五首析微二首頗近元柳雜喻小有理致大約不能持論故無卓然經緯之作亦其佐幕業工勢有以奪之也

韓柳二先生年譜書後

宋汲郡呂大防撰韓吏部文公集年譜一卷信安程俱致道撰韓文公歷官記一卷丹陽洪興祖慶善撰韓子年譜五卷南宋慶元中遂安魏仲舉刊韓集五百家注總輯三家譜記爲韓文類譜七卷紹興中潞國文安禮撰柳文年譜一卷嗣是刻韓柳集者俱不刊譜故韓譜散見於方崧卿舉正及朱子考異所援引而不見其全柳譜則未有言及者矣雍正庚戌揚州馬嶰谷購訪韓譜於藏書家復得宋槧柳集殘本其中年譜尚爾完好遂合刻爲八卷款式一依宋刻梓板精好良可寶貴而長洲陳景雲俱爲之跋並誌其搜訪始末今併附於卷後年譜之體倣於宋人考次前人撰著因而譜其生平時事與其人之出處進退而知其所以爲言是亦論世知人之學也文集者一人之史也家史國史與一代之史亦將取以證焉不可不致慎也嘗讀茅鹿門與查近川太常書痛柳子厚一斥不復而怪韓退之由考功晉列卿光顯於朝矣竟不能爲子厚稍出氣力李穆堂謂茅氏不考韓柳時世退之光顯乃在子厚既卒之後今按茅氏之書乃是詩之比興欲望查太常之援手而借古事以爲抑揚義取斷章固不必泥韓柳之實事也若就其事考之則退之陽山之貶在貞元十九年子厚正由藍田尉授監察御史韋王用事退之爲其黨人所排子厚固未嘗有顧惜也後子厚坐黨人貶永州司馬自永貞元年乙酉至元和十年乙未凡十年乙未例召至京又出爲柳州刺史至十四年乙亥又五年而子厚死矣退之於元和九年甲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十一年丙申拜中書舍人轉右庶子明年丁酉兼御史中丞充彰義軍行軍司馬旋拜刑部侍郎從裴度討淮蔡是時子厚猶在柳州吳武陵爲營說於裴度謂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用武人又謂子厚無子考吳武陵北還在元和十年其營解於裴度正當退之自右庶子辟爲行軍司馬之時何爲不可稍出氣力蓋韓柳雖以文章互相推重其出處固自不同臭味亦非投契觀二公文集俱可考見李氏不暇細考而遽責茅氏之疎殆非其質矣文人之有年譜前此所無宋人爲之頗覺有補於知人論世之學不僅區區考一人文集已也蓋文章

乃立言之事言當各以其時即同一言也而先後有異則是非得失霄壤相懸鄭食其請立六國之後時勢不同楚漢之初是亦其一端也前人未知以文爲史之義故法度不具必待好學深思之士探索討論竭盡心力而後乃能仿彿其始末焉然猶不能不缺所疑也其穿鑿附會與夫鹵莽而失實者則又不可勝計也文集記傳之體官階姓氏歲月時務明可證據猶不能無參差失實之弊若夫詩人寄託諸子寓言本無典據明文而欲千百年後歷譜年月考求時事與推作者之志意豈不難哉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歲月以備後人之考證而刊傳前達文字慎勿輕削題注與夫題跋評論之附見者以使後人得而考鏡焉至於傳記碑碣之文與哀誄策誥之作前人往往偏重文辭或書具官或書某官而不載其何官或書某某而不載其何名何姓或書年月日或書某年某月某日而不載其何年月日撰者或不知文爲史裁則空著其文將以何所用也傳錄者或以爲無關文義略而不書則不知錄其文將欲何所取也凡此諸弊皆是偏重文辭不求事實之過前人已誤不容復追後人繼作不可不致意於斯也按韓子三家譜記之外尚有方崧卿考正年譜方出三家之後攷訂尤爲詳備且其舉正十卷至今尚有傳本而馬氏彙刻不及方譜陳景雲跋語亦以考異所引方本爲言似亦未見方氏本者殆不可解當俟他日攷之

書貫道堂文集後

貫道堂文集四卷題爲成都費錫璜滋衡著蓋康熙間人生於新繁自序爲漢費詩後裔其父密於鼎革間占籍江都而本其始生稱成都也據文錫璜蓋生於康熙三年甲辰而文中有及其六十餘歲之事則雍正初年尚有其人矣其父生前明天啟六年卒康熙三十八年講陸王之學著書甚多門人私謚爲中文先生錫璜承其家學亦有著述詩古文辭兼擅其名自稱有詩五千文二百茲集一百二十九篇宜得其大概也詩集今不可見文則斐然可觀雖不能醕要於學有所得能自道其所見非依附於人而隨風氣者所爲也明末姚江末流入於狂禪理障殆不可救　國初風尚醕正程朱之學復昌然趨風氣而貌爲程朱其中流別亦遂不可問矣費氏父子當風氣禪易之際而卓然有守能自信之於心亦可爲豪傑士矣其論經旨則謂聖人言事實不言虛理易言天地不言天地之先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聖人之所不知則不言之所以立教也九頭五龍之紀開皇龍漢之年百家非不有述刪書斷自唐虞知其所可知也論古書則云開元五經往往以俗字易其舊文然顏之推謂葛洪字苑加彡於景而世改周禮尚書則變易經文不始於開元矣孟子中知作智伯作霸弟作

悌彊作强尤俗因於徐氏經解中得薛氏書古文訓欲致力於此此近日風氣所開彼時一二魁儒創論而未有知者費氏已見及此可謂卓矣其論儒術謂儒貴能治天下猶工貴能治木也宋儒崇性命而薄事功以講治術爲粗是猶見工之操繩墨斧斤斥以爲粗而使究木理之何以作酸何以克土何以生火何以生東方而主甲乙也終身探索未有盡期而大不能爲宮室小不能爲輪轅尙可以爲工乎則徒講性命之非儒術亦可喻矣此尤切宋儒以後之痼疾其務知篇謂求知當知所務是非篇謂欲定是非不可偏執已見縱橫博辨闊肆而有繩準周秦諸子無以過之而又切中時弊理較

諸子爲醕在集中高出他文不啻尋丈也其有補於政事者言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竊疑蛟不可伐歷代亦無其制而蛟變爲害甚大無如之何及入楚豫聞山中人言地將出蛟蒸蒸暖於他處冬不積雪常時木竹葉盡捲獵者知之卽掘入數丈有物若脂膏積數十石煎之可燎或形已具者甲鱗鱗然除之則絕蛟害凡正月蛇與雉交生卵遇雷卽入土中數丈成蛇形數百年後爲蛟乃悟伐蛟當在未出之際先王之制久廢儒者又亡其義今幸民間尙有其法似可著律令而懸賞募則永絕其害矣其論古事謂明太宗實錄載方正學伏地乞哀出於史臣誣罔此亦有人辨之矣至甲申之變受賊刑拷諸臣史傳皆指爲降辱錫瑣獨謂當時賊聚諸公問之從者冠帶以去否則極刑隨之南都阮大鋮主國欲報逆案之辱所仇中有爲賊夾斃者大鋮目爲順案不以死節予之於是陳演方岳貢邱瑜魏藻德以下皆誣以從賊爲辱自古未有受賊刑戮而稱辱者自阮大鋮始創豈可爲據是言極有關係不特立意忠厚已也費氏父子生當其時其言必有所受非可誣也至刑拷諸臣中原有灼然失節費氏亦未嘗不分別言之讀者可自擇耳余嘗見邱瑜李國楨別本傳記與史載絕異似非盡無據者必有受誣者矣但費氏生於明史未成之前其有已經史館審定無可疑者尙未與聞如建

文出亡及從亡諸臣尙謂必有其人其事則未與史局諸老一發覆耳又其學不甚富而震於楊升庵名且爲鄉曲過推言至失實轉自形其淺陋升菴雖爲諸家指摘其博贍自不易得然附會緣飾英雄欺人其書實亦不免今乃謂升菴所釋禹碑石鼓延陵碑字所引多人間不經見之書又云在滇四十年讀諸土司書土司多周漢世家藏書皆非世有則因升菴僞造秘辛假托土司藏本以欺天下費君又受升菴之欺而推廣之不知君子可欺以方而是說之不可通於方也一言以爲不知此之謂矣延陵禹碑不待識者而知其僞石鼓亦多介疑似之間至云明代土司尙有周漢舊書未入中朝

則是委巷之言不但日本倘書之誕也他不具論卽如升菴論古人避諱以謂必取同音史遷諱談爲同以談同古音同也明帝諱莊易嚴以嚴莊古音同也毋論所證古音確否試問高帝諱邦稱國豈邦國古音同乎武帝諱徹稱通豈通徹古音同乎又如升菴引古詩尺素如霜雪疊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但看腹中書以解十九首中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之句謂古人寄書疊絹素爲魚形詩云雙鯉者乃絹素非眞魚也昧者作眞魚解可笑此言明白不必出於未見書也然此詩二句下文卽接云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云云豈絹素疊成之魚又可烹耶夫以一例諱字明見史策而顧此失彼其說不能自掩人人所見之古詩而强解上句不顧下句文理之安則其附會緣飾觸處皆是何必求解於未見之書哉書苟非在天上人間必有能見之者何以數百年來升菴所見之書更無他人見耶又傳經之學自東京以後卽不能一一究其受授淵源觀儒林諸傳可知大略卽宋人所謂不傳之絕學其授受後人亦至元代而止其所爲某家之學某氏之傳多是得於遺書如歐文之學韓陸詩之師杜非有人受之於韓杜而轉授於歐陸也卽如姓氏譜系乃一家血脈相承最爲有據尙且不能追至千載以上間有詳者多出六朝附會識者不以取徵此卽費氏所云易不言太極聖人

不言不可知之理也乃其爲父密作傳敘乃父受學於孫徵君謂徵君之學出於陽明爲第五世已多事矣陽明之學再世失傳李贄狂僻耿氏之佛顧氏之仙皆稱王學豈足以辱陽明而何所爭於世次然孫君出於東廓其學不失師法猶之可也至敘乃父著中傳正紀百二十卷序儒者授受源流爲傳八百餘篇儒林二千有奇自推其學出於子夏七十二傳則妄誕不經甚矣費氏出於子夏不知所得何傳傳者如何相授又謂先聖以來七十子傳人具在則尤夢中說夢七十子自家語史記紛紛著錄同異分合已不能齊其未見語孟記傳者强半若明若滅今無端推出七十二家之學且分七十二家之傳此豈必待見書而知爲妄哉況密以陽明五世爲師自命陽明第六傳也陽明未嘗自命其學爲出子夏之六十六傳則密又安從而溯七十二邪今有祖所未能定支系者而孫乃直自居爲幾十幾世天下有是理乎佛氏宗門惠能而後歧分爲五潙仰雲門法眼皆絕臨濟曹洞二宗至今流行彼爲幾十幾世則披剃有師摩戒有印度牒衣鉢有傳雖不知於教何得而授受實不可誣今費氏所傳分支別派各注源流欺天乎抑欺人乎自以爲儒而闢佛氏不知佛氏五宗絕者不可續而傳者不可誣若以子夏七十二傳及七十子宗派皆有傳人質之彼教無此妄矣此二事皆費氏之

大謬戾者其故出於不甚學而喜穿鑿也其餘瑣細得失不足深校觀者不以瑕瑜相掩可也又其論史記封禪書所謂三神山者謂方士之讔語蓬萊者蓬蒿草萊也曰方壺曰方丈者棺之形也曰圓嶠者墓之象也曰瀛洲曰弱水者黃泉也至則溺焉故曰反居水下其物盡白者喪之儀也蓋言世之好神仙者必至於是而後甘心其未至是則可望而不可即也及至是則又與世人絕是生人終不可至也雖近附會然可爲惑者解貫道一集之得失盡於此矣

書孫淵如觀察原性篇後

昔夫子罕言命子貢以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夫子自謂無行不與又謂時行物生天何言哉乃知性命非可空言當徵之於實用也夫子嘗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簡而意該矣余竊以謂諸家言性之旨本相近也好事者之辨論實相遠也孫君原性之篇繁稱博引意欲獨分經緯而按文實似治絲而棼之矣余不敢強所不知亦不欲以火救火姑就其文論之如孫君以陰陽五行言性則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明著其文何藉引伸農經哉孫君引易而倒成性句於繼善之上意似便於性善之說而不知善不先於氣化中見則性善爲無根矣孟子良知良能自與四端擴充互發今乃謂其有性無教王君輒稽又附和之漫引昔人譏孟子不讀易不知性有陰陽殊不知口之於味章性命兼疏陰陽均徹諸家未見有能出其範圍豈可誣詆先賢轉取百家子緯偶合之言與夫似是之說有心爲矯異哉僞書習與性成與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二語有何殊別而去此取彼但論氣數循環不能不兼善惡今云夏至陰生而夏不得謂冬夫夏固不得謂冬而陰亦豈得謂之不生於夏耶謂商臣越椒形惡而非性惡其義甚舛果形有一定之惡則天下豈有無形之性是性亦有惡矣余意商臣越椒雖惡苟訣之以忠孝未有不喜斥之爲亂賊未有不怒是即可見性本善耳若梟之食母鷹之搏擊亦謂性善則犬牛之性同人性矣天下果別有不食母之梟不搏擊之鷹或有可教孝之梟可教讓之鷹則謂鷹梟性善可也商臣越椒形惡不妨他人之形善也梟鷹形惡亦有他梟鷹之形善者否人之貴於萬物正在於此物本不齊豈可求圓而反窒耶道與德爲虛位則誠然矣忠恕亦爲虛位於古未之聞也道有亂道德有凶德未聞忠有凶忠恕有亂恕也孫君以非其親暱而任其難爲似忠非忠小人腹度君子心爲似恕非恕則襲取之義力假之仁煦煦者似仁非仁子子者似義非義是五常亦虛位矣其說無稽不待辨也挾求勝之心持一隅之說欲於棼如亂麻之中獨闢宇宙正如陰陽反復後人復起而爭何時已乎秦王遺

玉連環趙太后金椎一擊而解今日性理連環全藉踐履實用以爲金椎之解博徵廣譬愈益支離雖夫子生於今日空言亦不能取信於人也戴東原力詆宋儒未敢上議孟子今則孟子又不免矣浸假而上夫子且有將及之勢蓋古人無口不能不畏後生豈不岌乎殆哉夫子嘗言君子貞而不諒則諒非美名也他日論友又曰直諒豈益友非君子乎小人同而不和是同非善道也他日傳易又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豈同人爲小人乎君子矜而不爭是矜爲嘉德也他日論疾又曰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廉與忿戾又豈君子之所尚乎夫言各有所謂不可文義拘牽同一夫子之言又同出於經論非駁書雜記不可徵信者比而拘文牽義已不可通況萃集百家不求所謂但冀穿貫謂非周納傅會吾將誰欺設使和同貞諒之言旁出漢宋諸儒不知又當如何掊擊然則今人自謂折衷前聖恐如汧陽豕味幸無庖人爲左證爾豈可謂定論哉孫君言聖人貴實惡虛是矣不知原性之文正蹈虛言之弊宋儒輕實學自是宋儒之病孫君以謂三代之學異於宋學當矣顧以性命之理徒博堅白異同之辨使爲宋學者反唇相議亦曰但騰口說身心未嘗體踐今日之學又異宋學則是燕伐燕也戴東原著原善諸篇實有先儒未發之旨雖補經訓可也但其論宋儒之躬行實踐則謂釋老亦有躬行實踐不足爲賢然則戴君所以不求踐履非不能也特惡其近釋老爾噫

書郎通議墓誌後

人心不同如面文辭亦如是也不見著文之人而相與商推爲文之意則不可以擅改其文恐作者之意未必爾也乃世風不古欲傳先德既託能文者爲之矣又與不必能文者私增損之是求其文而誣其人矣往者郎氏子弟請爲按察君傳余既應之又請代故大學士梁文定公爲撰誌銘蓋藉榮於頭銜而不知文之重也然非一日之故矣余亦以世法應之初不爲怪也後聞有知余者謂見郎氏傳疑余近業荒廢余不解所謂最後於京師見郎傳刻本則於余文大有刪改全非余意乃知其疑有由閱五年又見梁文定公誌銘石刻則題欵全失法度文定有知當不爲然是郎氏誣余不已而轉誣文定也其尤悖理法者改刑部侍郎阿楊阿公爲少寇阿公改禮部尚書吉林德保公爲德定圃公殆於一字不可通矣不知郎氏子弟請之何人其人亦不知具何胸腑而爲此更張夫官名地名必遵當代制度不可濫用古號以混令稱自明中葉王李之徒相與爲僞秦漢文始創此法當日歸震川氏已斥爲文理不通矣近因前人講貫已明稍知行文者皆不屑爲也然王李雖乖法度亦必古有此官而始借用如戶部尚書稱大司

徒兵部侍郎稱少司馬以周官六卿混作明制爲不通耳今縱欲襲其例刑部侍郎亦當稱少司寇文雖不通而語猶完也今刪司字而稱少寇則古今皆無其號直是市井諸諢非復學士大夫之言此而可入於文卽求爲不通不可得矣夫文字承用必有其解寇則賊盜之謂也司寇詰奸邪故以司字爲職掌耳去司而稱寇則大寇小寇乃是大賊小賊耳以此而稱刑部長官安得有是理耶至於滿洲蒙古名稱近古男不稱姓而婦女稱姓春秋例也其稍異者男子皆特稱名不似古人之同姓分氏耳然官府文移漢人著姓滿洲蒙古既不稱姓則以名之首字著稱從權宜也以故滿洲蒙古生子

命名無止取一字者亦勢所必然其實二字三字或四五字皆聯綴成語不可斷也故行文者於當世達尊漢人可稱某公某甲某公某乙若滿洲蒙古某甲某乙本以聯屬爲名未嘗著姓止可稱某甲公某乙公而不可中斷其文失其本然語意且某公之與公某止一顚倒其文初無軒輊試觀元人所爲蒙古色目傳誌文字可覆檢也今於阿楊阿公刪去楊阿二字而稱阿公已不通矣然猶曰官府文移有此例也於德保公刪去保字而稱德定圃公則又求爲不通而不得矣德保爲名而定圃爲字截其名上一字而連字爲稱是買臣字翁子可稱買翁子公相如字長卿可稱相長卿公有是理乎且稱名不拘莫如左氏傳例忽名忽字忽稱采邑忽稱謚號可爲變矣要皆因事成文未有割裂名字混合爲一者也魯有公孫歸父當時以歸父著稱猶滿洲名也其字子家不聞可以稱歸子家也鄭有罕氏嬰齊當時以嬰齊著稱猶滿洲名也其字子蟜不聞可以稱嬰子蟜也古今無此語文章無此理請改者不知何心爲之改者亦不知何意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余恐後人不察而猥以嗤文定也

按滿洲蒙古有姓無氏其著籍僅以名行官府文書不得已而取名之首字以代姓矣而詢之旂籍凡家規譜例其名首一字子孫未嘗不避諱也此人於阿楊阿公

刪去楊阿二字而稱阿公於德保公刪去保字而稱德定圃公固屬庸妄無知然其意則欲避人之名諱耳不知卽阿字德字已犯其諱不必更連下文始謂之犯蓋由不明事理又不知滿洲蒙古之家規譜例也而傳記行文實有難者雖元人爲蒙古色目文字亦未足盡其變也如阿楊阿公德保公固傳誌文字傳信不當諱矣誌文尙有故大學士英廉公諱此人改爲英文肅公其截用諱首一字固不通矣但公孤大臣已有易名之典而臨文仍斥其名於理亦有不安文肅公本馮姓則於書謚不稱名者或可著其姓而綴謚號歟乃滿洲大臣亦間有著姓者如棟鄂氏稱鄂高佳氏稱高傅察氏稱

傳之類則於三合四合之姓或舉其著稱之一二字以入文亦可行歟又金石傳記之外如序跋小文札牘短語例不必書名又不必特書姓氏者莊重書之旣非其體秃書其字又恐人之難知行文斟酌輕重權宜爲之固無不可著爲一定之法以範後人殊不易易蓋我輩爲之如是其反覆周詳不敢苟也彼不問是非妄加塗竄全無心肝者哉

古人二名不偏諱顏氏匡謬正俗謂世俗二名止稱一字者爲非皆謂命名二字連而不可斷也然介之推卽介推也孟子反卽反也王羲之之子實名獻之蓋之以之類虛字成文子甫之屬丈夫通號則又不盡拘於合字成文之例也旂籍人名有阿某者阿爲發語之音有某某阿者阿爲收語之音似與之推之反義之獻之一例則阿字在名首者或可不爲諱歟又兄弟聯名有同上一字者有同下一字者其同上一字者或可斷文以稱略視古人之命氏歟然　天潢玉牒雍正年間親王名上一字同　御名者至乾隆年則謹避　廟諱是則臣庶之家子孫諱其祖父上下二字不容有所擇矣故行文之遇滿洲蒙古其文關史法者必聯書其名而不可斷其名首一字以代姓氏其尋常筆錄則書其字而注其名以備考可爾至於鄂公高公傳公之類本爲其姓斷用漢人之例無不可也

朱先生墓誌書後

余爲鄭學齋記書後極言墨守之弊或舉朱先生誌有云名物象數訓詁文字並主漢人之學謂是心不滿於先生於此有微辭爲此則拘文牽義難以語於通方者矣先生學問文章誌語頗得其要不敢溢美不敢歉量固無隱無犯之大義也若謂主漢人學卽與墨守同譏不知先生爲文章家言經傳訓詁取足疏證立言宗旨與專門治經師授淵源一字不容假借者義不同科誌文又云漢人不能無失近古得之者多此見先生善所因矣近世學者不知文章自有其體而偏重學問因見文章稱述小與舊說異同卽譁然紛爭如見所怪不知巫醫可以證易貧富可以通詩聖人稱述六藝本無一成之例苟稍滯焉則北山至於臣父雲漢可以無民觸處皆窒礙矣今之攻小學者以爲六書不明則言語尙不可通況乎義理然韓子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略識云者未如今之輾轉攻取畢生莫能殫也以其畢生莫殫故終其身而無可屬辭之日然不應妨他人之屬辭也韓子立言如五原禹問諸篇昔人謂與孟揚相表裏者其中仁義道德諸名修齊治平諸目不知於六書音畫有何隱奧未宣究也讀易而知寡過讀書而得知人安民讀詩而知好善惡惡讀春秋而論其謹嚴名分不待窮說文之偏旁辨廣韻之音釋與夫諸子之紛紛攻

辨而六經大義昭如日月雖使許慎復生康成再出卒莫能有加重於此也夫專門絕學自可寶貴立言之士擇其善而從之所謂爲高因邱陵也必強天下之人皆作邱陵則亭臺樓觀將以因高而爲之者又當責之何人耶偏心自是於義不可通矣夫自大視細者不入自細視大者不盡交相非而未有能定是以貴通人之識也

說文字原課本書後

六書小學古人童蒙所業原非奇異世遠失傳非專門名家具兼人之資竭畢生之力莫由得其統貫然猶此糾彼議不能畫一後進之士將何所適從乎或曰聯文而後成辭屬辭而後著義六書不明五經不可得而誦也然則數千年來諸儒尚無定論數千年人不得誦五經乎故生當古學失傳之後六書七音天性自有所長則當以專門爲業否則粗通大義而不鑿轉可不甚謬乎古人而五經顯指未嘗遂雲霾而日食也周君之刻說文字原蓋欲初學粗明大義而其說至紛紛而不可撩者則未嘗以染指也左右楷釋則其弟稺圭侍講所爲而右方篆書則用釋夢英之石刻而跋云陳竹厂氏爲之蓋初欲陳君爲之而陳君病嬾遂取英本付刻而跋語未及改也有鄉曲僿子與竹厂忤者譁曰此篆不合許氏因痛詆竹厂自誤誤人如訟不得直掩得仇家陰事然者勢洶洶且未有已余意周君此刻本爲童子塾課非著述也卽有得失亦無足譏然彼所謂不合許氏必有見於許氏云何是亦不可以不察也高郵王懷祖氏深於小學因遂質焉懷祖曰此篆無甚不合彼所謂不合者乃不合於汲古閣毛氏刻本耳非別有許氏眞傳不相合也毛刻在今固稱佳本但亦有不合此與英本相較字畫小異而義各無傷者固可弗計卽有違異亦互著長短未見此劣而彼優也余曰近日考訂之學正患不求其義而執形迹之末銖黍較量小有同異卽囂然紛爭而不知古人之眞不在是也文字有畫以著義猶笙簫因孔以出聲也笙簫之孔苟於鐘律無訛自能和聲以入樂而漆色之淺深畫文之疏密不與焉鐘律苟不取諧但求畫文漆色雖同大舜之簫韶無能協也今之自命爲考訂而好爭無益之名數者率皆不知鐘律而侈言漆色畫文者也

鄭學齋記書後

戴東原云鄭學微而始以鄭氏名學其說洵然時文興而文辭始有古文之名同一理也戴君說經不盡主鄭氏說而其與任幼植書則戒以輕畔康成人皆疑之不知其皆是也大約學者於古未能深究其所以然必當墨守師說及其學之既成會通於羣經與諸儒治經之言而有以灼見前人之說之不可以據於是始得古人

大體而進窺天地之純故學於鄭而不敢盡由於鄭乃謹嚴之至好古之至非茂古也乃世之學者喜言墨守墨守固專家之習業然以墨守爲至詣則害於道矣昔人謂寧道周孔誤勿言馬鄭非墨守之弊必至乎此墨守而愚猶可言也墨守而黠不可言矣愚者循名記數不敢稍失猶可諒其愚也黠者不復需學但襲成說以謂吾有所受者也蓋折衷諸儒鄭所得者十常七八黠者旣名鄭學卽不勞施爲常安坐而得十之七八也夫安坐而得十之七八不如自求心得者之什一二矣而猶自矜其七八故曰德之賊也惟墨守者流非愚則黠於是有志之士以謂學當求其是不可泥於古所云矣夫是者天下之公允也然不求於古而惟心所安則人各有心略相似也是堯舜而非桀紂亦咸所喻也依傍名義采取前言折中過與不及參以三占從二人皆可與知能因而自信於心以謂學卽在是則六經束高閣而五尺之童皆可抵掌而談學術矣任氏銳思好學非荒經茂古者也然未能深有得於古人而遽疑鄭學此戴君之所以深懼也故又以爲戒耳然墨守之愚及墨守之黠與夫愚心自是而不爲墨守者各執似是之非以詰戴君戴君將反無辭以解故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雖爲淺見寡聞者道也

讀史通

凡有推奬於人不難屈己凡欲求知於人不嫌炫己人之情也有所爲而言之不必遽爲定論聖人所不免也而炫己者人情所易故聞者不甚取乎屈己者人情所難故聞者多據爲實而不知其不盡然也世傳沈休文與齊明帝賭徵栗典故少三事退爲後言以明己之出於故讓是非不好勝者也其著宋書雖不敢希蹤班馬而文辭典雅頗具別裁抑亦范氏之亞匹也史稱裴子野刪宋書爲宋略三十卷約見之歎曰吾不如也史通因飾之曰由是言宋史者以裴略爲上沈書次之此豈情理之言哉裴略今已不傳前人錄入編年部次是荀悅漢紀袁宏後漢紀之屬也是與紀傳之史絕不相蒙前史謂刪約書固已謬矣荀氏之紀不盡出於班書袁氏之紀不盡由於一史假而易編年於紀傳而止憑一書刪繁就簡乃荒陋者所爲通人不出此也裴氏之書未必至是而史顧侈爲美談何其陋歟約之歎服大抵取其翦裁簡當至謂己所不如不過一時推奬之辭且亦明知己之撰述足以流傳不致爲所掩也故不妨爲假藉而史氏錄之則未察其本矣劉氏斟酌羣言揚搉史品自宜知所別擇乃又從而實之曰由是言宋史者以裴略爲上沈書次之後人不見裴書而因劉氏之言以謂裴略實勝沈書有定品矣姑無論子野史筆文才未聞可駕休文而上正使其書不愧荀袁亦與馬班諸

書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劉氏二體之篇明言班荀二家缺一不可未聞言漢事者以荀紀爲上班書次之言東漢之史以袁紀爲上范書次之何則短長優絀必以其類相形體製各不相蒙短長何自見哉三家之易四氏之詩治經之門戸也施孟當與梁邱相衡齊魯必與韓毛爲比則其理也今云施氏之易勝於韓氏之詩轅固之詩優於梁邱之易豈復成評論乎而人乃習而不察則以沈氏有自歎不如之說而不知一時推奬之言不足爲定論也吾嘗見有少年學子所業殊不足以加人而前輩負物望者過爲推奬至謂已所不如其人憪然自喜鄉曲之無知者篤信不疑以謂彼固自謂不如者耳而其人初無他長惟有黯默寡言人見之者以謂□深藏而不露者也畏之愈甚不知是黔驢之未踶者也他日或有撰著必不足以傳世後人聞其撰著部目而惜其書亡安知不如世人之惜裴略度其必勝於沈書邪昔人謂刼火之後書之傳者有幸而不知書之未必盡佳而不傳之幸固勝傳者之遠絕也裴略未必盡屬虛名吾慨世人以耳爲目而不察端末者之眾也故推言及此云

駁孫何碑解

凡爲文辭必則古昔得其意而已矣古人法度有必不可違者有界在可否閒者亦有必不可行者不可不辨也必不可違者而違之是謂悖矣必不可行者而行之是謂愚矣愚之與悖稍通於文字者皆知免矣惟界在可否閒者其中又有輕重之別雖無一定科律而作者選言不能不決出於一途則權衡事理務於至當如韓退之之所謂無難無易惟其是而已矣唐末五季文章破碎遣辭命字使人不辨作何許語文運之末厄也歐陽推陷擴清之烈比於唐之韓公其溯宋初爲古文者始於尹氏余觀孫氏何文亦良有意乎追古作者感慨末俗流訛不得古人立言之法雖其力未必遽逮而趨向近正抑亦歐曾之前驅也然其推論文章義例尚有界在可否而權衡輕重之閒未得其至當者則爲進士鮑源所作碑解是也何之言曰碑非文章之名後人假以載其銘耳銘不能盡前之以序而編錄者通謂之文失矣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據焉且以盤盂几杖有銘不可稱其文爲盤盂几杖例碑銘之不可稱碑又考古之碑制乃葬祭饗聘之際所植一大木與後世勒銘及刻石制度有異反覆辨達尤以正名爲言順之要是何之論篤矣雖然古人文字初無定體假借爲名亦有其倫劉彥和曰秦幷七王而戰國有策錄而弗敘故即簡而名然則策乃竹木之屬載書於上亦非文章名也而朝廷策書科舉策對莫不因是立名與碑豈異指乎羽檄露板皆簡書制度亦非文章名也文人撰

著不閒別器與文與其稱謂又何執於碑乎樂府漢官名也其名歌辭乃來被音律之詩耳然自蕭梁以來選詩之例必於詩外別出樂府即以官名爲詩定體是殆較碑爲尤甚矣何必正彼而顧沾沾責此是亦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且何言後世石刻已非麗牲繞紼之舊哉正見後世刻石爲文原非古人植木鑿竅之用名之爲碑不過借形似而命之名矣制度既不相蒙則即碑紀事雖謂與古毫不相涉可也況朝廷有制品官有秩趺首有式撰述有例東京以還制度久已別爲一物文家又已自爲一體稱器而文可共知無疑義也於斯必欲斤斤而較其是器非文且欲正其植木之制則策書檄板樂府之屬亦當一一追正其名追改其制不亦繁且擾乎孔子謂純儉則從眾拜下泰也雖違眾吾從下然則文章典制名實異名有推移於不知其然而然而於事理無所隔閡君子固不欲戛戛與世爭也

駁張符驤論文

符驤答陳大始書云足下議驤傳士誠不當連稱我字驤前書歷引魯吳七國之嘗稱我者以解足下之惑足下以爲史遷仍列國舊史未盡削去也此語何所受之耶足下言項羽本紀未嘗我項羽陳涉世家未嘗我陳涉足下知之乎史公之不得我項羽猶今日之不得我明代也項羽之不得沒其紀者史家是非之公項羽之不必概爲我者史臣向背之私也故史公不敢我項羽等而下之明代即不敢我士誠今日即不敢我明代而於士誠轉無忌也

史遷於世家年表各隨本國稱我其爲誤仍本史原文失於改易理甚明顯符驤生於今世並無張吳舊史可承而竟稱士誠爲我則是出自心裁其胸次是何主見莫可詰矣遇人指摘謝過而改正焉可也乃引史記誤文以爲强解已屬謬戾及陳氏指明史記失刪本史原文則亦兒童可喻之理如左傳當陳桓公在時即稱之爲桓公當田恆未死之時即歌稱爲陳成子此類甚多觀書自曉何必有所受之而符驤乃折以此語之何所受耶陳氏又云項羽本紀未嘗我項羽陳涉世家未嘗我陳涉駁辭亦可爲允矣符驤乃云史公不得我項羽猶今日不得我明代史公不得我項羽明代不敢我士誠今日不敢我明代而於士誠轉無忌也直是全不通於文理邪辭離而遁辭窮矣據其意惟勝國稱我爲嫌隔代不妨稱我則史記於五帝三王之紀皆可稱我矣試問史記有此例否邪三十世家惟春秋戰國諸侯各有國史可以致誤襲者史記襲文稱我其餘如孔子外戚及蕭何張良諸篇同一世家而無舊史原文可致誤者史記果否通稱我邪即此觀之史記之稱我者出於馬遷之筆誤而非其心裁有明驗矣且史記所撰世家

如春秋戰國本古諸侯開國承家其國自有國史國史稱我故亦從而我之雖誤而猶有解於致誤之由又一書之中並載列國世家亦有互相賓主之意故我其本國以對他國雖不可爲正理猶有非禮之禮可解釋也符驤自以己意作士誠傳邪抑修明史作士誠傳邪自以己意直悖亂矣即修明史亦必有明史通例非出一手他人有此稱謂否邪士誠草茅崛起非有開國承家如古諸侯事迹當編列傳而不可爲世家若夫列傳之文史記從無稱我之例項羽本紀陳涉世家項不帝而爲紀陳非侯而世家前人久已議之非符驤所知矣然二篇不稱我者非史遷有所避而不敢我蓋不成國而

未有史無舊文之可爲沿習雖爲本紀世家實與列傳無別者也然則符驤以士誠比之吳魯諸篇可謂胸中有倫類邪況文無難易惟其是爾史遷之例即使出於心裁亦有後世不可行者義帝不著本紀而項羽作紀秦自莊襄以上列在諸侯而作秦紀后妃不稱后妃而標外戚此皆灼然名實不正雖出史遷心裁後人亦可遵行否邪至所云史家是非之公史臣向背之私尤可怪矣符驤之於張士誠何所用其私向私向在張士誠私背又何人耶我者對人之稱身不立乎其朝我字從何位置君臣大義猶夫婦大倫也婦人謂嫁曰歸夫家即其家矣如符驤言則婦人于歸之後惟於其夫有仇隙者避嫌不敢稱我但於其夫無所仇隙雖張王李趙不知誰何之人不妨皆稱爲我家邪

評沈梅村古文（原缺）

評周永清書其婦孫孺人事（原缺）

墓銘辨例

涉世之文不比杜門著述師古而不戾於今協時而不徇於俗斯庶幾矣墓有誌銘前人謂始宋顏延之潘濟南遂引西漢滕公或又引莊子衛靈公石槨之銘其實禮經銘旌之制已肇其端誌古作志亦見檀弓古人一字一言皆可稱銘稱誌文多文少亦無定格誌亦銘也銘亦誌也銘則取其可名誌則取其可識如是而已自

西京以還文漸繁富銘金刻石多取韻言往往有序文銘頌通體用韻前後皆一例者古人不過取其易於誦識無他義也六朝駢麗爲人誌銘鋪排郡望藻飾官階殆於以人爲賦更無質實之意是以韓柳諸公力追史漢敘事開闢蓁蕪其事本爲變古而光昌博大轉爲後世宗師文家稱爲韓碑杜律良有以也但韓柳之文舉世所宗而彼所取裁則非末學所喻淮西南海諸碑戶誦家絃而不知經史異本柳州孝門之銘錄奏爲序乃西嶽華廟及孔廟卒史諸碑之遺本屬漢人常例而宋人一見蘇氏表忠觀碑即鶻突不得其解末學拘繩少見多怪從古然矣今於諸家文字變化錯綜難於備舉

卽如世人知有韓文世人於韓文中又知推其碑誌姑就韓文碑誌而論如盧殷李楚金之墓則有誌無銘盧渾胡允明之墓則有銘無誌張圓之墓卽稱散文之誌爲銘彼蓋心識古人源流隨時通其變化未聞當日子孫以爲歉闕觀者以爲疵議也今爲張松坪編修撰墓誌銘所謂涉世之文自當相體以裁衣矣刊送事實具在可敘之事無多而巨冊大書鋪張前後不過酒食燕會之簿錄風雲月露之詩題駢體賦人成篇自易如欲清眞結撰摩寫傳眞自當簡削其辭擬於伐毛洗髓隱括要節謀茲短篇庶知文者以謂曲折無盡此竹數尺而有千尋之勢文短而神味長也譬之釀酒少糧則減

水而醞釀始發理易明也至於閒情逸韻補入銘辭銘者詩騷之流長言詠歎正爲短誌傳神所謂繁簡各有當也乃論者以爲誌短銘長不合體式不知論者以如何爲文體式也韓公作劉統軍碑誌不滿二百言銘辭四百七十餘言不聞劉統軍人品減色韓昌黎文失體裁且此亦不始於韓上自漢魏下訖宋元殆於更僕難數不知論者曾見否也卽如張司寇爲給諫公誌則誌長而銘短矣給諫事實雖不盡詳張公誌文亦自雅飭但如粥廠監散考童審音乃科道尋常職事又無他故而鋪敘入文以爲稱頌則幾於呵殿排衙升堂畫諾皆可稱功此實情理可推非後生之妄議前輩也必欲效之以爲長篇何難之有恐眞有識者不謂然耳古云鳧不可續鶴不可斷文章自有體裁非深知者不可輕議蓋師古原未嘗戾今協時實不敢徇俗或者少見而多怪則亦無從曲避之也

或問墓銘之例誌如史傳銘如史贊可乎史贊之文不可加長於傳而銘或加長於誌可乎答曰史贊不得加長於傳正也如伯夷屈原諸篇敘議兼行則傳贊亦難畫矣然其變也至於墓銘不可與史傳例也銘金勒石古人多用韻言取便誦識義亦近於詠歎本辭章之流也韓柳歐陽惡其蕪穢而以史傳敘事之法誌於前簡括其辭以爲韻語綴於後本屬變體兩漢碑刻六朝銘

誌本不如是然其意實勝前人故近人多師法之隱然同傳記文矣至於本體實自辭章不容混也古人誌銘二字本不甚分今以後世之例分之則誌爲序而銘乃其正文非若史傳以傳爲主而贊則其餘文也今人不解此意但其流傳書款尙有可推論者如文士集中爲人作傳而有論贊者其論曰贊曰字樣必冠論贊正文之上而不附於傳末所以明傳爲正文而論贊別自爲文附於後也其爲人作誌銘者銘曰二字不冠於首必附誌文之末而銘辭則特起書之所以明銘爲正文而誌不過爲銘作緣起之義也故銘長而誌短或銘誌長短相仿體之正也漢碑之舊法也散體古文詳書事實

而一二韻言作結者體之變也唐宋以後之別裁也文人意之所往大體苟得其餘詳略短長惟其所宜要於一是而已即如韻語之道本通於詩詩有序長而詩短詩長而序短或詩與序適相均者自三百篇以迄於今何可勝舉也哉夫銘金勒石難言之矣具史之才明經之旨比象本易載言本書詠歎本詩制度本禮筆削本之春秋其閒如何宜古宜今如何稱情準法嫌介疑似之閒往往一字聱牙不免躑躅搔首蓋戛戛乎其難之摯虞劉勰之品騭陸機李充之議擬六朝如何而猥濫唐宋如何而更張潘昂霄之纂例盧疎齋之宗旨孰是孰非王止仲之墨守王伯厚之指南孰通孰執近世顧

寧人之糾摘黃棃洲之補苴孰爲通達可行孰爲偏拘未化凡如此類皆有淵源流別講習正須專門名家深願有識之士不憚推敲而正定之至於含其文理而以字數多寡爲言不待辭終而鬨者胡盧絕倒矣

魏文典論曰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尙實詩賦欲麗然則誌銘與哀誄同科韻文又兼韻敘見於文選亦一班也文選墓誌一篇全體韻文而不稱銘豈此等尙未見耶

夫相馬以神駿氣骨不問肥瘦古鼎辨款識色澤不計銅斤人皆知之矣今之論文有異乎是據酒食宴會之帳記裁而爲曲折隱秀之高文比擬於升堂晝卯之堂簿以爲誌銘自覺相去不可道里計矣其中經營爐錘具有苦心而一切皆置不論但以誌銘字數較量多寡爲言是相馬而存屠沽賣肉之心鑒鼎而用市販秤銅之見然則彼之所謂名篇雋筆可懸想而知矣噫

通說爲邱君題南樂官舍

丙戌丁亥之交與饒平邱君向閣同遊太學又同學文章於大興朱先生竹君君工爲制舉文一時門下攻藝業者凡數十輩莫不斐然可觀及言能事雅推君最擅戊子君舉順天解試又與君同受知於江寧秦先生愼之前後閱四五年出處多合而知心最深已而君出爲南樂知縣不煩而治所設施多書室舊聞辛丑中夏余

自河南返轍都門便道訪君留連數晨夕爲溯舊事猶指顧間爾君曰我薄宦十年家無長物前歲請於使司貸廉俸五年歲什之二用葺官廨因於廳事之西仿古畫舫搆軒敞楹爲宴息之所南北二門四牖東西鑿方員二竅延朝夕景陰暇日獨坐其中周視軒豁無隔閡者因憶朱先生言學者讀書求通當如都市逵路四通八達無施不可非守偏偶一曲便號通才至今有味其言因象通達二字榜於軒右庶幾觸目致思受政不患僿窒矣乎今將乞記於朱先生子盍爲疏別其義余謂學貴乎思思貴乎人人苟善所用其於古人旦暮遇之矣昔者夫子登高以謂於此致思無所不至而顏季端

木所見同而所思各極其量此見古人之觀化也今君以斯室之洞豁而有會於舊聞通達之義可謂善致思矣學以是成政以是通朱先生之言又何歉焉然吾以爲先生言通蓋擴乎其量而未循乎其本苟不善究其旨則高明者馳騖於浩博雜駁之數而無所得中人以下又謂古之人必有天授神詣非常人所可幾及而自安固陋以爲當然是四通八達無施不可之說適足爲學者患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遍物堯舜之仁不遍愛人後之學者不知用其資之所近而力之能勉而泛泛焉求堯舜之所不知不能則求通而騖於其名之過也古人讀易如無書讀書如無詩漢初儒者學守專經言無旁出推而及於當世卓然見其本末儒效於是見矣元成而後學者旁通曲究不專一家之言其業可謂富矣而儒術之顯乃轉不如漢初君子又多乎哉凡人之性必有所近必有所偏偏則不可以言通古來人官物曲守一而不可移者皆是選也薄其執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騖以求通則終無所得矣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推微而知著會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然則學者不患不知通之量而患無以致通之原蓋欲自得資深然後可以取資左右而無窾也且君居斯軒中戸牖四闢乃見所謂通達矣去而之他斯軒之闢如故然其中已無居者又安有通達之可見哉爲學臨政亦有所居君求通達於是亦求君之所居而已矣請以是說質朱先生爲何如也辛丑閏月十四天晴爽午暑有南風微吹草於畫舫中央

章氏遺書卷八終

章氏遺書卷第九　文史通義外篇三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報黃大俞先生

古香同年來拜到家刻無任感荷奉讀手示獎借逾分媿不敢當即日履茲炎暑想長者道心靜攝起居多和無任遙企承論近人修志每事必標出處以示博洽乃是類書之體不關史裁此誠破的之論然古人一事必具數家之學著述與比類兩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漢書爲一家著述矣劉歆賈護之漢記其比類也司馬撰通鑑爲一家著述矣二劉范氏之長編其比類也兩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拙刻書教篇中所謂圓神方智亦此意也但爲比類之業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憑藉有以恣其縱橫變化又必知己之比類與著述者各有淵源而不可以比類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類之整齊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輕畸重則善矣蓋著述譬之韓信用兵而比類譬之蕭何轉餉二者固缺一而不可而其人之才固易地而不可爲良者也方志一家宋元僅有存者率皆誤爲地理專書明代文人見解又多誤作應酬文墨近代漸務實學凡修方志往往侈爲纂類家言纂類之書正著述之所取資豈可有所疵議而鄙心有不能愜者則方志

纂類諸家多是不知著述之意其所排次襞績仍是地理專門見解如朱氏日下舊聞書隸都邑之部故稱博贍若使著述家出取以爲順天府志則方鑿圓枘格格不相入矣故方志而爲纂類初非所忌正忌纂類而以地理專門自畫不知方志之爲史裁又不知纂類所以備著述之資而自以爲極天下之能事是以雖纂類而仍無可藉宜長者之致疑於近時風尚也此非造次可盡粗陳崖略長者或不以爲謬耶又承尊意欲類選本朝文集此事極佳然詞章易購古學爲難昔明史未成天下才俊爭思史館進身故多爲古文辭自史館告竣學者惟知舉子業矣及三通四庫前後討論二三十年而鄉會試程增添詩律於是擷春華者蔚爲詞章慕秋實者競爲瑣屑考訂其成家者固甚可觀惟古文辭則甚鮮覯以其無所用也昔曹子建自謂辭賦小道而欲采庶官實錄辨時俗得失成一家言韓退之自謂記事提要纂言鉤元而正言其志則欲求國家遺事考賢人哲士終始作唐一經然則辭章記誦非古人所專重而才識之士必以史學爲歸爲古文辭而不深於史即無由溯源六藝而得其宗此非文士之所知也今長者欲論次其書宜先定爲凡例意有所主不妨畸重畸輕例有所專尤宜戒貪割愛至於家藏諸集其已有者乞賜部目庶所無者可以多方購緝如有所遇必當與同

志者其玉其成也輒因風便順佈區區未罄所懷俟續

上不盡

報謝文學

披讀大著具見深功苦心嘉惠後學不尠無任欽佩辱承虛懷下問不免慚悚學誠素非專門凡有筆撰承用文字臨時略有選擇或不致甚乖古法猶未知能免譌舛與否蓋於本源之地未嘗專精殫究故也至於校對字畫行笈亦無其書頗是無能爲役媿甚媿甚然盛意不可以虛鄙見所及稍獻芻蕘以備采擇可耳如吳刻四書五經集字於經部既未完備而次序又以四書居前五經首易次書而後詩禮春秋重文見於前者後不

復錄竊意集字雖訓蒙學然小學爲經術淵源古今文字承用後先亦宜稍知次第自結繩畫象以來由質趨文反復更變其不可知者則亦已矣如以經傳而論則尙書文字最古以允爲誠以亮爲信唐虞文字異於三代而周初之言亦異春秋卽如論語有義字而無理字有斯字而無此字孟子相去無幾而已具其文亦可以知前後語辭緩急詳略之一端矣按大學中庸戰國初年文也論語春秋季年文也孟子戰國末年文也乃冠於三代文辭之上易雖出於羲農經文出於商末而繫傳出於周衰亦豈宜在唐虞之前因後出諸經而沒先出諸經文字亦已徇流忘源況用朱子大學章句之文夾雜其閒直以宋人文字而滅古經尤爲不可訓矣（如理字不見於論語猶見於易繫傳可援引也今乃引朱子大學章句補傳在卽物而窮其理則大誤矣）開大著廣及周官儀禮諸經於義甚善鄙意世傳十三經外如國語可合三傳大戴可合三禮總分十五經傳計字不過六七十萬日力亦不難周至如史漢所引經傳其原本有古於今經文者周秦諸子若管老莊荀墨翟鬼谷申商韓非呂覽其文字古者多出孔孟之前皆宜彙集以爲經傳旁證但一書之中文字不宜重複其別爲一書卽於文下注明又見某書雖至三書五書或十餘部書如俱有者亦俱注之庶使人知三代以前承用文字亦有彼時之今古不同也既彙諸書同注則編字必

依廣韻部次便人稽檢其注書先後當以尙書爲先官禮次之詩易春秋四傳大小戴記周秦諸子史漢之書以次列之訓詁浩繁不可勝載但注書出處必詳篇第其同文而異音義者則必注同異備人考索是亦有功於後學也吳刻四書五經集字迴避重文往復檢勘劇有苦心然實有偏徇去取之弊今仿班馬字類而編韻爲次則有韻可依不費往復檢勘之勞自然於一書內不致誤重力省而功倍亦可爲快事矣初學辨字之刻可謂辨析微茫內有鼓不從皮而從支支兩部者按廣韻引說文鼓擊從支信矣其鐘鼓之鼓實從皮旁解云春分之音萬物廓皮甲而出也此或又是一解還祈詳

察至正音之所云平誤上去者如僉膚徂丕胝冥閻髦之類倣鄉人故讀平聲所云上誤平者如撙靡抒燁去誤平者如裔粲霤瀓入誤平者如億窒躍乏之類倣鄉人故讀上去入聲不異官音也至如正譌未舉之平聲虺字倣鄉誤作去聲上聲稌字誤作平聲去聲娶字誤作上聲上聲腐字誤作去聲入聲滷字誤作上聲此類不可勝數皆倣鄉之與官音異者而尊處不訛江浙之音最爲相比而參差業已如是此則字體可正而字音難正揚氏所以有方言之纂也然方言具存而彼時所指謂青徐之言云何江淮之言云何燕趙之言云何今卽其處而求當日之音茫不可得是知同時而地隔千里者音不可齊同地而時隔千年音亦不可得而齊也前高陽縣知縣武進胡君文英嘗撰吳下方言考雖於經訓微覺附會而於蘇常之閒土音實有證明鄙意四方文士各以官韻正定一方土諺修方志者必采錄之彙集一統志館勒爲成書亦同文之要典也國史采以附地理志後人卽爲成規則是每代必有一揚子雲何患訓故之難通乎然則尊刻當名揚州方言正譌不可概名爲正譌以所正者他處不盡譌而他處有譌此書又不盡正一方自爲一方之書以待聞風興起洵斯文之幸也爾雅之功深細精密偏旁目治音韻耳治訓詁心治音形自當以義理爲歸但此書爲訓詁淵源前人於此專門名家不可勝數書不盡傳而雜見羣書稱引故自不乏近日名流尤多攻習於此鄙人所見亦各隨功力所至自爲淺深未見有彙輯者鄙意欲仿李氏本草撰爲爾雅綱目一書爲功當不尠也蓋取詁經證傳辨字審音旁證廣推分別爲類以次經文之下庶幾後學易於辨析第恐爲之不易或糾一二同志共之畢竟隋唐以前存書無多亦不致浩博而難罄也此書雖雜入後世經師解詁然其原自是三代學校師氏保氏流傳訓國子者其來甚遠雖周公亦不能無因而創造之卽六典文字皆當如是觀也古人學問文章出於一後世多不能兼文選揚馬諸賦非通爾雅善小學不能爲之後代辭章之家多疏闊於經訓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乃云凡爲文辭宜略識字略識云者不求甚解僅取供文辭用也又云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又苦儀禮難讀蓋於經學不專家也然當時如孔賈徐陸諸君有功諸經文卽不少槪見非古今人不相及去古久遠音義訓故再失師傳非終身專力於是不能成家是以不可兼也然能文之士略知大意而不能致精可矣必附韓公之意而輕小學非也專門之家能抉深微而不長於文可矣必抗大言而譏世人爲不識字亦不可爲訓也故生後世而偏有所長宜交相取而不可交譏庶幾有合古人大體不知高明以爲何如

論文上弇山尚書

浦公譜傳荒陋殊甚法度所關實有難措筆處如欲爲伊贈公撰碑而家傳並無贈公名字及高曾三代官階名諱亦奇事也幸於母夫人行述得贈公諱而事與三代竟不可得事迹亦無實據可稱述者今勉强結構謬託簡括惟於銘辭稍事鋪張爲藏掩地也譜則荒謬尤甚題爲族譜而凡例乃云止載本支甚至同縣同祖行輩可稽者一概不入以謂倣蘇氏親盡不及之意其實誤會蘇指而大失情理者也譜序不切作書之指便涉浮泛如依其凡例所言不復成文理矣今附會形似使稍近理其實所稱非其書意特痕迹不甚顯耳未識當

否惟削正之學誠竊以文字一途愛古而不薄今學者不當先有固必至於古人著述雖各從所好孟子不云口味耳聲目色天下相似古人已定之評斷不可以私見求異然頗有舉世交稱翕無異辭而鄙意推求實亦不可得其解者如歐蘇族譜殊非完善而世多奉爲法式康氏武功之志體實蕪雜而世乃稱其高簡其名均可爲辛著矣鄙撰文史通義均有專篇討論妄謂頗中其失容日繕呈博一哂也近見志譜諸家更有慕武功而併失武功之意慕歐蘇譜而併失歐蘇譜意者流弊伊於何底是以文字遇此等處不敢輕爲稱許但稍含混使求文者不致怪詫而已不知閣下尚許可與知言否也五月十日

與吳胥石簡

仲魚行篋出君家譜文稿數篇讀之一臠可窺鼎味知君撰著不苟然也然譜學久亡今之譜法與古人所求大同之中當有小異古人之譜不傳學者不知源委而盛稱歐蘇乃震於其名也不知歐蘇文人而未通史學今存歐蘇之譜疵病甚多而世競稱之不免於耳食矣足下全譜義例有可舉示者否弟亦將有志纂輯先世遺聞留示子弟也閱尊刻至終篇附弟爲足下致書往復見之赧然曾記前此從兒子家書兩次報書後記篤庭來札言足下猶有所待而未得見來書今見重問之

書則更惶媿昔先達論文謂生人不當作傳弟向亦嘗云爾今觀古人則殊不然按三國志裴注引梁寬爲趙娥傳皇甫氏宋梁傳而慨其句逗梁氏實於趙娥生前爲之李習之傳楊烈婦亦不在楊之身後此可破世人拘墟之見矣足下謂如畫史圖其小影得自觀其形貌比喻極是俟從容當勉圖之然君謂周永清亡自是彼時新故之慨而弟在楚中已撰永清之傳且與乃郎論刻永清遺稿今並錄奉左右當慨念京華舊游也弟以永清晚年貪名鶩博一切失其故步故書中勸其孝子慈孫慎所持擇且知其廣親屬記爲吾兄手訂似稍可憑屬其校刻而其令嗣久不見報不知其意將何如也

去年於吳閶見吳敬齋所撰刻之　國朝二十四家古文北上揚州水程三日往復觀之噫古文故不易言自來評選之家類多不解古文原委豈敢輕加責備但知亭林而不知梨洲知愚山堯峰湛園竹垞而不知西河念魯且方望溪選至二十而李穆堂寥寥七篇已駭人矣乃至陳繼儒李漁之所不忍爲不屑爲不敢爲之袁枚亦入二十四人之數豈但老子韓非同傳亦且糞壤申椒共一室矣嗚呼衡文至此留不若三家村塾古文觀止古文析義庸惡陋劣猶未得罪名教徐君何所見而取之而吾兄落落之度竟不辭而爲之作序春秋責備賢者甚怪汰哉叔氏之專以禮許人也

作啟事訖仲魚陳君謂斥夫已氏不當與選其言允愜或謂徐君解說論文不必論人人選之文但有可觀古人亦不盡苛平素不知正是就文論文斯人豈有片言之可取乎徐君選其與人論文之書濃賞密讚不知正是此人自其不學無識斷然不可爲文之供招今爲明白指剖則斷識此人筆墨萬無可以玷辱簡編之理又何論其他耶如與程蕺園論文以古文爲形上之道考據爲形下之器古文似水非翻空不能見長考據似火非附麗於物不能有所表見水則源泉達乎江海火則所餘不過灰燼此直是風狂人作夢囈語不但不識文理併不識字畫矣古人本學問而發爲文章其志將以明道安有所謂考據與古文之分哉學問文章皆是形下之器其所以爲之者道也彼不知道而以文爲道以考爲器乃是夏畦一流爭論中書堂事其謬不待辨也大抵彼本空疏不學見文之典質不可憑空造者疾如讎仇不能名之勉强目爲考據（天下但有學問家數考據者乃學問所有事本無考據家）因而妄誹詆之充其所見六經宜去三禮尚書宜去典謨貢範而但存訓詁春秋宜去左傳而但存公穀詩宜刪雅頌而但存國風六經之文大半灰燼而達江海者寥寥無幾謂非喪心病狂何至出此至於與友人論文則深戒文章須有關係甚至言欲著不朽之書必召崔浩之災欲冒難成之功必爲安石新法之厲此其

不可理解直是驢鳴狗嗥推原其意不過嫌人矯揉造作爲僞體耳（天下原有一種僞體關係文字）然不反其本而但惡天下有僞君子因而昌言於衆相率爲眞小人是其所刻種種淫詞邪說狎侮聖言至附會經傳以爲導欲宣淫之事搜訪禁絕之猶恐或有遺留爲世道人心之害而徐君乃選之刻之贊之服之嗚呼人心嗜好固不可同然亦何至此耶此乃吾輩憂患之言二三同志共之不過爲子弟戒不足與外人道也幸勿播揚致爲逐臭之徒增詬詈而啟爭端可矣

爲畢制軍與錢辛楣宮詹論續鑑書

宋元編年之役亟二十年始得粗就隱括拾遺補闕商榷繁簡不無搔首苦心古人著書貴有家法聞見猥陋不足成家而好騁繁富不知所裁亦失古人著書宗旨大約類上添毫與蛇下畫足相去止在幾希之間要於著之有故則稗稊亦珍否則新奇亦塵垢耳此中甘苦難爲博雅者流摧其盛氣知高明必有以裁取之也按司馬氏書於南北朝之爭相雄長五代十國之角特鼎峙其詳略分合本於左氏春秋之詳齊晉而陳王辥三家紛紛續宋元事乃於遼金正史束而不觀僅據宋人紀事之書略及遼金繼世年月其爲荒陋不待言矣徐崑山書最爲晚出一時相與同功如萬甬東閻太原胡

德清諸君又皆深於史事宜若可以爲定本矣顧永樂大典藏於中祕有宋東都則丹稜李氏長編足本未出南渡則井研李氏繫年要錄未出元代則文集說部散於大典中者亦多逸而未見於書雖稱缺略亦其時勢使然未可全咎徐氏然遼金正史止閱本紀間及一二名人列傳而諸傳志表全未寓目宋嘉定後元至順前荒略至於太甚則不盡關遺編逸事之未出矣至於偶據所見騁其繁富如西夏備述姻戚世系元末瑣事取資鐵崖樂府編年之書忽似譜牒忽似詩話殊爲失於裁制然其徵材較富考核較詳已過陳王辥氏數倍則後起之功易於藉手亦其道也夫著書義例雖曰家法相承要作者運裁亦有一時風氣卽如宋元編年諸家陳王辥氏雖曰未善然亦各有所主陳氏草創於始亦不可爲無功辥氏值講學盛行之時故其書不以孤陋爲嫌而惟詳於學派徐氏當質學競出之際故其書不以義例爲要而惟主於多聞鄙則以爲風尚所在有利卽有其弊著書宗旨自當因弊以救其偏但不可矯枉而至於過爾今茲幸值　右文盛治四庫搜羅典章大備遺文祕冊有數百年博學通儒所未得見而今可借鈔於館閣者縱橫流覽聞見廣於前人亦藉時會乘便利有以致此豈可以此輕忽先正苦心恃其資取稍侈憪然自喜以謂道卽在是正恐起涑水於九原乃有賜

也賢乎我則不暇之誚則謂之何耶今宋事據丹稜井研二李氏書而推廣之其遼金二史所載大事無一遺落又據旁籍以補其逸亦十居三四矣元事多引文集而說部則慎擇其可徵信者仍用司馬氏例折衷諸說異同明其去取之故以爲考異惟不別爲書注於本文之下以便省覽卽用世傳胡天台注本考異散附本文之義例也計字二百三十五萬五千有奇爲書凡二百卷較之涑水原書已及三分之二或疑涑水以二百九十四卷記載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而宋元二代紀年四百六十有八爲書已占三分之二似乎繁簡懸殊然史家詳近略遠自古以然卽如左氏一書莊閔以前

與僖文而後不可一槩爲例涑水身生宋世其所閱涉自詳於唐而略於漢魏以上亦其理也鄙見區區自謂此書差有功於前哲然眉睫之喻實著書之通患高明何以教之邵與桐較訂頗勤然商定書名則請姑標宋元事鑑言說文史訓記事又孟子趙注亦以天子之事爲天子之史見古人即事即史之義宛轉遷避蓋取不敢遽續通鑑猶世傳李氏謙稱爲長編爾章實齋因推孟子其事其文之義且欲廣呂伯恭氏撰輯別爲宋元文鑑將與事鑑並立以爲後此一成之例鄙以爲李氏續編今已不見原書通考言其分別子目多至千有餘卷癸辛雜識稱韓彥古盜寫其稿至盈二廚通鑑不宜如此之多則長編自是李氏著書本旨非謙避續鑑名也通鑑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示不敢續春秋謹避聖經則有其理矣後世編年之史本與紀傳同埀紀傳至漢書而規模始定猶編年至通鑑而法式始□同一理也班書而後范沈蕭李所爲紀傳其文雖去班書遠甚未嘗謙避而不敢名書人不以爲僭也則馬鑑而後續者似可不以通鑑爲諱且書之優劣不在名目異同蓋詩文之名一定而工拙本自萬殊詩即甚劣未嘗不名爲詩文即不工未嘗不名爲文名爲通鑑而書之可嗣涑水與否則存乎後人之衡度矣尊意以爲何如惟涑水之書中有評論亦本左氏設辭君子以示學者司馬

則著臣光曰字以進於朝徐氏亦仿之而著臣乾學云云其例皆有所授鄙則以爲據事直書善惡自見史文評論苟無卓見特識發前人所未發開後學所未聞而漫爲頌堯非桀老生常談或有意騁奇轉入迂僻前人謂如釋氏說法語盡而繼之以偈文士撰碑事具而韻之以銘斯爲贅也今則姑從缺如未爲失司馬氏意否其年經國緯撮其精要以爲目錄亦歲內可以訖功大約明歲秋冬擬授刻矣而章實齋乃云紀傳之史分而不合當用互注之法以聯其散編年之史渾灝無門當用區別之法以清其類就求其說則欲於一帝紀中略倣會要門目取后妃皇子將相大臣方鎭使相諫官執事牧守令長之屬各爲品類標其所見年月定著別錄一篇冠於各帝紀首使人於編年之中隱得紀傳班部以爲較涑水目錄舉要諸編尤得要領且欲廣其例而上治涑水原書以爲編年者法其說甚新然續書而遽改原書規模嫌於無所師授實齋則言其意本於杜氏治左別有世卿公子諸譜例耳鄙意離合參半未能決擇凡此一皆就質高明如何如何全書幷錄副本呈上幸爲檢點舛誤所謂校書如埽落葉討論不厭多往復也昔司馬氏書所以裁成絕業非第十九年之用心亦以一時相與商榷如二劉范氏並一時碩學今觀所存辨難之辭如攻堅扣巨皆足開拓後人識力不特爲一

書發明也鄙則何敢希蹤古人而高明之有以教正所益或過於古人矣聞大著元史比已卒業何時可以付刻嘉惠後學爭先快覩引領望之筆削義例有可先示其要領者耶無任翹企

答邵二雲

來示問朱先生傳於文鳥賦小有改易因言馬班之史於相如揚雄諸賦雖博奧奇古未嘗輕有改易疑僕於古未有所師甚矣足下之好學也此事僕初無甚深意不過就已筆之所便隨文更易非有心於法古也古人記言與記事之文莫不有本本於口耳之受授者筆主於創創則期於適如其事與言而已本於竹帛之成文

者筆生於因因則期於適如其文之指或錄成文而無所更易或就字句而小作更張如書家臨帖屈伸存乎筆性將命傳言增減時乎口氣苟使帖意得神辭命稱旨固不可有意求異亦不須勉強從同此則史家通義嘗與餘邨詳辨之矣至於詩詞歌賦遷固諸史不改揚馬賦篇僕固未嘗參較然以韻言之法例之則楚狂接輿之歌莊子與論語有詳略矣僕於詞賦一道本不甚解而朱先生則於詩騷蘊深有得者以僕屬傳稿手鈔賦語中有一二辭句不甚愜心自度此中斷無能勝先生之理姑從同異而竊附於別本之義云爾不知足下以爲何如僕近較勘先子遺文有耳鳴賦不過三四百言辭甚奇崛而通篇無韻私度先子嘗曰必有取法亦不甚訝又於敗簏得先友程繩貢文選小簡則甚稱賦佳而亦疑通篇無韻詢所矩範徧檢故冊又不得先子報書因思詩三百篇設爲問答亦不入韻似可援以爲案此亦因所見以推求義例云爾未知先子當日命意果何如也足下或有以推廣其宗旨耶

與邵二雲論學

二月初旬亳州一書奉寄屈指又帀月矣僕於二月之杪方得離亳今三月望始抵武昌襄陽館未成制府即令武昌擇一公館在省編摩於僕計亦較便也移家一事已詳餘邨書中可便省之古人朋友之道久不相見

則考訂學業有無長益見解有無商質不僅述寒温溯離合甚或嗟貧而歎老相與作楚囚之泣也足下今年四十有八僕則五十又過三矣古人五十無聞謂不足畏所謂聞者不僅遠近稱述知其能文善學而已也蓋必實有可據於己性命休戚其中如公輸之巧師曠之聰舉其事即可知其爲人如曠以聰聞輸以巧聞乃可爲之聞也足下與僕自都門初遇之日皆自以爲稍出流俗荏苒二十年矣不幸名過其實薄有文學之名稱者固未必深知假有眞知者出未我輩之可聞果何物哉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必朝聞而可夕死甚言不聞道者爲枉生也世儒言道不知即事物而求所以

然故誦法聖人之言以謂聖人別有一道在我輩日用事爲之外耳故宋人譏韓昌黎氏以謂因文見道不知韓子未至於孔孟者義方敬直之功存心養性之學不能無閒然耳若以因文見道爲韓子之弊是離學問文章以言道恐韓子所不屑也子夏曰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蓋指技曲術業而言也我輩平日既以文學爲業而究所成就乃與技曲術業無甚懸殊則文章學問不任受過學而不思學中無進境也足下爾雅正義功賅而力勤識淸而裁密僕謂是亦足不朽矣抑性命休戚之故亦有可喻者乎爾雅字義猶云近正近正之義猶世俗云官常說話使人易解足下既疏爾雅則於古

今言語能通達矣以足下之學豈特解釋人言竟無自得於言者乎君家念魯先生有言文章有關世道不可不作文采未極亦不妨作僕非能文者也服膺先生遺言不敢無所撰著足下亦許以爲且可矣足下於文漫不留意立言宗旨未見有所發明此非足下有疏於學恐於聞道之日猶有待也足下博綜十倍於僕用力之勤亦十倍於僕而聞見之擇執博綜之要領尙未見其一言蔽而萬緒該也足下於斯豈得無意乎宋史之願大車塵冥僕亦有志而內顧栩然將資於足下而爲之耳足下如能自成一史僕則當如二謝司馬諸家之後漢王隱虞預諸家之晉書亦備一家之學如其未能則

願與足下共功其中立言宗旨不侔而合亦較歐宋新唐必有差勝者矣歲月不居節序川逝足下京師困於應酬僕亦江湖疲於奔走然僕能撰著於車塵馬足之閒足下豈不可伏隨於經摺傳單之際此言並示餘邨策以及時勉學無使白首無成負其靈秀之鍾而與世俗之人歸趣不相遠也如何如何不宣

與邵二雲

與桐五兄足下招差回得手書寥寥數語未足慰意兒子寄到亳州家書內鈔足下書稿寄來則略有論文之意而引端又未見其緒以此益知遠涉江湖欲溯都門舊雨往復論文良不易也僕所規足下期足下者不一

置可否但云非尺幅可竟則往來不過尺幅足下終不爲僕一言耶承指僕文謂精神未振又裘撫軍傳秉臬二字承改提刑二字甚感衷言與直道也然文字所寄旣多語云言多必失恐疵病猶不至此足下仍不免有姑恕爾至以僕書自言文有進境疑僕太自得意則不盡然敘事之文向苦文爲事役今覺事自就文向苦掇拾艱難今覺位置稍易譬挽强弓往來形勢人皆得而見其工拙至於用力由重而輕由難而易挽者之所自知必不能自欺也今得足下之所指示又翻覆以深思或恐以率易爲自然草創爲結構有似誤學淵明詩者率爲淺俚之句則毫釐以千里矣尙容迎而距之平心

察之果其有之則拜足下之賜爲不尠也僕持文律不外淸眞二字淸則氣不雜也眞則理無支也此二語知之甚易能之甚難君家念魯先生嘗言文貴謹嚴雄健夫謹嚴存乎法度雄健存乎氣勢氣勢必由書卷充積不可貌襲而强爲也法度資乎講習疏於文者則謂不過方圓規矩人皆可與知能不知法度猶律令耳文境變化非顯然之法度所能該亦猶獄情變化非一定之律令所能盡故深於文法者必有無形與聲而又復至當不易之法所謂文心是也精於治獄者必有非典非故而自協天理人情之勘所謂律意是也文心律意非作家老吏不能神明非方圓規矩所能盡也然用功純熟可以旦暮遇之期與足下共勉足下豈無意耶宋史之議不置一辭豈慮有任氏字林之補正邪則僕且閉口矣如何如何愼時自愛不宣

與邵二雲論文（原缺）

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

足下今生五十年矣中閒得過日多約略前後自記生平所欲爲者度其精神血氣尙可爲者有幾蓋前此少壯或身可有爲未可遽思空言以垂後世後此精力衰頹又恐人事有不可知是以約計吾徒著述之事多在五十六十之年且閱涉至是不爲不多中閒亦宜有所卓也足下宋史之願大車塵冥恐爲之未必遽成就使成書亦必足下自出一家之指僕亦無從過而問矣近撰書教之篇所見較前似有進境與方志三書之議同出新者前已附致其文於足下矣其以圓神方智定史學之兩大宗門而撰述之書不可律以記注一成之法又遷書所創紀傳之法本自圓神後世襲用紀傳成法不知變通而史才史識史學轉爲史例拘牽愈襲愈舛以致圓不可神方不可智如宋元二史之濆敗決裂不可救挽實爲史學之河淮洪澤逆河入海之會於此而不爲迴狂障隳之功則滔滔者何所底止夫通鑑爲史節之最粗而紀事本末又爲通鑑之綱紀奴僕僕嘗以爲此不足爲史學而止可爲史纂史鈔者也然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復化爲神奇紀事本末本無深意而因事命題不爲成法則引而伸之擴而充之遂覺體圓用神尙書神聖制作數千年來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豈非窮變通久自有其會紀傳流弊至於極盡而天誘僕衷爲從此百千年後史學開蠶叢乎今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增圖譜之例而刪書志之名發凡起例別具圓通之篇推論甚精造次難盡須俟脫稿便當續上奉郢質也但古人云載之空言不如見之實事僕思自以義例撰述一書以明所著之非虛語因擇諸史之所宜致功者莫如趙宋一代之書而體例既於班馬殊科則於足下之所欲爲者不嫌同工異曲惟

是經綸一代思慮難周惟於南北三百餘年挈要提綱足下於所夙究心者指示一二略如袁樞紀事之有題目雖不必盡似之亦貴得其概而有以變通之也昔東漢諸家今存惟范典午羣史唐修僅傳蓋班馬家學失傳之初一史而羼起爭趨一代而攻者數家各盡所長以自表見傳不傳則聽於其際與數此雖不如世業專家猶勝後人之拘守繩尺不復成家學也前人攻宋史者如柯氏之新編邵氏之宏簡錄陳氏之通鑑續編其效略可覩矣僕於此役未必遽爲柯邵之流恐如鄭氏之通志例有餘而質不足以副耳然足下進而教之或竟免於大戾未可知也足下亦宜自力充公傳家學否念念不宜

與邵二雲論文書

顧文子傳書後當寄永清附刻亡友傳後內序顧父善畫顧毋通經教子課孫亦藉以稍慰文子請撰家傳之志爾但中有小李將軍畫法一語本之李君所開節略小李將軍畫名亦耳熟之其爲何代何官及何名字僕性村劣實未識也一時無書可考姑仍原文然於古文之法不合幸足下爲改正之自六朝以來詩品文心書評畫斷角出鼎峙相與雌黃文府鑒賞藝林蓋出古人所未有矣而浮靡之朝文體破碎稱人不拘名姓俚言游語皆入品評佐以疊韻雙聲取適觀美此種文字列於文史之末聽其自爲一家之言可也近代爲古文辭者往往襲而用之且謂其來有自此其爲病又在昔人所論小說語錄諸弊之外矣即通議墓志書後則通義之外篇也旗籍名字書法之難本文論之詳矣僕無爭名之心平日爲人撰文其人自以意改蓋亦多矣初未嘗與校也每謂歐陽公辨尹師魯誌銘辨俗人之妄議猶嫌急於自暴其意亦可諒矣此則實於文字義例必當有發明爾庸妄者流塗竄文字如醉如夢何必有理可詰哉惟思我輩平日亦嘗爲人正定文字往往未見其人而文有不愜亦復以意改之人心不同正恐彼我易觀交譏目睫亦可儆也憶昔朱先生與嘉定錢曉徵詹事以學問文章互相推重僕方學古文辭於朱先生値先生爲蔣漁村編修墓誌蔣君歸葬有期而先生又逼福建典試之役倚裝具草意不自愜臨行屬僕與曉徵詹事更參定之後僕如命以詣詹事詹事略商數語俾僕持擇不肯涉筆僕固請之則曰如其面訂則筆削無嫌今既行矣君自當得其意涉筆無嫌他人不宜輕改竄也僕乃仿彿其意爲之改定朱先生歸未嘗以爲非也僕彼時嘗疑詹事遠嫌過甚今知前輩自有深意蓋不見其人遽改其人文字正恐所改雖工未必即其本意況未必工乎詹事推僕著筆蓋謂弟子面承師說轉可無嫌諒哉深知文字之要害也杜陵云晚節漸於

詩律細僕則以爲文律亦然閱歷既多不特知文字甘苦且井所以處此文字之情理亦不可不知也

與邵二雲論學

聞足下之刻爾雅正義刷有苦心婉轉屈曲避人先勦之於口說而轉謝筆於書者反襲之於彼也足下素慎於言雅學又博奧而難窺然猶燕談所及多爲拾牙慧者假借不歸乃知風氣之偎正復何所不有是知影止一而罔兩居二三也鄙性淺率生平所得無不見於言談至筆之於書亦多新奇可喜其間游士襲其談鋒經生資爲策括足下亦既知之斯其淺焉者也近則遨游南北目見耳聞自命專門著述者率多陰用其言陽更其貌且有明翻其說暗勦其意幾於李義山之敝縕身無完膚杜子美之殘膏人多沾丐才非先哲而涉境略同言之可慚亦可慨也鄙昔著言公篇久有謝名之意良以立言垂後無非欲世道之闡明今既著有文辭何必名出於我後見王懷祖氏自言所得精義不暇著書欲求善屬辭者承其指授而自著爲書不必人知所著本於王氏乃知王君與僕有同志也然而有其志而不能遂其事者則以承指授而屬辭遂能達其心之曲折千萬人中不能得一二也且使果具此才亦可不藉榮於王氏矣然則專心指授猶不敢望人達其曲折況勦襲言辭安能不謬其初指乎故學無心得而但襲人言

未有可恃者也是以不得不別白而存其眞也顧寧人云良工不示人以樸恐其以未成之器誤人我輩書未出而微言要旨往往先見言論遂使人得掩爲似是之非雖曰士風之澆而輕露其璞以誤人我輩不得不職其咎矣

與邵二雲書

自到河南三度致書想俱邀鑒矣春氣漸舒足下比日作何消遣所商史籍考事亦有所以教正之耶望不吝也朱少白前已有札致之近日常過從論文否家正甫孝廉所爲後海樊窓始末其文亦曾舉示足下否後起之士能爲古文詞者絕無其人則竹頭木屑之僞學誤之也然吾輩引人爲文而不免使之輕視學問則與前數十年時文名士同其弊矣故以學問爲銅文章爲釜而要知炊黍芼羹之用所爲道也風尚所趨但知聚銅不解鑄釜其下焉者則沙礫糞土亦曰聚之而已故俗士難與莊語吾黨如餘村遂之正甫暨朱少白不可不時時策之

與史餘村原缺

又與史餘村原缺

與史餘村論文原缺

與史餘村簡

近撰史德諸篇所見較前有進與原道原學諸篇足相

表裏而原道諸篇既不爲人所可此篇亦足下觀之可耳勿示人也夫子曰知德者鮮嗟夫知文亦豈易易通人如段若膺見余通義有精深者亦與歎絕而文句有長排作比偶者則曰惜雜時文句調夫文求其是耳豈有古與時哉卽曰時文體多排比排比又豈作時文者所創爲哉使彼得見韓非儲說淮南說山說林傳毅連珠諸篇則又當爲秦漢人惜有時文之句調矣論文豈可如是此由彼心目中有一執而不化之古文怪人不似之耳

與汪龍莊書　（三月）

穀塍來又得手書輒當晤語把玩無已韻編名錄兩書其製一序非習嬾也序意發明實爲史學大關鍵俾閱是兩書者大開眼孔知有經史專門之學各自理會大本領成古今來大著作毋以比類徵事文人游戲手眼褻玩此書方爲不負吾兄十數年功力不知有當吾兄尊旨否也近日學者風氣徵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故近日頗勸同志諸君多作古文辭而古文辭必由紀傳史學進步方能有得蓋古人無所謂古文之學但論人才則有善於辭命之科而經解篇言比事屬辭春秋教也因悟論語不學詩無以言誦詩不能專對雖多奚爲乃知辭命之文出於詩教敘事之文出於春秋比事屬辭之教也左邱明古文之祖也

司馬因之而極其變班陳以降眞古文辭之大宗至六朝古文中斷韓子文起八代之衰而古文失傳亦始韓子蓋韓子之學宗經而不宗史經之流變必入於史又韓子之所未喻也近世文宗八家以爲正軌而八家莫不步趨韓子雖歐陽手修唐書與五代史其實不脫學究春秋與文選史論習氣而於春秋馬班諸家相傳所謂比事屬辭宗旨則概未有聞也八家且然況他人遠不八家若乎拙撰文史通義中間議論開闢實有不得已而發揮爲千古史學闢其蓁蕪然恐驚世駭俗爲不知己者詬厲姑擇其近情而可聽者稍刊一二以爲就正同志之質亦尚不欲徧示於人也然大旨終不能爲知好者諱輒因大刻序言史學亦開鑿新論之一端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如何如何餘具別紙不宣

與胡雒君

大抵攻辨文字義蘊惟恐有所不暢有蘊不暢便留後人反詰之端而措辭又不欲其過火過火亦開後人反詰所謂太過反致不及也但太過之弊作者不知方自以爲暢足而不知其似是而非也因歎昌黎迎距之說爲不可易丁敬禮能受曹子建之潤飾斯已佳矣必云後世誰知定吾文者反覺其所見小也觀前人所謂一字之師如僧推之改僧敲數枝之改一枝雖不足以盡文章之妙蘊然兩傳其說後世未嘗不爲佳話亦有補

於學者之心思鄙意欲將生平撰著爲師友所正定者仍注正定之人及未正定之原文與所以正定之故於其下方明示後人非敢爲矯情也一則不沒人善且恐其人不幸不傳而鄙著幸存其人可附而傳一則文辭增減改易字句小異意義懸殊實有補於後學之推尋研究二者關係皆非淺鮮故雖冒矯情之嫌而不自阻也前撰婦學之篇請正而賜正頗略恐尊意有所嫌而不盡其辭故言此以解尊疑如何如何又區區之長頗優於史未嘗不受師友之益而歷聘志局頻遭目不識丁之流橫加彈射亦必補錄其言反覆辨正此則雖爲文史通義有所藉以發明而屢遭坎坷不能忘情昔覩

呂覽見孔子征馬食人之禾野人縶之子貢縱橫陳說野人益怒不解鄙人有新役者突前呼曰子不生於南海我不生於北海也我馬安得不食於子野人大喜以謂解人如是不亦辨乎厚爲贈而歸之彼時以爲諸子寓言必無其事今知人世觸處多此境也未免激昂申其孤憤此古人亦所不免又何諱焉

與胡雒君論文

詩文異派同出於經後代名家各有其至昔人所稱杜詩韓筆各不相兼亦各不相下也杜韓而下學者雖不能至然苟有所得足自成家君子所不廢也惟後世以詩文游者文則必須通人爲之可以無疵詩則不必通人而皆可支展葢五七韻句雙單轉換其中機變易盡略識字而不通文理之人摘其小慧亦能遮人耳目故江湖詩人其迹最爲混濁不可不辨其人不必盡出上流也嘗論詩文有得而能自成家古人不皆兼擅長也第專工文者不能不作韻語碑銘傳贊之類是也其不能詩者韻語率多簡質古直不失古人銘金勒石之意而已專工詩者不能不作散語題贈小序景物注記之類是也其不能文者散語率多古拙疏樸閒或不免冗猝險澁而已文人不能詩而韻語不失體要文能兼詩故也詩人不能文而散語或至蕪累詩不能兼文故也然既爲眞詩人矣才雖短於屬文心必通乎文理故其

散語佳者澹雅不讓古人即其病而或至蕪累則寧樸無華寧野無市寧拙無俗故辭雖不工而自饒古趣古之詩人不工文者更僕難數大要不出此也鄙見近刻號名家詩者詩雖未必有得而挹覽尚無敗闕無如一涉於文則市井科諢纖佻猥俗諸惡坌集令人不辨作何許語視古人之不工文而僅傳詩者較其所爲題贈小序景物注記其諠譁俗豔轉覺過之葢通人能自知所短而每藏其拙此流不自知其所短而好自逞也但諦審其辭僅求如詩人所爲蕪累之文疏野質樸終不失澹古意者畢生不能一語相似譬如縉紳高會清談其中有妙言語者亦有絀口辨者相對自無媿怍忽有

夏畦負販衣冠揖讓其中不待啟口即見本色毋論爲謹爲放皆無是處乃知文理未明通者能遁於詩必不能自遁於文而流俗乃謂詩有別長不知文理尚未明通妄有所長所謂五七雙單機變易盡而小慧可以施狡獪耳至於江湖游乞則每況愈下然遇朋儕則解嘲唱於貴顯亦能貢諛調平諧仄叶韻成章一時亦莫測其中之有無閒嘗退省其私不但不通文理甚至家書說帖簡冊注記不能一字明白而其人非狂妄輕佻不可向邇卽贅瘤臃腫一無所知生平見此甚多初亦疑之後見故人有好蓄變童者嘗於吳閶買一小家孺子巧慧便嬖寵極專房躬自教習勤過師弟三數年後便

解吟五七言與江湖游乞一輩所爲頗不甚遠及與言古人文辭卽格格不入乃恍然悟詩文之道源合流分文必通人始能而詩則雖非士流皆可影附直如音律一道可以下通於倡優也諺云觀人所忽今之詩人可謂眾矣蘭艾蕭蕕不易別矣如於倉卒之閒難以遽定但觀不經意之文筆而眞僞可立判也人焉廋哉特恐眞知文者亦鮮而魚龍終莫辨耳

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

惠書辱許過質所謂愛之忘其醜也往復數番益增慚悚足下學業得之趨庭天質兼倍弱冠之年富有卷軸詞筆秀挺擺脫流輩言論文事有白首儒生所不逮者得於天者優矣茲於學問之事不恥下詢而殷然有見於前人根柢不外經史將於是中求其本末源流是志於古之不朽者也鄙人薄植自信不篤豈敢遽爲足下定厥指歸粗陳所歷以備采擇抑亦可矣蓋其始也誦法先民成言輒欲推其言之之意久之似有所得而世之同誦習者不爲然也蓄疑內憤又求之於古人則往往有先我而得同時誦且習者亦不爲然始知學業之事將求此心之安苟不悖於古人流俗有所毀譽不足較也三代而下士無恆產舉子之業古人出疆之贄是也孔孟生於今日欲罷而不能矣但舉業將以求知於人而學問之道又不可以同於世之毀譽足下所以有

不克兼營之懼也鄙人以謂學而不求有得則已苟有所得毋論治經業史專門名家其於舉子之業不惟不相妨害且有相資之益患在人自不思而誤歧之耳蓋學問之事非以爲名經經史緯出入百家途轍不同同期於明道也道非必襲天人性命誠正治平如宋人之別以道學爲名始爲之道文章學問毋論偏全平奇爲所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猶形不離影日月光天終古不變而羣生百物各以質之所賦而被其光謂其所得光影各有大小高下之不齊則可矣謂盡去形質而始爲日月之光不知光將何所附也以所得之大

小高下而推測日月之光則可矣以謂光即在此大小高下而不復更有中天之日月焉不知爭此大小高下將何用也由此觀之學術無有大小皆期於道若區學術於道外而別以道學爲名始謂之道則是有道而無器矣學術當然皆下學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達之道也器拘於迹而不能相通惟道無所不通是故君子即器以明道將以立乎其大也歷觀古今學術循環衰盛互爲其端以一時風尚言之有所近者必有所偏亦其勢也學者祈嚮囿於時之所趨莫不殫精竭智攻索不遺餘力自以所得遠過前人聖人復生不可易矣及其風衰習變後人又以時之所尚追議前人未嘗不

如前人之視古昔漢唐宋明以訖昭代作者遞相祖述亦遞相訾議終身遁於其中而不自知其守器而忘道豈有當哉惟夫豪傑之士自得師於古人取其意之所誠然而中實有所不得已者力求其至所謂君子求諸已也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與雖大如泰山不遑顧也世之所忽而苟爲吾意之所期與雖細如秋毫不敢略也趨向專故成功也易毀譽淡故自得也深即其天質之良而縣古人之近已者以爲準勿忘勿助久之自有會心焉所謂途轍不同而同期於道也今足下有見於學問根柢不外經史而又見古人窮經之難心有慕於史學又恐史部卷帙浩繁且疑前人論史其說不一恐其精力有限而思淹貫之得其術誠所謂年少志盛銳氣無前覩世之人營營干祿惟恐不工不知此外更復有何事者直霄壤矣然於學問途徑則似有所徇焉充其所至可以閎通博雅有聞當世久之有所成就亦足垂名來禩稱不朽矣至於內得諸心上通於道古人精微由我而闡後學津逮自我而開將以有功斯世而不欲苟以名傳則猶未也古人不憂名之不傳而憂名之徒傳而無功於人世不憂學之不成而憂學之徒成而無得於身心是故遑遑汲汲自力於學將以明其道也經史者古人所以求道之資而非所以名其學也經師傳授史學世家亦必因其資之所習近而勉其力之

所能爲殫畢生之精力而成書於道必有當矣譬如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否則豈有當於聖人之擇哉若先懸經史以爲標準仰而企之俯而就之斤斤焉必有當於一得而後思以其學名則是徒見世人所尊奉而我從而徇其聰明智力焉其無當於道也審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言人美質不難覯也人之性情才質必有所近童子塾時知識初啟蓋往往以無心得之行之而不著也其後讀書作文與夫游思曠覽亦時時若有會焉又習而不察焉此即道之見端而充之可以無弗達者未有人焉從而明示之蓋至終身汩沒而不自知爲枉其才者比比然也足下於此亦將有所省

乎如有所省則毋論治經業史皆可求所得矣若夫世方尙經從而鑽研服鄭世方貴史從而攻習班馬尙考證者穿穴墳籍以爲博工詞章者搜獵華藻以爲奇夫世之所尙未必卽我性之所安時之所趨何必卽吾質之所近舍其所長而用其所短亦已難矣而毀譽之勢眩其外利鈍之見惑其中雖使十倍古人之智力而成功且不能以及半焉何況中才而下本無所以自通哉夫科舉之業學者鄙之爲其有所爲而爲非出於中之不得已也科名將以爲利而學問將以爲名同逐時趨而非出於中之不得已乃人之無所得而勉强言學問者輒視舉業爲小技識者旁觀何以異於五十步之笑

百步哉雖然舉業無當於學問斯固然矣必謂學問有妨於舉業則未也舉業雖代聖賢立言亦自抒其中之所見誠能從於學問而以明道爲指歸則本深而末愈茂形大而聲自宏未聞學問有得而舉業之道其所見者不磊落而光明也夫學問之途歧出百變塗轍小異卽不可以易地爲良而舉業非其所營乃謂獨不相悖者何耶蓋學問爲質而舉業乃其文著之一端故學不皆同而苟有所得自可相因而見也制舉之初意本欲卽文之一端以覘其人之本質而世之徒務舉業者無其質而姑以文欺焉是彼之過也舉業既爲無質之文而學問不衷於道則又爲無根之質是又爲學者之過也兩者絕不相蒙有由來矣足下志學而慮兼營舉業之不易得無於此未晰與雖然鄙人爲之四十年矣其始未嘗有獨立之見而徒知好之則已謬爲人之所許矣年至三十所得似有進焉人則從而疑之至於今益又土苴三十之所爲矣一二心知之外從而鄙且笑者十之四五怒且罵者且倍焉志乎古必遺乎今昌黎韓氏言之慨然向疑有激之言今乃信其良不誣也足下負兼人之資在英妙之年卽有不朽之志千萬人中不得一焉不鄙迂塞而殷然以學業是詢鄙人豈敢有所愛乎然而答非所問則固以謂學問之道貴端始基如素之爲絢也素質不立而求五采之章施未有能成文

章者至於因端竟委由粗至精功程先後條目洪纖則願繼是而言效愚者之一得惟高明之裁擇可矣

答沈楓墀論學

六月自太平返亳道出維揚夫子大人款留幾及币月足慰十許年飢渴之思彼時則以足下遊隔燕雲不獲共斯朝夕不免悵悵七月抵亳値兒婦病亡經營旅殯拮据殊甚八月游楚十月自楚中回往還兩月泥塗霖雨行役爲勞此閒一二月稍歇風塵而怱怱歲事擾擾志局應酬遙計正月之杪志事未能卒業便須挈此遺緒又作楚游矣遑遑升斗終歲奔馳足下謂我心樂否耶十一月中從亳州署接到足下六月廿日手書竊慨

薰風拂楮霜雪開緘魚雁聯遝至於如此來書滔滔千數百言殷然以學業事往復相商而并引當日都門晤語徵其歸宿非謙懷若谷不恥下問恐一善之有遺曷克臻此慰甚慰甚足下所問節目雖多其要則可一言而蔽曰學以求心得也韓昌黎之論文也則曰文無難易惟其是耳明道先生之論學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學問二公所言聖人復生不能易也夫文求是而學思其所以然人皆知之而人罕能之非其才之罪也直緣風氣錮其習而毀譽不能無動於中也三代以還官師政教不能合而爲一學業不得不隨一時盛衰而爲風氣當其盛也蓋世豪傑竭才而不能測其有餘及

其衰也中下之資抵掌而可以議其不足大約服鄭訓詁韓歐文辭周程義理出奴入主不勝紛紛君子觀之此皆道中之一事耳未窺道之全量而各趨一節以相主奴是大道不可見而學士所矜爲見者特其風氣之著於循環者也足下欲進於學必先求端於道道不遠人即萬事萬物之所以然也道無定體即如文之無難無易惟其是也人生難得全才得於天者必有所近學者不自知也博覽以驗其趣之所入習試以求其性之所安旁通以究其量之所至是亦足以求進乎道矣今之學者則不然不問天質之所近不求心性之所安惟逐風氣所趨而徇當世之所尚勉強爲之固已不若人

矣世人譽之則沾沾以喜世人毀之則戚戚以憂而不知天質之良日已離矣夫風氣所在毀譽隨之得失是非豈有定哉辭章之習既盛輒詆馬鄭爲章句性理之談方張則嗤韓歐爲文人循環無端莫知所底而好名無識之徒乃謂託足於是天下莫能加焉不亦惑歟由風尚之所成言之則曰考訂詞章義理由吾人之所具言之則才學識也由童蒙之初啟言之則記性作性悟性也考訂主於學辭章主於才義理主於識人當自辨其所長矣記性積而成學作性擴而成才悟性達而爲識雖童蒙可與入德又知斯道之不遠人矣夫風氣所趨偏而不備而天質之良亦曲而不全專其一則必緩

其二事相等也然必欲求天質之良而深戒以趨風氣者固謂良知良能其道易入且亦趨風氣者未有不相率而入於僞也其所以入於僞者毀譽重而名心亟也故爲學之要先戒名心爲學之方求端於道苟知求端於道則專其一緩其二乃是忖己之長未能兼有必不入主而出奴也擴而充之又可因此以及彼風氣縱有循環而君子之所以自樹則固毀譽不能傾而盛衰之運不足爲榮瘁矣豈不卓歟前明制義盛行學問文章遠不古若此風氣之衰也　國初崇尚實學特舉詞科史館需人待以不次通儒碩彥磊落相望可謂一時盛矣其後史事告成館閣無事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許

年學士又以四書文義相為矜尚僕年十五六時猶聞老生宿儒自尊所業至目通經服古謂之雜學詩古文辭謂之雜作士不工四書文不得為通又成不可藥之蠱矣

今天子右文稽古三通四庫諸館以次而開詞臣多由編纂超遷而寒士挾策依人亦以精於校讐輒得優館甚且資以進身其真能者固若力農之逢年矣而風氣所開進取之士恥言舉業熊劉變調亦諷說文玉篇王宋別裁皆考容金篆石風氣所趨何所不至哉夫考訂辭章義理雖曰三門而大要有二學與文也理不虛立則固行乎二者之中矣學資博覽須兼閱歷文貴發明亦期用世斯可與進於道矣夫博覽而不兼閱

歷是發策決科之學也有所發明而於世無用是雕龍談天之文也然而不求心得而形迹取之皆偽體矣比見今之傑者多偏於學文則詩賦駢言亦極其工至古文辭則議之者鮮矣夫文非學不立學非文不行二者相須若左右手而自古難兼則才固有以自限而有所重者意亦有所忽也陶朱公曰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學業將以經世當視世所忽者而施挽救焉亦輕重相權之義也今之宜急務者古文辭也攻文而仍本於學則既可以持風氣而他日又不致為風氣之弊矣足下於此豈有意乎語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人生不朽之三固該本末兼內外而言之也鄙人則謂著述一途亦有三者之別主義理者著述之立德者也主考訂者著述之立功者也主文辭者著述之立言者也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宋儒語錄言不雅馴又騰空說其義雖有甚醇學者罕誦習之則德不虛立即在功言之中亦猶理不虛立即在學文二者之中也足下思鄙人之舊話而欲從事於立言可謂知所務矣然而考索之家亦不易易大而禮辨郊社細若雅注蟲魚是亦專門之業不可忽也阮氏車考足下以謂僅究一車之用是又不然治經而不究於名物度數則義理騰空而經術因以鹵莽所係非淺鮮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皆夫子之所師也人生有能有不

能耳目有至有不至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立言之士讀書但觀大意專門考索名數究於細微二者之於大道交相為功殆猶女餘布而農餘粟也而所以不能通乎大方者各分畛域而交相詆也足下有志於文正當益重精學之士能重精學之士則發為文章必無偏趨風氣之患矣昔朱竹君先生善古文辭其於六書未嘗精研而心知其意王君懷祖固以六書之學專門名家者也朱先生序刻說文中閒辨別六書要旨皆咨於懷祖而承用其言僕稱先生諸序此為第一非不知此言本懷祖也而世或議之此不可語於古人為文之大體也近代學問如戴東原未易易矣其所考訂與所發揮

文筆清堅足以達其所見而記傳文字非其所長纂修志乘固亦非其所解委而不爲固無傷也而強作解事動成窒戾此則不善趨避而昧於交相爲功之業者也要之文易翻空學須據實今之學者雖趨風氣兢尙考訂多非心得然知求實而不蹈於虛猶愈於掉虛文而不復知實學也夫醫之療疾攻寒以熱治積宜消然而寒熱相搏幾於無止是以良醫當積實而預爲反虛之防今日之論文而不敢忽學是也願足下思之度之忖其所能而次第求之如有所疑則就高明而斟酌之至於從事之餘功程疏數條目鴻纖不妨千里惠言因病發藥非一時楮筆所能宣究春闈彈指翹首捷音臨書

增懷不勝企望之至

與陳鑑亭論學

鑑亭四兄足下屢辱手書不獲專上報起則以與足下言不離文墨二雲先生及史餘邨處言論互相詳略足下館於二雲先生屬以轉致不啻如面談耳然於禮文儀節自媿脫略甚矣兒子來又讀惠言不惟恕其簡脫且辱許可教而諄諄以文字往復相商想見足下淵谷之懷眞令鄙人感且媿也辱諭鄙著原道諸篇更徵關愛前在湖北見史餘邨言及先後所著文字則怪原道諸篇與通義他篇不類其意亦謂宋人習氣不見鮮新及兒子回家則云同志諸君皆似不以爲可乃知都門知己俱有此論足下諭編卷末尙爲姑恕之辭耳道無不該治方術者各以所見爲至古人著原道者三家淮南託於空蒙劉勰專言文指韓昌黎氏特爲佛老塞源皆足以發明立言之本鄙著宗旨則與三家又殊文史通義專爲著作之林較讐得失著作本乎學問而近人所謂學問則以爾雅名物六書訓故謂足盡經世之大業雖以周程義理韓歐文辭不難一吷置之其稍通方者則分考訂義理文辭爲三家而謂各有其所長不知此皆道中之一事耳著述紛紛出奴入主正坐此也鄙著原道之作蓋爲三家之分畛域設也篇名爲前人疊見之餘其所發明實從古未鑿之竇諸君似見題襲前

人遂覺文如常習耳夫文章以六藝爲歸人倫以孔子爲極三尺孺子能言之矣然學術之未進於古正坐儒者流誤欲法六經而師孔子耳孔子不得位而行道述六經以垂教於萬世孔子之不得已也後儒非處衰周不可爲之世輒謂師法孔子必當著述以垂後豈有不得已者乎何其蔑視同時之人而惓惓於後世邪故學孔子者當學孔子之所學不當學孔子之不得已然自孟子以後命爲通儒者率皆願學孔子之不得已也以孔子之不得已而誤謂孔子之本志則虛尊道德文章別爲一物大而經緯世宙細而日用倫常視爲粗迹矣故知道器合一方可言學道器合一之故必求端於周

孔之分此實古今學術之要旨而前人於此言議或有未盡也故篇中所舉如言道出於天其說似廓則切證之於三人居室若夫窮變通久則推道體之存卽在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集大成者實周公而非孔子孔子雖大如天亦可一言而盡孔子於學周公之外更無可言六經未嘗離器言道道德之衰道始因人而異其名皆妄自詡謂開鑿鴻蒙前人從未言至此也原學之篇卽申原道未盡之意其以學而不思爲俗學之因緣思而不學爲異端之底蘊頗自喜其能得要領又以其說渾成不煩推究誠恐前人已有發此論者徧詢同人皆云未見然鄙著通義凡意見有與古人不約而同者必

著前人之說示不相襲幸足下與同志諸君爲檢先儒緒論審有似此者否也如其有之幸卽寄示俾得免於雷同勦說之愆感荷非淺鮮矣古人著書晚年別有進境世人無由窺測轉謂後不如前故有少壯聲名滿天下而晚年漸不爲人所許大抵卽是其人之至詣也鄙人何敢狂言及此然學者才多於識往往用其所長足以自樹立矣又復希名求異自矜新得土苴平日之功而窺所作爲乃轉不値一笑鄙人自反亦尙不至此也但著述之旨微妙難言幾脫稿而羣口交稱正恐所得未必深耳不同聲而附和正見諸君古誼故聊一申明非敢自是其愚不受彈謫也足下以爲何如

報孫淵如書

得手書具悉一切又見近日與稚存書知都門酬接之餘力於校讐自進於學慰甚羨甚承詢史籍考事取多用宏包經而兼采子集不特如所問地理之類已也前有條例與邵二雲求其相助如足下從事校讐其於古今載籍耳目所及幸有以指示之也至義例所定有應采者邵君處已有大凡可就詢之此間編得十卷八卷亦當寄京請足下輩爲參定也愚之所見以爲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子集諸家其源皆出於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別故於天地之間別爲一種不可收拾不可

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種門戶矣此種議論知駭俗下耳目故不敢多言然朱少白所鈔鄙著中亦有道及此等處者特未暢耳俟爲尙書公成書之後亦當以涉歷所及自勒一家之言所爲聊此自娛不敢問世也然相知數君子終不敢祕幸時有以教政之爲幸多矣屬遣兒子入都心緒紛紛不及詳述一切詢兒子可俱知也此達拜問近佳不宣五月二十三日

與周永清論文

孟子曰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學問文章亦復如是因天質之所良則事半而功倍強其力之所不能則鮮不躓矣足下於古文辭葢長於敘情而短於持論

故僕當時一見便曰詩人之文可以自成一家今十許年所見足下之文皆不出此一語而足下卒不相信偏好持論尤好論學論文眞不善用所長也大抵論學論文之言非出鄉氣稚氣即是剿襲人言而文失其本旨者也夫無者不可強而爲有猶有者不可誣以爲無足下自謂好名之心不免倒行逆施夫好名而能遂其名雖倒行逆施可也非徒無益而反有所損又以天質所良之業不得專一其工以致進退失據豈不惜哉足下留記在京師日有無識子駁永清志例足下欲僕作書報之僕終不作書果何意邪又記在永平差所足下見僕詩教篇言三代之盛未有著述文字足下當面作書

指駁索僕報書僕又不答何邪蓋嫌如村塾孺子爭論冬烘章句難於施答辨也夫人各有能有不能雖堯舜之知不徧物也足下天質不能遠過中人而學問文章則欲盡天下人之所長而皆有於己即此已自無定識矣而度力不能往往出於術取計勦天下豈無眞耳目邪王懷祖氏嘗言不暇著書欲得能文之士授以所學俾自著爲書不必人知出於王氏僕亦嘗欲倩人爲通義外篇亦不願人知所授宗行本之於僕然竟不得其人則學問中之曲折非一時授受所能盡也夫有心傳授尙不能得其曲折而賓筵燕談之閒行文流露之語偶然得之便可掩爲己有而人遂不能分別有是理乎僕嘗謂功力可假性靈必不可假性靈苟可以假則古今無愚智之分矣

又與永清論文

近日撰亳州志頗有新得覩和州永清之志一半爲土苴矣主人雅相信任不以一語旁參與足下同而地廣道遠僕又迫於楚行四鄉名蹟未盡游涉而孀婦之現存者不能與之面詢委曲差覺不如永清然文獻足徵又較永清爲遠勝矣此志擬之於史當與陳范抗行義例之精則又文史通義中之最上乘也世人忽近貴遠自不察耳後世是非終有定評如有良史才出讀亳志而心知其意不特方志奉爲開山之祖即史家得其一

二精義亦當尊爲不祧之宗此中自信頗眞言大實非誇也和州全志已亡近日刪定敘論作一卷不過存初見耳永清全志頗恨蕪雜近已刪訂二十六篇爲永清新志十篇差覺峻潔俟錄有副本當即呈上稍贖十二年前學力未到之愆或再示永清人士有好事者別刊一本如新舊唐書之並行亦佳事也否則僕著述內自當列爲一種雖不得與亳志並論在宋人諸方志中固有過之而無不及者矣出都三年學問文章差覺較前有進永清撰志去今十二年和州則十八年矣由今觀之悔筆甚多乃知文字不宜輕刻板也然觀近所爲文自以爲差可矣由此以往少或五七年多或十許年安

知不又視近作爲土苴乎念及於此而日暮途長勉求進業以庶幾於立言之實懲眞有汲汲不容稍緩者已亳志俟有刻本再當奉寄

答周永清辨論文法

僕文天府生員爲人誤加順字僕辨其非足下乃疑天府二字出於周官不當爲京府之代語此說非是天府生員猶言京國生員云爾本屬行文常語於理無礙即著於文當日本無成心亦非必不可易之句但謂必不可用未免不識變通耳至引周官天府之職恐其相混則更非矣經傳諺語與後世同名異實卻車不可勝載但問行文有礙否耳無礙於理雖同何害果礙於理雖無同名之嫌豈可用耶諸葛公對昭烈問則曰益州沃野天府之土是稱天府人豈遂疑西周之官屬隸東漢之職方哉漢人治四代之書則稱尚書豈嫌秦官有尚書職耶夫語有繁省例有常變惟行文純熟則無施不可否則鮮不窒矣天府生員自是變例語省而意自足也今加順字其上則莊稱矣莊則於法當備宜云隸某縣籍補順天府學生員乃無窒礙今去籍貫但云順天府生員又不著學則五州二十三縣之廣茫茫何所指哉來示又以八股稱四書文出明史選舉志不得謂之俗語且舉明志文云仿宋經義體用排偶謂之八股此則所舉史文正足證僕之言不可易矣夫史不能直稱八股而曰謂之八股謂者孰謂律文無有會典無有而有其謂非俗語而何哉大抵謂之之言非出組織文語即是流俗俚語語不無稽史家既不可以直書又欲不沒其實則曰謂之云爾唐摭言記科舉事有謂之報羅謂之燒尾等語書事者用以入文因而代言紀事讀者又當解爲何許語乎文有顚倒一字義意懸絕不可不辨別也唐宋以後諸經斷無越前人而別自作注之理熟於經部義例當自知之如治經而自作解詁考訂其書本不以注爲名記傳稱之謂注某經於理無礙蓋注爲虛辭也如直曰某經注於法爲非蓋注爲實據也竹丁嘗云欲注大戴禮記欲注之言亦屬虛辭觀所言論乃是補輯考訂之功度其成書必不敢毫無標別而混稱謂大戴禮注也不敢稱謂大戴禮注則因前有盧注毋論不敢冒越亦嫌於彼無分別也前書所云既稱爲注必於盧注當識同異乃不易之論足下謂須序跋方可分別似未察矣古來紀傳書人著述但云注某書不聞取前注而分其同異則亦誤會書意夫曰注某書固異於某書注矣後世之稱經注與古人異則已別白於前不更贅焉

答周筤谷論課蒙書（癸卯）

久不奉文墨教言懸企甚至伻來齎到鉅囊如獲異寶發緘快誦恍接笑言載展撰著及所論述文字琳琅滿

目使人意得神移歡慰無已甚矣足下之好學也鄙人筆墨資生文字乃其職業然屈指半載病荒其半窮愁又荒其半檢校前後所得竟無大進足下於簿書奔走之暇乃能如是淬勵眞是使人媿且畏也承示課蒙之法甚善令郎天質本高而賢父兄之啟發亦絕非流俗所擬他日成就豈可量所至也然文先之帙果足嘉惠幼學而微窺意指仍似不脫時文習氣與俗下所選左國史漢唐宋八家以及七種八集之類究未相遠恐童幼習慣專意詞致文采遂以機心成其機事而難於人道耳蓋古學俗學之分不在文字在乎有爲而言與無爲而言文辭高下猶其次也大家著述利鈍雜陳華樸互見非不知樸不如華之可悅鈍不如利之人人而其意以謂非此不足盡其學而成其立言之功能以故世俗有所棄取決擇而彼亦不恤焉所謂有爲之言不得不如此也惟夫枝葉名流務爲娟潔美好波瀾意度獵取古人膚廓嫣然以媚於人其道能工而不能拙能章而不能闇能使人抵掌稱歎而不能使人冥然深思能使雅俗共賞聲名一時而不能使人浮沈抑揚初無定論直俟一二心知其意之人爲之慟哭喜笑於千載而下此則無爲之言專求文字語言之末者也童幼初啟先入爲主務使文不雜質錦不去絅珠玉示以可珍而布粟示以可服不可急急以成章爲能事是亦中人以上之取資不知愚見亦有當否此開生徒難與深言幼子今年十二孤甥今年十四歲矣天姿俱不敏於誦讀視令郎所誦不及十之四五媿孰甚焉然喜弄筆墨鄙人不甚禁之聞講孟子便擬孟子問答文字聞講毛詩便擬四字斷句韻語此則天質之可造者恐其易於成章故欲培其本質所選文字不盡取輕快流利一路擬取詩疏爲制舉之權輿史贊爲古學之底蘊半山制藝邵二雲謂後人僞撰且於初學亦不甚切足下以爲教之不入誠哉前言之誤也所屬文字俱於七月二十以前必可應命彼時遣役一來是所禱切會晤何時臨風悵惘不盡欲言

再答周筤谷論課蒙書（癸卯）

伻來接讀手書甚慰遙念向來叨惠已多媿無以報兒子又承厚貺無任感荷來示論課蒙事往復數番殊慚所見之不逮詳味足下之意蓋不外乎先易後難使童幼易於入手足下之言是也然窺文先之序及前後書示之說不過取坊刻古文選本倒翻前後次序而加以東萊博議耳江浙時下館師亦儘有能之者子弟取效亦復不過爾爾未見其爲一定之良法也鄙人前書所論足下疑爲過高非高也約其他日所至而爲之基其中預期之言足下視爲遙責之於童子云耳若果如是則豈高之云乎直是罔矣先易後難鄙人無以易乎足

下之說而足下之課童子文字以有題目蹊徑者爲易而鄙人之課童子以無題目蹊徑者爲易然而各用其法以課其子弟亦已各有其效父兄各盡其心子弟各致其力待他日落實取材亦何不可而鄙人不免芻蕘之獻者有題目與蹊徑仍是不用八股之時文他日見解終不離乎依牆傍壁耳書中所云積華與利而拙與樸將不期而至此言未免倒施天下無是理也足下亦見樹之先枝葉而後有根本者歟古今之人一也如云立言有益將來而不爲今日地鄙人無此意也言惟其是待將來亦何妨如其非也今之人豈可徇乎足下又云有德有言與我輩此時所論皆非是者此則鄙見與高明之見終始歧異之原也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不必一定聖人道德之極至也凡立言者必於學問先有所得否則六經三史皆時文耳況於他乎學問而至於有得豈可概之學者是以利鈍華樸雜陳焉而使之文境不拘窒他日可以爲有得之基此前書之所謂勿以機心成其機事也若不察其指徒一望而驚其難則不如從事歸震川之八家儲宜興之七種任其播弄而先後施之固已能如足下之期矣又何勞勞焉選輯而敘論爲哉近日生徒散去荒齋閴然補苴文史通義內篇撰言公上中下三篇詩教上下二篇其言實有開鑿鴻濛之功立言家於是必將有取然文繁字多至萬餘言不能遽錄先以言公三篇致邵二雲詩教二篇俟續寄去足下不可不與聞也或令人鈔去置之座右較之史例校讐諸篇似有進矣足下近作敘論文字居然斐蔚敘事文微冗碎要當鍊之使其老潔眞傳世之業也辱承諳委輒爲更易數處惟酌采之悤悤不備秋涼好自愛不宣

與喬遷安明府論初學課業三簡

二十日晚間接到十九來簡知此間十七日啟事亦於十八日始得入照想雨水泥濘道途有阻滯也承貴僕於十九啟程不識先至京師抑先至保府又不知前所云十八啟行者即此人抑十八已行而此又重遣之耶幸便賜示知之甘霖應候德政是徵可爲額手然此間已聞霑足之後若再不休未免有礙布種而昨今以來晴爽尤覺可愛西成兆豐青氈措大亦得飽食豈特爲賢守令賀而已邪說文檢字生疏須取俗下詩韻一本將小篆九千餘文通與注明部次朱筆標於楷韻之下如遇經傳文字先按韻而得其部次再按部次而得其篆文其功特易易耳且說文字少經傳字多說文中字先不編韻則遇經傳所有而說文所無者必有空翻全部說文而終無所得之患矣此事前與大阮世講已道及之彼忘記耳且編韻之功爲之甚易一人讀全部說文一人逐字檢韻注之如有四人八人則分部可辨不

必一手且但注偏旁不必更書本篆即僅兩人爲之不過十日可畢是經傳文字未及考正卻已先得一卷說文缺字考矣爲學之事動手必有成功此類是也又此時經典釋文十三經注疏尚未到手則所謂認字之法現今亦無可作樂得乘此暇日先與備此巧法以俟臨時之取用如攜可矣愚意以爲此事之所難者在節取注疏詳略之間不無苦心耳此等乃是皮毛之事易爲力也諸世講現在讀書功課何如得讀書之意者不在驟也若有所商希開首尾示下大阮世講讀書有疑有所不便即按款目開單積三數日寄來相商至便善學者正在善於問耳此閒生徒邇日心氣稍定要自求益

者十中不二三焉六月初旬或得少暇當造粉署一觀鯉庭課業爲快悤悤此佈不盡五月二十一日申刻

昨接來教適以客至又小有酬應少稽裁答新晴如沐良苗懷新南牖披薰定得佳趣承說文編韻變例難歸自宜斟酌簡明乃易推用蓋古人著書無例隨所觸而著例故窮始變變始通而通可久也近人作書先定凡例而書中變化決非凡例之所能盡而其初爲例所拘已成篇帙中遇不可行處不得不往復追改則事勞而牴牾亦易見也今爲程課之計自與著書不同然其意不可不知如編習中閒忽有疑義與通編前後凡例不侔者必須另冊札錄以存闕疑之意此闕疑即學問也

至說文所無之字但空此格不必塡注蓋由古字少而後世字多經傳文字多有後世傳寫因義變化故不必合也然亦有說文原有其字而今之傳本脫落無存如劉字今本所無而瀏下注云從水劉聲是許氏當日原有劉字而今本脫落之明徵也又由字亦今本所無而宙下注云從宀由聲是許氏當日原有由字爲今本脫落之明徵也空格不塡以待考證補塡如云說文本無惑或說文原有見某字某注今本脫落之類皆可塡也至一字省文而義異如裘求之類自當以義爲斷求注與求而裘注衣裘各自爲篆不相涉也又一字義同而形體有異如㳅流之類按說文本字從㳅而流乃大篆

之法故注云篆作流說文中所載閒有古文籀文大篆等字俱列本文之下並是義同而形體異者今此所編但用說文本字其篆籀古文別爲一冊記之足資把玩餘則無所用之蓋篆籀古文其學久已失傳取零落散見者而彙輯之不過存好古之意可耳又一字兩解兩音而說文止一音如曑星名又參差之類但篆注一處而他處用互詳之法如已篆參差之文而於釋星之篇注云與某韻某文同義可也參差之下亦注又詳某韻乃便依檢此即前次所授大阮世講四條之中檢韻之一條也又一字義同而音異如芼字詩注作上聲廣韻作去聲之類从注从韻皆無不可但从上聲則去聲必

須互注从去聲則上聲必須互注耳所謂互注之法但注列部次其詳則但列本門之下仍不致重勞也連日生徒課業及賓客應酬又畏縶熱書至此處衙司馬又來邀飲不可得辭先此佈覆悤悤不果自書生徒錄艸不恭恕之其諸郎君應作如何啟發及大阮世講所問均俟明日專書奉答此達並候不宣二十六日未刻學誠頓首

昨日作札及半爲邀飲者中止今取原艸視之則說文歸類之說既得粗陳其崖略矣又承諸郎君但知記誦而不能開發性靈此事固亦不可不籌及也學問大端不外經史童蒙初啟當令試爲經解史論經解須讀宋

人制義先以一二百言小篇使之略知開合反正兼參之以貼墨大義發問置對由淺入深他日讀書具解亦易入也史論須讀四史論贊晉宋以後姑緩待之史家論贊本於詩教與綱目發明書法通鑑輯評之類有異後乃源於春秋之教與紀傳史家本屬並行不背然攻編年史者其人率多庸陋淺俗所著議論大抵迂拘不達事體村塾蒙師用以謬托春秋之學習爲一種庸惡講章風氣雖胡康侯猶不免膠泥中外之見穿鑿元正之例況其他乎若馬班諸人論贊雖爲春秋之學然本左氏假說君子推論之遺其言似近實遠似正實反情激而語轉平意嚴而說更緩尺幅無多而抑揚詠歎往復流連使人尋味行中會心言外溫柔敦厚詩教爲深蒙幼初開得其調達正如春艸初生鬱蔥氣象妙於青碧有無之間較之夏器高麗尤爲美含不盡而且其體本於風人其事關乎學識其體參乎記述其流達乎辭章他日變化無窮之業盡於此中寓之以是不可不急務也又且短篇易於結構淺近易於仿摩俾與經解相閒爲之即使欲爲舉業文字亦自燦然可觀又何憚而不與習邪此間課期間出論題諸生多爲八股款式去其破承而加以粗率眞使人悶絕也比有臨榆張童子開泰年甫十六能讀五經左傳隨其伯兄鈞泰來此肄業頗似可教然恐父兄俗解漸漬已久行且試窺出手

再爲勸誘之方因材或可以就達也大阮世講所問同字而不同聲韻平仄分收數部慮其幷載致有眉目不清之弊因擬字畫音義訓詁分爲三層此說未爲不可特紙太費耳且所慮之事未及詳察檢韻闕疑訂訛補韻四條前此原令別自爲一編也字同而平仄音韻異者如解義無殊但於所同之部歸明韻類下注詳見某韻可矣音義異者則本音之下注明本解別音之下又注別解仍於二處各注又見某韻字樣以備稽檢可也音義皆同而筆畫多寡不同者篆字止有大篆籀古小篆無此例也其說已見昨札矣至於楷書則亦用別冊記出仍於本字之下注云又作某字字樣如無又作无

之類皆可推也至云俗下韻本遺字甚多因欲仍注廣韻之下此說可也前書欲使注俗韻者恐廣韻佳本遺塗抹耳今思此事亦自無妨廣韻注出說文部次可考古字與古韻之異同亦未嘗非佳事也但既作此事別冊記錄之本不可不備既可於正課之外觸類摘錄稽古之得以爲餘課且有疑不能解質問無從之事亦可以記錄而待將來也賤軀最不耐熱眼有溢眥又愛食蒜頭葷氣所蒸戀切未得痊可艸艸佈達餘俟續報不宣二十七日申刻

與林秀才

承示三餘筆錄六卷反復數過具徵志古好學不虛歲月昔人謂開卷有益又云善學如關津不可輕易放過一人讀書能如是用心則無淺非深隨在皆學問矣無任欽佩之至但細覈全書義例多未完善考訂亦鮮詳備存錄案間以爲劄記用功之草稿可耳編次目錄犂分篇卷標題儼若已成之書似尚宜稍待也天下學業後人或多不及前人惟說部之書後人實勝於古正以專門著述不如古人說部書無定體人人可爲而精華所萃轉爲前人所不及也韓子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即此尋章摘句之劄記也然其鉤元提要之書不特今無所見抑且當日亦無所聞何哉蓋韓氏長於文辭其所劄記取爲文辭之用非著述也宋人所爲章氏考索王氏玉海之屬皆爲制科對策如峙糗糧初亦未爲著作惟用功勤而徵材富亦遂自爲一書譬如蒸糟未釀酒醴而亦可爲醃淹漬食物之用也顧氏之日知錄則空前絕後矣其自序乃日逐劄存晚年刪定而類次者也閻氏之潛邱劄記則例類未清而編次雜亂蓋其未定之本然其隨時劄錄中有定見故義例雖未清析而書足自成一家不可廢也今觀大著所錄書分六卷事隸千百餘條而類例不分先後失次忽引成書而未究其緒忽入已說而未得其裁如三家詩考王氏所輯尚有遺漏後人已多增補今重錄之轉多不備也逸詩章句自楊升庵以還輯者數家今既不能

廣益亦可無煩綴錄也七略七錄本一例之事而分載前後且四簿七志同類亦不應詳此略彼也又如疏證六經無餻字引周官疏謂六經原有此字不知疏乃唐人之言劉禹錫故唐人也論七發命名自枚乘以下凡十餘家不知此自六朝人言之而唐宋文人所爲七體文字不啻百家不可襲舊文也凡斯等類隨筆劄錄以待日後參訂固學者之功程遽爲成書定說即無取矣大抵學問文章須成家數博以聚之約以收之載籍浩博難窮而吾力所能有限非有專精致力之處則如錢之散積於地不可繩以貫也古人以學著於書後人即書以爲學於是專門經史子術之外能文之士則有文

集涉獵之家則有說部性理諸子乃有語錄斯三家者異於專門經史子術可以惟意所欲好名之士莫不爭趨故閒嘗有美玉焉而不勝其碔砆之多以雜也有夜光焉而不勝魚目之汨以擾也故爲今學者計札錄之功必不可少即顧氏所爲日知義本子夏氏教然存爲功力而不可以爲著作亦俟類次既多積久而胸有定識然後貫串前後去其不合與不定者慎取而約收之雖謂不媿顧氏可也既以此爲功力當益進於文辭易曰修辭立其誠辭不能不出於修近日學者正坐偏學而不知文耳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夫博約自是學問乃必云詳說又云說約所謂說者非文

而何宋人譏韓子爲因文見道然如宋人語錄又豈可爲文乎因文見道又復何害孔孟言道亦未嘗離於文也但成者爲道未成者爲功力學問之事則由功力以至於道之梯航也文章者隨時表其學問所見之具也劄記者讀書練識以自進於道之所有事也足下有志於古正當因是而進勉之無怠無怠四月二十日

與劉寶七昆弟論家傳書

開示三代節略見之實深慚汗蓋較鄙人失去戒謀先生原稿遺佚多矣先生三代行略及其高祖而考士望公則別爲篇今所開者入士望公爲三代而先生高祖汝臨公不復可憶矣鄙人則憶原稿有云汝臨公事雖先生亦無由悉因檢故書中有壽幛題辭得其一節可傳故爲行略之首此則記憶甚確而所謂一節者其事云何則不能識矣計時相去已二百年難以質訪茲用疑以傳疑之法仍著其說於傳而不敢鑿實其事庶覯者或鑒其情焉前此所患水澄全譜天幸尙在倣傚故於節略所開皆取譜覆校然後爲文其函三公所戒好名外慕二語按譜乃守常公家訓函三公必舉祖訓申戒子孫非創說也至譜與節略皆云函三公官廣東山陽縣丞按明史地理志縣名有兩山陽一屬南直隸淮安府一屬陝西西安府廣東並無山陽必是陽山之誤史法縣名無重複者不著統部陽山本無複名法可不

著廣東今此譜則又幸著廣東故得考正山陽之誤故仍著之將來譜刻須改正也又伯謙公節略謂函三公卒庶子俱幼此當因士望公事相似而誤按譜函三公卒於順治十年癸巳側室楊有二庶子長世閱生於天啟壬戌至是已三十二歲次世庸生於崇禎庚午至是已二十四歲俱非幼矣傳以徵信欲垂久遠不敢漫然爲之故不嫌往復考訂雖事迹荒落之餘闕疑徵信書法尤不敢不謹也傳文別寫奉上併與蘭輝令弟共參訂之如何如何

答某友請碑誌書

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大書深刻羣推韓碑然諛墓之譏

當時不免今觀韓集碑誌諸篇實未嘗有所苟譽惟應酬牽率無實之文十居其五李漢編集不免濫收爲少持擇爾然此特論著述精微之極致當如是也如以文論未見其可貶也邇日此道衰歇萬不敢高論古人著述即僅求牽率應酬得以文從字順有如通邑大都官音常話盡人可通曉者千百之中不得十一間有過者幾於空谷足音僕雖不敢昌言而私怪於心者非一日矣今足下爲某公代致狀述請爲借銜誌名某公家世簪纓累代清華文學之選又弈葉多知名士今以其先人大事撰具狀述將求顯貴頭銜鴻文名筆以光泉壤其於所求之文宜如何也乃披閱狀述通篇竟不知作何許語覽之如醉如迷凡銘誌法所必應具者竟無可藉以措手不免擱筆而窘於辭命或疑僕論文過嚴不知非於事理有礙僕又何苦而不從眾耶今之所謂文古之所謂言也今之所謂字古之所謂名也夫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今非徒不順不正而已名不知其所名何等言不知其所言何謂乃欲擬以銘勒金石豈不難哉即如首敘其七世祖光祿公三字大費推究稱公不稱名諱則不知其何人以雍正甲第上推七世計其時必在明代而不書明代則不知其何時光祿之稱尤難逆億蓋故事官至一品均階光祿非職司也如敘職司

則三品正卿五品少卿其屬典簿署正署丞在六七品高卑懸絕俗例皆可稱光祿公則不知其何官敘人之祖而不知其何代何官何人豈成文理故光祿公止於三字流俗視爲常談而不知其已犯三不可名三不可言之弊使載筆者茫然束手而無措也通篇官資錯亂不可究詰者大率視此不能悉數之也凡敘遠祖在前代者自當表著朝代及至高曾以下何人始入本朝亦必表著本朝一定法也今則遠自七世近及其身皆在不今不古之間後人將何觀覽祖考皆書名諱而伯父叔父僅稱其字外祖亦書名諱而已之兒女姻家則皆稱字稱公亦不知其是何理也子孫稱其先妣爲太夫人不問品秩律以春秋魯君稱公之義亦似無傷但既從私尊則不應又與太宜人名號雜出似二人也又婦人封號因夫封贈不得稱太因子封贈惟夫亡而身存則加太字若與夫俱亡而同受子贈或與夫俱存而同受封者均不稱太妾受子封無論生死皆得稱太蓋不能上係於夫故必下從其子而加太也五品以上爲誥六品以下爲敕一二品同爲夫人則加隆於其尊者而稱一品夫人七八九品同爲孺人則分別於其卑者而稱八品孺人九品孺人八九品官推貤得及其母正封不及其妻故八九品官之母未命可稱例封例贈其妻不得稱封贈也此皆典例胥吏行文之所曉悉而學士

一第七十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 版面

大夫往往茫然若此篇所敘尤不可情理測也又文評詩話原始六朝於文辭中別爲一種其間稱謂物色間及俳諧譬如賓客寒温之文不可以達尊嚴之座各有體也試觀歷史文苑傳文與諸家詩話文評最相切近而其辭初不相犯亦可思其故矣今乃稱其先德耽詩出入東坡香山之間又不知爲何許語也唐白氏居易宋蘇氏軾入傳紀文稱爲樂天子瞻已失慎重如云東坡香山則峰泉邱壑因寄爲名人有同焉者矣安在其必蘇白邪必云蘇白人所共識正恐讀者未如作者之博洽多聞且人所共識莫如夫子而馬遷世家未嘗諱不書名後世功令崇奉雖朱子亦不稱名然傳記之文

不以功令稱子而以紫陽考亭之類爲之名號亦豈可以爲訓乎而是文述其先世之交多出一時名輩乃云松陵義門諸先正推服所爲時藝夫義門爲浦江鄭氏擅稱不聞其家有時藝名者或云長洲何焯亦有此稱然豈可獨擅邪不知松陵又是何人詢之時文家流竟未有能知其諦者此則幾如禁方內之藥名牙市中之暗號以此入文又不知爲何許語也他如述朋黨之徵逐則曰夜鯉晨鳬敘幼學之能文則曰龍文虎脊高才不遇曰荆玉屢蹶晚歲亨佳曰蔗味回甘祝父壽考曰椿庭長蔭稱婦節行曰柏舟矢志諸如此類或似優伶科諢或似觴政藏謎對之如墮雲霧不知說鬼說夢名不可正言不可順至於此極殆於文字之否厄矣而一時文人才士或自命古文辭者於此多不甚爲怪也既已習而不怪則必以怪者爲怪故非今日窒於事理推之所名實有不可得言所言實有不可得行如上所云云則亦何敢違衆昌言以取謗邪夫人既不知刪所當刪則必不知取所當取具狀一萬五六千言可謂富矣闕書法者既已坐人雲霧疏行述者又復引人睡魔凡於精采可以聳神情款可以沃聽行堪模楷言合經綸隅可三反微能推顯者含毫往復莫可尋求至於世祿之家推解是其應爾家傳如是學古亦屬媿辭婦事姑疾人事之常繡佛長齋亦非典要彼則侈爲人倫盛事

敷陳累牘連篇則其人懿美昔人所謂傳神寫照在阿堵者又茫如矣僕嘗謂具事狀者與撰文人之才識比於馬足相去僅可在上中駟間則彼此可以不負如相去在百步外即多不協如在千百步外則心思耳目各不相知比如穴鼠欲爲駿馬聚糧必不合矣況人才相去竟有百千萬里而猶不止者世人但知具事狀以徵文談何容易僕少從大興朱先生學古文辭每見投事狀而乞爲文者先生披其事狀輒擲不顧必召其人再三詰問然後爲文初甚疑之及見所爲之文則可觀矣徐取事狀較之則所具全非所用文之與狀殆風馬牛之不相及然後恍然其故因歎昔人所謂忠孝節義不

死於刀鋸鼎鑊而死於文人之筆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僕數十年來於應請之文每用朱先生法輒有可觀大抵即事狀以究詰情文頗類據訟牒以平反疑獄獄情既得視訟牒所陳固有全失其事理者乃知臨文研擇之功同於老吏非朱先生示法前人未有及此者也今某公既非可以召致狀中疑議無從詰問又假藉頭銜代爲顯者措辭亦未識如何可以當貴人意躊躇惶惑莫知所裁誰將禮幣還納原來行賚并繳惟冀婉言辭謝無任感荷不宣

與族孫守一論史表

去冬辱書悉近況粗遣爲慰聞二十二史年表已卒業想見老學不倦此書告成其資於史家考訂之功甚不細也僕處所存春秋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諸表攜挈有年竟未爲足下一加參訂媿甚今已各錄副本仍將足下原本奉上其晉書而下僕處所無仍祈足下鈔一副本寄來僕當日原計爲足下博考羣書然後付刻今思志願太奢則成功無日且足下寒士生涯不能徒手望人助力莫若盡定正史爲斷而以參質羣書考訂同異彌補缺遺諸事待之日後此時但將原書校訂一番便可付刻其刻費則當爲足下商謀已致書邵先生道此意矣但正史一門不宜遺漏如舊唐書與舊五代史資治通鑑通鑑綱目數書必須涉過然後可以成書都

門借書尚似不難此等又非僻書想與邵君及家逢之蹔謀之邪至參訂羣書在隋唐以前古書存者無多甚易爲力唐宋以後文集說部滋多目力恐難周耳或先作十七史考附於其後或糾約同志合力爲之今既畫正史爲斷則先刻亦自無礙參訂之篇月起卷軸可耳僕在和州時病諸史列傳人名錯雜難於稽檢曾令人將明史列傳人名編韻爲書初意欲取全史人名通編爲韻更取諸篇人名重複互見者徧注其下則不特爲讀史要領且爲一切考訂關人事者作資糧也後以爲功稍繁先將列傳所著人名編爲一卷今錄本呈覽足下如治年表之暇再能將廿二史列傳人名亦倣此例編之可與年表互相經緯史部自唐宋以來浩博難罄毋論能讀者未見其人即授書而令其按籍稽索亦不易易今得足下爲之經緯條理使考古之士於勢如亂絲之中忽得梳通櫛理則足下嘉惠後學之功爲何如邪夫近人之患好名爲甚風氣所趨競爲考訂學識未充亦强爲之讀書之功少而著作之事多恥其言之不自己出也而不知其說之不可恃也足下好學之志老而不衰不汲汲於自己立說惟勤其力於治棼糾散待有心於考古者得足下之書可執簡以御繁惟不自居考古之功而功乃倍蓰於考古矣蓋考古專明一事此則凡事皆可推求考古不能無意見之偏此則無所用

其意見譬之飲食考古者如釀酒炊飯各有所宜足下所業則力農之登五穀無施不可其爲輕重不待較而明矣足下一生力學而無所遇晚歲勉成二書功亦足以不朽雕板印行於世有用亦不致虧少刻資故僕以商諸邵君如都門難以猝辦僕擬南中爲足下圖之三數年內當有成也何如何如

答大兒貽選問

汝問六朝以前辭章必善小學唐人而後乃出類書其說殊爲有見蓋小學與經學古人未嘗分也詁經有名物有字義爾雅之學古今精字善句所彙聚也（爾雅之學不止爾雅一書）故辭章彩色本之於此則根底深厚與後世比類之家剟襲字句不同汪蒼舒古文裒異內有傳注奇語一篇自矜爲取裁新異吳梅村祭酒問某君有何異書可讀某以十三經注疏乃晚近不知古人之學轉以此說爲創獲耳（令汝等摘經傳子史精語即此）即說文廣韻解字辨音內亦有資於文材者故前輩教人博學莫妙於讀字書韻書亦一道也（此說忘其人然言甚確）至於古人之文亦有利病如文選大賦取其開合變化徵材富贍得國策之敷張恢擴（離騷亦國策之一種）故相近也其字體因類而廣不可盡識前人已有字林之誚（文心雕龍）原可不必效之若六代辭章全出騷策我於詩教篇已反覆申明可自尋詩教篇（上篇第五）章而熟研究之至於文辭流別各有家法六代辭章見於文選則詩教也六朝之人多深於禮通典禮門後載禮議二十餘卷又晉宋齊魏隋諸史禮志刑法諸篇凡大典禮及大疑獄尚書八座及儒學博士引經按律酌理斟情會議上聞或互相駁正其文多精鑿根底經術大原因出禮經亦頗參申韓名法家言又戰國之一流也更有見於宏明集中如夷夏諸論則清辨元妙又是一種蓋莊列之餘亦戰國之一流也辭章有一藝專家有大方名家草木區分不可一概論也一藝專家或筆札書牘或詩賦韻言或記序雜文或科舉藝業（時文亦辭章之一種人多不知）各有其域而不能相通大方名家則六藝淵源諸家流別雖不專工必須略知門戶當從容以推其義

非可造次盡也列國聘問賦詩贈答此見古人善於因托情所難宣借詩意以宣之彼時人皆素習豈如後人之須經師訓故其失賦貽譏者乃是不習禮文非謂不諳文理也此又是一類如孝經引詩劉向列女傳新序說苑韓嬰詩外傳以及匡衡王吉諸人奏疏引詩釋義不拘舊訓得此意者讀詩能言可以解脫無方乃爲六義博比興之趣耳此以備文章之一體若專事於此則有寬泛不切之病矣

排比之文欲使頓挫抑揚得詩人一唱三歎之意如賈長沙過秦之論有何深刻之意而文有賦心氣如河海誦讀一過而過秦諷漢之意溢於言外屈氏離騷上稱

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卽一理也故曰國策騷賦乃後世辭章之祖也

家書一

出門悃悃有離別意三數日卽已如常肩輿行春光熳爛中亦且可消遣途中日製一文多有可觀惜不得鈔胥就錄之也文章學問之事卽景多所會心筆墨既便隨處劄錄夜店罷餐稍潤飾之其深遠者別爲著作其有切於學者用功之事則爲爾輩言之此非一日所記亦非專意爲文隨得卽書故於先後次第未嘗庸心爾輩可以意會或自作一番編排置之座右以時展玩可也天下至理多自從容不逼處得之矜心欲有所爲往往不如初志故爾輩於學問文章未有領略當使平日此心時體究於義理則觸境會心自有妙緒來會卽泛覽觀書亦自得神解超悟矣朱子所謂常使義理澆洗其心卽此意也但劄記之功必不可少如不劄記則無窮妙緒皆如雨珠落大海矣或倣祖父日記而去其人事閑文或倣我之日草而不必責成篇章俱無不可和尚雖有先生功課但其心最動一切壞事皆從動處得來其患不小今自館課之外强使習靜靜中有所見解卽筆於書不論時學古學有理無理逐日務要有所筆記或亦治病之一法歟每日用一香綫工夫爲此餘則不爾責也卽如和尚逐日責令記功課簿原爲用過之功不棄置也然彼竟如胥吏造文案簿一登簿冊不復措意則與不登簿者何異今使日逐以所讀之書與文作何領會劄而記之則不致於漫不經心且其所記雖甚平常畢竟要從義理討論一番則文字亦必易於長進何憚而不爲乎劄記之功日逐可以自省此心如活水泉源愈汲愈新置而不用則如山徑之茅塞矣

家書二

古人重家學蓋意之所在有非語言文字所能盡者漢書未就而班固卒詔其女弟就東觀成之當憲宗時朝多文士豈其才學盡出班姬下哉家學所存他人莫能與也大儒如馬融豈猶不解漢書文義必從班姬受讀此可知家學之重矣後世文章藝曲一人擅長風流輒被數輩所謂弓冶箕裘其來有自苟非天稟之材不致遽失其似者也吾於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爲後世開山而人乃擬吾於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至論學問文章與一時逝人全不相合蓋時人以補苴襞績見長考訂名物爲務小學音畫爲名吾於數者皆非所長而甚知愛重咨於善者而取法之不强其所不能必欲自爲著述以趨時尚此吾善自度也時人不知其意而强爲者以謂舍此無以自立故無論眞僞是非途徑皆出於一吾之所爲則舉世所不爲者也如

古文辭近雖爲之者鮮前人尙有爲者至於史學義例校讐心法則皆前人從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標著之名愛我如劉端臨見翁學士詢吾學業究何門路劉則答以不知益端臨深知此中甘苦難爲他人言也故吾最爲一時通人所棄置而弗道而吾於心未嘗有憾且未嘗不知諸通人所得亦自不易不敢以時趨之中不無僞託而幷其眞有得者亦忽之也但反而自顧知己落落不過數人又不與吾同道每念古人開闢之境雖不知歿身之後歷若干世而道始大行而當其及身亦必有子弟門人爲之左右前後而道始不孤今吾不爲世人所知餘邨虎脂又牽官守恐未能遂卒其業爾輩於斯獨無意乎

家書三

子女之生必肖父母雖甚不似而必有至肖者存此至理也學問文章亦有然者吾於古文辭全不似爾祖父然祖父生平極重邵思復文吾實景仰邵氏而媿未能及者也蓋馬班之史韓歐之文程朱之理陸王之學萃合以成一子之書自有宋歐曾以還未有若是之立言者也而其名不出於鄉黨祖父獨深愛之吾由是定所趨向其討論修飾得之於朱先生則後起之功也而根底則出邵氏亦庭訓也吾於史學貴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圓求備有同類纂祖父嘗辨史記索隱謂十二本紀法十二月十表法十干諸語斥其支離附會吾時年未弱冠卽覺鄧氏函史上下篇卷分配陰陽老少爲非特未能遽筆爲說耳又十五六歲時嘗取左傳刪節事實祖父見之乃謂編年之書仍用編年刪節無所取裁曷用紀傳之體分其所合吾於是力究紀傳之史而辨析體例遂若天授神詣竟成絕業祖父當時亦詫爲教吾之時初意不及此也而不知有開於先固如是爾吾讀古人文字高明有餘沈潛不足故於訓詁考質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識乃能窺及前人所未到處初亦見祖父評點古人詩文授讀學徒多闞邨塾傳本膠執訓詁不究古人立言宗旨猶記二十歲時購得吳注庾開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吳注引月令章句云三月桃花水下祖父抹去其注而評於下曰望桃花於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縹邈吾彼時便覺有會回視吳注意味索然矣自後觀書遂能別出意見不爲訓詁牢籠雖時有鹵莽之弊而古人大體乃實有所窺爾輩於祖父評點諸書曷細觀之

家書四

夫學貴專門識須堅定皆是卓然自立不可稍有游移者也至功力所施須與精神意趣相爲浹洽所謂樂則能生不樂則不生也昨年過鎭江訪劉端臨教諭自言頗用力於制數而未能有得吾勸之以易意以求夫用

功不同同期於道學以致道猶荷擔以趨遠程也數休其力而屢易其肩然後力有餘而程可致也攻習之餘必靜思以求其天倪數休其力之謂也求於制數更端而究於文辭反覆而窮於義理循環不已終期有得屢易其肩之謂也夫一尺之捶日取其半則終身用之不窮專意一節無所變計趣固易窮而力亦易見絀也但功力屢變無方而學識堅定不易亦猶行遠路者施折惟其所便而所至之方則未出門而先定者矣

家書五

宋儒之學自是三代以後講求誠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則於學問文章經濟事功之外別見有所謂道耳以道名學而外輕經濟事功內輕學問文章則守陋自是枵腹空談性天無怪通儒恥言宋學矣然風氣之盛則村荒學究皆可抵掌而升講席風氣之衰雖朱程大賢猶見議於末學矣君子學以持世不宜以風氣爲重輕宋學流弊誠如前人所譏今日之患又坐宋學太不講也往在京師與邵先生言及此事邵深謂然廿一史中宋史最爲蕪爛邵欲別作宋史吾謂別作宋史成一家言必有命意所在邵言即以維持宋學爲志吾謂維持宋學最忌鑿空立說誠以班馬之業而明程朱之道君家念魯志也宜善成之然邵長於學吾善於裁如不可以合力爲書則當各成一家略如東漢之有二謝司馬

諸書亦盛事也但恐不易易耳爾輩此時講求文辭亦不宜略去宋學但不可墮入理障蹈前人之流弊耳五子遺書諸家語錄其中精言名理可以補經傳之缺而意義亦警如周秦諸子者往往有之以其辭太無文是以學者厭之以此見文之不可以已也但當摘其警策不妨千百之中存其十一不特有益身心即行文之助亦不少也

家書六

人之才質萬變不同已成之才推其何以至是因而思所效法道亦近矣然有不可據者不容以不察也觀前輩自述生平得力其自矜者多故爲高深如戴東原言一夕而悟古文之道明日信筆而書便出左國史漢之上此猶戴君近古使人一望知其荒謬不足患也使彼眞能古文而措語稍近情理豈不爲所惑歟其有意主勸誘來學而言之太易者亦須分別觀之惟聖賢教人亦有至平近者如孟子教曹交即於徐行疾行求堯舜之道矣有自諱初習之陋而以後之所得一似生知之者如都門有先達擅時文名其先實學墨裁而後取法先正因絕口不言前業雖固亦無傷未免使後學之已誤所趨者不知其道尚可變也又有天姿之高不謂由於學力而意之所主自足成家惟嫌天姿不足爲訓遂舉生平所得強歸功於所主之說而不知其所以得者

不在此也是又不可不因人而別其言也如吾所得亦不自解二十歲以前性絕騃滯讀書日不過三二百言猶不能久識學爲文字虛字多不當理廿一二歲駸駸向長縱覽羣書於經訓未見領會而史部之書乍接於目便似夙所攻習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隨口能舉舉而輒當人皆謂吾得力史通其實吾見史通已廿八歲矣廿三四時所筆記者今雖亡失然論諸史於紀表志傳之外更當立圖列傳於儒林文苑之外更當立史官傳此皆當日之舊論也惟當時見書不多故立說鮮所徵引耳其識之卓絕則有至今不能易者但悔向來不蔡往往以此概人不能皆合每見少年十五六時文理粗

通或讀書多而能識便覺遠勝於吾不免深爲期望欲其十倍增益而不知廿歲以後不但不能勝吾且遠遜吾者甚多乃知吾之廿歲後與廿歲前不類出於一人自是吾所獨異非凡人生過廿歲皆可一日而千里也汝弟兄廿歲前之所業較吾當日皆似勝之廿歲後不能如吾則所謂勝吾者不足喜也至吾十五六歲雖甚騃滯而識趣則不離乎紙筆性情則已近於史學塾課餘暇私取左國諸書分爲紀表志傳作東周書幾及百卷則兒戲之事亦近來童子所鮮有者豈以是故遂不妨於開悟稍晚邪故吾近日教人用功不爲高論與說知人之所具才質不可一例限也惟歸其要於識趣則

自閱歷之言差覺信而有徵爾輩宜自辨之

家書七

名者實之賓猶文者質之著也無實不可以言文而初學爲文者未必具也則先學爲文以求致乎道亦未始非學者之進業也務實不可以好名而初學入德者未必能也則姑循其名以漸致其實亦未始非教者之善誘也邵先生嘗舉黃棃洲言好名乃學者之病又爲不學者之藥吾當時頗不爲然今知黃氏之言良有味也因憶吾生二十許歲亦頗好名彼時祇以己之所業欲得人贊賞爾尚不至舍己之長徇人所好以干譽也後見鄉曲儇子好名有甚愚者誦拾名數以炫侈博幾於

冬月握冰盛夏擁火勞苦倍蓰於人而究其所得毫無端緒已可憐矣而名心所激恐人輒已猜嫌疑畏至於草木皆兵舉動乖張似喪心者一時舊交故友莫不苦之吾於是惕然知戒以謂好名流弊乃至於此故常爲之說曰好名之甚必壞心術又曰好名之心與好利同凡好名者歸趣未有不俗者也邵先生亦頗善吾言與黃棃洲說常並稱之今思天下之人中才爲多勉以力學猶未能從更不許其好名則彼未知學中旨趣將爲吾何樂乎爲學是欲戒好名而先令惰學也此亦吾以後之所得忘其先事不免期初學以過高也但好名亦自宜別盡其所當爲而無所矯飾雖欲人之知而贊賞

可也有意徇人而不自求其有得則終身無入德之階矣和尚天質可進之於學古而彼不甚樂正坐不好名之故也夫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俗師言登第之難也夫於牛毛之中得稱麟角豈不榮甚但以登第視未成名登第爲麟角矣以學問文章知名傳世之業較之則登第又如牛毛而知名傳世爲麟角矣昔宋先生言傳世以時文爲最輕科第以狀頭爲至貴然自有明至今時文中如王唐歸胡金陳章羅熊劉二方諸家名氏人皆知之而三四百年中狀魁名氏未有能熟憶者夫以狀首之貴不敵一時文之名況進而學問文章又遠出時文聲名百倍乎以此而求有出於人豈不較彼沾

沾一科第者隔天淵耶況彼之所求固未必得而從事於此未必不得得之而爲名進士名翰林亦視世之所謂翰林進士加一等矣此吾自悔向來立說過高故爲爾輩開示及此可不勉體吾言歟

雜說上

夫書法之妙藝林爭重後人追溯惟謹臨摹臨則離形而得似摹乃撫蹟以追神要皆心具鑪錘思通曲折然後生同春煦妙析秋毫苟神妙難追臨摹之術欲存故蹟無踰雙鉤雙鉤者原於飛白而不自爲主略同撫摹而不運其筆兩面夾描中虛著墨雖使不知書者細意鉤之可使神明絕藝纖渺無遺文章之道亦如是也鍾王不世出而雙鉤不絕於天下則謹守故蹟以待神明於鍾王之法者變而通焉左馬不世出而掌故不絕於天下則整齊故事以待神明於左馬之才者筆而削焉此則自然之理也乃今之言書法者不廢雙鉤而矜文章者恥言掌故動以作者自命不肯謹拾聞見以待其人是猶不能書者見元常之巧妙窺逸少之雄奇而思奮筆追蹤以謂變化由我也其不同於畫墁也者亦幾希矣

夫禮失者常求諸野文勝者必反於質雙鉤不擅書名而書賴以傳文家必欲文名而與文喪矣吾於文章一道存雙鉤之意者得二家焉一爲竺國之經律一爲官

府之文移夫其語必疊謰字無單著寧周復而存質無徑省以趨文苟無左馬之才而欲當前情事如風可捕似電可蹤文人竭力追摹不若彼二家之自然無失者矣原彼二家創斯體例聿求情理翳豈無由竺國經律本出西域梵書白馬東來華言譯受名諱祕密例故不翻若取波羅揭諦菩提薩哆之類凡未及翻者對音洛誦初不辨其云何至於疊文周帀所謂無上妙覺眞實不虛等語乃是循繹漢文通其義意云爾本質不如是也使不周詳複折則言語尚不可通況文理乎至於官府文移所以約束期會敷政出治苟無定式則事必擾亂莫知適從是以宇有隸書文稱刀筆隸書取其簡易

刀筆明其判決文字重規疊矩不可一字游移如官曰官員吏云吏典田稱田畝房作房間亦已不憚繁矣至於錢穀則冊明四柱（舊管一新收二開除三見在四）刑名則勘疊三重（刑部三覆奏文俱重疊）此皆有似雙鉤復而不厭苟使才人飾以黼藻文士加以琢雕則施之有政達於其事必有窒礙而不可行者矣嗟乎所貴文章貴乎如其事也乃文士興而事實亡以爲才不及乎揭亦思彼竺國經律與夫官府文移不必才者而後能也所患知有文而不知所以爲文譬若畫史徒善丹青而不必肖所圖者之形象矣

雜說中

嵇生賦琴從椅梧而詳及高岡馬君賦蘧由竹筍而先徵幽谷雖曰數典窮源亦覺萬物本天不免從同賦六合矣先輩縱有沿流後學未宜效也六朝習尚爭以郡望相高記傳用之全乖史法其有史官撰碑文士銘墓敘人姓氏亦必排偶其辭溯厥淵源追所自出莫不上追三五下逮春秋采摭成文鋪敘端委其爲繁複豈特梧岡筍谷而已哉夫封建罷爲郡縣姓氏合而不分至於上古名號春秋國族並於譜牒之書詳其授受如張爲晉族李出皋支自世本以降久有明文則張李千載著稱直書自見今爲之文者必援絳翼舊都庭堅故號如類書之記典實策士之疏記誦豈惟載薪荻以御車

亦見積塵垢以盈囊者矣

春秋比事屬辭必徵其類詩人抑揚詠歎則與於物文雖淺近旨實閎深孟子觸舍牛之心可以推恩反本史遷徵伯夷之怨極於盜跖顏淵比類參觀甚資啟悟一隅三反文章不可勝用矣夫義理精微疏而剔之恐人昧而不知也情事顯白指而示之恐人習而不察也要必有爲而發則指月可以示人如其無病而呻雖拙蒲何益亡子邪每見文士效顰無端生慨如敘婦女貞節必痛斥鬚眉丈夫述韋布綱常必力詆金貂卿相傳微賤名義必苦訾詩禮名儒以謂彼望重而不免隨流此責輕而竟能樹立因而歌且蹈足憤至裂眥君子觀之

不免千篇一律貌雖似於古人義實流於浮泛歌哭雖殷悲喜何有哉易曰君子以類族辨物論語曰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天物之大品類之繁此宜有而弗有彼當然而不然何可勝道比如山海生植雲霞變幻事雖奇詭理實尋常偶舉爲證於理無傷必欲歷歷數之則何可盡也昔歐陽詠歎李氏懲二臣也柳子激贊宋清悲窮途之無與援也莊生歎異申屠表德充之符也無莊生與歐柳之意而但取婦女市儈殘疾之人以衡天下之名教且謂於是寄感慨則感慨不可勝用矣有病風者索居一室怒罵不休或問其所仇毒則曰余拙言辭恐遇侮而口不給也茲固貯蓄以備他日需爾若他人

之感慨其殆貯蓄歌泣以備他日之需者歟（近見文士為人撰宗祠義學規例序端詩曰肆罵世人不知睦族與勉人進學以反覩之真惡習也又韓昌黎作柳子厚墓誌敘其與劉禹錫交誼至欲以柳易播因痛詆當日交情反覆落坑穽不救反擠之又下石等語亦有所為而發文亦激昂盡致後人不解其故而但賞其文亦開肆酒罵座無病而呻之漸）

雜說下

古文之目始見馬遷名雖託於尚書義實取於科斗古者稱字為文稱文為辭辭之美者可加以文言語成章亦謂之辭口耳竹帛初無殊別春秋傳曰辭不可已易曰指遠辭文夫鄭相門宣叔向稱為輯懌則言語成章可為辭也文周繫易夫子贊辭為文則嘉尚其辭乃為文也未有以所屬之辭即稱為文於文之中又稱為古者也

自東京以還訖於魏晉傳記皆分史部論撰沿襲子流各有成編未嘗散著惟是騷賦變體碑誄雜流銘頌連珠之倫七林荅問之屬凡在辭流皆標文號（後世始有文苑傳魏文典論有論文篇摯虞有文章流別而碑文祭文皆以文名其類實繁西漢如司馬相如封禪文亦後人改題本傳稱書不稱文也）於是始以屬辭稱文而文苑文選所由撰輯彼時所謂文者大抵別於經傳子史通於詩賦韻言斯則李苑姚粹猶沿其例覆檢部目可得而言者矣（李苑指李昉文苑英華避上句文苑也上句文苑乃指梁時文苑在文選之前姚粹乃唐文粹）文緣質而得名古以時而殊號自六代以前辭有華樸體有奇偶統命為文無分今古自制有科目之別士有

應舉之文制必隨時體須合格束縛馳驟幾於不勝於是吾衰誰陳太白慷慨於大雅於今何補昌黎深悲於古人玉溪自恨於幕游劉伉希風於作者師魯之矯崑體永叔之謝楊劉自後文無定品俳偶即是從時學有專長單行遂名為古古文之目異於古所云矣

宋元經義明代始專策論表判有同兒戲學者肆習惟知考墨房行（皆四書文）師儒講求不外蒙存淺達（皆四書講義）間有小詩律賦駢體韻言動色相驚稱為古學即策論變調表判別裁亦以向所不習名曰古文斯則名實不符每況愈下少見多怪俗學類然充其義例異日科舉成文改易他制必轉以考墨房行為古文矣（凡著述當稱文辭不當稱古文然以時文相形不妨因時稱之）

胡虔氏曰文字古有二訓依類象形謂之文此文字之文也青與赤謂之文五采備曰文此文質之文也其以文質之文為贊言辭之美者易之行遠辭文左傳之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皆是也則文字乃虛字不過與辭輯辭懌之輯懌相等耳魏晉以來以辭章為文單稱曰文不與辭字相屬竟作實字用矣此亦徇俗而昧初義之失也

章氏遺書卷九終

叙

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士人學古入官一命之榮亦思報稱然求其委贄而後實心於忠君愛國歷艱難險阻而不悔對天下後世而無慚者一朝中未易數數覯也余以部選永安下

車伊始索縣志讀之如陳忠肅公了齋先生家學淵源其立心制行實非務進取苟富貴者可同日語所載與章惇論消朋黨持中道復與曾布議不合而布未嘗不矍然改容其生平披摘姦邪發露情慝極言無隱故得禍最酷而其

四明尊堯集深明紹聖史官誣妄變亂是非不可傳信尤為精力之專注宜高宗嘉其讜議稱合春秋尊王之法表揚賜謚光昭宋史卓然於衆謗羣疑而不朽者也至於楊龜山跋責沈文謂有蓋世之才邁往之氣而以自勝為强朱子稱其克

己尊賢虛心服善足為廉貪立懦之助豈末學之士所能窺其萬一哉永安在宋猶屬沙邑至於今五百有餘歲矣人傑地靈尚有聞風而興起者乎茲值公裔紹泉重刻尊堯集一披覽焉而敬畏交縈非獨一邑之光乃綱常名教所賴以不墜也是為

序
光緒十年歲次甲申仲冬月
賜進士出身前吏部主事知永安縣事甘
常俊拜譔

了齋先生四明尊堯集序

了翁者自謂其前半截不甚了於者也知其不甚了於而忽了於此其所以異聞夫吾道得躋於聖賢之域歟夫大奸似忠大詐似信以安石之強辯本經術而濟文之以六經元豐諸君子都無了於於其先表即司馬君實楊龜山彌稱賢者其始且爲錯愕況其蹤遠小臣祇搜三經日錄性命之說以論佛安石其甚者又意出自蔡京手和何怯疑安石於伊尹推爲神宗之師及聞祖制不足遵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之言於後乃了然於安石矣了翁便內愧外汗改過不吝故畢一生之浩氣直道攻章蔡之

隱幽者莫非筆誅安石之神奸寧流離擯斥窮扼不顧卒之安石黜祀朝廷邪說日息是大有功於聖道也非賢者而能若是乎朱子云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資而其燭理之益精從義之益切則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楊文靖公了翁以蓋世英邁往之氣包括宇宙宜其自足無前矣乃退然不以

賢哲自居而以不聞先生長者之言爲愧語和深嘉公之了然於後者大也僕罷視公之故里得遂私淑之念適公裔孫峯生就聞名家瀚者其裔標文章孝友惟公是訓日出新編公筆錄及其王父心寅君元刻尊堯集請敘余思公初以此集賈禍終以此集洗冤是此集爲公一生大疑大悟之關鍵也四

明介明切卑淺前世所謂阿衡帝師其人者力排之悔過自新請自今始此乃了齋之所以爲了齋歟此乃了齋之所以得聞聖賢道歟讀其書可以尚論了齋矣

雍正二年歲次甲辰嘉平月

賜進士出身知福建邵武府光澤縣事兼攝

延平府沙縣事卓異庚子鄉試同考官楚北

後學介石吳堂拜譔

重刊陳忠肅公尊堯集敘

孔子作春秋明君臣之義亂賊有所懼邪說誣民不復知有君父孟氏闢之人心以正讀孔孟之書所學何事如忠肅公真能不愧者也宋代禍國之賊首惡於王安石曾布尊安石之私史而壓宗廟蔡卞興紹

述之說以奠安石章惇附之至蔡京而又甚焉公按布書侃侃千言正其迷君蠹國之罪劾惇與二蔡皆顯揭其情狀而深中其隱奸至尊堯一集誅奸臣於既死杜逆萌於將來百世下誦其言謂公愛君之至憂國之深剛大之氣薄風雲而光日月忠義之心感天地而泣鬼神使當時能用其言豈有靖康之禍哉夫論誤國之罪羣奸皆所必誅論叛道無君之罪曲學慘於坑焚日錄甚於篡弒公口誅筆誅不誅其身而誅其意夫固春秋之義也能使無父無君之徒不得鼓其說以陷溺乎人心闢邪

之功不在孟子下矣安石之黨羣切齒於公深文鍛鍊必置之死而後已噫公以一身而誅萬世之安石何有於安石之黨且彼安石之黨又烏足以害公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龜山先生謂其有蓋世之才邁往之氣包括宇宙而尊德樂道之心能

以自勝爲强紫陽朱子謂其宗明於義利取舍之間又曰陳公之學唯其察而精之也盡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塞宇宙由此言之公之所造爲何如後世觀公之言述公之行何足以盡公也哉吾友坊宗公裔孫也其尊人龍門先生重刊公集問序於余〻思後學述前賢子孫述宗祖其志一也默堂先生夫非總述之善者乎陳氏學默堂之所學即能學忠肅之所學天下後世能守陳氏之宗法即能守我孔氏孟氏之宗法也雍正乙巳孟秋之吉日

賜進士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考選吏部員外郎福清後學李開業謹叙

陳了齋先生四明尊堯集序

自漢尊孔氏。六經炳如星日。春秋一書。纂因冢錢。至宋王介甫、獨以春秌為斷爛朝報。則介甫之學孔氏。而不盡尊孔氏也。介甫之學禍天下。已見於此矣。余讀

陳忠肅公尊堯集。知其所論者正。所閱者大善。則稱君。過則歸己。春秋之旨也。春秋之法。尊君抑臣。公排日錄以伸大誼。正名分。使春秋一書。炳〻烺〻。無天下後世。豈僅為一時告君之說哉。當了為正言之時。義鬢鬡鬡

諫舌摩切、元符初政。言路大啟、公於是奮筆致能。斛天貌物。別愷凶之道。屬楊廷之纂。發言如雷、轟訇天下。毋論諫疏凜〻。足以褫章蔡之奸。即政事豈一書。亦足以折乎曾子宣。閱其口而奪之氣。及竄廬州。始著合浦尊堯集。旋移明州。後著四明尊堯集。今讀其表云。合浦十論。申舊疏之餘言。四明八門。撮其要於一序。又況臨川之學。不以春秋為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君臣有迭賓之禮。倒置如此。此王氏廢春秋本意也。公之排王氏

也君親無將。將則必誅。天下凛然知春秋大法之不可犯。即謂尊堯一集。羽翼聖經可也。夫以介甫之禍宋。惟呂誨可預知之。繼惟忠肅公力詆之。向使日錄果傳於世。輕於詆其君。以自崇其學。居肰目為聖人。記勒韻。以像懸辟水。其謬盭可勝道哉。即謂尊堯一集。扶維聖學可也。公言行錄。已刊播天下。歷代奉為蓍蔡。貴於鼎鑮矣。今其裔孫孔碩。重校四明尊堯集。屬余飄簡。余小子景止前徽。瞻依望洋。曷敢僭擬一言。貽辱先

喆。惟是誦公之言。見公之節。槩稜稜。百世下猶有生氣。忠貫星炯。威駭竿植。振蟄一時。延霹千紀。及顛連竄謫。禍幾不測。終而迷猷資其斷斧。鶩颿恃其智檣維楫乎。蹉足閟息。械繫。終不少挫其志。公其天人也哉。謹拜首撝形附名。編末亦以見後生小子仰德佩教之誠云爾。

歲著雍敦牂仲秋溫陵後學吳皖頓

首拜撰

陳了翁先生集序

吾鄉侍御陳恭清公（茂烈）嘗語學者虛受益當如陳了翁責沈文謙光精進千載猶可想見司馬王忠端公（家彥）素慕了翁爲人曾布一書自少至老誦不去口每云風雷之氣可動天地而泣鬼神二公皆廉正忠義人也故聲氣孚合乃爾一文一書百世下廉頑立懦豈但以文字已哉先生生平惟尊堯録爲精神所專注當時父子遭斥編徙流離皆因此書直至南渡後高宗讀而嘆之始白其冤賜謚忠肅河嶽英靈久而愈光蓋所爲極難耳茲裔孫端人重刻尊堯録問言於予予惟文集具在何待後輩揄揚但先生在世小人道長讜言如沸年代既遠傳聞異辭所著易解文集數十卷淹沒無傳今所存者寥寥數篇耳卽生卒年月參差不一幸而明季墓碣偶出得以徵信使先哲鴻篇釐正以傳庶幾稱賢子孫哉考墓碣先生父偁官循州（今惠州府）夫人杜氏以送女誕先生於安遠驛

州（今廣州府）閩志稱生泉州者誤也先生墓在廣陵禪智寺前予昔曾展謁焉宋史稱宣和四年卒年六十六今載與年譜作六十八者誤也予於宋人集得先生遺事十數則雖吉光片羽足備考據最可恨者說爲借婢生子事誣先生之母且及先賢潘公良貴亦已太甚予因取墓碣爲辨之小人爲幻則何益矣又聞先生過長沙過神宗忌日就寺造疏以薦並繫跋語手書藏於家後歸烏傷王公卽忠文公（禕）之祖也宋文憲公濂題其後有云今去公書此文時已歷二百四十二年中更水火兵革區區一紙之微乃能傲兀無窮世變手澤如新殆造物者使神物護持昭示來裔吁可畏哉此跋語眞蹟今在檇李項家信乎先生之集不但以文字已也羅豫章先生（從彥）亦著尊堯録萬曆閒裔孫應斗重刻皆沙縣人附志之

康熙己未立秋日　後學蘇之琨題

宋忠肅陳了齋先生四明尊堯集目録

一卷
進四明尊堯集表（五葉）
四明尊堯集序（十三葉）
二卷
聖訓（十二葉）
三卷
論道（八葉）
四卷
獻替（六葉）
五卷
理財（七葉）
六卷
邊機（八葉）
七卷
論兵（三葉）
八卷
處己（十葉）

九卷
寓言（七葉）
十卷
後四明尊堯集序（十一葉）
十一卷
岳公（珂）論尊堯集表
劉公（寅孫）跋尊堯集
林公（興祖）跋尊堯集
張公（泰）跋重刊四明尊堯集
舒公（芬）跋四明尊堯集
田公（頊）叙四明尊堯集後
陳公（大護）四明尊堯集後序
林公（山）四明尊堯集序

元刊本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字上空一格前有後至元五年前奉政大夫德安府隨州知州兼勸農事林山林興祖重刊序行書半葉六行後紹興九年男正彙跋朝士自作文一首收藏有茂苑香生蔣鳳藻秦漢十印齋祕笈圖書朱文印紙上有口寶縣儒學記木文官印戊辰四月見於文友堂書坊因借校於此本上

沅叔手記

世系

代	名	註
一代	雍公	號月銘太邱公十九世孫世居吳興官拜唐大中丞開元二十九年同次男野遷閩沙陽固發冲
二代	野	字惟藩官僕射兼尚書省事
三代	通	字伯達泗州牧陞朝議大夫以事改調山陰轉中奉大夫
四代	旻	字待時正奉大夫
五代	遂	字如意光祿大夫
六代	昶	字東升由通判轉左寺正
七代	昂	字志軒文學以經義任汀州學正
八代	文餘	字宗周仕宋駕部員外郎
九代	世卿	字光遠號冢山兄弟九人俱登科第公居第七宋雍熙二年進士歷官秘書少監御史部尚書
十代	偁	字君舉鄉賢冢山公第五子天聖庚午特奏進士歷官朝議大夫
十一代	瓘	（来[illegible]有政公與兄書侍光玫字瑩中治平七巳特奏進士歷官朝奉大夫與去正歙者號[illegible]門號默先生師道字無己另有秋傳見五字符中慎年癸丑進士秘書省校書郎珏宋淵初名漸字幾叟一字知默號龜山先生女婿程伊川先生高弟紹興戊午進士歷官宗正少卿直秘閣諡獻堂集五十卷又說十二卷公有貴溪文知默堂淵集夫禮大易大旅俱精易傳其弟城字文中元符戊寅進士知州皆以文章節義顯）
十二代	正彙	字知尊龍圖閣學士宋高宗有賜白金札子大方朝奉大夫
	正同	字知和治黎州教授有法轉敷文閣
	正由	字知仲考工郎中子大年大觀丁丑進士
	正求	字知我命判
	正剛	字知克官撫幹

諭子姪文

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爲賢人。今學者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學。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埋鬻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愛。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如孟子矣。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其心必曰。我爲孩童。豈敢學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豈與之語哉。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改。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爲下等之事。譬如坐於房舍之中。四面皆墻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

宋忠肅陳了齋四明尊堯集一卷

沙邑裔孫端人　孔項　原刻
裔孫（龍門琛佀）　（象翰嘉言）　仝校
永安裔孫紹泉　叅訂　重刊

沅叔手校

進四明尊堯集表

臣瓘言臣六月初五日准通判牒准編修政典局牒奉
聖旨取臣所著尊堯集臣依禀
聖旨不敢違滯緣臣著撰此集未經奏
御令（今）具狀申編修政典局乞爲繳進合於

御前開拆者
臣竊以畎畝愛君精神雖至芻蕘議政迂闊難行葵向不習而常傾芹陋敢期於得獻獨因虜斷許貢危衷申
謝伏念臣糞土下材犬馬賤質數罪因多於擢髮含生無
意於兼魚初欲糜捐終難緘默因續前言之緒聊輸垂
絕之忠非敢有善善惡惡之辭但欲明尊尊卑卑之義
此螻蟻所能知也在縉紳安可藐然八十卷之私書奪
此與彼十九年之懿績可從而違
陛下於繼述之初首辯明於茲事徼臣持將順之志在流

竄爾靡忘鋪張痛詆之言編類厚誣之語初謂熙寧之
輔不（正）媿有商之臣於成湯敢肆厥欺疑安石有所弗忍
及窺（究）觀於懟筆始麄（粗）見其游辭因思大典之久誣益願
忘軀而往訴合浦十論申舊疏之餘言四明八門撮其
要於一序實欲彰大德之盛不敢畏王氏之強寧碎首
於邦誅忍謏心於國是彼效尤於往轍亦苟逞於陳編
難以縷闢畧舉綱要謂
藝祖濫誅無罪謂
眞宗矯誣上天訕薄裕陵褒奪先美以託訓爲銷口之術

以歸過爲自譽之媒但矜詆訾之極工罔顧威靈之如
在幾乎罵矣豈不痛哉讀其書寧忍終篇稽其文可爲
流涕代言之筆盡因其徒爲儒宗首善之宮肇塑其形
爲坐像禮官無禮而行詔吏書獻佞而請覩光乎仲尼
乃王雱聖父之贊比諸孔子賓下等輕君之情彼哀周
之僻王棄眞儒之將聖當時不得配太廟之食後人所
以廣上下之祠今比安石爲欽王之臣則方
神考爲何代之主又況一人幸學列辟班隨至尊拜伏於
爐前故臣嚮俛而坐覩百官氣懾多士心寒自有華夏

以來無此悖倒之禮
神考之再相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屏迹金陵棄
置不召者十載八字威加於鄧綰萬幾獨運於元豐豈
可於善述之時忽崇此不踐之像因懷先朝三舍之法
遂費今日千倍之財人材之可擢不殊國用之添費徒
廣朘吾民之膏血增彼像之精神美成其私怨集於國
陸贄設枝顛之喻承業以財盡爲憂忠哉古人愛君之
誠興乎今日養士之意又況臨川之所學不以春秋爲
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迭賓之禮禮儀如

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豈是先王訪道之法
贛州舊學記刊於四紀之前辟水新廱像成於一婿之
手唱如聲召應若響隨使王氏浸至於強梁乃元祐助
發其氣燄昔宣仁權同之際謂介甫飾行甚高宜贈
崇官仍加美懿司馬光書之於簡呂公著行之於朝不
以稽樊爲心徒發鎮浮之義負安石者重加黜責欺
神考者罔不誰何遂至於枝葉而難圖豈非由偏助之太
過雖當時未見誣史而先朝自有聖批恬不奉行養成
乖悖蒙蔽裕陵之衆美眩耀鍾山之一書四輔之行謀

畫本生於日錄三衛之設規模初定於新經密密乎蹤
蹇之安排草草乎京擄之傳受考其音聲則荒唱而塤
和譬諸手足則左弱而右強凝爲冰山烈若原火愚公
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耿然未捨填河之願沒而後
已志不可渝望雖隔於戴盆夢不忘於馳闕丹誠上格
天語遂詢要觀尊主之恭緩議奸時之罪淵冰在念梟
磔寧逃恭惟
皇帝陛下天大普容日月偏照覽熙豐記動之史倣虞夏
採詩之官咨輿議之多方證私書之百毀舜察堯緒孜

孜乎善繼之勤武廣文聲斤斤乎丕承之美茲所謂一
人有慶可以得萬國之歡凡有識知孰不將順天尊地
卑之已定手足上下之宜分孔志在乎春秋漢律嚴於
名分戴上者皆知此義尊堯者豈獨臣書燕馬以市骨
而至駑驥者必將來矣鄭校決防川之擁有舌者其忍
默乎臣命可危衆口難遏伏望
皇帝陛下念臣役志於言上憫臣積禍於敢恭以尺朽之
廢材貢一得之愚慮言多妄發事則有稽宣宗當紹
憲之時寧容德裕之奪語武帝以述景爲事忍視焉

遷之短辭。父子至情。古今一揆。不懲謗史之罪。則何以謝過於宗廟。不毀坐像之悖。則何以示順於華夷。國是方強。勢難遽改。大器至重。要在深思。庶乎苗莠之分。始於冠屨之辨。至美成於剛健。大患生於因循。儒宗數人。自是一家之說。 聖主獨斷。乃爲我 宋之休。天心篤愛之甚。 明人情企想而有待。解
神考在天之怒。成
聖主奉先之仁。克果斷於蔡功。人將大覺。善光揚於堯績。上可無爲於一罇一笑之中。成允文允武之業。臣將獻駿惠太平之頌。豈特進狂簡不裁之書。胞臆無奇。但盡恭於文字。筋骸已憊。當致命於君親。仰酬再造之恩。退聽一成之議。闔門待盡。殞首知歸。臣無任惶恐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瓘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陳了翁四明尊堯集序。卷

臣聞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王安石之精義也。有三經焉。有字說焉。有日錄焉。皆性命之理也。蔡卞蹇序辰鄧洵武等。用心純一。主行其教。其所謂大有爲者。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繼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謂同風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習性命之理者。謂之曲學。不隨性命之理者。謂之流俗。黜流俗則竄其人。怒曲學則火其書。故自卞等用事以來。其所謂國是者。皆出於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動搖也。臣昨在諫省所上章疏。嘗以安石比於伊尹。伊尹聖人也。而臣乃以安石比之者。臣於此時猶蔽於國是故也。又臣所上章疏。謂安石爲 神考之師。 神考堯舜也。任用安石。止於九年而已矣。初用後棄。何嘗終以安石爲是乎。臣迺以安石爲 神考之師者。臣於此時猶蔽於國是故也。臣昨者以言取禍。幾至誅殛。賴
陛下委曲保全。賜臣條命。臣感激流涕。念念循省。得改過之義焉。蓋臣之所當改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孔子曰。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性命之理其有以易此乎臣伏見治平中安石唱道之言曰道隆而德駿者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自安石唱此說以來幾五十年矣國是之淵源蓋北於此矣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則不可改也天子南面公侯北面其可改乎今安石性命之理廼有天子北面之禮焉夫天子北面以事其臣則人臣何面以當其禮臣於性命之理安得而不疑也傳曰君之所以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祭主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師無北面則是弗臣之禮也豈有天子而可使北面者乎漢顯宗之於桓榮所以事之者可謂至矣而所施之禮亦不過榮坐東嚮而已矣若乃以君而朝臣以父而拜子則是齊東野人之語龎勛無父之教以此爲教豈不亂名分乎亂名分之教豈可學乎臣既誤學其教豈可以不悔乎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臣於既往之誤豈敢祇悔而不改乎臣昔以安石爲 神考之師是臣重安石而輕 神考也臣昔以安石比伊尹之聖是臣戴安石而誣

陛下也臣爲 陛下耳目之官而安進輕誣之言臣之罪惡如卯山矣臣若不洗心自新痛絕王氏則何以明臣改過之心乎臣之所以著尊堯集者爲欲明臣改過之心而已矣莊周曰明此（北）以南嚮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莊周之道虛誕無實而不可以治天下然於名分之際不敢不嚴也飛蜂走蟻猶識上下豈可以人臣自聖而至於鈇名分哉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安石北面之言可以謂之順乎崇此不順之教則所述熙豐之事何日而成乎廢大法而立私門啓攘奪而生後患可爲寒心孰大於此臣請序而言之昔紹聖史官蔡卞專用王安石日錄以脩 神考實錄薄 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臣居諫省請改裕陵實錄及在都司進日錄辯當是之時臣於日錄未見全帙知其爲私史而已未知其爲增史也自去闕以來尋訪此書偶得全編遂獲寓覽竄身雖遠不廢討論路過長沙曾留轉藏之語待盡合浦又著垂絕之文考詆誣譏玩之言見蔡卞偏（似）增之意尚謂安石趣錄皆可憑據卞之所增廼有誣僞當是之時臣於日錄

考之未熟知其爲增史而已未知其爲悖史也蓋由臣智識昏蚀覺悟不早追思諫省奏章乃至合浦舊述語乖正理隨俗妄談既輕　神考又誣　陛下若他時後日　陛下以此怒臣臣將何以自救敢不悔乎日錄云卿朕師臣也迺安石矯造之言又云督責朕有爲豈神考親發之訓既託訓以自譽又託訓以輕君輕君則訕侮讒薄欲棄名分自譽則驕蹇陵犯前無　祖宗其語實繁聊舉一二日錄云朕自覺材極凡庸恐不足與有爲恐古之賢君皆須天資英邁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

云朕頃鄙初無智識自卿在翰林始得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卿初任講筵勸朕以講學爲先朕意未知以此爲急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卿莫只是爲在位久度朕終不足與有爲故欲去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所以爲君臣者形而已矣形故不足累卿此非託訓以輕君乎訕侮讒薄欲棄名分可以畧見於此矣日錄又云王安石造理深能見得衆人所不能見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如安石不是智識高遠精密不易抵當流俗天生明俊之才可以庇覆生民

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卿無利欲無適莫非獨朕知卿人亦盡知若餘人則安可保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卿才德過於人望朕知卿了天下事有餘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朕用卿豈與　祖宗時宰相一般此託訓以自譽也驕蹇陵犯前無　祖宗可以畧見於此矣　聖主以奉先爲孝羣臣以承上爲忠明知其誣誰敢覈實則可以箝塞衆口可以熒惑　聖聰誣脅之術莫工於此始則留身乞批以脅制於同列終則著書矯訓以傳述於後人誣脅臣鄰何足縷道上干　君父可不辯乎自到

闕以來至爲參政之始不緣經筵之欵奏但書七對之遊辭載　神考降問之咨詢無一問仰及於三代言神考但慕魏葛謂厥身不異樂伊仍於供職之初辰首論理財之不可恐宣利而壞俗陳孟子之耻言凡他人極論之辭掠爲己說彼所獻管商之術歸過先猷書神考之謙辭則曰以朕比文王豈不爲天下後世笑論太祖之征伐則曰江南李氏何嘗理曲恣悍悖躁之筆盡假　烈考之詞矯誣上天孰甚於此　祖宗之威靈如在　聖主之繼述日新若不辯託訓之誣何以解在天

之怒。而況託訓之外。肆詆尤多。 神考小心愼微。彼則曰好察細務。 神考畏天省事。彼則曰畏謹過當。 神考（今欲除苛細之法。況則曰元首叢脞。神）欲寬疑似之獄。彼則曰 陛下含糊。 神考禮貌勳賢。彼則曰含容慈慝。 神考嘉納忠直。彼則曰不懲小人。又謂姦罔之徒。 陛下能誅殺否。比忠良於元濟。責神考爲憲宗。請不可以罷兵。當必勝而後已。 神考守祖宗不殺之戒。以天地好生爲心。厭棄其言。眷待寖薄。先逐鄒綰。次出安石。至熙寧之末。而安石前日之所怒者復見收矣。至於元豐之末。司馬光等前日之所言者復見思矣。卞等不遂 神考末命。但務國己之私。以專紹安石爲心。以必行誅殺爲事。請於 哲宗。而 哲宗不許。請於 陛下而 陛下拒之。人心歸天（佑）仁（天）助有德。遂使姦謀內潰。逆黨自彰。卞既不敢居金陵。人亦不復聖安石。悔從王氏。豈獨臣哉。 朝廷搢紳。協心享上。庠序義理。士所同然。科舉藝能。孰肯遽陳其所蘊。有用之士。亦將先忍而後爲。變王氏誣君之習。合春秋尊元之義。瀰濟多士。何患無人。又況安石所施。其事既往。若不自迷於文字。後人安知其用心。著爲此書。天使之也。然安

石著書之意。豈是便欲施行。卞所安排。非無次序。自謂舉無遺策。何乃急於流傳。宜示遠近。不太速乎。然則流傳之速。天促之也。天之右序我 宋。而不助王氏。亦可知也。如臣昔者妄推安石謂之聖人。如視蟻蛭以爲泰山。如指蹄涔以爲大海。揚言無責。鬼得而誅。駟不可追。齰舌何補。聖人人倫之至也。傲上亂倫。豈聖人乎。聖人百世之師也。教人誣僞。豈聖人乎。孔子集大成者也。尚以不居爲謙。光武有天下者也。猶下禁言之詔。豈可身處北面人臣之位。而卉受子雱驕僭之名乎。雱爲安石畫像贊曰。列聖垂教。參差不齊。集厥大成。光乎仲尼。蔡卞書之大刻於石。與雱所撰諸書經義。並行於世。臣昔以答義應舉。析字談經。方務趣時。何敢立異。改過自新。請自今始。於是取安石日錄。編類其語。得六十五段。釐爲八門。一曰聖訓。二曰論道。三曰獻替。四曰理財。五曰邊機。六曰論兵。七曰處己。八曰寓言。事爲之論。又於逐門總而論之。凡爲論四十有九篇。~~每~~（合二）門爲一卷。（併）前後序二卷。共爲十（五）卷。臣以憂患之餘。精力困耗。披文索義。十不得一。加以海隅衰陋。又無賜書。 神考御集無由

恭閲又日錄矯誣與御批日曆時政記抵梧同異無文可考欲校不得但專攄私書畧分眞僞雖不能盡究底蘊亦可以闚其大槩矣凡臣之所論以紹述 宗廟爲本以辨明聖訓爲先蓋所述在彼則 宗廟不尊誣語未判則眞訓不白何以光揚 神考有爲之心何以將順 陛下述事之志凡今之士學古入官身雖未試於 朝廷心亦不忘於畎畝戴天履地寧忍同誣日拙心勞徒唱爾僞犯古今之公義極典籍之所非陰奉竊言顯違格訓安石欲罷四輔 神考以爲不可 神考欲建都省安石以爲不然今則四輔成矣都省毀矣道路爲之流涕 聖主能不痛心人皆獨罪於一京安知謀發於蔡卞至於宿衛之法亦敢更張變亂舊規創立三衛用私史包藏之計攄新經穿鑿之文以畏懼不改爲非以果斷變易爲是按書定計以使其凡當面贊成退而竊喜京且由之而不悟他人豈測其用心事過而闚蹤跡乃露齎咨痛恨雖悔何追在私家何足備論於國是豈宜如此謂塘濼未必有補可以決水爲田謂河北要省民徭可以減州爲縣至於言江南利害則曰州縣可

析論民兵將領則曰獎拔豪傑四海本是一家何爲分彼分此大法無過宿衛安得率爾動搖棄舊圖新厥意安在昔元祐更張之始方安石身歿之初衆皆獨罪於惠卿或以安石爲樸野優加贈典欲鎮浮薄司馬光簡尺具存呂惠卿責詞猶在深懲在列曲恕元台凡同時議論之臣無一人指點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干裕陵致卞以闚伺爲心包藏而待潤色誣史增污忠賢凡慍懟會布之言與怒罵惠卿之語例皆刊削意在牢籠欲使共述私書將以濟其大欲布等在其術內卞計無一不行良由議贈之初不稽其獘若使早崇名分何至横流司馬光誤國之罪可勝言哉臣聞熙寧之初論安石之罪而中其肺肝之隱者呂誨一人而已矣熙寧之末論安石之罪而中其肺肝之隱者呂惠卿一人而已矣呂誨之言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外視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慠上陰賊害物呂惠卿之言曰安石盡棄素學而隆尚縱横之末數以爲奇術以至譖愬脅持蔽賢黨姦移怒行狠（很）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莫不備具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聞望一旦掃

地不知安石何苦而爲此也謀身如此以之謀國必無遠圖而　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之臣固未易言也又曰　陛下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於此又曰君臣防嫌豈可爲安石而廢哉又曰臣之所論皆中其肺肝之隱臣瓘竊謂元祐臣僚於呂誨之言則譽之太過於惠卿之言則毀之太過此二臣者趣向雖異至於論安石之罪獻忠於

神考則其言一也豈可專譽呂誨而偏毀呂惠卿乎偏毀惠卿此王氏所以益熾也元祐之偏可不鑒哉臣竊以

天下譬如一舟舟平則安舟偏則危臣之以言取禍初緣此語然臣自視此語猶野人之視芥也切於愛君又欲貢獻前日之欲殺臣者必益瞋矣然臣之肝膽本是報國之物臣若愛吝此物則　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

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則人之利美咸在攸爲我　宗之臣豈可以不思乎迺者天子幸學拜謁宣尼本朝故臣坐而不立躋此逆像卞唱之也輔臣縱逆而養文禮官舞禮而行諂僭自內始達於四方萬國寒心外戎非笑鷩冕戎侯載籍所無履加於冠何以示訓自有中國以

來五品不遜未有此比然則觀此一像而八十卷之大概可以未讀而知矣蔡氏鄧氏薛氏皆塑安石之像祠於家廟朝拜安石而頌之曰聖矣聖矣暮拜安石而頌之曰聖矣聖矣國學風化之首也豈三家之家廟乎臣故曰廢大法而立私門啓攘奪而生後患可爲寒心莫大於此尊王愛國之士孰敢以此爲是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極天下之所非而可以謂之國是哉嗚呼講先王之道而以咈百姓爲先論周公之功而以僭天子爲禮咈民歲久蠹國日深僭語爲胎遂産逆像以非爲是

態度日移廢道任情今甚於昔昔者初立國是使惇行之惇既竄逐移是於布布又竄逐移是於京三是皆發於卞謀三罪同歸乎誤國然則果國是乎果卞是乎若以卞是爲是則操心頗僻賦性姦回如鄧綰者不當逐也若以卞是爲是則以塗炭必敗之語詆誣　神考如常立者不當竄也　神考逐綰可以見悔用安石之心

哲宗竄立可以見斥絕安石之意　兩朝威斷天下皆以爲至明　陛下光揚亦以去卞爲先務掃除舊穢允協人心布澤日新上合天意樂於將順縉紳所同夢覩馳

誠名恨疎遠彼元祐元符之籍雖漸縱弛而人未見用應詔上書之衆雖已釋放而士猶沮辱沮辱者不可復問未用者自當退藏其餘雖在　朝廷或非言路明哲之士又務保身縱有彊聒之流且無私史之隙唯臣因論私史禍隙至深得存餘命全由獨斷臣之所以報聖恩者敢不勉乎兼臣年老病多決知處世難久與其齎志於歿後寧若取義於生前義在殺身志惟尊主故以臣所著日錄論名之曰四明尊堯集云

宋忠肅陳了齋四明尊堯集卷第一

沙邑裔孫端人　孔項　重校
大田裔孫持正　論
沙邑裔孫子見　象瀚　閱正
永安裔孫紹泉　增訂　重刊

聖訓門第一

〇上問尚書省制度

上問尚書省制度可復否余以爲亦不須如此　余曰

上欲以近畿郡爲畿輔　上曰不如令屬兵部　余曰

上前欲以近畿郡爲畿輔因推行保甲者利在使趙子

幾等按察官吏易爲照管若付之諸路卽恐諸路推行成減裂無以使四方觀法　上曰不如令屬兵部

臣瓘論曰　神考欲置尚書省安石以爲不須安石欲建四輔　神考以爲不可三十餘年先訓未遠乃者都省之毀誰不流涕四輔之成誰不寒心此豈特一京之罪乎都省之毀無敢救之者四輔之成無敢止之者亦豈特畏京而已哉安石之所不欲爲則雖已成而必毀　神考之所不欲爲則雖甚害而必行其罔上之言則託於繼述其自營之心則獨尊王氏

卞等之所謂國是者何事不然以此二事觀之可以見其初心矣今可以不早辯乎孔子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今尚書省之毀既已久矣四輔之成既已往矣而臣猶論之非爲追說已成之事追咎既往之人也實欲

陛下察卞等國是之計而爲我　宋方來之慮者非特此二事而已也故臣著此於首篇以見臣尊堯之意

○上曰京師人優饒不妨

上曰京師人素優卒分外優饒他亦不妨余曰如此則是

陛

下聰明爲左右所蔽實未知京城百姓疾苦

臣瓘論曰京師者萬國之本也呂嘉問欲取免行錢以擾京師之民　神考欲減省之以安京師而安石對曰如此則是　陛下聰明爲左右所蔽實未知百（夫優饒京師而謂之不知百姓疾苦）姓疾苦者何哉若德宗不恤京師之民陸贄先事進言曰聚斂之法較下尤嚴責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爲憤感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懼興廢無已群情動搖朝野囂然而京邑關輔不寧矣嗚呼唐有賢臣而德宗不能聽　神考有聖訓而安石不肯順可爲流涕也矣

○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余曰古非特什一而已余曰　陛下必欲財用足須理財若理財須專志不惑不爲小人異論所移乃可以有爲

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爲不少余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

臣瓘論曰　神考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安石對曰古非特什一而已其對如此爲必須理財故也必須理財乃熙寧七年語也與政七年尚守此語而

神考反覆折難稽什一之法以百姓不足爲慮以取民百端爲戒臣故著之以見　神考愛民之本意而又於理財論論其本末

○上以農事爲最急

上以農事爲最急余曰家可以資國國可以資天下天下須資天地　上曰若設法敎民使就寬鄉亦王者所以生財闢土之道也　余曰　陛下每以勸農事爲急

上曰奉先寺進新種稻極好與一道紫衣余曰　陛下每以勸農事爲急甚好初脩河既作重閘有餘水乃勸教

河側人種旱地爲稻而奉先率先種稻

臣瓘論曰以農事爲急又急於勸農　神考聖政不可捨也然臣者考日錄之内抵梧誣訕之言臣不能無疑焉造　神考之言曰只是脩水利又不似王繼忠平得西川又撰王安石之對曰民功曰庸乃先王所甚貴何必平西川也嗚呼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歛怨於君呂誨之言可謂不誣矣

○御批減去市易務請較固條

劉孝孫言　御批降出市易務請如兼并之家較固取利令市易司覺察三司依條施行此仁厚愛民之意至是進呈余曰劉孝孫稱頌此事以爲聖政臣愚竊謂此正是聖政之闕較固法是有律以來行用但申明所以爲均均無貧乃孔子之言於政有何所害　陛下不欲行此此兼并之家有以窺見　陛下於摧制豪强有所不敢故内連近習外惑言事官使之騰口也　上笑曰已有律自可施行故不須立條余曰雖有律未嘗行又未嘗使官司振舉須先申令使兼并知所避　上曰若設法傾之則兼并自不能爲害余曰若不明立法令但設法相傾卽是紙舖孫家所爲紙舖孫家爲是百姓故制百姓不得止當如此豈有尊爲天下主乃只如紙舖孫家所爲何以謂之人主

臣瓘論曰呂嘉問請於律外別立市易較固一條　神考聖訓以謂已有律不須立條其時劉孝孫稱頌　聖訓曰此仁厚愛民之意也安石奏曰孝孫之言非也此事正是聖政之闕　陛下不欲行此此兼并所以窺見　陛下於摧制豪强有所不敢故内連近習外惑言事官使之騰口也臣竊謂　神考不欲於律

外立較固之條可謂仁厚愛民之意劉孝孫將順聖美不爲過也日錄之内但爲顯揚嘉問故不以御批爲是不以孝孫爲然於是造　神考之言曰若設法傾之則兼并不能爲患又撰對上之言曰若不能明立法令但設法相傾卽是紙舖孫家所爲紙舖孫家爲是百姓制百姓不得故止如此豈有爲天下主乃只是如紙舖孫家所爲何以謂之人主嗚呼設法相傾之語謂之不誣可乎紙舖孫家之語謂之不誣可乎　神考愛民守法而指爲闕政力主嘉問遂至侮

溥君父不亦悖乎

〇御批安撫司不得奏災傷此法可速改余曰安撫司須要管勾奏災傷狀做甚

臺官言進奏官遮迴奏蝗蟲狀言新法須候淨盡方得奏聞　御批近據孫求奏進奏官去安撫司不得奏災傷狀恐亦因此法可速改以稱寅畏天威遇災恐懼之意撿到新法令者申縣縣申州州申轉運轉運具施行事狀聞奏淨盡則本州提轉各聞奏乃是進奏官設曾係貫余曰係貫已令本州提轉申奏安撫司自不須令

奏　上曰令安撫司奏何妨余曰　朝廷令本州轉運司奏已是兩處奏狀亦足矣又令提刑司奏已是多又恐逐司或有弛慢新法約束若逐司不職更互覺察聞奏不知何用更令安撫司吏人枉費紙筆遞鋪虛費脚力又一處有蝗蟲　陛下閱六七紙奏狀如此勞弊精神翻故紙何如惜取目力深思熟講御天下大略只如經界安撫司有何限合經制事却須要管勾奏災傷狀做甚

臣瓘論曰　神考當旱暵之時遇災而懼天下蝗蟲之奏皆欲覽焉四方奏狀已至京師而奏邸却之不得通奏以新立不得奏蝗之法故也創立新法疑誤奏邸壅天下之情啓蒙蔽之患此宰相之過舉而臺諫之所當言也　神考用臺諫之言改不得奏蝗之法所以恤民隱而防壅蔽也而安石乃奏曰不知何用更令安撫司吏人枉費紙筆遞鋪虛費脚力又一處有蝗虫　陛下閱六七紙奏又如此勞弊精神翻故紙何益何如惜取目力深思熟講御天下大略嗚呼是何言歟漢宣帝時郡國不上災變則丞相魏相

輒奏言之故天下無蒙蔽之患　神考曰漢之文宣孔子所謂吾無間然者何安石之對異於魏相之所奏言乎夫聽諫改法以正綱紀御天下大略正在於此而安石乃以勞弊精神虛費目力甚矣其言悖也

〇上曰此是朝廷法不干安石事

陳升之曰已與王安石商量定却如此且欲更與王安石商量　上曰此是朝廷法不干王安石事

臣瓘論曰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

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成王戒君陳之言也　神考聖訓蓋取諸此知尊我后則能事茲訓矣

○上曰近習亦有忠信者

上曰近習亦有忠信者余曰以　陛下崇信此輩故欲借其力沮害正論讒說如此類甚衆　陛下當審察不當使姦臣得計　上曰近習亦有忠信者不爲欺不可爲蔡顯小人便以爲近習之言都不可聽卽爲盧杞李林甫小人便以爲大臣都不可信乎

臣瓘論曰宦者四星在皇居之側其人近至褻國家安寧則其身亦安左右當自異於疎遠之臣也故善爲計者莫如愛國國以忠賢爲本忠賢者兆民之命也護民之命則賢者亦必與之矣曹日昇方危難之時不顧萬死顏眞卿深與其忠以一言助之共成王事巷伯有疾讒之心孔子取焉先聖之所取後賢之所與皆以其忠信而已矣　神考謂近習亦忠信者此聖主公平之訓也一於愛國之謂忠公議信之之謂信馬存亮非不憎宋申錫也而能救申錫一門之禍捨己愛憎存國大體其所爲如此公議不以爲信乎魏洪簡之於裴度則旣憎其人又沮其軍遂使巨盜不除爲國之患其所爲如此　天下豈以爲忠乎是故持正論者其類不同而同乎愛國爲姦計者其類不一而一於圖私然則所謂沮害正論姦臣得計者果猶在於近習耶　神考之取忠信豈非公平之訓哉呂強請赦黨人楊復光泣戒周岌嚴遵美力辭兩尉張承業極諫橫費如此之類皆忠於國家而信於公議者也其可爲古有恭顯曾害忠臣便以爲今日之人

都無可聽者乎漢詔公卿子弟爲郎以補宦官之職侍於殿上當時謀者正謂其人都不可聽故欲以此而代彼也新經義既取其說而日錄又欲變亂舊規自以爲此乃宗朝社稷久長之計嗚呼

太祖皇帝規模宏遠保全內外國本強固私家亦寧一百五十年矣長久之計何以加此何爲而忽欲變更也自有經義以來凡三十餘年而王氏學術始見窮究計謀秘奧包藏深遠章惇不知也蔡京雖凶果敢行而亦不能深察其謀主此謀者蔡卞而已矣序辰

洵武共腹心也陰狡計數用新經日錄之術譎人於談笑之中陷人於簡册之內使人習之而不覺信之而不疑積日累年然後令人大悔恨也既往之事不可追矣未來之事豈可不以爲鑑哉然則今當何鑑莫如忠信愛國而已矣

右聖訓門編類王安石日錄語凡十段

臣瓘論曰熙寧元年　神考內出手詔付中書門下曰朕纘承英考之遺烈致孝述美之意未嘗須臾忘之也其時政記起居注不能具載者非均體大臣詳

記而博緝之殆將零落矣今若其錄必藉事實卿等其綱舉條布以備記述使明並日月歷萬事而不晦宰臣曾公亮等再拜稱謝　神考流涕久之臣竊惟神考之於　英祖致孝述美一詔之內所兢兢者有三事焉欲徽猷之具載一也恐所錄之非實二也懼大明之蔽晦三也流涕動心如對　廟像今陛下繼　神考之志當以熙寧手詔爲師述　神考之事當以詔中三事爲本十九年之大美若有不載雖載其事而所記非實則晦先朝日月之明而違

聖主繼述之志矣傳信萬世將何賴焉王安石著矯誣之書詆訕君父蔡卞等以乖悖之意遵而行之變亂事實擴奪　懿美移此與彼掩晦大明臣編類其語始於　聖訓觀其大者可以考其餘矣三尺童子亦知受與不受無加損豈聖訓乎小節不足爲豈聖訓乎以朕比文王豈不爲天下後世笑豈聖訓乎朕自覺材極凡庸豈聖訓乎朕頑鄙初未有知豈聖訓乎若設法傾之則兼并自不能爲害豈聖訓乎如蓄使坐位處別設提舉官位豈聖訓乎今若其錄必藉事

實若使實錄之內皆記此語以爲大訓可謂之事實乎語在日錄則誣先烈者私史也語在實錄則誣先烈者太史氏也滌除誣僞　眞訓乃曰根荄未芟終害嘉穀私史之誣發於安石成於卞武不改可也章惇由之而不知曾布進書而不悟自餘史院臣僚前後相踵非一人也　聖主方以光揚爲務一日以史事詢焉則卞武之外若過若故可以分矣劉庠申明新法王安石欲罪之陳升之曰且欲遂與王安石商量　神考聖訓曰此是朝廷法不干王安石事今於

安石既死之後猶欲過用日錄擬其誣悖阻害公論
豈不遠　神考之訓乎此等　眞訓深切著明詭訓
雖多終不可掩更在辨之而已矣以熙寧手詔爲師
以詔中三事爲本棄彼取此改舊爲新還先緒已晦
之明紹武王善繼之美垂訓萬世流光無窮天下幸
甚

戊辰四月初十日據元刊本校

宋忠肅陳了齋四明尊堯集三卷

論道門第二

○余曰鯀汨陳五行堯晏然不以爲慮
上曰夫慣習卽安之如自然不慣習卽能無怨如河決壞
民產卽民不怨決河壞民產卽民怨余曰
陛下正當爲天之所爲所謂天之所爲者亦（如）河决是也孔
子曰惟天惟大唯堯則之堯使鯀治水鯀汨陳五行九
載以　陛下憂恤百姓之心宜其寢食不甘而堯晏然
不以爲慮此能爲天之所爲任理而無情故也
臣瓘論曰安石曰汨陳五行九載堯晏然不以爲慮
臣聞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惟帝其難之孔子曰博施
（齊衆堯舜其猶病諸夫知人安民堯以爲難博施）
濟衆堯以爲病何至於晏然不以洪水爲慮乎蓋人
主晏然不以爲慮然後大臣得以如意而有爲蔡卞
解釋詩書同此一說
○余曰　陛下檢察市易非帝王大體此書所謂元首
叢脞也
余曰　陛下朝夕檢察市易在務（事）煩細非帝王大體此

書所謂元首叢脞也

○余曰市易務　陛下撿察太苛士不敢有爲俊民不章矣

余又曰　上市易務如果于行人事纔立得七行法如此類甚衆但以　陛下撿察太苛故使臣頗畏縮不敢細制臣以謂　陛下不當攬之使息惰因循使細民受弊也王省惟歲歲月日時無易又乂用明俊民用章今　陛下未免叢脞乃責市易務煩細此乃所謂歲月日時既易士之有能有爲若旨畏縮不敢有爲俊民與無能偷惰

之人同卽微而不章矣

臣瓘論曰　神考聖訓謂市易法苛細恐其有害細民故初欲罷之所以懷保小民也而安石則曰非帝王大體此書所謂元首叢脞也　神考沮抑呂嘉問所以去姦賊而養嘉穀也入乂之用明何以加此安石則曰俊民不章矣借典謨洪範之言以文私意豈獨此哉

○余曰　陛下抑程昉恐後世議聖德

余曰唐太宗行義至不脩　陛下脩身與堯舜無異然　陛下不能使群臣皆忠直敢言者分曲直判功罪不如唐太宗故也如程昉盡力於河北與萬三千貫脩橋乃用此錢脩橋了更脩廨舍營房置都日掠房錢八百文又置到水木植二萬七千貫所開閉河四處障河黃河外尚有淤澱又及出田四萬頃自秦以來水利之功未有及此以法論之千頃合轉一官卽昉須轉須轉四十餘官可也乃并數處功轉一官又令與宗師同放罪　陛下放宗師罪已是屈法又更抑程昉臣恐非但今日天下以爲非書之簡冊臣恐後世有以議聖德

臣瓘論曰安石謂程昉當轉四十餘官而　神考止令轉一官安石謂程昉無罪可放　神考必令放罪　神考審察功罪明其賞罰馭臣之柄不分於下此所謂是也而安石曰天下以爲非又曰書之簡冊恐後世有以議聖德臣竊謂後世若有公議則當議其罪者宰相王安石而已　神考聖明之斷載於簡冊安可誣也

○余曰今　陛下未免坐於流俗之中

余曰　陛下明是非好惡使人知理分所在則中人以

下亦多服從　陛下所爲必不至於敗壞今多或以爲
陛下尚可欺以其所爲故未肯悛革譬如運甕須在甕外
方能運若坐甕中豈能運甕今欲制天下之事運流俗
之人當自拔於流俗之外乃能運之今　陛下尚未免
坐於流俗之中何能運流俗使人順聽　陛下所爲也

臣瓘論曰痛哉流俗之論也自熙寧之初宰相之所
欲爲　聖主一有所造則立運甕之説以陳於前歲
月既深其論益勝然而天下習俗自有正流不恤身
害不逐世利老死而不變者其人多矣人之趣善如

水之必東安可使之逆流哉

○余曰商鞅立法簡而要

余曰　陛下看商鞅所以精耕戰之法只司馬遷所以
記數行具足若法令簡而要則在下易遵行煩而不要
則在下既難遵行在上亦難考察

○余曰秦孝公擇術濟事歟　陛下如何

余曰唐太宗能使佞人如裴矩者更肯正諫如此纔能
爲唐太宗　陛下聰明睿知足以遠追三代之主然剛
健篤實以成天下之務未有以及唐太宗恐　陛下不

可不思非特唐太宗至於秦孝公所以擇術濟事歟
陛下如何臣恐優游退託如此則無致治之日

臣瓘論曰安石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
必行臣始讀其詩謂安石所取於鞅者能必行其政
之一事耳及觀日錄乃知安石兼取其法令簡而要
也非特如此以秦孝公擇術濟事以爲是以　神考
優游退託爲非嗚呼　神考初以帝王之佐望安石
而安石乃自比於鞅而以秦孝公之事責　神考此
神考所以九載之後棄安石而不用也

○余曰漢宣帝不足法　上曰朕自視未有一毫可比
漢宣帝

余曰漢宣帝不足法　陛下聖質高遠當慕堯舜三代
盛王如漢宣帝不足以言

上曰朕自視未有一毫可比漢宣帝朕意趣誠廣大但才
力庸短未能運動天下事所以每事畏慎不敢妄發

臣瓘論曰日錄所造　神考謙辭或曰朕頑鄙或曰
朕才力庸短或曰朕自視未有一毫可比漢宣帝如
此之類不可勝舉矯誣聖訓欺罔士類以恣悖慢之

習可勝痛哉

○余曰自古作事未有不以大勢驅率衆人

余曰自古作事未有不以大勢驅率衆人而能令上下如一者今運數十萬人爲保甲又使之上番乃人人取狀召其情願自古作事未嘗有如此者此乃以　陛下每事過愼故須如此

臣瓘論曰舜戒禹曰欽哉愼乃有位敬（欽）脩其可願　神考每事過愼而於立法取人情願可謂得舜禹之心矣安石乃欲以大勢驅率衆人而以　神考之過愼

爲非是非如此則蔡卞之所謂國是者有自來矣

○余曰此乃定計數於前必事功於後

余曰　陛下以爲柴世宗能辟土疆服天下何也　上曰莫是能果斷余曰柴世宗能使兵威復振非但高平之戰能斬樊愛能等而已天下賊盗殺人亡命者皆募以爲禁軍史臣以爲當時孤子寡婦見仇讎而不敢校後悔之莫有貸者臣以爲史官不足以知世宗世宗非悔也方中國兵弱以爲非募此等人不足以勝諸僭僞之國及所募已足則法不可久弛故不復貸其死此乃定計數於前必事功於後豈以爲失策而更悔也

臣瓘論曰任計數者儀秦之學也必事功者强霸之術也周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踈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爲之遠慮其宏規大度不用計數雖唐太宗不能及也今乃謂世宗初以兵弱則招集亡命始（紿）而用之成功之後則旣黜其勞又盡誅之如此則是

用民如禽獸棄信如糞土此管仲之所以不取而商鞅之所以不爲也而謂世宗爲之乎蔡卞唱尊私史執爲國是先定計數以必後功每以自賢之心容操使能之柄所以使紹聖同列者定計數於先旣使而後陷之所以使建中靖國之大臣者定計數於先旣使而後陷之所以使其先者亦定計數於先也京懲惇布前事方未陷之時與之格鬬卞勝卞負而京之計數終出其下卞之所定於先者其計受於安石卞之所必於後者非臣之所敢知也

右論道門編類王安石日錄語凡十叚

臣瓘論曰孔子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古之君子法坤之順以承其君雖有致君之道澤民之術含之以從王事不敢成也如其不順則敢心生矣敢則悖悖則戰戰則其血玄黃陰陽兩傷君臣之間豈須至此故承天之順不可不習習而後行則不疑其所行矣不習而行則天下之所共疑也尚可信哉坤之六二大臣之位也而其辭曰不習無不利古之君子習承天之事而未嘗有意於此位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其用而行也則以既習於未行之前耳臨事而後習能免其疑乎然則六二之不習其習也久矣習此道者其可以捨春秋乎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春秋尊元之法尊尊卑卑之定而不可易也故爲人臣而不知春秋者（必陷於僭偽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而為之）不知其義被以惡名不可辭也然則處承天之位者可以捨尊元之法哉既處承天之位既捨尊元之法革而不當其悔不亡無祗悔也而繼之以改則日月之更人皆仰之何至於迷復哉

元本以上為第一卷

宋忠肅陳了齋四明尊堯集四卷第二

獻替門第三

○余曰　太祖爲史珪丁德裕之徒所欺濫誅無辜

余曰

太祖敢於誅殺然猶爲史珪丁德裕所欺而濫誅無辜不知　陛下於欺罔之人能有所誅殺否

臣瓘論曰

太祖皇帝臨御之初命史珪博訪外事珪所奏曰按驗皆實由是信之及珪與郭貴辯深事升

太祖察見姦狀即亟還事昇爲左贊善大夫而史珪之言遂不復見用今王安石謂

太祖爲史珪之徒所欺濫誅無辜卽不知所欺者何事所誅者何人而乃以

太祖濫誅無辜也又丁德裕在西川時與張延通不協歸闕告延通陰事

太祖怒延通按問延通引狀

太祖始欲赦延通及便殿引問延通抗對不遜遂命斬

之夫抗對不遜人臣之大罪也延通武人固不知學
而事君之禮不當悖慢豈特講求經旨而後能知借
使延通爲德裕所譖本無毫髮之罪而
太祖以其不遜怒而斬之此乃至明至斷而可以爲人
臣悖德之戒也今安石乃謂
太祖爲丁德裕所欺而濫誅無辜延通不遜而可以謂
之無辜斬一不遜之人而可以謂之濫誅則是人主
威令無可施之地矣又況誣詆
藝祖欲以濟其誅殺之謀乎

○余曰　眞宗時君臣議論相與皆滅裂而已何以待
夷狄
上問及　眞宗時邊事余曰　眞宗實錄言當時事大抵
君臣議論未嘗說到底上下相與皆滅裂而已則何以
待夷狄
　臣瓘論曰景德中契丹犯澶淵王欽若請幸金陵當
是之時若無寇準則欽若之私計得行而天下分爲
南北久矣惟倚信寇準而不用欽若混同南北兼愛
夷夏不殺之福如川方流此乃

眞宗所以待夷狄之道而安石以謂君臣議論上下相
與皆滅裂而已則何以待夷狄忍施此語於　宗廟
則誣蔑群臣尚何足論
○上曰三尺童子亦知受與不受無加損
上又問尊號此於朕無一加損雖百字亦何補余曰受
與不受於理皆可也
上曰三尺童子亦須知受與不受無加損
　臣瓘論曰　神考不受徽號亦廟論之極美假使人
臣有啓迪之言豈可獨掠人君大美以爲己有余曰

受與不受於理皆可則是小失其事以　神考不受
之美爲不足言也非特如此又造　神考之言曰三
尺童子亦須知得受與不受無加損嗚呼　聖主之
所以力行超越近古而誣造　聖訓以爲三尺童子
之所能知輕君罔衆可謂甚矣呂誨所謂驕蹇傲上
豈非先覺也歟
○余曰但恐內無其實而外爲小節以示人
上曰朕疑喪除未聽樂而徹有爲余極論其當如此
上又疑北使在廷余曰此苟合於禮義乃所以示夷狄也

臣度
陛下聖質如此必不以行此爲難　上曰此有何難但恐
此小節不足爲余曰動容周旋中禮所以爲盛德之至
但恐內無其實而外爲小節以示人乃非所以應天
臣瓘論曰　神考當厚陵復上之初旱災恐懼之時
徹樂用禮　聖性所安安石身爲執政雖有入告之
言亦當揚我后之德順之於外掠爲己美固可罪矣
又矯造　神考之言曰恐此小節不足爲又自造對
上之言曰只恐內無其實而外爲小節以示人嗚呼此

神考躬行之大美而自爲小節此何意哉譏薄君父可
謂甚矣
馮以爲我理未嘗不直
上又慮契丹若堅要兩屬地如何余曰若如此即不可許
上曰不已如何余曰不已亦未須力爭但遣使徐以道理
與之辨而已　上曰若遽交兵如何余曰必不至如此
上曰果至如此如何余曰以人情計之不宜便至如此契
丹亦人耳馮以爲我理未嘗不直
上曰江南李氏何嘗理曲爲

太祖所滅
臣瓘論曰安石所欲建立所欲排陷必造　神考聖
訓欲以文飾前非歸過　宗廟其言其事不可以一
二數也至於以何嘗理曲之言歸於　神考則矯誣
乖悖尤爲甚矣
〇余曰此事怪異難以爲條貫
上曰如蕃使坐位會聚處別設提舉官位如何余曰州縣
會聚雜壓各有著令若令提舉官別設位坐此事怪異
難以爲條貫

臣瓘論曰安石造　神考之言曰蕃使坐位會聚處
別設提舉官位如何安石又造僞對曰州縣會聚雜
壓各有著令若令提舉官別設位坐此事怪異難以
爲條貫嗚呼造蕃使之問可知其矯誣立怪異之對
可見其識玩此　聖主之所宜知也
右獻替門編類王安石日錄語凡六段
臣瓘論曰政教有是非命令有可否君所謂可而有
否焉臣替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
其可而替其否是以政平而無干民無爭心此晏子

接逆下文

獻替之説也三代聖賢之君從諫之道改過之法其有不由此者乎晏嬰一國之佐不敢忘獻替之義以輔其君況爲天下之相當如何哉王安石進爲之初抵取六經之言所以文其私意者皆經語也因爲六經之術悉在語言先賢議論並無經旨捨故（古）老更鍊之言行新奇可意之論可獻者替可替者獻

神考熙寧九年厭安石獻替之罔公驗執政私人之害國先除鄧綰次出安石此成湯不吝之明而堯舜黜陟之道也安石以執中之心著詆誣之史追蓋前謬

變亂事實蔡卞用事遂出其書而行之執爲國是人不敢非然則蔡卞所執之是卽安石所唱之可也謂

太祖濫誅無辜天下其以爲可乎謂　神考好惡不分明天下其以爲可乎嗚呼此特其言之不可者爾

宋忠肅陳了齋四明尊堯集五卷

理財門第四

余曰正爲經術以理財爲先

上曰范純仁又有文字意甚忿言臣始見　陛下用富弼王安石臣竊慶忭以爲必能以堯舜之道致太平今富弼家居不出王安石乃以富國強兵霸者之事佐

陛下余曰范純仁至中書亦責臣本以經術佐人主今乃以理財爲先臣答以正爲經術以理財爲先故爲之若

不合經術必不出此

○余曰初李常宣言以謂臣但以理財開導　陛下余曰近日言事者更曾及學校事否　上笑曰却（更）不説著

余曰初李常宣言以謂臣但以財利開導　陛下不及庠序之教及今脩成庠序貢舉之法卽更置而不言

陛下謂此等何意

○余曰今欲理財恐壞風俗

余曰今欲理財則須使能天下但見　朝廷以使能爲先而不以任賢爲急但見　朝廷以理財爲務而於禮

義教化之際未有所及恐風俗壞不勝其獘
陛下當深念國體有先後緩急　上頷之
余曰　陛下天資超邁然好理財　余曰
陛下天資超邁非前代人主所及然好理財允利於理財
者則汲汲而用至於講道則不以爲急不急於講道何
由見理見理有不盡何能運動群臣　上大以爲然
余以爲榷法不宜太多
上又論及榷茶余以爲難　上曰今酒亦榷礬塩亦榷何
獨至於茶而以爲難余以爲榷法不宜太多

○余曰以理財爲先以使能爲急則人將機巧趨利
余曰理財誠不可緩然以理財爲先以使能爲急則人
將機巧趨利此俗成則非人主之利非天下之福天下（事譬如和羹當令鹹酸適節然後爲和今偏於[illegible]則與）
使能非所以爲和明禮義廉恥以示人崇進忠良恐不
可緩
○余曰　陛下卽位以來德義之教未有以加人學校
又不以爲急以理財爲先務更召致無行義之人則恐
於觀聽不足
上令召何接求試問余曰接求未可知恐或只是能作文

字又無行義　上曰言財利恐不須問他行義余曰
陛下卽位以來德義之教未有以加人至於學校則又不
以爲急既不得己以理財爲先務更召致無行義之人
則恐於天下觀聽不足
○余曰若官鼓鑄鐵器卽必與漢同獘
上又問榷鐵如何陽叔亦多言鐵冶利害見討尋本末余
曰漢鹽鐵所以尤致人議論者以縣官所賣鐵器苦
惡至於鐵器多不便於民用今官吏大勝漢武時若官
鼓鑄鐵器卽必與漢同獘

臣瓘論曰此元豐之事故安石所書如此
右理財門類編王安石日錄語凡八段
臣瓘論曰按安石初爲從官卽唱理財之說及爲参
知政事遂行其所言今考日錄第一卷安石於未作
執政己前七對　神考並無一言及於理財至於執
政供職之第一日卽備畫對　上之言曰人主當以
成禮義廉恥之俗爲急若先（宣）著爲利之實而禮義廉
恥之俗壞則天下不勝其獘孟子恥言利曰亦有仁
義而已矣然其卒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人人不敢

後其君此乃人主大利也嗚呼安石著書首撰此語却思孟子之說其於前日所行不可謂之無悔心也年運（而）已往雖悔可追悔而不改濟以欺僞作此誣書陰授蔡卞卞紹聖用事之初專述熙寧及

哲宗既怒常立然後驟述元豐始與序辰謀作訴理之事矣事之本末臣請敘而論之臣聞紹聖三年尚書右丞蔡卞引選人常立爲假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又力薦之請賜對對之明日復請躐除侍從官

哲宗問卞曰立誣　神考而卿薦之何也又顧丞相惇

曰卿不見其語乎惇謝不知因請其語

哲宗怒曰語在常秩行狀其語云自安石罷相以來民在塗炭又云自秩與丞相去位而識者知政事必敗其語厚安石而詆薄　神考如此卞三薦之何也即命中使史院取秩行狀

哲宗親指塗炭必敗四字以示宰執惇等皆頓首謝罪請貶立退擬主監郴州酒給事中葉祖洽駁曰立詆毀　先烈謫輕地近乃改立永州監酒而撰常秩行狀者趙寶特勒停劾太學博士林自用卞之意唱其言於太學曰　神考知荆公不盡尚不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士大夫固駭其言矣自

哲宗既怒常立卞始惶恐改意而林自滕文公之語亦自此不敢宣言於衆卞於是與序辰等始用蓋抹之術

右總論上

臣瓘論曰日錄載安石之言曰人君爲天地萬物主須是蓋抹得事過乃能濟天下紹聖中蔡卞用蓋抹之術在旣竄常立之後安排之序的然可指臣請稽

其本末而論之熙寧九年黜綰落御史中丞安石亦相繼罷去退居鍾山著此訕書以授蔡卞卞當元祐之時增損潤色九年筆削恩怨分明回互妨嫌以吸衆好照顧本末以完私美書行於紹聖之始嫁禍於（與）進書之人惇等醉迷例遭嫁賣不知　宗廟之遭誣誣也　天實誘之使薦常立

哲宗皇帝灼見姦僞竄惇臣於遠方卞懼僞迹浸彰於是屈意改圖而用蓋抹之術矣蓋卞之初意譏薄

神考元豐之政專務紹述安石熙寧之事至是知其不

可則與蹇序辰同謀以　神考褒勸吳居厚手詔牓於　朝堂其迹則善述熙寧深贊元豐其心則出脫安石詆誣　宗廟夫詔褒居厚乃　神宗駕馭監司之意爾元祐初章惇爭論役法劄子云役法可以緩改非如京東鐵馬福建茶鹽不改一日則有一日之害也及卞序辰共作勑牓之時先以章惇元祐劄子務持宰相曰若以居厚京東鹽馬之事爲不改一日則有一日之害是以理財之詔爲非也惇計無所出噤不能語於是亦以勑牓爲是矣且安石初欲理財

自謂合於經術謂司馬光之徒皆不曉孟子義利之說豈以理財爲不美哉及退而著書則於作叅知政事第一日便造安石奏　上之言曰孟子恥言利若宣著爲利之說則恐壞風俗又造安石奏　上之言曰　陛下但好理財則利於理財者則汲汲而用至於講道則不以爲急又曰以理財爲先則人將機巧趣利又曰若以理財爲先務又召致無行義之人則恐天下視聽不足蓋安石捨衆自用造法於得君之初事過追悔著書於十年之後歸過　宗廟闇盜己愆

是可忍也復何譏哉又歸過之言曰臣常勸　陛下不須多張榷法又論榷鐵則曰官自鼓鑄則必與漢同弊此所以譏元豐之政也卞及序辰謀取　神考駕馭監司之詔牓於　朝堂豈爲一吳居厚而已哉欲實安石詆譏之語而杜塞天下愛君之言耳夫有舒有慘天道所以變通一張一弛文武所以相濟

神考聖訓曰什一而稅足矣又曰今稅斂已重此則理財之正論　聖主之本心也乃至於　詔奬居厚則所以奬有勞之臣耳孰敢以爲非乎卞等揭揚一詔

便謂安石所諱理財之事可以移過於　宗廟而日錄誣僞之言可以取信於天下後世蓋卞等所謂蓋抹者如此

右總論下

九刊本以上爲卷第六　戊辰四月初十日書階校記

宋忠肅陳了齋四明尊堯集六卷第三

邊機門第五

余曰四夷皆衰弱數百年來未有如今日

余曰

上曰秦漢以來中國人衆地墾闢未有如今日四夷皆衰
弱數百年來亦未有如今日　天其或者以中國久爲夷
狄所侮方授
陛下以兼夷狄安強中國之事天錫　陛下聰明非不過

人但　陛下用之於叢脞不用之於帝王大畧此所以
未能濟大功也

上以爲兵須久練乃強余曰齊威王三年酣飲不省事一
日烹阿大夫用即墨大夫出兵收侵地遂霸諸侯人主
誠能分別君子小人情狀濟以果斷則（即）兵可使一日而
強

余曰夷狄人衆地大未有如今日契丹

余曰

陛下雖夙夜憂夷狄然所以待夷狄者不過如爭巡馬過
來之類規模止於如此即終無以勝敵大抵能放得廣
大即操得廣大　陛下每事未敢（於）安能有所操累世以
來夷狄人衆地大未有如今日契丹　陛下若不務廣
規模則包制契丹不得

臣瓘論曰安石勸　神考燕夷狄則奏曰夷狄皆衰
弱數百年來未有（如）今日及論　神考包制契丹不得
則又奏曰夷狄人衆地大未有如今日契丹兩對所
論同一夷狄取快而言乍強乍弱況隨其喜怒而論
君子小人哉

○余曰　陛下於一切小事勞心於一大事獨誤

余曰且以近事驗之方邊事之興
陛下一日至數十批降指揮城寨糧草多少使臣將校能
否群臣所不能知　陛下無所不察邊事更大壞不如
未經營時此乃於　陛下於一切小事勞心於一大事
獨誤今日國事亦猶前日邊事也

○余曰西事之初臣不敢先事極爭

余曰如西事之初　陛下喻臣與韓絳中外一體且相
協濟臣竊謂　陛下此言是待臣與韓絳皆欲以事爲

己功也臣以此於西事不能存形迹然事至不得已亦
不敢嘿嘿但人臣之義豈而後入故不敢先事極爭先
事極爭則無後事之驗臣終身受妨功害能之嫌
○余曰昨日（昧）西事　陛下失在不詳慮熟計
余曰昨（於）日西事自是
陛下失在不詳慮熟計若　陛下詳慮熟計則必無可悔
之事
○余曰浮議至於歸咎保甲淤田
余曰請試論近日慶州兵變

陛下不免旰食大臣宜以此事共憂所以消弭然方共乘
陛下恆惻（惆懼）合爲浮議至於歸咎於淤田保甲淤田保甲與
慶州兵變自不相關此衆人所共知非待至明然後察
也衆議盡然
陛下雖知其非能使其有所忌憚否大臣在目前議論尚
無忌憚如此則邊事疎遠何以禁其不爲欺罔
臣瓘論曰臣伏見熙寧四年三月十七日內降德音
曰朕德不明聽任失當外勤師旅內耗黎元秦晉之
郊重罹困擾使人至此咎在朕躬其推惻隱之恩以

昭悔過之義臣每讀此詔未嘗不流涕也韓絳邊事
罪在安石　神考推恩悔過未嘗責安石也安石著
書欲掩前罪乃鋪陳誣僞之語於韓絳敗事之前然
後於韓絳敗事之後歸過　神考其所鋪陳凡有四
語其一曰臣非怯而憚事以謂　陛下且當柔遠而
脩中國之政其二曰豈宜不以生事爲憂其三曰今
災異衆關中旱正是欲靜邊鄙之時其四曰關中騷
然豈宜更有可悔之事夫造作邊事本由安石安石
謂（所）爲何嘗畏災異而憂生事哉四語誣僞可謂甚矣

日錄載韓絳之言曰王安石忠於　陛下所以盡言
又曰安石所言皆是　陛下但聽之三四年後便見
效又曰所陳非一皆至當之言可用　陛下宜省察
及韓絳求去安石則曰韓絳不宜如此如此則遂無
一人同正論以此觀之絳與安石可謂合矣
神考以昭文殿大學士超命韓絳而位之於安石之上
者以與安石無嫌故也至於許其便宜節制諸路皆
安石所肯然後施行及韓絳敗事安石則曰臣自接
侍清光以來　陛下固夫嘗許韓絳以智畧一旦

陛下舉一方之事屬之則邊事自宜如此又曰
陛下失在不詳慮熟計又曰　陛下於一切小事勞心
於一大事獨誤今日國事亦猶前日邊事也夫詳計慮
不熟以誤大事眞是安石之罪歸過　宗廟乃以爲
西事之初不敢先事極爭安石議事果是不爭之人
否又謂慶州兵變不當歸咎於保甲淤田保甲淤田
尚不可歸咎而可歸咎於　宗廟乎

○諸公皆不與聞

進呈沈起奏狀　上言今起密經制交趾事諸公皆不

與聞也所奏乞
上皆從之

臣瓘論曰安石入告之言曰兵無時不可用
神考曰用兵安可無名安石曰　陛下若果欲用兵何
患無名於是七年執政而四作邊事
神考垂拱仰成任其所爲事成錫功於安石事不成則
引咎於己韓絳西事既敗　神考降詔罪己未嘗責
安石也熙河奏功則解玉帶以錫安石曰非卿主謀
於內無以成此梅山用兵章惇受旨於安石及其奏
功則　神考擢惇而驟用之廣西之事沈起亦受旨
於安石及其敗也　神考掩護中書生事之過曲從
安石貸起之死而亦未嘗責安石也　神考之於安
石可謂厚矣安石之所以報　上者宜何如哉臣今
考日錄安石於熙河梅山先書李若愚妄沮王韶而
神考崇長若愚又先書經制成算已付章惇而
神考爲人游說郎欲改授蔡燁然後言王韶章惇之必
可任使其意以謂能知王韶者余也非　神考也能
用章惇者亦余也亦非　神考也矜主謀之功反罪

張大至於數千萬言自謂有天地以來無此功矣至
於韓絳敗事則曰　陛下於一切小事勞心於一大
事獨誤又曰若　陛下詳慮熟計則必無可悔之事
安石自作可悔之事而恣爲誣誕歸過之言
神考愛民之意孚於天下此等誣辭何累　天德但臣
子之心不能平爾沈起引惹變事致令交趾犯邊圍
陷邕州欽廉失守生事者　起人皆知之造謀者安石
人不盡知也邊事未作之時　神考有罷起之詔曰
熙河用兵未有息期沈起又於南方妄作引惹欲治

起罪以安中外安石不肯奉詔明年果有事宜三州之民肝腦塗地數路騷動一人焦勞當時詔語以謂一路生靈横遭屠戮職其致寇罪悉在起然起之所以得不死者良以安石護起　神考亟遣其請不欲盡行耳安石退而著書追記其事則謂沈起經制皆上客謀諸公皆不與聞起所奏乞　上皆許之嗚呼四作邊事二敗二勝二勝則掠美於己二敗則歛怨於君呂誨之言辯之早矣

右邊機門編王安石日錄語凡七段

臣瓘論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國陽也夷狄陰也兩不相傷則治道明矣蠻夷猾夏不可也窮兵黷武亦不可也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本朝之所以待夷狄者是矣景德中契丹寇澶淵王欽若請幸金陵當是時若無寇準則自江以北非我有矣欽若鄉里墳墓皆在江南倉悴之中謀畫如此王安石於四邊無事之時不恤北境其論巡鋪則曰雖棄雄州無害其論水利則曰塘濼可决水爲田卞等專據日錄以動邊機假託經義以文姦意尚賴天扶持宗社不可傾搖

私意之臣姦萌自露往者不足道來者尚可爲所欲詢謀當得平心愛國之人如寇準者然後可以無悔也

宋忠肅陳了齋四明尊堯集七卷

論兵門第六

○余曰苟可以用兵不患無名

上論用兵須有名如何僉以爲無名則不可用兵余曰苟可以用兵不患無名

臣瓘論曰古人有言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焚之禍生於自用而無名也　神考曰用兵須有名可見聖主之本心矣安石曰苟可以用兵不患無名何

其言之乖戾也實不當用立名而用之豈王者之兵乎意欲用兵則立名而樂殺意欲殘竄則立名而妄誅凡學安石而有爲者皆襲述此意

○余曰非什伍民而用之不可以致治強

上論所以致國治強余以爲非什伍其民而用之則不可以致治強他時固未易議此如

陛下明於道德憂勤政事上下無蔽乃可以議此

臣瓘論曰安石曰非什伍其民而用之不可以致治強蓋安石欲變募兵宿衛之法故其言如此

○余爲　上言民可以利驅使趍爲兵

上論畏兵事欲行宋道召人免稅充弓箭手事潞以爲決不可行余曰恐不可行但亦不須如此誠以利害驅民習兵則何必用宋道之策臣愚以爲當如差役法自內脩之法成則可舉而措之天下

上曰差役則如此可也兵事必須自有兵處始則人不駭而事易就余曰誠何如此但恐邊臣未能舉此以副

聖意者因畧爲　上言民可以利驅使趍爲兵

臣瓘論曰安石曰民可以利驅使趍爲兵安石此語亦爲欲變募兵宿衛之法故也

○余曰欲變募兵之弊宜果斷立法

余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

陛下欲變數百年募兵之弊則宜果斷詳立法制令本末備具不然無補也

○余曰宿衛法固易變

上言宿衛親事官有擊指揮使傷首而主名未立宿衛法不可不急變革余曰臣固常論法固易變

臣瓘論曰安石欲變宿衛之法先於經義創立新說

元刊本以上第六卷

然後造爲　神考聖訓謂當息變其法蓋託於先訓
則可以必　聖主之遵行文以經術則可以禁士大
夫之竊議二者行於前三衞作於後漸危根本忠義
寒心人皆獨罪於一京安知謀發於私史若非
陛下守
藝祖之宏規循累朝之成憲使彼二書之說以叙行之今
日不知其何如矣

右論兵門編類王安石日錄語凡五段

臣瓘論曰以道則皇以德則帝以功則霸以力則強

藝祖創業付畀後世專用皇帝不以功力卜都於汴非恃
山河之固也其所恃者民心而已矣民心休戚繫國
安危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於是精選募兵慎擇宿衞
所以上安　宗社下保生民爲萬世不拔之基也安
石之謀則異乎此矣欲以義勇代宿衞欲以保甲代
募兵分將豪傑旣欲付之近臣翊衞至尊又欲委之
子弟河北州縣則以爲可併江南州縣則以爲可折（析）
以果斷易變爲請以　神考畏憚爲非
神考憂深慮遠終拒其奏國本安寧萬世永賴其在茲乎

宋忠肅陳了齋四明尊堯集八卷第四

處己門第七

〇余曰臣脩實錄見趙槩日錄一册乃知趙槩非長者
也
上問歐陽脩余稱其性質甚好　問何如邵亢余曰非亢
比也又問何如趙抃余（念）以爲勝抃
上曰人言先帝服藥時脩見
太皇太后決事喜曰官家病妨甚自有聖明天子余曰語

非士大夫之語必非脩出若
太皇太后決事有稱歎之言容或有之亦是人之常情但
如
陛下所聞必非脩語　上曰語出於趙槩余曰臣脩實録
見趙槩所進日録一册如韓琦言語卽無一句豈是韓
琦都不語如歐陽脩言語於傳布爲不便者所録甚多
（見槩多）漏中書語人以此怒歐陽脩但謂其浮直不能匿事及
見槩所進日録乃知槩非長者也
臣瓘論曰治平中韓琦趙槩歐陽脩同爲執政

神考嗣位之初安石脩撰
英宗實錄見趙槩所進日錄一册如歐陽脩言語於傳布
爲不便者所録甚多史官王安石於是謂槩爲非長者
焉以其歸過於同列故也歸過同列猶曰不可則掠美
於己而歸過於君父者其罪當何如哉詆誣譏玩之言
布滿天下於　神考爲不便者其傳廣矣尊主愛君之
士無不痛心　聖主所宜察也
○上曰王安石造理深能見衆人所不見
上又顧趙抃曰王安石造理深能見得衆人所不見

上曰如王安石不是智識高遠精密不易抵當流俗
天生明俊之才可以庇（芘）覆生民
上曰流俗小人論說不可聽流俗人所共稱以爲好人者
却不是好人如王安石不是智識高遠精密不是（易）抵當
流俗毀譽亦何由能安職朕極知委他相公且與協心
施爲天生明俊之才可以庇（芘）覆生民須與他勉強施爲
若虛過却日月乃是自棄
○上曰以朕比文王恐爲天下後世笑卿言當爲人法
內批令改定經義序余進呈

上曰以朕比文王恐爲天下後世笑卿言當爲人法恐如
此不便且如陟降庭止之類朕豈能如此豈不自知
臣瓘論曰安石初進三經義序極其褒讚
神考命安石改進此　聖主（人）之謙德也安石退書其事
乃僞作（造）　神考譔詞曰以朕比文王恐爲天下後世
笑又曰卿言當爲人法嗚呼言而世爲天下法此聖
人之事也安石之言自謂可以爲天下法而謂
神考比文王則爲天下後世笑詆誣宗廟可謂甚矣凡
造　神考譔辭皆用此意有曰朕頑鄙有曰朕才力

庸短有曰朕自視未有一毫可比漢宣帝如此之類
其誣不一愛君之士聞而流涕者豈一人哉且
神考熙寧之末既逐鄧綰尋出安石尤以　神考陟降
爲非而誣造聖訓者（著）於文字以舒其悖訕之氣
○余曰讒誣之人才或過於呂誨則臣不敢保
陛下無疑也
余曰臣平生操行本不爲人所疑在
仁宗朝知制誥只一次上殿與大臣又無黨及蒙
陛下不次拔擢曾未有所施爲呂誨乃便以方盧杞就今

臣所有如杞亦須有所施爲其罪狀明白乃可比杞今旣未有一事以比杞此不待　陛下聰明然後知其妄若任事久疑似之迹多而譏誣之人材或過於呂誨則臣未敢保　陛下無疑也

臣瓘論曰臣嘗讀呂誨論安石疏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舍（捨）繫時之休名（咎）至如少正卯之才言僞而堅順非而澤強記而博非孔宣父之明孰能去之盧杞天下謂之姦邪唯唐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難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伏見叅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又曰侍講進說非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有請坐之議亂君臣之分況非道德輔聰明者乎但要君求名而已又曰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對奏留身進說多乞御批從中而下以塞同列議論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歛怨於君又曰挾情壞法狥私報怨又曰小惠必報纖仇必復又曰宰相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尊逐近臣補外皆不附己者妄言盡出　聖意若然不應是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勑命本朝故事未之聞也意示作威聳動朝著又曰是非任性凌轢同列又曰陛下方稽法唐堯親睦九族以風天下而小人章辟光建言俾岐王遷居於外離間之罪固不容誅陛下尋有旨送中書欲以（其）正罪安石堅拒不從仍進危言以惑　聖聽意在離間遂成其事姦迹甚明又曰兵與財兼領之其握權重輕可知矣雖[illegible]之曰衒權財利其實動搖天下也又曰誠恐　陛下以其才辯久而倚毗情僞不得知邪正無復辨遂致大姦得路群陰彙進則賢者退亂由是生又曰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以欺下臣竊憂之故安石以誨爲譏誣

○余曰　陛下似於君子小人殊未察

余曰正士君子固有不爲功名爵祿享　陛下陛下似於君子小人殊未察　上曰知卿無利欲無適莫非特朕知卿人亦具知若餘人卽豈可保

○余曰臣父子以小人紛紛不敢安職

余曰臣父子蒙　陛下知遇所以向時每事消息盈虛

以待　陛下深察誠欲助成　陛下盛德大業而已小人紛紛不敢安職今復蒙　陛下召用臣所以不敢固辭者誠欲粗有所効以報　陛下知遇

○上曰雱說卿意似不專爲病

上曰卿每求罷朕寢食不安卿如此必是以朕終不能有成功久留無補所以決去余曰臣前所以求罷者皆以

陛下因事有疑心義不敢不求罷今來直以病故非有他

上曰雱說卿意似不專爲病朕亦與雱說卿莫只是在位久度朕終不足與有爲故欲去

臣瓘論曰雱聖其父父賢其子而謂在廷之臣皆小人也君子小人自有公論無足辯者至於造

神考之言曰度朕終不足與有爲則是託訓以薄君父也可不辯乎

○上曰朕仰慕卿道德

上曰朕仰慕卿道德甚至卿似未體朕意諸事切勿爲嫌疑形迹

○余曰以　陛下聖質如此何所（不可）企及

密院退　上曰人才豈不自知朕自度不能遠畧不過能保　祖宗舊業而已余曰　陛下不宜過自退託以

陛下聖質如此何所不可企及

臣瓘論曰安石託訓之言曰朕仰慕卿道德甚至而自書對上之言曰以　陛下聖質如此何所不可企及以君語臣而曰仰慕責難於君而曰企及非臣之所敢知也

○上曰周公爲成王所疑故逃居東

上曰周公爲成王所疑故逃居東及成王不疑則歸周縱朕與卿有疑今既相見無疑卿亦可止

臣瓘論曰熙寧八年安石再爲相其年七月頒三經義於天下當是之時安石與呂惠卿同在中書已反目而不相語矣明年　神考以御史中丞鄧綰姦回頗僻怒而出之安石求出亦不留也觀其人讀其書不論其人可乎臣今取三經義考安石及雱解經之微意先論其時然後以日録合之議（識）濟之言藏於經義詆誣之語肆於私史追思　神考所以眷待安石之意臣能流涕而已矣雱所撰書義以謂聖人君子不可疑而遠之也疑而遠之則違天矣又以謂人君

不明可惑以非義則於周公忠信不敢無疑又以謂成王不明爲小人所惑故疑周公又謂成王易懷疑忠聖之人而安石所撰士師八成義以謂守正特立之士以邪朋邪誣而不容於時此禍本之所在而大盜之所以作也蔡卞繼述之說其本在此守此意者謂之守正不然則指爲邪朋立此說者謂之特立不然則指爲流俗非我類者皆邪朋也異我說者皆邪誣也於是用其所謂守正特立之士廢其所謂邪朋邪誣之人從而喜曰禍本消矣大盜息矣此卞之所謂

國是也人主不得違同列不敢議悖布在其術內而不知也臣昨在諫省嘗進中說一卷但論蔡卞力主私意所述在彼負誣　神考經歎　哲宗及覩日錄然後知罪乃始於安石雱假詩書以文其姦安石託聖訓以肆其誣三經日錄誣僞相應堅要以易壞之語誣謗成王所以甚明其父之聖忠而不可疑也安石自聖遂以其悖詐之身僭比周公而以含糊不分明之語上誣　先烈者不可一一數　聖主繼志述事事忘上追逐三經包藏之說日錄詆訕之言其亦忍聞之乎向使安石不著日錄則私意之在三經及他書者未盡露也今三經日錄前唱後應枝葉蕃然非無文義而天理姧逆姧名犯教習用其說者終爲身害臣於王氏之學安敢無改往自新之意也

右處己門編類王安石日錄語凡十一段

臣瓘論曰爲人臣者以臯夔稷契自處則必處其君於堯舜以伊尹傅說自處則必處其君於三代臣竊考日錄王安石之所以自處者何其異也誣薄　神考加以譏玩託訓造誣靡所不至而自以其身比之

臯夔傅說嗚呼何其異也　神考以堯舜用人之道舉安石而相之虛心眷倚誠禮俱盡雖成湯之於伊尹不過如此及鄧綰以姦回敗露安石求去亦遂出之然後自攬威柄用人雖己凡安石所怒之人無不復用凡安石所喜之人往往斥去不膠不執聖政日新自是厥後豈復以安石爲可任也哉見賢焉而用之有罪也而去之此　神考之所以合乎堯舜者也（此不吝之明改用人之過此神考所以合乎成湯者也公）安石退居以後追思前事有不當之悔無克己之功抵（祇）悔不改安於遂非游蕩既遠終以迷復著書歷誣

接連下文

不分上下傲然自聖聊以忘憂而已矣雱謂安石之
聖過於仲尼安石謂小人紛紛獨賢其子當是之時
臣以答義應舉析字談經患史事之難究棄而不習
悦莊周之寓言躋爲聖典凡安石之身教王雱之口
學臣皆以爲是也昔之所是今覺其非既知其非安
敢不改

宋忠肅陳了齋四明尊堯集九卷

寓言門第八

○上言卿朕師臣也

上曰天下事方有緒卿若去如何了卿所以爲朕用若非
爲功名利祿但以懷道術有可以澤生民不當自埋沒
使人不被其澤而已朕所以用卿亦豈有他天生聰明
所以相與盡其道以爲民而已非以爲功名也自古君
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豈與近世君臣相類朕頑鄙初

卿師臣則假曾公亮之言常秩可師則假張戩之言
神考嘗謂常秩不識去就豈有不識去就之人而可以
爲　聖主之師乎況張戩言行出處自有本末豈肯
崇奬不識去就之人而請　聖主屈己以師之哉
神考以堯舜之道光宅天下高厚如天地光明如日月
安石乃欲與惠卿常秩俱爲師臣輕慢君父不亦甚
乎其事矯僞臣故繫之於寓言

○上曰楚國長公主衣衾至有蟣虱

駕至楚國長公主宅澆奠　上召中書入見慟哭言李璋

朕問他如何做得事戩言當築招賢館如常秩者德行爲衆人所推必大過人致之館中令執政時往訪問政事

陛下亦屈己師之

臣瓘論曰熙寧之初　神考以安石爲賢自鄧綰黜逐以後不以安石爲賢矣安石退而著書憤懣怨望當此之時傲然自聖於是書記訓之言曰卿朕師臣也又曰君臣之義重於朋友朕既與卿爲君臣宜爲朕少屈此等不遜之言託於　聖訓前後不一又謂呂惠卿亦師臣也又謂如常秩者亦當屈己師之惠

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卿朕師臣也斷不許卿出外

○曾言師臣不可復兼條例司

上言難得知經善講者吳申不能講韓維亦不知經義今差呂惠卿說書退而曾言師臣不可復兼條例司余以爲無害乃已

○張戩言當築招賢館致常秩館中

陛下亦屈己師之

上曰張戩言王安石負儒學並未能爲　陛下做得事

負　仁宗恩遇長主無恩禮可便與節度副使安置

上曰瑋都不恤長主衣服飲食藥物至於呼醫亦多作阻隔長主衣衾乃至有蟣虱至自取炭生火炭炷傷面

臣瓘論曰大長主衣衾而有蟣虱豈實事乎臣故曰寓言也

○余曰章辟光何以合　聖旨

上曰章辟光若相公言其爲人果然所言但爲身計而已以爲人多排擯臣者余曰此人本亦無文學不知何以能上書合　聖旨疑有所假手

上曰所上書文辭亦甚好

○余曰外人但見　陛下數說章辟光者則於聖德不能無疑

余曰　陛下比見章辟光在廷之士極怪駭人主誤見一小人亦豈遽有傷但　陛下未徧見士大夫而所特見乃衆人共知其姦險者則在廷怪駭固宜輔臣皆得侍　陛下清光見　陛下分別邪正是非詳盡至於外人但見　陛下數說如章辟光者則於聖德不能無疑聖聞所以不早布於天下誠以時有此等事故也

○上欲加辟光罪余曰辟光疏有何險語今以訪聞便加之罪恐刑罰不中

御批近以章辟光入奏言事內一事防微言當謹宿衛出入又言當謹宿衛出入又言當令岐王建外邸訪聞乃自傳播云言岐邸事稱旨故召對覩其意乃懷姦間吾骨肉以要利置君於惡理不可容朕誤見此人曉夕思之甚爲慚愧可將此上來敗敢旨及呈呂誨言其傳播險語

上曰如何處置欲加之罪皆逡巡莫言余曰辟光疏有何險語　上曰無險語只言當防微杜漸而已奏對云何

上曰亦不過如此余曰辟光誠小人然　陛下訪聞之語恐未必實且辟光既作傾險事亦何肯自傳播或恐奏疏時疏爲人所見或恐奏疏後語從中泄今以訪聞便加之罪恐刑罰不中燕朝廷施行賞罰欲後無弊且言建外邸事在召對之前　陛下不以爲非今因傳播而罪之是　陛下納其言而惡其播恐累　陛下至德皆曰亦須慮與一差遣令出去　上曰莫如此亦好余曰陛下召見此人都無奬擢卽是不納用其人可知今與差遣逐去則議者必謂　陛下納其言惡其傳播而已恐非所已聞也

上曰善只納下文字休

臣瓘論曰昔安石用章辟光之言力拒　聖批使不得行呂公著范純仁之徒亦各有章疏彈擊安石以辟光一事爲安石衆罪之首安石追愧前謬退而著書反覆數千言變亂事實以文己過遂以其事歸於神考欲以上誣　宗廟下罔後學大抵所書之辭皆以分析呂誨等章疏爲主嗚呼威靈在天安可誣也士知公議安可罔也臣於聖訓門中既論之矣虛無不

實故復繫此於寓言

○余曰　上言開陳事退輒錄以備省他時去位當繕錄以進

余爲　上言與　陛下開陳事退輒錄以備自省及他時去位當繕錄以進

臣瓘論曰日錄載安石之言曰與　陛下開陳事退輒錄以備自省他時去位當繕錄以進臣考日錄凡日之所開陳書於日錄有至數千萬言者自朝至夕奏對於　上前議事於中書延容詢訪或至夜分而

一日之內輙録之言其多若是臣是以知其爲寓言也繕寫之語奏白於未相之時又七八年然後去位去位以後九年而甍於其中間不踐寫進之語臣是以知其爲寓言也熙寧九年御史中丞鄧綰以頗僻姦回敗露黜逐　批訓聖明惠卿所奏日録三卷其間所記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隱何用此得罪若使安石當時果有進呈之語則　神考旣得惠卿日録之後十五六年並不取索者何哉然則寫進之語可知其欺僞矣虛無不實故臣以爲寓言也

右寓言門編類王安石日録語凡八段

臣瓘論曰莊子曰寓言十九蓋十語而九虛無也虛無之說其可稽乎無稽之言不可聽也而可以用之於天下乎用其說於天下不衰則亂西晉及江左是也

宋高祖立儒妙史文四學君子以爲不可夫道一而已矣學道者豈有四哉史者往古之事實文者剛柔之相文無文無史烏可以謂之儒也王於莊周妙學則虛無似理實不可用古人有言曰譬如欲造宮室必於空地若於虛空則不能成儒者之空空地也莊周之空虛無空也託於虛空而欲求宮室之成是適越而北轅也然莊周著書汪洋自適而已本無誑齊求利之意故寓言之過小安石著書掠美歸過誣君訕上故寓言之罪大宋齊丘學博名重自致顯位一不如意則携衣笥望泰淮門欲去者數矣輕於去就視毀鏤如無也同類尊奬以爲國之元老又曰宋公造國手也而其友李誑古陳覺之徒專取莊氏之學以文其姦畜妄說其言當時謀議皆可考也人之常言曰

老聃莊周臣竊以爲老氏莊氏不可同日而語也堯舜之道安民而已矣老氏清淨何負於民漢文用之黎民醇厚三代以來治天下者莫有及焉豈可與莊周寓言同日而語哉若使漢文專用堯舜則其治不賤於三代矣老子之言曰善言無瑕讁又曰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蓋老氏之言以無爲爲本以不言爲教及其有言也貴無瑕讁其肯十語九僞而爲學者之大患乎故臣因論寓言而兼明莊老之所以異

四明尊堯集後序十卷

右四明尊堯集者芻蕘改過之書也昔諫省所論合浦所述妄推王荊公以爲　神考之師又妄以王荊公擬於伊尹議論乖錯得罪公議窒惕悔恨故不敢不改也夫芻蕘者匹夫之采薪者爾其人未必有知而其言或不可廢心竊效之此集之所以作也　聖主詢知因命取焉此集之所以達於上也野人之芹欲獻無路適逢詔索鼓舞而進之自以爲適及其時不知其可不可也集有序進集有表自得罪至台又有謝表瓘所以改過之

因并所以得罪之由皆具於二序一表之中矣夫辟廱坐像天下之有目者無不見也天子無北面之禮天下之有耳者無不聞也　神考任相先舉後熙之序合於虞舜天下之有心者無不知也芻蕘雖陋是亦有目有耳有心之民耳四海九州豈獨一芻蕘哉集衆說而進之者乃芻蕘之任易輕生者爾其心以我宋爲重而不合乎明哲保身之義下愚不移不可改也已政和元年十一月始至竄所二年正月尚書省劄子委台守取索尊堯集副本副本在明州徐璋秀才家台守於朝

旨之外遣兵官突來追攝囚之於石佛寺然後遣兵官入家搜索并牒明州遣兵官搜索徐璋之家初瓘之所撰尊堯集有二合浦其一也四明其二也凡合浦所著不忍以荊公爲非故其論皆回隱不直之辭每自覽此書內愧外汗是故離家之日獨取改過一集置於行篋到台不敢復閱即以寄於數百里之外屬友人藏之及自石佛寺得釋又遣僕往通州本家取索前集之藁以俟再索五月果又有　旨取合浦集副本然切考批中之詔辭旨溫潤然後知正月之索奉行峻切非　聖主之

意也瓘自抵丹丘駢旎危極人情畏惡日甚一日當此之時察之於衆毀之中知其有愛君之意雖在危辱或庶幾乎無憾者復何人哉賢士大夫嗟憫之餘或惡其以訐爲直或責其干時而動或疑其所以著書者初緣私隙或謂其所以忘生者專爲取名往往多中其病嗚呼直而不訐動而不干時以公滅私名實相副此皆賢知之事也愚不肖者而責之以此是乃賢士大夫樂成人之美者汎愛長厚之情爾又或以謂善善惡惡春秋之義也芻蕘之書曷可僭此瓘則以爲不然孔子曰

吾志在春秋。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夫孔子乃萬世聖賢之父。孟子乃百世學者之兄。父其父。兄其兄者皆子弟也。父之志。兄之願。皆本於春秋。則天下之爲子爲弟者。當繼其志隨其願而已矣。義當繼隨。乃古今子弟。日常講之事。若以是爲僭。則是棄此而取彼。若爲不僭矣。又況天尊地卑。卽是君臣之義。凡在覆載之間。有心知血氣之類。皆由其理。由之而不知者。非不具也。父坐而子立。羔羊有之。君一而臣二。螻蟻有之。夫羊蟻（以來至于今日[illegible]而不斷者非此理乎何[illegible]衣裳[illegible]）芻蕘其性雖異而同具之本皆出乎一理自太古易其位則此理倒矣。芻蕘之所論者。論此而已爾。故瓘進四明表云。豈敢有善善惡惡之辭。但欲明尊尊卑卑之義。何嘗有僭擬之論乎。取諸羊蟻。驗諸天地。然後知辟廱坐像。及天子北面之說。爲不然耳。初建中靖國元年。蒙
恩除實錄院檢討官。瓘辭不敢受。當是之時。未有辟廱坐像。而王氏自聖之書。已在史院矣。鋪張短薄之詞。紀述我宋之事。知而爲之。其亦忍乎。自王氏作畫贊以來。宗王氏者。皆以荆公爲過孔子矣。畫贊唱於前。坐像廐於後。迨今三十餘年。元祐學術。雖已焚蕩。而熙寧之異論。其在人心者未泯也。如中丞呂公所陳十事。瓘盡取其言載於集中。又日錄所造熙寧之初。對　上之言曰。他時共致太平。惟呂惠卿一人可望。又嘗謂呂太尉之學。出於生知。又熙寧之末。呂太尉究心奏劄之言曰。安石聞望。一旦掃地。又謂臣之所言。皆中安石肺肝之隱。瓘於尊堯集亦載此語。因繫之以言曰。呂共呂共。其趣雖異。而中其肺肝之隱則一也。凡集中所載如此之類。雖曰得之公議。然而取捨之際。亦繫芻蕘一時之見。豈敢以私意斷其是非乎。更在後之君子審辨而已。瓘竊謂天下大理。譬如一身。衆賢之在身。猶手之有拳指也。其爲拳也。融結而不貳。其爲指也。分布而不一。指縮而爲拳。拳舒而爲指。或弛或張。皆此手也。一動一寂。皆此身也。身者天下之大理也。鼓身之物。其唯手乎。
聖主聖度如天。無不包覆。前日放廢之臣。時一敘復。不終棄也。一日舉而詢之。則必各有對　上之言矣。開陳大理。博訪公議。則　神考任相終始之意。我宋强盛不拔之本。何患於不白哉。今日芻蕘之死生。何足算也。俚諺曰。市無丹砂。勿棄赤埴。盧華並試。野醫退藏。此亦自然

之勢也。敢不知乎。敢不知乎。前年初抵丹邱。即杜其門。默自喻曰心所欲陳。苟己無憾。而今而後可以忘言矣。然而緣取副本內外紛擾。又半年而後定方追逮。因閉之時旨外施行。既不可測。顧計明前因有係吝之意。既而愧且嘆曰口談致命。而心則動搖。將何以善其死哉。終念自離合浦以後十年之間。光陰精力畢於此集矣。誤咨詢聲實俱墮。尚欲操之而不捨乎。初政典局奉旨取索。瓘以此集未經奏　御。非人臣所得先見。故函封具奏請於

御前開拆。由是徑達一覽。方舜主繼堯之時。聞尊堯之說。舜心開納。留中不復降出。昔者竊聞之矣。及尚書省取索副本劄子付台守。乃云其尊堯集元初進本在張商英家。已下衢州取索。茲乃實封不下司容劄之語。非萬方跡遠所可遽闚者也。今除副本之外。尚餘此藁。不敢復藏於私室矣。欲釐其餘語跋於此集之後。以俟後賢。而心力疲乏。恍惚健忘。每思索文字。則惛眩不寧。臨紙歎休。勉强累日。僅能終篇。人知其鮀施。臣死而不知其衰耗又如此矣。雖復戀此餘生。將何以哉。又況絶祿以來。苟營活路。積垢如山。死有餘愧。雖並舉百川之水。其將何以自滌乎。就使鷦鷯之命。幸脫寬網。而身心垢憊。亦明時之棄物矣。爾敢不知乎。敢不知乎。安養不在彼浮雲。非我有此涑水公所謂安樂國也。洗心之藥。莫良於此。鼎文元公亦云。但以無生一方。徧治衆病。前哲之所自悟。先覺之所躬行。實告之矣。心不頓革。敢不習乎。淵氷之地。死將及之。尚敢懈乎。蓋捐書不讀。亦不復爲文。冥心待盡。自今日始。嗚呼生而爲太平采薪之民。殁作我宋無憾之鬼。復何事哉。而今而後。真可以忘言矣。此

可與知者道。難與不知者言也。政和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特勒停送台州羈管前宣德郎賜緋魚袋陳瓘書于寶城之南

先父忠肅諫議在崇甯間奮身徇國危言
正論未易殫舉而其推崇　君父排抑姦
罔尤見於尊堯一書昨李兄待制守邵陽
日嘗刊版於公庫正綱叨屬漕臺又得書
坊本訛脫至甚因用舊本以俸金命工鋟
木藏諸私室非敢暴耀掠美深愧此書泯
滅失真而先父愛君憂國之誠無以貽範
於後裔云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望日男
右奉議郎充福建路轉運司主管文字賜
緋魚袋正綱謹書

太祖忠肅公著尊堯一書為姦人誣詆欲
殺其身火其書而不可得紹興間公之仲
正同以家藏本始刊於昭武公之季正綱
因書坊本訛甚重刊于三山蓋深懼泯滅無
以貽範其子孫也柰何世故多更舊版銷
燬為子孫者可不思繼其志以傳於後人
歟昔先子松磵公諱宣子嘗刊青沈文及
年譜亦有志是書而不克複後至元丁丑
東沂
裕齋陳侯　洪　來尹沙陽拜謁祠下詢
訪遺文因奉祀田之入復歸于祠文綱乃
告族長桂山曰祀祖且歸矣吾太祖忠君
之誠萃于尊堯一書不可以不傳後族長

青沈文

適粤而北轅身不可至徙粤人而置於齊
里則粤語可易而為齊然則氣質一定而
不能自易其習者非以其不學歟氣質之用
狹適學之力習其所自習者未嘗察也天氣
而地質無物不然人貌乎其間亦一物耳物與
物奚以相遠或哲或愚不繫其習乎思

誠之道莫先於學務學之要有於求師顏子不遷不貳得於孔子希顏之人將孰師焉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夫葉公有知人之明有謀國之忠愛賢而得民慎微而憂遠其事皆有可指其遺語之寄於緇衣者亦可觀焉楚國之賢無出其右子路非慢賢者也魯有仲尼而彼不知焉則於其問也何足對哉陳良楚產也而能侻北方之學莫之或先故孟子以良為豪傑之士為其能悅周公孔子之道而已不知仲尼則雖賢如子高亦孔門之所不對者也為士而稽古者可不監哉予元豐乙丑夏為禮部貢院點撿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醇有之予問公曰伯醇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程伯醇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有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愧得其傳者如中立楊先生亦未有識也崇寧之初兄孫漸就學其門時予在合浦始通問予之內訟改過賴其一言

漸於是時亦所以聞謦予之謬予始忽其言久而後知其為藥石也今漸來天台考其益進聞其言益可喜陶染薰鑄有自來矣舉修步於南溟覩洪瀾於北壑此可遠之基也始之不謀何以得此古之學者心遠而莫禦然後氣融而無間物格而不惑然後養熟而道凝山上有木其進也漸矣合抱之材豈一朝一夕之可俟哉人之患在不立其基基立而不勉亦可以愈於彼爾而物之終始可不嚴哉始識而終成同乎一默非語言之所能究也予以多言取禍尚未誅殛戴恩自幸不知歲月之久而生死之有二也既老且病手痺目昏簡編筆硯殆將捐棄今於漸之行不能無言作責沉以貽之喜漸之能謀其始而篤之使有成也政和二年八月九日了齋書

元夲無

論尊堯集表

宋岳珂

日錄一書本熈寧閒荆公奏對之辭私所錄記紹聖以後稍尊其說以竄定元祐史牒繇元度卞又其婿方恒赫用事書始益章建中靖國初曾文肅布主紹述垂意實錄大以据依陳了齋瓘爲右司員外郎以書抵文肅謂薄　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不可文肅大怒罷爲外郡尋謫合浦了翁始著合浦尊堯集爲十論寘獄其所紀載猶未敢以荆公爲非及北歸又著四明尊堯集爲八門曰聖訓曰論道曰獻替曰理財曰邊機

曰論兵曰處己曰寓言始條分而件析之無婉辭矣政和元年　徽祖聞有此章下政典局宜取時了翁坐其子正彙獄徙通州郡移文索之了翁遂以表進乞於御前開拆初崇寧既建辟廱詔以荆公封舒王配享宣聖廟肇叔坐像了翁憤之併於奏牘寓意其畧曰代言之筆盡目其徒爲儒宗首善之宫肇塑其形爲坐像禮官舞禮而行諂吏書獻佞而請觀光乎仲尼乃王雱聖父之贊比諸孔子實卞等輕君之情彼衰周之辟王棄眞儒之將聖當時不得配太廟之享後世所以廣上下之祠今比安石爲欽王之臣則方　神考爲何代之主又况一人幸學列辟班隨　至尊拜伏於爐前故臣驕倨而坐視百官氣欝多士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倒之禮　神考之再相安石始終不過九年安石之屏迹金陵棄置不召者十載八字威加於御綰萬幾獨運於元豐豈可於善述之時忽崇此不遜之像又曰又况臨川之所學不以春秋爲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迭賓之禮禮儀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之罪豈是先王訪道之法贛州舊學記刊於四紀之前

辟水新廱像成於一婿之手唱如聲召應若響隨其自叙則曰愚公老矣孟堅平險之心精衛耿然未捨填波之願歿而後已志不可渝望雖隅於載盆夢不忘於馳闕丹誠上格天語遥諭要覩尊王之恭緩議奸時之罪淵冰在念梟磔寧逃書奏有旨陳瓘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並係詆誣不行毀棄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特勒停送台州羈管令本州當職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尚書省於是廟堂意叵測識者爲了翁危之了翁不顧至天台剡謝之辭猶曰知詆誣之不可

志在尊堯豈行用之敢私心惟助舜語言無緒議論至迂獨歸美於先猷遂大遠於國是不行毀棄有誤咨詢虛消十載之光陰縻恤一門之溝壑果煩發路特建刑章若非蒙庇於九重安得延齡於再造其凜凜不屈蓋如此余後因讀夷堅支乙見其記優人嘗因對御戲諢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相公貴爲眞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爲名眞儒位貌有間辭之過矣安

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冶長臂而出公冶爲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婿其意以議卞也時方議欲升安石於孟子之右爲此而止是知當時公議雖小天下俚猶不愜不特了翁也其後朝議亦頗疑於禮文遇車駕幸學輒以屏障其面是時荊公位實居孟子上與顏子爲對未嘗爲止夷堅誤矣國初舊制兗鄆二公東西嚮今郡縣學二公所以並列於左者蓋

靖康撤荊公像之時徒撤而不復正耳其位尚可攷也然　徽祖聖孝根心每以裕陵篤眷之故不忍以荊公爲非翠華北狩居五國城一日燕坐閑外有貨日錄者亟輟衣易之曹公顯勛親紀其事羨擕之念本無一日忘了翁之辯雖明其迹不見省者亦政宣大臣無以正救爲將順者歟

元本無

劉朔齋跋尊堯集

宋劉震孫

忠肅陳公尊堯集與介甫日錄字字對壘使天下後世
知神考之聖明介甫之誣謗較然如白黑之不可以貿
亂上以紓在天之憤下以彰無君之戒猗歟偉哉方京
卞得志諸賢被禍非公有貫日月裂金石之忠義有勁
山嶽倒河海之力豈有蹈白刃甘鼎鑊之氣節奮此筆
誅此奸則邪說肆行天下惟王氏之信而神考畏天法
祖愛民之本心亦將闇然莫能暴白則是書也直可與
尊王一經并行於千萬世矣嗚呼介甫讀書人非若世

之鄙夫患得患失者顧以險狠自用剛愎好勝所爲一
不遂則忿懥所發天地易位所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
足法人言不足恤雖小人之無忌憚者亦不敢出諸口
介甫獨倡言之而不怍食餌之詐仁祖薄之則御患不
忘而紛更之論起新法之害神考厭之則怨懟不平而
誣謗之史作二事皆無君之大者無君之罪浮於誤國
尊堯之書出而是非始定天生斯人豈偶然哉震孫蒙
恩使閩行部過延平嘗有詩云川媚山輝寶氣鍾尊堯而
後幾儒宗往來但指龍津說不道人中自有龍蓋以識

其景慕之意一日公之裔宣子袖此卷相示歛容肅讀
生氣凜凜如見公手題臣某謹對時不意垂老有此奇
事乃龕記其梗槩於後爲子孫者其寶之咸淳二年七
月己亥後學渤海朔齋劉震孫謹跋

元本此序在卷首

跋重刊四明尊堯集序

元林興祖

尊君大義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王氏日錄何其與乖悖子雱尊其父婿卞尊其婦翁臣安石之不尊君何也四明尊堯集陳了翁忠憤至今猶有生氣視合浦尊堯集異矣翁九世孫文綱重刊是集天夫子南面之靈春秋尊王之意豈容撰日錄者之坐乎其旁豈君拜於前而容其舊臣之坐乎其上予讀重刊集又喜其孫之能尊祖故不避其僭而書乎其端歲在己卯後至元之五年夏六月十有二日前奉政大夫德安府隨州知州兼勸農事三山林興祖拜手謹書

昨夕煩熱不得眠侵晨坐園中水檻校畢

四月十一日庆叔記

跋重刊四明尊堯集

明張泰

四明尊堯集了翁何以有是作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了翁之心其孔孟之志之願歟有人於此言僞而辯行僻而堅順非而澤彊記而博如亂政大夫少正卯幸而免於誅而不能逃於呂誨先見之明退而著書憤鬱怨望既託訓以自譽又託訓以侮上刱天子北面君臣迭賓之議以亂大倫及其歿也畫像有贊出於子雱之口辟雝坐像成於婿卞之手至尊行禮於其前故臣驕倨而坐視將使堂陛陵夷冠屨倒置啟後世擬奪

之患自開闢以來未有悖慢如王安石者也學孔孟之正道爲有宋之諫臣能不爲之寒心乎此了翁四明尊堯集之所以作也集有序進集有表編類王安石日錄凡六十五段釐爲八門始於聖訓終於寓言又各爲論以繫於下公平生奮身徇國危言正論未易殫舉而其所以推崇君父排抑姦罔尤見於是書蓋公自離合浦以後十年之間光陰精力畢於此矣於是安石作俑於前雱卞效尤於後向微公著論以闢其非則何以誅安石無君之心解神宗震赫之怒慰夫子在天之靈明春秋尊王之義而扶植名

教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君臣之大義截然天冠地屨之分凛乎其不可犯耶是集當時已獻之黼座藏諸金匱久矣至公九世孫文綗復梓行於世其有功於世教不小正統戊辰適罹兵燹彜後重刊貯之祠宇今其十二世孫瀚爲博士弟子員間以後序屬於余余生也晚且不文姑述其梗槩而僭序諸左方云

跋重刊四明尊堯集

明舒　芬

四明尊堯集了翁陳先生闢王氏日錄以尊其君者也今裔孫以尊堯序屬芬芬獲覩闕里敢拜手稽首敘曰在昔帝堯惇仁義以治天下其道一而已矣三代世守以爲典法周降而季始有外其道而爲異端者由是岐而爲二焉如楊墨言仁義至於無父無君與吾聖人之仁義不遺其親必急其君者判如氷炭之不相入薰蕕之不同器也故孟子闢之爲禽獸不與人類齒蓋楊墨不闢則仁義之道不行仁義之道不行則君父之分不尊七篇仁義之說不

容於不作也至於王氏之學則不然假仁義之道以文其行而實背之狹仁義之術以事其君而實傲之蓋非楊墨別爲一種之學也將擠之爲異端則誦法吾孔子者也將與之爲聖賢則奸名犯教而非吾仁義之道也了翁所以始則蔽其術而深警之終則悟其非而深闢之蓋王氏不闢則仁義之道不明仁義之道不明則神考法堯之道爲不尊矣尊堯之集亦不容於不作也夫闢王氏以尊堯與闢楊墨以尊君父蓋同功而異揆其爲世道慮也深矣且孟子闢楊墨於方熾之時了翁闢王氏於既歿之後非有

遲速之不同由二氏之學有不同也楊墨之學淺而易知譬之有形之疾發與肢體之間藥餌鍼砭施之而無疑也王氏之學深而難破譬之無形之疾發於臟腑之間必診之脉絡察之形色遲久而後知也了齋豈無定見而反覆其証哉雖然世固有誤察其証終迷而不復者了齋後之不遠誠醫國之良也惜乎道君不能用遂至疾至膏肓延及天下可慨也夫可慨也夫

旹正德己卯九月九日賜進士及第福建市舶提舉司副提舉前翰林院國史脩撰進賢後學舒　芬拜手謹書

跋

光緒甲申歲春正月衆謀重刊了齋公四明尊堯集旣蕆事宗人紹泉者以書來囑爲跋語於虖公節偉矣生平言行具載宋史本傳及前後序言之綦詳無煩縷述然而日月有薇蝕山河有潰決其愛君憂國之苦衷言言炳炳實與天地相爲終窮百世下讀之尚使人凜凜有生氣也謹識數言於簡末

宗裔如溶敬書

四明尊堯集者十一代祖忠肅公所著也考是書作於宋崇寧五年至紹興四年公之次男正同刊版行世後至元五年己卯九世孫文綱重刊於祠下明天順七年癸未十二世孫紀又刊於臨川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十五世孫載輿編輯公之言行錄訂爲八卷集列第五卷國朝康熙十七年戊午裔孫孔頊始刻此集於沙雍正二年甲辰又得裔孫象瀚重刊版藏沙邑公祠內迨咸豐三年癸丑祠遭回祿版亦燬焉泉嘗考先代著作尊堯集以外有言行錄了齋文集

易說約論諫垣奏議遯齋閒覽默堂集諸書鄉居僻陋採摭無從惟此集僅存又以版燬後刻本寥寥無幾屢經尋訪未獲也光緒七年辛巳泉承闔族命督脩遠祖　中丞公祠及豸山書院因於龍江宗人朝杰植英家和處得之披閱之下字裡行間多有剝蝕銷沉者恐百十年後遂湮沒不傳也嗣世子孫又安敢聽其廢墜因慨然有重刊之志爰請鄉先輩詳加校定付諸手民刻既竣又得宗人旭炯於鄞鑑塘先生處獲公之言行錄爲明嘉靖間印本爰將第五卷再爲校對視龍江所得者更加詳審惜此集晚出以未及校正爲憾因誌其字句於左俾後之有志重刻者訂訛刊謬庶幾定爲善本以垂不朽焉旹光緒十二年丙戌春王正月二十七世孫紹泉謹誌

一卷表

二頁第一行第二字從而（舊誤作而）

第二行二十字從弗（舊誤作亦）　十四行比諸孟子（舊作孔子）

三頁第四行十五字從壞（舊誤作懷）　十四行第六字從謐（舊誤作謚）

四頁第一行十一字從鄭（舊誤作鄰）　第八行第十字從明（舊誤作月）

第十行十二字從斥（舊誤作斤）　序三頁十七行十三字從僞（舊誤作偽）

六頁第二行下（過當）〔補〕神考欲除苛細之法彼則曰元首叢脞（計十五字）

第七行十五字從棄（舊誤作葉）　十頁第六行首一字從祐（舊誤作祏）

二卷聖訓

六頁第五行十三字從云（舊誤作去）

七頁第七行十二字從狀（舊誤作犮）　八頁第十行第五字從宦（舊誤作宧）

十一頁十二行十四字從白（舊誤作曰）

三卷論道

一頁第三行二十字從河（舊誤作何）

第六行十七字從如（舊誤作亦）　十二行孔子曰〔補〕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夫知人安民堯以爲難（計十九字）

十八行十二字從事（上在字誤）二頁第二行太苛下〔補〕士　字

第九行第八字從者（舊誤作若）　十三行末一字從問（舊誤作閭）
十四行十一字從人（舊誤作入）　七頁第八行末一字從給（舊誤作始）
八頁十二行十四字從卑（舊誤作平）　十四行春秋者下補必陷僭
僞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猶以爲善而爲之計十九字
四卷獻替　五頁第十行之言曰下補如字
五卷理財　一頁十二行邦字下補貢字
二頁十二行天下下補事譬如和羹當今酸鹹適齊然後爲和今
偏於理財典計二十一字
六卷邊機　一頁第四行十二字從塈（舊誤作愬）

二頁第二行未敢下補放字　三頁十一行三四字從惘懼（誤作悵惧）
五頁第三行十九字從計（舊誤作詳）　六頁第五行十九字從韶（舊誤作詔）
十三行安石上補夫字　七頁第二行十二字從人（舊誤作入）
十四行十九字從墳（舊誤作墳）
七卷論兵
二頁第三行第七字從可（舊誤作不）　三頁十六行末一字從析（舊誤作折）
八卷處己　一頁十六行漏字上補見槩多三字
二頁十三行十九字從易（舊誤作是）　三頁十三行第八字從著（舊誤作者）
十五行無疑下補也字　四頁第六行十一字從否（舊誤作咎）

八頁第一行十三字從聖（舊誤作信）　九頁第二行十八字從粲（舊誤作番）
十一行第九字從眷（舊誤作春）　十三行第七字從柄（舊誤作炳）
十七行安石上補以不吝之明改用人之過此　神考之所
以合乎成湯也計二十一字
九卷寓言　七頁第三行第八字從書（舊誤作言）
十卷後序　三頁第九行太古下補以求至於
今日亹亹而不斷者非此理乎冠履衣裳一計二十一字
五頁第四行十三字從目（舊誤作日）
十一卷岳公論表　一頁十六行第十字從佞（舊誤作侫）

三頁第九行名字下補世字　十頁第五行（舒公跋十八字）從岐（舊誤作歧）

讀史管見序

讀史管見　先祖父侍郎論史之書
書名所自命也一氣分陰陽而爲天
地萬物生殖其閒惟人爲靈號曰三才
出類拔萃之謂聖參天地贊化育
裁成輔相之伏羲分陰陽爲之竒耦
畫卦以明理倉頡因物形製字書以
紀事後聖明理以爲經紀事以爲
史史爲案經爲斷史論者用經義
以斷往事者也夫子生知大聖贊易
定書記古之事斷自唐虞因魯史
以作春秋秉法萬世與堯舜禹稷
水土耕稼同功六聖生而知之常人
則學而知之不學不知則不得爲靈
而與物等耳　先大父文定以經學
受知於
高宗皇帝奉　詔纂修春秋傳
弘綱大義日月著明一百四十二年之後
到於五代司馬文正所述資治通鑑事
雖備而立義少　伯父用春秋經旨尚
論詳評是是非非治亂善惡如白
黑之可辨後人能法治而戒亂趨善而
去惡人君則可以保天下安兆民而爲
明君人臣則能致其身盡臣節而爲

良臣士庶，則可以不陷於不義，內保其家於天地間，豈不補云乎哉。苟不知著書之意，徒眈玩詞采以資爲文，以博聞記則失　先賢之旨，而無益於大用矣。書成於紹興乙亥之踰一甲子，衡陽郡守孫侯德輿爲政之初，即黌庠序之教，興郡之廢墜，次第修舉。於是訪士求書，得家藏讀史管見，脫藁至合本刻而傳之，自春正月至冬十有一月告成，可謂知所先後矣。晚學小子輒不自揆，謹序所以仰明　先志以啓後人。伯文名氏言行，家有狀，史有傳。

嘉定著雍攝提格日南至，猶子大壯謹序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一

威烈王　周紀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司馬氏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紀綱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綿綿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乎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強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爲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

陰陽之運天地之化物理人事之始終皆自芒忽毫釐至不可禦故修德者矜細行圖治者憂未然堯舜君臣交儆警省未嘗不以幾爲戒故折句萌則百尋之木不能成矣忽蟻穴則千丈之堤不能固矣君子所以貴於見幾而作也夫三晉之欲剖分宗國舊矣委盟會於大夫而悼公親政之志怠受貨賂於崔杼而平公黨惡之訓彰荀躒出會而魯昭弗歸三臣內叛而趙鞅復入陰[illegible]冰堅垂及百載韓趙魏之裂土而南面也周雖不命其誰與抗彼三家者非有愛而後求非有忌而少待也王之命之蓋不得已焉是豈得與文公請隧之舉同乎乃田和曹丕之事耳和距祖常猶曰四世丕之於操纔夙莫間謂操畏名義而不敢徑漢則丕才非操比烏乎而遽敢操自校尉爲丞相挾天子以至受殊錫乘副車其漸已逼矣使其未死則黃屋左纛不俟五官將而後取也故謂亂臣賊子勢足以逐君自爲而卒於不敢非力不足心不惡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此論正矣實則不然是故善爲天下國家者謹於微而已矣卑宮惡服慮侈汰也不遑暇食防逸豫也慄慄危懼戒驕溢也動守憲度虞禍亂也不爲嗜欲則娛樂之言無自進不好功利則興作之計無自生嚬笑不苟誰敢矯假八柄在己誰敢威福試如是雖使六卿復起三家輩出操懿莽溫之類接跡於朝方且效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於他志是故韓趙魏之爲諸侯孔子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人君監此亦謹於微而已矣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晉陽爲遠必以爲歸

繭絲者取之不息至於盡而後止也尹鐸雖少而心智簡子雖貴而慮長其後無恤爲智氏所攻卒於晉陽託身而得免況爲天下者乎而後世謀國者以愛民敦本爲腐儒常談以聚斂積實爲應時急務凡江海山林藪澤魚鹽金石茗荈之利皆王政者弛者設法著令無不榷取必使斯

人與官爲市其在城郭鄉聚坐賈區域又各有征賦焉酒者先王所甚戒顧以是爲大利之源以擾百姓養生之具而其文曰抑末猶可也曰官曰胥史曰卒伍曰工曰商曰異端待哺之教曰無常職游手之人斯七者咸食於農而農之受害既什百於末作矣若夫四時艱窶終歲勤動姑置而不論第撫其受害之切者以爲監焉有田則稅農之分也升輸升斗輸斗石輸石加以圭撮鼠雀之耗則可也乃至於一加再加三加又至於一倍再倍三倍歲豐穀賤則責以半錢蓋續五六斛而後可以供一斛之輸歲歉穀貴庶幾乎可以輸錢矣而官庾無積儲則責米之倍數於稅米中又有他名之糴馬食之穀至四五種名曰糴而實無酬也尚有夏稅焉又有舟車之費焉其細至於貫錢之緡亦皆令出錢錢非農家所有也凡兩稅之時監臨官吏持槩量奉斛輿司庾門榷酒置麴夫官之徒御無慮數十百輩取一年温飽之計於兩三月之內大抵民力之歸公家及此爲者中分其數矣是一郡當出稅米十萬斛者爲二十萬斛稅錢五萬貫者爲十萬貫然則國何利焉豈特是哉凡一家之稅官有四券各以爲據民所藏皆宜不得取今甲昭然也而乃書於公籍者與公券異文戶券無通百姓欣然曰雖舉產半失之幸一歲門戶之責已畢無公皁之擾矣乃大不然部刺史違法而賦於州州違法而賦於縣縣無從出則闕公籍之逋者而督之於是五等之係籍者蓋無不逋之家也玩習歲久凡縣以督逋爲無窮之利不止於應公上之急也至於燕遊之費將迎之用縣官貧而來富而去者皆自此出五等百姓既無不逋官稅之家且重輸之可以已矣尚不爲之除於是一年虛逋至四五六年而未止也又至於借未來之稅至四五六年而未止也然則國何利焉豈特是哉謂民不得私釀也則鬻麴引焉謂縣令當有以訓民也則鬻孝經焉謂百姓不可不知耕耘播斂之節也則鬻曆日焉謂牛馬非私貨售之物也則鬻牛契焉或勸以修學校而取之或諷以葺神祠而取之或因公上之役一規十十規百而取之昏田難決之訟不與明白俾輸錢而兩休鬭爭立辨之事不與曲直俾輸錢而俱罷凶強盜殺幸而捕獲俾輸錢而末減猾胥巨蠹偶爾敗露俾輸錢而贖罪凡此百端可以歲舉者則歲舉可以月行者則月行可以日會者則日會爲縣無之供於郡則爲材令爲州無闕事於部刺史則爲賢守識擢自是而加寵祿自是而致父子相襲以爲家學朋友相習以爲公道或有論當時利病於有位之前以民貧爲說則嚇斷而應曰民頑不奉公上之急此言一出貪虐之吏唾掌四起天下靡靡諰諰一意於錢錢多則乃錢少則敲其視赤子豈直芻狗土苴而已甚若仇讎怨敵然惟恐濬之不深索之不力而吮剝之不竭也然則國何利焉然此所係特其大槩耳使儇巧黠者又不止耳昔也民富可以多取既而國富則民貧而無可取矣昔也國富可以橫賦既而民盡則國貧而無可賦矣以四海之大九貢之入文景守之則三十稅一又且盡蠲不聞空匱之患明皇德宗守之則爲大盜所迫倉皇奔竄食糲麥飯啖蕪菁根而不能飽不

閑持則之益何輕用其國而慮不及趙簡子與尹鐸哉急急於繭絲之近用而忽於保障之大計哉嗚呼天地之道養萬物而已人君之德養萬民而已為公卿大夫佐天子行不忍人之政而已矣賢人君子傳此心有兼善天下之具而已矣反乎此者賊道也

智伯伐趙趙襄子殺之智伯之臣豫讓欲報仇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獲之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仇真義士也乃舍之後襄子出讓伏橋下襄子遂殺之

君子為名與而為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為利祿而効忠則其忠必不盡雖然滔滔皆是也之人也殆庶乎矣觀而不足於夷考矣使智伯有後而豫子奮不顧身為之報仇其心未可知也智伯無後矣氣勢無所可倚矣富貴無所可求矣子孫無所可託矣而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死許之至再至三而愈篤則無所為而為之者故曰真義士也此非特可以為委質事人之法無所為而為善雖大學之道不是過矣襄子知其如此獨無勉而旌之乎終於殺之何以為人臣而不懷二心者之勸哉前史列讓於俠士淺之乎知讓矣

魏文侯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皆師事之

常主於其臣愛順已而已賢主於其臣欲其諫已焉始乎求諫中而勉從終而惡聞者多矣況於師乎諫爭之臣則有朋友之義逆耳拂意之言至悖然發於心勃然變乎色者賢君所未免也然爭臣之位卑其勢可以進退而制指則其悍之尚淺也一成乎為師其位尊其道嚴其教昭輔拂必一於聽從而莫得違拒其威儀體貌必與之終始而不敢廢弃故君於得師為難非世之人無可師也以人主無求師之志棄師之道也不自得師而臣其所受教雖有願治之意其成就亦卑近寡淺而止矣文侯非自得師者也而三人又非一世之士也雖然不既與庸主遠矣乎敢信以治國則不失於虞人修睦以善鄰則不失於韓趙閼雍璜之對則悟任座之言直聽田子之論則知鍾聲之問非將相大任也謀諸李克而皆得其人其去六國之庸主誠遠矣雖然文侯與子思同世不知師也而子思亦非文侯之所得師也文侯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是以不能師子思也

安王　周紀

顯王

魏相公叔痤言於惠王曰衛鞅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即不用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謂左右曰公叔欲令寡人以國聽鞅既又勸殺之豈不悖哉卒不用及鞅相秦大敗魏師惠王嘆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

戰國之世謀臣策士之見用者衆矣其隱而未彰者又豈少哉使鞅而可殺殺鞅而長無魏患未害為殺無罪以利已仁者不為也況天下不止一鞅可勝殺乎公叔之言與惠王之恨同歸於愚耳且孟子為惠王言晉百世保邦之道也王曾不喻乃致悔於公叔之愚計其不能救亡不亦宜乎卒之滅魏者是乃王責而歎之[illegible]亦久矣故夫[illegible]

言正術與邪謀詭論交至乎前而知所從違用舍者興亡治亂之决也

秦人殺商君車裂以徇

富貴者權利之所在權利者怨爭之所集也都富貴執權利而免於怨爭亦有其道乎抑無其道乎周公位冢宰爲太師居天子叔父之尊攝幼君南面之斷可謂富貴權利之極矣流言梯禍者三叔而已矣大臣召畢弗疑也具僚大夫弗間也五服諸侯四海百姓無譏議背叛者也周公所以致此豈無其道乎若衛鞅者談帝王于秦君其實在竊位以濟其欲耳及其得君專秉政久用法嚴酷秦人傷殘方且侈然自詡雖秦國素祗徼望如百里奚者鞅心亦輕之自謂功烈人莫己及也趙良終日正言以警之鞅尚不悟其亡也宜矣雖然鞅至是雖有變計亦無所施何則百姓者亦讎也六國者其敵也惠文王之憾不可平公子虔之刑不可補商於蕞爾之地不足以自蔽也當是時一身雖微天地猶臨設能聽良而圖善後之策亦無所爲而可矣嗚呼刑名之學刻薄之徒孰知聖賢之道忠厚之德哉

韓宣惠王欲兩用公仲公叔爲政問於繆留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陳成子及闞止而見殺魏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無力者藉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削地君之國危矣

繆留之論以利害權之者似是而非不可遂以爲法也使所用而賢則一人而足不虞其專擅左右並用仍有參副不虞其比黨使其不賢則一人足以喪國又況二三其嬖乎繆留若爲韓王忠計當告以賢不肖之分不當執以成子闞止之事也彼六卿分晉豈爲是哉意者繆留於仲叔陰有所附欲國柄歸一而不分故危言以動之歟

慎靚王　周紀

赧王

齊伐宋宋王奔魏死於溫

周顯王之二十三年宋太丘社亡至是五十年矣社亡者國滅之祥也宋王偃知戒懼而急於求覇用兵不息所向戰勝後心肆意不復知有天地之大社稷之尊其亡非不幸而天固前告之矣臨川王氏乃作詩以寓意謂神姦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燕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丘之社其亡也晚矣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爲宋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婿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卿士大夫姓名于其上以比方禹鼎而呂氏載諸謝章曰九金聚粹盡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禍南驚赤縣丘墟一言喪邦詎不信夫

趙以藺相如爲上卿廉頗怒曰相如素賤而位居吾上吾必辱之相如每出望見頗輒引車避匿其舍人以爲恥相如曰相如豈畏之哉夫秦之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兩虎共鬭勢不俱生吾所以然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謝罪遂爲刎頸之交

君子有言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故損卦以懲忿爲德之修國風以不忮爲行之善顏氏以不遷怒孔子稱其好學門弟子皆不及也據高位執大權可以生人殺

人而怒之不治則事得其倫人得其所者鮮矣夫廉藺攻戰之士口舌之人耳道諸儒者之前孰肯許身而自比哉觀其克己降心平難平之氣以義相動昨日隙爲怨敵今日驩如平生則學於聖人之門者未易及也後世比肩事主離合之迹有愧於二子者多矣雖然結交可也刎頸相許則賢者之過也

樂毅圍莒即墨三年不下

毅有智有勇守義人也圍兩小邑三年而不下非特毅之失計亦昭王疑之未盡其道也謂莒即墨當緩而攻之乎則攻臨淄何其亟也謂爲邑當服其心而後取乎則六月閒下七十餘城豈皆先服其心也謂田單可懼乎則毅之才與勢豈單之敢擬倫也謂齊地大勢已定莒即墨不足爲後患乎是不監少康之事非計遠者也然則謂何樂君位亞卿爲謀主至是垂三十年破萬乘之國報昭王之仇堂堂全齊悉爲郡縣兩邑未下僅如着面之黑子耳當是時昭王宜即遣使者裂燕而封之不然位以上卿舉國而聽之乃至累歲爵賞不行顧以蕞爾破亡餘卒之守久寘將軍豈非昭王疑毅未盡其道乎毅既成功當舉他將使任軍事身歸燕國口不言勞主之眷禮未衰則必委腹心賴謀議長爲宗臣如其不然孫言稱病潔身而去之無不可者乃老師養寇虧易若斯以致久伏兵威之譏昭王乃始斬戮言者聲告其功遣輅車乘馬致南面王印則亦晚矣雖毅皇恐不受以死自誓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終不能解遷延之議使後之君子猶有遺恨也惜哉

昭襄王　秦紀

蔡澤說應侯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君不見秦商君楚吳起越大夫種乎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贏縮與時變化聖人之道也今君怨已讎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危之應侯遂謝病免

范雎以鞭笞殘息脫命簀中入秦抵巇排魏冉之背扼其喉而奪其處內則傾秦王離子母之恩失甥舅之愛外則聽韓魏之間陷白起而致之死而功烈無聞焉其心止於報恩讎濟物欲而已豈能輕舍富貴之地權利之柄哉而一聞蔡澤之言去位如脫蹝雖不能爲秦有功亦不失於奉身而退其視怙權固寵名僇辱而身不免家破而國隨之者相去遠矣達人尚論取節焉可也

孝文王　秦紀

莊襄王

三年王薨

自呂不韋之策用身傳異人其志曷嘗一日不欲其子之王秦也昭襄即世呂政八歲矣孝文立三日而薨何其遽也莊襄王雖政之父亦安得父而不死立三年而薨則政年十有三可以王矣故夫孝文莊襄享國之日淺不可不察也不韋能以其子爲秦王之子豈不能疾去二君以其子爲秦國之王哉第其計謀詭秘人莫得知故史亦不得而載之耳

始皇帝　秦紀

魏信陵君再以毀廢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凡四歲而

無忌至此蓋無可爲者矣觀其自處亦庶乎無悔者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無忌其知此矣

文信侯飲酖死

秦王賜不韋書曰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諱之也不知其欲益而益彰矣古之有國有家者雖買妾必擇其良者胡無瀆義廉恥尚且濫觴正世惡族類之厖也而況諸侯乎而竊挾悅色納姬不疑其故遂使大賈生販心焉自是有天下者蓋呂姓也栢翳宗廟至是而絕爲史者當自始皇元年書爲後秦正其姓氏庶幾實錄矣

初并天下

司馬氏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覲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者無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家國也鄉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強暴安得而亡之哉

司馬氏之論愚竊以爲不然夫儀秦本心非爲其國忠謀姑恐喝劫持之欲行其計以取富貴耳既曰反覆矣豈能寧人之邦家哉秦合六國從儀以秦衡不再歲其約皆解楊子雲乃謂安中國者各十餘年不知何以云爾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交聘和睦者非若合從之以利害誘也故嘗試考之六國叔季之君既多庸愚其所任之臣大抵効計貨能攻戰而已矣仰關而攻地利既不如秦計策戰攻又皆出秦下其爲秦并非不幸也嗚呼子思孟軻並生乎其時一言不見庸曰爲迂闊無益於人之國也自今觀之彼從功利習氣勢赫奕一時者與野馬塵埃飄蕩滅息久矣而仁義正理根諸人心出於子思孟軻之口者未嘗亡也君子當何志哉

王自以爲德兼三皇功過五帝更號曰皇帝

凡言不師古而立私義者未有不以秦爲首稱秦燔詩書坑儒士廢謚法行三族罪妖言令以十月爲正後世監之不尋其緒矣至於兼皇帝之號用三德之運壞井田開阡陌郡縣天下大作宮室巡遊四出登山告功是皆可更改廢絕則自漢以來遵用而未改是何也古之聖人應時稱號有曰皇曰帝曰王而止矣非帝貶於皇王貶於帝也惟不知此義遂以皇帝爲尊稱而以自居以王爲降等而以封其臣子失之矣王之爲名繼天撫世之謂也曾是而可

使臣子稱之乎吳楚僭王春秋比之夷狄六國用夷禮乃周公之所膺也豈可以此之故謂王卑於帝而不稱哉仲尼祖述唐虞憲章三代尊周立號繫王於天其禮隆極於秦何取焉必也略法孔子有天下者稱天王其列爵諸侯自公而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以俟而不惑矣

制曰死而以行爲謚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其除之

子議父臣議君而非其禮罪不容誅矣當不義則父有爭子君有爭臣爭之猶可況以禮而議之乎且加謚之禮非臣子出私意由獨見也考德行之實頒言命同稱天以誄之乃盡人心合天意爲天下萬世之勸戒歸於大公至正而後定臣子亦安得以爲我君我父而吝之哉秦人除謚法乃忠孝之賊也後世謚法雖存公道不暢爲臣子者

往往加美謚於君親使死者受所不當得取世譏笑亦不若不謚之爲愈矣或曰加惡謚之不忍於心孰與加美謚之爲近厚乎曰孔子有云過猶不及私心於近厚者乃所以爲薄也

分天下爲三十六郡

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蓋勢也不得已也私其力於已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其著論誠辯矣然而不知聖人者也夫易者自然之數也建萬國以親諸侯者觀地上有水之象而爲之地上有水非不得已而有也而謂封建不得已可乎中畿千里環列五服選建賢德與之共治貢賦所入王無越制之征諸侯有罪王無暱親之貸而謂封建私其力於已可乎凡宗元舉周之亂皆中葉而後衰微特甚之事若夫諸侯釋位以間王政齊晉主盟以尊王室逮其季世楚與齊韓共欲圖周屈於武公虎麋之論尚且計輟不行如此之類則隱而不稱顧取問鼎中肩三數事爲封建之害豈不猶指西施之矉而掩其美哉且裂土建侯與井田經野相爲表裏者也秦既廢井田而開阡陌矣則五等畫壤必至於交錯瓦敗帝王之時九一而助上下相養不盡利以遺民猶建侯共治而不專天下以自奉也乃謂湯武資諸侯之力不得已捐之以爲安荷其敢於非聖人也至論漢唐輕晉延促之故有叛人無叛吏有叛國無叛郡有叛將無叛州皆一偏之說不周之見且秦二世而亡夏商三四百年周八百年其事不待較矣宗元尚且惑之則其謂禹湯文武之制不如秦始皇又何辨焉其所見取舍如此則其謂王伾叔文爲伊周管葛又何恠焉

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有敢偶語詩書皆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或問斯荀卿弟子也其心術何至是哉曰仲尼之門親炙之徒固有謬戾乎聖人者又況荀氏之學自不醇耶斯雖殺其身覆其宗亡人之國矣而其說固在後之人陰述而用之者未懲創也間其學業則高談洙泗間其術略則遠紹伊周考其所爲則異於斯者幾希矣或曰韓愈稱荀卿大醇而小疵今以爲不醇何也曰人性至善而卿以爲惡禮者天理也而卿以爲僞子思孟子傳道於仲尼得正而不差者也而卿既是仲尼復非伋軻其大本大宗如此奈何以爲大醇哉其尊王賤霸蓋亦慕名而爲之言耳是故其言醇駁參焉學於聖人而無眞見不自得其流至此無足恠也或曰如何爲眞見自得者曰見不善如水之不可入火之不可蹈乃眞見也爲善如渴而厭於飲飢而飫於食乃自得也

韓人張良以父祖五世相韓及秦滅韓散千金之産欲爲韓報仇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之中副車始皇怒大索天下弗得

重義之人一飯必報寡恩隆怨者雖宗國猶將使人覆之心一也而差別如此夫一飯薄禮也猶不忘報則可以見其仁矣相國之禄萬鍾豈直一飯耶五世之相其爲一飯多矣良區區於此豈爲利哉君臣之義不可廢也蘇軾

公以千乘之國不能復其父仇而良以亡國之臣匹夫之力伸志義於天下人之能否相去豈不遠哉或者著論以為良年少輕用其身奮一朝之怒僥倖其成黃石老父蓋不善也故為後期之約譖獲之事以屈折其虛氣使能隱忍以就其大者是不知良也良本為韓報仇非有仕漢之志者苟得呂政斃於一椎則其心愜矣餘亦皇恤或者之言又若慮其敗者是又不然夫以秦皇狙詐之智虎狼之威千乘萬騎之衆揮椎奮擊既無覺者大索天下又不可得良非獨免併免力士其智略之妙固已視呂政如囿中狐兔何敗獲之憂乎是亦淺之乎待良矣

二世　秦紀

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因問左右凡言鹿者　高因陰中之以法自後莫敢言其過者

姦人欲奪君柄者必先熒惑其耳目感移其心意使紛然眩亂莫適所守然後其柄可得矣鹿之與馬非有疑近相類之形也指鹿為馬人莫敢言則瞽其君之目矣以忠言為欺以讒言為信而人莫敢議則聾其君之耳矣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安危治亂之實一切顛倒而人莫敢以告則迷惑其君之心矣於是恣其所欲無所不至自謂可以永保福祿之權而不知禍敗已隨其後自古非一趙高而終不悟也且指鹿為馬異事也二世笑之以忠為欺以讒為信是非賢不肖兩易其位異事之尤者也二世不知駭焉固不待勝廣劉項之入關而望夷之賊已迫矣猶欲一見丞相是其心憒憒於鹿馬至被殺而終不悟也何足悲哉

趙高弒二世而立子嬰子嬰殺趙高

使扶蘇嗣位則秦祚尚可延使子嬰繼世則諸侯未必西然呂政反道天所不佑殺人之子多矣人亦殺其子宜也子嬰居無可奈何之勢乃能不動聲色屠戮趙高雖不救亡亦紓忠憤豈不可憐也哉漢祖遂王關中必有以處項氏殺之不仁甚矣

沛公至霸上子嬰降

賈誼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誼之言必出於陸生所謂湯武逆取而順守之者也是不然秦以詐力取既得之必無能施仁義之理蓋已收其効肯以為非耶直謂仁義不施可矣太史公曰賈誼鼂錯明申韓未有以驗之其斯言之類歟

高祖　漢紀

沛公入咸陽蕭何先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以此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

李斯獻策始皇用之燒經書坑學士謂可以杜異意息誹謗者矣然沛公一起言太公兵法運籌決勝者張良也說下秦將使連和者陸賈也收秦圖籍薦大將立根本者蕭何也陳奢靡取亡之戒者樊噲也將思歸之士出南鄭定三秦者韓信也脫輓輅定建都陝山河百二之利者婁

也自餘如樊酈平勃之徒莫不以材智勳烈爲漢宗臣計其生時始皇尚未平一天下也或伏於胥吏困於卒伍屠狗販繒寄食乞憐姓名不聞而往往已有喋血咸陽葅醢祖龍之志矣始皇既不得而坑之方且虞心非巷議之人隆偶語非今之罪是猶大川泛溢壞堤横决而區區增土石窒罅漏不亦愚之甚哉史謂秦愚黔首夫黔首固多愚不待秦而後愚也其不愚者非秦所能愚也然則滅仁義之塗絶諫説之辯以一身而讎疾四海之人將以遏其口弭其心至於賊至而不知刃迫而不免是則自愚而已矣

項羽坑秦卒二十萬人新安城南

莫強於人心而可以仁結可以誠感可以德化可以義動也莫柔於人心而不可以威劫不可以術詐不可以法持不可以利奪也項籍生於戰國耳不聞先王仁義之事目不覩先王禮樂之化其所知者惟攻伐爭鬬耳彼其見白起坑趙卒於長平必以爲豪敢武勇而慕尚之也雖其失資禍賊亦有所劫而爲之比二十萬人心既不服即遽坑之使秦民皆不服也可盡坑乎昔周既勝殷殷之餘衆蠢有異謀周公東征去其渠魁而已建成周遷頑民選用畢公君陳爲之父師教訓漸靡至于三紀然後丕變昔殷今周異無以俗大哉遠乎聖人之處事也向使周家有怨疾之心奮然殄滅非無勢力仁恩不足而刑殺是煩懼而亂者衆矣不此之法而唯殺是務二十萬人不服羽得而坑之諸王侯不服四面而起羽獨足亦何哉

蕭何言於漢王曰願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以何爲丞相

人有常言皆曰用君子所以安百姓也蕭相國乃謂養民以致賢人何也曰此無所因襲獨見之善也當秦之世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漢王暴起雖有長者之譽得秦人之心而天下之賢人未可致也所以未可致者方用兵攻戰傷殘呻吟者衆矣未有能養民者也世主無養民之志則賢人巖谷而已矣草野而已矣天之立君凡爲民也君之求臣凡爲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凡爲行其安百姓之術也豈有他哉世主視民如土苴如弁髦則吾之術無所施豈不猶操瑟而立於好竽之庭乎心術既殊則所用者趨事者也營利者也好大喜功者也逢君之欲者也是皆殘民之具也高爵以貴之厚祿以富之殘民之政日彰可乎民心之日離而君勢之日孤也亡秦之轍可鑒已蕭何有見乎此思得賢人與之共理而知致之之道莫先乎養民漢王聞言即悟遂委以政於是韓信既亡而還陳平自遠而至張耳失國而擇主黥布聞説而從義三老董公遮道而納説諸侯之兵大合而伐楚漢業勃然以興何爲宗臣首奕葉永世其有以取之哉

漢王至南鄭韓信亡去蕭何不及以聞自追之或言何亡王大怒一二日何歸謁王曰臣不敢亡追韓信耳王且喜且怒駡曰亡者以十數獨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信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者王召見與語大悅拜爲大將

智謀武略之士急於求用非如抱道懷德之君子合之則藏也陳平所謂臣爲事來所言不可過今日是也韓信

士耳猶留漢中見王未有以處之則思去而他適無足怪者蕭何既深知其人可以爭天下誠惜其去身自追亡非特爲信乃爲漢王也方是時王未奇信則焉何爲詐亦理之常而或者之論乃謂漢王與何欲致信死故不用之端激之使亡又爲此追求喜怒之態然後用信則信當竭力而必留是殆見漢王軒輊黥布而生此論耳夫漢王恢廓大度何又稱人傑豈顧爲此區區小數以動一信哉漢王待布固不當爾然布既南面稱孤矣不如是不足以折其威而收其心信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計不用而來非布比也或者又謂信既爲漢王蕭何所遂作史者亦復不悟至編之先賢語録予蓋嘗聞之先君子曰語録如是者皆門人勦入之非先賢語也

漢王入彭城收羽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羽留諸將擊齊自以精兵歸擊漢大破之圍漢王三匝會天大風晝晦楚軍亂漢王乃得遁去項王獲太公呂后留軍中以爲質

盤水可捧而志難持六馬可調而氣難御漢王於是時兢兢業業如初入關中見羽鴻門則亦何至於敗哉得非良平諸公不在行歟方王之收美人貨寶日置酒高會何寂無諫者也且是行也多可疑者羽留攻齊而諸侯兵亟趣彭城何也借曰搜其國都散其積實使羽至無歸則宜亟反滎陽以主待客而淹留引日何也若欲致羽而與戰則宜分部諸將待其來擊其中扼諸險要縱羽未成禽亦必勝負參半而耽於寵樂宴安不虞何也卒之喪師二十餘萬人父執妻虜身幾不免漢業之覆在頃刻間若非天意佑漢大風晝晦楚軍壞亂吁亦殆哉此漢王志不持而氣爲帥徂於小勝逸欲生焉是以至此可爲監也

漢王謂左右曰孰能爲我使九江王布令倍楚以留項羽數月我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請行

史記人謂劉季多大言少成事彭城之敗幾於亡矣諸潰軍猶未集其於自保尚未敢必而漢王遽謂得黥布則取天下可以百全不幾於大言乎且當時興亡之決獨係於布之歸漢耶曰秦失其鹿四海競逐名其師者謂誅無道秦可矣秦滅諸侯各有分地而又起兵雖曰項羽爲政不平主約不信顧亦伸己私忿而伐之耳此非制勝之機百全之計也及三老董公獻言請暴項羽弑君之惡漢王大臨三軍縞素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於是項羽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漢王雖衄北於彭城而必知天下之歸己矣於是遣隨何陳此議而下九江酈生陳此義而下全齊夫楚都彭城彌與九江其與國也南失九江首無所倚東失齊斷其右臂竟以是亡高祖之言豈欺世哉

拜陳平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

善乎漢王之用人也魏無知薦平則受之與平言則悅之命爲護軍諸將盡讙則益厚之及周勃灌嬰讒之言其醜行王疑焉則以問無知無知爲之辯則又召讓平平之對既無愧辭亦無留志王疑畔矣則謝之厚賜之又寵任之其後復出奇計於漢有大功而無知以薦賢受封侯之賞彼其君非明不以讒　不以小棄大平獲釋黜暗之嫌無知得免比周之累君臣之間表裏洞達此士之

所以樂爲用而願効死也夫以文帝之賢尚慚於季布況其餘乎然則漢王右爲平去讒者何也曰用材之時旣不可偏廢且信任平愈益於前則諸將不直之愧亦多矣若夫受諸愬而不爲別白被謗毁而不得伸理一以勢力行威辟而不要諸公道也欲人心服不亦難乎

韓信下趙諸將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將軍反背水陳以勝之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自爲戰則皆走矣尚可得而用乎

論者皆謂信答諸將之言不以實告疑其別有策也不然後人効之出背水陣相擠而入水者衆矣信何以獨能勝曰是讀史鹵莽之罪也信之答諸將若誠語以兵法特不自伐其智戰之勞耳當是時信先出背水陣示不能以急趙人之心明旦建大將旗鼓與趙人戰者未必用銳卒也已而佯敗弃旗鼓走水上軍非惟水上軍先受此令按兵全力以待信耳信耳旣來軍有所恃勢自百倍兩將軍交冒犯矢石出入行陣間部勒精明其勝必矣後人竊其陳迹問曰陷之置之則自處安地而處士卒於危亡人肯前死乎曾不知信之所謂陷之置之者親以身率之也非使人死而己求生也

酈食其請立六國後張良自外來曰誰爲陛下畫此計

漢王未稱尊而子房以陛下呼之何也曰作史者之過也漢魏而後姦渠擅國形勢上浸則有不令之人密効情款微示變革之端以異羣后之禮者固多有之子房甚爲是哉或曰此亦文史之所同猶左氏載石碏稱陳侯而與其謚耳是不然自後而舉前庸可如此故商鞅未封商於而書商君徘曰文史所同謂之失辭亦可矣烏有人非天子而天子號之乃以是爲比也使後世憸士傾夫推戴故邑之臣引以爲例史氏之罪大矣夫子房非委心臣漢者也本爲舊君報仇耳博浪之椎不中則以太公兵法養其心沛公旣舉咸陽秦祿告終沛公王漢則歸而相韓未至而羽廢韓王又殺之則復歸于漢爲畫策臣以圖項籍籍誅則良志願畢矣及帝入關良即道引辟穀杜門不出願弃人間事從赤松子游其志可知也而謂良於帝未有天下之時率先羣臣以非禮諂之是以憸人之腹量君子之心矣

范增疽發背而死

史稱增素好奇計以事攷之增計不能奇也凡羽之恃強失道如漢王臨廣武而數之者未聞增有所諫止而兩雄角逐義理之端事幾之會楚得失之顧欲使壯士舞劒殺沛公於歡宴之間是一愚老人而已況已見天子氣龍虎五采之文又可殺乎獨其所謂吾屬今爲沛公虜者此一言不謬耳後之論者曰有道而民天且助之安用立懷王孫心爲且羽所過殘滅爲漢驅民而亞父不知也其智尚不及內黃舍人子十三歲兒而敢與良平敵乎高帝曰羽不能用增所以成禽非也政使用之亦不免耳

漢王以魯公號葬羽於穀城親爲發哀哭之而去

或謂高帝之圖項羽無餘智無遺力惟恐斃之不速也羽死封以本國而葬之哀哭乃去誠歟曰誠也帝與羽俱起

布衣受命懷王約爲兄弟鴻門之際自沛公左司馬曹無傷爲之亦旣講解矣及羽背關懷楚放殺義帝而自立漢王假仁杖正以討罪人於是雌雄之勢分然而雲擾風驅雷轟電擊龍蛇交鬬山岳振搖一時角逐勝敗智伸力屈之迹旣已消散無事則追念當時杖劒並起相與圖秦兄弟約言輔車歎好慨然有動於中而不可遏者此固英雄之人心事落落之態而史稱其大度者也誅則誅之哭則哭之道並行而不相悖其斯之類歟然則曹操之哭袁紹如何曰操任術數人也紹雖死三子尚有河北未下袁氏之人猶衆操不得不爲爾豈高帝之敢望哉武帝哭昭平孔明哭馬謖庶同情乎吳孫氏之臣乞葬諸葛恪而司馬昭屈於向雄之言郗鑒亦請聽王敦家收瘞而蔡興宗自葬范義矣武帝責之對曰陛下討賊臣臣葬故交蓋王誅行於上私情伸於下自古不廢是皆高帝之餘澤也

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

起義兵誅暴亂而自爲無道者項羽也旣伏其辜矣枝屬何責焉惡惡止其身忠厚之至也高帝以丁公二心而殺之乃侯項伯何也項伯所以免帝於危者明爲羽講解此公道也丁公功已及沛公而縱之去此私情也豈可比而同之乎若夫以己之姓易人之姓則前賢已論其失矣

二月甲午漢王即皇帝位

按帝以冬十月追羽至固陵十二月克之至春二月則又累月矣雖神器歸漢理在不疑亦見高帝意氣雍容若固有之與夫大事未集而遽自稱尊若袁術孫權公孫述之徒終不克濟者其度量豈直霄壤之遠哉

田橫亡入海帝召之橫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南面稱孤今王爲天子橫爲亡虜其恥甚矣遂自剄

橫不肯北面漢祖以同列爲王之故志亦壯矣然天下豈有俱帝俱王之理亦豈有四海無君之道呂政之時藏器以待可也嬴項之時合從而起可也至漢祖出可以委質矣漢祖而不可事則誰可事矣此所謂可以無死死傷勇者也

西都長安

帝起兵四年歲無寧居跋履山川蒙犯霜露勤矣至是天下平定當亦少思安逸之時也幸東歸洛陽未及稅駕聞婁敬陳入關長久之計遍問羣臣折衷於子房即日西行不待改夕嗚呼其明於決策敏於用言不自遑暇如此其成帝業宜哉光武征隗囂畢下隴右還京師纔六日潁川賊起聽寇恂之諫即往鎮撫之雖有倦意可謂能繩祖武光前烈矣

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以五十三縣立從兄賈爲荊王以三十六縣立弟交爲楚王以五十三縣立兄喜爲代王

先王經世之法陵夷至于戰國至秦而掃地盡矣高帝勃興旣平四海則宜命大臣求遺賢收拾五經講求王制首復井田廢阡陌是時距秦未遠經界溝洫必尚可攷也大本一正于以分土而封國則遠邇大小各得其宜使二帝三王公天下之心至己而不泯豈不善哉而高帝負才自

雄不能稽古除秦滅項則志願已足雖曰懲秦孤立大封同姓然割地無制建侯無法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苟簡一時流患於後高祖之智既不及此良平諸公亦無爲之計慮者豈王澤當熄霸術當興天不啓其衷耶嗚呼惜哉

叔孫通起朝儀大抵皆襲秦故

帝王之禮因革損益至周而大備周八百年雖衰移祚迄其朝廷所用者無利害於争戰從横之事雖秦火書滅籍亦必有知其略者誠能深加詢求草創而潤色之縱不得其全亦當參互有見使聖帝明王制儀立度文章物采寓法象形禁戒之意後猶有考不亦美哉惜乎漢高智不及此而叔孫通委已從人諧世而取寵也夫呂政所爲無一可以垂世立法者自漢興議論之臣禍敗之戒有所不言言則必借秦爲諭豈有朝廷之上君臣之儀所以表正百官觀示列辟者乃獨可用乎遂使周室禮文泯不復見而秦禮得傳通之罪大矣魯二生未必能制此禮也然惡通面諛而不肯從亦賢矣哉至謂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可興則幾乎迂矣

韓信反夷三族

司馬氏曰韓信之功大矣觀其拒蒯徹之説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耳盧綰里閈舊恩猶南面稱王信乃以列侯奉朝請世言高祖負信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自取也下齊不報而自王固陵有期而不至是乗時徼利懷市井之心高祖欲取之久矣顧力未能耳及天下既定則信復何恃哉愚以謂功過當相準信功蓋世傑不可忘也迎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釁拒徹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未有反計則當侯以次國逆謀既露猶當宥其子孫如是則漢祖於記信之功討信之罪各盡其道而無負矣

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固諫而止

司馬氏考異曰史記云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大臣多諫未能得呂后使呂澤結留侯畫策留侯曰此難以口舌争也上有不能致者四人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黄公太子能卑辭厚禮迎四人爲客令上見之此一助也后從之太子入侍四人從上怪問之四人各言其姓名上大驚曰吾求公辟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臣義不辱太子仁孝恭敬天下皆欲爲太子死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之太子退上謂趙王母戚夫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招四人之力也按高祖剛猛伉厲非畏搢紳譏議者也但以大臣皆不肯從恐身後趙王不能獨立故不爲耳若决意欲行之不顧義理以留侯之久故親信猶云非口舌所能争豈山林四叟片言遽能止其事哉借使有之是留侯爲子立黨以制其父也留侯豈爲此特司馬遷好奇耳今皆不取

善乎子房之能納説也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機不問則不言有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之不難也評之者曰漢業存亡在俯仰間而留侯於此每從容焉諸侯失固陵之期始分信越之地複道見沙中之聚始言雍齒之侯善言子房矣至於引致四皓羽翼儲宫方之齊桓公

會合八國定王世子于首止爭簡而力不學其績尤偉而世之君子乃致疑焉謂審有此是子房爲之結黨以制之也夫高帝駕馭羣雄獨立爲帝其材氣雄傑豈四老人所能抗而漢庭大臣力諫之強豈不賢於四人之助乎是蓋未嘗知聖人深許首止之盟而稱管仲相齊一匡天下之美也易於坎之九二曰尊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先賢以子房四皓之事明之曰人心有所蔽亦有所明欲立趙王如意者帝之所蔽也聞四老人之賢願見而莫能致者其心之所明也子房用其明以去其蔽是自牖納約者宜其從之之速也夫先賢之學非世之君子所能及也今當據舊史詳載之以見高帝免廢嫡之愆漢家有父子之序非子房其誰顯且子房時然後言言必有益而前史謂良與上言前後甚多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載嗚呼良豈有費言哉

孝惠　漢紀

帝以朝太后於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於武庫南叔孫通曰此高帝月遊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願以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而又作原廟云益廣大孝之本則通之妄也其言曰人主無過舉有七廟又作原廟非過舉乎且衣冠出遊於禮何據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設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之時也今以死者衣冠月出遊之於禮褻矣然則通所以諫帝者無一而當則不若帝以數蹕煩民而築複道之爲是也使後世有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者則通說啓之矣

高后　漢紀

太后欲王諸呂問王陵陵曰高帝約非劉氏不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陳平周勃平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罷朝陵讓之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君亦不如臣

自已然論之王陵之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且平勃何以知己之死在太后之後而全社稷安劉氏之功可必也故愚亦謂其僥倖而已矣太后有議陵不可平又不可勃又不可將相大臣皆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平勃既許之猶且數月再遣謁者張釋之風諭大臣乃後王諸呂則知向者平勃阿意其罪甚大而起太后心爲多矣自是而後權歸呂氏地震山崩桃李冬華星宿晝見伊洛江漢水溢流萬數千家日食晝晦人謀弗臧感動天地陰盛陽微漢祚幾易他日平勃安劉氏之功僅足以贖王諸呂之罪耳先賢論之云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至哉言乎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嘗燕居深念陸賈說之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平用其計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太尉報亦如之二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陸生爲平勃一時計可耳非所以爲訓也將相不和固非

國家之福將相深相結亦非國家之利使其皆賢皆爲社稷計相舉相職進賢退不肖將舉將職詰暴而禁姦何患惡之不除功之不就何必陰私交締類非公道者乎與勃同心謀慮則是也而進幣施報則非矣一有傳之失者身尚不自保而何國之安哉曰陸生爲一時之計可耳非所以爲訓也

太尉令軍中曰爲呂氏者右袒爲劉氏者左袒軍皆左袒

太尉此問非也有如軍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何故先賢謂是時直當諭以大義率而用之耳況太尉已得北軍士卒固惟舊將之聽也

代王至渭橋羣臣迎謁太尉請閒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乃上天子符璽代王曰至邸而議之

太尉此請非也不過欲敘討諸呂迎代王之功以伸私欵耳宋昌一折之其情立見還上符璽夫渭橋非致邸所在王若何而受之一舉而三失焉不學之過也

孝文　漢紀

立趙幽王少子辟強爲河閒王朱虛侯章爲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

劉章忠勇先憤劉氏失職年纔二十而諸呂憚之不敢輕發及平勃舉事章首誅相國產其功不在二人之下文帝行賞於章宜先焉而即位二年乃始與辟強與居去侯而王又不顯言其功何哉初章欲立其兄齊王謀不在代也文帝以是終懷不平大臣又無閒隙之討使盛德之主稍貽非議惜哉則其所謂朕自任衣冠念不至此者殆空言矣者從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纔宋昌一人此則可爲後法後世有自諸侯王入繼大統者汲汲施恩於其故邸之屬又致隆焉曾不知示狹於天下本以爲榮適以表私也

除誹謗妖言之令

妖言令之始設也必謂其搖民惑衆有姦宄賊亂之意者及其失也則暴君權臣假此名以警懼中外塞言路也故賈誼論秦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夫忠臣爲上盡忠深計必剴切君身探未然之事陳危亡之戒不止於近在目前者自小人觀之曰是特揚君過以賣直求然之事危亡之形汝安得知之殆誹謗妖言耳此策既行使中外之人鉗口結舌人君不聞其過淪於危亡而不悟然則其所謂謗者乃天下之忠而其自爲者乃天下之妖也夫既以忠諫深計爲誹謗妖言則指鹿爲馬指野鳥爲鸞指蕭爲芝指氛祲爲慶雲指雹曰不爲災也指孛曰所以除舊而布新也蝗生則曰不食嘉穀也日食則曰陰雲蔽之也地震則曰官府無傷也霖雨則曰秋稼自成也水湧泛溢則曰民無流死者也歲饑則曰路未嘗有餓者也凡賢否是非治亂得失一切反理詭道倒言而逆說之欺惑世主使淪於危亡其罪豈特誹謗之比其爲妖也不亦大乎嗚呼文帝除此令其享國長世宜哉

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

文帝當陽而有此大異何也或以爲呂氏盛陰餘氣所感如公孫弘所言湯旱爲桀之餘虐也非耶曰天地之變非

三端蓋以爲人事致之則如五行傳穿鑿附會泥而不通使人不之信者多矣蓋以爲氣數適然不可致詰則古人有修德正厥事反災祥召和氣者班班可攷也要之爲天下主父天而母地父母震怒聲色異常人子當祗畏恐懼思所以平格不當指爲性情所發而遂已也呂氏之禍旣巳往矣未來之應庸可忽諸然文帝方以德化天下尚儉素務勤樸愛民如子惟恐傷之所以雖有災異之徵而無其應也若無其德而有其異乃以文帝爲解則誤矣

帝賜南越尉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

賢哉文帝之不欺也實言之於德無損而聽者心悅而誠服矣或者誇大其辭侈耀其事假於符讖託於怪神欲以鑒厭羣衆而不知虛誕之可愧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文帝有焉

賈誼上書曰生爲明帝沒爲明神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

死亡之言非臣子所當道於君父之前然不敢言者臣子之小忠欲聞而不諱者君父之達觀故茅焦曰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文帝春秋鼎盛自諱者衆之方有億萬斯年之視而賈誼直言不少嫌避文帝采納曾無介然若文帝其賢矣哉夫惟不諱故身有闕行不諱人諫朝有闕政不諱人言四方有敗不諱於聞天地變異不諱於見而無危亂之禍矣後世驕主喜諛而好譽其所忌諱多者至百十條德善不聞而死亡亦不可免蓋亦監文帝而法之乎是故不諱之朝史冊以爲美談人臣之所欣遇也

又曰天子天下之首蠻夷天下之足今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

爲天子而居天位必有天德何謂天德剛健中正純粹是也剛則不屈健則不息中則不倚正則不邪純則不已粹則不雜屈於物欲非剛也有始無終非健也執一廢百非中也背義就利非正也或作或輟非純也所守偏駁非粹也具此六者天德全矣于以臨覆四海雖均乎爲人而人仰之如天不可及也猶人之身四支百體皆仰乎首不可齊也德既與天並位又以天居本乎天者無不上親而非天之類者莫得近焉日月之明雨露之潤風雷之鼓動星辰之經緯雲氣之卷舒其爲物皆有大利于物而清絜高遠光大變化無形質滓穢之累所謂本乎天者是以上親也其在

人則陽明勝而德性用消人欲而存天理之賢人也人君視其德之大小器之淺深列于庶位使之代天工治天職而食天祿以撫天民則五典惇而天序建五禮庸而天秩行五服章而天命休五刑用而天討當本乎地而親下者亦無不得其所山川敉寧鳥獸若草木裕其在人也方域軌道四民安業小人退聽夷狄賓服而天德之施與天同功天子之能事畢矣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賈誼所謂天子天下首者其有見於此乎抑其言之偶似也若夫首不出乎庶物則與物等夷與物等夷則無以相長而爭奪離析之禍起尚何咸寧之可冀又況首顧居下足反居上亂常逆理勢若倒懸偷安目前而不慮後患者哉

十三年除田之租稅

漢既大封同姓至文帝時封國漸衆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所入寡於郡縣之時矣又與匈奴和親歲致金絮綵繒之奉復數爲邊患深入寇盜候騎至雍甘泉天子親將大發車乘騎卒命將出擊復因河決有築塞勞費大司農財用宜不至充溢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即賜民歲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則何以足用乎曰文帝節儉起化于身衣綈弋履革舄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帳無文繡百金之費亦不苟用一人如此宮闈是效流傳國都以及遠外莫有奢侈之習則如何而不富其財蓋不可勝用矣然後知導諛逢惡者納君於荒淫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土至於財竭而下畔下畔而上亡其罪可勝誅哉

上幸雍郊見五帝

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其實一理也非天與帝二物也天子以繼天言帝以主天下言其實一人也非帝與天子殊分也考之詩書易惟天稱帝若句芒蓐收司五方者以神名之可也而鄭康成專信緯書與劉歆周禮立五帝之號并天而六後世又升五岳爵次自公而王自王而帝一何瀆亂名實之甚哉夫帝者統御四海之稱未嘗統御四海則不可謂之帝亦猶天者徧覆羣物之稱不能徧覆羣物則不可謂之天其義類不亦顯而易明歟議禮制度能一正之以破積久之妄羣衆之疑使百世以俟而不惑是亦聖人之徒矣

帝欲拜相而高帝時大臣無可者御史大夫申屠嘉雖廉直故以材宜蹶張從高帝封侯遂以爲相時太中大夫鄧通方寵幸嘉入朝通居上旁有怠慢禮罷朝嘉檄召通不來且斬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今召通至府嘉責之曰小臣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上乃召通而謝丞相通至泣曰丞相幾殺臣

蹶張彊弩善武卒也高帝公卿至是無可任相者乃用彊弩之卒而申屠嘉非有名望著聞也而挫抑鄧通之事凜然有大臣風節人固不可輕議也孔光通經學爲帝者師其見董賢趨盡卑謟雖厮役之態將以持祿容身咄哉鄙夫其可以爲嘉之御乎

遺詔天下吏民三日釋服

文帝減節喪紀負萬世譏責以小仁害大仁固有罪矣然遺詔所諭者謂吏民耳太子嗣君豈吏民歟而景帝冒用此文乃自短三年之制是不爲君父服斬衰自景帝始也其罪如何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堯舜三代率由此道君者民之倡也立愛自親始民尚有不知化者而已先忘孝何以率天下之爲父子者乎且著爲禮文則有不貳之重制爲刑辟則有匿服之誅乃不以身先之禮必不行而刑必不服矣且天子之所以不遂服三年者何謂哉謂妨政事耶謂費財用耶謂防攝政之大耶謂妨政事則政事孰先於國喪之大憂也謂費財用則不得不可以爲悅財用絀難以行禮也謂防攝政之人則自堯舜至周未聞有攝政之人而奪喪君之國者至於爲臣民嫁娶祠祀之數則同輕費事才爲不倫揆之以理稽之以事無一而可不法堯舜三代乃安然以刻薄之景帝爲師而無所戒懼特循

位尊勢隆得以自便是不知理義之爲大也寥寥千載惟晉武欲行古制而尼於裴杜之邪說獨魏孝文天性仁厚斷以不疑雖不盡合禮文而哀戚之情溢於杖經讀其史者猶惻然感動想見其爲人可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豈不惜哉必欲敦父子之恩使衆著於君臣之義三年之喪自天子達然後盡道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一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

孝景　　漢紀

帝崩

文景養天下厚矣稽諸仲尼之告冉有者則亦富庶之而已未有以教之也班固曰孝文恭儉景帝遵業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竊以爲不然文帝寬厚長者以德化人無事則謙抑如不能有難則英氣奮發景帝刻薄任數以詐力御下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惴懼失措其大概懸絕如此而又以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義薄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之恩睽過愛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讒用私誅申屠嘉戮晁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道乖其視乃考益相遼矣獨節儉不妄費育民以致豐富一事爲克遵前業耳夫豈可與成康同得美稱哉

孝武　　漢紀

董仲舒對策曰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

湯既黜夏則纘禹服云纘禹服則盡改桀之事可知矣武王既克商則政由舊言政由舊則盡反紂之政可知矣然則漢得天下宜盡變秦之所爲而有革有因焉故賈生言於前董相言於後皆謂秦俗至今猶在也夫秦之所爲無一可法者革其半因其半則莠必害稼紫必奪朱其末流餘習不爲所勝者幾希矣昔者周宣承厲王之後親則父子也尚不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齊桓公親撥先君之失以倡管仲雖非純於道者然皆

未嘗敢以厲王與襄公爲是猶欲繼而述之蓋尊宗廟重社稷不得私其親暱是乃聖賢之達孝天下之公義也又況朝代殊異如漢於秦者乎公羊子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董相治公羊學故其所言於武帝者本公羊之旨考諸三王而不謬施於後世而可行者也

又曰秦以貪狼爲俗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未必賞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耻

誅名者若曰爲子而孝爲吏而廉是也察實者有孝之行有廉之事是也治其名而不務其實是教人造僞飾詐故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惟利是趨無復羞耻則何所不至矣其所以致此者以爲善者未必賞犯惡者未必刑此乃誅名而不察實之效也人材二端善與惡而已矣善有小大惡有微著其分在義利之趨其究爲忠孝亂賊之極秦於此而紊其賞刑斯所以不得忠孝之助而自貽亂賊之禍與彼其所以不賞善不刑惡者其出於李斯趙高之謀乎斯勸呂政焚詩書殺學士人人習法以胥吏自爲高勸二世盡除故臣誅忠力者而立無節行之人收舉遺民之貧賤者而富貴之其好惡取舍如此爲善者安所得賞爲惡者何自被刑哉彼非憒然愚也其意以謂人負材德者不肯苟祿利爲我用也用則必言其過不若引庸謬闒茸急利祿易制指者惟我所使是自安之計也其心既如此所引用者又如此則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者舉咸斃而是矣嗚呼以李斯佐秦有兼天下之功而趙高於胡亥有黜太子立己爲帝之德莫與抗者循是而行尚不能戴其元以歸地下又況祖其餘策如李林甫盧杞之流而欲保其所有吁其愚哉吁其愚哉

又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

後世治不及古者其大有三人君之取士用人任官不師先王也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莫不善於程其詞章也用人莫善於因能任職莫不善於用非所長也任官莫善於久居不徙莫不善於轉易無方也此莫善焉者古皆行之莫不善焉者後世皆蹈之雖然自漢以來如此矣至後魏崔亮爲銓選法當代遂有失才之嘆而唐裴光庭又加詳焉於是董子所謂是者蔑不復舉所謂不是者附益增損以爲典常廉耻道喪愚不肖居人上爲斯民病豈有量哉必也略法先王盡蠲宿弊明君賢相斷而行之其庶幾乎徧得賢材森布中外致君堯舜而措俗成康乎

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於是推明孔氏罷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孝廉皆仲舒啓之

讒說舜時有之邪說夏時有之利口商時有之奇言周時有之橫議周季有之聖人在上則聖之則禁之則誅之則教化之聖人在下則作書則立言則息之則放而闢之所以皇皇爲是者害正道也何謂正道五典四端而已讒

奇衺之論得行則父子君臣之道皆決而仁義禮智之術皆迷淪胥於夷狄禽獸而不自覺是故聖人皇皇然去其害也人與人類也夷狄禽獸非類也人而爲夷狄爲禽獸而不自覺其本乃自於數人爲詭爲邪爲奇衺爲利口爲横議反以此名歸於忠謀正諫之士而不能辨也申韓蘇張行慘刻從横於秦及六國可謂奇衺利口而横議矣秦及六國亡不旋踵漢興未知革也仲舒有憂之故推明春秋之義以隆仲尼之教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使道術有統異端滅息民到于今賴之其功不在孟子之下漢唐大儒皆莫能及雖孔臧兄弟辭三公之貴乞典家學綱紀古訓較其所益亦弗逮也嗚呼其百世之師歟

御史大夫趙綰請立明堂且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之既至問以治亂之事申公曰爲治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業已招致則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

力行者學士大夫尚難之何況人主然賢士大夫必躬踐而不以辭采爲先賢主必身教而不以辯口爲尚申公之言當矣第未知所謂力行者行何事耳申公開端而未告武帝拂意而不聞惜哉然申公爲議明堂而至對既不合又留魯邸而議巡狩律歷服色事夫豈力行之急務哉其不逮穆生又可見於此矣

建元六年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夫紀災異者欲以警乎有國之君也而爲之說者必著其行事之應則聞之者足以戒矣若乃附會文致而不要諸實又以言於忽茂矣道者之前幾何而不類夫縱風止燎者哉建元六年秋八月之長星是也班固曰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其孛星長兵間與之終始且蚩尤之旗見於建元六年之秋而戾太子生於元朔元年之春相距蓋七年其間未取河北築朔方也上卽位之四年始因東甌告急重出虎符乃遣使發兵會稽未至閩越解去後三年閩越擊南越始大發兵遣兩將出未踰領閩越誅郢遂罷元光二年上之在位也九年矣初用王恢計發兵三十餘萬出馬邑欲致匈奴與之戰匈奴覺而去漢兵亦罷此三役者皆未嘗接戰殺傷也六年開西南夷道不通夷數反然後士卒死者甚衆蓋自武帝用兵於是始稱勞敝明年乃改元朔矣太子生而延倉海築朔方通月支伐匈奴出華嚴求身毒開西域皆在此後師行誠三十年死者誠不可勝數而謂戾太子生長兵間則非其實矣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至於子弟何獨不然漢武窮兵黷武殺人之父兄子弟多矣其事好還宜子孫之及也必引蚩尤以爲長者則未免乎言之舛也

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黯此言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人君鮮不然矣堯舜禹湯文武則無欲者也自餘賢主則能克己窒欲者也溺於物欲不知自反則昏亂危亡之君也內多欲而外施仁義齊小白晉重耳假之之徒也所謂欲者或酒或色或貨財或

宮室或遊畋或狗馬或博奕或書藝圖畫以爲文或開土闢遠以爲武或志尙佛釋或希慕神仙雖淸汙不齊害有大小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政理雖勉於行仁仁必不足以感人心雖強於行義義必不足以止民行以無本也是故人君莫大乎修身而修身莫先於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禮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

帝命王恢將兵三十萬匿馬邑旁谷中以誘致匈奴匈奴覺而去

武帝雄略不世出用兵尤其所喜然事未更練而昧於節要豈有匿形數敵覆三十餘萬人而不露者乎其不爲虜所敗也幸矣覆者用兵之奇道也善覆者廉不勝遇覆者廉不敗

汲黯守淮陽十歲卒

武帝即位之七年汲黯已爲東海太守其爲謁者以嚴見憚又在守東海之先也黯死二十年而武帝崩武帝在位蓋六十年然則黯爲九卿至守淮陽而死蓋四十年也使武帝以待公孫弘之位而待董仲舒退張湯而使黯居御史大夫之職則此數十年間輔導建明諫止救正之事豈可勝計而武帝功烈之疵有損亦多矣舍此不用而許昌薛澤蔡義趙周之徒相繼爰立一善不聞故班固貶武帝得人之盛自大將軍而下莫不表著名氏獨丞相闕焉其有以哉

張湯奏顏異爲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始有腹誹之法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昏主姦臣未有不惡疾言者武帝非昏主也而信張湯立此令何哉古者立誹謗之木以求謗言故士傳言庶人謗既許之謗則有口者皆得盡其情矣周厲王雖監謗亦見其時言路之不隘也監之而後隘矣秦禁偶語則兩人不得相與言矣其後又有妖言令則一人而爲國家深計者亦不得獨獻言矣雖然是猶或發之於口或筆之於書得以據證反是爲非加之罪辭也若夫腹誹之法不亦異哉自堯舜大聖猶以知人爲難知人之道必自聽言始是故數奏以言既觀其言明試以功又考其事庶幾乎盡之而大姦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也乃探心腹不可形顯而罪之嗚呼異哉人心難測甚於知天腹之所藏何從而驗令指孝子曰爾欲弑父指忠臣曰爾欲弑君指賢人曰爾欲爲穿窬指義士曰爾欲爲盜賊爾雖不言不爲吾知爾之心也然則凡所惡者孰不可殺矣立法如此與商紂剖比干觀七竅也幾希使賢人君子精忠不得以上白志義不得以自伸反貽暗昧之誅喑嗚而死皆湯啓之也湯禍賊不足道其報亦不旋踵獨孝武信而用焉惜哉史云公卿自是諂諛取容夫求合者不待是而後諂諛也況立法以詔之乎

張湯被誅

世疑張湯文深意忌用法嚴酷不當有後而其子孫蕃衍盛大則又爲之說曰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湯宜無後者也愚謂不然人之爲善與惡天未必逐逐然從而禍福之也堯之子朱何惡而致之瞽之子舜何善而來之然堯舜

之後不絕者數千年蓋堯之德殆非朱所能及黃帝之德遠非摯所能過也上無以播引乎其前下無以承翼乎其後苟有寸功薄善遽已責報於天曰吾宜壽宜貴宜有子孫也至於憎疾小人見其罪惡又以爲天必譴怒曰是宜夭宜貧宜無餘類也少遼緩不應則指天爲高遠茫乎善惡之報是皆以褊心淺智妄量天道而不知善祥惡殃必以類至理存感應如寒暑雨暘之消息不可誣也故人亦自修而已矣不必爲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爲善不必爲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爲惡斯人也其天之所佑歟何也天者公也非有所親疏而取舍之者也必爲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爲善必爲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爲惡斯人也其天之所不佑歟何也天者理也非有所利害而去就之者也

上以方士欒大爲五利將軍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

李廣結髮與匈奴戰功伐既高將略又出衛霍之右曾不得苴茅之賞而欒大佩六印汲黯忠直愛君漢庭無與爲比晚節弃逐願爲中郎將出入禁闥竟不可得而公孫卿爲太中大夫武帝距秦始皇纔數十年見其覆車而躬蹈前轍鄉者慕用儒術之志益以荒矣故資稟過人而有所惑者未易可解此乃學之不明身之不力之罪可不戒哉

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或強民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上由是不悅式

漢以貲入官無流品清濁之辨然未有至三公者式無文學志爲公卿而耻於入貲故易其名曰委輸以佐軍興謀匈奴且自言不願爲官天子賢之拜爲郎擢爲齊相又願與習舟者奮擊南越天子又賢之再賜田十頃以風天下未幾遂轉爲御史大夫是時天子好武功而用不足式以此兩端中上意由布衣三遷而爲三公其取償於上者豈直什百而已哉官既尊身既顯乃始正言百姓利便請烹桑洪羊希世邀名以稱高位是商賈之道也然其言鹽鐵病民筭船病商坐市列肆販物取利縣官不當爲則天下之公議也又況舉朝不言而式獨能言之田文不云乎有能止文之過得寶于外者疾入諫若卜式者不必責其實國自進之私取節焉可也是用人之道也

以公孫賀爲丞相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丞相多坐事死賀頓首涕泣不受印綬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宰相人臣所願爲者也武帝多殺至使人不敢以輔佐爲榮蓋亦少省乎而公孫賀懼禍不拜亦未有自善之策也以妻與椒房兄弟而有寵其子驕奢不奉法盜用北軍錢千九百萬與公主私通而不能禁爲木偶祝詛上有惡言而不能發覺以致身誅族夷是則自殆豈獨武帝好殺之過哉春秋之諸侯專殺大夫固曰有罪而大夫見殺者鮮不有以致之是故仲尼交貶焉使賀也爲相盡忠克舉其職無罪而被刑然後公議獨歸責於其君矣

李陵軍敗降匈奴

武帝善御將而於李陵之事有四失焉始則疑陵悔不欲行而教路博德上書詔以行期而止迎者中則不察司馬遷之言以爲沮貳師而爲陵游說後則既知博德姦詐以

致陵敗乃釋而不治夫則信公孫敖謂陵教單于爲兵而族陵家陵僨軍降虜固曰有罪而武帝之失如此君臣之負略相直矣陵之出也漢既不與援兵而至浚稽山置軍山谷閒又抵太澤葭葦中而虜在山上豈深入無道不知地利耶不然是自敗也又陵稱其士善射射命中自匈奴闘之者八萬騎耳而陵一日盡五十萬矢是五六矢不得一匈奴無亦大言之過歟世謂陵者廣孫三世爲將道家所忌也曾不知呂望秉旄仗節其子繼掌虎賁開封營丘傳數十世太公兵法至于今用之是何歟

上以法制馭下好尊用酷吏民益輕犯法盜賊羣起

所爲立君者爲人羣而爭也不務德化而以力從事是與之爭也夫民服之則馴治之則駁與之爭則奮然競起矣雖大無道之君惡民叛己臨以嚴刑如薙草者錢鎛耰鋤相尋於地上亦未有能盡殺四海之人者何則寡不勝衆也漢距不遠在嬴政之世矣是故以法制民不若以善養民以政御衆不若以德撫衆撫以德養以善君上而寬如天覆然民何至於爲盜哉

戾太子反

武帝爲人父而致太子反有十失焉皇后希得見上與太子疎莫親於妻子而有疎遠之形此一失也寵姬三人各生子后與太子愛遂弛此二失也太子性寬厚上嫌其不類己用法大臣皆不悅因遂毀之而不能察此三失也江充既敗趙太子矣帝悅其才而用之充乃舉劾東宮家使帝益信任之而忘其敗趙之事此四失也建太子必以正人爲之師傅朋友乃令自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此五失也蘇文譖太子與宮人戲不爲覈實遂增太子宮人文遂結黨轉加誣譖此六失也縱方士女巫入宮掖咨祝詛之端此七失也巫蠱獄起又委江充爲使者此八失也春秋既高意忌盡疑左右爲巫蠱致邪人之計得行此九失也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以反歸報帝遂信之發兵捕斬此十失也若太子之罪特在於不亟詣上自歸而從石德之計耳既不忍忿忿斬充炙胡猶可身之甘泉庶幾見察方且發中廐車載戰士出武庫兵發長樂衛卒是將何爲少傅不之諫皇后不之止拒丞相軍合戰五日於不得已中得已而不已是眞反矣至此罪不可貸則亡而經死非不幸也世宗意廣欲多窮兵黷武以一馬之故戰師萬里信方士之說土木大興巡遊不休民力殫盡海內嗟怨盜賊羣起富庶之俗至於蕭然釁自讒人禍延孫子接刃闕下流血盈溝其禍慘矣向使遵文景儉約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寧豈有蕭墻之變驚望思之痛悔哉

上見羣臣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甚難於改過迷而不知者皆是也知而悔者百有一人焉悔而改者千萬人有一人焉自力學反躬之士尚鮮不吝之功何況人主過而能改可謂明也已矣可謂勇也已矣然人之壯也猶可自強及血氣既衰則難於勤勵常人之情也武帝至是年已七十有五精神意慮鼓舞倦

衰而能盡知昔日狂悖之事深自悔咎一切更改雖云不敏而去逆非者遠矣彼既往之愆與化俱徂無可係執而自新之善照映方來使人反復味之歎慕而興起可爲帝王處仁遷義之法秦穆公不得專美於前矣世之議者乃與呂政等比而致疵夫豈尚論之當哉

立弗陵爲太子賜其母鉤弋夫人死左右曰且立其子而去其母何也帝曰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滛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耶

處難處之事非聖人莫能也若周公之於管蔡春秋之於哀姜是也鉤弋夫人不聞其罪以預防滛亂而殺之過矣漢武爲幼子遠慮獨無善處之道乎苟能據春秋大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臨朝播告之修著爲漢法藏之宗廟責在大臣鉤弋雖欲竊位驕恣烏乎而敢武帝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其引呂后爲戒者不知高祖有以啓之也

孝昭　漢紀

有男子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公卿雜識視皆莫敢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事未可知不疑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廷尉驗治竟得姦詐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

雋不疑言蒯聵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者非經旨也蒯聵衛靈公世子也出奔于宋而靈公未嘗有廢之之命而更立他子故趙鞅納蒯聵而春秋以世子繫之謂其位未嘗絕也蒯聵欲殺南子又忘父喪且欲奪其子輒之位當黜奚疑然輒不可以是故而失子道乃據國而爭靈公又未嘗有立之之命而發蒯聵故石曼姑主兵圍戚而春秋序齊爲首惡其黨輒也然則謂春秋是輒者考實未詳而處義未精矣又況與戾園之事非倫類乎彼據也稱兵闕下與父軍交戰正使不死而武帝有之其位亦不得有矣果來自詣但當以此下令吏收執自足以成獄而議刑不當誤引聖經爲證使世人加惑也霍光不學故莫之能辨然其言曰公卿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則格言也

蘇武留匈奴凡十九歲歸至京師拜典屬國

卜式自齊相以一言中上意遂登三公雋不疑爲布衣用繡衣薦即拜刺史武帝故事光所見也蘇子卿持漢節十九年竟不辱命考其在匈奴中對詞處義面斥衛律與李陵言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慷慨輕生易死之所爲眞志士仁人也豈直卜雋之比乎光執國大權式序在位宜加顯賞以勸其臣設不與除御史大夫猶當處之九卿然後爲稱典屬國之命謂武曉習蠻夷事實則實矣不幾於玩乎厥後招致議詔亦不虛得矣

罷榷酤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

孝昭繼統霍光受遺而改武帝所爲可乎文景躬行節儉輕徭薄賦省刑寢兵與天下休息武帝一切反之以致赭衣蔽路羣盜滿山若非晚節自悔未必無亡秦之禍也孝昭安得而不改孔子曰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況宗廟社稷存亡之大計乎然則孔子所謂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然後爲孝者則如何曰非此之謂也於父之道者謂親喪所當自盡者也於之爲言依近慕思之意也執喪三年依近慕思不少變焉可謂孝矣豈指父道而言哉然則曾子所稱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以爲難能之孝者則如何曰非此之謂也孟莊子之未繼世也必其先臣先政有爲不利於己者他人不能不改而莊子能之是以曾子稱其難也難云者猶聖人所謂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然則固不必以不改爲孝也夫姦臣貪縱政利己恐君變之則刼以繼志述事而指更改爲不忠者必引孔子曾子之言蓋講之者未明耳武王以聖繼聖故中庸美其善繼文王之志而述文王之事若宣王承厲王之烈而以繼述爲心則宣王又將流于燕而加甚矣是故昭帝之

職於先政之害民病國者義當亟改不得顧私情而稔禍患以丧敗其國家所以諫臣延年啓告於前賢良文學對詔於後雖大將軍久事先帝見其施設不敢固執惟是之從故能於海内耗虛戶口減半之後不三數年而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昭帝可謂孝子霍光可謂忠臣矣

孝宣　漢紀

蔡義相

霍光以大將軍斷國當孝昭時車千秋薨二年然後拜楊敞相蓋少昭帝也當孝宣初楊敞薨纔十日即拜蔡義相不敢少宣帝也光素以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爲武帝所識拔旣廢立在手志意遂肆丞相虛位至二年之久又擇畏事不敢言如楊敞者乃與之豈非輕視其君歟敞薨之時

宣帝初立而嚴延年劾奏大將軍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而朝廷肅然光爲是故少憚也歟夫有所畏則戒無所忌則橫與向者下殿門進止有常處何其二心哉是故君子不仁則難乎有常德也

公卿議立后皆心擬霍光女上立許倢伃爲后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久之封昌成君

嗚呼霍氏覆宗之禍終始以許后也歟宣帝側微已娶許氏旣登大寶則天下母也公卿乃議廢之而心屬光女不逆理乎光雖未言而意誠欲其然也何以知之以不封許廣漢則知其愠許后之立也妻顯邪謀蓋奮於此光謂廣漢刑人不可君國獨不念皇曾孫之嘗坐郡邸獄爲罪人耶不忌如此宣帝内不能善豈一日之積哉

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事先關白然後奏御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

富貴權利之能封殖人乎抑人保之而不能舍也霍光少即通顯事武帝二十年出入禁闥擁昭立宣制斷國命又十四年矣當昭帝時爲上幼冲受顧託之重未敢去位尚有說也孝宣壯長興自閭閻爰知小人之依其能君也審矣光雖稽首歸政以禮文而辭實未肯去則何說哉又使事先白己然後奏御是君臣易道凡有不便於己忠告於君者皆不得達罔上迷國罪已不勝誅矣况吝權怙勢又復五年使人主蓄怨朝臣積忿光而未死亦且不能免也嗟乎茍聞伊尹寵利之戒法老氏止足之言於上謙讓不受之時誠懇力辭歸守博陸子弟親黨悉令補外則帝之

春顓將十世是宥安有沉溺盈溢自取顛覆之禍哉

詔曰孝武皇帝廟樂未稱其令羣臣議夏侯勝曰武帝雖有攘四夷之功而奢侈無度天下虛耗無德澤於民不宜立廟丞相御史劾勝非議詔書大不道下獄

君之於臣有師之者有友之者有使之事我者事我者不得其直猶可自言況友之者乎諫諍禁闈腹心耳目盡帝王切磋琢磨之交也一言之違一行之非皆當矯而正之豈但從諛唯諾以順爲正而已乎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成王語君陳曰予辟爾勿辟予宥爾勿宥惟厥中歷考聖帝明王未嘗自是其云爲使人不得議也是時宰相則蔡義御史大夫則田廣明以非議詔書劾夏侯勝去猶襲秦之遺風而不師文帝求言之美也微夏侯勝以死守義則阿諛之小忠勝而蹇諤之大節瘠矣宣帝雖不從其言而終賢之亦善補過者也

霍光夫人顯使女醫淳于衍毒殺許皇后會有告諸醫無狀者顯恐以告光因曰既失計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猶豫不忍會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納女入宮

猶豫凶德乎有當猶豫者不決於爲惡也猶豫吉德乎有不當猶豫者不勇於爲善也光於此不當猶豫而猶豫故卒陷於惡惜乎其不知義也諺曰欲投鼠而忌器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況后之於帝爲敵體乎春秋誅首惡又深惡黨惡者顯毒殺許后而光隱庇之不忍舉發是與聞乎弑矣弑天下之母其罪云何手握大權制斷四海廢一君立一主妻毒皇后而署衍勿論上浸之勢不大迫乎尋即納女遂登至尊向者不封許廣漢其効又見於此矣顧且猶豫於發覺無乃本心欲背宣帝已久耶史稱光沈靜詳審而不審乃爾豈非富貴生不仁乎可不戒哉

本始四年夏四月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北海琅邪壞祖宗廟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毋所諱

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動者陽也霍氏既毒殺許后是歲春立其女居中宮光與顯偃然爲外舅父母專制內外顯也又有殺皇太子之心宣帝之勢甚孤咎徵著見山石崩城郭壞壓殺人民覆祖宗廟陰盛之變大矣而霍光不戒於宜靜而動之理夫地不能終動與天健同也其動爲反常逆氣臣道不寧之象不既白乎離權去位凋落榮寵貴而能降尚可及止也宣帝詔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毋諱而不聞端言直指變異之所由者良由畏光故爾鉗結使宣帝恐懼祗戒以象類求禮退大將軍姑遣就國其族屬婚姻皆有以善處之雖不救顯衍投毒之禍而顯禹雲山他日之變亦消弭矣然而宣帝計不出此者非其智之不及自度其才足以制之也正使光自生變帝尚不以爲難況顯禹乎稔惡以張之既成而誅之擒縱在手孝宣之術高矣然非人君之道也

霍光薨賜梓宮葬具皆如乘輿制度

惟名與器君之所司不可以假人人臣而用天子之禮是宣帝過賜而霍氏受之非也死生一理耳謂死而加以不當用之禮爲無害則生而賜以黃屋左纛亦可乎謂死者

無知正使與之蹕彼亦不能出入也則又何必加以黄腸題湊乘輿服用乎霍禹山雲生僭亂之心則亦以見其父子擇宮類人主之故是宣帝啓之也昔周王惜王章以拒晉侯之請晉侯無代德而獨於二王之命宣帝獨不取法於是哉

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而卒後詔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爲虚名云

甚哉事之難乎核實也史稱宣帝拜刺史守相考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而王成以僞增流民占田之口遂蒙顯賞後帝因問上計長史既知其妄而不追改王成詔書自是俗吏多爲虚名而趨覈名實之政其疵多矣夫所謂虚名者乃人臣聾瞽君上之姦術也爲君者深居九重堂下之事遠於千里而況四海九州之大乎故寄心腹於一相而託耳目於臣鄰欲其莫我欺也人君不好名而篤實則宰相務實而去華在下者皆盡忠赤莫爲誕謾朝廷內外歸於一實而天下之理得矣惟人君不篤實而好名也於是宰相尚華而廢實在下者靡然從風爲欺爲罔如幻如戲朝廷內外歸於一虚而天下之理亂矣實則聚斂而名曰理財用實則掊克而名曰抑兼并實則開邊而名曰討不庭實則尚同而名曰一衆志移囚於外舍而奏囹圄空水旱不以聞而稱大有年諫諍路絶則曰無事可言賢材棄廢則曰小人退聽人君樂其名良是

遂侈之誇須太平玩心燕安而不知天變譬彰地變譬著人心實離禍亂自此而起則雖家置一喙汗竹南山亦不足以掩蔽矣故爲天下國家者貴實則益隆虚則損自古不易之道也

霍氏謀反事覺坐誅滅者數十家

宣成霍侯於漢厥功茂矣叛逆之惡興不自躬顯禹雲山既伏其罪而宣帝不念大勳爲光置後不亦過歟曰宣帝之憾光多矣有三大焉嘗爲驂乘之負芒刺許廣漢謂刑人不可君國一也終光之身未歸大政二也署衍勿論三也斯三罪者衍事尤甚后而可毒於君何難帝所爲虚已斂容下之已甚莫敢與較者其防慮深矣宗族誅夷光則自取雖然光當有冲幼諸孫不與逆謀者以誅夷正其罪惡以置後報其忠勳且刑賞之施必以其類弑后謀反既已滅家立兩賢君豈宜絶世宣帝以此處之則公議允塞無可譏矣

立皇考廟

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故帝王咸師焉非師其言也師其道也其道非他也人倫也聖人人倫之至以其處常盡變無不當故也舍聖人不法而憑私臆決或取裁於流俗腐儒之口以過厚爲是則未有臻其當者若爲人後者之事是已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不敢貳尊也孟子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不爲其父母降則是二本覆載之內動植之衆未有二本物也故既名其所後爲父母則不得名其所生曰父母矣而禮有爲

其父母降其猶以父母名之敢問何說也曰此所謂不以詞害意也立言者顧不可曰爲其伯父伯母若叔父叔母降故假曰父母以明當降之義降則不可名之曰父母矣聖人制禮立法雖原人情而裁以至公爲人後者舍其父母而號伯父叔父伯母叔母曰父母或有厭情之私不致一於所後者焉故別其號降其服以裁之號呼於口服表於身則情當稱乎內矣號隆而服重與號殺而服輕而情各不稱焉則父子以僞交而孝慈之理亂矣宣帝初詔爲故太子議謚置園邑歲時祠有司奏請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故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皆改葬焉竊詳有司之言首尾皆是也而中有稱親之言則非也詔書所問故太子未及史皇孫王夫人雖包含意指有司直對太子良娣之謚可也而前據經義後上居名中特稱親爲史皇孫以中帝意豈非姦說乎夫親深言之則非父不可當若曰文王之爲世子有父之親是也泛言之則所厚者皆可以稱若曰親者無失其爲親是也有司之言果何從歟若避曰考故以親言是疎之也知其不可稱考而姑曰親以包舉之是不正名亦疎之也以其不得於言則知其不契於理既爲伯父母叔父母之後而父母之則當降所生父母而伯父母叔父母之昭昭然矣稱謂既如此則三年之喪宜降其服朞又昭昭然矣稱謂既如此服喪又如此則情之主乎內者隆所當隆殺所當殺不敢交奪於幽隱之中又昭昭然矣然而人主私心不自克也往往違禮以爲孝有司探其不自克也往往獻佞以爲忠夫宣帝之微君臣知之矣是以中言之而悼園追上尊號正名曰考而立廟焉非惟向者丞相以下上奏嗣昭帝後爲虛文假使宣帝無子立宗室子爲後見其致隆於所生心必不以爲是然則有司所請宣帝所行是弃六也乎以啓後來冷褒段猶等諂邪之奏而師丹傅喜之正議不伸於是朱博公引悼考立廟故事以惑亂哀帝舍仲尼孟子不用流害益遠雖以文章名世公忠許國之士亦不能自脫於僻違之見可勝惜哉

趙廣漢以私怨殺人有上書告之事下丞相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婢以此脅之丞相按之愈急爲下廣漢獄吏民守闕願代死者數萬人竟坐要斬百姓追思歌之

賢材之士千夫一人爲世所難得則當與世共惜之趙廣漢於丞相過矣然罪豈至死弱翁不少容忍坐以極刑雖漢法素嚴宣帝寡恩若丞相消平忿心爲漢家愛材從百姓之願或削爲士伍或免爲庶人或容其上印綬亡命而大會赦一解有詔起家既懲其愆又不廢其能魏相之德度豈不稱其位哉

上欲擊匈奴魏相曰今風俗薄惡水旱不時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二百四十二人此而不憂乃欲報纖介之忿於遠夷孔子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上乃止

魏相此疏止無名之師弭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墻之憂眞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也其尤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

者或以爲難也人之常情肯聞美事惡聞災禍姦臣率君凡天地變異夷狄盜賊危亡之形一切隱諱不以實告而草妖木恠雲物飛動悉指爲祥瑞以眩君心非惟以慰悅爲也因以自見輔佐之應前古一律其視魏相以爲如何嗚呼風俗薄惡宰相之責也而相不自欺嗚呼其賢矣哉其賢矣哉

丙吉封博陽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徒作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者君子之美行也一飯必讎睚眦必報者快士之褊心也其報雖同而有是有非不可均以爲美也宣帝之報丙吉及諸嘗有功者當矣然即位至此十有二年不太晚乎霍光旣專定策之功恩數寵榮盡歸其家他人雖有撫視舊勞誰敢出氣又况丙吉保護皇曾孫之時皇曾孫方在孩孺遷徙不常後吉爲御史大夫日侍左右帝自忘其顏貌所以遼緩也歟雖然方之孝文踐祚歷三時之久始修代來功亦可無愧矣淺夫薄子於人主曾無犬馬之力覊絏之奉尚欲因緣攀附以希富貴若誠有未分鮮不嘵嘵自明惟恐祿之弗及也此曹遇魯朱家猶不足充役其視丙吉爲何如人耶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疏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官至二千石官成名遂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移病乞骸骨上許之

以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爲榮以知足知止免於危殆爲賢此皆非君子之高致姑以别於世俗之中士則可耳而疏廣甘心以是自居何也况皇太子年未冠學未成德未立必留傳之以須日就之功不亦善乎曰此疏廣所以加人數等而古今未之知也皇太子雖未成立然年旣十二則非幼童以帝王子孫所與固異於人其資質志趣已可槩見以何齒龜之後乎此者有孝明年十二辨吏牘之情前乎此者有孝昭年十四知上官桀之詐元帝親政之時二十有七矣蕭望之師傅大臣分不薄也一爲恭顯傾陷召致廷尉而不曉其爲下獄是初無所聞識與不辨菽麥者何異借曰未知今宜知矣曾未數月恭顯再陷之獄中又可北其奏嗚呼其愚暗無能爲一至此是則其瞶瞶有素疏廣瞷之已熟殆不可扶持教詔者也是以決意去之其所謂通孝經論語者能誦其辭而已廣語子受曰不去懼有後悔知太子之不足恃審矣此豈望之所能及哉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疏廣有焉若以知止許廣者淺之乎知廣矣

司隸校尉蓋寬饒剛直公清數犯上意時方用刑法信任中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曰五帝官天下以傳賢聖三王家天下以傳子孫上以爲寬饒怨謗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爲寬饒欲求禪大逆不道下寬饒吏寬饒自剄

寬饒之死坐怨謗歟曰非也宣帝加之之詞也坐求禪歟曰非也史錄其疏云然而語未竟且人臣非毀之奚敢安敢議天下於人君哉然則何以取帝怒之深也曰上好用刑法而寬饒曰以法律爲詩書上方任中書宦官而寬饒

曰以刑餘爲周召此兩言者歟宣帝之爲人帝惡其當也是以殺之亦可謂不知自反以改其過者矣帝誠以仁義禮樂爲治而用天下之賢人居廟堂斷國論此言胡爲至於我哉凡人臣之諷議於上者言而不當尚不加罪況言之而當反殺之乎孝宣於是乎失君道矣

韓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望之按延壽在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延壽亦按望之在馮翊放散官錢百餘萬望之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持上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得延壽在東郡試騎士日車服侍衛奢僭逾制又取官銅候月食鑄刀劍尚方事及取官錢帛私假徭役使吏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坐不道弃市

揚子雲以韓馮翊愬蕭望之爲臣之自失而無一言及望之是見其一偏而忘延壽訢以反案望之者由望之先激之也兩人相訐上不直延壽則有司承望風指蕭得無事而韓獨蒙辜正使延壽有麗於法者其爲潁川黃霸因之而大治其爲東郡令行禁止而被擢其爲馮翊恩信徧於二十四縣而民不忍欺兼是三者不足以贖取官銅鑄刀取官錢假徭之罪乎而加以弃市之刑孝宣於是乎失君道矣

楊惲既失爵位作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或曰侯罪薄有功當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爲盡力有上書告文章下廷尉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

楊惲之死以兩言曰南山蕪穢縣官不足爲盡力如此而已人君行事不當於人心天下得以議之豈有戮一夫鉗一喙而能沮弭者以兩言狂易而殺廉潔剛直之士若刈草菅曾無顧惜之意宣帝於是乎失君道矣方是時執天下之平民自以爲不冤者于定國也趙蓋韓楊之死定國以爲當乎不當乎以爲當則此四臣者皆良臣也後世評者謂其罪皆應司冦之議雖有死罪尚不可殺也以爲不當則定國嘗奏惲爲妖惡言大逆不道則廣漢寬饒延壽之戮亦必經廷尉之當矣然則四臣死非其罪不特宣帝之過丞相御史執金吾皆與有責而廷尉則負責之尤者也事雖陳迹千有餘歲然是非出於人心猶目前耳

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

司馬氏曰王霸無異道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諸侯有能尊王室者則謂之霸其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顧名位有尊卑德澤有淺深耳非若黑白甘苦之相反也

帝王之德莫不本於格物致知以誠其意正心正身以正其家若夫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則自正家而推之耳內外本末精粗先後非有殊致猶百尋之木起自萌芽河出崑崙至于大海一以貫之雖成功巍巍與天地並而知遠之近則其本微矣小白重耳宋襄秦穆之徒抑有格物致知之學乎其意果誠心果正身果修而家果齊乎其輔佐之者果皆稷契伊周之雌乎其所行政事果與唐虞夏后商周之教化類乎以是考之王道霸術正猶美玉之與碔砆不可同年而語也而謂王霸無異可乎不

知霸之異乎王是不知聖學也不知聖學則其尊仲尼者亦從人云爾而尊之耳非真有見乎聖人也不然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今乃斷然著論謂王霸同途豈春秋之旨哉以此自爲故得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以此語學者故有疑孟之作而君子不史取以此事君設有人君以爭國殺其弟以私愛易嫡子以慾惑不嫁姑姊妹而曰古之聖王乎由此者豈不爲王道之病耶

鳳凰集新蔡

孝宣之世誠安且治矣然方之堯舜成康可封刑措之俗無乃尚遠有不及乎鳳凰何爲而屢至哉自本始逮黃龍二十五年間天變則日食星孛大雨雹地變則四十九郡同日震山崩壞宗廟殺人民以人事論之趙蓋楊韓四良臣無罪而死元康二年中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二百四十二人魏相以爲大故者不論他年也然則世雖安治亦多舛逆不得稱太平決矣鳳皇表太平之瑞也何爲而至哉宣帝繼武帝之後撫養百姓不興兵革親致康阜其心自喜以有窺見微意者故爭言祥瑞以侈耀之雖然所謂鳳者非也何以明之丞相霸以鶡爲神爵而神爵年號非有他異焉乃爲鳳皇而名之然則其時公以鶡爲神爵神爵爲鳳凰則鳳凰羣集非鶡而何雖名治安而未及古正使有鳳尚不足貴況非鳳耶此可破千載之疑而發一笑爲後世自欺者之戒也或曰權歸外家自王鳳始殆天以告爾然則尤當警懼者也

孝元　漢紀

以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遂委以政事

詩曰胎厥孫謀言祖考當有令猷以傳後也大雅云無念爾祖言子孫當有視倣以繼先也武帝不監胡亥趙高之事樂私後庭置中書宦官至于宣帝益加信任於是恭顯根據牢不可拔既明習文法又久典樞機即是與聞大政之臣而執進退人材之柄賢能共朝終必踈斥馴致禍亂其勢然矣使有剛明英果之君猶未必能斷然去之況如元帝闇愚懦弱者乎武帝嘗曰若後世又加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也然則曷若不爲之愈哉

徙以周堪爲光祿大夫石顯管尚書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皆決於顯

周堪與蕭太傅輔帝初政至是三已三仕可謂仁乎曰忠矣不知其仁也仁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元帝愚未嘗明柔未嘗強即位雖久猶夫人也堪雖忠直至是不聞規改之益眷眷高位又希得見反因石顯白事是欲追賊而假賊爲鄉導豈其年老病眊志不帥氣耶何其晚節之不競也若堪而仁當望之飲酖之後稱疾告致爲臣而去可也

石顯奏京房非謗政治下獄死

君臣之交有淺深交深者聖人猶存不可則止數斯疏矣之戒況交淺者乎京房事元帝纔得爲郎其分固疏遠陳考功法帝雖鄉之而公卿朝臣皆以爲不可又欲去上所親信此又丞相御史當股肱心膂之任者尚不敢易言房安能以立談而辦耶又況元帝庸懦非可仗者房不察薦

望之之戮區區以口舌獻求難乎免於盆成括之死矣房學易不明其義徒以災變占候此易之末也易曰不出戶庭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也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房乃每道所對上語於人致石顯之言得入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房言災異常中既去朝占曰涌水出道人當逐死已而不果定涌房知不免矣猶上疏以趙高方石顯冀上還己是不自信其術也故占候前知之學君子不貴焉務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語默進退之幾以不失乎時中此則易之道也

甘延壽陳湯以斬郅支功賜爵爲侯

甘延壽陳湯爲奉世矯制以成功者也蕭望之匡衡以爲不可封劉向以爲可封三人者皆名儒而議何異望之所執者春秋之法劉向所陳直謂有功當賞耳而無以破匡衡處義之正衡之言即望之遺意也向指爲刀筆可乎或曰望之難奉世之封第曰違命發兵雖有功勞不可以爲後法不聞其原於春秋也曰魯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春秋書遂以譏其專其義若曰專之而可若謂大夫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爲之蓋本有此命許以臨事從宜特不受專對之詞耳若矯制而行雖有一時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用刑蓋爲國以義不以利終不以一時之功亂萬世之法此春秋之旨望之有見焉者也劉向所陳未免以功利言耳荀悅亦云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夫功則有大小矣矯有大小乎哉如甘陳之材氣別加任使而

厚報之未晚也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三

孝成　漢紀

丞相御史奏石顯過惡顯免官徙歸故郡憂懣而死司隸校尉王尊奏丞相衡御史譚知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之義後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反揚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然羣下多是尊者

尊謂衡譚知顯等專權擅勢不以時奏白行罰無大臣輔政之義當矣而譏衡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則非也自顯居中書殺蕭望之戮張猛誅京房冤陳咸百官仄目一迹其視孝元猶虛器耳衡譚奏之以警上心豈可指爲尊臣卑君乎衡譚雖失之於前然能劾之於後固賢於終不劾者且顯緣此遂免官徙死去惡拔本少伸天下之憤衡譚居位亦少塞責矣當時羣下多是尊者愚竊非尊之言未見其是也

封五舅爲侯踰月黃霧四塞詔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博士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高祖約非功臣不侯今外戚無功而侯故天見異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優詔不許

成帝以天變爲不足懼歟則不必問謂當求象類以消弭之歟則諫大夫博士之對盡矣王鳳乞骸盍可其奏諸舅封爵追還詔書則天變塞矣既無所更改而任鳳益專是忽天變而肆行也卒之嗣子不立柄移外家豈天不告乎其自取之矣

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五人

武帝置宦官于内庭昭宣元三世因而不易恭顯之時權移人主豈易動哉至是一旦廢罷如觸燕巢天子不以爲疑羣臣不以爲非何其用力之省也政歸元舅勢隆外家故有轉石之功而無拔山之難爾惜乎其不出於成帝也故凡政事之舉措廢興不出於朝廷公議而出於權臣則其舉措廢興雖皆盡善亦不徒然必有以也

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尊坐免官湖三老公乘興上書曰尊治京兆前所稱有今御史奏尊原其所出中丞楊輔與尊有怨建書氐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臣竊傷尊無辜且尊一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願下公卿議審如奏章尊當伏誅即不如章飾文深詆害得無罪惟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以尊爲徐州刺史

是非不明於上而清議在下此亂世之所同也使朝廷所行與清議協斯則治世之事也御史大夫在漢爲三公位尊任重當爲天子進賢退不肖使卿大夫多稱其職而張忠偏聽丞輔之言誣奏材能之尹丞相不與辨諫大夫不與明使王尊吞聲受斥而去漢庭空然其無人矣向非三老公乘興懷不平之心采衆多之議伸白京兆之功績破析奏章之詆欺則一時關政終莫更改爲國之累豈小小哉三老不顧御史威權暴揚其罪而漢朝容納不加訕上之誅是誠美政然既復用王尊拜爲刺史而張忠撓輔竟不究治則又失刑矣嗚呼此非王鳳之責歟且三老之言有可取者下關後世不止一時所謂一尊之身三期之間

乍賢乍佞是也士方蒙知於君父得意於朝臣則名譽假借聲過其實與之者不嫌於失言愛之者不懲於不稱俄而弃逐則叢衆惡以歸之一如是可矣他日再用又再棄再逐又再毀至于三四而未已也不幾於戲乎此不義者一也忌很當朝不樂成人之美凡人臣有以正直忠讜獲罪者不與以是名必更變其所言易其本指播揚于外曰為讒為邪為比附為異意為歸怨於君父為徼利於後來為陰有中傷為意在離間而人君亦從而信之此不義者二也甲不幸罹咎禍乙為之白之則併乙而罪以為結黨附下以扗公論之上聞此不義者三也凡民負冤尚許雪退公卿大夫一從吏議則禁其伸理喋一得吐恐人君開悟誣罔失利此不義者四也去此四不義公行賞罰則清議在上人心服矣

劾上罷位拜張禹為光祿大夫與王鳳並領尚書事禹不自安數乞骸以避鳳上不許撫待愈厚至是拜相封安昌侯

禹與王鳳並領尚書心不自安欲退避鳳此以退為進者也何哉王商以丞相忤鳳收印綬歐血死必欲得上意固祿位推崇王鳳勿與爭權則長保富貴矣禹行此果効則商之死宜矣然位為帝師意識乃爾他日無惡乎朱雲之有請也

京兆尹王章數言王鳳誣罔不忠天子感寤曰君試為朕求可者章奏中山孝王舅馮野王可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詞旨甚哀上不忍廢復詔起鳳而使尚書劾章阿附諸侯下獄死

人君於其臣知其姦惡而不能去則不若不言知其忠讜而不能用則不若不問元帝之於京房成帝之於王章既獎其忠納其說而顯與鳳猶然在位房與章不免於死然則非顯鳳能殺二人乃元成殺之也成帝若不使章舉代鳳者章亦豈敢遽薦馮野王哉復詔尚書劾章阿附諸侯以萬乘之上自反覆其言然則臣下今而後何所遷信哉敢納忠矣甚哉成帝之不君也

王譚甍上悔不使譚輔政

母家用事自漢興迄西京之季以至於亡異哉歷世之君不監前轍而必蹈之如出一轍是何也人君不學不知其祖之義也有天下者親九族而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此葛藟之詩所為刺而仲尼有取焉者也念母孝矣篤愛於舅氏以慰其母心孝之廣矣然不止乎禮義而比父族加厚舉祖宗之天下而畀之使宗廟不祀又焉得為孝乎兩漢賢母后纔三四人而生亂召禍者始終以之產祿之際大業幾墜成帝寧不聞耶而崇貴諸舅如不足已死者尚以不使與政為慊至使賊莽設奸而盜神器其原自乎念母可不愼哉戊申之剝形三圖凡城杞之疑語予曾父自母而上由堯而來母懷愛也何代無之若可致隆加於父族則舜文之德有闕矣慈孝祖之教人治之大者也人君其可忽諸

永始元年九月黑龍見東萊

文帝前十四年公孫臣上言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丞相張蒼謂漢得水德臣言非是罷之明年春黃龍見成紀帝

召臣拜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夫五德之說始於齊威宣之時鄒衍著論始皇采用其說自當水德其言不見於經也公孫臣之言亦偶中耳至是黑龍見則其應云何或載先賢言五德之運亦有此理以漢多河患唐無水災決之殆亦若終始託於黃帝之類非聖賢之言也孔子定詩書言禮樂作春秋載治國平天下之理無不備者五運所係若如鄒衍之言亦豈細事而聖人顧略之哉

初帝用匡衡議罷甘泉泰畤其日大風壞竹折木帝異之問劉向向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況國之神寶舊畤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自貢禹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專止禹等上意恨之又以久無嗣詔有司復立自是上好鬼神方士多得幸者谷永諫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凡言奇怪鬼神及僊人不死之事皆詐偽欺罔惟陛下拒絕此類毋令姦人窺朝上善其言

天子事七廟郊上帝望于山川而徧于羣神羣神謂何等也日月星辰風雨之屬則從類于上帝矣林麓丘陵水澤之屬則包舉于山川矣帝王無妄祭無徼福然則凡載于秩典者其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及上古君臣之賢聖者與非此族也則非所當矣漢興禮廢之後先王祭法既不傳自秦以來乃多淫祀至武帝用方士言而尤盛焉皆無所經見率意建立逮于季世凡七百餘祀一歲萬七千祠其不度可知矣貢禹匡衡皆請罷之是也然稽泉臺之義不必毀撤姑存而勿舉可也劉向資氣精忠為漢賢大夫豈谷永所敢望然學少不純頗信異端溺寶秘書其所舊習全玆種祠長論謂皆有感應而後營之者何若之奏詳歟是皆出乎自飾之類以欺武帝者豈當據以為實也善乎谷永之言曰明天地之性而知萬物之情則不可惑以神怪罔以非類以求諂邪而能及此向反不及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果然矣

言者以災異為王氏所致上問張禹禹自以年老子孫幼弱恐為王氏所怨乃曰春秋日食地震或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知故夫子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聞也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此不疑王氏

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日者人君之表也眾陽所宗而受侵翳以天驗人非小變也春秋所書或妾婦乘陵或臣子背叛或政權在下或夷狄亂華皆陽微陰盛之應春秋雖不指言其事而事應具存人君知此必監於侵翳之咎克自飭正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禹帝師也今條陳日食之咎類歸之諸侯相殺夷狄內侵之遠事而不端言臣子背上政權在下之近禍謂之經義可乎且外家擅權其勢將移有心者知有目者見安得指為神怪而不語也正君臣之分杜禍亂之門收還主威答塞變異是即性與天道安得指為不可聞而不告也且曰宜修政事以善應之當此時政事之宜修孰有大於權歸外家勢降於主者乎况

數言之中兼該備見反謂新學亂道誤人不知禹所守經義果何經也然則傾覆漢宗斲喪一氏禹有力焉尚方之劒雖不得加而禹之戮終不可免矣

朱雲上書乞斬張禹帝大怒將殺雲辛慶忌叩頭切諫乃赦之

成帝一時之怒雲死有餘矣而竟赦之雖由辛慶忌叩頭切諫亦以知理義出於良心不可泯也成帝若推此心施之劉輔王章則不改之過還為盛德矣成帝在位直臣亦不為少章既死獄不可復生輔論鬼新不聞再用劉向精忠懇切如水沃石梅福朱雲披心讜論並無采納獨杜欽谷永之徒阿諛權臣乃保寵祿固欲不亡得乎哉

帝無子以弟之子定陶王欣為皇太子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以奉共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傅閻崇以為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為當謝太子入謝上左遷玄

太子趙玄之議出入私情之常也成帝閻崇之決禮典制義之公也自成帝而上至于三代入繼者亦多矣何至紛紛如此之甚哉聖王之教素明在下祇若惟義是比私情邪見無自而入焉故為人後者不顧私親安而行之猶天性也及王者之迹息天下競逐於物欲舍義趨利不奪不饜子為此至於弒父臣為此至於弒君當是時而責為人後者絕私親之顧彼反得以旁緣不孝之似而責之顧私親者至以孝自居不顧者反陷於罪辟夫父父子子人道所由立也立法如此天下之為父子者何由[illegible]

劉向言於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

劉向之論美矣而未循其本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不仁之人心非己有視聽舉履皆迷其當而何以為禮樂惟仁者所行皆理故可以為禮所安皆樂故可以為樂此禮樂之本也彼庠序之群處雅頌之聲音揖讓之威儀特其具耳無其本而有其具則舉此教人祇益趨之於虛偽之域不若不行之愈也

時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太學弟子少於是增為三千人

仲尼天縱大聖雖不得位然其至誠之孚不言之教風動而雨潤日烜而雷震者自非至愚無解孰不尊而敬之苟微有知識固將束修執贄而在弟子之列也仲尼豈養而來之哉元聖厄窮固無養人之資設有以養而後能教亦烏足以見人之心悅而誠服歟不可與有天下國家者比有天下國家則有養賢才之具矣故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此古之建學之名也人君躬行於上公卿大夫表式於下以明習人倫為要則三代教化之實也今漢廷徒能增多弟子員以隆美觀成帝則湛女色好燕樂孔光等則亂經義獻諛說忠直之士屏斥不用政歸外戚國家將傾而何以太學為哉

劉向卒

世之議者以屈原劉向相比皆同姓之臣忠言著於當時文采表於後世未易判其優劣以愚觀之向益優於原也

向歷事三帝前經恭顯擅朝後值王鳳專政殺戮忠誅之時上則正言譏刺懇懇納忠下則官雖不遷禍亦不及豈非德信有孚周身無闕耶原則褊介悻直揭揭然衆邪之中上忤君心下取衆疾昧於不可則止之道怨刺強聒無所容身懷沙赴流智斯下矣離騷之作誠曰妙才向所擬効固不能及然論篤是與華藻者乎質幹者乎

孝哀　漢紀

劉歆序諸子分為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以為九家者其言雖殊譬如水火相滅亦相生仁義相反而皆相成也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歆言九流猶仁義之相反而相成也夫仁以親親義以尊尊施之雖有等衰發端則非異道故事父孝則忠可移求忠臣則於孝子未聞相反之理也曰法則慘刻曰名則苛撓曰墨則二本曰縱橫則妾婦之道是皆五經之弃也其歸豈足要乎儒家者流固修六藝矣列儒於九家而曰修六藝之術以觀九家之言則修六藝者無所名家謂誰氏耶何其言之多舛也歆貪穎利而不端學該博而不正方之董仲舒豈直相什百之遠哉

孔光何武奏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請與羣臣雜議皆以武帝親盡宜毀王舜劉歆曰禮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臣愚以為不宜毀制可

斷大論者以仲尼為據則無失矣書曰天子七廟歆謂天子七廟是也而以七為正法以宗為變不可常數則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也祖考所當事者人之至情也或三廟或五廟或七廟禮之隆殺也有功德則宗之無則莫之宗焉是為人子孫得選擇祖考於情則逆於禮則違曾是以為

孝平

丞相御史劾奏大司馬莽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請免為庶人上曰勿免遣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者

姦人之欲圖大事者必託於正以售其不正若公道不出乎朝清議不本乎上則彼得竊而用焉召是歸之已推非歸之人不能見幾者以為誠然也哀帝不勝私情有違大義寧負成帝不忘定陶泠褒段猶董宏之媚說是從而孔光傅喜師丹之正諫不用於是王莽為大司馬先奏高昌稱引亡秦詿誤聖朝次按內令撤去幄座以抑藩妾至於避位乞骸罷政歸第復被奏劾遂遣就國於是公卿大夫多以莽為是而天下多以王氏為冤凡哀帝即位于茲二年莽他未有建明獨惓惓定陶一事再黜不悔在國五年聲譽日隆復執大柄於是用名儒平冤獄治誣告黜諸人以濟其私革漢為新自此始矣斯乃哀帝行乖禮義積失人心倒持太阿而授之莽也使哀帝抑制小孝不負大宗公道出於朝廷清議本乎人主政事修理忠邪區分雖十莽將何取噫此為來世之永監矣

上令大司馬董賢私過孔光光知上意出門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鈞敵之禮上聞之喜

孔光以經學為帝師尊重無比縱不能如申屠嘉之摧辱

劉逌猶當明言於上勿令以幸臣備鼎足卑朝廷辱宗廟則師道粗舉矣今乃降節貶禮如見所畏拜謁迎送不敢少忤光自尚賤可也如忝位何前與王根不平已爲身後之慮今見董賢有寵又形媚主之態先聖不云乎鄙夫患失無所不至又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光何忽道以及此耶傳稱其不希旨苟合不結黨友豈其少而自強老而變節耶

匈奴烏孫皆來朝是時西域五十國佩漢印綬漢以爲榮

帝王於中國無事時鮮不欲開闢土宇戰師荒外服前代之所不能服臣昔人之所不能臣以爲一時駭功自偉其伐也若漢武之於西北兩垂其勤勞費耗蓋前無古後無繼矣苟使匈奴款塞面內不相欺玩亦可以少殺疲弊之恥而伸侵侮之忿也然猶行餘二十年卒不得如志至于宣元成平無意乎武功者乃坐享其成至若渭上盛儀單于執國珍贄冠帶稱臣貢謁稽首而朝是則武帝平生所願欲而不得見者哀帝之世漢既衰矣匈奴烏孫猶不廢禮西域佩印五十餘君雖曰中國榮觀譬猶大木遠條枝葉尚茂而蠹生心腹根榦將顛矣于是時縱使九夷八蠻罔不扶服闕庭之下夫亦何補是故聖王專務治内以固其本不勤遠略而忽邇圖其慮深矣

孝平　漢紀

光祿大夫龔勝太中大夫邴漢以莽專政乞骸骨莽復遣之

莽之事無足言矣然尚有後人所不能及者彭宣耻與並列乞骸而去纔免就國中屠剛破其抑絕衛氏纔罷歸田里孫寶但其稱頌功德纔坐免官而已逮龔勝邴漢辭[illegible]又皆優禮而遣之未嘗更諷司隸舉劾加以他罪而重流故也逮德下衰險微愈甚曾莽之不若亦可悲矣

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常隔絕之長子宇懼禍與師吳章議章以莽不可諫可懼以變怪乃夜持血洒莽第門吏覺發之莽殺宇腰斬章章弟子千餘人獨云敞抱尸歸葬之

漢雖以假借母家以至於亡歸政衛氏與不歸政非漢之所以存亡者吳章之見亦拙矣借欲諫莽獨無經典可據理義可陳乃欲爲變怪以驚懼之其僻陋如此不知章之所以爲名儒致弟子千人者以何道乎章之教宇禍矣哉之事竟可爲弟子法也

莽起明堂辟廱靈臺

明堂辟廱靈臺雖見於孝經孟子詩與禮記其制作之詳不可得而聞矣後世紛紛之論所以起鄭然以理考之先王舉事動可爲憲必不如後世之妄作爾王者向明而治古之堂今之殿也孝經以爲宗祀之所孟子以爲王政之堂然則是人君之路寢猶後世大朝會之正衙也王者見羣臣覲諸侯頒朔布政皆於是焉故曰欲行王政則不可毀也齊何以有明堂僭也人謂宣王毀之者俾革其僭也孟子語以勿毀者教使行王政也則何以於之宗祀乎文王已有廟矣以季秋饗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於七廟中獨舉大禮于一廟故迎主致之明堂以配帝也祭帝必於明堂者帝出震而宰萬物猶王向明而治天下也武王即位追王文王周公制禮推本王功故以文王配帝而祀于

明堂此義類也是明堂之說也後世紛紛皆狃於劉歆世室重屋之載呂不韋青陽總章之比是可信乎靈臺則孟子與詩言之白矣獨辟廱未有明其義者以詩考之其義自明靈臺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鏞簴業莫不均調於此所論之事惟鼓鍾而已於此所樂之德惟辟廱而已辟君也廱和也古人用字通而不拘鄭康成解雝雝在宮為辟廱之廱故知廱與雝同人君有和德則天地萬物應之矣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廱無思不服者亦若此而已王制紀天子之學曰辟廱諸侯之學曰頖宮未知何所本始而云然也靈臺之詩敘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矇瞍奏公終之胡為勦入學校之可樂與鍾鼓諧韻而成文哉文王有聲止於繼伐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以戎京師亦無緣逮及學校之役上章曰皇王維辟下章曰鎬京辟廱則知辟之爲君無疑也泮水詩言魯侯戾止且曰于邁則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旨主乎服淮夷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宮焉知泮宮之爲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以爲一篇之證則末矣王制起於漢文時諸儒刺經而作然則其失已久後世既立太學又建辟廱取則於此是周時辟廱又異乎養士之庠若有兩太學者必不然矣

孔光薨

王莽篡漢雖人主失柄姦計得立然始終成就之者孔光也光受知三朝位冠百辟知莽造飾僞行內懷姦心而舉以爲大司馬領尚書事文武二柄悉以授之一罪也受莽尊崇畀其子壻傳道意旨一一奉承上奏於朝莽白行之二罪也稱莽功德可比周公宜告祠宗廟三罪也莽納女爲后光率大臣卜筮乃言卦遇父母得位四罪也及王舜奏言天下皆向安漢公之化蜀郡男子輕訟而退方之文王虞芮之事大告天下光乃稱疾避位迄無片言五罪也廷臣名重無如光者光尚如此誰復敢違致莽晏然不降階序受圖握璽光之罪不可湔矣光父烈君當漢元時力辭相位遠識高風不忝聖人之後至光而墜之是光事漢則不忠承家則不孝當年後世咸以名儒歸之顧稱其謙恭畏慎削藁不泄以爲盛德是猶愛鈍刀之不傷手而不責其無斷蛟斷蛇之利也其何用乎

吏民上書請加賞安漢公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

世亦惟莽何能致百姓譽已如是之衆也曰民雖愚而神雖神而愚以其神也故不可強以其愚也故亦可誘姦人知其可誘也於是遣八使巡行名曰覽觀風俗而上書者蠭至矣而不知民之不可強也兵甲四集社鬼不祀而誘民之詐窮矣

莽奏爲市無二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飢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

讀史至此者莫不嗤莽之造僞而笑之矣以獄訟屏置他舍而曰獄空縱遣劫殺之徒而曰無盜賊餓莩滿野縣邑比虛而不以昇報恐大平之世未免有此是口笑莽所爲而身履其事淪胥於莽而不自知亦獨何哉

莽始建國元年策命孺子爲安定公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

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

或問臣有幾曰聞孔子言大臣與具臣矣稱具者鄙之也言也然而弒父與君則亦不從豈易得哉故聖門高第季路冉求乃克當之下乎此者其將何名不能不從弒逆之事斯則亂臣已矣以漢朝觀之奏請宰衡位諸侯王上者羣臣也奏請安漢公踐祚者又羣臣也奏云劉崇等反以攝皇帝權輕者又羣臣也奏進封攝皇帝子孫爲公侯者又羣臣也到奏示即眞之漸者又羣臣也莽位既定中[illegible]將孺子下殿莫不感動者又羣臣也臣乎臣乎於斯時也何以羣爲乎愚故纘而出之以爲世戒云

以大鴻臚府爲安定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嬰語常在四壁中至長不能名六畜

甚矣莽之愚也其孩弄當世則自以爲智矣天下未有無君之時使嬰也長大一無所知不足慮獨無他人乎前四年詔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令郡國各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則漢室宗支可謂蕃矣若天命在漢此十餘萬人可盡殺耶縱可盡殺天下未有無君之嬰猶天未嘗無日也安能逆閉其途而我常爲之嗚呼莽之愚其以呂政爲師者乎

莽曰古者什一而稅則國治民富秦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置奴婢與牛馬同闌謬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今更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與九族敢非聖制投諸四裔

井田良法致治平之本也古之帝王以天下爲公視民以愛猶在乎已故均地利以子民不專其奉加以公卿諸侯選賢舉德共行此道持以悠久故法立而弊不生維持乎有餘年董仲舒欲以限田漸復古制其意甚美而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爲兼并未有以異於秦也夫自爲兼并則何以使民之不兼并又況莽賊盜有神器據府庫之盛猶未饜足多爲術數以罔民財顧欲行唐虞三代分土養民之良法是桀能施仁而跖可責禮讓也不亦遠乎天下田而以己姓包之曰王田其心爲如何民以爲如何雖然井田萬世之良法不可因莽而指爲不可行也如謂賣買奴婢與牛馬同闌緣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是亦仁政所當先者猶不可以陽虎而廢仁富之說也

莽以安車迎薛方方辭曰今堯舜在上下有巢由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說其言不強致

行可危也言亦可危也危者高也言可孫也行不可孫也孫者卑也可以高言而卑下之是爲諂也而孫非諂也可以孫言而高大之是爲亢也而危非亢也若薛方者其危行而孫言者歟故君子稱其明而識子雲之不獲其去也或曰然則子雲美新之作阿衡之比非孫者歟曰其行當危而不危則其孫也亦不能中節矣班固乃謂清節之士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彼方潔已遺汙矯正羣俗其有補於名教多矣何名爲無益於人耶

揚雄卒

子雲賢者也而有可議者論語乃孔門弟子記諸善言誠有是人相與問答也法言則假借問答以則論語且又淺

近特甚有不必問不必答不必言者此一事也易更四聖人而後備畫之足矣恐世之未達也則有文言大象小象繫辭之作上下千餘年聖人不得已也太玄則艱深其語以擬周易而無補於易千有餘年學者廢而不講此二事也雄之言曰天收其聲地藏其熱觀雷觀火爲盈爲實蓋以數知事也先與董賢同官後又臣事王莽黽勉遲留至有美新之文投閣之耻何其憒然不智耶是三者乃雄學行之大節而可指如此或者乃疑孟子而尊子雲孟子蓋如青天白日無可疑者而乃疑焉則其尊子雲者蓋亦不能識子雲也其淺近豈不有甚矣夫

道士西門君惠謂將軍王涉曰讖文劉氏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國師公秀謀刼莽事泄秀涉自殺

劉歆博極羣書先知讖文自成帝時已更名秀冀以應之豈非童子所謂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者耶既羽翼賊莽篡漢爲新又與莽通婚富貴兼極乃欲圖莽以遂其志人而如此亦犬彘不食其餘者矣先儒謂周禮非全經乃六國陰謀之書欲以亡秦而歆又補綴附會以成之凡莽所以勞弊精神困苦天下征財斂怨泥古召士者此書之用十居六七而歆當國師之號則知莽受教而爲之也總歆行事是謂漢之亂臣向之賊子而前史顧以父子與同品之何其昧於輕重之甚哉

更始諸將攻王莽殺之誅嚴尤等

莽之臣無足云者就其間擇之惟唐林公孫祿桓譚鄧禪竇融田況數人而嚴尤其最也人孰不有才用其才之爲雖功不能尊人能得所事之爲貴尤也材氣不羣數言皆驗而不見庸卒以誅死惜哉此數人者不能自拔而失身於莽也評尤者曰豈不知莽之必喪獨裴回而安待斃矣責尤不當仕莽可也既已立乎其朝貴爲將相乃欲臨難潔身自免是重罪也故范升說王邑馮衍說廉丹意欲使之圖莽者二人不從寧爲莽死蓋與尤同意也因是而論莽曰聖人之於仁如水之濕火之熱雖欲不如是不可得已所謂利仁而行者則異乎上智矣所謂假仁而行者則異乎中人矣小白重耳假之深者也王莽假之淺者也莽始者折節砥行以厲言正色矯行直道交結賢俊招引聲譽摧四父而出其右視漢廷如無人焉未聞有見幾君子逆照其姦者也及排斥定陶先罷歸第次遣就國離權失柄在莽五年外雖竊名中乃追悔比得復用於是改前日所爲忤恨者誅傷比周者登進專爲身計惟恐失之浸及異謀終於夷覆本末前後幾類二人貪利無饜至於篡奪猶不盈肶臭遺萬年自古亂臣賊子共由一轍終不戒也悲夫或謂莽既得天下諸侯賓服四夷不侵英雄豪傑潛伏未奮若能因漢制度持循弗失一切安靜不爲紛擾亦何愧於逆取而順守者則天下固且爲王氏有矣曰逆取順守者先儒失言無是道也湯武之事孔子固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何名爲逆哉既曰取之或可以逆則亂臣賊子弑父與君自古以來何爲必討而不赦哉況莽全用詐謀誑耀海內下則欺人上則欺天以此得意一時若又求保長世不罹禍敗是無天理矣

大司馬秀收王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仄子自安

天下大物也非量淺器不宏者所能舉也光武討王郎時勝負誠未可必諸將既或與之關通則不願蕭王之捷者良不少矣非光武明識大度置而不問文書經目知其姓名言語縱不形之辭色左右前後孰不懷疑人心一搖雖河北亦且不保況帝業乎此觀於乃祖季布雍齒之事能自得師不待人贊勸而喻者也或乃挾人陰私捜剔記跡稍涉疑似株連蔓引鍛以獄訟加之惡名如魏武之於崔琰楊訓者方之世祖得失為如何

王徇河內太守韓歆降

光武既出如日東升有目者可以覩矣歆不降何待然為更始守要害郡初不陳詞布義有去就進退之文金鼓一侍即遂屈服身與城守莫察重輕光武雖得河內心亦薄其為人矣于後致位三公誣歲饑凶指天畫地不能動聽以至自殺其有以夫若鮑永則異乎此矣

王北擊尤來大槍五幡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為所敗王僅得免歸保范陽初軍敗或言王已歿衆不知所為吳漢曰卿曹努力王有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乃定

光武將兵至是二年矣破尋邑斬王郎盡有河北反為一小賊所敗其失云何在乘勝輕進也夫城守而開門者雖有百萬之衆不敢入行師而遇伏者雖有韓白之將不敢過狃於戰勝忽敵而追之鮮有不敗者此趙充國所以徐行而驅之老將持重要知此也然則王遂散兵歸保范陽何也曰此光武所以善敗也始因輕進以挫吾鋭旋即臨形以張敵心此賊之所以可滅也方軍迎不見王也吳漢曰王有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嗚呼使臨心忌衆如李存勗輩聞此言漢必不免矣

世祖光武　　漢紀

諸將因請上尊號王未許會有奉赤伏符來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復請王乃即位

光武舉兵何為也哉始則為宗社復讎除去王莽既而見縯遇害更始稱尊人心不歸天下失望英雄材智雲合景從河北既平雒陽將下諸將奉上尊號光武辭避亦已再三於是焉而即位縱微赤伏符孰以為不可何必見符命然後決計乎抑使符命有劉秀之文國已當之又何必按然以為受命之徵也其後拜三公三人而二人取諸符讖以衆情敏捷纔減其一而王梁尋坐罪廢讖言安在嗚呼以英睿剛明之主親見王莽信尚符讖而躬自蹈之其為[illegible]德之累亦豈少哉

宛人卓茂哀平間為密令視民如子教化大行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名冠天下當受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司馬氏曰光武初即位求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宜其光輝舊物享祚久長也

世祖之所以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者非止此一事也尊賢下士寇恂以此說耿況矣所到不虜掠馮異以此下[illegible]

矣僚屬從事一如舊章識者以此屬心矣黜陟官吏能否除王莽苛政河北以此喜悅矣平王郎燒弃文書反仄以此毀服矣命將不必屠城略地要在平定安集之亦旨以此破散矣況觀建武政事咸有思而無數此所以光復舊物身於父長也若方用兵征伐之時他善不著獨封一循吏遽可成功此近於迂儒滯見非尚論之達觀矣如漢高約法三章則其時多寬大之政唐太宗首戮佞人則終身有從諫之美譬猶天球一擊而無琴瑟鼗鼓柷敔笙鏞相與應和則簫韶亦安能獨終九成之奏哉

諸將圍洛陽朱鮪堅守不下帝以鮪所善岑彭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白帝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若降官爵可保河水在此吾不食言鮪乃降拜平狄將軍封扶溝侯

李軼朱鮪同殺劉縯光武以計誅軼而赦鮪封侯何也初更始信諸將言疑縯軼遂與新貴合秀戒縯曰此人不可復信縯不從及更始陳兵收劉稷鮪勸并縯殺之而鮪自陳大司徒遇害時與其謀是則軼之可怨甚於鮪也光武既誅軼則亦可以釋怨矣使無軼而鮪獨害縯者光武處之當不若是也

封功臣梁侯鄧禹等

光武起南陽破莽軍功無與二更始稱帝尋授以兵光武遂自雒陽專征河北鄧禹雖與帝同鄉出然親非有里閈之恩師友之分疎非有游談之助援手之先也蕭王之至鄴鄧禹杖策追及從容畫計不如子房險難出奇不如户牖餉食補卒不如蕭何攻城略地不如曹參幾一將兵入關又爲赤眉所敗而二十八將禹顧居首當時無異議後世無貶詞光武何取於禹而禹何以致之也曰禹初見帝時勸帝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此數語者自李通耿弇賈復吳漢皆未之嘗言且任使諸將各當其材此固高出諸將之右矣一日帝披輿地圖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如何禹曰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小大是又非諸臣所能及雖伊周之從容告其君者不過如此嗚呼此光武所以深知而禹之所以自許者乎以此而圖形雲臺藏名次定爲東京元功真可無愧矣

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强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功臣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

古之亡國皆以無道帝言是也未聞以地多而亡者則有中否焉先王分土三等自百里而殺柄制輕重足以有邦小則財賦甲兵亦能自守大則禮樂征伐不得僭行自唐虞迄三代襲爲成法漢初既不能復光武再造宜稽古以有爲因丁恭之言詳立善制而又率意所欲苟簡建置且是時以功勳錫茅土豈皆有道之人耶土宇既廣所入既厚滿而不溢誰克臻茲故聖王之法必關盛衰焉

帝以陰貴人性寬仁欲立爲后貴人以郭貴人有子不肯當乃立郭氏爲皇后子彊爲太子

陰氏之納本帝所屬心郭氏之爲夫人蓋不得已耳況陰氏又在先耶陰氏雖以郭氏有子而讓帝原初心論先取

賞有德忍不得已之意而立陰氏郭亦何由生怨而他日廢立之端息矣光武明略筭鮮遺策而獨誤於此惜哉

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太守寇恂戮之復過潁川謂左右曰我見恂必手劒之恂知其謀敕屬縣盛供具以待後一人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歸復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復先在坐欲起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於是極歡而去

議者或以賈寇之事擬諸廉藺者非也廉藺之釁先起於頗相如降心願即引罪此所以爲賢也賈復不戢部將殺人他境寇恂戮之天下之惡一也使復明達必且謝過乃更蓄忿欲手刃之逮至帝前然猶吞[illegible]然無責己訓教不嚴之意待以禮而避其鋒恂則得矣然豈可與廉將軍班也帝當先以曲直曉示使復[illegible]詞然後[illegible]歡釋則尤善矣

馬援謂高帝無可無不可

無可無不可孔子自謂之言也以五字成文當還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而求其義設有人焉辭世絕俗無一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美亦孤介一隅之士耳設有人焉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美亦委隨苟合之人耳謂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非固也謂聖人無不可而無可則非流也言之如平常而行之實未易蓋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德盛仁熟自然發諸言語非可以淺心小智窺非可以常才近用到也古聖人有同是道者堯舜文王而已矣後世欲狀人之通儻不泥者必曰無可無不可窮究要歸則纔足謂之無不可耳援亦稔於衆所常談未嘗深考仲尼之微旨不足怪也學者則不當爾矣

大司徒侯霸聞太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既至不及以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耶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凡人致位公卿罔鮮以薦進人才爲事其有能旁招遠取列于庶位者往往以常情待之或名人望士則度其志在於用也或故舊所識則以爲有求於我也苟命以官榮以位斯足矣吾固無求於爾爾亦默默不必強聒于我也寧復有諮詢之意求益之心哉閔仲叔慨然以身爲辟士之法明士之從召者非必皆爲利祿也其所以警動多矣

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東海王良山陽王成至京師

美哉光武嚴陵君臣之際也高平范仲淹論之曰光武於是時當屯之初以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子陵於是時當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非光武不能遂子陵之高非子陵不能成光武之大也先君子有言自古創業垂統與增光前烈之君待遇臣下恩禮雖一然嚴威儼恪常施於爪牙介胄之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巽謙屈常施於林壑退藏之人以勵其廉請無求之節故能篤馭人才表正風俗漢高祖立能召齊王田橫於海島之中而自恨終身不能致四皓世宗倨見大將軍青至於[illegible]奏事或時不冠則走避帳中使人可其請光武制御功臣不少假借而詔徵處士嚴光等或陛見帝庭伏而不謁或

使者刑賂不行說事雖博士范升有請上求高邑之奏帝不以爲然吝從所志夫此三君内平四海外龔單蠻可謂英雄豪傑之主矣然高祖之威行於暴秦强楚而不行於四皓世宗之威行於匈奴西域朝鮮兩粵而不行於汲黯光武之威行於尋邑王郎赤眉銅馬隴蜀之君而不行於嚴光周黨王良王成惟公孫述獨能行之述招聘李業之流怒其不至或劫以兵或飲以酖或滅其妻子疑若最能行其威令矣然述之威能行於李業而不能行於吳漢何也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反是道者難乎免於亂亡之禍矣先儒或因呂望同載之事而論子陵謂聖賢遇合蓋自有時絜身亂倫非所取也此未足爲知光者王良友人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爾肩不憚煩也嗚呼雖爲良故人發此言其所藏亦衆矣惜乎史失其名其賢矣哉

建武六年詔曰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今户口耗少而官吏尚繁其令省減於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傳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亂之爲言治也治民之亂也堯舜及三代令王與後世仁明之主未有不由斯道者惟不知所職無意乎民則疾痛寃苦不以關心又爲虐政暴賦以殘之其事固多而尤甚於不爲官擇人也以讀書干禄者設科場以官人以爲子孫計者許任子以官人以胥史積勞而官人以惟廣恩寵而官人以入貲粟而官人以納交貴勢而官人以聚斂而用掊克者以不欲聞過而用諂諛者以快怨讎而用讒誣者以樂攻戰而用殺伐者以好遊畋苑囿而用捷給者以務爲無事而用闒茸嵬瑣罷軟不勝任者於其間又隨人欲以牽親舊族婚嫁生理便不便爲請者如此十餘條其何所爲耶其爲民耶其爲身耶僚曰爲民則此十條民所甚病僚曰爲身則稽之經訓驗之往事凡爲是者未爲致福以召禍也然則君可不深致意於斯以此十餘條之人俾爲守令行勸課農桑蕃息百姓之政猶食饗之禮姑設太羹元酒以爲不忘本始之義觀而厭飫飽足者自繫乎窮口腹之欲備物盡之義豈爲禮哉故王莽建諸侯千有八百人附城之數亦如之俸禄不給取足於民立召土崩之禍光武初起甚拘滯俗見必曰當不吝爵禄收新附之心不當省約負位失士夫之望也即位既六年矣天下向平是又常人欲增修文物粉飾治具之時而乃獨見遠覽併縣國損吏員其後文書調役亦從減省天下晏然不知勞擾猶畜魚而裕其水牧羊而豐其草也可謂深知人主繼天之職矣赫然中興不亦宜乎又按此詔六月所下歲十二月即詔以往者師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税今糧儲差積其令收田租三十税一如舊制嗚呼人君意在斯民則其見効之速如此此孟子對齊王所以有不爲之論也

日有食之詔上書者不得言聖

日食有常度光武豈不知也而仰畏譴見深自抑損行人君所不肯行者可不謂聖乎常久之情鮮不誇己造大縱不自形於言聞人譽之亦終不惡也所以然者非内不足則識量狹爾曾不思過情之譽於我何加今夫斤斤爲譽

貶之過矣然於心則無損崇猶爲關稱之過矣然於猶則無益故君子自修而已有其實者名必歸焉伊尹周公人臣之師上有大志者固以是自期也然人謂我曰子伊尹也周公也則赧然而辭之歟抑偃然而居之歟歉然而辭者其心未爲不仁也偃然而居之則羞惡之心亡矣夫伊周聖人也而我冒之以自張亦嘗以彼所行而參諸己耶果天民之先覺耶果有動罔不吉之德耶果能格其君縱欲之故耶一夫不獲果如己納之溝耶厥后未爲堯舜心果愧恥耶果能多才多藝而不驕不吝耶果能吐哺握髮以來天下之士耶果能思兼三王憂其不合耶果能膺戎狄懲羣舒以寧百姓耶果能制禮作樂攷度量而天下大服耶反求諸己苟一物不稱則伊尹周公之名非我所敢當矣其如王莽以周公况己不若霍光不聞有伊尹之爲賢也斯爲大臣誠明此道則能交修君德使君亦不自聖欲天下平治不可得矣不然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詩人所以譏衰周之君臣與夫聖者無不通之稱聰無不聞明無不見思無不得動無不中言必可道行必可法貫三才備萬善至神妙物與天同功詎可輕易而居之秦漢之君實則不至乃多修心行義寡薄而曰聖德謀猷乖謬而曰聖謨苟有小益於時而曰聖功光武豈務矜飾見而羞爲之故因日食而下此詔其所以修己格天超出百王之表可爲後世法矣

帝與鄭興議郊祀欲以讖斷之興曰臣不爲讖上怒曰卿非之耶興皇恐曰臣未之學無所非也

讖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世得三十卜年得八百此知來之的者也易道既隱卜筮者溺於考測必欲奇中故分流別派其說浸廣要之各有以也易道所明時有所用知道者以義與命理行則行理止則止術數之學蓋不取也光武早歲從師長安受尚書大義爽攷其行事蓋儒流之英傑也何乃蔽於讖文牢不可破取王者父天故祭天于陽位報本反始所必當爲者但承秦之後古禮散亡漢家舊章又困莽亂則宜詔學士大夫考古定制奉以周旋者讖何爲哉讖何爲哉鄭興身遇明君當極論其非以解主惑一被詰責遽出孫言君子非之

諸將大破公孫述帝欲其降詔諭之曰今若自詣則宗族可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述終無降意

光武於叛亂劇賊或自擊滅或命將討平之文誥之詞鮮矣惟待隴蜀二方曲盡誠意當其垂亡尚頒詔諭非囂述執迷不返亦不窮竭兵力必禽之也光武真長者哉

功臣鄧禹等皆以列侯奉朝請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

二十八將之中平時專以攻城略地着戰鬬自名者既偃甲兵是誠不可使臨民而受政也若鄧禹賈復寇恂朱祐祭遵卓茂之徒則皆公輔之器宜爲宰相平章大論乃一切待以功臣不復任用諸人雖有經國遠猷不在其位豈敢自陳耶又從漢三公乃成周六卿之半聞三公無其人則以冢宰兼師保之任矣未聞使司馬司空司徒而居坐論之職也且既名之爲公雖六卿之長所治不得班焉況以百

官有司叢脞之務責之是漢朝有事而無政也豈非倒置之甚耶且以大司馬大司空大司徒爲三公者莽制也而光武不知革安在其嘗受尚書乎

大司徒韓歆好直諫於上前證歲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帝怒免歸田里復遣使責之歆自殺

歆爲大臣面折庭爭職也然於君父之前指天畫地以信其說則過於直矣光武若能康色受之不亦美乎斥使去位罰已甚又宣詔責之是不欲我殺之而欲其自死也彼聞詔而死亦何異於我殺之哉殺諫臣者必亡其國而光武不亡何也曰光武躬討亂賊立君臣之義克復舊物盡子孫之孝變亂爲治以致隆平功既高而德亦厚矣故雖過於韓歆之戮未足以傷其大全也且在位三十三年詳考其失不過八九條封子密廢郭氏移太子殺韓歆斥相譚貶馬援信圖讖行封禪黜呂太后而已雖衆美盛多然此八九條者亦深爲仁明之累不若俱無之爲善也是故行無不善而後王道備稱聖人矣

大司徒來歙坐前守汝南贓罪千餘萬下獄歙世受尚書八世爲博士諸生守闕求哀者千餘人竟死獄中

學貫乎行也歙爲二千石而有贓千餘萬不知世授尚書傳而習之者在書一篇何等也汙行莫重乎竊賄國法莫嚴乎主贓故歙雖八世爲博士諸生求哀者數千人而帝終不赦歙誠不足恤所以深警乎有位非不恕也

懷縣李子春殺人懷令欲殺子春趙孝公良寢疾上臨視問所欲言良曰素與子春善願乞其命上不可良薨帝追思良乃貰子春

昔武帝既許隆慮主入錢千萬豫贖其子死罪已而恐上無以見高帝而下負萬民遂食其言斷則斷矣若初以曉主亦爲輕諾之無戲乎孔子曰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光武臨之故作叔父良之請而李子春竟得免死者其孫殺人非昭平君殺傅之比也處事若此何善之如

帝置酒樂宗室諸母相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惟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笑曰吾治天下亦欲用柔道行之

君道則天而不可過於剛故不耀威武不峻刑誅降心以受言溫恭而接下凡此所以濟其剛也臣道則地而不可過於柔故不爲利回不爲義疚君不義則必爭道不合則以去凡此所以濟其柔也此所謂天道下濟地道上行上下交而其志通君臣之正理也若君一於剛臣一於柔則驕亢暴戾之勢行卑陋苟媚之態生而君臣之理亂矣光武爲布衣憤憤懷復社稷之慮既平賊寇又值羣盜四起焦思勞體以屈衆智東征西討得隴望蜀季秋混一而後已非剛德則天下何能致此然性傷嚴急故尚追促致日月失行下飾詐僞朱浮以此諫於前鄭興以此諫於後又使司隸督察三公而陳元復陳寬大之說以王莽苛察爲戒帝皆納用自是留意柔克之政而有柔道行之之言所謂知柔知剛惟其時物濟其不及以泄其過無過不及以趨於中情性既治王道成矣使光武於羣雄帝王邪僭號芳步鄲踞隴蜀不賓之時一以柔克待之其不爲人所啗幾希夫過剛固非全德然君而不剛則失馭臣之柄或蠱

拱偷成無所可否或重違其意黽勉順從或爲宴樂聲色玩好所移而不復省察或爲強大形勢利害所脅而不敢進退陽剛方屯正當取法乾健乃又從而諷以光武柔克之事尚謂吾君恭己撝謙爲不足也亦以異乎朱浮鄭興陳元獻替之忠矣

張純朱浮奏議禮爲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四親廟以先帝四廟代之戴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爲元帝後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宣於太廟成哀平於長安春陵節侯以下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

建武二年始起高廟于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明年立四親廟于洛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至是張純朱浮戴涉請除四親廟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爲元帝後乃詔祀昭宣元於大廟成哀平於長安春陵節侯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守令長侍祠此光武中興之廟制也夫孝成而後三世無嗣王莽篡時漢祚既絶光武掃平禍亂奮然崛起師祖高祖而帝四親非與哀朝尊崇藩統同事於義未有大不可者一聞純等建議斷然從之曾無留難章陵四祠蔑有其等彼何所爲而然耶寡鳳之譏既不聞於當年失禮之議又不生於後代以是較之直哀過舉益明而禮所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而不祭豈可違而不守哉

郭后廢太子彊不自安數懇上願備藩國詔曰春秋之義[illegible]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illegible]久違之其以彊爲東海王陽爲皇太子

夫婦天倫也妻而失德可黜乎曰可古之人有行之者仲尼是也則如刑家何曰可黜者謂失德之甚者也父子天性也子而不肖可廢乎曰可古之人有行之者帝堯是也則如義方何曰可廢者謂不肖之極者也失德未甚不肖未極則聖人處之亦未至於絶也郭后寵衰怨懟亦婦人之常態而太子彊過失不聞於中外光武以是焉黜而廢之違道多矣而謂彊無所左右者豈其然乎且陰郭二姓皆非貴族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貴無立子以貴之說也借如立貴者彊非后子乎蓋不若於義故不得於言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則是非得失之分不待辯而自明矣

太子舅陰興禮賢好士門無游俠與張宗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與張汜杜禽厚善知其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世以是稱其忠

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惟克治私心務契公理者能之君子而從事此道其可以爲世宰衡司人主黜陟賞罰之柄矣愛而不知其惡則爲欺爲邪爲盜爲亂時所鄙弃而頑恣睢者莫不得愛而富貴尊榮之憎而不知其善則爲賢爲智爲忠爲直衆所推稱儁特英發者莫不取擯而貧賤僇辱之天下國家之所以廢興存亡惟善人與人用舍是繫若愛憎如此雖伊尹周公無救亂亡之禍未爲[illegible]興貴戚也茲事則百世之師也

太子太傅張湛自郭后廢稱疾不朝強起之爲司[illegible]

篤乃止

以官有常職論之皇后廢與非宮傅所當知以事君之義言之天子以失愛而廢后雖具僚猶當諫又况毋愛則子抱巢傾則卵覆此張湛所以身居羽翼之任當郭后之廢即不欲仕歟然則不諫何也度光武之意不復肯回也稱疾去宜不以三公夜其義張湛有焉

劉昆爲江陵令縣有大災昆向之叩頭火即滅後守弘農虎負子渡河帝異之拜光祿勳問何德而致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曰長者之言命書之

物象之應或嘗以是致之或復爲是而不能致蓋難必也以爲必可致則於推而近誣以爲不可致則感格之理息矣旦歲有水旱或祈而得之或禳而去之鮮不裕然自足以爲精誠所致者蓋未知劉昆偶然之對也其言也朴而文淡而味君子哉若人

武陵蠻叛馬援請討之帝愍其老未許援被甲上馬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遂遣之

人臣用舍進退當於義則已矣援得事世祖既二十年自用人論之位不稱才爵不酬忠光武非簡賢者必以其女爲太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援以重任也自致身論之鋤先零守隴西出塞漠平交趾勳勞數掌亦既勤止固非尸祿素餐無報効者然年齒衰暮旅力既愆則可以乞身于君告老而去馬革裹尸之志雖曰壯猷不幾於漂婦之所爲乎卒使讒言得行主眷不終此君子所以貴於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也

初馬援在交趾還書誡其子弟曰杜季良豪俠好義吾不願汝曹効之効而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季良者杜保也與梁松竇固善會有言保爲行浮薄亂羣惑衆馬援萬里還書以誡子弟而松固與之交結扇其輕偽敗亂諸夏帝責松固二人叩頭流血得不罪保坐免官松由是恨援及討武陵有兩道可入耿舒欲從充道援欲進壺頭上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不得進會暑甚士卒多死援亦病舒歸罪於援奏援進留失利上使梁松乘驛責援因代監軍會援卒松因是搆之上大怒追收援印綬援妻孥皇懼不敢以喪還

梁松坐馬援書叩頭流血帝所親見也而使之乘驛責援代監其軍獨無他將可遣乎何慮之不精也且援請營壺頭耿舒請從充道兩事俱上帝從援策尋復聽舒咎援失利誣陷之言又自松口帝平日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乃於此舉屢失事宜得非春秋既高智有所困耶不然有臣如援而不保終其爲君德之累豈小小哉

初作壽陵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壠同

樂生惡死者人情一也惟聖賢則無貪戀之心知生不可益死不可免故也或者欲益生而免死所以亂於禮也漢世天子即位豫建陵廟唐已不能及矣光武幸南陽宗戚丐復十年帝曰天下至重日愼一日敢望許久耶及壽陵初作即有迭興之念此皆理所必至而人所諱言者明達如是宜其永終天祿享國久長也

上問誰可傅太子者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宜用天下之賢材帝稱善即拜佚爲太傅桓榮爲少傅

張佚之對述疏廣之意耳謂太子當師友天下英俊則可

矣而陰識自賢曷也惟賢兆用不以親發參置衆正豈不尤譚桓榮蓋亦受經飾行之士知道則不也是亦夏侯勝之徒歟勝曰士患不明經苟明經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榮陳其印綬車馬誇示諸生曰今日所蒙稽古力也嗚呼明經而取青紫稽古而得印綬自兩漢名儒已爲此言聖門大學曾無識者舍此從彼流弊益深可勝嘆哉

中元元年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九之後會命岱宗乃召梁松等按讖文言九世當封禪凡三十六事於是東巡辰燎祭天于泰山下南方羣臣從用樂如南郊事畢御輦登山更衣晡時升壇北面尚書令奉玉牒檢天子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再拜下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羣臣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緯書原本於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尤紊於鬼神之理幽明之故夫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者不能識自孟子而後知道者鮮矣所以易惑而難解也斷國論者誠能一決以聖人之經經所不載雖有緯書讖記屏而不用則庶乎其不謬於理矣登封之事原本於柴燔而失之者也詩書紀巡狩而柴者記所謂祭天也至于岱宗陟其高山云者記所謂因名山也有山則因以爲高無則于郊而壇其義類一也又有大事而告于上帝者武王克商始有天下故柴望而告也舍此則瀆矣記以饗帝于郊與升中于天爲二事則傳者之失也然則七十二君之編録詩書禮典略不經見寧有是事乃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文武成康昭宣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故前世論登封者莫善於許懋惜乎世祖之臣智不及此陷其君於過舉而不得聞也且世祖享國至是已三十年四垂無虞中土寧謐其心浸滿是以告功皇天明示得意而不自知其多失也不法唐虞三代而法始皇武帝一失也按讖文九世當封禪則孝成之世今乃自綴於元帝而削去成哀平三君二失也玉檢祕文人不得見是必祈求永年三失也前年拒羣臣之請謂百姓怨氣滿腹吾欺天乎豈有治天下三十年民怨未除纔後兩歲即已歡洽此四失也勑戒郡縣有上壽稱美者必髡令屯田詔墨未乾乃自令梁松等討論故事此五失也奉高后配地祇未幾黜降廟主歸于寢園此六失也即位改元終身不可改而又改之此七失也凡此七者人君舉動之大節而疵病如此惜乎光武勇智出倫而學問不足也或曰何以逆料玉檢之爲祈求永年曰以改元曰中元則知之雖曰景帝嘗爾然景帝復有後元亦可驗其不以終事爲諱也光武年及耳順方建中元則意在於生不言而自見矣其視向者對宗族乞復之言壽陵迭興之詔即已大異蘭徵所謂人心無常詎不然哉夫元一也乾元萬物資始坤元萬物資生既已始矣不可又始也既已生矣不可又生也人君之元即天地之元謂始元初元中元後元者不識元也不識元則不能體仁猶曰始仁初仁中仁後仁則可乎不能體仁則於長人之道率而中者有矣其不中者又可勝數耶

帝信讖文用以決疑桓譚諫曰先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無怪誕也蓋天道性命聖人難言子貢不得聞況後世

之儒乎今巧慧小才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人主可不遠哉帝大怒曰非聖者無法當斬譚叩頭流血久乃解貶六安郡丞道病卒

父子君臣之倫禮樂刑政之具以至取予之一介交際之一言加帚於箕之儀捧席如橋之習無非性與天道也謂此非性與天道則人所以行乎父子君臣禮樂刑政者是皆智巧僞設土苴粃糠之迹而性與天道茫昧杳冥無預乎人事此豈五經所載孔孟所教耶韓愈謂軻死不得其傳信矣栢譚以此曉世主宜其言之不入也孔子曰非聖者無法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可以當聖之名皐陶稷契伊傅顏孟之徒抑其次也讖書不出於此十數君子張衡以謂出於哀平之世虛僞之徒要世取資者也而光

武方以聖尊之且欲斷戮正士莫大之惑可為來世之永監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三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四

孝明　漢紀

永平元年帝朝于原陵如元會儀乘輿拜神座退坐東廂侍官並神座後大官上食太常奏樂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及民所疾苦後以為常

送死之禮即遠而無近至于葬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尊精于廟享而已矣蓋葬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理義盡也既已送形而往安于地下迎精而反主于廟中而又致隆於陵園如元會儀上食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是反易陵廟之理以體魄為有知虛廟祏而不重設復寢廟中之主而祭於陵所皆違禮也夫衰

葬即遠豈得已而為之不可沐浴而不斂也故為之斂不可斂而不殯也故為之殯不可殯而不葬也故為之葬皆為中制以節賢者之過而引不肖者之不及也若遂孝子思慕無窮之心則葬之之不得見曷若存之於殯之為近殯諸客位之為近曷若勿斂勿浴勿飯勿含之可以稱吾之不忍也原情至此則大聖至愚均於不行故不若循禮中節之為當也明帝此舉蓋生於原廟蔡邕不折衷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情豈有既哉使明帝移此情於四時太廟之祭籩豆尊彝鼎俎惟禮之循而兢兢業業監于光武成憲損益修明之期乎至治其為孝也雖聖王何以加諸

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上幸辟雍遣使者安車迎老更

于太學上俟于門至堦上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五更南面禮亦如之

詳此禮即太學與辟廱相去亦非近地以帝幸辟廱遣使者安車迎老更于太學則知之矣是則漢世辟廱不爲養士之所顯宗以迎老更而至焉非此時也則黌宇之設遂虛之耶商周存先代之學故記言養國老於某庠養庶老於某序且食三老五更於太學矣不應以爲未足又建辟廱也觀顯宗尊師之意多儀及物數千百年鮮有其儷可謂人主之高致帝王之盛節也惜乎桓榮受授一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微旨大義故其君德業如是而止若使子思孟軻之徒遭遇此時得行所學則二帝可三而三王可四必矣

圖畫中興功臣二十八人於南宮雲臺獨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

堯舜禹之世則四岳九官十二牧成湯之世則伊尹仲虺萊朱巫咸成周之世則太公周召君陳畢公迭居師保而閎夭泰顛散宜生南宮适亦在高佐漢高之世則子房爲畫策臣而蕭何王陵陳平周勃皆受顧命東漢則此二十八人同時奮庸猶車轂居中三十輻各以其力旋也蓋大厦非一木之支太平非一士之略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伊尹周公之相湯武蕭何鄧禹之相兩漢雖曰位冠羣后未嘗不推引俊賢同心協力以濟王業也惟飛廉惡來李斯王莽之徒則嫉疾學士隱害忠良媢嫉怙權惟知有己而其以意氣燄固亦嶄然獨出無敢班者雖其一時黨與借勢取寵心固非之得間則亦吐發憤懣以相沮齬不願與之伍也豈若古之賢臣公心直道濟濟致身生都榮名死有顯號者乎噫可謂不善擇術者矣馬援雖劣於高密侯方諸冦祭馮耿豈遽出其下乃以后戚不與功臣之列本欲示公於天下不知乃所以爲私義不當隱者聖人猶自序其績豈可坐椒房戚屬而掩烈丈夫之大節哉

詔曰先帝禁上書言聖而閒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者尚書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嗤也

顯宗此詔何其見之明也夫是非善惡人皆有之彼諂子非病狂失性人貌而獸心也其是非善惡固未嘗亡特不能自克惟利之趨以求合耳其睢盱側媚以爲容言所不當言以爲親英明之君正直之臣必不受也以其是非善惡未嘗亡故外方諂人内已嗤之或者悅其諛而不悟其嗤則愚暗亦甚矣光武禁言聖顯宗抑虛譽皆可爲帝王成法若有違令者重取斥焉則善之又善也

帝聞西域有佛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來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其道者號爲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楚王英最先好之

西域距長安幾萬里顯宗何以知彼之有佛歟自武帝開西南夷通身毒國其時已有善幻者至長安妖巫方士類得其術變幻詛祝無所不爲而巫蠱之禍所由起也然此

特佛學之粗者今漢史所載云其書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謂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修練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此十數語略盡其大槩矣若顯宗果自得師明古帝王之道固不遣使求之就使已至必能鑒是非邪正之辨焚其書歸其人逆閉其塗以防其爲天下後世之禍也至于今千有餘年其徒浸多治其術益至而文字浸廣淺智狹聞之士讀之如以葉舟泛滄海誠不知其涯涘君子欲一以窮之固亦未易爲也然天下之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苟挈裘而振領又何患乎不能明也佛者之言其道也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今夫人之所以爲人異於禽獸者爲有夫婦父子君臣也敢問茲三者性耶非性耶若以爲非性則佛固人耳不能舍是三者而有已也以爲性耶則何乃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爲心也且自後其道以爲廣大慈悲無與對者故毒如虵虎微如蚊虻皆所憐憫捐身以飼之割肉以啖之無所顧惜誠亦廣矣大矣慈且悲矣而獨於夫婦父子君臣則必斷弃除舍不得與虵虎蚊虻爲比則廣大慈悲又安在哉夫其書論浩博千章萬句羅絡周密自相救護亦何必一一致詰直以是觀之則判然如白日中天物無隱形矣豈非異端小道詖淫邪遁不可不關者乎

廣陵王荆謂相工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三十可起兵未相者告之詔不得臣屬吏民荆又使巫祭祀祝詛事發自殺

甚哉孟子沒聖學不傳帝王之英武者知削平禍亂其寬厚者知愛養百姓至於兵甲不用户口滋殖庶而富之則功用極矣未有能明先王之教以善天下者也設有爲文具不過廣染師弟子宮室養士數千員而已至於子孫支屬則置諸富貴驕侈之地尤不知教或乃材智有開爲善得舉反蒙忌疾至被勦除惟碌碌狗馬聲色閒自同豢養乃幸無事若夫頑嚚亂賊者則按法行辟貶削誅絶之而已豈不違天理哉故光武使中郎將鍾興授諸王春秋善也興之學不傳於後世不知其有益於諸王否歟學經者必得正術又優游涵泳久而後成非一日講之頃暫知之遽能有功又不知諸王之受於興者日月淹久如何也不然春秋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而廣陵王荆楚王英皆以悖逆相繼誅死何昧昧於春秋也明帝又自好學宗室貴戚莫不從師受經獨東平王蒼天姿粹美克自樹立其餘因師學而成材者寂無稱焉而無君之刑數施于諸弟曾有君子斯乃取斯其効相遠如此然則師道不立教化不明豈非國家之急務人主所當躬率者哉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其後汴渠東侵兖豫百姓怨歎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詔發卒數十萬遣景修汴渠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費以百億計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

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文士考禹貢言兗都冀州居河下流而八州貢賦重於用民力故每州必記入河之水獨淮與河無相通之道求之故迹而不得乃疑汴水自

禹以來有之不起於隋世既久遠或名鴻溝或名官渡或名汴渠大槩皆自河入淮故淮可引江湖之舟以達于冀也今據後漢書則平帝時已有汴渠曰河汴決壞則謂輸受之所也至是發卒數十萬修渠隄則平地起兩岸而汴水行其中也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洄注則以節制上流恐河溢爲患也是正與今之汴渠制度無異特未有導洛之事耳史曰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爲鴻溝下疑其爲官渡者恐未得其要官渡直黄河也故袁曹相距沮授曰悠悠黄河吾其濟乎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横亘南北故曰未得其要也獨所謂自禹以來有汴者此則不易之論也

楚王英謀反事覺自殺

事浮屠道莫如楚王英最先而取禍亦最速且大獄追逮遍天下徙死者已千數而繫者尚數千人考驗無實猶被禁錮者亦五百餘人是時天子震怒獄吏皇恐諸所連及一切陷入無敢情恕者雖因寒朗懇切上言馬后勸止於内多所理出然終帝之世錮者不釋徙者不還中外羣議皆以爲冤塞之氣感召災變夫一楚王英得異教於沙門必不至如後世之盛也其所好者特粗迹耳既以自殺又延及無辜囹圄刻深生死怨痛本欲祈福而反得禍又況深窮其說以爲微妙了心見性而不能逃殄滅彝倫之罪者其所陷溺可勝計耶

耿秉說上擊匈奴從之

匈奴自建武二十一年之後旱蝗飢疫衰耗敗破國分爲二非復昔日之患矣至明帝時四垂無事匈奴不過一部冦邊其害小也明帝不遵光武舊規遽信耿秉巧説爲大發兵數道並出往往無獲空還致名將祭肜自殺而竇固又使司馬班超使西域出奇降鄯善于闐復通西域三十六國由前言之則開邊生事由後言之則矯制要功皆春秋所禁王法所不與矣

孝章　　漢紀

上欲封諸舅太后詔不許

明德之詔善矣而終曰吾以未踰三年之故又吾家族故得專之若陰陽調和邊境肅静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復關政矣詳此言是已有許封諸兄弟之意使無此言他日有司再請帝必欲行太后亦不能固止之況自開其漸乎長孫后識之當矣

皇太后馬氏崩帝既爲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爲外家故賈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族無寵榮者

自世俗論之章帝不知爲賈貴人所出如是焉可也既知之矣而貴人不登極位賈族不被寵榮無乃太薄乎及太后既崩勢無所嫌少伸恩禮亦何不可史氏顧稱馬后與帝母子慈愛始終無間又稱帝奉承明德盡心孝道未有以踈簡賈族爲譏者豈千有餘年皆無知禮之君子乎不然章帝免於譏議亦必當於理矣

初明德太后爲帝納宋貴人生太子慶又納梁貴人生肇竇氏有寵於明德竇皇后無子養肇爲子而譖陷宋氏詔廢慶爲清河王立肇爲太子宋氏自殺

國家將興必有淑德母妻無妬忌之行古先一軌也馬后奉承陰姑纖芥不失母養章帝慈愛與賢此竇后之師矣宋梁二貴人既皆有子宋子又兄也且已正位東宮竇后歉己無出等能撫養但加意太子長育隆就之豈不安於養梁氏之子乎而乃譖害姪娣動搖儲副廢長立幼以成其私章帝不復辨明一切從順父子夫婦之道莫不虧損而東漢之衰自此始矣宋貴人得意於明德竇后至帝即位之三年始正椒闈心既畜恨加以章帝不明遂致此禍然亦光武有以啓之可不愼哉

詔以瑞物仍集改元章和是時四方屢貢嘉瑞何敞謂宋由袁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

草木之秀異禽獸之珍奇靈物之變動無時無之係時好與不好耳以爲祥瑞注意於多有雖元狩之麟神爵之鳳尚可力致蓋嘗有好芝草者一日官吏入深山窮谷間覆地皆是也蓋數千萬本遂擇其尤者少取以復命又況智巧之徒能僞造乎花卉可以染植增其態毛羽可以餵飼變其色雖石脈木理猶且假幻使成文字惟上之人泊然無欲于此也苟欲之則四面而至矣是時以瑞物仍集改元章和而何敞所言者公卿隱而不宣宋由袁安位冠羣后乃爲諂媚之習蔽蒙之行以後逸上心使忽忘警戒不亦昧於責難正救之道乎

博士曹褒請定漢禮巢堪以一世大典非褒所能定不可許班固請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不聽召褒授以叔孫通漢儀曰此制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褒依准舊典雜以五經讖記撰次天子至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未數月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孔子删詩定書繫易作春秋而不述禮樂之制何也禮因人情爲之節文樂以象功故難立一成不變之制也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其或繼周者皆不免於有損有益夏質殷忠而周文其不可一也明矣雖然聖人必因事以明其義蓋其數可陳祝史有司之所能預也其義難知非仁且智則不能本人情而約之於中道也故或先王有之而不宜於今之世或古未之有而可以義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曹褒之志蓋亦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當者故憤然欲正之而章帝亦以是命之若請博徵名儒遲以年歲猶庶幾乎不大違矣有可行者而身當重任決以獨見總數月間遽成百五十篇且又雜以讖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而可逆知舛駁不純乎古之正禮矣一世大典既鮮克留意者幸而有之其成就乃爾豈不惜哉

孝和　　漢紀

以鄧彪爲太傅錄尚書事竇憲以彪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其所施爲輒外令彪奏内白太后事無不從

鷙猛欲搏者必伏匿其形姦宄欲擅者必謙降其勢故不自奏請則人主以爲遠權推崇儒舊則士論以爲樂善使天子親信而不疑然後其計得行是舍其小而得其大者屈於頃暫而伸於久遠王莽以此篡竊於前竇憲以此專横於後雖得意一時祗足自族果何利哉

竇憲大破北單于於稽落山還拜大將軍

竇憲刺殺諸侯罪狀已白太后宜遵用漢法顯加刑誅則攝政道公諸侯賓服外氏謹飭宗族安全乃信憲言俾伐夷狄曾不思萬一不勝是加憲之辟若其成功責得已乎憲初計特以免死耳幸而克捷纔可贖死今乃大行封爵貴寵赫然前日所犯不復比理使憲無所忌憚罪惡貫盈太后不能保兄弟之恩和帝不能全甥舅之好何敝所謂愛而不教猶飢而食之以毒可爲來世之監矣

竇氏父子兄弟並居顯要圖爲不軌帝知其謀時朝臣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鈎盾令鄭衆不事豪黨遂與衆定議求得故事發兵捕其黨與皆下獄死憲自殺

竇憲當章帝朝和帝初爲太子之時聞梁氏私相慶已作飛書陷殺梁竦而破其家致貴人姊妹皆以憂死繼奪沁水公主園章帝僅能切責數語而已於是憲氣勢雄長奏免三公刺殺宗侯仗鉞出征誅兩僕射逐一尚書爪牙心腹各有其人刺史守令多出門下而皇太后爲之內主竇氏根據遂生逆謀人主誠有意除之未易舉手和帝年纔十四乃能選用祕臣密求故事勒兵收捕莫有遺者朝廷肅清宮闈寧晏遠繼孝昭之烈而前史未之發揚豈非闕典哉所可恨者三公不與大政天子無可與謀而鄭衆者鈎盾令也既佐人主掃除姦逆而有大功以受封爵於是開宦官用權之漸生十常侍亡漢之階使後世言治亂者每嘆息於斯焉

班固坐竇氏賓客死獄中

天下之士鮮有不爲權柄之臣所引因得自見者顧所主有賢否爾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固宰相之職宰相而不進人才人才而不由宰相進則必由他道矣然君子小人各引其類此朋黨之論所由起也班固史筆自馬遷而後莫與抗者非文學之妙才何能爾然其見古人行事得失成敗之迹不爲不博人物志分九等聖賢愚不肖之分不爲不詳彼竇憲者其在人品之何等歟若外戚禍敗之覺則又纍纍皆前日事固乃爲憲賓客以至殺身可謂短於識而長於文輕於德而急於進自古文人才士鮮不以此敗者是故君子寧爲質而野不爲華而史也

追尊梁貴人爲皇太后謚恭懷追服喪制

梁氏之禍諸竇致力於外太后諸閒於內其怨均也帝既誅憲等而奉事太后不闕戚禮借曰勉强及太后崩乃抑卻三公之奏不追究竇之失且曰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義兩得可謂賢矣且和帝竇梁出也既奪其子又殺其母竇氏雖欲專名外家和帝雖能不怨太后然梁氏不可不復也此與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則異矣故追尊梁貴人爲皇太后追服喪制封爵諸舅於禮無失也

帝崩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始生百餘日太后立隆爲太子

太子即位太后臨朝

孝和幼冲即位年十有四而能誅鋤竇憲自是大柄在手威權不失後十六七年間亦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優禮賢者克納忠言四夷希侵中國綏靖方之章帝實乃過之而作史者未能鋪張揚厲曠闕多矣帝既崩長子

有溺疾少子生始百日於是焉迎立清河王慶豈不義哉而太后有異心焉斯可恨矣

孝殤　漢紀

元年帝崩太后定策禁中立清河王子祜太后猶臨朝

立天下之主當與三公大臣共議選建賢明豈一家之私哉而乃定策禁中公卿不與假如立非其人則亦無由改悔是自求禍也清河王慶章帝長子嘗正位儲宮廢不以罪年齒益長過失不聞於是迎立以主漢祚豈不善哉而鄧太后終利幼弱欲久臨朝至安帝年二十有八猶不歸政故自永初而後日食地震雨水風雹之變歲不絕書毋氏常隆閻尹得志接乎桓靈而漢遂滅矣

孝安　漢紀

夏大旱太后幸洛陽錄獄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其得狂狀收洛陽令抵罪行未還宮雨大降

天之於人若遠而近若近而遠一夫陷冤未必致旱既得明白雨遂大降天人一理理無小大多寡遠邇之間此可驗矣使太后因此動心遇災而懼推類以求之知雨水頻仍風雹屢作地震連年之爲陰氣太盛所致惕然退居還帝大政勸使任用忠賢修明政事而災異之來猶不已也然後可以歸之天數而無憾矣

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官大夫官府吏緹營騎士各有差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若夫制度財用量入以爲出冢宰之事也是時天災流行無歲不有三公備位碌碌初無調燮之方消弭之道至於國用不足乃行鬻爵亦昧於量入爲出之計一何庸謬蹇淺至此極也雖鄧后節儉歲終饗衛士不設戲樂減逐疫侲子之半元會撤樂不陳充庭車曾何救於大計之闕乎且郡國地震雨水豈爲侲子充庭車而致哉陰盛陽微水旱饑饉國用遂乏而太后與三公救災之術如此是以天下爲兒戲也

鄧騭辟楊震置之幕府震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騭聞而辟之時年五十餘矣累遷至東萊太守有故吏夜餉震金曰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竟不受

楊震四知之對自古以爲名言君子正之曰人與我可爲二天地則一而已世未有明其說者愚謂天地非惟不可以二言蓋亦不可以知論君子之教舉一隅使學者推而反之爾知者有血氣心思之性也震好學通達清白自將雖辭故人莫夜之金有不欺暗室之節然爲此語則燭理幾於未明矣鄧騭推賢進能自其美操要之女主擅朝彼貴戚也被其薦者宜有去就之分豈可苟哉震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一旦慨然爲騭而起豈獨燭理未明又疑其處義之未精矣

滇零寇褒中鄧騭欲弃涼州并力北邊虞詡不可騭惡之會朝歌賊攻殺長吏乃以詡爲朝歌長詡到官謁河內太守馬稜曰犬羊相聚不足憂也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拘閡而已乃設三科以募壯士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外伏兵以待之賊由是駭散

虞詡三科所募以常理論之皆王法所當治者取一時之用乎難平之賊譬猶以蠻夷攻蠻夷也又使此三科之人因立功得以自新一舉而數利焉若非爲棲知詡之賢寬其轡策使無拘閡詡亦終必自見矣故世未嘗無才而用之爲難鄧騭能薦李郃楊震矣乃以異同之議失之於詡惜而知其善果不易耶

皇太后母新野君薨鄧騭等乞身行服

鄧太后初欲不許騭等行服以問曹大家大家曰如不許騭有毫毛加於今日則推讓之名不再得矣太后許之婦人之識乃能及此賢矣哉然嘗觀大家所作女誡其言承事撫接之道罔不詳備獨於桃夭小星所載后妃夫人之盛德曾無一語及之夫二南正家之本本則不立雖有任恤之才之美不足觀也已而世徒稱其識之長亦深考其故是以因而著之

豫章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之郡人唐檀曰今外戚豪盛君道微弱斯豈嘉瑞乎乃止

鄧后臨朝至是十五年無歲不有災異大變初以親決囚蒙澍雨之應次嘗爲減逐疫侲子罷元會充庭車之小善而欲平陰陽乖戾充塞天地之氣亦類夫所持者狹而所求者奢宜其無感也自是而後在廷不聞忠讜之言獲惟不思消弭之道安帝懦弱制由強臣天未厭漢仍示告戒而上下狃於見聞遂以災異爲常事無復憂戚之意方乃貢祥瑞希寵榮嗟乎中人已下爲權利所移習俗所化雖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猶且不懼亦昧夫參三才成位乎中之理甚矣

楊震飲酖而卒

安帝三公無出楊震之右者然大臣之義以道事君合則留逆則去震先爲司徒奏論乳母王聖賤微僥倖擅寵清朝聖女伯榮其夫封侯不合經義書奏不省一宜去矣遲留三歲遷爲太尉再言王聖起第爲國大費周廣謝惲依倚分威天下諠譁執負擾怨上又不納二宜去矣至于明年震復上疏彈劾近倖驕溢逆法反被譖搆遂致殺身若震之爲人忠則可尚其未得爲仁乎仁者度君而後事不事而後度也燭理必明而處義必精也安帝已可知矣震以三公之尊兩奏一乳養老婦人而不能動有大於此者猶將柰何哉故當初奏不省之時即可引領而去過是殊少味也

廢太子保爲濟陰王

太子廢當其罪後世之欲崇私愛者猶將旁緣以行之曰是祖宗有故事矣何況廢非其罪則後世之欲奪正嫡者苟得纖芥於東宮則斷以不疑曰祖宗時太子無罪尚且見黜況有罪乎東漢逮孝安纔五君而廢太子者三帝是三太子初不以過失聞也嗚呼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光武曾不深念於斯哉

帝崩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迎立北鄉侯懿懿即位數月薨中常侍孫程等十九人迎立濟陰王

安帝柔闇不君始則閻后妒忌殺太子之母而不能保繼而乳母恣橫譖太子廢之而不能辨方逾壯歲遊豫南出

亦豈慮夫數將終而爲身後之念乎一旦不諱樹立嬰孩遂使中官得以順人心仗正義扶立所廢而權歸閹尹國無人焉爲人子孫嗣守神器失職如此豈非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不知憂懼而至是耶

孝順　漢紀

詔繫校尉虞詡劾奏中常侍張昉弄權屢寢不報詡自繫獄中常侍孫程張賢爲上言詡語甚切激帝感悟徵拜議郎

惡侵其類而喜黨其與人情皆然觀其好惡之邪正則賢不肖見矣虞詡奏免三公而三公繼劾之按論中常侍而中常侍左右之相爲朱寵之視孫程張賢豈不愧耶使詡所奏按有害於爲寵有利於程賢則報之者各以德怨皆不足貴也而詡無私焉於是知爲寵爲深可賤而程賢爲未易得夫三公國之棟梁不足仰如此而扶立適主維持正士乃出於掃除之役刀鋸之餘則國可知矣

徵樊英至京師帝待以師傅之禮英無奇謀深策數月稱疾告歸

樊英隱士之賢者也張楷之誚李固之評司馬氏之論皆未知英者也學行既立名自昭著非英求之也隱居求志不應辟舉知時不可也安帝昏懦豈足招致賢才順帝是時年纔十三公輔懷祿耽位中臣新立大功英迫於詔徵勉強而至雖有奇謀深策莫適告語矣是故稱疾不起入殿不屈盡蒙官穪未嘗就位延問得失隨宜應對俛仰數月賜告而去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出處之間意旨悠然自兩漢以來隱逸之士進退可度未有若英者也而張楷責以輔君濟民之事夫輔君濟民公卿之任正使英宜言正諫亦安能必時之用已而行其志耶又曰以不貲之身怒萬乘之主且順帝猶未成人史所謂下詔切責郡縣者果出少主之意乎使帝誠知其賢必盡志無隱又安能必帝之見悅而不怒耶且人臣而畏人主之怒又安能直道而行李固謂英言行無闕而謗毀布流夫君子盡其在我者而已言行既已無闕則謗毀布流非所病也亦聞有特立獨行舉世非之而不加沮者乎若樊英者德成志正動而不括退可增勵名檢爲苟進者之戒進可以師表百辟爲不退者之規雖言論風旨無所傳聞以其出處之致味其爲人斷可識矣而司馬氏特以清修言古目之故曰三人皆未知英者也

桂陽太守文礱獻大珠還之

虞詡論貢獻技之害勸太官勿受善矣曷若勑嶺南勿貢以止其來之爲嚴乎順帝還文礱大珠之獻善矣曷若亟加貶斥以厲其餘之爲警乎止之不嚴厲之不警彼佞人終無畏心他日又必有側媚貢獻以嘗試朝廷者冀隙一開源源而至矣

左雄上言孔子四十不惑禮稱四十強仕請自今孝廉年未四十不得察舉若有茂材異行如顏回乃不拘上從之久之廣陵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淑曰詔書云有如顏回者不拘年齒故本郡以臣充選雄曰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應乃罷卻之仍坐薦者

雄蹇蹇有王臣之節衰世名卿也其論守相長吏久留及

覩民官辟舉之制非但一時可行其言取士之制貴得賢才固亦善也竊於聖賢之語有未喻耳孔子曰四十而不惑者蓋自言其進德之序禮言四十強而仕者蓋示學者德成可用之時非謂取人以是爲準也徐淑以顏子泊方固易其言而雄以聞一知十詰之益失其義子貢在聖門有通達之稱聖人意其矜而足也故設顏子爲問使賜參度彼已必將望洋向若不以自多凡以進之也賜所謂聞一知十豈有事可指哉亦以況顏氏明哲舉首見尾而已所不及爾雄以難對之問折抑孝廉又坐舉者曽是以爲可乎

帝之立也乳母宋娥與其謀至是封爲山陽君

大任聖母也文王爲諸侯亦以善繼王季爲孝爾太姒聖母也武王爲天子亦以丕承文考爲烈爾聖人事父母之心則一而統業所自則繫乎祖宗此有天下國家之職也漢世人主往往致隆於母慈鮮知大宗之義者以天下而聽斷於母已爲不可又有聽斷於祖母者焉聽於祖母已爲甚不可又有聽斷於乳母者焉嗣守宗廟社稷不法祖宗而乳母是從念推濕居燥之恩而忘創業垂統之重以知類言之則爲不義以知本言之則爲不仁又況覆轍在前身逢其難而憒憒焉惟私愛之徇迷而不復愚不知其爲人矣

太史令張衡曰舉孝廉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按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今使一人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志矣

人雖靈於萬物以五氣交運參差而不齊也故鍾其秀粹而無剛柔緩急之偏者雖千一不可知也是故同類而殊能不但庶物雖人實然聖人知其然故垂知工則不責以夔之樂稷知播則不任以契之教因所長而用之終其官而不徙故事治功成而罪戾不著此堯舜所以代天工之道也後世則不然以天下衆務而求備於一人始以空言取之一旦命以獄訟已而畀以財賦已而責以禮樂已而分以民社職無常守業無見効苟能麗文免咎苟歲月而去則目爲能吏但取外之可觀而不恤其内之有闕也積累久次遂至於與國大論進退羣才亦由此途出然則欲開物成務咸有條理臻治道之極也不亦遠乎經斯世而馭人羣其必師法上古以御今之宜庶乎用人不違其才百官無曠而治可言矣

初聽中官養子襲爵

周官有奄人以精氣閉藏者爲之後乃用刑人趙高猶非出於蠶室也生而隱宮古之奄也必天刑之則亦鮮矣後世乃特開此一門絶人之世不爲防制昏朝濁代至有數千員既逆天理又以敗其國家不知何所急而爲之也不幸已有之猶當裁損其員數畀約其品祿而禁其未然者何乃許之襲爵養子與全人比乎茅土之封所以待功勲建賢德而加諸刀鋸之賤以續之任所以繼先祖傳後來而責諸不父之家且殘無罪之人息生生之道耗蠹財用崇長禍階一舉而六失併焉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深思而

痛筆之乎

以梁商爲大將軍辭疾一年帝使太常奉策就第即拜乃受命

辭受之節人臣所當謹也已如可爲則不必固辭如不能爲則不可終受九官相讓者一則推賢揚善所以達人材二則崇禮致恭所以形風化非苟然也梁商稱疾一年退避確矣盍亦舉爾所知然後堅卧不起則誠意白矣及帝使太常奉策就第即拜乃詣闕受命退不能爲褒成之不受相位進不得比伊尹之幡然而改義無所據矣

王龔以中常侍張昉弄權將奏誅之其親有以楊震事諫龔乃止

大臣治大事當是時事之大者莫大於中常侍弄權矣王龔欲奏誅之職也楊震之事非久遠難明亦何待宗親舉以勸諫然後知戒龔自爲義不力心有畏怯故易沮爾度不能爲則前在司空五年何不辭位而去及再爲太尉日月益久彼中常侍弄權其所由來亦漸矣既不能止患於微又懼禍而不諫堅貞之名無亦虛得乎

時宦官競貢恩勢惟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匪榮伊辱是以不敢帝由是賢之

良賀賢矣哉薦進人材美事也方之排陷忠良豈不霄壤相懸然且不敢則侵權怙勢導上爲非之事必不居其一矣使趙高恭顯張讓節甫輩皆能如是則生免刑誅死免唾罵亦且垂名不朽矣使人君承事趨走門户掃除皆得如良賀之流則朝廷清明宫闈肅給而禍亂之萌息矣嗚呼良賀其賢矣哉

大將軍梁商以小黄門曹節等用事遣子冀與之交友宦官忌其寵中常侍張逵蘧政楊定乃譖商及曹騰孟賁圖廢立帝曰必無是但汝曹妬之耳逵等懼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怒釋騰賁下逵等獄伏誅事所連染延及大臣者梁商乃上疏曰春秋之義罪止首惡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納之罪止坐者

人主所甚惡於臣下者莫大於謀廢立也梁商雖以后父當權猶結交中常侍然後得安然則是時中常侍之權蓋擬人主又重於大將軍矣使商無此曹之援特未可知也惟有曹節曹騰孟賁之援是以譖愬不行也或曰譖商者張逵蘧政楊定亦中常侍耳何爲一勝一負曰中常侍固自有朋黨騰節賁者用事之中常侍也逵政定者不得於君之中常侍也所以騰賁之縛即得釋而逵等之獄不能免歟梁商除大將軍一年不拜初若貴愛其身以有爲者而自爲謀止於如此鄙哉且其引春秋罪止首惡之義當矣然亦稱舉堅貂伊戾以爲戒乎

冀州刺史蘇章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時天下日敝論者曰夜稱章朝廷不能用也

順帝享國漢業衰矣然是時可任公卿者有李固杜喬周舉可任將帥者有虞詡馬續皇甫規可任刺史者有祝良張喬張綱蘇章若用之兼其才又使各舉所知而任使焉則中外不爲無人雖衰可興矣而帝惟右黨與權倖宦官用事君子狃抑不復得志欲天下不亂得乎

冲帝　質帝　漢紀

帝幼聰慧甞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惡之因置毒於煑餅以進帝苦煩甚召太尉李固曰食煑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絶帝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之因與冀書議立嗣冀召公卿大議皆以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天下歸心中常侍曹騰惡蒜說冀曰清河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不如立蠡吾侯志富貴可長保也冀然之明日重會公卿議皆曰惟大將軍令固堅守前議冀厲聲曰罷會固復以書勸冀冀愈怒說太后先策免固迎志立之

人臣之罪無加於弑君李固身位上公親聞質帝食餅腹悶得水可活之言而見梁冀靳不與水之事當即時請太后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司隸期門羽林士大會庭中推舉尚食窮詰崩故可以立得罪人致于廷尉凡與謀者殺無赦焉白建明德策立清河不崇朝而漢祚復隆天下定矣雖梁冀父握兵權然事出倉卒既躬爲大逆名在弑君其下未必人人服從出一紙詔書諭以逆順衆決不動計不出此方且伏尸號哭一再致書比三日間冀策書已立則雖有仲尼之智周公之才亦無及矣吁可歎哉

桓帝　　漢紀

梁冀惡李固名德終爲已害收固下獄死

古之君子有不願受知公卿者既名知已則義難中絶於是進退死生有不合乎理者矣李固之失殆與楊震比數又况梁商之賢不及鄧隲而固終身爲其從事至于梁冀頑嚚凶暴繼父執柄固尚居鼎鉉遲回不去豈非恃門生故吏可以于位耶雖有昌言至計崎嶇獻納竟無所就以陷危禍忠則忠矣仁則吾不知也固嘗請樊英曰夷惠之間聖賢居身所貴也必待堯舜之君是無時可行其志矣嗚呼是固之所以自處者由今觀之英未有所失而固亦何所得哉

封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

霍顯恣行在博陸既斃之後孫壽淫惡當梁冀方盛之時冀凶慝姦險不辨臧否李固杜喬皇甫規朱穆陳蕃張綱蘇章周舉諸人皆一時公忠正直爲漢賢臣則摧陷誅鋤不遺餘力至其妻穢德暴著方且寵而憚之不敢詰何孫氏宗親靡不貴顯甚意以爲彼諸人者雖曰賢才而於已有害吾妻雖畜監奴不能爲吾毒也於已有害則雖賢且才必摧陷誅鋤之不能爲吾毒則雖一奴而出入卧內威權外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吾不問也嗚呼亦愚暗之極矣不知與李固杜喬陳蕃周舉之同爲公卿夾輔漢室之爲榮乎抑爲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之所闒執覆宗絶祀之爲美乎朱穆貌懇極諫冀報曰然則僕無一可耶其迷謬自賢乃爾終以不悟後之爲后族得權柄者猶不知戒也則亦末如之何矣

崔寔曰凡爲天下者嚴之則治寬之則亂夫刑罰治亂之藥石德教興平之粱肉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今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非所以

爲治也

司馬氏曰漢法嚴矣而寔猶病其寛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惟知姑息是以權倖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綱紀不立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崔寔之論出於子產子產曰惟有德者能以寛服人其次莫如猛此蓋王迹既息聖人之道不明在上者無修己以敬之仁民不化服而惡疾之之難也故寧以刑辟行政趣目前之効耳季康子問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夫無道雖可殺也聖人猶不以殺爲善也子產崔寔之論雖以矯枉於一時不知人主尚嚴有司承望刑辟淫刻必至於民無所措手足故帝王之治不聞其尚嚴也傳所謂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者非孔子之言也豈有仁人爲政先致慢殘之弊又從而濟之乎五經語孟之訓未嘗有猛臯陶稱舜曰御衆以寛仲虺稱湯曰克寛克仁乾之君德曰寛以居之孔子答子張問政曰寛則得衆故居上不寛者比之臨喪不哀爲禮不敬以無其本也是則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司馬氏所謂柔懦姑息有罪不坐犯法不誅者又豈寛之理哉所謂恩施目前姦宄得志綱紀不立者又豈仁之道哉

安定屬國都尉張奐初到官羌豪遺奐良馬金鐻奐誓不受前此八都尉率好貨爲羌患及奐正身潔己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服人心之道固非一惟公與廉其感尤速也令長而廉一邑服矣牧守而廉一郡服矣部刺史而廉一道服矣公卿大夫而廉具僚羣辟服矣天子而廉中國外夷服矣貪則反是歷觀自古邊患皆起於貪或貪其土地或貪其貨寶或貪其畜產或貪其帳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要功生事先以擾之比其叛怨則又伐之至於伏尸殫貨所失不可勝紀而以濟一己之私欲者皆是也故惟廉將可以安邊境服夷狄張奐之事可監矣

詔賞誅梁冀功封單超等五人爲侯

自孝和除竇憲孫程翊濟陰桓帝治梁冀相望未七十年去二姦凶立一人主三大事者皆出於中官三公雖尊無所與謀尚書雖要莫得措手天子既倚之去其害己者又有援立之恩雖不舉國以聽焉其勢亦不得已矣西京傾覆禍起母家光武中興抑制外戚曾未數世和熹專朝皆以不接公卿而任用黃門遂基末流之禍雖曰有治人無治法帝王子孫不能皆賢禍亂多門必有所啓然亦祖宗創業垂統柄制本末有未盡善者矣若略法三代委任宰相使政出朝廷猶庶幾乎

陳蕃薦處士徐穉姜肱袁閎韋著李曇帝徵之皆不就帝下彭城使畫工圖肱形狀肱卧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患眩疾不欲風工竟不得見之

隱居不仕人各有志亦士之常也姜肱至不欲人主識其面不過甚乎曰伯夷非其君不事孟子稱其聖之清也若紂者飛廉惡來之君耳無所用事也五處士皆不就徵姜肱獨蒙圖形必其名稱尤著於時也若桓帝者黄門常侍之君耳無所用見也桓帝或識其狀貌必欲其至是以不使畫者圖之歟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亦此志矣嗚呼人君如天如日有目者孰不願仰而望之至使高人勝士永矢弗見何以得此哉亦可以自反其故矣

白馬令李雲以言事繫獄弘農令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請與同死帝怒詔并治之陳蕃楊秉上疏請雲坐免歸雲衆竟死於獄太尉黄瓊上書諫不省

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桓帝何以不亡曰漢室至是則既亡矣政歸中常侍誅戮忠直大興黨錮以失天下賢才之心其親客布滿州郡辜摧貪殘甚於寇賊以失百姓之心善人天地之紀民邦本也兩失其心漢豈能與中常侍共有天下耶則漢已亡矣人君所尸者特虛位耳黄瓊當五侯立功封爵之後自大司農拜上公雖能奏免州郡貪汙十餘人然非當世之本務也至於中常侍專權恣横濁亂朝廷則未嘗昌言及之雲衆二人下獄被誅瓊乃伸白其枉不亦晚乎書奏不納後亦不復有言遲回三年然後免去又拜司空以終其身夫處濁世居高位而匡救之功如彼其卑不知得名當代者以何道也顧差賢於胡廣趙戒耳方之龐參王龔殆不及也徐孺子少而從學貴而不見有以也夫

左悺兄勝爲河東守皮氏長京兆趙岐恥之即日弃官西歸唐衡兄玹爲京兆尹與岐有隙收岐家屬盡殺之岐逃難四方賣餅北海市中孫嵩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於複壁諸唐死乃敢出

古之君子不用於時困阨患難乃有立德立言以自見于後者趙岐恥事閹人之兄弃官而去羞惡之心立矣雖潔身於河東而覆宗於京兆至賣餅市肆匿身複壁僅乃得免詩云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吁可畏哉而岐志不挫折玩心孟子劬瘁皓首未嘗釋卷卒成箋訓垂世千有餘年嗚呼其亦賢矣哉

長沙賊起入桂陽蒼梧南海武陵蠻寇江陵拜馮緄車騎將軍討之至長沙賊悉降

天下之難平者莫大於夷狄侵陵中國其背叛然得人以任之則亦非難能也交趾賊起張喬至則平太山賊起李固至則平廣陵賊起張綱至則平九江賊起滕撫至則平先零諸羌叛皇甫規至則平長沙賊入桂陽馮緄至則平是少者猶數百千人多者一二十萬計然得一賢才如決積水如掃敗葉如呼餓隸而已耳是非難者然則何難莫難於正心以正朝廷故曰寇賊在外四支之病内政不理心腹之患中常侍不去朝廷溷濁雖規固綱緄日降千賊月殄萬寇亦歸於亡而已矣

司空周景太尉楊秉劾奏刺史五十餘人天下肅然

百姓之所患者莫甚於守長貪殘殃害切己然得人以任

之則亦非所患也杜喬周舉嘗分行劾奏矣太尉黃瓊嘗舉發州郡矣清詔使范滂嘗登車攬轡矣中郎將皇甫規嘗持節邊郡矣護烏從事胡騰嘗自同都官矣三公景隸嘗覆覈條疏矣或斥逐或罷免或死徙或望風解印綬去但委用稱職如芟惡草如逐鳥雀如驅虎豹虺蛇而已耳是無足患者然則何患莫先於正朝廷以正百官故曰治水不清者澄其源視景不端者正其表中常侍任政臺省殺亂雖喬滂景隸朝劾十郡守暮劾百縣令亦歸於亡而已矣

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

水性潤下而質不同或清或濁或輕或重或弱或悍或黑或白或寒或溫或甘或淡是其質也若大河之質則黃濁數千里而不可澄汰者也凡物反常爲妖濁而忽清猶地而出雉阜山而沸泉湧非所當有變異之象也故裴楷言自古未有河清者後世乃以爲大慶君臣動色載於年號著於邑名形於歌詠紀於史牒不亦異乎至若大海朝宗衆流自非並岸風水激薄沙泥渾汙之處則萬里停瀅未嘗濁也而佞人諂媚又有以海清爲賀者不亦異之甚乎

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

文景用黃老非黃老能清靜也文景有愛民之德故効臻于清靜耳明帝致浮屠非浮屠能治平也明帝有寧民之政故効臻于治平耳逮其末流先蹤不嗣而從事祠享要求福利於異端之術亦何愚哉此亦猶桑師表不正之所致也或曰兩漢皆好尚儒術東京既節義敎養尤甚於黨錮之禍興于太學則尊事孔子者亦豈無弊乎曰子可謂蒙蔽之民矣黨錮之禍豈諸生所願欲哉桓靈稍有世祖顯宗之見取此二百餘人隨才任使之其治効當不愧於建武永平之盛矣惟讎疾賢才而斲喪之也故宦官蠹於內百姓怨於外英雄四起而忠良計畫之士各爲知己者用三方鼎峙漢室遂虛是豈諸生宗師孔子之弊耶

杜密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劉勝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以激己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知善不薦聞惡不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令問休暢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

或問劉勝杜密所處孰賢曰勝賢如密之論軒揚激發固非常士所及然勝之行深潛靜退可爲里居之式也且郡守待以上賓亦禮貌耳豈望吾薦善糾惡之事哉故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聖人許焉子文爲令尹以其所行告諸來者孔子猶不以仁許之則如密之論非惟犯出位之譏亦取禍辱之道也偶王昱賢者故能容之耳或者慕其抗直而恥同寒蟬必將踴躍而劾法焉愚故正以聖人之教以爲失己失人之戒也

帝愛楊喬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

桓帝在位久矣其無道著矣楊喬應徵而出已乖隱顯之道數言政事又失語默之宜及帝欲以女妻之以死自免難以言智矣夫聯姻帝女則號爲貴戚而不爲時用故賢

詔多難之然帝女不下嫁則溺愛過甚仁明之君必擇名士亦有從之者則未有憎嫉謗惡如楊喬之於桓帝也爲君至此猶不思其故耶

帝崩

詳考桓帝在位逾二十年自始至終不聞一言之嘉一行之善而其災政惡德盈溢簡編當年怨咨後世恨疾桓靈之號與桀紂齊不知天將弃漢而使之君耶抑人謀不臧以至是也或曰桓帝能誅梁冀亦豈無取曰桓帝所厚者中官所悦者女寵惟此兩途耳冀初無取怒於帝者特緣考死太史令陳授而忤小黄門徐璜帝始懷不平又欲殺中郎鄧香妻宣而侵貴人鄧猛帝於是大怒夫豈爲宗社計哉爰延中主之對謂帝可與爲善者亦誘掖之言耳陳蕃雖嘗爲尚書忠言屢進亦不納一中常侍黄門放縱自如安得言陳蕃任事則治也

竇武議立嗣召侍御史劉鯈問以宗室之賢者鯈稱解瀆亭侯宏武白太后定策禁中立之時宏年十二

竇武以后父之尊當立主之際所宜博集公卿精加選訪如周霍之立文宣戒憲冀之利幼弱是時陳蕃周景皆位台輔胡廣耆艾熟知物情而漢室侯王尚多有之武乃獨問劉鯈既非衆志且宏年十二安知其賢於是定策禁中必欲恩出於己其異於憲冀者間不能寸耳憲冀竇梁庸子也何足算者武少以學行稱而處國大事如此焉在其爲有學耶富貴曾未盈眦身族遽已淪胥不謂之自貽伊慼謂之何哉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四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五

靈帝　漢紀

盧植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豪侈坐絳帳中前列歌舞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憚之

世多言弟子鮮克賢於師者盧植非其人乎融教授盛行絳帳名重然嘗爲梁冀之客其智不足稱也且訓明道藝諸生受業之時豈當陳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目不忤視非仁者不能也師不智而弟子仁於融植見之歟竟無成而植忠義大節炳如丹青劉備猶師之其賢可知矣

太后臨朝中常侍曹節王甫等用事陳蕃竇武欲誅之白太后曰黄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内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專爲貪暴天下匈匈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治有罪者可也蕃武固請太后猶豫未决乃以朱寓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收鄭颯送北寺獄颯辭連節甫武奏收[illegible]内奏已歸府宿典中書者先以告五官史朱瑀[illegible]因呼曰蕃武欲廢帝乃與所親共白帝請御[illegible]等武不受詔召會軍士下令曰黄門常侍反盡力者[illegible]亂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拔刃突入承明門[illegible]逆甫邀而殺之武兵敗亦自殺

陳蕃位上公竇武本兵柄同心協力討治閹[illegible]何也竇武貪援立之功一家四侯其失一也雖[illegible]於朝廷而司隸校尉河南尹未有舉置二失也中官罪顯著者可廢可除自飭慰安之孰不畏服而欲悉去之三失也太后猶豫未忍此事幾也宜及時建白請御[illegible]

省門衛迅速掩捕而武曾不決四失也既收鄭颯不即行刑尚送北寺獄五失也曹節王甫是爲元惡必待鄭颯詞連然後奏收六失也外廷新立內竪膠固既與爲敵乃使人納奏已出府宿七失也兵柄在手素不爲備事已敗露乃始召兵八失也至於陳蕃閒難將官屬諸生拔刃入尚書門欲何爲耶以此觀之陳蕃公忠而短於才術竇武無足稱矣

以劉囂爲司空囂黨附中常侍

中常侍與外官參比品秩不卑矣又曰侍人主不爲不貴矣至於任政握權休戚天下不爲不重矣雖然其人則刀鋸之餘掌門戶洒掃內外傳達則人主之所役也外官品秩有至卑者矣雖然非方闈韋布之賤則卿士大夫之胄詩書是習孔子是法人主所與共治庶務者也又況貴爲三公天子之師傅乎而交結閹竪或稱義子或稱門生卑躬降志以希薦拔是所役之下者也則又有從而諂附之者不復顧恥惟得是務是所役之又下者也有天下國家者設官分職以俟賢俊而使所役之流階級而上瀆亂公器一至于此欲不敗云得乎

初中常侍張讓葬父無弔之者獨陳寔往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

凡與貴近交通者皆有所欲也陳仲弓終於太丘長則非有欲矣凡與黨人同籍者皆爲善而近名也陳太丘不與摽榜之列則非近名矣爲善不近名與貴近交而無欲由前論之所以不蹈刑禍由後言之所以凶竪懷感而信與言者乎史稱太丘道廣或者以爲譏之正指弔讓之事是不知寔也張儉李膺之徒惟其隘也所以不免易不云乎見惡人以避咎也太丘以之雖然有太丘之志則可無太丘之志安知其不入於劉囂乎故君子愼之

遼西太守趙苞遣使迎母道值鮮卑入塞寇鈔爲所劫質載以攻郡苞率騎與賊對陳賊出母以示苞苞曰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毀節母遙謂曰人各有命汝其勉之苞即進戰賊破其母死焉苞曰食祿避難非忠也殺母全義非孝也何面目見天下哉因歐血而死

詳苞處此蓋不得已然而與母皆仁矣設若劫父則亦如是乎曰不可也寧弃官以全父歸司寇而請刑可也設若無子則亦遂死乎曰不可也居終身之喪以繼體爲重可也或曰何不以事父之道而事母乎曰可與權者知之矣

蔡邕下獄減死髡鉗徙朔方

當是時禍亂危亡不可救止之勢若濁河橫潰以趨于海豈隄防所能遏哉蔡邕方且疏濬瀟然窒竅穿漏謂之忠可也謂之愚亦可也邕既被飛章乃上書曰臣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不復聞至言矣邕前後所陳非有大過人者黃門之盛黨錮之冤無一語及之不知何者爲至言乎

曹節王甫姦虐弄權扇動內外尚書令陽球常歎曰若球爲司隸校尉此曹安能容乎既而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球奏其罪殺之磔甫尸於城上大署牓曰賊臣王甫欲以次表曹節等乃收中都官從事曰先

去大猾乃議其餘耳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曹節請於上球坐左遷衛尉

陽球志除姦蠹幸居糾察之職不重慎其事而以輕易爲之既殺王甫尤當周思密備防慮中變磔尸署牓何益於毒徒生見者之心又數中都官從事曰先去大猾方議其餘復動聞者之慮曾未旋踵而曹節之計行球見甫於地下矣夫刺虎不入斷蛇不殊未有不返遭噬囓者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聖人之所與也

帝以中常侍呂強清忠奉公封爲都鄉侯強固辭不受一

呂強賢矣哉裂土南面尊爵也方諸服勤堦闥豈不貴賤相遠哉然且不受則市權沽寵貪慾無厭之事必不萌于心矣使朱瑀趙忠朝恩守澄輩皆能如是則生荷榮祿死免唾罵亦且垂名不朽矣使人君承事趨走門庭糞除皆得如強之流則朝省清明宮闈肅給而禍亂之萌息矣嗚呼呂強其賢矣哉

作畢圭靈昆苑司徒楊賜諫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樂松對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今能與百姓共之無害也帝悅遂爲之

天下之理至五經語孟亦可謂正矣邪說之害至五經語孟亦可以息矣然而道大如天見在乎人小智姦識謂聖人之心與我何異哉則五經語孟雖存于世而欵言横議亦傍緣而作非人君明哲心與正會則不能昭其誣罔設或主意逆道則欵言横議入之猶水赴谷矣堯舜爲天下得人而奪國者用以爲名湯武順天從命而伐君者取以藉口胤侯征羲和而討不附已者資焉伊尹放太甲而欲廢其主者託焉五就湯五就桀非爲利也而求富貴利達者以爲大人欲速其功也致辟管叔囚蔡降霍非爲己也而手刃同氣者以爲聖人與我同志也曰公劉好貨則掊克聚斂不知紀極曰召公闢國則窮兵遠討無有休息曰省耕斂助不足則出錢貸民而取其利曰藏不售與滯用則置官畜貨而自爲市依倚外患脅制人主以饕富貴而自比於惠連之降志辱身廢法任情肆行無道以專寵利而自比於仲尼之無可無不可遂使詆訾儒術者舉是以爲笑曰五經語孟殆亦姦宄之橐囊耳彼樂松任芝所以欺靈帝者特弁髦土梗未足多誚也或曰然則何以正之曰姦人之假託經義以文其說者非能欺天下也直欺人主耳苟人主信之足矣人君能格物致知使疑邪不能亂正心誠意使利欲不能昏就道親賢問之辨之以明所未明篤志勵行精之一之以守所難守則鄭自鄭雅自雅杲日中天萬象畢照辯言安得而亂吾政利口安得而覆吾邦此二帝三王中心無爲以宅至正之要道也

詔劉陶次第春秋條例

堯舜禹湯文武亦讀書而盡君道乎曰皆聖人也聖人書之所自出也夏啓少康太甲武丁及周之成康昭宣亦讀書而能爲君乎曰皆賢人也祖宗既有訓典輔佐又得賢聖亦何必讀書而後能君也讀書有益於人乎曰是何言也性命之理道德之意正心修身之方治國平天下之事可法可監可戒可懼者莫不備載何名無益於人也曰自

有書以來執簡開卷者幾何人矣專門名家之致一老師宿儒之教授尚不能窺宮牆覩堂奥況於人主以萬幾之繁聲色之衆玩好之多志意之廣而欲於編簡之中望道德之進不亦難乎間有該博辯洽通知古訓者而行與理違言與義異事効與治迹相絶則能讀書者安在其有益也靈帝好學習春秋而所引以自近者乃文賦小才書篆末藝斗筲徼器凶醜細人也所力行而不變者則禁錮忠良寵任常侍賣官聚貨弄狗駕驢也不知學於何經出春秋一篇何等而有是哉然則可不懼乎人君惟無高遠之志勿謂世無賢人可備師友求之則至勿謂書無裨益可資德業潛之則明監靈帝之好文法高宗之典學師成湯之受教慕成王之緝熙然後知書之有益不吾欺也

趙忠夏惲共譖呂強云與黨人議朝政帝使中黄門持兵召強強自殺

甚哉靈帝之不明也中常侍言黨人欲圖社稷則信而不疑收錄窮治禁錮五族爲之辨理者隨即震怒何其守之確也及黄巾賊起約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内應張角弟子告之繼而王允又上張讓賓客與黄巾交通書是圖社稷者乃中常侍非黨人可以怒矣則薄加詰責何其待之寬也呂強中常侍之賢者納忠屢諫反歌寺人之詩喑嗚而死然則靈帝雖甚愛中常侍特愛其回遹者耳良由資稟不移雖以語上故也嗟夫以漢高世祖四百年全盛之業神器之重而使中人以下者爲之主欲不亡得乎

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牣積其中

經書稱君德之美者多矣而不以康目之何也曰鹿臺之財紂之所以亡也碩鼠之刺魏之所以衰也不殖貨利成湯所以勃然而興也何必曰利孟子所以懇懇而言也求車求金春秋所以備書爲戒也是則寡欲無求者帝王之盛德也天子寡欲無求則公卿化之不敢好貨以犯豐侯多藏之惡公卿寡欲無求則大夫士化之不敢營利以取竊賄爲盜之罪而朝廷清政事治矣惟上下交征而無饜足也於是開私門廢公道宂不衷官失德財聚於上而奢費無度人怨於下而誅求不止雖危亡在前篡奪在後爲欲所蔽終不悟也靈帝崇稸私帑亦云富矣曾不五年散於大盜西園難據而文陵莫齎其爲來世人主之監豈不厚哉

望氣者言京師當有大兵帝欲厭之乃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帝躬擐甲介馬行陳三币而還問校尉蓋勳曰何如對曰先王曜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善羣臣無是言也勳退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

靈帝在位二十年於廷臣之諫凡三從之蔡邕請迎氣五郊行辟雍養老禮及罷宣陵孝子之爲舍人者帝從之上禄長和海言從祖兄弟别居異財恩輕服末不當同被黨錮帝從之蓋勳言觀兵黷武帝從之何其從之易也是三事者中常侍不與故也若稍涉之小則如以水沃石甚則如以卵觸山嗚呼蟊賊内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豈天意耶夫聰明者聖德之極致也非惟能視能聽

也所視必遠所聽必正焉非惟視遠而聽正也又無不見無不聞焉非惟無不見無不聞也又見於未形聽於無聲焉惟堯舜禹湯文武其盡此矣蓋勳言靈帝之受其言遠以聰明稱之且曰但爲左右所蔽夫果聰明者安得而蔽之靈帝於是雖有耳目其不異盲聾者幾何哉

獻帝　漢紀

袁紹說大將軍何進誅宦官何苗受諸宦官賂遺數爲障蔽進新貴外慕名而内不能斷素憚中官故事久不決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卓即時就道何苗請進曰始依省内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宜深思之進欲止卓紹曰交構已成復何待乎事久變生爲竇氏矣乃促卓至太后恐悉遣中常侍小黄門詣進唯所措置紹勸進便於此決之再三不許入白太后請誅之中常侍張讓段珪率兵伏省戶下進出遇害

何后盡遣諸常侍詣大將軍其決賢於竇后而何進惑何苗依省内以致富貴之言臨事猶豫其庸有甚於竇武古人云決者智之君也需者事之賊也審己不能則如勿發既得機會乃復留時隕身喪元禍速宗社外兵至入漢室遂傾易不云乎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其竇武何進之謂乎其忠不足稱其禍漢則與中常侍等耳

董卓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悉復爵位遣使弔祠用其子孫

天下未嘗無才故君子曰一世之才自周一世之用顧人君如何耳秦不能用故良平何信爲沛公所資而開帝業莽不能用故鄧寇賈耿爲世祖所御而復舊物桓靈不用故英雄四起散於三國村智角出不可勝紀靈帝大誅黨人禁錮五族宜可減少而益以衆多故古人云雖治之君不借才於異代又曰凡與邦之良佐皆衰世之棄才然與亂同事者曾不監也董卓恃強不義尋自敗滅無足道者然猶能號召名士伸雪黨人則以天下公論所在耳誰抑忠賢與凶渠藉手是可深嗟而重嘆也

董卓爲相國擢用名士獨微申屠蟠不就

議者以郭泰申屠蟠不罹黨錮之禍比肩而譽之愚謂有道固賢矣而名在八顧未若蟠之以不見成德也及董卓擅朝收召名士蔡邕荀爽陳紀韓融皆畏卓暴戾無敢不至而蟠獨從容高卧竟以不屈其用晦如愚風度高且遠矣夫藏器抱德非人知之爲難人不能知之爲難也非時用之爲尚時不能用之爲尚也

劉備少與關羽張飛善因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

人之常情親則慢疑則踈惟有德者和而不失其正此非一日之積也玄德與關張少相友善恩若兄弟而無慢易之失侍立終日不避艱險而無睽疏之態不惟見玄德行義之修而羽飛二人於賢者能狎而敬之畏而愛之其與庸遠矣宜乎卓然有立也歟

董卓宗族内外並列朝廷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

卓之初至辟召賢望布列朝廷其所親愛第爲將校不過以顯職豈不美哉曾幾何時而意滿志肆悉反前善然則

前日近善之舉皆利心也利欲無厭至於殺身豈不爲後人之永監哉

董卓既誅蔡邕聞而驚嘆王允叱之曰君爲王臣而懷國賊私遇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曰臣雖不忠願黥首則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成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後世今國祚中衰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邕竟死獄中

伯喈才士也而短於識靈帝非可事之君輸忠獻言終於髠徙董卓非可託之主出身爲用終於受誅且其平日建白於兩朝者非有遠謀至計皆中人所能及也而其文章翰墨又非班馬之徒假令續成後史殆亦與范曄伯仲間耳然王允殺之則過也天下至大秉筆之士甚衆漢武若殺司馬遷其得失必有能記之者允功名未終不爲遠慮遽以訕議爲懷用刑失當以來仇怨之口蓋始諸此舉矣若邕者謂與卓同逆不可也謂懷卓私遇則邕之情也削而黜之亦足矣

王允性剛稜疾惡下多不附

伊尹相湯既平夏桀乃始以自廣狹人爲戒周公相成王既平商受乃益躬吐握下士之勤非獨聖人心同太虛無有盈溢誠以事變不常成難而敗易也方是時主少時艱新都未定董卓雖戮外兵方興所謂禍福安危係於呼吸之際而允驕心遽生傲態浸見輕視呂布不赦卓兵李傕郭汜無自新之門胡文才楊整脩懷忿使之耻禍發所忽身殺國亡忠烈雖彰功業莫紀吁可惜哉易不云乎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使允知此義庶幾有濟乎

曹操父嵩避難琅邪爲陶謙別將所殺操擊謙攻拔十餘郡坑殺男女數十萬口徐土睢陵夏丘皆屠之

父讎不報天理滅矣操於陶謙不得不擊然得殺其父者而甘心焉可也徐土睢陵夏丘之人何罪焉乃悉遭屠戮且以一人之故而坑數十萬口雖足快孝思而有乖仁術以其所短掩其所長惜哉

公孫瓚與袁紹相攻劉虞率兵十萬助紹討瓚兵不習戰望風而潰爲瓚所殺

湯武之師以至仁伐不仁至義伐不義然其臨敵用衆誓戒周悉明示賞罰且行且整不敢易也如此孔子所愼者三戰居一焉劉虞事主無二心撫衆有恩信可謂長者矣而不習兵事輕用其民將十萬之衆無部伍未及接戰衆潰而奔寬厚有餘法制不足是謂有仁心而無仁術也

初劉虞欲遣使詣長安無其人衆薦田疇有竒才虞備禮請爲掾及致命還虞已死疇謁祭虞墓哭泣曰君讎不報何以立於世遂入山躬耕數年歸之者五千餘家

東漢風俗之美士重名節部民爲太守致死屬吏爲主將酬寃君臣之義立矣田疇事虞曰亦淺耳感其禮請如國士之知也曰君仇不報不可以立於世其聞子房之風而興起者乎乃有蒙受國恩貴極將相子弟宗戚俱受顯榮而當世代改遷臣主易位之時東門迎降西門勸進者亦

何人哉亦何人哉

曹操復攻陶謙所過殘滅

三代得天下以仁仁者非煦煦姑息也推己所欲與天下共之推己所惡與天下去之使萬物各得其所是則仁之道也操報父仇先屠三城坑數十萬衆已爲過甚且殺曹嵩者陶謙別將也當是時別將在陰平又非受謙旨意操當諭謙直取此將取之不得然後伐之則於報仇之義亦伸矣乃舍此將初無文告之詞再攻徐州罪人不得遂略地遠師所過殘滅不亦不仁之甚哉蓋操名爲復讎而志則在取彭城耳亦其天資嗜殺是以如此雖得天下不能數世即爲他人所奪蓋智術有餘而德澤不厚不能綿遠其理然也

呂布曹操相守百餘日食盡而退

呂布勇而無謀一鬬將耳曹公驍雄蓋世用兵彷彿孫吳濮陽之戰瀕於危殆何也且相守一時之久智計無所施食盡而退必有遺策史失之矣

荀彧言於操曰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故終濟大業兖州天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不先定之

荀彧初見曹公曹公曰吾子房也至是彧言漢高光武根本之計勸操以兖州爲關中河內操信之霸業由此而起或者乃謂關中河內之比爲史氏之文非彧所言不亦固乎

初陶謙以笮融爲下邳相使督廣陵下邳彭城糧運融斷三郡委輸以自入大起浮屠祠課人讀佛經招致好佛者至五千餘户每浴佛多設飲食布席於路經數十里費以巨億計及操攻之走入山爲民所殺

自佛入中國事其道從其徒者未有不喪身破家而亡其國者也使笮融以營造浮屠之工休養民力以課誦佛經之法興脩學校以招致好佛之勤勞徠流集禮下名士而用之以所費巨億之財寬農訓兵以保其土境捍禦外侮陶謙雖失彭城吾自可據有徐土曹操未必能破之也一遭驚震逋播無地至爲山民所殺以智計言既無足稱以福利言又安在乎

公孫瓚兵屢敗遂徙鎮易爲圍塹十重築京高十丈以鐵爲門積穀三百萬斛曰食盡此足以待天下之事矣

公孫瓚既除劉虞盡有幽州之地若率道行之縱不能平袁紹幽州終可保也而其凶德有六一曰記過忘善二曰不恤百姓三曰睚眦必報四曰疾害名士五曰抑苦材秀六曰寵愛庸兒此六凶德苟有一焉當承平時不足以立身就事況居亂離紛爭之際而兼有之其危亡之勢可立而待矣方且掘塹築京以鐵爲門此與董卓郿塢同一愚見不知有亨此而不覆之理哉

呂布敗劉備於盱眙備降之

三國之主玄德爲賢操才過之而實小人備有德義蓋君子也非漢德告終則寶祚宜之備矣備不獨不得中天下而立經營於羣雄間崎嶇艱阻僅得鼎足而操先挾天子據有形勢克濟大業斯則天運非人謀也呂布何者備乃降之其屯難磐桓以貴下賤之象乎

曹操問計於董昭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此五伯之功也今之事勢惟有移駕幸許耳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操悅

荀彧勸操奉天子而已未有迎挾之謀也彧爲謀臣操既至長安不問計於彧而問於董昭昭即說以都許之利深契操心且曰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其語廣而意的矣此操於彧昭厚薄之分歟

北海太守孔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訖無成功曹操與之有舊徵爲將作大匠

孔融名勝之士而短於實用前史謂其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迄無成功蓋得之矣論者乃曰使天未欲亡漢則文舉誅操如殺狐兎何足道哉夫操因陰賊險很非劉玄德所願交諸葛孔明所肯臣者然既已挾君爲重收引才智征討四克根本已定羽翼已張而融乃以口舌代之有克理耶謂邪正不兩立可也而曰非公誅操則操害公夫操之除融所謂洪爐燎毛髮而融欲治操乃蚍蜉撼大樹耳論者又曰文舉以英偉蓋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亦過也融尊禮名儒而不與論政所任多輕剽小才耳黃巾來寇戰敗退走袁譚來攻卒盡城陷以一郡之力用之如此安在其天下從之乎操猶舊故招之自操之分融不欲事操者宜於此有決既從而違輕易取禍智不足稱也

呂布擊劉備備敗走歸操操厚待之以爲豫州牧或曰備英雄也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郭嘉嘉曰今殺一人而失四海之望誰與公取天下乎操乃益其兵使圖布

曹公雖忌克然於劉備之來關羽之去皆能容之度外斯其所以見稱英雄者歟且以利害計之劉備不死輔以關張縱不能爭操天下然豈不爲四肢大害招之焉肯來討之安能克備若不死操不得安枕而卧矣然操不計後患務推誠信以來俊傑既付以州牧之重又資以兵食之助雖勉而行之亦可見審於取舍增智而明之廓量而大之固霸王之器也

高順諫呂布曰將軍舉動不思有失輒言誤誤豈可數乎

善乎高順之言曰誤豈可數此聖門所教檢身集義之要術也人惟過而不知知而復行也是以惡日進德日退如火之消膏也苟言行之發存心於無誤誤即正之課多少以卜進退其趨善也如水盈科又孰禦焉順未必知此理也而其言則當惜乎所事不得其人布又何足以語此哉

操圍布於下邳布左右執其將陳宮高順來降布亦降操皆殺之

智謀忠實之士世所難得陳宮高順二人呂布之賢佐也布不能聽用其計以至於亡操既克獲誅布足矣釋憾赦宮并順用之不亦宏乎而乃蔑棄人材濫刑以逞由器量不宏而挾怨深也或曰宮不肯下曹公則如之何曰置之可也若郭圖審配亡袁公者皆殺之當矣

孫策卒權悲號未視事張昭曰此寧哭時耶乃改易權服扶上馬使出巡軍

孫氏創業日淺而土地已廣雖未有君臣之固而賢才漸

幼沖謀嗣位正明禮義表忠孝以慰服羣心之時且外無急難皇遽之事甫爾舉哀不附過毀稍未親政寧失事機張昭周瑜躬受顧託自可攝出命令鎮撫三軍移諭竟內使權喪禮粗備殯葬克終乃以墨衰即戎告喪上表則情義兼舉矣而昭遽令止哭易服出巡可謂倉卒之小忠非保邦之大計也

操攻袁紹紹軍潰度河走操收其輜重降者盡坑之凡殺七萬餘人沮授爲操所執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厚遇之後謀歸袁氏操殺之

操自起兵以來官渡之戰智勇幾盡且敵大而近者又莫如袁紹也既得而破之恐其收合餘燼難於撲滅故肆其兵力坑殺七萬餘人此可謂殘忍無道之極矣兵以義爲貴在取其魁首而已從之者各爲主用正使鋒刃相接鏖擊酣戰猶不當致怒況紹軍自潰初無殺傷之恨又多降者亦何罪乎高祖禽楚王光武破羣盜未聞畧其衆也惟白起項籍則爲之操於是失所去取矣沮授之才又在陳宮之上使紹聽授計操安得而敗之袁紹未死授不以見沮之故而忘舊君義士也而操怒其欲去又不能容噫操忌克不仁而忍性以圖大事故或得或失無全善也

初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夷狄之衆南向而爭天下庶可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以陳迹考之二人所言皆減矣以愚意度之此非二人之言乃魏氏史官欲張大曹操代爲之說耳使誠有之不知玄德所謂道者何道也挾持人主廢弑皇后誅戮或殺孔融崔琰之徒何謂以道御之也顧常語人曰吾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此則自言其實矣操得在英雄之列者以蜀先主諸葛亮得地最後又且僻遠於北伐爲難而孔明不壽故曹氏得以跳梁歲月要名實之稱其惟玄德孔明可謂英雄耳漢高世祖及唐太宗百戰以得天下危殆者數四史未嘗言其懼也曹操既挾天子下書責紹不聞勤王之師且拜爲太尉位在操下紹大怒表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之此何所懼者而操乃爲之惕息蓋其心有所愧而不可掩也玄德屢濱困蹶意氣愈厲史亦未嘗言其以其事而懼恢恢乎帝王之量逾操遠矣

操北伐烏桓諸將曰今深入征之劉備必勸劉表襲許奈何操不從既還賞前諫者曰孤乘危徼倖雖勝天也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計也後勿難言

曹操雖尚詐不誠然其才智則誠可以駕馭一時而成霸業也烏桓之勝操以爲僥倖而厚賞諫者且丐其來規推此志也兼有四海可也

操之北伐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後謂備曰不用君言失此大會備曰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此未足爲恨也

學道而畫則道不進修德而止則德不立從政而怠則政有闕處事而倦則事無紀故天以健而久日以常而明莫大之功成於堅忍丕天之業本於持守惟聖人盡之賢者則勉勉焉玄德崎嶇戎馬之間如神龍在陂澤無所因而

飛騰也降於呂布歸於曹操借勢於袁紹爲客於劉表兵日以弱迹日以孤而氣不少挫志不少懾悲功業之不建悼歲月之如流及劉表悔不用其言乃有事會無極之語以能應之於後爲貴不以失之於前爲恨是以坎壈而不陷困窮而致亨終能取分於曹孫之間魏然鼎峙此光武所謂有志事竟成者歟或論之曰千載紛紛所爭者一毫毛耳身與世兩勞而何益使玄德而知此不若問舍求田之爲高也此山人處士遺世自潔之言夫道固以濟物爲用大丈夫用道者也可求田問舍則求田問舍可經營四方則經營四方心豈有大小遠近之限哉

諸葛亮自比管樂

三國人材之盛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邁獨出眉山

蘇子以爲巍然三代之佐未易以世論斯言當矣孔明可亞於伊傅而以管樂自許謙志也才與仲父等而德則過之或曰方諸子房何如曰是殆難以優劣論也然志士尚友願希孔明而未必爲子房非謂葛賢於張亦非子房不逮孔明也此可爲智者道耳君子有言劉備敏於曹操世多未喻以言起兵則備最在後以言成事則操先定都劉曄善料彼此者亦稱玄德有度而遲也愚謂英雄豪傑周游中土莫不以人才爲急務方是時四方賢德隱而未見苟衆人所聞知如何玄德獨趨也于新野豈已知有孔明耶不然何其得徐庶一言遂屈體枉駕三顧草廬咨大計而委心腹乎比曹操下荊州所得者蒯越和洽王粲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乃爲玄德所有吳魏諸臣無能與對備敏於操殆謂是耶

操辟司馬懿爲文學掾懿辭操怒欲收之乃就職

懿才雖次於操其志固圖大事者也豈肯爲操吏耶善用人者以誠心來之以隆禮待之猶懼其不至何乃脅以刑誅乎懿雖就職而謀取曹氏之意萌且芽矣

孔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操操外相容而內不能平融上言宜準古制千里寰內不封諸侯操疑其所論漸廣益憚之郗慮承操風旨奏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靖招合徒衆欲規不軌大逆不道并妻子殺之

建安初元曹操已奉天子都許昌至是十有三年芟夷大難十平五六雖孫權劉備未下中國固之操者也孔文舉進不能匡時退不能避世頡頏朝者以空言虛氣撩虎頭

而編其鬚遂見噬齧才望之高而智術淺矣然操欲禪漢而難於融融建言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亦安能禁操之取天下哉顧烈士義夫高風雄槩自足以衛社稷而忤邪心耳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夫姦人之欲害正直未嘗不加以極惡之名郗慮奏融見王室不靖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此乃羅操之罪耳融豈有是哉可以發千載之一笑也

操自江陵順流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乃往說權曰曹操之衆遠來疲敝將軍誠能與豫州協力破操必矣操破必北還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

玄德客寓荊州又值蕩析脫身南走未有所歸孫權擁有江東已歷三世而孔明說權治操曰操軍破必北還則荊

吳之勢張鼎足之形成矣是以荆州自處而分畫三國也不幾於大言乎曰此固草廬之所以語先主者也英雄俊傑不獨識時務蓋亦識天象當是時天下離而不合者數十年豈人力哉備與亮知之審矣二劉方保荆益孔明已欲跨而有之曾未幾時卒如其志蓋備亮不死必取分地以自容非坐而待禽者也魏兵東下聲震江海吳誠不自保方資玄德孔明關羽張飛共捍患難且志雖存荆州安得不以與先主哉

操遣蔣幹説周瑜瑜見幹問曰子爲曹氏作説客耶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禍福同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能間也

周公瑾材氣雖英特而天韻不高方諸荀文若尚遠不及也何以言之觀其勸孫權勿送質之言曰與曹氏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等哉是以富貴利達誘其君與孔明草廬之對塗矣觀其拒蔣幹之説出侍女服飾珍玩誇示得意是以富貴利達處其身與孔明不使帑有餘粟家有餘財之奏又何懸絶耶夫有是君則有是臣如瑜者適足爲孫權之佐保有江東可耳非圖中原手也

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自以非知名之士乃於譙東築精舍欲讀書射獵以待天下之清而不能得如意徵爲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身爲宰相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孤不知幾人稱帝矣或者妄相忖度言孤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欲便捐兵則恐爲人所禍而國家傾危也今上還三縣户二萬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曹公此教有是有非三代而降以匹夫而有天下者若漢高世祖蜀先主唐太宗則英雄蓋世自其貧賤少小時已懷大慮是天授之傑也次則曹操與司馬懿劉裕之徒若不值世亂亦以其才致身將相立事赴功而爲名臣降此而下直亂臣賊子耳操墓道之題乃其本志厥後焰焰上燎以時益擅攘功名顯著旁無軋己者遂萌篡奪之心亦勢固然也然身都將相手握強兵四海九州號令其七殺生封拜皆由己出其利大矣乃上還三縣二萬户謂可損專兵之謗裁不遜之責一何愚弄衆聽之甚哉齊晉霸主有尊王室攘夷狄之功亦有竊禮樂擅征討之罪以春秋之法律操平生則功不足論而罪惡大矣

劉備詣孫權求荆州周瑜言於權曰劉備梟雄輔以關張必非久屈爲人用者謂宜徙備置吳盛爲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瑜得挾以攻戰大事可定也權不從

周瑜雖有智謀而爲孫權畫此策何不知人之甚也劉玄德天下驍雄豈美女玩好所能淹留移惑之人哉正使孫權用其説然孔明張飛關羽趙雲俱在外肯使主公落人掌握而無術以得之耶且瑜所慕者雲長益德而不及孔明又以見孔明雖來往其中而未嘗見奇於公瑾不爲所虜其智大矣瑜欲挾關張而用之不料關張不爲己下

則四人者瑜智皆不足以知之也

孫權謂呂蒙曰卿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朕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但當涉獵往事耳孤嘗讀書自以爲大有益蒙始就學後魯肅與蒙議論大驚曰卿非昔日之呂蒙也

三國之主權爲下全吳之臣蒙在第三四閒皆以學而自進大哉學之爲益也使漢高光武能自得師其成就何止如是而已而後世論學者從事於章句耽玩於辭藻直欲多記誦以愈於不如我者以爲己則無增益智思之功以爲人則無制世御俗之略而所學遂成無用之具矣

曹丕爲五官中郎將

官爵公器也操專漢政命自己出而拜其子以要官此漢主詔耶亦可謂欺天罔人謂人莫如我何肆行而無忌憚也

法正說劉備取荊州龐統曰荊州荒殘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益州戶口百萬得之大業可成也備曰今與吾爲水火者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成耳今以小利失信義於天下奈何

玄德所以答龐士元者王道也顧人材力各有限量雖智及之而勇不能自進猶挽弓者將滿而未盡苟用力之難地也玄德終守信義以待天命則庶幾於文王矣雖然有湯武反之之學則進未達之閒此進德之難地也

董昭言於操曰自古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也今公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己不可不重慮也乃與列侯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荀彧以爲不可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彧以疾留壽春遂飲藥而卒

司馬氏曰孔子稱管仲之仁者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漢末大亂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彧捨魏武將誰事哉彧佐魏武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後於管仲管仲不死子糾而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杜牧乃以彧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譬之教盜穴牆發匱而不與同挈得不爲盜乎臣以爲史氏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彧知言耶用是貶之非矣且使魏武爲帝則彧爲佐命元功彧不利此而利於殺身邀名豈人情乎

董昭謂操其言皆妄也人臣匡世之功孰如伊周伊周曷嘗不久處人臣之勢乎若曰不可使人以大事疑己則終保名節可也天下之疑豈爲進爵國公加以九錫而遂釋乎祇益疑耳荀彧爲操子房遷都九錫之議彧不與焉何也是皆爲昭所先也佐人圖天下而翼戴之幾每每失之故彧先辭三公至于十數後議九錫繼之以死使彧不自死操尋殺之矣劉穆之之愧懼宋齊丘之悻悻皆此類也杜牧之謂彧事操事就功畢而欲邀名漢代比之教盜發匱而不與同挈既毀傷其賢而司馬氏以彧能濟生民方之管仲死節於漢其仁又在管仲之先亦將過其實要之自彧智而論所謂千慮之一失由正道以責彧則策勳於佐命不若飲藥於壽春也

馬超擊隴上諸郡皆應之惟冀城未下超攻之八月援兵不至刺史韋康出降超殺之據郡自稱州牧揚阜外兄姜叙爲將軍阜見叙曰君統兵而不討賊此趙盾所以書弑君也叙母慨然謂叙曰人誰不死死於忠義得其所也勿復顧我叙乃與趙昂等謀討超會超取昂子月爲質昂謂其妻曰吾事必成然奈月何妻曰雪君父之恥喪元不爲重况一子哉叙昂乃進討之超敗南奔

懿哉後漢之風教也太守遇害一郡憤恥相與勸戒必期於報仇雖柔懦之婦人亦以忠義勸厲其子英風勁氣凜凜然與秋霜爭嚴此豈非光武明章隆儒術敦禮讓之遺澤哉夫州將東西南北之人也偶典是邦其屬吏事之即有君臣之分爲之伏節排難不敢愛身亦由當時擇人而久任故能繫民心成美俗也王通曰無定主則難責以忠無定民則難責以化故郡縣一變則怨而不傷而後世治不務本牧守令長更易頻數送故迎新胥吏闚見於國破君亡雖平日北面之臣亦從而陵轢蹂藉棄世恬然莫知怨疾嗚呼姜叙之母趙昂之妻獨何人哉

操爲諸子高選官屬以邢顒爲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美文辭植親愛之楨諫植曰君侯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少愚實懼焉

文人少實用多闕德善爲天下國家者不之好也而文人所以自勵者則無施而不可矣以無所不能言故也夫言與爲異能言者未必能爲能爲者未必能言也工於詞翰而自知其無益者古難其人也其惟劉楨乎若楨者必不以華廢實文滅質言尚德可謂君子矣

董承女爲帝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娠累爲請不得伏后懼與父完書令密圖操事泄使郗慮華歆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并所生二皇子皆殺之兄弟宗族死者百餘人

曹操下令以不敢捐兵恐爲他人所圖可也而獻帝在許無異幽辱左右侍御皆用曹氏之人殺生除拜不出天子之手者十九年矣嬪御有娠牽帝戮之中宮憂疑遂併見及害帝二子屠伏后家謂此非不遜之志操誰欺欺天乎操自起兵惟有奉迎獻帝出于危迫謂一時之功可也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自餘東征西伐禽呂布破袁紹平荆州定關中皆闢土討貳以自封殖何與於漢哉而司馬氏稱彧佐操其功不在管仲之後夫齊桓抑戎狄以尊周室仗正義以立襄王中國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孔子以爲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者昔曹凌逼君父弑天下母如操之所爲乎五伯三王之罪人也曹操五伯之罪人也功非扶漢志在篡君直亂臣賊子之魁桀耳雖僞定一時而不克混一再及三世曹芳髦奐已在人掌握呼來序去僅同奴隸或乃死於鋒刃天之報施疎而不失然反道敗德之人狃於姦宄終不懲也華歆歷初名次管寧晚節末路惡逆至此於歆與何誅凡人爲善不可不誠敬之內行形於鋤菜擲金之日矣

初孫權欲攻劉璋取益州劉備曰同盟無故相攻使敵承其弊非計也及備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令諸葛瑾

從備求荊州諸郡備不可權怒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遣呂蒙督兵取三郡備遣關羽爭之魯肅將兵益陽以拒羽邀羽相見責以不返三郡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豈得徒勞無塊土耶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覲於長坂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圖欲遠竄主上愍之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好今已藉手西州矣又欲翦并荊州斯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羽無以荅

魯肅責關羽盛稱豫州長坂之窘以侈孫權假地之德羽遽無以對何也若應之曰當曹操南伐大治水軍金鼓震蕩江漢搖動吳之君臣救亡不給益州躬提萬衆往爲掎角之助協規同力竟破操軍于時諸葛軍師親使于吳面陳鼎足之形荊吳之勢貴公大悅尋表益州領荊州牧若取劉璋則非奪之於吳見可而進自軍之善政耳今吳乃置長沙桂陽零陵三郡而謂豫州愆德墮好可乎曹操惟外以扶漢爲名而內欲自取也故益州與貴公相與治之若但欲斥廣土宇背信自濟又何以伐操爲乎如此則理明義直肅不復有言矣

進操爵爲魏王

曹操專漢漢帝不得有所爲久矣何其致命於操獨如是之節而頻也十七年春三月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上殿如蕭何十八年夏五月詔以冀州十郡封操爲魏公又領冀州牧加九錫十九年春三月詔操位諸侯王上授金璽赤紱遠遊冠二十一年進操爵爲魏王二十二年夏四月詔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是年冬十月命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凡操之品秩一年或二年一加進焉果漢獻之命耶唐高祖曰孤秉大政豈可自加九錫而操節次自遷地日以逼設其未死則奉帝爲山陽公不待丕而自爲矣

操四子丕彰植熊操心愛植楊脩亦稱其才勸操立以爲嗣操嘗出丕植皆送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操亦悅之丕悵然自失吳質耳語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丕涕泣而拜操於是以植多華詞而誠心不及也遂以丕爲王太子

人莫愛於子莫難於知子莫愛者情也莫難知者蔽也然則可以智知乎曰不可曹操有智矣而於父子之間爲吳質所罔而不覺始以僞泣而定儲嗣次以廢簏而殺楊脩皆質畫策以移之智之不足以知子也審矣蓋任術用數以待人則父子之間不能誠也人亦以術數對之矣其惟堯乎廷臣稱其子開明而堯知其嚚訟道心無倚如日中天物不得遁而皆存奚以智爲哉

孫權令呂蒙定荊州斬關羽

先主失荊州非獨關羽之罪也主相皆有責焉雲長義勇雄桀萬人敵也而短於謀雖撫恤卒伍得衆心矣而不禮士大夫麋芳傅士仁以心腹之地寄莫重焉乃己素所輕者又聲言將治其罪與吳爲掎角以當曹操宜通和好申固情義乃不許其昏又罵辱其使是自求敗也然則於主相何責乎數千里出軍而不置謀主也是時法孝直龐士元俱無恙擇一與羽俱使則不至是矣世多奇呂蒙之功以愚觀之小人得智不足取也蒙先伐零陵不下以詐

給郝普而降之乃語以事實拊手大笑今又匿兵爲商賈行潛取荆州而破關羽快意一時可也不知其蜀結盟所治者何事而剪其爪牙失同仇之義是豈大丈夫有名之師以義而勝者哉

孫權上書稱臣於操操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侍中陳羣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

司馬氏曰教化國家之急務風俗天下之大事也光武敦尚經術賓延儒雅繼以明章適追先志是以教成於上俗成於下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也至于桓靈王室蕩覆然州郡擁兵專地者猶未嘗不以尊漢爲辭以魏武暴戾強伉加以有大功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於没身不敢廢漢自立豈其志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隗囂據隴右劉表牧荆州曹操未正大位皆以西伯自比甚哉聖人之難知而小人之無忌憚也文王之道德精微見諸行事即事而論曹操亦能不行一不義乎亦能不殺一不辜乎亦能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漢乎有是三者庶乎可以語文王矣無是三者則一有智謀能用人善攻戰而無道不義篡漢之賊耳乃敢以文王自方耶司馬氏謂操没身不敢廢漢而自立非其志不欲猶畏名義而自抑也愚以謂不然操之王魏已建宗廟社稷立太子置百官用天子旌旗出警入蹕特未稱帝耳若陳羣等再三勸進加以時月漢帝奉上璽綬又何疑焉使操果有畏名義之心終不廢漢者則必不殺伏后勦皇子戮貴人以恐迫至尊用天子旌旗出稱警入稱蹕以僭擬人主也使漢室教化風俗尚可恃操不敢自立者則操没繞十月而丕已受漢禪矣

文帝　　魏紀

二年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羣臣請漢中王稱尊號費詩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羇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臣不取也王不悦夏四月即帝位以諸葛亮爲丞相

司馬氏曰天生烝民其勢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内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強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亦固多矣秦焚書坑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爲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弃而不數此皆私己之偏辭非大公之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爲苟不能使九州合爲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小強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奬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爲僭偽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爲正耶

則陳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爲正耶則劉石慕容符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爲正耶則蕞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使人確然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一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鈞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踈遠不能紀其世數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費詩之言忠且正矣然諸葛公非貪爲佐命宰相者漢既無主玄德素以興復漢室討除曹氏爲志於是焉稱尊亦可也然費詩之忠正不可少也而司馬氏以昭烈於中山靖王族屬踈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是非難辨遂抑之不使得紹漢統則未知其去取之意也自司馬氏至三國七百餘年固不能詳先主之世數而諸葛公拒中山靖王纔三百餘年草廬頃蓋之時即稱玄德爲帝室之胄豈憑虛無據而云爾哉若始皇明爲呂不韋之子琅琊王睿顯著小吏牛金所生司馬氏尚系諸秦晉不革而正之乃推奬荀彧寬宥曹操至謂操取天下於羣盜非取之於漢室而抑退蜀之主相不少假借於孔明北伐又以入寇書之亦獨何哉

遣太常邢貞奉策拜孫權爲吳王貞至吳吳王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君敢自尊大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下車徐盛忿憤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横流貞聞之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三國分據雖志相吞滅然孫策之命權保有江東而已比并許洛西取巴蜀固非吳所能辦徐盛之言不已大乎夫有志於上猶止於中有志於中所成斯下心并許洛謀取巴蜀乃所以能保江東也若恃吳越之衆三江之固施施然宴安朝夕而不爲遠圖則天限雖廣一葦可航耳魏使稍自尊大張昭責之吳王屈已受盟徐盛恥之國有人焉使二三臣幸於無事敬待使客覘其顰笑以爲憂喜豐儀衛薦賄賂惟恐失色則邢貞目擊吳之可圖魏知所以與之矣

漢主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與吳相距爲吳陸遜所敗漢主夜遁器械軍資一時略盡殭尸蔽江而下

漢主與關羽交要深契羽既爲吳所害若不爲報仇君臣

之分矣終矣然命一二將軍出可也乃以萬乘之重崎嶇山谷間持敵逾半年卒爲[illegible]生新進所困雖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然失策沮威亦已多矣是行也諸葛公不諫何也必玄德志意已定有非言辭所能止者杜甫以吞吳爲孔明遺恨諒矣哉

漢主病篤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力效忠繼之以死

或謂昭烈自知劉禪之不才羣臣無出孔明之右者不能保孔明之必與禪也故於臨終正言之冀亮德已而不忍取嗚呼可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玄德襟度夷曠磊磊落落與孔明兼君臣師友之契三代以還未見其比也夫豈以欺詐相待如市道之交乎曹操僞定一時名在英雄之列夷攷其心事乃眞小人耳雖暴戾強抗殺人不忌至其病亡子孫滿前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區衣物平生姦僞死乃盡見方之玄德治命無一語及私豈不猶蔓草之與長松乎先主語禪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旨哉此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資既高克己亦力其從盧植陳元方鄭康成遊啓告詳至弘益多矣

劉禪即位封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弃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亮可無過矣

求言與納說二道信而後諫量而後入合則進否則退納說者宜如是也虛心盈己惟善之欲聞兼聽並觀惟過之欲知求言者宜如是也當重任受大寄豈可易而爲之惡正直之人疾議論之士其有懇懇思報効者反以交淺強聒責之夫交淺言深古人所戒在進言者自處可也豈在上者所以處人之道乎若其可爲孔明何乃望違覆於左右懼曠闕之及己而求十反之益哉嗚呼若孔明者眞百世之師歟

帝之爲太子郭夫人弟有罪鮑勛治之由是恨勛及即位勛後直諫帝益忿後坐事收付廷尉廷尉奏依律罰金帝欲殺之羣臣多言勛父信有大功請赦之帝不許高柔固執不從帝大怒勛竟被誅

鮑信於父爲有功之臣鮑勛於己爲忠諫之士乃以私憾假公事而殺之公卿勸止而不聽廷尉固執而不許濫刑如此難乎其求世矣

帝殂吳王聞魏有大喪自將攻江夏郡先是朝廷遣荀禹慰勞邊方禹到江夏發步騎千人乘山舉火吳王夜遁

甚哉吳之無謀臣也能以江東與中國抗衡則如勿服既已稱臣貢獻受其官爵而又北師曲在己矣至是乘人之喪而伐之則禮義俱弃勇怯失度兵益無名何以能克其不至於敗也幸耳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五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六

明帝　　魏紀

以華歆爲太尉歆讓位於管寧帝從寧爲光祿大夫不至

華太尉雖與管幼安士交友而人品不同歆爲漢臣乃委質曹氏大節已虧矣殺伏皇后之時歆以尚書令勒兵入宮壞戶發壁手牽后出兼此二罪惡通於天不可勝誅也幼安龍臥海隅世莫窺清風素節日益超邈其視魏帝猶蝘蜓然而歆乃欲以青蠅之餘薰汙貞玉顧知太尉爲上公可以處寧而忘於審己之不稱吁亦可惡之甚矣

諸葛亮上疏曰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

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識無一不售者至其自明之語曰謹慎而已何其約也詩不云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若亮者有文王之小心矣彼劉禪凡庸何足以當元良如此其敬而孔明事之靡不盡道握國鬼柄總御六師而無專意恣行毫末可指者非盛德孰能臻此使曹操而閱孔明事幼主之規得不羞愧而入地乎

亮將入寇魏延說之曰今假延兵五千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不從

兵行詭道求勝而已延之計可用甚明而孔明不從或謂孔明長於治國而短於將略或謂孔明疑延不敢委也是皆不然曹操既死天下無孔明對使天而昌漢則孔明由斜谷出自足擒叡而馘懿矣魏延行險以僥倖者也孔明節制之師其止如山其進退如風何以僥倖爲以此一事觀之使孔明從漢高入關則與秦將連和啗以利因其懈怠而擊之之事必不爲矣此可爲明道正義者言之非急於近功小利之人所能解也

初越嶲太守馬謖才器過人諸葛亮深加器異及出軍祁山以謖督諸軍謖違亮節度而敗亮誅之

先主孔明器識相上下一時遇合眞君臣也先主能因水鑑以知卧龍可謂超世之見矣而失於蔣琬龐統孔明器使羣才各盡其用而失於馬謖故知人之難堯舜猶病也惟不護已短不庇私交大明賞罰馬謖雖死而無怨此則人之所難也

時趙雲鄧芝亦敗於箕谷或勸亮更發兵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爲賊所破者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雖多何益諸有忠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矣於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街亭之敗罪由馬謖箕谷之敗咎自鄧芝兵多於賊反爲賊所敗而諸葛公以爲病在一人方且減兵省將思聞闕失引咎責已布于羣聽能使民忘其敗大矣哉其爲道也若袁本初褊忮忌克疑人快已追怒諫者殺戮直士以自取滅亡其得失立見後之君子有志於建功立業者亦可以得師矣

亮曰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

第448冊　續修四庫全書　當　12　反正句

橋玄何顒許劭鮑信皆言曹操命世之才而孔明亦稱其智計絶人善用兵然以事考之操嘗討呂布相守百日而不能克官渡之役幾於勢窮非得許攸則紹未可破也西征馬超韓遂最為出奇取勝矣然亦用賈詡離之之計乃能有功至于赤壁則狼狽特甚設有追之于華容道中者操決不能免也親伐孫權則困於濡須而不得度纔出斜谷則阨於漢中而不能進安在其為絶人乎孔明與之同時必無虛語但恐史官不能盡記其軍機之妙耳姑據已事獨論其用兵殆亦韓信李靖之流歟

亮言於漢主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

勤者聖人之盛德而君子之賢行也其為人多暇日則出人不遠矣舜禹文王周公達而在上孔孟窮而在下未嘗不勤猶天行日運誠不厭倦不息而況於下乎周公孔孟當如何哉故陶士衡有惜分陰之志焉曹孟德略平中土雖能尚節儉然鄴下已有臺觀之樂孫仲謀中身亦漸荒怠惟先主武侯勤勞躬親以至沒世此其遠轢前哲不但三國稱雄也凡人鮮能無所好者有志於道德則功名不足以累其心有志於功名則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苟志於富貴而止耳則亦無所不至矣孔明蹈道秉德不得已而應聘初無富貴之念功名從而日新宜其所立卓然後世莫能及使曹氏未除漢室未興宴安一隅自謂無事則孔明與髙阿那肱相去一間耳

初孫策以呂範典財計時吳王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吳王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傅著簿書使無譴問王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見信任以谷欺更簿書不用也

抑制私情者人之難事故叔孫嫶漢髙帝之公可為法於後世也魏文恨鮑勛乃自為太子時而孫仲謀於呂範周谷乃能捐芥蔕之憾忘傅會之私用舍各當宜其保有一面敵莫能侵也

尚書衛覬奏置律博士删約漢法制新律

懐天下當以仁理天下當以義律令者聊以記刑名之數耳豈所恃以為治也惟明於經訓者乃能用法徒貴習法之熟而無保國化民之本是李斯所以亡秦者也夫業儒而侮經者尚多有之況習法而不知仁義之道其侮法將十人而二五苟如是曷若付百官有司於胥吏哉自後世觀魏之所以存豈係於有律博士而其所以亡者豈係於律令之繁省乎衛覬之言非經邦之令猷也

黄門侍郎杜恕上疏曰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最病者也

善乎杜恕之言乎恕特為糾擿姦宄一事不欲委之小人以小人不顧道理而苟容求進也夫小人之不顧道理而苟容求進者其目多矣薦士則引邪而植黨與理財則刻下而供侈費守邊則鬭士而啓釁禍治獄則酷刑而陷善良惟權勢之指意是趨趨則合合則悅悅則爵賞隨至然則彼四事者非人君所病乎不特是也自一嚬一笑之從違浸淫而上至於攘奪簒弑以國與人非得背道而趨利者為使則不能以獨為也然則背道而趨利豈非人君之

所病乎劉安欲叛漢所憚者一汲黯謂不可惑以非義也況公卿百僚皆得守道顧理之人天下雖有逆節四夷雖欲交侵猶雪之見晛自無所至矣人君誠明乎此所謂爲治不在多言也

司馬懿曰若諸葛亮出五丈原吾無患矣

司馬懿之言譎也實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憚於逆擊故爲此語以安其下耳孔明此舉蓋不復爲退計矣親統大衆入他人境久駐而魏師不敢攻雜耕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若時雨孔明庶幾矣或譏其短於將略不亦過乎

懿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帝不許亮遣使至懿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

世之論古者往往以司馬諸葛不及一戰以決勝負爲恨此殆以形求而不察理也五丈原之師正與赤壁之役等然曹公大敗于赤壁謀拒之者衆其勢亦搶攘傾側會天方佐佑孫劉故孟德以八十萬人爲十艘油葦所挫幾不得免勝負之傳爲快於無窮也若夫五丈原之師深入客地耕田積穀聲勢震薄而意思安閑司馬仲達姦雄善兵懾不敢動請戰示武情見勢窮甘受巾幗之辱殊無他計但快孔明食少幸其早斃固不俟兵刃之交而懿已披靡大敗矣惟漢不復興孔明亟死故以形迹觀者謂魏勝而蜀負雖杜甫善評亦有嘔血酸辛之歎向使孔明未死豈但會懿長安以東破竹而下矣至此然後可以歸之於天

孔明云亡則知漢室之決不興也夫成敗之利害係于一時而理之得失事之是非雖千載而不泯當此時蜀喪元帥慘戚而歸魏師歡欣奏凱振旅一榮一悴存亡關焉時運不留世代遷革向之成敗利鈍皆爲陳迹而青史所載赫赫若前日事孔明忠義之行節制之兵皆可詳細思惟反復觀考使人懦氣激昂因以興起而曹操司馬懿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羯奴猶羞而不取然則雖誇奪雄伯於俄頃間何足道哉以是知古今一心理無間斷志士以遠大自期則本心正理常不屈於天下矣

亮卒于軍中初亮言於漢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可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　以負陛下卒如其言

嗚呼人之羣乎斯世也何所圖哉始於飢食渴飲冬裘夏葛室屋可以庇風雨而已既且有家則漸廣矣既有宗族鄉黨則益廣矣聖王爲制民之產則亦使之足以養其生送其死周其宗族不至於飢寒闕匱則止矣自百姓等而上之至於天子不爲不貴而得兼天下之奉也亦莫不有制度品式上不偪下下不僭上而大要則以儉約爲先節適爲貴使俗無奢靡之尚人息誇奪之心則天下定矣王迹既息人欲肆行攘攘熙熙惟利是競如孟子所以告梁惠王者必至於爭奪篡弒而猶未饜也孰能不待文王而自興三代之美教乎欲革失俗振頹波非一士躬行所能其樞要則係乎當國秉權之人耳故范宣子讓則其下皆讓城中大袖則四方全帛在上者無欲心則懸賞使人爲

盜亦不爲矣孔明身都将相手握强兵專制一隅勢適四海亦何所求而不得縱不外取全蜀之冨皆可以充物其家而三十年間止有桑八百株田十五頃以爲子弟衣食之奉不别治生增長尺寸逮其死也内無餘帛外無贏財其靈臺湛然不累於物如此賢哉遠矣亦何愧於伊尹周公耶夫勢力可以專利而不專利則利之所覃者廣而受惠者多後以法制行之則可使匹夫匹婦均被堯舜之澤亮既死蜀人久而歌思猶甘棠之思召公此其効也或者據權怙勢盡利以遺民廉禄厚矣賜予多矣財賂貲貨四面而至矣視天下之人皆無父而已獨有父則加榮其父視天下之人皆無子而已獨有子則崇重其子視天下之人皆無妻而已獨有妻則培益其妻視天下之人皆無兄弟而已獨有兄弟則顯擢其兄弟視天下之人皆無族黨而已獨有族黨則寵光其族黨竭國力以肥一家而溪壑之貪尚歉歉然也而天下人之父人之子人之妻人之兄弟人之族黨則離間之貧賤之苦困之誅逐之若惡其與己並世而侵己之有者至乃顯然誇語於人以爲冨貴可慕而不可忽也王莽梁冀李林甫楊國忠元載之徒皆是已夫惟據權怙勢盡利以遺民則利之所聚者併而受害者衆後以刑辟取之則雖甲家銅山乞家金埒亦有餓隷之患故莽冀等既誅或斥賣家財錢十萬萬免民租稅一年或省中黄金尚六十餘萬斤而百姓提擊其頭切食其舌此其効也故君子勑於義而不肯爲者惡其事之如彼其汙而畏其効之如此其酷也有志於建功立事者盍以武侯爲務式乎夫武侯平生大致巖巖具在而或者乃謂不能有成顧合終其身爲卧龍而已此詩人務爲勝語非事之實不可信也

帝數問甄后死狀於郭太后太后以憂殂

孟子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皇太后尊矣不可即而弑也而欲其死故問之以示意焉又再問之又數問之則逼矣弑莫慘於問匕首爲下甄后雖母然父之所廢也郭氏雖怨然父之所立也仲母之怨殺父所立是無父也爲史者書曰帝弑其母皇太后郭氏則罪著矣若文帝之建郭而誅甄則不待貶而見者也

立皇子芳爲齊王詢爲秦王帝無子宫省事秘莫知其所由來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

禮無子則取兄弟之子爲後古今之通誼非所當隱也不隱則可責以爲人後之義而禮義明隱之則父子之心有疑焉而慈孝闕明帝乃秘寄其事使人莫知所由來若竊而得之者非所以重統緒也雖當時莫知所由來而已有知其爲任城王楷之子者使芳而賢則後明帝而無他心矣有如不肖必將致孝任城愈於哀帝之於定陶者康王成王之元子也其傳世決矣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宫毛及齊侯吕伋以天子衛兵三百人逆釗于南門之外猶以顯之於衆何乃取人之子私置宫中泯其所自出以寵之而可乎司馬懿雖握手受遺詔視不誤然芳之體貌素輕不繫民望易於傾搖無本久矣

帝用高堂隆議下詔曰曹氏世系出自有虞

世次所出猶木之有根體之有首豈可僞爲哉魏武之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不審其生本末或云夏侯氏子然則魏武之姓既非曹亦非夏侯而高堂隆乃請以虞爲祖是一人而三姓豈不可笑之甚哉有天下國家者亦論德而已夏桀祖禹商紂祖湯周赧祖武其胄可謂光華而世何以稱之魏氏之姓既不可知爲臣子者置而勿論勸其君修德行仁可也必曲爲之說本以爲榮祇足取笑何隆之不學歟

帝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散騎常侍劉劭司隸校尉崔林黄門侍郎杜恕司空掾傅嘏議作考課法久之不決事竟不行

司馬氏曰爲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求之毁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殽考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眞僞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爲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羣下之能否焯然於目中無所復逃矣苟惟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以爲曲私欺罔之資也

事果難治而法果難立歟唐虞考績成周大比而計則夏商可知矣彼其得人之盛功業之美後世莫能及焉何獨後世欲行課殿而不能遂乎司馬氏泝流窮源以謂求諸毁譽覈諸功狀皆無緣盡其理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此至當之論也然人心所以不公不明者何爲而致所以能公能明者何道而得必陳其說使爲君臣者知所趨避猶庶幾焉今直以公明爲美而無去邪私開暗蔽之術是猶

10

語人以飯可以療飢而不教之耕稼也於此有一焉人君誠能清心寡欲無爲於上使百官奉行成憲不得興作於下徭役必令輕賦斂必令薄行之三年吏當稱其職民當安其業益務選進賢德列于有位汰吏貪之冗者則百姓日益富刑獄日益少官府日益清國家日益無事雖不汲汲於考績焉固知其爲治世矣考課之末流凡州縣官皆以督促金穀爲能否或歲大旱百姓死亡縣令不忍而爲之蠲稅則譏訶留滯滿秩不得去至令徵索足數而後已也或功簿所載一字差誤則考功句稽沮難行下報上至于數反而未止也或貪虐姦猾善於掊克斂足上官之欲又肥其家[illegible][illegible]之章紛沓而至部民怨歎而上不知論訴成獄而卒無害閱其功簿乃在褒賞之列如此之類千里向風此又非盧毓崔林杜恕傅嘏之所得知然則世敝愈深將奈何哉

邵陵厲公

魏紀

漢尚書令董允秉心公亮獻可替否備盡忠益漢主憚之宦人黄皓便僻佞慧漢主愛之允上則正色規主下則責皓皓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黄門丞及允卒費禕薦陳祗代之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終以覆國自祗有寵漢主怨允日深

劉禪得衆賢扶持僅能守國末年用一黄皓遂至覆宗實皓之爲小人固亦非淺淺者矣而董允上則規益漢主以嚴見憚下則抑制黄皓不敢爲非此賢者之所難也諸葛公旣殂漢之未亡實允是賴費禕有慙德矣

漢大赦大司農孟光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必不得已然後可以權而行之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謝之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陳壽評曰諸葛亮爲政軍旅數興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赦之無益於治道也前賢言之多矣而終不能革至援以常典而行之於其閒有喜慶見禎祥瑞祈禱之事則又放焉不信二帝三王之法而循後世之制是何也其說多矣始受命則赦改年號則赦獲珍禽奇獸則赦河水清則赦刻章璽則赦立皇后則赦建太子則赦生皇孫則赦平叛亂則赦開境土則赦遇災異則赦有疾病則赦郊祀天地則赦行大典禮則赦或三年一赦或比歲一赦或一歲再赦三赦赦令之下也有罪者除之有負者蠲之有滯者通之或得以蔭補子孫或得以封爵祖考夫豈如是而已耳明哲之君則赦希而實昏亂之世則赦數而文希者尚援故事而不能盡去也數者則意在邀福而歸諸己也實者有罪必除有負必蠲也文者雖有是言而人不被其澤也復有姦宄擅權者以急征暴賦多獄無罪歸之上而施行寬宥布宣惠心自我請之由是數者而論赦爲有益乎爲無益乎人君誠以明哲自期而以昏亂爲戒則所謂援故事而釋有罪者尚在所議故事有是有非豈可盡循罪人若審有罪豈可盡赦有罪而貸則善人奈何甲殺乙而遇一赦乙已不可復生而甲得不死以赦爲偏枯者此也若曰乙已不幸而死矣吾未知甲之果當殺之乎抑疑似也則援寧失不經之文而赦之以爲從厚而終不恤乙之無辜以赦爲偏枯者此也百姓負租或以旱或以貧或以已納而不爲之除籍或爲官司所抑代人而輸其事非一每下赦令未嘗不蠲也而百姓有黃紙放白紙催之言自古如此則以著於令甲者曰凡蠲旱稅不得過若干分而赦令則曰歲天旱其盡蠲之百姓喜於盡蠲之文而不知令甲之有限也則相與怨其上曰黃紙之放特紿我耳此又偏枯之甚者也姦宄亂賊之人知赦之可擬也則甫期而爲姦宄亂賊之事僥倖貸釋不可勝數矣亦或病其然則下令曰凡距赦若干日而殺人是待赦也不得以赦原先爲遠期焉而姦宄亂賊之人有匙可行有为可援有反可恃有來可使一入囹圄用是數者遷延稽故終以無事而捕冦之吏被傷之主發覺之人往往反坐於是善良困於姦宄閭里怵於亂賊喑嗚飲氣無路伸吐此又偏枯之甚者也靈帝行冠禮大赦天下而黨人不與焉自是後凡五赦而益增五族之錮又五赦而黃巾起不得已乃赦黨人黨人縱有罪不輕於十赦之惡逆乎況黨人無罪而願忠於君志除姦凶以清天下者也乃經十赦不得已而後赦此豈直偏枯而已舉四肢皆廢矣四肢盡廢頭首兀然其能不爲人所捽擊毀挽而仆乎於是董卓角之袁紹掎之曹操蹶之獻帝爲所挾而不得赦伏后爲所弒而不得赦二皇子爲所殺而不得赦語赦至此無益明矣明哲之君監失而思得舍非而從是莫若兼用虞舜大易呂刑周官之

法則雖曠歲而不一赦一年而十百赦無不可者舜之法曰眚災肆赦謂有目病而害加乎人者也大易之法曰君子以赦過宥罪過誤則直肆之罪咎則稍寬之而已呂刑之法曰五刑五罰之疑而不明者則赦無疑則不赦矣周公之法曰赦幼弱老耄惷愚非此三者則不赦矣魯國肆大眚春秋非之以其無謂而盡赦也取正乎孔子略法乎虞周大易之訓則刑罰盡道可以代天之春生秋殺矣夫吳漢攻戰之士也臨終獻言勸光武以勿赦陳壽於孔明有憾者也而稱譽不赦之卓況爲天下國家者可不如吳漢陳壽之見乎

以光祿大夫徐邈爲司空邈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

千官列職而宰相最貴均於輔佐而三公爲尊豈非人臣所祈向願望之極地歟然名實副則君子樂之名浮於實有羞惡辭讓之心者不肯居也卑官小品才不能稱尚爲人所指目況三公乎故有孔孟之道則可爲三公能以此道與王論而明之以格其非心而引之於當道則可爲三公挈政之綱治事之大使下有法可守則可爲三公調適人主喜怒以施賞罰無僭無濫以召和氣則可爲三公克稱此者伯禹在舜朝保衡在太甲朝周召畢陳在成康朝亦才難矣咸無焉而居其位則劉囂以附中官而爲司空張顥以中常侍舉而爲太尉崔烈以入錢五百萬而爲司徒董卓田令孜龔澄樞以專橫凶恣而爲太師又何足貴哉當是時魏政已衰柄歸司馬若由德而論徐邈亦何忝於三公而邈辭之固守之篤清規遠識顯映今古其視何晏占筮惟恐不得至三公者相去豈直九牛毛哉在漢得一人不願爲宰相者曰孔霸在魏得一人不願爲三公者曰徐邈斯二人者眞百世之師歟

何晏自以爲一時才傑人莫能及嘗爲名士品目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以況己也

易書闡示中正得失之理表明吉凶悔吝之先使人知所避就詞若隱微皆指人事不如是則聖人豈固爲玄談以無益於世乎而學易者往往歸易於虛無幽渺不涉世用而其所行則背義違理以趨乎凶悔之地其失本於人自人易自易而不知易即人也何晏熟於易之文矣不會理於心故勸曹爽勿以權與人非易也欲爲吏部尚書而奪盧毓之位非易也既得要路違忤者罷退附會者升進非易也與大將軍縱酒窟室非易也爲人情近而無誠內躁而好辯非易也以貌自喜粉白不去手非易也要管輅作卦欲爲三公非易也動與易違乃以神自處不悟其已爲鬼幽此正猶桓範責曹爽何以讀書爲者自何晏王弼以老子莊周之書訓釋大易王衍等競相慕效專事清談糟粕五經蔑弃事實風流波蕩晉隨以亡覆轍在前而後車不戒也昔人云王衍清談之罪甚於桀紂而未見臨川談經之禍甚於王衍也或問清談祖老莊虛無之論其致弊固宜談經者宗孔氏何反爲世禍乎曰其源深其流漫非

一言而可盡姑論其大者所行異乎所言所言異乎所行以此教人使人不異乎己臨川之大機也所行異乎所言故訓釋三經語孟之書高挹道德深鉤性命曰如是而仁如是而義如是而智如是而信如是而禮樂如是而刑政虞舜必同乎唐堯三王必同乎二帝孔子所教即堯舜文武之道也孟子所訓即周孔回伋之所述也牽引配合如出乎一人援據比類如出乎一時析字之偏旁則李斯小篆有道德性命之意信佛之幻詭則李長者合論貫八卦九疇之妙此其所言之失大槩也所言異乎所行故開陳熙寧元豐之政變華祖宗拂違公議以成憲爲因循不足法以君子爲流俗不足聽水旱千里流殍無數則曰天地不仁芻狗萬物固聖人所當同也彗出東方人心震恐則曰天道助順布新兆祥乃交趾所宜討也假省耕斂之文以散青苗錢而取二分之息於百姓假庶人在官者之證以行免役法而植不拔之根於胥吏啓人主侈心則飾鳧鷖守成之詩而曰宰制萬物費不爲侈褒士大夫異己則飾酒誥羣飲之說而曰小人衆多當先殺罰此其所行之失大槩也夫其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而倚君之威布其言於學者命其徒爲師儒教於太學以風天下合此者則升進官使而富貴不合此者則遺棄廢黜而困窮而其言曰成天下之治在人材成天下之人材在教養教養遍天下行之數十年天下之士行異乎言言異乎行人自人書自書以致中原板蕩之効而臨川氏之學方且顯行識者憂之而末如之何也喻於利者宗之而莫能遏也彼爲莊老清談者不好則已矣故曰臨川談經之禍甚於晏衍者豈虛云哉

曹爽之在伊南也蔣濟與之書言太傅之旨不過免官而已爽誅濟封侯固辭不許濟病其失言遂發疾而卒

蔣景侯可謂有耻矣司馬誅爽未爲非也濟與爽書若甘言誘致者而濟實不然乃爲懿所紿耳自不知羞惡者當之折簡而取挾主之大將軍勝於戰師而決勝其功亦不細矣而濟不惟辭賞又以死繼之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蔣濟則有焉

吳潘夫人有寵生子亮吳主愛之有廢太子和之意羣臣固諫吳主大怒族誅言者遂廢和爲庶人王昶言於帝曰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争可乘釁擊之帝從之大敗吳師斬其二將

人主舉動敵國視之以進退其衆者也吳主已老方且廢嫡立庶殺戮諫臣非惟魏師亟來斬將獲軍而全吳之亡實自此兆矣君臣父子人道大倫有國有家存亡所繫經籍垂訓莫先乎此太帝嘗言讀書大有所益以廢立之事觀焉雖曰讀書吾必謂之未嘗讀也

毌丘儉兵敗走朝議欲貶之大將軍師曰此我過也諸將何罪雍州刺史陳泰求勑并州并力討胡師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胡以遠役遂驚反師

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人皆愧悅

司馬師引敗歸已善矣然非自反之德蓋悔殺王儀而爲之也王儀言關東之敗責在元帥可謂忠而有益於師者當斂容致謝克己下教則庶乎孔明之德矣乃怒其委罪在已而殺之此失豈可追也若無引咎之言而又貶黜諸將是再自敗也引敗歸已未足以增隆其業纔可少弭殺儀之罪爾

中書令李豐數與帝獨語不知所說司馬師詰之豐不以實告師怒殺豐

李豐爲中書令帝數獨召與之語司馬師不悅也豐當奈何疎君則不忠親上則犯難事之難處者也度帝可輔而已能制師雖居其位亦不宜有親疎之形況祿去公室政在司馬再世矣帝與豐雖欲圖之必不能克也然則數數密語何益秖自族耳當是之時不仕可也

中領軍許允爲鎭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帝以允當出詔會羣臣帝特引允以自近允與帝別涕泣歔欷允未發有司奏允放散官物收附廷尉徙樂浪未至道死

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八柄在已則手揮指顧而九有順從一失其柄雖對臣下出語伸情亦且不得哀哉奈何輕以柄而假之人哉李豐在中書未必能治司馬師師已忌之許允嘗摠兵又得河北督將之權或足以病師矣而帝引以自近執別歔欷是將何爲哉乃所以促允之誅而速已之廢耳

高貴鄉公　魏紀

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諸儒論少康漢高優劣以少康爲優

曹髦於是時惟晦庶可免禍在易明夷之彖曰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乃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故終於不明晦無登天之照而有入地之辱矣髦之以少康爲優也方司馬氏於澆殪而形滅之之心夫東堂諸儒孰非昭之人者是髦故欲昭之聞之耶何其褊之甚也

吳大司馬呂岱嘗薦吳郡徐原官至侍御史原好直言岱時有失原輒諫之又公論之人以告岱岱曰是我所以貴德淵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岱不復聞過矣

賢哉呂岱可以爲法矣世之薦士者鮮不以恩自居以位自賢以恩自居則望報効之勤以位自賢則責受教之禮又或不然則曰爾賢爾才吾引爾而官爵祿利之吾責塞矣相忘而已矣孰有齒長位尊樂聞其過而納門下之諫誠心不怨如呂岱者哉自識暗局狹者當之必積以爲憾而反加之罪若王鳳之於王章其相去何啻天壤也

吳主召驃騎將軍呂據還都據聞孫綝輔政大怒表薦滕胤爲丞相綝以胤爲大司馬據引兵還約胤共誅綝綝兵敗胤夷三族或勸據奔魏據曰吾耻爲叛臣遂自殺

惜哉呂據有忠志而擇義不精也建宰輔不當非外臣所當預若以貴戚之卿同國休戚者上表密諫可也被召還朝乃以兵入與滕胤同謀欲殺國相心雖非叛師則何名無乃惑於興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之說乎

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見征東大將軍諸葛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卿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

君子貴常德小人厭常情惟有常德故夏之臣豈願商得之商之臣豈願周得之自非人主大無道天弃人叛不可如何則仁人義士未必不欲扶持而安存之小人則不然喜新而爲奇惟權是從惟利是就故亂臣賊子之能濟其惡者皆以小人爲之羽翼而小人貪得者爲之出死力効智計以成之也彼其易君改國不過圖名位而已使命而有之雖不易君改國名位固可得也使命而無之雖易君改國其如命何貴賤貧富皆受數於天豈智力可移易君改國貧而可富賤而可貴是人自爲命而無天矣然小人紛紛然爲亂臣賊子出力効智則亦不思之過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周公戒成王用常人者人而無常則無所不至也

漢譙周作仇國論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強其術何如曰吾聞之無患者常多慢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衆勾踐卹衆以弱斃強此其術也

愚觀周之言其謂勾踐是也非知文王者也文王惟可取而不取故孔子稱其事殷之德豈有筭數於其間哉故先儒論成湯文王者皆以常見而量聖人之度湯升自陑則曰出桀之不意文王既脫羑里則曰陰修德政皆非也周又曰蜀當是時可爲文王難爲漢祖亦非也文王以小事大自其初時爾厥後賜鈇鉞專征伐國于岐山化行江漢烏在其爲弱也使紂與兵西伐亦必有以處矣乃責劉禪以文王之事是求千里於跛鼈也

吳孫綝專擅權勢多殺功臣吳主謀誅之語泄綝廢吳主爲會稽王以吳主罪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綝怒殺之

吳主被廢彝不能救徒死何益乎曰食焉不避其難人臣之義也居高位享厚祿躬見其君廢乎強臣既不能救又不能死則是與賊同情矣霍光廢昏立明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加肅況君欲治吾罪而報之者耶若彝可謂不求生以害仁能殺身以成仁矣

元帝　魏紀

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莊老而尚任俠山濤爲吏部郎薦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以康言論放蕩害時亂政殺之

司馬昭方有代魏之志故惡康薄湯武是以湯武爲弑君奪國與己同也不然是以己爲順天應人與湯武一也湯

武革命之事經仲尼折衷取其誓誥以訓後世眞順天應人矣豈曰弑君奪國云乎師廢芳昭弑髦炎代璜三君之失果可班於桀紂爲天下所疾耶不如桀紂爲天下所疾而司馬氏弑而奪之乃敢以湯武自況小人之無忌憚自以爲中庸者則其濫殺無罪又甚毒矣不知康虛名無實

非能爲卧龍者昭疑之過也

任城魏舒少遲鈍質朴不爲鄉里所重舒亦不爲皦厲之事司馬昭辟爲參軍舒於細務未嘗是非至興廢大事人莫能言者舒徐籌之多出羣議之表昭深加器重

魏舒有內實而不表襮其質信美矣府朝碎務無所是非獨爲司馬昭籌興廢大事是其器業奪而已其所議多由衆議之表是他人未敢言者舒獨言之其亦曹操之董昭乎

大舉伐漢漢兵大敗譙周請來降北地王諶怒曰若禍敗將及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漢主不從卒用周策

北地王諶之言是也有烈丈夫之風可以見先主於地下矣譙周所陳非亡國之法死於宗廟正也服爲臣虜是徐子章羽所以見惡於春秋者周何以貪生失理勉其君哉

鄧艾既破蜀頗自矜伐

受於天不可移之謂命物則具之謂性知理合之謂心有所主之謂志動於誘之謂情將取焉之謂欲想而度之之謂意潛而索之之謂思時存省焉之謂念能其事之謂才涵容之之謂量身履之之謂行行而成之之謂德人皆由之之謂道非人所能爲之謂天矜伐者量不足也君子常語量矣引鄧艾以明之曰艾位三公年七十亦善自持及破蜀有功則量滿矣故量寓於資而廣於學秦漢而後人君之有量者漢高爲冠人臣之有量者子房孔明爲首自餘尚多有之高祖由亭長爲帝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然身無驕侈之意雖光武文皇晚節末路未免少變也學士大夫有預舉送而滿者有得名第而滿者等而上之有至宰相而滿者方未滿時矜伐不形及其既溢不可掩矣故質寬裕如者當學以成之生而淺迫狹隘者當學以廓之廓之之道以識爲先識天識命識性識心則萬物皆吾度內也若斯人者際天爲量矣

加晉文王昭殊禮

司馬氏取魏猶曹氏取漢也亂臣賊子之心未嘗不欲速顧勢有未可則緩以圖之歸於得而已矣司馬師既廢曹芳而猶立高貴鄉公司馬昭既弑曹髦而猶立元帝者蓋人圖大事亦欲十全而不遽則得之亦稍安若肆其凶力非不可亟取然不旋踵而禍及矣王莽董卓朱温是也黃鸝利於螳蜋挾彈者又在其後姦人智足以及此矣以昭爲晉王受殊禮之節觀焉亦可謂魏世有教化風俗使司馬昭畏名義而不敢取乎

帝禪位于晉出舍金墉城太傅司馬孚拜辭執帝手流涕歔欷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

考司馬孚忠於魏室之事無有也惟邵陵厲公之廢孚送之悲不自勝高貴鄉公之死孚枕其股而哭之甚哀如此而已師昭擅魏孚爲上公與建晉朝於魏何有及帝遜位

一第 [illegible] 冊 續參四庫全書 第 83 版文外

乎文獻敘每値君父大變事以泣涕悲哀眩惑觀聽實則安擁高位常都寵榮至于沒身又令斂以素棺時服若初無意於富貴者且自號曰有魏貞士而史稱其廢立之際未嘗與謀若孚者可謂敢爲大言絶行以欺世盜名姦人之深厚縝密者也推見至隱罪不容誅矣

武帝上　晉紀

泰始四年秋七月衆星西流如雨而隕

春秋莊公七年星隕以應王室將虛漢成帝永始中星隕以應賊莽簒立君子以謂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不可誣也當是時晉方向盛而已有此變及帝將崩前一年又有之愍懷西駕銅駝荊棘司馬之籙訖于長安江表雖興自非同姓天之示人顯矣

王祥卒

祥之至孝超卓不事清談又有政事之才用爲公輔可以表化天下矣然孔子曰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也祥仕魏朝致身太尉革命之際初無一言隨衆拜遷不以爲異孝誠雖顯忠節遂隳無乃質美而學未足乎故成材莫大乎學石苞賈充王沈之徒不足責也如祥者君子惜之

匈奴右賢王劉猛叛出塞

時運不窮事變無止晝夜寒暑更代疊亘焉欲日月爲俄頃之停留不可得也治亂興衰即晝夜寒暑之差久者也然考之方冊亦可謂速哉桓靈敗漢召董卓之禍關東起兵資曹操之勢有魏六傳而不能并天下司馬一統而不能傳三世竊觀覬覦之人每每生於怙安不戒之日而人主鮮能悟也晉武帝方且大封同姓以隆基業而異狄姦豪已如癰疽伏於背膂劉猛先叛劉淵繼爲左部首帥是時其猶未平也而亡晉者乃匈奴焉窺跡前世無不然者然則何以逆知而預防之曰惟增修德政固結民心則可祈天永命矣故周公告成王曰我不知歷年惟不敬厥德則早墜厥命爾

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虛張首級遣歸鄉里終身不用

爲天下國家者事皆務實則治道固矣昔國淵上首級無虛數曹操問之對曰征討外寇多其斬獲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封域之内有叛逆而克之淵猶以爲恥也操善之淵之言半得半失耳趙充國先零之征豈非外寇哉而未嘗有一虛辭武功固大民聽固聳何有誇僞足以動人者借有乙國伐甲甲國拒之今年戰則露布曰俘斬幾千明年戰則露布曰禽獲幾萬或自相蹂踐或墮崖擠水不可勝計此亦大武功而聳民聽者也計其所陳累其所殺乙國當無遺類矣而甲師日弊甲地日蹙乙之強盛自如也彼奏功上狀者又偃然受賞而不辭至或怒其酬之之薄君臣知之以爲兵家常態而不治其亦闇晉武之黜石鑒乎誠欲效之則曰如是者失將士心彼且泮然散矣晉武平吳未嘗以無石鑒而闕事也此可以爲御將之法也

尚書令賈充巧諂與太尉荀顗中書監荀勖越騎校尉馮紞相黨朝野惡之

司馬氏經營大業其人材多在宣景文王之世至武帝即

位為公輔與大政者蓋鮮賢材矣而賈充親曾弑君罪在成濟之上乃輔相初政而馮紞荀顗荀勗又皆小人而據要位相與黨友獻納邪說間離齊王攸納充女為太子妃晉之亡也用此二事而武帝不之悟也賈充亡魏又亡晉非人之不祥者歟康節邵先生深明易數以晉室之禍本於夕陽亭之一言石勒長嘯于上東門亦悠悠耳師昭廢二主殺一君欺人孤幼以奪其國曾不再世稱兵相屠者起自兄弟叔姪而非他人也出乎爾反乎爾者信夫得之不以其道而欲長有也難矣

帝問侍中裴楷以得失楷以賈充姦邪為言帝出充都督秦涼公卿餞於夕陽亭充問計於荀勗勗曰公為宰相而制於一夫不亦鄙乎然辭之實難獨結婚太子可不辭而留矣勗請言之初帝將納衛瓘女為太子妃充妻賂左右使后說帝納其女帝曰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請勗與荀顗馮紞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留充居舊任

謂賢為不肖是為非此不可以目見也當以心見心有所蔽則言者行矣謂醜為都黔為哲此不必以心見也目亦了之矣目有障翳則罔者信矣晉武無目病欲為其子娶賢種而腹心之臣欺之謂醜為都黔為哲太子納婦武帝見其不然亦可悟矣竟泯默而遂成之是不直可欺以其方又可罔以非其道也然則何所不可罔矣顗勗所居官武帝所授也武帝方即大位委以幾要邇有叛心交附邪臣相與罔上不道以傾覆其國家不知於己亦何利焉其可惡如此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人君可不念夫

以鄭袤為司空袤固辭

三公之位人臣自非庸謬不才孰不有覬為之志至或交結中宮如劉暠而得之者或輸納貨賂如張温而得之者或納約宮禁如李林甫而得之者或黨附夷狄如桑維翰而得之者苟欲得之無以制其欲則無所不至也鄭袤亦無大過人之行其辭司空而不受必以賈充馮紞之徒締交迷國恥與之伍也亦可謂賢矣亦可為貪位慕祿進而不止者之師矣

吳中書令賀邵曰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貿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

賀邵所謂反理之評詭道之論者人未之審言也邵何以得此敢問之是非曰先君子每味其言之能中亂世之病也即請問其目先君子曰以王介甫觀之自謂窮理而知道者河北淮南水旱流殍則曰聖人以百姓為芻狗然後與天地同華山崩覆壓六社則曰太山頹哲人萎乃韓忠獻堯謝之應慧出東南 神考恐懼則曰天道助順除舊布新乃交趾將滅之象水旱連年四方上聞則曰為人牧者不必論奏災傷之事目 孔子春秋為斷爛朝報不列于學官而解釋李斯小篆以為有道德之意元臣故老忠諫正士咸擯逐之而擬諸聖讒說難任人禁邪誣 祖宗創業太平百年而指為因循之政不足法馮瀛王歷事五代臣節掃地而稱其知道商君酷法致秦之亡而稱其能必於行政未可非也所謂反理之評詭道之論也

羊祜脩德懷吳剋日而戰不爲掩襲之計單行吳境刈穀爲糧必計數償之吳人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自屈也各保分界無求小利吳主詰之抗曰一鄉一邑不可無信義況大國乎

人臣之義無私交將軍師保境土以扞外患與凡人比鄰而居敦交好通憂虞者異矣宋司馬子魚曰執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羊祜務以德信懷吳人與陸抗使命當通降人欲去聽以還之刻日方戰不事掩襲矣則異矣而非將軍師保境土之正法也以爲計耶爭之所以取吳者凡六大將二十餘萬人舟師數千里

戰勝攻克非吳人感祜懷徠之恩而自服也故君子以羊祜陸抗交歡邊境方之華元子反私乎於下而蔑其君仁人正義而不謀利法固如是也借使羊祜當日以此得吳之城壁鎮戍或取其師徒而有奉使交私之嫌則所得者少所喪者大仁人不爲矣六一居士評羊祜襄陽去思之美曰元凱以其功叔子以其仁蓋亦未知仁之爲道矣惡愛寬厚特仁之一事耳且原祜之心誠非爲私況以大晉而臨一方之吳若無可嫌者君子猶以爲不可有如吳人臣晉而陸抗行之公爲吏驩陰有通遺安知其非借勢於晉以固其權取必於吳而脅其主耶故君子於祜之事且之所以謹禮於微訓後世臣子無外交之義也

帝以太子不慧訪於楊后后曰立子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也

人之大倫有常有變雖曰賢者守常聖人盡變然當事之危疑難處而關國家之存亡賢者當之雖不能盡變亦必審擇輕重斷以大義則庶乎不失矣立子之事是也言者帝乙生庶長曰啓嫡子曰受不知受之幼也已爲無道帝乙守立嫡之義而立之歟抑受方幼少過惡未形而帝乙立之也使受方幼少過惡未形而立之可也若已爲無道帝乙舍微子之賢輕喪邦之禍以不失立嫡之義則帝乙之愚可勝言哉帝乙雖未能盡倫而處變苟有知子之明念成湯之業見受之必至於亡國敗家而微子爲可以保宗廟社稷也則必審擇輕重斷以大義舍受而立啓矣此則不待聖人可勉而至者也世之君子乃曰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然尊亡國而不爲者以禮之大節不可亂

也此膠柱調瑟之論也豈有以四百年之天下付之暴紂者無寧覆亡其宗社祀斷其血食而務存禮之大節嗚呼曾是以爲禮乎惠之不慧無人不知帝亦知之矣舍衷而立齊王攸可也立皇孫遹亦可也不謀於能斷大議之賢人而謀諸閨闥晉室不競實武帝自取之哉

山濤薦嵇康子紹帝徵之紹以父死之故欲辭濤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紹乃應命

嵇紹處已之失由山公啓之者非也昔舜殛死崇伯而禹事舜爲司空又受其天下何哉至公故也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言之云爾何以見其服乎以禹爲鯀之子尚不敢以殛其父爲憾他人可知矣此之謂天下咸服如紹者終身不仕晉室如王裒可也爲人謀而不盡其道使人忘父之

然而從於祿仕之利山濤之失大矣且其所謂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者又非康紹父子義類之所存紹聞之翻然而起者何所悟也無乃固有釋怨之萌而會遇濤言之適歟

邵陵厲公之廢也太宰中郎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不出寢所乘車足不履地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或評范粲何人也有曰忠人也不忘舊君守死靡他可不謂忠乎有曰義人也惡司馬氏不與同立可不謂義乎以愚觀之粲仁人也所守既正久而益確寢所乘車卧疾不言凡三十六年以此終其身心苟不仁又安能不爲變乎

羊祜請伐吳

羊祜山濤皆晉之良臣也祜必欲伐吳濤曰不如釋吳以爲外懼二子之策孰優曰推伊尹之志一夫不被堯舜之澤如已納之溝中而以大晉君臣坐視江南困於孫皓則伐之是也準范文子之見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苟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而晉武中才之主耳則伐之非也苟爲晉遂處者姑治內可也自吳而言皓爲無道驕奢荒虐以蕞爾一方欲抗天下十分八九之勢不知敵人所以謀我者[illegible]也晉有天下十分八九之勢豈容吳在卧屋[illegible]頓劫其謀臣頓劫其力必至於席卷[illegible]平而後已耳嗚呼此天下強弱攻守之常理也

太傅何曾[illegible]奉養如人主及卒博士秦秀議謚[illegible]實爽曰謬怙亂肆行曰醜宜謚謬醜公帝策謚孝

謚者合天下之公非所當私秦秀議曾當矣而帝以策改從美稱然則置博士何爲哉且人君而謚其臣以美稱者亦施之之意也我能以制勅破公議易臣下惡謚則爲人臣者豈當加惡謚於君上乎使凡事皆視此行之公道焉隨私意是用君臣諛說以不正相寵光夫適所以自標而貽天下後世之譏誚耳今史曰何曾名與實爽怙亂肆行有司謚曰謬醜而帝策謚曰孝讀之者是非之心皎然則改之者何益哉於賈充亦云

匈奴左部帥劉豹子淵爲任子在洛陽齊王攸言於帝曰陛下不除淵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乃用疑殺人侍子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渾言是也

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漢高祖撫其王濞曰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非汝乎濞初封未反雖有反相非其罪也何名而殺之高帝亦語使勿反而已劉淵爲任子無罪可書齊王攸遽請殺之是以猜虐甚帝也于時之論攸不逮王渾遠矣然世之議者以唐太宗殺李君羨爲濫刑以晉武不殺劉淵唐明皇不殺安祿山爲盛德其論晉武唐太宗當矣論明皇則失之祿山爲將而覆軍軍有常刑張九齡請斬之非以猜也不得與司馬攸爲比明皇不從是失刑而縱惡安得與晉武同心哉

大舉伐吳吳丞相張悌督戰吳師敗副軍師諸葛靚先遁請悌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耶遂死之

古人一受賢者之知其自効甚於報爵祿之寵以爵祿之寵易得而賢者之知難遇也張悌非吳臣第一流觀其臨難致身死而合義不肯貪生失節以負名賢知顧可謂烈丈夫矣豈與姦邪偷合之流始則屈意先生大人以發其迹依倚正道收拾才望以美其譽既得所欲乃盡變前之爲反讎其端人正士臣伏夷狄不以爲耻其視張悌相去豈直蛣蜣轉之與蘇合哉

吳主皓降凡克州四郡四十三户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蜀之亡也有户二十八萬甲士十萬吏又倍之以力而論皆足自守譬如人身四支尚強而心既蠱病無使形者則形將焉用矣嗚呼人之靈於萬物中國之制御夷狄賢者之折伏姦雄正道之破散邪說一理也身無使形者即項羽重瞳子而首體五分有使形者則孫臏無足祖[illegible]無目而戰勝攻取以小捄大何往不然故思保天下國家者當正其心使極于清明莫能欺蔽則雖少康一旅足以祀夏配天劉秀騎牛足以興復漢室何況中天下而立撫四海之衆孰得而窺覦之苟爲不然蔽者憒憒則弃賢保姦不恤百姓絕忠諫之路長禍亂之階如劉禪孫皓雄據一方江山足憑兵甲尚衆亦不免於面縛銜璧爲臣虜也可不畏哉

王濬上表曰臣孤根獨立結恨強宗夫犯上干主其罪可赦乖忤貴臣禍在不測

賞慶刑威曰君君者出命者也宰相者行君之命者也君無是命宰相雖欲賞慶刑威乎下不可得矣而王濬何爲有其臣不可忤之說耶曰此非論君臣之常理也謂君失柄而臣竊權者也人主如天無所適莫非大無道惡愛惡正如桀之於龍逢紂之於比干則怒亦有時而釋矣惟權柄下移使竊據者用以飾喜飾怒則施之必過賞不過不足以鼓舞小人而示恩罰不過不足以阻遏君子而立勢人君所欲賞刑反不得伸必多爲之說以變之而已之所欲賞刑必文之以有功於時有害於國而必行之自趙高王莽以來所由一道王濬非虛言也人君可一日而失其柄乎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六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七

武帝下　晉紀

太康三年正月朔帝祀南郊禮畢喟然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是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及也

晉常并圜丘之祀於北郊是陽從陰夫從婦非小失也莫有議者既行夏正而以正月之吉有事於南郊何禮也武帝比方之問其可知矣無亦謂天下分析之久至已然後混一欲以光武自況與毅宜對曰陛下武功既昭克廣前烈掩迹曹魏而遠紹漢家矣然儲嗣常才公輔近局諸王擁大而法制不修風俗奢麗而禮度未立自宣皇景文經營四方數十年來所用多權譎詐略之人陛下當翼翼深思衆建賢德使之損益大政為國遠圖而乃昇平遷志意驕侈不邇聲色異乎成湯警戒無虞未同舜帝臣恐禍發所忽安而易危此宜聖慮所當留意者如此庶乎足以警帝矣而顧舉賣官畜錢一事豈能有所規益哉

賈充老病自憂謚傳從子模曰是非不可掩也充薨博士秦秀議曰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更曰武

人為善者心也為惡者亦心也心有二乎曰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自其為惡言之則從危而蔽其微故一而二也自其為善言之則造微而平其危故二而一也是以君子貴克己焉彼小人為不善非以不善之誠善也為善而不獲利為惡而獲利則舍善而之惡不能自克而已矣己已不能自克而之惡矣又惡人之為善非惡善道也惡為之者之或勝為己之不利也始之以利終之以利於是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然其惟微之心則未嘗亡也何以見其未嘗亡也以賈充觀之則信矣考充平生無一善可稱弑高貴鄉公出齊王攸納女東宮以覆晉祚初論吳必不可取及吳平則又遽請封禪其兇邪佞諂如此所謂人臣之大蜮晉國之巨蠹也幸而死於牖下乃以謚傳為憂是其心亦知平生之非常不自慊官雖貴年雖壽而義氣不充終身有餒則其服蟬冕位上公惴惴焉猶穿窬之慮敗獲也又曷若為善之榮且泰哉且充身荷寵祿二十餘年豈非命歟循義而行聽命所制必無宜貴而賤宜富而貧之理然則其為不善殆亦徒然不能易已定之命也是故君子力於為善順受其正斯已矣

充自憂謚傳其傳終不能弭弑逆諂邪之行其謚終不能逃昏亂紀度之評賈模所言是也帝雖違衆行私更謚曰武然至今垂千年未有號何曾曰何孝公者亦未有號賈充曰賈武公者是是非非之本心豈可以勢力而移奪哉堯舜之言民到今誦之中理故也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等惡之言於帝曰陛下詔諸王之國齊王攸獨留京師可乎百僚內外心皆歸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為然

甚哉小人之善讒也以無為有以是為非則聽者或覺矣齊王攸賢德冠朝衆所譽歎無間毀者荀勗等知遣之就國舉朝必以為不可也以此言其得衆心危太子則安得

而不信哉武帝盍亦追記先帝先后臨終之言豈私於攸而與朝臣比周哉要之武帝闇而不明自初信愛賈充荀勗之徒而意忌其弟故其文明之託不以爲難廢友于之義不以爲歉而三讒所譖如水入水也夫讒人何世無之惟來讒賊之口自敗其事而不悟者爲可歎耳

杜預卒

晉之平吳始於羊叔子終於杜元凱敢問二子孰賢曰預以才祜以德固自有次第矣其尤不逮者祜無貪榮固位之心預則有矣或曰何以辨之曰祜每拜官辭多受少至心素著每見伸於分列之外又不肯結中朝權貴以取馮紞荀勗所憎而節不爲之變也預在襄陽數行餉遺或問其故曰吾不求益但恐作害耳嗚呼預孰若左氏傳善用兵矣而不聞郜鼎衛俘垂棘之璧屈產之乘河外之五城東鄙之三十邑紀甗玉磬帶錦如瑱及晉卿始禍樂祁見執蔡侯從吳昭公非納之事皆以寵賂公行保邪蠹正敗其國家是徒取孟獻子謀不免之一言而忽叔孫豹衛社稷之正道昔人稱元凱傳癖夫學春秋而不知義利之分其癖深矣

齊王攸薨上哭之慟馮紞曰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涙而止

齊王攸自賈充之壻也充何爲惡之蓋是庚純嘗面斥充以高貴鄉公安在二人成隙純當除名而攸左右之謂純於禮律未有違者詔從攸議而二荀馮紞則以巧諂素爲攸所惡也荀馮既媚奉賈充充又不悦於攸所以最候隙獻文德[illegible]充不合雖然水流濕火就燥齊王君子也充等小人也各以其類宜其不合也攸既死讒夫可以已矣武帝慟哭發於中情又爲馮紞所抑爲之收涙間絕天性止繫一言詩三千篇存者十之一而采苓青蠅巷伯巧言何人斯十月之交之作聖人皆存而不削于以見雖大聖人量如天地亦惡讒人之爲害也

太廟殿陷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其工役築作必不苟祈於久而固也春秋書太室壞君子曰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則無壞道也而壞是不謹於宗廟未嘗省察其傾之當支也所以志文公之怠惰而魯之衰自是始矣晉七廟雖曰因魏故廟然非有雨水浸齧之患則無陷道也而陷其變非止如魯廟之壞而已也其亡徵乎國之大祀莫大於宗廟宗廟無故而陷於地中天之儆戒亦迫矣人君宜素服哭臨責己脩德大臣宜爲國長慮革弊脩政而皆無聞焉廟陷凡十有九月然後新廟成于以見武帝之昏荒而晉之亡自是決矣

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食夏六月朔日食郡國三十三大旱秋八月星隕如雨地震

晉自平吳之後至此九年矣中國四垂幸無風塵之變而公卿大臣亦無經遠之謀偷安目前贊誦太平是其常也去年日食廟陷是歲史之所書者災異五事而已武帝亦可少思其故戒懼以圖之而寂無聞焉帝舜君臣相戒曰勑天之命屢省乃成于以見武帝之心益荒而晉室之亂

帝知太子不才而恃皇孫遹明慧故無廢立之意

記曰人莫知其子之惡未知之者君子猶責其嘗知也既知不才矣而恃孫明慧乃付神器與愚暗之子而不疑嗚呼何其不智歟書云一日二日萬幾幾者微也危也謂禍亂之端常人易之者聖人不敢忽也而況太子愚暗事有大於此者乎而使之嗣世待孫子長年以善其後不知一二十年之間危微之事凡幾端矣此人謀未盡不可歸之天者也是故帝纔晏駕禍亂並作若慮之於早精選賢者來輔皇孫而授以位其庶幾乎

上疾篤未有顧命獨侍中楊駿侍疾因輒改易要近樹其心腹帝小閒知之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令中書作詔以汝南王亮輔政擇朝士有聞望者數人佐之駿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去會帝復迷亂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頷之

人主無內外之患宴安荒忽不知疾之遽侵死之俄及身後大計遂至罔然無處置而不能如志抱恨以沒者多矣中庸曰事豫則立前定則不困武帝是時不無良臣衛瓘和嶠劉頌何攀傅咸之徒皆在朝列賢於楊駿遠甚舉而加諸上位使參斷國論共輔幼主亦不至倉卒之間為人藏去詔板易置心腹而口喑目瞪無如之何也故委之天命者必先盡人事焉

惠帝　晉紀

賈后為太子妃也有憾於楊皇后及帝即位賈后不以婦道事之又欲預政為太傅楊駿所抑駿楊后之父也賈后密[illegible]瑋淮南王允誅駿二王來朝誣駿謀反發兵中書圍駿[illegible]太后題帛射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駿既誅賈后諷羣臣奏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繫帛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于天宜廢為庶人張華曰太后非得罪先帝今黨其所親為不母於聖世宜限皇太后之號稱武皇后以全終始之恩荀愷等曰太后謀危社稷不可復配先帝宜廢詣金墉城於是有司請如愷議廢為庶人詔可

按羣公有司所奏張華所議徑以太后圖危社稷不母於聖世方是時討楊駿者兩親王將殿中兵而出駿既初無逆謀至是又未嘗有一戈指闕坐受攻討變迫而死太后以父之故射帛于外以祈免耳不知何名為圖危社稷不母於聖世乎及有司再請廢后為庶人詔旨畫可華不復切諫依阿取容依附賈后而肩汝其君不待弑逆之事已著著矣不待議矣

詔以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瓘錄尚書事時東安王繇專擅朝政賈后黨之以楚王瑋剛愎好殺欲奪其兵遣就國未決瑋自[illegible]參賈后譖亮瓘謀廢立后素怨瓘且患二公執政己不得專恣帝作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王宜宣詔免之瑋因此復怨遂勒兵收亮瓘皆殺之

惠帝昏庸賈后專恣行道知之矣司馬亮自諸侯王入冠台輔既有兵權又錄尚書其廢東安王繇裁須一詔則遣楚瑋就國代領其兵先事制人疾雷不及掩耳遂廢賈氏如反手爾乃遲疑不果使兩人徐書其計謀內交賈氏反為所制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其亮之謂乎

王戎卒

以一言目人而盡其大致非聖賢不能也所謂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由也果求也藝賜也達伯夷清伊尹任下惠和之類是也例此而失之則漢末鄉論學議相標榜者未必皆中而過情多矣晉人尚清談以虛無爲宗則尤不得其當何晏謂司馬子元爲幾謂夏侯泰初爲深而自以爲神取笑後世是也王戎田園徧天下親執牙籌晝夜會計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嘗鑽其核烏在其能簡爲三公無所建明愍太子不聞輔導與俗俯仰烏在其知要而有簡要之譽簡而要者固如是乎

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不能救也

老莊之學見周末文勝人皆從事於儀物度數而不復有誠信爲之主故欲掃除繁迹以趣乎本眞而矯枉太過立言有失至虛幽眇不切事情遂使末流遺略禮法忽棄實德浮游波蕩甚爲世害更甚於文之滅質也故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物有形者也事有迹者也理則無形迹可窺而有大小長短輕重是非得失可揆者也無形迹可窺謂之有不可也有大小長短輕重是非得失可揆謂之無不可也何晏之論見於無遂以虛空爲宗而遺夫形而下者裴頠之論見於有遂以形器爲執而遺夫形而上者皆不知理之言也誠知理矣豈有則有烏能強之使無豈無則無烏能強之使有形器森列不足爲空虛之累空虛寥廓未嘗爲形器之拘雖無思無爲而天下之故未嘗不應也雖開物成務而寂然之易未嘗有擾也此則聖人之正道也

時政在羣下貨賂公行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

觀世之治亂其道固多然上下清廉則必與治同道之時也貨賂公行則必與亂同事之世也何也上下清廉喻於義者用也貨賂公行喻於利者進也喻者曉解之言也隨所曉解而發於其心行所曉解而施於其政治亂之分豈不判然如涇渭之易見哉

賈后欲廢太子劉卞謂張華曰東宮精兵萬人若得公命皇太子錄尚書事廢后于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是無君父而以不孝令天下也雖成猶不免罪況未必乎

以事之形迹論之舉東宮兵廢皇后是五刑莫大之罪也以理之輕重斷之國本將搖大臣討安宗廟廢尊后以全儲君是三綱不棄之功也昔周惠王以愛欲易太子齊小白糾合諸侯會盟于首止以定襄王之位孔子稱之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夫父欲易子聖人猶以大義裁之而取管仲以著齊侯之功況賈氏滔虐無道親弑其姑又誘陷太子致于有過乃因以爲罪而欲廢之張華爲國大臣大臣定國大事大事莫大於太子之廢立矣倘召公卿大會廣庭密飭衛兵嚴爲儆守建白中宮弑姑害子危及宗社請行廢黜以安國家不崇朝而禍亂息矣乃拘於小義以失大幾本華之心倘后自固而不知理所不可勢安足懼乎之豈於張林之言無以自解其行以取之哉

太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拆

張華子韙勸華遜位華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

天道固遠使初無變動或偶有小小者焉猶可以緩懼之心乃一月之中大異四見亦既迫矣而尚曰天道遠何張華之愚哉華以博物名能辨龍肉鮓蛇化雉臨平石鼓豐城寶劒然上則不識天象下則不悟人理何用博物為哉以愚觀之華蓋效人爾以文學才譽早得時名及致位公台耽於榮貴密結賈后以固爵祿微諫廢儲以竊公譽竟戀優游卒歲而不知禍之至此也臨死之言自謂中心如丹而史亦稱其盡忠帝室世之相蒙可勝道耶是故君子務知其遠者大者苟博物如張茂先至神如何平叔終無救於殺身之禍也

趙王倫孫秀矯詔發兵收后廢為庶人賜死于金墉城

凡誅討逆亂之人必有詞無詞可秉則逆亂之人心未必服趙王倫既專國政當請于上播告之修數賈后廢弒皇太后無婦之道譖殺皇太子無母之慈禍亂國家淫惡昭著天地所棄祖宗所絕其以大義賜后自盡如此雖惟深惡賈氏之心又足以聳動民聽而自初迄終兵甲搶攘舍矯制之言不復有詔蓋孫秀與倫妄意大事故以亂易亂不能與於此亦可恨也

趙王倫逼帝禪位尊帝為太上皇封拜羣下不可勝紀下至奴卒亦加爵位

舉事當義則人心服衆庶之情雖利焉趨然上之人自爭大利而以小利悅之則亦不能說矣楊駿初秉大權中外羣臣皆增位一等二千石以上封關內侯所以求媚於衆也而何攀非之及駿被攻圍無益於馬廄之逃司馬亮論誅駿功侯者千餘人所以收衆心也而傅咸非之及亮被攻圍無救於登牆之呼是皆十數年間耳目所接者可以為鑒戒矣趙王倫雖能討除賈后而意在簒奪取之不義又欲以官爵牢籠中外府庫不足以供賜予鑄印不足以給封侯曾未旬時義兵雲集金墉賜盡且誰哀之是故由義而動動合人心則不待捐爵賞散金帛而事自定矣南陽宗室起誅王莽山東豪傑入討董卓未嘗以利誘人人自從之則天下之大情可見矣

齊王冏約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常山王乂新野公歆共討趙王倫移檄郡縣遠近響應倫懼迎帝復位帝下詔賜倫死以冏為大司徒穎為大將軍並賜九錫顒為大尉乂為大將軍歆進爵為王歆說冏曰成都至親同建大勳宜留之輔政盧志謂穎曰今大王與齊王同輔政兩雄不俱立宜力求還委重齊王以收人望穎從之冏既得志驕奢擅權殺戮名士中外失望乂歸於穎於是顒表冏罪狀約穎歆乂及范陽王虓同討之乂在京師即將百餘人馳入宮奉天子攻冏城中大戰三日冏敗夷三族

冏以賢王之子糾率諸侯入討簒逆迎帝復位臣子之義得矣即當請帝下詔散遣外兵歸重成都留輔大政己為之副選建賢材更革弊事辭避榮寵居以謙降顒歆虓乂之師何名而起哉倫秀甫誅臺省府衛尚爾空闕戰死之士未加收卹遽受九錫以宣景文武為比標示爭端於是盧志獻謀使成都委權而去以惡相稔猶且未悟方欲乂

專大政驕奢施宴選舉不公任用讒佞忠謀者遠直諫者誅仗義之功反成罪釁以數十萬衆爲百餘人所禽遂使獻至國絶不祀良由生長富貴不知義理故也惜哉

時荆部守宰多闕詔劉弘補選弘叙功銓德隨才受任人服其當表皮初襄陽太守朝廷更用弘壻夏侯陟弘曰治一國者當以一國爲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壻哉乃言陟姻親不得相監皮初有功宜見酬報詔從之弘勸課農桑寛刑省賦公私給足百姓愛悦

荆州遭張昌寇亂之後自褊心小智不知事要者當之拖置搶攘未易定也劉弘受詔來爲都督歷時未久而公私給足百姓愛悦何効之速歟詳考其事亦纔四言而已曰叙功銓德曰隨才受任曰勸課農桑曰寛刑省賦此所謂平平之談非有奇謀異策者也至於表皮初之勞効抑夏侯陟之私親行以至公表正巡屬推此以往雖相國可也詩不云乎瑣瑣姻婭則無膴仕爲己當權可以擅休戚人於是凡爲族黨者靡不資材或官或封周有遺迹如周之尹氏詩人所剌亦異乎劉弘之志矣

以越守尚書令

八王擾攘非有匡翊晉室之忠也倫既謀篡允遂圖之允未及擧爲虔所殺而冏召穎顒合兵同起又遂誅冏越尋除乂四年之間八存其三而相圖未已欲敵我者少則我可立然不知多足之虫次第去之至于一足則不能行矣越復討穎顒穎自不振越又討顒顒亦不支穎顒皆死越專朝政前後七年而無經濟之略凡所辟置皆清談不事事縱酒殖貨胡寇日盛而晉亡矣八王之中穎顒允賢虔同賢於穎顒允又賢於冏越賢於乂此其人品之七王既殲太弟孤弱越勢可以自立久而未取此其所以爲差賢耳然匡國無狀莫救覆亡初心非忠才又不足皆晉室之罪人也

劉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事成則曰某人之功或敗則曰老子之罪人咸感悦辛冉爲弘話縱横之事弘怒斬之

有過歸於己者有善必推於人也有失推於人者有善必歸於己也此人心公私廣狹之辨而人心服與不服之分也故或在上或在下不矜不伐而人莫能與之爭大禹顔回之所以同道也夫善出於我謂我有善亦何不可此行一形人見其自私而狹隘也則不告以善不肯與之同爲善矣況於善非我出掠以歸我小美則姤人之美大功則貪天之功排羣衆而自賢掩智能而獨出始則黷然竊取富貴終則壞木疾用無枝古往如是者豈一人而已哉劉荆州無乃聞孔明之風而興起者耶至於怒斬辛冉尤爲忠卓方承平時君臣分定雖姦雄豪傑不敢萌窺覬之心及世亂離上下紛擾雖狙黠驍勇亦且有飛揚之念晉室而既卑矣弘内則調和諸王勿以職競莫消戎狄之變外則綏寧江漢威行南服不失臣子之節方諸權勢既隆漸生異志始之意大心不忌僭言無章已則欣然受之加以官爵風示恩諂而忘其亡滅之可嫌也如恭卑之徒賊亂之事亦異乎劉弘之志矣

陶侃以運舡爲戰艦或以爲不可侃曰用官舡擊官賊何爲

不可

智者因事以就功大抵如士行所爲也若尚法之世未論其破賊之功先治其以運舡爲戰艦之罪矣當時已有謂其不可者齷齪之士拘攣之見何世無之故謝太傅稱陶公用法得法外意此類是也雖然任人而不任法其弊至於各行所見蕩而無守任法而不任人其弊至於君子不得行其學中人固滯姦人侮文其害彌甚均之二失寧於任人但慎擇賢材以爲大吏而法貴簡要去其煩苛使人易曉而易行則兩得之矣

帝食麪中毒而崩

古帝王以故崩未有不知其人者獨惠帝中毒崩而不知其人以愚觀之羊后無他立之意太弟無欲速之心後庭無爭寵之讎近侍無矯虔之衆諸王交鬬各已衰謝麪中之毒其誰致之大臣當大事事莫大於君見弑而賊不討也然則舍太傅越無所歸獄矣

懷帝　晉紀

帝親覽大政留心庶事太傅越不悅固求出鎮

晉惠中葉王室而既卑矣懷帝初立權在太傅屠各羯奴蟠據趙魏琅琊王睿保有江南獨青徐兗豫僅屬晉耳而劉石方且經營爲夏屋已傾狂瀾既倒若聖哲馳騖未知濟否然帝始親庶務越已不堪委去朝廷自便藩服不念國事終將如何亦可謂愚暗不才之甚矣而史稱帝親覽大政者又何政耶夫政與事殊猶之綱焉其綱政也其目事也竊恐帝之所親覽者特簿書名數之末爾儻欲收斂大柄正君臣之分強中國之威行其政刑削平僭亂是則政也其果能乎

琅琊王睿頗以酒廢事王導以爲言睿引觴覆之遂不復飲

酒之能亡身喪家敗國古訓審矣禹惡旨酒周公戒羣飲彝飲者孔子戒困者亂者聖人無是也以教人耳人能止酒者非以病以喪以怨以異端之禁則否也士而能止者以荒思廢業也則既賢矣未聞人主能飲而不飲也能飲而不飲惟晉元爲然不嗜飲不能飲而不飲未足貴也能飲者之於酒甚矣多欲者之於色也而況人君口備味耳備聲體備游逸情備使令凡可以佐佑觴爵者無所不備於是焉抑制而不飲以終其身非立志堅確期於有成孰能如此晉元名論不高人心未附始初建國事以酒廢闕王導一言銘心自克其終濟大業百有餘年不亦宜乎

司徒王衍建言時方危亂當賴方伯之助用弟澄刺荊州族弟敦刺青州語之曰江漢之間負海之險卿二人分處而吾居中足爲三窟矣

爲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與法度皆芻狗之陳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軌後世宗師釋氏者其弊又甚於清談焉其發源之差則亦相類耳衍果忠於國者當東床幽廢之時伸明大義以救止之而噤無一辭及爲三公所歷變亂亦多矣又不聞匡正之策方且陰營三窟規脫禍敗既不得免尚且飾高情爲遠論欲媚石勒勸直言所折遂無以對死於排墻之下當知墻之爲[illegible]

猶之爲虛也豈不深垂後世之戒哉

初太傅越與苟晞親善司馬潘滔說越曰兗州衝要魏武以之創業晞非純臣久處之必生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牧兗州藩衛本朝此爲之於未亂者也越從之由是與晞有隙

元超四旁無援偶與若道將有故是宜要與同好以奬王室乃信讒言而從奪其地於是劉漢經略東方洛陽許昌之勢窘蹙四合如束薪然卒困於晞憂憤而死非晞能殺之越則自取也且身執國命又摠甲兵天下九州尚有其四誠能收合奇才內任外用撫寧所有而捍禦強寇石勒王彌亦安能遽傾晉室也乃從潘滔詭邪之計爲魏武爭天下之事夫魏武惟初無尺寸也故不得不據要以立根本使其早有王允董卓之權則亦因長安以圖大業矣晉之末亡惟越是賴越之未破惟晞是倚晞敗則越破越破則晉亡潘滔亦可謂利口覆邦之人哉

漢安昌王盛少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語曰能行此足矣安用多讀而不行

孝經一書明百行之首要矣然非曾子所自爲也曾子嘗問孝於仲尼仲尼語之曾子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也若使曾子自爲則其體必簡質如中庸不若是其鑿鑿也夫劉盛匈奴人耳所嗜好乃爾夷狄豈可輕哉盛又知行之爲要言之無益與中國專門名家老師宿儒講誦談說而不能行者一何遼哉雖然盛亦未知行之之要也論語弟子有書諸紳者有請事斯語者有願聞一言可以終身者今欲舉論語二十篇盡行之志則是矣言則羨矣吾知其汗漫多愛而無入德之門統道之宗也

揚州都督周馥以洛陽孤危上書請遷都壽春太傅越怒馥不先白己召之馥不肯行

權臣擅命未嘗不惡人之上事於君而不以語己以霍光之忠尚不免此又況其凡乎原其初心恐主聞己過而已行之既久凡天下之利病生民之休戚皆不得上聞至其甚也則危亡禍患之切其身者人亦不以告俱歸於亡而後已故賢者諫君廣君聰明則亦求人諫己不欲蔽欺情志交通無所否塞是謂泰也反是是謂否也否泰之分通塞而已通塞之幾用君子小人而已

琅琊王睿攻周馥於壽春馥衆潰而死

建國家而以私意行事不足服人心矣周馥請遷都紓寇難方面重臣直奏君父何罪乎而司馬越怒其不先白己徵之馥不肯行非拒詔也琅琊何怒而攻之且當時不臣帝室而可怒當攻者獨無在馥之右耶良以睿得鎮建業出東海之意而馥得罪於東海故睿亦怒之此可謂報德以私興師不義者矣身爲盟主規創大業而舉動如此惜哉

江州刺史華軼自以受朝廷命不從琅琊王所督人多諫之軼曰吾欲見詔書耳及睿承荀藩檄承制署置官司改易長吏軼與豫州刺史裴憲皆不從命睿遣兵討之軼敗斬之憲奔幽州

是時懷帝失邦睿未受命分符守土義當存君華軼欲見詔書其事固賢於得荀藩檄而承制署置者且彼不受教

令無乃吾德信有所未孚邪亦省己所闕益修政刑俟天命有歸申以文告序成而猶不至舉兵未晚也遽爾匆匆專事威力曾未朞月喪三良臣琅邪之量不宏而其失於果爲多矣

石勒初與其母相失劉琨得之送於勒因遺勒書曰將軍周流天下而無容身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者蓋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故也今授君侍中車騎大將軍其受之勒報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効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

勒可謂夷狄不義之人哉人以母歸之豈不猶天與其母不得見而復見其恩當與母等拜琨可也臣琨可也土地玉帛人民惟琨所欲而予之可也雖舉國以聽琨之所爲可也爲母而屈無所不可雖太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視弃天下如敝屣然不是過矣勒乃受母而絕琨不以歸母爲恩勒豈禽獸與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夷狄者禽獸之與鄰勒不以劉琨歸母爲恩是禽獸之不若也或曰漢高分羹之言奈何曰昫朐之徒固有非之以爲不仁者矣斯人也無亦類羯奴所謂腐儒歟是未可輕議也

石虎年十七殘忍無度勒白母曰此兒凶暴不若除之母曰快牛爲犢多能破車汝少忍之

石勒欲殺李龍不有似唐太宗殺李君羨乎曰不然君羨以姓名疑似而死太宗殺無罪濫刑也李龍在軍殘忍其罪多矣勒若有苟道將一見按法行辟非爲虐也乃使長惡不悛至于今石氏無遺種誅及婦人宜其然矣

陳頵遺王導書曰中華傾喪正以取才先白望而後事實浮競驅馳互相貢薦加以莊老之俗傾惑朝廷王職不卹法物墜喪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顯朱邑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

茂弘建立江左百年之業功無與讓其可恨者創業之初宜革前弊而不能用陳頵之言及他日能遂之三諫此爲大失是後亦無復爲頵進覈實剴切之言者矣導固江左人物之傑推其源流殆亦自清談中拔選雖不習老莊亦不深非之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黄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風俗之性習雖豪傑之士有不能免者公羊子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使王茂弘知此理推西晉之所以亡者一切更張如撫不調之琴而易其絃也則不期於正而自正矣惟憚於更張故昔者衰亂之臣衰亂之政衰亂之俗與今日所用所行參錯膠固或得或失無大相過苟且持循姑幸無事而功烈卑矣夫憚於更張者何哉人主無立志宰相無識略爲舊習所牽爲失人情之言所惑也或曰琅邪得國日淺基業未固理當寬弘而後能濟導未爲失也曰審如是則孔明之不能治蜀也久矣何以得甘棠之思耶

漢相劉殷不犯顏忤旨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每會議無所是非衆出獨留條理漢主聰未嘗不從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過所以爲得耳

殷識事務審可也不審則君臣皆失矣諫必貴幾則不可

也君臣以義合異乎子之事父母矣子事父母恐傷其懷故以微言見吾之志父母不從又敬不違此諫父母之道也人臣之義當正色直辭以盡臣稅雖不可於衆中肆然詆訐亦豈可含糊必求身處而後諫耶況事有緩急過有大小言亦隨之設若人主坐朝公卿並侍下一大號令殺一賢君子其行其止係俄頃間而曰幾諫幾諫微略奏陳又安能回盛怒而遏大失耶且以幾諫見志而人主不從亦當敬而不違耶舜命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子路非不能犯顏者而聖人尚重戒焉此則人臣諫爭之正法也若殷之志不得已以事昏暴惡聞其過者則宜爾一遇聰明好諫之君而用是道不亦輕其君乎或曰殷納二女四孫爲貴人不避宗姓烏得賢曰太宰延年太傅景嘗以劉聰之問謂殷自以爲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納之何害殷意此審矣聰之命不得違故納之然匈奴豈姓劉耶此殷之志也

石勒欲襲王浚未知虛實用張賓計遣使多齎珍寶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流離相保聚以救性命今中原無主爲帝王者非公復誰伏願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勒之奉戴如天地父母也浚悅遣使者至勒匿其精兵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浚遺勒麈尾勒陽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拜之曰見所賜如見公也浚大喜不復設備

勒雖羯奴亦一時雄桀也嘗曰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如日月豈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斯言豈不壯哉使操懿有知當愧于地下多矣勒用兵所向無敵何憚於浚而爲折節卑辭之事以驕之至比爲天地稱爲父母北面浚使拜其麈尾雖浚驕暴即墮計中然行事磊磊落落如日月者又安在乎

愍帝　晉紀

漢大司馬曜圍長安外無救援城中饑甚死者太半帝泣曰今窮厄如此當忍恥以活士民乃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詣軍門降

干寶論晉之興亡其略曰宣帝雄材碩量知人善采拔世祖仁儉寬和民樂其生武皇既崩變難繼起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愚以謂自古有天下者非有大德以庇生民則有大功以平禍亂植根深則枝葉茂施澤厚則享報長理不可誣也秦之竊周意在并吞厲將東慶純尚智力未及乎定而社稷爲呂姓所有呂又甚焉其亡立至宜矣西漢東京之起雖異乎三王然有大功於天下去其賊害而興其便利深仁厚澤固結于民是以延祚皆二百年若魏晉初心豈爲拯民塗炭而涵養之哉乘人衰微規掩奪之以濟其所大欲而已間有善政仁術其所取數於智力刑法之中亦十有一焉爾矣司馬懿陰賊狡險師昭前人是似廢二君弒一君此三君者非以暴虐失道聞于四海有及汝皆亡之怨也以是得國基既不堅武帝承平又無遠略荒耽聲色崇信姦回風俗尚虛無士夫賤名檢廉恥道喪賄賂公行以此欲保邦而長世是猶縱酒多欲無穀米藥石之奉以祈長年也豈不遠哉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其事

好還佳兵者善用之言也司馬懿爲魏上將征伐四克意實圖曹以自封殖一念之力倚伏在焉師昭肆凶遂爲篡逆違天之定靡人不勝惠帝之昏愚無似政非己出皇后太子四廢五復亦足以報仲達之專制曹氏乎懷帝天資清劭過愍不彰而爲劉漢所獲俾著青衣侍宴行酒亦足以報邵陵奪璽之憤乎愍帝僅得虛名服廪不給脊被圍困輿櫬出降蒲伏漢庭洗爵執蓋亦足以報高貴鄉公隕車之痛乎彼其勞心思逞狙詐怙恃甲兵控勒縱舍無不如志曾不數十年骨肉相殘翦命胡虜如反覆手其事好還詎不信夫而世之亂臣賊子妄心逆節曾不是懲方且笑王季文王積德累仁非義不取之爲迂闊也則亦未如之何矣

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咸以爲冤王導上疏引咎請解職不許

孟子曰五伯假仁者也反躬而誠者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久假者斯可矣久假而不歸者不可得而見矣得見善假者亦可矣瑯邪王具不優志器非遠感激東海與己楊州之惠因自以建鄴爲瑯邪之京邑也愍帝詔使進軍眷以方定江東爲辭祖逖說以恢復者素無北伐之志此其情實也及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審有此心者當爲之宥素選擇將帥訓練軍旅備峙糇糧其規模措畫無非北向之計一日奮發尚恐大事之緒未易就也今既倉卒而舉本末不應發於行事其心孔彰乃歸罪督運之稽斬戮無罪乃拭柱上其血逆流拂理違天亦云酷矣今去之千歲讀其史味其事猶使人拂鬱而至數則當時爲如何此所謂於假仁而行猶未能者也王導爲睿謀臣使濫刑至此雖上疏引咎解職曷若諫止於未然之爲善乎

元帝　晉紀

琅邪王睿即晉王位

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柳谷口水涌寶石負圖有石馬七及犧牛之象謹按自司馬懿啓封於晉傳至愍帝適及七代此石馬之數也晉時又有牛繼馬後之謠考之前史載元帝之父爲小吏牛其姓與夏侯妃通而生元帝不可誣也然則元帝世系殆類曹操皆迷其本姓姑以所承爲正耳然曹操崛起既不自知則同父姓曹可也元帝姓牛而冒續晉宗雖曰帝胄可榮而僞姓之辱亦大矣然則東晉君臣何以安之而不革也必以胡羯交侵江左微弱若不憑依舊業安能係屬人心舍而創初難易絕矣此亦乘勢就事不得已而爲之者也然人之所以爲人者有族類而已族類一紊則理義之源已失他尚奚論哉瞽鯀無狀舜禹安得而恥之元帝中興晉室垂祚百年談者羨之然冒姓司馬不若徐知誥歸姓李氏之爲賢也或曰五馬渡江一馬化龍史何爲記此曰此固冒姓之讖也

愍帝凶問至百官上晉王尊號王再辭之請者不已周嵩曰今梓宮未反舊京未清宜先雪大恥則神器安適哉由是忤旨出爲新安守

之再辭而不許誠乎不誠乎不誠則安用辭誠則周嵩何罪史載嵩以直言忤旨然則王之旨固欲速也姑以揖讓之文以美觀聽而已一斥周嵩情實互露此與前者援甲出次而殺淳于伯同一意解於假仁亦不能者也使元帝茍能假仁用嵩之策遲以歲月義問宣昭主晉祀者舍瑯邪而誰乎或曰孝文自代來東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亦僞耶曰文帝厚德禮度可觀豈晉元之比哉

王導勑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還各言官長得失顧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導稱善

江東草創正須慎擇牧守令長以撫循百姓爲國基本若一郡一縣或非其人則受害者衆矣然則守令得失正宰相所當知也不以察察爲政以此侯赤子可耳爲民上者致縣貪汙容而不治顧曰網漏吞舟不亦謬乎且風聞不可聽者謂誣罔者也若按其舉刺之虛實而加刑賞焉又何惡於風聞且宰相於天下安得物物而目覩之哉顧和之言甚臧而否愚所不取也

劉琨世子羣在段匹磾所匹磾敗於段末柸羣爲末柸所得因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遣使賷羣書約琨爲內應書爲匹磾邏騎所得琨實不知也來見匹磾匹磾殺之

劉越石志欲勠力而識量不足惠懷之間淵聰僭于西石羯營于北琨輯晉陽據太行之險臨孟津之會以援洛邑當矣及二帝囚虜三川丘墟瑯邪建業阻江淮自固而琨以殺諫破亡復振之衆盤礴并土欲吞劉漢則不能敵欲臣石勒則不受命將何爲哉所當觀時度變糾率頑忠之士渡河而南受命建康如此則氣勢連接又得祖逖輩協力同規縱不能盡復舊疆而雍豫青徐必爲晉有矣失此不圖崎嶇胡羯之間與猗盧段氏相依仗戎狄無信竟爲所害此其量淺而識不長也考望塵之友二十四人獨琨志節粗立餘無稱焉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信哉

劉聰卒太子粲即位事決於大司空靳準準有異志先令粲誅殺大臣遂執粲殺之劉氏男女皆斬東市發永光宣光二陵斬聰屍焚其宗廟

天之生人有華夷之分乎曰否然則聖人內華而外夷賤戎狄而貴中國無乃與天異乎曰使夷狄而爲中國之事是亦中國矣惟其不仁不義貪得而嗜殺非人理也故賤而外之惡其以所行者亂中國而淪胥也曰天之生人無華夷之分則夷狄何爲不仁不義貪得而嗜殺與人理異乎曰均五行之氣也而有聖哲有昏愚非天私於聖哲而靳於昏愚也均覆載之內也而有中國有夷狄非天夷於中國而惡於夷狄也所鍾有粹駁偏正之不齊則其分自爾殊矣五胡之魁其才皆有過人者而不能輔之以學矯揉而成就之故其所爲雖有幸中於善而暴戾之氣稟於所賦者終亦自勝不可掩也劉聰弒主而立規有大器量其兵力蹀血神州禽二帝而殺之腥膻淫汙薰染河華靳穀忠諫矯誣上天專以無道而行曾未十年乃爲昏椓之徒變易耳目而不知也至於殺其子屠其族戮其尸禍及

父陵火遠宗廟天之報之亦稱其魏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謂此類也聖人所爲謹華夷之辨不使入居中土恭其猾夏之漸豈非爲後世深思而遠計哉

王敦患杜曾難制謂周訪曰若禽曾當相論爲荆州訪討曾殺之而敦不用王廙在荆州多殺將佐士民怨怒帝徵廙還朝以訪爲荆州刺史敦忌訪威名意難之郭舒説敦曰荆州用武之國公宜自領訪爲梁州足矣敦從其言

周訪以禽賊有大功而得荆州王廙以多殺失人心而被徵入此朝廷賞罰之公道也王敦安得而遏之敦于時逆節未彰而有此違異王導宜譬解於内若不從者帝乃以詔曉諭之謂卿臣輔初基陟降之間宜慰公論訪功當報卿嘗許以荆州詔板既行詎可反汗褒功黜否治道所由故朕欲卿共成斯美有如部曲違卿教令卿亦安得默默自隨軍政乎如此敦亦何辭必拒朝命也昔袁術失信於孫策敦不之監又爲郭舒謟言所惑自貽誥責其失士而不成功也宜哉

趙將解虎尹東謀反與巴酋句徐庫彭等相結事覺虎東伏誅因徐彭等五十餘人趙主曜將殺之游子遠諫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不宜多殺曜怒囚之盡殺徐彭等於是巴衆盡反推巴酋句渠知爲主應者三十萬關中大亂子遠從獄中上表諫曜毀其表欲殺之左右營救得免曜欲自討渠知子遠復諫曰彼非有大志直逃死耳莫如大赦與之更始彼得生路何爲不降曜悅即日大赦反者悉降

何地無人才猶何山之無木石也有天下者廣求賢之路網羅而器使之有寸長片善者皆爲吾用斯所以集大物而易之之道也惟不能然則爲他人所得而天下裂矣裂之大小視人才衆寡夫惟有道者能龍潛而不耀王猛而不沾也下乎此者或以德或以才或以智謀或以學問或以勇力或以言語各思乘時而自見雖夷狄無道之主如劉曜石虎之朝亦有爭臣忠士爲之效死以直諫抱忠策略者爲之排難而解紛若合當時諸國人材舉爲晉用豈特爲晉而已哉故人材非易得也忽弃之則撫四海之大而有之使之數亦非難得也求致之則居蕞爾之國而足以立一時之基願人主如何爾

加祖逖鎮西將軍

劉趙石祖士稚平素交朋意氣不羣務名當代然琨非逖比也琨託足於塵逖無所附麗琨北國并士逖避地淮泗琨結好猗盧段匹磾逖開説元帝明拓中原琨驕豪奢縱伎殺諫者逖與將士同甘苦克己務施琨短於撫御所以人輒復去逖結下有恩來附者日多琨守一州境土日蹙逖屯雍丘遂盡有河南之地琨爲石勒所殺逖恩信著乎河北威聲聞乎後趙琨不及逖遠以甚矣使元帝有克復舊物之志仗鉞徂征百六祿中豈無二三豪傑如逖比者使之左提右挈並驅爭先石勒雖善用兵豈得高拱而卧也元帝既不能然於逖有功之時賞秩未充又使吳士以虛名重位往統臨之致逖怏怏勲業不終世未嘗無才人主負之者亦多矣可勝歎哉前史謂逖聞雞起舞幸天步之多艱是何言歟

王敦擁兵驕恣帝惡之引劉隗刁協為腹心稍抑王氏導亦漸見疏外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

元帝欲稍抑王氏之權者正心以正朝廷動無失德舉無過事所以自正也身無不正人欲叛之心十去四五矣精擇賢材布在有位所以正朝廷也朝廷既正人欲叛之心十去七八矣正使姦凶不忌恃強而衆而衆正在我不正在彼其勝負之幾已判於一堂之上矣帝乃引刁劉二人為腹心是欲却豺虎而投之以肉也茂弘當噬嗑之任欲去其間其惟起敬起忠信以發言庶可感動帝心雖曰推分澹如然處仲初舉導無深拒之意得非亦有介然不平存於中乎噫衆人跋疐前却矣而已獨安行猶平日然此赤舄几几所以為周公之聖而格成王之孚者也導獨不知此戒哉

王敦上疏辭語怨望譙王承曰陛下不早裁之敦必為患劉隗為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帝以承為湘州刺史

王敦近處肘腋欲為跋扈勢在早晚間耳帝方委承以湘州為外援所謂恃遠水以救近火非兵家之要將將之略也當是時王室危迫不聞王導有所建明至使帝憂慮征營自謀安計春秋之義責備賢者導無所逃其罪矣

四年三月日中有黑子郭璞以為陰陽錯繆繁刑所致請因皇孫生下赦令帝從之大赦改元

日者衆陽之宗而黑氣隱曜其中陰蝕陽臣掩君也其隗協為帝腹心王敦稱兵內訌之象歟而郭璞乃以繁無所致請以赦弭之夫江東之治正惟寬弛未聞放紛之害夫既用其言改元而赦矣方伯犯順抗旌指闕殺戮公卿掠毒虐當幾有廢弑之禍赦何補於事哉故占候家沿而不通君子不貴惟以正理揆事而以大義裁之斯則可學也已

以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諸軍事豫州刺史祖逖以淵吳士無弘致遠識且已剪荊棘收河南地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而卒敦聞逖死益無忌憚

祖士稚慷慨忠義有智略以行之豈惟晉臣自古難得之才也惜其未聞道也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知之而不失其正乎已剪荊棘收河南地言既售力亦勤而績效著矣戴淵可與共事同心協力以圖終功可也不可與共事而朝廷無用我之意歸納印符角巾東路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何往而不自適哉又況王敦之所以隱忍未叛徒以豫州為虞士稚知內難將作尤當訓明軍旅張皇義聲使姦人懾息而不敢動如其妄舉不忘投軀豈不善哉道二而已儻以全身為賢則由前所陳儻以許國為重則由後所論於義皆得若夫功之成否則天也又何必快快發病而喪其軀哉謂之不聞大道不亦宜乎

石勒以民始復業資儲未豐重制禁釀行之數年無復釀者

用兵者以食為尤急故禁酒為其糜穀米也儻以石勒為不足道則曹操征伐取天下亦重禁酒而後世當尚武之時取利於酒奪民沽而推諸官比承平時責利加倍而軍

也所在又許之置場自釀爭多競勝謂足以充軍費省民力豈古今世變之異歟抑曹操石勒智有所不及思未知其說也

王敦反導帥宗族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申救甚至及出導猶在門顗顧左右曰殺諸賊奴取金印繫肘後復密上表明導無罪導甚恨之及敦至謂導曰周顗戴淵當登三司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僕耶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耳又不答敦遂殺之後導料檢中書見顗救己之表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言之不可不慎也曰省表事往時乎時會當有變此崔琰之所以死也曰願陛下勿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即行誅此劉洎之所以死也皆以疑似之言可以兩曉故也周伯仁所謂賊奴者指王敦錢鳳沈充之徒耳既不諾茂弘所請而揚殺賊奴取金印之言茂弘意其謂已所以不能忘懷者也當茂弘懇懇之時顗若對曰此蓋非愚所敢任上體貌大臣忠邪自當有別如此既無市恩之嫌又無失言之禍兩得之矣伯仁既失之於口茂弘又失之於心王敦問所以處周戴者至于再三導竟不答志在於殺也清遠之量於是乎隘而君子不由矣

敦還武昌謝琨言宜入見天子敦怒竟不朝而去

王敦之視元帝意甚輕之何也亦猶項羽謂懷王吾家所立耳加以西晉諸侯動輒興兵敦目擊習熟以爲常事也使敦回悖逆之心立忠義之節以其資力有事于中原與劉琨祖逖李矩郗鑒之徒掎角進取必可以克復舊物迎帝北歸巍巍之功孰得與並不此之慮乃甘爲叛臣其亦不善擇術矣且有君而侮慢刼脅之吾獨無臣子將佐部曲乎以我事君訓彼事我不亦殆哉蠟席褁屍無復哀戚宜王應之爲此也

明帝　　晉紀

尊所生母荀氏爲建安君

尊崇妾母自晉僖以來失禮之大經矣漢文入繼遂尊薄氏與太后比自是帝王有妾母者按例推崇以爲常典能矯制私情祈合正義者十無一人晉明帝於荀氏呼爲建安君終其身使出帝意可不謂生而知之乎使問於大臣可不謂學而知之乎其或建安君之所欲而帝能奉承之也荀氏可不謂處身以禮帝可不謂事親以道者乎

楊難敵送任子請降于成成安北將軍李稚受難敵賂不送難敵於成都遣還武都難敵遂據險不服稚悔失計請於成主雄請討之雄遣稚兄琀與稚出白水李壽及琀弟玝出陰平以擊難敵稚琀敗死琀有才望雄方欲以爲嗣聞其死不食數日

李稚宗臣也將兵保境撫納新附乃邊塞安危禍福之所係顧愛賄賂爲敵所紿既喪其身至於覆軍殺將及君之令子不知此四者與賂孰重賂之眞能敗人國家也耶非賂能然人不能窒慾戒貪以取之也故士必敦廉賤貨然後理義不蔽而身可立功可成矣

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爲左司馬嶠乃謬致勤敬

深結錢鳳會丹陽尹闕敦問誰可者嶠曰無如鳳鳳亦推嶠嶠偽辭之敦遂表嶠嶠恐臨去為鳳所間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佯醉以手板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親酌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嶠既去鳳謂敦曰嶠未可信也敦曰太真醉中小失何遽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謀告帝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當生致之自拔其舌

太真擊錢鳳幘墜高歡毆賀拔允齒折其態相類其情同乎曰不同高歡欲奪爾朱兆兵以自雄雖溫嶠欲圖逆臣以靖王室太真手板之舉為可嘉而高歡拳毆之事不足取也或曰温嶠既知王敦欲反歸與朝廷謀而備之可也何必為此曲折亦異乎郗鑒蔡謨之對直辭不撓者矣曰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要其歸宿不出乎正斯善也明白是非謂之智裁處事情謂之術太真擊錢鳳君子之術也高歡毆賀拔允小人之術也

王敦病死帝令沈楨說沈充許以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中道改易人誰容我遂舉兵趣建康

沈充失身於敦無自新之路矣幸帝招之可以飜然改圖或襲擊敦軍立功以自贖或脫身歸朝請死於司寇是謂遷善遠罪過而能改帝方欲平禍亂必不食言何其笑毀乃迷而不復甘為逆亂之黨自謂中道改易人誰容我不知其惡積罪大乃無所容於天地間也其拒命之言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使敦一日得志沈充錢鳳必為佐命元帥充不利此何為從反以逆順相方豈如為晉司空之榮乎

沈充兵敗王含欲奔荊州王應曰不如江州含曰平素與之云何而欲歸之應曰彼當人強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覩困阨必有愍惻之心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耶含不從奔荊州王舒迎之沈含父子於江王彬聞應欲來密具舟待之不至深以為恨

王彬兩責處仲言切正而情至篤白刃在前不為之變可以為難矣及王應父子敗亡乃具舟以待欲何為耶將匿之耶將得而歸諸京師耶以愚度之彬無匿之之心亦欲取之耳王應料彬惻己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王舒所見猶能不納叛臣孰謂明決如彬而反為之耶苟為不然非惟為義不終亦不知彬所以處應之道竟如何也

贈譙王承戴淵周顗等官周札故吏為札訟冤卞壼曰札守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王導曰方敦惡逆未彰臣亦不悟非獨札也札既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郗鑒曰死節延寇事異賞均何以沮勸導曰雖所見不同皆人臣之節也竟從導議

王導抑卞壼之議賞周札之忠是何言歟王敦再舉導與王含書曰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然則敦初據石頭之時茂弘不以為非實有芥蔕于中史氏美其善處廢興任真推分大不然矣今又於札眷眷如此且以人臣之節許札謂與周戴同心郗鑒正言終不省納益驗前志是非皎皎終古不渝不知茂弘何必而為此

耶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七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八

成帝　晉紀

中書令庾亮以蘇峻終爲亂下詔徵之司徒導曰峻必不受詔不如且包容之亮曰今日拒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矣卞壼力爭亮不從

王導不爲非老莊亦不惡清談庾亮則爲風流之冠冕矣使亮識慮深遠當以后族自謙不預朝政推陶士行溫太眞郗道徽下逮之與王茂弘共輔幼主其功孰大焉既未更事故又遽兼秉權不與衆賢參懷湍勢臆決幾覆宗社其罪與王敦蘇峻亦何較焉清談之弊傾覆西晉導亮目擊而無更化之心習俗移人雖賢者有不能免亦可歎也

蘇峻反溫嶠欲帥衆入衛建康亮報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

爲大臣而不知人則何以當大事禦大難陶士行與蘇峻品流高下亦易辨也庾亮防陶甚於慮峻若非早與太眞交友則其失位出奔當無措足之地矣亮之不知陶公者所以異也陶不喜莊老斯亮之所以不契也歟

蘇峻濟自橫江庾亮走

孔明有言難平者事也前哲未有是言也惟智者接於事而必平其肯啓釁以召亂乎蘇峻雖驕横若朝廷處置得宜亦豈敢遽反元規既決意治之而曾不爲備獨用趙胤守歷陽司馬流據慈湖耳二軍既敗峻直擣建康亮有出奔更無餘策老莊之學是將安用耶王導溫嶠卞壼交諫皆爲事之難平也而亮忽之所謂知小謀大鮮不自

及者也何使陶士行闊涵容之量懷石頭之疑表陳十罪請正典刑以謝七廟噫嘻殆哉

溫嶠激陶侃同赴國難侃以不預顧命爲恨辭之嶠與侃書勉以忠義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去子瞻喪至不臨晝夜兼行

侃以不預顧命爲歉故赴義紆遲而不傳乃謂侃以子瞻爲賊所害而興師豈知侃者哉侃之戎服登舟也瞻喪至而不臨亦可見其割抑私愛而徇國之急矣凡史書毀譽人鮮得是非之當以士行一傳觀之多可辨者謂侃據上流握強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夢自抑而止此則毀之過其實也而梅陶與曹識書稱侃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此又譽之過其真也獨東山太傅品題一言乃得要領耳

時宮闕灰燼嶠欲遷都豫章三吳豪傑欲遷會稽王導曰劉玄德孫仲謀俱言建康王者之宅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自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宜鎮之以靜耳

建立都邑必占形勢握輕重之權必據要津觀方來之會故自古都于北者未有不跨越河華而都于南者未有不經營建康建康北限淮泗東連甌吳西通荊蜀利盡南海水舟陸車道里均適山川形勝真一都會劉玄德周流天下亦言建康王者之宅故六朝作邑堅守不動雖大盜屢起而根本常存王導之於東晉首引孫才布之中外又定大議不肯遷都茲其爲元功之首歟溫平南豫章之計劣矣三吳豪傑請都會稽何異坎蛙誇恃鉄勢未知東　苟

歟

蘇峻既平庾亮見帝稽顙哽咽明日泥首謝罪欲闔門投竄山海帝不許亮上疏自陳蘇峻之亂罪由臣發寸斬屠戮不足以謝七廟之靈陛下雖垂寬宥猶宜弃之上不聽亮又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都督江西宣城諸軍事鎮蕪湖

孔子曰行已有恥可謂士矣元規謀國致敗無功可贖雖成帝冲幼不能行薄昭之戮然反躬念咎當服何刑矧其當權任法裁物有如禍不自己而召於導侃二公亮必討之刑茲無赦矣今首發大難國破君危他人乎之又非己績亦何顏面復領藩隅哉觀其見帝之初稽顙哽咽明日再見泥首謝罪且欲闔門投竄山海又將逃遁從暨陽出終乃求鎮得領宣城情態如此是孔子所謂無恥者矣使亮尚友東漢名節之風必不至是彼老莊放曠無禮無法宜末流之茅靡也

後趙羣臣請勒即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

勒不知書好使人讀而聽之天王之名其聞諸春秋而悅之者乎惜勒不知其義其羣臣亦無能將順其美者故猶以王之與帝爲高下之次以天王而行皇帝事然則皇帝乃尊於天王矣斯所謂悅其名不知其義也後世儻有王者去春秋而正稱號得無謟陋之臣任其卑識以勸虎爲詛而沮之者乎夫周未嘗有天王也而孔子立此名以訓萬世顧以勒虎常稱而謂不宜稱然則古未嘗有皇帝也呂政兼二名以自侈大乃不以呂政爲尤而效其尤是呂

政之法賢於仲尼也亦可謂惑矣

程遐謂勒曰大王起兵以來見背叛者悉誅之今祖約猶存臣切惑也勒乃誅約及其親屬初祖逖有胡奴曰王安逖甚愛重及約之誅安亦仕趙歎曰安可使士稚無後乎乃竊逖庶子道重歸江南

聖人積衆正備萬善無一可議而天下歸分土而居者或得或失不足以相臣服也則瓜分而已矣以晉事觀之郭默殺方州則用爲方州祖約叛晉歸趙而石勒誅之南北相望一刑一賞並時事也而差殊若此然則晉以何道而可以取中原滅石勒耶王安之義不愧杵臼漢宣帝有勲德矣

勒問徐光朕可方古何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勒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遇高祖當與韓彭比肩若逢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

石勒謂人豈不自知信矣而未知知人之不易也光武之於漢高猶武王之於文王也勒謂遇漢高則與韓彭比肩遇光武則當並驅中原是以光武埒韓彭豈知光武者哉漢高開四百年基業身後之慮付之平勃王陵危而扶顛而持迄以大安石勒肉未及冷妻子已不自保徐光乃謂神武謀略過於漢高主有後心臣進諛說其不能長世也宜哉

程遐謂勒曰中山王殘賊安忍非少主臣也宜早除之勒不聽

或問石勒既用季龍平蕩八州功無與二虎資不仁而威勢已立當是時勒若爲處之而可以善後乎曰此聖智之所難也除之則負義不除則喪邦然勒有漢高之略則亦除之而已矣故愼厥初者凡以圖厥終也履霜而戒者恐堅冰之至也此王者之事非漢高所及況羯奴乎勒於晉有華夷之辨而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於漢有君臣之分而破滅其國禽殺其君雖非操懿欺孤以取然專尚兵力不知假仁而行至於柄統國勢又失強弱輕重之馭天理報施弗戢自焚得死于牀第免羅殺禍已爲幸矣尚冀身後之及慮哉

勒遣使來修好詔焚其幣

中國之爲中國以有仁義也仁莫大乎愛親義莫大乎尊君仁義立然後人理存天道順若子不顧其親臣不顧其君惟利害是論苟利於己則從之是以小人夷狄自處何以治小人而服夷狄哉石勒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東晉嗣世乃不戴天之讎張賓爲勒謀臣猶有擢髮不足數罪之言則晉之待勒不言可喻矣設受勒幣而與通好忘宗國之憤弃君父之怨則人之大倫滅矣於夷狄又何難焉處是事者非王導而誰嗚呼善哉此亦其爲元功之一事也

勒卒虎劫太子弘殺程遐徐光勒文武舊臣皆補散任虎之親黨悉署要職劉太后與彭城王堪謀起外兵以誅虎事泄虎殺之

史稱劉氏有膽略佐勒建功業有呂后風愚竊謂不然中山王雄暴狡詐將不利於太子人皆知之劉氏審能遠慮曷不與勒先事而謀及勒之時有以處之事半而功倍矣乃不能辨之於早及君立子立柄在虎手然後圖之不亦

晚乎呂后稱制時朝有先帝謀臣慈禍而待機外有強大諸王四面而環侍然呂后方自適王子姪欲移漢祚事雖不就猶終其身劉氏之才何能爾也

庾亮辟殷浩為記室參軍浩風流之宗也

西晉以清談亡東晉宜革而不革雖然有陳頵能遠卞壼之徒務欲矯正而郗鑒溫嶠陶侃諸公以實才臣難而救時不若洛下風俗之靡然放蕩而不返也不幸庾亮耽味老莊重為之唱而殷浩劉惔輩亹亹繼出雖雅量如謝安石亦未免有清談之習是故餘弊終不可革向使諸名士以洙泗規矩為師友言行相顧華不踰實其為當世之補豈特五丗而不斬哉

帝每見司徒導必拜侍中孔坦密表切諫導惡之出為廷尉

導雖三朝元老佐命功臣然事幼少之君君臣之分尤不可不謹所以師表百辟嚴朝廷辨上下定民志也成帝初即位羣臣進璽而導不至于以取譏既卧疾居家而私送郗鑒又遭奏劾詔稱皇恐而導不知辭見必下拜而導不知避及孔坦正諫導反惡而出之豈其病昏敝何志之荒也昔者畢公弼亮四丗而克勤小物衛武九十入相而以禮自防茂弘未至是也雖病可不勉勉於恭敬之德哉

趙王虎南遊臨江而還遊騎十餘至歷陽太守袁耽表上之不言多少朝廷震懼加導都督征討帝觀兵廣莫門分命救援郗鑒遣兵入衛俄聞趙騎至少又已去遂解嚴耽坐免官

東晉立國至是垂二十年雖內難三作而北寇不深蘇峻既平邊備亦弛間撫信覘者逃遁而失襄陽袁耽見遊騎勝去而震朝野至於上相伏鉞天子觀兵分遣將臣出援入衛而石虎初未嘗攻侵又已去矣春秋書公追齊師至酅弗及以譏為國無武備啓戎心危道也向使石虎掩吾不戒為疾雷之舉建康其殆哉

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請立太學而士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不振

有天下國家必建學非以是為美觀也君子學道則立身事君不違乎義理小人聞孝弟之訓亦將遷善遠罪不犯于有司此教養之所以為急務也老莊之言反經悖道者多矣使人用其言而不知其所以言則以禮法不足尚事務不足理超然放曠以空虛相尚而不究其實子而如此何以為孝臣而如此何以為忠自餘皆無責矣東晉請建

學校者惟戴邈與袁瓌馮懷三君子懇懇言之而終不能革清談之俗還孔孟之教任是責者其庾亮乎

庾亮與郗鑒牋曰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讀書無從授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秦愚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欲愚其主哉人主春秋既盛司徒不稽首歸政而居師傅之尊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今當廢之陶稱以告導或勸為之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於智者之口或如君言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

王導何有失然庾亮安得而廢之王敦稱兵非道致與蘇峻犯闕由亮召禍惟己無瑕乃可戮人亮安得而廢導哉既並為輔相欲詔教君德內外一也何不言於朝廷薦進儒士使侍講讀乃以欲愚其主歸過茂弘所謂加罪之辭

者也亮雖有重權導以中制外豈可遽廢一關陶稱爲背之說即起角巾還第之興以此一事觀王庾二公賢否判矣正使元規在朝能引士人談經勸學殆亦虛名無實之徒又何益於上德詳庾亮行事一無可稱徒以風流相推得美名耳論篤君子所不與也

光祿勳顏含卒郭璞嘗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

顏弘都無佞心無貪志君子人也其以修己而天不與爲命則善矣而謂守道而人不知爲性則未喻其旨也曷不曰守道而不違天者性也則性命之理昭然矣

庾亮欲移鎮石城爲伐趙之規朝議多以爲不可乃詔不許

元規初以小智謀大而召亂矣曾不是懲欲蓋前失故爲北伐之舉是又以少力而任重也若非朝議不可則江東喪敗未可知矣嗚呼事之大也而以小智謀之責之重也而以少力任之位之尊也而以薄德居之聖人以謂鮮不及禍而當局者多不自知也豈止亮而已哉

王導薨導簡素寡欲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

人據勢利而重於去者有二曰貪曰畏貪謂物欲畏謂怨憎大夫七十而致仕常禮也或筋力未衰或猷爲尚壯則有不得謝者矣不然貴戚之卿與國同休戚以安危自任以去位爲輕以安邦爲大也茂弘於是時年六十有六雖嬰疾病然尚能斷大事固不爲絜己之行以負顧托是以未及請老也歟使其知進不知退退而懼人之圖己則必頑頓庸垢汨喪廉隅交結封殖爲深根不拔之計聚斂積實不知紀極爲彌縫買寵之用又安能倉無儲穀衣不重帛以簡素寡欲見書於良史哉或曰導果寡欲則本傳何以載別宅之事耶曰有妻有妾者人之常情也晉夫人無小星之行茂弘時駕短轅未足多罹惟其眞誠無僞異乎不得志於閨閫因以市清行於士大夫而顯壽之徒恣行淫佚反不敢誰何者此茂弘所以爲賢也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請戍邾城侃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致禍之由也及庾亮鎮武昌卒戍邾城石虎果攻陷之晉兵大敗時亮猶欲遷鎮石城聞邾城敗而止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從之其不善者改之庾亮自度與陶公孰賢蘇峻之亂亮奔無所容見士行而拜竟藉其力削平禍難亦可以得師矣以士行智力而不肯戍邾而亮乃戍之覆五將軍陷一名將徒以剛愎自用而致也向若進規河洛其喪敗又當如何矣尚論古人者於亮亦何所取哉

龔壯以人之行莫大於忠孝既報父之讎又欲使成王壽事晉壽不能用壯稱疾而歸終身不至成都

成之世蜀有賢士二人曰范長生龔壯而壯尤賢孜壯之事君行己蓋仁人也而李壽不能用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豈不然歟

燕王皝以未受晉命遣劉翔至建康求燕王章璽朝議以爲

故事不封異姓爲王翔留歲餘議竟不決會敦上表稱庾氏兄弟擅權召亂宜加斥退又與庾冰書責其不能爲國雪恥冰懼乃奏從其請

斷國論而守經事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則何以濟矣晉以故典不與慕容皝王爵亦庶幾乎名器之不假歟曰非也自中州蕩覆江東草創未兩世間大難三作所以隨時制宜不合故典者多矣何獨於慕容氏而必故典之遵哉淵聰勒虎雄壽之徒自王自帝皝恥與之同而朝命是請其志義如此固足乎褒而勸之也孔明以復漢爲業尚通孫仲謀之僭號誠以事力有不得已者晉終拒之又安能禁皝之自王皝而自王晉又安能遠師而責其罪負哉事之可否如白黑易見而晉朝不決至一年有餘設有危幾四面交至以是待之固爲敵人咍笑指顧而取之矣王茂弘既死謝安石未用何充庾冰亦一時人物而不能辨此耶宜與而與之則恩出朝廷宜與而不與比其表至詆斥公卿然後與之皝不以爲榮吾所失多矣

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相尚因朝貴宴集謂何充曰四海板蕩宗社爲墟斯乃忠臣畢命之日而諸君宴安江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爲榮以傲誕爲賢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

晉室南渡不復能再規河洛慕容氏先有遼東戰勝攻克遂入中土觀其臣則可以知其君矣劉翔數言豈特中東晉一時之病哉翔能言之則疆場之外凡與建功業之人窺晉而議之者亦不少也何充冰翼聞之固所甚慙舉朝卿大夫獨無愧於翔乎

帝寢疾庾冰請以母弟琅邪王岳爲嗣何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易之者鮮不致亂冰不聽立之康帝即位謂冰充曰朕嗣鴻業二君力也充曰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睹升平之世帝有慙色出充刺徐州

人主私天下而富有之至於疑其子之欲速而廢殺之焉則太子亦欲富有天下患其父之不死而篡弑之矣父子天性也而相視禽獸之不若凡以利焉故也覇國之君與夫姦雄之人未嘗不[illegible]王道之[illegible]矣[illegible]周家觀之文王年未二十而生武王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爲太子七十餘年比其嗣世年八十有餘矣自後世無[illegible]之教而當此汙宮瀦室不知幾[illegible]不知幾若信王道之非迂也嗚呼利之一言其害如此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辨乎爲公卿大臣可不擇乎由漢世貴戚功臣其[illegible]流至以天子爲門生而荷大臣主持以得位者亦[illegible]德曰非其人吾不至此君臣以天位爲私惠父子[illegible]爲私賚人欲肆行天理淪滅其所以異於夷狄者幾希矣然使何充當末俗之代以蒙異意之譖受不忠之誅而康帝乃能容之充亦止吾不爲苟避雖出鎮京[illegible]朝政較之末代慙德亦少損矣

康帝

晉紀

褚后父褚裒爲侍中裒不願居中任事乃除江州刺史胡奮嘗有言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非無[illegible]禍者居多耳考其事無不以貴而擅君寵而[illegible]故罔

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以詩書學士尚不免此況膏粱之戚屬乎褚裒近監庾元規無補國家遠鑒曹爽楊駿自取覆滅不願處中出於情素前後凡三請焉一居外貴哉遠矣王導亦無幾焉豈非後世外戚兄天下之謗勇之法哉

帝疾篤庾冰庾翼欲立會稽王昱爲嗣何充請立皇子聃帝從充議帝崩聃即位方二歲太后臨朝由是冰翼深恨充

士君子立身當特立行己當獨行如竹箭松栢無待乎依倚附麗而後成者也故竇武聞其女爲后而不樂三度前以后族預權秉政已非大丈夫所爲矣今又欲建策擁之功爲固寵之計彼哉彼哉若謂無此心者何以致恨於充也雖然充之立幼亦未爲得是有適嗣在之固宜若人尚且植遺腹朝委裘而充何罪歟曰晉當迍衰勢當多異乎四海一家中外綏靖之時矣少主二歲比及成立有曾悖漢昭之才猶在一紀之後而使女主稱制若是其久豈能深思遠慮者耶無乃亦有久於其位之意耶爲充者猶世難立長君之義選建賢明而奉之則免於譏議矣

穆帝　晉紀

朝議以庾爰之爲荊州刺史何充曰荊楚國之西門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才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詔從之

桓溫英略過人而未有罪咎執國命者猶稱其才而用之乎抑預防其有不臣之志而廢之也曰周公尚不敢前料三監之叛而不使況餘人乎故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惟先覺者惟賢耳如溫者用不過其分可也過其分則志肆氣盈而非分之慮生犯分之事起矣何充在相位選用皆以功效不黨親舊其於溫直取材非有私也必自度能制之故委以上流而不疑雖然權亦大重矣有功又何以加諸故令尹子文曰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褚裒薦殷浩爲楊州刺史浩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足下去就即時之廢興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虛僞之人惡人知其情深源累辭徵辟以養聲譽謝尚王濛褚裒司馬昱皆不能鈞深燭隱而稱獎之不知深源世味實重矯迹遠引以退爲進者也使庾翼知之辟爲軍司而遺之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眞實長虛譽君子遺會要可如此此深中浩之匿矣浩是以不出庾翼何抗說浩名愈重於是褚裒辟之其官愈高而無譏刺之者司馬昱勸諭之言又加尊焉浩於是于于然而來矣或曰士而無名孰知其賢才既賢且才名自不掩今懲畫餅之故選舉不以名則素無名譽者皆是也又將誰取曰取人非一道四岳薦舜堯曰予聞非聞其名乎伊尹耕野湯往聘之非聞其名乎諸葛亮在草廬中劉玄德躬自枉駕非聞其名乎人而未用雖大聖智無事效可指非以名而取必言而取以薦舉而取天下之賢材終不可得而致矣其要在於考實驗功而已矣不能考實驗功則爲虛名所誤空言所眩然則其失在我不在人也

沙門曇進言於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

佛教以慈悲不殺爲至道其進之言一何異耶謂欲陷石虎爲晉驅民乎非計也謂忠於石虎乎非計也佛之教雖以慈悲不殺爲言而其事乃不慈不悲忍於殺而不自知也蓋於所厚者薄故無所不薄也虎既殘虐進又贊之其忍又在虎之上資而然歟術使然歟可不遠而絕之哉

桓溫自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浩有盛名引爲心膂欲以抗溫由是與溫浸相疑貳王羲之曰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昱浩不從

司馬昱既不知人殷深源又不量己昱欲抗溫正朝廷修政事廣求實德布列中外自足以壯王室之勢弭姦雄之心乃采用虛名以當變故譬猶削木爲矛刻荻爲矢以剌三屬之甲謂之何哉逸少議論不多見然皆有補於當時

後世顧推爲翰墨之宗晉史系傳專美此事藝成而下足以掩德故君子慎所尚也

趙王虎病篤彭城王遵燕王斌張豺並受遺詔輔政劉后惡斌與豺矯詔免之又遣遵還幽州虎卒太子世即位遵至河內姚弋仲等說之曰殿下長且賢先帝欲立爲嗣以晚年昏惑爲豺所誤今女主臨朝姦臣用事殿下若聲罪而前誰不倒戈而迎殿下者遵舉兵擁鄴執豺三族假劉氏命即帝位封世爲譙王廢后爲太妃尋皆殺之

天地之間形運於氣氣陰陽也絪縕渾淪未嘗相離故散爲萬物消息而不窮形氣合而理事著其消息而不窮猶物之榮枯成壞之無端也故明之爲日月變之爲寒暑近之爲晝夜衍之爲歲時遠之爲古今皆鼻口之一噓一吸耳氣雖渾淪及其勝也各以其類故在萬物有日之類有月之類有寒之類有暑之類有晝之類有夜之類有歲之類天地木石風雨露雷莫不各有其類其在人也有善之類有惡之類有聖之類有賢之類有愚不肖之類有夷狄之類陽推五福以類而升陰推六極以類而降妖祥以類而應萬物以類而聚是故君子慎所類焉不使類之亂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以類相從故也天之報施無言可聞無象可覩而理不可誣或大或小或遲或速未有不以類而應者也以石虎之事觀之亦昭昭然矣勒病遣二王之國虎留之勒不得知也虎病以二王輔政妻逐之虎不得知也虎視勒叔父也殺勒子及其母遵視虎親父也亦殺虎子而及其母豈非應以其類乎虎

將兵攻伐前後坑斬無慮數十萬人而愛民惠術者不聞一其慘虐怨毒之氣祟聚蘊結勢必泮散往而復還於是鄴中暴風拔木隕雹如盂升宮殿門觀彌月災燼惡氣所召也諸王相屠假手冉閔盡誅羯種二十餘萬石虎三十八孫靡有孑遺惡氣所感皆以其類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凡施大恩與深怨其報之未有不加甚者其類固然也是非天爲之非勒之靈使然也惟明智之人雖無前事而能自警察其次則監古得失以爲師焉若覆車在前不知改轍飾情縱欲恃力而行則愚人而已矣司馬氏骨肉相殘而漢得之聰曜相繼亡滅而趙得之非遠事也而虎不知曾子之戒焉豈非終身不寤者人哉

征北將軍褚裒請伐趙大敗而歸慙憤病卒

季野爲天子之舅太后之父不肯內輔甘領外藩庶幾乎善處者矣然自任伐趙喪師蹙國則有不量己之暗力薦殷浩又敗國事則有不知人之蔽嗚呼斯二者聖門學業之所難而不可不勉者也或曰何以能量己而知人曰權審輕重度審長短物莫不然而心爲甚能反而審之則自知矣取人必以身爲準修身必以道爲宗修道必以仁爲先求仁必以心爲本心能常仁則人皆可知矣魏晉以來老莊是師莫有爲孔孟之學者故人材質美而成德者少也

蔡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詔書屢下終不受會稽王昱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禮請送廷尉殷浩欲加之大辟荀羨不可乃免爲庶人

蔡道明辭三公之位甘齊民之戮何也古人辭讓必陳義而有辭道明之辭無傳焉史直載其謂所親曰我若作司徒將爲後代所嗤義不敢拜也亦不端言其故是以當時不喻而後世疑焉以愚觀之道明直以幼君尸位母后稱制會稽王以叔父之尊專朝幽國殷深源以虛名之士排難折衝難乎與之同朝協恭共濟功業者也謨非不能言以此意不可言故不言耳深源初節高蹈既乃降心覩道明之固讓有慙德矣而欲加之大辟何忌克之甚哉人臣貪進冒利無廉遜之操以敗風俗是則可罪未聞力免三公其罪至死者非大無道如凶吏虐狄亦必不肯行此典刑會稽王遂加謨以不臣之名請致廷尉未知據何經術而處此義也蓋惡直醜正衰世之風僕僕卑躬阿諛順旨以爲敬王而無大臣以道事君之節亦何足與言禮義哉蔡謨議論固多可傳遺榮不居尤爲峻潔殷浩事行祇增簡冊之疵歲月雖遠是非之判如昨日耳

朝廷將行郊祀會稽王昱問王彪之曰有赦否彪之曰中興以來往往有赦然非所宜凶愚之人將生心於徼倖矣遂不赦

事之可否有一言而決者有曲譬旁引多言而後明者赦非令典古人言之詳矣不待多言也曰凶人徼幸足矣雖明君賢相未能斷然不行亦貪其名之美以爲布德施惠而不思其害之大也彪之固善論事所難得者會稽王信而用之也道萬善之言無濟世大略尚能及此可以明君賢相而反弗能乎

趙汝陰王琨以妻妾來奔斬之石氏遂絕

石勒於晉有攻陷京師囚執天子之罪在晉已更三君於勒亦易五主石琨破亡之餘以妻子來奔殺之非義也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如琨侵犯邊疆覆吾軍斬吾將俘獲而王戮之可也今以窮歸我生而存之不亦善乎

殷浩以北伐無功復謀再舉

司馬道萬以殷公爲奇才堪任經濟深源以會稽爲知己與之同心故北伐之謀諸賢交諫而皆不聽計一時二公之情道萬倚深源固如申伯之倚召虎而深源之主道萬亦猶吉甫之主張仲也曾不知玄談虛論可以笑傲於山

頗水涯增名勝之風流而不可持以禦桓溫取姚襄敵將徒而圖慕容儁也將相眞主玄虛相尚而不以實用相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耶

姚襄在歷陽以燕秦方強不可北伐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殷浩惡其強盛囚襄諸弟屢遣刺客刺襄刺客皆告之襄遣使於浩浩對使者詔責襄襄大懼浩北伐表襄爲前驅襄引兵北行詐令部衆夜遁陰伏甲以邀之浩果追襄襄縱兵擊之浩大敗走保譙城

姚景國志在關中非爲晉寇者也燕勢方興秦未可圖其父弋仲知之矣故遣襄歸晉盤礴俟時殷浩若能長轡遠馭推心待之與謀進取固不能禽健戡儁而自陝以東限河之南必爲晉有修復陵寢汛洒舊都亦一時茂功矣乃與景國遣隙又自取敗且浩之北伐何爲爲姚襄耶爲君趙耶既囚襄弟又遣刺客且對襄使者責數之而用爲先鋒襄豈嬰兒稚女若是其可玩哉以兵機則不解以將略則無聞一出而退屯下邳再行而退屯壽春三舉而走保譙城所謂入見其人清談千雲出觀其政賞罰淆亂浩之平生盡於是矣而風流之士猶不以爲戒白帢烏巾胡牀羽扇一言當僨衆口咨嗟是將何益於人我耶

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桓溫奏免之浩既廢嘗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久之溫謂郗超曰浩有德有言鄉爲令僕足以儀刑百揆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爲尚書令以書告之浩大喜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溫大怒遂與之絕

飾情者情必露尚詐者詐必窮非但人事實天理也天者誠而已誠則無息人而作僞能無息乎是故言僞行僞無不敗者天惡之也深源自布衣有大名累辭徵辟初若蟬蛻垢汙謝灰塵表萬鍾衮冕皆不屑意者晚節續用非成身名俱隳乃更眷眷台司忍恥而下桓溫龍虎若鶩之態形於荅書開閉之時智巧莫施其天自見然後深源之表裏本末著矣非有能發其覆匿者蓋自發之也庾元規殷深源皆風流之宗也深源之依歸桓溫元規之悚懾士行皆其天也清談雖清何足以蓋之是故君子之學當以仁義禮樂完養其天天德成則人事舉矣或曰謝安石拜桓溫不類是乎曰溫嘗問之對以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者彼用巽之九二敬而得中豈與浩之頻巽志窮者比乎

北海王猛少有大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問曰吾奉天子命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耳溫默然既而兵不利欲與猛俱還猛不就是行也薛珍亦勸溫徑逼長安溫不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自矜其勇而咎溫持重溫殺之

以景畧與元子平生績用觀之元子非景略之儔也景略雖北海人而隱居華山即彼土之豪傑矣溫舍而問諸三秦景畧固已輕之矣溫雖至灞上內實憚符健不敢更前方寸之微爲景略所得此景略所以不肯從之者也溫若知人便當以猛爲謀主咨訪取秦之策符氏不知所以爲計矣當是時徑逼長安上計也薛珍猶知之以偏師濟亦

有所獲王猛亂此其游刃必有餘地矣溫上不能致猛下不能容玠宜功名之不遂也

秦主健卒太子生即位改元右僕射段純曰未踰年而改元非禮也生殺之

嗣君即位明年然後改元存終始之義一年不可二君示有懷也明年不可不改元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示有初也符生凶悍悖戾其得失無足言矣不幸而有穎生者是不監前失而自標其欲速之心豈非大臣不學之罪哉

秦遣閻負梁殊使涼涼州牧張瓘曰我晉臣也二君何以辱貴殊曰晉室衰微秦方強盛以小事大曷若事秦瓘曰秦何不先取晉貴殊曰晉須兵服涼可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若君不達天命則江南可延數年之命河右恐非君有也瓘懼乃以涼王玄靚之命稱藩于秦

是時秦之基業未固涼介于西方勢足自守張瓘信閻梁張大虛喝之詞懼不能答遽然稱藩以言畏威則秦之兵力未能越河以言服德則生之無道何足稽首此宜勇而不能勇也瓘爲州牧所當施恩信撫寧民以培邦本乃猜虐拒諫以失人心此宜怯而不能怯也勇怯失宜剛吐柔茹非特辱國且以殺身可不戒哉

詔遣使如洛陽修五陵帝及羣臣皆服緦臨於太極前殿三日

緦改葬之服修陵墓毀而服之當也服緦三日臨亦可以著追遠之痛矣晉室南渡于茲五世洛陽陵墓皆高曾而上者慈孫之情不忍以遠而怠不敢以遠而忘又況近者乎胡羯侵陵知而不問置而不卹衣服不變哀戚不形何以賢於夷狄哉

秦主生殺戮日甚人不自保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薛讚權翼說之曰主上暴虐中外離心王秦祀者非君而誰願早爲計堅以問呂婆樓婆樓曰臣不足以辨大事薦王猛謀略不世出堅招猛語及時事見如舊交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

符堅王猛君臣之契亦可謂美矣然婆樓薦猛本爲圖生也堅招猛問以時事而大悅即是猛爲堅畫弑君之策矣孔明初見玄德所言顛君是乎易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景略之進不以正矣如正邦何李勣尚不肯當建成之事王僧辯亦不肯任成濟之責而景略顧爲之致堅不得其終蓋始諸此舉矣

秦苟太后過東海公灋之門車馬盛湊恐不利於堅乃賜灋死堅與灋訣於東堂慟哭歐血

符堅初得國首以猜忌而殺其兄雖曰毋意於生殺號令自己而出者也使灋果有不臣之心獨無處之之道乎今乃罪惡未彰而賜之以死從非義之令於是乎未至殺無罪之兄於是乎下笄溫刑先施於同氣於是乎未君欲以長世難矣

燕主儁卒以大司馬恪輔幼主恪雖摠大任而兢兢謹每事必與司徒評議未嘗專決虛心待士諮詢善道量才授任人不踰位官屬有過不顯其狀隨宜他叙不令失倫唯以此爲貶時人以爲大愧莫敢犯者

慕容恪受顧命輔幼主獨秉大權號令生殺在手人莫得而干之者也評庸主特以位聯公府而恪事不專決必與評共議之一以示人至公二以發評智思而恪器量宏博無怙權自用之意其不見笑夷狄之有賢不如諸夏之亡也其虛心待士諮詢善道量才授任人不踰位雖周公

相成王亦如是而已矣豈以人君足附衆不足從師其或心陷於元惡而不自知哉又豈蔽弃賢能棄遠忠正專取親暱布之要地以自封殖哉雖曰五胡而髙識遠量乃爾絕人宜其流名不朽也至於朝臣過失不顯其狀隨宜他敘不令失倫惟用此示懸人以爲大愧莫敢犯者又豈以一事拂旨片言忤意猜疑忿恨加以他罪情法不相比輕重不相稱使天下匹夫匹婦憫然有不服之心哉後世爲宰輔者不必他求能取法於恪亦足稱賢相矣

范甯好儒學性質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甚於桀紂或以爲太過甯曰王何滅弃典文幽沉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豈能回百姓之觀聽哉故愚以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

嗚呼自有載籍以來三千歲矣爲世害者固多有之大抵皆邪說淫詞也楊墨一也佛釋二也老莊三也荊舒四也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而其術淺孟子辭而闢之既無其傳矣老有莊列翼之其說浸淫足以悅人耳目而動其心故其後爲王何啓清虛空曠華而不實之禍比之楊墨其被廣而其流遠此范武子所以有甚於桀紂之喻也佛氏之害前固言之矣若夫荊舒則取佛老之似以亂孔孟之真用仁義之名以濟申商之實託理財之說以行交征之實使人主之威以行空言之教假養材之道以收速肖之士闢趨利之徑以蠱天下之心兼此數端究其終極豈比王何之所尚有好者與不好者而已哉在嘉祐末年康節邵先生行洛陽天津橋聞杜宇之聲嘆曰北方無此物異哉不及十年其有江南人以文教亂天下者乎以是觀之不知天之厄斯文困斯人耶何康節以數與象而知之也又不知其流弊所及至幾何時而後止也悲夫

哀帝　晉紀

皇太妃周氏薨帝欲服喪三年江虨曰禮應服緦麻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帝從之

哀帝抑制私情從規諫而就正禮可以爲後世法矣亦明帝有以詔之也詩不云乎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明帝有焉又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哀帝有焉東晉家法之美有如此者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此正禮也後世或致隆於所生而不虞其蒙不孝之譏有以義起禮爲所生齊衰不杖期而反加以不孝之罪徒亂人父子之分失仁義之節雖刑辟快私意於一時又豈所以爲訓明大倫於天下後世哉

帝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已而藥發不能親政褚太后臨朝

方士之言有二鑿丹化金一也長生不死二也所以就此二者則固多術矣自古力可以爲人足以使歲月悠久足以待之者莫如漢武帝而終莫能成又況其餘乎原其本皆利心也君子窒慾而不貪則無此患矣武帝晚而後悟曰自古豈有仙人服藥節嗜欲差可少病耳非其專心從事之久不能爲此言然亦可謂不敏哉雖悔悟之晚然足以垂戒後人亦賢於終不悟者若哀帝資氣既弱富貴又深一有沈溺固未易解亦二人必得之師也

王述每受職不讓及爲尚書令子坦之白故事當讓述曰汝以我不堪耶坦之曰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讓謙德也自大聖人皆行之非以示美觀也在己則以抑亢滿於人則以推賢材於國則以勸風俗也舜命伯禹作百揆禹讓于伯益皐陶而不讓于殳斨伯俞非惟見己不敢僭然當司空之任又以見伯益皐陶二人可以居輔相之職也禹宅百揆而讓於是九官皆讓虞典載之後世法焉所謂抑亢滿推賢才勸風俗一舉而三善生焉豈僞爲哉自小人觀之見九官之讓皆不得請卒居其官則以讓爲虛文是不知三善之益也王懷祖不事外飾固賢於匿情求名者若習古賢之義不若讓之爲懿也讓而不從必舉所知以報國則庶乎濟濟之風矣仲尼以禮讓爲國爲先試人以受爵不讓爲則然則坦之所見乃賢於述也

海西公　晉紀

燕太傅評貪昧無厭貨賂公行羣下怨憤

考燕之所以亡非有大無道暴虐不君之失也特以舍垂用評故曰人主之職論一相而已矣而評之所以召外寇覆邦家者特以貪昧無厭故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慕容皝自棘城遷龍城其子儁先取薊遂克鄴而都之據有中土比暐亡國凡八十餘年暐不能擇任賢材以爲輔相而慕容評不思強敵伺釁圖我境寓穢乃聚斂積實黷貨嗜利遂致亢不衷官失德選舉不明黜陟無法汙息之人刑罰不及清修之士爵位不加公私頓弊百姓困弊盜賊充斥邦本阽危於是敵人長驅如風掃葉俯仰之間而燕評爲俘虜然則亡國者不必待如桀紂也寵賂一彰亦可以亡聖賢之言豈無驗而欺後世哉

桓溫伐燕郗超請盡舉見衆直趨鄴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風逃潰溫不從

郗超之謀正王猛他日伐燕之勢也溫名英雄而不察此幾者非智不及乃氣不勝也亦猶伐秦而不渡灞水耳使溫志略足以吞秦斃燕則視苻健慕容暐猶李勢然又何難哉嗚呼此固人所不能勉強者歟

溫恥喪敗歸罪於袁眞奏免眞爲庶人

仁人志士欲伸大義於天下如諸葛孔明之徒雖戰攻不利必責己引咎宣布所失以收人心圖後效是故功業有成者乃自恥喪師而歸罪於人妄行誅戮未有不旋致禍敗者此係用心之公私廣狹耳桓溫志在先立功效即圖篡奪此念一發神明其知之矣方諸司馬子上猶不遠焉將以求濟所欲不亦難乎

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其事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雖失利何至如尊君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請改之盛不許

桓溫愚人也以一身欲禁四海九州千萬人之口而懾其心此桀紂幽厲行剖心斫脛之政所不能禁也而溫顧行之子房佐漢亦嘗敗孔明興蜀亦嘗敗魏武用兵彷彿孫吳亦嘗敗也敗豈足恥顧所以敗者如何耳溫一敗而深恥蓋本非善戰者故以爲歉也使孫盛不作晉春秋人有

不知者乎既已形之簡牘尚且止使不行是欲蓋而彰矣至于今七百餘年枋頭之敗陽秋所書温脅盛子之言並傳而不泯温號爲英桀而知不及此豈非愚乎雖然盛亦未爲得也仲尼以大聖人筆削魯史猶深其文詞不苟以示人其重慎如此盛之書未必當也而流衍四布温得見之豈全身衛道之策哉

秦兵長驅圍鄴王猛上疏以甲子日大戮醜類秦主堅報之曰將軍役不踰時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馳電赴將軍休養將士以俟朕至

王景略掃燕有餘力矣況已破其大軍走其主帥而環其城郭克在旦夕非有濟師之請堅何必更勞民動衆親將而往哉于以見堅意在武略欲貪慕容暐爲己功也猛雖

不言他日無故輒辭鎮鄴之任乞改授親賢別付一州若有不慊于中者蓋爲此也賴聖禮之重委之專尋畀大政端拱仰成故破燕爭伐之幾微不成大釁耳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秦主堅之心去今七百餘年而炳炳不没人君之心術可不慎哉

初燕主暐命梁琛使秦琛歸數稱秦主堅之美暐疑之收繫獄堅入鄴而赦之曰卿不見幾而作可謂智乎對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臣所不及然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國家就使臣知亦不忍爲堅悦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而琛加凶字言之非矣凡初未有不吉者人生而善物生而美心初而仁事初而治故君子貴知幾而聖人謂幾者吉之先見也若夫從凶悔吝則以不能見幾故耳吉者合理當義也非如世俗所謂福祥也耕莘于野者伊傳之吉也爰並作相者亦伊傳之吉也父師王子者箕子比干之吉也囚奴諫死者亦王子比干之吉也苟以父師王子爲吉囚奴諫死爲凶災悔吝則失之矣知此然後定乎吉凶之分矣琛之言曰彼知幾者達安危擇去就不顧國家此乃狡黠小智揣摩事情趨利而蹈者豈曰知幾云乎

秦主堅好獵王洛諫之堅自是不復獵

古人稱從善如轉圜者符堅有之矣趙整諫飲酒王洛諫田獵皆爲之禁止終其身宜其并據天下幾十之七八也使其聽王猛臨終之言從苻融再三之懇不輕忽鮮卑而貪取江南如聽整洛之心其大業豈易傾乎均是諫也而或從或違然則從之者非欲克己成德也抑皆[illegible]將以求濟其大欲而已夫納諫美德也有始無終猶[illegible]不能補所亡況初不能納諫者乎

大司馬温有不臣之志嘗嘆曰男子不流芳百世當遺臭萬年

元子所謂芳與臭者即忠與逆也雖然非真知芳臭者也使其知爲忠之芳如飢人之聞黍稷其肯舍而不爲乎使其知爲逆之臭如顫人之聞糞[illegible]其肯貪而爲之乎惟其知之不深也故舍忠爲逆亦僥倖有成以其成而蓋其臭也豈不愚哉温父茂倫忠義大節巖巖如秋霜華嶽而不克負荷甘於遺臭釋術如此夫豈足以當沈玖滌迹之餘乎

溫先欲立功河朔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衆實郗超說溫曰明公當天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勳不足以愜民望溫曰柰何超曰不爲伊霍之舉無以雪恥立威溫深以爲然

甚哉郗超之邪謟也不曰脩德立功可以雪恥而教以廢君以二者相方喪師之恥纔比青蠅之汙而廢君之惡殆猶拍浮溷圂中矣爲人掾屬即有君臣朋友之義當善以陳見過以諫顧教以廢君且伊霍之舉豈爲自雪其恥乎亦異乎爲人謀而忠者矣使溫翻然有省超其殆哉

溫諷褚太后廢帝立會稽王昱溫集百官於朝堂廢立既曠代所無莫有知其典故者百官震慄溫亦色動不知所爲僕射王彪之知事不可止命取霍光傳禮儀制度決於須臾

王武叔多嘉謀善策止郊祀之議諫卜術之拜料殷浩之敗決主嗣之議屈袁宏之文論從嫂臨朝之非宜言大修宮室之不當莫不深合義理犁然有當於人心獨取霍光傳定儀制助桓溫廢君一事使人有遺恨耳此豈特高堂隆意過其通而已哉以春秋之法格之其能免黨惡附姦之罪乎惜哉

簡文帝　　晉紀

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塵滿席湛如也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略謝安以爲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郗超以溫故朝中畏事之謝安王坦之嘗共詣超日旰不出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耶

安石臧否鮮不當者而於簡文失之簡文柔和清令人也

桓溫以其易制又年浸高矣故立之然盛長之詔能使溫流汗變色臨崩之命能從王坦之善謀惠帝何敢望也或謂安石爲郗超佐者安石非圖富貴持祿求容也正惟心在王室故爾王允之屈意於董卓溫嶠之屈意於王敦謝安之屈意於桓溫其不爲私是以君子與之與其心也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也安石有焉

武帝　　晉紀

溫來朝詔謝安王坦之迎于新亭人情恟恟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溫大陳兵衛延見百官莫不戰慴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笑命撤之溫使郗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強臣安盡忠輔衛卒安晉室

晉世取虛名之士不旋踵至卿相如庾元規殷深源之徒敗國殄民死不償責世因謂取士勿取虛名而愚非之且三代之王猶必先其令聞故君子欲早有譽於天下中庸取之士在窮約中若無美名人何從而知在上者不取矯激沽名者又必詢事考言明試以功則莫能眩矣殷浩聞桓溫李武昌則大懼欲去位以避之聞桓溫欲廢以尚書令則大喜亟作書以謝之其情致卑鄙殊與虛名不類後此二十年溫勢益強心益肆擅廢立之威而窺覦神器朝士惕息之態當什百於深源之時而安石視溫如敵己然意象安閒不爲少屈從容談笑而溫氣自沮如擾龍馴虎者安石初亦以虛名取也其德度于是乎稱故人在事實而已矣

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宏以示王彪之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謝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

文人之不足貴也決矣袁彥伯逸才辯速見稱當時而失身於桓溫蓋工於語言而短於器識也文士之不如是者鮮矣九錫文是手可斷而不可為者又於之致思而求美彥伯其果無識也微王叔武尼之彥伯之負可勝任哉故為國家者必尚德而用賢士賢而有德其文雖不能誇靡艷麗而其言必無疵矣

溫薨弟冲代溫君任盡忠王室始溫死累皆專冲須報然後行

姦臣之擅權者必先為所不當為以移人耳目而慴其心然後上及於君父而所不當為者莫大於生殺之柄王命也人孰不愛生孰不畏殺能生殺人而人主不與焉則於竊國無難矣桓溫總兵數十年攻伐四出廢君立君疑可畏矣而聽於遠者不以偉人稱之幼子之續未能十二於溫也而苻秦憚焉與謝安比豈非以其盡忠王室蓋洎氏之愆而不墜先人之烈耶若幼子可謂能為人子弟矣能為人子弟則能為人臣矣故天下莫強於義莫正於理以義理敎身人有不服乎

桓冲以揚州讓謝安自求出外桓氏皆以為非郗超深止之冲不聽

人之不肯輕去權位者非貪心即畏心也祿利所厚故貪者慕焉怨仇所集故畏者懼焉貪畏交戰于胸中求所以稱其貪而懼其畏斯無不至矣南郡公再世富貴門戶赫奕蓋名利之朝市也而幼子去揚州如脫屣曾未再歲自京口遷鎮姑孰自姑孰遷鎮江陵雖方伯之任不移而朝廷之勢益遠冲處之裕如不以安石為憾與之中外協濟以強晉室若冲者可謂君子矣郗超既敗人之子又欲敗人之弟使忠義之門為叛逆之家此何人哉此何人哉

秦主堅下詔曰張天錫雖稱藩然臣道未純可遣苻萇等將兵臨西河閻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若有違命進師撲討天錫怒殺負殊發兵拒戰兵敗奔姑臧秦兵至姑臧天錫遂降

易稱顏子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詩美仲山甫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若是者其知勇怯之用矣湯之伐桀古未有也其誓師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既克夏有萬方乃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古之立大德建大功者莫不然也張天錫固非可語此者然保守一方數世之業而勇怯失所安得不亡乎初苻堅使王猛以書責諭之猛張皇秦威亦恫疑虛喝耳天錫宜有禮義辨答之又未嘗懼也乃遽然稱藩及秦師大舉不朝之罪在我宜有引咎責躬之事不當抗也乃憤然與戰宜剛而柔宜柔而剛英雄豪傑猶不能以此得志於天下況天錫乎

秦攻代代王什翼犍為其庶子寔君所弒秦既克代堅曰天下之惡一也車裂寔君

苻堅為代變此善矣而於秦之為反逆者莫不赦之何明於外而闇於內乎蓋堅既取代思所以服其人者故為此

舉非誠於去惡也若誠於去惡則北海公重行唐公洛及王皮周虓慕容評之徒皆不得幸而免矣是故人君好善而惡惡誠之爲貴不誠未有能善其終者也

慕容農私言於慕容垂曰秦自王猛之死日以頹靡今又重以奢侈殃將至矣圖讖之言行當有驗時不可失也垂笑曰天下大事非爾所及

慕容氏百年之國也暐置相不善解后取亡而其人固多英傑懷復國之念而伺秦隙者如鷄之候晨貍之伏鼠也猶有見間條然動矣堅既不戒又窮兵黷武猶營治舟艦作器玩以促之然是時秦勢方盛如日未暮而慕容紹已見其兵疲民困有危亡近矣之言慕容農已見其頹靡奢汰有殃將至矣之言曾未六七年其事果驗然王所以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戰戰兢兢以保之也

謝安欲增脩宮室王彪之曰今宮室比之初過江已爲侈矣寇敵方強豈可大興功役安曰宮室弊陋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之重者乃以脩室屋爲能耶故終彪之之世無所營造

安石非勞民動衆作無益者况秦兵屢寇邊鄙數年而治宮室尤非急務也君子嘗論之曰東晉是時氣勢微弱奄奄欲盡安石爲此所以鎭安人心耳若意不出於此是誠無說也王叔武所論亦徒見宮室侈於初過江之時安石規模其取京洛爲準耶雖然不爲則尤善也

郗超黨於桓氏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我死父若哀惋可呈此箱超卒父果哀惋成疾門生呈箱皆與桓溫往反密計愔大怒曰死已晚矣遂不哭

孝於親忠於君者人之良心不可亡也超爲子則不孝爲臣則不忠然恐其父以己死哀惋成疾思所以寬之是良心之孝也知與溫密計爲不忠可以懟其父而寬其憂是良心之忠也所以淪胥不自反者利欲汩之耳嗚呼中人以上不可汩也中人以下逐欲而不能自克則昔也廉今也貪昔也正今也邪昔也尚名節今也喪廉恥昔也親君子今也疾賢士如超者多矣念貪與不念其差殊如此可不戒哉

朝廷以秦兵之退爲謝安桓冲之功並拜開府儀同三司

安與冲能克敵善矣然彭城襄陽相繼陷沒秦雖敗復則取盱眙走秦三將未足以贖喪地之罪皆當如諸葛武侯請貶三等可也而以功受賞豈未之思乎

秦主堅以陽平公融爲征南將軍

融素不以南伐爲然者也既非其事則勿居其官今官以征南爲名而口沮征南之舉何也故韋玄成讓爵則可以感憲王長孫無忌受金繒則不足以回高宗此辭受之法也

堅議伐晉羣臣多言不可久之不決堅曰築室道謀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

謀之於衆斷之以獨雖聖王亦然而符堅以此亡何也曰非所當斷而斷也自古違衆用己亦有幸而成功者幸非常勝之道故孔明不從魏延光武不納臧宮必也遜因如

盤庚出師如周公其下則晉武之平吳唐憲宗之討蔡皆灼見不疑十全而舉斯可也符堅之初信任王猛聞言莫入此則斷之善者矣方是時堅心方虛急於圖治故其斷得也及其衰也志意既滿貪欲方熾方寸之明有蔽之者故其斷失也然則斷之得失不在乎他在乎明理與不明理而已是非可否之理明於心則一言而悟否者雖千萬言如以水投石不見其從入也

堅所幸張夫人亦諫堅曰軍旅非婦人當預幼子詵亦以為不可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軍旅誠非婦人所預大事誠非孺子所知符堅習聞此言用以折人而施之不當理如白黑昧然莫辨反婦人孺子之不若書不云乎文王惟克宅厥心乃克立茲常事夫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之地與符堅同而事殺伐晉其成敗異者文王宅心以理符堅蔽心以欲故也

堅發長安兵百萬詔謝玄等以八萬拒之都下震恐玄問計於謝安安夷然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游山墅與張玄圍棊賭墅安棊劣於玄是日與玄為敵手而玄又不勝安至夜乃還

死生驚懼不入乎胷中若聖人誠之也君子明之也英雄豪傑之人輕之也悍勇愚悖之人冥之也符堅南伐以秦臨晉何啻泰山之於一卵哉人人惴恐安石獨否所謂明之者也安石何明乎晉室雖微正朔所在君不失道人心所歸將相調和士卒豫附加以長江之限主客殊勢以此待敵勝負已分又況符堅志驕氣盈貪欲無厭不思其本夷狄也方將陵跨江淮為石勒劉曜之事於理逆矣正使強弱相懸直當以宗社存亡為決此安石了了於方寸者所以處置優游靜而不擾歟史稱其矯情鎮物者夫惟言語可以修飾而出之若情與貌不可矯也矯情於內則貌形於外飾貌於外則情動於中不能相應也使安石而矯情則與玄賭墅棊必不勝玄宜勝而負安石宜負而勝安石之天定矣識者固知其必勝也

秦兵逼肥水而陳謝玄遣使謂之曰此非欲速戰也若移陳少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不可堅曰引兵少却使之半渡而蹙之蔑不勝矣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止玄渡水因其亂而擊之秦兵遂潰

謝幼度請渡之策乃兆襄所以紿桓溫者也使符堅如溫之待襄則幼度之策不得施矣策不得施則必却軍以致秦師用宋子魚之說及其未既濟而擊之歟堅固以是俟玄矣故彼之所弃我之所取奇正相因兵家不窮之術也

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圍棊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客問之答曰小兒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

折屐齒之事淺丈夫或以誚安石謂其矯情鎮物而天機之動有不可掩者非也方秦師大至江南之人孰不憂者謝公以宗社存亡決之盡人事聽天命蓋無遺策矣秦兵大敗捷音鼎來王室既危而復安人且之喜孰有大於此者乎此而不喜則亦不近人情矣謝公固以安社稷為悅者其折屐齒固宜也小人不樂成人之美好為異議附者

大抵如此爾

謝安功名既盛而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安帝由是稍踈忌之

聞人臣之義不敢要君者矣未聞人君之道忘人之功者也蒞官稱職排難解紛雖勳塞宇宙皆分所當爲苟計勞績之小大以希賞焉與奴僕宦方而責恩於主人者何異故凡爲人臣但當自効不當萌受賞之心而人君於臣下之功則不可絲毫忘也必輕重高下等而報之報之者非以利待其臣也所謂使臣以禮也犬馬有勞於人尚獲蓋帷之報而況賢能才智爲吾興庶績代天工禦大災扞大患而可忽然忘乎謝安於晉其功不在王導溫嶠之下氐苻未亡步搖復興中原淪於左袵日以深遠正君臣協心共意思屈羣策進取克復之時而武帝心已滿盈捷音四騰曾不閱月遽用讒口踈忌賢臣世之猶公小夫起縣官不足爲盡力之憤則此等有以招之矣嗚呼毋忘在莒管仲言之無忘河北之難馮異言之衛獻公復國猶夫人也此固庸君之所易者故世未嘗無臣也惟有君爲難

燕王垂至鄴改秦年號復燕舊制上秦王堅表堅復書切責之

秦勢日蹙燕勢日強爲臣子計者當如何宜因慕容垂表之時遣使賀之曰前君失道自取滅亡英明以時光復舊物此固夙昔之所期也涼德弗任土宇騷動日虞偵羽爲執事者所憂輒緣曩好之敦謙問之厚凡燕故地君自取之寡人保守故疆以奉宗廟願君捐弃前事相與重結親仁善鄰實圖利之吾素長者又深感秦王厚恩必且講好則泓沖之兵未遽侵逼姚萇伺釁無自而起以其間益修政事撫人民選將帥勵軍旅嚴固自保確確乎其固矣而堅猶事客氣不知消息盈虛之理其亡之速不亦宜乎

桓沖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慚恨成疾而卒

幼子可謂有恥矣他人失言不惟不自咎或反以生怨疾而起讒誘相傾陷者皆是也幼子一言不効慚於厚誣賢者以是疚心而刻責推類而觀之其平生自期亦少矣可謂恥過而不遂非君子人歟

謝安請因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且求北征加安都督揚江等十五州諸軍事

治功禍亂皆以君臣一心而後能成苟爲不然則疥疵不至於深大絶異也淮淝之績晉朝憂亡故如人擊其身而頭目手足同力扞衛是以易也安石勳望既高武帝又已受人諸覬此噬嗑之時也內間不去而欲從事於外心有疑慮不精審以此濟者鮮矣苻氏傾敗于關中慕容垂集于河北以事幾論之所謂難逢之會也然宣王無六月戎車之志吉甫無孝友張仲之助安能薄伐玁狁而奏膚公乎或曰使安石不爲此則兗青司豫豈再入于版圖功雖不終不猶愈於不舉耶曰僥倖小利近功則可爾周公伐管蔡夫何足以勞久役者然二年而後克非以伐而克之爲難以固而安之爲難也中原淪沒于茲七八十年矣晉師不百日而復河南四州未論進取姑欲保守不爲夷狄所侵者其人材計畧豈函并可辨也君相既不和於內

諸將又節遠不相及以得之之易即知失之之速也然則安石宜如何治自內而外噬嗑則可矣

會稽王道子專權與太保安有隙安欲避之會苻堅來求救安乃請自往救之出鎮廣陵築壘曰新城而居之

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安石上既不獲於武帝下又見疾於相王於是乎浩然去之則東山之志真可謂終始不渝矣顧乃因苻堅請救而出名既不正非所謂以微罪行又築壘而居不自疑於貴鄙之保固尊祿之周旋豈晚節末路之難行百里而半九十乎以安石高情雅度往古鮮儷尚不免此況汙俗之衆人乎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八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九

武帝　晉紀

後秦主萇攻秦新平新平太守苟輔力戰拒守久不下數月糧竭矢盡萇使人謂輔曰吾以義取天下豈讎忠臣耶卿但率城中人還長安吾欲得此城耳輔信之帥民五千口出城萇悉坑之

夷考五胡之初尚詐恃力非有大相過也惟苻堅庶幾於君子長者猶不克終姚萇方圖取秦未能仗義假信以收人心僥倖小利以詭計取一城許之生而繼之殺羌祚之不長宜哉

後秦主萇使人縊秦主堅於新平佛寺

司馬氏論堅之所以亡曰數戰數勝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以愚考之此特一事耳秦之所以為秦在五胡中所謂此善於彼者王景略雖善治國殆亦法制嚴刑名著非有仁義禮樂以固結人心者未幾猛死其政遂頹堅又不知務農固本保養百姓而意廣心逸專事并吞覬其安危之形正猶鄭之小駟張脉僨興外強中乾者是安能及身後之計而其得國則以篡弒取之罪積於己而德不及民故君子評之曰苻堅一敗而不能復振者無本故也

燕王垂即帝位

垂之復國何其易哉慕容廆皝儁皆賢君也而暐非大無道如桀紂特置相不善好貨而亡不足掩三世之善也故燕民眷眷舊主猶飢渴之望飲食垂既夙有英偉之望一

時將佐又多忠良是以光復舊物如反覆手以垂復國之不難則見秦堅恃強之非道雖得之必失之

鮮卑乞之殺翟真也翟遼奔黎陽黎陽守滕恬之甚愛信之恬之喜畋獵不愛士卒遼潛施姦惠以收衆心恬之南攻鹿鳴遼據黎陽以叛

夷狄之人固有君子義可與也聖人必謹華夷之辨者以其大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也且中國之廣人材之衆欲修身者豈無師友可親欲治國者豈無俊傑可用何必外交夷狄而陋中國以爲不足與乎人而如是是其心大有所蔽與夷狄無以異者故韓子曰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孔子春秋謹嚴之旨也翟氏反覆於黎陽滕恬之之所目擊而推心愛信曾不防虞且晉師北行恃黎陽爲喉嗌其任顧不重哉已既好田不恤士卒而愛信非類置之肘腋之下欲不亡得乎嗚呼此可爲來世之戒矣

泰山守張願降於翟遼初謝玄使朱序屯梁國自屯彭城以北固河上西援洛陽會翟遼張願繼叛北方騷動玄謝罪乞解職詔慰諭令還淮陰

張願之叛視黎陽之事也使晉東不失泰山西不失黎陽郝恢撫定三川而湖陝二戍不動則兖青司豫之地長舍左衽而襲衣冠然則滕恬之之好畋獵不恤士卒愛信丁零其罪大矣其原則謝玄之節制遠之所致也玄初宜進據河南爲諸軍聲援則劉牢之必不以孤軍失利挫折銳鋒乃居彭城距河大抵數百里殊非魏武置都督不欲相遠之意脫前軍有虞安能赴救乎幼度至是如人朝氣銳而暮氣衰者耶

以朱序代謝玄鎮彭城以玄爲會稽内史

武帝道子懲此失之矣序才與望非康樂之比不然使玄督青兖序督司豫猶賢於置玄散地也當是時謝石謝琰之徒皆無恙乃廢而不使蓋道子國寶有憾于謝氏卒可廢國以快其私晉之衰微自此决矣

詔徵處士戴逵逵累辭郡縣敦逼不已逵逃匿於吳謝玄上疏曰逵自求其志今王命未回將罹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器之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召命帝許之

廉者貪之所疾也直者枉之所疾也高潔者卑汙之所疾也異於己則疾之無不然者世之人好瑕疵隱逸以隱逸者少貪競者衆也則譏之曰人皆仕進汝何獨不然無乃盜虛聲以釣高位乎此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者也夫隱逸之人非必皆抱道懷德韜晦其才也但人各有志好爾或其年齒之衰或其體幹之病或經憂患而沮傷志氣或澹榮利而甘守賤貧或所見背時以避鑿枘之殊或潛龍勿用以待風雲之會夫豈一端而已安可指爲純盜虛聲欲釣高位乎夫博學多通必求自試安道乃不肯仕其必有所挾人不知也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召之安道對使者破琴曰幸非王門伶人何乃見逼其風度如此固折腰屈膝務有揺尾之徒所憎惡也微康樂公營護之殆不免於窘束哉

翟遼遣使請燕謝罪燕王垂以其反覆絕之遼乃自稱魏天王

丁零之與鮮卑何以異遼所以反覆不純臣於燕者豈非燕德有闕燕亦自省修德以來之乎況遼已服過而謝是宜加撫納以為南向之資垂乃不忍一怒而遽絕之他日不免興師動衆又未必克其得失難易相去遠矣故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

初帝既親政權自己出有人君之量已而溺於酒色委政於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為事崇尚浮屠親昵僧尼左右爭權交通賄賂

人臣之致身非一義也非元勳宗臣則不當事幼主蔡謨是也有經濟之才則必事初政孔明是也已是其君之賢而願事焉則可進第五倫是也君臣長矣而不足事則其於退管寧是也斥逐非其罪君悟而謝之則不當去夏侯

勝是也無罪而被譴君初無悔心而召之則不當出張紹是也違是則皆冒利而蹈患者也謝安石出輔幼君必請母后臨朝者以專自嫌也帝既親政則德之成否責在安矣威權自己有人君之量則可與為上矣安宜博選名儒日侍講讀以二帝三王之道論思獻納又擇剛正敢言之士責以諫諍陳自古亂亡之戒糾繆而弼違如王國寶者以義斷恩聲其罪而逐之會稽王雖與帝手足之親但當優以寵祿不使干預政事至於僧尼左道一切屏遠以清朝廷正綱紀則帝雖欲荒昏或溺其道無從矣魏晉以來以智詐威力取天下無教養太子之法若聽其自然無不賢達者安石雖一代偉人於此道亦未免乎滅裂而鹵莽也故雖建功靖難而主德下衰國勢日削此後覺有志之士所宜知也

太學博士范弘之論殷浩宜贈諡因叙桓溫不臣之迹左僕射王珣導之孫溫之故吏也言溫廢昏立明有忠貞節黜弘之為餘杭令

王珣不念其祖之忠烈而追感桓溫幕府之恩建議傾邪固為罪矣而范弘之所請豈合理哉欲贈殷浩以美諡歟則浩不當得考行而諡歟則適所以貶之矣

後秦主萇寢疾姚方臣言於太子興曰今寇敵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等終為人患宜盡去之興乃殺統等五人萇聞之怒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興未嗣位而以猜忌一旦誅勳力舊臣五人濫刑之禍不在其身必還中其子孫至姚泓而驗矣

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之出補義興守鬱鬱不得志遂棄官歸

桓溫謀逆未成而死是時謝安當國以桓氏族大而幼子克穡其兄之惡竭忠王室所以存沒光寵而威刑不加史固已譏晉政之無章矣靈寶孽子志趣不常既不可廢其才用又不可助其氣勢所以處之使無失富貴斯已矣而畀之小郡生其怏怏以致搖動藩鎮資假兵力遂成大亂晉隨以亡皆由武帝道子沈湎荒怠不以事幾為意然則非玄能亡晉晉實自亡耳

清河人李遼上表請修孔子廟仍立庠序收教學者曰事有如賒而實急者此之謂也表奏不省

修學校祭先聖明詩書禮樂以造士謂有益於當世自趨

利計功者觀之豈若刑名術數收效之速也夫收效之速者致禍亦深孔子之道自躬綿毫忽修之而至於天地變化萬物咸若雖非一日之積而其成也堅固其行也悠遠有終而無弊矣李遼之事有如緩而寔急者遼智足以及此矣晉朝盍從其言而命之以學校之事遼必繼有建明以增光儒術者武帝道子方與桑門遊異端惑心恒正論之不入也

鮮卑秃髮烏孤雄勇有志謀取涼州其將紛陀曰必先務農講武禮俊賢脩刑政然後可也烏孤從之

自五胡十國一僨一起交爭而並驅其成就固不足言而其初必有謀臣勸以用賢才修政事務農固本然後用兵者彼夷狄之人豈皆知經學古略法先王而其智計知所

先後大抵如此史紀其言皆可攷也特以急於近效趨於小利不能久假也故隨其才志之大小事力之強弱爲成就之廣狹興衰之久速耳況於爲天下國家而不用賢材惟私是舉不修政事惟意是行不務農固本惟聚斂是急是沮渠蒙遜秃髮烏孤赫連勃勃乞伏熾磐之不若也非惟無以制狄終淪胥於狄而已矣

尊皇太妃李氏爲皇太后

東晉至武帝九世矣未嘗崇奉妻母蓋以明帝爲則也雖懦弱如康穆皆不敢廢而武帝始率私變禮以敗亂其家法討當時在廷必比周稱贊以爲大孝之德于祖考有光矣而大臣不諫卿士不規雖孝於所生而不孝於宗廟又安得爲孝乎是故君子議道惡夫飾小名以妨大德者

道子專權奢縱帝惡之而逼於太后不忍廢黜乃擢時望佗居要任以防之道子亦多樹腹心無復鄉時友愛之歡矣中書侍郎徐邈言於帝曰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爲深慎會稽王雖有酣媟之累宜加弘貸外爲國計內慰太后由是帝委任如初

宗廟與妾母孰重塗之人亦曰宗廟重於妾母矣以妾母者一身之母也何有於宗廟乎社稷與相王孰重塗之人亦曰社稷重於相王矣以相王者一身之弟也何有於社稷乎武帝過於太后不忍廢其亂政之弟既不知輕重矣徐邈又從而相之然則邈雖儒者亦昧於輕重之權衡也且漢文之悔淮南私情也世祖之愧齊王不義也豈會稽之比乎徐邈宜啓帝以舜象之事使道子歸國以全兄弟

之愛選擇名賢超居宰輔之任使朝廷清明邦家寧謐豈不爲孝友之大乎道子不去君臣酣飲益甚武帝以醉遇弒藩鎮稱兵晉祚尋滅邈不得爲無負矣

燕太子寶初有美稱已而荒怠段后言於垂曰國步艱難太子非濟世之才遼西高陽陛下賢子宜擇一人付以大業垂曰汝欲使我爲晉獻公乎段后泣而退曰吾爲社稷計主上乃以吾爲驪姬何其苦哉垂卒寶即位使弟麟謂段后曰后常言主上不能守大業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宗后自殺

慕容垂之言正而不知權者也段后舍寶而舉農隆忠謀非私意蓋可從矣寶既不才又有弒母之惡垂危而獲濟克復先業一旦捐諸不肖之子忽哉垂既胥其孫會使寶以

爲嗣是亦晉武賢其孫遹故不廢惠帝之意耳
帝嗜酒流連内殿張貴人寵冠後宫年近三十帝戲之曰吾意更屬少者貴人怒帝醉寢以被蒙面弑之詐云因魘暴崩太子闇弱道子昏荒不復推問

道子不討弑君之賊亦豈昏荒之故哉嘗與帝有隙既未能忘無乃亦有意於干天位耶使其忠存帝室登時推問執罪人而戮之建立琅邪王德文則晉祚靈長已亦休顯矣智不出此乃樹立不慧使大權歸已又私其子子復奪之以召藩鎭之亂身既廢殺國亦隨亡其未嘗聞霍子孟諸葛公之所爲乎武帝雖無大惡特以嗜酒沈酔一言致禍爲惡首酒周公作酒誥衛武公賦賓之初筵而中宗引觴覆之爲末流之若此也

安帝　　晉紀

王國寶黨附道子與王緒共爲邪謟參管朝政威震内外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憚之或勸恭誅國寶王珣曰罪逆未彰今遽先發必失朝野之望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除之無不濟也恭乃止

石勒有言人豈不自知王孝伯既敗歎曰我闇於知人故至此嗚呼孝伯豈但闇於知人乃闇於事幾也當入赴山陵之際寶緒謟佞竊管朝權威震中外時所共疾恭以帝舅之尊宜建白而廢黜之道子素懦又方憚恭其説必行既逐二人即請於太后使琅邪王參輔大政則國勢自尊藩方恬息矣恭能如此上不負武帝用已之意下足慰朝野之望義理無私安有爲逆之嫌而過聽王珣失此良會他日再舉師則無名與晉陽之甲除君側之惡臣子所不得爲也雖誅寶緒竟爲豎子所敗闇於事幾故也

張掖盧水胡沮渠羅仇事涼爲尚書羅仇弟麴粥曰主上荒耄信讒猜忌吾兄弟必不見容若勒兵向西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吾家世著忠孝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既而涼王光果殺羅仇

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人死我生之見姦雄猾賊之所爲曹操司馬懿之心事也漢高祖號稱長者唐文皇智勇出倫猶不免爲此以是知危幾交急之時處之盡善者鮮矣羅仇匈奴人也乃能反是道守其忠義而安之若命不謂之賢人可乎雖死於讒事功不就而其言足後世未見其比不謂之有德可乎

道子忌王恭之逼以譙王尚之及弟休之有才略引爲腹心尚之説道子曰今方鎮強盛宰相權輕宜樹心腹以自藩衛道子乃以王愉都督江州諸軍事用爲形援日夜與尚之謀議以伺四方之隙

道子雖嗜酒昏荒猶知防虞外患尚之則宜教以修明政刑肅清朝廷使德善流聞過咎不著方鎮雖欲稱兵作難亦何敢遽動乃布置腹心以爲藩衛是以力鬭力自靡而已矣夫姦雄之心可以義服而難以勢壓軍師之用壯於我直而老於自曲苟明此理何止於消伏王恭而已哉而尚之爲兄弟謀智不及此其敗也宜矣

王恭既殺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尚之等道子不知所爲悉以政委世子元顯恭使劉牢之爲爪牙

而以部曲遇之牢之恥恨元顯使人說牢之許以恭位號牢之遂執恭送京師斬於倪塘恭臨刑神色自若曰我闇於知人所以至此原其本心豈不忠耶

舉大事乎大難未有孤獨智資一力所能成也以道子昏荒猶知布置腹心而王恭欲斥正國家近則無計謀之士遠則無踈附之人但有一劉牢之又待之失道倪塘之禍又何悔焉是舉也蓋惟殷覬所言爲有法耳恭自以爲忠此不學古之過也烏有外臣稱兵向闕而謂之忠者乎孝伯抗直清修有守物之志蓋美材也旣不學古而誦佛經信事其道宜其暗於理以殞厥身也

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魏主益智之問可謂善問矣李先書籍之對可謂正對矣惜先之言未得要領也夫人主之讀書與學士大夫異學士大夫稽古恥一事之不知然有大志者猶不肯爲以謂玩物喪志何況人主日有萬幾而反從事於簡編之浩繁則必博而寡要勞而無功矣孫權自謂讀書大有所益而於嫡庶之際搶攘顛倒是未嘗知書之統紀也夫至難知者理也至難平者事也知難知之理乃能平難平之事語孟五經之傳於世所以教人明理而處事也人主苟能玩思一經而達其大綱心必正身必修家必齊國必治矣魏珪用先言致書籍不爲不多而其留心者乃在於鍊丹長生則黃老之法也刑殺過當則申韓之術也殺人之夫而納其妻不戒邴歜閻職之事甚矣使珪讀書知所以爲父子君臣之道豈至弒于孽子禍發蕭牆而莫之覺乎茲讀書而不善用者與無書同非書之過也以經術告君而不見道者與不告同非經術之罪也

道子有疾且無日不醉世子元顯諷朝廷解道子揚州牧以己代之道子醒而後知大怒無如之何元顯多樹親黨朝貴皆畏事之

挈國大綱惟忠與孝此道修於上則叛亂息於下道子秉大政荒昏廢弛而無忠節則其子効之矣元顯廢其父奪攘矯虔而無孝道則在外者圖之矣均是二者而元顯逆理爲甚逆理甚則禍彌大雖呼吸羣小樹黨自衛安能勝公義之不與哉

秦主興以災異屢見降號稱王問孤貧舉賢俊省法令察獄訟守令有政迹者賞貪殘者誅遠近肅然

惟天爲大惟天爲公惟天聰明惟天威怒故有天下國家者必畏天以帝王雖大未若天之大也王法雖公未若天之公也一人雖聰明未若天之聰明也人主雖威怒未若天之威怒也天無不覆而帝王有不及覆者矣故曰未若天之大也天無非理而王法容有不盡理者矣故曰未若天之公也一耳一目之用有限天自民而視聽何限之有故曰未若天之聰明也災沴忽發非如疾病之可藥也危亡忽及非如臣民之可治也故曰未若天之威怒也故有天下國家者必畏天道臣而導君以天爲不足畏是亡國之言也天變雖多端要之不當然而然也不當然而然猶父母之顏不爲康色而爲慘慍人子之心其敢傲然而不

僭天子者天之子也事天猶事親也變異著見乃敎使勿恤是猶爲人師而敎人子使勿畏其父也於理順耶人非大愚惑姦佞則不爲此言惟王莽以地動爲乾坤翕闢而劉聰以隕肉爲陰陽之事此二人者其應可知矣則未有談經佐王而建此言有如荆舒氏者其末流至於天變動於上地變著於下人君無避殿撤膳求言飭政之恭大臣無引咎責躬避賢遜位之請至或稱引祥瑞以蓋其迹悖經反道一至於此而無人敢言國家泯泯昧昧入於危亡而終不悟其術不亦慘乎姚興羌戎也而所見明卓故行人事以弭災變而遂近肅然可以中國而不如羌戎乎

了欲君凡災蓋有以也

殷仲堪恐桓玄跋扈乃與楊佺期結婚爲援玄恐爲殷楊所滅告執政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交構使之乖離乃加玄都督荆州四郡軍事

司馬元顯乳臭小子而斷國大政亦無智謀之士爲之計畫豈有藩鎮不和日欲稱兵而以土地兵力資之使益乖離者玄欲廣其所統非止爲殷楊乃作叛計也削奪固難又從而附益之是速其反耳大抵東晉之亂皆由不擇故古人以五大在邊爲戒而賈誼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封建遠矣誼之術亦何世而不可用乎

涼王光疾召太子紹太原公纂常山公弘曰今國家多難吾沒之後纂統六軍弘管朝政紹恭己無爲委任二兄若內相猜忌禍至無日光卒將軍呂超謂紹曰纂有異志宜早除之紹曰先帝言猶在耳吾不忍也弘果謀纂攻紹紹自殺纂以位讓弘弘不受纂遂即位

石勒之子弘呂光之子紹皆以不忍而致亡世因謂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事爲可行是以利害死生之巳形者而論之不原其本也使石勒呂光御國有道兵權不以假人虎與纂不得而奪之則弘紹之善効矣既居弘紹之地而無虎纂之柄雖欲人之不負我也其將能乎不可以二人所處爲非也

纂以弘功高地逼忌之弘亦自疑遂作亂攻纂纂擊之其衆潰遂殺弘

弘能事纂孰若事紹不能事纂則當纂讓位之時何不自取既負顧託甚纂纂弒又欲攻纂而奪之處經道變無一合義者是則呂涼之賊弘爲首而纂爲從也纂篡位弒君又殺其弟不及三年復爲弟所殺不善之積其可免乎凡纂弒之人非求即忮忮以怨懟求以貪欲二者皆利心也由利而行日與義遠以此得之必以此失之而小人終不監也

謝琰鎮會稽不能綏懷又不爲備諸將諫曰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開自新之路琰曰苻堅百萬尚送死淮南孫恩小賊何能爲也既而恩入寇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至會稽琰出戰兵敗爲下所殺

淝水之捷謝琰誠有功然非偏師獨克也同時諸人各已物故惟琰尚在必以宿功自負以老壯自居所以敗也事變無窮宿功何足負人材繼出老壯何足居不忽衆謀不輕小敵庶乎其不僨矣孔子之所慎者三戰居其一語子

路行三軍之道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爲後世戒明矣

北涼王段業憚沮渠蒙遜勇略欲遠之蒙遜謂兄男成曰段公非撥亂之主蒙遜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不可蒙遜乃使人告業曰男成將爲亂業遂殺男成蒙遜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王王無故殺之諸君能報仇乎男成素得衆心衆皆爭奮業軍潰遂殺之

段業無所憑恃因沮渠而有國者也又且付軍國之柄於蒙遜矣蒙遜前後陳計皆出業上業不用即敗用即勝是蒙遜運業於股掌之上業將如何以誠意信之以隆禮遇之盡其在我者而已既委大權又懷疑忌智不能御勇不能克其及也宜哉雖然蒙遜亦可謂無道之甚也雖夷狄相聚爭爲雄長彼桀黠者亦必依附義理以爲之名蒙遜至以兄爲餌而取其君將欲創業以傳世耶抑爲身計而已耶段氏姓也沮渠匈奴也非我族類狼子野心夷狄尚不能得之於夷狄況中國乎

燕王盛懲其父寶以懦弱失國務峻威刑自矜聰察多所猜忌人不自保前將軍段璣等夜作亂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帥左右出戰闇中爲賊所擊盛被傷輦升前殿申約禁衛事定而卒

中道之難孰也自聖人以降皆然何責於夷狄然慕容盛美材也自其少時已有英識及父寶失國播越盛所謀慮皆中事會而寶不能從及寶被弒盛能復讎塞人子之責可不謂賢乎方諸南燕備德不恤國難而乘危自立豈但加之數等而已哉惜其矯枉過正尚威刑矜慧察多猜忌不知君國之道弛張之宜遂致變生肘腋不保其身且寶之失國非爲懦弱盛矯之過矣正使寶坐懦弱而亡盛之所以圖強者寧當以威刑爲尚乎夫盛未稱尊之時此三疾者未形見也及僭名位而短闕遂彰一以見人之度量所勝有限二以見人有天質不能輔以學問而成之爲可歎也

秦主興立子泓爲太子泓孝友寬和喜文學善談詠而懦弱多病興欲以爲嗣狐疑不決久而立之

五胡十國皆以戰伐權謀而起者也而必慕立嫡之義以自覆亡非立嫡之罪也根本不固權柄不分壯士健馬驅馳轝奪于外而百姓餉軍畏敵之不給有一于此皆足以取亡顧區區於立嫡恃以傳久譬猶人之居室基址阽危墻垣頹敗四鄰交窺而獨以丹臒飾一寢處之地其能安乎劉淵之和石勒之弘燕垂之寶呂光之紹李雄之班秦興之泓皆此物也興既知泓懦弱不可託國而卒立之坐狐疑而無斷牽於愛也若有長慮則必公選諸子宗族必得其人雖非嫡長不愈於他人取之乎故書曰蓄疑敗謀疑謀勿成疑而蓄之其謀必不中疑而成之其成必不久可不戒乎

桓玄舉兵向京師劉牢之素惡元顯恐己不爲所容欲假玄除之復伺隙以取玄故不肯討玄玄使何穆說之牢之即降玄入京師稱詔解嚴以玄揔百揆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廢道子斬元顯以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欲舉兵討玄集僚佐議參軍劉襲曰將軍往年反

王兖州近反司馬郎君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散走牢之懼帥部曲北走至新洲自縊

人以利欲蔽其心者事幾在前而不能覩猶目之不能見其睫也元顯爲執政夫豈難圖者牢之欲除之何賴於玄使玄成功其難圖豈不甚於元顯乎牢之誠有匡國家清朝廷之意形勢雖逆當以忠義矢心聲言桓玄興甲之罪泝流討之牢之威望素著方擁強兵玄所深憚者也況有劉裕同心協濟無忌敬宣皆可倚伏一舉而破之必矣破玄之後整軍凱旋君側小人屛氣惕息之不暇安帝既癡騃道子又昏荒則當權宜請以琅邪王德文當國秉政收召賢才更張政事旬月之閒晉室危而復安功執在己之上者乃懷利心聽游說坐失事幾不知玄既得志肯容己耶三反之責無以自明逋逃殞身非玄能殺之也此可以爲恃強反覆貪欲無厭之明戒矣

自隆安以來人厭禍亂及玄初至黜姦佞擢雋賢京師欣然既而奢豪縱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侵侮朝廷由是衆心失望

孟子曰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晉自道子專政至是十五年矣重以元顯輕恣竊命故隆安以來人厭禍亂此英雄豪傑有爲之會也桓玄能遠繩祖武近憲叔父秉上流資力入清朝廷除其姦蠹而建其俊傑削其苛政而布其惠澤以阡合扶持之功成孝子賢孫之美使區區晉室亂而復治傾而復支孟德仲達之事褊矣釋此不圖而意在篡奪略法王莽又不及焉植之淺而望之深施之劣而取之厚非天所與也此可以爲凶狡不義求欲無厭之明戒矣

西涼主呂隆降秦初郭黁常言代呂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祥後推王乞基及隆東還乃王尚代之黁後亦降秦以爲滅秦者晉遂來奔秦人追殺之

君子循正而行自與吉會慮善而動自與福并偶或不然如文王之羑里成湯之夏臺箕子之囚比干之死亦未嘗不正不可謂之凶未嘗不善不可謂之禍也夫前知之數實存於易文王演易豈不前知羑里之事然終不能免故君子理義而已矣天命不可必也二郭璞黁非不有驗及其死也皆無術以逃然則何貴於前知耶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非術數之謂乃湯文箕子所由也若璞前知而在王郭左右若黁前知而反覆夷狄中皆非理義也其及宜矣

何無忌勸劉裕起兵山陰以討桓玄裕問計於土豪孔靖靖曰山陰道遠舉事難成不如待其已篡於京口圖之

聖王急於求賢取材布在列位非獨賴其助得其用也人之智勇辯達者負其所能而無所施其肯飲糗茹草甘於槁項黃馘者惟君子而已矣是故以天下爲度者必網羅盡取之隨其所長而任使之俾咸得自見天下之治既舉而人才無沈堙不遇之歎雖有好亂樂禍之人欲干時而動而莫與爲領袖則亦無自而起矣故野無遺賢者帝堯之盛也旁招俊乂者傅說之美也濟濟多士者文王之所以造周也孔靖無列於朝一土豪耳劉裕資其片言遂定

滅玄之計功莫先焉衆不可蓋乃如此古人所以有朽索馭馬之懼也靖未為奇才也天下之如靖者亦不少矣惜不在上而在下也天下所以多事而難平也

元興二年十一月卞範之為禪詔逼帝書之帝臨軒遣司徒王謐奉璽綬禪位于楚王玄玄即帝位冊文多非薄晉室或諫之玄曰揖讓之文正可陳之下民豈可欺上帝乎玄以祖禰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七廟卞承之曰若宗廟之祀果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三年春劉裕率兵入討大破玄兵玄懼問羣臣曰朕其敗乎曹靖之曰民怨神怒臣實懼焉玄曰民或可怨神何為怒對曰晉氏宗廟飄泊江濵大楚之祭上不及祖此其所以怒也玄默然

玄謂揖讓之文正可陳之下民不可以欺上帝是愚弄世人而不知自民聰明以天人為二道又謂民或可怨神何為怒是厚誣鬼神而不知害盈福謙以人神為二理於是肆其狡黠欺誑眩耀與王莽所行異世一轍而不自覺且知天不可欺民或可怨豈不知有天下者必得民心受天命耶而數上符瑞詐言臨平湖開逼帝臨軒奪收璽綬此非民心非天命也將誰欺乎桓彝立忠溫不克紹繼至覆族賴沖蓋之桓氏復振玄若謹守臣節綏靜國家而但立五廟不亦休哉不然雖建七廟合於天子之禮而不知己之為篡賊也楚德亦安有長久之理乎卞承之及曹靖之之言所謂不能三年而察緦功何輕重之弗審歟

桓玄敗走

東晉至于安帝德既衰矣桓玄藉荊州世撫之資破堪期殺顯牢放逐相王遂移神器荊揚主宰盡歸制斷任內無肘腋之變在外皆同惡之人計其一時氣勢之盛甲兵之衆豈易動也而劉下邳仗大義奮奇略才用千有七百人擊而去之卒以梟滅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其效之速如此亂臣賊子曾不懲戒徒為英雄豪傑之所資耳

裕至建康諸大處分皆委劉穆之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內外肅然不盈旬日風俗頓改

乘大亂之後立良法行善政事半古人功必倍之劉裕不知書武烈雖剛而文致未優專任一劉穆之隨方矯革而裕以身率之未及旬時百官已奉法禁百姓耳目為之一新況大有為者乎蠱壞之時犯難而往濟之治其壞而使之不蠱故蠱卦有元亨而天下治之義若時既蠱當為而不為又從而蠱之則必大壞而後已觀裕之初其治蠱之功如是其易則知當為而不為以至於大壞者為可惜也

王謐為桓玄佐命元功衆議宜誅劉裕獨保全之豫州刺史刁逵之鎮歷陽也執諸葛長民送玄未至而玄敗長民還趨歷陽逵走為下所執裕斬之宗族皆死初裕微薄無行惟謐奇之曰卿一代英雄裕與逵樗蒲不時輸直逵縛之謐責逵代裕還直由是裕憾逵德謐

善為天下國家者不賞私勞以明二心之戒不罰私怨以容度外之人則公道開而治功立矣古之達者誰不率是道劉裕不學既迷前言左右之人莫能開道而使王謐追逼逆之罪反升台司刁逵因執縛之仇不免亦族方闔大

事而寘刑如此何以懲脁在位貽誚後人哉

桓玄欲奔漢中左右皆散益州督護馮遷抽刀前欲擊之玄拔頭上玉導與之曰汝何敢殺天子遷曰我殺賊耳遂斬之

利者天下之所趨而貨寶珍玩又小人之所尤好故中庸以賤之爲訓成湯以不殖爲賢伊尹以殉之爲刑盤庚以總之爲戒匹夫本無罪也懷璧則罪矣王莽之末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而竇憲梁冀董卓之滅其貲財至不可殫數小人所以嫉賢害能欺君擅國而饕富貴者本心爲此而已其好之也賢人亦好之而謂清士必與我同好清士不從則又惡之清士勉從則又忌之得失交戰於心胷中曾不得須臾寧也豈不可鄙之甚哉靈寶貪欲無厭見人法書名畫田宅之美者必以蒲博盡取之乃已尤好寶玩珠玉不去手其情致汗下已甚而欲建非常之事且白刃在前抽冠導以與之謂人所好與己同謂玉之貴甚於死其冥頑不靈一至於是其初亦豈有異於人哉利之與比故末流如此立德立功之士可不窒欲清心防其漸乎

玄既死劉毅以大事已定不急追躡桓謙桓振復聚黨攻陷江陵振見帝於行宮躍馬奮戈直至堦下意欲弒帝謙苦禁之遂下馬致拜而出謙帥百官奉上璽綬及毅軍至謙守江陵振引兵與魯宗之戰毅進江陵謙棄城走振聞城陷奔湞川謙遂奔秦

桓謙之刺荊州雖元顯蔑然朝命也方玄之西兵以至篡帝謙未嘗用事特拒劉裕一戰耳未有大惡也及桓振欲弒帝謙又能力諫止之率羣臣上璽綬若因是自拔殺振而奉乘輿反正非惟忠國又亢其宗使父沖祖彝雪恥於地下而南郡大族免以叛逆而夷豈不善乎乃爲義不終卒與振合身無所措逃奔外域還寇舊都至於喪元君子貴知幾善能復夫幾者吉之先見在勸振之時復之可行係討振之事謙既得而失迷而不復故復之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其謙之謂乎

秦主興以鳩摩羅什爲國師奉之如神

師之爲名教我而我傚法之者也興於鳩摩羅什師其言乎則梵語胡言譯而後明非所以出教令修法度也師其行乎則不飲酒不茹葷非所以待臣下訓軍旅也師其威儀乎則髡首偏袒服壞色衣非人君所當爲也師其道乎則無父子夫婦君臣三綱淪絕非治國所當用也抑曰吾遺其外而師其内舍其迹而師其心乎則外者内之表迹者心之顯非有二致也夫石虎姚興皆有過人之資者也佛圖澄幻於石鳩摩羅什幻於姚兩主不能辨察而奉之如神化其國俗信向特甚皆不能二世而滅其效亦可覩而爲後世鑒者矣

劉毅嘗爲劉敬宣參軍時人稱其雄傑敬宣曰此君外寬内忌自伐尚人若一旦遭遇亦以取禍耳毅聞之恨及敬宣爲江州毅言於裕曰敬宣不預建義宜令在後聞已授郡實爲過優復爲江州尤用駭惋敬宣不自安自表解職

人苦不聞其過聞之患不能改有過不能改而又憾夫議己者民斯爲下矣劉盤龍以雄豪自許心不服裕蓋將有

爲必不徒然也人評其短所宜反躬內省去所短而圖所長則德慧日新而智術日明于以用人人必爲用于以建事事必有成今毅於敬宣故所事也敬宣之言又深中其疵毅乃介然挾恨使敬宣避職而畏己然後快於其心他日又以一食之忿廢徙庾悅克伐怨欲皆必行焉其能免乎

南燕主備德寢疾引見羣臣議立超爲太子俄而地震百僚震恐備德亦不自安還宮疾篤段后問超可立乎備德開目頷之乃立超爲太子

兩漢賢主始即位即制陵邑不以爲嫌也況於建儲立嗣之大事乎固無疑忌遷留之意也故始即位即立太子不以爲逼也夫此當承平無事之時尚不可緩況國家多故外難方殷而翫歲愒日必待倉卒而後定乎備德無子使超不歸意豈無所屬慕容氏亦必有賢材可繼已者矣不幸超自遠而至又能矯情飾貌以中備德之心而其不足以保燕者天地實告之故方擬議之時地忽震動其儆戒豈不著明哉備德心固知之以疾所困欲變計不可也則喑嗚頷首而已此不豫之咎也豫之義三逸豫者人之所悅猶豫者人之至戒備豫者君之善政孔子曰事豫則立備豫之謂也

初魏主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奔秦秦高平公沒奕干以女妻之秦主興見而奇之以爲安遠將軍使助沒奕干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三萬配之興弟邕曰勃勃奉上慢御下殘貪猾不仁恐終爲邊患興不聽待之益厚及秦魏通好勃勃怒乃殺沒奕干而并其衆自稱大夏天王

勃勃奔秦姚興既奇其才而衆言其奉上慢御下殘不可近興將奈何欲殺之乎則無罪姑存之乎則生患不若因其才而用之猶爲適中其失在於授以大衆爾亦才與興比興不得而畜之乎初沒奕干憐其來而女之至是勃勃襲而殺之漠無甥舅之情何有於秦主故忘族類之殊忽野心之戒者雖夷狄不能得之於夷狄況中國乎

南燕主超母在秦遣使請之秦主興曰符氏大樂諸伎悉入于燕燕今稱藩送伎或送吳口千人乃可得也超與羣臣議左僕射段暉曰不如掠吳口與之張華曰侵掠鄰國兵連禍結非國之福陛下慈親在人掌握豈可靳惜虛名不爲降屈乎超乃稱藩奉表于秦秦使韋宗報聘超議見宗之禮華曰宜北面受詔羣臣不可超曰吾爲太后屈

慕容超以母未歸之故違衆言降尊號稱藩于秦方之大舜視弃天下如敝屣豈曰遠之去乎嗚呼超可謂孝矣然非張華決議以兵連禍結爲非福以慈親在人掌握爲大憂以虛名不足惜爲輕重之分以感動超心則超誰與成其孝嗚呼華可謂忠矣華忠於下超孝於上稱臣下拜慈母遂歸孝通神明忠行蠻貊超與華可謂咸有一德矣昔漢高帝不知出此忍其小忿以成至德瞻狙上無兒子之心臨廣武無降屈之言分一杯羹何道之悖也謀臣有良平闘士有信越亦不能如張華出一語以啓帝意而增益聖孝者然而漢高以興垂四百祀燕超享國不四五年身爲俘囚服刑都市成敗禍福懸絕如此理不可曉豈天數

耶抑人事耶此固尚論者所宜詳愼而不可苟焉者也

南燕主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晝晦超懼大赦

郊之爲禮天子所以對越上帝也上帝雖無情而感應之理如響之從聲也若其保佑眷命則將事之時風雨不作宇宙澄霽嘉祥協氣若顧若答否則反是考之方冊自古郊祀而有變異不得成禮者惟慕容超與楊廣爾二人者旋踵而亡且受誅戮然則郊祀而有變異乃國家亡滅之大徵中庸所謂必有妖孽者可不深加儆戒而重有修省乎慕容超方且政刑不恤游畋是好杜忠良而讒諛進暗聽受而動戚離未嘗知憂未嘗知懼矧此大異又在既尊爲母孝道光揚之後天之報施若有震怒然超於此尤宜三思致之之由而終焉是忽使區區小孝不足以贖覆亡宗社之大罪悲夫

南燕主超以大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韓諱諫不可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

超之所爲是不可解者也自有大樂捐以與人乃侵掠強鄰以補工伎此猶出己帑藏賂諸敵國復斂百姓以實府庫何其愚也縱以太后之故舍輕取重不惜先代遺音可矣何至俘虜鄰國之良人子女使爲俳優侏儒乎超前此未有取亡之道也爲此舉然後亡形見矣

劉裕伐南燕南燕大敗司徒惠請乞師于秦衆議恐秦不能救惠曰秦與我分據中原勢如唇齒安得不救但不遣大臣則不得重兵尚書令韓範爲燕秦所重宜遣之乞師超從之

方是時秦強燕弱且燕受秦惠而未報也而慕容惠謂分據中原勢如唇齒何言之誇而不切於事情與秦歸超母宜徒然哉因將以柔屈燕心而取之也超母在秦一老嫗耳秦何利焉歸之於燕則莫大之恩也夫施而不求其報惟盛德爲能而秦興固亦羌戎之桀黠者其豈無責報之心乎正使劉裕不伐燕秦亦且造事而啓釁矣

初燕中衛將軍馮跋得罪於燕主熙熙欲殺之及熙送符后葬跋遂作亂推慕容雲爲主閉門拒守熙還攻城不克而走爲人所執雲殺之遂即天王位復姓高氏自以無功德當畜壯士爲腹心未幾爲左右所殺衆推跋爲主跋讓其弟素弗素弗辭跋乃即位以素弗録尚書事素弗少豪俠放蕩嘗請婚於左丞韓業業弗許及爲宰輔待業尤厚申拔舊門謙恭儉約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

高雲初無取國之心事起馮跋雲若見幾當跋之請拒而不受可也跋姦人也既弑其君而不欲當其名故以雲蔽己脫有唱義靖亂者則歸獄於雲人情無變則殺雲以自取惜乎雲之墮其計中也平陽君豹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雲非慕容氏之親賢勳望而得國可謂無故之利矣使其率道猶不可保而踈忌馮跋別樹腹心段業之亡祇目前事而雲不知鑒焉其及也宜矣素弗夷狄之人也乃能不念舊怨濟以恭約躬率於上不專威刑中國得志之士有不及焉可不謂賢哉

初魏主珪見賀太后之妹美殺其夫而納之生子紹兇很無賴珪嘗譴責賀氏欲殺之紹年十六夜殺珪于天安殿

拓跋珪殘忍多殺不善之積其事好還一矣殺人之夫而

納其妻且姨毋也能無怨乎怨毒所鍾其子得之出乎爾者反乎爾二矣是歲四月恒山崩珪不以爲戒既而雷震魏天安殿東序珪以衝車攻兩序盡毀之是與天敵怒也三矣一人而有三大罪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者弑逆之禍乃在天安詩去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書曰惟天明畏而或昔忽於天變亦獨何哉

劉裕既平南燕忿其久不下欲盡坑之韓範力諫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没入家口萬餘

劉裕非有弔民伐罪之意爲晉復境土之略也假伐其威張其功列脅服遠近以圖纂耳是以既克廣固肆行誅殺亦由天資鷙猛輕狡無行又不知書故不能勉於仁義之近似者而致然也使其選建賢材分治其土布惠施仁削除苛法以誤國而斬張華以阿諛而斬李宣以敗政事而斬公孫五樓豈惟燕人慰悅感服德威旁暢秦魏之人亦且延頸企踵有來蘇之望而拓跋氏姚不得高枕而卧矣孟子曰不仁之人或可以得國未有得天下者於裕見之矣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甚不樂此舉無以奪其計乃從之順流而下舟艦甚盛既聞裕還欲退道覆固爭乃進至淮口道覆請於新亭焚舟而上循曰不如案兵待之道覆嘆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不成使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

徐道覆爲盧循畫策無不善者使循能用之亦劉裕之勍敵也然道覆長於料敵而不能料主知循不足與有爲而強爲之謀豈惟不能擇主亦不能處已矣古人有言三折肱爲良醫惟伐君爲不可故曰[illegible]有名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殷仲堪楊佺期王恭桓玄以[illegible]君側爲名猶不克濟試問道覆以盧循舉兵向闕人之[illegible]斯師也謂之何哉是時劉裕方匡晉室亦一時之雄也道覆爲之驅馳豈不什百於盧循哉然則道覆雖能謀善戰直一賊耳

初劉毅在京口貧困與知識射於東堂司徒右長史庾悅奪其堂悅廚饌甚盛毅求子鵝炙悅怒不與毅銜之至是毅督江州奏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鎮豫章符摘嚴峻悅忿懼疽發背而卒

盤龍自許雄傑不肯降意於劉裕然觀其以一言而憾故宣度既狹矣及庾悅之事是以簞食豆羹之恨介介于中待勢力可行然後報復持此欲敵劉裕譬如黃鵠矜爪觜於鵰鶚之前也而庾悅殺身豈無以致之乎方奪射堂之時悅貴而毅賤又靳一炙以辱之使毅而長者則可也不然耻匹夫而無後慶難乎免於其恨矣悅既有此則宜委而去之歸身於朝廷毅亦安能相及乃進不能強退不能弱忿懼而死其自取之哉孟子曰人待我以横逆必自反也悅以無禮而得報不知自反未聞君子之道也

劉毅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二州以郗僧施爲南蠻校尉裕皆許之毅至京口辭墓胡藩請因會取之裕曰其過未彰不可圖也毅至江陵多所變易會疾篤僧施等恐毅死其黨危勸毅請以弟藩爲副裕偽許之藩入朝裕殺之遂帥諸軍擊毅毅兵敗縊死

劉裕欲圖毅久矣胡藩請因其辭墓而取之豈不甚易而

裕曰其過未彰是未有取之之意也曾未數月乃遷西[illegible]則郄僧施爲毅謀而致之耳僧施者超之從子也習見叔父爲桓溫畫謀恐毅死而身危故勸使請藩不知適所以速劉裕之兵也叛逆之後如沈勁者千人而一僧施之徒以利害爲心無足責也而毅操心不靖有以來之實主相迷俱陷大難豈不爲後人之監哉

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留府驕縱貪侈所爲多不法常懼裕按之及聞毅死益不自安弟黎民勸其因裕未還而圖之長民猶豫久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布衣豈可得耶遺冀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以其書呈裕

小人之殺身未有不以好利而行險者也長民既與劉裕同心委體又已富貴矣復生異慮是將何圖借使敬宣相從爲亂其權任已隆必不爲下則長民亦不免事人曷若一與劉裕相終始哉夫以驕縱貪侈所爲不法而懼裕之不己容敬宣又安能容己耶又曷若勿驕勿縱勿貪勿侈動循法度之無懼而可安耶是故君子檢身行法以義勝利雖處富貴安有危機小人之所以必履危機者以不安貧賤而思富貴故耳

太尉裕還前剋至日每淹留不進公卿頻日奉候輒差其期一夕乃輕舟徑進潛入東府旦伏壯士於幔中引長民卻人閑語凡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壯士自後出殺長民於坐輿尸付廷尉

劉裕身都將相手握強兵雖時暫出征腹心在內正使諸葛長民欺衆爲亂自當戒嚴入討況方聞異意形狀未彰亦何必匿形詭行伏兵而取之哉既不聲言其罪更以其尸送諸廷尉何典刑之悖謬耶自此左右之人眄眄相同推心委體誰復自信以此効一官帥一旅尚非安身之道而能奄取大器不曰幸乎

司馬休之在江陵頗得江漢民心裕惡之休之子文思在建康會有司奏文思擅殺國吏裕宥之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不許裕執文思送休之令自訓厲意欲休之殺之休之但表廢之裕由是不悅

荊州重鎭劉裕若不欲假人則勿以授休之可也既已授之又惡其得民心是休之進不得爲循良以猜見誅退不得爲罷軟以罪被殺矣文思擅殺國吏有司之奏云然未必有也誠使有之自朝廷遣行法休之亦何怨哉乃宥而不治使休之除之休之以是故乞解所任表廢文思處已盡矣而裕怒其不殺甚哉裕之爲人狡險忌克也曷有抑人自殺其子耶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楚靈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予乎裕獨無子耶處心積慮若此其子孫不善之應亦云酷矣後之人猶不監也悲夫

南涼王傉檀討唾契汗乙弗等部使太子守樂都河南王熾磐襲之虜其妻子從其百姓傉檀退無所歸遂降于熾磐歲餘熾磐殺之

按傉檀稱爲善用兵纔一勝姚興耳與勃勃戰則敗又五與蒙遜戰皆敗卒大敗於熾磐遂亡其國而殞其身然則

高宗所謂奇才英器明智敏識者殆見之不審也且其言秦之羣臣無僭擅比雖以天威臨之亦未保其必勝于以見僭擅先雖事秦秦終不能有高宗知之明矣而其譽僭擅則過也今以其事覈之僭擅若亦狡譎機辯言逾其實者宗爲所蒙覆而不能察也孔明一代偉人猶失於馬謖故以言取人真古今之難事歟

裕收司馬休之子文寶文祖賜死發兵擊休之

劉裕欲取晉而休之居上流非己利也故討而去之然亦太無道矣雖欲加之罪不患無詞裕所奉之詞必以文思擅殺國吏也文思在建康休之在江陵既非同情父子有犯亦不相及況休之之請解所任表廢文思又送引咎待命乎無一事可假而聲之一旦并誅其二男發兵掩襲無道若是不亦逆人心拂天理乎雖戰勝攻克得志一時而後嗣相屠殆至絕滅亦何利耶古之人所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使魏晉五朝之君稍知其義亦或少省矣

休之奔秦秦主興以爲揚州刺史唐盛曰符讖言司馬氏當復得河洛今使休之擅兵於外若縱魚於淵不如留之京師興曰苟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脫如讖言留之適足爲害

姚興可謂賢矣使休之等叛晉而來執而送之可也裂諸境上可也今以不容於劉裕之故則事異而情殊矣故予之兵授之任無收納叛亡之嫌而有護持晉宗之美又能不信讖緯猜忌來者大度廓然非夷狄所能爲也

裕伐秦假道於魏魏之守將驚走魏主嗣遣使問故裕謝曰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諸桓宗族司馬休之等皆晉之蠹也而羌收之今將伐羌非敢爲不利也

裕謂羌據舊都義當討伐可也而以司馬休之爲晉室之蠹何自欺其心又以欺人耶詩不云乎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裕方入關猶未克也而勃勃已料其不能必留王買德崔浩已料其歸必篡心事露布千里之外知之莫可掩已夫自聲言休之蠹晉誑于魏人不知爲晉患者定誰氏耶掩耳盜鍾適足以爲敵人所笑耳

裕遣王弘還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從北來由是愧懼發病

劉穆之之死與荀文若大同而小異不及時推戴此其所同也曹操九錫由董昭獻言而劉裕九錫則出於己意此其所以異也或穆之爲人腹心所圖者何事主公之年各垂六十矣彼其欲速之心以日爲歲而苟劉不知首發大議智有所困以爲他人功穆之雖無董昭者先之而事幾已失縱裕不見殺其待之必薄不得爲佐命元功而讒間所由入亦歸於死此穆之所以愧懼而卒也嗚呼爲人謀不善事其難如此彼漢高光武之臣豈有此患哉

齊郡太守王懿降魏言劉裕在洛宜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以問崔浩浩曰今雖有精兵諸將非裕敵也不如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爲國家有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

九州之離合其有數耶抑人事耶人事之不齊是則數耶劉備爭荊州曹操已入漢中可以取蜀而不取劉備敗于

巴峽陸遜乘勝勢可以追而不追類有使之者疑天數也魏嗣若有南窺之志當劉裕西師豈非天與之良會縱不擒裕亦足以蕩搖而破散之此理甚明而爲崔浩所持使裕來往安舒如涉無人之境豈非天乎或曰劉裕平桓玄取南燕破盧循殺劉毅走司馬休之功烈甚大亦何惡焉曰裕本心爲圖晉不爲興晉也迹其行事徒恃其詐力無當於人心者是以可惡也魯桓公遠與戎盟春秋書至以危之魏之君臣誠能先據彭城斷其歸路要擊其中追躡其後裕得脫身幸矣豈不危哉

裕至潼關王鎮惡請帥水軍泝流而上以趨長安裕許之鎮惡至渭橋身先士卒大破秦軍秦主泓降鎮惡性貪秦府庫盈積盜取不可勝紀

心無二用則思慮精而智術明中人以下亦足以自持心有二用則物欲重而智術蔽中人以上亦足以取敗方鎮惡之未入秦也身先士卒不避艱難何其持重嚴厲志篤也既克長安功無與二檢身律下以待裕至裕必有以處己矣乃意在貨寶竊取爲藏以磊落之才爲攫金之行一何鄙歟功成而意滿財盈而氣昏向之嚴厲專精變而爲驕怠貪鄙莫覺莫悟死於匹夫之手自古如此者多矣可不戒哉

裕東還以次子義真爲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時年十二留王修爲長史王鎮惡爲司馬沈田子毛德祖爲中兵參軍傅弘之爲從事史關中人素重王猛裕之克秦鎮惡功爲多由是南人忌之田子弘之譖於裕曰鎮惡不可信裕曰今留此將士精兵萬人彼爲不善正足自滅耳裕將行又私謂田子曰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

劉裕眞小人哉以關中人素重王猛而鎮惡其孫也故寵以龍驤之號畀以上將之符藉其威聲以克西土及得之則猜忌生焉既納田子譖言且謂之曰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是以南人自爲一黨弃鎮惡而不恤此何心歟義眞年才十二既不能制御諸將而沈傅諸人權均力齊莫相統一是裕以辛勤得之而以猜忌失之蓋其心不在於有秦特欲立功于外以脅服于內遂其篡立之計耳仁義不施誠心不著專以權譎武力行之操心如此而欲建久長之基不亦遠哉前史以輕狡無行目裕蓋盡之矣

裕以世子義符鎮荊州張劭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乃以義隆代之以王曇首爲長史裕謂義隆曰曇首有宰相才汝每事諮之

義符世子也國之儲君之副代己者也遺之以忠賢教之以道義則待世子之道也義隆諸子也付以方州得可爲方州者助之足矣乃曰王曇首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是啓藩王覬覦之端矣此裕不知古訓之過也

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弒帝而立琅邪王德文

聞有憫人國亡扶而興之者矣未聞滅人之國而爲己國者也聞有惻人世絕求而繼之者矣未聞絕人之世而爲己世者也以仁言之則無惻隱以義言之則無羞惡以禮言之則無辭讓以智言之則無是非無是四者不可名之曰人而亂臣賊子冒利而行以成篡功以得爲能國賤以

士丗隨以絶亦不顧也帝王旣遠聖人之道衰士無過惡揚善之人下無伏節死難之士遂使凶姦狡桀之徒相推相奉恣肆而無所忌此志士仁人所以撫卷而太息也劉裕嘗自言曰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以此激勵士氣遂破盧循及西師攻秦又以司馬休之之徒爲晉蠹患而泰收之以爲秦罪遂擒姚泓莫非仗義爲己聲譽今而欲速遂行弑逆取國如此而欲子孫永保用享是以天爲茫昧而無虧盈禍福之道也苟不以成敗得失論事一以義理斷之則千古是非如指諸掌而知所去取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九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

恭帝　　晉紀

封宋公裕爲宋王裕辭

聖人制辭讓之禮本於人心非僞爲也舜受堯之天下讓于德弗嗣及禪于禹也禹拜稽首固辭自不情者觀焉謂聖人作僞與己等也如不曰作僞何以終受而不終辭也曾不以至公無我之心度之故不知聖人不自廣以狹人之意宗臨利不苟從外高不苟受之法也小人無其誠而竊用其文緐行之太過則廠之不及未有能中節者且有功受賞聖王勵世之具亦爲才人設耳能不受者上也功逾於賞次也賞越於功則不當受矣劉裕破孫恩殺盧循誅桓玄復晉室北伐南燕會慕容超皆大功也受賞固宜而每每辭若不可奪者及取秦之舉初得雒京即諷朝廷加己九錫詔命旣放則又不受辭愈力則邀愈峻至於爲王地已逼矣而矯讓之態猶然如初夫心欲得之又諷而求之及與之復辭之古之人嘗以此惡夫飾僞而干名者裕素輕狡又不知書故安於行詐謂可以籠罔世人不料人之視己如見肺肝也故君子惟誠之爲貴耳

初司馬楚之奔父喪歸建康會裕誅翦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兄皆死楚之亡匿汝潁間聚衆謀復讎有衆萬餘裕使刺客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情意勤篤謙不忍發具以狀告遂委身事之爲之防衛

義之可以感人不義之不足以服人不可誣也彼刺客亡命匹夫爲人所使趨利而已又況司馬楚之家國將亡豈

有勢力可覬望哉而沐謙不忍剚之又委身事之于以見劉裕圖晉之不道雖威權爵賞在己而不足以得一刺客之心而楚之區區謀欲復雠義氣所格武夫屈焉若沐謙者賢於聶政之徒遠矣

宋王欲受禪而難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唱大義興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當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獨中書令傅亮諭其意遂還建康諷帝禪位

實者名之主名所以賓夫實也禪之為言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之名若曰傳之賢者云爾堯舜既没世無禪事矣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家天下而非禪也後世亂臣賊子以異姓而奪國難乎其名繼及之名也則竊謂之禪竊謂之禪亦可矣而與己者其果讓乎未嘗遜位而云讓國與己而竊禪之美稱是猶正晝攫市人之金而曰彼以遺我也而可乎作史者正其名以紀實則宜書曰某人取某人之國庶乎其不僭矣宋裕圖晉既有年數自受王爵而諸臣猶不為之謀老姦亟心遂出數語雖曰廉恥道盡亦可謂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先言桓玄時鼎祚已移則所以表我今取之非玄比也又曰年將衰暮物忌盛滿其自謂也乃所以言晉之宜終也又曰將奉還爵位歸老京師則欲去王而帝也雖不得已而言蓋善乎其見情矣方之朱全忠憤怒叱咤猶為婉而成章者耶

帝欣然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詔遜位

恭帝久王琅邪後嘗輔政事安帝有勤勞之忠且不聞過舉若使當安帝之任二十年間晉亦未至失國比其嗣世乃受劉裕援立之恩祿去公室尸位而已欣然書詔傳位于宋豈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若命者耶惜乎其不敏待傅亮啓告而後為耳既知其無可柰何出己意而先諸不亦美哉雖曰甘心而未嘗先發亮勸而迫之是亦不獲已而歸之無可柰何者然則於晉可謂之遜位於宋可謂之受禪乎

高祖　宋紀

奉晉帝為零陵王宮于秣陵置兵防衛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臣不知命則不安分守而心無紀極人君不知命則猜疑忌克多殺濫刑淫祀非望貪生而畏死無所不至而不知命賦於天非智力所能增損也漢高祖曰我自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豈非命乎故有病不療知之審也晉既亡國宋有天下若非天命何以至此大福不再於零陵又何忌焉且彼在位時不能以己去之權今為無土之君縱欲奮發將安所資也而必守以兵甲若防寇敵于以見宋高祖篡奪得國而於心不慊險慝多虞不敢安於天命其為英雄也末矣

上事蕭太后素謹及即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不差時刻

蕭氏帝繼母也士有孝於繼母如王祥薛包者史傳詳著其行以常人之所難足乎其揚之也貴為帝王則尤難矣聞有為妾母而黜嫡母者矣聞有引妾母而抗嫡母者矣

聞有為妾母而殺嫡母者矣彼於嫡母如此設有繼母則將如何故未聞有孝於繼母者也而宋高祖行之可不謂賢乎觀其尚權詐能攻戰無誠心公道不宜有天下者也而有孝於繼母之善為百行之冠焉天之佑之夫豈偶哉

詔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降爵為侯以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

宋高祖之行事不能盡公者也而為五公置後此五公者誠有功於晉室宜血食不絕矣為之置後不隨晉廢乃天下之公義也雖然於公義中有少私焉桓冲宜置後者也其父彝忠貫白日冲又有協安晉室之功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桓氏又已絕矣為冲置後合於春秋繼絕世善善長之法不亦善乎而高祖遺焉則以怒玄之故是則芥蔕之私也

二年祀南郊大赦

祀天而肆赦者以為布天之澤也天道福善禍淫方其未赦善人淫人均麗於法及既赦也善人以有肆疾反不得釋淫人以無惡於用事者例被赦除是以福淫禍善為天道也不亦矯誣而布命哉人君苟知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之為大罪也斯不妄赦矣

以徐羨之為尚書令傅亮為僕射

漢魏而後人君即位則施恩惠於天下必自大臣始其始得國者又加厚焉於百姓則以收其未服之心於諸臣則以報其翼戴之助也高祖圖晉二十年一旦得之其修未衆功反從容而不遽腹心羽翼莫先於徐傅二公逾年然後班賞雖增位進爵之詔在即位四日之間而除命之頒乃在嗣歲郊天之後夫徐傅非能忘懷榮利高祖亦豈忘於酬功者而羨之與亮所蒙反若不及王謐其故何也初帝既受殊禮欲速得之而徐傅不知入勸晉主致帝自言亮然後悟是則二人於傅授禪讓之幾無能為力此帝所以遼緩若不經意者歟昔者劉穆之有言劉孟諸公與公俱起立大義以取富貴一時相推非委體心服定君臣之分也愚謂徐傅何獨不然惟有德之君使人心悅而誠服若用智力雄長則人亦以機變事我矣徐傅為翼戴元勳又受遺輔政高祖陵土未乾二子已被廢殺然則高祖之待其臣徐傅之事其君施報如何哉

帝以毒酒令張偉酖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遂自飲而卒褚秀之淡之皆王妃之兄也王每生男帝令秀之方便殺之王深慮禍及與妃同處一室煮食於床前故宋人莫得伺其隙帝令淡之視妃妃出別室相見兵踰垣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兵人殺之帝臨于朝堂及葬帥百官瞻送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覆轍在前而不知監則未如之何矣宋監不遠在司馬之世師昭廢弒其主以強奪國雒京之禍如何哉乃踵其所為其意若曰不殺故主非所以一人心而防後患此亦起於寧我負人之意耳不知天道報施豈使人逆理如此耶又況張偉者零陵王之故臣也褚秀之淡之者王之懿親也而詔以悖虐不道之事嗚呼為人君止於仁高祖之不仁於是為甚矣已殺晉二帝在三年之間人殺已二子在三年之後所以一人心防後患

者其術不亦陋乎旣已殺之而又臨之及其葬也又贈送之爲是紛紛不特以人皆庸愚可欺亦謂天茫然而無鑒耳子孫之禍不可勝任不亦宜哉

上不豫羣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惟使侍中以疾告宗廟而已

高祖非知命而安之者也以取晉之事觀之其貪生而畏死必矣病而不禱何也傾晉祚弑二主祝史有愧詞難乎其告諸神祇也人之行有顯有微此高祖之微也而其事若知命而安死者苟槩指爲知命安死與漢高之不用醫比也則失之矣

上不信奇恠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上不答

所謂奇恠者乃泛言之不知其何等類也若與人事不相預者不信可也若天地物象之變則有家有國有天下者皆當警懼恖正厥事而不可忽也曹操云孤不信天命天下莫大於天命莫公於天命莫威於天命而操乃不信焉所以怙其智力甘爲亂賊之事歟

帝崩

宋高祖御軍戰伐在晉末爲能亦豈司馬懿之比哉正使將略絕人非人君所貴也不得以此譽之又尚威力任機數非長者之道也獨孝於後母爲其盛德而清簡寡欲嚴整有度被服布素遊宴稀曠御少不畜私藏及詔幼主當朝母后不得預政此八者皆人君之要行也英雄豪傑所爲力爭者亦往往起於足所大欲而大欲之事不越聲色貨寶宮室燕遊而已高祖得之乃不爲是宜其奮自徒步提一劍以率羣才終取符璽彼誠有過人者矣後王嘉善而從是以光大其德業則如高祖之八行亦在所矜式矣

營陽王　　宋紀

立妃司馬氏爲后

后者乃晉恭帝女也毀其宗廟滅其社稷而酖殺其父使后愚耶又安用之使后稍有知耶其能忘宗國之讎而盡孝於劉氏乎且后與帝同事宗廟爲天下母不選諸名家與族而以廢姓爲之又豈所以惠于宗工而御于家邦耶

魏主聞高祖崩議發兵取洛陽崔浩諫不從

爲師不伐喪古之善教也崔浩諫魏嗣當矣惜乎其未盡而終從之也魏嗣曰劉裕乘姚泓之死而滅之我何爲不可浩曰姚興死諸子交爭今江南無釁豈可比也此所謂諫而未盡者也所爲不伐喪者以仁心不忍義不可也豈論釁之有無哉有釁無釁在乎時敵國相圖則以此言既論喪不可伐則無時而可也

崔浩研精經術不好老莊之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爲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及魏世祖立左右多毀之以公就第浩常自比張良旣罷歸因修服食養性之術嵩山道士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譜文授以圖籙眞經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眞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手筆也謙之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信浩獨師事之上書贊明其事曰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神人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魏主遂信之顯揚新法

宣布天下

崔浩以研精經術得名乃當時之譽爾而作史若又不覈實因亦云爾自今觀之其經術蓋未嘗研精也老莊之學雖或過或不及不得中道其言奧幼矣逆非荀揚諸子所能及彼圖籙其經天宮靜輪之訣後世無傳焉且有出於李譜文之作者懸知其劣於老莊矣浩顧信之而不信老莊烏在其爲研精也仲尼焉不學而亦無常師其問禮於老聃者或以證舊聞或以析疑似或以老子絕滅禮學之故振而作之使於問答之際有啓發焉非以爲師也豈爲聖人一問之故舉禮書盡善乎其知禮之損益因革名數形器固自可削其絕滅禮學以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固自不足取豈相悖哉凡師其人當學其所以言所以行不勝其言之文行之迹也浩自比子房遂修服食養性之術此泝留侯導引辟穀而必之也豈不謬哉其贊明寇謙之所獻書則曰河圖洛書皆寄言於鳥獸之文此又非也圖書之顯乃天地之理自然發見如垂象然非有寄言者也又曰神人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此又理之所必無者神無聲色貌象若爲而垂筆而書無心腹思慮若爲而辭旨可玩既云自古無比則是惟妄而已矣此之易辨漢谷永猶能言之而浩乃罔然莫之覺其比子房之智一何遼之甚邪大學問之在人猶帛之有經緯室之有棟楹也不正如此則其成敗者可知矣浩以直筆殺身非直筆之罪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

廬陵王義眞多所求索執政每不盡與義眞有怨言時徐羨之等已謀廢帝而次立者應在義眞乃奏廢爲庶人張約之上疏諫殺之

義眞之過宗室之常態非有害於國家者釋良傅友與之更可也又不改則詔書罰責之比至廢徙其刑名尚多等級也而一奏即爲庶人乃特以與執政小忿不平之故又因是殺忠諫之士徐傅受顧命輔幼君而賞罰自恣如此其能免乎

徐羨之等[illegible]令[illegible]陽王遂弒之

己之所爲人之所做也孝於親則欲子之孝於我也忠於君則欲臣僕之忠於我也故所惡於下者吾不以之事上也所不欲人之加諸己者吾不以施諸人也豈不簡而易用要而易行哉高祖遺詔以徐傅當無異圖死纔二年嗣君擧手相繼弒殺不少顧忌何哉以高祖未嘗有以啓之矣其事好還豈不信夫可不戒夫

文帝　宋紀

二年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表三上乃許帝始親萬機

文帝年已十八非幼主也徐傅身負廢君弒王之罪將以援立賢明冀見容者王既即位自歸司寇而請服大刑萬分有一其能免乎乃偃然當政不復辭讓至於逾年然後帝得親萬機於是時而闔全雖有墨翟樗里之智無所施矣

下詔暴羨之亮殺營陽廬陵王之罪命有司誅之

營陽之罪居喪無禮狎比小人是則罪之大者方諸昌邑未爲甚也徐傅受遺作輔初無諫教之忠若以營陽資在

不發者挾霍光故事廢歸其國可耳而遽殺之何義乎羨亮等於是無免死之道矣亮之言曰臣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此說似是而非也黜昏可矣何爲殺之亮不能文殺之之事則其被罪妄得謂以辭加之耶使徐傅廢營陽而加厚供奉黜義真而不絕封爵文帝之來方且序廢昏立明之績表討安社稷之功借國安榮燕及子孫尚何與里克同罪耶

表后生子劭后詳視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帝禁止之

婦人陰柔之質私暱牽制臨大事而能斷者鮮矣矧孰不愛其所育乎而表后詳視劭子見其有亡國破家之狀決意去之其與庸遠矣雖然非人理也虎豹豺狼蝮蝎虺蜴尚不食其子豈有人而爲此乎表后雖斷然非所當斷不若文帝之仁也世之議者以帝不斷而及禍非矣帝之不斷不在乎此父子之道天性也始生而殺之有人心者不忍爲也

帝以惠琳道人善談論與議朝政遂參權要孔顗嘆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屨失所

世固有英材奇器不幸而出於夷狄淪於異端者矣魏徵弃其黃冠衞之賢者多爲役人人君立賢無方苟有可用不問其所從來也若惠琳之事則不可矣惠琳佛者也佛之教無父無君弃人倫滅天理有天下國家者所當屏遠除絕不使亂華夏惑民心也而與之論議朝政俾參權要夫此二事皆其道之所禁也文帝以其道爲可行則當削髮胡服以從其教以爲不可行則惠琳髡首黑衣尚不肯改安知父子君臣之道而使人主治天下乎以迹換心以理觀事無一而可者若惠琳知人倫之不可廢天理之不可滅以其師之說亂倫悖理不可行也則當使束髮易服然後進衣冠之列而預卿士大夫之選其可也

上欲封王曇首等拊御床曰此坐非卿無復今日曇首固辭曰近日之事賴陛下英明罪人斯得臣等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上乃止

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崇高莫大乎富貴此非以利言之也中天下而立首出庶物所謂天位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非私富也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私貴也以天德居天位貴爲天子而富有天下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豈爲一人之身而有是哉王者之迹熄聖人之道衰誠意正心之學不傳於是乎由欲而滅理徇利而忘義以富貴寶位爲己私分欲速而不得則至於子弑其父欲久而忌後則至於父殺其子於是位不爲寶而富貴不足以崇高人之大彝泯矣觀宋文之言亦何所見之褊而度量之隘耶漢高由亭長爲天子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故廓大度載諸侯建王孫其固有之宜其并包八荒垂祚四百也若量小而受大則如器容物滿必溢矣文帝拊床自慶其坐陋哉言乎曇首之對亦微足以警之矣

魏主聞宋世祖殂議欲伐之羣臣以爲不可崔浩曰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於西伐

喪必不可伐以天下無無父之國也魏燾所行繩祖武耶崔浩於是乎可以盡規矣非惟不言又從而贊之則向者諫魏嗣伐宋之舉是耶非耶前日之諫是則今日之不諫非也今日之不諫是則前日之諫非也浩必居一于此矣故評之曰崔浩見理不明而執義不堅豈不信哉

初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見之有慚色

周公作七月無逸以戒成王于時距后稷公劉六七百年成王沖幼不知稼穡艱難未足怪也文帝於高祖所聞見之世非祖之所逮聞者已羞覩田翁耕具有類膏粱之家癡兒騃子何也夫諱賤貧則逸欲易動懷安宴則慮患不深文帝雖身致太平而卒蹈大難其兆於拊御床而耻耒耜之日矣

初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宮牆五仞其堅可礪斤斧魏主攻克之

城郭溝池以爲固自禹湯以來所不能免然則尚矣莒恃其陋不修城郭浹旬之間楚克其三都由此觀之城惟不築也築則必高必堅而已矣高至於十仞堅至於可以礪斤斧宜可恃以爲固也而赫連昌之敗乃不得入城而魏主入之然則不修其城如莒既不免於潰高堅其城如夏又不免於亡城爲有益耶爲無益耶夫聖人不使人恃城以爲固也禦暴保民不得不設其所以不可犯者直恃人心耳赫連勃勃殘忍好殺肆其驕暴夷夏囂然人無生賴既死諸子相圖以召魏兵乘勝長驅而統萬失守然則無保民之道雖崇城到天亦不能固也故城郭溝池可以禦暴保民矣必有令政以固結人心人心不離其堅高有甚於城而險深有甚於池下可得而破矣

陶潛卒（通鑑無此蓋補續之）

淵明潯陽人曾祖陶侃爲晉大司馬淵明少有高趣博學不羣始爲鎮軍建威參軍未幾得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會郡遣督郵至吏請束帶見之淵明嘆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解印綬作歸去來辭其引曰予素貧幼稺盈室瓶無儲粟叔父遂見用爲小邑及少日眷焉有歸歟之情何則性質如此非矯勵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云在官不以家自隨送一力給其子薪水之勞曰此亦人子也宜善視之又嘗疏告子儼等曰吾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黽勉辭仕使汝等幼而飢寒然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少學琴書偶愛閑靜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牕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又作五柳先生傳曰先生寡言絕意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即欣欣忘食環堵蕭條不蔽風雨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即此可見潛之大槩矣其詩纔一百十有五篇若質而綺若癯而腴自曹劉沈謝李杜諸人皆莫能及有詔徵爲著作郎辭不赴自以家世晉臣不仕于宋朝及其沒衆號之曰靖節徵士君子曰陶公地位甚高古之逸民也

彭城王義康性聰察在荆州職事修治范泰謂司徒王弘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降抑彭城帝之次弟宜徵還朝共參大政弘從其言

親賢並用古今通誼也然用親固亦以賢為尚非專取其親也專取其親而不擇賢兩晉之事可見矣義康吏能足稱豈有道德可居輔相之地耶范泰忠於王弘者宜勸使博求賢人與共天位乃猥以義康為言於是乎志正而識近矣未來之事雖難豫知然致義康專權不克有終循本而論則泰之過也

秘書監謝靈運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上惟接以文義每侍宴談賞而已靈運意甚不平稱疾不朝出郊遊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重傷大臣諷令自解靈運既歸遊飲自若為法司所糾坐免官

道可以濟天下雖布衣韋帶而無卿相之心德可以堪萬鍾雖飯蔬飲水而無富貴之欲夫是之謂君子一日都卿相而熏富貴巍巍乎而不與焉人之見之與布衣蔬食之時無以異也夫是之謂道德此固小才淺智振矜鼓厲之士以為沽激而迂闊者也彼其自處稍不見用即生懟忿以為遺己如謝靈運之徒未得之則患不得既得之則患失之區區之見不越乎名寵勢利之間雖言語清華而器識凡近文帝棄而不用安得謂之不知人哉

秦尚書辛進嘗從文昭王遊陵霄觀彈飛鳥誤中秦王暮末之母傷其面及暮末即位問以傷面之由毋以狀告暮末怒夷進五族

暮末可謂孝矣以毋面被傷之故視人命猶草芥然與舜之不得乎親視天下如弊屣得無類乎是宜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矣曾不三年遽至亡國何天理之僭耶曰暮末非能孝者也辛進之彈蓋從先王遊戲且誤中而非故情可察矣正使過誤至死猶不當誅必其傷有甚焉人子所不能忍者罪止進身可耳既加極典又及五族濫刑如此豈所以安其親也善為毋者初蓋隱諱不能不言及子之多殺也又不能諫是械半面之敗而失一國之心卒之亡國人莫效死逾城而出者皆將相大臣其離德含怨為日久矣暮末至此又烏得為孝乎故事有似是而非者飾小行妨大德君子所惡也

魏主將擊柔然群臣皆言不可獨崔浩勸之張淵以歲星襲月不可舉兵浩曰月食修刑今出兵討有罪乃所以修刑也辯論久之淵不能對魏主大悅既罷公卿或尤浩浩曰時不可失患在上無此意今上意已決柰何止之

崔浩占天料敵誠有過人者獨未知佐國之道耳夫魏北夷也非不能攻戰并吞之患有壯士健馬能不求不忮之為難浩誠知古今監成敗則宜勸其君以修德行仁用賢固本保其土宇為安寧不拔之基豈可吹波助瀾增其闢國廣地之意乎雖征伐克獲功高一時而他日為拓跋氏之禍者實兆於北虜子房之智豈為是哉其言曰患在上無此意今上意已決柰何止之此尤非忠臣所宜言也上之意有是有非是則當將順非則當匡救茍不問是非一槩聽從無乃妾婦之正豈大臣以道事君之法乎

魏滅柔然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賞其謀畫之功

坤之六三居下位之上得位者也其義含章而不敢成當時而爲之及有善有美則掩隱自晦以歸諸君於上無忌惡之心在已得恭順之道斯人臣之正也晉郤克大破齊師而還入見晉侯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欒伯繼見公勞之如郤伯其對也亦如郤伯此庶乎無成而代有終者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也今崔浩以謀被賞偃然受之而不辭及魏主優於衆中稱而揚之亦無退讓之文若大克堪名副其實者浩自謂稽古乃不知含章之義大臣之禮何其陋哉他日魏主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尩弱不能彎弓持矛然胷中所懷乃過於甲兵此雖譽言致美然甲兵在懷豈易當也浩於此亦罔然不知謙避夫魏主之言所謂笑中有刃者然則親而俄疎厚而頓薄加以大戮不少顧借夫豈一日之故哉其所由來久矣

帝自踐祚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七年詔簡車馬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地今當修復舊境魏主曰河南豈可得必若進軍當權斂避須冬寒冰堅自更取之

河南之地宋初所有徐傅失之帝欲恢復非貪兵也然行軍用師必參彼已帝自度臨戎決勝孰與魏主可以遠攻必克孰與魏之諸臣若審此數則算無遺策矣卒之帝所謀不遂而燾之言可復豈獨此戰哉他日遂至屢爲飲江而河南之地迄爲戎有則南北之能否判然莫隱故爲文帝者修德義用賢才固本恤民使必勝之勢在我然後用之庶乎其有功也

諸軍並進魏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諸將皆喜王仲德獨憂曰諸君不諳北土情僞必墮其計中胡虜凶狡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河冰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爲憂乎

王仲德身爲副帥見可知難進退在已者也知其不可則宜徧白諸將悉以上聞文帝親決萬機又非昏主固可爲忠言者使之知彼已形勢早爲善後之圖斯不負委寄之意矣乃私言之而不告于上知難而不退非忠臣也

燕主病甚命太子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謂翼曰上疾將瘳奈何遽欲代父翼遂還東宮夫人矯詔絕內外翼與大臣並不得入中山公弘燕主之弟也與壯士數十人入禁中宿衛皆散太祖驚殂弘遂即位使人巡城告曰天降凶禍大行崩背太子不侍疾疑有逆謀謀大位以寧國家翼出戰兵敗殺之

太子奉家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問安視膳者也故雞鳴而朝日中又至及暮又至此君父無事之時所修之子職也若君父有疾則嘗藥奉侍不可跬步離矣大位者姦之所覬也危病者邪之所伺也君疾而儲副不在左右則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燕太祖善爲後慮詔太子攝國聽政勒兵以備非常太子恪遵此命雖有十夫人如我何乃爲宋氏一言所動舍父而出大幾一失反使他人以不侍疾見責然後出戰亦何及矣昔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弒況夫有勒兵聽政之命而已不能守父疾未嘗損而已不預知亂兵入宮驚懼而殂是已弒之也故曰爲人臣子而

不知春秋之義必陷篡弑誅死之罪翼之被殺自取之也

魏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在郡十年農戰並修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間云慧龍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魏主賜慧龍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不足介意

杜驥守金墉日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洛水取大鍾驥以虜馬來侵説使同守聳夫從之既而見城大不可守遂引去驥因而南遁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守城姚聳夫至而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諸偏裨莫及也文帝信驥一言而殺勇將於千里之外不復辨詰其情實而魏主能察反間益任能臣盡其才用以此敵彼固不能規恢河南一却魏師而取勝矣故人君知人善任照知姦罔然後事可立而功可成也

魏尊保太后竇氏爲皇太后

崇寵保母至東漢野王君已極矣今以爲太后又加皇稱是以吾爆推濕之勤與鞠育顧復之恩比也夷狄之人知母而不知父至此則於母亦無差等曾是以爲禮乎崔浩自名稽古者國有大失乃無一言知而默之是不忠也曰不知之是不智也既以保母爲太后而不知止則其勢必至於加皇而稱矣既以保母爲太后而不可止則他日必至於追贈封祖考官爵兄弟皆如外戚矣

初晉謝混尚晉陵公主混死詔絶婚公主悉以家事委混從子弘微惟有二女弘微爲之紀理生業尺寸無私高祖即位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及卒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田宅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

弘微勵謝混家事無不當者獨以私祿葬東鄉君則過於惠者也使東鄉君窶無以葬如是焉可也彼固裕如者而反資之無乃繼富乎臨財苟得固非君子之道可以不與而與亦非君子所許中理焉可也

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相善湛之入也景仁引之後猜隙漸生湛知帝信仗景仁乃自結於司徒義康欲因宰相之力以傾之義康數短景仁於帝帝待之益厚景仁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帝不許使居家養疾

劉湛本因殷景仁薦而被遇既乃背德且欲殺之湛固小人矣景仁獨無失乎方湛自結於義康竊權亂政之時景仁蒙帝深眷力足以去之即當疏湛罪咎端言于上謝已援引之失出湛于外既全素分又不使爲義康之累則所以勵君臣兄弟交舊之分皆得之矣顧乃稱疾遜位至于再三内以固帝之心外以張湛之勢湛既落其度内則并義康而擠之人徒見湛驅扇義康將爲禍亂而不知景仁以柔弱勝剛強其心術之險有甚於湛之凶麤而無筭也

揚州大水主簿沈亮建議以爲酒糜穀而不足療飢請禁止詔從之

酒無益於生人而糜穀米小則起獄訟大則生禍敗古訓著矣食少之時未有不禁酤釀者以曹操石勒皆能行之而後世獨不然蓋狃於淺俗之論而利夫榷錢之入也夫以良田種秫民不得食而糜之於酒起爭訟生禍敗其害甚大而不之恤鬻酒之入先王所不仰國計所不資祇足以供浮費耳其利甚小而不之變豈經邦固本之善政哉

江州刺史檀道濟威名甚重朝廷疑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說義康以爲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可復制義康召入朝矯詔殺之并誅其子十一人

爪牙勳力之臣用之則如風霆震物不用則如猛虎在山國家所倚敵人所畏也使其有罪猶當以輕重大小詳議而末減之自非叛逆無殺之之道也道濟有大功無小罪劉湛以疑忌之故甚權臣除之爲身謀耳而義康任兼家國乃聽用讒譖不少顧慮然則不待他日釁負之彰獨此一事自足以取死矣夫二人所患莫如道濟之強也以爲去之則莫予毒已不知殺景仁尫羸卧疾無堅甲利兵之用而其鋒穎一發慘於檀公其愚豈不甚矣哉

魏主以民官多貪詔吏民許告守令不法於是姦猾迫脅在位而長吏貪縱者如故

守令於部民有君臣之道故王嘉嘗論奏以爲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故古者謂守令爲民之父母又曰師帥其任固不重哉患其姦貪罷軟者盍亦反己選任之道有未至耶乃使吏民皆得告舉是使奴變其主士訐其將投鼠不忌器之習則二世見當以重法由此其致矣崔浩爲魏謀臣此詔乃亂政之大者曾不知諫焉豈其智如子房而識治體反劣於賈誼耶

魏主遣董琬等賫金帛使西域招撫九國

魏主初無西域之意也先此二年龜茲疎勒等九國入貢魏壽按漢世故事以地遠兵力難及遣使勞賚欲謝絕之善矣而惑於有司之請强勉遣使竟爲柔然所遮而不得通是已慮之中而有司之失可以已也乃復遣使賫金帛往招撫之是貪而不能自克矣且向者諸國慕義而來可爲國榮猶將不受今反以利誘之雖得其稱臣朝貢何足貴乎中庸九經有柔遠人之道來則迎往則送謂禮文之施非謂金帛之餌也經國如是豈非崔浩之責哉

魏主欲伐涼州大集公卿議崔浩與李順順使涼州十二反涼王數與宴遊時爲驕慢之語恐順泄之以金寳納其懷順爲之隱浩以白魏主魏主未信及議伐涼州順曰姑臧之地絕無水草難以久留浩曰漢書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且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也順曰耳聞不如目見浩曰汝受人金欲爲之遊說耶順遂不復言及魏主至姑臧見水草豐饒由是恨順謂浩曰卿之言驗矣浩曰臣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

李順受凉金爲之隱罪固不容誅矣而崔浩訐揚之意豈爲國公論哉順使外國而納其賂且言涼州無水草以沮魏師浩發覆其情使君知之忠也而以爲不公何也先是順歸自涼爲魏主言蒙遜必死牧犍必立未幾而言驗魏主大喜賜予寵秩之而眷待彌厚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此乃浩之所以深疾者也方是時浩專腹心之寄言從計行而順亦在此列夫惟子房則能容陳平孔明則能容法正以荀文若之賢尚困於董昭以宋齊丘之多智而不敏於周宗李順崔浩皆爲訐怪其才相敵其德不足以相受則勝負必有在矣或曰順實有罪浩言非妄何以爲浩短乎曰此浩之所以善讒也魏主至姑臧見水草豐饒乃謝

浩曰卿言皆驗對曰臣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夫訐揚貴事以動上聽而濟其側猜忿克之心豈南箕貝錦之足比哉摧公其非君子矣

太子劭美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善養太子者使之近正人見正事聞正言凡異端詭道皆不得進焉不以此爲意則漢武爲戾園胥博望苑而敗矣太子之職舍問安視膳守軍監國餘無事焉不以此爲意則楚成爲商臣置兵甲而敗矣此二端前監甚明文帝皆犯之使太子延賓客盛兵衛是導之於亂也文帝嘗告荆州刺史義恭曰汝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此最弊事非帝有克己之功不能言此亦可謂善教矣而太子所欲上必從之何工於詔弟而拙於誨子哉故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後有賊而不知必蒙首惡之名宋文帝是矣

上以司徒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誅其黨劉湛等出義康鎮豫章殷景仁卧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影迹周密莫有知者收湛之日上忽召景仁誅討處分一皆委之

聖人行事賢人之法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則封之管蔡挾商欲危王室周公爲冢宰則誅之今義康無殺兄之心亦無危社稷之謀文帝廢而徙之何所法也劉湛内用由殺景仁薦拔也義康上浸由劉湛驅扇也推原其故在景仁宜引薦拔之咎而黜劉湛則劉湛必服驅扇之罪而不累義康矣湛與義康既已敗壞無足論者而文帝景仁豈無責乎畀付大政任其殺生有請則從不復可否此文帝寵義康過重啓其專恣之階矣景仁若忠於文帝盍爲之深謀遠慮勸使漸收威福裁勵義康國以子男不傷天性而後取録羣小付之有司詳究事情或誅或黜務令各當其罪則國法正人心服矣乃因劉湛圖已并及相王是卧疾五年與帝密謀稔惡養禍以伺幾便使帝失君臣之義虧兄弟之恩者安得專罪劉湛耶文帝之始以徐傅廢殺二王大討厥辜比其中身掩耳彭城之戮所惡於前無以先後豈不有慚於羡亮哉故原始要終書斷此事當厚文帝景仁之責也

左衛將軍范曄有雋才而薄情淺行性鄙躁爲士流所鄙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何尚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趣異常請黜之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知其如此無能爲害也

人君於其臣患不知其忠邪知之矣患不亟進退之知忠賢而不亟進則君子倦於難進之誠知邪惡而不亟去則小人狃於難退之恩國家治亂常必由之文帝既知范曄非端人正士而使之典領衛兵與聞政事是稔惡也他日武帳岡叩刀之事豈不殆哉在易之姤陰長之卦也聖人於初六即有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之戒羸豕者陰微在下之小人也其中心未嘗不在於消陽而躁動止之之道如以金柅止車而又繫之使不得進則得正而吉使之進而往則害陽而見凶矣文帝不知此義待其長而後治之非惟縱隋迹計而大獄一起所傷甚衆

爲君止之於微之爲易朝廷固不當頻用刑法若劉湛之徒則其自取耳范曄與逆未彰出置散地使亂心無恐恃而作不亦善乎而避聽讒之譏是惡曲突徙薪之勞而欲焦頭爛額爲貴耶

魏寇謙之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以上接天神崔浩勸魏主從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分定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民力將安用之必不得已請因東山萬仞之高庶爲功差易魏主不從

太子晃謂卑高分定不可相接雖未盡理然已賢於崔浩之見寇謙之作宮欲令其高不聞雞犬之聲而後可以上接天神崔浩信之是與寇謙之同一愚誕也夫天何物也哉豈若地之有形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昔人以積氣名其象以倚蓋名其形皆非知天者也莊周氏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言天無色也無色則無形無聲無臭皆舉矣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山川草木之奠乎地也著明森布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于形能不壞乎故天雖對地而名其未易以智識窺非地有方所可議之比也故子貢曰天不可階而升謂無形也仲尼之言天地山川也皆以自微至著明之地則始於撮土山則始於拳石水則始於一勺是皆可見之物也惟天曰天斯昭昭之多夫昭昭果何物哉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而不離於昭昭之多故昔人言天未有親切顯白如仲尼者也非窮理豈足以知天非盡性豈足以事天天果遠乎哉故自賦予而言則曰天命自稟受而言則曰天性自無息而言則曰天道自不惑而言則曰天理自發用而言則曰天心自徧覆而言則曰天時自法度而言則曰天文自可推而言則曰天數自其美而言則曰天休自可法而言則曰天則自應感而言則曰天變自不可犯而言則曰天威夫豈遠乎哉故號呼雖不同惟窮理盡性則知其非二物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謂造化之跡盈虛消息而不可測者也故詩書易春秋語孟之書皆無天神之目惟牧野誓師告皇天后土名山大川曰惟爾有神則神不專主乎天矣至周禮及郊特牲乃有所謂天神者此固漢儒駁雜之言鄭康成又以帝有五帝天有六天然後學士大夫惑其說而無所稽正有天下者議大祀稱殷禮亦渾淆而存之不能別也夫人死曰鬼以鬼享者其平生貌象聲色嗜慾情性其子孫所嘗見而可想也天神地祇豈有貌象聲色嗜慾情性而可想乎昧者不知天於是以事人鬼之心而億度之浸淫於黃老浮屠氏虛荒誕幻之說謂天之上又有天焉其多至於三十有三而宮室侍衛衣服皆擬諸人主所用而加以宏閎勝麗之致於是人主之侈肆迷謬者謂己亦聖與天神接或聆其語言或覩其儀觀或受其詔告符契則又大興土木崇飾殿宇偶而事之周遍四海謂以神道設教而愚黔首莫不因方士簧鼓譸張侈其心意而至此也故嘗妄論以謂子而不知父不足以爲子帝王繼天而爲之子可以不知天乎知天然後能繼天而居其位故成湯數夏桀之罪曰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天子而矯命猶

人臣而矯詔也成湯克享于天矣其治桀亦猶人君治矯詔者耳矯命之誅既行後世猶不覺悟陷於罪惡而不自知豈非不學先王正道之故哉縱魏不恤民力困東山之高又崇臺萬仞焉天也者方高方遠無所至極而其神終不可得而見也寇謙之無足云者崔浩自謂智如子房而稽古過之彼其聽信而敬從者乃爾豈不取笑後世而深可戒哉

魏主使李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魏主怒賜死

士之優於才而劣於德者鮮不好賄蓋德以志持而才以氣用也使有才而能持其志富與貴且不足以淫之而況賄乎李順昔者受蒙遜金於古使人亦有勞贈受之未為過也其失在於歸而不以告耳歸而以告則處內處外兩得而間言無自入焉惟歸而不以告也則面謾之情著而外交之罪實矣其死也得免乎雖然順非誤也誠好賄也既以受金為崔浩所白方負外交之罪未知所以自濺者又以差次羣臣納賂而不公非深好之安肯以死易生哉順長於謀畫為燾腹心官爵既高賞賜又厚而坐賂賄自敗是才為氣使而不知持志之方豈非才士之監哉

以荆州刺史義季為南兗州刺史以義宣為荆州刺史初帝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為言不得已用之詔之曰師護以表求還今欲以汝代之師護雖無殊績潔己節用為士庶所安汝往有一事減之者必歸責於吾矣義宣勤自課厲事亦修理

帝以荆州上流重鎮使諸弟以次為之每命一人必深加訓戒故義恭義季皆有令譽豈義宣人才凡鄙當此委寄理宜不稱以帝詔勑丁寧亦知自勉遂逃曠缺夫帝之所以眷眷荆州者為國家大計也而遞委諸弟思莫厚焉又能戒勑不使驕怠義莫重焉若均此心以待義康豈不盡善又盡美哉於荆州則忠而誨之於彭城則愛而敗之不善推其所為可勝惜哉

散騎侍郎孔熙先有縱橫才不為時所知憤憤不得志父以贓獲罪義康為救得免熙先常懷報效及義康遷豫章熙先知范曄志意不滿乃說曄曰大將軍失職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時運之至也苟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然後誅除異己崇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曄初愕然熙先再三陳說反意遂決

范曄素懷不滿有怏怏之心此固姦人所乘之隙也曄若反復深思悟代君之不可為當熙先進其逆計登時發覺變邪志為忠慮宋朝爵賞理不應薄亦足以酬富貴之願矣智不及此與反逆誅以愚濟凶而能遂者古無有也豈非才士之戒哉

有司奏免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詔免為庶人絕屬籍

逮晉以來有國家者惟知詐力可得志於天下先王之道蔑不知學其成者亦幸而成其敗者乃固當敗也宋高祖不學其臣亦然其子孫亦然立功立事直用才氣智術而權高勢強為勝不復以義理處人處己也是則庸愚凶暴相為羣猘推一雄長耳揆以兩漢經術之風節行之俗百

不一見況三代道德之治乎宋文温厚恭儉勵政守法蓋美才也彭城聰察強識吏能精贍爲劉湛所誤而思謝述之賢思慧琳所教而嘆劉長之賊亦良質也然而兄弟素皆不學遂致天性滅爲仇讎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宋文不知此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而蒙首惡之名義康不知此故守經而失其宜遭變而昧其權而陷誅死之罪苟其學而知之則皆免矣夫孔熙先范曄之獄義康初不預謀亦無書疏交通未嘗遣使來往孔范既誅有司因請削爵治罪此何理也直由帝友愛已虧於義康不復顧矣是以羣下窺見此指必欲殺之以快帝心而不忌也嗚呼宋之爲宋弑兩主而得之二子尋爲股肱所誅一子又爲兄弟所殺一子又爲孫子所弒一孫又爲篡逆所屠不善之積與夫禍淫之報如影響然而世之議者以始皇罷侯置守之後爭弒之禍爲之減損何考之不詳而易其言也

崔浩素不喜佛每言於魏主曰佛法虛誕爲世費害悉宜除之及魏討蓋吳至長安佛寺見有兵器魏主怒命有司閲寺誅之浩因說魏主悉誅天下沙門毁經像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以亂天常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州之内鞠爲丘墟夫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僞物諸浮圖形像胡經皆燒之天下沙門皆坑之太子晃諫不聽乃緩宣詔書沙門多匿得免惟塔廟無復孑遺

佛法虛誕爲世費害浩之言似矣然浩未嘗深讀佛書也彼其支離未易知奥突未易窮辯未易折而精極之地未易到也豈老莊所得擬哉又況寇謙之圖籙眞經乃虛誕之尤者正崔皓所訶耳而浩舍彼取此烏在其智也又設壇場置廚會月飯數千人作靜輪宫極其崇高財力萬計踰年而不成此與佛法爲世費害又何異乎其下詔毁塔廟除經像誅沙門也魏主自以爲非常之人而指漢明爲荒君安知非浩所作侈大之辭也夫無諸己然後可以非諸人漢明豈嘗有寇謙之之惑哉故欲革天下之弊者其所施設必有本末先後之序人君修德正己於上公卿大臣論道明法於下人倫既正教化既行然後示之以科條喻之以好惡變之以漸俟之以久則事不駭而政必成矣夫天地之化可謂速矣其爲冬寒也乃在夏熱之時其爲夏熱也乃在冬寒之日積之遠故其革之難爲之豫故其成之著豈可以一言一令用勢力殺伐而行之是以不旋踵而弊復生焉在易革之義曰巳日乃孚言不可遽也文明言盡其事理也說言順人心也如此則大亨以正而無悔矣

帝欲伐林邑王范陽邁南陽宗慤自奮請從軍以爲振武將軍既定林邑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蕭然

宗慤其以馬文淵爲戒者乎文淵無可戒者以薏苡車爲人所譖也故宗慤并薏苡之類亦不齎而衣櫛蕭然蓋亦無行橐矣若宗慤者非剛而無慾則窒而不求皆可以爲賢矣將帥成大功而以財自污雖賢者有不能免則慤之賢益可尚矣

帝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王玄謨尤甚帝曰觀卿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袁淑進曰陛下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願上封禪書上悅

人有名不副實者如袁淑之類是也或曰元凶之際淑有忠節何以為名不副實也曰淑非能忠也其非能忠以願上封禪書知之也此袁淑之天也王僧達在文帝前議論執意明決沈慶之知其必來赴義此以天見之也

魏以崔浩監祕書事與高允等共撰國記閔湛郗標二人性巧佞為浩所寵勸浩刊于石以彰直筆浩書魏先世事甚詳實立石衢路見者無不忿恚共譖於魏主以為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下有司按治

好惡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浩刻石書史立之衢路暴著國實不少隱避其事上如此則必取人之能規諫于我而惡其諛說者此乃情性之類也彼閔湛郗標佞諂人也浩寵信而不悟而以直自任昧於為尊者諱之禮是好惡不以類其不仁久矣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浩其能免乎孔子作春秋凡魯公之惡皆婉其文為尊者諱所以存肅敬之心謹履霜之戒也浩而知此庶乎免矣雖然浩罪不至死魏主平日顧待如何正使復有大罪猶當以功議減而遽殺之鷙猛寡恩乃如此哉

初魏主使高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太子召允俱入朝謂允曰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見魏主言允小心慎密且制由浩請赦其死魏主問允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臣與浩共為之浩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太子懼曰天威嚴豈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嚮問云皆浩所為也魏主問允信如東宮言乎允曰殿下以臣侍講日久欲匄其生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魏主曰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遂赦允而族浩

高允不欺之君子也與崔浩同為國史浩總裁大綱允多所著述此事之實也浩既被罪允義不可苟免自陳於君父之前內不欺其心外不欺其友上不欺其君者高允可謂仁矣而世或以能分謗取之則非也己無此事為人所誣者謗也譬如浩為元帥高允副之浩敗於前允軍無失而不欲自以為能則曰臣既副浩甘與同罪是則分謗也今浩領史允操筆允所著述乃多於浩特不敢自文以實告君耳夫何所謗而曰分之云乎夫情偽交於前或難辨也是非定於古乃易見也於易見者猶不能見則於難辨者宜乎其憒然也

下詔伐魏

有天下者論一相相之職無所不統其大者文武二柄也魏晉以來以詐力取國苟兵權不去已斯善為君矣未有能擇任宰相責以治道者也文帝伐魏豈非大役而總朝政者義恭耳老臣勇將不誅則死所以折衝經遠者誰會可咨而動欲北伐伐即自敗蓋以不擇任賢人與之共政又無以養其心志厭靜思動輕用民力而師喪於外禍興於內故克宅厥心以正己考慎其相以治國人主之要務也

將軍孩大起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

倩使齎行符到十日裝束畢用不充借楊南徐兗江西四州富民家貲藏五十萬者四分之一

凡用兵者必有大將故曰師貞丈人吉必先豐財故曰行師十萬日費千金必先養士故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必有指蹤腹心之臣故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文帝伐魏之舉義恭為總非運籌決勝之人也王玄謨為元帥乃諂諛貪愎之士也發近邊六州民兵十日即行則無素養之銳卒也借根本四州民財四分取一則無素蓄之府庫也四者有一焉皆不足以克敵取勝而文帝兼有之虜馬之不過江其亦幸而已矣

魏入寇沈璞守盱眙會臧質兵敗赴城衆曰若質衆能退敵完城則功不在我不如勿受璞曰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納之及魏師退璞上露版歸功於質

人之才可以建功立事而不能有成者以私慾蔽之故利害在前而不見從違用舍失其宜當者皆是也孰有不爭功之心以濟國事為急如沈璞者乎向若璞從人之言不納臧質恐功不在我賞不歸己則盱眙必破身且不保尚何功賞之可望乎夫以利說人人鮮能擇義以拒之使璞智足以及此可不謂天質之美乎使其希慕古人以能然可不謂學以知之乎既已却虜又歸功於臧質此一役也始終完粹璞與庸夫異矣其視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者賢否豈不相萬哉

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莫敢自決此其所以敗也

古之為師也推將軍之轂委以閫外之制不從中覆故人得盡其才而功可立此於古訓甚明成敗備見然而人君往往不能免中覆之弊以取喪敗何也其病在於欲功出於己而已命將出師攻伐千里之外而神機妙算親授於九重之中幸而克捷羣臣奉觴上萬歲壽以謂英謀聖斷高出乎萬慮之表而為君者亦偃然當之曰誠是也於是侈心益縱黷武不已而禍亂由此出矣不知事有幸而中者幸可常乎宋高祖西征東伐身在行間則未嘗不勝命劉敬宣取蜀留義真守長安懸付節度則皆致敗此文帝之前鑒也況文帝將略非長又用昔人所短犯兵家之戒則雖幸中亦不可冀矣

初魯宗之奔魏其子軌常思南歸以昔殺徐湛之之父故不敢來軌卒子爽立歸上以爽為司州刺史湛之以為廟算遠圖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

聖人立復讎之制者以引情夫消人慾而存天理也讎莫重乎君父之見殺懷怨志者畏於敵而不能報有貪心者怵於利而不肯報惑異端者推於宿命而不忍報而天理滅矣天下未有無父之國故父讎不報不可名為人天下未有無君之國故君讎不報不可立於世使人人知君父之重皆勉為忠孝故有讎必報則弒父弒君之禍息矣徐湛之於魯爽義不共天乞屏居田里不與比肩事主似也力伸此志孰曰不可乃一請遂止尋又遷秩湛之居內省爽守藩於是復讎之念微祿利之心重而為子之道缺矣

江夏王義恭以彭城王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請徙廣州未行魏師至瓜步上慮義康爲亂武陵王駿等共請之遂賜死

伐魏之役文帝有心王玄謨逢之文帝若引敗歸已則當如諸葛武侯宣布所失責求規諫若治首事者猶當如漢武懲馬邑之伏誅王恢以謝海內今則責躬之詔不聞敗事之人不治沈慶之之諫不賞百姓之從軍死傷及出財佐軍者不復反致猜於彭城慮其生難義恭弟也而奏之於內駿猶子也而奏之於外義康竟死不亦悖乎

二十八年六月魏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太子晃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有寵於太子而與愛不叶愛恐爲道盛等所糾遂構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晃以憂卒謚曰景穆魏主徐知其無罪甚恨之二十九年春正月追悼太子不已愛懼誅遂弒魏主

人之與人類也聖人之與人亦類也聖賢爲君其職在司牧人生之養之富之教之則君職舉矣盡此職者其後必昌或者爲君恃其強力好武樂殺則是自戕其類也虎豹蛇虺尚不自戕其類而司牧人者反不如焉則其慘毒烈絕之禍未有不還中於己者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往古一轍也魏自拓跋珪以來國勢日隆至燾而益大然好大喜功并吞不已用刑寡恕殺人已多威武遠揚而死於閹寺之手然則向者之狂鋒戰氣適足自伐而已可不戒哉易不云乎臣弒其君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弗早辨也晃穆之死事起宗愛既悟其非當即日受戮乃遲回猶豫至踰半載之久其昧於氷霜之戒甚矣其及也不亦宜乎

上聞魏世祖殂下詔北伐使散騎侍郎徐爰隨軍銜中旨授諸將方略臨時宣示

古之爲師者不伐喪以敵國方遭大變所當矜恤推吾之心有不忍焉若乘其約幸其禍狃利而舉則狄道也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以有仁義而已矣失則爲夷狄中國居而夷狄行則無以賢於夷狄矣無以賢之其能服之乎宋高祖伐秦之喪不旋踵魏燾伐宋之喪出乎爾者反乎爾我以不仁不義自爲則人亦以不仁不義待我矣文帝不知戒焉又乘魏喪而伐之是以夷狄攻夷狄尚何較焉況宋魏淮南交兵之後亦既講解聘問往來通情好矣魏燾之殂文帝宜申飭使臣賵死弔生則義聲遐暢仁心遠洽乃中國之道也豈不是圖惟攻伐是務則其心放甚矣能無合殿之禍哉古之爲國家者經一事即增一智文帝以中覆失地喪師不少改悔豈天奪其鑒乎何迷謬之不反也

初潘淑妃生濬有寵元皇后恚恨而死太子劭深惡濬濬懼乃曲意事之劭復與之善劭濬多過失數爲上所詰責使巫祈請令過不上聞其後遂爲巫蠱琢玉爲上形像埋於殿下其黨告之上大驚遣使收捕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呪詛又得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道中使切責劭濬上雖怒甚猶未忍罪也

古之廢太子者多以庶孽奪寵惑其心而小人欲結內援圖富貴于所置者爲之助於是父子不能相保元凶劭則

恩於是矣帝待之厚倚之深潘妃及濬雖愛帝未嘗有廢立之意也而劭乃自生豕心形於筆墨不道之跡發露莫掩帝於是焉斷以大義集公卿下明詔廢徙遠服不孝之罪劭濬自取不慈之譏帝何有焉而以小忍遲廻猶豫至於八月之久其昧於履霜堅冰之戒甚矣其及不亦宜乎夷考宋魏行事未有大相遠者文帝保養黎庶元嘉之政於斯爲盛所謂此善於彼耳而黷武不息自爲其美殘民之禍以自災于厥身與壽相望故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後用也可不戒哉

魏以陸麗爲司徒賜爵平原王麗曰陛下國之正統當承基緒效順奉迎臣子常職不敢慆天之功以當大賞力辭不受魏主之立高允與謀而賞不及允終身不言

陸麗高允夷狄之人也夷狄之俗惟利是嗜者也二人有迎君立主之功一則辭賞而不居一則隱迹而不言中國有不及焉可不謂賢矣乎昔者周公相武王造周室相成王致太平周公既沒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使世祀周公于太廟說者曰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故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世未知其說之非也君子正之曰人臣無不能爲之功天子禮樂非人臣所得用也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忠孝一道也孝如大舜至矣適盡爲子之分耳功如周公大矣適盡爲臣之分耳舜與周公人也豈得指其所爲謂人所不能爲乎人而不爲則誰爲之耶自此義既明然後知人臣以勲勞邀賞或不滿意怏怏怨望至於作亂殺身者皆不明人臣之義故耳至於嗣君即位其卒曰臣僕莫不過有希望襲爲故事而恩數倍於他人是以天下爲帑藏中物私得有之以相報勞何示不廣之甚也漢文修代邸功在践祚三時之後纔及宋昌一人若不數數然者庶幾有德之事矣

三十年帝欲廢劭誅濬以告潘淑妃淑妃以告濬濬以告劭初帝加東宮兵與羽林等至有實甲萬人劭遂率兵矯詔夜開宮門直上合殿帝猶未寢遂弑之

晉之申生宋之痤秦之扶蘇漢之據晉之遹隋之勇唐之瑛弘賢等之被廢殺皆以讒間猜忌非有過惡之跡也若元凶劭則反逆之迹形于言書既與巫蠱呪詛其暴著甚矣非有讒間猜忌之事也御正殿召公卿以大義廢之已不失爲慈父劭濬得盡天年不亦善乎君親無將而將已形而不治養癰敗謀其疑已久而不決置東宮兵與羽林等使其有宮甲之勢以所謀語潘淑妃不虞婦子之漏是劭因欲弑而文帝因使之弑也宋文美質溫厚愛養斯民然純恃智力糾持大業不知經訓昧於父子君臣之道禍發蕭牆取笑千載由是觀之人君以務學爲急不知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可不信哉

劭檢料文帝巾箱得王僧綽所啓廢劭奏疏劭殺之

王僧綽蕭懿居必死之地知而不去以爲忠耶元凶劭蕭寶卷豈足忠者以爲智耶死於昏亂之朝何智之足云然則於義何居僧綽趨驟懿奔于外善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一

孝武　　宋紀

初劭之謀逆也夜召東宮官問以濟否袁淑曰何患不克但不爲天地所容耳左右引淑出淑還省繞床行至四更乃寢明旦劭帥兵入宮急召淑淑眠不起劭停車催之淑徐起旣至劭使登車又不上劭遂殺之及帝即位贈淑太尉諡忠獻

異哉袁淑之爲人也親聞逆謀諫而不聽幸被引出曷不歸上發覺言之乃還省繞床四更乃寢其何所思耶抑有可疑耶抑懼禍耶抑亦有可從耶比劭呼之堅卧不起將以立異耶旣不免起而從之又不登車欲以立節耶皆不知所處矣雖然淑之意必有在蓋將立於從違之間劭事成必懷有不告之恩不成則已有不同之節酬報之賞不在其身必在其後此淑之微也武帝即位不加精察因以爲忠而襃贈須爲淑之姦計行矣夫知惡而不告是與之同情不必如蕭斌張超然後爲賊黨也若淑者加以庇隱大逆之罪斯爲當矣

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爲司空及劭敗帝以尚之素有令譽且居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故特免之復以爲尚書令

初劭見諸王起兵欲殺三鎮士民家口何尚之曰舉大事者不顧家今誅之正足以堅其意耳劭乃下書一無所問武帝所謂用智將迎時有全脫者此也然可謂不知輕重之別矣且弑君子弑父天下大惡已爲上將旣不能討又不能去乃受其官爵安然處位是與之同情也且君父與士民家口孰重君父見弑三綱淪絕而不知懼士民家口有君父而後存者也君父何在而家口是念尚之之姦計審矣身相逆賊又布恩意于義旅之心武帝墮其計中不加精察仍寵秩之何異於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不能三年而察小功者耶若尚之者加以黨附賊子之罪斯爲當矣

江州刺史臧質與荊州刺史義宣謀逆以豫州刺史魯爽有勇力與之相結約以今秋舉事使者至爽所爽方醉即日起兵上遣沈慶之討之爽敗死

李壽之有言凶人之濟其身非亂世莫由魯爽以亂世之情行之平日其取敗也宜哉愚以謂凶人者倉卒姦果但能召亂非所以濟身也假如偶遂所圖顧亦偷延歲月終不免耳豈惟平日不可行雖亂世亦不可行也而世之君子或取其說是與凶人指示一路豈所以爲訓哉

上惡宗室強盛不欲權在臣下義恭知其指乃請省錄尚書事

同姓諸侯棊布于外夾輔王室成周以此而強孤秦以彼而亡武帝縱不知古獨以家事觀之營陽被廢若非文帝在荊州則宋室何所恃元凶作難若非武陵爲義舉則禍亂何由平乃生忌心謂己以此得之人將視傚不知推抑宗藩適自削弱譬如人去其手足則頭腹安能獨存惟也其身而嗣子受禍乃使變一夫之刃諸侯無預焉豈非後人之監哉

南兗州刺史沈慶之請老以爲左光祿大夫慶之固讓表款十上上不能奪聽之就第頃之上欲復用使何尚之往起之

尚之來陳上意慶之笑曰沈公不効何公往而復來尚之慚而止

七十致仕大爲之制也若忠賢勳舊之臣國家所賴有不得謝者或以病而去他日氣幹復寧君欲起之則當以身許國無以有己此古今之通誼也夫出處進退何常惟義之安耳何尚之失節之人固無足議者沈公確守素志堅臥不起善矣然廣陵之役未免受鉞而行爪牙之言又以專斷而怒安在其爲致仕也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夫所爲信者將以復其言惟信近於義然後言可復故君子不可易其言也孔子謂微生高乞醯爲不直者微生嘗以是誚人而已不能免故耳

顏竣丁父憂裁踰月起爲丹陽尹竣固辭表十上不許遣使抱竣登車載之郡舍

顏竣於宋武君臣之分不終者竣不知量主之過也方義師初舉竣爲謀議總內外以至成功於帝之爲人亦當得其方寸矣而竣又已貴顯復欲何求旣居父喪非有金革不得已從權之事所當力辭起詔匹夫守志猶有義理帝亦安得而奪之不能以哀勝情以禮防欲黽勉受命此固取輕人主而譏間所由入也

上自即吉之後奢淫自恣顏竣數諫上浸不悅竣疑上疏之乃求出外以占上意詔以竣爲東揚州刺史竣始大懼

有諸己然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己然後可以非諸人以孔孟之賢聖於道德可謂有諸己於不善可謂無諸己矣以之勸戒時君尚不能用顏竣釋服冒榮而反諫帝居喪淫泆豈惟不入適足召怨曰汝行如何乃欲正我夫如是者父尚不能行之於子況臣而可行於君乎

魏高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魏主常屏左右以待之羣臣莫知其所言時有上書激訐者魏主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豈非不欲彰於外耶君有失不面陳而上表顯諫彰君之短明己之直豈忠臣乎高允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言言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

高允諫君而天下不知此其忠慎可法也然非允固欲屏人而密諫也魏主自屏左右以待之是魏王惡人聞其過而允能不語之於外故天下不知耳魏主之言未盡善也其言曰君父一也君父之尊則同而情則異父子天性也父有過則見吾志微詞以喻之有大過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甚不義然後爭之朝夕一家左右就養無衆中上書之理也君臣以義合也君有過可以面陳則面陳可以上書則上書可以屏語則屏語務在君改而已君而未改則有屢諫切諫苦諫極諫又不聽則有辭位而去而無從之之法也非親於父而疎於君情固然義固爾也今必責以面陳而不得上書且事有幾急身有遠邇居有內外勢有通塞安得常侍君旁而及過失之會乎顧臣子不當暴揚主惡以訐爲直耳不可謂上書顯諫者皆有彰君明己之心若魏主則惡聞其過故以是爲諷也且高允固賢而人才不同安得責人人如允哉善爲君者知從諫而已陸贄所論盡之矣

吏部尚書顧覬之以爲人稟命有分定非智力所移而闇者

不達袁憲僕侍乃著定命論以釋之

賢聖安於義知命故也小人爲不義不知命故也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非能知命者義心未亡耳義心未亡則其不屑若知命者矣繫馬千駟食祿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非不知有命義心不存耳義心不存則其受之真不知命矣夫命無形可見也若何而知之以義之可否知之也命不可改可改非命也君子之自處也義當貧則貧義當賤則賤義當富貴則富貴義盡則命正矣義不當然枉道以求之求之而得是亦命也而於義不合則其枉道乃徒費也豈不可惜哉是以顧義之士寧受五兩之綸於原憲而不願得百鎰之金於陽貨寧受一廛之地於伯夷而不願得百乘之家於盜蹠義之可否命之通塞也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而不知義無以安於命此至學也定命論善矣苟不由義則其所謂定者特未定也

上以江智淵爲中書侍郎智淵少有操行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其惟江智淵乎

沈懷文所以與江智淵者其有類清談之緒耶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此兩言推其致極非聖人何足以當之武帝之爲人可見己智淵黽勉要官不知斂晦終以片言忤旨憂懼而卒史魚雖賢其在遽伯玉之後矣懷文兩言豈非過情之譽耶

東揚州刺史顏竣丁母憂送喪還都對親舊時有怨言王僧達奏之詔免官竣又上啓陳謝上益怒及竟陵王誕反上遂誣竣與誕通謀賜死沈其妻子於水

顏竣事帝潛躍入爲侍中出領价藩分亦足矣前君父喪義不應起既已失之今居毋喪盡遠擇葬地因自韜默庶幾保身乃復還都又出怨語中庸不云乎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莫之知避也竣無驅之者洋洋然趨以就之小黠大癡何足算也雖然武帝亦不仁之甚矣方發潯陽屯溧州之時危疾在身兩軍交急若非竣累旬護容應接無斁豈不殆哉乃因諫諍含怒移之謗訕加之黨逆既誅其身又絕其後於腹心尚爾他臣何賴焉此非人君之道也

竟陵王誕反詔沈慶之討之誕以劉琨之爲中兵參軍辭曰忠孝不兩立琨之父在不敢承命誕殺之何康之謀開門納官軍不果斬關而出誕置康之母於高樓不與食而死又以范義爲左司馬義母妻子在城內或勸之曰事必不振子其行乎義曰子不可以棄母吏不可以叛君必若何康之而生吾不爲也

是三人者皆竟陵官屬各有父母而處于亂邦誰爲得義乎曰琨之以父在辭參軍之命而見殺上也何康之謀納官軍不果而出降其母被害次也若范義斯爲下矣其言曰子不可以棄母是也而曰吏不可以叛君夫誕方叛君己當力諫諫而不從不忍棄其母力諫而死可也乃執以吏之小節陷黨惡之大罪擇不處忠其智末矣

誕既敗詔城中士民無大小悉誅之

討罪人者戮其元惡則止矣胤征暨殲脅從罔治周公[illegible]

辟止于三監今以誕一人反叛而遷戮一城夫城中之人豈皆與誕同心乎長乎是父母妻子親族生業皆在是不得已而從之耳而皆殺之不亦濫乎或曰齊公子商人弑其君春秋書齊人執子叔姬以齊人皆有黨惡不赦之罪則如何曰春秋所治謂受商人之私惠者耳舉齊之衆容有不受者今武帝未嘗使究情而區別之也其可乎

前廬陵内史周朗言事切直上銜之使有司奏朗居母喪不如禮傳送寧州於道殺之

武帝初即位詔求直言周朗條奏七事未至批逆鱗也獨勸帝行三年喪勿蓄金寶有鄙惑之誚又謂于今求言其本非實此最忤旨者然自免去職亦已七年五經大赦而帝藏怒宿怨竟不能容夫以直言求之而以直言殺之且居喪淫恣尤貪財利屢殺言者備載史書朗所論非不實也曾不自反方且懷恨反以不孝之罪加之于朗是豈人君之道乎

侍中沈懷文數以直諫忤旨上嘗出射雉風雨驟至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上作色曰卿欲効顔竣耶出爲廣陵太守懷文詣建康朝正以女病久而未還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懷文賣宅欲東上大怒收付廷尉三子行哭請命竟殺之

考之史沈懷文所諫者三事耳勿峻諸王科一也勿禁諸王任邊州輸器甲絕賓客二也及止風雨出獵三也此亦人臣納忠之常非有剴切深至難堪之言也而帝已不能受免官禁錮十年而怒不釋必置之死是豈人君之道乎懷文行己非若顔竣有以取禍者其及何也特在於無道而見耳

初晉庾冰桓玄議使沙門致敬王者不果行上使有司奏曰浮圖爲教反經敵道佛以謙儉自牧寧有簡禮二親直體萬乘者哉臣等參議以爲沙門接見當盡敬虔依其本俗

革弊化俗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武帝罵高祖爲田舍翁則弃孝道抑削諸弟則無友義殺忠直士則無君人之仁爲愛妾死罔罔廢政則無乾剛之德方之浮屠未有以賢也顧欲正以上下之儀是從事於末而非本務矣其能變乎

上機警勇決學問該博文章華敏讀書能七行俱下

所貴乎學問者將以輔成吾德也人君莫大乎正心修身孝乎祖考友于兄弟用賢納諫新美其政有一未善則學以明之是則君學也武帝閨門無禮奢欲敗度視乃祖猶田叟待諸弟若敵讎戲侮公卿而殺戮忠諫無一善可稱雖學問博洽將何用也是直口耳談誦誇多爭勝於臣下耳或曰武帝失德如此何以能終曰討劭之舉進無二心罪人斯得此其美也美惡乘除適足以免其身而已矣

廢帝（通鑑無廢帝紀附于武帝之末明帝之初）　宋紀

罷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尚書蔡興宗曰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宫始徹而凡諸制度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

三年無改之道謂人子所當自盡於父者非人才政事之謂也人才有大姦惡如飛廉惡來政事有大弊害如稅陌

闇弱必待三年而後改則國已亡矣去留損益未係於治亂存亡者徐徐而革之則可謂云爾已矣而不問是非可否一切更易撥於情則不懷形於事則不敬此履霜之漸篡弒之萌春秋之所謹不可易焉者也

初世祖多猜忌大臣重足莫敢相過從世祖殂義恭等相賀曰今始免横死矣甫過山陵義恭與柳元景顔師伯等聲樂酣飲不捨晝夜帝不能平及帝誅戴法興大臣無不震慴於是元景師伯謀廢帝立義恭以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不厚又師伯專斷朝事不與慶之參懷常曰沈公爪牙耳安得預政慶之恨之乃發其事帝自將討義恭殺之族元景師伯

人心戒懼則力善放肆則生過使義恭師伯元景諸公兢兢常如立于武帝之朝禍豈遽及又況大行喪服未除而聲樂酣飲不捨晝夜帝心不平理正應爾其被罪誅豈非自取耶沈慶之累朝宿將有忠勞無咎戾賢者也乃爲告訐之事不忍小忿而忽大謀惜哉已不得預朝權與人主濫殺孰重謂我爲爪牙之憾與王公被誅孰酷使廢帝而可爲忠謀也則固善矣不然無乃逢君之惡爲大罪乎

沈慶之既發顔柳之謀遂自昵於帝數盡規諫帝浸不悅慶之懼禍杜門不出蔡興宗往見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公欲坐觀成敗豈惟旦暮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願公詳思其計慶之謝之再三陳說終不從及帝誅何邁量慶之必入諫先閉清溪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進而還遂賜慶之死

董仲舒有言人臣不知春秋遭變事而不知其權陷于誅死之罪嗚呼若沈慶之其漸人歟劉子業受顧命情無戚容此昌邑所以被廢者也不待太后疾欲擒景寧陵此周襄王所以自絕于周者也山陰淫穢蒸鳥獸之行此漢之燕王所以自殺而國除者也一日而誅相王大臣三人此晉州蒲所以見弒者也蔡興宗所言雖非天地之常經是亦古今之通誼慶之受知三帝榮祿累朝雖不與國權而爲承顧託所宜斷以大義廢昏立明霍子孟之功不得專美於前矣乃徇小忠違至計兵柄在手見幾不作以至失身爲賊所制不亦悲乎

蔡興宗說領軍王玄謨舉事玄謨謝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公言右衛將軍劉道隆與興宗當俱從帝夜出興宗曰劉君比日思一閑寫道隆解其意掐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

蔡興宗以廢君除惡之謀語沈王劉三人獨劉道隆與許之王玄謨難焉沈慶之不從而不漏其語也何慶之於顔柳之謀則發之而於興宗則能隱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不可以私惡非惟其公而已矣興宗之所以昌言三人之所以不漏當年後世亦無非之者以是非之公也人君恃崇高之勢殺戮之威兵甲之多宮闈之固膰情縱欲肆行不道自謂如日在天人莫能害也不知商度睥睨欲取之者近處乎心膂之間肘腋之下禍機一發疾若迅雷可不戒哉

帝遇弒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以治其亂養其生成其性而已矣非爲己也自羲農以來天下非一姓所御以天言之惟

德是輔而無私親以人言之惟惠之懷而無私與穢惡行禍虐肆於民上弃天地之性則天人同疾而代之者至矣苟爲不然堯何爲不與丹朱以天下而與舜舜何爲不與商均以天下而與禹禹何爲不與益以天下而與啟家天下昔雖立嫡立長而何爲必以賢爲主也而蘇子著論乃曰武王非聖人也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蓋謂之弒君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與之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弒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放書牧野之事必以弒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矣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亦以是哉文王受命稱王不繫紂之存亡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而可乎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爲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故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此文王之事文若之心也武王既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武王滅之意亦不得已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誅其君棄其社稷廟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此蘇子之論也其辭則美而辯矣其理則不然仲尼之稱嘆堯舜也蓋志於天下爲公也無間於禹者爲其以鯀之故雖貴爲天子不忍華宮室美食服也豈有意薄湯武而譽堯舜哉武未盡善者指樂而言之其聲音節奏方之韶舞小不及云爾武王未伐紂之前嗣爲方伯固亦服事于周孔子通言周德之至何以知其專指文王也使仲尼厚於文而薄於武者憲章文武何耶伯夷叩馬之諫自太史公傳之孔氏未嘗及也孤竹君舍長而立幼伯夷以父命爲尊而讓其弟去之餓于首陽孔子以爲仁而無怨者豈爲武王伐紂而不食其粟哉孟子以紂爲獨夫者祖泰誓之言泰誓之言蓋當時實事受帥其旅衆多若林而倒戈自攻無一人爲紂致死者非獨夫而何所以爲獨夫者非以其賊仁賊義而何殘賊之人肆於民上天絕之人離之君之位亡矣是則誅獨夫而已在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卦者定數也湯武秉此數者也猶帝乙之歸妹文王之明夷也而謂湯武非聖人可乎惟湯武非弒君也故南巢之事史不書放牧野之事史不書弒借曰時無良史而序書者孔子也亦不足信乎凡書百篇皆孔子所取以爲經邦大訓若孔子心非湯武則直削其誓誥有何不可而與典謨並存垂諸後世其意蓋恐後世亂臣賊子假湯武以濟其姦故存其誓誥以見桀紂之罪明湯武之德以謂必也德如湯武罪如桀紂乃可襲其迹云耳故其序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而不謂之叛其序洪範曰武王勝殷殺受而不謂之弒夫天下之理折衷於孔子亦足矣以孟子爲未足信已不可言智又

不信仲尼則吾誰與歸乎湯之慙德非慙用兵也謂來世託我以濟姦者曰湯嘗爲之湯以是爲慙是亦孔子詔後之志也使誠可慙則不爲矣疑詞猶且不成慙德而可爲乎周公與逸所稱四人不及湯武者特取其不敢荒寧之事享國長久之報以告繼世守文之君爲觀逸遊田之戒耳湯武創業之事故不及歟周公既身相武王伐殷誅紂矣而又心非之豈理也哉方紂之未亡也文王未嘗稱王虞芮質成而文王受命云者亦齊東野人之語耳蘇子不攷義理而遽信之謂武王伐紂則不可文王稱王則可武王爲弑君矣文王獨非僭號乎天之命人豈有諄諄之言文王何所據而受命也故泰誓牧誓盡稱文考及柴望大告武成之後行追王之禮矣然後稱文王此見於經者豈不明哉荀彧佐曹操取天下亦謀略智計之士耳比之子房尚遠不逮操挾天子殺伏后左右無非曹氏之人文王亦嘗爲此乎以武王爲非聖而以荀彧如文王何悖謬之甚耶武王克商甫及下車投殷之後於宋正爲殷有天下之久不可以紂故而使聖賢之君不血食也故封武庚此乃天下之公義聖人繼絕之仁心乃謂不得已而爲之又過矣殺其父封其子其子果人也則不當受武庚之反當也彼鯀之惡未若紂之甚舜殛鯀而禹相之謂禹非人也而可乎武王至于孟津羣后以師畢會遠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夷狄之君亦莫不至此豈口舌可諭勢力可來乎而謂諸侯有不悅者是皆以後世淺事近慮而商度聖人故不見聖人而失之遠也夫黜湯武而進曹操上荀彧而下孟子與武庚而厚誣文王此立說之反理亂德者惡不可以不辯

明帝（湘東王彧）　宋紀

晉安王子勛反于尋陽豫州刺史殷琰應之上謂蔡興宗曰諸處未平琰復爲逆事當奈何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但人情甚安清蕩可必

興宗嘗勸沈慶之王玄謨劉道隆以廢立之事今對明帝乃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是以昔之湘東今之尋陽所舉不異也其意云何無乃興宗初謀止於廢黜而謂殺之爲甚耶

撫軍將軍殷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將人莫爲用出戰而死衆謂沈攸之宜代其任攸之以江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已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也乃推方興爲主諸軍並尤攸之攸之曰吾本以濟國家豈計此之升降

平常之時人情事變猶不可端倪而況世難方殷危機交急之際乎君子所以自強不息日新其德者非但成己亦以成物也苟有一長片善遽已自足揚己矜衆則昨日之美未盈把握而今日之失已及岡陵矣惜哉孝祖之不知此義也沈攸之其慕沈璞者乎以濟務爲心不以名位爲意所屈甚微所成甚大君子之事歟

袁顗兵敗欲奔尋陽沈攸之追斬之

袁顗之懼禍求出而刺雍州也蔡興宗亦得荊州長史興宗不行顗勸之去興宗曰襄陽星惡顗曰天道遠吾但願脫虎口耳白刃交前不救流矢興宗曰內難得弭外釁亦

未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可也旣而廢帝彼弑尋陽起兵四方貢計咸歸爲朝廷所保惟淮南丹楊數郡卒之藩鎭皆敗建康獲安顗之求全適以自殘興宗料事龜筮弗如以何道而知之耶曰興宗亦以人事觀之耳是時親王壯大可忌者盡拘之建康藩國皆乳臭小兒廢帝理必及難次立之勢當在叔父以尊屬長君而臨制內外其理旣順其勢可倚豈不安於奉孩童以稱亂于外者乎此興宗之所獨見蓋嘗以微辭諷顗而顗不悟也

鄧琬聞兵敗憂懼無計張悅詐疾呼琬計事悅曰卿首唱此謀今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晉安王以謝罪耳悅曰寧可賣主求活乃斬琬馳詣建安王休仁降諸軍至尋陽斬晉安王子勛時年十一

鄧琬首謀爲逆罪固不赦張悅初無諫止之言及事敗乃斬琬以自脫亦何異於琬欲斬子勛之意耶建安王休仁宜不受其降幷斬送之而請免子勛之死則於義得矣子勛年未成童非能進却鄧琬者也周官三赦一曰幼弱二曰惷愚其在八議一曰議親二曰議貴以此處子勛廢爲庶人其可也

廢帝之世衣冠懼禍咸欲遠出至是流離外難百無一存衆乃服蔡興宗之先見

宋興于茲六世矣前後諸臣未有興宗之比若方嚴取敬於人主強直取服於小人立身乎昏亂之朝而猜忌不及勸人以廢立之事而誠心有孚及禍難交興從容乎其間爲之畫謀制勝終克綏靖或違其所處尋致敗覆負其可以識王體斷國論者惜乎明帝用之不盡其才也衆人服其先見亦未知其所以見者故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上旣誅子勛等司徒休仁言松滋侯兄弟尚在非社稷之計也於是松滋侯子房等十人並賜死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

明帝以太祖之子叔父之尊剪暴夷凶更造王室是宜不待詔令而境內服從矣[illegible]等尋陽一唱逆謀諸方響應都城危綴幾不自守謀臣竭慮將士畢力乃克平殄宜易而難宜聽而叛是何也明帝年雖長屬雖尊宗王不推其賢中外不聞其德所以厭服人心者未矣旣克外難所當修仁行善新美政事厚撫同姓簡其才行成立者布之要路其未成者未與民社之寄愼擇端方教以禮義以待任使則寶位安宋祚永矣乃葛蠱之不式而戕本是務曾爲社稷計有如此者乎吁亦不仁之甚矣故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徐州刺史薛安都等遣使乞降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命沈攸之將甲士五萬迎之蔡興宗曰今正須單使尺書若迎之以重兵勢必疑懼安都等外據大鎭密邇邊陲如將外叛必引虜入寇上不從謂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何如對曰恐非國家之利也上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安都等聞大兵北上懼皆降于魏

下之所以心服于上者以仁不以暴以德不以力也明帝

即位甫爾仁心未布德信未孚尋陽之亂不得已而應之方有戒心用善言所以勝也示威淮北則得已不已而為之志驕氣盈簡忽至計所以敗也兵凶器戰危事其勝與敗將係人主一念放與不放之間故心者事物之宗而正心者撥事宰物之權人主之急務也操而不放則以惴惴百里之地南征北伐而叛逆泮散王室載寧縱而不收則以猛將伏鉞強兵敢行而喪師失地為國大辱此固後事之師不可不監者也

納太子妃令百官獻物孫奉伯止獻琴書上大怒封藥賜死既而原之

貢獻必有典式天子不私求財養太子不可不慎也明帝所行不亦異乎責百官使獻是導之取賂也且何以示太子昭儉德以臨照之道耶雖赦孫奉伯而不殺然風旨已傳孰不競獻以求免禍清約之士無所從出必濫被罪德貪鄙之夫不出於己則肆為掊克一舉而數患生焉故人主必清心寡欲然後可以表正天下遏塞亂源也

建康訛言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至貴之相上以此言報之以為南徐州刺史休若憂懼腹心將佐皆謂休若還朝必不免禍參軍王敬則曰今主上彌留政成省閤群下聲若海內入朝必不返荊州帶甲十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劍邸第臣妾飲泣不敢葬乎休若素謹畏白於上而誅之

明帝意諸弟入皆知之寢疾日久人亦皆知之休若據上流無罪而見疑其勢必死如之何而可腹心將佐咸以入朝為難王參軍之謀非若鄧琬凶悖之計也固亦在所擬議者豈反逆之謂哉休若智不足以權事忠不足以格君殺謀主而蹈駭機是亦匹夫之諒耳

上與嬖臣楊運長等為身後之計運長慮上晏駕建安王休仁秉政己不得專權贊上除之上疾甚內外莫不屬意休仁親舊頗自結納上聞愈惡之召休仁停尚書下省宿夜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孝武誅鋤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為爾宋祚其能久乎

有道者多助雖楚越可為肝膽失道者無助雖手足變為仇讎休仁自以於上有功嘗獻情款請殺松滋等十王是以諸猶子不若兄弟之親其自託於帝也至矣曾不知猶心一生父子且不相保而何有於兄弟乎且殺人以全己市道猶或不為豈有盡殺兄弟之子而己能獨安者其逆彌甚則其禍彌酷下省之藥勢所必至也然則休仁宜棄何有功不居謝免權任身奉朝請以忠孝敬慎兢兢自守己無失德而禍猶不免是則天也亦可無憾矣休仁臨終之言以孝武誅鋤兄弟子孫絕滅是猶不悟其勸殺松滋之失也悲夫

上誅吳喜下詔曰喜輕狡萬端苟取物情豈可奉守文之主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

壽寂之脫帝於垂死之中吳喜破叛黨於國家孤危之際所當十世宥也皆以無罪而殺之內既誅鋤兄弟外又陷戮勳臣以是為身後之遠慮正使嗣世元良尚未可保況螟蛉之子乎

上疾篤慮王景文以元舅之勢必爲宰相門族强盛或有異圖遣使齎藥賜死勅至景文正與客棊叩函看已復置局下方與客思行爭劫局竟徐曰奉勑賜死乃飲藥而卒

死者人之所難處也無罪而死尤人之所難堪也王景文當之坦然無怛心怖色若有道者何也曰存之久念之深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亦熟而已矣異端之學以無生爲至視其身猶空虛然其空想之極者刃而不疾火而不知水而不覺也景文之能無懼者若是而已其比之逃難不安死者固已懸遠比之慷慨殺身者則亦去賢矣然實爲三公親爲懿戚視人主失德曾無一言泯然而死於義闕矣與其能死曷若善事君之義以忠諫死不亦善乎

蒼梧王　宋紀

桂陽王休範以帝幼沖素族秉政已不得爲宰輔反於尋陽

諸侯舉兵于外者若文帝則以大臣奉迎若世祖則以義不同天師皆有名是以事功可立休範之舉何名哉特以蒼梧幼沖素族秉政已不得爲宰輔怨憤而發是則反而已矣使休範有國家公慮移書朝廷問少帝何人之子得無異姓干我昭穆祖宗威靈安所顧饗乃以大義唱率荆郢入靖王室其庶幾乎

建平王景素孝友清儉好文學禮接士大夫太祖諸孫景素爲長帝凶狂失德朝野皆屬意於景素楊運長阮佃夫欲專權惡之有告景素謀反運長欲誅之袁粲蕭道成以爲不可乃止後竟爲楊阮所殺

宋室諸侯王至是益微未有聞也而景素獨以孝友清儉好學禮士著名朝野屬意又且屬尊而齒長也袁粲當能爲社稷長遠之慮則當與蕭道成協謀定計黜退蝮蠍援立景素非惟克延宋祚又因以至公大義消抑道成窺覦之心一舉而兩得矣乃不是圖坐使楊阮小人肆其邪計陷戮賢王爲姦雄開道嗟乎袁粲有忠志而無忠事惜哉

初太宗嘗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帝故帝每自稱劉統或稱李將軍

人之保字螟蛉者雖取諸初生之時及其長也未有不知其姓者是何也以氣稟之異也然則何益矣惟自貧賤而之富貴之人則利於養己者因昬昧而不自明如呂政是也其有知其姓而不以冒昧爲利則終復之如李昪是也蒼梧之非劉氏明帝必知之矣惟不能平忌疾之心思本支之重甘以大業付諸異姓人情至此不可以理斷殆天厭劉氏故奪明帝之鑒歟不然何其愚蔽之極也作史者於明帝之殂書宋祚之絶乃實錄矣

帝欲殺蕭道成陳太妃常罵止之帝嘗入領軍府時盛熱道成裸卧帝立道成畫腹爲的以骲箭射之中其臍道成益懼與袁粲褚淵議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

蕭道成圖篡久矣未有以發也而蒼梧以戲射促之非欲自迄乃促宋祚之絶耳道成若有忠宋之心與袁褚合謀廢黜異姓建立宗藩猶反掌然而不早爲之所及骲箭中臍事幾交急欲後圖之夫豈伊霍之志哉袁粲既失先幾

秉此爲之亦未爲後乃執拘攣之見猶蝘蠕爲主上喪大惡爲小過致李由道成氣勢已就方欲以空拳搏猛虎自名爲忠豈不謬哉

初魏尚書李敷李訢少相親善後訢受賂爲人所告當死時敷得罪於魏主有司以中旨諷訢告敷陰事可以得免訢從之魏主誅敷赦訢未幾訢復爲尚書信用范檦及訢得罪出爲徐州檦告訢謀外叛徵至問狀檦證其實訢曰汝受我恩乃忍爲此乎檦曰公忍於李敷檦何不忍於公

天下之不窮者惟義理而已意氣勢利皆有窮者也士以義理相與其無缺也固義理也一不善而一絕之亦義理也子夏哭子而喪明呼天曰予何罪乎曾子責之子夏投杖而拜深謝其過此朋友以義理相與有失則相規也孫策之於袁紹始合而卒離其離合皆有義也惟以義故責之如曾子而商也不敢辭絕之如孫策而公路不敢怨豈不美哉若以意氣勢利而交未有不光初凶終者二李范檦之徒可勝數哉可勝數哉

順帝　宋紀

攸之蕭道成素相善及蒼梧遇害攸之在荊州以道成名位素出己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乃稱有素書是明帝與己約誓又得太后手令云社稷之事一以委公於是勒兵東下遺道成書曰少帝昏狂縱之可也奈何弒之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宰孟孔明亦如此乎足下有賊宋之心吾敢捐包胥之節邪

沈攸之名將也而不知義宜其敗也致怒道成特恨其專制朝權出己之上是私忿也乃假　素書手令布于遠邇誰信之且其所爲輸忠者明帝保守之蝘蠕而非劉氏之苗裔天下所共知而以弒逆爲道成罪此豈所以服人心哉蒼梧之死當爲宋室慶不當爲此舉事也攸之若知道成有賊宋之心於楊阮誣討景素之時要結道成廢蒼梧戮楊阮立景素隆宋祚一舉而兩得矣

袁粲起兵欲誅道成兵敗謂其子曰本知一木不支大廈但以名義至此我不失爲忠臣汝不失爲孝子矣遂父子皆死

人臣之罪莫大於弒君篡賊之徒莫深於篡國蕭道成秉有之沈攸之以勳勞宿將據上流之重袁粲景倩以忠心義氣參朝柄之崇志欲討賊而不能克何也劉宋之祚迄于明帝中外大臣不能匡正王室建立宗支而使楊運長阮佃夫等二三細人扶植他姓至于六年之久凶虐驕恣人理不容蕭公羽翼已成爲民除害猶且逡巡顧望不遽取之袁沈之師何名而起也其敗不亦宜乎昔曹操劫挾天子二十餘載篡奪之事以次施行議者猶謂操取之羣盜非取之漢室今劉宋已亡蕭公殺李將軍而代之於宋何預焉以此書斷明帝之罪庶乎保守蝘蠕勦拉同氣推誠嬖孽疾惡父兄者或少懲云矣

蕭道成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謝朏與語朏久之無言王儉知之喻其指請閒言曰功高不賞公雖欲終身北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曰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少復推遷豈惟大業永淪七尺亦且不保道成曰卿言不無理儉遂唱議加道成殊禮道成

固辭

道成之為是紛紛者欲取國而不知所以取也要之道成不得在姦雄之列特宋末諸人無出其右者故僞定一時耳三老董公有云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道成之誅李昱也宜有播告發動遐邇以謂明帝自殘其宗傳諸他姓李昱凶虐不道人神共疾孤總攝大政若涉淵水天下之事當與中外賢傑夙夜圖之於是王儉進易代之謀太后下宋終之詔事幾脗合不失時矣乃狃習弊風規為禪讓復立順帝以召兵端豈非才氣狹促規摹不宏無經濟大略而然歟

帝下詔禪位

宜天下者享國之日雖淺而子孫以安家天下者享國之日雖長而子孫以危理勢然也古語有之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夫將為君使者也其禍尚如此況將將者乎自古有道之主少不令之主多有道者為民除害創業于前恭儉仁恕敦求賢哲畀之後嗣恐其失墜而已不令者為民之害毀業于後奢淫怠虐與小人褻晏然不知前人之勤勞謂已與子孫永保天祿也而不自免其身者多矣身或幸免不能保其子孫者皆是也及其亡也願為匹夫而不可得而為之祖考者沉淪冥漠不復能知矣其平生創業勤勞非無功績亦與大化俱徂而不復可見矣豈不哀哉是故人君必監觀古今熟知往事究得失廢興之源治必法先王道必先仁恕眾建賢才與之共守而尤以教太子為急也至於宗室亦莫不慎擇師友輔以仁義使各成其材以壯維城之勢已既無失德後嗣有可付則家天下之道雖不能與天地長久彼商之六百祀周之三十世或可冀矣使桀紂之先知率此道雖至今存可也

太祖高皇帝　齊紀

太子賾請殺謝朏帝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

謝朏於齊帝開業不能決然去之但不欲身預其事耳故并人之問久而不對知機之諷對而不從至於解璽授詔則奔之而出亦謂革命重事耻出諸已而宋德淪廢又不足為忠故以逡巡引遠處二者之間歟方之攘臂而前者亦可謂此善於彼矣使高帝舉事而名正則朏吞而景從者豈不更榮耶

奉宋順帝為汝陰王衛士殺之而以疾聞上賞之誅宋宗室無少長皆死

安成王準素無黃屋之望蕭公立之為己禪耳然一日北面則君臣之分存焉況三年之久乎宋德已終天命在我豳處南向夫豈偶然王之汝陰盛其宮室備其供奉多其子女金帛而無利權民柄亦安能復為余毒也而必殺之又賞夫殺者又勦宋之宗室其視魏世之山陽公德又下衰矣不亦傷乎其不仁不亦甚乎

上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導上曰留此正是興長弊源即命擊碎常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古之冕服有玉藻璲瑱之飾以重寳文盛禮非為侈也天子之貫用一玉導未為大過為後嗣念碎一玉導未有深益然深懲病源之意亦可謂善矣不若擇賢人以輔導之

爲制度以防閑之則其爲益又弘博矣彼鬱林王侈貴無度朱一年用錢八億萬豈無孫謀之及耶非其本故也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人之慕儉而賤貧者莫不美金土同價之言然無此理也顧能使貴賤有等人不妄用金不至踰貴焉耳必欲與土同價雖高帝在位百年亦不能致也

褚淵卒子賁恥父失節遂不仕以爵讓其弟屏居墓下終身

褚賁之心可謂孝矣其嘗三復幹父之文乎其讀蔡仲之命而興起者乎雖然有未盡焉兄弟一體也齊爵可受已爲世子何義而辭若不可受已亂其義而使弟亂其汙豈理也哉

武帝　　齊紀

有司以天文失度請禳之上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若災眚在我禳之何益

武帝之言人君之言也是言在歲之三月耳夏四月以太祖舊憾誣荀伯玉垣崇祖而殺之所謂克己思政者何在與伯玉之言己於太祖也是李伯陽之忠也根而殺之是慕容暐之事也垣崇祖之不親附己也是衛綰之節也又恨而殺之是不法漢景之行也武帝於是乎爲子不子而爲君不君矣然則其所謂克己者徒言之云耳豈知克己之道哉誠能克己何善之不成何治之不興歟

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夢意欲無限嘗言夢舊村社樹高至天上聞而惡之有告敬兒遣人至蠻中貨易上疑其有異志殺之并其四子

張敬兒雖叛劉休範破沈攸之不忠於宋而忠於齊所謂勳舊世臣也而以無罪殺之三月之間殺先帝忠勞勳舊之臣三獨不聞裴伯款晉州蒲之事乎吁亦殆哉其不及也幸矣幸不可常非人君所宜恃也若敬兒志願無極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墜茵席之上或落糞土之中貴賤雖殊因果何在乃著神滅論以爲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

自古太平極盛之時四海戶登版籍者往往以千萬計以率論之戶有十口是天下有一萬萬人也而官職之貴者不過數十員則萬分而有一耶而異端之教以利誘人謂從我之道則所欲者隨念而至自其說行雖明智之資亦莫不惑今生修善以爲之因後世望報而謂之果借如世有萬人篤信精練同時獲果而世之貴位纔數十員安得人人而貴哉妄誕若是而惑者終不悟也范縝之論亦未究理人不常貴亦不常賤先後升降莫可端倪今以風花散落爲諭是則生而貴者不復賤生而賤者不復貴非通論矣其所謂神滅者尤非也形有質而神無方正猶刀之利也形雖亡神固自存刀雖壞利固自在初非鋒鍔之謂神豈智識之拘耶范縝所見蓋以智識爲神是墮於佛學而不自知也人死曰鬼不可謂之神神者陰陽不測妙萬物而爲言未嘗斷須亡也非窮理盡性何足以知之

時中書舍人有四貞各往一省謂之四尸及法亮等爲之旣擅寵權勢傾朝廷四方餉遺歲數百萬王儉極言其弊上手詔酬答而不能改

四尸竊柄聚賄上不知也及王儉以聞則非不知矣而手詔酬答終不肯治何也四方歲入餉遺凡數百萬必有所用之矣不然有汗國之臣而不行敗官之法難乎免於天下之疑也

魏中書監高閭以爲北狄所長者野戰短於攻城若用其長以奪其短則雖衆不能爲患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置兵扞守東西不過千里用工不過十萬人一月可畢雖有暫勞可以永逸

拓拔攻討柔然累世矣亦嘗屢捷而大勝終不能滅之者競武而不耀德也不務以德綏懷而惟兵是尋則塹池千步崇城百尺延袤萬里適足疲民而自怠非長久安固之道也高閭所陳抑末矣

魏初民多蔭附無官役而豪強徵斂倍於公賦給事中李安世上言歲飢民流田業多爲豪右所奪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魏主善之由是始議均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有經世安民之慮者未嘗不欲體國經野患在上無復古之君幸而其說或行均田制產功未十一則以貴戚近習不便而罷者多矣獨魏孝文慨然有志於先王之道以李安世片言而力行之自是邦有常賦官有常祿贓賂殆絕而民力寬裕其效如響然則美政良法非人君誠信而願爲其孰能繼之

唐寓之攻陷錢塘上發禁兵擊之寓之衆潰臺軍乘勝抄掠軍還上收軍主陳天福弃市天福上寵將也旣伏誅內外震肅

君人之道當法天無私執非吾臣惟賢是好孰不宜力惟忠是賞孰不進言惟善是聽漠然如皇天在上不係心於一偏一曲而萬物莫不愛戴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苟有私好私惡滯于方寸則與民共常情無以相遠而匹夫匹婦憪然不服之心起矣齊武帝未足爲賢君而寵將縱暴乃能誅而不赦公罰一行中外震肅苟物物如是所謂禹湯之治其興勃然又何難哉

魏高允卒

拓拔氏之臣無出高允之右者魏初無祿至是頒祿纔五年耳而允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是五十年貴而無祿也魏主嘗至其居見草室布被廚有薪菜而已於是賞賚及之然賞賚不若祿入之常也晚而得祿又以振施親族是允未嘗不貧其貧而能樂者乎好讀書善諫諍喜薦賢恂恂如也其泰而不驕者乎可謂有德君子矣雖然其經世之才猶在魏主之下所以不能佐之以大有爲也允尚如此他人固無所望矣

魏大旱代地尤甚牛疫人多餓死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悉出御府衣服珍寶外府繒布絲帛以其太半頒賚百司下至工商皁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內鰥寡孤獨皆有差

自古歲旱其害先及而衆者惟農民而已在官之粟少又

取於農府庫之弊乏又取於農農被害方深而公斂反急焉故歲小旱則農民流離大旱則擠于溝壑散爲盜賊而已或蒙賑恤之惠則平日無積以移運而不及時官非其人以刻削而不及下其弊不可勝言與亂同事大抵一轍也魏政素不以恤民固本爲先獨孝文最爲留意發廩務民出御府服玩器用以班賚之可謂美矣然牛疫而餓死者無預焉是不及農人也豈非以德爲政之大闕歟無亦讀孟子不精講王道未至歟

魏淮南王佗卒魏主方享宗廟始薦聞之爲廢祭臨視號慟

貴戚之卿於情雖重而宗廟之祭於禮爲嚴是故春秋大夫卒於祭之日則不以聞蓋緣先祖之心見大夫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不忍視已設之饌而遽撤之夫如是則上盡肅敬於宗廟下全隱卹於臣子兩得之矣魏主以佗死始薦而廢陋於稽古其亦諸臣面牆之過耶

魏主使羣臣議與齊通好何如游明根曰既不遣使又侵其境直在蕭賾今復遣使不亦可乎乃遣邢產來聘

人有四疾克伐怨欲是也而甚者克也克者好勝也所以然者志不勝氣爲氣所使也苟知以理自勝而不以氣勝人則克反爲治己之功矣游明根以罷使侵境曲不在人請繼齊好魏主從之可謂能內省而遷善者斯固聖人之所與也常存此心魏於王也其庶乎

以安陸侯紇爲雍州刺史紇留心獄訟得劫皆赦遣許以自新再犯乃誅民畏而愛之

子產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猛非君子之政也古有寬栗剛栗之不齊而無言猛者曰威而不猛而已以此知猛非古人所貴也子產無乃有見於剛嚴莊栗之可以爲治而過之者乎夫弛張文武惟當而已矣成王戒君陳曰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成王君陳皆賢人耳而能及此何子產之智而以猛爲尚耶賊者不仁而毀其則爲人害者也劫尤甚焉劫而可赦則竊盜不復治矣聖王所宥者過而已矣劫豈過耶得劫而治非失於嚴縱劫使自新不足爲惠蕭紇於二者何居我未之前聞也

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好武事私作錦袍絳襖欲以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謎告其反子響殺寅等上怒遣胡諧之尹略帥兵詣江陵檢捕羣小勅之曰子響若束手自歸可全其命諧之等至子響白服登城遣使相聞曰非敢反也今還闕受殺人之罪乃殺牛具酒饌餉軍略弃之江流執殺其使子響怒出戰臺軍大敗上遣蕭順之將兵繼至子響即日赴建康太子長懋素忌之順之發建康也太子密諭順之使早爲之所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縊殺之

子響未嘗反武帝亦無必殺之意善爲將者文服而行宣論上旨使之入朝可耳而胡諧之尹略故激怒之使有反形蕭順之又受東宮密諭致之死地帝皆不知也爲順之者聞東宮之命當具以白上且言太子當友愛諸王共隆基業豈可以猜忌自除手足非宗社之福也如此則上心釋然太子知懼子響得全臣子罔上如此親王見逼竟無由自明喑嗚就斃良由聽言不審遣兵太遽又有束手全命之詔啟兆凶謀人君喜怒可輕乎哉

魏馮太后殂高祖勺飲不入口者五日楊椿諫曰陛下荷祖宗之業豈可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且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若宗廟何魏主爲之一進粥

先王之制雖有毀不滅性無以死傷生之言然不至焉者皆是也過之者千萬人而一二耳況於人主生於深宮委於富貴者乎又況非其所生者乎又況嘗欲見殺者乎而魏主能行人子之所當行爲之臣子者所宜將順以輔成之則自漢景以來君德盡槪而爲後世法宏且遠矣而楊椿乃於勺飲未入之時遽有僵仆滅性之憂何乃孩其君歟夫魏主至是亦已長矣臣下猶欲孩之使幼主而臨御其見孩豈有旣耶故曰小忠者大忠之賊也雖然孝文之孝孝矣其非所當爲孝者歟

初魏太后忌魏主英敏恐不利於己欲廢之盛寒閉於空室三日絶其食大臣固諫乃得免魏主初無憾意又有宦官譖魏主於太后太后杖魏主數十及太后殂亦不復追問

兩漢而後世主稍不賢者若有孝文之母其得免於暴崩幸矣有識己者其得免於誅戮則無矣馮太后於孝文非己出也而孝文事之如此其孝且年在幼冲寒而飢之者三日瀕於死矣而怨心不形雖其天資純至亦見持守之志力矣使逢伊周之輔其所成就豈止於是而已耶雖然孝文之孝自情文而觀之則固可賢由理義而論之豈無失乎顯祖之死馮太后酖之也爲孝文者義不戴天矣則當如何孝文賢者不得以夷狄斷之謂其知母而不知父也孝文長者不得以鄉原斷之謂之矯情而要美名也使孝文不知父之見酖則已矣然年已十歲如之夙成庸有不知乎知之而致孝於馮母如此旣不可謂之知母而不知父又不可謂之矯情而要美名然則篤志力善而不知義理之中者乎嗚呼人倫之變莫大於此非可與權者不能處宜孝文之弗及也豈不惜哉

交州刺史房法乘好讀書常屬疾不治事長史伏登之擅權法乘怒繫登之於獄登之得出將部曲襲州執法乘囚之別室法乘無事就登之求書讀登之不與乃啓法乘心疾不任視事詔以登之爲刺史法乘還至嶺而卒

不善讀書者以古之時與今異其事未必可循古之人與己異其行未必可法直以爲玩好之具娛耳目資談說而已如房法乘之徒夫豈少耶五經語孟之在天下如衣服飲食器具一不備則生人之用息不可無也舍是則益少而害多者雖汗牛馬充棟宇君子之心所不存也以此讀書則必求其會而適於施矣今好讀書而不事事是人自人書自書了不相預則亦何必孜孜矻矻敝精神於縑素哉房法乘好讀書而方伯之位爲偏裨所篡孔文舉好讀書而千里之守爲盜賊所逐賢哉陶元亮讀書不求甚解其言曰但得琴中趣不在音也可謂達者矣

魏主引見羣臣問以禘祫王鄭之義詔圜丘宗廟皆有禘名從鄭禘祫并爲一祭從王

宗廟之祭莫重於禘祫而自漢以來諸儒之論紛紜交錯誠如聚訟莫得其要則泯然行之不有達理眞儒擇乎經訓而折其衷何以破古昔之昏昏示後來之昭昭耶眞儒之

言曰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此尊卑之等也所以知天子禘者以禮去禮不王不禘知之也所以知諸侯祫者魯侯國當用祫而以賜天子禮樂故春秋中有禘無祫而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言諸侯不當用禘也禘祫者合祭之名耳天子有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餘廟以昭穆合食於前是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合羣廟之主而食於太廟是之謂祫若其時其物則視其所得用而隆殺之矣以此斷禘祫豈不明哉四時之祭有禘之名是出於王制王制者漢文帝時諸儒剌經爲之是時無達理之真儒而掇拾遺經於煨燼其文具在其合於周制者蓋不能純冝其載禘祫之文有交錯之失也有國家者欲行禘禮斷以大傳及春秋則泮然無疑矣或問王制不純于周制者可得聞歟曰王制出於漢文時去孟子蓋遠矣其論制農田班爵禄與孟子異一也其論九州之國及縣内之國與武王邦諸侯之里數不同二也其論伯正帥長其制不見於立政三也其論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與書載侯甸男邦采衛有異四也其論學以天子之學曰辟廱諸侯之學曰頖宫異乎孟子無所經見五也其論冢宰專以制國用量出入爲事而不及統百官均四海之職於五官亦然六也其論六官而闕大宗伯遂以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同名而有祫禘祫嘗祫烝之舛七也既曰諸侯宗廟之祭春礿夏禘秋嘗冬烝矣又曰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八也其言井地之尺曰古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不知此書誰爲之所謂古今者果何時也凡此皆不純於周制之尤大者也然去古未甚遠其言可取者十九在學者明辨而慎擇之耳

魏主禪於太和廟袞冕以祭

孝文慕古力行尤著於喪禮其始終情文亦粲然可觀矣自漢以來未之有也後世孺慕之君可不景仰而先王是憲乎方孝文之欲三年也在廷之臣無一人能將順其美者莫不沮遏帝心所陳每下若非孝文至情先定幾何不爲邪說所惑耶禮曰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齊衰之喪蓋對而不言也若夫八事之權非經禮也今孝文百官備矣百物具矣是宜三日而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使禮廢而復起如古之高宗焉而羣臣狃於漢制雜以國俗使其君不得由惟對之哀而涉方議之失不寧惟是其初守禮違衆欲行通喪甚力其終也乃不能三年於是期而祥改月而禫是用古者父在爲母之服不中節矣無乃不得其本遂殺其末耶夫禮惟其當而已施之當則如被衮冕而執鎮圭施之不當是衣狐白裘而坐諸草莽也豈不惜哉

魏冀州刺史咸陽王禧入朝有司奏冀州民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胙冀州魏主詔曰封建雖古未必今宜經野由君理非下請以禧爲司州牧

不井田不封建而治天下終苟道也孝文於是失言矣未嘗講求古制何遽知其不宜於今也先王善政良法出於聖人法天之用如五穀布帛生人所須豈有古今之間哉

以爲不可行者非小智不能知則私意以爲不利於已耳下酌民言之公而從違之二帝三王率由斯道長吏近民民受其利害莫切焉若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宜察其故其公且實耶當聽其所欲如光武之留寇恂可也其私且不實耶當治妄言者如齊王之烹阿大夫善也今一無所問直以下不得請而拒之非矣或者見之亦以謂防牧伯之得民心何其隘也建官分職嫌其得民心則失民心者是可賞矣後世令甲有百姓舉留官長監司不得受接奏上之文其源流豈無所自耶

魏罷寒食饗詔祀堯舜禹周公於其國都

四時之祀天子用孟月禮之正也若寒食其始既不出於先王其節或跨乎仲季則非天子所宜行也苟以爲祖宗常行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蓋亦擇理之中否而行之與寒食之祀始於晉人思介之推之焚而死也爲之不火食然則有天下國家者以是日祀其祖考可謂不經之禮雖祖宗行之而未暇革今而革之去非以從是何不可之有魏主斷然罷之不膠者卓矣又能舉堯舜禹周公各祀於其都其意尤美此皆有大功德於民凡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祭焉者也此而不祭而祭淫祀古人云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可不慎擇而廢置之乎

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年三十望爲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按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桁開喧湫不得進搥車壁曰車前無八騶安得稱丈夫

富貴人之所欲然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聖人不以富貴爲樂而以道義爲重邦有道而富且貴是得之以其道也於義無歉聖人以崇高居之矣邦無道而富且貴是得之不以其道也於義不合聖人以浮雲視之矣士苟由道而顧義則治己之不暇尚奚暇褱鐘鼎之念哉道義重則彼輕富貴急則此亡相爲消長者也躁進欲速如王融輩胷中無物則八騶是營反而求之於我何有君子之教曰求富貴者必將有用也推欲用之本斬而絕之則無累矣然此亦爲自初用功者言之耳養之有道行之有義涵養既久惟不富貴也富貴不能淫如伊尹周公安有高危滿溢之患哉

魏主南伐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爲盜者三人將斬之魏主遇而赦之休曰陛下將遠清江表始行至此而小人已爲攘盜不斬何以禁姦魏主曰誠如卿言然王者時有非常之澤三人罪雖應死而因緣遇朕雖違軍法可也

殺生予奪人主之至權也時有縱舍使人不測此秦漢以來狙詐之術朝三暮四非聖王平允無私之道也罪應死而特恩赦之以爲非常之澤罪不應死而特旨誅之以爲獨斷之威皆君道之失也王者法天而已矣

鬱林王　太孫昭業　齊紀

初世祖疾亟王融欲矯詔立竟陵王子良頃之世祖復蘇以朝事委西昌侯鸞世祖殂鸞奉太孫立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帝少與子良款愛篤厚甚著既即位聞王融之謀深忌之子良竟以憂卒

司馬氏曰王融乘危徼倖謀易嗣君子良當時賢王素以忠

徂自居不免憂死迹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貴而已輕躁之士烏可近哉

一子良賢王也素懷清尚不樂世務受遺之際推柄與鸞人所難能也而不免於憂死何也操術不明而擇士不精也一喜賓客按才俊好釋氏信因果此所謂操術不明也門下八友梁武帝與其開國元臣咸在焉而獨厚王融此所謂擇士不精也武皇不豫融欲矯詔立子良而子良不知又戎服絳衫斷東宮仗而子良又不知上既殂融以子良兵一禁諸門子良又不知誠不知耶是不智也佯不知耶是不忠也禍變危疑之際事幾間不容髮而一聽王融譸張為幻曾不覺悟略無可否至於迹涉疑似恐懼而殞乃自取之安得獨罪融哉融者亦劉班之徒耳子良不知監焉忽哉

海陵王　（新安王昭文）　齊紀

宣城王鸞謀繼大統多引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朏心不願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以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瀹曰可力飲此勿預人事

司馬氏曰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肩貴近而危不預知可謂忠乎

愚竊謂朏之行己凡當危疑之際即其中退然著其所見如此非懷姦也如蕭道成謀禪蕭鸞謀篡立乎其朝者扶顛持危死生以之上也逡巡引遠自潔其身次也賈勇攘臂為福先為禍始僥倖而冒進蓋不足數矣人各有志義不可必以一途思其上而不得得見引遠潔身者可矣朏所以語其弟者當在議論之域未可以不忠斷也

帝起居飲食皆諮鸞而後行嘗思食蒸魚菜太官令答以無錄公命竟不與皇太后詔曰嗣主沖幼庶疾弗克負荷宣城王胤體宣皇宜承寶命帝可降封海陵王高宗即位

古者立官分職之事人主也曰師曰傅曰保保者保其身體傅者輔以德義師者道之教訓不寧惟是凡立乎朝者皆得諫君其衛翼成就之道如此其密自非下愚不移之資亦必隨才有立矣方師傅保慎之職交修人主視聽言動一有不當則救導隨之其敬畏之心不敢少肆亦何異於思食魚蒸而不得錄命之拘也使宣城王意在忠君而成其德雖不與魚蒸亦何害惟無忠君之意故禁其嗜欲則與絕其飲食無異閑其動作則與坐諸桎梏不殊此史所以載思魚蒸不得之小事以見宣城拘制其君之大惡夫惟物物由己則一旦解璽綬而廢之不為難矣

高宗明帝　（鸞）　齊紀

一詐稱海陵王有疾遣御醫瞻視因而殞之

文惠太子素惡明帝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及明帝得政文惠之子孫無遺此明帝所行之事非出於他人者也以人不喜我之故而勦其後嗣奪人之位廢其身又殺之以是自固謂不可搖矣身沒未幾已子寶卷亦無辜者然而宋齊之君安然行之前乘覆車後來並轡扶驅端焉如弗及焉豈以是為故事當按而行之耶抑習俗所移不自覺耶無乃惻隱盡亡無復人心耶嗚呼悲夫

一之廢鬱林王也許謝諶以揚州既而不與諶恚有怨言且

恃功頗干預朝政上數之曰隆昌之際非卿無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報卿極矣而恒懷怨望今賜卿死乃并二弟誅誕殺之又殺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貞

蕭諶有恚言事延明帝既許以揚州而自背之夫以孫策之奇偉英邁尚不能堪袁術之紿況險薄利欲之徒耶明帝蓋亦反已有未盡乎雖然諶有恚言而已反逆未彰而翼已之功詎可忘去其干政行私裁抑之可耳何至兄弟三人同時就戮延及三王無罪而死猜忌濫刑如此欲國之久長得乎人而無信雖父子且不相保中孚矣雖豚魚亦感而化之在中孚之九五曰有孚攣如言君道感通而天下信服固結攣然然後當君之位故聖人以信易食君子以信易生明帝一食其言其失如此自諶而論則有以取之矣

魏王如委粟山定圜丘引諸儒議禮李彪言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請先一日告廟從之

按鄭氏說有事于頖宮告后稷也頖宮郊之學也考諸禮記三祀皆由小至大以類而舉配林山類也呼池水類也然則頖宮廟之類也若非廟之類欲祀上帝而以始祖祭于學宮何義也哉益知頖宮之非學而鄭氏考之不詳自安其說以為學也然則頖宮或於之祭故曰昭假烈祖或於之宴故曰戾止飲酒或於之出令故曰匪怒伊教或於之受俘故曰虎臣獻馘或於之讞獄故曰淑問獻囚或於之誓師故曰桓桓于征而當魯是時戎事尤多詩八章而戎事居其三焉略無序庠養育人才之說其非學也昭昭

書矣

詔修晉帝諸陵增置守衛

正己以及物政之經也敬親以及疏禮之序也反經而失序政非善政禮為非禮矣晉在宋前於齊無禪受之交逮事之素而為之修陵置守雖曰近厚然非事之急先務也與其施恩禮於隔代之晉曷若傳叙九族以自蕃其家乎高武子孫至是尚衆明帝忌之一日而殺十王於是太祖世祖世宗諸子皆盡向使少推為晉修陵置守之心反思強弱廢興之故則於同姓必不至若是烈矣

初魏主以新興公丕陸叡李冲于烈有功賜以不死之詔叡後謀逆伏誅丕亦坐免為民魏主賜冲烈詔曰叡丕反逆自負幽冥不關朕也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一何可悲自今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

人君許其臣以不死何所始也其始於衛莊公乎公之為太子在戚也謂渾良夫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太子入即位後一年良夫謀召亡人輒太子疾懼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明年良夫食於公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袒不釋劒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三罪而殺之流及後世遂有獲許不死之詔至於鑄鐵為契以賜之焉然皆不能保是何也背公而不信也人君之言謂之命猶天命也天命有不公乎出命而不公必至於不信善者無所恃惡者無所懼而君道虧矣所貴乎刑者將以服人心也許之不死而陷之死人豈服哉歷觀前古為是者往往食其言豈非

後世之永戒乎

魏太子恂既廢頗悔過李彪密表恂謀逆詔賜死

魏孝文亦可謂英明慈愛之主矣太子有過以公義廢之是也既而悔過爲左右所蔽卒以讒死其事迄不得白不亦悲乎古語有之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是役也獨信李彪一言未嘗攷覈其虛實而遽殺之良由孝文已有嫌惡之心不開恫悔之路故讒間入而冤結無告也孝文於愛而知其惡則得之矣憎而知其善不亦缺乎

初魏李彪家世孤微以李冲好士傾心附之冲亦重其才學薦於魏主且爲之延譽於朝及爲中尉結知人主稍稍疎冲魏主南伐彪冲共掌留務彪多專恣冲不勝憤積其前後過惡禁於尚書省上表請付廷尉治罪彪坐除名

先達　引後進古今通誼也舉爾所知薦賢報國　人臣　而人不知也主昏賢　次焉者以禮　者不忘主客之賢否半矣次焉者以　得已報者或不帰心蓋十無一二矣　相求金錢貨寶　售而已則盡市賈　居九重貴公卿牧守以薦進人才而其弊　哉人君擇宰相者也若舜舉臯陶伊尹　舉傅說則其相必能擇大吏選師帥惟賢能是用　公道躬率于上百官有司亦豈敢以利交而私舉於下此治道之序也故因李仲李彪之事而及之仲延譽彪以才學也又何必介意于禮敬之增虧彪親附冲圖汲引也又何必變情于勢位之磨軋二者交失也

會稽太守王敬則反以奉南康侯子恪爲名子恪亡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盡誅高武子孫於是悉召諸王入宮令太醫煮椒二　都水辦棺材數十具須三更盡殺之時刻已至而上眠不起子恪自歸左右以聞上驚曰遙光幾誤人明日乃賜王侯供饌悉遣還第

異姓之臣受君知　有謀有猷尚不敢不盡忠竭誠爲君深計況同姓貴卿乎遙光前後勸明帝者唯以殺子孫爲事其人歟非人歟不可以人理推也其聞劉休仁而慕之者耶君疑同姓而已贊之已非同姓耶先跡後親舐糠及米同姓既盡行　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愚悖至此何也以利欲蔽之也明帝知其誤已則宜并前　者擅殺十王之罪一施之　而誤祖乃復不治者是意亦欲其如此、深　雖免其身而嗣子見弑國隨以亡天之降　而類乎

魏主入寇聞上崩　不伐喪引還

魏主聞齊明殁　則舉兵問罪聞齊有大喪則引而去之力行古義師則有名嗚呼羙哉人之大故莫甚於遭喪惟已孝愛之心則知之矣唯已無此心則必伐人之喪矣韓子載猫相乳之事人而伐喪是狸狌之不若矣後世操刑罰統百官者人臣非有反逆大罪於放弃中罹父母之憂不聽行服歸葬以盡人子之情其亦不忠厚之極無以訓天下之爲人臣子者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一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二

東昏侯　齊紀

太尉陳顯達伐魏

鄒軻之文嘗稱其情有人待我以橫逆君子必自反何以致之而脩其事既無以致之矣而橫逆猶是也則以妄人待之而終不較也匹夫相好於鄉黨尚不可違此道況有天下國家者乎先是魏伐齊聞其篡立之故及聞齊喪即日班師是責我以義而待我以禮矣齊宜如何遣使告喪謝其矜卹申飭邊境勿得外侵則處己與人兩得之矣東昏既不知政陳顯達擅命興師禮義俱亡情文並棄是夷狄也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俄而大敗僅以身免齊不復北討遂至於亡蓋始乎此戰矣顯達首事又無責罰是啓反叛之漸也然東昏何責焉

魏主連年在外馮后淫恣魏主聞之后懼使女巫厭禱曰一旦得如文明輔少主稱制者當賞報不貲事覺魏主曰吾以文明家女不能廢但虛置宮中有心庶能自死

馮后之罹於罪也其失由孝文也后者文明太后家女也文明太后殺顯祖孝文之讎也既不當納幸而以病出還私家且爲尼矣不勝私情又召入拜昭儀用其言廢正后而立之是孝文爲子之道爲夫之義好色之心聽言之明於焉皆失豈不爲盛德之累哉

魏主疾甚謂司徒勰曰吾殆不起嗣子幼弱社稷所倚惟在於汝汝其勉之勰泣曰臣以至親久參機要寵靈輝赫海內莫及所以不辭正恃日月之明今復任以元宰揔握機政取非必矣周公大聖猶不免疑而況臣乎魏主默然久之曰詳思汝言理亦難奪乃以北海王詳鎮南將軍王肅廣陵王嘉尚書宋弁太尉禧右僕射澄等輔政

當孝文之季魏室親賢無出元勰之上者所宜位以元宰任兼軍國受遺託孤爲宗社計法成周之用旦戒慕燕之委辭而勰亦當抑冲退之私情體家邦之重任則兩得之矣而孝文與勰慮不及此易世之後禧詳亂政魏業浸衰惜哉夫勰之所爲懇懇避權者殆已見太子之不足與有爲耶孝文五歲而知代親之感嗣恪十六而未識政事之方此固勰所不願當事者也然貴戚之卿存亡所同義不應爾與其謙讓遠引終不自全曷若侃然立朝以身殉國乎

魏世宗追尊皇妣高后爲文昭皇后配饗高祖封后兄肇爲平原公

祖宗所爲而善百世不可改其有失者隱而不舉則孝子之道也魏高宗事親至矣人臣之行如王祥亦不能有加矣稽古右文而其德孝廟謚之當自古鮮儷矣此世宗所宜兢兢翼翼是則是傚者也父殁未逾時遽崇妾母顯貴外族恩禮赫然前世未有其不能繼志述事如此魏德之衰浸可卜矣雖然世宗之爲是實孝文有以致之也正后有德擯以讒而死次后無婦道以罪而殺世宗既立長樂虛宮則不得不追榮高氏以爲母家乃勢所必至也豈非孝文之過乎

帝自即位不接朝士專信宦官時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

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帝失德浸彰祏議廢帝立江夏王寶玄暄素忌寶玄欲立建安王寶寅遙光意欲自取以微旨動祏祀亦勸祏立遙光祏意回惑暄以遙光若立己失元舅之尊故違疑久不決遙光怒遣人刺暄暄覺之遂發祏謀帝誅祏祀

廢立事之最大者也舉之而當猶有言其罪如嚴延年之於霍光者而君子與之以見不可不慎也如此考春秋衛侯衎以有罪爲甯殖所逐而殖子喜納之剽立非其次又夫有說爲喜所殺則喜之罪亦少減矣而聖人書曰甯喜弑其君以是知廢立之事大舉之而當猶未有以逃責況私意乎東昏失德天下共知廢昏立明以安社稷固大臣之任也而江祏江祀初不知諸王孰賢有人望爲羣心所歸者先欲立寶玄又欲立寶寅又欲立遙光而劉暄者於寶玄則有平昔之嫌於遙光則恐失元舅之尊是純以私意謀也舉棋不定不已太乎其爲戮也宜矣

初高宗臨殂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帝每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皆莫能自保

父母爲子孫謀者必教以安固之道異哉齊明之謀也人主以一身寄於萬民之上猶室焉民其基也藩輔其墉屏也猶身焉大臣其股肱也宗支其肺腑也善人君子其元氣也政事法度其血脈也六者備則其國家猶天建地設而其身猶據太山而四維之雖欲危亡不可得已今乃教使猜防豫慮先事制人其子才智弗如而凶暴加甚致左右前後人不自保江祏江祀蕭坦之劉暄沈文季徐孝嗣相繼誅死於是舉兵尋陽而陳顯達叛求降于魏而裴叔業叛還東襲陵而崔慧景[illegible]叛于雍州而蕭衍叛東昏罪而陳伯之叛幹方大臣既叛于外於是須昏人出而不假叛謀有誅廢而張欣泰叛奔姑孰走而申胄叛以東府城降而徐元瑜叛以新亭降而李居士叛被讒懼誅而王珍國張稷叛何爲不於未叛之時先事誅之而反出其後乎蕭衍之起也兵萬餘人耳至是東昏實甲猶六倍之而不能保其首領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孫者順道也齊明之謀逆理既甚無以燕其子矣又況東昏之罪浮于紂乎

陳顯達反於尋陽帝遣崔慧景討之至廣陵慧景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任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安社稷如何衆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建康臺軍屢敗宮門皆閉崔覺慧景之子也與其將崔恭祖爭功慧景不能決恭祖請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不從之慧景好佛日對客高談恭祖每陳說皆不用積其怨恨遂詣城降衆心離散慧景敗走追斬之

佛之學以世事皆塵幻電影生滅不實無足爲者欲人盡棄之然後能超於空寂之妙崔慧景方何所爲而對客談佛耶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前事之師也所宜忠心公慮爲國大計如周公之中夜以思惟恐其不合於三王也合則坐以待旦起而行之其恐違道而欲及時如此今慧景稱兵向闕其事逆矣而以幼主昏狂欲安社稷其情若順順之功逆之罪皆未可知也其責不亦重乎而乃遇紛

不能辭得勝不知戒清談廢務多暇日焉其欲騁之情能者見而為逆之事生及誅夷不足悲矣且覺者子也誠有勞效猶當為諸將標以伸智能之士作三軍之氣乃使與人爭功不知抑而止之慧景之言曰朝廷壞亂危而不扶彼其總衆危亂不自理也又何暇朝廷之論

慧景之反也蕭懿將兵在小峴帝遣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將兵入援蕭衍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明賢之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既滅賊行伊霍之事萬世一時也不爾便表還歷陽託以外拒若一朝放兵必生後悔懿不從慧景死懿為尚書令嬖臣王晅之等憚懿威權譖之曰懿將行廢立帝以為然或以告懿勸之出奔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敗走尚書令耶及帝賜懿藥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

昏主暴虐不足為忠而蕭懿事之忠不足為死而蕭懿致其死若懿者蹈之上六苦節者歟居險之極而固守之其道窮矣夫以東昏之惡比紂為浮正使同姓比干立于其朝而以極諫剖心必不得與三仁之列矣則懿之死也於義何居小峴投箸應詔而入遂戡大難以綏國步忠之施於東昏者盡矣用蕭衍之計託以外拒表還歷陽是以若為悔可以無內若知不能免坐待金罌其智不足稱也是故士而不幸處乎昏亂之朝無一而可者為徐孝嗣沈文季蕭懿則不可為陳顯達裴叔業崔慧景又不可為蕭衍則又不可然則奈何孔子曰無道則隱富且貴焉恥也然富貴乎無道之邦又欲行不失義雖聖人猶難之

雍州刺史蕭衍起兵移檄建康數帝罪惡

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聖人也而後世論者猶以為過何不以江左觀之劉子業劉昱蕭昭業蕭寶卷之徒其所行事人倫道盡有桀紂之所不為者責宋齊梁衍以臣代君彼固為法受惡不得辭也而使昱卷凶淫不道肆於民上或以叛父為猪而將屠之或縛孤為犒而親斬之內則九族外則百官下則萬民無晨夕晝夜惴惴慄慄不保生理而曰彼君也君可伐乎如此則天為民立君元后作民父母之道息矣詩人之刺其君者或曰狂童或曰狡童或曰碩鼠或曰鳥獸孔子編詩存而不删而湯武之事則備載書命以見桀紂之惡序為獨夫且謂商革夏周革商合澤中有火之數得順天應人之義及周之衰也黍離之詩次于國風夷周之城夷諸列國而天王之位降矣故曰天無常親民無常懷社稷無常奉以此防民猶有不畏檀車之聲如五朝之士主者而謂湯武非聖人孟子為孔子之罪人也而可乎

魏詳以禧驕奢貪淫白於魏主且言勰大得人情不宜久輔政魏主然之詔勰以王歸第禧進位太保詳為大將軍

甚矣昏主之不可與有為也元禧以有過惡為人所白而元勰以得人情為人所譖夫白禧而譖勰者皆元詳也魏主恪於是年十有六曾不知勰之賢不可去朝廷而禧之罪不可為上相一升一黜而責詳以離間親賢不忠於國而治之則主斷明君聽清朝廷治而中外服矣乃罷勰而進禧詳又被權任焉魏政欲不衰得乎以賢為疑以讒為

忠而不亂者亦無有也

魏主以孤攻禧不自安會魏主出獵禧欲發兵襲之自旦至晡謀不決魏主還郭洞勝禧死由是益疎忌宗室

甚矣皆上之不可與有言也元禧為上相以驕奢貪淫所為不法為人所白魏主既聞之則宜詰其是非數其有無惟如所白黜而去之以任親賢則禍亂無自而起矣乃置而不問反疑元勰罷使就第而禧也進拜三公是魏主所猜防者在勰之得人心而不恣禧之多為不法也則禧之謀反是魏主養成之矣且以禧之故而并忌宗室魏之離析分崩蓋兆諸此故曰邦之杌隉曰由一人

帝作芳樂苑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撤屋而徙之隨即枯萎朝暮相繼

五子之歌言酒色禽樂宮室之荒未有不亡者古之時人朴而俗質或記事者言其大槩耳何不若後世之荒而淫也至武王數紂則有臺榭陂池之害臺榭陂池宮室之類數卉木竹石臺池之飾數斥而大之修而新之則有不可勝言者萬鈞之大石畜水浸田而通舟異狀之奇石封山置官而不貢窮搜乎溪谷遂盡乎江湖而石之好無猒也恭取士庶之塲圃大發拔民之葦藿竿節必其比偶柯葉必具鄰樂而竹之好無猒也置圃養植不計根莖一宴翦賞萬枝猶少而卉草之好無猒也美樹生於顛崖嘉者有出於殊方聞名則移其根見花則權其樹而果木之好無猒也苟以供奉乎一人殫費勞民而為之猶且不可而公侯速第發寵接舍與夫更衣別館花藥煩客誇多鬬美不務而具於是斲伐運載四方並舉時無虛月月無虛日執事者恣擅百出或以之破蕩貲産無復不休農人怨苦此一役也而其害若是已足以取亡况彼五荒各騖其極欲天祿之不終也難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祖之所逮聞有未足信目見而身親之猶不創懲蓋諂者又從而贊之曰前政無失焉術以為口實文王之囿芻蕘雉兔者往焉若無所取彼何為而往且前輩人為大乎哉禮固後嗣之所當紹述也嗚呼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和帝　（寶融）　齊紀

蕭衍蕭頴胄奉南康王寶融即位于江陵崔慧景之子偃詣江陵上書曰臣竊惟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江夏王寶玄與陛下先臣與鎮軍蕭頴胄是也雖成敗異術而所由同方陛下初登至尊天下纖介之恥尚望陛下申之况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哉此尚弗恤其餘何冀今不可幸小民無識而閉之若使知其情節相帥而逃將何以應之哉事寢不報又上疏曰臣非敢以父子而傷公義誠不曉聖朝之意若以先臣奉人臣逆人君為不可今日之指象魏者其故何哉陛下申先臣則天下服不申則叛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董之筆千載可期何待陛下屈伸而為袁昂所為陛下計耳詔報曰今當顯加贈謚偃尋下獄死

崔偃之言是也而詞太激蕭頴胄耻以亂臣賊子自居也而偃實中其事是以殺之雖然過矣詞之太激偃之失也

然訴寃攄憤者不激切不足以伸己情而動人聽江陵君臣亦宜詳酌事理有以處之正寶玄慧景之名則言順而事成夫寶玄慧景之舉爲忠歟爲賊歟不正其名而以言激之故施刑于偃是謂濫殺無章人何以服

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其雍州刺史蕭衍掃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臣乞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城斷黑水路彼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援江陵則三楚可收岷蜀自絕又命楊徐聲言俱舉建康窮促魚游釜中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車騎大將軍源懷亦言蕭衍外侮寶卷內危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主以任城王澄爲都督淮南諸軍事使爲經略既而不來

南北之離合豈惟人事抑天數歟以陳叔寶之荒淫未至若蕭寶卷之甚也使魏孝文而未死其君臣賢懿又豈隋文帝之可方舉兵而南混一決矣孝文春秋方富而死死未三年蕭衍取齊而魏恪之才不逮其父遠矣故以元英首議源懷贊決任城王受專征之寄終不能奮揚六師以圖大功在易師卦五君也而六居之故但發田禽執言帥師尸輿之戒而無一怒安民之象韓信稱高帝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豈不信夫或曰五朝雖偏安而正朔相承魏雖奄甸中夏要是夷狄天固不使夷狄主正朔也正使孝文尚存豈能兼有南北哉嗚呼其然豈其然乎

初衍起兵州郡悉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及建康平衍使李元履巡撫東土勅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勿以兵威凌辱元履至吳興昂亦不降開門撤備而已及至衍厚遇之

以袁淑爲忠是謂珉爲玉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若淑是已以袁粲爲忠是謂莛爲楹也易曰力小而任重若粲是已然當時稱之後世詠之以爲殺身明節舍生徇義曾無一異詞豈世少忠臣故論者借以立勸耶抑推見至隱智者所難耶若袁昂者荷道素之門而前烈如此故當廢興之際而自處乎清濁之間方諸郡先送降者亦可謂賢於彼矣然而開門撤備身詣梁府尋受寵利師長百僚則不知昂所以自爲果何說也

衍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曰齊運已終公當承其運天文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不早定若天子還都則人無異志誰復更同公作賊耳

梁公以外諸侯入討昏亂於古有稽矣而沈約有作賊之說何也昔湯武躬聖德有民社仁洽義孚天下心悅而歸之夫惟不舉也舉則一戎衣而天下定矣無徼倖之心無取敗之道也後世則不然非必有積累之德也以才智相高而已非必有秉仗之義也以兵力相軋而已鬭智角力則勝負出焉幸而勝則雖昏暴之君得舉撥亂之法而繩一下不幸而敗則雖忠憤之衆未免惡逆之罪而沉族是則事成爲帝事不成爲賊此魏晉以來圖人之國者心所自知也而尚敢以順天應人與湯武比并此崔偃所以力壓父冤而蕭穎胄所以不肯與之伍也雖然均以成敗論則崔慧景與蕭穎胄又何較焉

約出衍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衍曰明旦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衍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衍初無所改俄而雲來不得入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衍召雲入嘆約才智縱横且曰成帝業者卿二人也

賛人取國者豈有它哉酬富貴之願耳若如張子房諸葛孔明則志不在此也如鄧禹房杜則亦不汲汲於此也就圖富貴者論之又自有等衰若沈約則真儉人數衍公府僚范雲爲首約其次也九錫之議雲未言而約先之雲墮其計中屏不得入於是超居雲上爲尚書僕射而雲爲散騎常侍以此一事推之約之傾巧攘奪葢有既心雖爲功臣而不保厥終其亦幸而免於鈇鉞耳

荆州刺史蕭憺厲精爲治自以少年居重任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於是人得盡情荆人大悦

以天下爲政則其政公不惡人之議之惟恐人之不議不得盡公也以一己爲政則其政私不欲人之議之惟恐人之有議不得遂私也此君子小人用心之辨也居位行政代天養人於我何預焉有一不善民且受害君子公心苟不知也如或知之未有不改者博詢廣問求盡下情不以忍己爲嫌不以沮撓爲忌惟政之善而已此治所由興也居位行政違天拂人惟我是用焉無一而善民自受害小人私心非不知也利己爲念未有肯改者飾非拒諫杜塞言路以誹謗結忠臣之舌以妖言鉗義士之口惟政之不善而已此亂所由成也昔鄭人游于鄉校而議執政然明欲毁鄉校子產不肯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毁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威以防之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仲尼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聖賢之存心如此豈一身之爲哉蕭憺亦未有他奇然其言則可爲世範是以表而賛之

武帝上　梁紀

奉齊和帝爲巴陵王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乃遣鄭伯禽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飲沉醉伯禽摺殺之

或問巴陵王有免死之理歟曰難乎其免矣使在荆州蕭潁胄推奉之時力辭不從如何曰可以免當時耳亦終不能免也嗚呼梁公欲篡直擣建康東昏既失人心若天命歸梁亦不容釋矣何必假人立標尋即仆之哉巴陵之立度非貪天位也知不可逃委身而聽之也其飲醇酒度非安天命也知不可免捐驅以授之也嗚呼悲夫

齊和帝之鎮荆州也顔見遠爲參軍及禪位見遠不食而卒上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士大夫事而見遠乃至於此

五朝取國皆祖述孟德而憲章仲達耳彼操以文王自君而炎以受禪爲名則蕭衍竊比於湯武何不可之有所不足者東昏罪惡雖浮於紂而蕭公於仁義曾不窺其藩耳在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未聞應天也應

者對感而爲言人事作於下則天理應乎上豈曰天感乎上而人應乎下歟爲是言者不知天之爲天矣故易惟曰順乎天順天者順理也東昏之罪惡固天所絕然蕭衍借王天虎頭以激蕭穎胄於荊遣鄭伯禽送生金以除巴陵王於後天何嘗有象與行示梁而使梁行不義殺不辜以應之耶後世治名不治實以兵取國者曰吾應天順人也相承而因察主以爲尊號其失遠矣

詔有司依周漢故事議贖刑條格凡在官身犯鞭杖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

按舜典五刑之目一曰象以典刑二曰鞭作官刑三曰扑作教刑四曰金作贖刑五曰怙終賊刑何嘗爲設贖罪之疑者也三代相承至周穆王其法尤密乃有罰鍰之數皆爲疑刑也鞭施於官蓋胥吏徒隸也扑施於教蓋學校夏楚也是則鞭重而扑輕鞭以痛懲扑以愧恥而已夫當官典教臨時之用有何可疑而使贖乎無疑而贖則頑者肆怠者縱法不嚴而人易犯其末流乃至於惟贖之利變亂正刑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且使士流與卒伍同條豈刑不上大夫之義乎

齊南康侯子恪嘗因事入見上從容謂曰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一物心我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且我與卿宗屬未遠豈可遂如行路之人卿有天命非我所殺若無天命何忽行此曹志魏武之孫爲晉忠臣況卿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小待自知我心故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歷清顯以壽終

梁武雖以兵取而其資非殘忍之人也故於蕭子恪等以保全之向使沈約不進邪說封巴陵以小國俾奉齊祀爲梁賓武帝亦必從之豈不美哉武帝以利害所汩狃於弊俗未受命間先殺六寶蓋以立威勢而劫中外也既受命又惑於約而有生金之事是皆不知命之所爲也詩不云乎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夫惟順天而受命則命在我矣何虞乎商之復得而勦其後裔哉向使武帝移待子恪十六人之心施諸六寶與巴陵王不行不義不殺不辜遂爲五朝盛德之主其又何訾耶

徵謝朏爲左光祿大夫朏詣闕固辭上不許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禮遇優異朏素憚煩不省職事衆頗失望

士大夫非有德義可以表正風俗則有器業可以協濟時務以正風俗爲己任者於仕也有從有違以濟時務爲己長者於仕也從多而違少矣下乎此則利祿而已矣謝朏於齊梁易代之際未嘗不逡巡引卻異乎攘袂褰裳而趨之者若有意乎名節也而卒不能自保其志侍中司徒尚書令人臣之極位辭不獲命去而復還若有意乎酬酢也而卒無以自見其功其於成己之仁成物之智兩無所處亦獨何哉不幾於爲善近名以要富貴者乎

魏以彭城王勰爲太師勰固辭魏主躬諭懇至勰不得已受命

元勰不受元宰之命於孝文而於恪朝先爲司徒尋被廢

黜及此師命又不得免此黜所以取死者也司徒太師與其元宰何異受任於世宗爲甚受遺於孝文既欲遂其冲素之懷則定州臨民揚州對敵皆不當承命而況司徒之尊太師之重乎若謂宗室遺老義同休戚則不得以謙退爲事安危治亂死生以之此則貴戚之卿所當然也今則進不成自任以社稷之重退不成自好與白雲俱索卒爲一高麗小人所困惜哉或曰勰清尚素著必無權利之心在得之戒特以艱辭不獲故爾曰孔霸鄧衮以異姓之臣不拜三公尚能全其志守勰必欲退也豈無其道何至於爲人牽迫不由己哉

馮翊吉翂父爲奚吏所誣逮詣廷尉當死翂年十五乞代父命上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嚴加誘脅取其款實廷尉盛陳拷訊之具詰翂曰審能死不若爲人教亦聽悔異翂曰愚豈不憚死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奈何受人教耶廷尉以聞乃宥其父後丹陽尹王志欲舉翂充純孝翂曰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翂乞代父死人子之當道也然年方成童而能之則其質去庸遠矣王志欲以純孝舉之亦爲其少而賢之也翂以因父取名爲辱則又賢矣使當時有縉紳先生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又有高世之士含德隱耀相與熏陶以輔成其美庸詎知翂也不瞠若於曾閔之後乎故嘗論之善不可以利爲爲利而爲善則無善之理故孝而有利心不成乎孝矣忠而有利心不成乎忠矣何者心無二用利輕則義重利絕則義純一有利心參乎其間未有不反爲利所勝者故當辭而思受則辭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無不然者忠孝一道也孝如曾子盡子之分耳豈開參也而邀賞於曾皙忠如周公盡臣之分耳豈開旦也而邀賞於成王命周公爲太師召公爲太保當將聖賢無出二公之右其道德固所當爲不以周公嘗請代武王之死以三公爲報也忠如周公賢如周公勤勞如周公功烈如周公而有希報受賞之心是吉翂之不若也尚得爲君子之所法耶

魏司徒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愛賂左右所在請託中外嗟怨

元禧元詳同受孝文顧命者也其在孝文時非惟不聞過失且以治行著稱及事世宗遂居上相則驕奢貪淫如出一軌是何也于以見孝文朝廷之治而世宗馭臣之術矣故人主中人也得賢輔可與爲上親小人則爲下必矣臣下亦然其才中人也明主策勵之則爲善爲忠若遇庸君則罪惡見而功績亡矣易故六十四卦凡五當君任者欲其以九居之不欲其以六居之也

魏攻義陽帝命曹景宗救之景宗頓軍不進但耀兵遊獵義陽降魏三關戍將亦棄城走御史彈奏景宗上以其功臣不治

義陽淮西之屏蔽也義陽不守則壽春合肥不得安寢矣曹景宗以步騎三萬人爲援軍視危不救遊獵自若遂使義陽陷沒三關棄城罪孰大焉貶號黜官未足償愆乃以功臣寢而不治則何以責人死守邊圉矣苟用功臣二數

人並守淮南而貢刑如此雖一日而失江北之地非不幸也梁武於是失馭將之道矣

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招納後進射策通明即除爲吏

史稱武帝雅好儒術至是置五經博士開館宇招後進四館所養士逾千人射策通明者除吏又修孔子廟以示尊師它日又幸國子學親臨講肄且詔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可從師者皆入學可謂勸矣然儒風不振人才不出是何也帝心尚佛學自天監改元即不食肉此躬行也而興庠序盛師弟子自特以美名而爲之是故人不從其令而從其意其意乃身率其令乃文具其後綱維不立人紀胥廢國破身隕爲萬世笑蓋始乎此矣人主心術所尚可不慎哉

魏中尉甄琛乞弛鹽禁與民共之録尚書勰曰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爲身所謂資天地之産惠天地之民鹽池之禁爲日已久積而散之以濟軍國非專爲供太官之用也宜如舊式魏主卒從琛議

鹽之爲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盡捐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寶之害故甄琛元勰之言皆未得中道也官爲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

魏驃騎將軍源懷性寬簡不喜煩碎常曰爲貴人當舉綱維何必事事詳細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足矣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幾微者古人所慎而不敢忽也以舜爲君禹臯陶爲臣其互後警戒必以幾爲言幾者微也吉之先見也又曰幾者危也微而慎則吉微而不慎則危成王曰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恐其處宴安也古之聖賢慎微如此召公以武王受一獒之獻即陳不矜細行之戒畢公爲父師弼亮四世之老而有克勤小物之稱源懷寬簡不喜煩碎自其氣稟之偏豈可因以爲法也爲政綱維固所當舉而事制曲防若綱目焉亦豈可使之闊漏哉區區於衆務之末弊精神失大本誠非治道所貴一曰總要而司存廢弛則猶裘獘於下徒振其領亦何益哉懷所謂造屋之譬亦非也外望高顯而斲削不密乃屋之病也古人有言民生在勤孔明躬二十罰司馬懿嘆其事煩傷生而楊顒亦諫亮身兼衆務光武日昃罷朝夜分乃寐皇太子勸以勤勞不怠非養性之福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嗚呼爲君如光武爲臣如孔明乃能濟艱難之運矣非天下奇才負遠大之志安能如此哉

臨川王宏以帝弟將兵伐魏宏性儒怯部分乖方卒之大敗單騎逃歸

梁大舉伐魏有立功宿將皆不用而以介弟爲元帥才望素無聞焉是弃其師也萬務皆實事平事者必實才自乘田委吏而上至於調元宰物之職各有其才一物不稱亂之端也堯舜禹湯成周之治所以後世莫能及者人稱其官官當其事而已後世用人不惟其治而情故多途或以空言或以貴勢或以世胄或以私暱或以虛名或以賄賂

或以黨援或以恩紀才與官不相宜官與事不相須或以是敗民以其離而亂亡隨之矣使天下之務不論才有能否第以貴爵崇職歷之而可濟則古聖人求賢宅俊無乃徒爲是紛紛歟臨川王宏年齒已長方之宋室援藩維於孩孺固已差賢然任非其才雖着文亦何益故任官惟賢才人主之要道也

魏中山王英攻鍾離昌義之隨方抗禦晝夜合戰上命韋叡救之受曹景宗節度上勑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待之景宗禮叡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魏師遂敗走義之德景宗及叡救己請二人共會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爭先告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

武帝是時有戒心故臨川王宏既敗不復委以將帥而用曹景宗救鍾離且以韋叡副之於是有功然則任私而用非其人其敗可立待改過而用得其人其功亦可立致還如影響可不信夫雖然以曹韋論之景宗又非叡比也彼其臨財如此居伐又如此其胷中有餘地矣

以臨川王宏爲驃騎將軍魏黜中山王英爲民

蜀魏街亭之戰馬謖敗軍孔明戮之曰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臨川王受任專征違諫自用未嘗見敵駭懼而僨喪師五萬人幾如是而國不亡其罪大矣縱未用鉞猶當盡貶爵秩以示懲戒而慰死傷之衆乃用輕典行薄罰不亦私於同氣而輕用其民乎仁人之於兄弟絕寵愛之私敦友恭之義然後爲得三軍五兵之運盍選衆舉才夫豈兄弟之任故春秋書黑背帥師以此防民五胡十六國以兄弟爲將而失其道者尚多有之方是時魏室而既卑矣猶能黜廢元英而梁不能也使梁無韋裴之屬善其後不亦殆哉

上將有事于太廟詔以齋日不樂自今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

國之大祀惟天地宗廟社稷爲重今武帝所謂齋日云者非祭祀散齋致齋之齋也乃浮屠氏所行不飲酒不茹葷之齋也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居必遷坐衣必變服食必盛饌一其心志潔其體氣以與神明交未聞不飲酒不茹葷也不飲酒不茹葷莊子謂爲社稷之齋已失之矣浮屠氏所行其義何所依歟有宗廟之事備禮樂乃國家常典何可闕也其或於理不中則詔有司稽古而損益之可耳今乃因齋日而不樂既知其弗允也遂以爲定制其輕宗廟不亦太乎或曰人主敢重異端而輕宗廟何也曰佛者自謂天之上地之下惟己爲尊彼天帝者皆其下也夫天帝既爲我下矣則事之者何有於宗廟他日武帝以蔬麪代牲牢蓋魄兆於此矣信妄誕而不稽則忽義理而不察孰不然者

或請封禪上命諸儒議其儀許懋曰封禪出於緯書曲說非正經之通誼始於秦皇不足爲法古者祀天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上嘉納之因推演懋議以荅請者

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往往行之曾無一人建議明白如許

懋者賢哉懋乎其學可謂正矣漢唐以來緯書行而經學弛重以鄭玄博聞寡要不知折衷於聖人而惟緯書之信世無達理大儒稽古正言以袪群惑遂使有天下者於無事時肆其侈心千乘萬騎巡行費侈登山琢石誇大功德或有祕祝以祈不死取笑當代貽譏後來彼梁武之資柔心如漢光武之英也一聞懋言遂遏欲行之志推原其議以答請者則賢於光武遠矣使其舉措每如此則金甌之業何鈌壞之有嗚呼許懋之言萬世之監也

左僕射張稷自謂功大賞薄常懷怨望乃求出外以爲青冀二州刺史

姦雄之人易於廢君而難於弑主必假手以愚無知之人以濟一時然其心不以爲善也甚則反歸獄焉而以愚無知之人終以不悟蓋不可勝數也張稷免於史大成濟之戮矣尚敢稱功而責賞其愚豈不甚哉爲梁武帝者數其罪而誅之上也全其身而廢之次也寵以端揆之崇非所以訓示臣子於是乎失政刑矣稷雖離權外補而付之邊郡獨不慮其生疆埸之患乎卒之稷爲百姓所殺弑逆之報理宜然也

上與侍中沈約各疏栗事約少上三事出曰此公護前不則羞死上怒欲罪之徐勉諫止約夢齊和帝斷其舌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非由己出上大怒譴責之約懼而卒

理義之心人皆有之方利欲熾然而理義不勝則如雲霾而蔽日也及情事假過而理義自白則如雲去而日明也梁武固非常流其爲大司馬欲受禪而未言也齊中文武不爲不衆惟沈休文揣知其旨先唱九錫之議於是王亮范雲任昉皆爲所傾而約居佐命之首及大事已定樞覺鈌人乃舍約而用徐勉其久爲端揆志在台司上終不與也其待約可見矣而於謝朏袁昂何胤諸人則禮貌眷眷必欲致之而謂梁武無人物之鑒可乎約既以羞死之語侮慢其上又以赤章之奏欺誑于天其被譴責而免死於鈇鉞亦云幸矣嗚呼險夫傾士爲人篡國本以酬富貴之願而其究如此彼勸進推戴之徒曷亦監焉而少創乎

魏肅宗詡即位以高肇擁兵擅權殺之尊胡貴嬪爲皇太妃以高后爲尼徙居金墉瑤光寺

高肇以罪誅高后何罪而廢后雖嘗有陰胡嬪之心然嬪乃妾也一旦立妾爲后廢后爲尼尋又殺之廢議如此非元澄元雍元懌于忠之過乎然自高后而論固有取死之道矣身爲貴嬪妬于后而毒之已能無暴卒之報哉自胡后而論又有取死之道矣身爲貴嬪廢高后而殺之已能無沈河之及哉

魏冀州沙門法慶以妖幻惑衆作亂以尼惠暉爲妻自號大乘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復相識惟以殺害爲事所在毀寺舍斬僧尼焚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舊魔詔元遥討平之

南北之際事佛莫如魏詡之時爲盛矣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佛氏之言信美矣然其人非金石木土無情之物也其飲食男女之欲豈能絕耶不能勝其欲而強絕之則貪淫盜竊無所不至有甚於常人者國有常

刑尚且不畏而以佛誓爲防厚貌深情詐欺愚俗外若枯寂中實奔熾舉世爲所眩惑而不之覺也魏明於法慶之事亦可鑒其行矣曾不是懲而崇奉益甚國力彈屈民力消伏禮義廢弛風俗頹敗而國隨以亡惟梁亦然豈非後來之永監哉

魏尊胡太妃爲皇太后羣臣奏請臨朝稱制

魏屏子立爲太子則先殺其所生自以爲法漢武鉤弋之爲也既六世矣偶無母氏之禍非策之得也云世宗如不殺胡嬪人理獲全而胡后之存乃魏之所以亡者以成敗論則殺爲是不殺爲非以義理論則不殺爲仁殺爲無道二者何從曰父慈則子孝殺人之母可謂慈乎母見殺而不悲可謂孝乎是皆非人生之常理也若國之治忽其所由致則多術矣豈皆以母后之故耶魏室衰敗正坐胡后臨朝此則元雍元澄于忠諸公之罪也肅宗三歲即位又三年而靈后始聽政方未聽政之時雍與澄專國大政誅王顯殺高肇百官總己中外悅服能舉是治以俟君長何待於簾帷之政耶而羣臣不深思遠慮熟議審計無故奏請開禍亂之源雍澄無所可否相與行之然則非靈后獨能喪魏實諸大臣同任其責矣善乎蘇子之論攝主也曰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爲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生而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爲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死康子即位既葬南氏生男正常載以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若康子者乃攝主矣是古之道也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鷄之晨惟家之索而況可使當大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爲政而國安在古惟齊之君王后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尚不能無譏而漢之呂魏之胡唐之武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因以易姓由此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也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愈於異姓哉或曰三代之禮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安用攝上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託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必不以天下付異姓付之攝主也決矣鄭玄之傳攝主曰是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耶此玄之陋也是故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以爲當然故不得不論也此蘇子論之善者也向使元雍元澄法周之故維公維忠以召虎自任如厲王流彘之時共開王政以俟宣王之長也則魏其必寧矣何必武靈之聽斷耶

魏于忠自謂有定社稷大功諷百僚加己賞太傅元雍元懌等議封忠常山郡公尚書元昭等上訴不已太后勅公卿議懌等上言奉迎乘輿臣子常職臣等前議授忠茅土者畏其威權故耳請追奪太后從之

大臣於爵秩辭受之際朝廷紀綱之所係百僚之所視傚者也豈得爲人所脅授所非授哉此而可脅則亦何所不最矣諸元雖賢未免於弱使于忠貪僞取貴獨無裁正之方乎縱不能爾自守分義侃然正色不苟依隨彼方將內愧之不暇又何敢遽相害也既已黽勉授之茅土若非元昭上訴雍懌亦未肯追改雖然終能有請猶賢乎已者大臣之義可不正己而正物哉

上用魏降人計堰淮水以灌壽陽役者二十萬歲餘始成死者數萬秋水暴漲堰壞其聲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

水之有源者不可遏也故大河之北有鯀隄而無禹隄一陻與導之異也梁武以力斷瀆既大不智提取壽陽其人何罪焉而欲灌之又大不仁於敵初未有損而自殺其民以數十萬計亦無恫悔之心惻隱之誠是何也武帝學佛者也佛之術以慈爲先而其行則忍其道以空爲至而其迹則泥雖泥而觀之以空雖忍而號之以慈蓋名實不相副者也聖人之道則異乎此矣實有是心故實有是事實有是事故實有是德表裏同符隱顯一致所以能成己而成物也一物失所如己疾痛凡曰天下孰匪吾仁豈有數十萬人由我而死漠然不以介意者乎不能保國蓋有其徵矣

魏胡太后作永寧石窟寺極土木之美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

聖王之治以禮制欲而品節之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其居處服食器用莫不有等下不敢僭上不敢逾此物力所以不屈而民志所以大定也佛教以供養爲誠莊嚴爲勝自瞿曇在日已爲此言詔其後學窮極珍寶以華之具曾無限制何況爲其徒者惟知侈大而崇飾之能此者則許以敬信而誘以福利以自張皇其道未聞一僧諫止沮抑以爲非義者也魏有中國百數十年惟孝文差爲養民然國亦不富逮靈后肅宗從事佛教造寺殫費遂至力屈二夷交侵六鎮盡叛羣盜如蝟毛而起國隨以亡孝文太平之風曾未二十年掃地盡矣彼一萬三千餘寺數十萬僧何救於斯時後之好佛者盍亦視此爲龜鑑乎

魏之民多絕戶爲沙門李瑒上言罪莫大於不孝不孝莫大於絕祀豈得輕縱背禮之情肆其向法之意一身親老棄家絕養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

周人建子爲正爲陽氣之始也正者歲之首月也以探始之故而用十一月爲歲首則四時易位矣故孔子不取曰行夏之時夏正建寅據人所見也何獨建正聖人之教莫不然者子路聖門之高弟也嘗問事鬼神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語雖若不酬而意則兼舉矣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欲知死必先知生知所以生則知死之故矣欲事鬼神必先事人能知事人之道則知鬼神之情狀矣今佛之道遺生而修死棄人而明鬼皇皇焉以死爲一大事而極談鬼神謂人死必參乎鬼之間而禍福善惡皆自鬼間治之凡人世實理與

事物之跡皆指爲幻化不眞而無形色名聲如天堂地獄輪轉無稽之言反指爲眞實不誣是可信乎李珏以一言蔽之曰鬼教蓋盡之矣而世有英明高遠之士刳心此教終以不悟冒昧之不如豈不惑之甚耶

勑織官文錦不得爲鳥獸之形爲其裁剪有乖仁恕

生物雖衆動植二端而已曾子之行孝也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是君子於動植之物皆有不忍之心無暴殄之意不爲動物有殺而加恤不爲植物無知而輕用之也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其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先後輕重各適其當此之謂道也今釋氏愛無差等以羽毛鱗介之屬與祖先父母輪轉往來者也彼牛羊犬豕安知其非吾祖先父母乎於是立不殺之教或者悅其名而不稽其理一唱百和泯然罔覺身與祖先父母處而心以牛羊犬豕待之泯亂彝倫一至於是豈不可痛哉夫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升高者必自下陟遐者必自邇非人故爲等衰皆理之自然也今而混同倒置之不父其父而謂他人爲父不兄其兄而謂他人爲兄餓父而殺之則曰斷愛欲之源割肉以啗虎則曰等慈悲之施豈是以爲道耶以梁武論之有如江淮之民水旱飢餒盡殺江淮鳥獸魚鼈足以救其死聖人所必爲也何者人與人類固不與鳥獸魚鼈爲類也今梁堰遏淮灌人之國凡堰所害數十萬人爲天下主曾不惻焉及眷眷於織文鳥草恐被剪裂妄心顛倒本覺寘迷孔子曰好仁不好學其敝也愚梁武之謂矣

魏以崔亮爲吏部尚書時官員既少應選日多亮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薛淑上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何謂銓衡書奏不報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以一身論之目不能視耳不能聽手不能執足不能行則一身之用廢矣以一家論之奴不知耕婢不知織臧不供外獲不供內則一家之事廢矣四海者君之家也萬民者君之身也設官分職舉天下之務猶耳目手足奴婢臧獲也一物不稱亂或生焉是故聖帝明王代天理物莫不急於求賢才而任使之今夫抱關者啓閉必以時擊柝者晨夕必有節爲委吏而會計不當則蓄積缺矣爲乘田而牛羊不息則芻牧缺矣是皆小役細務猶不可任非其才若夫環百里而爲縣縣有令環數百里而爲州州有守所統凡幾民所治凡幾事乃不選擇勝其任者畀之而付諸年格夫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才者無幾不才者皆是也不問其才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是賢能庸謬姦凶之人相爲升降以率會之賢能不能十一其九皆民之蠹也家如此身何由安身如此心何由寧故濟濟多士周之所以興也小人在位苗之所以亡也自崔亮制年格後世襲以爲常更明君碩輔亦衆矣而終莫之改何也其意以謂任人則易以私任法則易以公人不常得不若一付之法猶爲善也審如是而善則吏部一司不必置尚書小宰及諸郎吏第如薛淑之言委之胥吏按籍呼名魚貫而進何不可之

有故[illegible]天下[illegible]惟能而從以信賞必罰則太平可[illegible]夫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故自古取才必有[illegible]今徒以進士任子而欲盡天下之才多見其[illegible]遺矣必欲賢能皆爲吾用當並舉古人取士之制或以[illegible]舉或以進士或以恩任或設科目或許辟召或聽自薦或令引類合四海之大三年之中以五百人爲率而均其數於衆流爲宰相者因任原省是非賞罰各不失當焉革是以行庶幾起衰亂之俗而躋三王之治可也何停年格之足用乎

左將軍馮道根卒是日上方春祀二廟既出宮有司以聞上問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服而往上即幸其宅哭之慟

禮言天子祭當齋猶不弔況在祭乎故曾子問君當祭不得成禮者詳矣而無及大臣死者是知以大臣死而廢祭非禮也衛獻公所行竊禮之不中者而梁武何學焉廟中之饌已設委而去之是以臣子爲重祖考爲輕不敬莫大焉

魏太傅懌美風儀胡后逼而幸之然懌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侍中元乂衛將軍劉騰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懌每裁之以法吏部奏用騰弟爲郡人資乖越懌抑而不奏二人怨之誣懌謀反殺之

身正而人不從正者或有之矣未有身不正而能正人者也元懌爲非禮所逼獨無潘淵之節乎何不能抑而遜從之也備位大臣逼乎君母雖有周公之才之美無以贖罪又況乂騰驕恣不法伺隙而動懌方以法裁制遏其奏請是可行乎使懌以禮守身以義正國則內可以防太后之過外可以禁乂騰之惡矣行一不善曾不旋踵死於凶人之手不亦辱哉

上好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侍中韋叡不與俗俯仰

君好之臣必從之上行之下必効之韋叡爲大臣而不阿君邪好可不謂賢乎夫人子不學異端然後能孝人臣不學異端然後能忠異端者背義而趨利壞人之心術者也是以君子遠焉詩不云乎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使梁朝有數等數公庶幾少格其君乎

柔然國亂阿那瓌奔魏言於魏主曰臣以家難輕來詣闕乞兵誅翦叛逆臣當統帥遺民奉事陛下魏主立阿那瓌爲蠕蠕王屢求反國朝議不可阿那瓌以百斤金賂元乂遂聽北歸勑懷朔鎮將楊鈞發兵五千人送之右丞張普惠曰蠕蠕久爲邊患今茲喪亂束身來歸撫之可也奈何救累世之勍敵資天亡之醜虜脫有顛覆楊鈞之肉其足食乎弗聽

魏伐蠕蠕凡五世乃能取之其勞師費財蓋不可億計矣阿那瓌既朝即欲反國是見魏政之厖有叛志也而魏方恃其盛強不爲遠慮忘服之之難遽聽其去張普惠所陳是矣而歸罪楊鈞則非其本也鈞爲邊將奉命而行其失在不知可否而論於朝爾阿那瓌之計得行也乃元乂受金而爲之請也是必普惠所不知若其知之豈可置乂而不白乎嗚呼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者非必皆凶姦禍賊特所見小爾魏於蠕蠕勞師費財前後五世已臣而縱之其

爲利害小大與百斤之金如何而又推見貪遂啓邊患魏以是困而盗賊並興嗚呼小人之所以不可用而貨賂之所以不可行以國家存亡係焉而知戒者鮮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二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三

梁紀

武帝下

初上養臨川王宏子正德爲子正德少麤疎不檢居常每覬望東宮及太子統生正德還本賜爵西豐侯正德怏怏乃私奔魏魏待之薄復自魏逃歸上泣而誨之

正德之爲武帝子也使武帝終無子則神器付託必歸之宜其意望之重也既而還本武帝當封以王爵出警入蹕而侯之西豐其施甚薄使正德而知義必澹然自處何事之敢論正德麤險人也年又已長帝曾不能滿其所望而處之至使出奔其家庭之教朝廷之法於此而皆不能守乎劉玄德有言幾事之來豈有終極若今日幾事已露明日之失未足恨也及正德自魏復歸於[illegible]則原情定罪或收還爵土而處以散秩或胙以小邑而僅免飢寒彼悔必明邪心懾而禍亂之萌遏矣泣而悔之姑息是尚私恩神而義不立他日豫章王綜舍三軍而奔魏邪他人恩重于父而服衰豈無所自哉

魏元義既得志驕愎嗜酒好色貪吝寶貨賄賂公行然又放縱與其妻子各賂遺請屬有司莫敢執持入財授官吏部亦不得公選牧守令長亦皆貪汙百姓

魏政至肅宗寖衰然盜賊未作也元義柄國不能儉約而獨以貪貨一事至生亂階夫財利不可專於上塞於下古之君子不盡利以遺民均天地之生息而聚之於上而均於下歛之不已則人人困窮弱者窘于利強者豐於財而國隨以亡矣故紂之亡以鹿臺之財桀之亡以鉅橋之粟

董卓之亡以郿塢公孫瓚之亡以京城古無不然富者怨府也而小人不悟必至如石崇困于臨死之問則亦末如之何矣今元義好貨無厭其父既貪縱其妻又通請託其子又受賂遺於是牧守令長罔不貪汙郡縣小吏亦非公選本欲肥其家反以殺其身而亡人之國專利之禍如此故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魏主從侍講賈思伯受春秋思伯雖貴傾身下士或問曰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襄至便驕何常之有以為雅談

賈思伯襄至便驕之語非特雅談而已唯持其志者知之血氣有衰志立則無衰元帥可奪志立則不可奪以此一言亦可見思伯之所存矣其春秋之學獨無傳致魏主治

身為國未有以賢於未受春秋之時是時胡后淫亂而徐鄭用權使魏主監姜氏慶父之事必有防閑之道正家之法不至死於酖毒矣然則思伯所講肅宗所受無乃三家詳略同異文章之末耶夫讀聖人經而留心於致詳略采同異溺文章之末是未嘗讀經也昔齊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故為其事必有其功今讀是經而不知經之弘意大旨以見於行事不若不讀之為愈也

魏以臨淮王彧都督諸軍討破六韓拔陵彧敗而歸賊勢日盛魏主引羣臣問計元修義請遣重臣鎮恒朔以捍寇魏主曰去歲阿那瓌叛李崇請改鎮為州朕不從尋崇此表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既往難追聊復略論耳然崇貴戚重望意欲遣之何如對曰實合羣望

國亂猶身之病其受之非一日善醫者治本而不治標六鎮之叛起於宦官劉騰為司空之時好貨納賂山澤舟車之利罔不摧困遂至刻剝六鎮交通互市歲入以巨萬計此六鎮攜離之本也比及破六韓拔陵作難蓋已累歲病根深矣李崇乞改鎮為州去年之言也使魏主亟行之尚恐後時不能收六鎮已潰之心既不能用又追悔忠謀且不知劉騰貪鄙致寇之罪如人疾在膏肓乃隨朝夕變證而療之難乎其愈矣既而六鎮盡叛始用崇言改鎮為州遣使宣慰已無所及是故善為國家者當閑暇之時修其政刑常若危亡之憂若近在朝夕者制事於未萌輯舟於未流徹桑土於未陰雨不使至於無可柰何至於無可

柰何孔子亦末如之何矣

侍中周捨坐事免以散騎常侍朱异代掌機密軍旅謀議方鎮改易朝儀詔勑皆典之异好文義多藝能精力敏贍上以是任之

機密者萬微之務也軍旅者三綱之用也謀議者腹心之任也方鎮者股肱之寄也朝儀者禮法之原也詔勑者賞罰之文也兼是六者而堪之非有道德才智孰可哉舍伊周而論其惟諸葛武侯乎如漢之魏相唐之陸贄亦庶乎無忝矣顧惟難哉朱异特以好文義多藝能贍精力而當此任于以見梁武之不知人而异之不量力也夫絳侯木訥霍光篤慎其於文藝闕如也而安劉氏定社稷故無文藝不害為君子有文藝不害為小人朱异亡梁江摠亡陳

有國家者慎所取舍哉

初帝納東昏侯寵姬七月而生豫章王綜宮中多疑之綜亦自疑聞俗說割血瀝骨滲則爲父子遂潛發東昏冢自殺一男試之驗由是常懷異志外人皆知之而莫敢言屢求鎮任及在彭城遂降于魏梁軍潰魏乘勝追擊復取彭城

梁武諸子惟昭明爲賢然未免有過其餘皆不肖矣擊戕東昏殞其身而移其祚尚何愛於一姬又不能察其隱微而生疑似之子子既長矣又不能察其性行而付疆埸之權一日之間併失數城喪師覆將若談戲然古人云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人多不知其子而帝王尤甚以其疎也父子固異宮出入固有時而豈可不日夕見乎日夕見則情意通情意通則孝慈接如是而有不知者鮮矣豫章外叛之意夫人知之獨帝不知莫親於父子而有所不知又況其餘乎

邵陵王綸攝南徐州喜怒不恒肆行非法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著之匍匐號叫上始嚴責之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乃取一老公短瘦類上者加以衮冕置之高坐朝之爲君自陳無罪而就坐剝褫撻之上聞之大怒欲賜死太子統流涕固諫得免

三才均一氣而天爲大四端皆至德而仁爲要天而化之者莫非聖人而堯舜文王孔子爲盛載道之後世莫非經詩而春秋爲切五典莫非大叙而三綱爲重故天下之理至幽險也而乾以易知之天下之事至繁衆也而坤以簡能之學進乎此不亦要乎昭明太子幼有穎質記誦博綜文章美矣而於人倫有未究也邵陵王綸擬父而加捶褫在而服其悖逆之罪與弒幾希殺之生之惟武帝命可也而統涕泣固諫請免其死是恩意情義之施於弟者甚篤而敬恭孝愛之承於父者不至豈不逆理哉其後不免以信邪取疑憂愧而死此爲人子不知春秋之義者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爲

夏侯亶等克魏壽陽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口

江左自晉宋以來北伐多矣地有常利則行有常途以劉裕雄傑取燕克秦其所從進退固可考也而未有如梁武之愚且拙者三築淮堰至是十年其勞費不復論以堰而死者蓋數十萬人矣然後能取壽陽雖下數十小城纔得七萬五千口是十年勞費以數[illegible]人而易一人其愚拙不亦

甚哉興師動衆不得已而至於殺者惟誅亂臣討賊子爲可以所治之重所存之理有大於殺也若夫爭城爭地報怨復讎貪憤之兵而視人如草芥者雖得之必失之故國君惟好仁則天下無敵梁武欲以此道而規河南不亦左乎

魏東清河郡山賊羣起以房景伯爲東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景伯至署其子爲掾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帥出降

爲人上有情所難行理所當行行之而人必服德必贊功必立者不賞私勞一也不罰私怒二也不報宿怨三也不聽讒言四也不殘謗議五也不忌疾人六也不貪天功七也不逢君惡八也不怙權勢九也不寃負人十也有一于

此已爲善行況甚有之恢恢乎其量足以容四海耶治乎

其識足以照萬微巍巍乎其德足以高天下矣

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母曰山民未知禮義耳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乃聽之卒以孝聞

民固多愚然其良心終不亡也爲人上者不知教化可以善民而專尚刑法見其不服也則謂民頑愈益治之民愈扞格於是百姓無親其上死其長之意甚者視如寇讎焉崔母一婦人而知教化之源不繫詞令而在於躬率教化之効不取革面而在於心改旬月之間變頑悖爲孝子孰謂民果頑哉爲人上者觀此亦可以省已而修德矣崔氏所以能然者有明識其天資也而通經是學以致之也施諸家則其子能不念舊惡而感羣盜之心施諸人則山民觀景伯養母而悔不孝之行一婦人猶能爾爲民師帥而不然豈不有愧哉

魏蕭寶寅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人亦疑之遂有反意問於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舉事何疑寶寅遂反稱齊帝

蕭寶寅於魏之心本欲假其兵力爲宗國復讎似也則宜不離淮漢之北伺間南伐死而後已若夫成功則天也冀雍二州皆寶寅所在耶而爲之刺史則非本心雖曰不利人不信矣以義始以利終不至於作亂受戮則無能靖之道

此一人之本末也惟魏無人焉耳設其有人當寶寅受任

冀州則已斷其復讎之心怠而就利之情急于以處之是猾豕之牙也

魏靈太后再臨朝以來盜賊蠭起封疆日蹙時討虜大都督爾朱榮兵勢強盛魏朝憚之高歡說榮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孽寵擅權朝政不行以公雄武乘時奮發霸業舉鞭而定也

魏之中葉以門地取士及其衰也以停年用人於是英雄俊傑沈淪散逸或在草野或從盜賊才智不用意氣鬱悒思有以振而發之天下始多故矣自爾朱榮起魏室遂敗君弑國分齊周承之一時人才角此東西戰爭智謀之士不可勝數向使魏朝不拘門地不限停年擇而用之二百年之基業豈易傾乎是故姚興有言須治之主不借才於異代而陸宣公曰凡興邦之良佐皆衰世之弃材人君以往事觀焉思過半矣

魏肅宗惡鄭儼徐紇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爾朱榮舉兵內向以脅太后榮至上黨儼紇與太后謀酖殺肅宗

魏之亂始於世宗奉佛政事不修重以肅宗幼弱靈后臨制撤德歡闇元澄雍懌才薄力弱劉騰元乂擅權黷貨以召六鎮之兵雖然其間非無忠謀至計排難解紛者而朝廷忽焉今目而舉之以便省閱爲後戒王元所彈于忠擅殺裴郭宜加顯戮而不聽崔光諫王后無適臣家之禮請息絕遊幸而不聽袁翻以南北諸鎮及郡縣倖佞統軍戍主多以貨賂得之請選擇人材而不聽李崇請罷修寺造

工興太學築城闕而不聽張普惠諫復徵綿麻之稅以寬民力而不聽薛淑論元元之命繫于長吏不當專取年勞不問賢否而不聽普惠又論送阿那瓌歸國救勍敵資亡虜而不聽元孚請略依漢宣光武待呼韓邪之道以防蠕蠕而不聽元深言不用李崇改鎮爲州之計將恐所慮不止西北而不聽元順言太后年垂不惑無以儀刑而不聽元纂乞於恒州北立郡縣安置降户賑賚之而不聽辛雄上疏言前後出師敗多勝少由不明賞罰而不聽元深請出城陽王徽庶將士展其忠力而不聽雄又言夷夏之亂以守令非人請分郡縣爲三等妙選才望不拘停年而不聽路思令言將帥多貴遊子弟不能平賊宜黜陟幽明賞善罰惡而不聽楊椿言蕭寶夤不可獨任恐生亂而不聽源子邕論裴衍不可同任恐致敗而不聽以是觀之魏中外之臣非不能爲國深慮而一切不聽然則非爾朱榮高歡能爲毒也魏自亡耳

魏釗立始三歲太后欲久專政故也爾朱榮聞之大怒立長廣王子攸執太后及釗沈於河費穆曰公士馬不滿萬人若不入行誅罰内變作矣乃召百官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不能扞衛之罪縱兵殺之死者二千餘人

平禍亂者雖假壯士健騎堅甲利兵然可取勝於一時非所恃以爲安也大僚具官千百之衆雖偕享榮禄然薦士大計非所盡責也爾朱誠有桓文之志取造亂者誅之推轂賢才改紀國政削平外盜保養黎元偃武修文綏靖王室則五伯之功褊矣乃恃其威力肆行誅殺曾不旋踵禍及其身豈非勇有餘而智不足乎靈太后者魏朝罪人沈之當也彼三歲釗何罪焉自臣庶謀逆猶無孩孺從死之法況嘗奉以爲君乎榮非特無智其不仁又甚矣雖然仕于昏亂之朝懷寵耽利者亦可少戒哉

魏徐紇來奔

弑君天下之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得殺也正朔在江左雖南北未合而王者無分民政刑可施則施之矣徐紇親弑其君惕心爾朱而不畏梁蓋謂梁無人也爲梁計者聲言其罪肆諸市朝則君臣之義明近者畏懼而遠人感悅矣曾不是圖乃受而容之是教人爲弑逆而無所懼也他日困於叛亡子姪擁兵雲翔而不進卒餓而死其禍有自來矣

魏爾朱榮女先爲肅宗嬪榮欲敬宗立以爲后敬宗疑未決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反經合道陛下何疑敬宗從之

反經合道自先儒釋經者往往有此言是道之蠹也孟子所謂反經者歸於常也常即五常道之庸也百姓日用者也後世所謂反經者背常也既已背常安能合道乎然此言既行世之違犯正理者輒以自解其叛道多矣或曰非是之謂也如娶妻必告而舜不告爲天下得人者必傳賢而禹傳之子天尊地卑君臣之分而湯放桀武王伐紂兄弟託體於父是爲同氣而周公殺管叔婦人從人者也終身不改而仲尼出妻若此者非反經乎曰此聖人處事之變是之謂權權者猶衡之石焉進退前却與所懸之物輕

重道乎故雖權也而輕者不使之重重者不使之輕以所以爲經也故權者道之中也處經而有權則道之用不窮非聖人不能與豈變詐亂倫之謂哉古之禮叔不撫嫂嫂不撫叔其死也無服蓋推而遠之也而祖瑩以妻嫂爲反經則違道甚矣辰嬴之事晉文之失也尤而効之曾是以爲道乎正家者治國之本初政者治亂之源魏子攸行其所疑而不知非戕於邪說而不能辯怵於強臣而不能正早墜之命於是乎在矣

帝以魏北海王顥爲魏主遣陳慶之將兵送之慶之乘虛進拔滎陽遂至洛陽魏主出避之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帥百僚備法駕迎顥入洛陽宮即位改元

取國有五難一曰有寵二曰有人三曰有主四曰有謀五曰有民而德居其最他人之兵力不與焉元顥者詳之子無寵一矣獨身出奔無人二矣臨淮安豐非推之者無主三矣乘虛浪進非有必克之計無謀四矣所恃梁兵不滿壺漿之迎無民五矣而顥之行治不聞令名與晉重耳慕容垂相去懸絕何所資而欲踐魏祚以戡多難耶又況大事未定驕怠已生寵任非人不恤軍國其得至洛者藉一陳慶之而遽忘之是欲行而自斷其足也顥固無足言而梁武亦何意耶彼亦豈爲顥十全之策姑以擾魏報劉昶蕭寶寅之交侵爾是兒童之見戲劇之事也

上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爲房素牀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羣臣以錢一億萬祈白三寶奉贖皇帝三請乃許

佛行有五要舍其一也舍云者以物爲己累必弃而絕之故自父母妻子始弃所難弃絕所不可絕則其心安矣此舍之說也瞿曇身爲嫡嗣次當主國亦既取妻生子一旦盡弃絕之以就其所願逃居深山苦形練志者六年然後有成此舍之行也梁武既染其說則當師其行弃家舍國無所不弃雖非正理庶乎其眞學佛者也今爲帝王尊天位內畜姬妾外列官師冨貴之崇子孫之衆宮室城池守衛之密猶以未足又命將出師爭奪于外凡有國之常無所不爲惟恐失之焉在其能舍乎不師其行而樂其說既不成佛徒然辱身盡不特天人非之爲佛道與達磨者亦且笑之也然則彼[illegible]乎達磨以言外之妙旨擊神投提耳武帝呵其[illegible]無功德者不亦可取與曰爲佛之道者淡漠精微雖所得不同要其極致歸於殄滅倫理以之爲己則逆而不祥以之爲人則禍而不公以之爲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得其當此乃儒之所當舍者弃而絕之可也

魏敬宗受制於爾朱榮怏怏不以萬乘爲樂與城陽王徽等謀誅之召溫子昇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道本末敬宗曰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意謂殺榮即赦其黨皆應不動也謀頗泄榮輕之以爲何能爲敬宗乃詐言皇子生榮入賀敬宗手刃之大赦爾朱世隆帥榮部曲與爾朱兆共奉長廣王曄爲帝其黨四起魏兵屢敗敬宗爲兆所執縊殺之

衰亂之朝宗室侯王爲強臣所立未有得令終者也以節閔帝暘瘖八年幾於仁者且猶不免然則當此時非有次

立之勢不獲已而負荷國家者何必冒利而就害耶世之
愚者多智者少又况宗室貴胄昇自富貴見其可得也者
不前後慮其可失也者乘危蹈亂僥倖非意朝戴黃屋晚
飲酖酒前車既覆後車不戒利之沒人如此嗚呼悲夫使
敬宗當爾朱榮客迎之際能審彼審己有不受也受而足
以興有不辭也辭而足以容其庶幾耶夫爾朱榮養兵三
世杖鉞六年其腹心爪牙之士衆矣雖爲人僭暴輕忽去
之甚易而其族黨涵恩爲用者豈一赦所能收也是則爲
榮所立弱亦不可強亦不可惟翰光孫言確乎其不拔爲
可爾豈不難其人哉

魏城陽王徽走至山南抵祖仁家祖仁一家三刺史皆徽所
引拔徽齎金百斤馬五十疋祖仁利其財殺之送首爾朱

兆兆夢徽謂己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疋在祖仁家卿即掩
捕祖仁如夢中之數徵之不足疑其隱匿擊殺之

人死則氣散猶火焉盡則光滅矣何爲能見夢於爾朱
兆未嘗急捕元徽而意其有金與馬也又何爲見徵於夢
耶元徽以窮投我而祖仁以怨報德且利其貲而殺之刑
戮之民也不有人禍必有鬼責矣元徽嘗持大權享富貴
其用物弘而取精多身雖死而其游散也緩且山南距洛
一日而近耳怨氣交寃理或有之或問氣散緩速之說曰
燎火一噓而滅篝火當風乃滅咸陽火鄴宮火數月乃滅
是其類也

魏齊州民逐刺史蕭贊贊奔逃而死或盜其柩以歸上猶以
子禮葬於陵次贊即綜也在魏更名

蕭綜信母怨望之一言不父其父弃軍外叛假手敵人欲
戕其宗國三千之罪此爲大矣梁武之不忍也桐棺三寸
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其可也子而祈諸陵慈之過也

魏節閔帝下詔曰皇帝王之稱盖遞爲冲挹自秦以來乃兼
稱之予今但稱帝亦已褒矣

皇帝王之號應時而稱不可兼也兼三爲名則失其義矣
說者曰皇以道言帝以德言王以業言此自後世議之云
爾皇之爲皇也豈以道自居乎帝與王亦然是以知其非
故取義以立號者當時以是言爲尊稱其謂應時而變者
也譬之於父焉孔子曰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是父
亦可謂之尊又曰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是父亦可謂
之親然而曰尊父不可也親父不可也是猶帝王之不可

兼稱也皇帝而可以兼稱則謂之皇王亦可矣謂之帝王
亦可矣以二者不可兼則知皇帝之不可兼也秦呂政不
于古訓師心自修而兼此名漢不之革後世遂因之以曰
肇稔熟之故而忽其義失之遠矣孔子以至聖之資加王
於天載之春秋初年周無是稱也孔子將以詔後也兩漢
而下自非大無道之君未有不致敬孔子者以其爲人倫
之至爾敬其人當遵其教法其事然後不悖於道徒敬其
人而不遵其教法其事則於道必悖故有天下者用春秋
之法以天王爲號則名正理備而尊不可以加矣

初昭明太子葬其母求墓地之吉者或賂宦官俞三副求賣
地云若得錢三百萬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上言太子所得
地不如今地於上爲吉上年老多忌即命市之葬畢有道士

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可以中延乃爲蠟鵝及諸物埋於墓側或譖於上云太子爲厭禱上遣撿掘果得鵝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諫止由是太子終身慙憤無以自明及卒上欲立其長子歡爲嗣銜其前事而止

佛之道以寂滅爲至寂滅云者滅盡死有心滅生亦并滅而寂亦無滅者其言之若甚難自正術觀之非知心與理一動與禮合智周萬物道濟天下之爲難也雖然讀其書則當踐其言爲其事則當有其功梁武學佛數十年矣大捨屋矣習空久矣當如瞿曇舍棄王位此乃舍之大者何乃疑其子之謀其國也均之爲舍我以與子豈不賢於瞿曇之遠其父哉年已老而忘方深是數十年世蔬衣布養僧造寺一無所得莊周氏所謂終身不靈者梁武其人矣

太子侍讀徐摛文體輕麗應對明敏上甚嘆異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悅乘間白上云摛年老意在一郡自養上出摛爲新安太守

女無妍醜入宮見妬若宮中無妬婦則何妍之不進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若朝中無妬臣則何賢之不達內有妬婦者家道必衰外有妬臣者國政必敗徐摛之爲人未有以愈於朱异也特爲上所寵任而异已媢之則奇才碩德又安得聲欬其君之側哉人君欲觀腹心所寄之臣以其薦士之廣狹賢否視之亦思過半矣

魏高歡起兵討爾朱氏孫騰說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稟不權有所立則衆將沮散乃立元朗爲帝

當其時節閔帝與高歡皆失策節閔雖爲爾朱所立而心惡之高歡爾朱之人也而未相失然雄才蓋世已有重望節閔何獨不知召使入朝委以夾輔則爾朱無能爲矣高歡未有所事而洛已立君何必用孫騰之計更復假建乎遣使上表輸忠自幸達魏方多難必無疑沮之理如此則兩得之矣不然聲爾朱弒君之罪仗義伐之然後朝覲以臣帝室亦桓文之事也乃初無定策感於邪謀置君廢君猶易奴隸兵力雖盛功伐雖高其行事不足稱矣

立西豐侯正德爲臨賀王正德自結於朱异异言其失職故王之

昭明孝子也救邵陵之罪則陷於不孝況失色於信臣也而安正德之屬安得謂之忠爲大臣若弟以猶恣非罪殺戮同姓則當力諫以止之若事非涉公則無與藩王交私之義況正德外叛從還赦而復封梁室君親已失刑矣罪在悖逆不失爲侯何謂失職而更王之异得君專政久必無所憚而交私藩王蓋其常非遠謀雖好文多藝而不見理義之正故於武帝過舉略無裨救而又敗之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异可謂小人矣當是時袁昂爲司空亦不聞一言規正焉用彼相哉

魏高歡以所立元朗疎遠使魏蘭根入觀節閔帝之爲人欲復奉之蘭根以節閔神采高明恐後難制遂幽之於崇訓佛寺

師必有名故古之師必數罪必奉詞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自聖人作弧矢以威天下之後何莫由斯道也爾朱榮所以入朝者問肅宗崩故也高歡所以戰勝者討天柱

弑君也其舉事之名似矣歡既聲榮反以討兆逆則當易其所行推公心為忠事表見於世志出于文之上以伊尹周公諸葛武侯自期則天下孰與爭功而較德哉假仁甫爾賊態遂彰廢節閔而幽之乃兆之覆轍也夫爾朱榮以臣國請亂為言而惡敬宗之親獄訟勤庶政歡既以弑逆討兆而又憎節閔之神采高明恐後難制則所以異於榮非者其間豈能以寸哉歡失二策皆由孫騰魏蘭根之說然言之在人而聽之在我也用是見歡無宏遠之略而其後之不昌矣魏累世事佛其營造塔寺贍養僧徒至於貧國所以然者為求福利及子孫也財殫民困國隨以亡不聞佛恩僧力少振救之而敬閔二帝甘廢死於寺中來世亦可監矣

魏平陽王脩匿於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見之脩曰得無賣我耶曰不也曰可保乎曰變態百端何可保也椿馳還報歡帥文武奏表勸進乃為朗作詔策而禪位焉武帝即位

富與貴人皆欲之然得之不以其道則君子不處焉況帝王之位乎誠使富貴之欲不能自遏惟利之從則當擇利者小必審安危大必許生死亦不冒昧而趨之也平陽王脩所為自匿於民者本避禍耳敬閔二君豈遠事哉又自知高歡之不可保且已非近屬無次立之勢又非素負人望有必不得已之事乃袒裼赴烽寨湯波不思甚矣夫常情莫不畏死而樂生若處非其據禍敗必不得免而徼倖為之是以百年不貲之身易一日藏暮之娛也故劉聰夢死後當為遮須國王則不復畏死而宇文化及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為帝乎自古愚夫如是者可勝道耶

魏青州民耿翔聚衆掩襲州城斬太守送首來降詔以翔為兗州刺史

弑君天下之大惡聖人立法使人人得討之以天下之惡一也耿翔來奔梁雖疾魏然怒不廢禮盡移魏境相為戮之則義聲北震敵人悅服矣既不能殺又寵秩之是教民以弑君之利也何以為國乎人倫以三綱為大軍政以三綱為本梁武顛倒至此者心入佛言不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故爾

魏武帝伐高歡兵敗奔長安依宇文泰

高歡於孝武有援立之勞而無悖逆之跡孝武信斛斯椿王思政讒間不忍小忿以甘言小數而圖之事發無名其敗宜也彼宇文泰欲取高歡而未得其便孝武乃千里自送使為挾資夫以分言之則歡親而泰疏以勢言之則歡順而泰逆以地言之則洛陽宗國而關中外藩也而孝武君臣之謀如此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不可救已

先是熒惑入南斗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耶

江左帝業雖曰偏安然正朔相承已歷四朝垂二百年魏亦稱帝雖得中土然盛極而衰不數年間廢弑接迹故晉安帝末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魏主嗣召問諸儒以孰當災咎者崔浩以為劉裕將篡之符後二年春裕欲受禪指意總發其夜長星竟天故王猛語苻堅謂江南正朔所在然則熒惑入南斗乃梁亡之應不在武帝則在其

子矣五行傳牽合附會以其異應其事迂而不通然亦不能言其應之遲速久近也或遲或速或久或近人所不能推而必知有國家者恐懼修省而已梁是時朱异太爲熒惑象見于天武帝不知也乃跣而下堂欲以禳之其於格王正厥事不亦遠乎

魏高歡表於孝武曰陛下若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臣則寧負陛下矣孝武不荅歡遂立清河世子善見是爲東魏孝靜帝

孝武之失高歡孽自己作若圖其討賊之勞嘉其匡正之績回思閒關不在晉陽明詔高歡歸罪斛斯椿元士弼王思政三人重畏黜之以釋歡憾歡亦必爨然引咎表送封孫則君臣如初兵革息矣于是修德行政選用賢才布在列位愛養民力以固邦本使人主無過可議朝廷無事可指高歡雖有他志亦奚自而作也歡雖擁兵實無自取之意特欲專制朝權耳觀其以四十啓邀迎魏主勤亦可見而魏主曾不一荅意謂舍高歡之逼而就宇文泰之安也不思祖考累世據有中原建城郭宮室人有定志異乎夷狄居穹廬逐水草避害趨利者一離洛邑委宗廟社稷而遠依藩鎮是謂出奔自周無出則出奔者其位已絕矣所以高歡改立善見未爲失義而黑獺尋殺孝武異於弒君人主甚愆從違可不愼乎夫情有厚薄分有疎親孝武舍高歡之親厚而就宇文之疎薄不知宇文規圖得已挾以令諸侯耳泰豈不曰歡於君有援立之勞席未暖而猜忌生棄之如遺然則何有於我哉嗚呼此其爲後世戒多矣

東魏丞相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鄴書下三日即行四十萬戶狼狽就道

遷國大事也必君與民皆不寧厥居然後遷然民情懷安雖不寧厥居猶憚遷也則必丁寧告諭俾曉然知安危之大計寬其期日制其先後衛其道途暴露飢餓盜賊之虞立其坊里巷曲業肆屋廬之所不使生怨咨傷和氣然後民樂於遷矣今魏已都洛四十年其宮室自孝文初徙十年而後成以爾朱榮麤暴不恤初欲遷都登樓見帝居之盛歎息而止而高歡於三日內逼逐四十餘萬戶狼狽入鄴其視人雖驅牛羊逐雞鶩不至若是烈也此四十餘萬戶何啻數百萬口老倪乳病昏毀貧窶不得其所者多矣伊尹曰予視一夫一婦有不被澤如已推而納之溝中賀六渾夷狄之豪也其亦不仁甚矣哉

魏孝武與丞相泰有隙飲酒遇酖而殂泰立南陽王寶炬是爲西魏文帝

宇文泰高歡一時之傑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志而歡先得之魏之廟社官司皆在洛孝武西奔乘輿法物不以自隨依泰以安泰因而挾之其爲君也微矣彼曹公之挾則不然爲泰計者初能奉迎則直至洛邑不至洛邑不并國而挾則不如其已閉關養民俟高歡廢弒或其嗣子革命自立然後聲罪出討苟有天命其勝必矣豈不賢於事奔逃衰替之君弒而又弒狐媚以就禪代乎若孝武者貪非所據忘勳弃勞彼節閔帝與安定長廣二王猶已之迫於權臣皆非得已也尚皆殺之方艱難困蹇在人爪吻之間

而又觸情縱欲斷喪強臣是有十死而無一生也何足恤哉

東魏歡納敬宗之后爾朱氏

昔吳闔閭伐楚克之君舍于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孔子作春秋曰吳入郢號舉者狄之也伐國者討其罪人弔其百姓斯已矣乘約肆淫亂男女之配是夷狄也夫君舍于君之室其體為敵尚且不可今也外諸侯而妻天子之后其罪云何雖歡本夷狄之人不足深責然既中國居而受王爵以表百僚建宗廟以傳子孫矣爾朱之事又豈所以為訓乎彼澄洋及緯觸情縱欲有自來矣

西魏泰用蘇綽為著作郎一日問以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復問以政事綽指陳為治之要泰大悅即拜綽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按程式朱出黑入及計帳戶籍之法

蘇綽有行義達治道亦良相也所以然者綽知歷代興亡故也宇文泰亦以兵為強爾自是始為裕民足國之政蓋綽啓之雖然惜哉問天地造化之始綽應對如流而史失之也夫天地造化有始無始此五經所不載孔孟所未言不知綽所對何說也或問天地造化果有所始乎無所始乎曰陰陽者天地之氣也造化者天地之事也乾坤者天地之性也覆載者天地之德也而未有知天地之始也揚子雲所謂鴻荒之世者亦彷像而形之耳莊子所謂至德之世者亦推高而論之耳極亂生治其間即鴻荒也興國人淳其時即至德也然則有書契以來凡幾鴻荒幾至德[illegible]由是言之先後不相傳耳目不相[illegible]也安知其所始不知其所始又安知其所終也然則終不可知乎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既曰生是其始矣天下未有不可知之理也異端之學不知天地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之故者以理為障也深於易則太極在我矣太極在我一日百終一始可也參千萬歲而一終一始可也

梁為文帝作皇基寺以追福命有司求良材曲阿弘氏自湘州買巨材東下南津校尉孟少卿欲求媚於上誣弘氏為劫而殺之沒其材以為寺

古人有求福之道矣曰作善曰遷善曰[illegible]過曰[illegible]命能如是者仰不愧俯不怍無人非無鬼責[illegible]福之道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非如金玉[illegible]有[illegible]可[illegible]取之可[illegible]也善論福莫若荀卿氏曰福莫長於無禍[illegible]而言之也至西域乃有冥福之說謂人死而靈識有所存乎孫當誦佛經為佛事飯佛徒以資之是之謂追薦是之謂大孝凡千有餘年其說遂為[illegible]常達[illegible]之萬有一焉愚者不悟滔滔是也其說下[illegible]溺[illegible]相彌縫以防其敗則未[illegible]以[illegible]手舌為姑即事驗之其言曰誦佛名號若干遍令死者獲福不可計令取死罪囚使僧人擇佛名號之能滅殺苦惱者晝夜誦于旁囚也能免乎死否乎其可信矣假如有資福之事而武帝之臣誣人而殺之奪其美材以充寺用乃且為其父[illegible]罪何福之有

丹揚陶弘景博學多藝能不官隱居茅山上早與之遊及即位恩禮甚篤國家每有大事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

臨終爲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化單于宮時士大夫競談玄理故弘景詩云

弘景隱者也居山中而預朝廷大事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義也以與帝有舊且數蒙招致欲有所言造朝而言之可也且武帝時大事之失亦多矣愛身則事浮屠惡家則無義方治國則政刑不修對敵則師旅無名數十年間駸駸入於亂亡不聞弘景有一言以省帝心也臨終之詩亦何益哉然則弘景身雖隱而非知道者矣客有問弘景吾欲注周易本草宜何先對曰易宜先客曰何也曰注易誤猶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矣世以弘景爲知言曾不知本草所辨動植之性法而或疑其害有數也易之爲書盡性至命而開物成務不明其義而以爲玄言如王弼何晏之徒既自喪其身又亡人之國至於天下板蕩神州陸沉數十年而未止其所殺豈與本草一物之害比哉王何談易而已其效已若是況通談六經而謬者又如何耶弘景之言於是乎失而其注本草固不必辨也方是時土壤斷絶弘景於藥物之出乎江之北者多以意度耳剽而論之醫家者流往往嘗以爲未善然則其所注本草殺人亦多矣

東魏歡伐魏魏泰拒之遣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引兵會之泰伏兵待之歡見泰兵少爭進擊之泰兵奮起歡大敗喪甲士八萬棄鎧仗十八萬追至河上而還

高歡之爲是役也以宇文拔恒農取諸城俘存戰士八千也而報之兵以忿與紀律不嚴魏以三騎雜入其軍聽其號令知其虛實而歡弗覺也既而大敗所喪十倍於前仗鎧又十餘倍焉夫幾如是而國不亡孟子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是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孟子之所謂殺者殺敵人耳今戰而大敗陷民於死縱以此得國非積德累仁而祈天永命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柔然頭兵可汗以兩魏分裂數爲邊患魏泰欲結婚以撫之令主廢乙弗后納頭兵女爲后魏主從之頭兵遂不報東魏之使

宇文泰欲固國而使人主廢賢后取夷女一舉而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兼之矣夷狄惟利是從且魏與柔然世仇也而寶炬之爲君微矣柔然非有所顧賴於魏豈肯一心專力而與魏且君有賢后而使之廢之繼又娶之婚嫁之以尋亦自魏而柔然且嫁高歡而與之親矣惜哉泰之爲此也若邊境得人以固險爲守柔然雖大何畏焉方是時蘇綽爲泰謀臣獨遺於此而無諫止何耶

魏以宇文測行汾州事測爲政簡惠得士民心東魏人數來寇掠測擒獲命解縛引與相見設酒殽待以客禮并給糧餼衛送出境東魏人大慙不復爲寇

羊陸交歡邊境效華元子反者也宇文測待東魏人效叔子者也以利言之可爾非大丈夫出疆之正法所有畫虎不成者爲敵人以計入之則城之覆也不難矣僥倖趨利事

功雖成君子猶耻之此固非累朝之所及也

東魏歡以諸州調絹不依舊式悉令以四丈爲疋喪亂以來公私困竭民多餓死歡命諸州濱河及津梁皆置倉積穀以相轉漕供軍旅備飢饉

自古未有務農而亡國者農者天下之大本軍國之用無不資焉然惟知王道者乃知恤農假仁者次之恃力黷兵者多不以經意猶人跳梁噉譁馳走不息而無食以養之不能二三日而斃矣高歡用武至是僅十年恤農之詔不頒勸農之官不設勸農之政不施初閏準式調絹置倉儲穀而已可謂知所先務乎是時河南州郡困於戰爭鞠爲茂草而黎自正光以後僑居至二百萬人若使且相配耦授以荒餘之地給其牛種置田官督護之不過二三年足食

延兵富強較衆寡

東魏高仲密娶崔暹之妹既而弃之由是有隙暹有寵於高澄澄歡之子也仲密後娶妻李氏美澄戲之不從衣服皆裂仲密怨澄及爲北豫州刺史遂以虎牢降魏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欲殺之澄固請乃止魏泰自將諸軍應仲密歡將兵十萬討泰戰于邙山泰軍大敗虜督將僚佐四十八人彭樂追泰急泰謂之曰我死豈有汝耶樂乃止明日復戰歡大敗悉得其步卒歡步走將拔勝追之槊刃垂及而逸去既而歡復振泰不利而遁歡追之而不敢逼泰入關歡至陝

高歡之爲此役也乃其子澄有以來之感故仲密奔魏以致魏師而歡不知反歸罪於崔暹是莫知其子之惡也仲密娶崔暹妹而出之何怕乎暹之怒也澄悦仲密妻而逼之何怪乎密之叛也是宜以縱欲責澄以誨子謝仲密魏師可卧而來哉今不能治內惟角鬬是務非但失步卒數萬人而歡幾爲與力所及澄以一婦人之故危其父而喪其師其罪大矣而宇文黑獺亦未爲得也仲密以虎牢來歸遣銳將總偏師爲援自足以收其附忽而不善高歡之勢矣貪於境土輕衆親行一日而失督將四十八人不爲敵禽者尋丈間耳詩不云乎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慾然後貪憤之兵不舉矣泰歡貪憤不能止也悉力挑戰幾不自保不知德行故也

陳元康說歡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當乘勝追之歡慮泰有伏兵不從遂歸

高歡宇文泰未有以大相過也西魏文物彥儀爲賢耳書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歡泰之德義猶晉衛之政而其力則醜夷也是以相勝相負而不能相併當可乘之會則智有所困而不敢前渭曲之戰高歡爲客大敗衆散泰若從李穆之言歡必不免然不果用也邙山之戰宇文爲客大敗退軍歡若從陳元康之言泰必不免然不果用也自此之後二公不復對壘而東西之勢適平雖曰人事抑天數歟

魏與柔然謀伐東魏頭兵可汗欲以女妻歡歡猶豫婁妃曰國家大計何疑焉歡乃聘之婁妃避正室謂歡曰勿復相顧以生彼疑

婦人從人者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高歡身爲國相尊異

雖王法度所出風化所繫也以利害之故有妻而爲繼妻黜其正室聯合夷女亂倫滅理是中夏居而夷狄行矣時惟一柔然故取其女得以離乎文之交而息其兵假有敵國四方交至必爲之增而後可則其妻不勝繼矣何計之鄙且辱耶

散騎常侍賀琛啓陳四事其一以爲今戶口減落郡縣不堪煩削惟事徵斂民怨流移使者繁數所至漁獵[illegible]黠長吏因之貪殘雖降復業之詔而民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以爲風俗侈靡宴飲逾制宜導以節儉其三以爲百司奏事[illegible]欲詭競求進頗責其公平之効黜其讒慝之心其四以爲宜省事息費凡興造有非急者皆宜停罷上大怒敕責琛曰朕有天下四十年公車讜言日關聽覽卿能上事何不顯言某刺史暴橫某使者漁獵士民飲食過差若加嚴禁恐益苛擾朝廷牲牢久不宰殺若有會同菜蔬而已我自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凡所營造皆資雇借卿云宜導以節儉朕居處一牀之地不飲酒不好音聲三更治事日昃方食爲誰爲之救物故也卿又曰百官奏事詭競求進今不使外人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豈王莽呼鹿爲馬又可法歟

南史文雖簡嚴然亶亦粗備若如武帝所謂公車讜言日關聽覽則史豈有不載者今考之獨[illegible]四[illegible]上封事極陳時政得失而賀琛繼之琛疏史猶載其語而琛所論仍無傳焉以武帝有國四十餘載讜言止此政可知矣尚以日聞爲荅臣下豈非欺乎夫琛自擧時事[illegible]以粗條其目若誠聽納而召問之則某暴橫某貪殘者主名可得矣夫風俗侈靡飢寒之本也善爲國家者雖躬行節儉又必爲禮制使不得踰越令出必行又安有苛擾之患哉誠使禮制既定則雖太牢而祭大享養勞人主所當爲又何以疎菜爲哉今武帝不立禮制救風俗侈靡而守寒貧發爲良民害則雖布衣糲飯適足自苦無益於人也凡公卿而下至於民庶乃有私藏非己所蓄則他人之物若貲物也惟人主不然故曰天下莫非王土率土莫非王臣今武帝謂不食公食其用匠徒資於傭借是有私藏也私藏非由天降地出不謂國家之物謂之何哉周公作無逸戒成王自古聖賢之君罔或不勤武帝夜半而起日昃而食勤亦至矣而國破身辱何也所治者事而非政也治事[illegible]譬猶人理鬢須整衿袂暴澤怡面而元氣索然故枝葉未有害根本先撥矣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是言是也如趙高王莽固不可也如得賢人君子而用之不專亦不能成治功矣且武帝雖並置僕射三公等言而心所信向惟朱异一人異佞是爲忠誠呼鹿爲馬不是過也然則其屈於賀琛率用強辯正自未能服其口又安能服其心乎迹其顛倒迷謬良以所學不正而已學道者人君急務苦心忘餓形體清修寡欲而不知正道是以土[illegible]禮不學毀民興役無日矣

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四月丙戌解講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宜[illegible]法事[illegible]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障生當窮茲土木倍增往

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

[illegible]書固多就其中擇其精要者不過四五種而已梁武所講盡不及焉以此見其雖溺於佛而亦不知佛也江南雖小然號爲帝王則一日二日之間幾事豈少哉乃留居僧寺至于踰月必以境內晏然無所廢興也而不知所失多矣浮圖之災蓋天火之所以警戒也方且迷而不復歸於魔障窮極土木以肆很心焉在乎其清心能舍也魔障之說佛家者流以況異已不信之人豈直有是哉而武帝用之昔孔子圍於匡七日不火食猶弦歌鼓琴顏子入見曰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未嘗以相難爲魔也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止之孟子曰行止非人所能爲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未嘗以臧倉爲障也此君子處己處人之正道也豈異端之比哉

上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綸尹丹陽繹在江州紀在益州皆權侔人主太子綱懲之常選精兵以衛東宮

武帝從彝倫之道昧於君臣之義父子之恩義方未修家政大壞已方臨御而諸子已有相圖之心不能知也所謂治事而不及政豈不然哉武帝既已失矣太子綱若以幹蠱爲任起敬起孝燮和兄弟則雖有患難外侮其禦矣莫親於兄弟況乃落兵以待之則非吾同氣者誰實可信嗚呼武帝不善保國重以簡文雖欲不亡不可得也

大清元年正月朔日食不盡如鈎

日食將既此大變也其爲人君侵晦之象著矣豈災感入此哉而武帝不以爲懼豈懲旣而下堂之失耶抑天奪其鑒也夫上天變異自古善言天忠於君者未有不以爲儆戒之符也翫天變而不懼是不以天子自居而自絕于天矣其亡不亦宜乎

丙午東魏高歡卒侯景與世子澄有隙辛亥據河南叛歸于魏誘魏豫襄廣三州刺史執之欲襲兗州不克遣丁和來上表請舉河南內附先是正月乙卯夜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明旦告朱异异曰混一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以乙卯日定計上益神之乃定議納景

夢固非一端然武帝之夢想所生也是時梁境晏然帝心未嘗不在伐魏自即位以來屢北師矣未之有得此其所以夢乎然國家大計當以義理斷其可否豈有憑一夢而決者假如或夢以國與人遂行禪讓可乎帝既不能自克朱异又從君之昏以諂成之悲夫且正月丙午高歡薨侯景遂以辛亥降西魏方圖豫襄廣兗等數州乙卯距辛亥纔四日豈暇定南歸之計丁和蓋已聞帝夢或朱异先告之歟帝曾不察而益神其事蓋貪欲蔽心故莫能見也

歡自病逆君之醜事靜帝禮甚恭及澄當國倨慢頗甚

高歡圖霸功不足以贖過其所以有後者知改過也凡握兵強臣威勢已就苟有過舉往往遂非拒諫莫肯回心而鄉道也且孝武西奔非歡逆之而歡自以爲醜降心刻意事靜帝甚恭君臣相安十有餘年宇文泰慚德多矣易曰无咎者善補過也高歡有焉

上命蕭淵明堰泗水以灌彭城俟得彭城進軍與侯景掎角東魏高岳救彭城梁兵大敗淵明等皆爲東魏所虜上聞之

陵曰吾得與復爲晉家乎東魏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其略云侯景竪子自爲姦逆而僞朝幸災忘義斷絶鄰好獲一人而失一國知者不爲也今乃授之以利器終恐尾大不掉狼戾難馴不肯爲臣亦欲稱帝且梁王操行無聞年既老耄用舍乖方廢立失所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終使荆棘生於建業麋鹿遊於姑蘇耳其後皆如弼言

改過者帝王之盛節聖人之至教也梁武雖納侯景遣將出師既敗於魏人則懲創前非猶可及止豈至遂如西晉乎又況杜弼檄文指陳闕失雖涉詬詈而事理可推梁武君能虛其心平其氣反躬自責盡革弊政修明軍紀選授將師固長淮之險以堅守江左雖侯景詐聽高澄継至猶不足慮而智不及此以至於亡豈梁德否終天實厭之歟不然何其遠也在易之復言有失而後有復也其違未遠而能復復之善者也志在親仁比而後復之復之吉者也屢失而屢復復之危者也衆不能復己獨能之復之道者也居中體順以中道自成復之无悔者也以陰居復之終迷不復善反君之道復之凶者也武帝之失多矣遠矣於是而勉焉爲復猶未知其如何況於迷而不復其凶必矣故有外來之災有自作之眚用師大敗身死國亡其應如響可不戒哉今夫聖人之教以改過爲功而釋氏之術以懺悔爲急改過者知非而不重爲也如滌垢如磨玷如補振闕如去疣痾昔時所甚今而非之故有日新之益而行以美德以隆也懺悔者以言謝之而已小罪則小懺大罪則大懺多罪則多懺今日罪明日懺之云罪亡矣明日罪復日又懺之云罪消矣如此是幽無時而已而罪亦無時而不可爲也雖弑父弑君天下大逆苟能歸心佛乘深自懺悔則猶無過也天下有是理乎故凡爲佛學未有一人以改過自治者或遇刑法或逢怨敵則歸之於魔障推之於宿對其失彌遠故其心迷不正而身迷不悛此學者所宜深辨不可以惑焉者也

初歡臨死謂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常有飛揚之念非汝所能駕御也堪敵景者惟有慕容紹宗耳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及景來奔澄令紹宗追之景謂紹宗曰景死公復何用乃縱之去

紹宗之才誠足制景而歡信知人矣而故不貴之留以遺澄則所以待紹宗者有未盡焉唐太宗亦用此愛李世勣於高宗後之論者以此兩君爲賢曰寧其身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是皆失之也伊尹之輔成湯曰數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成王將崩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以至師氏虎臣百尹御事而受顧命蓋平日儲養賢才以遺子孫推誠盡義各得其道豈用私意小智軒輊屈之而使子孫以利祿誘之也使其臣利祿之人也則可使其臣不以三公易其介不以萬鍾變其義也又安得而用之彼紹宗世勳利祿之人耳故紹宗遂侯景不盡其力而世勳事高宗不竭其忠其君臣得失豈不明且驗耶

太子講莊老詹事何敬容退謂吳孜曰西晉尚浮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其爲戎乎

何敬容之言是也然老莊之害未甚於佛敬容爲大臣十餘年見武帝奉佛舍身不修國政曾無一言諫止之今俾儲君心知講老莊之非又不面陳而私與同列論議且國將爲戎豈小故也此而可隱孰不可隱敬容於是乎不忠之甚矣

澄謂淵明曰先王與梁和好十年不意一朝失信若梁不忘舊好吾亦不敢違先王諸人並當遣還淵明乃啓上上與羣臣議朱异以和爲便傅岐曰此高澄設間以疑侯景耳若許通好侯景意不自安必爲禍亂上厭用兵竟從异言

高澄雖夷狄然方事魏以立國與之爲鄰豈不賢於侯景遠甚武帝貪小得忽大計絕魏而納景已大失矣然事無兩立者昔與景則絕魏與魏則却景均之不兩立而一是

從則拒景不受通魏如初猶未失策今也修鄰好納叛臣二者並行無不敗之理矣傅岐忠謀破的而帝意厭兵是以朱异甘言得以入之所謂逢君者也

澄遣諸將略地江淮復三十二州

梁方有侯景之援而東魏求和一舉而數利并矣既使侯景生猜又使梁境弛備偏師散出遂取二十餘州梁王老衰既貪且畏盛時英氣蕭索殆盡昔武王伐紂尚父鷹揚年皆八十有餘猷方壯德方新也堯舜穆王皆享國百歲堯舜聖人固無怠忽穆王賢人耳猶能荒度作刑以詰四方梁武未至是也加之不冒色不從禽不近酒樂清修如此而應酬幾事思慮短淺智識昏然殊非建牙樊沔之日是何也奉佛以弱其心志茹蔬以戕其氣體日入於衰朽而不自覺也不亦悲夫

侯景聞上與東魏和親遂反以臨賀王正德嘗懷怨恨與之合謀朝廷聞景反不知正德有叛意以正德都督諸軍正德遣大舡數十艘詐言載荻密以濟景景遂度采石建康陷

侯景能濟江由正德舟楫之助正德能反叛由朱异失職之爲景固亂臣正德固賊子异乃亂賊之媒也而梁武終不悟焉使异荷榮祿之恩爲父長之慮當正德外叛而歸正明其罪黜之遠服則子有不孝之心者亦知戒矣當侯景叛國而來歸灼其情啓上拒之境外則臣有不忠之意者亦知懼矣二者皆失之然則非景與正德能亡梁也乃朱异亡之耳

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慚憤發疾卒上痛惜之

梁武無正心之學甘受佞人而杜絕忠諫朱异所以獲君心意者入于左腹也在易明夷之四近君之地而六居之是小人在高位以柔邪順其君者也明夷六五之君其明既傷矣故柔邪之人得自其幽隱以入其說不由顯明以道合也言入于左腹見其交之深矣其心既蔽然後能行之于外于出門庭也不深得其心其能無悟耶國家之敗常必由之商之廉來秦之高漢之恭顯梁之异唐之林甫蠱惑揚國患如一轍也而其君愛之重之死而悲之亦莫不然矣惟能剛之君至正至明然後免此患矣

帝疏食閉城日久蔬菜皆絕乃食雞子

古之時禽獸逼人矣聖人教之網罟佃漁則爲民除患而已因以制禮焉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其

用禽獸亦備鬬水火土木金穀適可則止然爲之教戒亦甚備澤梁之入罻羅之設則以時麛卵胎夭覆巢射宿則有禁自天子至於庶人祭享燕食皆爲之度數貪于飲食則雖强宗大姓施流放之刑暴殄生物則雖天位殺適被誅死之罪聖人之爲是甚愛物之心可見矣所爲烹割炮燔熬煎臡臛醢脯鱐腊之亦猶范金合土斲木治穀各盡其理以備萬物之用自仁智處之則爲裁成輔相之道自不仁不智者觀之則如釋氏物我同命之説此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上古列聖開物成務因貳以濟百姓不使不殺豈不知愛物哉而其效至於鳳凰儀鳥獸舞魚鼈咸若及不可勝用亦可思其故矣自佛氏以不殺爲教謂犬豕牛羊皆吾宿世之祖考眷屬也而行之莫甚於梁武其心未必不非笑堯舜周孔以爲不慈不悲也臨御垂五十年菜羹糲飯以奉養宗廟賓宴不復血食果有報應福利者國祚靈長臣忠子孝叛亂不作壽考無期斯爲驗矣乃一切不然禍亂既興太平之民百萬之衆十喪八九子叛其父弟叛其兄叔姪骨肉相圖至盡人既如此物產亦不得其所然則向者茹蔬不殺之陰功果何在耶且佛道以無生爲至其教本爲一大事一大事者生死是也武帝壯弱從事以及耄年猶不悟死生之理被圍受辱眷眷餘齡食肉破戒前功皆廢則曷若嚴初慎擇正道安處常理之爲愈乎佛學者生民之大蠹也梁武行事殆天啓之使破敗昭著以警後來歟不然何其清羸苦行孰尚覺悟而不獲福報也觀梁武本末尚不知佛學之非又從而爲之說以自解焉則亦末如之何矣

上憂憤成疾而崩侯景迎太子即位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

君子有言賢才多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梁武子孫凡數十人獨昭明仁孝而早死其孫大器姪孫確志氣自立餘皆凶愚貪猾惟利是嗜無復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是夷狄不如而禽獸之類耳俾守承平尚不足恃況國已傾安能復興乎簡文至痛在心而不敢哭希大利于逆賊且生死之柄侯景握之猶欲求容以位爲悦其識趣如此而梁武以閫中大事付之宜其見機不斷受紿不悟召亡取辱無所不至使其知蔡世子有爲子之道亦必所以自爲矣曾劉諶姚佛念之不如何足悲耶

東魏高澄爲膳奴所殺

高歡身冒矢石辛勤百戰纔得爲國澄爲世子以冒色之故幾陷其父幾于爲禍其父自病遂君事魏主甚謹以終其身而澄不承先志肆爲倨慢毆而幽之忠孝俱亡天理所不貸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苟曰無以求之膳奴之刀何緣而至哉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三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四

太宗簡文　梁紀

兵與太守張嵊舉兵討景兵敗執之景嘉其節欲生之嵊詞不屈遂殺之

梁武非有仁義禮樂之化以固結人心也其子姪無不叛之而張嵊一書生苟專城之寄以不能扞救朝廷爲恥義不降賊殺節而死則爲人守土之道得矣古人一飯之恩必報況剖符南面享榮祿而主其民人者乎苟非見義重於生則必不能爲嵊無負乎書矣

始興太守陳霸先起兵討景遣使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

舉大事者必守理仗義以正其始于時梁祚告終陳霸先既已立功嶺外威名昭著欲治侯景者當自爲一軍勿有所屬選將練士出屯嶺北列侯景罪惡及宗社危亡諸侯尋戈不肯赴難如此則忠臣義士雲合景從下章江越彭蠡直擣建康精誠上格天理在我矣綸繹紀譽諸王各負不孝之罪安敢抗衡哉何必遣使江陵受其節度心雖勤王迹類黨惡此謀慮弗臧不知理義之過也亦可惜哉

岳陽王詧與湘東王繹有隙起兵伐之求援於魏魏遣楊忠助之繹遣人說忠曰吾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結盟而去

圖利而忘義未有能自反者也湘東王責魏助姪伐叔是矣己於武帝則子也於簡文則弟也於國則臣也父被圍餓死而不救兄制于賊手而不救宗廟社稷日就滅亡而不救則詧何有於叔哉夫惟無瑕可以戮人所惡於下者無以詰上也則理順而人服矣蕭繹身負大罪又欲人得而誅之而魏師不能聲罪致討亦可惜哉

湘東王繹與河東王譽相攻邵陵王綸欲救譽而憚繹兵強致書於繹曰夫時地利不如人和況乎手足豈可相害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者外難未除家禍仍構古之道也繹復書陳譽過惡不赦

蕭綸此言君子之言也然侯景叛亂八月綸首被董督之命十一月景攻圍臺城久之而後綸軍始至討賊不力是時惟永安侯確忠憤可用景忌而召之確不欲行綸欲殺之比城益危安南侯駿勸綸分軍爲三道出戰不忍攻之綸又不從迹此求綸其愛父而撫[illegible]未甚也且手足固重未切於君親弃父如仇則繹何有於叔哉方其西上攻于郢城正欲圖取湘東故以正義悉齎甘而動之不虞繹之覺也爲子不道父屢赦之終無悛心又有乘危徼倖之意天假魏手戮諸江流亦足以垂世戒矣

東魏齊王高洋受禪即位自魏敬以來官絕祿至是復給之

祿以報勞古者庶人在官猶後世胥史卑隸也亦皆有祿而元魏之世雖三公亦不頒祿所以然者爲門地多富子少寒宗其家足仰也然物情不齊雖名世家豈得皆富以孝文之明在位累年而後制爲祿格未再世又罷故魏臣多貪者而六鎭之叛起於劉騰元义聚貨受賕無有紀極民困下怨一敗而不可振也善爲國者減省吏員而厚其祿至於近民守長尤宜加豐使其去來選塗仰事俯育

貧嫁學爭無置之之患則中人得保廉節而中人以下亦畏刑憲此乃愛百姓養人才敦風俗之要道也

魏丞相秦閔洋稱帝帥兵討之濟河而還

古者相見必有名雖在野外倉卒與夫一飲一食之相遺問無不以詞重禮也人而無禮則狌狌鸚鵡之不如況於興師動衆踰越山河以伐人三軍之死生家國之存亡於是乎在故曰國之大事在戎而可無詞乎師道固多以執言爲主執言者聲其罪而致討也故齊侯伐楚楚使屈完逆之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此問其來伐之因也使齊無以荅之是無名不義之師則楚直而齊曲矣惟齊有詞可奉責包茅之不入問昭王之不復於是楚人屈服謝罪而請盟漢三老董公有見乎此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漢高用之以平項羽此所謂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者也高歡宇文泰十年交兵未嘗有文告之辭以地醜德齊莫能相尚也至是魏師伐齊爲高洋簒君而暴國則不患無名矣上相仗鉞大衆旋行濟河而前逡巡而退若有畏心不敢逐武何也無詞已然後可以非諸人泰自弒君之人也參度彼此尚何謁洋之問故曰大人正己而物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使泰有迎帝之忠而無弒君之事當此機會舉師東伐則齊未可知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不行不義不殺不辜不作苟見不治苟得爲應物之勢有行與否也或曰泰若內撤則昌若初不輕舉之爲善耶曰泰爲此固欲矯假義聲張皇威武實無戰情也

侯景西攻巴陵携太子大器以爲質及兵敗奔歸或勸太子比行太子曰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左右吾今若去是叛父非避賊也涕下橫流即命前進

大器之言人子常道也然梁武義方不修正德綜綸等則有弒逆之心繹紀範詧等則無赴難之意其父簡文爲賊所脅不敢執哀而與之宴樂是兄弟父叔無足取儀而大器孝敬純誠蹈險不避其天資之美如此蓋非梁德告終必爲中興之主矣

景欲簒位先殺哀太子大器太子神明端嶷雖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不改平日及難顏色不變

卓哉哀太子之善處死也有父在死于宗廟非己職則靜以聽天而已梁武學佛五十年晚而心慮益衰老耄迫中或怒或嘆積憂成疾了無寂滅之樂簡文屈意忍恥求容于賊妻之以女與之詛盟臨難不知尋取廢弒之禍哀太子齒猶未也方清修精練則撒其祖以記誦才華則劣其父而臨危履險能固純孝之守與辭蹈刃曾無惕怵之色言行不違義命復盡老學宿儒有不逮焉亦可以爲成人矣

景廢帝立豫章王棟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謂景曰主上無愆失何爲廢之景曰王偉勸吾早除民望以安天下元建曰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耳

景以王偉爲謀主偉前後所陳多矣而曾無郭元建之一言向使侯景既破臺城斂兵輔政以譏責武帝者責及其道而臣之武帝既出迎尊奉太子不失臣節則宋齊梁陳所以

取國不是過矣非有早晚耳觀元建之言非無識者然而説首從賊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王偉說景弑太宗以絕衆心景從之

王偉之言佐命叛逆之常言也其所謂拔人者指何人歟使梁而無宗室肺腑猶有方岳外臣仗義而起豪傑之士出於草澤如劉裕之討桓玄者何可絕也使其所爲而當人固不待詔令而服矣然則其所以絕人心者祇所以失人心歟而亂臣賊子終以不悟蓋逆理以始未有能順理以終固天理也

景即帝位湘東王繹命王僧辯擊之陳霸先帥甲士三萬來會

蕭繹以帝子介弟擁上流之重坐觀侯景攻破臺城幽死武帝凶辱嗣主虐通三代曾無甲兵東向救急雪怨安守巢穴自圖璽綬此固梁室之賊子也而王僧辯諸人爲之用何也景既自立衆心憤怒而邵陵鄱陽諸帥皆已奔敗梁若未亡次立在繹而僧辯又其司馬也使僧辯早有卓識其從違當不苟矣不然協計畢力自其職分無足怪者獨陳霸先稟受節制爲可惜耳霸先征伐嶺南勤無過舉及出兩江有衆三萬正名討賊用師有律僧辯諸人固可摟而取也霸先智不及此殆無發之者歟以湯武之聖尚須同德十亂之助曹操則有荀彧劉備則有孔明石勒猶有張賓苻堅猶有王猛而霸先之謀主于時無聞焉如人心有九竅而蔽其半則其思慮遺闕多矣

景敗走郭元建得其傳國璽送於鄴

有天下者必汲汲於一璽求之不得則歉然若郡守縣令之官而不視印綬也夫璽何所本哉二帝三王不聞傳是物而後爲君也舜受之堯禹受之舜湯受之禹文武受之湯先聖後聖若合符節者豈璽之謂歟故詩書春秋紀事詳矣曾不及璽獨秦誇大使李斯以蟲鳥之文刻之美玉兼稱皇帝以識詔令自是而後始有璽書使秦善也而璽無所本固不當法使秦不善也而璽雖美擊而破之爲宜又何足傳也故嘗論之官府百司之印章一代所爲而受之君者也不可以失失之則不敬天子之璽亦一代所用而非受之於天者也必隨世而改不改則不新故漢有天下當刻漢璽而不必襲之秦唐有天下宜刻唐璽而不必襲諸隋所以正位凝命革去故而鼎取新也苟以爲不然曷不於二帝三王監之彼世之璽以亂亡毀逸者固多矣必以相傳爲貴又豈得初璽如景之久耶

元帝　繹　　梁紀一

誅王偉初偉於獄中上五百言詩湘東王愛其才欲宥之及閱偉作檄文有湘東一目之句王大怒遂殺之

侯景叛亂爲之畫謀贊決者皆王偉也春秋治亂臣賊子尤嚴於其黨若使人人知賊亂之不可與則不能自立不能自立則亂少弭矣惟爲之黨者衆是故禍亂滋熾而天理淪亡故春秋之法既誅首惡又嚴於黨惡者所以息禍亂之源也若王偉者幸生獲之數其惡逆殘諸市朝猶未足以雪神人之憤洗滅亡之恥乃以吟詠篇章欲脫其死及其誅也又以一言斬己即戕其身是蕭繹喜怒殺生皆

爲己私而不念君父也豈不悖哉

齊以辛術爲吏部尚書術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考之前後最爲折衷

自魏用崔亮停年之制銓選失人數十年矣亮在孝文時己任典選而不敢建言者知孝文不可欺也高洋暴酷然臨事明斷辛術得以通變者值高洋可行也夫停年之法國家興亡所繫以高澄高洋尚知其弊而更改之況明君賢相而反不能乎

魏丞相泰嘗問劉璠曰我於古誰比對曰昔以公爲湯武今乃不如桓文泰曰湯武安敢比庶幾望伊周何至不如桓文

宇文泰以伊周況己何言之無忌憚也夫伊周之爲伊周豈爲官尊職重人莫我及焉其言之出於己行之表於身者無非至理蓋生服之後世莫之比所以爲伊周也苟有一言不然一行不善則不足稱聖人矣權强之臣徒見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政謂與己廢主擅權相類豈非無忌憚之甚哉然則聖人不可學歟曰聖人可學而不可至學之爲聖人猶射之志乎正鵠也自能執弓矢必以正鵠爲志其中不中則非學之所能也自居社稷除捧千唯諸至於事必事君必以聖人爲法其聖不聖則非才之所必也學聖人而不至則亦必爲賢人矣苟未嘗服膺至善又自聖門見其突奧而希其步趨徑然以伊周與我異世而同道是猶西施里人之顰者豈不可笑之甚哉

武陵王紀至西陵帝拔任約謝答仁於獄使將兵拒紀

任謝二人皆侯景出死力者也其罪當次於王偉既不能殺反能任之不亦逆理乎已自失道亂非其據所心俊傑合謀圖事與復之日猶未可冀乃推心世讎與同患難欲以長守古無有也

下詔還建康胡僧祐等曰建康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羣臣皆荊州人不願東遷上亦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卒如僧祐等議

荊州雖非王者之宅然楚主之矣楚始受封濱江之國後似賢能廣斥土地奄句陳蔡觀兵周疆下收江黃橫行淮泗地方千餘里帶甲數十萬傳祚六七百年而後滅其後劉表牧之坐談西伯先主假之三分天下關羽用之威震中華孫氏有之抗衡曹魏晉宋齊梁倚爲重鎮財賦兵華當南朝之半故古之英雄皆以爲用武之國雖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而不在險苟以形勢而論則江陵古郢何不可都之有然於蕭繹則不可也宗廟社稷皆在建康高祖憤崩簡文弑殞所當發奉陵寢伸至痛之情糞除訪訛修烝享之祀若弗暇也正使內無襄陽之難外無齊魏之虞江陵全盛猶不得宴安而處矣今也孝誠不聞義聲不著第欲便其故有因以偷榮率此爲道雖使據百二山河之勢有十八百諸侯之奉其爲人圖取殆不旋踵又何江陵建康之擇乎

魏主謀誅宇文泰謀泄泰廢之立齊王廓

宇文泰何以取惡於魏主以殺元烈也元烈何以見誅於泰以謀除泰也泰援立人主身都將相爲日久矣而元烈謀除之必其行事有不服人心者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

明不見是圖列雖誅泄而死泰不知自反行有不得者而又上及其君於是迎駕勤王之績不足以勝廢君弒主之罪曾高歡之不如也而乃羞比桓文人之能自治者鮮矣

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

老子之言其害非若釋氏之甚也然棄仁義損禮樂以爲道則其道亦不從事於務遺物離人趨于沖泊而生人之治忽矣是則楊氏之所祖耳或問師與商也孰賢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故曰中庸之爲至德也民鮮能久矣老佛者皆畔夫中庸者也畔中庸則爲己爲人同歸於弊或問漢曹參治齊師蓋公其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納躬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教亦何負哉曰蓋公明黃老者也其語曹參特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書中一語耳此一語非有搥提仁義絕滅禮樂之意故曹參於齊於漢務爲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矣富矣不加之以教則三代之疵也故曰飽食煖衣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加之以教然後司牧之功成而與天地參焉此豈老氏所能及哉又況援拾其餘以爲玄談清論而不切於事理有如西晉至使胡羯氐羌腥羶伐華幾三百年仲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彼蕭繹曾何足云然方在漂搖阢隉中不思保國之計而講老子近有簡文不知鑒也其亦愚蔽之極矣

魏遣于謹等入寇

蕭繹無父無君人人之所得討況鄰之大國乎宇文泰師宜矣然而不施文告之辭則以己有再弒之惡未出於正也書曰惟干戈省厥躬使泰而省躬亦何敢於伐人使泰而無過雖平江南一宇內可也至此然後知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湯爲匹夫報讎而無富有天下之心其始正故其終成其德備故其功粹正己而物正非虛言也

魏師攻城城陷帝焚圖書十四萬卷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

世有金樓子一書乃蕭世誠所著者其書雜出百氏小道皆不述五經正理又高自譽大謂人莫己若也劉盛有云苟能行則論語孝經一篇足矣此猶爲博而寡要者使蕭繹服膺惑之一言亦必保其社稷又何以十四萬卷爲讀書至是誠不若無書之愈也嗚呼均是食也有以安身永年者有以生疾隕天命者未聞食之罪哉

帝爲魏人所害魏人立梁王詧爲梁主資以荊州之地是爲後梁中宗

興滅國繼絕世聖王之政所以歸民心合天德者也梁爲侯景所滅蕭繹又自底敗于宇文數千里遣將出兵爲蕭詧之援立爲梁後而資之土地人民庶幾乎古之道矣雖然似之而非也詧者梁武之孫昭明之子而繹之猶子也尊者親者有失豈爲下者所當報乎梁武有憾於昭明於其死也不爲洴後而王詧兄弟三人詧已有恨心養士畜財以待事變則非慈孫也繹以詧據襄陽得地利乃父之所自起忌而圖之詧請救于魏以伐其叔父而殺之則非賢子也夫興滅繼絕固將擇其子孫之可者而登豈其人

乎然則宇文立之良非善意直欲因蕭氏睽孤削弱而取之耳又烏足稱揚哉

敬帝（方智）　梁紀

初陳霸先王僧辯奉晉安王方智即梁王位于建康既而齊立貞陽侯淵明爲梁主遣兵送淵明歸僧辯懼遂迎淵明即位以晉安王爲太子陳霸先討之淵明乃遜位于晉安王王即帝位

齊之納蕭淵明亦猶魏之立梁王詧也其視江南猶外府姑使爲之主耳王僧辯執義不堅之人也事湘東臨危而不救奉晉安有急則改圖立身憂國輕搖易變如此安得不爲人所取耶

僧辯霸先既生嫌隙會有告齊師大舉至壽春者僧辯告霸先爲備霸先因興兵襲殺僧辯既而竟無齊兵亦非霸先之譎也

僧辯之才非霸先敵也初二公既入淮僧辯未有所處凡嘗落星山逼石頭城分布諸將疏賊兵勢身居前行覩敗侯景者皆霸先也事既粗定僧辯居中出霸先屯京口霸先取之之志萌矣會有告齊師大舉至壽春此乃霸先所爲而僧辯不覺遂墮計中而史家以爲非霸先之譎又一僧辯也不然爲霸先諱耳使霸先大計先定以天命自處取之侯景而非取之於梁則不至紛紛爲此狙詐不亦偉乎

魏宇文泰諷淮安王育上表請如古制降爵爲公於是宗室諸王皆降爵爲公

二帝三王之列爵莫貴於公漢封爲王非也曹魏後魏皆嘗降之而不能久者以身兼皇帝之號則居以王爲卑虛之而不用將必復以爲封是以不能久也及宇文氏稍做古制定六官故自上而降焉此則周覺稱天王之本矣夫宇文德雖不足而其志尚可嘉後世有作者遵仲尼之法天子稱天王臣下爵五等正名統實既無誇大之失而權臣之圖殊禮希九錫封若干郡開國置官以爲僭逼之勢者當亦少損矣

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爲太師大冢宰柱國李弼爲太傅大司徒趙貴爲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爲大司馬于謹爲大司寇侯莫陳崇爲大司空自餘皆倣周禮

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然去古既遠文不足徵而泥其迹未免於有過況出入之者乎周公位冢宰爲六師蓋其道隆德盛非太師不足以處之而冢宰正百官均四海亦難其人故以論道之重下行端揆之職此明見於書者也六卿皆統於冢宰以冢宰建六典故也周公既沒召公以太保兼冢宰必矣而孔氏因顧命之文謂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則未知其何所傳據且三公之責惟均而地官以下與冢宰必不若是班也今宇文氏之制何所考哉至於周官之屬有不當設而設者有不當屬而屬者其舛駁甚衆皆劉子駿私意所述皇王大紀既已詳辯此不復云

王琳兵勢益衰奉表詣齊獻款于魏稱臣于梁

凡舉事者能自立則自立不能則當有所屬陳霸先宜不

必爲人者也王琳本湘東主麾下義不事後梁則建康其所宜歸矣乃爭強于兩間借勢于外境其能濟乎且昨之所以不歸建康者恥爲霸先下也留能如是則堅其志畢其力死而後已功之不成天也既不免奔齊又不免歸陳死於匹夫之手有才而不知義惜哉

齊顯祖肆行狂暴使宰相楊愔進廁籌

字有一字而數義者訓故不明則後來承誤矣之愈遠漢武踞廁見衛青廁者牀廁也亦猶文帝臨廁謂山岸也失其義遂如高洋之無禮洋之爲是必以武帝自解夫武帝駕馭英傑莫不盡力若如高洋之無禮大將軍憫然有不服之心矣

齊裴謂之上書極諫顯祖謂楊愔曰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耳顯祖曰我且不殺爾焉得名

賢哉楊愔假小人之言成君子之事凡皆愚蔽虐之君於諫已者莫不疑其要流俗之譽也至或反易其言以揚于外加以無實之事清而謂之汙信而謂之詐欲以敗其名而致其罪故以諫得名人主之所甚惡也楊愔欲救裴謂之以爲是則不可以爲非則不可惟以謂之欲成名後世中其心之所惛乃必可免詭而不失於正可謂善諫者矣

齊主委政楊愔百度修敕故時人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愔風表鑒裁爲朝野所重少歷屯厄及得志有一餐之惠者必重報之雖先嘗欲殺己者亦不問

高洋無道極矣得一楊愔爲相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遂得沒于牖下相之爲助其大如此使其率道而廣仕賢才

西并宇文南收江介豈難也哉惜哉大族遭禍故惟餘一身及其貴顯細恩必報大怨不酬蓋困心衡慮之所益也夫報恩酬怨者人之常情也報恩而不酬怨非長者不能也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者君子之中道也有恩而忘之或復以爲怨無怨而致怨欲人之歸恩者伎害之小人也

周晉公護以獨孤信名重不欲顯誅逼令自殺

宇文護之不終其始於此乎曹孟德以名重而殺孔文舉矣司馬昭以名重而殺夏侯玄矣彼兩人者非能翊戴魏晉之業特疑之爾宇文護之慮亦此比也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孟子曰愛人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常敬之此忠恕不易之道而最策狡險者顧謂不爲負人之事則先機失於彀中以忠恕爲純朴常談惟力是恃疑則殺忌則殺怨疾則殺天下若干人可疑可忌可怨疾者豈皆在吾左右前後左右前後又豈皆不足疑忌無可怨疾者耶宗曾之於齊劉堅之於穆叔呂布之於董卓李豬兒之於安祿山非所疑忌疾怨者也宇文護不知此與獨孤信同爲三公殺之不以其罪他日讀酒誥未終斃於王珽又豈獨孤信所爲乎此可爲猜忌忍克者之監矣

陳霸先以歐陽頠聲著南土復以爲衡州刺史頠至嶺南諸郡皆降遂克廣州

凡人者績一方或有聲望爲衆所服因而任之未有不成大功者何則人心所歸故也伯夷太公歸周則知天下歸之矣微子啓去商則知天下去之矣天下之才惟已爲大

惡者必不可用自餘固難責以全美人主釋怨棄瑕無所疑忌衆以爲可民以爲便則用之矣或者褊心忌意記過忘功固不足道而以能得人情轉而它使則必揜其所長廉頗在楚曰吾樂用趙人故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爲人君器使羣才可不知此道乎

周孝閔惡晉公護專權李植孫恒亦以居權要恐不爲護所容謀共廢之事泄護廢孝閔爲略陽公誅植等立寧都公毓尋弑略陽

諸葛孔明相蜀如二君劉禪天下庸主猶知敬而聽之中外莫敢謀者忠信不失臣道而已矣在易中孚六四居近君之位如月幾望不至於盈與日相敵乃得无咎宇文護以專取嫌不知自反其爲臣之未盡也而上及於君不亦悖乎高歡相魏孝靜致恭惟謹事必奏聞猶未免專擅之過護反不如豈獨李植孫恒誤略陽之罪哉前人所爲後人所師宇文泰夘其君動輒廢弑習慣爲常不知其子從自及也忠爲令德猶且不終其父析薪子弗克負況以廢弑遺之取快目前而貽患身後豈是以爲智乎

高祖　陳紀

永定元年十月乙亥即位于南郊丙子幸鍾山祠蔣帝廟庚辰出佛牙設無遮大會於闕前膜拜

陳高祖即位南郊祗見上帝矣祖考之廟猶未立也遽蹈梁武卑賤之迹則知五十餘年佛教成俗雖英姿遠略猶狃於風化故以帝王之尊即位纔五日按行故事於觀闕前效胡人拜伏而不以爲恥也且其所以設會而膜拜者何爲也哉爲報歟爲祈歟曰報者霸先自西江督護討賊立功馴致大位非以祈而得也曰祈者既稱爲天子矣又何祈哉且天地神祇尚不可以非理而禱矧彼朽骨又何能靈霸先興邦固非愚主而且爲是竊度梁室行之既久其威儀物采有司未嘗廢故霸先舉之其明年又幸寺舍身益可證矣自東晉而後佛法盛行非惟人主多惑其說至於名卿賢士亦莫不亂而信之在梁武世五十年之久惟韋叡不與時俯仰而荀濟深論其非餘無人焉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能自拔者豈非豪傑之士哉

齊以常山王演錄尚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其友王晞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爲不可宜一切約絕演從之

序進俊乂列爲百官宰相之職也人主不能遍識天下之士亦無不委宰相之道故宰相得用人不自疑也其有以爵祿市私恩則不繫乎其人之謝與不謝矣如其公也不謝固善雖謝庸何傷如其私也無謝之之文而有謝之之實則不若公而謝之猶愈也擅權畜人欲遂朋比之迹凡除官者明絕其謝而被除之人皆腹心耳目手足也外疎而中密形睽而情親刺謁不通而賄賂通足跡不進而計謀進人主見其著不知其微國之移也無日矣

周太師護歸政於周王毓軍旅之事護猶總之

兵權有國之司命聖王執而不失堯不誅四凶以天下與舜而舜誅之則唐之兵權在舜矣舜不征有苗以天下與禹而禹征之則虞之兵權在禹矣康王由元子爲儲副其嗣位何疑而成王將崩命召畢相之召公乃俾仲桓南宮

毛叟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居憂爲天下主夫虎賁天子之禁旅也于是而授之以兵也自堯舜至康王帝王垂世之法備矣而莫不謹於兵權老子所謂利器不可以示人者然則人主可失此權乎姦臣擅國未有不兼掌兵權其弑父與君未有不得兵權而能之也人主失此權是舉太阿授人以柄難乎其免矣宇文傚周建六官護既歸政猶總軍旅是又兼司馬之任果何意耶周毓不能收也是以及於難

崩上臨戎制勝英謀獨運爲政寬簡不輕調發性儉素後宮無金翠之飾

陳高祖之勇略才智江左一時無與角者故能奮由遠宦以取大位雖享國日淺迹其過舉蓋亦甚少所可恨者無宰相也自古大聖人爲天下亦必求賢爲輔相以助己宰相又廣求人材布之内外然後天下無廢事而治道可立豈有役其耳目運其心思以當萬機之衆獨委同功共事赳赳武夫五六人而能開物成務建不拔之基者若夫奉身儉約爲政寬簡此特爲國之一節耳豈世衰道微無名世之士可爲時用聊抑高祖不知古今不能求而致之也

世祖文帝　陳紀

齊顯祖盡誅諸元凡七百餘人

元魏固多賢君至孝文奄甸中土其治行尤美江左五朝皆莫及也其後爲高洋所勦幾至於殲焉是何也自拓跋珪以來殺人多也獨孝文寬仁好儒變革舊習然二十年間亦數大舉兵夫兵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是不得已而殺人得已而不已是以人爲嬉以殺爲儇天之所惡也天之道生而已矣天子之德好生而已矣司牧人而多殺人將爲子孫計不亦左乎故玩兵恃武者難乎其有後或曰帝王之裔自鮮克令以其奉養厚暴殄多盈虛消息理所必致是或一道也然唐虞夏商之後值聖人繼踵誅其無道者　人其餘固不盡勦之選賢疏封爲國恪賓其禮厚矣雖秦滅周漢滅秦去古已遠猶不戮其族屬獨自魏晉以來乃肆其忌疾至南北朝而尤甚彼已亡之國固有以取之而殺之者亦不仁之極矣高洋篡魏盡爲置後使統承先王乃至於幾無遺種又焉可以人理期也

周崔猷建議以爲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稱皇帝周主從之

陋哉崔猷之議也夫聖人則固沿革因時矣非聖人而威沿或革豈能得其當乎稱皇者三稱帝者五稱王者七十有餘主豈不知合皇帝而稱之以理不可也孔子憲章百世制爲定法加天於王其義遂備此乃有沿有革無時而不宜者矣且天子之爲是號也非威天下也正其名以[illegible]實稱穹然而覆名之曰天豈威之云乎

齊顯祖

高洋無道比紂爲浮夫如是奚其不喪曰此可見世衰道微之極矣齊東昏亦無道也蕭衍治之不待聖王有作也自蕭衍而論德非湯武寧無口實亡憝由東昏而言罪同癸辛豈免檀車之伐而高洋乃獲死于牖下則當是時求一蕭衍亦不可得豈天地之氣漸以漓薄耶何爲使洋肆

於民上縱其淫虐而皇天上帝無瘳怒之情也雖然由堯至五代三千年間其爲無道而幸免如高洋者有幾則恢恢之網亦云密矣豈可恃哉

齊太子殷立事決於常山王演揚愔以演與長廣王湛地位親逼恐不利於少主心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自是詔敕多不關預王晞謂演曰若使他姓出納詔命大權必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耶演默然愔議出二王爲刺史二王大會百僚愔赴宴執而殺之

演與愔二公之所以處已處人皆有失而愔終爲君子是以及禍演之失在於過聽王晞而愔之失在於謀出二王雖然愔爲社稷計乃公心而晞勸演者一身利害乃私意其失則同其所以失則異矣使愔稽古者親賢並用之義與演輔政國權散主不屬一人則演亦安能遽爲嗣君害故其出之也乃所以激之也若晞則直欲贊演爲欺孤之事其情惡矣愔之相齊主昏于上政清於下使高洋得保首領以没厥功茂矣演欲報怨出之可也廢之可也執而殺之是洋之不如也晞有憾於洋志不得逞而假手常山致壽濟南真小人哉雖然成敗已矣而愔終君子也

演謂王晞曰不用卿言幾至傾覆今君側雖清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

高演以神武之子而婁太后爲內主在昆弟中文孝友有令望而顯祖淫昏酷虐無恩在人其子弱植此廢興之定勢也而王晞之言何其悖歟天時亦無外即人理也人理之不逆即天時也下盡人理上順天時乃名教之正道也晞欲遂其邪謀速演篡奪以名教天時人理分爲三事所謂巧言亂德利口覆邦惜乎演之從之也

初江陵之陷長城世子昌没於長安至是周人歸之昌致書於上辭甚不遜上不懌封昌衡陽王遣使迎侯濟江中流隕之使以溺告

昌爲俘鄰敵國非其國矣文帝何忌耶以高祖之故推昆弟之情閔其離外之患而失嗣世之尊矜其備嘗艱難而加友愛之道則文帝何訾焉必殺之而後快其心不仁亦甚矣雖然昌亦有以取之也歸自他邦國有成主而書辭不遜是將何爲責其不待己耶怒其不見讓耶是皆理之所不可行者而昌率意以犯之則亦足以殺其身矣

齊太皇太后下令廢殷爲濟南王以演承大統肅宗即位以王晞爲侍郎苦辭不受或問之晞曰我閱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人主恩私何由可保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王晞力辭要官而以得志易顛恩寵難保爲戒則晞之說演使速取國者其心非爲富貴直欲報顯祖之欲殺己耳夫顯祖不道有絕嗣之理而晞則不當懷此心非惟君不可報以君之故遷怒及其子不亦忮乎雖然其辭要官而不居以得志易顛恩寵難保爲戒則可取矣

周以大冢宰護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

天下有事同而情異跡類而勢殊者不可不辨宇文護使

五府總於天官是矣以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也而又存都督中外諸軍之職則大司馬何用焉其把握兵柄不肯去手如此苟無弑君篡國之心則無庸爾矣周六官之屬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各有體統是故分職而治今盡總於天官則五卿爲虛設且又冢宰先斷後聞則人主尸位而已是豈成周設官之意哉事無巨細權臣專決人主所得知者幾何非有弑君篡國之心則不爲爾矣

齊主初許廣長王湛爲太弟既而立子百年爲太子湛心不平

昔成王幼剪桐葉封唐叔以爲戲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請遂封之柳宗元以爲非曰弟當封者周公宜以時言而封之不當封者周公乃成其王不中之戲以地與人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封婦寺亦將從之乎是大不然自三叔壯長周公尚不知其將叛況於唐叔之小弱又必在所封乎爲其少也適未及言成王既戲而封之斯亦可封矣于以輔益王之誠信詧其心而防其後是師道之善有如不當封或小人或婦寺王欲封之周公又成之是周公戰國大夫之不若也故處事守正而酌之以權然後非畔於道惟尚論亦然今齊主既有子而以太弟許湛是制命之非義者也若居齊國之常則舍子而立弟亦由行教之道矣不然輕諾寡信口惠而實不至怨災之所及也他日百年斃於亂梃非世祖實殺之乃肅宗自殺之耳

齊肅宗疾亟婁太后視之問濟南所在者三不對太后曰殺之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詔徵長廣王湛嗣位帝與湛書曰百年無罪汝善處之勿效前人也是日殂臨終言恨不見太后山陵顏之推曰肅宗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諱至此不學之故也

高歡諸子惟演也差賢肅宗尊於諸弟友使從母之言不過聽王晞廢君而弑之眞得君道爲齊之賢主矣顏之推以不學少之誠哉是言肅宗臨終恨不見太后山陵之推謂其不知忌諱迹演之心亦以不得終事其母爲歉其心則孝言不然耳此未可以不學斷也

齊肅宗遺命至鄴湛猶疑其詐使所親詣殯所發而視之既復命湛喜馳赴晉陽即位改元是爲世祖

象弟也日以殺舜爲事舜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況爲人弟而兄又無見殺之意則當如何得遺詔而不信聞定死而甚喜其處心積慮欲其兄之死也久矣施諸常人尚且未可而況其尊則君也親則兄也而至於此其異於操刃而殺之者幾希哉繼世之君必踰年而後改元以一年不二君也故不改於即位之初以不可曠年無君也故改於畢喪之後此古者之制有仁有義中禮之節者也今高氏兄終弟及與繼世等乃不待踰年而改元於即位之日已則無君何以責人之忠于我乎一時行之大臣不規其臣不諫書諸史策垂之後世而其處心積慮欲其兄之亟死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將誰欺欺天乎

齊主逼通昭信李后曰不從殺爾子后從之既而有娠太原王紹德至不得見慍曰兒豈不知耶腹大故不見兒后大慙生女不舉齊主怒殺紹德后大哭齊主裸后亂撾之流血淋

漼按諸渠水良父乃蘇送寺爲尼

李后之從湛不過畏死與愛其兒也誠使知義則義重於死死又何難兒之脩短則有命矣智不及此一失其身既不能免其子而折辱之患有甚於死者故古有女戒爲師傅以之教詔而賢婦人未有不知經旨者也李后以婢爲叔所役凌後事之師也居其位當其事不知古有明鑑躬蹈覆轍如出一軌可歎也哉

周主將視學以大傅于謹爲三老周主幸太學謹入門周主迎拜謹答拜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周主親袒割牲跪設醬豆食畢北面而訪道謹起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主虛心納諫天下乃安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善者日進惡者日止去食去兵而信不可去願守信弗失言行者立身之基天

子之過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周主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

憲老乞言古先哲王成己致治之要道也學士大夫既知古矣覷今之世五六十年其更治亂事物之變亦又多矣其志守既定血氣向衰亦不競於利欲矣故王者將求多聞知過失訪疾苦以求諸大臣左右爲未足也而又養老以求之然三代而後寥寥千五百年行饋餉之禮者不越數君而有言如于謹者抑又甚少此非牽制違咈難行之事也且希闊如此其好名慕古以聳一時觀聽而爲之則未有真得進言之益也嗚呼古之善政若井田封建之類其遂不可行於世耶

齊侍中和士開姦諂百端嘗謂齊主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爲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齊主大悅自是數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

和士開所以諂齊主者姦臣之所同也顧大姦不言而士開言之耳凡大姦邪欲竊國命必先蠱其君之心君之心誠蠱矣然後惟我所欲爲雖易其耳目而不知蠱心之術非一端惟得君所好而逢之則其術必中而蠱爲甚蓋人之嗜好不齊也憚勤勞則娛以暇豫欺費出則豐以金帛恐其居處無所爲也則鼓以聲樂俳優之戲恐其遊賞有所厭也則新以陂池臺榭之觀此在蠱術中最爲切身而必中者也人君有一于此則昏荒倦怠生而威福之柄移矣故忠於君者惟逸欲般樂之爲戒太師周公其人也作無逸告成王言及稼穡之艱小人之勞文王不遑暇食而與商受酗于酒德而亡丁寧反覆未嘗以成王不得逸欲般樂爲歉思所以附益之也苟反是道則周公爲欺我而士開爲愛君施文慶虞世基楊國忠之徒以功名始終無隕首沈族之禍矣

齊殺樂陵王百年時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故殺百年以厭之

知命之學非易非難命出於天無形聲可見如何其知也不爲難乎而古之人臨難不懼委命而死者甚衆其知之也不亦易乎不知者困衆人所同也其委命而死者亦未必知也然則如之何亦義之與比而已白虹圍日赤星見是時天下四分不知誰實當之齊主自以爲憂也曷亦修德而救猶子以厭之是無義命也災咎之來若其可移明

者猶不爲況不可殺而殺無罪乎高湛不知宋景公漢主帝之得失使百年唯酷虐夫以身率人人猶有不化不行逆身而望人從己此恃强逞力者之同弊也婁太后戒肅宗曰勿殺濟南而肅宗殺之曾不爲其子計復以勿殺百年託之世祖彼亦不從吾言而從吾行耳

初周晉公護之母在齊及護用事齊人以歸突厥約周共擊齊護新得其母欲不許而恐突厥爲患不得已發二十萬人同伐齊護無將略是行又非本心故大敗而還

晉公護既得其母而未有齊釁則當謝突厥之兵乃違心而行以二十萬衆大敗于敵幾何其不喪人之國耶或曰項羽已歸大公呂后漢高從而伐之不與是類乎曰不然劉項爭天下者也是時羽勢已弱故漢王遂乘之宇文與齊相攻則異乎此矣設使周主修東山之怨而命護將護猶當有辭況慈親初歸邊無大警遽黽勉從人爲不得已之舉且師之老壯在曲直護理曲而氣餒其能濟耶

上不豫僕射到仲舉尚書孔奐安成王頊侍疾太子柔弱上憂之謂頊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頊涕泣固辭上謂仲舉奐曰四海事重宜立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宜遵此意奐流涕曰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爲周旦廢立之事臣不敢聞上曰古之遺直也乃以奐輔政

司馬氏曰孔奐處腹心之任決社稷之計以世祖之言爲不誠則當如竇嬰面辨袁盎廷爭以絕覬覦者之心以爲誠耶則當請下詔書明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美高宗無楚靈之惡不然則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趙之肥義柰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以求合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救嗣主失位而不死謂之遺直豈不悖哉

託孤重任自古所難死之非難而濟之爲難耳故受遺輔幼能勝者鮮矣向使陳世祖用毅不使蔡景歷猶未可知孔奐豈其人哉或曰當世祖命頊及到仲舉孔奐之時宜何以對曰事君有犯而無隱乎居小事猶不可不盡況授受之際存亡所係而敢避逆意之愆獻詭隨之論乎則當對之曰太子柔弱慈親所悉中外共知臣等奉承詔命敢不以死繼之然事有不克將如何處如此世祖必疑而復問然後請立長君隆教則晉如詔旨所云封儲君以大國而廢弑之禍息矣方是時頊得政已久權勢隆重如竇嬰袁盎之爭祗爲空言如荀息肥義之志死亦無補故權其重輕不失於義請立安成王其可也

臨海王　陳紀

中書舍人劉師知見頊地望權勢爲朝野所屬心忌之謀出頊于外爲頊所殺右將軍韓子高與師知同謀事未發頊誣以謀反死獄

劉師知欲出安成王于外此國計也夫亦何罪乃誣奏而殺之韓子高與師知同謀而未舉頊乃誣奏而殺之方世祖以太伯之事命頊也頊涕泗固辭至是乃欺陵孤寡殄戮忠良雖暫得尊榮而嗣世傾覆由所以取之非其道故天之報之如此可不監哉

周于謹卒謹勳高位重而事上益恭每朝參所從不過二三騎

商鞅在秦使多力者驂乘持矛者傍車一物不具則不敢出于謹在周朝參所從不過二三騎二人勳俱高位俱重而所為不同何也何謹之履道坦坦而鞅之多畏也謹無怨於人而鞅者怨之所集也或以能任怨為賢曰人之所不敢為則所不肯為我皆為之怨者必衆我之為是者為國事耳愚以謂不然貪利則人怨專權則人怨慘虐則人怨咈衆則人怨為己而不恤人則人怨若夫不貪利不專權與人同欲不以己私而用刑辟劫之也則人何怨之有故二帝之臣無任怨者舜之怨謂不得乎親也三王之臣無任怨者周公之怨謂不得乎君也是怨也自怨自艾之謂非懟忿疾怨之比也貪利專權咈衆為己以刑辟劫之致夫不懟忿疾怨則一切不卹曰吾任怨吾任怨以是自賢此五經所不載孔孟所不道以愚之人耳

高宗宣帝上（頊）　陳紀

齊太尉叡司空婁定遠出和士開為兗州刺史士開載二美女一珠簾賂定遠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力特全其命謹以為謝定遠喜問曰欲復還否士開曰在內久不自安但乞王保護長為大州足矣士開請入辭二宮定遠許之士開見齊主及太后曰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因慟哭齊主太后亦泣問計士開曰正須數行詔耳於是出定遠為青州刺史叡入諫遇害士開復為左僕射定遠歸其所遺加以珍寶

婁定遠欲去和士開曰為其姦貪諂媚以亂政也方且逐之而受其二女子一珠簾是納罪人之賂也則何以治士開矣心為利昏則幾事在前而不見士開之貨定遠也亦猶晉人以璧馬假道於虞耳藏之外府終必取之士開欲留女簾復逐定遠不為是亦不能免矣故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威著百越自華皎叛帝疑之徵為左衛將軍紇遂反詔章昭達討紇

莊子曰凡事其始作也簡其將畢也必巨高宗初若平心公道不殺劉師知閣略韓子高則華皎歐陽紇無自而反皎紇皆有功於時撫藩良將牧也以殺劉韓之故懼信越之醢不敢自安高宗於此遣信臣降手詔推誠慰諭彼必罷師若再三不從然後興師亦未為晚乃不知罪己速出公兵雖克捷成功然虧君臣之義失御下之道敷德多矣

齊和士開威權日盛朝有人士參士開疾醫云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人士曰此甚易服請先嘗之一舉而盡士開感其意為之強服疾遂愈

莊子為寓言謂得車之多者豈舐王之痔與蓋無是事也以譏好富貴者無所不至耳亦不謂後世誠有此人至於嘗糞如齊士之媚和士開唐人之諂魏元忠者然後知世誠有此人吁可悲已夫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性也色必極美聲必極和臭必極香味必極備然後為快情也四者少有不善必麾而去之而於臭味則尤甚焉求富貴之人凡欲稱此而已今以求富貴之故反易其情性以狗彘自為其意不過曰吾所失者少而所得者多所辱者秘而所榮者顯然亦不可名之以人矣是故孔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患得患失無所不至也無所不

至則上而弒父弒君下而食狗彘之食凡可以得者皆爲之也夫理義出於人心其可否宜不猶鼻口之於臭味歟意在富貴而尊道不可取也則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財當節則以爲不必節民當恤則以爲不必恤天變可畏則以爲不必畏公議可從則以爲不必從人而如此則是有目而以嫫母爲正色有耳而以桑間爲正音顛倒迷謬有甚於昔者幾希矣夫所以陷溺其心至於此極者利欲而已矣其端甚微其失不可救君子可不慎乎可不以義爲貨而戒富貴之念乎

齊斛律光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未嘗伐功

有功而不伐與有功而不受賞者上也受少辭多者次也賞與功等又其次也功少而賞多恥也無功而受賞民斯爲下矣失也而以爲得辱也而以爲榮似安而實危治而實亂此非功也而以爲莫大之功受甚重之賞萌不厭之心爲無窮之計如董卓王莽之徒凶于身沈于宗而後已也夫以斛律明月之賢有功而不伐猶不克終然則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下義其罪而上賞其姦者吾爲之懼矣

齊段韶卒韶有謀略得將士死力功高望重而雅性溫慎得宰相體

段韶固齊之良臣也史謂其得宰相體則恐譽過其實也得非以韶溫雅周慎而與此名乎夫溫雅周慎士之良德不足以當宰相必也識造幾微慮周久遠德足以服衆行道足以應常變其量有容其心不倚坐於廟朝曰宜以臧百姓樂業四夷賓服巍巍浩浩如深山大澤人不見其運動而威聲之所鎮壓恩澤之所浸灌天下晏然不知所以然而然此則宰相之體也段韶之時齊之小人交亂内外韶不能有所諫止又久於其位烏在其能賢世衰道微賢人君子以簡易之道行正大之情上不求合於人主故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之者寡不悅之者衆而和厚原慤之人往往久於柄任至有謂鼻能吹醯三斗然後可以爲相者世傳其說謂信然也嗚呼安得伊尹傅說諸葛武侯之徒而爲之執鞭哉

周晉公護問庾季才曰比日天道如何對曰上台有變公歸政請老則享期頤之壽子孫常爲藩屏不然非所知護沈吟久之曰本志如此但辭未獲耳

宇文護官尊位重必不祿熱極無以加矣問天道於庾季才之者又有弒逆之謀也一之爲甚云于再矣護雖秉大權而無次立之勢既弒二君又屢殺近臣持此能全者鮮矣若從季才忠計猶可以後死乃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能無王斑之及乎

周王既誅晉公護始親朝政遷齊公憲爲冢宰實奪之權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受命晉公復執大權豈有天子而制於人哉卿侍齊公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以白憲憲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

君道利宣上人疑則百姓惑故伊尹稱湯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王者之心因言以宣如天覆日照蕩蕩皜皜人莫

不見則天下服而禍亂息矣禍亂之生皆以君心蔽晦多疑猜於親族臣鄰務存形迹乎時有過失含容不治或反以張之比及大惡然後裁處其所傷必多矣晉欒書既弑州蒲迎立周子周子命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求君使出令也立而不從將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諸大夫曰敢不唯命是聽周子于時年十有四耳控制強禦絕十許言而意六七變抑揚開闔情達而理盡此其所以遂霸也周武帝所以語裴文舉諷齊公憲者明白無隱亦其次矣

齊祖珽勢傾朝野斛律光惡之見輒罵曰小人穆提婆求娶光女不許祖穆皆怨光共為謠言白齊主誅之

斛律明月能為將矣相則未也方是時韓長鸞穆提婆祖

珽之徒濁亂齊室光為上相進賢黜姦乃其職矣不能明告於君數諸人迷國之罪故流殛竄而以空言肆罵夫將何補若自量智力不足辨者委權而去猶或免於禍盜而光之智皆不及此其及也宜矣

齊主頗好文學祖珽奏置文林館多引文學之士以充之以中書侍郎李德林黃門侍郎顏之推同判館事

李德林顏之推在齊稱賢者也舍其文學而質其行事難乎免於君子之責矣高緯據國濁亂之時也祖珽秉政小人之相也李顏二子儻有蓋識必不踐貴任況肯為珽所引拔乎時事屢變懷祿容身無伏節死義之操蓋見于此孔子曰事君者非其人弗自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自者榮辱之本主者成敗之幾也故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

又惡不由其道謂此類也

齊祖珽頗收舉才望增損政務沙汰人物黜諸奄官羣小為致治之本陸令萱穆提婆等共譖之出珽為北徐州刺史

父而不正不可以教子故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君而不正不可以師臣故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宰相師長百僚尊不及君而親不及父而以不正自為其不可行也必矣雖嚴刑峻法控勒于下足以箝其口而不足以服其心能行於暫而不能行於久故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祖珽盜竊贓汙因發為民交結宮掖乃至宰相立身如此而欲收人才黜嬖寵舉治道是猶侯貪冒私曲表挹清流於濁源飛廉而談忠壽季無而語仁義無此理矣李訓鄭注王伾叔文皆祖珽之流也人主無知人之明悅

其才辯喜其敏給而付以國政嗚呼殆哉

齊蘭陵武王長恭美而勇以邙山之捷威名大盛武士歌之為蘭陵王入陳曲齊主忌之長恭頗務聚斂所親尉相願問之曰王此以邙山之捷欲自穢乎是避禍而速之也長恭涕泣問計相願曰王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齊主酖殺之

功名之際人臣已難處矣若同姓有嫌疑之勢尤所難處也以事昏暗之君處之尤所難者也長恭當如之何屬疾在家勿預時事猶未足以自保必也無宮室屏墉之壯無爪牙馬伏之衛貴而降富而貧遠不為孫遜不為感謝絕賓客門巷蕭條其庶幾乎尉相願雖勉之退藏長恭尚且遲回未決則禁之進乎相願者又豈能用乎故不俟終日

而作非見幾之君子疇克爾哉

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齊主甚重之雕與寵胡何洪珍相結稍提發韓長鸞等惡之洪珍薦雕為侍中大見委信雕欲立效報恩議論無所回避省宮掖不急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獻替帷幄以澄清為己任長鸞竟誣以謀反殺之

執經侍人主儒臣之至願也講明正術可以裨益君德敷宣往監可以輔成治道功有大於是乎然人臣不能自進必有舉而揚之者不可不慎也輔弼賢人也公心而薦賢人主好學也虛心而從善雖子思孟子亦將幡然而起矣有一不然君子不屑就也今張雕侍讀齊君義兼師友其合與不合視道之從違可也乃交結嬖倖欲行其志遠則不稽癰疽瘠環之訓近則不戒商君景監之事其意必曰姑與之合少貶無傷也而可以成大功是其用經不如王良之用譽忘詭遇之賤冀十禽之獲志不得就用殞厥軀末哉雕之為儒矣

周文宣后薨周主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禮率遵前典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內之服亦令依禮

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年者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晉武既為裴杜所惑行禮不備魏孝文之禮若備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衰麻苫塊卒三年之制最為賢行然推明通喪止於五服之內不及羣臣非所以教天下著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喪頒出遊兵與門廷之寇興師伐鄰此皆禮所不得為者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使高祖至心如魏晉二君而講禮如孝文之詳訓臣下以方喪三年不出遊幸不動兵革以終禮制雖三代何以加諸

周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令還俗

物壞則虫育木朽則蠹生人少則禽獸繁氣衰則邪沴入中國之有異端也亦然聖王不作三綱淪九法斁於是反常悖道之說肆行而不可遏矣時君世主間欲攘而闢之然嗜好有偏扶此抑彼是猶吹波助瀾縱風止燎故不旋踵而弊復作又甚於前焉魏世祖黜佛書矣而信寇謙之唐武宗黜佛善矣而信趙歸真此二道士荒虛誕妄乃禪宗有見者所訶斥也夫安能與佛消長乎然則周武帝無所偏好老佛並罷何為亦不能絕而又復也曰欲議人者必焚山澤驅虎豹放虫蛇而後人得其養欲安身者必固元氣去壅底消陰慝而後身保其安欲闢異端者必隆儒術求賢人明仁義興教化而後人心正邪說息矣周武於此闕如也重以嗣子狂昏不遵先志使美行善政既行而沮惜哉非天數也乃人事未善焉耳矣

齊定州刺史南陽王綽性殘虐嘗見婦人抱子奪以飼狗婦人號哭綽怒併婦人縱狗食之齊主鎖至行在問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取蠍於器置狙其中齊主即命索蠍一斗置浴斛使人裸臥以為笑樂由是綽大有寵

自有生民以來列聖羣賢相與建立扶世之具凡以愛養斯民使免於夷狄禽獸之害而已昔者成湯與葛伯同為諸侯葛伯殺一饋餉童子湯為是興師攸徂之地室家相

嬖以其爲匹夫匹婦復讎也而湯之王業由此而成然則天下之大情可見矣孟子曰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乃率獸而食人是自爲獸也高緯不仁至此而高緯饋寵任焉蓋不待阿那肱韓長鸞穆提婆之徒濁亂政事也有王者作弔民伐罪自婦嬰戮斯可矣

監豫州陳桃根表上織成羅文錦被各二百首詔焚之

作爲奇巧以蕩上心者陳桃根也羅文錦被夫何罪焉義當詰責桃根貢篚不式削其官任以戒中外猶恐不能絕也今徒焚其物而不治其人彼必謂上於我本無怒心姑以勦朴示天下耳他日未必不復嘗試其君終將納之唐明皇先儉後奢而佞臣以所獻精美受賞此其效也

周主自將伐齊

禮在喪無外事惟金革之事無避焉亦謂其可者耳其不可者固弗之許也魯侯初宅曲阜斬然在衰絰之中而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孔子取其誓言編之於書其取之若是何也門庭之寇侵逼既急于是而曰吾服喪無外事使宗社不保又焉得爲孝乎故禮設金革無避之條謂此屬也若夫國家安靖邊鄙不聳貪利而動忘哀即戎斯乃不孝之大者人徒見夫禮言金革之無避也而行之而昧於可不可之理是以多失之春秋備書爲戒深矣若周武者其犯斯戒者歟

周主宴羣臣王軌因言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有反相

周主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

宇文贇不才非特諸臣知之周高祖亦知之矣苟爲國家遠慮以大業付齊王憲豈遂亡乎高祖雖數問東宮於諸臣實爲私愛所牽意實在其子惟恐他人得之也不知唐虞爲天下擇人尚付諸異姓東宮既不才有子又幼弱有垂亡之勢矣曷若援之齊王之爲愈乎其語王軌天命云者拒諫晰然之意乎吁亦蔽矣

周克齊晉州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州告急者旦午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爲樂邊鄙小小交兵乃常事何用急奏至晚平陽陷

孝子之事親以父母悅懌爲得故本之以深愛達之以和氣承之以愉色要之以婉容父母之心一有不悅則求所以悅之故曰悅親有道而舜之大孝至於底豫而成矣資於事父以事君孝是可乎曰父子以天屬君臣以義合資於事父以事君所可同者敬而已其所以順乎親與所以獲乎上者其道固不同也有諫有咈有獻替有勸戒德義不修則言之政事不善則言之百姓不安則言之寇盜畔亂則言之三辰失行則言之山崩川竭則言之水旱饑凶則言之敗兵失士則言之小人亂國則言之危亡有徵則言之凡此皆所以聳動君心使知畏懼不敢肆乎佚樂兢兢業業日愼一日然後爲君之樂可保是謂先天下之憂而憂憂以天下後天下之樂而樂樂以天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共由而稷契皐伊說旦召畢之所以忠於所事者也今穆提婆高阿那肱惟知使高緯耽樂之從或曰且當行樂人生如寄或曰大家正爲樂勿奏邊急而緯信其言亦復酣飲鼓舞奏音度曲號無愁天子自一時視之信足

樂矣俄而陰謚不守師徒潰敗身爲俘囚繼以誅滅前曰之樂無可把玩而悲憂慘辱不可勝任是則戒慎憂懼乃所以爲樂而荒樂縱恣乃所以爲憂豈不昭昭然易見乎穆提婆高阿那肱蠛虱糞壤曾何足言然世之君子以容悦事君惟恐君一日不樂陷於提婆那肱而不自知也故因列事君之道異乎事親一以仁一以義天下之大戒也

齊主敗走穆提婆降周周主以提婆爲冝州刺史詔諭齊臣曰若違天命官爵有加於是降者相繼

穆提婆導其君於淫樂亡齊之臣也周高祖聲言其罪執而戮諸齊境則齊人悦服矣既不能然又寵秩之且以官爵誘降齊之臣子是好賢不堅惡惡不著急於近利而昧於遠圖行於齊非所以伐罪弔民施於國非所以教忠明義不學之過也昔周公既誅紂則其從惡之臣必同時殄絕而孟子曰伐奄三年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于以見商之垂亡飛廉奔奄安則逢君危則逃難奄又助紂納其逋播故周公克奄亟戮飛廉而微子來歸則封之於宋以代殷後其禮賢去惡明白如此而周高祖不知取法也世之人見理不明者往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爲亂故當夬決之時不能爲揚庭之事曰小人不可盡去亦務爲中道可爾是不明乎消息進退之理也夬之義以決盡陰柔爲先而復之義以君子朋來爲吉豈曰小人不可盡去乎如以小人不可盡去則君子亦不可盡用是舜之舉十六相當與其八而去四凶當去其二以是爲中不亦賊道乎然則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者何謂也曰治小人者刑當其罪斯已矣惡怒之困苦之如晉之於欒盈錮之又錮使無所容則亂心生矣豈與戮防風放驩兜誅飛廉之事同日而語焉

齊主禪位於太子恒恒生八年矣尊齊主爲太上皇帝

甚哉高緯小人之心傑猾之見也周師初侵四境未動以五世強國苟能如秦穆公齊威王漢武帝洗心自悔下哀痛之詔誅姦佞之臣盡改前欲用賢修政與百姓更始自我敗之自我存之亦可以謝過宗廟回收天意矣高緯不然安平無事則狎昵群小恣爲淫樂邊境告急則挈孥嬖幸脫身逋逃而以危邦墜業付諸孩孺欲以傳禪之美而掩亂亡之罪操心如此天理所不容也其能免乎假手于周理則宜矣

齊上皇與后妃幼主奔青州欲入陳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啓云周師尚遠由是上皇淹留自寬周師奄至禽之

國亡君與用事之臣當均其責不獨臣之罪也雖然扶世立教臣責尤重以享其榮祿導於危亡其情不可恕故耳高阿那肱韓長鸞穆提婆三人者均亂臣也而高阿那肱身爲宰相以君與敵罪不止於死惜乎周祖之寬之也昔慕容仁叛皝既獲皝先爲斬其下之叛仁者而後戮仁雖周公用刑不越是矣高祖何昧於此耶他日勸進強臣盜移周祚者皆所委心腹之臣其所由來者漸矣

周制庶人以上惟聽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凡九種餘悉禁之

民之貧有六而侈費居一焉上重斂則民貧官吏貪則民貧好用兵則民貧末作衆則民貧惰游多則民貧俗好奢則民貧而好奢之事有五華室屋一也侈嫁娶二也厚喪葬三也盛賓宴四也美服飾五也皆致貧之道也周制善矣亦可以富民矣兼夫四者各爲之制使上下有辨多寡有數人知所守不敢踰越是則利用厚生之政而教化之本也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四